

聖龍書院大學巨製

格李天王



玉帝



哪吒三太子



木吒行者



二郎神



巨靈神



烏巢禪師



西王母



一 翠山老母



老弄玉



大白金王



李老君



鎮元仙



許旌陽真人



須菩提祖師



赤日王君



龍王



葛仙翁



地藏王



摩訶



何羅王



羅判官



唐太宗



魏徵



袂開山



蕭瑀



陳光蕊



老長山金



殷溫婚



唐三藏



孫行者



豬八戒



袁守誠



沙和尚



相良



高太公



相婆



白翠女王



寇員外



劉伯欽



劉洪



虎怪



吳龍精



黃風怪



白骨夫人



黃袍怪



金角大王



金鼻怪



蓮花



龍王兒



金魚怪



虎力大仙



獨角兇怪



如意真仙



蝎子怪



六耳獼猴



鐵扇公主



牛魔王



松怪



九頭駝馬



黃眉童兒



金毛狻怪



百眼魔君



蜘蛛怪



西遊記目錄

卷一

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一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本合元神

八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一五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各注齊天意未寧

二二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二九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三五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

四二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

四七

第九回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讎報本

五四

第十回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丞相遺書祈冥吏

六一

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

六九

第十二回

唐王秉誠修大會

觀音顯聖化金蟬

七七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雙叉嶺伯欽留僧

八六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六賊無踪

九一

第十五回

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澗意馬收繯

一〇〇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髮髻

一〇七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第十九回 雲梯洞悟空收入戒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卷 一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第二十七回 扁鵲三戲唐三藏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羣妖聚義

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觀世音收伏瀟灑怪……………一五

高老莊行者降魔……………二三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二九

半山中八戒爭先……………三六

須彌靈吉定風魔……………一

木吒奉法收悟淨……………八

四聖試禪心……………一五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二二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二九

觀世音甘泉活樹……………三七

聖僧恨逐美猴王……………四三

黑松林三藏逢魔……………五一

承思八戒轉山林……………五七

意馬愧心猿……………六四

孫行者智降妖怪……………七二

蓮花洞木母逢災……………八一

元神助本心……………八九

大聖騰挪騙寶具……………九六

卷二

-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戒救正性
-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馮唐三藏
-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敗
- 第四十二回 大聖懲勸拜南海
-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觀大聖留名
-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欺正法
-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風飄大雲
-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災沉水宅
- 第五十回 情亂性從因愛慾
-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蟬洞

- 心猿獲寶伏邪魔……………一〇四
- 劈破旁門見月明……………一一一
- 悟空神化引嬰兒……………一一九
- 金木參玄見假真……………一二七
- 三年故主世間生……………一三四
- 檢馬刀圭木母空……………一四二
- 木母被魔擒……………一五〇
- 觀音慈善縛紅孩……………一五七
- 西洋龍子捉鼉同……………一六六
- 心正妖邪度青關……………一七四
- 車邊國猴王顯法……………一八二
- 心猿顯聖誅諸邪……………一八九
- 金木垂慈救小童……………一九九
- 僧思拜佛履層冰……………二〇四
- 觀音救難現魚籃……………一
- 神昏心動遇魔頭……………八
- 水火無功難煉魔……………一五
- 如來暗示主人公……………二二

- | | | | |
|-------|----------|----------|-----|
| 第五十三回 | 釋主吞餐懷兔孕 | 黃婆選水解邪胎 | 三〇 |
| 第五十四回 | 法性西來逢女國 | 心猿定計脫烟花 | 三八 |
| 第五十五回 | 色邪淫戲唐三藏 | 性正修持不壞身 | 四五 |
| 第五十六回 | 神狂誅草寇 | 道味放心猿 | 五二 |
| 第五十七回 |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 假猴王水簾洞騰文 | 六〇 |
| 第五十八回 | 二心攪亂大乾坤 | 一體難修真寂滅 | 六七 |
| 第五十九回 | 唐三藏路阻火燄山 |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 七三 |
| 第六十回 |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 八一 |
| 第六十一回 | 豬八戒助力破魔王 |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 八八 |
| 第六十二回 | 藤姑洗心惟掃塔 | 縛魔歸正乃修身 | 九五 |
| 第六十三回 | 二僧落怪鬧龍宮 | 羣孽除邪獲寶貝 | 一〇二 |
| 第六十四回 | 荆棘橫悟能努力 | 木仙菴三藏談詩 | 一〇九 |
| 第六十五回 | 妖邪假設小雷音 | 四衆皆遭大厄難 | 一六 |
| 第六十六回 | 請神遭毒手 | 彌勒縛妖魔 | 二三 |
| 第六十七回 | 拯救脫羅釋性穩 | 脫離穢汚道心清 | 三〇 |
| 第六十八回 |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 | 三七 |
| 第六十九回 | 心主夜間修藥物 | 君王筵上論妖邪 | 四四 |
| 第七十回 | 妖魔寶放烟沙火 | 悟空計盜紫金鈴 | 五一 |
| 第七十一回 | 行者假名降怪狻 | 觀音現像伏妖王 | 五九 |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慶頭恨

念四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第七十七回 羣魔欺本性
 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遣陰神
 第七十九回 翠洞樹妖逢老壽
 第八十回 姹女育陽求配偶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陽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致旱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兒會

濯垢泉八戒忘形……………一六六
 心主遭迷幸破光……………一七四
 行者施為變化能……………一八二

魔王還歸大道真……………一
 木母同降怪體真……………八
 一體拜真如……………一六
 金殿識魔談道德……………二五
 當朝正主救嬰兒……………三一
 心猿護主識妖邪……………三七
 黑松林三衆尋師……………四四
 元神護道……………五二
 姹女還歸本性……………五九
 法王成正體天然……………六六
 魔王計吞禪……………七三
 金公施法滅妖邪……………八一
 孫大聖勸善施霖……………八九
 心猿木土授門人……………九五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一〇二

第九十回	師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	一〇八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	一一五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坡捉犀牛怪	一二二
第九十三回	拾孤團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生遇偶	一三〇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情慾喜	一三六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	一四二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	一四九
第九十七回	金襴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一五五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一六三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劍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一七一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一七六

西遊記 卷一

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詩曰：混沌未分天地亂，茫茫渺渺無人見。自從盤古破鴻蒙，闢闢從茲清濁辨。覆載羣生何至仁，發明萬物皆成善。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

蓋聞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一元，將一元分爲十二會，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會該一萬八千歲，且就一日而論，子時得陽氣，而丑則雞鳴，寅不通光，而卯則日出，辰時食後，而已則揆排。日午天中而未則西蹇，申時暗，而日落酉，戌黃昏，而入定亥，管於大數，若到戌會之終，則天地昏朦，而萬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歲，交亥會之初，則當黑暗，而雨閭人物俱無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歲，亥會將終，真下起元。近子之會，而復逐漸開明，邵康節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到此天始有根，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子會輕滑上騰，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謂之四象。故曰：天開於子，又經五千四百歲，子會將終，近丑之會，而逐漸堅實。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至此地始凝結，再五千四百歲，正當丑會重濁下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謂之五行。故曰：地闢於丑，又經五千四百歲，丑會終，而寅會之初，發生萬物。書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合，萬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陰陽交合，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於寅，威聲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世界之間，遂分爲四大部洲。曰：東勝神洲，曰：西牛賀洲，曰：南瞻部洲，曰：北鉅瀛洲。這部書單表東勝神洲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爲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自開清濁而立，鶴靈判後而成。真個好山，有詞賦爲證。賦曰：勢鎮汪洋，威寧瑤海；勢鎮汪洋，潮湧銀山。魚入穴，威寧瑤海；波翻雲復，巖離淵木。火方隅，高樓土，海之靈聲，崇嶽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鳳雙鳴，削壁前麒麟獨臥，峰頭時聽錦雞鳴，石窟每觀龍。

出入林中有壽鹿仙。狐樹上有靈禽元鶴。瑤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長春。仙桃長結果。修竹每留雲。一條澗壑籬。蘿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高大地根。那座山正當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書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入孔按九宮八卦。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倒有芝蘭相襯。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似棗。大因見風。化作一箇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便就學爬學走。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沖斗府。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元穹高上帝。駕座金闕靈宮。靈霄寶殿。聚集仙卿。見有金光。餞餞。即命千里眼。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二將果奉旨出門外。看的真。聽的明。須臾回報道。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乃東勝神州。海東傲來小國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產一卵。見風化一石猴。在那裏拜四方。眼運金光。射沖斗府。如今服餌水食。金光將潛。急矣。玉帝垂慈。賜恩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為異。那猴在山中。却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蟲為伴。虎豹為羣。獐鹿為友。獼猴為親。夜宿石崖之下。朝遊峰洞之中。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你看他。個個跳樹攀枝。採花覓果。拋擲子。那麼兒。跑沙窩。砌寶塔。趕蟾蜍。撲蜈蚣。參老天。拜菩薩。扯葛藤。編草履。捉虱子。咬吃蟞理毛衣。剔指甲。揆的揆。推的推。壓的壓。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頑。綠水澗邊。隨他濯。一羣猴子耍了一會。却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似皎瓜湧。瀾。古云。禽有禽言。獸有獸語。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我們今日趕閑無事。願澗邊往。上澗頭。尋着源流。耍子去耶。喊一聲。多拖男挈女。呼弟喚兄。一齊跑來。願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但見那。一派白虹起。千尋雪浪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依。冷氣分青嶂。餘流潤翠微。潺湲名瀑布。真似掛簾帷。羣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原來此處。連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為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箇石猴。應聲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好猴。也是他。今日方名顯時。

來大運通。有緣居此地。正遣入仙宮。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徑跳入瀑布泉中。忽暗暗搖頭觀看。那裏邊却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細再看。原來是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却又欠身上橋頭。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處一般。真個好所在。但見那翠蘚堆藍。白雲浮玉。光搖片片。烟霞虛應。靜室清甃。板生花。乳窟龍珠。倚掛。綵繩滿地。奇葩。鍋甕。傍壁存火跡。樽壺靠案。見殺流石座。石床真可愛。石金石碗。更堪誇。又見那一竿兩竿修竹。三點五點梅花。幾樹青松。常帶雨。渾然像個人家。看罷多時。跳過橋中間。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碼。碼上有一行楷書大字。鑄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猴喜不自勝。急抽身往外便走。復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衆猴把他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橋。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鍋。石竈。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中間一塊石碼。上鑄着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裏面且是寬闊。容得千百口老小。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這裏邊。刮風有巖。隸。下雨好存身。霜雪全無。懼。雷聲永不聞。烟霞常照。耀祥瑞。每蕪。紫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進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裏一跳。叫道。都隨我進來。進來。那些猴有膽大的。都跳進去了。膽小的。一個個伸頭縮頸。抓耳撓腮。大聲叫喊。纏一會。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竈爭床。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寧時。只撒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猴端座上面。道。列位呵。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這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我如今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爲我王。衆猴聽說。即拱伏無違。一個個序齒排班。朝上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遂稱美猴王。有詩爲證。詩曰。三陽交泰產羣生。仙石胞舍日月精。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內觀不識因無相。外合明知作有形。歷代人人皆屬此。稱王稱聖任縱橫。美猴王領一羣猿猴。彌猴。馬猴。

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果山，暮宿水簾洞，合契同情，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爲王，不勝歡樂。是以春採百花爲飲食，夏尋諸果作生輝，秋收芋栗延時節，冬覓黃精度歲華。美猴王享樂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載。一日與羣猴喜宴之間，忽然憂惱，墮下銀來。衆猴慌忙羅拜道：「大王何爲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却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衆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歡會，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爲何遠慮而憂也？』」猴王道：「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衆猴聞此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爲慮。只見那班部中，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厲聲高叫道：「大王若是這般遠慮，真所謂道心開殺也。如今五蟲之內，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閻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猿猴道：「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衆猴輪迴，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古剎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躲過閻君之難。噫！這句話，類教跳出輪迴網，致使齊天大聖成，衆猴鼓掌稱揚，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嶺登山，廣尋些果品，大設筵宴。』」送大王也。次日，衆猴果去採仙桃、摘異果、創山藥、刷黃精、芝蘭香蕙、瑤草奇花、般般件件，齊整盤擺開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但見那金丸、珠彈、紅櫻、黃肥、金丸、珠彈、櫻桃、色真甘美，紅櫻、黃肥、熟梅子、味果香酸，鮮龍眼、肉甜皮薄，火荔枝、核小瓤紅，林擒碧實、連枝獻，枇杷、椰子、雞心、梨、棗、筒、湯、除、煩、更解醒，蜜桃爛杏、美甘甘似玉液瓊漿，脆李楊梅、酸蔭、蔭、如脂、酸、膏、酪、紅、瓢、瓜、子、熟、西、瓜、四、瓣、黃、皮、大、柑、子、石、榴、裂、破、丹、砂、粒、現、火、晶、球、芋、栗、剖、開、堅、硬、肉、團、金、瑤、瑤、胡、桃、銀、杏、可、傳、茶、櫛、子、葡、萄、能、做、酒、榛、松、榧、奈、滿、盤、或、橘、蔗、柑、橙、梨、棠、熟、蝦、山、藥、爛、煮、黃、精、搗、碎、茯苓、并、薺、苡、石、錫、微、火、慢、炊、羹、人、間、擬、有、珍、雉、味、怎、比、山、猴、樂、更、寧、羣、猴、尊、美、猴、王、上、坐、各、依、齒、肩、排、於、下、邊、一、個、個、輪、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飲、了、一、日、次、日、美、猴、王、早、起、教、小、的、們、替、我、折、些、枯、松、攪、成、椀、子、取、個、竹、竿、竹、簫、收、拾、些、果、品、之、類、我、將、去、也、果、獨、自、登、嶺、儘、力、撐、開、飄、飄、蕩、蕩、徑、回、大

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贛部洲地界。這一去正是那天產仙猴道行隆。離山駕棧趁天風。飄洋過海尋仙道。立志辭修建大功。有分有緣。休俗願無憂。無慮會元龍。料應必遇知音者。說破源流萬法通。也知他運至時到。自登木棧之後。連日東南風急。將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贛部洲地界。持篙試水。偶得淺水。棄了棧子。跳上岸來。只見海邊有人。撞魚打鷹。吃蛤淘鹽。他走近前。弄個把戲。妝個嬰虎。嚇得那些人。丟筐棄網。四散奔跑。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剝了他衣裳。也學人穿在身上。搖搖擺擺。穿州過府。在市廛中學人禮。學人話。朝餐夜宿。一心裏訪問佛仙神聖之道。我個長生不老之方。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更無一個為身命者。正是那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騎着騾驢思駿馬。官居宰相堪王侯。只愁衣食統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猴王參訪仙道。無緣得遇。在於南贛部洲。串長城。遊小縣。不覺入九年餘。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獨自個依前作棧。又飄過西海。直至西牛賀洲地界。登岸徧訪多時。忽見一座高山秀麗。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猿蟲不懼。虎豹登山頂上。觀看果是好山。千峰開戟。萬仞開屏。日映嵐光。輕鎖翠。雨收黛色。冷含青。枯藤纏老樹。古渡界幽程。奇花瑞草。修竹喬松。萬載常青。救福地。四時不謝。賽蓬瀛。幽鳥啼聲近。源泉響溜清。重重谷壑芝蘭繞。處處巉崖苔蘚生。起伏巒頭龍脈好。必有高人隱姓名。正觀看間。忽聞得林深之處。有人言語。急忙趨步。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歌唱之聲。歌曰。觀棋柯爛。伐木丁丁。雲邊谷口。徐行賣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蒼暉秋高。對月欷松根。一覺天明。認著林。登崖過嶺。持斧斲枯藤。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無些子爭競。時價子平。不會機謀巧算。沒榮辱。恬淡延生。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禪黃庭。美猴王聽得此言。滿心歡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即忙跳入裏面。仔細再看。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裏舉斧砍柴。但看他打扮非常。頭上戴箬笠。乃是新筍初脫之樣。身上穿布衣。乃是木綿撚就之衫。腰間繫環縲。乃是老蠶口吐之絲。足下踏草履。乃是枯莎撚就之索。手執銜銅斧。擔挽火麻繩。扳松劈枯樹。爭似此樵能。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那樵漢慌忙丟了斧。轉身答禮道。不當人。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兩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

來樵夫道。我說甚麼神仙話。猴王道。我纔來至林邊。只聽的你說相違處。非仙即道。靜坐譚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箇名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與我會下相鄰。他見我家事勞苦。日常煩惱。教我遇煩惱時。卽把這詞兒念念。一則散心。二則解困。我纔有些不足處。思慮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王猴道。你家既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却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喪父母。養育至八九歲。纔知人事。不幸父喪。母親居孀。再無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沒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發不敢拋離。却又田園荒蕪。衣食不足。只得斫兩束柴薪。挑向市廛之間。貨幾文錢。糶幾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飯。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向後必有好處。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却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不計其數。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願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七八里遠近。卽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猴子。甚不通變。我方纔這般與你說了。你還不省。假若我與你去了。却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猴王聽說。只得相辭。出深林。找上路徑。過一山坡。約有七八里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但見煙霞散彩。日月搖光。千株老柏。萬節修篁。千株老柏。帶雨半空青。冉冉萬節修篁。含煙一壑色蒼蒼。門外奇花佈錦。橋邊瑞草噴香。石崖突兀。青苔潤。懸壺高張翠蘚長。時聞仙鶴唳。每見鳳凰翔。仙鶴唳時。聲振九皋。響漢遠。鳳凰翔起。翎毛五色綵雲光。元猿白鹿隨。見金獅玉象。任行藏。細觀靈福地。真箇賽天堂。又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碑。約有三丈餘高。八尺餘闊。上有一行十個大字。乃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道。此間人果是朴實。果有此山。此洞看了多時。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梢頭。攢松子吃了。頑耍少頃間。只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仙童。真個丰姿英偉。像貌清奇。比尋常俗子不同。但見他整整雙絲絳襖。兩袖風飄。和身自別。心與相俱。空物外長年客。山中采壽萱。一塵全不染。甲

子任翻騰。那童子出得門來，高叫道：「甚麼人在此騷擾？」猴王接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騷擾。」仙童笑道：「你是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纔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笑道：「是我。」童子道：「你跟我進來。」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逕入洞天深處，觀看一層層深閣瓊樓，一進進珠宮貝闕，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珍臺之下，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果然是大勢金仙，俊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空，寂自然，隨變化，真如本性，任爲之，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美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再拜。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謊搗虛之徒，那裏修甚麼道。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洲，那去處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瞻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有十數個年頭，方纔訪到此處。」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你姓甚麼？」猴王又道：「我無姓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噴，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上生，却是石裏長的。」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師聞言，暗笑道：「這等說，却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揭呀揭的走了兩過，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却像個食松果的猢猻，我與你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猻字去了。」個猢猻，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孫，倒好。猢猻字去了，猢猻字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猢猻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諸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却好呼喚。」祖師道：「我們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廣大智慈真如性海，顯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

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正是：鴻蒙初闢原無姓，打破頑空須悟空。畢竟不知向後修些甚麼道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本合元神

話說美猴王得了姓名，歡然踴躍對菩提前作禮。啓謝那祖師，即命大眾引孫悟空出二門外，教他灑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衆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門外，又拜了大眾師兄，就於廊廡之間，安排寢處。次早，與衆師兄學言語禮貌，講經論道，習字焚香，每日如此。間時，即掃地鋤園，養花修樹，尋柴燃火，挑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不備。在洞中，不覺六七年。一日，祖師登壇高坐，喚集諸仙，開講大道。真個是：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妙續三飛教，精微萬法全。慢搖麈尾噴珠玉，響板雷聲動九天。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開明一字皈誠理。指引無生了性仙。孫悟空在旁聞講，喜得他抓耳撓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被祖師看見，叫孫悟空道：你在班中，怎麼顛狂躑躅，不聽我講。悟空道：弟子誠心聽講，聽到老師父妙音，喜不自勝，故不覺作此踴躍之狀。這師父怒罪祖師道：你既識妙音，我且問你：你到洞中多少時了？悟空道：弟子本來懵懂，不知多少時節，只記得窻下無火，常去山後打柴，見一山好桃樹，我在那裏吃了七次飽桃矣。祖師道：那山喚名爛桃山，你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悟空道：但憑尊師教誨，只是有些道氣兒。弟子便就學了。祖師道：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傍門皆有正果，不知你學那一門哩？悟空道：憑尊師意思。弟子傾心聽從。祖師道：我教你個術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術門之道怎麼說？祖師道：術字門中，乃是些請仙扶乩，問卜揲蓍，能知趨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不能。悟空道：不學。祖師又道：教你流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又問：流字門中，是甚義理？祖師道：流字門中，乃是儒家、釋家、道家、陰陽家、墨家、醫家，或看經，或念佛，並朝真降聖之類。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若要長生，也似壁裏安柱。悟空道：師父，我是個老實人，不曉得打市語。怎麼謂之壁裏安柱？祖師道：人家蓋房，欲圖堅固，將牆壁之間，立一頂柱，有日大廈將頹，他必朽矣。悟空道：據此說，也不長。

盤坐喝道。這糊塗你不在前邊去睡。却來我這邊作甚。悟空道。師父。昨日壇前對衆相允。教弟子三更時候。從後門裏傳我道理。故此大膽。徑拜老爺榻下。祖師聽說。十分歡喜。時自尋思道。這廝果然是個天地生成的。不然何就打破我盤中之暗謎也。悟空道。此間更無六耳。止只弟子一人。看師父大捨慈悲。傳與我長生之道。永不忘恩。祖師道。你今有緣。我亦喜悅。既識得盤中暗謎。你近前來仔細聽之。當傳政你長生之妙道也。悟空叩頭謝了。洗耳用心。跪於榻下。祖師云。顯密圓通真妙訣。惜修性命無他說。都來總是精炁神。謹固牢藏休漏泄。體中藏汝受吾傳道自昌。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賞明月。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相盤結。性命堅。却能火裏種金蓮。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此時說破根源。悟空心靈福至。切切記了口訣。對祖師拜謝深恩。即出後門觀看。但見東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顯明。依舊路轉到前門。輕輕的推開進去。坐在原寢之處。故將牀鋪搖導。流天光了。天光了。起耶。那大衆還正睡哩。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當日起來打混。暗暗維持。子前午後。自己調息。却早過了三年。祖師復登寶座。與衆說法。談的是公案比。誦論的是外像包皮。愈問。悟空何在。悟空進前跪下。弟子有。祖師道。你這一向修些甚麼道來。悟空道。弟子近來法性頗通。根源一漸堅固矣。祖師道。你既通法性。會得根源。已注神體。却只是防備着三災利害。悟空聽說。沉吟良久。道。師父之言謬矣。我常聞道高德隆。與天同壽。水火既濟。百病不生。却怎麼有個三災利害。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伎機。丹成之後。鬼神難容。雖駐顏益壽。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打你。須要見性明心。預先躲避。躲得過。壽與天齊。躲不過。就此絕命。再五百年後。天降火災燒你。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喚做陰火。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直透泥垣宮。五臟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爲虛幻。再五百年。又降風災吹你。這風不是東南西北風。不是和薰金朔風。亦不是花柳竹葉風。喚做最風。自順門中吹入。六腑過丹田。穿九竅。骨肉消。疎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避。悟空聞說。毛骨悚然。叩頭禮拜道。萬望老爺垂憫。傳與躲避三災之法。到底不敢忘恩。祖師道。此亦無難。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傳不得。悟空道。我也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竅四肢五

臘六腑。何以比入不同。祖師道。你雖然像人。却比人少眼。原來那猴子。抓撈面。凹臉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師父。後成算。我雖少眼。却比人多。這個素袋。亦可准折過也。祖師說也罷。你要學那一般。有一般天罡數。該三十六般變化。有一般地煞數。該七十二般變化。悟空道。弟子願多裏撈摸。學一個地煞變化罷。祖師道。既如此。上前來。傳與你口訣。遂附耳低言。不知說了些甚麼妙法。這猴王也是他。一窺通時百窺通。當時習了口訣。自修自煉。將七十二般變化。都學成了。忽一日。祖師與受門人。在三皇洞前戲說晚景。祖師道。悟空學成了。未曾。悟空道。多蒙師父。海月。弟子功果完備。已能窺舉飛昇也。祖師道。你試飛舉我看。悟空弄本事。將身一聲。打了個連扯跟頭。跳離地有五六丈。踏雲霞。去約有頓飯之時。返復不上三里遠。近落在面前。拱手道。師父。這就是飛舉騰雲了。祖師笑道。這個算不得騰雲。只算得爬雲而已。自古道。神仙朝遊北海暮蒼梧。似你這半日。去不上三里。即爬也。還算不得哩。悟空道。怎麼爲朝遊北海暮蒼梧。祖師道。凡騰雲之輩。早晨起自北海。遊過東海。南海。復轉蒼梧。蒼梧者。却是北海學陵之誤話也。將四海之外。一日都遊遍。方算得騰雲。悟空道。這個却難。却難。祖師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悟空聞得此言。叩頭禮拜。啓道。師父。爲人須爲徹。索性捨個大慈悲。將此騰雲之法。一發傳與我罷。決不致忘。祖師道。凡諸仙騰雲。皆跌足而起。你却不是這般。我纔見你去。連扯方纔跳上。我今只就你這個勢。傳你個筋斗雲罷。悟空又禮拜懇求。祖師却又傳個口訣道。這朵雲。揜着訣。念動真言。攢緊了拳。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大衆聽說。一個個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送文書。遞報單。不啻那裏都尋了飯吃。師徒們。天昏各歸洞府。這一夜。悟空即運神煉法。會了筋斗雲。逐日家無拘無束。自在逍遙。此一長生之矣。一日。春歸夏至。大衆都在松樹下會講。多時。大衆道。悟空。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前日考師父。附耳低言。傳與你的。第三災變化之法。可都會麼。悟空笑道。不瞞諸兄。長說一則是師父傳授。二來。也是我晝夜懸懸。那幾般兒都會了。大衆道。趁此夏時。你試演演。讓我等看看。悟空聞說。抖擻精神。費弄手段。大衆師兄。請出個題目。要我變化甚麼。大衆道。就變顆松樹罷。悟空揜着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一顆松

樹，真個是鬱鬱合還貫，四時凌雲直上秀貞姿。全無一點妖猴像，盡是經霜耐雪枝。大眾見了，鼓掌呵呵大笑，都道：「好猴兒，好猴兒，不覺的喚鬧，驚動了祖師。祖師急拄杖出門來問道：『是何人在此喧譁？』大眾聞呼，慌忙檢束，整衣向前。悟空也現了本相，雜在叢中道：『啓上尊師，我等在此會講，更無外姓喧譁。』祖師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個修行的體段。修行的，人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如何在此竅笑？』大眾道：『不敢瞞師父，適纔孫悟空演變化，要子敬他，變顆松樹，果然是顆松樹。弟子們俱稱揚喝采，故高聲驚冒尊師，望乞恕罪。』祖師道：『你等起去，叫悟空過來。我問你弄甚麼精神，變甚麼松樹？』這工夫，可在人前賣弄，假如你見別人有，不要求他，別人見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禍，却要傳他，若不傳他，必然加害。你的性命，又不可保。』悟空叩道：『只望師父恕罪。』祖師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罷。』悟空聞此言，滿眼墮淚道：『師父教我往那裏去？』祖師道：『你從那裏來，便從那裏去。』就是了。悟空頓然醒悟道：『我自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的。』祖師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間，斷然不可。』悟空頓首上告尊師，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雖是同類舊日兒孫，但念師父厚恩，未敢去。祖師道：『那裏甚麼恩義？你只是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悟空見沒奈何，只得拜辭。與衆相別。祖師道：『你這去，定生不長，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却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了。把你這糊搽剝皮剝骨，將神魂脫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身。』悟空道：『決不敢提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悟空謝了，即抽身捻著訣，丟個連扯縱起筋斗雲，徑回東海。那裏宿一個時辰，早看見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自知快樂，暗暗的自稱道：『去時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輕體亦輕，舉世無人肯立志。立志修玄，該自明。當時過海波難進，今日回來甚易行。別語叮嚀，盡在耳。何期頃刻見東嶽，悟空按下雲頭，直至花果山，找路而走。忽聽得鶴唳猿啼，鶴唳聲沖霄漢外，猿啼哀切甚傷情。』即開口叫道：『孩兒們，我來了也。』那崖下石坎邊花草中，樹木裏，若大若小之猴，跳出千千萬萬，把個美猴王圍在當中。叩頭叫道：『大王，你好寬心，怎麼一去許久，把我們俱悶在這裏。』聽你誑如飢渴，近來被一妖魔，在此欺虐，強要占我們水簾洞府，是我等捨死忘生，與他爭鬧。這些時，被那廝搶了我們家伙，捉了許多子侄，教我們晝夜無

眼看守家業，幸得大王來了。大王若再幾載不來，我等這山洞盡屬他人矣。悟空聞說，心中大怒道：「是甚麼妖魔，敢無狀！你且細細說來，待我尋他報仇。」衆猴叩頭告上大王，那猴是稱混世魔王，居住在直北上。悟空道：「此間到他那裏，有多少路程？」衆猴道：「他來時雲去時霧，或風或雨，或電或雷，我等不知有多少路。悟空道：「既然如此，你們休怕，且自頑耍，等我尋他去來。」美猴王將身一縱，跳起去，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觀看，見一座高山，真是十分峻峻，好山巖峰挺立，曲澗深流，筆峰挺立，透空霄曲，澗深沉地戶，兩崖花木爭奇，幾處松篁闌翠，左邊龍熟，熟馴馴，右邊虎，虎平伏伏，每見鐵牛耕，常有金錢種，幽禽颯颯聲，丹鳳朝陽立，石磷磷，波淨淨，古怪跳躑，真惡孽。世上名山無數多，花開花謝繁，爭如此景，永長存。入節四時，靜不動，誠爲三界坎瀝山，滋養五行水，驢洞。美猴王正然觀看景致，只聽得有人言語，徑自下山尋覓。原來那陡崖之前，乃是那水驢洞，洞門外有幾個小妖跳舞，見了悟空就走。悟空道：「你走，借你口中言，傳我心內事，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驢洞主，你家甚麼混世爲魔，幾次欺我兒孫，我特尋來，要與他見個上下。」那小妖聽說，疾忙跑入洞裏，報道：「大王禍事了，魔王道：「有甚禍事？」小妖道：「洞外有猴頭，稱爲花果山水驢洞洞主，他說你屢次欺他兒孫，特來尋你，見個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聞得那些猴精，說他有個大王，出家修行去，想是今番來了，你們見他怎生打扮，有甚兵器？」小妖道：「他也沒甚麼器械，光着個頭，穿一領紅色衣，勒一條黃褲，足下踏一對烏靴，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赤手空拳，在門外叫哩。」魔王聞說，取我披掛兵器來，那小妖即時取出，那魔王穿了甲冑，練刀在手，與衆妖出得門來，卽高聲叫道：「那個是水驢洞洞主，悟空急時，暗觀看，只見那魔王，頭戴烏金盔，映日光明，身掛皂羅袍，披風飄蕩，下穿着黑鐵甲，緊勒皮條，足踏着花襯靴，雄如上將，腰廣十圍，身高三丈，手執一口刀，鋒刃多明亮，稱爲混世魔王，磊落兇機，猴王喝道：「這潑魔，這般眼大，看不見老孫，魔王見了，笑道：「你身不滿四尺，年不過三旬，手內又無兵器，怎麼大膽猖狂，要尋我見甚麼？」上下。悟空罵道：「你這潑魔，原來沒眼，你量我小，要大却也不難，你量我無兵器，我兩隻手，勾着天邊月，哩，你不要怕，只吃老孫一拳。」縱一縱，跳上去，劈臉就打。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這般矮矮，我這般高，長，你要使拳，我要使刀。」

使刀就殺了你，也吃人笑。待我放下刀，與你使路拳看。悟空道：說得是好漢子走來。那魔王丟開架子，便打。這悟空鑽進去，相攙相迎。他兩個拳踢脚踢，一冲一撞。原來長拳空大，短簇堅牢。那魔王被悟空掬短脅，撞了襟，幾下筋節，把他打重了。他閃過，拿起那板大的銅刀，望悟空劈頭就砍。悟空急撒身，他砍了一個空。悟空見他兇狂，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丟在口中嚼碎，望空噴去，叫一聲變，即變做二三百個小猴，迴圍攔簇。原來人得仙體，出神變化，無方不知。這猴王自從了道之後，身上有八萬四千毛羽，根根能變，應物隨心。那些小猴眼非會跳，刀來砍不着，鎗去不能傷。你看他前踴後躍，鑽上去，把個魔王圍繞，抱的抱，扯的扯，鑽襠的鑽襠，扳脚的扳脚，踢打掃毛，捫眼睛，捻鼻子，拾鼓弄，直打一個攪盤。這悟空纔去奪得他的刀來，分開小猴，照頂門一下，砍為兩段。領衆殺進洞中，將那大小妖精，盡皆勒斃，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又見那收不上身者，却是那魔王在水簾洞擒去的小猴。悟空道：汝等何為到此？約有三五十個，都含淚道：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後，這兩年被他爭噪，把我們都攝將來，却又把我們洞中的傢伙，石盆，石碗，都被這廝拿來也。悟空道：既是我們的傢伙，你們都搬出去。隨即洞裏放起火來，把那水簾洞燒得枯乾，盡歸了一體。對衆道：汝等跟我回去。衆猴道：大王，我們來時，只聽得耳邊風聲，慮飄飄到於此地，更不識路徑。今怎得同鄉？悟空道：這是他弄的個術法兒，有何難也。我如今一發通百竅，通我也會弄。你們都合了眼，休怕。美猴王念聲呪語，駕陣狂風，雲頭落下，叫孩兒們睜眼。衆猴脚蹴實地，認得是家鄉，個個歡喜，都奔洞門舊路。那在洞裏猴都一齊簇擁，同入分班序齒，都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風賀喜。齊問降魔救子之事。悟空備細言了一遍。衆猴稱揚不盡。道：大王去到那方，不意學得這好手段。悟空又道：我當年別汝等，隨波逐流，飄過東洋大海，到西牛賀洲地界。徑至南瞻部洲，學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擺搖搖，雲遊了八九年餘，更不曾有道。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賀洲地界，訪問多時，幸遇一老祖，傳了我與天同壽的真功果，不死長生的大法門。衆猴稱賀，都道：萬劫難逢也。悟空又笑道：小的們，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衆猴道：大王姓甚？悟空道：我今姓孫。法名悟空。衆猴開說，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孫，我們都是二孫、三孫。細孫小孫一家孫，一國孫，一窩

孫矣。都來奉承老孫。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真個是合家歡樂。喫貫通一姓身歸本。只待榮遷仙。養名。畢竟不知怎生結尾。居此界終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四悔下山皆換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却說美猴王榮歸故里。自勦了馮世魔王。奪了一口大刀。逐日操演武藝。教小猴砍竹為標。削木為刀。治旗槍。打哨子。一進一退。安營下寨。須要多時。忽然坐靜處。思想道。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驚動人王。或有禽王。獸王。認此犯頭。說我們操兵造反。與師來相殺。汝等卻是竹竿木刀。如何對敵。須得鋒利劍戟。方可如今奈何。衆猴聞說。個個驚恐道。大王所見甚長。只是無處可取。正說間。轉上四個老猴。兩個是赤尻馬猴。兩個是通背猿猴。走在面前道。大王若果治鋒利器械。甚是容易。悟空道。怎見容易。四猴道。我們這山向東去。有二百里水面。那廂有傲來國界。那國界中有一王位。滿城中軍民無數。必有金銀銅鐵等匠。作大王若去那裏。或買或造些兵器。教演我等。學護山場。誠所謂保壽長久之機也。悟空聞說。滿心歡喜道。汝等在此。頑耍待我去來。美猴王急撥筋斗雲。霎時間。遁了二百里水面。果然那廂有座城池。六街三市。萬戶千門。來來往往。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悟空心中想道。這裏定有現成的兵器。待我去買他幾件。還不如使個神通。覓他幾件。倒好。他就捻起訣來。念動呪語。向巽地上吸一口氣。嘩的吹將去。便是一陣風。飛沙走石。好驚人。也。霹靂起處。薄乾坤。黑霧陰霾大地昏。江海波翻魚蟹怕。山林樹折虎狼奔。諸般買賣無商旅。各樣生涯不見人。殿上君王歸內院。堦前文武轉衙門。千秋寶座都吹倒。五恩高樓撼動根。風起處。警散了那傲來國君王。三街六市都慌得。關門閉戶。無人敢走。悟空縮按下雲頭。徑闖入朝門裏。直尋到兵器館。武庫中。打開門扇。看時。那裏面無數器械。刀槍劍戟。斧鉞。毛錘。鞭。棍。箭。弓。弩。叉。矛。件俱備。一見甚喜道。我一入能拿幾何。還使個分身法。撥將去罷。美猴王卽拔一把毫毛。入口嚼爛。噴將出去。念動呪語。叫聲變。變做千百個小猴。都亂搬亂搶。有力的拿五七件。力小的拿三四件。盡數搬個罄淨。徑踏雲頭。弄個攝法。喚轉狂風。帶領小猴。俱回本處。却說那花果山大小猴兒。正在那洞門外。頑耍。忽聽得風聲響處。見半空

中又又丫丫無邊無岸的猴精，聽得都亂逃亂躲。少時美猴王按落雲頭，收了雲霧，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將兵器都亂堆在山前，叫道：「小的們都來領兵器。」衆猴看時，只見悟空獨立在平陽之地，俱跑來叩頭問故。悟空將前使狂風搬兵器一應事說了一遍。衆猴稱謝畢，都去搶刀奪劍，搥斧爭鎗，扯弓扳弩，吹吶喝，要了一日。次日依舊排營，悟空會集羣猴，計有四萬七千餘口。且驚動滿山怪獸，都是些狼、蟲、虎、豹、鸞、鷹、雉、狐、狸、推、格、獅、象、狻、猊、狸、狸、野豕、山牛、羚羊、青兕、狡兒、神燕、各樣妖王，共有七十二洞，都來參拜猴王爲尊。每年獻貢，四時點卯，也有隨班操備的，也有隨節微糧的，齊齊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鐵桶金城，各路妖王又有進金鼓進彩旗，進盞甲的，紛紛攘攘，日逐家習舞興師。美猴王正喜間，忽對衆說道：「沒等弓弩熟諳，兵器精通，奈我這口刀着寶，擲擲不遂我意，奈何？」四老猴上前啓奏道：「大王乃是仙聖，凡兵是不堪用，但不知大王水裏可能去得？」悟空道：「我自開道之後，有七十二般地煞變化之功，勛斗雲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隱身避身，起法攝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門，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不能濡，火不能焚，那些兒去不得。」四猴道：「大王既有此神通，我們這鐵板橋下水通東海，龍宮大王若肯下去，尋着老龍王，問他要件甚麼兵器，却不趁心。」悟空聞言甚喜道：「等我去來。」美猴王跳至橋頭，使一個閉水法，撿着訣，揆的鑽入波中，分開水路，徑入東洋海底，正行間，忽見一個巡海的夜叉攔住問道：「那推水來的，是何神聖，說個明白，好通報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是你老龍王的緊鄰，爲何不識？」那夜叉聽說，急轉水晶宮，傳報道：「大王外面有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口稱是大王緊鄰，將到宮也。」東海龍王敖廣即忙起身，與龍子、龍孫、蝦兵、蟹將，出宮迎道：「上仙請進，請進。」直至宮裏相見，上坐獻茶，尋問道：「上仙幾時得道，授何仙術？」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後，出家修行，得一個無生無滅之體，近因教演兒孫，守護山洞，奈何沒有兵器，久聞賢鄰，享樂珍宮，必有多餘神器，特來告求一件。」龍王見說，不好推辭，即着蝦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悟空道：「老孫不會使刀，乞另賜一件。」應王又着鮪大尉領鱗力士，揀出一桿九股叉來。悟空跳下來，接在手，中使了一路放下道：「輕輕，又不趁手，再乞另賜一件。」龍王笑道：「上仙你不看看，這又有三千六百斤重哩。」悟空

道不趁手不趁手龍王心中恐懼又着鐵提督細細兵強出一桿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見了，跪近前接在手，丟幾個架子，撒兩個解數，插在中間道也。還輕輕，老龍王一發害怕道：「上仙，我宮中只有這根戟，重再沒甚麼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云：『恐海龍王沒寶哩。』你再去尋尋看，若有可意的。」一奉價，龍王道：「委的委，無正說處，後面閃過龍女道：『大王，觀看此聖，決非小可。我們這海藏中那一塊天河定底的神珍，這幾日霞光盪，瑞氣騰，敢莫是該出現，遇此聖也。』」龍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時，定江海淺深的一個定子，是一塊神鐵，能中何用，龍驤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與他，憑他怎麼收造，送出宮門便了。』」老龍王依言，盡向悟空說了。悟空道：「拿出來我看。」龍王搖手道：「扛不動，扛不動，煩上仙親去看看。」悟空道：「在何處，你引我去。」龍王果引尋至海藏中間，忽見金光萬道，龍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鐵柱子，約有斗來粗，二丈有餘長。他盡力兩手揭過道：「忒粗，忒長些。」再短細些方可用。說畢，那寶貝就短了幾尺，細了一圍。悟空又顛一顛道：「再細些更好。」那寶貝真個又細了幾分。悟空十分歡喜，拿出海藏看時，原來兩頭是兩個金箍，中間乃一段為鐵，緊挨箍有鐫成的一行字，喚做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心中暗喜道：「想必這寶貝如人意。」一邊走，一邊心裏口念：「手顛着道：『再短細些更妙。』」拿出外面，只有二丈長短，碗口粗細。你看他弄神通，丟開解數，打轉水晶宮裏，說得老龍王膽戰心驚，小龍王魂飛魄散，龜鼈鼉龍皆縮頭，魚蝦蟹盡藏頭。悟空將寶貝執在手中，坐在水晶宮殿上，對龍王笑道：「多謝賢鄰厚意。」龍王道：「不敢，不敢。」悟空道：「這塊鐵雖然好用，還有一說。」龍王道：「上仙還有甚說？」悟空道：「當時若無此鏡，倒也罷了。如今手中既拿着他身上，更無衣服相趁，奈何？」這裏若有披掛，索性送我一件。」一總奉謝。龍王道：「這個却是沒有。」悟空道：「一客不犯二主，若沒有，我也定不出此門。」龍王道：「煩上仙再轉一海，或者有的。」悟空又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萬告求一件。龍王道：「委的沒有。」如有，即當奉承。悟空道：「真個沒有，就和你試試。」此鐵，龍王慌了，道：「上仙，切莫動手，切莫動手。」待我看舍弟處可有。」當送一副。悟空道：「令弟何在？」龍王道：「舍弟乃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閔，是也。」悟空道：「我老孫不去，不去。」俗語謂：『三不敵見。』

二、只聽你隨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老龍道：不須上仙去。我這裏有一面鐵鼓，一口金鐘。凡有緊急事，搥得鼓響，撞得鐘鳴，合弟們就頃刻而至。悟空道：既如此，快些去搥鼓撞鐘。真個那盞燈便去撞鐘。驚師即來搥鼓。少時鐘鼓響處，果然驚動那三海龍王。須臾來到，一齊在外面會着。救欽道：大哥，有甚緊事搥鼓撞鐘？老龍道：賢弟不好說。有一個花果山甚麼天生聖人，早間來認我做鄰居。後要求一件兵器，獻鋼叉、鐵小拳、畫戟、鞭、將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自己拿出手，丟了些解數。如今坐在宮中，又要索甚麼披掛。我處無有，故搥鐘鳴鼓，請賢弟來。你們可有甚麼披掛，送他一副，打發出門去罷了。救欽聞言，大怒道：我兄弟們，點起兵，拿他不是。老龍道：莫說拿，莫說拿。那塊鐵，挽着些兒，就死。撞着些兒，就亡。挨挨兒皮破，擦擦兒肉傷。西海龍王救順道：說的是。我這裏有一雙藕絲步雲履哩。西海龍王救順道：我帶了一副鏡子，黃金甲，南海龍王救欽道：我有一頂鳳翅紫金冠哩。老龍大喜，引入水晶宮相見了。以此奉上。悟空將金冠、金甲、雲履，都穿戴停當，使動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對衆龍道：聒噪，聒噪。四海龍王，甚是不平。一場商議進表上奏，不題。你看這猴王分開水道，徑回鐵板橋頭，攔將上去。只見四個老猴，領着衆猴，都在橋邊等候。忽然見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無一點水濕。金燦燦的走上橋來，說得衆猴一齊跪下道：大王好華採耶！好華採耶！悟空漸面春風，高登寶座，將鐵棒豎在當中。那些猴不知好歹，都來拿那寶貝，却便似蜻蜓撼鐵樹，分毫也不能撼動。一個個咬指伸舌道：齋葷呀！這般重，虧你怎的拿來也。悟空近前，舒開手，一把捉起對衆笑道：物各有主。這寶貝鎖於海藏中，也不知幾千百年，可的今歲放光。龍王只認做是塊黑鐵，又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那廝們都扛撮不動，請我親身去拿。那時此寶有二丈多長，斗來粗細，被我搥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許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許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許多。急對天光看處，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萬三千五百斤。你都站開，等我再叫他變一變。看他那寶貝，顛在手中，叫小小，小小，即時就小做一個繡花針兒，相似可以搥在耳輪裏，面藏下，衆猴駭然叫道：大王，還拿出來要耍。猴王真個去耳朵裏拿出，托放掌上，叫大大，大大，即又

大做斗來粗細，二丈長短，他弄到歡喜處，跳上橋，走出洞外，將寶貝托在手中，使一個法天像地的神通，把繩一勒，叫聲長，他就長的高萬丈，頭如泰山，腰如峻嶺，眼如閃電，口似血盆，牙如劍戟，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層地獄，把些虎豹狼蟲，滿山羣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唬得磕頭禮拜，戰戰兢兢，散魂飛魄，當時收了法傳，將寶貝還變做個繡花針兒，藏在耳內，復歸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來參賀，此時送大開旗鼓，擊振銅鑼，廣設珍饈，百味滿斟，椰液菊漿，與衆飲宴多時，却又依前教演，猴王將那四個老猴，封為健將，將兩個赤尻馬猴，喚做馬流，二元帥，兩個通背猿猴，喚做崩芭，二將軍，將那安營下寨賞罰諸事，都付與四健將維持，他放下心，日逐騰雲駕霧，遠遊四海，行樂千山，施武藝，徧訪英豪，弄神通，廣交賢友，此時又會了個七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鵬魔王、獅狃王、彌猴王、獼猴王，連自家美猴王，七個日逐講文論武，走學傳膳，拈歌吹舞，朝去暮回，無般兒不樂，把那萬里之遙，只當庭闈之路，所謂點頭徑過三千里，扭腰入百有餘程，一日在本洞分付四健將安排筵宴，請六王赴飲，殺牛宰馬，祭天宰地，着衆怪跳舞歡飲，俱吃得酩酊大醉，送六王出去，却又賞賜大小頭目，歡在鐵板橋邊，松陰之下，霎時間睡着，四健將領衆圍護，不敢高聲，只見那美猴王睡裏見兩人，拿一張批文，上有孫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說，套上繩，就把美猴王的靈魂兒索了去，趲跟踉蹌，直帶到一座城邊，猴王漸漸甯醒，忽擡頭觀看，那城上有一鐵牌，牌上有三個大字，乃「幽冥界美猴王」頓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閻王所居，何為到此？」那兩人道：「你今陽壽該終，我兩人領批勾你來也。」猴王聽說道：「我孫悟空，三界之外，不出五行之中，已不伏他管轄，怎麼騰騰又敢來勾我？」那兩個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定要拖他進去，那猴王惱起性來，耳朵中掣出寶具，幌一幌，碗來粗細，略舉手，把兩個勾死人打為肉醬，自解其索，丟開手，輪着棒，打入城中，唬得那牛頭鬼吏、森羅殿馬而鬼，南奔北跑，衆鬼卒奔上森羅殿，報着大王，禍事禍事，外面一個毛臉雷公，打將來了，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來看見他，相貌兇惡，即按下班次，應聲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認不得我，怎麼差人來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簾洞天聖人孫悟空，你等是甚麼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陰

問天子十代冥王。悟空道：快報名來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卞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鄆市王、卞城王、轉輪王。悟空道：汝等既登王位，乃靈聰威應之類，為何不知好歹？我老孫修仙了道，與天齊壽，超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為何着人拘我？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敢是那勾死人錯走了也。悟空道：胡說。常言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快取生死簿子來看。十王聞言，即請上殿查看。悟空執着如意棒，逕登森羅殿上，正中閻南面坐下。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來看。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裏，捧出五六簿文書，並十類簿子，逐一查看。蠹蟲、毛蟲、羽蟲、昆蟲、鱗介之屬，俱無他名。又看到猴屬之類，原來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似蠹蟲不居國界，似走獸不伏麒麟管，似飛禽不受鳳凰轄，另有個簿子，悟空親自檢閱。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號上，方写着孫悟空名字。乃天產石猴，該壽三百四十二歲善終。悟空道：我也不記壽數幾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罷。取筆過來，那判官慌忙捧筆，飽搥濃墨，悟空拿過簿子，把猴屬之類，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捋下簿子道：賤了賤了。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那十王不敢相近，都去翠雲宮，同拜地藏王菩薩。商量啟奏，奏聞上天。不在話下。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絆着一個韋陀，跌了個蹶躓，醒來，乃是南柯一夢。纔覺伸腰，只聞得四健將與衆猴高叫道：大王吃了多少酒，睡這一夜，還不醒來？悟空道：睡還小，可我夢見兩個人來此勾我，把我帶到幽冥界城門之外，却纔醒悟是我顯神通，直來到森羅殿，與那十王爭噪，將我們的生死簿子看了，但有我等名號，俱是我勾了，都不伏那廝所轄也。衆猴磕頭禮謝。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陰司無名故也。美猴王官畢前事，四健將報知各洞妖王，都來賀喜。不幾日，六個義兄弟又來拜賀。一聞銷名之故，又個個歡喜。每日聚樂不題。却表那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位尊高上帝。一日，駕坐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文武仙卿。早朝之際，忽有邱弘濟真人啟奏道：萬歲，通明殿外有東海龍王敖廣進表，聽天尊宣詔。玉帝傳旨着宣來。敖廣宣至靈霄殿下，禮拜畢，旁有引奏仙童，送上表文。玉皇從頭看過，表曰：水元下界東勝神洲東海小黿臣敖廣啟奏大天聖主元穹高上帝君。近因花果山生水簾洞住妖仙孫悟空者，欺虐小龍，強坐水宅，索兵器。

施法施威。要拔樹。劈地。劈勢。驚傷水族。說走龜鼈。南海龍戰。戰兢兢。西海龍憐。憐慘慘。北海龍縮。縮首歸降。臣放廣舒身下拜。獻神珍之。編棒。鳳翅之。金冠。與那鎮子甲。步雲履。以禮送出。他仍弄武藝。顯神通。但云聒噪。聒噪。果然無敵。也爲難制。臣今啓奏。伏望聖裁。懇乞天兵。收此妖孽。庶使海獄清寧。下元安泰。奉奏。聖帝覽畢。傳旨。着龍神回海。朕卽遣將擒拿。老龍王頓首謝去。下面又有葛仙翁。天師啓奏。道。萬歲。有冥司。奏。廣王。齋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表。文。進上。旁有傳言。玉女。接上表文。玉皇亦從頭看過。表曰。幽冥境界。乃地之陰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陰陽輪轉。禽有生而獸有死。反復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數。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簾洞天。產妖。欲孫悟空。逞惡行兇。不服拘喚。弄神通。打絕九幽鬼使。恃勢力。驚傷十代。慈王。大鬧森羅。強銷名號。致使猴屬之類。無拘。獼猴之害。多。毒。殺。滅。輪迴。各無生死。貧僧具表。冒瀆天威。伏乞。調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陰陽。永安地府。謹奏。玉皇覽畢。傳旨。着冥君。回。歸地府。朕卽遣將擒拿。秦廣王亦頓首謝去。大天尊宣衆文武仙。卿問曰。這妖猴是幾時。產育。何代。出身。却就這般有道。一言未已。班中閃出千里眼。順風耳。道。這猴乃三百年前。天產石猴。當時不以爲然。不知這幾年。在何方。修煉成仙。降龍伏虎。強銷死籍也。玉帝道。那路神將下界收伏。言未已。班中閃出太白長庚星。俯伏啓奏。道。上聖。三界中。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頂天履地。服靈餐。猶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龍伏虎之能。與人何以異哉。臣啓。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聖旨。把他。宣。來。上。界。授。他。一。個。大。小。官。職。與。他。籍。名。在。籙。拘。束。此。間。若。受。天。命。再。後。陞。賞。若。違。天。命。就。此。擒。拿。一。則。不。動。衆。勞。師。二。則。收。仙。有。道。也。玉帝聞言。甚喜。道。依。卿。所。奏。卽。着。文。曲。星。官。修。詔。着。太。白。金。星。招。安。金。星。領。了。旨。出。南。天。門。外。按。下。祥。雲。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對。衆。小。猴。道。我。乃。天。差。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你。大。王。上。界。快。快。報。知。洞。外。小。猴。一。層。層。傳。至。洞。天。深。處。道。大。王。外。面。有。一。老。人。背。着。一。角。文。書。言。是。上。天。差。來。的。天。使。有。聖。旨。請。你。也。美。猴。王。聽。得。大。喜。道。我。這。兩。日。正。思。豈。要。上。天。走。走。却。就。有。天。使。來。請。叫。快。請。進。來。猴。王。急。整。衣。冠。門。外。迎。接。金。星。遞。入。堂。中。西。南。立。定。道。我。是。西。方。太。白。金。星。奉。玉。帝。招。安。聖。旨。下。界。請。你。上。天。拜。受。仙。籙。悟。空。笑。道。多。感。老。星。降。

騰教小的們安排筵宴款待。金星道：「聖旨在身，不敢久留。待榮選之後，再從容敘也。」悟空道：「承光顧，空退，空退，即喚四健將，分付謹慎教演兒孫待我上天去看看。路却好帶你們上去同居住也。」四健將領諾。這猴王與金星縱起雲頭，昇在空霄之上，正是那高遷上品天仙位，名列雲班寶籙中，畢竟不知授個甚麼官爵，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住齊天意未寧

那太白金星與美猴王同出了洞天深處，一齊駕雲而起。原來悟空勦斗雲比衆不同，十分快疾，把個金星撇在腦後。先至南天門外，正欲收雲前進，被增長天王領着鷹犬、豹、虎、兔、鹿、羊、辛、張、陶、一路大力天丁，鎗刀劍戟，攔住天門，不肯放進。猴王道：「這個金星老兒，乃奸詐之徒，斷請老孫如何教人動刀動鎗，阻塞門路，正壞間金星條到，悟空就親面發狠道：『你這老兒，怎麼哄我，被你說奉玉帝招安，旨意來請，却怎麼教這些人阻住天門，不放老孫進去。』金星笑道：『大王息怒，你自來未到天堂，却又無名，蒙天丁又與你素不相識，他怎肯放你搜入等如今見了天尊，授了仙籙，注了官名，向後隨你出入，誰復攔也。』悟空道：『這等說也罷，我不進去了。』金星又扯住道：『你還同我進去，將近天門，金星高叫道：『那天門天將大小吏兵，放開路者。』此乃下界仙人，我奉玉帝聖旨，宣他來也。』那增長天王與衆天丁，俱纓敕兵，退避。猴王始信其言，同金星緩步入裏觀，看真個是初登上界，乍入天堂，金光萬道，滾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光明幌，寶玉粧成，兩邊擺數十員鎮天元帥，一員員頭學露柱，持銳擁旄，四下列十數個金甲神人，一個個執戟懸鞭，持刀仗劍，外廂猶可入內，驚人裏壁廂有幾根大柱，柱上纏繞着金雉，耀日赤鬚龍，又有幾座長橋，橋上盤旋着綠羽，凌空丹頂，鳳明霞，幌幌映天光，碧巒深淺，遮斗口。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宮，乃遣雲宮、毗沙宮、五明宮、太陽宮、花果宮、一宮宮脊吞金穩獸，又有七十二重寶殿，乃朝會殿、凌虛殿、寶光殿、天王殿、靈官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畫星臺上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煉藥爐邊有萬萬載常青的繡草，又至那朝聖樓前，絳紗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壁輝煌，玉簪珠履，紫綬金章，金鐘撞動，三曹神表遶丹墀，天鼓鳴時，萬聖朝王參玉帝，又至那靈霄寶殿，金釘攬玉戶，彩鳳舞朱門，複道迴廊，處處玲瓏剔透，三簷

四簇層層龍鳳翔。翔上有個紫巍巍。明幌幌。圓丟丟。亮灼灼。大金葫蘆頂。下面有天妃懸掌扇。玉女捧仙巾。惡狠狠。掌朝的天將。氣昂昂。護駕的仙卿。正中間。琉璃盤內放許許多多。重重疊疊。太乙丹。瑪瑙瓶中插幾枝。灣灣曲曲。珊瑚樹。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無。金闕銀鑿井。紫府琪花。瑤草。靈瓊。葩。朝王玉笋。瓊邊過。參聖金烏。着底飛猴王。有分來。天境不墮人間。點汚泥。太白金星。領着笑猴王。到於靈霄殿外。不等宣詔。直至御前。朝上禮拜。悟空挺身在旁。且不朝禮。但側耳以聽。金星啓奏。金星奏道。臣領聖旨。已宣妖仙到了。玉帝垂簾問曰。那個是妖仙。悟空却纔躬身答應道。老孫便是。仙卿們都大驚失色。道。這個野猴。怎麼不拜伏。參見。輒敢這等。答應道。老孫便是。却該死了。該死了。玉帝傳旨道。那孫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禮。且姑恕罪。愛仙卿叫聲謝恩。猴王却纔朝上。唱個大喏。玉帝宣文選武選仙卿。看那庚少。其官職。着孫悟空去。除授。旁邊轉過。武曲星君啓奏道。天宮裏各官各殿。都不少官。只是御馬監缺個正堂管事。玉帝傳旨道。就除他做個弼馬溫。罷衆臣叫謝恩。他也只朝上。唱個大喏。玉帝又差木德星官。送他去。御馬監到任。當時笑猴王歡歡喜喜。與木德星君。還去到任。奉畢。木德星官回宮。他在監裏。會聚了監丞。監副。典簿。力士。大小官員人等。查明御馬監事務。止有天馬千匹。乃是驪駒。驘驘。驘驘。纖雜。龍媒。紫燕。燕翼。驪駒。駃騠。銀騮。躡躑。飛黃。騊駼。翻羽。赤兔。超光。踰輝。躡景。騰霧。黃追。風。絕地。飛翻。奔霄。逸。飄。赤電。銅爵。浮雲。騶。飛。虎。鬪。絕。塵。紫。絛。四。極。大。宛。八。駿。九。逸。千。里。絕。羣。此。等。良。馬。一。個。個。嘶。風。逐。電。精神。壯。踏。霧。登。雲。氣。力。長。這。猴。王。查。看。了。文。簿。點。明。了。馬。數。本。監。中。典。簿。皆。徵。備。草。料。力。士。官。皆。刷。洗。馬。匹。割。草。飲。水。糞。料。監。丞。監。副。輔。佐。催。辦。弼。馬。晝。夜。不。睡。滋。養。馬。匹。日。間。舞。弄。猶。可。夜。間。看。管。懸。懸。但是。馬。睡。的。趕。起。來。吃。草。走的。捉。將。來。靠。槽。那些。天。馬。見。了。他。狠。耳。攢。蹄。倒。養。得。肉。膘。肥。滿。不。覺。的。半。月。有。餘。一。朝。閉。眼。衆。監。官。都。安。排。酒。席。一。則。與。他。接。風。二。則。與。他。賀。喜。正。在。歡。飲。之。間。猴。王。忽。停。杯。問。曰。我。這。弼。溫。是。個。甚。麼。官。銜。衆。曰。官。名。就。是。此。了。又。問。此。官。是。個。幾。品。衆。道。沒。有。品。從。猴。王。道。沒。品。想。是。大。之。極。也。衆。道。不。大。不。大。只。喚。做。未。入。流。猴。王。道。怎麼。叫。做。未。入。流。衆。道。未。等。這。樣。官。兒。最。低。最。小。只。可。與。他。看。馬。似。堂。尊。到。任。之。後。這。等。懸。懸。喂。得。馬。肥。只。落。得。

道聲好字，如稍有些虧贏，還要見責，再十分傷損，還要罰讀開罪。猴王聞此，不覺心頭火起，咬牙大怒道：「這般藐視老孫，老孫在那花果山稱王稱祖，怎麼哄我來替他養馬養狗者？乃後生小輩下賤之役，豈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將去也。」忽竦的一聲，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寶貝，幌一幌，碗來粗細，一路解數，直打出御馬監，徑至南天門。衆天丁知他受了仙靈，乃是個弼馬溫，不敢阻當，讓他打出天門去了。須臾，按落雲頭，回至花果山上，只見那四健將與各洞妖王在那裏操演兵卒。這猴王厲聲高叫道：「小的們，老孫來了一羣猴都來叩頭迎接，進洞天深處，請猴王高登寶位，一壁廂辦酒接風，都道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數年，想必得意榮歸也。」猴王道：「我纔半月有餘，那裏有數十年衆猴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覺時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請開大王官居何職？猴王拱手道：「不好說，不好說，活活的羞殺人。」那玉帝不會用人，他見老孫這般模樣，封我做個甚麼弼馬溫，原來是與他養馬未入流品之類。我初時到任不知，只在御馬監中玩耍，及今日問我同寮，始知是這等卑賤。老孫心中大惱，推倒席面，不受官銜，因此走下來了。衆猴道：「來得好，來得好。」大王在這福地洞天之處，爲王，多少尊重快樂，怎麼肯去與他做馬夫教小的們快辦酒來，與大王舞闋，正飲酒歡會間，有人來報道：「大王門外有兩個獨角鬼王，要見大王。」猴王道：「教他進來。」那鬼王整衣跑入洞中，倒身下拜，美猴王問道：「你見我何幹？」鬼王道：「久聞大王招賢，無由得見，今見大王，授了天籙，得意榮歸，特獻赭黃袍一件，與大王稱慶。若不棄鄙賤，收納小人，亦得效犬馬之勞。」猴王大喜，將赭黃袍穿起，衆等欣然排班朝拜，即將鬼王封爲前部總督先鋒。鬼王謝恩畢，復啓道：「大王在天許久，所授何職？」猴王道：「玉帝輕賢，封我做個甚麼弼馬溫。」鬼王聽言，又奏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與他養馬，就做個齊天大聖，有何不可？」猴王聞說，歡喜不勝，連道：「幾個好好好。」教四健將就替我快置個旌旗，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大字，立竿張掛。自此以後，只稱我爲齊天大聖，不許再稱大王，亦可傳與各洞妖王一體知悉。此不在話下。却說那玉帝次日設朝，只見張天師引御馬監監丞、監副，在丹墀下拜奏道：「萬歲，新任弼馬溫孫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宮去了。」正說間，又見南天門外增長天王領衆天丁，亦奏道：「弼馬溫不知何故，走出天門去了。」玉帝聞言，即

傳旨着兩路神元各歸本職。朕遣天兵擒拿此怪。班部中閃上托塔李天王與哪吒三太子。越班奏上道：「新歲微臣不才，請旨降此妖怪。」玉帝大喜，即封托塔天王李靖為降魔大元帥，哪吒三太子為三壇海會大神，即刻與師下界。李天王與哪吒叩頭謝辭，徑至本宮點起三軍，帥衆頭目着巨靈神為先鋒，魚肚將掠後，藥叉將催兵。一霎時出南天門外，徑來到花果山，選平陽裏安了營寨。傳令教巨靈神挑戰，巨靈神得令，結束整齊，輪着宣花斧，到了水簾洞外，只見小洞門外許多妖魔，都是些狼蟲虎豹之類。丫丫叉叉輪鎗舞劍，在那裏跳鬧咆哮。這巨靈神喝道：「那業畜，快早去報與弼馬溫知道。吾乃上天大將，奉玉帝旨意到此收伏。教他早早出來受降，免致沒等皆傷殘也。」那些怪奔奔波波，傳報洞中道：「禍事了！禍事了！猴王問有甚禍事，衆妖道：『門外有一員天將，口稱大聖官，銜道奉玉帝聖旨來此收伏。教早早出去受降，免傷我等性命。』」猴王聽說，教取我披掛來，就戴上紫金冠，黃上黃金甲，登上步雲鞋，手執如意金箍棒，領衆出門，擺開陣勢。這巨靈神睜睛觀看，真好猴王，身穿金甲亮堂堂，頭戴金冠光映映，手舉金箍棒一根，足踏雲鞋皆相稱。一雙怪眼似明星，兩耳過眉又硬挺，挺身才變化，多聲音響。唬如鑼響，尖嘴杏牙，野馬溫，心高要做齊天聖。巨靈神厲聲高叫道：「那潑猴，你認得我麼？」大聖聽言，急問道：「你是那路毛神？老孫不會會你，你快報名來。」巨靈神道：「我把你那欺心的糊塗，你是認不得我，我乃高上神霄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鋒巨靈天將。今奉玉帝聖旨到此收降你，你快卸下裝束，歸順天恩，免得這滿山諸畜遭誅。若道半個不字，教你頃刻化為齏粉。」猴王聽說，心中大怒道：「潑毛神，你誇大口，少弄長舌。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無人去報信，且留你性命，快早回天對玉皇說，他甚不用賢。老孫有無窮的本事，為何教我替他養馬？你看我這旗幟上字號，若依此字號，監官我就不動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時間，就打上靈霄寶殿，教他龍牀定坐不成。這巨靈神聞此言，急睜睛迎風觀看，果見門外豎一高竿，竿上有旌旗一面，上寫着齊天大聖四大字。巨靈神冷笑三聲道：「這撥猴道等不知人事，輕敢無狀，你就要做齊天大聖，好好的吃我一斧，劈頭就砍將去。」那猴王正是會家不忙，將金箍棒應手相迎。這一場好殺，棒名如意斧，號宣花，他兩個乍相逢，不知源緣斧和棒，左右交加。

個暗藏神妙。一個大口穉齒，使動法噴雲噴霧，展開手播土揚沙。天將神通就有道，猴王變化實無涯。棒舉却如龍戲水，奔來猶如鳳穿花。巨靈名聲傳天下，原來本事不如他。大聖輕輕輪鐵棒，着頭一下滿身麻。巨靈神抵敵，他不住被猴王劈頭一棒，慌忙將斧架隔，挖扒的一聲，把個斧柄打做兩截，急撒身敗陣逃生。猴王笑道：「膿包，我已饒了你，你快去報信，快去報信。」巨靈神同至營門，徑見托塔天王，忙哈哈跪下道：「虧馬溫果是神通廣大，未將戰他不過，敗陣回來請罪。」李天王發怒道：「這廝到我銳氣，推出斬之。」旁邊閃出哪吒太子拜告：「父王息怒，且恕巨靈之罪，待孩兒出師一遭，便知深淺。」天王聽說，且教同營待罪管李。這哪吒太子，甲冑整齊，跳出營盤，撞至水簾洞外。那悟空正來收兵，見哪吒來的勇猛，好太子，總角纔遮額，披毛未蓋眉。神奇多教悟，骨秀更清妍。誠為天上麒麟子，果是煙雲彩鳳仙。龍種自然非俗相，妙齡端不類塵凡。身帶六般神器，被飛騰變化廣無邊。今受玉皇金口詔，勅封海會號三壇。悟空迎近前來問曰：「你是誰家小兒，聞近吾門，有何事幹？」哪吒喝道：「癩妖猴，豈不認得我，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奉玉帝欽差，至此捉你。悟空笑道：「小太子，你的爛牙尚未退，胎毛尚未乾，怎敢說這般大話。我且留你的性命，不打下你。你只看我旌旗上，是甚麼字號？」拜上玉帝，是這般官銜，再也不須動彙。我自皈依，若是不遂我心，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哪吒搔頭看處，乃齊天大聖四字。哪吒道：「這妖猴有多大神通，就敢稱此名號，不要怕。」吃我一劍。悟空道：「我只站下不動，任你砍幾劍罷。」哪吒道：「這妖猴有多大神通，三頭六臂，惡狼狠手，持六般兵器，乃是斬妖劍、砍妖刀、縛妖索、降妖杵、繡毬兒、火輪兒。丫丫叉叉，撲面打來。悟空見了，心驚道：「這小兒倒也會弄些手段，真無禮。看我神通。」好大聖喝聲變，也變做三頭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也變作三條。六隻手，拿著三條棒，架住這場鬧。真個是地動山搖，好殺也。六臂哪吒太子，天生美石猴王，相逢真對手。正遇本源流，那一個蒙差來下界。這一個欺心鬧斗牛，斬妖劍寶鋒芒快。砍妖刀，恨鬼神愁，縛妖索子如飛蟒。降妖大杵似狼頭，火輪掣電烘烘燄。往往來來滾繡毬，大聖三條如意棒。前遠後搖運機謀，苦爭數合無高下。太子心中不肯休，把那六件兵器多教變。百千萬億照頭丟，猴王不懼呵呵笑。鐵棒翻騰自運籌，以一化千，千化萬。

滿空亂舞，賽飛虬，認得各洞妖王都閉戶。遍山鬼怪盡藏頭，神兵怒氣雲慘慘，金箍鐵棒響颼颼。那壁府天丁，吶喊人人怕。這壁府猴怪搖旗，個個憂發狠。兩家齊鬪勇，不知那個剛強，那個柔。三太子與孫悟空各驍神威，鬪了三十個回合。那太子六般兵，變做千千萬萬。孫悟空金箍棒，變作千千萬萬。半空中似雨點流星，不分勝負。原來悟空手疾眼快，正在那混亂之時，他拔下一根毫毛，叫一聲變，就變做他的本相。手挺着棒，攢着哪吒。他的真身，卻一縱，趕至哪吒腦後，着左膊上一棒打來。哪吒正使法，問聽得棒頭風響，急躲閃時，不能措手，被他着了一下，負痛逃走。收了法，把六件兵器，依舊歸身，敗陣而回。那陣上李天王早已看見，急欲提兵助戰，不覺太子候至面前，戰兢兢報道：父王，弼馬溫真個有本事，孩兒這般法力也戰他不過，已被他打傷膊也。天王大驚失色道：這廝恁的神通，如何取勝？太子道：他洞門外豎一竿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字，親口誇稱，教玉帝就封他做齊天大聖。萬事俱休，若還不是此號，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噯，天王道：既然如此，且不要與他相持，且去上界將此言回奏。再多遣天兵圍捉這廝，未為遲也。太子負痛，不能復戰，故同天王回天啓奏，不題。你看那猴王得勝歸山，那七十二洞妖王與那六弟兄，俱來賀喜。在洞天福地，飲樂無比。他却對六弟兄說：小弟既稱齊天大聖，你們亦可以大聖稱之。內有牛魔王忽然高叫道：賢弟言之有理，我即稱做個平天大聖。蛟魔王道：我稱做覆海大聖。鵬魔王道：我稱做混天大聖。獅魔王道：我稱移山大聖。獼猴王道：我稱通風大聖。獼猴王道：我稱驅神大聖。此時七大聖自作自為，自稱自號，宴樂一日，各散訖。却說那李天王與三太子領着衆將，直至靈霄寶殿，啓奏道：臣等奉聖旨出師下界，收伏妖仙，不期他神通廣大，不能取勝，仍望萬歲添兵勦除。玉帝道：一妖猴有多少本事，還要添兵？太子又近前，潛竊聽着，聽得赦臣死罪，那妖猴使一條鐵棒，先敗了巨靈神，又打傷巨臂膊。洞門外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這是封他這官職，即便休兵來授。若不是此官，還要打上靈霄寶殿也。玉帝聞言，驚訝道：這妖猴何敢恣意狂妄，着衆將刻誅之。正說間，班部中又閃出太白金星，奏道：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與他爭鬪，恐不能收伏，反又勞師，不若萬歲大捨慈悲，還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加他個空銜有

官無豫便了。玉帝道：「怎麼喚做有官無祿？」金星道：「名是齊天大聖，只不與他事管，不與他俸祿，且養在天壤之間，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寧也。」玉帝聞官道：「故卿所奏，即命降了詔書，仍着金星領去。金星復出南天門，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外觀看。這番比前不同，威風凜凜，殺氣森森，各樣妖精無般不有。一個個都執劍拉鎗，拿刀弄杖的，在那裏咆哮跳躍。一見金星，皆上前動手。金星道：「那衆頭目來，累你去報你大聖知之。」玉乃上帝遣來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他。衆妖即跑入報道：「外面有一老者，他說是上界天使，有旨意請你。悟空道：「來得好，來得好，想是前番來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請我上界，雖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認得那天門內外之路。今番又來，定有好意。」教衆頭目大開旗鼓，擺隊迎接。大聖即帶引羣猴，頂冠貫甲，甲上單了豬黃袍，足踏雲履，急出洞門，躬身施禮。高叫道：「老星請進，恕我失迎之罪。」金星趨步向前，徑入洞內，面南立着道：「今告大聖，前者因大聖嫌惡官小，猴離御馬，監當有本監中大小官員，奏了玉帝。玉帝傳旨道：「凡授官職，皆由卑而尊，爲何嫌小？即有李天王領哪吒下界取戰，不知大聖神通，故遭敗北。」回天奏道：「大聖立一年旗，要做齊天大聖，衆武將還要支吾，是考漢力爲大聖，冒罪奏聞，免興師旅。」請大聖授籙。玉帝准奏，因此來請。悟空笑道：「前番勸勞，今又蒙愛，多謝多謝，但不知上天可有此齊天大聖之官銜也？」金星道：「老漢以此銜奏准，方敢領旨而來。如有不遂，只坐罪老漢便是。」悟空大喜，懇留飲宴，不肯遂與金星，縱着祥雲，到南天門外。那些天丁天將，都拱手相迎，徑入靈霄殿下。金星拜奏道：「臣奉詔宣弼馬溫孫悟空已到。」玉帝道：「那孫悟空過來，今宣你做個齊天大聖，品官極矣。但切不可胡爲，這猴亦止朝上唱個喏。」道聲謝恩。玉帝即命工幹官張魯二班，在蟠桃園右首起一座齊天大聖府。府內設二司，一名安甯司，一名甯神司，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到任。外賜御酒二瓶，金花十朵。着他安心定志，再勿胡爲。那猴王信受奉行，即日與五斗星君到府，打開酒瓶，同衆盡飲。送星官回轉本宮，他纔遂心滿意，喜地歡天，在於天宮快樂無掛無礙。正是：仙名永注長生籙，不墮輪迴萬古傳。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官諸神捉怪

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更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較俸祿高低，但只註名便了。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絲，自由自在。閑時節，會友遊宮，交朋結義，見三清稱個老字，逢四帝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三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羣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今日東遊，明日西蕩，雲去雲來，行蹤不定。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頹頹啓奏道：「今有齊天大聖，日日無事，閑遊結交，天上衆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恐後來閑中生事，不若與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別生事端。」玉帝聞言，即時宣詔。那猴王欣欣然而至道：「陛下，詔老孫有何陞賞？」玉帝道：「朕見你身閑無事，與你一件執事，你且權管那蟠桃園。早晚好生在園中，大聖歡喜，謝恩，朝上唱喏，而退，他等不得窮忙，即入蟠桃園內查勘。本園中有個土地，攔住問道：『大聖何往？』大聖道：『吾奉玉帝點差，代管蟠桃園。』今來查勘也。那土地連忙施禮，即呼那一斑錫樹力士，運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掃力士，都來見大聖，磕頭引他進去。但見那天天灼灼，顆顆株株，天天灼灼，花盈樹，顆顆株株，果壓枝，果壓枝，頭垂錦彈，花盈樹上，簇胭脂，時開時結，千年熟，無夏無冬，萬歲進，先熟的，乾顏醉臉，還生的，帶蒂青皮，凝烟肌，帶綠，映日顯丹，菱樹下，奇葩并異卉，四時不謝色，齊齊，左右樓臺，并館舍，盈空常見，罩雲霓，不是伎都凡俗種，瑤池王母自栽培。大聖看罷，多時問土地道：「此樹有多少株？」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體健身輕。中間一千二百株，層層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舉飛昇，長生不老。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細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庚。大聖聞言，歡喜無限。當日查明了株數，點看了亭閣，回府自此後，三五日一次賞觀，也不交友，也不他遊。一日，見那老樹枝頭桃熟大半，他心裏要吃個嘗新，奈何本園土地力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忽設一計道：『汝等且出門外，伺候。讓我在這亭上少憩片時。』那衆仙果退，只見那猴王脫了冠服，爬上大樹，揀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許多，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吃了一飽，却縱跳下樹來，簪冠着服，喚衆等儀從回府。選二三日，又去設法偷桃，儘他享用一

朝王母娘娘設宴。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勝會。即着那紅衣仙女、青衣仙女、紫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黃衣仙女、綠衣仙女、各項花籃去蟠桃園摘桃。建會七衣仙女直至園門首。只見蟠桃園土地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裏把門。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摘桃設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歲不比往年。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須是報大聖得知。方敢開園。仙女道：大聖何在。土地道：大聖在園內。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如此。尋他去來。不可遲誤。土地即與同進。尋至花亭不見。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裏都沒尋處。原來大聖耍了一會。吃了幾個桃子。變做二寸長的個人兒。在那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着了。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來。尋不見大聖。怎敢空回。旁有仙吏道：仙娥既奉旨來。不必遲疑。我大聖開遊慣了。想是出園會友去了。沒等且去摘桃。我們替你回話便是。那仙女依言入樹林之下。摘桃先在樹前摘了三籃。又在中樹摘了三籃。到後樹上摘取。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疏。止有幾個毛帶青皮的。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七仙女張羅東西。只見向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紅衣女摘了。却將枝子望上一放。原來那大聖變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驚醒。大聖即現本相。耳聾內掣出金箍棒。幌一晃。碗來粗細咄的一聲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膽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道：大聖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來的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開寶閣。做蟠桃勝會。適至此間。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尋大聖不見。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大聖故先在此摘桃。萬望恕罪。大聖聞言。回嗔作喜道：仙娥請起。王母開闢設宴。請的是誰。仙女道：上會自有舊規。請的西天佛老、菩薩、聖僧、羅漢、南方南極觀音、東方崇恩聖帝、十洲三島仙翁、北方北極恆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這是五方五老。還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衆。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嶽神。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宮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齊赴蟠桃嘉會。大聖笑道：可請我麼。仙女道：不會聽得說。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就請我。老孫做個席尊。有何不可。仙女道：此是上會舊規。今會不知如何。大聖道：此言也是。難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看可請老孫不請。好大聖揀着訣。念聲咒語。對衆仙女道：住住住。這原來是

個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個個酸醜時時。白着眼都站在桃樹之下。大聖縱朵祥雲。跳出園內。竟奔瑤池路上而去。正行時。只見那壁廂一天瑞靄光搖曳。五色祥雲飛不絕。白鶴聲鳴振九皋。紫芝色秀分千葉。中間現出一尊仙。相貌天然。半采別神。舞虹霓。澹霄。腰懸寶籙。無生滅。名稱赤脚大羅仙。特赴蟠桃添壽節。那赤脚大仙。觀面撞見大聖。大聖低頭定計。賺哄真仙。他要暗去赴會。却問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見招。去赴蟠桃嘉會。大聖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釐斗雲疾。着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禮。後方去赴宴。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就以他的話語作真道。常年就在瑤池演禮謝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方去瑤池赴會。無奈只得撥轉祥雲。徑往通明殿去了。大聖駕着雲。念聲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赤脚大仙模樣。前奔瑤池。不多時。直至寶閣。按住雲頭。輕輕移步。走入裏面。只見那裏。瓊香繚繞。瑞靄繽紛。玲瓏鋪彩。結寶閣。散氤氳。鳳翥鸞騰彩。縹緲金花玉萼影。浮沉上排着九鳳丹霞展。八寶紫霓墩。粧綵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龍肝和鳳髓。熊掌與腥唇。珍饈百味。般般美。異果嘉穀。色色新。那裏鋪設得齊齊整整。却還未有仙來。這大聖點着不盡。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及轉頭。見右壁廂長廊之下。有幾個造化的仙官。掣槽的力士。領幾個運水的道人。燒火的童子。在那裏洗缸刷甕。已造成了。玉液瓊漿。香醪佳釀。大聖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吃。奈何那些人都在那裏。他就弄個神通。把毫毛拔下幾根。丟入口中嚼碎。噴將出去。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幾個。睡蟲。奔在衆人臉上。你看那夥人。手軟頭低。閉眉合眼。丟了執事。都去盹睡。大聖却拿了百味珍饈。佳穀異品。走入長廊裏面。就着缸。揀着甕。放開量。痛飲一番。吃勾了多時。醜醜醉了。自揣自摸道。不好。不好。再過會。請的客來。却不怪我。一時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好大聖。搖搖擺擺。伏着甕。任情亂撞。一會把路差了。不是齊天府。却是兜率天宮。一見了。頓然醒悟道。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乃雜恨天太上老君之處。如何錯到此間也罷。也罷。一向要來望此老。不曾得來。今趁此殘步。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揀進去。那裏不見老君。四無人跡。原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丹陵臺上。講道。衆仙童仙仙吏都侍立左右聽講。這大聖直至丹房裏面尋訪不遇。但見丹竈之旁。爐中有

火爐左右安放著五個葫蘆。葫蘆裏都是煉就的金丹。大聖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寶。老孫自了道以來，識破了內外相同之理，也要煉些金丹濟人。不期到家無暇，今日有緣，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幾丸。嘗新，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一時間，丹滿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這場禍。比天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保。走走，不如下界爲王去了。」他就跳出兜率宮，不行舊路，從南天門，使個隱身法，逃去。即被靈頭同至花果山界，但見那旌旗閃灼，戟戰光輝。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個洞妖王，在那裏演習武藝。大聖高叫道：「小的們，我來也。」衆怪丟了器械，跪倒道：「大聖好寬心，丟下我等許久，不來相顧。大聖道：「沒多時，沒多時，且說且行，竟入洞天深處。健四將打掃安歇，叩頭禮拜畢，俱道：「大聖在天這百十年，實受何職？」大聖笑道：「我記得纔半年光景，怎麼就說百十年話？」健將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大聖道：「且喜這番玉帝相愛，果封做齊天大聖，起一座齊天府，又設安靜寧神二司，司設仙吏侍衛。向後見我無事，着我看管蟠桃園。近因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未曾請我，是不待他請，先赴瑤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走出瑤池，蹊蹊錯錯，誤入老君宮闕，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但恐玉帝見罪，方纔走出天門來也。」衆怪聞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風。將樽傾滿，斟一石碗奉上。大聖喝了一口，即咨牙練嘴道：「不好吃，不好吃。」崩芭二將道：「大聖在天宮吃了仙酒，仙殺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鄉中水。』大聖道：「你們就是親不親，故鄉人。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見那長廊之下，有許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瓊漿，你們都不會嘗着，待我再去偷他幾瓶回來。你們各飲半杯，一個個也長生不老。衆猴歡喜不勝。大聖即出洞門，又翻一筋斗，使個隱身法，竟至蟠桃會上。進瑤池官闕，只見那幾個造酒，漉糟，運水，燒火的，還鼾睡未醒。他將大的從左右脅下，挾了兩個，兩手提了兩個，即撥轉雲頭回來。會衆猴，在於洞中就做個仙酒會，各飲了幾杯，快樂不題。却說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聖的定身法術，一周天方能解脫。各提花籃，同奏王母，說道：「齊天大聖使法術，困住我等，故此來進王母道：『汝等摘了多少蟠桃？』」仙女道：「只有兩籃小桃，三籃中桃，至後面大桃半個也。無想都是大聖偷吃了。及正尋間，不期大聖走將出來，行兇拷打，又問設宴請誰？」

等把上會事說了一遍。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只到如今纔得醒解回來。王母聞言，即去見玉帝，備陳前事，說不了。又見那造酒的班人同仙官等來奏，不知甚麼人攪亂了蟠桃大會，偷吃了玉液瓊漿，共八珍百味，亦俱偷吃了。又有四大天師奏上太上道祖來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禮畢，道：老道宮中煉了些九轉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不期被盜偷去。特啓陛下知之。玉帝見奏，悚懼少時，又有齊天府仙吏叩頭道：孫大聖不守執事，自昨日出遊，至今未轉，更不知去向。玉帝又添疑思，只見那赤脚大仙又頹頹上奏道：臣蒙王母詔，昨日赴會，偶遇齊天大聖，對臣言萬歲旨，有著他遊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禮方去赴會。臣依他言語，即返至通明殿外，不見萬歲龍車鳳輦，又急來此侍候。玉帝越發大驚道：這廝假傳旨意，賺哄賢卿，快着糾察靈官緝訪這廝蹤跡。靈官領旨，即出緝訪，盡得其詳。回奏道：攪亂天官者，乃齊天大聖也。又將前事盡訴一番。玉帝大惱，即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瀆、普天星相，共十萬天兵，佈一十八架天羅地網，下界去花果山圍困，定捉獲那廝處治。衆神即時興師離了天宮，這一去，但見那黃風滾滾，遮天暗紫，霧騰騰，罩地昏昏，只爲妖王欺上帝，至今衆聖降凡塵。四大天王、五方揭諦、四大天王、權制、五方揭諦調多兵，李托塔中軍掌號，懸哪吒前部先鋒，羅猴星爲頭檢點，計都星隨後，嶽太陰星精神抖擻，太露星照耀分明，五行星偈豪傑，九曜星最喜相爭，元辰星子午卯酉一個個都是大力天丁，五瘟五岳東西擺，六丁六甲左右行，四瀆龍神分上下，二十八宿密層層，角亢氐房爲統領，奎婁胃昂昂，翻騰斗半女，虛危室壁心尾箕星個個能，井鬼柳星張翼轸，輪鎗舞劍顯威靈，停雲降霧臨凡世，花果山前扎下營。詩曰：天產猴王變化多，偷丹偷酒樂山窩，只因攪亂蟠桃會，十萬天兵佈網羅。當時李天王傳了令，着衆天兵扎了營，把那花果山圍得水泄不通。上下佈了十八架天羅地網，先差九曜惡星出戰。九曜即提兵竟至洞外，只見那洞外大小羣猴跳躍頭要，星官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那大聖在那裏？我等乃上界差調的天神，到此降你這造反的大聖，教他快快來歸降。若道半個不字，教汝等一概遭誅。那小妖慌忙傳入道：大聖禍事了，禍事了，外面有九個

兇神口稱上界差來的天神，收降大聖。那大聖正與七十二洞妖王並四健將分飲仙酒，一聞此報，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是與非，說不了一起小妖又跳來道：那九個兇神惡言惡語，在門前罵戰哩。大聖笑道：莫睬他，詩酒且圖今日樂，功名休問幾時成。說猶應了，又一起小妖來報，爺爺，那九個兇神已把門打破，殺進來也。大聖怒道：這潑毛神，老大無禮，本待不與他計較，如何上門來欺我，即命獨角鬼王帥領七十二洞妖王出陣。老孫領四健將隨後，那鬼王疾帥妖兵出門迎敵，却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抵住在鐵板橋頭，莫能得出。正嚷間，大聖到了，叫一聲開路，掣開鐵棒，視一視碗來粗，粗丈二長短，丟開架子，打將出來。九曜星那個敢抵，一時打退。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你犯了十惡之罪，先偷桃，後偷酒，攪亂了蟠桃大會，又竊了老君仙丹，又將御酒偷來此處享樂，你罪上加罪，豈不知之大聖笑道：這幾樁事，實有，實有，但如今你怎麼？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帥衆到此收降你，快早皈依，免教這些生靈納命。不然，就躡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聖大怒道：量你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請吃老孫一棒。這九曜星一齊躡躡，那美猴王不懼分毫，輪起金箍棒，左遮右攔，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一個個倒拖器械，敗陣而走，急入中軍帳下，對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驍勇，我等戰他不過，敗陣來了。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路出師來圍大聖也。公然不懼，調出獨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就於洞門外列成陣勢。你看這場混戰，好驚人，也寒風颯颯，怪聲陰陰，那壁廂旌旗飛彩，這壁廂旂戟生輝，滾滾盔明映太陽，如撞天的銀盔層層甲亮，砌砌岩崖似疊地的冰山，大揮刀飛雲掣電，楮鬼鎗度霧穿雲，力天戟，虎眼鞭，麻林擺列，青銅劍，四明鎗，密樹排陣，彎弓硬弩，雕翎箭，短棍蛇矛，拔了魂。大聖一條如意棒，翻來覆去戰天神，殺得那空中無鳥，過山內虎狼奔揚，砂石走石，乾坤黑播土，飛塵宇宙昏，只聽兵兵扑扑驚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這一場自辰時作陣，混殺到日落西山，那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王，盡被衆天神捉拿去了，止走了四健將與那羣猴，深藏在水簾洞底。這大聖一條棒，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殺勾多時，大聖見天色將晚，即拔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碎了。

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的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大聖得勝，收了毫毛，急轉身回洞，早又見鐵板橋頭四個健將，領衆叩迎那大聖，現哽咽喉大哭三聲，又唏唏哈哈大笑三聲，大聖道：汝等見了我，又哭又笑，何也？四健將道：今早帥衆將與天王交戰，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盡被衆神捉了，我等逃生，故此該哭。這見大聖得勝回來，未曾傷損，故此該笑。大聖道：勝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況捉了去的頭目，乃是虎豹、復蟲、獠獠、狐貉之類，我同類者未傷一個，何須煩惱？他雖被我使個分身法殺退，他還要安營在我山脚下，我等且緊緊防守，養養精神，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拿這些天將與衆報仇。四將與衆猴將，椰酒吃了幾碗，安心睡覺不題。那四大天王收兵罷戰，衆各報功，有拿住虎豹的，有拿住獠獠的，有拿住狐貉的，更不曾捉着一個猴精。當時果又安轅營下大寨，賞勞了得功之將，吩咐了天羅地網之兵，各各提鈴喝號，圍困了花果山，專待明早大戰。此正是：妖猴作亂驚天地，佈網張羅晝夜看。畢竟天曉後如何處治，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且不言天神圍繞，大聖安歇，話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與大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寶閣瑤池，見那裏荒荒涼涼，席面殘亂，雖有幾位天仙，俱不就座，都在那裏亂紛紛議論。菩薩與衆仙相見，舉衆仙備言前事。菩薩道：既無盛會，又不傳杯，汝等可跟貧僧去見玉帝，衆仙怡然隨往。至通明殿前，早有四大天師、赤脚大仙等衆，俱在此迎著菩薩，即道：玉帝煩惱，調遣天兵擒怪，未回等因。菩薩道：我要見見玉帝，煩爲轉奏。天師邱弘濟即入靈寶殿，啓知宣入時，有太上老君在七子母娘娘在後，菩薩引衆同入裏面，與玉帝禮畢，又與老君、王母相見，各坐下，便問蟠桃盛會如何。玉帝道：每年請會，喜喜歡歡，今年被妖猴作亂，甚是虛邀也。菩薩道：妖猴是何出處？玉帝道：妖猴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石卵化生的，當時生出，即目運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繼而成精，降龍伏虎，自削死籍，富有龍王閻王啓奏，朕欲擒拿，是長庚星啓

壽道三界之間。凡有九竅者。可以成仙。朕即施教育賢。宣他上界。封爲御馬監。弼馬溫官。那廝嫌惡官小。反了天宮。卽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詔撫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有官無俸。他因沒事管理。東遊西蕩。朕又恐別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園。他又不遵法律。將老樹大桃。盡行偷吃。及至設會。他乃無緣人。原不會請他。他就設計。賺哄赤脚大仙。却自變他相。覩入會。將仙穀仙酒。盡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去與本山彘猴享樂。朕心爲此煩惱。故調十萬天兵。天羅地網。收伏這一。一日不見回報。不知勝負如何。菩薩聞言。卽命惠岸行者道。你可快下天宮。到花果山。打探軍情如何。如遇相敵。可就相助一功。務必的實。同話。惠岸行者。整整衣裙。執一條鐵棍。駕雲離闕。徑至山前。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各營門。提鈴喝號。將那山圍繞的水泄不通。惠岸立住。叫把營門的天丁。煩你傳報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吒。南海觀音大徒弟惠岸。特來打探軍情。那營裏五岳神兵。卽傳入轅門之內。早有虛日鼠。勃日雞。星日馬。房日兔。將言傳到中軍帳下。李天王發下令旗。教開天羅地網。放他進來。其時東方纔亮。惠岸隨旗進入。見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下拜。拜訖。李王道。孩兒。你自那廂來者。惠岸道。愚男隨菩薩赴蟠桃園。見勝會荒涼。瑤池寂寞。引衆仙並愚男去見玉帝。玉帝備官。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一日不見回報。勝負未知。菩薩因命愚男到此。打聽虛實。李王道。昨日到此。安營下寨。着九曜王挑戰。被這廝大弄神通。九曜星俱敗走。而後我等親自提兵。那廝也排開陣勢。我等十萬天兵。與他混戰。至晚。他使個分身法。戰退。及收兵查勘時。止捉得些獼猴。虎豹之類。不曾捉得他。今個妖猴。今日還未出戰。說不了。只見轅門外有人來報道。那大聖引一羣猴精。在外面叫戰。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並太子。正議出兵。木吒道。父王。愚男蒙菩薩吩咐。下來打聽消息。說若遇戰時。可助一功。今不才願往。看他怎麼個大聖。天王道。孩兒。你隨菩薩修行這幾年。想必也有些神通。切須在意。好太子。雙手輪着鐵棍。束一束繡衣。跳出轅門。高叫。那個是齊天大聖。大聖挺如意棒。應聲道。老孫便是。你是甚人。輒敢問我。木吒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吒。今在觀音菩薩寶座前。爲徒弟護教。法名惠岸是也。大聖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却來此見我做甚。木吒道。我蒙師父差來打聽軍情。見

你這般猖獗，特來擒你。大聖道：你敢說那等大話，且休走。吃老孫這一棒。木吒全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立那半山中，競鬥外。這場好鬥，棍雖對棍，各異兵縱交兵，人不同。一個是太乙散仙呼大聖，一個是觀音徒弟正元龍，渾鐵棍乃千鎰打六丁六甲運神功，如意棒是天河定。鎮海神珍法力洪，兩個相連真對手。往來解數，實無窮。這個的陰手棍，萬千兇，遮腰貫索疾如風。那個的夾槍棒，不放空。左遮右擋，怎相容。那陣上旌旗閃閃，這陣上鼙鼓擊擊。萬員天將圍圍繞，一洞妖猴簇簇。怪霧愁雲漫地府，狼煙熱氣射天宮。昨朝混戰還猜可，今日爭持更又兇。堪羨猴王真本事，木吒復敗又逃生。這大聖與惠岸戰經五六十合，惠岸臂膊酸麻，不能迎敵。虛幌一視，敗陣而走。大聖也收了猴兵，安扎在洞門之外。只見天王督門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讓開大路，徑入轅門。對四天王，李托塔，哪吒氣哈哈的，喘息未定。好大聖，好大聖，着實神通廣大。孩兒戰不過，又敗陣而來也。幸天王見了心驚，即命寫表求助。便差大力鬼王與木吒太子上天啓奏。二人當時不敢停留，闌出天羅地網，駕起瑞霧祥雲，須臾徑至通明殿上。見了四大天師，引至靈霄寶殿。呈上表章。惠岸又見菩薩施禮。菩薩道：你下界的如何。惠岸道：始領命到花果山，叫開天羅地網門，見了父親，道師父差命之意。父王道：昨日與那猴王戰了一場，祇捉得他虎豹狼蟲之類，更未捉他一箇猴精。正講間，他又索戰。是弟子使鐵棍與他戰經五六十合，不能取勝。敢走回營。父親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菩薩低頭思忖，却說玉帝拆開表章，見有求助之言，笑道：巨耐這箇猴精，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敵過十萬天兵。李天王又來求助，却將那路神兵助之。言未畢，觀音合掌啓奏。陛下寬心，貧僧舉一神，可擒這猴。玉帝道：所舉者何神。菩薩道：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見居龍洲瀛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誅六怪，又有梅山弟兄與根前一千二百草頭神神通廣大。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玉帝聞言，即傳調兵的旨意。就差大力鬼王齋調那鬼王領了旨，即駕起雲徑至瀛江口，不消半個時辰，直至真君之廟。早有把門的鬼判，傳報至裏道：外有天使捧旨而至。二郎即與衆弟兄出門迎接，旨意焚香開讀。旨意上云：花果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因在宮偷桃，偷酒，偷丹，攪亂蟠桃大會。

見着十萬天兵，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圍山收伏，未曾得勝。今特調賢甥同義弟兄，即赴花果山助力勦除。成功之後，高陞重賞。真君大喜道：「天使請同，吾當就去拔力相助也。」鬼王同奏不題。這真君即喚梅山六兄弟，乃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齊集殿前道：「適纔玉帝調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來，衆兄弟俱忻然願往。即點本部神兵，駕鷹犬，搭弩張弓，縱狂風，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不能前進。因叫道：「把天羅地網的將校聽着，吾乃二郎顯聖真君，蒙玉帝調來擒拿妖猴者。快開營門放行。一時，各神一層層傳入。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俱出，執門迎接，相見畢，問及勝敗之事。天王將上項事備陳一遍。真君笑道：「小聖來此，必須與他鬪個變化。列公將天羅地網，不要慢了項上。只四圍緊密，讓我賭關。若我輸與他，不必列位相助。我自育兄弟扶持，若贏了他，也不必列位綁縛。我自育兄弟動手，只請托塔天王與我，使個照妖鏡，住立空中，恐他一時敗陣逃竄。他方切須與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他。」天王各居四維，衆天兵各按排列陣去訖。這真君領着四太尉二將軍，連本身七兄弟，出營挑戰，分付衆將，緊守營盤，收拾了鷹犬，衆草頭神得令，真君只到那水簾洞外，那見一羣猴，齊齊整整，排作個蟠龍陣勢，中軍裏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真君道：「這潑妖，怎麼稱得起齊天之職？」梅山六弟道：「且休讚歎，叫戰去來。」那營口小猴見了真君，急走去報知。那猴王，即掣金箍棒，整黃金甲，登步雲履，按一按紫金冠，騰出營門，急睜睛觀看。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氣，真個是儀容清俊，觀堂堂兩耳垂眉，目有光，頭戴三山飛鳳帽，身穿一領淺黃緞金靴襯盤龍襪，玉帶圍花入寶粧，腰繫彈弓新月，樣手執三尖兩刃鎗，斧劈桃山曾救母，彈打遊羅雙鳳凰，力誅入怪聲名遠，義結梅山七聖行，心高不認天家眷，性傲歸神往灌江，赤城昭惠英靈聖，顯化無邊號二郎。大聖見了笑嘻嘻的，將金箍棒掣起，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將，乃敢大膽到此挑戰？」真君喝道：「這廝有眼無珠，認不得我也。」我乃玉帝外甥，勅封昭惠靈顯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這造反天宮的弼馬溫猢猻，你還不知死活。大聖道：「我記得當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我心要罵你幾聲，怎奈無甚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惜了你的性命。你這

耶君小輩可急急回去喚你四大天王出來。真君聞言，心中大怒道：「濃濃，休得無禮！吃吾一刀。」大聖側身躲過，疾舉金箍棒，劈手相還。他兩個這場好殺，昭惠二耶神齊天孫大聖，這個心高，敢敵美猴王。那個面生，壓伏真梁棟。兩個乍相逢，各人皆賭興。從來未識錢和深，今日方知輕與重。鐵棒賽飛龍，神鋒如舞鳳。左擁右攻，前迎後映。這陣上梅山六弟助威風，那陣上馬流四將傳軍令。搖旗擂鼓各齊心，吶喊鐮鐮都助興。兩個鋼刀有見機，一來一往無絲縫。金箍棒是海中珍，變化飛騰中取勝。若還身慢命該休，但要差池為踴躍。真君與大聖鬪經三百餘合，不知勝負。那真君抖搜神威，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兩隻手舉着三尖兩刃神鋒，好便似非山頂上之峰，青臉獠牙，朱紅頭髮，惡狼狠，望着大聖頭就砍。這大聖也使神通，變得與二耶身軀一樣，嘴臉一般，舉一條如意金箍棒，却就是嵒嵒頂上擎天之柱，抵住二耶神，說得那馬流元帥戰兢兢，搖不得旌旗，崩芭二將虛怯，怯使不得刀劍。這陣上康張姚李郭申直健，傳號令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縱着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可憐仲散妖猴四健將，捉拿靈怪二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撇劍丟鎗，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狸驚宿鳥，飛洒滿天星。衆兄弟得勝不題，却說真君與大聖變做法天象地的規模。正鬪時，大聖忽見本營中妖猴驚散，自覺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真君見他敗走，大步趕上道：「那裏走！趁早歸降，饒你性命。」大聖不戀戰，只管奔跑，將近洞口，正撞着康張姚李四大尉，郭申直健二將軍，一齊帥衆攔住道：「潑妖，那裏走！大聖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繡花針，藏在耳內，搖身一變，變作個麻雀兒，飛在樹梢頭，釘住那六兄弟，慌慌張張，前後尋覓不見。一齊吹喝道：「走了這猴精也，走了這猴精也。」正嚷嚷，真君到了，問兄弟們：「趕到那廟不見了，衆神道：『纔在這裏圍住，就不見了。』」二耶圓睜鳳目，觀看見大聖變了麻雀兒，釘在樹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鋒，卸下彈弓，搖身一變，變作個雀鷹兒，抖開翅，飛將去，撲打大聖，見了抖的一翅飛起去，升作一隻大鷲老沖天而去。二耶見了，急抖翎毛，搖身一變，變作一隻大海鶴，鑽上雲霄來，撲大聖。又將身按下入澗中，變作一個魚兒，浮入水內。二耶趕至澗邊，不見踪跡，心中暗想道：「這糊猴必然下水去也。」定變作魚蝦之類，等我再變變拿他。果一變，變作個魚鷹兒。

飄蕩在下溜頭波面上。等待片時，那大聖變魚兒，順水正遊。忽見一隻飛禽，似青鵝，毛片不青，似鸞鷲，頂上無翎，似老鸛，腿又不紅，想是二郎變化了。等我哩。急轉頭，打個花就走。二郎看見道：「打花的魚兒，似鯉魚，尾巴不紅，似鱖魚，花鱗不見，似黑魚，頭上無星，似魴魚，腿上無針，他怎麼見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變的。」趕上來，刷的啄一嘴。那大聖就擲出水中，一變變作一條水蛇，遊近岸，鑽入草中。二郎因嘆他不着，他見水簍中見一條蛇，擲出去，認得是大聖，急轉身，又變了一隻朱獃頂的灰鶴，伸着一個長嘴，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徑來吃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變做一隻花鴉，木木楞楞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見他變得低賤，花鴉乃鳥中至賤，至淫之物，不拘鸞鳳鷹鴉，都與交好。故此不去攪傍，即現原身，走特去，取過彈弓，拽滿一彈子，把他打個躑躅。那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裏，又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着口，似個廟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真君趕到崖下，不見打倒的鴉鳥，只有一間小廟，急睜鳳眼，仔細看之，見旗竿立在後面，笑道：「這是糊塗了，他今又在那裏哄我，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會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誑，他若哄我進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進去？等我掣拳，先搗窗櫺，後踢門扇，大聖聽得，心驚道：「好狠好狠，門扇是我牙齒，窗櫺是我眼睛，若打了牙齒，折了眼，却怎麼是好？」摸的一個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見真君。前前後後亂趕，只見四太尉、二將軍，一齊擁至道：「兄長，拿住大聖了麼？」真君笑道：「那猴兒，纔自變座廟宇哄我，我正要去搗他窗櫺，踢他門扇，他就縱一縱，又渺無蹤跡，可怪。可怪。衆皆愕然，四望更無形影。真君道：「兄弟們在此看守，巡邏，等我上去尋他，急縱身駕雲，起在半空，見那幸天王、高擎照妖鏡，與哪吒住立雲端。真君道：「天王，曾見那猴王麼？」天王道：「不會上來，我這裏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賭變化弄神通，拿羣猴一事說畢，却說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幸天王聞言，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個隱身法，走出營圍，往你那蘆江口去也。」二郎聽說，即取神鋒，回蘆江口來，趕，却說那大聖已至蘆江口，搖身一變，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按下雲頭，徑入廟裏，鬼判不能相認，一個個磕頭迎接，他坐中間，點香，香火見幸虎拜還的三牲，張龍許下的保福。

趙甲求子的文書。錢丙告病的良願。正看處有人報。又一個爺爺來了。衆鬼判急急觀看。無不驚心。真君知道。有個甚麼齊天大聖。纔來這裏否。衆鬼判道。不曾見甚麼大聖。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豈點哩。真君撞進門。大聖見了。現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嘆。廟宇已姓孫了。這真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劈臉就砍。那猴王使個身法。讓過神鋒。掣出那繡花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趕到前對面相還。兩個嚷嚷鬧鬧。打出廟門。半霧半雲。巨行且戰。復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衆。隄防愈緊。這康張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話表大力鬼王。既調了真君與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後。却上界同奏。玉帝與觀音菩薩。王母並衆仙。正在靈霄殿講話。道。既是二郎已去赴職。這一日還不見回報。觀音合掌道。貧僧請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門外。親去看看。虛實如何。玉帝道。言之有理。即搖駕同道。祖觀音王母與衆仙。至南天門。早有些天丁力士。接着開門。遙觀只見衆天丁。佈羅網圍住四面。李天王與哪吒。擎照妖鏡。立在空中。真君把大聖圍繞中間。紛紛賭關哩。菩薩開口對老君說。貧僧所舉二郎神如何。果有神道。已把那大聖圍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決拿住他也。老君道。菩薩將甚兵器。怎麼助他。菩薩道。我將那淨瓶。楊柳拋下去。打那猴頭。即不能打死。也打個一跌。教二郎小聖。好去拿他。老君道。你這瓶是個磁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頭。或撞着他的鐵棒。却不打碎了。你且莫動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薩道。你有甚麼兵器。老君道。有有。捋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個圈子。說道。這件兵器。乃錫鋼。掉煉的。被我將還丹。點成。養就一身靈氣。善能變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諸物。一名金剛琢。又名金剛套。當年過函關。化胡爲佛。纔是虧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丟下去。打他一下。話畢。自天門上。往下一擲。滴流流。徑落花果山。盪盪。可。可的。着猴王頭上。一下。猴王只顧苦戰。七聖却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打中了天靈。立不穩脚。跌了一跤。爬將起來。就跪。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罵道。這箇亡人。你不去咬家長。却來咬老孫。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細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那老君收了金剛琢。諸玉帝。同觀音王母。衆仙等。俱回靈霄殿。這下面四大天王。與李天王。諸神。俱收兵。拔寨。近前。向小聖賀。

喜都道：此小聖之功也。小聖道：此乃天尊洪福，衆神威權，我何功之有。康張姚李道：兄長不必多敘。且押這廝去上界見玉帝，請旨發落去也。真君道：賢弟，汝等未受仙籙，不得面見玉帝。教天甲神兵押着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們帥衆在此搜山搜靜之後，仍回灌口待我請了賞，討了功，回來同樂。四大尉二將軍，依言領諾。這真君與衆即駕雲頭，唱凱歌，得勝朝天不多時，到通明殿外。天師啓奏道：四大天王等衆，已捉了妖猴齊天大聖了。來此聽宣。玉帝傳旨，即命大力鬼王與天丁等衆，押至斬妖臺，將這廝碎剝其屍。噫，正是：欺誑今遭刑憲苦，英雄氣概頓時休。畢竟不知那猴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

富貴功名，前緣分定。爲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彌深。些些狂妄天加譴，眼前不遇待時臨。問東君，因甚如今禍害相侵，只爲心高圖罔極，不分上下亂規箴。話表齊天大聖被衆天兵押去斬妖臺下，押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剝，鎗刺劍刺，莫想傷及其身。南斗星奮令火部衆神放火燒燒，亦不能燒着。又着雷部衆神以雷屑釘打，越發不能傷損。一毫那大力鬼王與衆啓奏道：萬歲，這大聖不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剝，雷打火燒，一毫不能損傷，却如之何。玉帝聞道：這廝這等道，如何莫治。太上老君即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飲了御酒，又盜了仙丹，我那五盞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裏，運用三昧火，煅成一塊，所以渾做金鋼之軀，急不能傷。不若與老道領去，放在八卦爐中，以文武火煅煉，煉出我的丹來，他身自爲灰燼矣。玉帝聲音，即教六丁六甲將他解下，付與老君。老君領旨去訖，一壁廂宣二郎顯聖，賞賜金花百朵，御酒百瓶，還丹百粒，異寶明珠，錦綉等件。教與義兄弟分享。真君謝恩，回灌江口不題。那老君到兜率宮，將大聖解去繩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爐中，命看爐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將火攪起，煅煉。原來那爐是乾坎艮巽離坤兌八卦，他即將身鑽在巽宮位下。巽乃風，也有風，則無火。只見風攪得煙來，把一雙眼煽紅了，弄得個老害病眠。故喚作火眼金睛。真個光陰迅速，不覺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開爐取丹。那大聖雙手揉着睡，正自揉搓流涕，只聽得爐頭聲。

響。猛睜睛看見光明，他就忍不住，將身一縱，跳出丹爐，嘔喇的一聲，蹙倒八卦爐，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爐與了甲一班人來扯，被他一個個都放倒，好似癩痢的白額虎，風狂的獨角龍。老君趕上，抓一把，被他一摔，摔了個倒栽葱，脫身走了。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風幌一幌，碗來粗細，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亂天宮，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好猴精有詩爲證：
元體正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渺渺無爲，渾太乙，如如不動，號初玄。爐中久煉，非鉛汞，物外長生是本仙。變化無窮，還變化，三皈五戒，總休言。又詩：一點靈光，微太虛。那條拄杖亦如之，或長或短，隨人用。橫豎橫排任捲舒，又詩：猿猴道體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大聖齊天非假論，官封弼馬是知音。馬猴合作心和意，緊縛牢拴莫外尋。萬相歸真從一理，如來同契住雙林。這一番，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敵，更無一人可擋。只打到通明殿裏，靈霄殿外，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執殿，他見大聖縱橫，掣金鞭，近前擋住道：「潑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猖狂。」這大聖不由分說，舉棒就打。那靈官執殿，他兩個在靈霄殿前廝渾一處好殺，赤膽忠良，名譽大欺天，誰上聲名壞。一低一好，幸相持，秦傑英雄同賭賽。鐵棒兇，金鞭快，正直無私，怎忍耐。這個是太乙雷聲應北尊，那個是齊天大聖，猿猴怪，金鞭鐵棒兩家能，都是神官仙器。械今日在靈霄寶殿，弄威風，各展雄才，真可愛。一個欺心，耍奪斗牛宮，一個竭力匡扶元聖界，苦爭不讓顯神通。鞭棒往來無勝敗，他兩個鬥在一處，勝敗未分。早有佑聖真君，又差將佐，發文到雷府，調三十六員雷將，齊來把大聖圍在垓心，各騎兇惡塵獸。那大聖全無一毫懼色，使一條如意棒，左遮右擋，後架前迎。一時見那衆雷將的刀鎗劍戟，鞭簡過鎚，鉞斧金爪，旄鏃月鏡，來的甚緊，他即搖身一變，變做三頭六臂，把如意棒幌一幌，變作三條六隻手，使開三條棒，好便似紡車兒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裏飛舞。衆雷神莫能相近，真個是圓陀陀，光灼灼，亘古常存人怎學。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溺。光明一顆，摩尼珠，劍戟刀鎗傷不着，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裏拔毛並帶角。無窮變化鬧天宮，雷將神兵不可捉。當時衆神把大聖攬在一處，却不能近身。亂嚷亂鬥，早驚動玉帝，遂傳旨着遊奕靈官同翊聖真君上西方請老佛降伏。那二聖得了旨，徑到靈山勝

境雷音寶剎之前對四金剛入菩薩禮畢即煩轉達衆神隨至寶蓮臺下啓知如來召請二聖禮佛三匝侍立臺下如來問玉帝何事煩二聖下臨二聖即啓道向時花果山產一猴在那裏弄神通聚衆猴攪亂世界玉帝降招安旨封爲弼馬溫他嫌官小反去當遣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獲復招安他封做齊天大聖先有官無祿着他代管蟠桃園他卽偷桃又走至瑤池偷殺偷擄攪亂大會仗酒又暗入兜率宮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宮玉帝復遣十萬天兵亦不能收伏教觀世音舉二郎真君同他義兄弟追殺他變化多端虧老君拋金鋼琢打重二郎方得拿住解赴御前卽命斬之刀砍斧剗火燒雷打俱不能傷老君奏准領去以火煨煉四十九日開鼎他却又跳出八卦爐打退天丁徑入通明殿裏靈霄殿外被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攔住苦戰又調三十六員雷將把他困在核心終不能相近事在緊急因此玉帝特請如來救駕如來聞說卽對衆菩薩道汝等在此穩坐法堂休得亂了禪位待我煉魔救駕去來如來卽喚阿彌迦葉二尊者相隨護了雷音徑至靈霄門外忽聽得喊聲振耳乃三十六員雷將圍困着大聖哩佛祖傳法旨教雷將停息干戈放開營所叫那大聖出來等我問他有何法力衆將果退大聖也收了法象現出原身近前怒氣昂昂厲聲高叫道你是那方善士敢來止住刀兵問我如來笑道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南無阿彌陀佛今聞你猖狂村野屢反天宮不知是何方生長何年得道爲何這等暴橫大聖道我本天地生成靈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簾洞裏爲家業拜友尋師悟太玄煉就長生多少法學來變化廣無邊因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靈霄寶殿非他久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爲尊該讓英雄只此敢爭先佛祖聽言呵呵冷笑道你那斯乃是個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奪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該多少年數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你那個初世爲人的畜生如何卽卽大言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說但恐遭了弄手性命頃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大聖道他雖年幼修長也不應久住在此常言道玉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亂永不消平佛祖道你除了長生變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

官勝境。大聖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老長生。會駕筋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一本。一筋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再不用動刀兵。苦爭戰。就請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宮讓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爲妖。再修幾劫。却來爭。那大聖聞言暗笑道。這如來十分好欺。我老孫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圓不滿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發聲道。既如此說。你可做得主。張佛祖道。做得做得。伸開右手。却似個荷葉大小。那大聖收了如意棒。抖擻神威。將身一變。站在佛祖手心裏。却道。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雲光。無影無形去了。佛祖慧眼觀看。見那猴王風車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進。大聖行時。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撐着一股青氣。他道。此間乃盡頭路了。這番回去。如來作證。靈霄宮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說。且住。等我留下些記號。方好與如來說話。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管濃墨。毫筆。在那中間柱子上寫一行大字云。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寫畢。收了毫毛。又不莊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轉筋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內道。我已去了。今來了。今教玉帝讓天宮與我。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屎精猴子。你正好不會離了我掌哩。大聖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盡頭。見五根肉紅柱。撐着一股青氣。我留個記在那裏。你敢和我同去看麼。如來道。不消去。你只有低頭看看。那大聖睜圓火眼金睛。低頭看時。原來佛祖右手。中指寫着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大指又裏。還有些猴尿臊氣。大聖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有這等事。我將此字寫在撐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我決不信。不信。等我再去來。好大聖急急縱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撲。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輕輕的把他壓住。衆雷神與阿羅迦葉。一個個合掌稱揚道。善哉善哉。當年卯化舉爲人。立志修行果道真。萬劫無移居勝境。一朝有變散精神。救天國上思高位。凌聖倫。亂大倫。惡貫滿盈。今有報。不知何日得翻身。如來佛祖殄滅了妖猴。卽喚阿羅迦葉。同傳西方極樂世界。時有天蓬。天佑。急出靈霄寶殿道。請如來少待。我主大駕來也。佛祖聞言。回首瞻仰。須臾果見入景鸞。與九光寶蓋。磬奏仗歌妙樂。詠哦無量神章。散寶花。噴真香。直至佛前。謝曰。多蒙

大法收滅妖邪。遂如來少停一日。請諸仙做一會筵奉謝。如來不敢違悖。即合掌謝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來此。有何法力。還是天尊與衆神供福。敢勞致謝。玉帝傳旨。即着雷部衆神。分頭請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極九曜十都千真萬聖。來此赴會。同謝佛恩。又命四大天師九天仙女。大開玉京金闕。太上寶宮。洞陽玉館。請如來高座七寶靈臺。調設各班坐位。安排龍肝鳳髓。玉液蟠桃。不一時。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炁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聖。九曜真君。左輔右弼。天王哪吒。元虛一應靈通。對對旌旗。雙雙幡蓋。都捧着明珠異寶。毒果奇花。向佛前拜獻。曰。威如來無量法力。收伏妖猴。蒙大天尊設宴呼喚。我等皆來陳謝。請如道將此會立一名。如何。如來領衆神之託。曰。今欲立名。可作個安天大會。各仙老異口同聲。俱道。好個安天大會。好個安天大會。言訖。各坐座位。走聲傳簫。簫花鼓瑟。果好會也。有詩爲證。宴設蟠桃猴攪亂。安天大會勝蟠桃。龍旗鸞輅祥光滿。寶飾瓏璫瑞氣飄。仙樂依歌音韻美。鳳簫玉管響聲高。瓊香綠繞羣仙集。宇宙清平賀聖朝。衆皆愕然。喜會只見王母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美女。飄飄落落。舞向佛前施禮。曰。前被妖猴攪亂蟠桃。一會今蒙如來大法。鍊鎖頑猴。喜慶安天大會。無物可謝。今是我淨手親摘大株蟠桃。數顆奉獻。真個是半紅半綠噴香露。麝鹿仙根。萬載長堪笑。武陵源上種。怎如天府更奇強。紫紋婚嫁實中少。細核清甜世莫雙。延壽延年能易體。有緣食者自非常。佛祖合掌。向王母謝訖。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滿會羣仙。又皆賞讚。正是。標跡天香滿座。繽紛仙蕊仙花。玉京金闕大榮華。異品奇珍無價對。對與天齊壽。雙雙萬劫增加。桑田滄海任更差。他自無驚無訝。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就着交錯。不多時。忽又聞得一陣異香。來鼻嗅。驚動滿堂星。與宿天仙佛。祖把杯停。各各搔頭迎目候。霄漢中間現老人。手持靈芝飛鶴。攜葫蘆。藏葢萬年丹。寶籙名書千紀。壽洞裏乾坤任自由。壺中日月隨成就。遨遊四海樂清閑。散淡十洲容輻輳。曾赴蟠桃醉幾遭。醒時明月還依舊。長頭大耳短身軀。南極之方稱老壽。壽星又到。見玉帝禮畢。又見如來。申謝曰。始聞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宮。煨煉以爲必致平安。不期他又反出。幸如來善伏此怪。設宴奉謝。故此聞風而來。更無他物可獻。特具紫芝瑤草。碧藕金丹。奉上。詩曰。碧藕

金丹奉釋迦，如來萬壽若恆沙。滑平永樂三乘鏡，康泰長生九品花。無相門中真法主，色空天上是仙家。乾坤大地皆稱祖，丈六金身福壽賒。如來欣然領謝，壽星得座，依然走學傳簪。只見赤脚大仙，又至向玉帝前頽頽禮畢。又對佛祖謝道：深感法土，降伏妖猴，無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顆，火棗數枚奉獻。詩曰：大仙赤脚棗梨香，敬獻彌陀壽算長。七寶蓮臺山樣穩，千金花座錦般粧。壽同天地言非謬，把比洪波話豈狂。福壽如期真個是，清閑極樂那西方。如來又稱謝了，叫阿儂迦葉將各所獻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謝宴，衆各酩酊。只見個巡視管來報道：那大聖伸出頭來了。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取出一張帖子，上有六個金字，嗑嗑呢叭噠吽，遞與阿儂。叫貼在那山頂上。這尊者即領帖子，拿出天門，到那五行山頂上，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那座山即生根合縫，可運用呼吸之氣，手兒爬出，不能搖撼。阿儂回報道：已將帖子貼上。如來即辭了玉帝衆神，與二尊者出天門之外。又發一個慈悲心，念動真言咒語，將五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祇，會同五方揭諦，居住此山監押。但他饑時與他鐵丸子吃，渴時與他溶化的銅汁飲。待他災愆滿日，自有人救他。正是：妖猴大膽反天宮，却被如來伏手降。渴飲溶銅捱歲月，饑餐鐵彈度時光。天災苦困遭磨折，人事淒涼喜命長。若得英雄重健掙，他年奉佛上西方。又詩曰：伏逞豪強天勢興，降龍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遊天府，受錄承恩在玉京。惡貫滿盈身受困，善根不絕氣還昇。果然脫得如來手，且待唐朝出聖僧。畢竟不知向後何年何月方滿災殃，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

試問禪關，參求無數。往往到頭虛老，磨磚作鏡，積雪爲椽。迷了幾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金色頭陀微笑，悟時超十地，三乘凝滯了。四生六道，誰聽得絕想崖前，無陰樹下。杜宇一聲春曉，曹溪路險，鶯嶺雲深。此處故人音音，千丈水崖，五葉蓮開。古殿簾垂香裊，那時節，識破源流，便見龍王三寶。這一篇詞，名蘇武慢。話妻我佛如來，辭別了玉帝，同至雷音寶刹。但見那三千諸佛，五百阿羅漢，大金剛無邊菩薩，一個個都執着檀栴寶蓋，異寶仙花，擺列在靈山仙境。安羅雙林之下，接迎如來。駕住祥雲，對衆說道：我以甚深般若，竭觀三界，根本性原，畢竟寂滅。同

虛空相一無所有。矜伏乖猴。是事莫識。名生死始。法相如是。詭誕。故舍利之光。滿空有白虹。四十二道。南北通遠。大衆見了。皈身禮拜。少頃間。聚慶雲彩。霧登上品蓮臺。端然坐下。那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入金剛四菩薩。合掌近前。禮畢。問曰。闍天宮攪亂蟠桃者。誰也。如來道。那廝乃花果山查的一妖猴。搦惡滔天。不可名狀。概天神將。俱莫能降伏。雖二郎捉獲。老君用火煨煉。亦莫能傷損。我去時。正在雷將中間。搗成糲武。費弄精神。被我止住兵戈。問他來歷。他言有神道。會變化。又駕筋斗雲。一去十萬八千里。我與他打了個賭賽。他出不得我手。却將他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壓他在那裏。玉帝大開金闕瑤宮。請我坐了首席。立安天大會。謝我。却方辭駕而回。大衆聽言。喜悅極口稱揚。譟罷。各分班而退。各執乃事。共樂女真。果然是瑞靄漫天。虹光擁世。尊西方稱第一。無相法王。門常見伎猿獻果。麋鹿卸花。青鸞舞彩。鳳鳴靈龜。捧壽仙鶴。擒芝。安享淨土。祇園。受用龍宮沙界。日日開花。時時果熟。習靜歸真。參禪果正。不滅不生。不增不減。煙霞繚繞。隨來往。寒暑無侵。不記年。詩曰。去來自在任優游。也無恐怖也。無愁極樂場中。俱坦蕩。大千之裏。沒春秋。佛祖居於靈山大雷音寶刹之間。一日。喚聚諸佛。阿羅揭諦。菩薩金剛。比丘僧尼等衆。曰。自伏乖猴。安天之後。我處不知年月。料凡間有半千年矣。今值孟秋。望日。我有一寶盆。具設百樣奇花。千般異果等物。與汝等享。此孟蘭盆會如何。概衆一個個合掌。禮佛三匝。領會。如來却將寶盆中。花果品物。着阿羅拈。捧定。着迦葉佈散。大衆感激。各獻詩。伸謝。偈。詩曰。福星光耀世尊前。福納彌深遠。更綿福德無疆。同地久福。緣有慶。與天誼。福田廣種年年成。福海供深歲歲堅。福滿乾坤多福蔭。福增無量永周全。律詩曰。緣重如山彩鳳鳴。緣隨時泰視長庚。緣添萬斛身康健。緣享千鍾世太平。緣律齊天還永固。緣名似海更澄清。緣思遠。繼多瞻仰。後裔無邊萬國榮。壽詩曰。壽星獻彩對如來。壽域光華自此開。壽果滿盤生瑞靄。壽花新採插蓮臺。壽詩清雅多奇妙。壽曲調音按美才。壽命延長同日月。壽如山海更悠哉。衆菩薩獻畢。因請如來明示根本。指解源流。那如來微開普口。敷演大法。宣揚正果。講的是三乘妙典。五蘊楞嚴。但見那天龍圍繞。花雨繽紛。正是釋心。耶照千江月。真性清涵萬里天。如來講畢。對衆言曰。我觀四大部洲。衆生善惡。各方不一。東勝神州者。敬天敬地。

心爽氣平。北銜盧洲者。雖好殺生。祇因糊口。性拙情疎。無多作踐。我西牛賀洲者。不食不殺。養氣解靈。雖無上真人。固壽。但那南瞻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凶場。是非惡海。我今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爲善。諸菩薩聞言。合掌皈依。向佛前問曰。如來有那三藏真經。如來曰。我有法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三藏。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我待要送上東土。臣耐那方衆生愚癡。毀謗真言。不識我法門之要旨。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麼得一個有法力的去東土尋一個善信。教他苦歷千山。遠經萬水。到我處求取真經。永傳東土。勸化衆生。却乃是個山大的福緣。海深的善慶。誰肯去走一遭來。常有觀音菩薩。行近蘆臺。禮佛三匝。道弟子不才。願上東土尋一個取經人來也。請衆擡頭觀看。那菩薩理圓四德。智滿金身。纓絡垂珠翠。香環結寶明。爲一巧疊盤龍髻。繡帶輕飄彩鳳翎。碧玉紐。紫羅袍。祥光籠罩。錦袈裟。金絲索。瑞氣遮。迎眉如小月。眼似雙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點紅。淨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楊歲歲青。解入難度草生大慈憫。故鎮太山居南海。救苦尋聲。萬稱萬應。千聖千靈。蘭心欣紫竹。蕙性愛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惠主。潮音洞裏活觀音。如來見了。心中大喜道。別個是也。去不得。須是觀音尊者。神通廣大。方可去得。菩薩道。弟子此去東土。有甚言語吩咐。如來道。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許在霄漢中行。須是要半雲半霧。目過山水。謹記程途。遠近之數。叮嚀那取經人。但恐善信難行。我與你五件寶貝。卽命阿儂。迦葉。取出錦襴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對菩薩言曰。這袈裟。錫杖。可與那取經人親用。若肯堅心來此。穿我的袈裟。免墮輪迴。持我的錫杖。不遭毒害。這菩薩皈依拜頌。如來又取三個箍兒。遞與菩薩。道此寶喚做緊箍兒。雖是一樣三個。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緊禁的咒語三篇。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你須是勸他學好。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他若不伏使喚。可將此箍兒與他帶在頭上。自然見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眼脹頭痛。腦門皆裂。管教他人我門來。那菩薩聞言。踴躍作禮而退。卽喚惠岸行者。隨行。那惠岸使一條渾鐵棍。重有千斤。只在菩薩左右。作一個降魔的大力士。菩薩遂將錦襴袈裟。作一個包裹。令他背了。菩薩將金箍藏了。執了錫杖。徑下靈山。這一去。有分教。佛子還來歸本願。金蟬

長老裏將檀那菩薩到山脚下有玉真觀金頂太仙。在觀門首接住。請菩薩獻茶。菩薩不敢久停。對大仙曰。今領如來法旨。上京土尋取經人去。大仙道。取經人幾時方到。菩薩道。未定。約摸二三年間。或可至此。遂辭了大仙。半雲半霧。約記程途。有詩爲證。詩曰。萬里相尋自不言。却云誰得意。難全求人。忽若渾如此。是我平生豈偶然。傳道有方成。妄語說明無信也。慮傳願傾肝膽。尋相識。料想前頭必有緣。師徒二人正走間。忽然見弱水三千。乃是流沙河界。菩薩道。徒弟呀。此處却是難行。取經人獨骨凡胎。如何得渡。惠岸道。師父。你看河有多遠。那菩薩停雲步看時。只見東連沙漠。西抵詩番。南連爲戈。北通鞬韉。經過有八百里遙。上下有千萬里遠。水流一似地翻身。浪滾却如山聳背。洋洋浩浩。漫漫茫茫。十里遙聞萬丈洪。仙槎難到此。蘆葉莫能浮。草斜陽流曲浦。黃雲影日暗長堤。那裏得客商來往。何曾有漁叟依樓。平沙無雁落。遠岸有猿啼。只是紅蕖花繁知景色。白蘋香細任依依。菩薩正然點看。只見那河中。潑刺一聲響。水波裏跳出一個妖魔來。十分醜惡。他生得青不青。黑不黑。晦氣色臉。長不長。短不短。赤脚筋軀。眼光閃爍。好似電底雙燈。口角丫叉。就如屠家火鉢。鋒牙撐劍。刃紅髮亂蓬鬆。一聲叱咤。如雷吼。兩脚奔波。似滾風。那怪物手執一根寶杖。走上岸。就捉菩薩。却被惠岸掣渾鐵棒攔住。喝聲休走。那怪物就持寶杖來迎。兩個在流沙河邊。這一場惡殺。真個驚人。木吒掣鐵棒。護法顯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雙條銀蟒河邊舞。一對神僧岸上沖。那一個威鎮流沙。施本事。這一個力保觀音。建大功。那一個翻波躍浪。這一個吐霧噴雲。翻波躍浪。乾坤暗。吐霧噴雲。日月昏。那個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這個渾鐵棒。却就如臥道的黃龍。那個使將來。尋蛇撈草。這個丟開去。撲鷄分松。只殺得昏漠漠。星辰燦爛。騰騰天地。朦朦那個久住弱水。惟他狠。這個初出靈山第一功。他兩個來來往往。戰上數十合。不分勝負。那怪物架住了鐵棒。道。你是那裏和尚。敢來與我抵敵。木吒道。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吒。惠岸行者。今保我師父往東土尋取經人去。你是何怪。敢大膽阻路。那怪方纔醒悟道。我記得你跟南海觀音在紫竹林中修行。你爲何來此。木吒道。那岸上不是我師父。怪物聞言。連聲啞啞。收了寶杖。讓木吒掖了去。見觀音。納頭下拜。告道。菩薩恕我之罪。待我告訴我。不是妖邪。我是靈

霄殿下侍鑾輿的捲簾大將，只因在蟠桃會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盞，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貶下界來，變得這般模樣。又教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我胸脅百餘下方回。故此這般苦惱，沒奈何，饑寒難忍。三二日間，出波濤，一箇行人食用，不期今日無知，沖撞了大慈菩薩。菩薩道：你在天有罪，既貶下來，今又這等傷生，正所謂罪上加罪。我今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何不入我們來，皈依善果，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經，我教飛劍不來穿你，那時節功成免罪，復你本職。心下如何？那怪道：我願皈依正果，乃向前道：菩薩，我在此間吃人無數，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這個水，鵝毛也不能浮，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為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悶時拿來頑耍。這去，但恐取經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壞了我的前程也？菩薩曰：豈有不到之理？你可將骷髏兒掛在頭項下，等候取經人，自有用處。怪物道：既然如此，願領教誨。菩薩方與他摩頂受戒，指沙為姓，就姓了沙。起個法名，叫做沙悟淨。當時入了法門，送菩薩過了河，他洗心滌慮，再不傷生，專專取經人。菩薩與他別了，同木吒徑奔東土，行了多時，又見一座高山，山上有惡氣遮漫，不能步上。正欲駕雲過山，不覺狂風起，風又閃上一個妖魔，他生得又甚兇險，捲上蓮蓬，吊搭嘴，耳如蒲扇，顯金睛，獠牙鋒利，如鋼劍，長嘴張開似火盆，金箍緊繫腮邊，帶勒甲絲，纏繞鎖鑰，手執釘耙，龍探爪，腰撈彎弓，月半輪，糾糾威風，欺太歲，昂昂志氣，壓天神。他揀上來，不分好歹，望菩薩舉釘耙，就築。被木吒行者攔住，大喝一聲道：那潑怪，你不得無禮，看棒！妖魔道：這和尚不知死活，看棒！兩個在山底下一沖一撞，賭關輪贏，真好殺妖魔，狂狂惡惡，岸威能，鐵棒分心，搗釘耙劈面，迎播土揚塵，天地暗，飛沙走石，鬼神驚，九齒鎗，光耀耀，雙環響，一條棒，黑悠悠，兩手飛騰。這個是天王太子，那與是元帥精靈？一個在普陀為護法，一個在山洞作妖魔。這場相遇，爭高下，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他兩個正殺到好處，觀世音在半空中，拋下蓮花，隔開絕杖怪物，見了心驚，便問：你是那裏和尚，敢弄甚麼眼前花，哄我木吒道：我把你這個肉眼凡胎的潑物，我是南海菩薩的徒弟。這是我師父拋來的蓮花，你也不認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薩，可是掃三災，救人難的觀世音麼？木吒道：不是他，是誰？怪物撇了釘耙，納頭下

穆道老兄，菩薩在那裏，累煩你引見一引見。木吒何面指道：「那不是怪物朝上磕頭，厲聲高叫道：『菩薩，恕罪，恕罪。』」觀音按下雲頭，前來問道：「你是那裏成精的野豕，何方作怪的老處，敢在此間攔我？那怪道：『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處。我本是天河裏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鐵，貶大廳凡一靈真性，竟來奪命投胎。不期錯了道路，投在個母豬胎裏，變得這般模樣。是我咬殺母猪，打死羣豕，在此處占了山場。吃人度日，不期撞着菩薩，萬幸拔救，拔救菩薩道：『此山叫做甚麼山怪物道：『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雲棧洞，裏原有個卵二姐，他見我有些武藝，招我做個家長，又喚做倒踏門。不上一年，他死了，將一洞的家當盡歸我用。在此日久年深，沒有個膽身的勾當，只是依本等吃人度日。萬望菩薩恕罪。』菩薩道：『古人云：『若要前程，莫做沒前程。你既上界違法，今又不改凶心，傷生造孽，却不是二罪俱罰。』那怪道：『前程若依你，叫我喝風，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殺，依着佛法餓殺去也。』去也，還不如捉個行人，肥膩膩的吃他家娘，苦甚麼。』二罪三罪，千罪萬罪。菩薩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汝若肯歸依正果，自有養身之虞。世有五穀，儘能濟飢，為何吃人度日？怪物聞言，似夢方覺，向菩薩道：『我欲從正，奈何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菩薩道：『我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可跟他做個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求將功折罪。』」

「你脫離災瘴，那怪滿口道：『願隨。』願隨菩薩，總與他摩頂受戒，指身為姓，就姓了豬，替他起個法名，就叫『做豬悟能』。遂此領命歸真，持齋把素，斷絕了五葷三厭，專候那取經人。菩薩却與木吒辭了悟能，半與雲霧前來，正走處，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菩薩，近前問道：『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那龍道：『我是西海龍王敖閔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我父王奏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誅。望菩薩搭救。』

「觀音聞言，即與木吒撞上天門裏，早有丘張二天師接着，問道：『何往？』菩薩道：『貧僧要見玉帝一面。』二天師即忙上奏，玉帝遂下殿迎接。菩薩上前禮畢，道：『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路過孽龍懸吊，特來啟奏，饒他性命，賜與貧僧，教他與取經人做個腳力。』玉帝聞言，即傳旨赦宥，差天特解放，送與菩薩。菩薩謝恩而出，這小龍叩頭謝活命之恩，聽從菩薩使喚。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只等取經人來，變做白馬。上西方立功，小龍領命潛身。

不題。菩薩帶引木吒行者過了此山，又奔東土，行不多時，忽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木吒道：「師父，那放光之處，乃是五行山了。見有如來的壓帖在那裏。」菩薩道：「此却是那攪亂蟠桃會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今乃壓在此也。木吒道：「正是。正是。師徒俱上山來，觀看帖子，乃是噯嘛呢叭唵吽六字真言。菩薩看罷，歎惜不已，作詩一首，詩曰：堪歎妖猴不奉公，當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攪亂蟠桃會，大膽私行兜率宮。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有違我佛如來因，何日舒伸再顯功。師徒們正說話，真早驚動了那大聖。大聖在山根下，高叫道：「是那個在山上吟詩，揭我的短哩？」菩薩聞言，竟下山來尋看，只見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監押大聖的天將，都來拜接了菩薩，引至那大聖面前。看時，他原來壓於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動。菩薩道：「姓孫的，你認得我麼？」大聖睜開火眼金睛，點着頭兒高叫道：「我怎麼不認得你？你好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難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承看顧，承看顧。我在此度日如年，更無一個相知的來看我。一看你從那裏來也？」菩薩道：「我奉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從此經過，特留殘步看你。」大聖道：「如來哄了我，把我壓在此山五百餘年了，不能展揮，萬望菩薩方便一二，救我老孫一救。」菩薩道：「你這廝罪業彌深，救你出來，恐你又生禍害，反為不美。」大聖道：「我已知悔了，但願大慈悲，指條門路，情願修行，這纔是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那菩薩聞得此言，滿心歡喜，對大聖道：「聖經云：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東土大唐國尋一個取經的人來，叫他救你。你可跟他做個徒弟，秉教伽持，入我佛門，再修正果。如何？」大聖連聲道：「願去，願去。」菩薩道：「既有善果，我與你起個法名。」大聖道：「我已有了，做叫孫悟空。」菩薩又喜道：「我前面也有二人歸降，正是悟字排行。你今也是悟字，却與他相合甚好。甚好。這等也不消叮囑我去也。」那大聖見性明心，歸佛教，這菩薩留情在，意訪神僧，他與木吒離了此處，一直東來。不一日，就到了長安大唐國，敕寫收雲，師徒們變作兩個疥癩遊僧，入長安城裏，竟不覺天曉，行至大市街旁，見一坐土地廟祠，二人徑進，說得那土地心慌，鬼兵膽戰，知是菩薩，叩頭接入。那土地又急跑報與城隍社令，及滿長安城各廟神祇，都來參見，告道：「菩薩怒衆接連之罪，菩薩道：『沒等不可

走漏消息。我奉佛旨。特來此處尋訪取經人。借你廟宇。權住幾日。待訪着真僧。即同衆神各歸本處。把個土地。趕在城隍廟裏暫住。他師徒們。隱遁真形。畢竟不知尋出那個取經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陳光蕊赴任逢災

紅流僧復雜報本

話說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州花似錦。入水邊城流。真個是名勝之邦。彼時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貞觀。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寧靜。應依古法。開立選場。招取賢士。擢用人材。以資化理。太宗道賢卿所奏有理。就傳招賢文榜。頒布天下。各府州縣。不拘軍民人等。但有讀書儒流。文義明暢。三場精通者。前赴長安應試。榜行至海州地方。有一人。姓陳名萼。表字光蕊。見了此榜。即時回家。對母親張氏道。朝廷頒下黃榜。詔開南省。考取賢才。孩兒意欲前去應試。倘得一官半職。顯親揚名。封妻蔭子。光耀門閥。乃兒之志也。特此稟告母親前去。張氏道。我兒讀書人。幼而學。壯而行。正該如此。但去赴舉路上。須要小心。得了官。早回來。光蕊便吩咐家僮收拾行李。即拜辭母親。趨程前進。到了長安。正值大開選場。光蕊就進場。考舉中選。及廷試三策。唐王御筆親賜狀元。跨馬遊街三日。不期遊到丞相殷開山門首。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喚溫嬌。又名滿堂嬌。未曾婚配。正高結綵樓。拋打繡毬。卜好適值陳光蕊在樓下經過。小姐一見光蕊人材出衆。知是新科狀元。心內十分歡喜。將繡毬拋下。恰打着光蕊的烏紗帽。猛聽得一派簫笙細樂。十數個婢妾。走下樓來。把光蕊馬頭。挽住。迎狀元入相府成婚。那丞相和夫人。即時出堂。喚賓人贊禮。將小姐配與光蕊。拜了天地。夫妻交拜畢。又拜了岳丈岳母。丞相吩咐安排酒席。歡飲一宵。二人同攜素手。共入蘭房。次日五更三點。太宗駕坐金鑾寶殿。文武衆臣趨朝。太宗問道。新科狀元陳光蕊。應授何官。魏徵丞相奏道。臣查所屬縣州郡。有江州缺官。乞我主授他此職。太宗就命爲江州州主。即令收拾起身。勿候限期。光蕊謝恩出朝。回到相府。與妻商議。拜辭岳丈岳母。同妻前赴江州之任。離了長安。登途。正是暮春天氣。和風吹柳綠。細雨點花紅。光蕊便道。回家。同妻交拜母親張氏。張氏

道恭喜我兒。且又娶親回來。光蕊道：孩兒叨賴母親福庇，忝中狀元，欽賜遊街。經過丞相府門前，遇拋打繡鞋。適中蒙丞相即將小姐招孩兒為婿，朝廷除孩兒為江州州主。今來接取母親，同去赴任。張氏大喜，收拾行程。在路數日，前至萬花店劉小二家安下。張氏身體忽然染病，與光蕊道：我身上不安，且在店中調養兩日，再去。光蕊遵命。至次日早晨，見店門前有一人提着個金色鯉魚，叫賣。光蕊即將一貫錢買了，欲待烹與母親吃。只見鯉魚閃閃晰晰，光蕊驚異道：聞說魚蛇晰晰，必不是等閑之物。遂問漁人道：這魚那裏打來的？漁人道：離府十五里，洪江內打來的。光蕊就把魚送在洪江裏去放了。生回店對母親道：知此事。張氏道：放生好事，我心甚喜。光蕊道：此店已住三日了，欽限緊急，孩兒意欲明日起身。不知母親身體好否？張氏道：我身子不快。此時路上炎熱，恐添疾病。你可這裏賃間房屋，與我暫住，付些盤纏在此。你兩口兒先上任去。候秋涼却來接我。光蕊與妻商議，就租了屋宇，付了盤纏，與母親同妻拜辭前去。途路艱苦，曉行夜宿，不覺已到洪江渡口。只見船子劉洪、李彪二人，撐船到岸迎接。也是光蕊前生合當有此災難，撞着這冤家。光蕊令家僮將行李搬上船去。夫妻正齊齊上船，那劉洪睜眼看見般小姐面如滿月，眼似秋波，櫻桃小口，綠柳彎腰，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陡起狼心，遂與李彪設計，將船撐至沒人煙處，候至夜靜三更，先將家僮殺死，次將光蕊打死，把尸首都推在水裏去了。小姐見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將身赴水。劉洪一把抱住道：你若從我，萬事皆休。若不從時，一刀兩斷。那小姐尋思無計，只得權時應承。顧了劉洪，那把賊船渡到南岸，將船付與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帶了官憑，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却說劉洪殺死的家僮屍首，順水流去。惟有陳光蕊的屍首，沉在水底不動。有洪江口巡海夜叉，見了星夜飛報龍宮。正位龍王升殿，夜叉報道：今洪江口不知甚人，把一個讀書士子打死，將屍撇在水底。龍王叫將屍撿來，放在面前仔細一看，道：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如何被人謀死？常言道：恩將恩報。我今日須索救他性命。以報日前之恩。即寫下諫文一道，差夜叉徑往洪州城隍土地處投下，要取秀才魂魄來，救他的性命。城隍土地遂喚小鬼把陳光蕊的魂魄交付與夜叉去。夜叉帶了鬼魂，到水晶宮裏，見了龍王。龍王問道：你這秀才姓甚

名誰何方人氏，因何到此，被人打死，光蕊施禮道：小生陳萼，表字光蕊，係海州弘農縣人，忝中新科狀元，叨授江州州主，同妻赴任，行至江邊上船，不料船子劉洪貪謀我妻，將我打死拋屍，乞大王救我一救，龍王聞言道：原來如此，先生，你前者所放金色鯉魚，即我也，你是救我的恩人，你今有難，我豈有不救你之理，就把光蕊屍身安置一壁口內，含一顆定顏珠，休教損壞了，日後好還魂報仇，又道：汝今真魂權且在我水府中做個樞領，光蕊叩頭拜謝，龍王設宴相待，不題，却說殷小姐痛恨劉賊，恨不食肉療皮，只因身懷有孕，未知男女，萬不得已，都且勉強相從，轉盼之間，不覺已到江州，吏書門役俱來迎接，所屬官員，公堂設宰相，劉洪道：學生到此，全賴諸公大力匡持，屬官答道：堂尊大魁高才，自然視民如子，款簡刑情，我等合屬有賴，何必過謙，公宴已罷，眾人各散，光陰迅速，一日劉洪公事遠出，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在花亭上感歎，忽然身體困倦，腹內疼痛，暈悶在地，不覺生下一子，耳邊有人囑曰：滿堂嬌聽吾叮囑，吾乃南極星君奉觀音菩薩法旨，特送此子與你，異日聲名遠大，非比尋常，劉賊若回，必害此子，汝可用心保護，汝夫已得龍王相救，日後夫妻相會，子母團圓，雪冤報仇，有日也，謹記吾言，快醒快醒，言訖而去，小姐醒來，句句記得，將子抱定，無計可施，忽然劉洪回來，一見此子，便要掩殺，小姐道：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拋棄江中，幸喜次早，劉洪忽有緊急公事遠出，小姐暗思：此子若待賊人回來，性命休矣，不如及早拋棄江中，聽其生死，倘或皇天見憐，有人救得，收養此子，他日還得相逢，但恐難以識認，即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一紙，將父母姓名跟脚原由，備細開載，又將此子左腳上一個小指，用口咬下，以為記驗，取貼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乘空抱出衙門，幸喜官衙離江不遠，小姐到了江邊，大哭一場，正欲拋棄，忽見江岸岸側飄起一片木板，小姐即朝天拜禱，將此子安在板上，用帶縛住，血書繫在胸前，推放江中，聽其所之，小姐含淚回衙，不題，却說此子在木板上，順水流去，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那金山寺長者叫做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已得無生妙訣，正當打坐參禪，忽聞得小兒啼哭之聲，一時心動，急到江邊觀看，只見涯邊一片木板上，睡着一個嬰兒，長老慌忙救起，見了懷中血書，方知來歷，取個乳名叫做江流，託人撫養，血書緊緊收藏，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

江流年長一十八歲，長老就叫他削髮修行，取法名爲玄奘。摩頂受戒，緊心修道。一日，法喜天氣，衆人同在松陰之下，講經參禪，談說奧妙。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難倒，和尚大怒，罵道：「你這業畜，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認，還在此搗甚麼鬼。」玄奘被他罵出這般言語，入寺跪告師父。眼淚雙流，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稟陰陽而資五行，盜由父生，母養，豈有爲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再三哀告，求問父母姓名。長老道：「你真個要尋父母，可隨我到方丈裏來。」玄奘就跟着方丈長老到重梁之上，取下一個小匣兒，打開來，取出血書一紙，汗衫一件，付與玄奘。玄奘將血書拆開讀之，纔備細曉得父母姓名，並冤仇事跡。玄奘讀罷，不覺哭倒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何以爲人？」十八年來，不識生身父母，至今日方知有母親，此身若非師父撈救，撫養安有今日？容弟子去尋見母親，然後頭頂香盆，重建殿宇，報答師父之深恩也。」師父道：「你要去尋母，可帶這血書與汗衫前去，只做化緣，徑往江州私衙，緣得你母親相見。」玄奘領了師父言語，就做化緣的和尙，徑至江州，適值劉洪有事出外，也是天教他母子相會。玄奘就直至私衙門口抄化，那殷小姐原來夜間得了一夢，夢見月缺再圓，暗想道：「我婆婆不知音信，我丈夫被這賊謀殺，我的兒子拋在江中，倘若有人收養，算來有十八歲矣。或今日天教相會，亦未可知。」正沉吟間，忽聽私衙前有人念經，連叫抄化。小姐又乘便出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玄奘答道：「貧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長者的徒弟。小姐道：「你既是金山寺長者的徒弟，叫進衙來，將齋飯與玄奘吃，仔細看他舉止言談，好似與丈夫一般。」小姐將從婢打發開去，問道：「你這小師父，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中年出家的？」姓甚名誰？」可有父母否？」玄奘答道：「我不是自幼出家，我也不是中年出家。我說起來，寬有天來大仇，有海樣深。我父被人謀死，我母親被賊人占了，我師父法明長老教我在江州衙內尋取母親。小姐問道：「母姓甚？」玄奘道：「我母姓殷，名喚溫嬌。我父姓陳，名光蕊。我小名叫做江流，法名是取爲玄奘。小姐道：「溫嬌就是我，但你今有何憑據？」玄奘聽說是他母親，雙膝跪下，哀哀大哭。我娘若不信，見有血書汗衫爲證。溫嬌取過一看，果然是真。母子相抱而哭，就叫我兒快去。玄奘道：「十八年不識生身父母，今朝纔見母親，教孩兒如何割捨？」小姐道：「我兒，你火速抽身前去，劉賊若回，他必害你性命。我明日假裝一

病只說先年曾許捨百雙僧鞋來你寺中還願。那時節我有話與你說。玄奘依言拜別。却說小姐自見兒子之後。心內一憂一喜。忽一日推病。茶飯不吃。臥於牀上。劉洪歸衙。問其原因。小姐道：我幼時曾許下一願。許捨僧鞋一百雙。於五日之前。夢見個和尚。手執利刃。要索僧鞋。便覺身子不快。劉洪道：這些小事。何不早說。隨升堂。吩咐王左衛。李右衛。江州城內百姓。每家要辦僧鞋一雙。限五日內完納。百姓俱依。派完納訖。小姐對劉洪道：僧鞋做完。這裏有甚麼寺院。好去還願。劉洪道：這江州有個金山寺。焦山寺。聽你在那個寺裏去。小姐道：久聞金山寺好個寺院。我就往金山寺去。劉洪即喚王李二衛。辦下船隻。小姐帶了心腹人。同上了船。船子將船撐開。就投金山寺去。却說玄奘回寺。見法名長老。把前項說了一遍。長老甚喜。次日。只見一個丫鬟。到說夫人來寺還願。衆僧都出寺迎接。小姐徑進寺門。參了菩薩。大設齋粥。喚了養將僧鞋。裹襪。托於盤內。來到法堂。小姐復拈心香禮拜。就教法明長老分俵與衆僧去訖。玄奘見衆僧散了。法堂上更無一人。他却近前跪下。小姐叫他脫了鞋襪。看時。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個小指頭。當時兩個又抱住而哭。拜謝長老養育之恩。法明道：汝今母子相會。恐奸賊知之。可速速抽身回去。庶免其禍。小姐道：我兒。我與你一隻香環。你徑到洪州西北地方。約有一千五百里之程。那裏有個萬花店。當時留下婆婆張氏在那裏。是你父親生身之母。我再寫一封書與你。徑到唐王皇城之內。金殿左邊。殿開山丞相家。是你母生身之父母。你將我的書遞與外公。叫外公奏上唐王。統領人馬。擒殺此賊。與父報仇。那時纔救得老娘身子出來。我今不敢久停。誠恐賊漢怪我歸遲。便出寺登舟而去。玄奘哭回寺中。告過師父。即時拜別。徑往洪州。來到萬花店。問那店主劉小二道：昔年江州陳客官。有一母親住在你店中。如今好麼。劉小二道：他原在我店中。後來昏了眼。三四年並無店租。還我。如今在南門頭一個破瓦窰裏。每日上街叫化度日。那客官一去許久。到如今音無信息。不知爲何。玄奘聽罷。即時問到南門頭。破瓦窰裏。尋着婆婆。婆婆道：你聲音好似我兒。陳光蕊。玄奘道：我不是陳光蕊。我是陳光蕊的兒子。溫嬌小姐是我的娘。婆婆道：你爹娘怎麼不來。玄奘道：我爹爹被強盜打死了。我娘被強盜霸佔爲妻。婆婆道：你怎麼曉得來尋我。玄奘道：是我娘着我來尋婆婆。我娘有

書在此。又有香環一隻。那婆婆接了書。並香環。放聲痛哭道：「我兒爲功名到此。我只道他背義忘恩。那知他被人謀死。且喜皇天憐念。不絕我兒之後。今日還有孫子來尋我。玄奘問婆婆的眼如何。都昏了。婆婆道：「我因思量你父親。終日懸謀。不見他來。因此上哭得兩眼都昏了。玄奘便跪倒。向天禱告道：「念玄奘一十八歲。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今日領母命來尋婆婆。天若憐鑒。弟子誠意。保我婆婆雙眼復明。祝罷。就將舌尖與婆婆噙眼。須臾之間。雙眼睜開。仍復如初。婆婆觀了。小和尚道：「你果是我的孫子。恰和我兒子光蕊形容無二。婆婆又喜又悲。玄奘就領婆婆出了塞門。還到劉小二店內。將些房錢。賃屋一間。與婆婆棲身。又將盤纏與婆婆道：「我此去。只月餘。就回。隨即辭了婆婆。徑往京城。尋到皇城東街。殷丞相府上。與門上人道：「小僧是親戚。來探相公門上人。稟知丞相。丞相道：「我與和尚並無親眷。夫人道：「我昨夜夢見我女兒滿堂嬌來家。莫不是女婿有書信回來也。丞相便教請小和尚來到廳上。小和尚見了丞相與夫人。哭拜在地。就懷中取出一封書來。遞與丞相。丞相拆開。從頭讀罷。放聲痛哭。夫人問道：「相公有何事故。丞相道：「這和尚是我與你的外孫。女婿陳光蕊被賊謀死。滿堂嬌被賊強占。爲妻。夫人聽罷。亦痛哭不止。丞相道：「夫人休得煩惱。來朝奏知主上。親自統兵。定要與女婿報仇。次日。丞相入朝。啓奏唐王曰：「今有臣婿狀元陳光蕊。帶領家小。江州赴任。被賄子劉洪打死。占女爲妻。假冒臣婿。爲官多年。事屬異變。乞陛下立發人馬。勦除賊寇。唐王見奏大怒。就發御林軍六萬。着殷丞相督兵前去。丞相領旨出朝。即往教場內點了兵。徑往江州。建發曉行夜宿。星落為飛。不覺已到江州。殷丞相兵馬。俱在北岸下了營寨。星夜令金牌下戶。喚到江州同知州判二人。丞相對他說知此事。叫他提兵相助。一同過江而去。天寒未明。就把劉洪衙門圍了。劉洪正在夢中。聽得火砲一響。金鼓齊鳴。衆兵殺進私衙。劉洪措手不及。早被擒住。丞相傳下軍令。將劉洪一千人犯。押赴法場。令衆軍俱在城外安營去了。丞相直入衙內。正廳坐下。請小姐出來相見。小姐欲待要出。羞見父親。就要自縊。玄奘聞知。急急將女解救。雙膝跪下。對母道：「兒與外公統兵至此。與父報仇。今日賊已擒捉。母親何故反要尋死。母親若死。孩兒豈能存乎。丞相亦進衙勸解。小姐道：「吾聞婦人從一而終。痛夫已被賊人所殺。豈可再願。」

從賊止因遺腹在身只得忍恥偷生。今幸兒已長大，又見老父提兵報仇，爲女兒者有何面目相見。惟有一死以報丈夫耳。丞相道：此非我兒以威衰改節，皆因出手不得已，何得爲取。父子相抱而哭。玄奘亦哀哀不止。丞相拭淚道：你二人且休煩惱，我今已擒捉仇賊，且去發落去來，即起身到法場，恰好江州同知亦差哨兵拿獲水賊李彪，解到丞相大喜，就令軍卒押過劉洪、李彪，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狀，招了先年不合謀死陳光蕊情由。先將李彪釘在木樁上，推去市曹，剮了千刀。梟首示衆，訖把劉洪拿至江渡口，先年打陳光蕊處，丞相與小姐三人親到江邊，望空祭奠，活剝取劉洪心肝祭了光蕊，燒了祭文一道。三人望江痛哭，早已驚動水府，有巡海夜叉將祭文呈與龍王，龍王看罷，就差蟹元帥去請光蕊到來道：先生恭喜，恭喜，今自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俱在江邊祭你，我今送你靈魂去也。再有如意珠一顆，走盤珠二顆，絞綯十端，明珠玉帶一條，奉送你今日便可夫妻子母相會也。光蕊再三拜謝龍王，就令夜叉將光蕊屍身送出江口，還魂夜叉領命而去，却說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又欲將身赴水而死，慌得玄奘拚命扯住，正在倉皇之際，忽見水面上一個死屍浮來，靠近江岸之旁，小姐忙向前認看，認得是丈夫的屍首，一發恸啣大哭不已。衆人俱來觀看，只見光蕊舒拳伸脚，身子漸漸展動，忽地爬將起來，坐下。衆人不勝驚駭，光蕊睜開眼，早見殷小姐與丈人殷丞相同着小和尚，俱在身邊啼哭。光蕊道：你們爲何在此？小姐道：因被賊人打死，後來妾身生下此子，幸遇金山寺長老撫養長大，尋我相會，我教他去尋外公。父親得知，奏聞朝廷，統兵到此，拿住賊人，適纔生取心肝，望空祭奠我夫，不知我夫怎生又得還魂。光蕊道：皆因我與你青年在萬花店時，買放了那尾金魚，誰知那鯉魚就是此虞龍王，後來逆賊把我推在水中，全虧得他救我，方纔又賜我還魂，送我寶物，俱在身上，更不想你生下這兒子，又得岳丈爲我報仇，真是苦盡甘來，莫大之喜。衆官聞知，都來賀喜，丞相就令安排酒席，答謝所屬官員，即日軍馬回程，來到萬花店，那丞相傳令安營，光蕊便同玄奘到劉家店尋婆婆，那婆婆當夜得了一夢，夢見枯木開花，屋後喜鵲頻頻喧噪，想道：莫不是我孫兒來也。說猶未了，只見店門外，光蕊父子齊到，小和尚指道：這不是俺婆婆。光蕊見了老母，連忙拜倒，母子抱頭

痛哭一場。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算還了小二店錢。起程回到京城。進了相府。光蕊同小姐與婆婆。文獎都來見了夫人。夫人不勝之喜。吩咐家僮。大排筵宴。賀丞相道。今日此宴。可取名爲團圓會。真正合家歡樂。次日早朝。唐王登殿。殷丞相出班。將前後事情。備細啓奏。並薦光蕊才可大用。唐王准奏。卽命陞陳萼爲學士之職。隨朝理政。文獎立意。安得送在洪福寺內修行。後來殷小姐畢竟從容。自盡。文獎自到金山寺中。報答法明長老。不知後來事體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老龍王擄計犯天條

魏丞相遺書託冥吏

都城大國寶堪觀。入水周流。逸四山多。少帝王興此處。古來天下說長安。此單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川花似錦。入水總城流。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骨梳樓。華夷圖上看。天下最爲頭。真是個奇勝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龍集。貞觀此時。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且不說他駕前有安邦定國的英豪。與那創業爭疆的傑士。却說涇河岸邊。有兩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稍。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一日。在長安城裏。賣了肩。上柴。貨了籃中。鮑。同入酒館之中。吃了半甌。各搗一瓶。順涇河岸邊。徐步而回。張稍道。李兄。我想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爲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鳳的。袖蛇而走。算起來。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隨緣而過。李定道。張兄說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張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有一蝶戀花詞。爲證。烟波萬里。扁舟小。靜依孤篷。西施聲。音。總。憐。流。心。名利。少。閒。攀。惹。穗。兼。葭。草。數。點。沙。鷗。堪。樂。道。柳。岸。蘆。灣。棹。子。同。歡。笑。一。覺。安。眠。風。浪。宿。無。榮。無。辱。無。煩惱。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個蝶戀花詞。爲證。雲林一段。松花滿。默聽鶯啼。巧舌如調管。紅瘦綠肥。春正暖。依然夏至光陰轉。又值秋來容易換。黃花香。堪供。翫。迅速。嚴冬。如指。捻。迢迢。四季。無人。付。漁翁。道。你的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鷓鴣天爲證。仙鄉雲水足。生涯擺擗橫。舟便是家。活剗。鱸。鱸。菜。綠。蟹。旋。蒸。蟹。殼。殼。紅。蝦。青。蘆。筍。水。荇。芽。菱。角。鵝。頭。更。可。誇。嬌。藕。老。蓮。芹。葉。嫩。慈。菇。茭。白。烏。英。花。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

山裏我弄些好物，亦有一鴈鴿，天爲證。崔魏峻嶺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醜臘鴉鵲強盤餐，糜祀兔鹿勝魚蝦。香椿菜，黃辣芽，竹笋山茶更可誇。紫李紅桃梅杏熟，甜梨酸棗木樨花。漁翁道：你山青真個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子一首。一葉小舟隨所寓，萬疊煙波無恐懼。垂釣撒網捉鮮鱸，夜餐膩膷有味。老婆稚子團圓會，魚多又貨長安市。換得香醪吃個醉，雙衣當被臥秋江。野軒睡，無憂慮，不戀人間榮與貴。樵子道：你水秀還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子一首。昨會數椽山下蓋，松竹梅蘭真可愛。穿林越嶺覓乾柴，沒人怪從我賣。或少或多憑世界，將錢沽酒隨心快。瓦鉢磁甌殊自在，甌甌醉了臥松陰。無掛礙，無利害，不管人間興與敗。漁翁道：幸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爲證。紅蕖花繁映月，黃蘆葦亂搖風。碧天清遠楚江空，牽攬一潭星動。入網大魚作隊，吞鉤小鯽成羣。得來烹煮味備濃，笑傲江湖打網樵夫道：張兄，你水上還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爲證。敗葉枯藤滿路，破梢老竹盤山。女蘿乾葛亂牽攀，折取收繩殺擔。蟲蛀空心榆柳，風吹斷頭松檜。採來堆積備冬寒，換酒換錢從俺。漁翁道：你山中雖可比過，還不如我水秀的幽雅。有一臨江仙爲證。湖落旋移孤艇去，夜深點棹歌來。蓑衣殘月甚幽哉。宿鷗驚不起，天際彩雲開。因臥蘆洲無個事，三竿日上還捱。隨心儘意自安排。朝臣待編，怎似我寬懷。樵夫道：你水秀的幽雅，還不如我山青的更幽雅。亦有臨江仙可證。蒼颯秋高拽斧去，晚涼搖撥回來。野花插鬢更奇哉。撥雲尋跡出，待月叫門開。稚子山妻欣笑接，草牀木枕款推。蒸梨吹黍旋鋪排。羹中新釀熟，真個壯幽懷。漁翁道：這都是我兩個生意，躉身的勾當。你却沒有我閒時節的好處。有詩爲證。詩曰：閒看蒼天白鶴飛，停舟溪畔掩蒼扉。倚篷教子搓釣綫，罷棹同妻晒網圍。性定果然如浪靜，身安自是覺風微。綠簑青笠隨時着，勝掛朝中紫綬衣。樵夫道：你那閒時，又不如我的閒時好也。亦有詩爲證。詩曰：閒觀縹緲百雲飛，獨坐茅庵掩竹扉。無事訓兒開卷讀，有時對客把棋圍。喜來策杖歌芳徑，興到攜筇上翠微。草履麻鞋粗布被，心寬強似若羅衣。張稍道：幸定，我兩個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但教道詞章不爲稀罕，且各聯幾句，看我們漁樵攀話。何如？幸定道：張兄言之最妙。請兄先吟，舟停綠水烟波內，家住深山曠野中。偶愛溪橋春水漲，最憐

岩岫曉雲蒙。龍門解鯉時烹。蠱蛙乾柴日燉烘。釣網多殺堪膽老。擔編二事可容終。小舟仰臥觀飛度。草徑斜
欹聽浪鳴。口舌湯中無我分。是非海內少吾踪。溪邊掛晒罾如錦。石上重磨斧似鋒。秋月睨輝常獨釣。春山寂寂
沒人緣。魚多逐餌同。婆飲。柴利治壺共子。遂有唱自斟隨放蕩。長歌長嘆任顛風。呼兄喚弟邀船夥。率友攜朋聚
野翁。行令科拳頻遞意。拆牌道字漫傳鐘。烹蝦煮蟹刺朝趨。炒鴨燒鷄日日豐。憑婚煎茶情散淡。山妻造飯意從
容。曉來舉杖陶輕浪。日出擔柴過大衝。雨後披蓑擒活鯉。風前弄斧伐枯松。潛踪避世欺癡蠢。隱姓埋名作哑聾。
張稍道。李兄。我纔借先起句。今到我兄。也先起一聯。小弟亦當續之。風月伴狂山野漢。江湖寄傲老餘丁。清閒有
分隨澆活。口舌無聞喜太平。月夜身眠茅屋穩。天昏體蓋簪雙輕。忘情結識松梅友。樂意相交鷓鴣盟。名利心頭
無算計。干戈耳畔不聞聲。隨時一酌香醪酒。度日三餐野菜羹。兩束柴薪爲活計。一竿釣線是營生。閒呼稚子曹
銅斧。靜喚憨兒補舊罾。春到愛楊柳綠時。融喜看菰蘆青。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涼摘嫩菱。霜降鷄肥常日
宰。重陽蟹壯及時烹。冬來日上還沉睡。數九天高自不蒸。入節山中隨放性。四時湖裏任陶情。採薪耳有仙家興。
垂釣全無世俗形。門外野花香豔豔。船頭綠水浪平平。身安不說三公位。性定強如十里城。十里城高防闖令。三
公位顯聽宣聲。樂山樂水真是罕。謝天謝地謝神明。他二人既各道詞章。又相聯詩句。行到那分路去處。躬身作
別。張稍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細看虎。假若有些凶險。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李定聞言大怒道。你這廝越
懶。好朋友也奪得生死。你怎麼呢。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漫翻江。張稍道。我承世也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
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稍道。李兄。你雖這等說。你還沒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
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營生。極凶極險。隱隱暗暗。有甚麼捉摸。張稍道。你是不曉得。這長安城裏。西門街
上。有一賣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一尾金色鯉。他就與我袖傳一課。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賣卦。他教我在
涇河灣頭東邊下網。西岸拋釣。定獲滿載魚蝦而歸。明日上城來賣錢。沽酒。再與老兄相敘。二人從此敘別。這正
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聽見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轉水晶宮。慌忙報與龍

王道禱事了，禍事了，龍王問，有甚禍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河邊，只聽得兩個漁樵攀話，相別時，言語甚是利害，那漁翁說，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個賣卦先生，算得最准，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他就傳一課，教他百下百着，若依此等算准，却不將水族盡情打去，何以壯觀水府，何以躍浪翻波，輔助大王威力，龍王大怒，急提了劍，就要上長安城，誅滅這賣卦的，旁邊閃過龍子，龍孫，蝦臣，蟹士，鱗軍，師，飯少，鮑，輝，太宰，一齊啓奏道，大王且息怒，常言道，聽耳之言，不可聽信，大王此去，必有雲從，必有雨助，恐驚了長安黎庶，上天見責，大王隱顯莫測，變化無方，但只變一秀士，到長安城內，訪問一番，果有此輩，容加誅滅，不違若無此輩，可不是妄害他人也，龍王依奏，遂棄寶劍，也不與雲雨出岸上，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衣秀士，真個丰姿英偉，聲聲昂響，步履端莊，循規蹈矩，語言遵孔孟禮貌，體周文，身穿綠色羅襪，頭戴道遠一字巾，上路來，拽開雲步，竟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只見一簇人，擠擠雜雜，鬧鬧哄哄，內有高談闊論的道，屬龍的本命，屬虎的相冲，寅辰巳亥，雖稱合局，但怕的你是日犯歲君，龍王聞言，情知是賣卦之處，先上前分開衆人，草裏觀看，只見四壁珠璣，滿堂綺繡，寶鴨香無斷，磁瓶水倦清，兩邊羅列，玉樓畫座上，高懸鬼谷形，端溪硯，金煙墨，相襯着霜毫大筆，火珠林，郭璞數，謹對了臺政新經，六爻熟諳，八卦精通，能知天地理，善曉鬼神情，一樂子，午安排定，滿腹星辰佈列，清真個，那未來事，過去事，觀如月鏡，幾家興，幾家敗，鑿若神明，知凶定吉，斷死言生，開談風雨，迅下鉅鬼神，驚招牌有字，書名姓，神課先生，袁守誠，此人是誰，原來是嘗朝欽天監，袁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是也，那先生果然相貌奇儀，容秀麗，名揚大國，術冠長安，龍王入門來，與先生相見，禮畢，請龍王上坐，童子獻茶，先生問曰，公來問何事，龍王曰，請卜天上陰晴事如何，先生即袖傳一課，斷曰，雲迷山頂，霧罩林梢，若占雨，應准在明朝，龍王曰，明日甚時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龍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戲，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斷的時辰數目，我送課金五十兩奉謝，若無雨，或不按時辰數目，我與你實說，定要打破你的門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時趕出長安，不許在此惑衆，先生欣然而答，這個一定任你，請了，請了，明朝雨後來會，龍王辭別。

出長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問曰：「大王訪那費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但是一個掉嘴口討奉的先生，我問他幾時下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甚麼時辰，甚麼雨數，他就說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我與他打了個賭賽。若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破他門面，趕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減衆。衆水族笑曰：「大王是八河都總管，司雨大龍神，有雨無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造等胡言？那費卦的定是輸了，定是輸了。」此時龍子龍孫與那魚鯽蟹士正歡笑，談此事未畢，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衆掀頭上看，是一個金衣大士，手擎玉帝勅旨，竟投水府而來。慌得龍王整衣端肅，焚香接了旨。金衣力士回空而去。龍王謝恩，拆封看時，上寫着：「勅命八河總管掣電行，明朝施雨涇，普濟長安城。旨意上時辰數目，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認得那龍王魂飛魄散，少頃甦醒，對衆水族曰：「塵世上有此靈人，真個是能通天地理，却不輸與他哩。」辭軍師奏云：「大王放心，要贏他有何難處？臣有小計，管救滅那廟的口嘴。」龍王問計，軍師道：「行雨差了一時辰，少些點數，就是那廟斷卦不准，怕不贏他？那時摔碎招牌，趕他跑路，果何難也。」龍王依他所奏，果不擔憂。至次日，點札風伯雷公，雲童電母，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上，他接到那已時方布雲，午時發雷，未時落雨，申時雨止，却只得三尺零四寸點，改了他一個時辰，尅了他三寸八點雨，後發放衆將班師。那又接落雲頭，還變作白衣秀士，到那西門裏大街上，撞入袁守誠卦館，不用分說，就把他招牌、燈、硯等一齊摔碎。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動。這龍王又掄起門板，便打罵道：「這妄言禍福的妖人，擅惑衆心的潑漢，你卦又不靈，言又詐謬，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俱不相對，你還危然高坐，趁早去，饒你死罪，守誠猶公然不懼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無死罪，只怕你到有個死罪哩。」別人好瞞，只是難瞞我也。我認得你不是秀士，乃是涇河龍王，你違了玉帝勅旨，改了時辰，尅了點數，犯了天條，你在那廟龍臺上，恐難免一刀，你還在此罵我，龍王見說，心驚膽戰，毛骨悚然，急丟了門板，整衣伏禮，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戲之耳，豈知弄假成真，果然違犯天條，奈何？」遂先生救我一救，不然我死也不放你，守誠曰：「我救你不得，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龍王曰：「願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

時三刻，該赴人曹官魏徵處聽斬。你果要性命，須當急急去告當今唐太宗皇帝方好。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若是討他個人情，方保無事。龍王聞言拜辭，含淚而去。不覺紅日西沉，太陰星上，但見煙霧山紫，歸鴉倦，路遠行人投旅店，渡頭新厲宿，駐沙銀河現，催更籌，孤村燈火光無焰，風曩爐煙清道院，蝴蝶夢中人，不見月移花影上欄杆，星光亂，漏聲換，不覺深沉夜已半。這涇河龍王，也不同水府，只在空中，等到子時前後，收了雲頭，斂了鱗角，竟來皇宮門首。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步月花陰，忽然龍王變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太宗云：你是何人，朕當救你。龍王云：陛下是真龍，臣是業龍，臣因犯了天條，該陛下賢臣曹官魏徵處斬，故來拜求。陛下救我一救。太宗曰：既是魏徵處斬，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龍王歡喜，叩謝而去。却說那太宗夢醒後，念念在心，早已至五更三點，太宗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官員，但見那煙龍鳳閣，香蕊龍樓，光搖丹辰，動雲持翠，龍流，君臣相契，同堯舜，禮樂咸嚴，近漢周，侍臣燈宮，女扇雙雙，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處光浮，山呼萬歲，華祝千秋，靜鞭三下，尊衣冠拜冕，梳宮花燦爛，天香襲堤，柳輕柔，御樂謳，珍珠簾，翡翠簾，金鈎高掛，龍鳳扇，山河扇，寶蓋停，留文官英秀，武將抖擻，御道分高下，丹墀列品流，金章紫綬，乖三象，地久天長，萬萬秋，衆官朝賀已畢，各各班，唐王閃鳳目龍睛，一一從頭觀看，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杜如晦，徐世勣，許敬宗，王珪等，武官內是高士廉，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劉鴻紀，胡敬德，秦叔寶等，一個個威儀端肅，却不見魏徵丞相。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朕夜間得一怪夢，夢見一人迎面拜謁，口稱是涇河龍王，犯了天條，該人曹官魏徵處斬，拜告寡人，救他，朕已許諾，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何也。世勣對曰：此夢已徵，須喚魏徵來朝。陛下不要放他出門，過此一日，可救夢中之龍。唐王大喜，即傳旨着當駕官宣魏徵入朝，却說魏徵丞相在府夜觀乾象，正蒸寶香，忽聞得鶴唳九響，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他午時三刻夢斬涇河老龍，這丞相謝了天恩，齋戒沐浴，在府中試慧劍，運元神，故此不曾入朝。一見當駕官齋旨來宣，惶懼無任，又不敢違避君命，只得急急整衣束帶，同旨入朝，在御前叩頭請罪。唐王道：赦卿無罪。那時諸臣尚未退朝，至此，却命捲簾散朝，獨留魏徵宣上金鑾，召入便殿，先議論安邦之策，定國

之謀將近已末午初時候，却命宮人取過大棋來，朕與賢卿對弈一局。樂嬪妃隨取棋枰，鋪設御案。魏徵謝了恩，卽與唐王對弈。一遞一着，擺開陣勢，正合烟柯迴云博弈之道。貴乎嚴謹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在角。此棋家之常，弈秋曰：甯輸一子，不失一先。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有先而後，有後而先，兩生勿斷，皆活勿連，闕不可太疎，密不可太促。與其總子以求生，不若棄之而取勝。與其無事而獨行，不若固之而有補。彼象我寡，先謀其生。我象彼寡，務張其勢。善勝者不爭，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夫棋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凡敵無事而有補者，有侵絕之意，棄小而不敢者，有圖大之心。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不馬而應者，取敗之道。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之謂也。詩曰：棋盤爲地子爲天，色接陰陽造化全。下到元微通變處，笑誇當日爛柯仙。君臣兩個對弈，此棋正下到午時三刻，一整殘局未終。魏徵忽然俯伏在案邊，軒軒眈眈。太宗笑曰：賢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勞創立江山之力，倦所以不覺眈眈。太宗任他睡著，更不呼喚。不多時，魏徵醒來，俯伏在地道：臣該萬死，臣該萬死，却纔疊困，不知所爲。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太宗道：卿有何慢罪？且起來，拂退殘棋，與卿從新更着。魏徵謝了恩，却纔攤子在手，忽聽得朝門外大呼小叫，原來是秦叔寶徐茂功等，將着一個血淋的龍頭，擲在帝前。啓奏道：陛下海陵河枯，曾有見這般異事，却無聞。太宗與魏徵起身道：此物何來？叔寶茂功道：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瑞裏落下這顆龍頭，微臣不敢不奏。唐王驚問魏徵：此是何說？魏徵轉身叩頭道：是臣纔一夢斬的。唐王聞言，大驚道：賢卿眈眈之時，又不曾見動身動手，又無刀劍，如何却斬此龍？魏徵奏道：主公臣的身，在君前夢離陛下，身在君前對殘局，合眼朦朧，夢離陛下，乘雲端出神科搜，那條龍在廟龍臺上，被天兵將那縛其中，是臣道：你犯天條，今當死罪。我奉天命，斬汝殘生。龍王哀苦，臣抖精神，龍王哀苦，伏爪收鱗，甘受死。臣抖精神，披衣進步，舉霜鋒，拈拔一聲刀過處，龍頭因此落虛空。太宗聞言，心中悲喜不一。喜者，詩獎魏徵好臣，朝中有此聲，侯慈甚。江山不穩，悲者，謂夢中曾許救龍，不期竟致遭誅，只得強打精神，傳旨着叔寶將龍頭懸掛市曹，曉諭長安黎庶，一壁廟冥了魏徵，衆官散訖。當晚回宮，心中只是憂悶，想那夢中之龍，笑啼啼哀告求生，豈知無常難免此患。思念多時，漸覺

神魂倦怠，身體不安。當夜二更時分，只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太宗愈加驚恐，正朦朧睡間，又見那涇河龍王，手提一顆血淋淋的首級，高叫：「唐太宗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你昨夜滿口許諾，怎麼天明時反背人？」曹官來斬我，你出來，你出來！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他扯住太宗，再三纏鬧不放。太宗豁口難言，只掙得汗流遍體。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彩霧飄飄，有一女真人，上前將楊柳枝，用手一擺，那沒頭的龍，悲悲啼啼，竟往西北而去。原來這是觀音菩薩，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此住長的坐都土地廟裏，夜聞鬼泣神號，特來囑咐業龍，脫股皇帝，龍竟到陰司那地獄，具告不題。却說太宗踉蹌回來，只叫有鬼有鬼，慌得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與近侍太監，戰兢兢一夜無眠。不覺五更三點，那滿朝文武百官，都在朝門外候朝，等到天明，猶不見臨朝，驚得一個個驚慌騰踏。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出來道：「朕心不快，衆官免朝，不勞候五七日。」衆官憂惶，都正要撞門見駕問安，只見太后有旨，召醫官入宮用藥。衆人在朝門等候討信，少時醫官出來，衆問何疾。醫官道：「皇上脈氣不正，虛而又數，狂言見鬼，又診得十動一代，五臟無氣，恐不諱，只在七日之內矣。」衆官聞言，大驚失色，正惶惶間，又聽得太宗有旨，宣徐茂功、護國公尉遲公見駕。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宮樓下，拜畢，太宗正色強言道：「賢卿寡人十九歲領兵南征北伐，東摧西除，苦歷數載，更不會見半點邪祟。今日却反見鬼，尉遲公道：「創立江山，殺人無數，何怕鬼乎？」太宗道：「卿是不信，送這寢宮門外，入夜就拋磚弄瓦，鬼魅呼號，着實難處。」白曰：「猶可，昏夜難禁，叔寶道：「陛下寬心，今晚臣與敬德把守宮門，看有甚麼鬼祟。」太宗准奏，茂功謝恩而出。當日天晚，各取披掛，他兩個甲冑整齊，執金瓜鐵斧，在宮門外把守。好將軍，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金盔光燦燦，身披鎧甲龍鱗護，心寶鏡視祥雲，獅鬚收緊扣繡帶，彩霞新造一個鳳眼朝天星，斗怕那一個環睛映電月光輝。他本是英雄豪傑，箇箇臣，只落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二將軍侍立門旁，一夜天曉，更不曾見一點邪祟。是夜太宗在宮安寢，無事曉來，宣二將軍，重賞賞勞道：「朕自得疾，數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將軍威勞，甚安，卿且錯出，安息安息，待晚間再一護衛。」二將謝恩而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只是御膳減損，病轉覺重。太宗又不忍二將辛苦，又宣叔寶、敬德與杜

房諸公入宮吟道這兩日朕雖得安却只難爲秦尉二將軍徹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傳二將真容貼於門上免得勞他如何衆臣卽依言撰兩個會寫真的着胡尉二公依前披掛照樣畫了貼在門上夜間也卽無事如此二三日又聽得後宰門兵兵兵磚瓦亂響曉來卽宣衆臣曰速日前門幸喜無事今夜後門又響却又驚殺寡人也茂公近前奏道前門不安是徽德叔寶護衛後門不安該着魏徵護衛太宗准奏又宣魏徵今夜把守後門徽領旨宿夜結束整齊提着那誅龍的寶劍侍立在後宰門前真個的好英雄也他怎生打扮熟絹巾抹額錦袍玉帶垂腰兜風鶴袖采霜飄歷賽壘茶神貌脚踏烏靴坐折手持利刃兇驍圓睜兩眼四邊瞧那個邪神敢到一夜通明也無鬼魅雖是前後門無事只是身體漸重一日太后又傳旨召衆臣商議殮殮之事太宗又宣徐茂功吟喲國家大事叮囑做劉蜀主託孤之意言畢沐浴更衣待時而已旁閃魏徵手扯龍衣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命將危矣如何保得徵云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捎去到陰司付鄧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誰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元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洲令後陞灑部侍郎在日與臣入拜爲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鄧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管教魂魄還陽生定取龍顏轉帝都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裏遂瞑目而亡那三宮六院皇后嬪妃侍長備君及兩班文武俱舉哀戴孝又在白虎殿上停着梓宮不題畢竟不知太宗如何還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遊瓜果劉全續配

詩曰百歲光陰似水流一生事業等浮漚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頭邊雪片浮白蟻陳殘方是幻子規聲切早回頭古來陰鷲能延壽善不求憐天有周却說太宗渺渺茫茫魂靈竟出五風樓前只見那御林軍馬請大駕出朝探儀太宗欣然從之縵渺而去行了多時人馬俱無獨有一個散步荒郊草野之間正驚惶難尋道路只見那一場有一人高聲大叫道大唐皇帝往這裏來往這裏來太宗聞言擡頭觀看只見那人頭頂烏紗腰圍犀角頭頂

烏紗飄軟帶，腰圍犀角顯金廚，手擎牙笏凝祥霧，身着羅袍耀瑞光，脚踏一雙粉底靴，登雲促霧，懷揣一本生死簿，注定存亡，髮髮蓬鬆飄耳上，鬚鬚飛舞繞腿旁，昔日曾爲唐國相，如今掌案侍闈王，太宗行到那邊，只見他跪拜路旁，口稱陛下，赦臣失候，遠迎之罪，太宗問曰：你是何人，因甚事前來接拜，那人道：微臣半月前在森羅殿上，見涇河鬼報告陛下許赦反誅之故，第一殿奉廣大王，卽差鬼使催請陛下，要三曹對案，臣已知之，故來此間候接，不期今日來遲，望乞恕罪，恕罪，太宗道：你姓名是誰，何官職，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陽曹侍先君駕前，爲茲洲令，後拜禮部侍郎，姓崔名珏，今在陰司，得受鄧都掌案判官，太宗大喜，卽近前御手忙攙道：先生遠勞，朕駕前魏微有書一封，正奇與先生，却好相遇，判官謝恩，問書在何處，太宗卽向袖中取出，遞與崔珏拜接了，拆封而看，其書曰：辱受弟魏微頓首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憶昔交遊，音容如在，倏爾數載，不聞清教，常遇節令，設蔬品奉祭，未卜享否，又承不棄，夢中臨示，始知我兄長大人高遷，奈何陰陽兩隔，天各一方，不能面覲，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對案三曹，必與兄長相會，萬祈俯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放我主同陽殊爲愛也，容再修謝，不盡，那判官看了書，滿心歡喜，道：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臣已早知，甚是誇獎不盡，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太宗稱謝了，二人正說間，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執轎轎寶蓋，高叫道：閻王有請，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忽見一座城，城門上掛着一面大牌，上寫着幽冥地府鬼門關七個大金字，那青衣將轎轎搖動，引太宗竟入城中，順街而走，只見那街旁邊有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來了，世民來了，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太宗躲閃不及，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脫身而去，行不數里，見一座碧瓦樓臺，真個壯麗，但見飄飄萬彩霞堆，隱隱千條紅露現，耿耿飛飛怪獸頭，輝輝五疊鸞雲片，門鎖幾路赤金釘，擺設一橫白玉段，廳廊近光放曉煙，簾櫳襯亮穿紅電，樓臺高聳接青霄，廊廡平排連寶院，獸鼎香雲襲御衣，絳紗燈火明，官扇左邊猛烈擺牛頭，右下崢嶸羅馬面，接亡送鬼轉金牌，引魄招魂垂雲練，喚作陰司總會門，下方閻老森羅

殿太宗正在外面觀看，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嚀，仙音奇異，外有兩對提燈，後面却是十殿閻王降階而至。那十王是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出在森羅寶殿，控背躬身，迤迤是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出在森羅寶殿，控背躬身，迤迤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遜之不已。太宗前行，竟入森羅殿上，與十王禮畢，分賓主坐定，約有片時。秦廣王拱手而進，言曰：「經河鬼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何也？」太宗道：「朕曾夜夢老龍求救，實是允他無辜，不期他犯罪當刑，該我那人曹官魏徵處斬，朕宜魏徵在殿着棋，不知他一夢而斬，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豈是朕之過也？」十王聞言，伏禮道：「有那龍未生之前，南斗星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於人曹之手，我等早已知之，但只是他在此折辯，定要陛下來此。」三曹對案，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轉生去了。今又有勞陛下降臨，望乞恕我催促之罪，言畢，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崔判官急轉司房，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先逐一檢閱，只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真觀一十三年，崔判官吃了一驚，急取濃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兩畫，却將簿子呈上。十王從頭一看，見太宗名下註定三十三年，閻王驚問：「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三年了。」閻王道：「陛下寬心勿慮，還有二十年陽壽。」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請還本還陽。太宗聞言，躬身稱謝。閻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送太宗還魂。太宗出森羅殿，又起手問十王道：「朕官中老少安否？如何？」十王道：「俱安，但恐御妹壽似不永。」太宗又再拜啓謝。朕回陽世，無物可酬謝，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真頗有東瓜西瓜，只少南瓜。」太宗道：「朕回去即送來。」從此遂相揖而別。那太尉執一首引魂幡，在前引路。崔判官隨後保着太宗，竟出幽冥司。太宗舉目而看，不是舊路，問判官曰：「此路差矣。」判官道：「不差，陰司裏是這般有去路，無來路。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一則請陛下遊觀地府，一則教陛下轉托超生。」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引路前來，竟行數里，忽見一座高山，陰雲垂地，黑霧迷空。太宗道：「崔先生，那廂是甚麼山？」判官道：「乃幽冥背陰山。太宗悚懼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寬心，有臣等引領。」太宗戰戰兢兢，相隨二人上得山岩，擡頭觀看，只見形多

凹凸勢更崎嶇。峻如蜀嶺，高似廬巖，非陽世之名山。實陰司之險地。荆棘叢叢，鬼怪石怪磷磷，隨邪魔耳聾不聞。獸為噪，眼前惟見鬼妖行。陰風颯颯，黑霧漫漫，陰風颯颯，是神兵口內噴來煙。黑霧漫漫，是鬼鼻暗中噴出氣。一望高低無景色，相看左右盡猖狂。那裏山也有峰，也有嶺，也有洞，也有澗，也有只是山不生草，峰不插天，橫不行客，洞不納雲，澗不流水，岸前皆鬼魍魎，橫下盡神魔洞中收野鬼，澗底隱邪魂。山前山後，牛頭馬面亂喧呼，半掩半藏，餓鬼窮魂時對泣，催命的判官急急忙，傳信票追魂的太尉，吆喝喝趨公文，急脚子旋風滾滾，勾司人黑霧紛紛，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護，過了陰山前進，又歷了許多衙門，一處處俱是惡聲，擾耳惡怪，驚心。太宗又道：此是何處判官道：此是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太宗道：是那十八層判官道：你聽我說，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寂寂寥寥，煩煩惱惱，盡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死後通來受罪名。鄼都獄、拔舌獄、剝皮獄、哭哭啼啼，慄慄慘慘，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佛口蛇心，墮此門。磨推獄、確搗獄、車崩獄、皮開肉綻，抹嘴香牙，乃是瞞心昧己，不公道，巧語花言，暗損人，寒冰獄、脫殼獄、抽腸獄、垢面蓬頭，愁眉皺眼，都是大斗小秤，欺癡毒，致使災屯，累自身，油鍋獄、黑暗獄、刀山獄、戰戰兢兢，悲悲切切，皆因強暴欺良，善藏頭縮頸，苦伶仃，血池獄、阿鼻獄、秤杆獄、脫皮露骨，折臂斷筋，也只為謀財害命，宰畜屠生，墮落千年難解釋，沉淪永世不翻身。一個個緊縛牢拴，繩纏索綁，差些赤髮鬼、黑臉鬼、長鎗短劍、牛頭鬼、馬面鬼、鐵簡銅鏡，只打得皺眉苦面，血淋漓，叫地叫天，無效應。正是人生却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過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太宗聽說，心中驚慘，進前又走不多時，見一夥鬼卒，各執鐵橋，路旁跪下，道橋梁使者來接判官，喝令起去。上前引着太宗，從金橋而過。太宗又見那一邊有座銀橋，橋上行幾個忠孝賢良之輩，公平正大之人，亦有鐵橋接引。那壁廂又有一橋，寒風凜冽，血浪滔滔，號泣之聲不絕。太宗問道：那座橋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何橋。若到陽間，切須傳記。那橋下都是些奔流浩浩之水，險峻窄窄之路，儼如足鍊，搭長江，却似火坑，岸上界陰氣逼人，寒透骨髓，風撲鼻，味鑽心，彼翻浪滾，往來並沒渡人船，赤腳蓬頭，出入盡皆作輩鬼。橋長數里，闊只三載，高有百尺，深却千重，上無扶手欄杆，下有捨人惡怪，枷枉纏身打。

上李河險路來。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凶頑。河內擊魂真苦惱。柯投樹上掛的是青紅黃紫色絲衣。壁斗崖前踣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銅蛇鐵狗任爭餐。承墮奈河無出路。詩曰：時聞鬼哭與神號。血水渾波罵又高。無數牛頭並馬面。獬豸把守奈河橋。正說間那幾個橋樂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心又驚惶。點頭暗歎。默默悲傷。相隨着判官太尉早過了奈河。惡水血盆苦界。前又到枉死城。只聽哄哄人嚷。分明說：李世民來了。李世民來了。太宗聽叫心驚膽戰。見一夥拖腰折臂有足無頭的鬼魅。上前攔住。都叫道：還我命來。還我命來。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煙塵。七十二處草寇。衆王子衆頭目的鬼魂。盡是枉死的冤業。無收無管。不得超生。又無錢鈔蓋纏。都是孤寒餓鬼。陛下得些錢鈔與他。我纔救得哩。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却那裏得有錢鈔。判官道：陛下陽間有一人金銀若干。在我這陰裏司寄放。陛下可出各立一約。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庫。給做這些餓鬼。方得過去。太宗問曰：此人是誰。判官道：他是河南開封府人。姓氏相名。更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陛下若借用過他的。到陽間還他便了。太宗甚喜。情願出名借用。遂立了文書。與判官。借他金銀一庫。着太尉盡行給散。判官復吩咐道：這些金銀。汝等可均分用度。放你大磨爺爺過去。他的陽壽還早哩。我領了十王鈞符。送他還魂。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陸大會。汝等超生。再休生事。衆鬼聞言。得了金銀。俱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搖動引魂旛。領太宗出離了枉死城中。奔上平陽大路。飄飄蕩蕩而走。前進多時。却來到六道輪迴之所。又見那騰雲的身披霞波。受籙的腰掛金魚。僧尼道俗。走獸飛禽。魑魅魍魎。滔滔都奔走那輪迴之下。各進其道。唐王問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見性。是必記了。傳與陽間人知。這喚做六道輪迴。那行善的。具化仙道。盡忠的。超生貴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還生人道。積德的。轉生官道。惡毒的。沉淪道。唐王聽說。點頭歎曰：善哉。真善哉。作善果無災。善心常切切。善道大開開。莫教與惡念。是必少刁。乘休言不報應。神鬼有安排。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貴道門。拜呼唐王道：陛下呵。此間乃出頭之處。小判告同。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謝道：有勞先生遠涉。判官道：陛下到陽間千萬做個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裏無報怨。

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為善。曾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唐王一一准奏。辭了推判官。隨著朱太尉。同入門來。那太尉見門裏有一匹海驢馬。鞍轡齊備。急請唐王上馬。太尉左右扶持。馬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邊。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在河裏翻波跳鬪。唐王見了。心喜。兜馬食看。不啻。太尉道。陛下。護動些。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撮着脚。高叫道。還不走。等甚麼。的一聲。望那渭河推下馬去。却就脫了陰司。竟回陽世。却說那唐朝。駕下有徐茂功。秦叔寶。胡敬德。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高士康。虞世南。房玄齡。杜如晦。蕭瑀。傅奕。張道源。張士衡。王珪等。兩班文武。俱保着那東宮太子。與皇后。嬪妃。官娥。侍長。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一壁廂。讓侍長。詔要曉諭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時有魏徵在旁。道。列位且住。不可。不可。假若驚動州縣。恐生不測。且再按候一日。我主必還魂也。下邊閃上許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謬。自古云。滾水難收。人逝不返。你怎麼還說這等虛言。惑亂人心。是何道理。魏徵道。不瞞許先生說。下官自幼得授仙術。推算最明。管取陛下不死。正講處。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汝殺我耶。汝殺我耶。認得個文官。武將。心慌。皇后。嬪妃。膽戰。一個個。面如秋後。黃桑葉。腰似春前。嫩柳條。儲君脚。軟難扶。喪杖盡哀儀。侍長。魂飛。怎戴梁冠。遵孝禮。嬪妃。打跌。綵女。欹斜。嬪妃。打跌。却如狂風。吹倒。敗芙蓉。綵女。欹斜。好似驟雨。衝歪。嬌苗。首。衆臣。悚懼。骨軟筋麻。戰戰兢兢。癡癡症。把一座白虎殿。却像斷梁橋。鬧裏。臺就如倒塌。寺。此時。衆官人。走得精光。那個敢近。雙扶柩。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功。忠烈的魏丞相。有膽量的秦瓊。忒猛撞的敬德。上前來。扶柩。棺材。叫道。陛下。有甚。麼放不下心。處。說與我等。不要弄鬼。驚駭了眷族。魏徵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還魂也。快取器械來。打開棺蓋。果見太宗。坐在裏面。還叫。汝死我了。是誰。汝擄。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聽。願。莫怕。臣等都在此。護駕。哩。唐王。方纔。閉眼。道。朕。道。纔。好。苦。躲。過。陰司。惡鬼。難。又。遭。水面。喪身。災。衆。臣。道。陛下。寬心。勿懼。有甚。水。災。來。唐王。道。朕。騎。着。馬。正。行。至。渭。水。河。邊。見。雙。頭。魚。戲。被。朱。太。尉。欺。心。將。朕。推。下。馬。來。跌。落。河。中。幾。乎。殞。死。魏。徵。道。陛下。鬼。氣。尚。未。解。急。着。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又。安。排。粥。膳。連。服。一。二。次。方。纔。反。本。還。原。知。得。人。事。一。計。唐。王。死。去。已。三。晝。夜。復。回。

陽間爲君有詩爲證。萬古江山幾變更。歷來數代敗和成。周秦漢晉多奇事。誰似唐王死復生。當日天色已晚。衆臣請王歸寢。各各散訖。次早脫却孝衣。換了綵服。一個個紅袍爲帽。一個個紫綬金章。在那朝門外等候。宣召却說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劑。連進了數次粥湯。被衆臣扶入寢室。一夜穩睡。保養精神。直至天明方起。抖擻威儀。你看他怎生打扮。戴一頂衝天冠。穿一領精黃袍。繫一條藍田碧玉帶。踏一對創業無憂履。親堂堂。賽過當朝。威烈烈。重興今日。好一個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唐王上金鑾寶殿。聚集兩班文武。山呼已畢。俛品分班。只聽得傳旨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退朝。那東廂門過徐茂功。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齡。袁天罡。李淳風。許敬宗等。西廂門過殷開山。劉洪基。虞世南。段志賢。程咬金。秦叔寶。胡敬德。薛仁貴等。一齊上前。在白玉階前。俯伏啓奏道。陛下前朝一夢。如何許久方覺。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徵書。朕覺神魂出殿。只見御林軍請朕出獵。正行時。人馬無蹤。又見那先君父王與先兄弟爭讓。正難解處。見一為幘烏袍。乃是判官崔珏。喝退先兄弟。朕將魏徵書傳遞與他。正看時。又見青衣者執轎。引入內。到森羅殿上。與十殿閻王敘坐。他說那涇河龍誣告我許救轉殺之事。是朕將前言陳具一遍。他說已三曹對過案了。急命取生死文簿。檢看我的陽壽。時有崔判官傳上簿子。閻王看了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祿。緣過得一十三年。還該我二十年陽壽。卽着宋太尉。崔判官。送朕回來。朕與十王作別。允了送他瓜果謝恩。自出了森羅殿。見那陰司裏。不忠不孝。非禮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斗小秤。姦盜詐僞。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燒眷割之苦。煎熬弔刺之刑。有千千萬萬。看之不足。又過着枉死城中。有無數的冤魂。盡都是六十四處煙塵的叛賊。七十二處草寇的魂靈。攔住了朕之走路。幸虧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兒的金銀一庫。買轉冤魂。方得前行。崔判官教朕回陽世。千萬作一場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孤魂。將此旨叮嚀分別出了。那六道輪迴之鄉。有朱太尉請朕上馬。飛也相似。行到涇水河邊。我看見那水面上有雙頭魚戲。正歡喜處。他將我撮着脚。推下水中。朕方得還魂也。衆臣聞此旨。無不稱賀。遂此徧行傳報天下。各府縣官員上表稱慶不題。却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又查獄中重犯。時有審官將刑部被斬罪人。查有四百餘名。

皇上太宗放赦回家拜辭父母兄弟託產與親戚子姪明年今日赴曹仍領應得之罪衆犯謝恩而退又出孤孤榜文又查官中老幼姦女三千六百人出旨配軍自此內外俱善有詩爲證大國唐王恩德洪道過堯舜萬民豐死囚四百皆離獄怨女三千放出宮天下多官稱上壽朝中衆宰賀元龍善心一念天應佑福蔭應傳十七宗太宗既放官女出死囚又出御製榜文得傳天下榜曰乾坤浩大日月照鑒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姦黨使心用術果報只在今生善布饒求獲福休言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爲人萬種強徒怎似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看煙意欲損人空讀如來一藏自此時蓋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一壁廂又出招賢榜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裏去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差鄂國公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相賈還價榜張數日有一赴命進瓜果的賢者本是均州人姓劉名全家有萬貫之資只因妻李翠蓮在門首拔金釵齋僧劉全罵了他幾句說他不遵婦道撞出圍門李氏忍氣不過自縊而死撒下一雙兒女年幼晝夜悲啼劉全又不忍見無奈遂捨了性命棄了宗緣撒了兒女情願以死進瓜將皇榜揭了來見唐王王傳旨意教他去金亭館裏頭頂一對南瓜袖帶黃錢口喻藥物那劉全果服毒而死一點靈魂頂着瓜果早到鬼門關上把門的鬼使喝道你是甚人敢來此處劉全道我奉大唐太宗皇帝欽差特進瓜果與十代閻王受用的那鬼使欣然接引劉全竟至森羅寶殿見了閻王將瓜果進上道奉唐王旨意遠進瓜果以謝十王寬宥之恩閻王大喜道好一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遂此收了瓜果便問那進瓜的人姓名那方人氏劉全道小人是均州城民籍姓劉名全因妻李氏縊死撒下兒女無人看管小人情願捨家棄子捐軀報國特與我王進貢瓜果謝衆大王厚恩十王聞言即命查勘劉全妻李氏那鬼使速取來在森羅殿下與劉全夫妻相會訴語前言回謝十王恩宥那閻王却檢生死簿子看時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急差鬼使送回鬼使送上道李翠蓮歸陰日久屍首無存魂將何附閻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你可借他屍首教他還魂去也那鬼使領命即領劉全夫妻二人同出陰司而去畢竟不知夫妻二人如何還魂且聽下

同分解

第十一回 唐王秉誠修大會 觀音顯聖化金獅

却說鬼使同劉金夫妻二人出了陰司，那陰風遠遠徑到了長安大國，將劉金的魂靈推入金亭館裏，將翠蓮的靈魂帶進皇宮內院，只見那玉英宮主正在花陰下徐步綠苔而行，被鬼使撲個滿懷，推倒在地，活捉了他魂，却將翠蓮的魂靈推入玉英身內，鬼使回轉陰司不題。却說宮院中的大小侍婢見玉英跌死，急走金鑾殿報與三宮皇后道：宮主娘娘跌死也。皇后大驚，隨報太宗。太宗聞言，點頭歎曰：此事信有之也。朕曾問十代閻君，老幼安乎？他道：俱安，但恐御妹壽促，果中其言。合宮人都來悲切，盡到花陰下看時，只見那宮主微微有氣。唐王道：莫哭，莫哭，休驚了他。遂上前將御手扶起頭來，叫道：御妹甦醒甦醒。那宮主忽的翻身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太宗道：御妹是我等在此。宮主搖頭睜眼看道：你是誰人，敢來扯我？太宗道：是你皇兄皇嫂宮主道：我那裏得個甚麼皇兄皇嫂？我娘家姓李，我的乳名喚做李翠蓮。我丈夫姓劉名全，兩口兒都是均州人民，因為我三個月前拔金釵在門首齋僧，我丈夫怪我擅出內門，不遵婦道，罵了我幾句，是我氣塞胸膛，將白綾帶懸梁搃死，撇下一雙兒女，晝夜悲啼。今因我丈夫被唐王欽差赴陰司進瓜果，閻王憐憫，放我夫妻回來。他在前走，因我來遲，趕不上他，我絆了一跌，你等無禮，不知姓名，怎敢扯我？太宗聞言，與衆宮人道：想是御妹跌昏了，胡說哩。傳旨教太醫院進湯藥，將玉英扶入宮中。唐王當殿，忽有當駕官奏道：萬歲，今有進瓜果人劉全還魂，在朝門外等旨。唐王大驚，急傳旨將劉全召進，俯伏丹墀。太宗問道：進瓜果之事如何？劉全道：臣頂瓜果，徑至鬼門關，引上森羅殿，見了那十代閻君，將瓜果奉上，備言我王懇懇致謝之意。閻君甚喜，多多拜上我王道：真是個有信的。太宗皇帝、唐王道：你在陰司見些甚麼來？劉全道：臣不會遠行，沒見甚的，只聞得閻王問臣鄉貫姓名。臣將妻家陰子，因妻搃死，願來進瓜之事，說了一遍。他急差鬼使引過我妻，就在森羅殿下相會。一壁廂又檢看死生文簿，說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壽，便差鬼使送回。臣在前走，我妻後行，幸得還魂，但不知妻投何所。唐王驚問道：那閻王可曾說你妻甚麼？劉全道：閻王不會說甚麼，只聽得鬼使說：李翠蓮歸陰日久，屍首無存。閻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我翠蓮

即借玉英屍還魂去。臣不知唐御妹是甚地方家居何處。我還未曾去尋哩。唐王聞奏，滿心歡喜，當對多官道：朕別聞君曾問宮中之事，他言若幼俱安，但恐御妹壽促，却纔御妹玉英花陰下跌死，朕愈扶看，須臾甦醒，口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朕只道是他跌昏了，胡言又問他詳細，他說的話與劉全一般。魏徵奏道：御妹福壽促，少甦醒，即說此話。此是劉全善借屍還魂之事。此事也有，可請宮主出來，看他有甚話說。唐王道：朕纔命太醫院去進藥，不知何如。便教妃嬪入宮去請。那宮主在裏面亂嚷道：我吃甚麼藥。這裏那是我家，我家是清涼瓦屋，不像這個害黃病的房子。花裡狐哨的門扇，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正嚷處，只見四五個女官，兩三個太監，扶着他直上殿上。唐王道：你可認得你丈夫麼？玉英道：那裏話。我兩個從小兒的結髮夫妻，與他生男育女，怎的不認得。唐王叫內官攙他下去。那宮主下了寶殿，直至白玉階前，見了劉全，一把扯住道：丈夫，你往那裏去，就不等我一等。我跌了一跌，被那些沒道理的人圍住我，這是怎的說。那劉全聽他說的話，是妻之官，觀其人非妻之面，不敢相認。唐王道：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見捉生替死，却難逃。好一個有道的君王，即將御妹的妝奩衣物首飾，盡賞賜了劉全，就如陪嫁一般。又賜與他承免差徭的御旨，着他帶領御妹回去。他夫妻兩個便在階前謝了恩，歡歡喜喜還鄉。有詩爲證：人生人死是前緣，短短長長各有年。劉全進瓜回陽世，借屍還魂李翠蓮。他兩個辭了君王，徑來均州城裏，見舊家業兒女俱好。兩口兒宣揚善果，不題。却說那尉遲公將金銀一庫，上河南開封府訪着相良，原來賣水爲活，同妻張氏在門首販賣爲盆瓦器營生，但賺得些錢兒，只以盤纏爲足。其多少齋僧布施，買金銀紙錠，記庫焚燒，故有此善果。臻身陽世間是一條好善的窮漢。那世裏却是個積玉堆金的長者。尉遲公將金銀送上他門，說得那相公相驚魂魄散，又兼有本府官員茅舍外車馬駢集，那老兩口子如癡如啞，跪在地下，只是磕頭禮拜。尉遲公道：老人家請起，我雖是個欵差官，却齋着我王的金銀，送來還你，他戰兢兢的答道：小的沒有甚麼金銀放債，如何敢受這不明之財。尉遲公道：我也訪得你是個窮漢，只是你齋僧布施，儘其所用，就買辦金銀紙錠，燒寄陰司。陰司裏有你積下的錢鈔，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還魂復生，曾在那陰司裏借了你一

庫金銀。今照此數送還與你。你可一一收下。等我好去回旨。那相夏兩口兒只是朝天禮拜。那裏敢受。道小的若受了這些金銀。就死得快了。雖言是燒紙寄庫。此乃冥冥之事。况萬歲爺爺那世裏借了金銀。有何憑據。我決不敢受。尉遲公道。陛下說借你的東西。有崔判官作保可證。你收下罷。相夏道。就死也是不敢受的。尉遲公見他苦。苦推辭。只得具本差人啓奏。太宗見了本知相夏不受金銀。道此誠爲善長者。即傳旨教胡敬德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起蓋生祠。請僧作善。就當還他一般。旨意到日。敬德差謝恩。宜旨衆皆知之。遂將金銀買到城裏。軍民無礙的地基一段。周圍有五十畝寬闊。在上興工。起蓋寺院。名勅建相國寺。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鑄碑刻石。上寫着尉遲公監造。即今大相國寺是也。工完回奏。太宗甚喜。却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陸大會。超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着各處官員推選有道的僧。上長安做會。那僧個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唐王傳旨。着太史丞傅奔。選舉高僧。修建佛事。傅奔聞旨。即上疏。止浮圖。以言無佛。表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裝誘愚蠢。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福威。係之人主。今聞俗徒矯託。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實乃夷犯中國。不足爲信。太宗聞言。遂將此表擲付羣臣議之。時有宰相蕭瑀。出班俯頤奏曰。佛法與自漢朝。弘善過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請寔嚴刑。傅奔與蕭瑀論辨。言禮本於事親事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侍所親。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違無父之教。正所謂非孝者無親。蕭瑀俱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太宗召太僕卿張道源。中書令張士衡。問佛事營福。其應何如。二臣對曰。佛者清淨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禪師有贊。幽遠。歷乘供養。而無不願。五祖投胎。達摩現像。自古以來。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毀。不可廢。伏乞陛下。聖鑒明裁。太宗甚喜。道。卿之言合理。再有所陳者。罪之。遂着魏徵與蕭瑀。張道源。邀請諸佛。選舉一名。有大德行。著作壇主。設建道場。衆皆頓首謝恩。而退。自此時出了法律。但有毀經謗佛者。斷其臂。次日。三位朝臣。聚衆僧。在那山川壇裏。逐一從頭查選。內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僧。你道是誰人。靈運本諱號金環。只

爲無心聽佛講，轉托塵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羅網，投胎落地就逢兇。未出之前臨惡黨，父是海州陳狀元。外公總管當朝長，出身命犯落江星。順水隨波逐浪快，海島金山有大緣。遷安和尚將他養，年方十八認親娘。特赴京都求外祖，總管開山調大軍。洪州勦寇誅兇黨，狀元光藻脫天羅。子父相逢堪賀慶，復鶴當今受主恩。凌煙閣上賢名擢，恩官不受願爲僧。洪福泥門將蓮訪，小字江流古佛兒。法名喚做陳玄奘，當日對衆舉出玄奘法師。這個人自幼爲僧，出娘胎就持齋受戒。他外公見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藻，中狀元，官拜文淵殿大學士。一心不愛榮華，只喜修持寂滅。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里萬典無所不通。佛號仙音，無般不會。當時三位引至御前，揚塵舞蹈，拜罷。奏曰：臣瑀等蒙聖旨，選得高僧一名陳玄奘。太宗聞其名，沉思良久，道：可是學士陳光藻之兒玄奘否？江流兒叩頭曰：臣正是。太宗喜道：果然舉之不錯。誠爲有德行有禪心的和尚。朕賜你左僧綱，右僧綱，天下大闡都僧綱之職。玄奘頓首謝恩，受了大闡官爵，又賜五綵織金袈裟一件，毗盧帽一頂。教他用心。再拜明僧，排次闡黎班首，誓班旨意，前赴化生寺，擇定吉日。夏時開演經法，玄奘再拜領旨而出。遂到化生寺裏，聚集多僧，打造禪榻，裝修功德，整理音樂。選得大小明僧共計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諸所佛前物件，皆齊頭有次。選到本年九月初三日，黃道良辰，開啓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陸大會。即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百官，皇親俱至。期赴會拈香聽講。有詩爲證：詩曰：龍集貞觀正十三，王宣大業把經談。道場開演無量法，雲霧光乘大願龍。御勅垂恩修上剎，金蟬脫殼化西歸。普施善果超沉痾，秉教宣揚前後三。貞觀十三年歲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陳玄奘大闡法師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長安城化生寺開演諸品妙經。那皇帝早朝已畢，帥文武多官，乘風聲龍車，出離金鑾寶殿，竟上寺來拈香。怎見那鑾駕真個是一天瑞氣，萬道祥光，仁風輕淡，蕩化日麗非常。千官環佩分前後，五衛旌旗列兩旁。執金瓜，擎斧鉞，雙雙對對絳紗燭。御爐香，霧縹堂，龍飛鳳舞，鶴薦鷹揚。聖明天子正忠義，大臣良介福千年。過舜禹，昇平萬代賽堯湯。又見那曲柄傘，滾龍袍，輝光相射。玉蓮瑣，彩鳳扇，瑞鶴飄揚，珠冠玉帶，紫綬金章。護駕軍千隊，扶輿將兩行。這皇帝沐浴虔誠，尊敬佛，皈依善果，喜拈

香唐王大駕早到寺前，吩咐住了音樂響器，下了車轎，引着多官拜佛拈香。三匝已畢，擡頭觀看，果然好座道場。但見：樓幡飄舞，寶蓋飛輝；樓幡飄舞，疑空道綵霞搖；寶蓋飛輝，映日翻翻紅電徹。世尊金象親臻，羅漢玉容威烈。瓶插仙花，鑑焚檀降瓶，插仙花，鋪樹輝輝，漫寶刺，鑑焚檀降，香雲霧靄，透清霄。時新果品，砌朱盤，奇樣糖酥，堆綠案，高僧羅列，誦真經，願拔孤魂，離苦難。太宗文武俱各拈香，拜了佛祖金身，參了羅漢，又見那大闡都綱陳玄奘法師，引衆僧羅拜唐王，禮畢分班，各安禪位。法師獻上濟孤榜文，與太宗看榜，曰：至德渺茫，祿宗寂滅，清淨靈通，周流三界，千變萬化，統攝陰陽，體用真常，無窮極矣。觀彼孤魂，深宜哀愍。此奉太宗聖命，選其諸僧，參禪講法，大開方便門庭，廣運慈悲舟楫，普濟苦海羣生，脫免沉疴六趣，引歸真路，普觀鴻蒙，動止無爲，混成純素。仗此良因，邀賞清都，絳闕乘吾勝會，脫離地獄凡籠，早登極樂任逍遙。來往西方，隨自在，詩曰：一鑑永壽善養，卷超生錄，無邊妙法，宣無際天恩，沐浴冤孽，盡消除，孤魂皆出獄，願保我邦家，清平萬年福。太宗看了，滿心歡喜，對衆僧道：汝等兼立丹衷，切休怠慢佛事，待後功成完備，各各稱有所歸，朕當重賞，決不空勞。那一千二百僧一齊頓首稱謝。當日三齋已畢，唐王駕回，待七日正會，復請拈香。時天色將晚，各官俱退，怎見得好晚，你看那萬里長空，淡落暉，歸鴉數點，下樓邊，滿城燈火，入煙靜，正是禪僧入定時。一宿晚景，題過次早，法師又昇坐聚衆誦經，不題。却說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自領了如來佛旨，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日久未逢，真實有德行者，忽聞得太宗宣揚善果，選舉高僧，開建大會，又見得法師壇主，乃是江流兒和尙，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菩薩十分歡喜，就將佛賜的寶具，捧上長街，與木吒貨賣。你道他是何寶貝，有一件錦襴異寶，袈裟九瑤鈔札，還有那金緊禁三個箍兒，密密藏收，以候後用。只將袈裟錫杖，出賣長安城裏，有那選不中的愚僧，倒有幾貫村鈔，見菩薩變化個疥癩形容，身穿破衲，赤腳光頭，將袈裟捧定，鬻鬻生光。他上前問道：那癩和尙，你的袈裟要賣多少價錢？菩薩道：袈裟價值五千兩，錫杖價值二千兩，那愚僧笑道：這兩個癩和尙是瘋子，是傻子，這兩件粗物，就賣得七千兩銀子，只是除非穿上身長生不老，就得成佛作祖，也值不得這許多，拿了去賣不成。那

菩薩更不爭噪與木吒，往前又走行的多時，來到東華門前，正撞着宰相蕭瑒散朝而回，衆頭踏喝開街道，那菩薩公然不避，當街上拿着袈裟，竟迎着宰相，相勦馬觀看，見袈裟豔豔生光，着手下人問那賣袈裟的要價，那賣袈裟道：「袈裟要五千兩，錫杖要二千兩。」蕭瑒道：「有何好處，值這般高價？」菩薩道：「袈裟有好處，有不好處，有要錢處，有不要錢處。蕭瑒道：「何為好，何為不好？」菩薩道：「着了袈裟，不入沉淪，不墮地獄，不遭惡毒之難，不遇虎狼之災，便是好處。若貪淫樂禍的惡僧，不齋不戒的和尙，毀經謗佛的凡夫，難見我袈裟之面，這便是不好處。」又問道：「何謂要錢？不要錢？」菩薩道：「不遵佛法，不殺三寶，強買袈裟錫杖，定要費他七千兩，這便是要錢。若殺重三寶，見菩薩喜，皈依我佛，承愛得起，我將袈裟錫杖，情願送他，與我結個善緣，這便是不要錢。」蕭瑒聞言，倍添春色，知他是個好人，即便下馬，與菩薩以禮相見，口稱大法長老，恕我蕭瑒之罪。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滿朝的文武無不奉行，即今起建水陸大會，這袈裟正好與大都關陳玄奘法師穿用，我和你入朝見駕去來。菩薩欣然從之，拔轉步，竟進東華門裏，黃門官轉奏，蒙旨宣至寶殿，見蕭瑒引着兩個疥癩僧人，立於階下。唐王問曰：「蕭瑒來奏何事？」蕭瑒俯伏階前道：「臣出了東華門前，偶遇二僧，乃賣袈裟與錫杖者。臣思法師玄奘，可着此服，故領僧人啓見。太宗大喜，便問那袈裟價值幾何？」菩薩與木吒侍立階下，更不行禮，因問袈裟之價。答道：「袈裟五千兩，錫是二千兩。太宗道：「那袈裟有何好處，就值許多？」菩薩道：「這袈裟龍披一縷，免大鷄吞噬之災，鶴掛一絲，得超凡入聖之妙。但坐處有萬神朝禮，凡舉動有七佛隨身。這袈裟是冰蠶造練抽絲，巧匠翻騰爲線，仙娥織就，神女機成。方方縐幅繡花，綾片片相幫堆錦，蕊玲瓏散碎，鬪妝花色，亮飄噴光寶，鞋穿上滿身紅霧，脫來一段採雲飛。三天門外透元光，五岳山前生寶氣，重重皎皎，西番蓮灼灼，鸚鵡珠星斗象，四角上有夜明珠，攢頂闌一顆，祖母綠，雖無全照原本體，也有生死入寶攢。這袈裟開時折疊，遇聖纔穿，開時折疊，千層包裹，透虹霓，遇聖纔穿，驚動諸天神鬼，伯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遍塵珠，定風珠，又有那紅瑪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偷月沁白，與日爭紅，條條仙氣盈空，朵朵祥光捧聖，條條仙氣盈空，照徹了天關，朵朵祥光捧聖，影遍了世界，照山川，驚虎豹，影海鳥，動魚龍，沿邊兩道。」

銷金鎖，叩領連環白玉環。詩曰：三寶龜龜道可尊，四生六道盡評論。明心解養入天法，見性能傳智慧燈。護體莊嚴金世界，身心清淨玉壺冰。自從佛製袈裟後，萬劫誰能敢斷僧。唐王在那寶殿上，開言十分歡喜。又問那和尚：九環杖有甚好處？菩薩道：我這錫杖，是那銅鑄鐵造，九連環，九節仙籐，永駐顏，入手觀看骨瘦，下山輕帶白雲。還摩訶五祖遊天，開羅卜尋娘破地，關不築紅塵些子穢。喜伴神僧上玉山，唐王聞言，即命展開袈裟，從頭細看。果然是件好物道。大法長老，實不瞞你。朕今大開善教，廣種福田。見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敷演經法。內中有一個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買你這兩件寶物，賜他受用。你端的要價幾何？菩薩聞言，與木吒合掌皈依。道聲佛號，躬身上啓道：既有德行，貧僧情願送他。決不要錢。說罷，抽身便走。唐王急着蕭瑀扯住，欠身立於殿上，問曰：你原說袈裟五千兩，錫杖二千兩，你見朕要買，就不要錢。敢是說朕心倚待君位，強要你的物件，更無此理。朕照你原價奉償，却不可推避。菩薩起手道：貧僧有願在前，原說果有敬重三寶，見菩薩喜，皈依我佛，不要錢。願送與他。今見陛下明德止善，救我佛門，况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揚大法，理當奉上。決不要錢。貧僧願留下此物，告同。唐王見他這等懇懇，甚喜。隨命光祿寺大排素宴，酬謝菩薩。又堅辭不受。惕然而去。依舊望都土地廟中，隱避不題。却說太宗，設午朝，着魏徵蕭旨，宣玄奘入朝。那法司正聚眾登壇，觀經誦偈。一聞有旨，隨下壇，整衣與魏徵同往。見駕。太宗道：求說善事，有勞法師。無物酬謝。早問蕭瑀，迎着二僧，願送錦欄異寶袈裟一件，九環錫杖一條。今特召法師領去。玄奘叩頭謝恩。太宗道：法師如不棄，可穿上與朕看看。長老遂將袈裟抖開，披在身上。手持錫杖，侍立階前。君臣個個欣然。誠為如來佛子。你看他，凜凜威顏，多雅秀。佛衣可體，如裁就。眼光豔豔，滿乾坤。結綵紛紛，簇宇宙。期期明珠，上下排層。金線穿前後，兜羅四面錦。沿邊萬樣稀奇鋪，綺縷入寶妝。花綉鈕絲，金環束領，華絨扣。佛天大小列高低，星象尊卑分左右。玄奘法師大有緣，現前此物堪承受。渾如十八阿羅漢，賽過西方真覺秀。錫杖叮嚀，九環毗盧帽，映多豐厚。誠為佛子，不虛傳。勝似菩提無許謬。當時文武階前，喝采。太宗喜之不勝。即着法師穿了袈裟，持了寶杖，又賜兩隊儀從，着多官送出朝門，教他上大街行遊。往寺裏去。就如中狀元誇官的。

一般。這去玄奘再拜謝恩。在那大街上。烈烈轟轟。搖搖擺擺。你看那長安城裏。行商坐賈。公子王孫。墨客文人。大小男女。無不爭看誇獎。俱道好個法師。真是個羅漢下降。活菩薩臨凡。玄奘直至寺裏。僧人下榻來迎。一見他被此袈裝。執此錫杖。都道是地藏王來了。各各歸依。侍於左右。玄奘上殿。炷香禮佛。又對衆感述聖恩。已畢。各歸禪座。又不覺紅輪西墜。正是那日落煙迷草樹。帝都鐘鼓初鳴。叮叮三響。斷人行。前後街前寂靜。上剎輝煌。燈火孤村冷落。無聲。禪僧入定。理殘經。正好鍊魔養性。光陰撚指。却當七日正會。玄奘又具表請唐王拈香。此時菩薩遍滿天下。太宗即排駕。率文武多官。后妃國戚。早赴寺裏。那一城人。無論大小尊卑。俱詣寺聽講。宮有菩薩與木吒道。今日是水陸正會。以一七繼七七。可以了。我和你雜在衆人叢中。一則看他那會何如。二則看金蟬子可有福。穿我的寶貝。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兩人隨投寺裏。正是有緣得遇。舊相識。般若還歸本道場。入到寺裏。觀看真個是天朝大國。果勝娑婆。賽過祇園。舍衛也不亞。上剎招提。那一派仙音。等曉佛號。喧嘩道。菩薩直至多寶臺邊。果然是明智金蟬之相。詩曰。萬象澄明絕點埃。大典玄奘坐高臺。超生孤魂暗中到。聽法高流市上來。施物應機。心路遠。出生隨意。藏門開。對看講出無量法。老幼人人放喜懷。因遊法界。講堂中。逢見相知不恰同。盡說目前千萬事。又該應劫許多功。法雲容曳舒羣岳。教網張羅滿太空。檢點人生歸善念。紛紛天雨落花紅。那法師在臺上。念一會受生度亡經。談一會安邦天寶策。又宣一會勸修功卷。這菩薩近前來。拍着寶臺。厲聲高叫道。那和尚。你只會談小乘教法。可會談大乘麼。玄奘聞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臺來。對菩薩起手道。老師父。弟子失瞻。多罪。見前的蓋衆僧人。都講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薩道。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昇只可淨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正講處。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法師正講妙法。被兩個疥癩僧。扯下來亂說胡話。王令擒來。只見許多人將二僧。推擁進後法堂。見了太宗。那僧人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道。陛下問我何事。唐王却認得他道。你是前日送袈裝的和尙。菩薩道。正是太宗道。你既來此處聽講。只該吃些齋便了。為何與我法師亂講。擾亂經堂。誤我佛

事菩薩道。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脫苦。壽身無壞。太宗正色喜問道。你那大乘佛法。在於何處。菩薩道。在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能解百冤之結。能消無妄之災。太宗道。你可記得麼。菩薩道。我記得。太宗大喜道。教法師引去。請上臺開講。那菩薩帶了木吒。飛上高臺。遂踏祥雲。直至九霄。現出救苦原身。托了淨瓶楊柳。左邊是木吒。惠岸。執着棍。抖擻精神。喜的個唐王。朝天禮拜。衆文武踰地焚香。滿寺中僧尼道俗。士人工賈。無一人不拜禱道。好菩薩。好菩薩。有詩爲證。但見那瑞靄微縹。祥光護法身。九霄華漢。現出女真人。那菩薩。頭上戴一頂金葉紐。翠花鋪。放金光。生銳氣的垂珠纓絡。身上穿一條淡紫色。綫綫妝。盤金龍。飛綵鳳的結素藍袍。胸前掛一面對月明舞清風。雜寶珠攢翠玉的砌香瓊瑤。腰間繫一條冰蠶絲。織金邊。登綵雲。促瑤海的錦繡絨裙。面前又領一個飛東洋。遊普世。感恩行孝。黃毛紅嘴白鷗。手內托着一個施恩濟世的寶瓶。瓶內插着一枝洒青霄。撒大惡。掃開殘霧。垂楊柳。玉環穿繡扣。金蓮足。下深三天許。出入。這纔是救苦救難觀世音。喜的個唐太宗。忘了江山。愛的那文武官。失却朝禮。蓋衆多人。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太宗即傳旨。教巧手丹青。描下菩薩真像。旨意一聲。選出個箇神寫聖。遠見高明的吳道子。此人卽後圖功臣於凌煙閣者。當時展開妙筆。圖寫真形。那菩薩祥雲漸遠。霎時間不見了金光。只見那半空中。瀟瀟瀟瀟。下一張簡帖。上有幾句頌子。寫得明白。頌曰。禮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萬八千里。大乘進懃。此經回上國。能超鬼出羣。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太宗見了頌子。卽命衆僧。且收勝會。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再秉丹誠。重修普果。衆官無不遵依。當時在寺中問曰。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大拜佛求經。問不了。旁邊閃過法師。帝前施禮道。貧僧不才。願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將御手扶起道。法師果能盡此忠賢。不怕程途遙遠。跋涉山川。朕情願與你拜爲兄弟。玄奘頓首謝恩。唐王果是十分賢德。就去那寺裏。佛前與玄奘拜了四拜。口稱御弟聖僧。玄奘感謝不盡道。陛下貧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顧如此。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卽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隨在佛前拈香。以此爲誓。唐王甚

專即命回轡待選瓦利日辰發牒出行。遂此駕回各散。玄奘亦回洪福寺裏。那本寺多僧與幾個徒弟早聞取經之事都來相見。因問發誓願上西天寶否。玄奘道：「是實。他徒弟道：『師父呵，嘗聞人言西天路遠，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無回，難保身命。』玄奘道：『我已發了弘誓大願，不取真經，永墮沉淪地獄。大抵是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難定。又道：『徒弟們，我去之後，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即回來。不然，斷不同矣。』衆徒將此言切切而記。次早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有欽天監奏曰：『今日是人專吉星，堪宜出行遠路。』唐王大喜。又見黃門官奏道：『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隨即宣上寶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這是通關文牒，朕又有一個紫金鉢盂，送你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又欽賜你馬一匹，送爲遠行脚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謝了恩，領了物本，更無留滯之意。唐王排駕與多官同送至關外，只見那洪福寺僧與諸徒將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關外相送。唐王見了，先教收拾行囊。馬匹然後着官人執盞酌酒。太宗舉爵，又問曰：『御弟雅號甚稱。』玄奘道：『貧僧出家人，未敢稱號。』太宗道：『當時菩薩說西天有經三藏，御弟可指經取號。』號作三藏何如？玄奘又謝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頭一戒，貧僧自爲人，不會飲酒。』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飲此一杯，以盡朕奉餞之意。』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飲，只見太宗低頭將御指拾一撮塵土，墜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這一去，到西天幾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徑回上國。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御弟可進此酒。』寧德本鄉一抔土，莫愛他鄉萬兩金。三藏方悟捨土之意，復謝恩飲盡辭謝而去。唐王駕回，畢竟不知此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雙叉嶺伯欽留僧

大有唐王降敕封欽差玄奘問得宗堅心磨琢尋龍穴，着意修持上鷲峰。邊界遠遊多少國，靈山前度萬千重。自今別駕投西去，更教迦持悟大空。却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一二日，馬不停蹄，早至法雲寺。本寺住持上房長老，帶領衆僧，有五百餘人，兩邊羅列，接至裏面，相見獻茶。茶罷，進齋。

賽後不覺天晚。正是那影動星河近。月明無點塵。厲聲鳴遠處。砧韻響西鄰。歸鳥棲枯樹。得僧講梵音。蒲團一榻上。坐到夜將分。衆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有的說水遠山高。有的說路多虎豹。有的說峻嶺陡崖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三藏藉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衆僧們莫解其意。合掌請問。道法師指心點頭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洪誓大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願聖主皇圖永固。衆僧們得此言。人人稱羨。個個宣揚。都叫一聲。忠心赤膽。大闡法師誇讚不盡。請師入榻安寐。早有是竹敲殘月落。雞鳴曉雲生。那衆僧起來。收拾茶水早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禮拜。道弟子陳玄奘。前往西天取經。但肉眼愚迷。不識活佛真形。今願立誓。路中途廟繞香。過塔掃塔。遇佛拜佛。但願我佛慈悲。早現丈六金身。賜真經留傳東土。祝罷。回方丈進齋。齋畢。那二從者整頓了鞍馬。促趕行程。三藏出了山門。辭別衆僧。衆僧不忍分別。直送有十里之遙。擒淚而返。三藏遂直西前進。正是那季秋天氣。但見數村木落。蘆花碎。幾樹楓楊紅葉墮。路途煙雨故人稀。黃菊瘦。山骨細。水寒荷破。人憔悴。白蘋紅蓼。霜天雪。落霞野鷺長空墮。依稀黯淡野雲飛。玄奘去。賓鴻至。嗚嗚。嗚。嗚。聲宵碎。師徒們行了數日。到了鞏州城。早有鞏州合屬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前去。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兩三日。又至河州衛。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處僧道。開得是欽差御弟法師。上西方見佛。無不恭敬。接至裏面。供給了着僧。請往福原寺安歇。本寺僧人一一參見。安排晚齋。齋畢。吩咐二從者。餵喂馬匹。天不明。就行及雞方鳴。隨喚從者。却又驚動寺僧。整治茶湯。供齋。齋罷。出離邊界。這長老心忙。太起早了。原來此時秋深時節。鷄鳴得早。只好有四更天氣。一行三人。連馬四口。迎着清霜。看着明月。行有數十里。遠近見一山嶺。只得撥草尋路。說不盡崎嶇難走。又恐走錯了路。逕正疑思之間。忽然失足。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三藏心慌。從者膽戰。却纔悚懼。又聞得裏面嗚吼高呼。叫金將來。金將來。只見狂風滾滾。捲出五六十個妖邪。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這法師戰戰兢兢的。偷睜觀看。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兇惡。真個是雄威身凜凜。猛氣觀堂堂。

電目飛光，雷聲振四方。鋸牙舒口外，擊齒露脰旁。錦纏圍身體，文斑裹脊梁。銅鼓狔見肉，鉤爪利如霜。東海黃公懼，南山白額王。說得個三藏魂飛魄散，二從者骨軟筋麻。魔王喝令，衆妖一齊將三人用纏索綁縛，正要安排吞食。只聽得外面喧嘩，有人來報：「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三藏聞言，搔頭觀看，前走的是一條黑漢，你道他是怎生模樣？雄豪多膽量，輕健秀身軀。涉水惟兇力，鉤林逞怒威。向來符吉夢，今獨露英姿。綠樹能攀折，知寒暑論時。准靈惟顯處，故此號山君。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你道怎生模樣？嵯峨雙角冠，端肅雙眉骨。性服青衣鶴，跣步多遲滯。宗名父作牯，原號母稱特。能爲田者功，因名特處士。這兩個搖搖擺擺，走入裏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寅將軍一向得意，可賀可賀。」特處士道：「寅將軍奉勝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連日如何？」山君道：「惟守素耳。」處士道：「惟隨時耳。」三個敘罷，各坐談笑。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那黑漢道：「此三者何來？」魔王道：「自送上門來者。」處士笑云：「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盡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魔王即呼左右，將二從者剖腹剜心，剝碎其屍，將首級與心肝獻客。將四肢自食，其餘骨肉分給各妖。只聽得嗚啞之聲，真似虎羊羔，雲時食噉盡，把一個長老幾平說死。這纔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正惶慌之間，漸漸的東方發白。那二怪至天曉方散。三藏昏昏沉沉，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一老叟手持拄杖而來，走上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氣，三藏方甦。跪拜於地道：「多謝老公搭救，貧僧性命。」老叟答禮道：「你起來，你可曾疏失了甚麼東西？」三藏道：「貧僧的兩個從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馬匹在何處。」老叟用杖指道：「那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是他的物件，並不會失落。心纔略放下些，問老叟曰：「老公公，此處是甚所在？」那三個妖魔，果是何物？」老叟道：「此是雙叉嶺，乃虎狼巢穴。虞你爲何陷此？」處士者是個野牛精，山君者是個熊羆精。寅將軍者是個老虎精，左右妖邪，盡都是山精怪獸。只因你的本性元明，所以吃不得你。你跟我來，引你上路。三藏不勝感激，將包袱拍在馬上，牽着纏繩，相隨老叟，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却將馬拴在道旁，轉身拜謝老叟，只見化作一陣清風，跨一隻白鶴，騰空而去。風飄飄遠下，一張簡帖，書上四句頌子，曰：「吾乃西方太白星，特來搭」

救汝生靈。前行自有神徒助。莫為艱難報怨經。三藏看了對天禮拜。拜畢。牽了馬匹。獨自個孤孤慄慄。往前苦進。捨身拚命。上了峻嶺之間。行經半日。更不見個人煙村舍。一則腹中飢了。二則路又不平。正在危急之際。只見前面有兩隻猛虎。咆哮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左有毒蟲。右有怪獸。三藏孤身無策。只得放下身心。聽天所命。又無奈。那馬腰軟蹄癢。即便跪下。伏倒在地。牽又牽不動。苦得個法師。纏身無地。萬分悽楚。莫可奈何。忽然見毒蟲奔走。妖獸飛逃。猛虎潛蹤。長蛇隱跡。三藏抬頭看時。只見一人。手執鋼叉。背負那山坡。前轉出。果然是一條好漢。三藏見他來得漸近。跪在路旁。合掌高叫道。大王救命。那大漢到跟前。放下鋼叉。用手挽起道。長老。我怕。我是這山中的獵戶。姓劉名伯欽。綽號鎮山太保。我自來要尋兩隻山蟲食用。不期遇着你。多有冲撞。三藏道。貪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適間來到此處。遇着些狼虎蛇蟲。四邊圍繞。不能前進。忽見太保來。救我皆走。救了貧僧性命。多謝多謝。伯欽道。我在這裏住家。專倚打些狼虎為生。捉些蛇蟲過活。故此衆獸怕我。走了。你既是唐朝來的。與我都是鄉里。此間還是大唐的地界。我和你同是一國之人。你休怕。跟我來。到我舍下歇馬。明朝我送你上路。三藏聞言。滿心歡喜。謝了伯欽。牽馬隨行。過了山坡。又聽得呼呼風響。伯欽道。風響處。是個山貓來了。長老坐在此間。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三藏見說。又膽戰心驚。不敢舉步。那太保執了鋼叉。拔開步。迎將上去。只見一隻斑斕虎。對面撞見。他看見伯欽回頭就走。這太保霹靂一聲。叫道。業畜。那裏走。虎見他趕得急。轉身輪爪撲來。這太保使鋼叉。又舉手迎敵。唬得個三藏軟癱在地。他生來那會見這樣凶險的。勾當。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人虎相持。他兩個鬪了有一個時辰。只見那虎爪慢腰鬆。被太保舉叉。平胸刺倒。霎時間血流滿地。拖着耳朵。撒上路來。面不改色。對三藏道。造化。這隻山貓。較長者食用幾日。三藏誇讚不盡。道。太保真山神也。伯欽道。有何本事。敢勞過疑他。一隻手執着叉。一隻手拖着虎。在前引路。三藏牽着馬。隨後而行。行過山坡。忽見一座山莊。伯欽到了門首。將死虎擲下。叫小的們把虎扛將進去。吩咐刺了皮。安排將來待客。復回頭迎接三藏進內。彼此相見坐定。伯欽又對他母親道。這位長老。是唐王駕下差往西天見佛求經者。孩兒請他來家歇馬。明日

送他上路。老嫗聞言十分歡喜道：「好好明日你父親迴忌，就燒長老做些好事，念卷經文，到後日送他去罷。」這劉伯欽雖是一個殺虎酋夫，却有孝順之心，聞得母言，就要安排香紙，留住三藏，不覺的天色將晚，小的們捧開桌凳，拿幾盤爛熟虎肉，熟勝勝的放在上面。伯欽請三藏權用，再另辦飯。三藏合掌道：「善哉，貧僧不睡，太保說自出頭胎，就做得和尚，更不曉得吃葷。」伯欽聞得他說，沉吟了半晌道：「長老寒家歷代以來，不曉得吃葷，這等奈何？」反是我請長老的不是。伯欽的母親聞說，叫道：「孩兒不要與長老閑講，我自自有葷物，可以管待。」叫媳婦煮些黃糧米飯，安排素菜，拿出來鋪在桌上。三藏下來謝了，方纔上坐。那伯欽另設一處鋪排，些沒鹽沒醬的老虎肉、香獐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點刺鹿肉、乾巴、滿盤滿碗的，陪着三藏吃。齋方坐下，心欲舉筋，只見三藏合掌誦經，說得伯欽不敢動筋，急起身立在旁邊。三藏念不數句，却教誦齋。伯欽道：「你是個念短頭經的和尙。」三藏道：「此非是經，乃是一卷揭齋之咒。」伯欽道：「你們出家人，偏有許多計較，吃飯便也念誦念誦，吃了齋飯，收了盤碗，漸漸天晚。」伯欽引着三藏出中宅，到後邊走走，穿過夾道，有一座草亭，推開門，入到裏面，只見那四壁上掛幾張強弓硬弩，插幾盞箭，牆上搭兩塊血腥的虎皮，牆根頭插着許多鎗刀叉棒。正中間設兩張坐器。伯欽請三藏坐坐。三藏見這般凶險，膽膽不敢久坐，遂出了草亭，又往後再行，是一座大園子，却看不盡那叢叢葳蕤堆黃，樹樹楊柳掛赤，又見呼的一聲，跳出十來隻肥鹿，一大陣黃獐，見了人，呢呢癡癡，更不恐懼。三藏道：「這獐鹿想是太保養家了的。」伯欽道：「似你那長安城中人家，有錢的集財寶，有莊的集聚稻糧，似我們這打獵的，只得聚養些野獸，備天陰耳。他兩個說話閑行，不覺黃昏，復轉前宅安歇。」次早，那合家老小都起來，就整素齋，管待長老。請開啓念經。這長老淨了手，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拜了家堂。三藏方敲響木魚，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又念了淨身心的神咒，然後開度亡經一卷，誦畢。伯欽又請寫薦亡疏一道，再開念金剛經、觀音經，一一朗音高誦。誦畢，吃了午齋，又念法華經、彌陀經，各誦幾卷，又念一卷孔雀經，及談蓮菖洗業的故事。早又天晚，獻過了種種香火，化了喪神紙馬，燒了薦亡文疏，佛事已畢，又各安寢。卻說那伯欽的父親之靈，超薦得沉淪鬼魂兒，早來到東家宅內，托一夢與舍宅長幼。

道。我在陰司裏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我的罪孽。閻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宮地。長者人家托生去了。你們可好生謝送長老。不要怠慢。不要怠慢。我也去也。這纔是萬法莊嚴。端有驚驚亡難苦出。沉淪。那合家兒夢醒。又早太陽東上。伯欽的娘子道。太保。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說。他在陰司苦難難脫。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他的罪孽。閻王差人送他上中華宮地。長者人家托生去。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不得怠慢他。說罷。徑出門。徘徊去了。我們叫他不應。留他不住。阻來却是一夢。伯欽道。我也是那等一夢。與你一般。我們起去對母親說去。他兩口子正欲去說。只見老母叫道。伯欽孩兒。你來。我與你說話。二人至前。老母坐在牀上道。兒呵。我今夜得了個喜夢。夢見你父親來家說。多虧了長老超度。已消了罪業。上中華宮地。長者家去托生。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我與媳婦皆有此夢。正來告稟。不期母親呼喚。也是此夢。遂叫一家大小起來。安排謝意。替他收拾馬匹。都至前拜謝道。多謝長老超薦我亡父脫難超生。報答不盡。三藏道。貧僧有何能處。敢勞致謝。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三藏也喜。早供過了素齋。又具白銀一兩為謝。三藏分文不受。一家兒又懇懇拜央。三藏畢竟分文未受。但道。是你肯發慈悲。送我一程。足感至愛。伯欽與母妻無奈。急做了些粗麵燒餅乾糧。叫伯欽遠送。三藏歡喜收納。太保領了母命。又喚兩三個家僮。各帶捕獵的器械。同上大路。看不盡那山中野景。嶺上風光。行經半日。只見對面處有一座大山。真個是高接雲霄。摧巍險峻。三藏不一時。到了山前。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欽回身立於路下道。長老。請自前進。我却告回。三藏聞言。滾鞍下馬。道。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西半邊是韃靼的地界。那廂額虎不伏我降。我却也不能過界。你自去罷。三藏心驚。輪開手。牽衣執袂。滿淚難分。正在那叮嚀拜別之際。只聽得山下叫喊如雷道。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唬得個三藏癡呆。伯欽打躬。畢竟不知是甚人叫喊。且聽下回分解。

佛即心。心即佛。心佛從來皆要物。若知無物。又無心。便是真心。法身佛。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猶萬象。無體之體。即真體。無相之相。即實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來不向。不向無異。無同無有。無難捨難取。難聽難。內外靈光到處同。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個身心萬法同。知之須會無心訣。不染不滯。為淨業。善惡千端。無所為。便是南無釋迦。葉却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慌慌。又聞得叫聲師父來也。衆家僧道。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問。是甚麼老猿。太保道。這山舊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國。改名兩界山。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王莽篡漢之時。天降此山下。壓着一個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飲食。自有土神監押。教他燒餐鐵丸。渴飲銅汁。自昔到今。深饑不死。這叫必定是他。長老莫怕。我們下山去看來。三藏只得依從。牽馬下山。行不數里。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露着頭。伸着手。亂招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纔來。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也。這長老近前細看。你道他是怎生模樣。尖嘴縮腮。金睛火眼。頭上堆苔蘚。耳中生薜蘿。鬚邊少髮。多青草。頰下無鬚。有綠莎。眉間土。鼻凹泥。十分猥獷。指頭粗。手掌厚。塵垢餘多。還喜得眼睛轉動。喉舌聲和。語言雖利。便身體莫能挪。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今朝難滿脫天羅。劉太保雖然膽大。走上前來。與他拔去了鬚草。頰下莎。問道。你有甚麼話說。那猴道。我沒話說。教那個師父上來。我問他一問。三藏道。你問我甚麼。那猴道。你可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三藏道。我正是。你問怎麼。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只因犯了誑上之罪。被佛祖壓於此處。前者有個觀音菩薩。領佛旨意。上東土尋取經人。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勸我再莫行兇。歸於佛法。盡慫慫。保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功成後。自有好處。故此晝夜提心。晨昏弔膽。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我願保你取經。與你做個徒弟。三藏聞言。滿心歡喜道。你雖有此善心。又蒙菩薩教誨。願入沙門。只是我又沒斧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來也。三藏道。我自救你。你怎得出來。那猴道。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我就出來了。三藏依言。回頭夾喚。劉伯欽道。太保啊。我與你上山走一遭。伯欽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決不敢虛認。伯欽只得呼喚。

家值索好馬匹。他却扶着三藏，復上高山，攀藤附葛，只行到那極巔之處，果然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有塊四方大石，石上貼着一封皮，却是唵嚩呢叭唵吽六個金字。三藏近前跪下，朝石頭看着金字，拜個幾拜，却西禱祝道：「弟子陳玄奘，特率旨意求經，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救出神猴，同登靈山，若無徒弟之分，此輩是魔，兇頑怪物，哄賺弟子，不成吉慶，便揭不得起，祝罷。」又拜拜畢，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只聞得一陣香風，劈手把那帖兒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監押大聖者，今日他的難滿，吾等同見如來，繳此封皮去也。」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落空禮拜，徑下高山，又至石匣邊，對那猴道：「揭了帖兒矣，你出來罷。」那猴歡喜，叫道：「師父，你請走開些，我好出來。」驚了。你伯欽聽說，領着三藏一行人向東即走，走了五七里遠近，又聽得那猴高叫道：「再走，再走。」三藏又行了許遠，下了山，只聞得一聲響亮，其個是地裂山崩，衆人盡皆悚懼，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赤淋淋跪下，道：「師父，我出來也。」對三藏拜了四拜，急急起身，與伯欽唱個大喏道：「有勞大哥送我師父，又承大哥替我臉上藤草，謝畢，就去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那馬見了他，腰軟蹄燥，戰兢兢的立站不住，蓋因那猴原是弼馬溫，在天上看養，鬪馬的有些法則，故此凡馬見他害怕。三藏見他意思，實有好心，真個像沙門中的人物，便叫徒弟啊，你姓甚麼？猴王道：「我姓孫。」三藏道：「我與你起個法名，却好呼喚。」猴王道：「不勞師父盛意，我原有個法名，叫做孫悟空。」三藏歡喜道：「也正合我們的宗派，你這個模樣，就像那小頭陀一般，我與你再起個混名，稱為行者，好麼？」悟空道：「好好，好，此時又稱為孫行者。」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却轉身對三藏唱個喏道：「長老，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弟，喜甚喜甚，此人果然去得，我却告回。」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多有拖步，感激不勝。」同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令荆夫人、貧僧在府多擾，容同時躡謝。伯欽回禮，遂此兩下分別，却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他在前邊，背着行李，赤條條，拐步而行，不多時，過了兩界山，忽然見一隻猛虎，咆哮奔尾而來。三藏在馬上驚心，行者在路旁歡喜道：「師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放下行李，耳朵裏拔出一個針兒，迎着風，幌一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他拿在手中，笑道：「這寶貝五百餘年不會用着，他今日拿出來，禪伴衣服兒穿穿，你看他拽開步，迎着猛虎，道聲

靈香那裏去。那隻虎蹲着身，伏在塵埃，動也不敢動，却被他照頭一棒，就打的腦漿迸，萬點桃紅，牙齒噴幾點玉塊，唬得那陳玄裝滾鞍落馬，咬指道：「聲天哪！天哪！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虎，還與他鬥了半日，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行者拖將虎來道：師父略坐一坐，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穿了走路。」三藏道：「他那裏有甚衣服？」行者道：「師父莫管我，自有處置。」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牛耳尖刀，從那虎腹上挑開皮，往下一刺，刺下個圓圈皮來，剝去了爪甲，割下頭來，割個四方，一塊虎皮，提起來，盪了一盪，道：「闊了些兒，一幅可作兩幅，拿過刀來，又裁爲兩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圍在腰間，路旁揀了一條荊藤，緊緊束定，遮了，下體道：師父且去，且去，到了人家，借些針線，再縫不遲，他把條鐵棒，撿一撿，依舊傳個針兒，收在耳裏，背着行李，請師父上馬，兩個前邊，長老在馬上問道：「悟空，你纔打虎的鐵棒，如何不見？」行者笑道：「師父，你不曉得，我這棍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裏得來的，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鐵，又喚做如意金箍棒，當年大反天官，甚是虧他，隨身變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剛纔變做一個繡花針兒模樣，收在耳內矣，但用時，方可取出。」三藏聞言暗喜，又問道：「方纔那虎見了你，怎麼就不動？」讓你在打他，何說？」悟空道：「不瞞師父說，莫道是隻虎，就是一條龍，見了我，也不敢無禮，我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翻江攪海的神通，見我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則盪於宇宙，小之則攝於毫毛，變化無端，隨順莫測，刺這個虎皮，何爲稀罕？若到那疑難處，看展本事麼？」三藏聞得此言，愈加放懷無慮，策馬前行，師徒兩個走着路，說着話，不覺得太陽西墜，但見銀鉞斜輝，返照天涯，海角歸雲，千山鳥雀噪聲，窺宿投林，成陣野獸，雙雙對對，回窩族，羣羣一鉤新月，破黃昏，萬點明星，光暈行者道：「師父走動些，天色晚了，那壁廂樹木森森，想必是人家莊院，我們趨早投宿去來。」三藏果策馬而行，徑奔人家，到了莊院，前下馬，行者掖了行李，走上前，叫聲開門，開門，那裏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咧咧的開了門，看見行者這般惡相，腰繫着一塊虎皮，好似雷公模樣，唬得脚軟身麻，口出謔語道：「鬼來了，鬼來了，三藏近前攙住，叫道：老施主，休怕，他是我貧僧的徒弟，不是鬼怪，老者擡頭，見了三藏的面貌，清奇，方纔立定，問道：你是那寺裏來的，和尚尋這

惡人上我門來。三藏道：我貧僧是唐朝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道路過此間，天晚，特造檀府借宿一宵，明早不犯天光就行。萬望方便一二。老者道：你雖是個唐人，那個惡的却非唐人。悟空厲聲呼道：你這個老兒，會沒眼色。唐人是我的師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糖人。蠻人，我是齊天大聖，你們這裏人家，也有認得我的，我也曾見你來。那老者道：你在那裏見我？悟空道：你小時不會在我面前扒柴，不會在我臉上挑菜。老者道：這廝胡說，你在那裏住？我在那裏住？我來你面前扒柴挑菜，悟空道：我兒子便胡說，你是認不得我了。我本是這雨界山石匣中的大聖，你再認認看。老者方纔省悟道：你倒有些像他，但你是怎麼得出來的？悟空將菩薩勸善，令我等待唐僧揭帖脫身之事，對那老者細說了一遍。老者却纔下拜，將唐僧請到裏面，即喚老妻與兒女都來相見，具言前事。個個欣喜，又命看茶。茶罷，問悟空道：大聖啊，你也有年紀了？悟空道：你今年幾歲了？老者道：我癡長一百三十歲了。行者道：還是我重子重孫哩。我那生身的年紀，我不記得是幾時，但只在這山脚下已五百餘年了。老者道：是有是我會記得。祖公公說：此山乃從天降下，就壓了一個神猴，只到如今，你纔脫體。我那小時見你時，你頭上有草，臉上有泥，還不怕你。如今臉上無了泥，頭上無了草，却像瘦了些，腰間又箍了一塊大虎皮，與鬼怪能差多少。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都呵呵大笑。這老兒頗賢，即令安排齋飯。飯後，悟空道：你家姓甚？老者道：舍下姓陳。三藏聞言，即下來起手道：老施主與貧僧是華宗行者道：師父，你是唐姓，怎的和他是華宗？三藏道：我俗家也姓陳，乃是唐朝海州弘農郡聚賢莊人氏。我的法名叫做陳玄奘，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賜我做御弟，三藏指唐為姓，故名唐僧也。那老者見說同姓，又十分歡喜。行者道：老陳左右，打攬你家，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燒些湯來，與我師徒洗浴。洗浴一發，臨行謝你。那老兒即令燒湯，拿金盞，掌上燈火，師徒浴罷，坐在燈前行者道：老陳還有一事，累你有針線，借我用用。那老兒道：有有，有。即教媽媽取針線來，遞與行者。行者又有眼色，見師父洗浴，脫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未穿，他即扯過來，披在身上，却將那虎皮脫下，聯接一處，打一個馬面樣的摺子，圍在腰間，勒了簾條，走到師父面前道：老孫今日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這等樣，纔像個行者。三藏道：徒弟，你

不嫌殘舊，那件直裰兒，你就穿了罷。悟空嗚個喏道：「承賜承賜，他又去尋些草料，喂了馬。」此時各各奉畢，師徒與那老兒，亦各歸癩。次早，悟空起來，請師父走路。三藏着衣，教行者收拾鋪蓋行李。正欲告辭，只見那老兒，早具盤腸，又具齋飯，齊擺方纔起身。三藏上馬，行者引路，不覺饑餐渴飲，晚宿曉行。又值初冬時候，但見那霜凋紅葉，千林瘦嶺，上幾株松柏秀，未開梅蕊，散香幽。暖短晝，小春受，菊殘荷盡，山茶茂，寒橋古樹，爭枝鬪，曲澗涓涓，泉水瀉。俊雲欲雪，滿天浮，朔風驟，牽衣袖。同曉寒，感人怎受。師徒們正走多時，忽見路旁，叻哨一聲，鬧出六個人來，各執長槍短劍，利刃強弓，大叱一聲道：「那和尚那裏走，遲早留下馬匹，放下行李，饒你性命過去。說得那三藏魂飛魄散，跌下馬來，不能言語。行者用手扶起，道：師父放心，沒些兒事。這都是送衣服，送盤纏與我們的。」三藏道：「悟空，你想想有些耳閉，他說教我們留馬匹行李，你倒問他要甚麼衣服盤纏？行者道：你替守着衣服行李，馬匹待老孫與他爭持一場，看是如何。」三藏道：「好手不敵雙拳，雙拳不如四手，他那裏六條大漢，你這般小小的一個人兒，怎麼敢與他爭鬪？行者的膽量大，那容分說，走上前來，又手當胸，對那六個人施禮道：「列位有甚麼緣故，阻我貧僧的去路？」那人道：「我等是剪徑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大名久播，你量不知，早早的留下東西，放你過去。若道半個不字，教你碎屍粉骨。」行者道：「我也是祖傳的大王，積年的山主，却不會鬧得列位有甚大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說與你聽，一個喚做眼看喜，一個喚做耳聽怒，一個喚做鼻嗅愛，一個喚作舌嘗思，一個喚作意見愁，一個喚作身本憂，悟空笑道：「原來是六個毛賊，你却不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你倒來攔路，把那打劫的珍寶，拿出來，我與你作七分兒均分，饒了你罷。」那賊聞言，喜的喜，怒的怒，愛的愛，思的思，愁的愁，一齊上前亂嚷道：「這和尚無禮，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他輪鎗舞劍，一擁前來，照行者劈頭亂砍，兵兵兵，砍了七八十下，悟空停立中間，只當不知，那賊道：「好和尚，真個的頭硬，行者笑道：「將就看得過罷了，你們也打得手困了，却該老孫取出個針兒來，要耍那賊道：「這和尚是一個行針灸的，那中變的，我們又無病症，說甚麼動針的話，行者伸手去耳朵裏，拔出一個繡花針兒，迎風一幌，却是一條鐵棒，足有碗來粗細，拿在手中道：「不要走，也讓

老孫打一棍兒，試試手，說得這六個賊四散逃走。被他攔步團圍，趕上一個個盡皆打死，剝了他的衣服，奪了他的盤纏，笑吟吟走將來道：「請師父行，那賊已被老孫勦了。」三藏道：「你十分撞得他，雖是剪徑的強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該死罪。你縱有手段，只退他去便了。怎麼就都打死？這却是無一點惻隱之心。如何做得和尚？悟空道：師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却也打死你哩。」三藏道：「我這出家人，寧死也決不殺行兇行者。」道：「不瞞師父說，我老孫五百年前，稱王爲怪的時節，既不知打死多少，人假似你說這般話，我就做不到齊天大聖了。」三藏道：「只因你欺天誑上，纔受這五百年前之難。今既入沙門，若是還像當時行兇，去不得西天，做不得和尚，戒惡，戒惡，原來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他見三藏只管絮絮叨叨，按不住心頭火發，道：你既是這等說，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絮叨。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却不曾答應，他就使性子，將身一縱，說一聲：「老孫去也。」三藏急擡頭，早已不見，只聞得呼的一聲，回東而去。撇着那長老孤孤零零，縮頭自歎道：「這廝這等不受教誨，我略說他幾句，他怎麼無形無影的徑回去了。」罷罷罷，也是我命裏不該招徒弟去來。去來正是捨身拚命，歸西去，莫倚旁人自主。張那長老收拾行李，槍在馬上，也不騎馬，一隻手拄着錫杖，一隻手揸着繩繩，淒淒淒淒，往西前進。行不多時，只見山前有一個老母，捧一件錦衣，錦衣上有一頂花帽。三藏見他來得近，慌忙牽馬立於右側，讓行。那老母問道：「你是那裏來的？」長老獨行於此。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王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者。」老母道：「西方佛在大雷音寺天竺國界，此去有十萬八千里路。你這等單人獨馬，又無個徒弟，如何去得？」三藏道：「弟子日前收得一個徒弟，他性潑兇頑，是我說了他幾句，他不受教，遂渺然而去也。」老母道：「我有這一領綿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原是我兒子用的。他只做了三日和尚，不幸命短身亡。我纔去他寺裏哭了一場，將這兩件衣帽拿來，做個懷念。」長老呵，你既有徒弟，我把這衣帽送了你罷。」三藏道：「承老母盛賜，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不敢領受。」老母道：「他那相去了。」三藏道：「我聽得呼的一聲，他回東去了。」老母道：「東邊不遠，就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我這裏還有一篇咒兒，喚做定心真言，又名做緊箍兒咒。你可暗暗的念熟，牢記心頭，再莫洩漏。一人知道，我去趕上他，叫他還來跟你。你却將

此衣帽與他穿戴。他若不服你使喚，你就默念此咒，他再不敢行兇，也再不敢去了。三藏聞言，低頭拜謝。那老母化一道金光，回東而去。三藏悟知是觀音菩薩授此真言，急忙撮土焚香，望東禮拜，拜罷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却坐在路旁，誦習那定心真言，來回念了幾遍，念的爛熟，牢記心胸，不題。却說那悟空別了師父，一筋斗雲，徑轉東洋大海。龍王宮裏，龍王見了，道：「近聞得大聖難滿，想必是重疊仙山，復歸洞府矣。」悟空道：「我也有此心，只是又做了和尚了。」龍王道：「做甚和尚？」行者道：「我虧了南海菩薩勸教，我隨東土唐僧上西方拜佛，皈依沙門。又喚爲行者了。」龍王道：「這纔叫做改邪歸正，可賀可賀。既是如此，怎麼不西去復東回何也？」行者笑道：「因是唐僧不識人性，有幾個毛賊剪徑，是我將他打死，唐僧就說了我若干的不是，你想老孫可是受得悶氣的？是我撇了他，欲回本山，故此先來望你一募，借鍾茶吃。」龍王卽命捧香茶來獻。行者回頭一看，見後壁上掛着一幅圪橋進履的畫。見行者問是甚麼景緻。龍王道：「大聖在先，此事在後，故你不認得，這叫做圪橋三進履。此仙是黃石公，此子乃是漢世張夏。石公坐在圪橋上，忽然失履於橋下，遂喚張夏取來。此子卽忙取來跪獻於前。如此三度，張夏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石公遂授他天書，着他扶漢。後來做了漢朝第一功臣。太平後，棄職歸山，從赤松子遊。悟成仙道，大聖你若不保唐僧，不受教誨，到底是個妖仙，休想得成正果。悟空聞言，沉吟半晌，龍王道：「大聖自當裁處，不可圖自在，誤了前程。」悟空道：「莫多話，老孫還去保他，便了別了。」龍王急縱身出離海藏，駕着雲正走，却遇着南海菩薩。菩薩道：「孫悟空，你怎麼不受教誨，不保唐僧來此處何幹？慌得個行者忙忙施禮道：『向蒙菩薩善言，果有唐僧揭了歷帖，救脫了我，跟他做了徒弟，他却怪我兇頑，我纔去閃他一閃。如今就來保他。』」菩薩道：「起早去，莫錯了念頭。」言畢，各回道。行者須臾間，看見唐僧在路旁閑坐，他上告道：「師父怎麼不走路，還在此做甚？」三藏搖頭道：「你往那裏去來，教我不敢行動，只管在此等你行者道：『我往東海老龍王家討杯茶吃。』」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不要說謊，你難得我多一個時辰，就說到龍王家吃茶，行者笑道：『不瞞師父說，我會駕筋斗雲，一個筋斗有十萬八千里路，故此卽去卽來。』」三藏道：「我略略的言語重了些兒，你就使心子去了，我去像你這有本事的討得茶吃，像

我這去不得的。只管在此忍饑，你也過意不去呀。行者道：師父，你若餓了，我便去與你化些齋吃。三藏道：不用化齋，我那包袱裏還有些乾糧，你去那鉢盂尋些水來，等我吃些兒走路罷。行者去解開包袱，見有幾個粗麵燒餅，拿出來遞與師父。又見那光豔豔的一領綿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行者道：這衣帽是東土帶來的。三藏就順口兒答應道：是我小時穿戴的。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經，就會念經。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禮，就會行禮。行者道：好。師父把與我穿戴了罷。三藏道：你若穿得就穿了罷。行者遂將綿布直裰穿上，把帽兒戴上。三藏見他戴上帽子，就不吃乾糧，却默默的念那緊箍咒。一通行者叫道：頭痛，頭痛。那師父不住的又念了幾遍，把個行者痛得打滾，抓破了嵌金的花帽。三藏恐怕扯斷金箍，住了口不念。不念時，他就不痛了。伸手去頭上摸摸，似一條金線兒，模樣緊緊的勒在上面，取不下，換不斷。已是生根了。他就耳裏取出針兒來，撞入箍裏，往外亂擡。三藏恐怕他擡斷了，口中又念起來。他依舊生痛，痛得豎蜻蜓，翻筋斗，耳紅面赤，眼脹身麻。那師父見他這等，又不忍不住口，他的頭又不痛了。行者道：我這頭痛，原來是師父咒我的。三藏道：我念的是緊箍經，何曾咒你。行者道：你再念念看。三藏真個又念行者真個又痛，只叫莫念，莫念，念動我就痛了。這是怎麼說。三藏道：你今番可聽我教誨了。行者道：聽教了。你再可無禮了。行者道：不敢了。他口裏雖然答應，心上還懷不善，把那針兒，一擡碗來粗，細磨磨前就欲下手，慌得長老口中又念了兩三通。這猴子跌倒在地，丟了鐵棒，不能舉手，只叫師父，我曉得了，再莫念，再莫念。三藏道：你怎麼欺心，就想打我。行者道：不敢，不敢。我問師父，你這法兒是誰教你的。三藏道：是道間一個老母傳授我的。行者大怒道：不消講了。這個老母，坐定是那個觀世音。他怎麼那等害我。等我上南海打他去。三藏道：此法既是他授與我，他必然先曉得了。你若辱他，他念起來，你却不是死了。行者見說得有理，真個不敢動身，只得同身跪下告哀道：師父，這是他奈何我的法兒，教我隨你西去，我也不去惹他。你也莫當常言的，只管念誦我，願保你再無後悔之意了。三藏道：既如此，伏侍我上馬去了。那行者纔死心塌地，抖擻精神，束一束綿布直裰，扣背馬匹，收拾行李，奔西而進。畢竟這一去後面又有甚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洞意馬收羈

却說行者伏侍唐僧西進行經數日正在那臘月寒天朔風凜凜滑凍凌凌走的是些懸崖峭壁崎嶇路壘嶺層巒險峻山三藏在馬上遙聞叻叻水聲聒耳回頭叫悟空是那裏水響行者道我記得此處叫做蛇盤山糜愁澗想必是箇裏水響說不了馬到澗邊三藏勒韁觀看只見涓涓寒脈穿雲過澗澗滑波映日紅塵搖夜雨聞幽谷彩發明霞映太空千仞浪飛噴碎玉一泓水響吼清風流歸萬頃烟波去鷗鷺相忘沒釣蓮師徒兩個正在看處只見那澗當中響一聲鏗出一條龍來推波掀浪攪出屋上就捨長老慌得個行者丟了行李把師父抱下馬來回頭便走那條龍就趕不上把他的白馬連鞍轡一口吞下肚去依然伏水潛踪行者把師父送在那高阜上坐了却來牽馬挑擔止存得一擔行李不見了馬匹他將行李擔送到師父面前道師父那孽龍也不見踪影只是驚走我的馬了三藏道徒弟啊却怎生尋得馬着麼行者道放心放心等我去看來他打個叻哨跳在空中火眼金睛用手搭涼篷四下裏觀看更不見馬的踪跡按落雲頭報道師父我們的馬斷乎是那龍吃了四下裏再看不見三藏道徒弟呀那廝能有多大大口却將那匹大馬連鞍轡都吃了想是驚張溜韁走在那山凹之中你再仔細看看行者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我這雙眼白日裏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像那千里之內蜻蜓兒展翅我也看見何期那匹大馬我就不見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進可憐啊這千山萬水怎生走得說着話淚如雨落行者見他哭將起來他那裏忍得住暴躁發聲喊道師父莫要這等膿包形麼你坐着坐着等老孫去尋着那廝教他還我馬便了三藏却纔扯住道徒弟啊你那裏去尋他只怕他暗地裏攪將出來却又不連我都害了那時節人馬兩亡怎生是好行者聞得這話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濟不濟又要馬騎又不放我去似這殺看着行者坐到老羅正狠狠的吆喝正難息怒只聽得空中有人言語叫道孫大聖莫惱唐御弟休哭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的一路神祇特來暗中保取經者那長老聞言慌忙禮拜行者道你等是那幾個可報名來我好點卯衆神道我等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位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各各輪流值日聽候行者道今日先

從誰起。衆揭諦道：「丁甲功曹卽藍輪次，我五方揭諦，惟金頭揭諦晝夜不離左右。行者道：「旣如此，不當值者退，留下六丁神將與日值功曹和衆揭諦，保守着我師父。等老孫尋那淵中的孽龍，教他還我馬來。衆神遵令。三藏纔放下心，坐在石崖之上，吩咐行者仔細。行者道：「只管寬心，好猴王京一東綿布直裰，揀起虎皮裙子，揀着金箍鐵棒，徑隨淵密半雲半霧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激泥鯨，還我馬來。還我馬來。却說那龍吃了三藏的白馬，伏在那淵底中間，潛養性，只聽得有人叫馬索馬，他按不住心中火發，急縱身跟浪翻波，跳將上來道：「是那個敢在這裏海口傷吾行者見了他，大吃一聲，休走。還我馬來。輪着棍，劈頭就打。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他，兩個在淵邊前這一場賭鬥，果是驍雄，但見那龍舒利爪，猴學金箍，那個巖垂白玉線，那個眼幌赤金燈。那個鬚下明珠噴綠霧，這個手中鐵棒舞狂風。那個是迷爺頭的孽子，這個是欺天將的妖精。他兩個都因有難遭磨折，今要成功各願能來來往往，戰罷多時，盤旋良久，那條龍力軟筋麻，不能抵敵，打一個轉身，又撞於水內，深潛淵底，再不出頭。被猴王罵誓不絕，他也只推耳聾。行者沒及奈何，只得回見三藏道：「師父，這個怪，被老孫罵將出來，他與我賭鬥多時，怯戰而走，只躲在水中，聞再不出來了。三藏道：「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馬。行者道：「你看你說的話，不是他吃了，他還肯出來招聲與老孫犯對。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時，曾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原來那猴子吃不得人急，他見三藏搶白了他這一句，他就發起神威道：「不要說，不要說，等我與他再見個上下。這猴王拔開步，跳到淵邊，使出那翻江攪海的神通，把一條廣愁陡淵徹底澄清的水，攪得似那九曲黃河泛漲的波。那孽龍在於深淵中，坐臥不甯，心中思想道：「這纔是禍無雙降稿，不單行我纔脫了天條死難，不上一年，在此隨緣度日，又撞着了這般個潑魔，他來害我，你看他越惱，受不得屈氣，咬着牙，跳將出去，罵道：「你是那裏來的潑魔，這等欺我。行者道：「你莫管我那裏，你只還了馬，我就饒你性命。那龍道：「你的馬是我吞下肚去，如何吐得出來，不還你，便待怎的。行者道：「不還馬時，看棍。只打殺你，償了我馬的性命，便罷。他兩個又在那山崖下苦鬧，鬧不數合，小龍委實難挨，將身一幌，變作一條水蛇兒，鑽入草料中去了。猴王拿着棍趕上前來，撥草尋蛇，那

裏得些影響。急得他三尸神咋七竅生烟。念了一聲唵字咒語。卽喚出當坊土地。本處山神。一齊來跪下道。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伸過孤拐來。各打五棍見面。與老孫散散心。二神叩頭哀告道。望大聖方便。容小神訴告。行者道。你說甚麼。二神道。大聖一向久困。小神不知幾時出來。所以不曾接得。萬望恕罪。行者道。既如此。我且不打你。我問你。廣愁瀾裏。是那方來的怪龍。他怎麼搶了我師父的白馬吃了。二神道。大聖自來。不曾有師父。原來是個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甚麼師父的馬來。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我只爲那誑上的勾當。整受了這五百年的苦難。今蒙觀音菩薩勸善。着唐朝駕下真僧救出我來。教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經。因路過此處。失了我師父的白馬。二神道。原來是如此。這瀾中自來無邪。只是深陡寬闊。水光徹底。澄清。鴉鵲不敢飛過。因水清照見自己的形影。便認做同羣之鳥。往往身躡於水內。故名廣愁瀾。只是向年間。觀音菩薩因爲屢訪取經人去。救了一條玉龍。送他在此。教他等候那取經人。不許爲非作歹。他只是餓了時。上岸來撲些鳥鵲吃。或是捉些獐鹿食用。不知他怎麼無知。今日冲撞了大聖行者道。先一次他還與老孫動手。盤旋了幾合。後一次是老孫叫罵。他再不出。因此使了一個翻江攪海的法兒。攪混了他瀾水。他就攪將上來。還要爭持。不知老孫的棍重。他遮架不住。就變做一條水蛇。鑽在草裏。我起來尋他。却無踪跡。土地道。大聖不知。這條瀾千萬個孔竅相通。故此這波瀾深遠。想是此間也有一孔。他鑽將下去。也不須大聖發怒。在此找尋。要擒此物。只消請將觀世音來。自然伏了。行者見說。喚山神土地。同來見了三藏。具言前事。三藏道。若要請菩薩。幾時纔得回來。我貧僧饑寒恁忍。說不了。只聽得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大聖。你不須動身。小神去請菩薩來也。行者大喜道。聲有累。有累。快行快行。那揭諦急縱雲頭。徑上南海。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護師父。日值功曹去尋齋供他。又去瀾邊巡繞。不題。却說金頭揭諦一駕雲。早到了南海。按祥光直至普陀山紫竹林中。託那金甲諸天與木吒惠岸轉達。得見菩薩。菩薩道。汝來何幹。揭諦道。唐僧在蛇盤山廣愁瀾。失了馬。急得孫大聖遣退兩難。及問本處土神。說是菩薩。送在瀾裏的孽龍吞了。那大聖着小神來告請菩薩降這孽龍。還他馬匹。菩薩聞言。道。這廟本是西海敖閩之子。

他爲縱火燒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是我親見玉帝討他下來。殺他與唐僧做個驢。方他怎麼反吃了唐僧的馬。這等說。等我來。那菩薩降蓮臺。徑離仙洞。與揭諦駕着祥光。過了南海而來。有詩爲證。佛說蜜多三藏經。菩薩揭揭滿長城。摩訶妙語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靈。致死金蟬重脫殼。故令玄奘再修行。只因路阻廣愁澗。龍子蹄真化馬形。那菩薩與揭諦。不多時到了蛇盤山。却在那半空裏。留住祥雲低頭觀。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叫罵。菩薩着揭諦喚他來。這揭諦按落雲頭。不經由三藏直至澗邊。對行者道。菩薩來也。行者聞得急縱雲跳空中。對他大叫道。你這個七佛之師。慈悲的教主。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菩薩道。我把你這個大膽的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盡意。度得個取經人來。叮嚀教他教你性命。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反來與我騷鬧。行者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來。讓我逍遙自在。要子便了。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傷了我幾句。教我來盡心竭力。伏侍唐僧。便罷了。你怎麼送他一頂花帽。哄我戴在頭上受苦。把這個箍子。長在老孫頭上。又教他念一卷甚麼緊箍兒咒。着那老和尚念了。又念教我這頭上痛了。又痛。這不是你害我也。菩薩笑道。你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束你。你又詭上天欺天。知甚好歹。再似從前。攪出禍來。有誰收管。須是得這個魔頭。你纔肯入我瑜如之門路哩。行者道。這樁事。作做是我的魔頭罷。你怎麼又把那有罪的孽龍。送在此。魔成精。叫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此又是縱放歹人爲惡。太不善也。菩薩道。這條龍是我親奏玉帝。討他在此。專爲求經人做個脚力。你想那東土來的凡馬。怎麼得這萬水千山。怎到得那靈山佛地。須是得這個龍馬。方纔去得。行者道。像他這般懼怕老孫。潛躲不出。如之奈何。菩薩叫揭諦道。你去澗邊叫一聲。教閻龍王。玉龍三太子。你出來。有南海菩薩在此。他就出來了。那揭諦果去澗邊叫了兩遍。那小龍翻波跳浪。跳出水來。變作一個人。像踏了雲頭。到空中對菩薩禮拜道。向蒙菩薩解脫活命之恩。在此久等。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菩薩指着行者道。這不是取經人的大徒弟。小龍見了道。菩薩道。是我的對頭。我昨日腹中饑餓。果然吃了他的馬匹。他倚着有些力量。將我鬧得力怯。而同。又罵得我閉門不敢出來。他更不會提着一個取經的字樣。行者道。你又不曾問我姓甚。

各誰。我怎麼就說小龍道。我不曾問你是那裏來的潑魔。你纔道。管甚麼那裏不那裏。只還我馬來。何曾說出半個唐字。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那肯稱讚別人。今番前去。還有歸順的哩。若問時。先提起取經的字來。却也不勞用心。自然拱伏。行者歡喜領教。菩薩上前。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將楊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氣。喝聲叫變。那龍即變做他原來的馬匹毛片。又將言語吩咐道。你須用心了。還擊障功成後。起越凡龍。還你個金身正果。那小龍口啣着技骨。心心領諾。菩薩教悟空領他去。見三藏。我同海上去也。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這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得到。似這等多磨多折。老孫的性命也難全。如何成得甚麼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薩道。你當年未成人道。且肯盡心修悟。你今日脫了天災。怎麼倒生煩惱。我門中以寂滅成真。須是要信心正果。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你過來。我再贈你一般本事。菩薩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放在行者的腦後。喝聲變。即變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無濟無主的時節。可以隨機應變。救得你急急之災。行者聞了。這許多好言。纔謝了大慈大悲的菩薩。那菩薩香風繞繞。彩霧飄飄。徑轉普陀而去。這行者纔按落鬚頭。揪着那龍馬的頂鬃。來見三藏。道。師父。馬有了也。三藏一見大喜。道。徒弟這馬怎麼比前反肥了些。在何處尋着的。行者道。師父。你還做夢哩。却纔是金頭揭諦請了菩薩來。把那瀾裏龍化作我們的白馬。其毛片相同。只是少了鞍轡。着老孫揪來也。三藏大驚道。菩薩何在。待我去拜謝他。行者道。菩薩此時已到南海。不耐煩矣。三藏就撮土焚香。誦南禮拜。拜罷。起身即與行者收拾前進。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吩咐了揭諦功曹。却請師父上馬。三藏道。那無鞍轡的馬。怎生騎得。且待尋船渡過瀾去。再作區處。行者道。這個師父。好不知時務。這個曠野山中。船從何來。這匹馬。他在此久住。必知水勢。就騎着他。做個船兒。過去罷。三藏無奈。只得依言。跨了劍馬。行者挑着行李。到了瀾邊。只見那上流頭。有一個漁翁。撐着一個枯木的棹子。順流而下。行者見了。用手招呼道。老漁。你來。你來。我是東土取經去的。我師父到此。難過你來。渡他一渡。漁翁聞言。即忙撐攏。行者請師父下了馬。扶持左右。三藏上了棹子。揪上馬。

匹安了行李。那老漁撐開棧子，如風似箭，不覺的過了唐愁陡澗，上了西岸。三藏教行者解開包袱，取出大唐的幾文錢鈔，送與老漁。老漁把棧子一篙撐開道：「不要錢，不要錢，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三藏甚不穩意，只替合掌稱謝。行者道：「父休致意了，你不認得他，他是此澗裏的水神，不曾來接得我老孫。老孫還要打他哩。」只如今竟打就發了他的，怎敢要錢？那師父也似信不信，只得又跨着刺馬，隨着行者徑投大路奔西而去。這正是唐大真如登彼岸，誠心了性上靈山。同師後進，不覺的紅日沉西，天光漸晚，但見淡雲掠亂，山月昏蒙，滿天霜色，生寒四面。風聲透體，孤鳥去時，蒼蒼閉落，霞明處遠山低，疎林千樹吼空，嶺獨猿啼，長途不見行人跡。萬里歸舟入夜時，三藏在馬上遙觀，忽見路旁一座莊院。三藏道：「悟空前面人家，可以借宿。明早再行。」行者擡頭看見道：「師父不是人家莊院。」三藏道：「如何不是？」行者道：「人家莊院，却沒飛魚穩獸之香。」這院是個廟宇庵院。師徒們說着話，早已到了門首。三藏下了馬，只見那門上有三個大字，乃「里社祠」。遂入門裏，那裏邊有一個老者，項掛着數珠兒，合掌來迎。叫聲：「師父請坐。」三藏慌忙答禮，上殿去參拜了聖像。那老者即呼童子獻茶。茶罷，三藏問老者道：「此廟何為？」老者道：「敝處乃西番哈吹國界，這廟後有一莊人家，共發虔心，立此廟宇。聖者乃一鄉里地，社者乃一社土神。每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日，各辦三牲花果，來此祭社，以保四時晴吉，五穀豐登，六畜茂盛，故也。」三藏聞言，點頭誇讚。正是：離家三里遠，別是一鄉風。我那裏人家更無此善者，却問師父仙鄉是何處。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國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的路過寶坊。天色將晚，特設聖祠，告宿一宵。天光即行。那老者十分歡喜，道了幾聲失迎，又叫童子辦飯。三藏吃畢，謝了行者的眼乖，見他房簷下有一條搭衣的繩子，走將去，一把扯斷，將馬腳繫住。那老者笑道：「這馬是那裏偷來的？」行者怒道：「我那老頭子說話不知高低，我們是拜佛的聖僧，又會偷馬？老兒笑道：「不是偷的，如何沒有鞍轡繩繩？」却來扯斷我晒衣的索子。」三藏陪禮道：「這個頑皮，只是性燥，你要拴馬，好生問老人家討條繩子，如何就扯斷他的衣索？」老先休怪，休怪，我這馬實不滿你說，不是偷的。昨日東來，至唐愁澗，原有騎的一匹白馬，鞍轡俱全，不期那澗裏有條孽龍，在彼成精，他把我的馬，連鞍轡一口吞了。幸虧我

徒弟有些本事，又感得觀音菩薩來，潤透捨住這龍，教他就變做我原騎的白馬，毛片俱同，感我上西天拜佛。今此過瀾，未經一日，却到了老先的聖祠，還不會覺得鞍轡哩。那老者道：師父休怪，我老漢作笑耍子，誰知你高徒認真。我小時也有幾個村錢，也好騎匹駿馬，只因累歲屯遠，遭喪失火，到此沒了下梢，故充為廟祝，侍奉香火。幸虧這後莊施主家募化度日，我那裏倒還有一副鞍轡，是我平日心愛之物，就是這等貧窮，也不會捨得賣了。纔聽老師父之言，菩薩尚且教護神龍，教他化馬，馱我老漢，却不能少有周濟。明日將那鞍轡取來，願送老師父，乞為笑納。三藏聞言，稱謝不盡，早又見童子拿出晚齋，齊罷，掌上燈，安了鋪，各各寢歇。至次早，行者起來，道：師父，那廟祝老兒，昨晚許我們鞍轡，問他要，不要饒他，說未了，只見那老兒，果擎着一副鞍轡，觀歷轡籠之類，凡馬上一切用的，無不全備，放在廊下道：師父，鞍轡奉上。三藏見了，歡喜領受。教行者拿了，背上馬，看看可相稱否。行者走上前，一件件的取起看了，果然是些好物，有詩為證：雕鞍彩晃，東銀星寶，光飛金綫，明觀履，綫層城，苦學牽繩。三股紫絲繩，響頭皮，割團花，綵雲扇，描金舞歌，形環，嚼叩成磨，煉鐵，兩垂，蕪水，結毛，纏行者心中，暗喜，將鞍轡背在馬上，就似量着做的一般。三藏拜謝那老，那老慌忙，攙起道：惶恐，惶恐，何勞致謝。那老者也不再留，請三藏上馬。那長者，出得門來，繫鞍上馬，行者擔着行李，那老兒，復袖中取出一條鞭兒來，却是皮丁兒，寸割的，香藤，桐子，虎筋，絲穿結的，槍兒，在路旁，拱手奉上道：聖僧，我還有一條挽手兒，一發送了，你罷。那三藏在馬上，接了道：多承布施，多承布施，正打問訊，却早不見了那老兒，及回看那里，社祠是一片光地，只寫得半空中有人言語道：聖僧，多簡慢你，我是落伽山，山神土地，蒙菩薩差送鞍轡與汝等的，汝等可努力西行，却莫一時怠慢，慌得個三藏滾鞍下馬，望空禮拜道：弟子肉眼凡胎，不識尊神，尊面，甚乞恕罪，煩轉達菩薩，以蒙恩佑，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也不計其數，路旁邊活活的笑倒個孫大聖，孜孜的喜壞個美猴王，上前來，拉住唐僧道：師父，你起來罷，他已去得遠了，聽不見你禱祝，看不見你磕頭，只管拜怎的。長老道：徒弟呀，我這等磕頭，你也就不拜他一拜，且立在旁邊，只管哂笑，是何道理。行者道：你那裏知道，像他這箇，藏頭露尾的本該打他一頓，只為看菩薩面上，饒他打他。

了他這敢愛我老孫之拜。老孫自小兒做好漢，不曉得拜人，就是見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拜，不曾位罷了。三藏道：「不當人子，這說坑空頭話，快起來，莫誤了走路。」那師父纔起來，收拾投西而去。此去行有兩月，太平之路，相避的都是些羅刹、洞、狼、虎、豹、光陰迅速，又值早春時候，但見山林錦翠，草木發青，芽梅英，滿地柳眼初開，師徒們行旣春光，又見太陽西墜。三藏勒馬遙觀，山凹裏有橋臺影，殿閣沉沉。三藏道：「悟空，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行者搖頭道：「不是殿宇，定是寺院。我們趕起些，那裏借宿去。」三藏欣然從之，放開馱馬，徑奔前來，畢竟不知此去是甚麼去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觀音院借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袈裟

却說他師徒兩個策馬前來，直至山門首觀看，果然是一座寺院，但見那層層殿閣，疊疊廊房，三山門外，繞繞萬道彩雲遮，五福堂前，鑿鑿千條紅霧繞，兩路松篁，一林檉柏，兩路松篁，無年無紀，自清幽，一林檉柏，有色有顏，隨微塵，又見那鐘鼓樓高，浮屠塔峻，安禪偈定性，啼樹為音，關寂寞，無塵真寂寞，清虛有道果，清虛上，刺祇因隱翠窩，招提勝景，餐餐晏晏，果然淨土人間，少天下名山，僧占多，長老下了馬，行者歇了擔，正欲進門，只見那門裏走出一衆僧來，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左衽帽，身穿無垢衣，銅環雙耳，銅帶京腰，圓草履，行來穩，木魚手內提，口中常作念，般若總皈依。三藏見了，侍立門旁，打個問訊。那和尚連忙答禮，笑道：「失瞻，問是那裏來的？」請入方丈，獻茶。三藏道：「我弟子乃東土欽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經，至此處天色將晚，欲借上剎一宿。」那和尚道：「請進裏坐，請進裏坐。」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問：「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三藏道：「悄悄的道：他的性急，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他就惱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個寒噤，咬着指頭道：「這般一個醜頭，怪醜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來哩。」醜自醜，甚是有用。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山門裏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屢感菩薩聖恩，未及叩謝，今過禪院，就如見菩薩一般，甚好拜謝。」那和尚聞言，即命道人開了殿門，請三藏朝拜。那行者拴了馬，丟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膜拜。

舒身錦胸納地，整金像叩頭。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鐘。三藏俯伏臺前，傾心禱祝。祝拜已畢，那和尚住了。敲行者還只背撞鐘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甚麼？」行者方丟了鐘杵，笑道：「你那裏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鐘一日鐘的。此時却驚動那寺裏大小僧人，上下房長老，聽得鐘聲亂響，一齊擁出，那個野人在這你亂敲鐘鼓？行者跳將出來，咄的一聲道：「是你孫外公撞了要子的，那些和尚一見了，嚇得跌跌滾滾，都爬在地下道：『雷公靠靠！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起來起來，不要怕，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翁。衆僧方纔禮拜，見了三藏，都纔放心，不怕。內有本寺院主請道：『老翁們到後，方丈中奉茶。』遂即解纜牽馬，擡了行李，轉過正殿，竟入後房，序了坐次。那院主獻了茶，又安排齊供，天光尚早。三藏稱謝未畢，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攙着一個老僧出來，看他怎生打扮。頭上戴一頂毗盧方帽，藉暗石的寶頂，光輝身上穿一領錦絨褊衫，翡翠毛的金邊晃亮，一對僧鞋，攢八寶一根拄杖，嵌雲星滿面，皺痕好似驪山老母，一雙昏眼，却如東海龍君，口不關風，因齒落，腰駝背屈，爲筋學衆僧道：『師祖來了。』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還了禮，又各叙坐。老僧道：『適間小的們說，東土唐朝來的老翁，我纔出來奉見。三藏道：』輕造寶山，不知好歹，怒罪怒罪。老僧道：『不敢不敢。因問老翁，東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長安邊界，有五千餘里，過兩界山，收了一個小徒，一路來行過西番，哈必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纔到了貴處。』老僧道：『也有萬里之遙了。我弟子虛度一生山門，也不會出去。』誠所謂坐井觀天，樗朽之壘。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瘦長二百七十歲了。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三藏聽了他一眼道：『謹言，莫要不識高低，沖撞人。』那和尚便問：『老翁，你有多少年紀了？』行者道：『不敢說。那老僧也只當一句瘋話，便不介意，也不再問。只叫獻茶。』有一個小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有三個法藍鑲金的茶鍾，又一童提一把白銅盞兒，斟了三杯香茶。真個是色欺榴蕊豔，味勝桂花香。三藏見了，誇愛不盡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行眼，行眼。老翁乃天朝上國，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老僧自上邦來，可有甚麼寶貝，借與弟子一觀。』三藏道：『可憐我那東土，無甚寶貝，就有時路程遙遠，也不能帶得。行者在

勞道：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裏，曾見那領袈裟，不是件寶貝，全與他看看，何如？慧僧聽說袈裟，一個個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爺纔說袈裟是件寶貝，言實可笑。若說袈裟似我等輩者，不止二三十件。若論我師祖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叫拿出來看看。那個和尚也是他一時費弄，便叫道：人開庫房，頭陀撞櫃子，就撞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開了鎖，兩邊設下衣袈，四圍牽了繩子，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請三藏觀看，果然是滿堂絳繡，四壁綾羅。行者一一觀了，都是些穿花納錦，刺繡鎗金之物，笑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與人鬪富，你我是單身在外，只恐有錯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錯？三藏道：你不會理會得。古人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奸偽之人。倘若一經入目，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汝是個畏禍的，索之而必應其求，可也。不然，則殞身滅命，皆起於此。事不小矣。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孫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說，急急的走了去。把個包袱解開，早有霞光迸射，尚有兩層油紙裹定去了。紙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衆僧見了，無一個不心歡口讚。真個好袈裟，上頭有千般巧妙明珠，鑿萬樣稀奇佛寶，鑽上下龍鬚鋪綵綺，兜羅四面錦沿邊，體掛龍龜，從此滅身，披龍龜入黃泉，托化天仙。親手製，不是真僧不敢穿。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果然動了好心，走上前對三藏跪下，眼中垂淚道：我弟子真是沒緣，三藏攙起道：老師有何話說？他道：老爺這件寶貝，方纔展開，天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豈不是無緣？三藏叫掌上燈來，讓你再看。那老僧道：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再點了燈，一發晃眼，莫想得仔細。行者道：你要怎的？看緣好。老僧道：老爺若是寬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細細的看一夜。明早送還老爺，西去不知尊意，何如？三藏聽說，吃了一驚，埋怨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來，教他拿了去看，但有疎虞，盡是老孫包管。那三藏阻當不住，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憑你看去。只是明早照舊還我，不得損污些須。老僧喜喜歡歡，着行李將袈裟拿進去，却吩咐衆僧，將前面禪堂掃淨，取兩張簾牀，安設鋪蓋。請二位老爺安歇。一壁廂又吩咐安排早齋，送行，遂而各散。師徒們關了禪堂，睡下不題。却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拿在後房燈下對表。

裝號啕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童童也不知為何，却去報與衆僧說。公公哭到二更時候，還不歇聲。兩個徒弟是他心愛之人，上前問道：師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無緣，看不得唐僧寶貝。小和尚道：公公年紀高大，發過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何須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長久。我今年二百七十歲，空淨了幾百件袈裟，怎麼得有他這一件？怎麼得做個唐僧？小和尚道：師公差了。唐僧乃是誰鄉避井的一個行脚僧，你這等年頭享用，也殺了，倒要像他做行脚僧？何也？老僧道：我雖是坐家自在，舉手晚景，却不得他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兒，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爲僧一場，衆僧道：好沒正經。你要穿他的，有何難處？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穿十日，你就住他十日，便罷了。何苦這般痛苦？老僧道：縱然留他住了半載，也只穿得半載，到底也不得長。他要去時，只得與他去。怎生留得長遠？正說話處，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智，出頭道：公公要得長遠，也容易。老僧聞言，就歡喜起來道：我兒，你有甚麼高見？廣智道：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們總幾個有力量的，拿了鎗刀，打開禪堂，將他殺了，把屍首埋在後園。只我一家知道，却又謀了他的白馬行囊，却把那袈裟留下，以爲傳家之寶。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老和尚見說，滿心歡喜，却纔指了眼淚道：好好好。此計絕妙。即便收拾鎗刀，內中又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謀，就是那廣智的師弟。上前來道：此計不妙。若要殺他，須要看看動靜。那個白臉的似易，那個毛臉的似難。萬一殺他不得，却不反招己禍。我有一個不動刀鎗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兒，你有何法？廣謀道：依小孫之見，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每人要乾柴一束，掃了那三間禪堂，放起火來，教他逃走無門。連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後人家看見，只說是他自不小心，走了火，將我禪堂都燒了。那兩個和尚却不都燒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那些和尚聞言，無不歡喜。那老僧道：強強強。此計更妙。更妙。遂教各房頭搬柴來，快這一計。正是：弄得個高壽老僧該命盡，觀音禪院化爲塵。原來他那寺裏有七八十個房頭，大小有二百餘衆。當夜一擁搬柴，把個禪堂前前後後，四面圍圍，不通安排放火不題。却說三藏師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却是個靈猴，雖然睡下，只是存神煉氣，朦朧着醒眼。

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撞撞的柴響，風生。他心疑或道：「此時夜靜，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聲？」莫救是賊，是謀害我們的。他執一骨脊跳起，欲要門門出看，又恐驚醒師父，你看他弄個精神，搵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其個是口甜尾毒，腰細身輕，穿花度柳，飛如箭，粘絮尋香，似落星，小小微軀，能負重，驚寒薄翅，會風雲，却自椽椽下鑽出，看分明，只見那衆僧們撥柴，草已圍住，禪堂放火哩。行者暗笑道：「果依我師父之言，他要害我們性命，謀我的袈裟，故起這等毒心。我待要拿棍打他們，可憐又不禁打，一頓棍都打死了。師父又怪我行兇，罷罷罷，與他個順手牽羊，將計就計，教他住不成罷。好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裏，嚇得個龐刺躬躬，身馬道：「濕關控背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鬧天宮的主子又來了。行者搖着手道：「列位免禮，休驚我來。尋度目天王的，說不了，却過天王早到迎者。行者道：「久闊，久闊，前聞觀音菩薩來見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並揭諦等，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說你與他做了徒弟，今日怎麼得困到此。行者道：「且休敘閑，唐僧路過多人，放火燒他，事在萬分緊急，特來尋你，借辟火罩兒，救他一救，快些拿來，使使，即刻返上。天王道：「你差了，既是歹人放火，只該借水救他，如何要辟火罩行者道：「你那裏曉得，真借水救之，却燒不起來，倒相應了他，只是借此罩護住了。唐僧無傷，其餘管他，儘他燒去，快些快些。此時恐已無及，莫誤了我下邊幹事。那天王笑道：「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只顧了自家，就不管別人。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調嘴，管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將罩兒遞與行者，行者拿了，接着雲頭，徑到禪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與白馬行者，他却去那後面，看和尚住的方丈房上，頭坐看，保護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來，他捻捻訣念咒，驚異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一陣風起，把那火轉吹得烘烘亂發，好火好火，但見那黑煙燻燻，紅餓騰騰，黑煙燻燻，長空不見一天星，紅餓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時，灼灼金蛇，次後來，艱艱匝馬，南方三盃，逞英雄，同祿大神，施法力，燒乾柴，燒烈火，性說甚麼，鐵入鐵木，熟油門前，課練焙，賽過了老祖，開爐，正是那無情火，發恚禁道，有意行兇，不去弭災，反行助虐，風隨火勢，餓飛有千丈，餘高火，逞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兵兵，兵兵，好便似殘年爆竹，鑽鑽喇喇，却就如軍中砲聲，燒得那當場佛像，莫能逃，東院伽藍，無處躲，勝如赤壁。

夜裏兵變過阿房宮內火造正是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須臾間風狂火盛把一座觀音院處處通紅你看那衆和尚搬箱擡籠捨桌端鍋滿院裏叫苦連天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禪堂其餘前後火光大發真個是照天紅焰輝煌透壁金光照耀不期火起之時驚動了一山獸怪這觀音院正南二十里遠近有座黑風山山中有一個黑風洞洞中有一個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見那雷音院透光只道是天明起來看時却是正北下的火光異亮妖精大驚道呀這必是觀音院裏失了火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時與他救一救來好妖精攪起雲頭卽至烟火之下果然充天之火前面殿宇皆空兩廊烟火方灼他大拽步撞將進去正呼喚叫取水來只見那後房無火房脊上有一人放風他却情知如此急入裏面看時見那方丈中間有些霞光彩氣臺案上有一個青氈包袱他解開一看見是一領錦襖袈裟乃佛門之異寶正是財動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闖打劫拽回雲步徑轉山洞而去那場火只燒到五夏天明方纔滅息你看那衆僧們赤赤精神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內尋銅鐵捋腐炭換金銀有的在牆壁裏苦搭窩棚有的赤壁椽頭支錫造飯叫冤叫屈亂嚷亂鬧不題却說行者取了辟火罩一筋斗送上南天門交與廣目天王道謝借借天王收了道大聖至誠了我正愁你不還我的寶貝無處尋討且喜就送來也行者道老孫可是那當面騙物之人這叫做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天王道許久不面請到官少坐一時何如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爛板凳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閑容敘容敘急辭別墅雪又見那太陽星上竟來到禪堂前搖身一變變做蜜蜂兒飛將進去現了本像看時那師父還沉睡哩行者叫道師父天亮了起來罷三藏纔醒覺翻身道正是穿了衣服開門出來忽搔頭只見些倒壁紅牆不見了樓臺殿宇大驚道呀怎麼這殿宇俱無都是紅牆何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今夜走了火的三藏道我怎不知行者道是老孫護了禪堂見師父還睡不會驚動三藏道你有本事護了禪堂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師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愛上我們的袈裟算計要燒殺我們若不是老孫知覺到如今皆成灰骨矣三藏聞言害怕道是他們放的火麼行者道不是他是誰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我幹的這個

勾當行者道：老孫是這等德願之人，幹這等不肖之事，實實是他家放的。老孫見他心毒，果是不曾與他放火，只是與他略略助些風的。三藏道：天野天野，火起時只該助水，怎轉助風？行者道：你可知古人云：人後傷虎心，虎後傷人意。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風？三藏道：袈裟何在？敢莫是燒壞了也？行者道：沒事，沒事，燒不壞。那放袈裟的方丈，那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兒傷損，我只把那話兒念動念動，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師父，莫念，莫念，管尋還你袈裟就是了。等我去拿來走路。三藏就牽着馬，行者挑了擔，出了禪堂，竟往後方丈去，却說那些和尚，正惡切間愈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擔而來，就是一個個魂飛魄散道：冤魂索命去了。行者唱道：甚麼冤魂索命，快還我袈裟來。衆僧一齊跪倒，叩頭道：齋齋呀，冤有冤家，債有債主，要索命不干我們事，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定計害你的。莫問我們討命。行者咄的一聲道：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那個問你討甚麼命？只拿袈裟來還我走路。其間有兩個膽量大的和尚道：老爺，你們在禪堂裏已燒死了，如今又來討袈裟，端的還是人是鬼？行者笑道：這夥孽畜，那裏有甚麼火來？你去前面看看禪堂，再來說話。衆僧們爬起來，往前觀看，那禪堂外面的門窗樞扇，更不曾燎灼了半分。衆人悚懼，纔識得三藏是位神僧。行者是尊護法，一齊上前叩頭道：我等有眼無珠，不識真人下界，你的袈裟在後面方丈中老師處哩。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殿，破破牆壁，不己，只見方丈果然無火。衆僧搶入裏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燒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趁早拿出袈裟還他去也。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袈裟，又燒了本寺房屋，正在萬分煩惱焦燥之處，一聞此言，怎敢答應？因尋思無計，進退無方，拽開步，躬着腰，往那牆上着實撞了一頭，可憐只撞得腦破血流，魂魄散，喉氣斷，染紅紗，有詩爲證：堪歎老衲性，憑蒙枉作人間一壽翁。欲得袈裟傳遺世，誰知佛寶不凡同。但將容易爲長久，定是蕭條取敗功。廣智廣謀成善用，損人利己一場空。慌得個衆僧哭道：師父已撞殺了，又不見袈裟，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徒藏起也，都出來開具花名手本，等老孫逐一查點。那上下房的院主，將本寺和尚頭陀，幸童道人，盡行開具手本。二張大小人等，共計二百三十名。行者請師父高坐，如却一一從頭唱名搜檢，都要解放衣襟，分明點過，更無袈裟，又將那各房頭

攙揀出去的箱籠物件，從頭細細尋過，那裏得有踪跡。三藏心中煩惱，懊恨行者不盡，却坐在上面念動那呪行者撲的跌倒在地，拖着頭十分難禁，只叫：「莫念，莫念，莫念。」尋還你袈裟，那衆僧見了一個個戰兢兢的，上前跪下勸解。三藏就合口不念，行者一骨脊跳起來，耳朵裏掣出鐵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這猴頭，你頭痛還不怕，還要結禮，你動手且莫傷人，再與我審問一問。」衆僧們磕頭禮拜，哀告三藏道：「老爺饒命我等，委實的不曾看見。這都是那些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只哭得更深時候，看也不會敢看，用針要圖長久，做個傳家之寶，設計定策，要燒殺老爺，自火起之時，狂風大作，各人只顧救火，揀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行者大怒，走進方丈裏，把那扇死鬼屍首，推出，戳刺了細看，渾身更無那件寶貝，就把個方丈攝地三尺，也無踪影。行者忖量半晌，問道：「你這袈裟可有甚麼妖怪，成精摩院，主道老爺不問，莫想得知我這裏正東南有座黑風山，黑風洞內有一個黑大王，我這死鬼，常與他談，道他便是個妖怪，別無甚物。」行者道：「那山離此有多遠？」近院主道：「只有二十里，那裏見山頭的就是。」行者笑道：「師父放心，不須講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無疑。」三藏道：「他那廂離此有二十里，如何就斷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曾見夜間那火光，勝萬里，亮透三天，且休說二十里，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坐定是他見火光，飛起，趁着機會，暗暗的來到這裏，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必然趁闖擄去也。」等老孫去尋他一尋。三藏道：「你去了時，我却何倚？」行者道：「這個放心，暗中自有神靈保護，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喚衆和尚過來，道：『汝等，着幾個去埋那老鬼，着幾個伏侍我師父，看守我白馬，衆僧領諾。』行者又道：『汝等，莫願口兒答應，等我去了，你就不來奉承，看師父的，要怡顏悅色，養白馬的，要水草調勻，假有一毫兒差了，照依這個樣棍，與你們看，看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燒的磚上，撲的一下，把那牆打得粉碎，又震倒七八層牆，衆僧見了，個個骨軟身麻，磕頭滿淚，道：『爺爺寬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爺，決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縱筋斗雲，竟上黑風山，尋找這袈裟。正是：那金襴求正出京畿，仗錫投西涉翠微。虎豹狼蟲行處有，工商士客見時稀。路途遠，異國惡僧妒，全仗齊天大聖，滅火發風生，禪院廢，黑熊夜盜錦綸衣。畢竟此去，不知袈裟有無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

話說孫行者一筋斗棍，將起去，該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幸喜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齊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怪道火不能傷，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刺皮，使心用心。今日又害了自己，三藏道，列位請起，不須恨了。這去尋着袈裟，萬事皆休，但恐找尋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脫也。」衆僧聞得此言，一個個提心弔膽，告天許願，只要尋得袈裟，各舍性命不題。却說孫大聖到空中，把腰兒扭了一扭，早來到黑風山上，住了雲頭仔細看，果然是座好山。現正值春光時節，但見萬壑爭流，千巖競秀，為啼人不見，花蔭樹猶香，雨過天連青壁，風來松捲翠屏。張山草發，野花香，懸崖峭壁，薜蘿生，佳木茂，峻嶺平岡，不遇幽人，那尋樵子，澗邊雙鶴飲，石上野猿狂，蟲蟲堆螺，排黛色，纓纓掠翠弄風光。那行者正觀山景，忽聽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語，他却輕步躡踪，閃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觀看，原來是三個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條黑漢，左首下是一個道人，右首下是一個白衣秀士，都在那裏高談闊論，講的是立鼎安爐，揀砂煉汞，白雪黃芽，傍門外道。正說中間，那黑漢笑道：「後日是我母難之日，二公可光顧光顧。」白衣秀士道：「年年與大王上壽，今歲豈有不然之理？」黑漢道：「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名喚錦襴佛衣，是件玩好之物。我明日就來拜壽，行者聞得佛衣之言，定以為是他道官，慶賀佛衣，就稱爲佛衣會。如何道人笑道：「妙妙妙，我明日就來拜壽，行者聞得佛衣之言，定以為是他寶貝，他就忍不住怒氣，跳出石崖，雙手舉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影賊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麼佛衣會？趁早兒拿來還我，喝一聲休走，掄起棒，照頭一下，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道人駕雲而走，只把個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將過來看處，却是一條白花蛇，怪索性捉起來，摔做五七斷，徑入深山，找尋那個黑漢，轉過尖峰，行過峻嶺，又見那壁陡崖前，聳出一座洞府，但見那煙霞渺渺，松柏森森，煙霞渺渺，松柏森森，青遠戶，橋踏枯槎，木塔，荷燒蕉籠，為唧紅蕊，夾雲窗，鹿踐芳叢，上石臺，那門前時催花發，風送花香，臨堤綠柳轉黃鸝，倚岸天桃翻粉蝶，點點野不堪誇，却賽蓬萊山下景。行者到於門首，又見那兩扇石門，關得甚緊，門上有一橫石板，明書

六個大字，乃黑風山黑風洞，即便輪棒，叫聲開門。那裏面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出來問道：你是何人，敢來擊吾仙洞行者？罵道：你個作死的孽畜，甚麼個去處，敢稱仙洞仙字？是你稱的，快進去報與你們黑漢，教他快送老翁的袈裟出來。饒你一窩性命，小妖急急跑到裏面報道：大王，佛衣會做不成了，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來討袈裟哩。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趕將來，却纔開了門，坐還未穩，又聽得那話，心中暗想：這道廝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無禮，敢喚上我的門來，教取披掛，隨結束了，綽一桿黑纒鎗，走出門來。這行者閃在門外，執着鐵棒，睜睛觀看，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碗子鐵盔，火漆光，為銅鎧甲，亮輝煌，皂羅袍，單兜袖，黑綠絲繡纏繞，長手執黑纒鎗，一棍足踏為皮靴，一雙眼，幌金睛如掣電，正是山中黑風王。行者暗笑道：這廝真個如燒蜜的一殼，築煤的無二，想必是在此處，刷髮為生，怎麼這等一身為黑。那怪大聲高叫道：你是個甚麼和尚，敢在我這裏大膽行者，執鐵棒，撞至面前，大叱一聲道：不要閃諱，快還你老外公的袈裟來。那怪道：你是那寺裏和尚，你的袈裟在那裏失落了，敢來我這裏索取。行者道：我的袈裟，在直北觀音院後方丈裏放着，只因那院裏失了火，你那廝趁閃擄掠，盜了來，要做佛衣會慶壽，怎敢抵賴，快快還我。饒你性命，若牙迸半個不字，我推倒了黑風山，蹺平了黑風洞，把你這一窩妖邪，都碾為齏粉。那怪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這個潑物，原來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兇，招風是我把一件袈裟拿來了，你待怎麼？你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行者道：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若問老孫的手段，說出來，教你魂飛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會你，有甚麼手段，說來我聽。行者笑道：我兒子，你站穩着，仔細聽之。我自小神通手段高，隨風變化，運英靈，善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輪迴，把命逃，一點誠心，曾訪道靈臺山上，採藥苗，那山有個老仙長，壽年十萬八千高，老孫拜他為師父，指他長生路，一條他說身內有丹藥，外邊採取，枉徒勞，得傳大品天仙訣，若無根本，實難熬，回光內照，寧心坐，身中日月坎離交，萬事不思，全寡慾，六根清淨，體堅牢，返老還童容易得，超凡入聖路非遙，三年無漏成仙體，不同俗輩受煎熬，十洲三島還遊戲，海角天

羅轉一遭。活該三百多餘歲，不得飛昇上九霄，下海降龍真寶具，纔有金箍棒一條。花果山前爲帥首，水簾洞裏聚羣妖。玉皇大帝傳宣詔，封我齊天極品高。幾番大鬧靈霄殿，數次曾偷王母桃。天兵十萬來降我，層層密密布鎗刀。戰退天王歸上界，哪吒負痛領兵逃。顯聖真君能變化，老孫硬賭跌平交。道祖觀音同玉帝，南天門上看降妖。却被老君助一陣，二郎擒我到天曹。將身綁在降妖柱，卽命神兵把首梟。刀砍鎗敵不得壞，又被雷打火來燒。老孫其實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迷在老君爐裏煉六丁，神火慢慢煎。日滿開爐我跳出，手持鐵棒繞天跑。縱橫到處無逃擋，三十三天鬧一遭。我佛如來施法力，五行山壓老孫腰。整整壓該五百載，幸逢三藏出唐朝。吾今皈正西方去，轉上雷音見玉毫。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那怪聞言笑道：你原來是那關天宮的弼馬溫麼？行者最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聽見這一聲，心中大怒罵道：你這賊怪，偷了袈裟不還，倒傷老翁，不要走！看棍！那黑漢側身躲過，綽長鎗劈手來迎。兩家這場好殺，如意棒，黑纏鎗，二人洞口逞剛強。分心劈臉刺，着臂照頭傷。這個橫丟陰棍手，那個直撻急三鎗。白虎爬山來探爪，黃龍臥道轉身忙。噴彩霧，吐毫光。兩個妖仙不可量，一個是修正齊天聖，一個是成精黑大王。這場山裏相爭處，只爲袈裟各不賈。那怪與行者鬪了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漸漸紅日當午，那黑漢舉鎗架住鐵棒，道：孫行者，咱兩個且收兵，等我進了膳來，再與你賭鬪。行者道：你這個孽畜，教做漢子，好漢子半日兒就要吃飯，似老孫在山根下，整壓了五百餘年，也未嘗嘗些湯水。那裏便餓哩！莫推故，休走，還我袈裟來，方讓你去吃飯。那怪虛晃一鎗，翻身入洞，關了石門，收同小妖，且安排筵宴，書寫請帖，邀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却說行者攻門不開，也只得回觀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裏伏侍唐僧。早齋已畢，又擺上午齋。在那裏添湯換水，只見行者從空降下，衆僧禮拜，接入方丈。見了三藏，三藏道：悟空，你來了，袈裟如何？行者道：已有了根由，早是不會寬了這些和尚。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老孫去暗暗的尋他，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一個老道人，坐在那芳草坡前講話，也是個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說出，道：後日是他母難之日，邀請諸邪來做生日，夜來得了一件錦襴佛衣，要以此爲壽，作一大宴，喚做慶賀佛。

衣官是老孫搶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漢化風而走，道人也不見了，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口，叫他出來，與他賭鬥，他已承認了，是他拿回戰殼，這半日不分勝負，那怪回洞，却要吃飯，關了石門，懼戰不出，老孫却來回看師父，先報此信，已有了袈裟的下落，不怕他不還我，衆僧聞言，合掌的合掌，磕頭的磕頭，都念誦南無阿彌陀佛，今日尋着下落，我等方有了性命矣，行者道：你且休喜歡，暢快，我還未曾到手，師父未曾出門哩，只尋着了袈裟，打發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纔是你們的安樂處，若稍有些煩，不讓老孫，可是好惹的主子，可曾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吃，可曾有好草料喂馬，衆僧俱滿口答應，道：有，有，有更，不曾一毫有怠慢了，老爺三藏道：自你去了這半日，我已吃過了三次茶湯，兩餐齋供了，他俱不曾敢慢我，但只是你這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行者道：莫忙，既有下落，管情拿住這廝，還你原物，放心，放心，正說處，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請孫老爺吃齋，行者却吃了些煩，復駕祥雲，又去找尋，正行間，只見一個小妖，左脅下夾着一個花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行者度他匣內必有甚麼東西，舉起棒，劈頭一下，可憐不禁打，就打得似個肉餅一般，却拖在路旁，揭開帖兒，觀看，果然是一封請帖，帖上寫着：侍生熊羆頓首拜，啓上大闡金池老上人丹房，屢承佳惠，感激深淵，深夜觀回祿之難，有失救護，諒仙機必無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雜會，謹具花酌，奉報僧賞，至期千乞仙從過臨，一敘是荷，先二日具行者見了，呵呵大笑道：那個老剝皮，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他，原來與妖精結黨，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歲，想是那妖怪精，傳他些甚，怎服氣的小法兒，故有此毒，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等我就變做那和尚，往他洞裏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倘若得手，即便拿回，却也省力，好大聖，念勛咒語，迎着風，一變，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藏了鐵棒，搜開步，徑來洞口，叫聲：開門，那小妖開了門，見是這般模樣，危轉身報道：大王，金池長老來了，那怪大驚道：剛纔差了小的，去下簡帖，請他，這時候還未到，那裏哩，如何他就來得這等迅速，想是小的不曾攔着他，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見，行者進了前門，但見那天井中，松蘿交翠，桃李爭妍，菡萏花發，蕙蘭香，却也是個洞天之處，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寫着：

靜隱深山無俗慮。幽居仙洞樂天真。行者暗道：這廝也是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入門裏，往前又進，到於三層門裏，都是些畫棟雕梁，明窗彩戶，只見那黑漢子穿的是黑綠紵絲絛，單一領鴉青花綾披風，戴一頂烏角軟巾，穿一雙麻皮鳥靴。見行者進來，整頓衣巾，降階迎接道：「金池老友，連日欠情，請坐，請坐。行者以禮相見，見畢而坐。坐定而茶罷，妖精欠身道：「適有小簡奉啓，後日一敘。何老友今日就下願也？行者道：「正來進拜，不期路過，誰輪見有佛衣雅會，故此急急奔來，願求見見。那怪笑道：「老友差矣。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在你處住扎，你豈不曾看見。反來就我看？行者道：「貧僧借來，因夜晚還，不曾展看，不期被大王取來，又被火燒了荒山，失落了家私。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驍勇，亂忙中，四下裏都尋覓不見。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故特來一見。正講處，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來報道：「大王禍事了，下請書的小校，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旁邊。他綽着經兒，變化做金池長老來騙佛衣也。那怪聞言，暗道：「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又來得迅速，果然是他。急縱身，拿過鎗來，就刺行者。行者耳朵裏急響出棍子，現了本相，架住鎗尖，就在他那中廳裏跳出，自天井中關到前門外，說得那洞裏羣妖都畏膽家。聞老幼盡無魂，這場在山頭好賭闖。比前番更是不同，好殺那猴王膽大充和尚。這黑漢心靈隱佛衣，語去言來機會巧，隨機應變，不差他袈裟欲見無田見寶貝玄微真妙微。小怪巡山言禍事，考妖發怒顯神威。翻身打出黑風洞，鎗棒持辨是非，棒架長鎗聲響，鎗迎鐵棒放光輝。悟空變化人間少，妖怪神通世上稀。這個要把佛衣來慶壽，那個不得袈裟肯善歸。這番苦戰難分手，就是活佛臨凡也解不得圍。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自山頭殺在雲外吐霧噴風，飛砂走石，只關到紅日沉西，不分勝負。那怪道：「姓孫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來，與你定個死活。行者叫道：「兒子莫走，要戰便像個戰的，不可以天晚相推。看他沒頭沒臉的，只管使棍子打來。這黑漢又化陣清風，轉回本洞，緊閉石門，不出行者却無計策奈何，只得也回觀音院裏，接落雲頭道：「師父，那三藏眼兒巴巴的正望他哩。忽見到了面前，甚喜，又見他手裏沒有袈裟，又攛問道：「怎麼這番還不會有袈裟來？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遞與三藏道：「師父，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原是朋友。他等一

個小妖送此帖兒，還請他去赴佛衣會。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變做那老和尚，進他洞去，騙了一鍾茶吃。欲問他討袈裟看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間，忽被一個甚麼巡山的，走了風信，他就與我打將起來，只鬧到這早晚，不分上下。他見天晚，閃回洞去，緊閉石門。老孫無奈，也暫回來。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兒，只戰個手平。三藏纔看了簡帖，又遞與那院主道：你師父救莫也是妖精麼？那院主慌忙跪下道：老爺，我師父是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常來寺裏與我師父講經，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物，故以朋友相稱。行者道：這夥和尚沒甚妖氣，他一個個頭圓頂大，足方履地，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非妖精也。你看那帖兒上寫着侍生熊羆，此物必定是個黑熊成精。三藏道：我聞得古人云：熊與猩猩相類，都是獸類，他却怎麼成精？行者笑道：老孫是獸類，見做了齊天大聖，與他何異？大抵世間之物，凡有九竅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你纔說他本事與你手平，你却怎麼生得勝取我袈裟回來？行者道：莫管莫管，我有處治。正商議間，衆僧纔上晚齋，請他師徒們吃了。三藏教掌燈，仍去前面禪堂安歇。衆僧都接續倚壁，苦搭窩棚，各各睡下。只把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主安身。此時夜深，但見銀河現影，玉宇無塵，滿天星燦爛，盡水浪收痕，萬籟聲寧，千山鳥絕，溪邊漁火，息塔上籤燈香，昨夜鬧黎鐘鼓響。今宵聽遍哭聲，聞是夜在禪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裏得搥睡，忽翻身見窗外透白，急起來叫道：悟空，天晴了，快尋袈裟去。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一見衆僧侍立供奉湯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老孫去也。三藏下牀，扯住道：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想這樁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他有這個禪院，在此受了這裏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鄰住，我去南海尋他，與他講一講，教他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三藏道：你這去幾時回來？行者道：時少只在飯罷，時多只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只好伏侍老孫去也。說罷去，早已無蹤。須臾間，到了南海，停雲觀看，但見那汪洋海遠，水勢連天，祥光籠宇宙，瑞氣照山川，川層雲浪吼青霄，萬壑煙波白晝，水飛四野，振雲雷，復渡週遭，鳴霹靂，休言水勢，且看中間五色，朦朧寶壘山，紅黃紫綠和藍，纔見觀音真勝境，試看南海落伽山，好去處，山峰高聳，頂透虛空，中間有千樣奇花，百般瑞草，風搖寶樹，日映金蓮，觀音殿，瓦蓋玻璃，觀

音洞門鋪飛環綠楊影裏，鷓鴣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羅紋石上護法威嚴，瑪瑙灘前木吒雄壯。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徑直按雲頭到竹林之下，早有諸天迎接道：「菩薩前者對衆言大聖歸善，甚是宣揚今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遠一事，特見菩薩煩爲通報，請天遂來洞口報知。」菩薩喚入行者，遵法而行。至寶蓮臺下拜了菩薩，問曰：「你來何幹？」行者道：「我師父路過你的禪院，你受了人間香火，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裏擲住，着他偷了我師父袈裟，屢次取討不與，今特來問你要的。」菩薩道：「這猴子說話，這等無狀，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來問我取討？」都是你這個孽猴大膽，將寶貝賣弄，拿與小人看見，你却又行兇噬風發火，燒了我的留雲下院。反來我處放刁，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知他曉得過去未來之事，慌忙禮拜道：「菩薩，乞恕弟子之罪，果是這般這等，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師父又要念那話兒咒語，老孫忍不得頭疼，故此來拜煩菩薩，望菩薩慈悲之心，助我去拿那妖精，取衣西進也。」菩薩道：「那怪物有許多神通，却也不亞於你也罷。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聞言，謝恩再拜，即請菩薩門出，遂同駕祥雲，早到黑風山，擊落雲頭，依路找洞，正行處，只見那山坡前走出一個道人，手拿着一個玻璃盃兒，盃內安着兩粒仙丹，往前正走，被行者撞個滿懷，掣出棒就照頭一下，打得腦裏漿流出，腔中血迸，攪菩薩大驚道：「你這個猴子，還是這等放潑，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與你相識，又無甚冤仇，你怎麼就將他打死？」行者道：「菩薩，你認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都在芳華坡前坐講，後日是黑豬的生日，請他們來慶佛衣會，今日他先來拜壽，明日來慶佛衣會，所以我認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菩薩說：「既是這等說來，也罷。」行者纔去把那道道人捉起來看，却是一隻蒼獍，旁邊那個盤兒底下却有字，刻道：「虛子製，行者見了，笑道：「造化造化，老孫也是便益。」菩薩也是省力，這怪叫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了劣，菩薩說道：「悟空，這教怎麼說？」行者道：「菩薩，我悟空有一句話兒，叫做「將計就計」，不知菩薩可肯依我？」菩薩道：「你說，行者說道：「菩薩，你看這盤兒中是兩粒仙丹，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寶貝，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說「凌虛子製，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勾頭。」菩薩若要依得我時，我好替你作個計較，也就不須動得干戈，也不須勞

得征戰。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現。菩薩要不依我時。菩薩往西。我悟空往東。佛衣只當相送。唐三藏只當落空。菩薩笑道。這猴熟嘴。行者道。不敢。倒是一個計較。菩薩說。你這計較處說。行者道。這盤上刻那凌虛子製。想這道人就叫做凌虛子。菩薩。你要依我時。可就變做這個道人。我把這丹吃了一粒。變上一粒。略大些兒。菩薩你就捧了這個盤兒。兩粒仙丹。丟與那妖上壽。把這丸大些的讓與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孫便於中取事。他若不肯獻出佛衣。老孫將他肚腸。就也織將一件出來。菩薩沒法。也只得點點頭兒。依他。行者笑道。如何爾時。菩薩還以廣大慈悲。無邊法力。億萬化身。以心會意。以意會身。恍惚之間。變作凌虛仙子。鶴筆仙風。飄飄欲步。虛蒼顏松柏老。秀色古今無。去去還無住。如自有殊。總來歸一法。只是隔邪軀。行者看道。妙啊。妙啊。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菩薩笑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行者心下頓悟。轉身却就變做一粒仙丹。走盤無不定。圓明未有方。三三勾漏合。六六少翁商。瓦鑲黃金焰。牟尼白晝光。外邊鉛與汞。未許易論量。行者變了那顆丹。終是略大些兒。菩薩認定。拿了那個玻璃盤兒。徑到妖洞門口。看時。果然是崖深地險。雲生嶺上。柏蒼松翠。風飄林間。崖深地險。果是妖邪出沒。人烟少。柏蒼松翠。也能仙真。修隱道情。多山有澗。澗有泉。潺湲流水。咽鳴琴。便堪洗耳。崖有鹿。林有鶴。幽幽仙籟。動開琴。亦可賞心。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弘誓無邊。垂側隱。菩薩看了。心中暗喜道。這盤香占了這座山洞。却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是有個慈悲。走到洞口。只見守洞小妖。都有些認得道。凌虛仙長來了一邊傳報。一邊接引。那妖早已迎出門來道。凌虛有勞。仙駕珍願。蓬幕有輝。菩薩道。小童敬獻一粒仙丹。敢稱千壽。他二人拜畢。方纔坐定。又敘起他昨日之事。菩薩不答。連忙拿丹盤道。大王且見小童鄙意。覷定一粒大的。推與那妖道。願大王千壽。那妖亦推一粒。遞與菩薩道。願與凌虛子同之。讓畢。那妖纔待要咽。那藥順口兒。一直滾下。現了本相。理起四平。那妖滾倒在地。菩薩現相。問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從鼻孔中。出去。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却把一個箍兒。丟在那妖頭上。那妖起來。提鎗要刺行者。菩薩早已起在空中。將真言念起。那怪依舊頭疼。丟了鎗。滿地亂滾。半空裏笑倒個美猴王。平地滾滾。個黑熊怪。菩薩道。擊着。你如今可皈

依麼。那怪滿口道。心願飯依。只甚饒命。行者恐就攔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薩急止住道。休傷他命。我有用他處哩。行者道。這樣怪物。不打死他。反留他在何處用哩。菩薩道。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我與帶他去。做個守山大神。行者笑道。誠然是個受苦惡尊。一靈不損。若是老孫有這樣咒語。就念上他。娘千遍。這同兒就有許多黑熊。都教他了。賊。却說那怪。聽醒多時。公道難禁。疼痛。只得跳在地下。哀告道。但饒性命。願皈正果。菩薩方墮落祥光。又與他摩頂受戒。教他執了長鎗。跟隨左右。那黑熊。纔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性。此時收菩薩。吩咐道。悟空。你回去罷。好生伏侍唐僧。以後再休懈惰。生事。行者道。深感菩薩。遠來。弟子還當同送。回送。菩薩道。急送。行者纔捧着袈裟。叩頭而別。菩薩亦帶了熊羆。徑回大海。有詩為證。祥光靄靄。金像萬道。繽紛寶可。誇普濟世人。垂憫恤。得觀法界現金蓮。今來多為傳經意。此去原無落點瑕。降怪成真歸大海。空門復得錦袈裟。畢竟不知向後事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高老莊行者降魔

行者辭了菩薩。按落雲頭。將袈裟掛在香栴樹上。掣出棒來。打入黑風洞裏。那洞裏那得一個小妖。原來是他見菩薩出現。降得那老怪就地打滾。急急都散走了。行者一發行兇。將他那幾層門上都積了乾柴。前前後後。一齊發火。把個黑風洞。燒做個紅風洞。却拿了袈裟。駕祥光。轉回直北。話說那三藏。行者急忙不來。心甚疑惑。不知是請菩薩不至。不知是行者託故而逃。正在那胡猜亂想之中。只見半空中。彩霧燦燦。行者忽墜階前。跪道。師父。袈裟來了。三藏大喜。衆僧亦無不歡悅道。好了。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纔得全了。三藏接了袈裟道。悟空。你早間去時。原約到飯罷晌午。如何此時。日西方回。行者將那請菩薩。施變化。降妖的事情。備陳了一遍。三藏聞言。遂設香案。朝南禮拜。罷道。徒弟啊。既然有了佛衣。可快收拾包裹去也。行者道。莫忙。莫忙。今日將晚。不是走路的時候。且待明日。早行。衆僧們一齊跪下道。孫老爺說得是一則天。晚二來。我等有些願心兒。今幸平安。有了寶貝。待我還了願。請老爺散了福。明早再送西行者道。正是。正是。你看那些和尚。都傾囊倒底。把那火裏搶出的餘資。各

出所有整頓了些齋供，燒了些平安無事的紙，念了幾卷消災解厄的經，當晚事畢，次日早方刷扮了馬匹包裹，與行囊出門，衆僧遠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時節，但見那草觀玉鵬蹄跡軟，柳搖金線露華新。桃杏滿林爭豔麗，薛蘿總徑放精神。沙堤日暖鴛鴦睡，山澗花香蝶蝶馴。這般秋去冬殘春過半，不知何年行滿得真文。師徒們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將晚，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三藏道：「悟空，你那雙廟有座山莊相近，我們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何如？」行者道：「且等老孫去看看吉凶，再作區處。」那師父挽住絲韉，這行者定睛觀看，真個是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道旁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此時那夕照沉西，虞山林喧鳥雀，晚烟出爨，餘條道徑轉牛羊。又見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行者看罷，道：「師父，請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那長老催動白馬，早到街衢之口，又見一個少年，頭裹棉布，身穿藍襖，持傘背包，欵欵剗剗，腳踏着一雙三耳草鞋，堆糾糾的出街忙走。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那裏去？」我問你一個信兒，此間是甚麼地方？那個人只替苦掙口裏，嘆道：「我莊上沒人，只是我好問信。行者陪着笑道：「施主莫惱，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嘗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那人掙不脫手，氣得亂跳道：「踴躍踴躍，家長的風氣受不了，又擔着這個光頭，受他的情氣。行者道：「你有本事，劈開我的手，你便就去了。」也罷，那人左扭右扭，那裏扭得動，却似一把鐵鈴，掛住一般，氣得丟了包袱，撇了傘，兩隻雙手，兩點一般，來抓行者。行者把一隻手扶着行李，一隻手抵住那人，憑他怎麼支吾，只是不能抓着。行者愈加不放，急得他暴躁如雷。三藏道：「悟空，那裏不有人來了，你再問那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罷？行者笑道：「師父不知，若是問了別人，彼須是問他，纔有買賣。那人被行者扯住不放，只得說出道：「此處乃是高斯藏國界之地，喚做高老莊。一莊人家有大半姓高，故此喚做高老莊。你放了我去罷。」行者又道：「你這樣行裝，不是個走近路的。你實與我說，你要往那裏去？端的所幹何事？我纔放你。」這人無奈，只得實情告訴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叫高才。我那太公有一個女兒，年方二十歲，更不曾配人。三年前被一個妖精占了，那怪整整做了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悅，說道：「女兒招了妖精，不是長法，一則敗壞家門，二

則沒個親家來往。一向要退這妖精。那妖精那裏肯退。轉把女兒關在他後宅。將有半年。再不放出。與家內人相見。我大公與了我幾兩銀子。教我去訪法師。拿那妖怪。我這些時。不會住脚。前前後後。請了有三四個人。都是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剛纔罵了我一場。說我不會幹事。又與了我五錢銀子。做盤纏。教我再去請好法師。降他。不期撞着這個坑刺星。扯住。誤了我走路。故此裏外受氣。我無奈。纔與你叫喊。不想你又有些拿法。我擇不過你。所以說此實情。你放我去罷。行者道。你的造化。我有營生。這纔是湊四合六的勾當。你也不須遠行。莫要化費了銀子。我們不是那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其實有些手段。慣會拿妖。這正是一來照顧。郎中。二來又醫得眼好。煩你回去。上覆你那家主。說我們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善能降妖。縛怪。高才道。你莫誤了我。我是一肚子氣的人。你若哄了我。沒甚手段。拿不住那妖精。却又不帶累我來受氣。行者道。管教不誤了你。你引我到你家門首去來。那人也無計奈何。真個提着包袱。拿了傘。轉步回看。領他師徒。到於門首。道。二位長老。你且在馬臺上略坐坐。等我進去報主人知道。行者纔放了手。落擔牽馬。師徒們坐立門旁等候。那高才入了大門。竟往中堂上走。可的撞見高太公。太公罵道。你那個鬚皮畜生。怎麼不去尋人。又回來做甚。高才放下包袱。道。上告主人。公得知。小人纔行出街口。忽撞見兩個和尚。一個騎馬。一個挑擔。他扯住我不放。問我那裏去。我再三不會與他說。及他攔得沒奈何。不得脫手。遂將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說與他知。他却十分歡喜。要與我們拿那妖怪哩。高才道。是那裏來的高才道。他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太公道。既是遠來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裏。高才道。現在門外等候。那太公即忙換了衣服。與高才出來迎接。叫聲長老。三藏聽見。急轉身。早已到了面前。那老者戴一頂烏綾巾。穿一領慈白蜀錦衣。踏一雙糯米皮的襪子。靴繫一條黑線。繡子出來笑語相迎。便叫二位長老。作揖了。三藏還了禮。行者站着不動。那老者見他相貌兇醜。便就不敢與他作揖。行者道。怎麼不啗老孫。那老者見有幾分害怕。叫高才道。你這小廝。却不弄殺我也。家裏現有一個醜頭怪腦的女婿。打發不開。怎麼又引這個僧公來害我。行者道。老高。你空長了許大。

年紀還小，若專一相貌取人，乾淨錯了。我老孫醜自醜，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還了你女兒，便是好事。何必諄諄以相貌爲言？太公見說，戰兢兢的，只得強打精神，叫聲請進這行者見請。纔牽了白馬，教高才挑着行李，與三藏進去。他也不管好歹，就把馬拴在微廳柱上，扯過一張退光漆交椅，叫師父坐下。他又扯過一張椅子，坐在旁邊。那高老道，這個小長老，倒也家儀。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還家懷借一宿，明日早行。高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麼說會拿怪行者？道：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怪兒要要的，動問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哪，還吃得有多少哩！只是一個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從頭兒說說我聽。我好替你拿他。高老道：我們這莊上，自古至今，也不曉得有甚麼鬼祟，那魔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個女兒，大的喚名香蘭，第二的名玉蘭，第三的名翠蘭，那兩個從小兒配與本莊人家，止有個小的要招個女婿，指着他與我同家過活，做個養老女婿，攔門抵戶，做活當差。不期三年前，有一個漢子，模樣兒倒也標緻，他說是福陵山上人家，姓豬，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願與人家做個女婿。我老拙見是這般一個無賴無紳的人，就招了他。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來，其實也好，只是一件有些會變嘴臉。行者道：怎麼樣變？高老道：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朵的獸子，腦後又有一溜鬃毛，身體粗糙，怕人，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食腸却又甚大，一頓要吃三五斗米飯。早間點心，也得百十個燒餅，纔殺得，還吃齋素。若要吃葷酒，便是老拙這些家業田產之類，不上半年，就吃個罄淨。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還是件小事，他如今又會弄風，雲來霧去，走石飛砂，說得我一家並左鄰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蘭小女兒，關在後宅子裏，一發半年，也不會見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個妖怪，要請個法師，退他。行者道：這個何難？老兒只管放心，今夜管情與你拿住，教他寫個退親文書，還你女兒如何？高老大喜道：我爲招了他，不打緊，壞了我多少清名，疎了我多少親眷，但得拿住他，要甚麼文書，就煩與

我除了根罷。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時，就見好歹。老兒十分歡迎，纔教展抹桌椅，擺列齋供。齋罷，將晚。老兒問道：要甚兵器，要多少人，隨趁早好備。行者道：兵器我自有的。老兒道：二位只是那根錫杖，錫杖怎麼打得那個妖精。行者隨於耳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來，捻在手中，迎風幌了一幌，就是碗來粗細的一根金箍鐵棒，對着高老道。你看這條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可打得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是要人跟行者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幾個年高有德的老兒，陪我師父消坐閑飲。我好撇他而去。等我把那妖精拿來，對衆取供，替你除了根罷。那老兒即喚家僮，請了幾個親故朋友，一時都到相見已畢。行者道：師父，你放心穩坐。老孫去也。你看他揹着鐵棒，扯着高老道，你引我去後宅子裏，妖精的住處，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後宅門首。行者道：你快取鑰匙來。高老道：你且看看，若是用得鑰匙，却不請你了。行者笑道：你那老兒年紀雖大，却不識，要我。我把這話兒哄你一哄，你就當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來是銅汁蘸的鎖子，狠得他將金箍棒一搗，搗開門扇，裏面却黑洞洞的。行者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兒一聲，看他可在裏面。那老兒硬着膽，叫道：三姐姐，那女兒認得是他父親的聲音，纔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爹。我在這裏哩。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仔細看時，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那鬢髮亂堆無掠，玉容未洗塵溜，一片關心依舊，十分嬌態傾頹，櫻唇全無氣血，腰肢屈屈，似癡似癡，威威威威，瘦怯怯，語聲低低。他走來看見高老，一把扯住，抱頭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問你，妖怪往那裏去了。女子道：不知往那裏去。這些時，天明就去，入夜方來。雲霧霧，往回不知何所。因是曉得父親要去，他也常常防備。故此昏來朝去。行者道：不消說了。老兒，你帶令愛往前邊宅裏，慢慢的敘闊。讓老孫在此等他。他若不來，你却莫怪。他若來了，定與你剪草除根。那老高歡歡喜喜的，把女兒帶將前去。行者却弄神通，搖身一變，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獨自個坐在房裏。等那妖精不多時，一陣風來，真個是走石飛砂，好風起初時，微微蕩蕩，向後來，渺渺茫茫，微微蕩蕩，乾坤大渺渺，茫茫無阻。礙洞花折柳，勝捩麻，倒樹摧林，如拔菜，翻江攪海，鬼神愁，裂石崩山，天地怪，嚙花麋鹿，失來踪，摘果猿猴，迷在外。七層鐵塔，侵佛頭，八面檀橋，傷寶蓋，金梁玉柱，起根搖，房上瓦飛如燕，塊舉棹梢，公許願心，閉格忙把猪羊賽當坊。

土地棄祠堂，四海龍王朝上拜，海邊撞損夜叉船，長城刮倒半邊塞。那陣狂風過處，只見半空裏來了一個妖精，果然生得醜陋，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披布直裰，繫一條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好行者却不認他，也不問他，且睡在牀上推病，口裏哼哼噴噴的不絕。那怪不識真像，走進房，一把攔住，就要親嘴。行者暗笑道：真個要來弄老孫哩！即使個拿法，托着那怪的長嘴，叫做個小跌，慢頭一料，撲的打下牀來。那怪爬起來，扶着牀邊道：姐姐你怎麼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來得遲了。行者道：不怪，那妖道：既不怪，我怎麼就丟我這一跌？行者道：你怎麼就這等樣小家子，就攔我親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當好時，便起來開門等你了，你可脫了衣服睡罷。那怪不解其意，真個就去脫衣。行者跳起來，坐在淨桶上，那怪依舊復來牀上摸一把，摸不著人，叫道：姐姐你往那裏去了？請脫衣服睡罷。行者道：你先睡罷，我出個恭來。那怪見先解衣上牀，行者忽然歎口氣道：聲造化低了。那怪道：你惱怎的造化怎麼得低？我到了你家，雖是吃了些茶飯，却也不會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掃地通溝，搬磚運瓦，築土打牆，耕田耙地，種麥插秧，創家立業。如今你身上穿的錦戴的金，四時有花果觀音，入節有蔬菜烹煎，你還有那些兒不趁心處？這般短歎長吁，說甚麼造化低了？行者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的父母，隔著牆，丟磚料瓦的，甚是打我罵我哩。那怪道：他打罵你怎的？行者道：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全沒些兒禮體。這樣個醜嘴臉的人，又會不得燒夫，又見不得親戚，又不知你雲來霧去，端的是那裏人家。姓甚名誰，敗壞他清德，玷辱他門風，故此這般打罵，所以煩惱。那怪道：我雖是有些兒醜陋，若要俊，却也不難。我一來時曾與他講過，他願意方纔招我。今日怎麼又說起這話？我家住在福陵山雲棧洞，我以相貌為姓，故姓豬，官名叫做豬剛鬃。他若再來問你，你就以此話與他說便了。行者暗喜道：那怪却也老實，不用動刑，就供得這等明白。既有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那怪笑道：睡着睡着，莫睬他。我有天罡數的變化，九齒的釘釘，怕甚麼法師和尙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請下九天蕩魔，租師下界，我也曾與他做過相識，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

要來拿你哩。那怪聞得這個名頭，就有三分害怕道：「既是這等說，我去了罷。」兩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鬧天宮的驛馬溫，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過，低了名頭，說罷，套上衣服，開了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將自己臉上抹了一抹，現出原身，喝道：『好妖怪，那裏走！』你擡頭看看我，是那個？那怪將過眼來看，見行者咨牙侷嘴，火眼金睛，獠牙毛臉，就是個活雷公相似，慌得他手麻脚軟，刺刺的一聲，掙破了衣服，化狂風脫身而去。行者急上前，製鐵棒，望風打了一下，那怪化萬道金光，竟轉本山行者，駕雲隨後趕來，叫道：『那裏走！』你若上天，我就趕到斗牛宮；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獄。你畢竟不知這一去，趕至何方，有何勝敗？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入戒

浮屠山支婁受心經

却說那妖的火光前走，這大聖的彩霞隨後，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撞入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行者，喝一聲道：『潑怪，你是那裏來的邪魔？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你有甚麼本事，實實供來。』饒你性命，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來站穩着，我說與你聽。我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閑愛懶，無休歇，不曾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烈日月，忽然閑裏遇真仙，就把寒溫坐下說，勸我回心，莫墮凡傷，生造下無邊孽，有朝大限命終時，入難三途，悔不喋，聽旨意，轉要修行，開語心同，求妙訣，有緣立地拜為師，指示天關，並地闕，得傳九轉大還丹，工夫晝夜無時鬆，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腳板湧泉穴，周流腎水入華池，丹田補得溫溫熱，嬰兒姪女配陰陽，鉛汞相投，分日月，輪龍坎，虎用調和，靈龜吸盡金為血，三花聚頂得歸根，五氣朝元，運透微功，圓行滿却飛昇。天仙對對來迎接，朗然足下彩雲生，身輕體健，朝金闕，玉皇設宴會羣仙，各分品級，排班列，勅封元帥，管天河，總督水兵，稱符節，只因王母會蟠桃，開宴瑤池，邀眾客，那時酒醉意昏沉，東倒西歪，亂撒潑，逞雄撞入廣寒宮，風流仙子來相接，見他容貌，按人魂，舊日凡心，難得滅，全無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歡，再三再四不依從，東躲西藏，心不悅色，膽如天，叫似雷，險些釐倒天關，關糾察，靈官奏玉皇，那日香膏命運拙，廣寒圍困不通風，進

還無門難得脫。却被諸神拿住我。陷在心頭還不快。押赴靈霄見玉皇。依律問成該感決。多虧太白李金星。出班俯頤親言說。改刑重責二千鎊。肉綻皮開骨將折。放生遭貶出天關。稽陵山下園家華。我因有罪錯投胎。俗名喚做豬剛鬣。行者聞言道。你這廝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老孫名號。那怪道聲喚你這誑上的弼馬溫。當年撞那禍時。不知帶累我多少。今日又來此欺人。不要無禮吃我一耙。行者恁肯容情。舉起棒。當頭就打。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黑夜裏賭關好殺。行者金睛閃似電。妖魔鬼眼似銀花。這一個口噴彩霧。那一個氣吐紅霞。氣吐紅霞昏裏亮。口噴彩霧夜光華。金箍棒。九齒耙。兩個英雄實可誇。一個是大聖臨凡世。一個是元帥降天涯。那個因失威儀成怪物。這個幸逃苦難拜僧家。耙去好似龍伸爪。棒迎渾若鳳穿花。那個道你破人親事如殺父。這個道你強姦幼女正該拿。閉言語亂喧嘩。往來來棒架耙。看看戰到天將曉。那妖精兩膊覺酸麻。他兩個自二更時分直戰到東方發白。那怪不能迎敵。敗陣而逃。依然又化狂風。徑回洞內。把門緊閉。再不出頭。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上書雲棧洞三字。見那怪不出。天又大明。心却思量。恐師父等候。且回去見他。一見再來捉。此怪不遵。隨踏雲點一點。早到高老莊。却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一夜無眠。正想行者不來。只見天井裏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鐵織練。整衣上廳。叫道。師父我來了。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謝道。多勞多勞。三藏問道。悟空。你去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裏。行者道。師父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也不是山間的怪獸。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只因錯投了胎。嘴臉像一個野豬模樣。其實性靈尚存。他說以相為姓。喚名豬剛鬣。是老孫從後宅裏掣棒就打。他化一陣狂風走了。被老孫着風一棒。他就化道火光。徑轉他那本山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與老孫戰了一夜。適纔天色將明。他怯戰而走。把洞門緊閉不出。老孫還要打開那門。與他見個好歹。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故先來回個信息。說罷。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長老沒及奈何。你雖趕得去了。他等你去後復來。却恁區處。索性累你與我拿住。除了根。纔無後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謝。將這家財田地。憑衆親友寫立文書。與長老平分。只是要剪草除根。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不知分限。那怪也會對我說。他雖是食腸大。吃了你家

些茶飯也與你幹了許多好事。這幾年掙了許多家貲，皆是他之力。豈他不會白吃了你東西，問你去他怎的。據他說，他是一個天神，下界替你家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想這等一個女婿，也門當戶對，不怎麼壞了家聲。辱了行止，當真的留他也罷。老高道：「長老，雖是不傷風化，但名聲不甚好聽，動不動着人就說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這句話兒，教人怎當三藏道悟空。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一發，與他做個結局，纔見始終。行者道：「我纔試他一試，要子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且莫憂愁，叫老高你還好生看待我師父。我去也。」說聲去，就無形無影的跳到他那山上，來到洞口，一頓鐵棒，把兩扇門打得粉碎。口裏罵道：「那饅頭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麼？」那怪正喘虛虛的睡在洞內，聽見打得門響，又聽見罵饅頭的夯貨，他却大怒難禁，只得拖着繩，抖擻精神，跑將出來。厲聲罵道：「你這個弼馬溫，着實懶懶與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門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條，打進大門而入，該個雜犯死罪哩。行者笑道：「這個猷子，我就打了大門，還有個辨處，像你強占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證，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問個真犯斬罪哩。那怪道：「且休閑講，看老猪這繩，行者使棒支住道：「你這繩可是與高老家做長工築地種菜的？有何好處怕你？那怪道：「你錯認了，這繩豈是凡間之物，你且聽我道來。此是煨煉神冰鐵，磨琢成工光皎潔。老君自己動鈴鑊，發燒親身添炭層，五方五帝用心機，六丁六甲費周折，造成九齒玉垂牙，鑄就雙環金壓葉。身妝六曜排五星，體按四時依八卦，短長上下定乾坤，左右陰陽分日月。六爻神將按天條，八卦星辰依斗列。名為上寶沁金繩，進與玉皇鎮丹闕。因我修成大羅仙，為吾養就長生客。勅封元帥號天蓬，飲賜釘釘為御節。舉起烈焰並毫光，落下猛風飄瑞雲。天曹神將盡皆驚，地府閻羅心膽怯。人間那有這般兵，世上更無此等鐵。隨身變化可心懷，任意翻騰依口訣。相攜數載未曾離，伴我幾年無日別。日食三餐並不去，夜眠一宿渾無撇。也曾佩去赴蟠桃，也曾帶他朝帝闕。皆因仗酒却行兇，只為倚強更撒潑。上天貶我降凡塵，下世儘我作罪孽。石洞心邪會吃人，高莊情喜婚姻結。這繩下海掀翻龍鬘窩，上山抓碎虎狼穴。諸般兵刃，且休題。惟有吾當繩，最切相持取勝。有何難？賭關求功不用說，何怕你銅頭鐵腦一身鋼。」到魂消神氣散，行者聞言，收了鐵棒道：「猷子不要說嘴，老

孫把這頭伸在那裏。你且築一下兒看。可能魂消氣散。那怪真個無起絕。着氣力築將來。撲的一下。鑽起絕的火。光焰焰。更不會築動一些兒頭皮。說得他手麻脚軟。道聲好頭好頭。行者道。你也是不知。老孫因為鬧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竊了御酒。被小聖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宮前。衆天神把老孫斧剗。鎚敲。紅砍劍刺。火燒雷打。也不曾損動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煨鍊。鍊做個火眼金睛。銅頭鐵背。不信你再築幾下。着着疼與不疼。那怪道。你這猴子。我記得你鬧天宮時。家住在東勝神洲。教來國花果山水簾洞裏。到如今久不聞名。你怎麼來到這裏。上門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裏請你來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曾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莊。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教他女兒。拿你這纏綿的夯貨。那怪一聞此言。丟了釘兒。唱個大嘍道。那取經人在那裏。累煩你引見。引見行者道。你要見他怎的。那怪道。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受了他的戒行。這裏持齋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折罪。還得正果。教我等他這幾年。不聞消息。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凶強。上門打我。行者道。你莫說許欺心。欺我。欲為脫身之計。果然是要保護唐僧。略無虛假。你可朝天發誓。我纔帶你去見我師父。那怪撲的跪下。望空似搗確的一般。只管磕頭道。阿彌陀佛。南無佛。我若不是真心實意。還教我犯了天條。劈屍萬段。行者見他賭咒發願。道。既然如此。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我方帶你去。那怪真個擦些蘆葦荊棘。點着一把火。將那雲棧洞燒得像個破瓦窰。對行者道。我今已無罣礙了。你却引我去罷。行者道。你把釘與我拿着。那怪就把一遞與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條三股麻繩。走過來。把手背綁纏了。那怪真個倒背着手。憑他綁縛。又揪着耳朵。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輕着些兒。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輕不成。願你不得常言道。善豬惡拿。只等見了我師父。果有真心。方纔放你。他兩個半雲半霧的。徑轉高家莊來。有爲詩證。金性剛強。能尅木。心猿降得木龍歸。金從木願。皆爲一木。懸金仁德發揮。一主一賓無間隔。三交三合有文徵。性情並喜真元聚。同證西方話不虛。頃刻間。到了莊前。行者

拈着他的耳朵，揶着他的耳道：「你看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乃吾師也。」那高氏親友與老高忽見行者把那怪背柳揶耳而來，一個個欣然迎到天井中，道聲：「長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雙膝跪下，背着手，對三藏叩頭高叫道：「師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師父住在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三藏道：「悟空，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行者纔放了手，拿釘耙柄兒打着，喝道：『歡子，你說麼？』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細陳了一遍。」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個香案，用老高即忙擡出香案。三藏淨了手，焚香，就南禮拜道：「多蒙菩薩聖恩，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拜罷，三藏上廳高坐，教悟空放了他繩行者，纔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其縛自解。那怪從新禮拜三藏，願隨西去。又與行者拜了，以先進者爲兄，遂稱行者爲師兄。三藏道：「既從吾善果，要做徒弟，我與你起個法名。早晚好呼喚。」他道：「師父，我是菩薩已與我摩頂受戒，起了法名，叫做豬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師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實是找伴門中的空派。悟能道：『師父，我受了菩薩戒行，斷了五葷三厭，在我丈人家持齋把素，更不會動葷。今日見了師父，我開了齋罷。』三藏道：『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葷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爲八戒。』那猢猻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更十分喜悅，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謝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爺，請我抽荆出來拜見公公伯伯，如何？」行者笑道：「賢弟，你既入了妙門，做了和尚，從今後再莫提起那抽荆的話。」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那裏有個火居的和尚？我們且來敘了坐次，吃頓齋飯，趕早兒往西天走將。」高老兒擺了桌席，請三藏上坐，行者與八戒坐於左右兩旁，請觀下坐。高老把素酒開樽，滿斟一杯，奠了天地，然後奉與三藏。三藏道：「不瞞太公說，貧僧是胎裏素，自幼兒不吃葷。老高道：『因知老師清素，不曾敢動葷。此酒也是素的。』請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師父，我自持齋，却不會斷酒。』悟空道：『老孫雖最窄，吃不上邊把，却也不會斷酒。』三藏道：『既然如此，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只是不許醉飲，慢事。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鐘，各人俱照舊坐下。擺下素齋，說不盡那杯盤之盛，品物之豐。師徒們宴罷，老高將一紅漆丹盤，拿出二百兩碎金銀，奉三位長老爲途中之費。又將三領綿布襦衫，爲上蓋之衣。」

三藏道：「我們是行脚僧，遇莊化飯，逢處求齋，怎敢受金銀財帛。行者近前，輪開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師父，今日招了一個徒弟，無物謝你，把這些碎金碎銀，權作帶領錢，拿了去買草鞋穿。以後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幾個，還有謝你處哩。」高才接了，叩頭謝實。老高又道：「師父們既不受金銀，就將這粗衣笑納，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絲之賄，千劫難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帶些去做乾糧足矣。」八戒在旁邊道：「師父，師兄，你們不要便罷。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就是掛腳糧也該三石哩。丈人啊，我的直裰昨晚被師兄扯破了，與我一件青錦袈裟，鞋子綻了，與我一雙好新鞋子。高老聞言，不敢不與，隨買一雙新鞋，將一領褊衫，換下舊時衣物。那八戒搖搖擺擺，對高老唱個偈道：「上覆丈母，大嫂，二姨，並姨夫，姑舅諸親，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辭。休怪丈人啊。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行者喝道：「夯貨，莫胡說。」八戒道：「不是胡說，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却不是和尚悞了。老婆悞了，娶兩下都耽擱了。」三藏道：「少題閑話。我們趕早兒去來。」遂此收拾了，二擔行李，入戒擔着，背了白馬。三藏騎着，行者肩擔鐵棒，前面引路，一行三衆，辭別高老及衆親友，投西而去。有詩爲證：滿地烟霞樹色高，唐朝佛子苦勞勞。飢餐一鉢千家飯，寒着千針百納袍。意馬胸頭休放蕩，心猿乘步莫教曠。情和性定諸緣合，月滿金華是伐毛。三衆進西路途，有個月平穩，行過了，爲斯藏界，猛擡頭，見一座高山。三藏停鞭勒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須索仔細。仔細。」八戒道：「沒事。」這山喚做浮屠山。山中有一個爲衆禪師，在此修行。老猪也會會他。三藏道：「他有些甚勾當麼？」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曾勸我跟他修行，我不曾去罷了。師徒們說着話不多時，到了山上，好山，但見那山南有青松檜檜，山北有綠柳紅桃，鬧聒聒。山禽對語，舞翩翩。仙鶴齊飛，香積馥。諸花十樣色，青冉冉。雜草萬般奇，潤潤下有滔滔綠水，崖前有朵朵祥雲。真個是景致非常幽雅，真寂然不見往來人。那師父在馬上遙觀，見香檜檜前有一架草窩，左邊有鹿，鹿脚花，右邊有山猴獻果，檜檜頭有青鸞彩鳳齊鳴，玄鶴錦雞成集。八戒指道：「那不是爲衆禪師？」三藏縱馬加鞭，直至檜下，却說那禪師見他三衆前來，即便離了巢穴，跳下檜來。三藏下馬，奉拜。那禪師用手攙道：「聖僧請起。」

迎失迎入戒道。老禪師作揖了。禪師驚問道。你是福陵山豬剛鬣。怎麼有此大緣。得與聖僧同行。入戒道。前年蒙勸音菩薩勸發。願隨他做個徒弟。禪師大喜道。好好好。又指定行者問道。此位是誰。行者笑道。這老禪師怎麼認得他。倒不認得我禪師道。因少識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禪師陪笑道。歡禮歡禮。三藏再拜。請問西天大雷音寺。還在那裏。禪師道。遠哩。遠哩。只是路多。虎豹難行。三藏慙慙致意。再問。路途果有多遠。禪師道。路途雖遠。終須有到之日。却只是魔障難消。我有多心經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計二百七十字。若遇魔障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三藏拜伏於地。懇求。那禪師遂口誦傳之。經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想。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寂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菩提薩埵訶。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耳聞一遍。多心經。即能記憶。至今傳世。此乃修真之總徑。作佛之會門也。那禪師傳了經文。踏雲光。要上為巢。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要問個西去的路程。端的那禪師笑云。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吩咐。千山千水深。多障多魔處。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來摩耳巖。側着腳。踩步仔細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靈滿國城。魔王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蒼狼為主簿。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御。野豬挑擔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裏懷嗔怒。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行者聞言。冷笑道。我們去不問他。問我便了。三藏不解其意。那禪師化作金光。徑上為巢而去。長老往上拜謝。行者心中大怒。舉棒。登上亂搗。只見蘆花生萬朵。祥霧護千層。行者縱有攪海翻江力。莫想挽着為巢一縷藤。三藏見了。扯住行者道。悟空。這樣一個菩薩。你搗他窩巢。怎的。行者道。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

去了三藏道。他證的西天路徑，何嘗罵你行者道：你那裏曉得他說野豬拱擔子，是罵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老孫。你怎麼解得此意？八戒道：師兄息怒。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過，這句話不知臉否。說他去罷。行者見蓮花祥霧，近那岸邊，只得請師父上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管教清福人開少，致使災魔山裏多，畢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牛山中心戒爭先

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生滅盡由誰，請君自辨別。既然皆已心，何用別人說。只須下苦功，扭出鐵中血。絨繩着鼻穿，挽定虛空結。拴在無為樹，不使他頭劣。莫認賊爲子，心法都忘絕。休教他暗我，一拳先打徹。現心亦無心，現法法也輕。人牛不見時，碧天光皓潔。秋月一般圓，彼此難分別。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多心經，打開了門戶。那長老常念常存一點寶光自透，且說他三衆在路餐風宿水，帶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但見那花籃蝶無情，欹樹高聳有聲喧。野蠶成繭，火榴妍沼內新荷出現。那日正行時，忽然天晚，又見山路旁邊有一村舍。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東海，現冰輪。幸而道旁有一人家，我們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入戒道。說得是我老豬也有些餓了，且到人家化些齋吃，有力氣好挑行李。行者道：這個總家鬼，你離了家幾日，就生報怨入戒道。哥啊，比不得你這喝風呵烟的人，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長忍半肚饑，你可曉得。三藏聞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重時，不是個出家的了。你還回去罷。那馱子慌得跪下道：師父，你莫聽師兄之言，他有些賊埋人，我不曾報怨甚的。他就說我報怨，我是個直腸的癡漢，說道肚內饑了，好尋個人家化齋。他就罵我是戀家鬼。師父啊，我受了菩薩的戒行，又承師父憐憫，情願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誓無退悔。這叫做恨苦修行，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來。那馱子縱身跳起，口裏絮絮叨叨的挑着擔子，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來。早到了路旁人家門首，三藏下馬，行者按了韁繩，八戒歇了行李，都站立綠蔭之下。三藏拄着九環錫杖，按按簾簾，篋織斗篷，先奔門前，只見一老者斜倚竹牀之上，口裏嚶嚶的念佛。三藏不敢高言，慢慢的叫一聲：施主，問訊了。

那老者一轆轤跳將起來，忙歛衣襟，出門還禮道：「長老，失迎。你自那方來的？到我寒門何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奉聖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適至寶方天晚，意投檀府，告宿一宵，萬祈方便。方便那老兒擺手搔頭道：『去不得。』西天難取經，要取經，往東天去罷。三藏口中不語，意下沉吟。菩薩指道：『西去，怎麼此老說往東行？東邊那得有經？』」觀摩難言，半晌不答，却說行者索性兇頑，忍不住上前高叫道：「那老兒，你這大年紀，全不曉事。我出家入遠來借宿，就把這厭鈍的話虎說我十分你家窄狹，沒處睡時，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不打攪你。那老者扯住三藏道：『師父，你倒不言語，你那個徒弟，那般揚子臉，別顏腿，雷公嘴，紅眼官的一個癆病魔鬼，怎麼反沖撞我這年老之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老兒，忒也沒眼色。似那俊俏些兒的，叫做中看不中吃。想我老孫雖小，頗結實皮裏一團筋哩。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行者道：『不敢誇言，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你家居何處？因甚事削髮為僧？』行者道：『老孫祖貫東勝神州海東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居住，自小兒學做妖怪，稱名悟空。憑本事做了個齊天大聖，只因不受天錄，大反天宮，惹了一場災愆，如今脫離僧災，轉拜沙門，前求正果，保我這唐朝駕下的師父。』西天拜佛走遭，怕甚麼山高路險，水闊波狂，我老孫也提得怪，降得魔，伏虎擒龍，踢天弄井，都曉得些兒。倘若府上有甚麼丟磚打瓦，錫叫門，那老孫便能安鎮。那老兒聽得這驚言，語哈哈笑道：『原來是個撞頭化漆的熟嘴兒。』和尚行者道：『你兒子便是熟嘴。我這些時，只因跟我師父走路辛苦，還懶說話哩。』那老兒道：『若是不辛苦，不懶說話，好道活活的聒殺我。你既有這樣手段，西方也還去得去得，你一行幾衆，請至茅舍裏安宿。』三藏道：『多蒙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三衆，老者道：『那一衆在那裏？』行者指道：『這老兒眼花，那綠蔭下站的，不是老兒果然眼花，怒擡頭細看，一見八戒這般嘴臉，就說得一步一跌，往屋裏亂跑，只叫開門，開門，妖怪來了。』行者趕上扯住道：『老兒莫怕，他不是妖怪，是我師弟，老者駭說就道：『好好，好好，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尚，八戒上前道：『老官兒，你若以相貌取人，乾淨差了。我們醜，却都有用。那老者正在門前與三個和尚相識，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帶着一個老媽媽，三四個小男女，斂衣衣褲，插秧而回，他看見一匹白馬，一擔行李，都在他家門首，噉

雖不知是甚來歷，都一擁上前問道：「做甚麼的，八戒調過頭來，把耳朵搗了幾搗，長嘴伸了一伸，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亂躡亂跌，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們不是歹人，我們是取經的和尚。』那老兒纔出了門，攙着媽媽，蹙蹙起來，少聖驚恐，這師父是唐朝來的，只是他徒弟嘴臉醜些，却也面惡人善，帶男女們家去，那媽媽纔扯着老兒，二少年領着兒女進去，三藏却坐在他門樓裏竹牀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兩個相貌醜，言語又粗，把這一家兒嚇得七損八傷，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師父說，老猪自從跟了你，這些時候了許多哩。』若像往常在高老莊時，把嘴朝前一伸，把耳兩頭一擺，常嚇殺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歡子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說的話，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麼收拾？』行者道：『那個耗子嘴搗在懷裏，莫拿出來，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不要搖動，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個把嘴搗了，把耳貼了，拱着頭，立於左右。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裏，將白馬拴在樁上，只見那老兒纔引個少年，拿一個板盤兒，托三杯清茶來獻茶罷，又吩咐辦齋。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培兩條破頭折腳的凳子，放在天井中，請三衆涼處坐下。三藏方問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幾位令嗣，道有兩個小兒，三個小孫。三藏道：『恭喜，恭喜。又問年壽幾何？』道：『長六十一歲。』行者道：『好好，花甲重逢矣。』三藏復問道：『老施主，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何也？』老者道：『經非難取，只是道中艱難難行，我們這向西去，只有三十里遠，近有一座山，叫做八百里黃風嶺，那山中多有妖怪，故言難取者。此也。』若論此位小長老，說有許多手段，却也去得行者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任他是甚麼妖怪，不敢惹我。』正說處，又見兒子拿將飯來，擺在桌上，道：『聲請齋。』三藏就合掌，諷起齋經，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長老的幾句經還未了，那歡子又吃穀三碗。行者道：『這個饑餓的好道，撞着餓鬼了。』那老王倒也知趣，見他吃得快，道：『這個長老想着實餓了，快添飯來。』那歡子真個食腸大，看他不要撻頭，一連就吃有十數碗。三藏行者俱各吃不上兩碗，歡子不住，便還吃哩。老王道：『倉卒無殺，不敢苦勸，請再進一筋。』三藏行者俱道：『殺了八戒，道老兒滴答甚麼，誰和你發課，說甚麼五爻六爻，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歡子一頓，把他一家子飯都吃得罄盡，還只說纔得半飽，却纔

收了家伙在那門樓下安排了竹牀板鋪睡下。次日天曉，行者去背馬，八戒去整擔，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三衆方致謝告行。老者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兒莫說哈話，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遂此策馬挑擔而行。噫，這一去果無好路，朝西域，定有那虎降大災。三衆前來，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說起來十分險峻。三藏馬到臨崖，斜挑寶轡，觀看果然那高的是山峻，的是嶺，陟的是崖，深的是壑，博的是泉，鮮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頂上接青霄，這洞深不深，底中見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雲，屹崢嶸怪石，說不盡千文萬丈拔魂崖，崖後有彎彎曲曲藏龍洞，洞中有叮叮嚕嚕滴水巖，又見些丫丫，又帶角鹿，泥泥癡癡看人獐，盤盤曲曲紅鱗鱗，要耍頑頑白面猿。至晚巴山尋穴虎，帶曉翻波出水龍。登的洞門，吻喇喇尊尊草裏飛禽，撲轡轡起林中走獸，掬啾啾行，猛烈一陣，額益過嚇得人心，跨蹬蹬驚，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當當倒洞當山青岱，築成千丈玉，碧紗籠罩萬堆烟。那師父綏促銀腰，孫大聖亭雲慢步，豬悟能磨擔徐行。正看那山，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三藏在馬上心驚，道：「悟空，風起了。」行者道：「風却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時之氣，有何懼哉？」三藏道：「此風甚惡，比那天風不同。行者道：「怎見得不比天風？」三藏道：「你看這風，巍巍蕩蕩，飄飄飄飄，渺渺茫茫，出碧霄，過嶺，只聞千樹吼，入林，但見萬竿搖，岸邊擺柳，速根動，園內吹花，帶葉飄，收網漁舟，皆緊纜，落蓬客艇，盡拋錨，錯半征夫迷失路，山中樵子擔難挑，仙果林間猴子散，奇花叢內鹿兒逃。崖前槍柏顛顛倒，澗下松篁葉葉凋，掃土揚塵沙迸迸，翻江攪海浪濤濤，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師兄，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躲兒，乾淨。」行者笑道：「兄弟不濟，風大時就躲，倘或觀面撞見妖精，怎的好？」八戒道：「哥啊，你不會聞得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行者道：「且莫言，我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入戒笑道：「師兄有扯空頭謊了，風有好抓得過來，聞就是抓得來，便也鑽了去了。」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孫有個抓風之法，好大聖，讓過風頭，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有些腥氣，這果然不是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說不了。」只見那山坡下，穿尾跑蹄，跳出一隻斑斕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穩，離鞍翻根頭，跌下白馬，斜倚在路旁，真個是魂飛魄散，八戒丟了。

行李掣釘，不讓行者走上前，大喝一聲道：「擊畜！那裏走！趕將去，劈頭就築。」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把那前左爪掄起，攔住自家的胸腹，住下一抓，叻喇的一聲，把個皮刺將下來，站立道旁，你看他怎生懸相，喫那模樣，血淋淋的赤刺身軀，紅燦燦的燴爛腿足，火鐵鐵的兩鬚蓬鬆，硬剝剝的雙眉直豎，白森森的四個銅牙，光耀耀的一雙金眼，氣昂昂的努力大哮，雄糾糾的厲聲高喊，喊道：「慢來，慢來，吾黨不是別人，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牘，你是那裏來的和尚，敢擅動兵器傷我。」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孽畜，你是認不得我，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你早早的遠避他方，讓開大路，休驚了我師父，饒你性命。若似前猖獗，把舉處，却不容情。」那妖精那容分說，急近步，丟一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這八戒忙閃避，輪把就築，那怪手無兵器，回身就走。八戒隨趕來，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急掄起，轉身來迎。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一伸一撞的賭關。那孫行者攙起唐僧道：「師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孫助入戒去，打倒那怪，好行。三藏纔坐將起來，戰兢兢的口裏念着多心經，不題。那行者掣了鐵棒，喝聲叫拿了。此時八戒抖擻精神，那怪散了陣法，行者道：「莫饒他，務要趕上他兩個拾起，把與鐵棒趕下山來。」那怪惱了手脚，使個金蟬脫殼計，打個滾，現了原身，依然是一隻狂虎。行者與八戒那裏肯捨，趕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趕得至近，却又扭着胸臆，剝下皮來，蓋在那臥虎石上，脫真身，化一陣狂風，徑回路口，忽見着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駕長風，攝將去了。可憐那三藏啊！江流註定多磨折，寂滅門中功行難。那怪把唐僧拿來，洞口接住狂風，對把門的道：「你去報大王，說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在門外聽令。那洞主傳令，教他進來。」那虎先鋒，腰插着兩口赤銅刀，雙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大王，小將不才，蒙鈞令，差往山上巡邏，忽遇一個和尚，他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經，被我擒來，奉上聊具口饌。那洞主聞得此言，吃了一驚，道：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取經的神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高強，你怎麼能捉得他來？」先鋒道：「他有兩個徒弟，先來的使一柄九齒釘耙，他生得嘴

聾耳大又一個使一根金箍鐵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趕着，小將爭持，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殼之計，微身得空，把這和尚拿來，奉獻大王。聊表一餐之敬。洞主道：且莫吃他哩。先鋒道：大王見食不食，呼爲劣賤。洞主道：你不曉得，吃了他，不打緊，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噪鬧未爲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橋上，待三五日，他兩個不來攪擾，那時節，一則圖他身子乾淨，二來不動口舌，却不任我們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遇先鋒大喜道：大王深謀遠慮，說得有理。教小的們拿了去，旁邊擺上七八個綁縛手，將唐僧拿去，好便似麻拿燕雀，索那繩纏這的是苦命江流。恩行者遇難，神僧悟能道聲徒弟啊，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處降妖，我却被魔頭拿來，遭此毒害。幾時再得相見，好苦啊。你們若早些兒來，還救得我命，若十分遲了，斷不能保矣。一邊嗟歎，一邊簾落如雨，却說那行者，八戒，趕那虎下山坡，只見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舉棒，儘力一下，轉變得自己手疼，八戒復築了一耙，亦將耙齒銼起，原來是一張虎皮，蓋着一塊臥虎石。行者大驚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計也。八戒道：中他甚計？行者道：這個叫做金蟬脫殼計，他將虎皮蓋在此，他却走了。我們且同去看看師父，莫遭毒手。兩個急急轉來，早已不見了三藏行者，大叫如雷道：恁的好師父，已被他擒了去。八戒即便牽着馬，眼中滴淚道：天哪，天哪，却往那裏找尋？行者揀着頭道：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銳氣。橫豎想只在此山，我們尋尋去來。他兩個果奔入山中，穿岡越嶺，行殺多時，只見那石崖之下，聳出一座洞府，兩人定步觀瞻，果然兇險，但見那壘嶂尖峰，迴巒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綠柳，碧梧冉冉，崖前有怪石雙雙，林內有幽禽對對，澗水遠流，沖石壁，山泉細滴，漫沙堤，野雲片片，瑞草芊芊，妖狐狡兔，亂攔棧角，鹿香齋，齊門勇，劈崖斜掛萬年藤，深壑半懸千歲柏，奔奔巍巍，欺華嶽，閑花啼鳥，賽天台。行者道：賢弟，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凹之間，撒放馬匹，不要出頭，等老孫去他門首，與他鬥鬥，必須拿住妖精，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不清吩咐，請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裰，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擡至門前，只見那門上有六個大字，乃黃風嶺黃風洞，却便了字，腳站定，執着棒，高叫道：妖怪，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省得掀翻了你的窩巢，飄乎了你住處。那小怪聞言，一個個害怕戰兢兢的，跑入裏面，報道大王，禍事了。那黃

風怪正坐間，問有何事。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尙，手持一根碗大粗的鐵棒，要他師父哩。那洞主驚張，即喚虎先鋒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該拿些山牛野兔、肥鹿胡羊，怎麼拿那唐僧來，却惹他那徒弟來此鬧嚷。怎生區處？先鋒道：大王放心，愁便高枕勿憂。小將不才，願帶雜五十個小校出去，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來喫。洞主道：我這裏除了大小頭目，還有五七百名小校，憑你選擇，領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們纔自在。在喫那和尚一塊肉，情願與你拜爲兄弟，但恐拿他不得，反傷了你。那時休得埋怨我也。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來。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搥鼓搖旗，擱兩口赤銅刀，騰出門來。厲聲高叫道：你是那裏來的猴和尚，敢在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罵道：你這個刺皮的畜生，你弄甚麼脫殼法兒，把我師父攝了，倒轉問我做甚？趁早，只好送我師父出來，還饒你這個性命。虎怪道：你師父是我拿了，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你識相快回去罷。不然，拿住你，一齊喫，却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行者聞言，心中大怒，挖進銅牙，錯嘴滴流，流火眼睜圓，掣鐵棒喝道：你有多大手段，敢說這等大話。你走，看棒。那先鋒急持刀接住，這一場果然不善。他兩個各顯威能，好殺。那怪是個真鴉卵，悟空是個鴉卵石，赤銅刀架美猴王，渾如疊卵來擊石。烏鵲怎與鳳凰爭，鵲鴉敢和鷹鷂敵。那怪噴風灰滿山，悟空吐霧雲迷日。來往不禁三五回，先鋒腰軟全無力，轉身敗了。要逃生，却被悟空抵死逼。那虎怪抵架不住，回頭就走。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不敢回洞，徑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裏肯放執着棒，隨後趕來，呼呼吼吼，却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正撞頭見八戒在那裏放馬，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喊回頭觀看，乃是行者趕取。的虎怪就丟了馬，舉起鋸，刺斜着頭一築，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綱，豈見又遇單魚人，却被八戒一鋸，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一頭腦髓盡流乾。有詩爲證：三五年前歸正宗，持齋把素悟真空。誠心要保唐三藏，乾裏沙門立此功。那獸子一脚躡住他的脊背，兩手掄錘，又築行者見了，大喜道：兄弟，正是這等。他領了幾十個小妖，敢與老孫賭關，被弟打敗了。他轉不往洞跑，却倒來這裏尋死，虧你接着。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風攝師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問他師父的下落麼？行者道：這怪把師父拿在洞裏，要與他甚麼爲大王。豈

下飯是老孫惱了。就與他鬥將這裏來。却被你送了性命。兄弟啊。這個功勞算你的。你可還守着馬與行李。等我
把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戰。須是拿得那老妖。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
敗了這老妖。還趕將這裏來。等老豬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着鐵棒。一隻手拖着死虎。徑至他洞口。正是法
師有難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亂魔。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卷二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却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拿着些破旗破鼓，搵入洞裏。報道大王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老妖聞說，十分煩惱，正低頭默思計策，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拖在門口罵戰哩。」那老妖聞言，愈加煩惱道：「這廝却也無知，我倒不會吃他師父，他轉打殺我家先鋒，可恨，可恨，叫取披掛來，我也只關得譚甚麼孫行者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命。」衆小妖急急搵出披掛，老妖結束齊整，綽一桿三股鋼叉，帥羣妖跳出本洞。大聖見那妖走出來，着實驍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見那金盔曜日，金甲凝光，盔上纓飄山雉尾，綉袍罩甲，淡鵝黃勒甲，緋盤龍耀彩，護心鏡繞眼輝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錦圍裙，柳葉絨妝，手持三股鋼叉，利不亞當年顯聖郎。那老妖出得門來，厲聲高叫道：「那個是孫行者？這行者脚躡着虎怪的皮囊，手執着如意的鐵棒，答道：你孫外公在此，送出我師父來。」那妖仔細觀看，見行者身軀鄙猥，面容羸瘦，不滿四尺，笑道：「可憐，可憐，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患。行者笑着道：你這個兒子忒沒眼力，你外公雖是小小的，你若肯照頭打一又柄，就是六尺，那怪道：你硬着頭，吃吾一柄大聖公然不懼，那怪果打一下來，他把腰躬一躬，足長了六尺，有一丈長短，慌得那妖把鋼叉萎住，喝道：孫行者，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們前使出莫弄虛頭走上來，我與你見見手段。」行者笑道：「兒子啊，常言道：留情不舉手，舉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兒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那怪那容分說，撻轉鋼叉，望行者當胸就刺。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理開鐵棒，使一個烏龍掠地勢，撥開鋼叉，又照頭便打。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外，這一場好殺。妖王發怒，大聖施威，妖王發怒，要拿行者抵先鋒。大聖施威，欲捉精靈救長老。又來棒架棒去，又迎一個是鎮山都總帥，一個是護法美猴王。初時還在塵埃戰，後來各起在中央。點鋼叉，尖明銳利，如

意棒身黑黃，戳着的魂歸冥府，打着的定見閻王。全憑着手疾眼快，必須要力壯身強。兩家捨死忘生戰，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那老妖與大聖鬥了三十回合，不分勝敗。這行者要見功績，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噴，叫聲變，變有百十個行者，都是一樣打扮，各執一根鐵棒，把那怪圍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頭，落着異地上，把口張了三張，呼的一口氣吹出去，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刮起，好風真個利害，冷飈颼天地，變無形無影，黃紗旋穿林折嶺，倒松梅播土揚塵，崩嶺坳黃河浪濤徹底，涇江水湧翻波轉。碧天振動，斗牛宮爭些刮倒森羅殿，五百羅漢聞喧天，入大金剛齊嚷亂，文殊走了青毛獅，普賢白象難尋覓，真武龜蛇失了羣，梓潼驪子飄其轡，行商喊叫告蒼天，賴公拜許諸般願，烟波性命復中流，名利殘生隨水辦。

仙山洞府黑攸攸，海島蓬萊昏暗暗，老君難顧煉丹爐，壽星收了龍鬚扇，王母正去赴蟠桃，一風吹亂裙腰，鋪二郎迷失墮州城，那吒難取匣中劍，天王不見手中塔，魯班吊了金頭鑽，雷音寶閣倒三層，趙州石橋崩兩斷，一輪紅日蕩無光，滿天星斗皆昏亂，南山鳥往北山飛，東湖水向西湖漫，雖雄折對不相呼，子母分離難叫喚，龍王遍海找夜叉，雷公到處尋閃電，十代閻王覓判官，地府牛頭退馬面，這風吹到普陀山，捲起觀音經一卷，白蓮花卸海邊飛，吹倒菩薩十二院，盤古至今曾見風，不似這風來不善，唵喇喇乾坤險不炸崩開，萬里江山都是顛，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半空中，却似紡車兒一般亂轉，莫想輪得棒，如何攏得身，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收上身來，獨自個舉着鐵棒，上前來打，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緊閉合，莫能睜開，因此難便鐵棒，遂敗下陣來。那妖收風回洞不題，却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天地無光，牽着馬，守着擔，伏在山凹之間，也不敢睜眼，不敢擡頭，口裏不住的念佛許願，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師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慮之時，却早風定天晴，忽擡頭往那洞門前看去，却也不見兵戈，不聞鑼鼓，鼓子又不聚上他門，又沒人看守，馬匹行幸，果是進退兩難，惶惶不已，憂慮間，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吶喝而來，他纔欠身迎着道：哥哥，好大風啊！你從那裏走來？行者擺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孫自爲人，不曾見過大風，那老妖使一柄三

服鋼叉來與老孫交戰。戰到有三十餘合。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圍住。他甚着急。故弄出這陣風來。果是兇惡。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風而逃。恨好風。恨好風。老孫也會呼風。也會喚雨。不會似這個妖精的風。惡人戒道。師兄。那妖精的武藝如何。行者道。也看得過。又法兒倒也齊整。與老孫也戰個平手。却只是風惡了。難得贏他。八戒道。似這般恁生。教得師父。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八戒道。你眼怎的來。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吹得我眼珠酸痛。這會子冷淚常流。八戒道。哥啊。這半山中天色又晚。且莫說要甚麼眼科。連宿處也沒有了。行者道。要宿處不難。我料着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我們且找上大路。尋個人家住下。過此一宵。明日天明。再來降妖罷。八戒道。正是正是。他知牽了馬。挑了擔。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時漸漸黃昏。只聽得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二人停身觀看。乃是一家莊院。影影的有燈火光明。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優草而行。直至那家門首。但見紫芝辟瘴。白石蒼苔。紫芝辟瘴多青草。白石蒼苔半綠苔。數點小螢光灼灼。一林野樹密排排。香蘭馥郁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澗。古柏倚深崖。地僻更無遊客到。門前惟有野花開。他兩個不敢擅入。只叫一聲。開門。開門。那裏邊有一老者。帶幾個年幼的農夫。又把掃帚齊來。問道。甚麼人。甚麼人。行者躬身道。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經。路過此山。被黃風大王牽了我師父進去。我們還未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雲我師父進去。我們還未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虞。却纔聞得叫門。恐怕是妖狐強盜等類。故此多有沖撞。不知是二位長老請進。請進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徑至裏邊。捨馬歇擔。與莊老拜見。敘坐。又有蒼頭獻茶。茶罷。捧出幾碗胡麻飯。何事。命設鋪就寢。行者道。不睡。還可。敢問善人。貴地可有賣眼藥的。老者道。是那位長老。寄眼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六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淚汪汪。故此要尋眼藥。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這個長老。小小的年紀。怎麼說謊。那黃風大王。風最利害。他那風。比不得甚麼。我風。松竹風。與那。西南北風。入耳。豈想必是夾膠風。羊

耳風大瘋風，偏正頭風。長者道：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風。行者道：怎見得？老者道：那風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裂石崩嶺崖，吹人命卽休。你們若遇着他那風吹了時，還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無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的晚輩。這條命急切難休，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老者道：既然如此說，也是個有來頭的人。我這做處，却無賣眼藥的老漢，也有些逆風冷淚，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香，能治一切風眼。行者聞言，低頭唱喏，道：願求些兒點試點試。那老者應承，卽走進去，取出一個瑤瑤石的小罐兒來，拔開塞口，用玉簪兒蘸出少許，與行者點上。教他不得睜開，寧心睡覺。明早就好。點畢，收了石罐，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八戒解包袱，展開鋪蓋，請行者安坐。行者閉着眼睛亂摸，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兒呢？行者道：你這個嫖獠的，馱子你照顧我做瞎子哩！那馱子啞啞的啼笑而睡。行者坐在鋪上，搏運神功，直到三更後，方纔睡下。不覺又是五更將曉，行者抹抹臉，睜開眼道：果是好藥，比平常更加百分光明。却轉頭後邊望望，呀！那裏得甚房舍窗門，但只見些老槐高柳，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蔭茵茵上。那八戒醒來道：哥哥你怎恁的？行者道：你睜開眼看看，馱子怎接頭見了人？慌得一殼兢兢，將起來道：我的馬哩！行者道：樹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頭邊放的不是。八戒道：這家子也恁懶，他擡了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頭得老猪知道也好，與你送些茶果，想是樂門戶的，恐怕里長曉得，却就趁夜搬了。噫！我們也忒睡得死，怎麼他家拆房子，響也不聽見響響？行者呵呵的笑道：馱子不要亂嚷，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粘兒，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莊居非是俗人居，護法伽藍點化塵。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怪莫躊躇。行者道：這影驗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會點他，他倒又來弄虛頭。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麼伏你點札？行者道：兄弟，你還不知哩！請護教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暗保我師父者。自那日報了名，只爲這一向有了你，再不會用他們。故不曾點札罷了。八戒道：哥哥，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仙莊，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又虧他替了我們一頓齋飯，亦可謂盡心矣。你莫怪他，我們且去教師父來。行者道：兄弟說得是，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你且莫動身，只在

孫子裏看馬守塘等老孫去洞裏打聽。看師父下落如何。再與他爭戰。八戒道：「正是這等討一個死活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行者道：「莫亂談。我去也。他將身一縱，徑到他門首。門尚關着。睡覺行者不叫門，且不驚動妖怪。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花腳蚊蟲。真個小巧，有詩爲證：『投投微形利喙，嚶嚶聲細如雷。騰房紗帳普通隨，正受炎天暖氣。只怕薰烟撲扇，偏憐燈火光輝。輕輕小小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疔疽。』」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爺啞，好老妖吩咐各門上謹慎。一壁廂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會刮死孫行者。他今日必定還來。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行者聽說，又飛過那廳堂，徑來後面，見那一層門關得甚緊。行者從門縫兒鑽進去，原來是個大空園子。那壁廂定風椿上，纏纏索索着唐僧哩。那師父紛紛淚落，心裏只念着悟空。悟空不知都在何處。行者停翅，叮在他光頭上，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道：「悟空啊，想殺我也。你在那裏叫我哩。」行者道：「師父，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煩惱。我們務必拿住妖精，方纔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啊，幾時纔拿得妖精麼？」行者道：「拿你的那虎妖，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要我去哩。」說罷，去嚶嚶的飛到前面，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正點扎各路頭目。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精，把個令字旗磨一磨，送上廳來報道：「大王，小的巡山，纔出門，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裏。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幾乎被他捉住。却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老妖道：「孫行者不在，想必是風吹死也。再不去那裏求殺兵去了。」衆妖道：「大王，若果吹殺了他是我們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辭些神兵來，怎生是好？」老妖道：「怕那甚麼神兵？若還定得我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外，其餘何足懼也。」行者在屋梁上聽得他這言語，不勝歡喜，即抽身飛出，現本相來。至林中，叫聲兄弟，八戒道：「哥，你那裏去來？」纔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也。行者笑道：「虧你虧你，你老孫變做蚊蟲兒，進他洞去探看師父。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椿上哭哩。是老孫吩咐，教他莫哭，又飛在梁上聽了一

聽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只是被你趕他，却不見我。老妖亂猜亂說，說老孫是風吹殺了。又說是請神兵去了，他却自家供出一個人來，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誰？行者道：他恐怕甚麼神兵，那個定能他的風勢，只除是靈吉菩薩。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正商議處，只見大路旁走出一個老公公來，你看他怎生模樣，身健不扶拐杖，冰鬚雪髮蓬蓬，金花耀眼，意態臃腫，瘦骨衰筋強硬，屈背低頭緩步，鷹眉赤臉如童，看他容貌是人種，却似壽星出洞。八戒道：師兄，常言道：知要山下路，須問去來人。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真個大聖藏了鐵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問訊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裏和向這曠野處，有何事幹？行者道：我們是取經的聖僧，昨日在此失了師父，特來動問公公一聲。靈吉菩薩在那裏住？老者道：靈吉在直南上，到那裏還有三千里路，有一山名小須彌山，山中有個道場，乃是菩薩講經禪院，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這條羊腸路就是了。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風，寂然不見，只是路旁留下一張簡帖，上有四句頌子云：上復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行者執了帖兒，轉身下路。八戒道：哥啊，我們連日造化低了，這兩日白日裏見鬼，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長庚是那個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童的名號。八戒慌得落空下拜道：恩人，老豬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時，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却也知感恩，但莫要出頭，只藏在這樹林深處，仔細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八戒道：曉得曉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豬學得個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孫大聖跳在空中，縱筋斗雲，徑往直南上去。果然遠遠，他點頭經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須臾見一座高山，半中間有祥雲出現，瑞霧紛紛，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只聽得鐘磬悠揚，又見那香煙縹緲，大聖直至門前，見一道人，項掛數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禮道：那裏來的老翁？行者道：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道人道：此間正是，有何話說？行者道：黑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今有一事

要見菩薩道人說道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行者道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道人依言上講堂傳報那菩薩即穿袈裟添香迎接這大聖纔舉步入門佳裏觀看只見那滿堂鋪繡一屋威嚴衆門人齊誦法華經老班首輕敲金鑄磬佛前供養盡是仙果仙花案上安排皆是素穀素品輝煌寶燭條條金鏡射虹霓靛郁真香道道玉煙飛彩霧正是那講罷心閑方入定白雲片片繞松檜靜收慧劍魔頭絕般若波羅普會高那菩薩整衣出迎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隨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勞賜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特請菩薩施大法力降怪救師菩薩道我受了如來法令在此鎮押黃風怪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一柄飛龍寶杖當時被我拿住繞了他的性命放他來隨姓歸山不許傷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有違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薩欲留行者治齋相敘行者懇辭隨取了飛龍杖與大聖一齊駕雲不多時至黃風山上菩薩道大聖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雲端內住定你下來與他索戰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力行者依言接落雲頭不容分說掣鐵棒把他洞氣打破叫道妖怪還我師父來也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那怪道這猴猴着實無禮再不伏善反打破我門這一出去使陣神風定要把他吹死仍前披掛手緯綢叉又走出門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撻叉當胸就刺大聖側身躲過舉棒對面相還戰不數合那怪吊回頭草巽地上纔待要張口呼風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不知念了些甚麼咒語却是一條八爪金龍撥喇的輪開兩爪一把抓住妖精提着頭兩三摔摔在山石崖邊現了本相却是一個黃毛貂鼠行者趕上舉棒就打被菩薩攔住道大聖莫傷他命我還要帶他去見如來對行者道他本是靈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爲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昏暗恐怕金剛拿他故此走了却在此處成精作怪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故着我管押但他傷生造孽拿上靈山今又冲撞大聖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見如來明正其罪纔算這場功績哩行者聞言却謝了菩薩菩薩西歸不題却說豬八戒在那林內正思量行者只聽得山坡下叫聲悟能兄弟牽馬挑擔來耶那猓子認得是行者聲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見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幹事來行者道請靈吉菩薩使一條飛龍杖拿住妖精原來是個黃毛貂鼠成精被他拿去靈山見如來去了我和

你洞裏去救師父。那獸子纔歡喜。二人撞入裏面。把那窩殺。兇妖。狐。香。獐。角。鹿。一頓釘。鐵。棒。盡。信。打。死。却。往。後。園。拜。救。師。父。師。父。出。得。門。來。問。道。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兄。弟。們。把。洞。中。香。物。安。排。些。茶。飯。吃。了。方。纔。出。門。找。大。路。向。西。而。去。畢。竟。不。知。向。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吒奉法收悟淨

話說唐僧師徒三衆脫離前來。不一日行過了黃風嶽。進西却是一脈平陽之地。光陰迅速。歷夏經秋。見了些寒蟬鳴敗柳。大火向西流。正行處。只見一道大水狂瀾。波浪湧浪。三藏。在。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怎。不。見。船。隻。來。往。我。們。從。那。裏。過。去。入。戒。見。了。道。果。是。狂。瀾。無。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捻。降。魔。而。看。他。也。心。驚。道。師。父。啊。真。個。是。難。真。個。是。難。這。條。河。若。論。老。孫。去。時。只。將。把。腰。兒。扭。一。扭。就。過。去。了。若。師。父。誠。十。分。難。渡。萬。載。難。行。三。藏。道。我。這。裏。一。望。無。邊。端。的。有。多。少。寬。闊。行。者。道。經。過。有。八。百。里。遠。近。入。戒。道。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老。孫。這。雙。眼。白。日。裏。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却。纔。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但。只。見。這。經。過。足。有。八。百。里。長。老。憂。嗟。煩。惱。兜。回。馬。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三。衆。齊。來。看。時。見。上。有。三。個。篆。字。乃。流。沙。河。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入。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鵝。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師。徒。們。正。看。碑。文。只。聽。得。那。浪。湧。如。山。波。翻。若。嶺。河。常。中。娑。婆。的。鑽。出。一。個。妖。精。十。分。兇。醜。一。頭。紅。饞。髮。蓬。鬆。兩。隻。圓。睛。亮。似。燈。不。黑。不。青。藍。臉。如。雷。如。鼓。老。龍。聲。身。披。一。領。錦。黃。傘。腰。束。雙。攢。露。白。藤。項。下。骷。髏。懸。九。個。手。持。寶。杖。甚。崢。嶸。那。怪。一。個。旋。風。奔。上。岸。來。徑。搶。僧。帽。行。者。把。師。父。抱。住。急。登。高。岸。回。身。走。脫。那。入。戒。放。下。擔。子。掣。出。釘。耙。怪。妖。精。便。搗。那。怪。使。寶。杖。架。住。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這。一。場。好。鬪。九。齒。耙。降。妖。杖。二。入。相。敵。河。岸。上。這。個。是。總。管。大。天。蓬。那。個。是。請。下。擇。廉。將。昔。年。曾。在。靈。霄。今。日。爭。持。賭。猛。壯。這。一。個。把。去。探。爪。龍。那。一。個。扶。架。磨。牙。象。伸。開。大。四。平。鑽。入。迎。風。戲。這。個。沒。頭。沒。臉。抓。那。個。無。亂。無。空。放。一。酒。是。久。占。流。沙。界。吃。人。情。一。個。是。東。教。迎。持。修。行。

將他兩個來往，戰過二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大聖護了唐僧，牽着馬，守定行李，見八戒與那怪交戰，就恨得咬牙切齒，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想出棒來道：師父，你坐着莫怕。等老孫和他要要兒來。那師父苦留不住，他打個噏噏，跳到前邊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難解難分。被行者輪起鐵棒，望那怪着頭一下，那怪急得身滿忙躲過，徑鑽入流沙河裏，氣得個八戒亂跳道：哥呀，誰着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掙架我罷，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他見你兇險，敗陣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自從受了黃風怪，下山來，這個月把不曾要棒，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腳癢，故就跳將來要要的。那知那怪不識要，就走了他兩個，攪着手說說笑笑，轉回見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拿，敢回鑽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這怪久住在此，他知道淺深，似這般無邊的弱水，又沒了舟楫，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領纔好哩。行者道：正是這等說。常言道：近水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斷知水性。我們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殺，只教他送師父過河，再做理會。八戒道：哥哥不必疑，讓你先去拿他。等老豬看守師父。行者笑道：賢弟，這棒兒我不敢說，水裏勾當，老孫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還要捻訣，又念念避水咒，方纔走得。不然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蟹之類，我纔去得。若論賭手段，憑你在高山雲裏，幹甚麼跳躍異樣，拿兒。老孫都會，只是水裏的買賣，有些兒煩。就入戒道：老豬當年總督天河，掌管八萬水兵，大衆倒學得，知些水性，却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七箇入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一時被他撈去，却怎麼好？行者道：你若到水中，與他交戰，却不要戀戰，許放不許勝，把他引將出來。等老孫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耶？說弊去就刺了青錦直裰，脫了鞦韆子，舞劍，分開水路，使出那當年舊手段，躍浪翻波，撈將進去，徑至水底之下，往前正走，却說那怪敗了陣回，方纔喘定，又聽得有人推得水響，忽起身觀看，原來是八戒執了銅鞭，水那怪與杜當面高叫聲：那和尚，那裏走？仔細看打。八戒使們架住道：你個是甚麼妖怪，敢在此間攔路？那妖道：你也不認得我，我不是那妖唐鬼怪，也不是少姓無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那妖魔怪，却怎生在此傷生？你端的甚麼姓名？實實說來。我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自小生來神氣壯，乾坤萬里曾遊蕩。

英雄天下顯威明，豪傑人家做樣樣。萬國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從吾撞。皆因學道蕩天涯，只為尋師遊地曠。常年衣鉢隨隨身，每日心神不可放。治地雲遊數十遭，到處閑行百餘趟。因此緣得遇真人，引開大道金光亮。先將嬰兒姪女收，後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腎水入華池，重棧肝火投心臟。三千功滿拜天顏，志心朝禮明華向。玉皇大帝便加陞，親口封為榜簾將。南天門裏我為尊，靈霄殿前吾稱上。腰間懸掛虎頭牌，手中執定降妖杖。頭頂金盔晃日光，身披鎧甲明霄亮。往來護駕我當先，出入隨朝子在上。只因王母降蟠桃，設宴瑤池邀衆將。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個個魂飛喪。玉皇即便怒生嗔，却合掌朝左輔相。卸冠脫甲摘官銜，將身推在殺場上。多虧赤脚大天仙，越班啓奏將吾放。饒死回生不點刑，遭貶流沙東岸上。飽時困臥此河中，餓去翻波尋食餉。樵子逢吾命不存，漁翁見我身皆喪。來來往往吃人多，翻翻覆覆傷生瘡。你敢行兇到我們，今日肚皮有所礙。莫言粗糲不堪嘗，拿住消停剝鮮蟹。人戒開言大怒罵，道你這潑物全沒一些兒眼力。我老豬還搯出水珠兒來哩，你怎敢說我粗糲。要剝鮮蟹看起來，你把我認做個老走確哩。休得無禮吃你祖宗這一把，那怪見此來，使一個風點頭躲過。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這一場賭鬪，比前不同。你看那捲簾將，天蓬帥各顯神通。真可愛，那個降妖寶杖，着頭輪。這個九齒釘耙，隨手快。羅漢振山川，推波昏世界。兜如太歲撞爐帶，惡似喪門款寶蓋。這一個赤心纏縷保唐僧，那一個犯罪滔滔為水怪。門抓一下九條浪，杖打之時魂魄散。努力喜相持，用心要賭賽。算來只為取經人，怒氣冲天不忍耐。攪得那鯨鯢蝦蟹退鮮鱗，龜鼈鷃鷓傷損蓋。紅蝦紫蟹命皆亡，水府神明朝上拜。只聽得波翻浪滾似雷轟，日月無光天地怪。二人整鬪有兩個時辰，不分勝負。筑纜是銅金鐵鐵簪，玉磬對金鐘。却說那大聖保着唐僧，立在岸上，眼巴巴的望着他兩個在水上爭持。只是他不好動手，只見那人戒虛幌一幌，佯輪詐欺。轉回頭往東岸上走，那怪隨後趕來，將近到了岸邊。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師父，掣鐵棒跳到河邊。孫妖怪精勞頭就打，那妖物不敢相迎。颺的又鑽入河內，八戒嚷道：「你這弼馬溫真是個急猴子，你再緩緩些兒，等我哄他到了高處，你却阻住河邊，教他不能回首時，却不拿住他也。」他這進去幾時，又肯出來。行者笑道：「獸子，莫嚷莫嚷，我

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入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見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辛苦苦，入戒道：且不說辛苦，只是降了妖精，送得你過河，方是萬全之策。三藏道：你纔與妖精交戰，何如入戒道：那妖的手段，與老豬是個對手，正戰處，使一個詐敗，他纔趕到岸上，見師父舉着棍子，他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師父放心，且莫焦惱。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這崖岸之上，待老孫去化些齋飯來，你吃了睡去，待明日再處。入戒道：說得是你快去快來。行者急縱雲跳起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鉢素齋，回獻師父。師父看他來得甚快，便叫：悟空，我們去化齋的人家，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不強似與這怪爭持？行者笑道：這家子遠得很哩，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他那裏得知水性，問他何益？入戒道：哥哥又來扯謊了。五七千里路，你怎麼這等去來得快？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孫的筋斗雲，一撥有十萬八千里，這五七千里，只消把頭點上兩點，把腰躬上一躬，就是個往回，有何難哉？入戒道：哥啊，既是這般容易，你把師父背着，只消點點頭，躬躬腰，跳過去罷了。何必苦苦的與這怪廝戰？行者道：你也會駕雲，你把師父歇過去罷。入戒道：師父的凡胎肉骨，重似泰山，我這駕雲的，怎能得起？須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駕雲，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你是歇不動我，却如何攪得動？自古道：道泰山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像這巖魔毒怪，使攝法弄風頭，却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像那樣法兒，老孫也會使會弄，還有那隱身法、縮地法、老孫條件皆知，但只是師父要窮歷異邦，不能般般脫苦海，所以寸步難行者也。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這些苦惱，也取不得經來，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經傳與你我，正叫做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閑看。那猓子，聞言啞啞聽受，遂吃了些無菜的素食。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岸之上，次早三藏道：悟空，今日念生區廬，行者道：沒甚區處，還須入戒下水。入戒道：哥哥，你要圖乾淨，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賢弟，這番我不急了，只讓你引他上來，我攔住河邊，務要將他擒了，好入戒扶扶臉，抖擻精神，雙拿手鉞，到河邊，分開水路，依然又下至窩巢。那怪方纔睡醒，忽聽推得水響，急回頭，睜睛觀，看見入戒執鉞來，至他跳出來，當頭阻住，喝道：慢來，慢來看杖。入戒舉鉞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哭喪棒，叫你祖宗

着杖。那任道你這廟若不曉得理，我這寶杖原來名譽大，本是月裏梭羅派吳剛伐下一枝，木魯班製造工穴靈裏邊一條金趁心，外邊萬道珠絲，名稱寶杖，普降妖，永鎮靈霄能伏怪，只因官拜大將軍，玉帝賜我隨身帶，或長或短在吾心，要細要粗憑意態，也曾護駕宴蟠桃，也曾隨朝居上界，位殿曾與衆聖參，掃塵曾見諸仙拜，養成靈性一神兵，不是人間凡器械，自從遭貶下天門，任意縱橫遊海外，不啻大膽自稱帝，天下鎗刀難比賽，看你那個鏽釘耙，只好鏽田與築菜，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癩物，且甚骨甚麼築菜，口怕蟹了一下兒，教你沒處貼奇藥，九個眼子一齊流血，縱然不死，也是個到老的孤傷風，那怪丟開架子，在那水底下，與八戒依然打出水面，這一番鬥，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寶杖，釘耙築菜，言語不通，非卷鷹，只因木母，勉刀圭，致令兩下相戰，觸沒輸贏，無反覆翻波洶浪，不和睦，這個怒氣，怎會容那個傷心難忍，尋死來杖架這英雄，水滾流沙能惡毒，氣昂昂，勞碌碌，多因三藏到西域，釘耙老老，寶杖十分熟，這個揪住，要往岸上拖，那個抓來，就將水裏沃，聲如霹靂，動魚龍，雲暗天昏，神鬼伏，這一場，來來往往，鬧纏三十回合，不見強弱，八戒又使個伴輪計，拖了耙走，那怪隨後又趕來，擁波捉浪，趕至崖邊，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癩怪，你上來，這高處，腳踏實地，好打，那妖罵道：你這廟哄我上去，又教那幫手來哩，你下來，還在水裏相鬧，原來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邊與八戒鬧吵，却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燥，恨不得一把捉來，叫聲師父道：你自坐下，等我與他個餓鷹，鷹食，就縱筋斗，跳在半空中，刷的落下來，要抓那妖，那妖正與八戒纏鬧，忽聽得風響，急回頭，見是行者，落下雲來，却又收了寶杖，一頭淬下水，隱跡潛踪，影然不見，行者佇立岸上，對八戒說：兄弟，這妖也弄得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道：難，難，戰不勝他，就把吃奶奶的氣力，也使盡了，只纏得個手平，行者道：且見師父去，二人又到高岸，見了唐僧，備言難捉，那長老滿眼，下淚道：似此艱難，怎能得渡，行者道：師父莫要煩惱，這怪深潛水底，其實難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師父，再莫與他廝鬧，等老孫往南海走走去來，八戒道：哥哥，你去南海何幹，行者道：這取經的勾當，原是觀音菩薩及脫解我等，也是觀音菩薩，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進，不得他怎生處治，等我請他去，請他，還強如和這妖

精相關入戒道也是也是師兄你去時千萬與我上覆一聲向日多承指教三藏道悟空若是去請菩薩却也不必遲疑快去快來行者即縱筋斗雲徑上南海喚那消半個時辰早看見普陀山境須臾間墜下筋斗到紫竹林外又見那二十四路諸天上前迎接著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我師有難特來謁見菩薩諸天道請坐容觀那輪日的諸天徑至兜率洞口報道孫悟空有事朝見菩薩正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聞報即轉靈巖開門喚入大聖端肅皈依參見菩薩問道你怎麼不保唐僧為甚事又來見我行者啓上道菩薩我師父前在高老莊又收了一個徒弟喚名豬八戒多蒙菩薩又賜法諱悟空能緣行過黃風嶺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師父已是難渡河中又有個妖怪武藝高強甚虧了悟空與他水面上大戰三次只是不能取勝被他攔阻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薩望垂憐憫濟渡他一濟渡菩薩道你這猴子又逞自滿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行者道我們只是要拿住他教他送我師父渡河水裏事我又弄不得精細只是悟空尋着他窩巢與他打話想是不曾說出取經的勾當菩薩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搥藤大將臨凡也是我勸化的善信教他保護取經之輩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經人時他決不與你爭持斷然歸順矣行者道那怪如今怯戰不肯上巖只在水裏潛踪如何得他歸順我師如何渡得弱水菩薩即喚慧岸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兒吩咐道你可將此葫蘆同孫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淨他就出來了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然後把他那九個骷髏穿在一處按九宮佈列却把這葫蘆安在當中就是法給一隻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蕩岸聞言謹遵師命與大聖捧葫蘆出了潮音洞奉法旨辭了紫竹林有詩為證五行匹配合天真認得從前舊主人煉已立基為妙用辨明邪正見原因金來歸性還同類木去求情共復倫二土全功成寂寞調和水火沒纖塵他兩個不多時按落雲頭早來到流沙河岸豬八戒認得是八戒行者引師父上前迎接那木吒與三藏禮畢又與八戒相見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見菩薩我老豬果遵法教今喜拜了沙門這一向在途中奔殊未及致謝恕罪恕罪行者道且莫敘闊我們叫喚那廚夫來三藏道叫誰行者道老孫見菩薩備陳前事菩薩說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搥藤大將臨凡因為在天有罪墮落此河

忘形作怪。他曾被菩薩勸化。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故此苦苦爭鬧。菩薩今差木吒將此葫蘆。要與這廟結作法船。渡你過去哩。三藏聞言。頂禮不盡。對木吒作禮道。萬望尊者作速一行。那木吒捧定葫蘆。半雲半霧。徑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厲聲高叫道。悟淨。悟淨。取經人在此久矣。你怎麼還不歸順。却說那怪懼怕猴王。回於水底。正在窟中歇息。只聽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觀音菩薩。又聞得說取經人在此。他也不懼。奔鉞。急翻波。伸出頭來。又認得是木吒行者。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禮道。尊者失迎。菩薩今在何處。木吒道。先師未來。先差我來吩咐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叫把你項下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按九宮結做一隻法船。渡他過此弱水。悟淨道。取經人却在那裏。木吒用手指道。那東岸上坐的不是。悟淨看見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潑物與我。甚鬧了這兩日。何曾言着一個取經的字兒。又看見行者道。這個主子是他的幫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吒道。那是豬八戒。這是孫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薩勸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見唐僧去。那悟淨纔收了寶杖。蓋一整黃錦直裰。跳上岸來。對唐僧雙膝跪下道。師父。弟子有眼無珠。不認得師父的尊容。多有沖撞。萬望恕罪。八戒道。你這膿包。怎的不早皈依。只管要與我打。是何說話。八戒笑道。兄弟。你莫怪他。還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與姓名耳。長老道。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悟淨道。弟子向蒙菩薩教化。指沙為姓。與我起個法名。喚做沙悟淨。豈有不從師父之理。三藏道。既然如此。叫悟空取戒刀來。與他落了髮。大聖依言。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又來拜了三藏。拜了行者。與八戒分了大小。三藏見他行禮。真像個和尚家風。故又叫他做沙和尚。木吒道。既棄了迦持。不必做煩。早與作法船兒來。那悟淨不敢怠慢。即將頭項下掛的骷髏。取下。用索子結作九宮。把菩薩葫蘆安在當中。請師父下岸。那長老遂登法船。坐於上面。果然穩似輕舟。左有八戒扶持。右有悟淨捧托。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半雲半霧。相跟頭直上。又有木吒擁護。那師父纔飄然穩渡流沙河界。浪靜風平。過弱河。真個也似飛似箭。不多時。身登彼岸。得脫洪波。又不拖泥帶水。幸喜脚乾手燥。悟淨無為。師徒們腳踏實地。那木吒接祥雲。收了葫蘆。又只見那骷髏一時解化作九股陰風。寂然不見。三藏拜謝了木吒。頂禮了菩薩。正是。

木吒徑回東洋海。三藏上馬却投西。畢竟不知幾時纔得正果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奉法西來道路賒。秋風浙浙落霜花。乖猿牢鎖繩休解。劣馬勤兜鞭莫加。木母金公原自合。黃婆赤子本無差。咬開鐵彈真消息。般若波羅到彼家。這回書。蓋言取經之道。不離乎一身務本之道也。却說他師徒四衆。了悟真如。頓開塵鎖。自跳出性淨流沙。渾無罣礙。竟投大路西來。歷過了青山綠水。看不盡野草閑花。真個光陰迅速。又值九秋。但見了些楓葉滿山紅。黃葛耐晚風。老蟬吟漸懶。愁腸思無窮。荷破背執扇。橙香金彈。幾可憐。數行雁。點點遠排空。正走處。不覺天晚。三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却往那裏安歇。行者道。師父說話差了。出家人餐風宿水。臥月眠霜。隨處是家。又問那裏安歇。何也。豬八戒道。哥哥。你可知道你走路輕省。那裏管別人累墜。自過了流沙河。這一向爬山過嶺。身挑着重擔。老大難挨也。須是尋個人家。一則化些茶飯。二則養養精神。纔是個道理。行者道。歇子。你這般言語。似有報怨之心。還像在高老莊倚懶。不求稱的自在。恐不能也。既是東正沙門。須是要吃辛苦。纔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這擔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從有了你與沙僧。我又不曾挑着哩。八戒道。哥哥。你看這幾兒。四斤黃藤篾。長短入條繩。又要防陰雨。乾包三四層。層層揹還淋滑。兩頭釘上釘。銅鑲鐵打。九環杖。篾絲藤纏。大斗蓬。似這般許多行李。難爲老豬一個。逐日家揹着走。偏你跟師父做徒弟。拿我做長工。行者笑道。歇子。你和誰說哩。八戒道。哥哥。與你說哩。行者道。錯和我說了。老孫只管師父好歹。你與沙僧專營行李。馬匹。但若怠慢了。些兒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八戒道。哥哥。不要說打。打就是以力救人。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師父騎的馬。那般高大肥盛。只歇着老和尚一個。教他帶幾件兒。也是弟兄之情。行者道。你說他是馬哩。他不是凡馬。本是西海龍王敖閻之子。喚名龍馬三太子。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被他父親告了。忤逆。犯天條。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處懸崖瀾。久等師父。又幸得菩薩親臨。却將他退鱗去角。摘了項下珠。纔變做這匹馬。願獻師父。往西天拜佛。這個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拿他。那沙僧聞言。道。哥哥。真個是

龍麼行者道是龍入戒道哥啊我聞得古人云龍能噴雲噴霧播土揚沙有巴山攝嶺的手兒有翻江攪海的脚通麼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走行者道你與他快走我教他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把金箍棒擡一擡萬道彩雲生那馬看見拿棒恐怕打來慌得四隻蹄疾如飛雷閃的跑將去了那師父手軟勒不住儘他劣性奔上山岸纔大遶幾步走師父喘息始定搖頭遠見一簇松陰內有幾間房舍着寶軒昂但見門垂翠柏宅近奇山幾株松冉冉數莖竹斑斑籬邊野菊凝霜豔橋畔幽蘭映水丹粉牆泥壁碑砌圍圍高堂多壯麗大廈甚清安牛羊不見無雞犬想是秋收農事閑那師父正拈鬚徐觀又見悟空兄弟方到悟空道師父不會跌下馬來麼長老罵道悟空這磁猴他把馬兒驚了早是我還騎得住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罵我都是豬八戒說馬行遲故此着他快些那獸子因趕馬走急了些兒喘氣噓噓口裏唧唧噥噥的鬧道罷了罷了見自肚腹腰鬆擔子沉重挑不上來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趕馬長老道徒弟啊你且看那壁廂有一座莊院我們却有借宿去也行者聞言急擡頭舉目而看果見那半空中塵雲籠罩瑞靄遮盈情知定是佛仙點化他却不敢泄漏天機只道好好好我們借宿去來長老連忙下馬見一座門樓乃是垂簾象鼻畫棟雕梁紗帽歇了擔子八戒牽了馬匹道這個人家定是個富貴之家行者就要進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嫌疑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來以禮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馬斜倚簷根之下三藏坐在石級上行者沙僧坐在臺基幾久無人出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門裏看處原來有向內的三間大廳簾櫳高控屏門上掛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兩邊金漆柱子貼着一幅大紅紙的春聯上寫着絲飄弱柳平橋晚雲點香梅小院春正中間設一張銀光黑漆的香几几上放一個古銅獸爐上有六張交椅兩山頭掛着四季吊屏行者正然偷看處忽聽後門內有脚步之聲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嬌聲問道是甚麼人擅入我家婦之門慌得個大聖啣啣連聲道小僧是東土大唐來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一行四衆路過寶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蒼薩檀府告借一宵那婦人笑語相迎道長老那三位在那裏請來行者高聲叫道師父請進來耶三藏纔與八戒沙僧牽馬挑擔而入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入戒靜眼偷看你道他怎生打扮穿一

件織錦官綠紵絲襖。上罩着淡紅臂甲。繫一條結綠鴉黃錦繡裙。下映着高底花鞋。時樣鬪鬪。早紗幔。相襯着二色盤龍翼。官樣牙梳。朱翠冕。斜替着兩股金釵。雲鬢半蒼。飛鳳翅。耳環雙。壓寶珠排。脂粉不施。猶自美。風流還似少年才。那婦人見了他三聲。更加欣喜。以禮邀入廳房。一相見禮畢。請各敘坐。看茶。那屏風後。忽有一個丫髻垂絲的女童。托着黃金盤。白玉盞。香茶噴氣。異果散幽香。那人綽綽袖。穿荷織長攀玉壺。傳茶上。奉對他們。一一拜了茶畢。又吩咐辦齋。三藏啓手道。老菩薩高姓。黃地是甚地名。婦人道。此間乃西方東印度之地。小婦人娘家姓賈。夫家姓莫。幼年不幸。公姑早亡。與丈夫守承祖業。有家資萬貫。良田千頃。夫妻們命裏無子。止生了三個女孩兒。前年大不幸。又喪了丈夫。小婦居孀。今歲滿服空遺下田產家業。再無個眷族親人。只是我娘女們承領欲嫁他人。又難捨家業。道承長老下降。想是師徒四衆。小婦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四位恰好。不知尊意肯否。如何。三藏聞言。推聲妝啞。瞑目寧心。寂然不答。那婦人道。舍下有水田三百餘畝。旱田三百餘頃。山場果木三百餘頃。費水牛有十餘隻。現騾馬成羣。豬羊無數。東南西北莊堡草場。共有六七十處。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穀。十來年穿不着的綾羅。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銀。勝強似那錦帳蕪春。說甚麼金釵兩行。你師徒們若肯同心轉營。招贅在寒家。自有在在享用榮華。却不強如往西勞碌。那三藏也只自如癡如癡。默默無言。那婦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賈時生。故夫比我年大三歲。我今年四十五歲。大女兒名真真。今年二十歲。次女兒名愛愛。今年十八歲。三小女名嬌嬌。今年十六歲。俱不會許配人家。雖是小婦人醜陋。却幸小女俱有幾分顏色。女工針指。無所不會。因是先夫無子。卽把他們當兒子看養。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也都曉得些吟詩作對。雖然居住山莊。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料想也配得過列位。長老若肯放開懷抱。長髮留頭。與舍下做個家長。穿綾着錦。勝強如那瓦鉢緇衣。芒鞋紫笠。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留鸞的孩子。百啣的蝦蟆。只是呆呆擗擗。翻白眼兒。打仰。那八戒聞得這般富貴。這般美色。他却心癢難撻。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扯了師父一把道。師父。這娘子告誦你。你怎麼恁恁不睬。好道也做個理會。是那師父猛擗頭。啣的一聲。呀。退。

了八戒道：「你這個孽畜，我們是個出家人，豈以富貴動心，美色留情，成甚道理？那婦人笑道：「可憐，可憐，出家人有何好處？」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却有何好處？」那婦人道：「長老請坐，等我把在家人好處說與你聽。恁見得有詩爲證：『奉裁方勝着新羅，夏換輕紗賞綠荷。秋有新鶯香糯酒，冬來暖閣醉顏酡。四時受用般般有，八節珍羞件件多。』」錦繡綾花燭夜強，如行脚禮彌陀。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享榮華，受富貴，有可穿，有可吃，兒女團圓，果然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處，怎見得？」有詩爲證：『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從前恩愛堂。物外不生開口舌，身中自有好陰陽。功完行滿朝金闕，見性明心返故鄉。勝似在家食血食，老來墜落臭皮囊。』」那婦人聞言大怒道：「這僧和尚無禮，我若不看你東土遠來，就該叱出。我倒是個真心實意，要把家緣招贅汝等，你倒反將言語傷我。你就是受了戒發了願，永不還俗，好道你手下人，我家也招得一個，你怎麼這般執法？」三藏見他發怒，只得者謙謙，叫道：「悟空，你在這裏罷行者道：『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殺事，教入戒在這裏罷。』」八戒道：「哥啊，不要殺人麼？」大家從長計較。三藏道：「你兩個不肯，便教悟淨在這裏罷。」沙僧道：「你看師父說的話，弟子蒙菩薩勸化，受了戒行，等候師父，自蒙師父收了我，又承教誨，跟着師父還不上兩月，更不曾進得半分功果，怎敢圖此富貴，甯死也要往西天去，決不幹此欺心之事。」那婦人見他們推辭不肯，急抽身轉進屏風，撲的把腰門關上。師徒們做在外面，茶飯全無，再沒人出入。八戒心中焦燥，埋怨唐僧道：「師父忒不會幹事，把話通說殺了，你好道還活着些腳兒，只會糊答應，哄他些齋飯吃了，今晚落得一宵快活，明日肯與不肯，在乎你我了。似這般關門不出，我們這青灰冷灶，一夜怎過？」悟淨道：「二哥，你在他家做個女婿罷。」八戒道：「兄弟，不要殺人，從長計較。」行者道：「計較甚的？你要肯，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個親家，你就做個倒踏門的女婿。他家這等有財有寶，一定倒陪妝奩，些治個會親的筵席。我們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間還俗，却不是兩全其美？」八戒道：「話便也是這等說，却只是我脫俗又還俗，停妻再娶，娶了沙僧道：『二哥原來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還不知他哩。他本是烏斯藏高老兒莊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孫降了，他也曾受菩薩戒行，沒及奈何，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所以棄了前妻，投師父往西拜佛。他本是離別的久。」

得此言，情知走了消息，也就垂頭喪氣，不言又聽得呵的一聲，雙門開了，有兩對紅燈，一副紅爐，香雲霧，環環叮叮，那婦人帶着三個女兒，走出來，叫真真，受受，憐憐，拜見。那取經的人物，那女子排立廳中，朝上禮拜。果然也生得標致，但見他：一個個蛾眉淡粉，面生春，妖嬈傾國色，粉黛動人心。花鈿照現，多嬌態，綉帶飄飄，迤邐廳中，含笑處，櫻桃緩步行。時蘭麝噴，滿頭珠翠，顏貌無雙，寶釵等邊，體面香嬌，滿滴五花金，縷細說甚麼。楚姮美貌，西子嬌容，真個是九天仙女，從天降，月裏嫦娥，出廣寒。那三藏合掌低頭，孫大聖佯佯不睬，這沙僧轉背回身，你看那豬八戒，眼不轉睛，淫心紊亂，色膽橫橫，扭扭出情話，低聲道：有勞仙子下降，煩請姐姐們去耶。那三個女子，轉入屏風，將一對紗燈，留下婦人，道：四位長老，可肯留心，若那個和我小女，成婚，我們已商議了。若那個姓豬的，招贅門下，八戒道：兄弟，不要裁我，還從衆計較。行者道：還計較甚麼，你已在後門首說合的，停當，當頭都叫了，又有甚麼計較。師父做個男親家，這婆兒做個女親家，等老孫做個保親，沙僧做個媒人，也不必看過。今朝是個天恩，上吉日，你來拜了師父，進去做了女婿罷。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裏好善，這個勾當，行者道：獸子，不要惹我，你那口裏，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麼，弄不成，快快的應成，帶攜我們吃些喜酒，也是好處。他一隻手，揀着八戒，一隻手，拉住婦人道：親家母，帶你女婿進去，那獸子，腳兒起起的，要往那裏走，那婦人，即喚童子，展抹桌椅，鋪排，晚齋，管待三位親家。我領姑夫房裏去也。一盞廂吩咐，接筵設宴，明晨會親，那幾個童子，又領命，訖他三衆，吃了齋，急急鋪鋪，都在客座裏，安歇不題。却說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裏面，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盜都是門檻，絆脚，獸子道：這慢些兒走，我這裏邊，路生，你帶我帶兒，那婦人道：這都是倉房，庫房，碾房，各房，還不會到那廚房邊哩。八戒道：好大人家，磕磕撞撞，轉轉抹角，又走了半會，纔是內堂房屋，那婦人道：女婿，你師兄，說今朝是天恩，上吉日，就教你招進來了，却只是介平間，不會請得個陰陽，拜堂撒帳，你可朝上拜，入拜兒，罷入。八戒道：說得是，你請上坐，等我也拜幾拜，就常拜堂，就當謝親，兩當一兒，却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罷也罷，果然是個省事幹家的女婿，我坐着，你拜麼。嘆滿室中，銀燭輝煌，這獸子朝上禮拜，拜畢，道：娘，你把那

個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正是這些兒，疑難我要把大女兒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將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委決不定。八戒道：娘既怕相爭，都與我罷，省得鬧鬧吵吵，亂了家法。他丈母道：豈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個女兒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說的話，那個沒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幾個，你女婿也笑納了。我幼年間也曾學得個熬煎之法，管教一個個伏侍得他歡喜。那婦人道：不好不好，我這裏有一方手帕，你頂在頭上，遮了臉，撞個天婚，教我女兒從你跟前走過，你伸開手，扯着那個，就把那個配了你罷。馱子依言，接了手帕，頂在頭上，有詩為證：癡愚不識本原由，色劍傷身暗自休。從來信有周公禮，今日新郎頂蓋頭。那馱子頂裏，停當道：娘請姐姐們出來麼？他丈母叫：真真愛愛憐憐，都來撞天婚。配與你女婿，只聽得環響亮，蘭麝馨香，似有仙子來往。那馱子真個伸手去，撈入兩邊亂撲，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來來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動，只是真個撈着一個，東撲抱着柱，西撲撲着板壁，兩頭跑，立站不穩，只是打跌。前來蹬着門扇，後去撞着磚牆，磕磕撞撞，跌得嘴腫頭青，坐在地下，喘氣噴噴的道：娘啊，你女兒這等乖滑，得緊撈不着一個，奈何？那婦人與他揭了蓋頭道：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他們大家談談，不肯招你。八戒道：娘啊，既是他們不肯招我，你招了我罷。那婦人道：好女婿呀，這等沒大沒小的，連丈母也都娶了，我這三個女兒，心性最巧，他一人結了一個珍珠，做錦汗衫兒，你若穿得那個的，就教那個招你罷了。八戒道：好好好，把三件兒都拿來，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那婦人轉進房裏，止取出一件來，遞與八戒，那馱子脫下青錦布直裰，取過衫兒，就穿在身上，還未曾繫上帶子，撲的一蹶，跌倒在地。原來是幾條繩，緊緊綑住，那馱子疼痛難禁，這些人早已不見了，却說三藏行者，沙僧一覺睡醒，不覺的東方發白，忽睡醒，擡頭觀看，那裏得那大廈高堂，也不是雕梁畫棟，一個個都睡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長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罷了罷了，我們遇着鬼了。孫大聖心中明白，微微笑道：怎麼說？長老道：你看我們睡在那裏，行者道：荒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馱子在那裏受罪哩。長老道：那個受罪，行者笑道：昨日這家子，娘女們不知是那裏，菩薩在此顯化我等，想是半夜裏去了，只苦了豬八戒受罪。三藏聞言，合掌頂禮，又只見

那樓邊古柏樹上飄飄蕩蕩的掛着一張簡帖兒。沙僧急去取來，與師父看時，却是八句頌子云：泰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薩請下山。普賢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間。聖僧有德還無俗，八戒無禪更有凡。從此靜心須改過，若生怠慢路途難。那長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頌，只聽得林深處高聲叫道：師父啊，糊殺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三藏道：悟空那叫喚的，可是悟能麼？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睬他，我們去罷。三藏道：那獸子雖是心性愚頑，却只是一味癡直，倒有些膂力，挑得行李，還看當日菩薩之念，救他隨我們去罷。料他以後再不敢了。那沙和尚却擡起鋪蓋，收拾了擔子，孫大聖解韉牽馬，引唐僧入林尋香，嘆道：正是從正修持須謹慎，掃除愛欲自歸真。畢竟不知那獸子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

却說那三人穿林入裏，只見那獸子纏在樹上，聲聲叫喊，痛苦難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婿呀，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又不到師父處報喜，還在這裏賣解兒耍子。嗚呼，你娘呢？你老孽呢？好個鬍巴吊拷的女婿呀！那獸子見他來，搶白着，毒咬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見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繩索，救下獸子。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其實羞取難當。有西江月為證：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近遭殃。佳人二入好容貌，更比夜叉兇壯。只有一個原本，再無微利絲毫，好將資本謹收。藏堅守休教放蕩，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禮拜。行者道：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八戒道：我已暈倒昏迷，眼花撩亂，那認得是誰？行者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八戒見了，是頌子更加慚愧。沙僧笑道：二哥哥有這般好處哩，咸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八戒道：兄弟再莫題起，不當人子了。從今後再也不敢妄為，就是累折骨頭，也只摩肩疊擔，隨師父西域去也。三藏道：既如此說，總是行者違領師父上了大路，行罷多時，忽見高山橫路，三藏勒馬停轡道：徒弟前面一山，必須仔細，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黨。行者道：馬前但有雲霧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長老安心前進，見只那座山，真是好山，高山峻極，大勢磅礴，根接崑崙，脈貫中原。漢中白鶴，巫來樓檜柏，玄樓時復掛籐鞋。日映晴林，壘壘千條紅霧繞，風生陰壑，飄飄萬道彩雲飛。鳥為亂啼，青竹裏鐘

雞齊鬪野花間。只見那千年峰、五福峰、芙蓉峰、巍巍礧礧放毫光、萬歲石、虎牙石、三天石、突突磷磷生瑞氣、崖前草秀嶺上梅香、荆棘密森森、芝蘭清淡淡、深林麝鹿聚千禽、古洞麒麟轄萬獸、澗水有情曲曲、尚響穿穿多邊、願峰、不斷重重疊疊自週週、又見那綠的槐、斑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載、闌瓊華、白的李、紅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爭豔巖、龍吟虎嘯、鶴唳猿啼、麋鹿從花出、青鸞對日鳴、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萊園苑只如然、又見些花開花謝、山頭景雲去雲來、嶺上峰三、藏在馬上歡喜道、徒弟我一向西來、經歷許多山水、都是那嵯峨險峻之處、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有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師兄、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行者道、十萬人千里、十停中還不曾走了一停哩、八戒道、哥啊、要走路、幾年纔得到、行者道、這些路、若論二位賢弟、便十來日也可到、若論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見日色、若論師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說得幾時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時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還難、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沙僧道、師兄、此間雖不是雷音、觀此景致、必有個好人居止、行者道、此言却當這裏、却無那處、一定是個聖僧仙輩之鄉、我們遊觀、漫行不題、却說這座山名喚萬壽山、山中有一座觀、名喚五莊觀、觀裏有一尊仙、道號鎮元子、混名與世同君、那觀裏出一般異寶、乃是混沌初分、鴻蒙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成這顆靈根、蓋天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喚名草還丹、又名人參果、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纔得熟、短頭一萬年方得吃、似這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果子、果子的模樣、就如三顆未滿的小孩相似、四肢俱全、五官咸備、人若有緣、得那果子聞了一聞、就活了三百六十歲、吃一個、就活了四萬七千年、當日鎮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簡帖、邀他到上清天、彌羅宮中、聽講混元道果、大仙門下出的散仙、也不計其數、見如今還有四十八個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當日帶領四十六個上界去聽講、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一個喚做清風、一個喚做明月、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十歲、明月纔交一千二百歲、鎮元子吩咐二童道、不可攪了大天尊的簡帖、要往彌羅宮聽講、你兩個在家仔細、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過、却莫怠慢了、他可將我人參果打兩個與他吃、權表着

日之情。二童道：師父的故人是誰？誰說與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道號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等是太乙玄門，怎麼與那和尚做甚相識？大仙道：你那裏得知？那和尚乃金蟬子轉生，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五百年前，我與他在蘭盆會上相識，他曾親手傳茶。佛子教我，故此是為故人也。二童聞言，誠遂師命。那大仙臨行，又叮嚀咐道：我那果子有數，只許與他兩個，不得多費。清風道：開園時，大眾共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在樹，不敢多費。大仙道：唐三藏雖是故人，須要防備。他手下人囉哩不可驚動他。知二童領命訖，那大仙同衆徒弟飛昇，竟朝天去。却說唐僧四衆在山遊玩，忽擡頭見那松篁一簇，樓閣數層，唐僧道：悟空，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行者看了道：那所在不是觀音寺，定是寺院。我們走動些到那廟方知端的。不一時，來於門首觀看，見那松坡冷淡，竹徑清幽，往來白鶴送浮雲，上下猿猴獻果。那門前池寬樹影長，石裂苔花破，宮殿森羅，紫極高樓，臺標緋丹霞，墮真個是福地靈區，蓬萊雲洞，清虛人事少。寂靜道心生，青島娑傳王母信，鸞鸞常寄老君緜，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果然是漢漢神仙之宅。三藏離鞍下馬，又見那山門左邊有一通碑，碑上有十個大字，乃是萬壽山福地，五莊觀洞天。長老道：徒弟真個是一座觀音。沙僧道：師父，觀此景，鮮明，觀裏必有好人居住。我們進去看看。若行滿東回，此間也是一景。行者道：說得好，遂都一齊進去。又見那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長生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人行者笑道：這道士說大話，說人，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在那太上老君門前，也不會見有此話說。八戒道：且莫管他，進去進去，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及至二層門裏，只見走出兩個小童兒來，看他怎生打扮。帶清神爽容顏，頂結丫髻，短髮，道服自然，襪透露，羽衣，獨是袖飄風，環鑲緊束，龍頭結，芒履輕擺，靈口絨，丰采異常，非俗輩。正是那清風、明月、二仙童。那童子控背躬身，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失迎，請坐。長老歡喜，遂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原來是向南的五間大殿，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那仙童推開格子，請唐僧入殿，只見那壁中間掛着五彩裝成的天地二字，設一張朱紅雕漆的香几。几上有一副黃金爐瓶，爐邊有方便整香，唐僧上前，以左手撥香注爐，三匝禮拜。

畢回頭道：仙童，你五莊觀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養三清四帝，羅天諸宰，只將天地二字待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瞞老師父，這兩個字上頭的，禮上還當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是家師父諺佞出來的。三藏道：何為諺佞？童子道：三清是家師的朋友，四帝是家師的故人，九曜是家師的晚輩，元辰是家師的下賓，那行者聞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啊，你笑怎的？行者道：只講老孫會搗鬼，原來這道會搗風，三藏道：令師何在？童子道：家師元始天尊降簡請到上清天彌羅宮聽講，元道果去了，不在家，行者聞言，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這個臊道童，人也不認得，你在那個面前搗鬼，扯甚麼空心架子？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請你這癩牛蹄子去講甚麼？三藏見他發怒，恐怕那童子回言，鬧起禍來，便道：悟空，且休爭競，我們既進來，就出去，顯得沒了方情，常言道：驚鷲不吃鷲鷲肉，他師父既是不在，攪亂他做甚？你去山門前放馬沙僧看守，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糧，借他鍋灶，做頓飯吃，待臨行，送他幾文柴錢，便罷了。各依執事，讓我在這歇息歇息，飯畢就行，他三人果各依執事而去。那明月清風，暗自誇稱不盡道，好和尚，真個是西方受聖臨凡，真元不昧，師父命我們接待唐僧，將人參果與他吃，以表故舊之情，又教防着他手下人囉，果然那三個嘴臉兇頑，性情粗糙，幸得就將他們調開了，若在邊前，却不與他人參果見面。清風道：兄弟，還不知那和尚可是師父的故人？問他一問，莫要錯了。二童子又上前道：啓問老師，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長老？回禮道：貧僧就是。仙童為何知我姓名？童子道：我師臨行，曾吩咐教弟子遠接，不期車駕來，促有失迎，既老師請坐，待弟子辦茶來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轉本房，取一杯香水，獻與長老。茶畢，清風道：兄弟，不可違了師命，我和你去取果子來。二童別了三藏，同到房中，一個拿了金擊子，一個拿了丹盤，又多將絲帕墊着盤底，徑到入參園內，那清風爬上樹去，使金擊子敲果，明月在樹下，以丹盤等接，須臾敲下兩個果來，接在盤中，徑至前殿奉獻道：唐師父，我五莊觀土僻山荒，無物可奉，土儀紫果二枚，權為解渴，那長老見了，戰戰兢兢，遠離三尺道：善哉，善哉，今歲倒也年豐，時稔，怎麼這觀裏作荒吃人？這個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如何與我解渴？清風暗道：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是非海裏，弄得眼肉胎凡，不識我仙家異寶，明月上前道：老師

此物叫做人參果，吃一個兒不妨。三藏道：「胡說，胡說，他那父母懷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未及三日，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清風道：「實是樹上結的，長老道：「亂談，亂談，樹上又會結出人來，拿這去，不當人子，那兩個童兒，見千推萬阻，不吃，只得拿着盤子，轉回本房，那果子却也蹊蹺，久放不得，若放多時，即僵了，不中吃，二人到於房中，一家一個，坐在牀邊上，只情吃起噁，原來有這般事哩。他那道房與那廚房緊緊的間壁，這邊悄悄的口語，那邊即使聽見，八戒正在廚房裏做飯，先前聽見說，取金擊子，拿丹盤，他已在心，又聽見他說，唐僧不認得是人參果，即拿在房裏自吃，口裏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個兒嘗新，自家身子又狠狇，不能假得動，只等行者來，與他計較，他在那鍋門前更無心燒火，不時伸頭探腦出來觀看，不多時，見行者牽將馬來，拴在槐樹上，竟往後走，那獸子用手亂招道：「這裏來，這裏來，行者轉身，到於廚房門首道：「獸子，你壞甚的，想是飯不殺吃，且讓者和尚吃飽，我們前邊大人家，再化吃去罷。」八戒道：「你進來，不是飯少，這觀裏有一件寶貝，你可曉得，行者道：「甚麼寶貝？」八戒笑道：「說與你，你不曾見，拿與你，你不認得，行者道：「這獸子笑話我老孫，老孫五百年前，因訪仙家時，也曾變遊在海角天涯，那般兒不曾見，八戒道：「哥啊，人參果，你會見麼？」行者驚道：「這個真不曾見，但只常聞得人說，人參果乃是草還丹，人吃了，極能延壽，如今那裏有得？」八戒道：「他這裏有，那獸子拿兩個與師父吃，那老和尚不認得，道是三朝未滿的孩童，不曾敢吃，那獸子老大德懶，師父既不吃，便該讓我們，他就瞞着我們，在這隔壁房裏，一家一個，噁噁啾啾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裏流涎，怎麼得一個兒嘗新，我想你有些溜撒，去他那園子裏偷幾個來嘗嘗，如何？」行者道：「這個容易，老孫去手到擒來，急抽身往前就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啊，我聽得他在這房裏說，要拿甚麼金擊子去打哩，須是幹得停當，不可走露風聲，行者道：「我曉得，我曉得，那大聖使一個隱身法，閃進道房看時，原來那兩個童兒吃了果子上，殿與唐僧說話，不在房裏，行者四下裏觀看，看有甚麼金擊子，但只見牀欄上掛着一條赤金，有二尺長短，有指頭粗細，底下是一個蒜泥的頭子，上邊有眼，繫着一根綠絨緋兒，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擊子，他却取下來，出了道房，徑入後邊去，推開兩扇門，擡頭觀看，呀，却是一座花園，但見

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敲時必用金器，方得下來，打下來，却將盤兒用絲絛蘸整，方可。若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吃也不得延壽。吃他須用磁器，清水化開食用。遇火即焦，而無用。遇土而入者，大聖方纔打落地下，他卽鑽下土去了。這個土有四萬七千年，原是銅鐵鑄他，也鑽不動些，類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長生。大聖不信時，可把這地下打打兒看。行者卽掣金箍棒，築了一下，響一聲，迸起棒來，土上更無痕迹。行者道：「果然，我這棍打石頭如粉碎，撞生鐵也有痕，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這等說，我却錯怪了你。你回去罷。那土地卽回本廟去訖。大聖却有算計，爬上樹，一隻手使擊子，一隻手將錦布直裰的襟兒扯起來，做個兜子等住。他却串枝分葉，敲了三個果兒，在襟上跳下樹，一直前來，徑到廚房裏去。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麼？行者道：「這不是老孫的手到擒來。這個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可叫他一聲，八戒卽招手叫道：「悟淨，你來。那沙僧搬下行李，跑進廚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開衣兜道：「兄弟，你看這個是甚的東西？沙僧見了道：「是，人參果。行者道：「好啊，你倒認得。你曾在那裏吃過的？沙僧道：「小弟雖不曾吃，但舊時做捲簾大將，扶持鸞輿，赴蟠桃園，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壽，見便曾見，却未曾吃。哥哥可與我些兒嘗嘗。行者道：「不消講，兄弟們一家一個。他三人將三個果各各受用。那八戒食腸大口，又六一則是聽見童子吃時，便覺饞蟲拱動，却纔見了果子，拿過來，張開口，覈鞦的，囃囃吞嚥下肚，却白着眼胡賴，向行者沙僧道：「你兩個吃的是甚麼？沙僧道：「人參果，八戒道：「甚麼滋味？行者道：「悟淨不要睬他，你倒先吃了。又來問誰，八戒道：「哥哥吃的忙了些，不憐你們細嚼細嚥，嘗出些滋味。我也不知有核無核，就吞下去了。哥哥爲人爲微，已經調動我這饞蟲，再去弄個兒來。老豬細細的吃吃。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足。這個東西，比不得那米食麵食，讓着儘飽。傳這一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我們吃他這一個，也是大有緣法。不等小可，罷罷罷，殺了他，欠起身來，把一個金擊子，瞞眼兒丟進他道房裏，竟不睬他。那猓子只替絮絮叨叨的唧噥，不期那兩個道童復進房來，取茶去獻，只聽得八戒還嚷甚麼人參果吃得不快活，再得一箇兒吃吃纔好。倩風聽見，心疑道：「明月你聽那長嘴和尚講人參果，還要個吃吃。師父別時叮嚀，教防他手下。」

人囉，莫敢是他偷了我們寶貝麼？明月回頭道：「哥，不好了，不好了，金翠子如何落在地下？我們去圍裏看看來。」他兩個急急的走去，只見花園開了清風道：「這門是我開的，如何開了？又急轉過花園，只見菜園門也開了，忙入人參園裏，倚在樹上，望上查數，顛倒來往，只得二十二個，明月道：「你可會算帳？」清風道：「我會，你說將來，明月道：「果子原是三十個，師父開園，分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適纔打兩個與唐僧吃，還有二十六個，如今止剩得二十二個，却不少了四個，不消講，是那夥惡人偷了我們，只罵唐僧去來，兩個出了園門，徑來殿上，指着唐僧，前秃後，穢語污言，不絕口的亂罵，賊頭鼠腦，臭短臊長，沒好氣的胡嚷，唐僧聽不過道：「仙童啊，你鬧的是甚麼，稍停些兒，有話慢說，不妨不要胡言撒道的。」清風說你的耳聾，我是變話，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參果，怎麼不容我說？」唐僧道：「人參果怎麼模樣？」明月道：「纔拿來與你吃，你說像孩童的不是，唐僧道：「阿彌陀佛，那東西一見，我就心驚膽戰，還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饑瘧，也不敢幹這賊事，不要錯怪了人。」清風道：「你雖不會吃，還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三藏道：「這等也說得是，你且莫嚷，等我問他們看，果若是偷了，教他賠你，明月道：「賠呀，就是，有錢那裏去買？」三藏道：「縱有錢，沒處買，常言道：仁義值千金，教他賠你個禮，便罷了，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裏分不均，還在那裏嚷哩？」三藏叫燁徒弟，且都來，沙僧聽見道：「不好了，決撒了，老師父叫我們，小道童胡廝罵，不是禪話，見走了風，却是甚的？」行者道：「活差殺人，這個不過是飲食之類，若說出來，就是我們偷嘴了，只是莫認八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罷。」他三人只得出了廚房，走上殿去，嘔鼻竟不知怎麼與他抵賴，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却說他兄弟三衆到了殿上，對師父道：「飯將熟了，叫我們怎的？」三藏道：「徒弟不是問飯，他這觀裏，有甚麼人參果，似孩子一般的東西，你們是那一個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實不曉得，不曾見清風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者喝道：「我老孫生的是這箇笑容兒，莫成爲你不見了甚麼果子，就不容我笑？」三藏道：「徒弟息怒，我們是出家人，你打誰？誰莫吃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陪他個禮罷。」何苦這般抵賴？行者見師父說得有理，他就實說道：「師

父，不干我事。是八戒隔壁聽見那兩個道童吃甚麼人參果，他想一個兒當新，着老孫去打了三個。我兄弟們各吃了一個。如今吃了，待要怎麼？明月道：偷了我四個，這和尚還說不是賊哩。八戒道：阿彌陀佛，既是偷了四個，怎麼只拿出三個來？先就打起一個偏手，那鉢子倒轉亂曬。二仙童問得是實，愈加駁罵，就恨得個大聖，銅牙咬碎，火眼睜圓，把條金箍棒撻了，又撻忍了，又忍道：這童子這樣可惡，等我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大家都吃不成。他即把腦後的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假行者，跟定唐僧，陪着悟能、悟淨，忍受着道童，罵他的真身，出一個神，縱雲頭，跳將去。徑到人參園裏，掣金箍棒，往樹上乒乓一下，又使個推山移嶺的神力，把樹一推，推倒。可憐葉落，樹開根出土。道人斷絕草還丹，那大聖推倒樹，在枝兒上尋果子，那裏得有半個。原來這寶貝遇金而落，他的棒兩頭是金箍的，况鐵又是五金之類，所以敲着就振下來。既下來，又遇土而入，因此上邊再沒一個果子。他道：好好，大家散火。他收了鐵棒，徑往前來，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入肉眼凡胎，看不明白，却說那仙童罵教多時。清風道：明月這些和尚，也受得氣哩。我們罵了這半會，通沒個招聲，想必他不會偷吃。倘或樹高葉密，數得，不要枉罵了他。我和你再去查查明月道。也是他兩個果，又到園中，只見那樹倒，柀開果無葉落，說得清風脚軟，跌根頭。明月腰酥，打散垢，那兩個魂飛魄散，有詩為證：三藏西臨萬壽山，悟空斷送草還丹。柀開葉落仙根露，明月清風心膽寒。他兩個倒在塵埃，語言顛倒，只叫：怎麼好？怎麼好？害了我五莊觀裏的丹頭，斷絕我仙家的苗裔。師父來家，我兩個怎的？同話明月道：師兄莫讓，我們且整了衣冠，莫要驚張了。這幾個和尚，這個沒有別人，定是那個毛臉和尚做的事。若是與他分說，定要與他爭鬪。你想我們兩個怎麼敵得過他四個？且不如去哄他一哄，只說果子不少，我們錯數了。轉與他陪個不是，他們飯已熟了，我等他吃飯時，再貼他些兒小菜。他一家拿着一個碗，你却站在門左，我却站在門右，摸的把門關倒鎖住，不要放他。待師父來家，憑他怎的處置。他又是師父的故人，饒了他，也是師父的人情，不饒他，我們也拿住個賊在，庶幾可以免我等之罪。清風聞言，道：有理有理。他兩個強打精神，勉生歡喜，從後園中徑來殿上，對唐僧控背躬身道：師父，適聞言語

粗俗多有沖撞。莫怪。莫怪。三藏問道：「怎麼說？」清風道：「果子不少，只因樹葉高密，不會看得明白。方纔又去查查，還是原數。那八戒就趁脚兒躡道：『你這個童兒，年幼不知事體，就來亂罵。白口咀呢，枉賴了我們，也不當人子。』行者心上明白，口裏不言，心中暗想道：『是謊，是謊。』果子已會了懷，怎的說這般話？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三藏道：『既如此，盛將飯來。』我們吃了去罷。那八戒便去盛飯。沙僧安放椽椅，二童忙取小菜，却是些醬瓜、醬茄、糟蘿蔔、醋豆角、脆窩蕪、焗芥菜，共搽了七八碟兒，與師徒們吃飯。又提一壺好茶，兩個茶鍾，伺候左右。那師徒四衆，却纔拿起碗來。這童子一邊一個撲的把門關上，插上一把兩鎖銅鎖。八戒笑道：『這童子差了，你這裏風俗不好，却怎的關了門食飯？』明月道：『正是，正是，好歹吃了飯兒，開門。』清風罵道：『我把你這個害饑勞偷嘴的禿賊，你偷吃了我的仙果，已該一個擅食田園瓜果之罪，却又把我的仙樹推倒，壞了我五莊觀裏仙根。你還要說嘴哩！若能殺到得西方參佛面，只除是轉背搖車再托生。』三藏聞言，丟下飯碗，把塊石頭放在心上。那童子將那前山門、二山門，通通都上了鎖，却又來正殿門首，惡語惡言，賊前賊後，只罵到天色將晚，纔去吃飯。飯畢，歸房去了。唐僧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番番鬧禍，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氣兒，讓他罵幾句，便也罷了。怎麼又推倒他的樹，若論這般情由，告起狀來，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行者道：『師父莫鬧，那童兒都睡去了，只等他睡着了，我們連夜起身，沙僧道：『哥啊，幾層門都上了鎖，開得甚緊，如何走麼？』行者笑道：『莫管，莫管。老孫自有法兒。』八戒道：『愁你沒有法兒哩，你一變變甚麼蟲蛆兒，瞞格子眼裏說飛將出去，只苦了我們不會變的。』在此頂缸受罪哩。唐僧道：『他若幹出這個勾當，不同你我出去啊！』我就念起舊話經兒來。他却怎生僧受入戒，聞言又愁又笑道：『師父，你說的那裏話？我只聽得佛教中有卷楞嚴經、法華經、孔雀經、觀音經、金剛經，不曾聽見個甚麼舊話兒經啊！』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我頂上戴的這個箍兒，是觀音菩薩賜與我師父的，師父哄我戴了，就如生根的一般，莫想拿得下來，叫做緊箍兒呢。又叫做緊箍兒經。他舊話兒經，即此是也。但若念動了，我就頭疼，故有這個法兒。難我師父，你莫念，我決不真你，管教大家一齊出去，說話之間，不覺東方月上，行者道：『此時正好走了去罷。』八戒道：『哥啊，不要搗鬼，門俱

續開往那裏走。行者道：你看手段，把金箍棒揜在手中，使一個解鎖法，往門上一指，只聽得突鏘的一聲響，幾層門雙鎖俱落，啣啣的開了門扇。八戒笑道：好本事，就是叫小爐兒使，插子便也不像這等爽利。行者道：這門兒有甚稀罕，就是南天門，指一指也開了。却請師父出了門，上了馬，八戒挑得擔沙僧攏着馬，徑投西路而去。行者道：你們且慢行，等老孫去照顧那兩個童兒。睡一個月，三藏道：徒弟不可傷他性命，不然，又一個得財傷人的罪了。行者道：我曉得，復進去，來到那童兒睡的房門外，他腰裏有帶的陸睡蟲兒，原來在東天門與增長天王猜枚耍子贏的，他摸出兩個來，睛睜眼兒，彈將進去，徑奔到那童子臉上，漸漸沉睡，再莫想得醒。他纔趕上唐僧，順大路一直西奔，這一夜馬不停蹄，行到天曉，三藏道：這猴頭再救我也，你因為費帶累我一夜無眠。行者道：不要只管埋怨，天色明了，你且在這路旁邊樹林中，將就歇歇，養養精神再走。那長老只得下馬，倚松根權作禪牀，坐下，沙僧歇了擔子打盹，八戒枕着石睡覺，孫大聖傷有心腸，你看他跌樹板枝，頑耍，四衆歇息不題。卻說那大仙自元始宮散會，領衆小仙出離兜率，徑下瑤天，望祥雲早來到萬壽山五莊觀門首看時，只見觀門大開，地上乾淨，大仙道：清風明月，却也中用。常時節日，窩三文，腰也不伸，今日我們不在，他倒肯起早開門掃地。衆小仙俱悅，行至殿上，香火全無人踪，俱寂。那裏有明月清風，衆仙道：他兩個想是因我們不在，拐了東西走了。大仙道：豈有此理。修仙的人，敢有這般壞心的事，想是昨晚忘却關門，就去睡了。今早還未醒哩。衆仙到他房門首看處，真個關着房門，簾簾沉睡，任外邊打門亂叫，那裏叫得醒來。衆仙輪開門板，着手扯下牀來，也只是不醒。大仙笑道：好仙童啊，成仙的人，神滿再不想睡，却怎麼這般困倦，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快取水來，一童急取水半盞，遞與大仙。大仙念動呪語，喚一口水噴在臉上，隨即解了睡魔。二人方醒，忽睜時，抹抹臉，抬頭觀看，認得是仙師和仙兄等衆，慌得那清風頓首，明月叩頭道：師父啊，你的故人，原是東來的和尚，一夥強盜，十分凶狠，大仙笑道：莫驚恐，慢慢的說來。清風道：師父啊，當日別後，不久，果有個東土唐僧，一行有四個和尚，連馬五口，弟子不敢違了師命，問及來因，將人參果取了兩個奉上，那長老俗眼最心，不識我們仙家的寶貝，他說是三朝未滿的孩兒，再

三不吃。是弟子各吃了一個。不期他那手下有三個徒弟。有一個姓孫的。名悟空行者。先偷了四個吃了。是弟子們實實的言語了幾句。他却不容暗裏弄了個出神的手段。苦啊。二童說到此處。止不住腮邊淚落。衆仙道。那和尚打你來。明月道。不會打。只是把我們人參樹打倒了。大仙聞言。更不惱怒道。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孫的。也是個太乙散仙。也會大鬧天宮。神通廣大。既然打倒了寶樹。你可認得那些和尚。清風道。都認得。大仙道。既認得。都跟我來。衆徒弟們。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來打他。衆仙領命。大仙與明月。清風。趕起祥光。來趕三藏。頃刻間。就有千里之遙。大仙在雲端裏向西觀看。不見唐僧。及轉頭向東看時。倒多趕了九百餘里。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大仙的雲頭一撥。趕過了九百餘里。仙童道。師父。那路旁樹下坐的是唐僧。大仙道。我已見了你兩個先回去罷。等我拿他。那大仙接落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行脚全真。你道他怎生打扮。穿一領百衲袍。繫一條呂公綽手。搖尾。漁鼓。輕敲。三耳草鞋。登脚下。九陽巾。子把頭包。飄飄風滿袖。口唱月兒高。徑直來到樹下。對唐僧高叫道。長老。貧道起手了。那長老忙忙答禮道。失瞻。失瞻。大仙問。長老是那方來的。爲何在途中打坐。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路過此間。權爲一歇。大仙佯評道。長老。東來可曾在荒山經過。長老道。不知仙宮是何寶山。大仙道。萬壽山五莊觀。便是。貧道禁止。修行者。聞言。他心中。有物的。入忙答道。不會。不會。我們是打上路來的。那大仙指定笑道。我把你這個潑猴。你講誰哩。你倒在我觀裏。把我人參果樹打倒。你連夜走在此間。還不招認。這飾甚麼。不要走。趁早去。還我樹來。行者聞言。心中惱怒。掣鐵棒。不容分說。望大仙劈頭就打。大仙轉身躲過。踏祥光。徑到空中。行者也騰雲。急趕上去。大仙在半空。現了本相。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紫金冠。無邊鶴筆。穿履鞋。登足下。絲帶束腰間。體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顏三顯。鬚頰下。鴉翎。髮邊。相迎行者。無兵器。止將玉塵手中。捻。那行者沒高低。低的棍子亂打。大仙把玉塵左遮右掩。奈了他兩三回合。使一個袖裏乾坤的手段。在雲端裏。把袍袖輕輕的一展。刷地前來。把四個僧。連馬一袖子。籠住。八戒道。不好了。我們都裝在捲裏了。行者道。獸子。不是。不是。捲裏。我們被他籠在衣袖中。哩。八戒道。這個不打緊。等我一頓釘。釘他。築他。個窟窿。脫

將下去。只說他不小心，籠不牢吊的了罷。那獸子使紀亂築，那裏築得動，手捻着雖然，是個軟的，築起來就比鐵還硬。那大仙轉祥雲，徑落五莊觀坐下，叫徒弟拿繩來。衆小仙一一伺候，你看他從袖子裏，却像撮傀儡一般，把唐僧拿出，縛在正殿簷柱上，又拿出他三個，每一根柱子，綁了一個，將馬也拿出，拴在庭下，與他些草料。行李拋在廊下，又道：徒弟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槍，不可加鐵鏈，且與我取出皮鞭來，打他一頓，與我人參果出氣。衆仙即忙取出一條鞭，不是甚麼牛皮羊皮鹿皮豬皮的，原來是龍皮做的七星鞭，着水浸在那裏，一個有力量的，小仙把鞭執定，道：師父，先打那個？大仙道：唐三藏做大不尊，先打他。行者聞言，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禁打，假若一頓鞭，打壞了，却不是我造的孽？他忍不住，開言道：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吃果子是我，推倒樹也是我，怎麼不先打我？打他做甚？大仙笑道：這潑猴，倒言語剛烈。這等便先打他。小仙問：打多少？大仙道：照依果數，打三十鞭。那小仙輪鞭就打。行者恐仙家法大，睜圓眼，睜定，看他打那裏。原來打腿，行者就把腰扭一扭，叫聲：變！變！作兩條熟鐵腿，看他怎麼打。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天，早向午了。大仙又吩咐道：還該打三藏，調教不嚴，縱放頑徒撒潑。那仙又輪鞭來打行者道：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時，我師父不知他在殿上與你二禽講話，是我兄弟們做的勾當，縱是我教訓不嚴之罪，我爲弟子的，也當替打。再打我罷。大仙道：這潑猴子，雖是狡猾奸頑，却倒也有些孝意。既這等，還打他罷。小仙又打了三十行者，低頭看看兩隻腿，似明鏡一般，通打亮了，更不知些疼痛。此時天色將晚，大仙道：且把鞭浸在水裏，待明朝再拷打他。小仙且收鞭去，各各歸房，晚齋已畢，盡皆安寢不題。那長老眼雙垂，怨他三個徒弟道：你等鬧出事來，却帶累我在此受罪。這是怎的起？行者道：且休抱怨，打便先打我。你又不曾吃打，倒轉嗟呀怎的？唐僧道：雖然不曾打，却也綁得身上疼哩。沙僧道：師父還有陪綁的，在這裏哩。行者道：都不要嚷，再停會兒走路。八戒道：哥哥又弄虛頭了。這裏麻繩噴水，緊緊的綁着，還比關在殿上，被你使解鎖法，搦開門走哩。行者道：不是誇口話，那怕他三股麻繩，噴上了水，就是碗粗棕繩，也只當秋風，正話裏早已萬籟無聲。正是：天街人靜，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脫下索來道：師父去啞。沙僧慌了道：哥哥也救我們一救行。

者道：悄悄言，悄悄言，他却解了三藏，放了八戒，沙僧整束了偏衫，扣背了馬匹，廊下拿了行李，一齊出了觀門。又教八戒你去把那崖邊柳樹，伐四顆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有用處，快快取來。」那馱子有些努力，走了去，一頓就拱了四顆，一抱抱來，行者將枝梢折了，教兄弟二人復進去，將原繩照舊綁在柱上。那大聖念動咒語，咬破舌尖，將血噴在樹上，叫變，一棍變作長老，一根變作自身，那兩根變作沙僧，八戒都變得相貌一般。問他也就說話，叫名也就答應。他兩個却纔放開步，趕上師父。這一夜依舊馬不停蹄，躲了五莊觀，只是到天明，那長老在馬上搖着打盹，行者見了，叫道：「師父不濟，出家人怎的這般辛苦？我老孫千夜不眠，也不曉得些困倦，且下馬來，莫教走路的人看見笑你。」權在山坡下，藏風聚氣，歇歇再走。不說他師徒在路暫住，且說那大仙天明起來，吃了早齋，出在殿上，教拿鞭來。今日却該打唐三藏了，那小仙輪着鞭，望唐僧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兵打了三十輪過鞭來，對八戒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個寒噤道：「不好了，三藏問道：『怎麼說？』行者道：『我將四顆柳樹變作我師徒四衆，我只說他昨日打了我兩頓，今日想不打了，却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噤。』收了法罷，那行者慌忙念呪收法，你看那些道童害怕，丟了皮鞭，報道：『師父啊，爲頭打的是大唐僧，向這一會打的都是柳根。』大仙聞言，呵呵冷笑道：『孫行者真是一個好猴王，曾聞他大鬧天宮，佈地瀾天羅，拿他不住，果有此理，你走了便也罷，却怎麼鄉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決莫饒他。』趕去來，那大仙說聲趕，縱起雲頭，往西一望，只見那和尚挑包，被罵正然走路，大仙低頭落雲頭，叫聲：『孫行者，往那裏走？』還我人參樹來。」八戒聽見道：「罷了，對頭又來了。」行者道：「師父，且把善字兒包起，讓我們使些兇惡，一發結果了他，脫身去罷。」唐僧聞言，戰戰兢兢，未曾答應。他兄弟三衆，各聚神兵，一齊上前，把大仙圍住，在空中亂打亂築。這場惡鬧，有詩爲證：悟空不識鎮元仙，與世同君妙更玄。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麈尾自飄然。左遮右掩隨來往，後架前迎任轉旋。夜去朝來難脫體，淹留何日到西天。他兄弟三人，各逞威烈，一齊攻打。那大仙只把繩帶兒演架，那裏有半個時辰，他將袍袖一展，依然將四僧一馬並行李，一袖籠去。返雲頭，又到觀裏，坐於殿上，却又在

袖兒裏一個個撥出，將唐僧卸在階下矮槐樹上，八戒沙僧各綁在兩邊樹上，將行者細劍，教把長頭布取十疋來，行者笑道：「又蒙這先生好意思，拿出來與我們做中袖哩，減省些兒做個口中罷了。」那小仙將機布撥將出來，大仙道：「把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使布裹了。」衆仙一齊上前裹了。行者笑道：「好好好，夾活兒就大殮了，須臾總裹已畢。」又拿出漆來，衆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把他三個渾身布裹漆漆了，上只留着頭臉在外，八戒道：「先生，上頭倒不打緊，只是下面還留孔兒，我們好出恭。」那大仙又教把大鍋擡出來，行者笑道：「八戒造化，搗出鍋來，想是煮飯，我們吃哩。」八戒道：「也罷了，讓我們吃些飯兒，做個飽死的鬼也好看。」衆仙果擡出一口大鍋，支在階下，大仙叫架起乾柴，發起烈火，教把清油熬上一鍋，燒得滾了，將孫行者下油鍋，煉他一煉，與我人參樹報仇。行者聞言，暗喜道：「正可老孫之意，這一向不會洗澡，有些兒皮膚燥癢，好歹盪盪，足蒙感情。」頃刻間，那油鍋將滾，大聖却留心，恐他仙法難參，油鍋裏一時難做手脚，急回頭四顧，只見那臺下東邊是一座日規臺，西邊是一個石獅子，行者將身一縱，滾到西邊，咬破舌尖，把石獅子噴了一口，叫聲變，變作他本身模樣，也這般細作一團，他却出了元神，起在雲端裏，低頭看着道士，只見那小仙報道：「師父，油鍋滾透了。」大仙教把孫行者撻下去，四個仙童擡不動，八個也來擡不動，又加四個也擡不動，衆仙道：「這猴子越土難移，小自小倒也結實。」却將二十個小仙扛將起來，往鍋裏一煮，煮的響了一聲，騰起些滾油點子，把那小道士們臉上燙了幾個燎漿大泡，只聽得燒火的小童喊道：「鍋漏了，鍋漏了，說不了，油已漏得罄盡，鍋底打破。」原來是一個石獅子放在裏面，大仙怒道：「這個潑猴，著實無禮，教他當面做了手脚，你走了便罷，怎麼又搗了我的灶。」這潑猴枉自也拿他不住，就拿住他，也似搏砂弄汞，捉影捕風，罷罷罷，饒他去罷，且將唐三藏解下來，另換一新鍋，把他扎一扎，與人參樹報報仇罷。那小仙真個動手，拆解布漆，行者在半空裏聽得明白，他想着師父不濟，他若到了油鍋裏，一滾就死，二滾就焦，到三五滾，他就弄做個稀爛的和尙了。我還是去救他一救，好大聖接落雲頭，上前叉手道：「莫要拆壞了布漆，扎我師父，還等我來下油鍋罷。」那大仙驚罵道：「我把你這狐猴，怎麼弄手段，搗了我的灶。」行者笑道：「你遇着我，我就該倒。」

灶，干我甚事。我纔自也，要領你些油湯油水之愛。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鍋裏開風，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調菜吃。如今大小便通乾淨了，纔好下鍋。不要扎我師父，還來扎我罷。那大仙聞言，呵呵冷笑，走出殿來，一把扯住，畢竟不知有何話說。端的怎麼脫身，下同分解。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露活樹

虞世須存心上，刀修身切記寸邊，而常言刀字爲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上士無爭傳，五古聖人懷德繼當時。剛強更有剛強輩，究竟終成空與非。却說那鎮元大仙用手攙着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聞得你的英名。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縱有騰挪，脫不得我手。我就和你同到西天，見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還我人參果樹。你莫弄神通，行者笑道：你這先生，好小家子樣。若要樹活，有甚疑難。早說這話，可不省了一場爭競。大仙道：不爭競，我肯善自饒你。行者道：你解了我師父，我還你一株活樹。如何大仙道：你若有此神通，醫得樹活，我與你入拜爲交。結爲兄弟。行者道：不打緊，放了他們。老孫管教還你活樹。大仙諒他走不脫，卽命解了三藏，八戒、沙僧、僧道、師父。啊，不知師兄，搗得是甚麼鬼哩。八戒道：甚麼鬼，這叫做當面人，情鬼。樹死了，又可醫得活。他弄個光皮散兒，好看托着求醫治樹。單單了脫身走路，還顧得你和我哩。三藏道：他決不敢撒了我們。我們問他那裏求醫去。遂叫道：悟空，你怎麼哄了仙長，解放我等。行者道：老孫是真言實語，怎麼哄他。三藏道：你往何處去求方。行者道：古人云：方從海上來。我今要上東洋大海，過避三島十洲，訪問仙翁，求一個起死回生之法。管教醫得他樹活。三藏道：此去幾時可回。行者道：只消三日。三藏道：既如此，就依你說。與你三日之限。三日裏來，便罷。若三日之外不來，我就念那話兒，纏了行者道：遵命。遵命。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門來對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來。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師父。逐日家三茶六飯，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兒，老孫回來和你算帳。先搗爛你的鍋底衣服，污了，與他裝洗髮洗臉兒，黃了些兒，我不要。若瘦了些，不出門。那大仙道：你去，你去。定不教他忍氣，好猴王。急急勦斗雲，別了五莊觀，徑上東洋大海，在半空中，快如掣電，疾如流星。早到蓬萊仙境，按雲頭，往下仔細觀看。真個好去處。

有詩爲證。大地仙鄉列聖曾，蓬萊分合鎮彼海。瑤臺影蘸天心冷，巨闕光浮海面高。五色烟霞含玉蘂，九霄星月射金鰲。西池王母常來此，奉祝三仙幾大桃。那行者看不盡仙景，徑入蓬萊。正然走處，見白雲洞外松陰之下，有三個老兒圍碁觀局。者是壽星對局者，是福星。福星行者上前叫道：「老弟們，作揖了。」那三星見了，拂退碁枰，回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特來尋你們耍子。」壽星道：「我聞大聖棄道從釋，脫性命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逐日奔波山路。那些兒得閑，却來耍子？」行者道：「實不瞞列位說，老孫因往西方，在半路有些兒阻滯，特來小事相干，不知肯否？」福星道：「是善地方，因何阻滯？」爲明示，吾好裁度。」行者道：「因路過萬壽山五莊觀，有阻。」三老驚訝道：「五莊觀是鎮元大仙的仙宮，你莫不是把他人參果偷吃了？」行者笑道：「偷吃了能值甚麼？」三老道：「你這猴子不知好歹，那果子闌一闌，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活四萬七千年，叫做萬壽草，還丹我們的道，不及他多矣。他得之甚易，就可與天齊壽。我們還要養精鍊氣，存神調和，龍虎捉坎填離，不知費多少工夫。你怎麼說他的能值甚麼？天下只有此種靈根行者道：「實根靈根我已弄了他個斷根哩。」三老驚訝道：「怎的斷根？」行者道：「我們前日在他觀裏，那大仙不在家，只有兩個小童接待我師父，却將兩個人參果奉與我師父，不認得，只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吃。那童子就拿去吃了，不曾讓得我們。」是「老孫就去偷了他三個，我兄弟三人吃了。那童子不知高低，賊前賊後的，罵個不住，是老孫惱了，把他橫打了一棍，推倒在地，樹上果子全無，枒開葉落，根出枝傷，已枯死了。不想那童子關住我們，又被老孫扭開鎖走了。次日清晨，那先生回家趕來，問答間，語言不和，遂與他們賭鬧，被他囚一囚，把袍袖展開，一袖子都籠去了。繩纏索綁，拷問鞭撻，就打了一日。是夜又逃了，他又趕上，依舊籠去，他身無寸鐵，只是把個麈尾遮架。我兄弟這等三般兵器，莫想打得着他。這一番仍舊擺佈，將布裏漆了我師父與兩師弟，却將我下油鍋。我又做了個脫身本事，走了，把他鍋都打破，他見拿我不住，儘有幾分醋我。是我又與他好講，教他放了我師父師弟，我與他督樁管活，兩家纔得安寧。我想着方從海上來，故此特遊仙境，訪三位老弟，有甚督樁的方兒，傳我一個急救唐僧脫苦。三星聞言，心中也悶道：「你這猴兒，全不識人。那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

你雖得了天仙，還是太乙該數，未入真流，你怎麼脫得他手？若是大聖打殺了走獸飛禽，螺螄鱗長，只用我黍米之丹，可以救活那人參果，乃仙木之根，如何醫治？沒方沒方，那行者見說無方，却就眉峰雙鎖，額威千痕，福星道：大聖此處無方，他處或有，怎麼就生煩惱？行者道：無方別訪，果然容易，就是遊遍海角天涯，轉遠三十六天，亦是小可，只是我那唐長者法難還窄，止與了我三日期限，三日以外不到，他就要念那緊箍兒咒哩。三星笑道：好好，若不是這個法兒拘束你，你又鑽天了。福星道：大聖放心，不煩煩惱，那大仙雖稱上輩，却也與我等有識，一則久別，不曾拜甚，二來是大聖的人情，如今我三人同去，靠他一望，就與你道遠，此情教那唐和尚莫念緊箍兒咒，休說三日五日，只等你求得方來，我們纔別行者道：感激感激，就請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大聖辭別三星，不題。却說這三星駕起祥光，即往五莊觀而來，那觀中合衆人等，悉聽得長天鶴唳，原來是三老光臨，但見那盈空蕩蕩，祥光簇，霄漢紛紛，香霏郁，綵霧千條，護羽衣，輕雲一朵，擎仙足，青鸞飛，丹鳳翻，袖引香風，滿地撲，拄杖懸龍喜笑生，皓豔垂玉胸，前拂童顏，歡悅更無憂，壯體雄威多有福，執犀簪，添海屋，腰掛葫蘆，並寶鏡，萬幾千句，稱壽長，十洲三島，隨緣宿，常來世上送千祥，每向人間增百福，概乾坤榮福祿，福壽無疆，今喜得三老乘祥謁大仙，福堂和氣皆無極，那仙童看見，即忙報道：師父海上三星來了。鎮元子正與唐僧弟閑敘，聞報即降階奉迎，那八戒見了壽星，近前扯住，笑道：你這肉頭老兒，許久不見，還是這般脫酒，帽兒也不帶個來，遂把自家一個僧帽，揆的套在他頭上，揆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真是加冠進爵也。壽星將帽子攬了罵道：你這個夯貨，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貨，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個夯貨，反敢罵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壽添福添祿，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了三星，那三星以晚菴之禮，見了大仙，方纔敘坐，坐定，祿星道：我們一向久闊尊顏，有失恭敬，今因孫大聖攪亂仙山，特來相見，大仙道：孫行者到菴菴去的壽星道：是因爲傷了大仙的丹樹，他不我處求方醫治，我輩無方，他又到別處求訪，但恐違了聖僧三日之限，要念緊箍兒咒，我輩一來奉拜，二來討個寬限，三藏聞言，連聲應道：不敢念，不敢念，正說處，八戒又跑進來，扯住福星，要討果子。

吃他去袖裏亂摸。腰裏亂搭。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檢。三藏笑道。那八戒是甚麼規矩。八戒道。不是後規矩。此叫做番番是福。三藏又叱令出去。那獸子蹣跚出門。聽着福星。眼不轉睛的發狠。福星道。亦貨。我那裏惱了你來。你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這叫回頭認福。那獸子出得門來。只見一個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丈琴鐘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奪過。跪上殿。拿着小孽兒。用手亂敲亂打。大仙道。這個和尚。越發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這叫做四時吉慶。且不說八戒打禪亂纏。却表行者。離了蘆華。又早到方丈山。這山真好去處。有詩爲證。方丈巍巍別是天。太元官府會神仙。紫臺光照三清路。花木香浮五色烟。金鳳有多梨蕊。闕玉膏誰遍蓮芝。田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換仙人信。萬年那行者。按落雲頭。無心觀景。正走處。只聞得香風。靉靆玄鶴聲鳴。那壁廂有個神仙。但見盈空萬道霞光現。彩霧飄飄。飄光不斷。丹鳳啣花也。更鮮青鸞飛舞。聲嬌豔福如東海。母如山。貌似小童身體健。靈隨洞天不老丹。腰懸與日長生篆。人間數次降積祥。世上幾番僧厄顯。武帝曾宣加壽齡。瑤池每赴蟠桃宴。教化齊僧脫俗緣。指開大道明如電。也曾跨海祝千秋。常去靈山參佛面。聖號東華大帝君。烟霞第一神仙眷。孫行者。觀面相迎。叫聲帝君。起 hands。那帝君慌忙回禮道。大聖失迎。請荒居奉茶。遂與行者挽手而入。果然是具闕仙官。看不盡瑤池瓊閣。方坐待茶。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他身穿道服。飄飄飄。腰束絲絳光錯落。頭戴綸巾。佈斗星。足登芒履。遊仙岳。鍊元真。脫本殼。功行成時。遂意樂。識破原流。精氣神。主人認得無虛錯。選名今喜壽無疆。甲子週天。管不着轉回廊。登寶閣。天上蟠桃三度摸。縹緲香雲出翠屏。小仙乃是東方朔。行者見了。笑道。這個小童。在這裏啊。帝君處沒有桃子。你偷吃。東方朔朝上進禮。答道。老賊。你來這裏怎的。我師父沒有仙丹。你偷吃。帝君叫道。曼情休亂言。看茶來也。曼情原是東方朔的道名。他急入裏取茶二杯。飲訖。行者道。老孫此來。有一事奉干。未知允否。帝君道。何事。自當領教。行者道。近因保唐僧西行路過。萬壽山五莊觀。因他那小童無狀。是我一時發怒。把他人參果樹推倒。一時阻滯唐僧。不得脫身。特來尊處求賜一方醫治。萬望慨然。帝君道。你這猴子。到處裏鬧。禍那五莊觀。鎮元子聖號與世同君。乃地仙之祖。你怎麼就衝撞他。他那人參果樹。乃草履丹。你偷吃了。尚說

有罪却又連樹推倒他肯干休行者道正是呢我們走脫了他趕上把我們就當汗巾兒一般一袖子都籠去了所以角氣沒奈何許他求方醫治故此拜求帝君道我有一粒九轉太乙還丹但能醫治世間生靈却不能醫樹樹乃土木之靈天滋地潤若是凡間的果木醫治還可這萬壽山乃先天福地玉莊觀乃淨土洞天人參果又是天開地闢之靈根如何可治無方行者道既然無方老孫告別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急事不敢久滯遂駕雲復至瀛洲海島也好去處有詩爲證珠樹玲瓏照紫烟瀛洲宮闕接諸天青山綠水琪花豔玉液銅饌鐵石堅五色碧雞啼海日千年丹鳳吸朱煙世人問究壺中景象外春光億萬年那大聖至瀛洲只見那丹崖珠樹之下有幾個皓髮蟠髻之童童顏鶴鬚之仙在那裏着棋飲酒談笑謳歌真個是祥雲光滿瑞靄香浮彩燦鳴洞口玄鶴舞山頭碧藕冰桃爲按酒交梨火棗壽千秋一個個丹詔無聞仙符有籍道遙隨浪蕩散淡任滄幽周天甲子難拘管大地乾坤抵自由獻果玄猿對對參隨多英愛啣花白鹿雙雙拱伏甚綢繆那些老兒正然洒樂這行者厲聲高叫道帶我要兒便怎的衆仙見了急忙趨步相迎有詩爲證人參果樹籃根折大聖訪仙求妙訣縷繞丹霞出寶林瀛洲九老來相接行者認得是九老笑道老兄弟們自在哩九老道大聖當年若存正不關天官比我們還在哩如今好了聞你歸真向西拜佛如何得暇至此行者將那醫樹求方之事具陳了一遍九老也大驚道你也忒惹禍惹禍我等實是無方行者道既是無方我且奉別九老又留他飲瓊漿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止立飲了一杯瓊吃了他一塊藕急急離了瀛洲徑轉東洋大海早暮見暮如山不遠遂落下雲頭直到普陀巖上見觀音菩薩在紫竹林中與諸天大神木吒龍女講經說法有詩爲證海主城高瑞氣濃更觀奇異事無窮須知隱絕千般外盡出希微一品中四聖授時成正果六凡聽法脫樊籠少林別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滿樹紅那菩薩早已看見行者來到卽命守山大神去迎那大神出林來叫聲孫悟空那裏去行者擡頭喝道你這個熊羆悟空可是你叫的當初不是老孫饒了你你已是做了黑風山的鬼鬼矣今日跟了菩薩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聽法教你叫不得我一聲老翁黑熊真個得了正果在菩薩處鎮守普陀稱爲大神是也虧了行者

他只得陪笑道：「大聖古人云：君子不念舊惡，只管題他怎的。」菩薩着我來迎你哩。這行者就端肅尊身，與大神到了紫竹林裏，參拜菩薩。菩薩道：「悟空，唐僧行到何處？」行者道：「行到西牛賀洲萬壽山了。」菩薩道：「那萬壽山有座五莊觀，鎮元大仙，你會他麼？」行者頓首道：「因是在五莊觀，弟子不識鎮元大仙，毀傷了他的人參果樹，沖撞了他，他就把我師父困滯，不得前進。那菩薩情知怪道：你這潑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參果樹，乃天開地闢的靈根，鎮元子乃地仙之種，我也讓他三分。你怎麼就打傷他樹？行者再拜道：「弟子實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兩個仙童候待我等，是豬悟能曉得他有果子，要一個嘗新，弟子實偷了他三個，弟兄們分吃了。那童子知覺，罵我等無已。是弟子發怒，遂將他樹推倒。他次日回來，趕上將我等一袖子籠去，繩綁鞭抽，拷打了一日。我等當夜走脫，又被他趕上，依然籠了。三番兩次，其實難逃。已允了與他醫樹，却纔自海上求方，遍遊三島，衆神仙都沒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禮，特拜告菩薩，伏望慈憫俯賜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菩薩道：「你怎麼不早來見我，却往島上去尋找？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喜道：「造化了，造化了。菩薩一定有方也。他又上前懇求。菩薩道：「我這淨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樹靈苗。行者道：「可曾經驗過麼？」菩薩道：「曾經驗過的。行者問：「有何經驗？」菩薩道：「當年太上老君曾與我賭勝，他把我的楊柳枝拔了去，放在煉丹爐裏，烘得魚乾，送來還我。是我插在瓶中，一晝夜復得青枝綠葉，與舊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醫活。况此推倒的，有何難哉？」菩薩吩咐大衆看守林中，我去去來來，遂手托淨瓶，白鸚哥前邊，巧轉孫大聖，隨後相從，有詩爲證：玉毫金像世難論，正是慈悲救苦尊。過去却逢清淨佛，至今成得有爲身。幾生愁海漫漣浪，一片心田絕點塵。甘露久經真妙法，管教寶樹永長生。却說那觀裏大仙與三老正然清話，忽見孫大聖按落雲頭，叫道：「菩薩來了，快接快接。慌得那三星與鎮元子共三藏師徒，一齊迎出寶殿。菩薩纔住了祥雲，先與鎮元子陪了話，後與三星作禮。禮畢上坐，那階前行者引唐僧入戒沙僧都拜了。那觀中諸仙也來拜見。行者道：「大仙不必遷疑，趁早兒陳設香案，請菩薩替你治那樹去。」大仙躬身謝菩薩道：「小可的勾當，怎麼敢勞菩薩下降。」菩薩道：「唐僧乃我之弟子，孫悟空沖撞了先生，理當賠償寶樹。三老道：既

如此不須謙讓了。請菩薩都到園中去看看。那大仙即命設具香案，打掃後園，請菩薩先行。三老隨後，三藏師徒與本觀衆仙，都到園內觀看時，那顆樹倒在地下，土開根現，葉落枝枯。菩薩叫悟空伸手來，那行者將左手伸開，菩薩將楊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裏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樹根之下。但看水出爲度。那行者捏着拳頭，往那樹根底下揣着，須臾有清泉一注。菩薩道：「那個水不許犯五行之器，須用玉瓢舀出，扶起樹來，從頭澆下，自然根皮相合，杆長葉生，枝青果出。」行者道：「小道士們快取玉瓢來。」鎮元子道：「貧道荒山沒有玉瓢，只有玉茶盞、玉杯、酒，可用得麼？」菩薩道：「但是玉器，可舀得水的便罷。」取將來看，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個茶盞，四五十個酒盞，却將那根下清泉舀出，行者入戒沙僧扛起樹來，扶得端正，撮上土，將玉器內甘泉一盞，盪付與菩薩。菩薩將楊柳枝細細洒上口中，又念着經咒，不多時，酒淨那香出之水，見那樹果然依舊青枝綠葉，濃郁陰森，上有二十三個人參果，清風明月，二童子道：「前日不見了果子時，顛倒只數得二十二個，今日回生，怎麼又多了一個？」行者道：「日久見人心，前日老孫只偷了三個，那一個落下地來，土地說這寶遇土而入，八戒只嘆我打了個手，故走了風信，只纏到如今，纔見明白。」菩薩道：「我方纔不用五行之器者，知道此物與五行相畏，故耳。」那大仙十分歡喜，急令取金擎子來，把果子敲下十個，請菩薩與三老復回寶殿，一則謝勞，二來做個人參果會。衆小仙遂調開桌椅，鋪設丹盤，請菩薩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鎮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個。有詩爲證：「萬壽山中古洞天，人參一熟九千年。靈根現出杆枝損，甘露滋生果葉全。三老喜逢皆舊契，四僧幸遇是前緣。自今會服人參果，盡是長生不老仙。」此時菩薩與三老各吃了一個，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也，吃了一個，悟空三人亦各吃一個，鎮元子陪了一個，本觀仙衆分吃了一個，行者纔謝了菩薩，同上普陀巖，送三星徑轉蓬萊島。鎮元子却又安排蔬酒，與行者結爲兄弟。這纔是不打不成相識，兩家合了一家。師徒四衆，喜喜歡歡，天晚歇了。那長老纔是有緣吃得草還丹，長壽菩提妖怪難，畢竟到明日不知如何作別，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三藏師徒。次日天明。收拾前進。那鎮元子與行者結為兄弟。兩人情投意合。決不肯放。又安排管待。一連住了五六日。那長老自服了草還丹。真是脫胎換骨。神爽體健。他取經心重。那裏肯淹留。無已。遂行。師徒別了上路。早見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險峻。恐馬不能前。大家須仔細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我等自然理會。好猴王在馬前橫擔着棒。割開山路。上了高崖。看不盡峰巒重疊。澗壑灣環。虎狼成陣走。麋鹿作羣行。無數獐肥。鑽蒼藤。滿山狐兔聚。幾千尺大蟒。萬丈長蛇。大蟒噴霧。長蛇吐怪風。道旁荆棘。侵嶺上松栢。秀麗。藤蘿滿目。芳草連天。影落陰深。北雲開斗柄。南萬古常含元氣。老千峰。巍列日光寒。那長老馬上心驚。孫大聖。佈施手段。舞着鐵棒。嗷吼一聲。說得那獠蟲。頑質。虎豹。奔逃。師徒們入此山。正行到巖嶽之處。三藏道。悟空。我這一日。肚中餓了。你去那裏化些齋吃。行者陪笑道。師父好不聰明。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有錢也沒買處。教往那裏尋齋。三藏心中不快。口裏罵道。你這猴子。想你在兩界山。被如來壓在石匣之內。口能言。足不能行。也虧我救你性命。摩頂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麼不肯努力。常懷懶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頗慇懃。何常懶惰。三藏道。你既慇懃。何不化齋我吃。我肚餓。怎行。況此地山嵐瘴氣。怎麼得上。曾言行者道。師父休怪。少要言語。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違慢了。你便要念那話兒。呢。你下馬穩坐。等我尋那裏有人家。化齋去。行者將身一縱。跳上雲端。裏手捲涼篷。睡眼觀看。可憐西方路。甚是寂寞。更無莊堡人家。正是多途樹木少。見人烟去處看多時。只見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山向陽處。有一片鮮紅的點子。行者按下雲頭。道。師父有吃的了。那長老問甚東西。行者道。這裏後人家化飯。那南山有一片紅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幾個來。你充饑。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吃。就為上分了。行者取了鉢盂。縱起祥光。你看他勛斗。襯襯。寒氣。颼颼。須臾間。奔南山摘桃不題。却說常有云。山高必有怪。嶺峻却生精。果然這山上有一個妖精。孫大聖去時。驚動那怪。他在雲端裏。踏着陰風。看見長老坐在地下。就不勝歡喜。道。造化造化。幾年家人都講東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蟬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體。有人吃他一塊肉。長壽長生。真個今日到了。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見長老左右手下。有兩員大將。護持。不教攔

身他說兩員大將是誰說是八戒沙僧八戒沙僧雖沒甚麼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帥沙僧是捲簾大將他的威氣尙不會慙故不敢攙身妖精說等我且戲他一戲看怎麼說好妖精停下陰風在那山凹裏搖身一變變做個月貌花容的女兒眉清目秀齒白脣紅左手提着一個青砂罐兒右手提着一個綠磁瓶兒從西向東竟奔唐僧聖僧歇馬在山巖忽見裙釵女近前翠袖輕搖籠玉笛細裙斜拽顯金蓮汗流粉面花含露塵拂峨眉柳帶煙仔細定睛觀好處看看行至到身邊三藏見了叫八戒沙僧悟空纔說這裏曠野無人你看那裏不走出一個人來了八戒道師父你與沙僧坐著等老猪去看看來那猓子放下釘耙整整直裰擺擺搖搖充作個斯文氣象一直的覷面相迎真個是遠看未實近看分明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領露酥胸柳眉翠黛杏眼閃銀星月樣容儀俏天然性格滑體似蒸籠柳聲如鶯轉林半放海棠籠曉日纔開芍藥弄春情那八戒見他生得俊俏猓子就動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亂語叫道女菩薩住那裏去手裏提着是甚麼東西分明是個妖怪他却不能認得那女子連聲答應道長老我這青罐內是香米飯綠瓶裏是炒麵筋特來此處無他故因還替願願齋僧八戒聞言滿心歡喜急抽身就跑了個豬頭風報與三藏道師父吉人自有天相師父餓了教師兄去化齋那猓子不知那裏摘桃兒耍子去了桃子吃多了也有些噁人又有些下墜你看那不是個齋僧的來了唐僧不信道你這個夯貨胡纏我們走了這向好人也不會噁着一個齋僧的從何而來八戒道師父這不到了三藏一見連忙跳起身來合掌當胸道女菩薩你府上在何處住是甚人家有甚願心來此齋僧分明是個妖精那長老也不認得那妖精見唐僧問他來歷他立地就起個虛情花言巧語來賺哄道師父此山叫做蛇回獸怕的白虎嶺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經好善廣齋方上遠近僧人只因無子求神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門第配嫁他人又恐老來無倚只得將奴招了一個女婿養老送終三藏聞言道女菩薩你語言差了聖經云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與你招了女婿有願心教你男子還便也罷怎麼自家在山行走又沒個侍兒隨從這個是不遵婦道了那女子笑吟吟忙陪僧語道師父我丈夫在山北凹裏帶幾個客子鋤田這是奴奴煮的午飯送與那

些人吃的。只有五黃六月，無人使喚。父母又年老，所以親身來送。忽遇三位遠來，却思父母好善，故將此飯齋僧。如不棄嫌，願效芹獻。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來，我不敢吃。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飯，你丈夫曉得罵道：却不罪坐貧僧也。那女子見唐僧不肯吃，却又滿面春生道：師父啊，我父母齋僧，還是小可。我丈夫更是個善人，一生好的是修橋補路，愛老憐貧，但聽見說這飯送與師父吃了，他與我夫妻情上，比尋常更是不同。三藏也只是不吃，旁邊却攔攔了八戒。那馱子努着嘴，口裏埋怨道：天下和尚也無數，不曾像我這個老和尚罷。現成的飯，三分兒倒不吃，只等那猴子來做四分纔吃。他不容分說，一嘴把個罐子拱倒，就要動口。只見那行者自南山頂上，摘了幾個桃子，托着鉢盂，一筋斗點將回來，睜火眼金睛觀看，認得那女子是個妖精，放下鉢盂，掣鐵棒，當頭就打，唬得個長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將來打誰？行者道：師父，你面前這個女子，莫當做個好人。他是個妖精，要來騙你哩。三藏道：你這個猴頭，當時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亂道？這女菩薩有此善心，將這飯要齋我等，你怎麼說他是妖精？行者笑道：師父，你這裏認得老孫在水簾洞內做妖怪時，若想吃人肉，便是這等。或變金銀，或變莊臺，或變醉人，或變女色，有那等癡心的，愛上我，我就迷他到洞內，儘量隨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了，還要曬乾了，防天陰哩。師父，我若來過，你定入他套子，遭他毒手。那唐僧那裏肯信？只說是個好人。行者道：師父，我知道你了，你見他那等容貌，必然動了凡心。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幾科樹來，沙僧尋些草來，我做木匠，就在這裏搭個窩鋪，你與他圓房成事。我們大家撒火，却不是件事業？何必又跋修取甚經去？那長老原是個欺善的人，那裏吃得他這句言語，羞得光頭做耳通紅。三藏正在此羞慚，行者又發起性來，掣鐵棒，望妖精劈頭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個解屍法，見行者棍子來時，他却抖擻精神，預先走了，把一個假屍首打死在地下，饒得個長老戰戰兢兢，口中念道：這猴着實無禮，屢勸不從，無故傷人性命。行者道：師父莫怪，你且來看看這罐子內，是甚東西。沙僧攙着長老，近前看時，那裏是甚香米飯，却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長蛆，也不是麵筋，却是幾個青蛙，蝦蟆，滿地亂跳。長老却有三分兒信了，怎禁掣入戒氣，不念，在旁漏入分兒，咬嘴道：師父，說起這個女子，他是此

間農婦因爲送飯下田路遇我等却怎麼說他是個妖精哥哥的棍重走將來試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殺了怕你念甚麼孽障兒咒故意的使個障眼法兒變做這等樣東西演幌你眼使不入咒哩三藏聞此一言就是晦氣到了果然信那猓子攪唆手中撻訣口裏念咒行者就叫頭痛頭痛莫念莫念有話便說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時時當要方便念念不離善心掃地恐傷蟻命愛惜飛蛾抄單燈你怎麼步步行兇打死這個無故平人取將經來何用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你教我回那裏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該那個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過終不熬你救得我的大限你快回去行者道師父我回去便也罷了只是不會報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與你有甚恩那大聖聞言連忙跪下叩頭道老孫因大鬧天宮致下了傷身之難被我佛壓在兩界山幸觀音菩薩與我受了戒行幸師父脫吾身若不與你同上天顯得我知恩不報非君子萬古千秋作罵名原來這唐僧是個慈憫的聖僧他見行者哀告却也不同心轉意道既如此說且饒你這一次再休無禮如若仍前作惡這呪語顛倒就念二十遍行者道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却纔伏侍唐僧上馬又將摘來桃子奉上唐僧在馬上也吃了幾個權且充饑却說那妖精脫命昇空原來行者那一棒不會打殺妖精妖精出神去了他在那雲端裏咬牙切齒暗恨行者道幾年只鬧得譚他手段今日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已是不認得我將要吃飯若低頭聞一聞兒我就一把撈住却不是我的人了不期被他走來弄破我這勾當又幾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饒了這個和尚誠然是勞而無功也我還下去戲他一戲好妖精接落陰雲在那前山坡下搖身一變變作個老婦人年滿八旬手拄着一根燈頭竹杖一步一聲的哭着走來八戒見了大驚道師父不好了那媽媽兒來尋人了唐僧道尋甚人八戒道師父打殺的定是他女兒這個定是他娘尋將來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說那女子十八歲這老婦有八十歲怎樣六十多歲還生產斷乎是個假的等老孫去看來好行者拽開步走近前觀看那怪物假變一婆婆兩鬢如冰雪走路似雲騰行步虛怯怯弱體瘦伶仃臉如枯菜葉額骨球上翹嘴脣往下別老年不比少年時滿臉都是荷包揠行者認得他是妖

精更不理論，舉棒劈面便打。那怪見棍子起時，依然抖擻，又出化了元神，脫真兒去了。把個假屍首又撒在路旁之下。唐僧一見，驚下馬來，睡在路旁，更無二語。只是把緊箍兒咒顛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憐把個行者頭勒得似個凹腰葫蘆，十分疼痛難忍。沒將來哀告道：師父莫念了，有甚話說，罷。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耳聽善言，不墮地獄。我這般勸化你，你怎麼只是行兇，把平人打死一個，又打死一個。此是何故？行者道：他是妖精，唐僧道：這個猴子胡說，就有許多妖怪，你是個無心向善之輩，有意作惡之人。你去罷。行者道：師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應。唐僧道：你有甚麼不相應處？八戒道：師父，他要和你分行行李，跟着你做了這幾年，尚不成空着手回去。你把那包袱內的甚麼舊褌衫破帽子，分兩件與他罷。行者閉口氣得暴跳道：我把你這個尖嘴的夯貨老孫一向秉教沙門，更無一毫嫉妒之意，貪戀之心，怎樣要分甚麼行李？唐僧道：你既不嫉妒貪戀，如何不去？行者道：實不瞞師父說，老孫五百年前，居花果山水簾洞，大展英雄之際，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萬七千小怪，頭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精黃袍，腰繫的是藍田帶，足踏的是步雲履，手執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實也曾為人，自從涅槃罪度削髮，秉進沙門，跟你做了徒弟，把這個金箍兒勒在我頭上，若回去，却也難見故鄉人。師父果若不要我，把那個緊箍兒一念，退下這個箍子，交付與你，套在別人頭上，我就快活相應了。也是跟你一場，莫不成這些人意見，也沒有了。唐僧大驚道：悟空，我當時只是菩薩暗受一卷緊箍兒咒，却沒有甚麼緊箍兒咒。行者道：若無緊箍兒咒，你還帶我去走走罷。長老又沒奈何道：你且起來，我再勸你這一次，却不可再行兇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伏侍師父上馬，割路前進，却說那妖精，原來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殺他。那物在半空中，轉捩不盡道：好個猴王，着實有眼。我那般變了去，他也還認得我。這些和向他去得快，若過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若是著別處，妖魔撈了去，好道就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我還下去戲他一戲，好妖精，按捺陰風，在山坡下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老公公，真個是白髮如彭祖，蒼鬚賽壽星，耳中鳴玉磬，眼裏幌金星，手拄龍頭拐，身穿鶴氅輕，數珠插在口，顛南無經。唐僧在馬上見了，心中大喜道：阿彌陀佛，西方真是

稱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來。這法的還念經哩。八戒道：師父，你且莫要誇獎，那個是禍的根哩。唐僧道：怎麼是禍根？八戒道：師兄打殺他的女兒，又打殺他的婆子，這個正是他的老兒尋將來了。我們若攆在他廟內，時師父你便償命，該個死罪。把老豬爲從，問個充軍。沙僧喝令，問個掘站。那師兄使個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們三個頂缸行者。聽見道：這個缺根，這等胡說，可不說了師父。等老孫再去看看。他把棍藏在身邊，走上前，迎着怪物，叫聲：老官兒，往那裏去？怎麼又走路？又念經。那妖精錯認了定盤星，把孫大聖也當做個等閑的。遂答道：長老，我老漢祖居此地，一生好善齋僧，看經念佛，命裏無兒，止生得一個小女，招了個女婿，今早送飯下田，想是逆逢虎口。老妻先來找尋，也不見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漢特來尋看，果然是傷殘他命，也沒奈何，將他骸骨收拾回去安葬。塾中行者笑道：我是個做製虎的祖宗，你怎麼袖子裏籠了個鬼兒來哄我？你瞞不過我，我認得你是個妖精。那妖精說得頰口無言。行者掣鐵棒來，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顯得他倒弄個風兒；若要打他，又怕師父念那話兒，咒語又思量道：不打殺他，他一時間抄空兒，把師父擄了去，却不又費心勞力去救他。還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殺他。師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兒。憑着我巧言花語，嘴伶舌便，哄他一哄，好道也罷了。好大聖，念動咒語，叫當坊土地，本處山神道：這妖精三番來戲弄我師父，這一番却要打殺他，你與我在半空中作證，不許走了衆神。聽令誰敢不從，都在雲端照應。那大聖棍起處，打倒妖魔，纔斷絕了靈光。那唐僧在馬上，又說得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旁邊又笑道：好行者，瘋發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個人。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馬前叫道：師父，莫念，莫念，你且來看看他的模樣，却是一堆粉骷髏在那裏。唐僧大驚道：悟空，這個人纔死了，怎麼就化作一堆骷髏？行者道：他是個潛靈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敗本被我打殺，他就現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唐僧聞說，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旁邊唆嘴，道：師父，他的手重棍兒，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話兒，故意變化這個模樣，掩你的眼目哩。唐僧果然耳軟，又信了他，隨復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於路旁，只叫：莫念，莫念。有話快說了罷。唐僧道：猴頭，還有甚說話？出家人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

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你在這荒郊野外。一連打死三人。還是無人檢舉。沒有對頭。倘到城市之中。人煙湊集之處。所你拿了那哭喪棒。一時不知好歹。亂打起來。撞出大禍。教我怎的脫身。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錯怪了我也。這廝分明是個妖魔。他實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認得反信了。那猓子說。言語屢次逐我。常言道。事不過三。我若不去。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無人。唐僧發怒道。這潑猴越發無禮。看起來。只你是人。那悟能。悟淨。就不是人。那大聖。一聞此言。他兩個是人。止不住傷情慘慘。對唐僧道。聲苦啊。你那時節。出了長安。有劉伯欽送你上路。到兩界山。救我出來。投拜你為師。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入戒得沙僧。吃盡千辛萬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塗。只教我回去。這纔是為盡弓藏。兔死狗烹。罷罷罷。但只是多了那緊箍兒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這個難說。若到那毒魔苦難處。不得脫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時節。想起我來。忍不住又念誦起來。就是十萬里路。我的頭也是疼的。假如再來見你。不如不作此意。唐僧見他言言語語。越發惱怒。滾鞍下馬來。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於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遞與行者。道。猴頭。執此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與你相見。我就墮了阿鼻地獄。行者連忙接了貶書道。師父。不消發誓。老孫去罷。他將書摺了。留在袖內。又歎歎對唐僧道。師父。我也是跟你一場。又蒙菩薩指教。今日半途而廢。不曾成得功果。你請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轉回身下拜道。我是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禮。大聖見不睬他。使個身外法。把腦後毫毛拔下三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了三個行者。連本身四個。四面圍住師父下拜。那長老左右躲不脫。好道也受了一拜。大聖跳起來。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却又吩咐沙僧道。賢弟。你是個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語話語。途中更要仔細。倘一時有妖精拿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鬧我的手段。不敢傷我師父。唐僧道。我是個好和尚。不題你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罷。那大聖見長老三番兩覆。不肯轉意。回心。沒奈何。纔去。你看他。噙淚叩頭辭長老。含悲留意囑沙僧。一頭拭淚。披前草。兩脚蹬翻地上。藤上。天下地如輪轉。跨海飛山第一能。頃刻之間。不見影。霎時疾返舊途程。你看他。忍氣別了師父。縱筋斗雲。竟回花果山。

水簾洞去了，獨自個悽悽慘慘，忽聞得水聲聒耳。大聖在那半空裏看時，原來是東洋大海潮發的聲音。一見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腿邊滾墮，停雲住步，良久方去，畢竟不知此去反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羣猴聚義

黑松林二藏逢魔

却說那大聖雖被唐僧逐趕，然猶思念感歎不已。早望見東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只見那海水，煙波蕩蕩，巨浪悠悠，煙波蕩蕩，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脈。潮來洶湧，水繞灣環，潮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水漲，灣環，却似狂風吹。九夏乘龍，耨老往來，必定皺眉行。跨鶴仙童，反覆果然憂慮。過近岸，無村社，傍水少漁舟。浪捲千年雪，風生六月秋。野禽憑出沒，沙鳥任沉浮。眼前無釣客，耳畔只聞鷗。海底遊魚樂，天邊過鴈愁。那行者將身一縱，跳過了東洋大海，早至花果山，接落雲頭，時時觀看。那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峰巒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麼這等，只因他闖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聖二郎神，率領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燒壞了。這大聖倍加悽慘，有一篇歌山頽景的古風為證。回顧仙山兩淚垂，對山悽慘更傷悲。當時只道山無損，今日方知地有虧。可恨二郎將我滅場，嘆小聖把人欺。行兇搦你先靈基，無千破爾祖墳墓。滿天霞霧皆消滅，遍地風雲盡散稀。東嶺不聞斑虎嘯，西山那見白猿啼。北谿狐兔無踪跡，南谷猿猴沒影遺。青石燒成千塊土，碧砂化作一堆泥。洞外喬松皆倚倒，崖前翠柏盡稀少。椿杉槐檜棗檀焦，桃李梅梨棗了。柘絕桑無怎養蠶，柳稀竹少難棲鳥。峰頭巧石化為塵，湖底泉乾都是草。崖前土黑沒芝蘭，路畔泥紅藤薛攀。往日飛禽飛那處，當時走獸走何山。豹嫌蟒惡傾頹所，躲避蛇回敗壞間。想是日前行惡念，致令目下受艱難。那大聖正當悲切，只聽得那芳草坡前，曼荊凹內，響一聲跳出七八個小猴，一擁上前圍住，叩頭高叫道：「大聖爺爺，今日來家了。美猴王道：你們因何不耍不頑，一個個都潛踪隱跡，我來多時了，不見你們形影。何也？」羣猴聽說，一個個垂淚告道：「自大聖擒拿上界，我們被獵人之苦，苦實難捱，怎禁他硬弩強弓，黃鷹劣犬，網扣鎗鈎，故此各惜性命，不敢出頭玩耍。只是深潛洞府，遠避窩巢，饑去披前偷草食，渴來潤下吸清泉，却纔聽得大聖爺爺聲音，特來接見，伏望扶持。」那大聖聞得此言，愈加悽慘，便問你

們還有多少在此山上。羣猴道：「老者小者，只有千把。」大聖道：「我當時共有四萬七千羣妖，如今都往那裏去了？」羣猴道：「自從爺爺去後，這山被二郎菩薩點上火燒殺了大半。我們蹲在井裏鑽在牆內，藏於鐵板橋下，得了性命。及至火滅煙消出來看時，又沒花果養贍，難以存活。別處又去了一半。我們這一半，捱苦的住在山中。這兩年又被些打獵的搶了一半去也。行者道：「他推你去何幹？」羣猴道：「說起這獵戶，可恨。他把我們中箭着鎗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剝皮刷骨，醬煮醋蒸，油煎鹽炒，當做下飯食用。或有那遭禍的，遇扣的夾活兒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戲，翻筋斗，豎蜻蜓，當街上鋪鐺擗鼓，無所不為的頑耍。」大聖聞此言，更十分惱怒道：「洞中有甚麼人，執意羣妖道還有馬流二元帥，奔巴二將軍，管着哩？」大聖道：「你們去報他知道。說我來了。」那些小妖撞入門內，報道：「大聖爺爺來了。」那馬流奔巴聞報，忙出門叩頭迎接。進洞，大聖坐在中間，羣妖羅拜於前。啓道：「大聖爺爺，近聞得你得了性命，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如何不走西方，却回本山？」大聖道：「小的們，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識賢愚，我為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盡了平生的手段。幾番家打殺妖精，他說我行兇作惡，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趕回來。寫立貶書，為照永不聽用了。衆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做甚麼和尚。且家來，帶攜我們耍子幾年罷。」叫快安排椰子酒來與爺爺接風。大聖道：「且莫飲酒。我問你那打獵的人，幾時來我山上一度？」馬流道：「大聖，不論甚麼時度，他逐日家在這裏纏擾。」大聖道：「他怎麼今日不來？」馬流道：「看待來耶。」大聖吩咐小的們：「都出去把那山上燒酥了的碎石頭，與我搬將起來堆着，或二三十個，或五六十個，一堆堆着。我有用處。」那些小猴都是一窩蜂，一個個亂搬了許多堆集。大聖看了，教小的們都往洞內藏躲。讓老孫作法，那大聖上了山巖看處，只見那南半邊，擊鼓擊鑼，嘈嘈鑼鳴，閃上有千餘人馬，都架着鷹犬，持着刀鎗。猴王仔細看那些人，來得兇險好男子，真個驍勇。但見狐皮蓋眉，項錦綺裹腰，胸裏插狼牙箭，胯掛寶雕弓。人似搜山虎，馬如跳澗龍。成羣引着犬，滿膀架其鷹，荆筐燈火炮，帶定海東青，粘竿百十擔。兔又有千根牛頭攔路，關王扣子繩，一齊亂吆喝，散撒滿天星。大聖見那些人，侍上他的山來，心中大怒，手裏捻訣，口內念咒，往那巖地上吸了一口氣，嘩的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好風，但見揚塵

播土倒樹摧枯。海浪如山。雲潭波萬壑。侵乾坤。香落落。日月沉沉。一陣插松如虎嘯。忽然入竹似龍吟。萬竅怒號。天噫氣。飛砂走石。亂傷人。大聖作起這大風。將那碎石。乘風亂飛。亂舞。憐可把那些千萬人馬。一個個。石打為頭粉碎。沙飛海馬俱傷。人參官。桂嶺前忙。血染珠砂地上。附子難歸故里。橫擲恁得遠鄉。屍骸輕粉臥山場。紅娘子家中盼望。有詩為證。人亡馬死。怎歸家。野鬼孤魂亂似。可憐抖擻英雄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大聖接落雲頭。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從歸順。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勸我。說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自有餘。真有此話。我跟着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却結果了這許多獵戶。叫小的們出來。那羣猴狂風。過去。聽得大聖呼喚。一個個跳將出來。大聖道。你們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剝得來家。洗淨血跡。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屍首。都推在那萬丈深潭內。把死倒的馬。拖將來。剝了皮。做靴穿。將肉醃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鎗刀。與你們操演武藝。將那雜色旗號。收來我用。羣猴一個個領諾。那大聖把旗拆洗。纔關做一面雜彩花旗。寫着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十四字。豎起杆子。將旗掛於洞外。逐日招鹿聚獸。積草屯糧。不題和尙二字。他的入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龍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滌了。前栽榆柳。後種松栢。桃李棗梅。無所不備。逍遙自在。樂業安居。不題。却說唐僧聽信狡性。縱放心猿。攀鞍上馬。八戒前邊開路。沙僧挑着行李。西行過了白虎嶺。忽見一帶林坵。真個是藤攀葛繞。柏翠松青。三藏叫道。徒弟呀。山路崎嶇。甚是難走。却又松林叢茂。樹木森羅。切須仔細。恐有妖邪妖獸。你看那猢猻子。抖擻精神。叫沙僧帶着馬。他使釘耙開路。領唐僧竟入松林之內。正行處。那長老兜住馬道。八戒我這一日。其實餓了。那裏尋些齋飯。我吃八戒道。師父請下馬。在此等老猪去尋。長老下了馬。沙僧歇了擔。取出鉢盂。遞與八戒。八戒道。我去也。長老問那裏去。八戒道。莫道我這一去。鑽冰取水。尋齋至。壓甕求油。化飯來。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經十餘里。更不會撞着一個人家。真是有狼虎。無人烟。的去處。那猢猻子走得辛苦。心內沉吟道。當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今日。輪到我的身上。誠所謂常家。繪如柴米價。養子方曉父娘恩。公道沒去處化。却又走得瞌睡上來。思道。我若就回去。對老和尚說。沒處化齋。他也不信。

我走了這許多路，須是再多幌個時辰，纔好去回話也罷，也罷，且在這草科裏睡睡，歇子就把頭拱在草內睡下。當時也只說朦朧朦朧就起來，豈知走路辛苦的人，丟個頭只管躬躬睡起，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覺，却說長老在那林間耳熱眼跳，身心不安，急回叫沙僧道：「悟能去化齋，怎麼這早晚還不回？」沙僧道：「師父，你還不曉得哩！他見這西方上人家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直等他吃飽了纔來哩。」三藏道：「正是呀！倘或他在那裏貪着吃齋，我們那裏會他？」天色晚了，此間不是個住處，須要尋個下處方好哩。沙僧道：「不打緊，師父，你且坐在這裏，等我去尋他來。」三藏道：「正是，正是，有齋沒齋罷了，只是尋下處要緊。」沙僧諱了寶杖，竟出松林來，找八戒，長老獨坐林中，十分悶倦，只得強打精神，跳將起來，把行李攢在一處，將馬拴在樹上，取下戴的斗笠，插定了錫杖，整一整緇衣，徐步幽林，權爲散悶。那長老看過了野草山花，聽不得蹄聲鳥噪，原來那林子內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處，只因他情思紊亂，却走錯了，他一來也是要散散悶，二來也是要尋八戒，沙僧不期他兩個走的是直西路，長老轉了一會，却走向南邊去了，出得松林，忽擡頭見那壁廂金光閃爍，彩氣騰騰，仔細看處，原來是一座寶塔，金頂放光，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頂放光，他道：「我弟子却沒緣法哩，自離東土，發願逢廟燒香，見佛拜佛，遇塔掃塔，那放光的不是是一座黃金寶塔？怎麼就不曾走那條路？」塔下必有寺院，院內必有僧家，且等我走走，這行李白馬料此處無人行走，却也無事，那裏若有方便處，待徒弟們來，一同借歇，噫！長老一時晦氣到了，你看他拽開步，竟至塔邊，但見那石崖高萬丈，山大接青霄，根連地厚，峰插天高，兩邊雜樹數千顆，前後藤纏百餘里，花映草梢，風有影，水流雲寶，月無根，倒木橫擔深澗，枯藤結掛光峰，石橋下流滾滾清泉，臺座上長明明白粉，遠觀一似三島天堂，近看有如蓬萊勝境，香松紫竹，過山溪，鴉鵲猿猴穿破嶺，洞門外有一來一往的走獸成行，樹林裏有或出或入的飛禽作隊，青青香草，豔豔野花，開這所在，分明是懸境，那長老晦氣撞將來，那長老舉步進前，纔來到塔門之下，只見一個斑竹簾兒，掛在裏面，他破步入門，揭起來，往內就進，猛撞頭，見那石牀上倒睡着一個妖魔，你道他怎生模樣？青靨臉，白獠牙，一張大口呀呀，兩邊亂蓬蓬的鬚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藕藕的鬚鬚。

恍惚是那荔枝排芽，鷄嘴般的鼻兒拱拱，呀星樣的眼兒巴巴，兩個拳頭和尙鉢盂模樣，一雙藍腳，懸崖楫楸，樣樣斜披著，後黃袍，賽過那織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燦映，眠的一塊石，細潤無瑕，他也曾小妖排驍陣，他也曾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風凜凜，大家吆喝，叫一聲爺，他也曾月作三人盞酌酒，他也曾風生雨，酸盪傾茶，你看他神通浩浩，雲若下眼，遊遍天涯，荒林喧鳥雀，深莽宿龍蛇，仙子種田生白玉，道人伏火養丹砂，小小洞門，雖到不得那阿鼻地獄，榜榜妖怪，却就是一個牛頭夜叉，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認得打了一個倒退，過體酥麻，兩腿酸軟，即忙的抽身便走，剛剛轉了一個身，那妖魔他的靈性，著實是強大，撐開著一雙金睛鬼眼，叫聲小的們，你看門外是甚麼人，一個小妖就伸頭望門外一看，看見是個光頭的長老，連忙跑將進去，報道大王，外面是個和尙哩，圍頭大面，兩耳垂肩，嫩刮刮的一身肉，細嬌嬌的一張皮，且是個好和尙，那妖聞言，呵聲笑道，這叫做個蛇頭上蒼蠅，自來的衣食，你衆小的們，疾忙趕上去，與我拿將來，我這裏重重有賞，那些小妖，就是一窩蜂，齊齊擁上，三藏見了，雖則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終是心驚膽顫，腿軟腳麻，況且是山路崎嶇，林深日暮，步兒那裏移得動，被那些小妖，平穩將去，正是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原被犬欺，縱然好事多磨障，誰像唐僧西向時，你看那衆小妖，攔得長老，放在那竹籬兒外，歡歡喜喜，報聲道，大王，拿得和尙進來了，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只見三藏頭直上，觀堂堂，果然好一個和尙，他便心中想道，這等好和尙，必是上方人物，不當小可的，若不做個威風，他怎肯服降哩，陡然間，就狐假虎威，紅鬚倒豎，血掣朝天，眼睛迸裂，大喝一聲道，帶那和尙進來，衆妖們，大家響響的答應了一聲，就把三藏裏面，只是一推，這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三藏只得雙手合著，與他見個禮，那妖道，你是那裏和尙，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快快說明，三藏道，我本是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敕命，前往西方，訪求經偈，經過貴山，特來塔下，謁聖，不期驚動威嚴，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得經回，東土，永註高名也，那妖聞言，呵呵大笑道，我說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吃你哩，却來的甚好，甚好，不然，却不錯放過了，你該是我口內的食，自然要撞將來，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脫，叫小妖把那和尙拿去，綁了，果然那些小妖，一擁上前，把個長

老繩纏索綁縛在那定魂樁上。老妖持刀又問道：和尚，你一行有幾人，終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見他持刀，又老實說道：大王，我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和沙和尚，都出於林化齋去了。還有一擔行李，一匹白馬，都在松林內放着哩。老妖道：又造化了兩個徒弟，你三個連馬四個轎吃一頓了。小妖道：我們去捉他來。老妖道：不要出去。把前門關了。他兩個化齋來，一定尋師父吃，尋不着，一定尋着我門上。常言道：上門的買賣好做，且等慢慢的捉他。衆小妖把門閉了，且不言。三藏逢災，却說那沙僧出林找八戒，真有十餘里遠，近不會見個莊村。他却站在高埠上，正然觀看，只聽得草中有人言語，急使杖撥開深草看時，原來是馱子在裏面說夢話哩。被沙僧攪着耳朵，方叫醒了道：好馱子啊！師父教你化齋，許你在此睡覺的。那馱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兄弟，有甚時候了？沙僧道：快起來。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教你我那裏尋下住處哩。馱子懵懵懂懂的托着鉢盂，拈着釘耙，與沙僧竟直回來。到林中看時，不見了師父。沙僧埋怨道：都是你這馱子化齋不來，必有妖精拿師父也。八戒笑道：兄弟莫要胡說。那林內是個清雅的去處，決然沒有妖精。想是老和尚坐不住，往那裏觀風去了。我們尋他去來。二人只得牽馬挑擔，收拾了斗篷、錫杖，出松林尋找師父。這一回也是唐僧不該死，他兩個尋一回不見，忽見那正南下有金光閃閃，八戒道：兄弟啊，有福的只是有福，你看師父往他家去了。那放光的是座寶塔，誰敢怠慢，一定要安排齋飯，留他在那裏受用。我們還不走動些，也趕上去吃些齋兒。沙僧道：哥啊，定不得吉凶哩。我們且去看來。二人雄糾糾的到了門前，呀，閉着門哩。只見那門上橫安了一塊白玉石板，上鐫着六個大字：碗子山波月洞。沙僧道：哥啊，這不是甚麼寺院，是一座妖精洞府也。我師父在這裏，也見不得哩。八戒道：兄弟莫怕，你且拴了馬匹，守着行李，待我問他的信看。那馱子舉着火把，上前高叫：開門，開門。那洞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忽見他兩個的模樣，急抽身跑入裏面報道：大王，買賣來了。老妖道：那裏買賣？小妖道：洞門外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和一個獐氣色的和尚來叫門了。老妖大喜道：是豬八戒與沙和尚將來也。噫，他也會尋哩。怎麼就尋到我這門上？既然嘴臉兇頑，却莫要怠慢了他。叫取披掛來。小妖捧來，就結束了。綽刀在手，竟出門來，却說那八戒、沙僧在門前正等，只

見妖魔來得凶險，你道他怎生打扮？青臉紅鬚，赤髮飄黃，金鍔甲亮光鱗，裏肚襯腰帶石帶，拳胸勒脊步雲縷，關立山前風吼吼，閃遊海外浪滔滔。一雙藍靛焦筋手，執定追魂取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聲揚二字喚黃袍。那黃袍老怪，出得門來，便問你是那方和尚，在我門首，叫喚八戒，我兒子你不認得，我是你老翁，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師父是那御弟三藏，若在你家內，趁早送出來，省了我釘耙築進去。那怪笑道：是是，是一個唐僧在我家，我也不曾怠慢他，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吃哩。你們也進去吃一個兒，何如？這八戒認真就要進去。沙僧一把扯住道：哥啊，他哄你哩。你幾時又吃人肉哩？八戒道：哥，這妖怪劈臉就築，那怪物側身躲過，使鋼刀急架相迎，兩個都顯神通，縱雲頭，跳在空中，廝殺。沙僧撇了行李，白馬舉寶杖，急急幫攻。此時兩個狼和尚，一個潑妖魔，在雲端裏這一場好殺。正是那杖起刀迎，劍來刀架，一員魔將施威，兩個神僧顯化，九齒耙真個英雄，降妖杖誠然兇咤。沒前後左右齊來，那黃袍公然不怕，你看他藤鋼刀，晃亮如銀，其實神通也為廣大，只殺得半空中，霧逸雲迷，半山裏崩崩嶺炸，一個為聲名，怎肯干休，一個為師父，斷然不怕。他三人在半空中，往往來來，戰經數十回合，不分勝負，各因性命要緊，其實難解難分，畢竟不知怎救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脫離江流來國上

承恩八戒轉山林

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本原有性，佛前修悟，豈居前後。悟卽剎那，成正迷而驚劫。沉流若能一念合真，修滅盡恆沙罪垢，却說那八戒沙僧與妖怪鬥經三十回合，不分勝負。你道怎麼不分勝負？若論賭手段，莫說兩個和尚，就是二十個，也敵不過妖精。只為唐僧命不該死，時中有那護法神祇保着他，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助着八戒沙僧，且不言他三人戰鬥，却說那長老在洞內悲啼。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淚道：悟能啊，不知你在那個村中，逢了善友，貪着齋供，悟淨啊，你又不不知在那裏尋他，可能得會。豈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難，幾時得會你們脫了大難，早赴靈山，正當悲啼煩惱，忽見那洞內走出一個婦人來，扶著定魂樁，叫道：那長老，你從何來？為何被他縛在此處？長老聞言，淚眼偷看，那婦人約有三十年紀，遂道：女菩薩不

情問了我已是該死的。走進你家門來也要吃就吃了罷。又問恁的。那婦人道。我不是吃人的。我家離此西下有三百餘里。那裏有座城。叫做寶象國。我是那國王的第三個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詭月中間。被這妖魔。一陣狂風。攝將來。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在此生兒育女。幸無音信。回朝。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見。你從何來。被他牽住。唐僧道。貧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經者。不期闊步。誤撞在此。如今要牽住我兩個徒弟。一齊蒸吃哩。那公主陪笑道。長老寬心。你既是取經的。我救得你。那寶象國是你西方去的大路。你與我搶一封書兒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教他饒了你罷。三藏點頭道。女菩薩。若還救得貧僧命。願做捨書寄信人。那公主急轉後面。即修了一紙家書。封固停當。到橋前。解放了唐僧。將書付與唐僧。得解脫。捧書在手。道。女菩薩。多謝你活命之恩。貧僧這一去。過貴處。定送國王。虞。只恐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認。奈何。切莫怪我。貧僧打了詭語。公主道。不妨。我父王無子。止生我三個姊妹。若見此書。必有相看之意。三藏緊緊袖了家書。謝了公主。就往外走。被公主扯住。道。前門裏你出不去。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門外搖旗吶喊。擁鼓鑼。助着大王。與你徒弟廝殺哩。你往後門裏去罷。若是大王余住。還審問審問。只恐小妖兒捉了不分好歹。被生兒傷了你的性命。等我先去他面前說個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啊待你徒弟討個示下。尋着你一同好走。三藏聞言。磕了頭。謙依吩咐。辭別公主。躲離後門外。不敢自行。將身藏在荆棘叢中。却說公主。娘。娘。心。生巧計。急往前來。出門外。分開了大小羣妖。只聽得叮叮噹噹。兵刃亂響。原來是八戒沙僧。與那怪在半空裏廝殺哩。這公主厲聲高叫道。黃袍郎。那妖王聽得公主叫喚。即丟了八戒沙僧。按落雲頭。撒了鋼刀。攬着公主道。郎君啊。我纔時睡在羅幃之內。夢魂中忽見個金甲神人。妖魔道。那個金甲神人。上我門恁的。公主道。是我幼時在宮內對神暗許下一樁心願。若得招個賢郎。騎馬上名山。拜仙府。齊僧佈施。自從配了你夫妻。們歡會。到今不會題。那金甲神人來討誓願。喝我醒來。却是南柯一夢。因此急整容來。郎君處訴知。不期那樁上綁着一個僧人。黃袍郎君。惹惱着我。薙髮。饒了那個和尚罷。只當與我齊僧還願。不知郎君肯否。那怪道。渾家。你却多心哩。甚麼打緊之事。我要吃人。那裏不揚幾個。

吃。這個把和尚到得那裏，放他去罷。公主道：「那和尚放他從後門裏去罷。」妖魔道：「奈煩哩，放他去罷。」又管他甚麼後門前門哩。他遂掉了鋼刀，高叫道：「那豬八戒，你過來，我不是怕你，不與你戰，看着我禪家的分上，饒了你師父也。趁早去後門首尋着他，往西方去罷。」若再來犯我境界，斷乎不饒。那八戒與沙僧聞得此言，就如鬼門關上放回來的一般，即忙牽馬挑擔，鼠竄而行。轉過那波月洞後門之外，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聲音，就在那荆棘中答應。沙僧就割開草徑，攙着師父，慌忙的上馬。這裏，狠毒險遭青鬼面，惡難幸有百花羞。鯨魚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逐浪遊。八戒當頭領路，沙僧隨後，出了那松林，上了大路。你看他兩個嘖嘖嘈嘈，埋埋怨怨。三藏只是解和過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一程一程長亭短亭，不覺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猛抬頭，只見一座好城，就是寶象國。真好個真所也，雲渺渺，路迢迢，地雖千里外，景物一般饒。瑞靄祥煙籠翠嶺，清風明月招搖。舉棒拳拳的遠山大關圍畫，瀑潏緩澗的流水，碎瀾瓊瑤，可耕的連阡帶陌，足食的密蕙新苗。漁釣的幾家三澗曲，樵採的一擔兩峰。椒郭的郭城，金湯鞏固，家的家戶的戶，只關迢迢九重的高閣，如殿宇萬丈的層臺，似錦標，也有那太極殿，華蓋殿，燒香殿，觀文殿，宣政殿，廷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階，擺列着文冠武弁，也有那大明宮，昭陽宮，長樂宮，華清宮，建章宮，未央宮，一宮宮的鐘鼓，簪符，撒抹了鬪怨春愁，也有捺苑的露花，勻嫩臉，也有御溝的風柳，舞嫩腰。通衢上，也有個頂冠束帶的威儀，容乘五馬，幽僻中，也有個持弓挾矢的機變，鷲貫雙鵝，花柳的巷管，妓的樓，春風不讓洛陽橋，取經的長老，回首大唐肝膽裂，伴師的徒弟，魚肩小驛夢魂消。看不盡寶象國的景致，師徒三衆，收拾行李馬匹，安歇館驛中。唐僧步行至朝門外，對開門，大使道：「有唐朝僧人，特來面駕，倒換文牒，乞為轉奏。那貴門奏事官，連忙走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唐朝有個高僧，欲求見駕，倒換文牒。那國王聞知是唐朝大國，且又貌是個上方聖僧，心中甚喜，即時准奏，叫宣他進來，把三藏宣至金階，舞蹈三呼禮畢，兩邊文武多官，無不歡道：「上邦人物，禮樂雍容如此。那國王道：「長老，你到我國中何事？」三藏道：「小僧是唐朝釋子，承我天子勅旨，前往西方取經，原領有文牒，到陛下上國，理合倒換。故此不識進退，驚動龍顏。國王道：「既有唐天子文牒，取上來，看三藏雙

手持上去，展開放在御案上。牒云：南贍部洲大唐國奉天承運唐天子，驟行竊惟朕以涼德，綱續丕基，事神治民，踈深履薄，朝夕是懼。前者失救，溼河老龍，獲譴於我皇皇后帝，三魂七魄，倏忽隕司，已作無常之客。因有陽壽未絕，感冥君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救苦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孤魂，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請求經傳，倘到西邦諸國，不減善緣，照牒放行，須至牒者。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上有寶印九顆，國王見了，取本國玉寶，用了花押，遞與三藏，三藏謝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貧僧一來倒換文牒，二來與陛下寄有家書。國王大喜道：有甚書？三藏道：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怪將去，貧僧偶爾相遇，故寄書來也。國王聞言，滿眼垂淚，道：自十三年前，不見了公主，兩班文武官也不知貶退了多少。宮內宮外，大小婢子，太監，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只說是走出皇宮，迷失路徑，無處找尋。滿城中百姓人家，也盤詰了無數，更無下落。怎知道是妖精攝了去？今日乍聽得這句話，故此傷情流淚。三藏袖中取出書來，獻上。國王接了，見有平安二字，一發手軟，拆不開書，傳旨宣翰林院大學士上殿讀書。學士隨卽上殿，前有文武多官，殿後有后妃宮女，俱側耳聽書。學士拆開朗誦，上寫着：不孝女百花，羞頓首百拜。大德父王萬歲。龍鳳殿前，雙三宮母后，昭陽宮下，及舉朝文武賢卿，台次，拙女幸托坤宮，感激劬勞萬種，不能竭力怡顏，盡心奉孝。乃於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夏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宮排宴，賞詠月華，共樂清宵，感會正歡娛之間，不覺一陣香風，閃出個金睛藍面青髮魔王，將女擒住，駕祥光，直帶至平野山中，無人處，難分難辨，被妖倚強，霸占爲妻，是以無奈，捱了一十三年，產下兩個妖兒，盡是妖魔之種。論此，真是敗壞人倫，有傷風化，不啻傳書玷辱，但恐女死之後，不顯分明，正含怨思，憶父母，不期唐朝聖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滴淚修書，大膽放脫，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伏望父王垂憫，遣上將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獲黃袍怪，救女回朝，深爲思念，草草欠恭，面聽不一。逆女百花香，再頓首頓首。那學士讀罷家書，國王大哭，三宮滴淚，文武傷情。前前後後，無不哀念。國王哭了許久，便問兩班文武，那個敢與兵領將，與寡人捉獲妖魔，救我百花公主，速聞數聲，更無一人敢答。真是木雕成的武將，泥塑

就的文官。那國王心生煩惱。淚若湧泉。只見那多官齊俯伏奏道。陛下且休煩惱。公主已失。至今一十三載無音。偶遇唐朝聖僧。寄書來此。未知的否。况臣等俱是凡人。凡馬習學兵書武略。止可佈陣安營。保國家無侵凌之患。那妖精乃雲來霧去之輩。不得與他親面相見。何以征救。想東土取經者。乃上邦聖僧。這和尚道高。龍虎伏德。靈鬼神欽。必有降妖之術。自古道。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請這長老降妖。救公主。庶為萬全之策。那國王聞言。急回頭。便請三藏道長。老若有手段。放法力。捉了妖魔。救我孩兒。回朝。也不須上西方拜佛。長髮留頭。朕與你結為兄弟。同坐龍牀。共享富貴。如何。三藏慌忙啓上道。貧僧粗知念佛。其實不會降妖。國王道。你既不會降妖。怎麼敢上西天拜佛。那長老瞞不過。說出兩個徒弟來了。奏道。陛下。貧僧一人。實難到此。貧僧有兩個徒弟。善能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貧僧到此。國王怪道。你這和尚。大沒理。既有徒弟。怎麼不與他一同進來見朕。若到朝中。雖無中意。實賜必有。隨分齋供。三藏道。貧僧那徒弟醜陋。不敢擅自入朝。但恐驚傷了陛下的龍體。國王笑道。你看這和尚說話。終不然。朕當怕他。三藏道。不敢說。我那大徒弟。姓猪。名悟能。八戒。他生得長嘴獠牙。剛鬃扇耳。身粗肚大。行路生風。第二個徒弟。姓沙。法名悟淨。和尚。他生的身長丈二。膊闊三停。臉如藍靛。口似血盆。眼光閃灼。牙齒排釘。他都是這等個模樣。所以不敢擅領入朝。國王道。你既這等樣。說了一遍。寡人怕他怎的。宣進來。隨即着金牌至館驛相請。那猓子聽見來請。對沙僧道。兄弟。你還不教下書哩。這纔見了。下書的好處。想是師父下了書。國王道。捐資人不可怠慢。一定整治筵宴待他。他的食腸不濟。有你我之心。舉出名來。故此着金牌來請。大家吃一頓。明日好行。沙僧道。哥啊。知道是甚緣故。我們且去來。遂將行李。馮匹。俱交付驛丞。各帶隨身兵器。隨金牌入朝。早行到白玉階前。左右立下。朝上唱個喏。再也不動。那文武多官。無人不怕。都說道。這兩個和尚。醜陋也罷。只是粗俗太甚。怎麼見我王。更不下拜。若學平身。挺然而立。可怪。可怪。八戒聽見道。列位。莫要議論。我們是這般。乍看果有些醜。只是看下來些時。來却也耐看。那國王見他醜陋。已是心驚。及聽得那猓子說出來。越發膽顫。坐不穩。跌下龍牀。幸有近侍官員扶起。慌得個唐僧跪在殿前。不住的叩頭道。陛下。貧僧該萬死。萬死。我說徒弟醜。

阻不敢朝見，恐傷龍體。果然驚了駕也。那國王戰兢兢，走近前，攙起道：「長老，還虧你先說過了。若未說，猛然見他寡人，一定誑殺也。」國王定性多時，便問：「僧長老，沙長老，是那一位善於降妖，那獸子不知好歹，答道：『老豬會降國王道：』怎麼家降入戒道，我乃是天蓬元帥，只因罪犯天條，墮落下世。幸今皈正為僧，自從東土來，此第一會降妖的是我國王道，既是天將臨凡，必然善能變化。入戒道不敢，不敢也將就曉得幾個變化兒。國王道：『你且變一個我看看。』入戒道：『請出題目，照依樣子好變。』國王道：『變一個大的罷。』那八戒也有三十六般變化，就在階前，叉弄手段，却便捻訣念咒，喝一聲叫長，把腰一躬，就長有八九丈長，却似個開路神一般，嚇得那兩班文武戰戰兢兢。一國君臣，呆呆掉掉，時有鎮殿將軍問道：『長老，似這等變得身高，必定長到甚麼去處。』纔有止極，那獸子又說出獸語來道：『看風，東風猶可，西風也將就。若是南風起，把青天也拱個大窟窿。那國王大驚道：』收了神通罷，曉得是這般變化了。入戒把身一變，現了本相，侍立階前。國王又問道：『長老，此去有何兵器與他交戰。』入戒腰裏掣出棍來道：『老豬使的是釘耙。』國王笑道：『可取壞門面。我這裏有的是鞭、筒、瓜、鏡、刀、鎗、鐵、斧、劍、戟、矛、鏢，隨你選擇。』手的拿一件去。那耙算做甚麼兵器。入戒道：『陛下不知，我這耙，雖然粗夯，實是自幼隨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為帥，轄押入萬水兵，全仗此耙之力。今臨凡世，保護吾師，逢山築破虎狼窩，過水掀翻龍蟹穴，皆是此耙。』國王聞得此言，十分歡喜，心信，即命九嬪妃子，將朕親用的御酒盞瓶，取來，權與長老送行。送滿斟一盞，奉與入戒道：『長老，這杯酒，聊引奉勞之意，待捉得妖魔，放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千金重謝。那獸子接杯在手，人物雖是粗鹵，行事倒有斯文。對三藏唱個大啞道：『師父，這酒本該從你飲起，但君王賜我，不敢違背。讓老僧先吃，助助興頭。好捉妖怪。』那獸子一飲而乾，纔斟一盞，遞與師父。三藏道：『我不飲酒。你兄弟們吃罷。』沙僧近前，接了入戒，就足下生雲，直上空裏。國王見了道：『豬長老，又會騰雲，獸子去了。』沙僧將酒亦一飲而乾，道：『師父，那黃袍怪，拿住你時，我兩個與他交戰，只戰個手平。今二哥獨去，恐戰不過他。三藏道：』正是徒弟啊，你可去與他幫幫功。沙僧聞言，也縱雲趕將起來。那國王慌了，拉住唐僧道：『長老，你且陪寡人坐坐，也莫騰雲了。』唐僧道：『可憐，可憐，我半步兒也去不得。』此時二人在殿

上敘話不題，却說那沙僧趕上八戒道：哥哥，我來了。八戒道：兄弟，你來怎的？沙僧道：師父叫我來幫忙的。八戒大喜道：說得是。來得好。我兩個努力齊心，去捉那怪物，雖不怎的，也在此國揚揚姓名。你看他，鑽縫祥光辭國界，亂亂氣出京城，領王旨意來山洞，努力齊心捉怪。他兩個不多時到了洞口，按落雲頭，八戒掣劍往那波月洞的門上，儘力氣一築，把他那石門築了斗來大小的個窟窿，嚇得那把門小妖開門，看見是他兩個，急跑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那長嘴大耳的和尙，與那晦氣色臉的和尙，又來把門都打破了。那怪驚道：這個還是猪八戒和尙二人。我饒了他師父，怎麼又敢復來打我的門。小妖道：想是忘了甚麼物件來取的。老怪喘的一聲道：胡纏了物件，就敢打上門來。必有緣故，急整束了披掛，綽了鋼刀，走出來問道：那和尙，我既饒了你師父，你怎麼又敢來打上我門。八戒道：你這齷齪，幹得好事兒。老魔道：甚麼事。八戒道：你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內，倚強霸占為妻，住了一十三載，也就還他了。我奉國王旨意，特來擒你。你快快進去，自家把繩子綁縛出來，還免得老豬動手。那老怪聞言，十分發怒，你看他，蛇涎咬響銅牙，滴溜溜睜圓瓊眼，雄糾糾舉起刀來，赤淋淋擡頭便砍。八戒側身躲過，使釘耙劈面迎來。隨後又有沙僧舉寶杖趕上前來，打這一場，在山頭上賭鬥，比前不同。真個是言差語錯，招人惱意，豪情傷怒氣生。這魔王大鋼刀，着頭便砍。那八戒九齒絕，對面來迎。沙僧掙丟開寶杖，那魔王抵架神兵，一猛怪。二神僧來來往往，甚清淨。這個說：你驕國理該死罪。那個說：你羅開事報不平。這個說：你強姦公主，傷國體。那個說：不干你事，莫鬧爭算來。只為搶夢，故致使僧魔兩不寧。他們在那山坡前，戰經入九個回合，八戒漸漸不濟。將來釘耙難舉，氣力不加。你道如何？這等戰他不過。當時初相戰，鬥有那護法諸神，為唐僧在洞暗助。八戒沙僧，故僅得個手平。此時諸神都在寶象國護定唐僧，所以二人難敵。那猓子道：沙僧，你且上前來與他鬥著。讓老豬出來，他就願不得沙僧。一溜往那蕩草薜蘿荆棘葛藤裏，不分好歹，一頓鑽進。那管割破頭皮，拗傷嘴臉，一發就睡倒。再也不敢出來。但留半邊耳朵，聽着梆聲。那怪見八戒走了，就奔沙僧。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進洞去。小妖將沙僧四馬攆攆捆住，畢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馬驚心竅

却說那怪把沙僧捆住，也不來殺他，也不會打他，罵也不會罵他一句，綽起鋼刀，心中暗想道：「唐僧乃上邦人物，必知禮義，終不然，我饒了他性命，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噫，這多是我渾家有甚麼書信到他那國裏，走了風訊，等我來問他一問。」那怪陡起鬼性，要殺公主，却說那公主不知梳妝方畢，移步前來，只見那怪怒目攢眉，咬牙切齒，那公主還陪笑臉迎道：「那君有何事，這等煩惱，那怪咄的一聲罵道：『你這狗心賤婦，全沒人倫。我當初帶你到此，更無半點兒說話，你穿的錦戴的金，缺少東西，我去尋，四時受用，每日情深，你怎麼只想你父母更無一點夫婦心。』那公主聞說，嚇得跪倒在地，道：『那君啊，你怎麼今日說起這分離的話。』那怪道：『不知是我分離，是你分離。』我把那賤禿頭來，計要他受用，你怎麼不先告過我，我就放了他，原來是你暗地裏修了書信，教他替你傳寄，不然，怎麼這兩個和尚又來打我門，教還你回去，這不是你幹的事。』公主道：『那君，你差怪我了，我何嘗有甚麼書去。』老怪道：『你還強嘴，現拿住一個對頭在此，却不是證見。』公主道：『是誰？』老妖道：『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和尚原來人到了死處，誰肯認死，只得與他放賴。』公主道：『那君且息怒，我和你去問他。』一聲果然有書，就打死了我也甘心，假若無書，却不枉殺了奴奴也。那怪聞言，不容分說，輪開一隻簸箕大小的藍靛手，抓住那金枝玉葉的髮萬根，把公主揪上前，摔在地下，執着鋼刀，却來審沙僧，咄的一聲道：『沙和尚，你兩個就敢擅打上我們門來，可是這女子有書到他那國。』國王教你們來的。沙僧已縮在那裏，見妖精兇惡之甚，把公主頸倒在地，持刀要殺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書去，救了我師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說出，他就把公主殺了，此却不是恩將仇報罷罷。』罷，罷，想老沙跟我師父一場，也沒寸功報效，今日已是被縛，就將此性命與師父報了恩罷。遂喝道：『那妖怪不要無禮，他有甚麼書來，你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我們來此問你要公主，有個緣故，只因你把我師父捉在洞中，我師父曾見公主的模樣動靜，及至寶象國倒換關文，那皇帝將公主畫影圖形，前後訪問，因將公主的形影問我師父，沿途可曾看見我師父，遂將公主說起，他故知是他兒女，賜了我等御酒，教我們來拿你，要他公主還宮，此情

是實，何嘗有甚誓信，你要殺，就殺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虧天理，那妖見沙僧說得雄壯，遂丟了刀，雙手抱起公主道：「我一時粗齒多有沖撞，莫怪，莫怪，遂與他挽了青絲，扶上寶轎，款款溫柔，怡顏悅色，撮哄着他進去了。」又請上坐陪禮，那公主是婦人家水性，見他錯敬，遂同心轉意道：「那君啊，你若念夫婦的恩愛，可把那沙僧的繩子略放鬆些兒，老妖聞言，即命小的們把沙僧解了繩子，鎖在那裏，沙僧見解縛鎖住，立起來，心中暗喜道：「古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若不方便了他，他怎肯教我把老妖鬆放？鬆放那老妖，又教安排酒席，與公主陪禮，鬆餐吃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取了一口寶刀，佩在腰裏，轉過手，摸着公主道：「渾家，你且在家吃酒，看着兩個孩兒，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國裏，我也趕早兒去認認親也。」公主道：「你認甚親？」老妖道：「認你父王，我是他駙馬，他是我丈人，怎麼不去認認？」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麼去不得？」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馬擗力戰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遺留的社稷，自幼兒是太子登基，城門也不會遠出，沒有你這等兇漢。你這嘴臉相貌，生得這等醜陋，若見了他，恐怕嚇了他，反為不美，却不如不去認的還好。」老妖道：「既然如此，說我變個俊的兒去。」便罷，公主道：「你試變來，我看看。」好怪物，他在那酒席間，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俊俏之人，真個生得形容典雅，體段峨峨，言語多官樣，行藏正妙齡，才如子建成，詩易貌似潘安，擲果輕頭上，戴一頂鵝尾冠，烏雲斂伏，身上穿一件玉羅裙，廣袖飄颻，足下為靴花裙，腰間繫帶光明，丰神真是奇男子，聲譽軒昂，英俊英，公主見了，十分歡喜，那妖笑道：「渾家，可長變得好麼？」公主道：「變得好，變得好，你這一遛朝啊，我父王是親不滅，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款款，偷吃酒中間，千千仔細，萬萬個小心，却莫要現出原嘴臉來，露出馬脚，走了風訊，就不斯文了。」老妖道：「不消吩咐，自有道理，你看他縱雲頭，早到了寶象國，按落雲頭，行至朝門之外，對開門，大使道：「三駙馬來見駕，乞為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來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有三駙馬來見駕，現在朝門外聽宣，那國王正在與唐僧敘話，忽聽得三駙馬，便問多官道：「寡人只有二個駙馬，怎麼又有個三駙馬？」多官道：「三駙馬必定是妖怪來了。」國王道：「可好，宣他進來。」那長老心驚道：「陛下妖精啊，不精者不靈，他能知過去未來，他能騰雲駕霧，宣他也進來，不宣他

也進來，倒不如宣他進來，還省些口面。國王准奏，叫宣把妖宣至金階。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禮，多官見他生得俊麗，也不敢認他是妖精。他都是些肉眼凡胎，却當做好人。那國王見他聲聲昂昂，以為濟世之梁棟，便問他騎馬你家在那裏居住，是何方人氏，幾時得我公主配合，怎麼今日才來認親。那老妖叩頭道：「主公，臣是城東碗子山波月洞人家國王道，你那山離此處多遠。」老妖道：「不遠，只有三百里。」國王道：「三百里路，我公主如何得到那裏與你匹配？」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的答道：「主公微臣自幼兒好習弓馬，採獵為生。那十三年前帶領家童數十放鷹逐犬，忽見一隻斑斕猛虎，身臥着一個女子，往山坡下走。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將女子帶上本莊，把溫水溫湯灌醒，救了他性命。因問他是那裏人家，他更不會題公主二字。早說是萬歲的三公，主怎敢欺心，擅自配合。當得進上舍殿大小計一個官職，榮身。只因他說是民家之女，緣被微臣留在莊所，女親郎才兩相情願，故配合至此多年。當時配合之夜，欲將那虎宰了，謝請諸親，却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殺，其不殺之故，有幾句言詞，道得甚好，說道：『托天托地成夫婦，無媒無證配婚姻。前世赤繩曾繫足，今將老虎做媒人。』因此言故，將虎解了索子，饒了他性命。那虎帶着件傷，跑蹄剪尾而去，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這幾年，煉體成精，專一迷人。人臣聞得昔年也有幾個取經的，都說是大唐來的唐僧，想是這虎害了唐僧，得了他文引，變作那取經的模樣。今在朝中哄騙主公，主公啊，那牆墩上坐的，正是那十三年前獻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經之人。你看那水性的君王，愚迷肉眼，不識妖精，轉把他一片虛詞，當了真實道。賢驕馬，你怎的認得這和尚是獻公主的老虎？那妖道：「主公，臣住山中吃的是老虎，穿的是老虎，與他同眠同起，怎麼不認得國王道：『你既認得，可教他現出本相來看。』怪物道：『借半盞淨水，臣就教他現了本相。』國王命官取水，遞與驕馬。那妖怪接水在手，攪起身來，走上前，使個黑眼定身法，念了咒語，將一口水，望唐僧噴去，叫聲變。那長老的真身，隱在殿上，真個變作一隻斑斕猛虎。此時君臣肉眼，觀看那隻虎，生得白額圓頭，花身電目，四隻蹄，挺直崢嶸，二十爪，鈎彎鋒利，鋸牙包口，尖耳連眉，脰軀壯若大猊形，猛烈雄如黃槽樣，剛鬚直直插銀條，刺舌，辟辟噴霧氣，果然是隻斑斕陣陣，威風吹寶殿。

國王一見魂散魂飛，唬得那多官盡皆躲避。有幾個大膽的武將，領着將軍校尉，一擁上前，使各項兵器亂砍。這一番不是唐僧該有命不死，就是二十個僧人也打為肉醬。此時幸有丁甲揭諦功曹護教諸神，暗在半空中護佑。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傷衆臣。曠到天晚，纔把那虎活活的捉了，用鐵繩鎖了，放在鐵籠裏，收於朝房之內。那國王却傳旨，教光祿寺大排筵宴，謝駙馬救拔之恩。不然，險被那和尚害了。當晚衆臣朝散，那妖魔進了銀安殿，又選十八個宮娥彩女，吹彈歌舞，勸妖魔飲酒作樂。那怪物獨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豔質嬌姿。你看他受用飲酒，至二更時分，醉將上來，忍不住胡爲，跳起身，大笑一聲，現了本相，陡發兇心，伸開鐵箕大手，把一個彈琵琶的女子，抓將過來，吃咋的把頭咬了一口，嚇得那十七個宮娥，沒命的前後亂跑亂藏。你看那宮娥悚懼，彩女忙驚宮娥悚懼，一似雨打芙蓉籠夜雨。彩女忙驚，就如風吹芍藥舞春風，摔碎琵琶願命，跌傷琴瑟逃生。出門那分南北，離殿不肯西東，撞損玉面，撞破嬌容。人人逃命走，各各奔殘生。那些人出去，又不敢以喝，夜深了，又不敢驚，都躲在那短牆簷下，戰戰兢兢，不題。却說那怪物坐在上面，自斟自酌，喝一盞，扳過人來，血淋淋的，噴上兩口。他在裏面受用，外面人盡傳道：唐僧是個虎精，亂傳亂嚷，嚷到金亭館驛。此時驛裏無人，止有白馬在槽上吃草吃料。他本是西海小龍王，因犯天條，銜角還歸，變白馬，欲唐僧往西方取經，忽聞人講唐僧是個虎精，他也心中暗想道：我師父分明是個好人，必然被怪把他變做虎精，害了師父。怎的好？怎的好？大師兄去得久了，八戒沙僧又無音信，他只捱到二更時分，却纔跳將起來，道：我今若不救唐僧，這功果休矣，休矣。他忍不住，頓絕輕繩，抖擻鬚髮，急縱身，忙顯化，依然化作龍，駕起烏雲，直上九霄空裏，觀看。有詩爲證：三藏西來拜世尊，途中備有惡妖氛。今宵化虎災難脫，白馬垂鞭救主人。小龍王在半空裏，只見銀安殿內，燈燭輝煌，原來那入個滿堂紅上，點着八根蠟燭，低下雲頭，仔細看處，那妖魔獨有個在上面，運法的，飲酒吃人肉哩。小龍笑道：這厮不濟，走了馬脚，識破風訊，驢區稱蛇了吃人。可是個長進的，却不知我師父下落如何。倒逼着這個潑怪，且等我去戲他一戲。若得手，拿住妖精，再救師父不遲。好龍王，他就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宮娥，真個身體輕盈，儀容嬌媚，忙移步走入

裏面對妖魔道：「聲萬福，騎馬啊！你莫傷我性命，我來替你把盞。」那妖道斟酒來，小龍接盞盞來，將酒斟在他盞中，酒比鍾高出三五分來，更不傷出，這是小龍使的遁水法。那怪見了，不識心中喜道：「你有這般手段。」小龍道：「還斟得有幾分高嗎？」那怪道：「再斟上，再斟上。」他舉着盞，只情斟那酒，只情高，就如十三層寶塔一般，尖尖滿滿，更不傷出些須。那怪物伸過嘴來，吃了一鍾，扳着死人，吃了一口道：「會嚼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依腔韻唱了一個小曲，又奉了一鍾。那怪道：「你會舞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但只是素手舞得不好看。那怪揭起衣服，解下腰間所佩寶劍，掣出鞘來，遞與小龍。小龍接了刀，就留心在那酒席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丟開了花刀法。那怪看得眼吃，小龍丟了花字，望妖精劈一刀來。好怪物側身躲過，慌了手脚，舉起一根常亮紅架住寶刀。那滿堂紅原是熟鐵打造的，連柄有八九十斤，兩個出了鎮安殿。小龍現了本相，駕起雲頭，與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殺。這一場黑地裏好殺，怎見得那一個是碗子山生成怪物，這個是西洋海翻下的真龍。一個放毫光，如噴白電；一個生銳氣，如迸紅雲。一個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間；一個就如金爪狸貓，飛下界。一個是擎天玉柱，一個是架海金梁。銀龍飛舞，黃鼠翻騰。左右寶刀無怠慢，往來不歇。滿堂紅他兩個在雲端裏戰，殺入九回合。小龍的手軟筋麻，老魔的身體強力壯。小龍抵敵不住，飛起刀去砍那妖怪。妖怪有接刀之法，一隻手接了寶刀，一隻手拋下滿堂紅，便打小龍措手不及，被他把後腿，上着了一下，急慌慌按落雲頭，多虧了御水河，救了性命。小龍一頭鑽下水去。那妖魔趕來尋他，不見，執了寶刀，拿了滿堂紅，同上鎮安殿，照舊吃酒睡覺，不題。却說那小龍潛於水底，半個時辰，聽不見聲息，方纔跳將起去，踏着烏雲，徑轉館驛，還依舊變作馬匹，伏於槽下，可憐渾身是水，腿有傷痕。那時節，驚馬心撲，都失散。金公木母盡凋零，黃髮傷損通分別。道義消球，怎得成，且不言三藏途災，小龍敗戰，却說那豬八戒從離了沙僧，一頭藏在草科裏，拱了一個猪渾塘。這一覺，直睡到半夜時候纔醒。醒來時，又不知是甚麼去處，摸摸眼定了神思，側耳纔聽，噫，正是那山深無犬吠，野曠少雞鳴。他見那星移斗轉，約莫有三更時分，心中想道：「我要回救沙僧，誠然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罷罷罷，我且進城去見了師父，奏准當今，再選些驍勇人馬，助着老豬，明

日來救沙僧罷。那猓子急探雲頭，徑回城裏。半霎時到了館驛。此時人靜月明，兩廊下尋不見師父。只見白馬睡在那廂，渾身水濕，後腿有盤子大小一點青痕。八戒失驚道：「雙眸氣了這亡人，又不曾走路，怎麼身上有汗，腿有青痕？想是歹人打劫師父，把馬打壞了。」那白馬認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聲：「師兄，這猓子嚇了一跌，扒起來往外要走，被白馬探探身，一口咬住，早衣道：『哥啊，你莫怕我。』八戒戰兢兢的道：『兄弟，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了？你但說話，必有大不祥之事。』小龍道：『你知師父有難麼？』八戒道：『我不知。』小龍道：『你是不知。你與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思量拿到妖魔，請功求賞，不想妖魔本領大，你們手段不濟，奈他不過，好道着一個回來，說個信息是，却更不聞音。那妖精變做一個俊俏文人，撞入朝中，與皇帝認了親眷，把我師父變做一個斑斕猛虎，見被衆臣捉住，鎖在朝房鐵籠裏面。我聽得這般苦惱，心如刀割，你兩日又不在，不知恐一時傷了性命，只得化龍身去救。不期到朝裏，又尋不見師父，及到銀安殿外，遇見妖精，我又變做宮娥模樣，哄那怪物，那怪物叫我舞刀，他看，遂爾留心，砍他一刀，早被他閃閃，雙手舉個滿堂紅，把我戰敗。我又飛刀砍去，他又把刀接了，摔下滿堂紅，把我後腿上着了一下，故此鎖在御水河，逃得性命。腿上的青是他滿堂紅打的。八戒聞言道：「真個有這樣事。」小龍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掙得動麼？」小龍道：「我掙得動，便怎的？」八戒道：「你掙得動，便掙下海去罷。」把行李等老豬挑去高老莊上，同爐做女婿去呀。」小龍聞說，一口咬住他，直掙子那裏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淚道：「師兄啊，你千萬休生懶惰，八戒道：「不懶，懶便怎麼？」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戰他不過，不趁此散火，還等甚麼？」小龍沉吟半晌，又滿道：「師兄啊，莫說散火的話，若要救得師父，你只去請個人來。」八戒道：「教我請誰？」小龍道：「你趁早見駕雲回上花果山，請大師兄孫行者來，他還有降妖的大法力，替教救了師父，也與我報得這欺師之仇。」八戒道：「兄弟，另請一個兒便罷了。」那猴子與我有些不睦，前者在白虎嶺上，打殺了那白骨夫人，他怪我攬掇師父念緊箍兒呢，我也只當要子，不想那老和尚當真的念起來，就把他趕逐回去，他不知怎麼樣的惱我，他也決不肯來。倘或言語上略不相對，他那哭喪棒又重，假若不知高低，撈上幾下，我怎的活得成麼？」小龍道：「他決不打你。」

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你見了他，且莫說師父有難，只說師父想你哩。把他哄將來，到此處見這樵夫，他必然不忿，斷乎要與那妖精比併。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師父。八戒道：「也罷也罷，你倒這等盡心。我若不去，顯得不盡心了。我這一去，果然行者肯來，我就與他一路來了。他若不來，你却也不要怪我。我也不來了。」小龍道：「你去管情他來也。」真個獻子收拾了釘耙，盤束了直裰，跳將起來，踏着雲，竟往東來。這一回，也是唐僧有命，那獻子正遇順風，撐起兩個耳朵，好便似風蓬一般。早過了東洋大海，按落雲頭，不覺的太陽已上，他却入山尋路。正行之際，忽聞得有人言語，八戒仔細看時，原來行者在山凹裏，聚集羣妖，他坐在一塊石頭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分班排班，口稱萬歲大聖。八戒道：「且是好受用，且是好受用。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來家哩。原來有這些好處。許大的家業，又有許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豬有這一座山場，也不做甚麼和尚了。如今既到這裏，却怎麼好必定要見他。一見那獻子有些怕他，又不敢明明的見他，却往草崖邊，溜阿溜的，溜在那一千二百多猴子當中，擠着也，跟那些猴子磕頭，不知孫大聖坐得高，眼又乖滑，看得他明白，便問：「那班部中亂拜的是個夷人，是那裏來的，拿上來。」說不了，那些小猴一窩蜂，把個八戒推將上來，按倒在地。行者道：「你是那裏來的夷人，八戒低着頭道：「不敢，承問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行者道：「我這大聖的部下羣猴，都是一般模樣，你這嘴臉生得各樣，相貌有些個堆，定是別處來的妖魔。既是別處來的，若要投我部下，先來遞個腳色手本，報了名字，我好留你在此。隨班點扎，若不留你，你放在這裏亂拜。」八戒低着頭拱着嘴道：「不差，就拿出這副嘴臉來了。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幾年，又推認不得，說是甚麼夷人。」行者笑道：「擡起頭來，我看。」那獻子把嘴往上一伸道：「你看麼？你認不得我，好道認得嘴。」行者忍不住，笑道：「豬八戒聽見一聲叫，就一轆轤跳將起來道：「正是，正是，我是豬八戒。他又思量道：「認得就好說話了。」行者道：「你不跟唐僧取經去，却來這裏怎的？想是你仲撞了師父，師父也駁你回來了。有甚麼書拿來，我看。」八戒道：「不曾撞他，他也沒甚麼駁書，也不會趕我。」行者道：「既無駁書，又不曾趕你，你來我這裏怎的？」八戒道：「師父想你，着我來請你的。」行者道：「他也不請我，他也不想我，他那日對天發誓，親筆寫了。」

貶審怎麼又肯想我，又肯着你遠來請我，我斷然也是不好去的。八戒就地扯個慌，忙道：「委是想你，委是想你，行者道：「他怎的想我來。」八戒道：「師父在馬上正行，叫聲徒弟，我不曾聽見。沙僧又推耳聾，師父就想起你來，說我們不濟，說你還是個聰明伶俐之人，常時叫聲應聲，問一答十，因這般想你，專專教我來請你的，萬望你去走走，一則不孤他何甚之心，二來也不負我遠來之意。」行者聞言，跳下崖來，用手攙住八戒道：「賢弟，累你遠來，且和我要兒去。」八戒道：「哥啊，這個所在路遠，恐師父盼望去遲，我不要子了。」行者道：「你也是到此一場，看看我的山景，何如那獸子不敢苦辭，只得隨他走走。」二人攜手相挽，一衆小妖隨後，上那花果山極巔之處，好山，自是那大聖回家，道幾日收拾得復舊如新，但見那青如削翠，高似摩雲，週迴有虎踞龍蟠，四面多樓塔，鶴唳朝出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間，流水瀑瀑鳴玉珮，澗泉滴滴奏瑤琴。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後有花木瓊華，上連玉女洗頭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結秀，紫雲蓬萊，清濁育成真洞府，丹青妙繪畫時難。仙子天機描不就，玲瓏怪石石玲瓏，玲瓏結彩嶺頭峰，日影動千條紫豔，瑞氣搖萬道紅霞。洞天福地，人間有過，山新樹與新花，八戒觀之不盡，滿心歡喜道：「哥啊，好去處，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行者道：「賢弟，可過得日子麼？」八戒笑道：「你看師父說的話，寶山乃洞天福地之處，怎麼話度日之言也？」二人談笑多時，下了山，只見路旁有幾個小猴，捧着紫巍巍的葡萄，香噴噴的棗棗黃森森的枇杷，紅豔豔的楊梅，跪在路旁，叫道：「大聖爺，請進早膳。」行者笑道：「我猜弟食腸大，却不是以菓子作膳的也罷。」八戒道：「莫嫌菲薄，就吃個兒當點心罷。」八戒道：「我雖食腸大，却也隨鄉入鄉，是拿來拿來，我也吃幾個嘗新。」二人吃了菓子，漸漸日高，那獸子恐怕誤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師父在那裏盼望我和你哩，我和你早早兒去罷。」行者道：「賢弟，請你往水簾洞裏去，要要入戒堅辭道：「多感老兄盛意，奈何師父久等，不勞進洞罷。」行者道：「既如此，不敢久留，就請此處奉別。」八戒道：「哥哥，你不去了。」行者道：「我往那裏去，我這裏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要子兒，做甚麼和尙，我是不去，你自去罷。」但上羅唐僧，既趕退了，再莫想我，獸子聞言，不敢苦逼，只恐逼發他性子，一時打上兩棍，無奈只得啞啞告辭，找路而去。行者見他去了，即差兩個溜撒的小猴，跟着八戒，聽他說些

甚麼真個那猢猻子下了山，不上三四里路，回頭指看行者，口裏罵道：「這個猴子，不做和尚，倒做妖怪，這個猢猻，我好意來請他，他却不去，你不去便罷，走幾步，又罵幾聲，那兩個小猴，急跑回來報過，大聖爺爺，那豬八戒不大大老實，他走走兒罵幾聲，行者大怒，叫金豬來，那衆猴滿地飛來趕上，把個八戒扛翻倒了，抓鬚扯耳，拉尾撮毛，捋將回去，畢竟不知怎麼處治，性命死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

義結孔懷，法歸本性，金順木馴，成正果心猿，木母金丹元，共登極樂世界，同來不二法門，經乃修行之總徑，佛配自己之元神，兄和弟會成三契，妖與魔色應五行，剪除六門趣，即赴大雷音，却說那猢猻子被一窩猴子捉住了，扛擡扯拉，把一件直裰子揪破，口裏嘮嘮叨叨的，自家念誦道：「罷了，罷了，這一去有個打殺的情了，不一時到洞口，那大聖坐在石崖之上，罵道：「你這鐵棍的夯貨，你方便罷了，怎麼罵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啊，我不會罵你，若罵你就嚼了舌頭根，我只說哥哥不去，我自去報師父便了，怎敢罵你，行者道：「你怎麼瞞得過我，我這左耳往上一扯，曉得三十三天入說話，我這右耳往下一扯，曉得十代閻王與判官算帳，你今走路把我罵，我豈不聽見，八戒道：「哥啊，我曉得你賊頭鼠腦的一定是變作個甚麼東西兒，跟着我聽的，行者叫小的們，選大棍來，先打二十個見面孤拐，再打三十個背花，然後等我使鐵棒，與他送行，八戒慌得磕頭道：「哥哥千萬看師父面上，饒了我罷，行者道：「我想那師父好仁義，哩，八戒又道：「哥哥不看師父啊，請看海上菩薩之面，饒了我罷，行者見說起菩薩，却又三分兒轉意道：「兄弟，既這等說，我且不打你，你却老實說，不要瞞我，那唐僧在那裏有難，你却來此哄我，八戒道：「哥哥沒甚難處，實是想你，行者罵道：「這個好打的夯貨，你怎麼還要來瞞我，老孫身同水簾洞，心逐取經僧，那師父步步有難處，該要趁早兒告誦我，免打入戒閣，得此言，叩頭上告道：「哥啊，分明要瞞着，你請你去的，不測你這等樣，饒我打放我起來說罷，行者道：「也罷，起來說，衆猴撒開手，那猢猻子跳得起來，兩邊亂張，行者道：「你快些，怎麼入戒閣，看看那條路兒空闊好跑，行者道：「你跑到那裏，我就讓你先走三日，老孫自有本事，趕轉你來，快

單說來這一惱發我的性子，斷不饒你。八戒道：實不瞞哥哥說，自你回後，我與沙僧保師父前行，只見一處黑松林，師父下馬教我化齋。我因許遠無一個人家，辛苦了，略在草裏睡睡，不想沙僧別了師父，又來尋我。你曉得師父沒有坐性，他獨步林間，覷景出得林，見一座黃金寶塔放光，他只當寺院，不期塔下有個妖精，名喚黃袍，被他拿住。後邊我與沙僧回尋，止見白馬行囊不見師父，隨尋至洞口，與那怪廝殺。師父在洞，幸虧了一個救星，原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被那怪攝來者，他修了一封家書，託師父寄去，遂說方便，解放了師父。到了國中，過了書信，那國王就請師父降妖，取回公主。哥哥啊，你曉得那老和尚可會降妖，我二人復去與戰，不知那怪神通廣大，將沙僧又捉了，我敗陣而走，伏在草中。那怪變做個俊俏文人入朝，與國王認親，把師父變作老虎，又虧了白龍馬，夜現龍身去尋師父。師父倒不會尋見，却遇着那怪在銀安殿飲酒，他變一宮娥與他遞酒，舞刀欲乘機而砍，反被他用滿堂紅打傷馬腿，就是他教我來請師兄的。說道：師兄是個仁義的君子，君子不念舊惡，一定肯來救師父。一難，萬望哥哥念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情，千萬救他一救。行者道：你這個猓子，我臨別之時，曾叮嚀又叮嚀，說道：若有妖魔捉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怎麼却不說我八戒？又思量道：請將不如激將，等我激他一激，道：哥啊，不說你還好哩，只為說你，他一發無狀。行者道：怎麼說？八戒道：我說妖精，你不要無禮，莫害我師父。我還有個大師兄，叫做孫行者，他神通廣大，善能降妖。他來時，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怪聞言，越加忿怒，罵道：是個甚麼孫行者，我可怕他。他若來，我剗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饒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剗餓着油烹。行者聞言，就氣得抓耳撓腮，暴躁亂跳道：是那個敢這等罵我八戒？哥哥息怒，是那黃袍怪這等罵來。我故學與你聽也。行者道：賢弟，你起來，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罵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普天的神將看見我一個個控背躬身，口口稱呼大聖，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面後罵我，我這去把他拿住，碎屍萬段，以報罵我之仇。報畢，我即回來。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報了你仇，那時來與不來，任從尊意。那大聖躊躇下崖，撞入洞裏，脫了妖衣，整一整錦直裰，束一束虎皮裙，執了鐵棒，徑出門來，慌得那羣猴攔

住道：大聖爺爺，你往那裏去，帶挈我們耍子幾年也好。行者道：小的們，你說那裏話。我保唐僧的這樁事，天上下，都曉得孫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趕我回來，倒是教我來家看看，送我來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這件事，你們却都要仔細看守家業，依時插柳栽松，毋得廢墜。待我還去保唐僧取經回東土，功成之後，仍回來與你們共樂。天真衆猴各各領命，那大聖纔和八戒攜手駕雲，離了洞，過了東洋大海，至西岸，住雲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淨淨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淨甚麼身子。行者道：你那裏知道，我自從回來，這幾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師父是個愛乾淨的，恐怕嫌我，八戒於此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更無他意。須臾洗滌，復駕雲西進，只見那金塔放光，八戒指道：那不是黃袍怪家。沙僧還在他家裏，行者道：你在空中等我去看看。那門前如何好與妖精見陣。八戒道：不要去，妖精不在家。行者道：我曉得好猴王接落祥光，竟至洞門外觀看，只見有兩個小孩子，在那裏使棒頭棍，打毛球，搶窩耍子哩。一個有十來歲，一個有八九歲了。正戲處，被行者趕上前，也不管他是張家李家的一把，抓着頂搭子，捉將過來。那孩子吃了唬口裏夾罵帶哭的亂嚷，驚動那波月洞的小妖，急報與公主道：奶奶不知甚人，把二位公子搶去也。原來那兩個孩子是公主與那怪生的。公主聞言，忙忙走出洞門來，只見行者提着兩個孩子，站在那高巖之上，意欲往下墜，慌得那公主厲聲高叫道：那漢子，我與你沒甚相干，怎麼把我兒子拿去。他老子利害，有些差錯，決不與你干休。行者道：你不認得我，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孫悟空行者，我有個師弟沙和尚，在你洞裏，你去放他出來。我把這兩個孩兒還你，似這般兩個孩兒，還一個，還是你便宜。那公主聞言，急往裏面，喝退那幾個把門的小妖，親動手，把沙僧解了。沙僧道：公主，你莫解我，恐你那怪來家，問你要人，帶累你受氣。公主道：長老啊，你是我的恩人，你替我折辯了家，舊救了我一命，我也留心放你。不期洞門之外，有你個大師兄孫悟空來了，叫我放你哩。噫，那沙僧一聞孫悟空的三個字，好便似醍醐灌頂，甘露敲心，一面天心喜，滿腔都是春，也不似開得個人來，就如拾着一方金玉一般。你看他摔手拂衣，走出門來，對行者施禮道：哥哥，你真是從天而降也。萬乞教我一教行者，笑道：你這個沙尼師父，念緊箍兒咒，可肯替我方便。

一聲都弄嘴施辱。要保師父如何不走西方路。却在這裏蹲甚麼。沙僧道：哥哥不必說了。君子人既往不咎。我每是個敗軍之將。不可語勇。教我兒罷。行者道：你上來。沙僧纔縱身跳上石崖。却說那八戒。佇立空中。看見沙僧出洞。卽按下雲頭。叫聲：沙兄弟。心忍。心忍。沙僧叫道：二哥。你從那裏來。八戒道：我昨日殿陣。夜間進城。會了白馬。知師父有難。被黃袍使法。變做個老虎。那白馬與我商議。請師兄來的。行者道：歇子。且休敘闊。把這兩個孩子。你抱着一個。先進寶象城去。激那怪來。等我在這裏打他。沙僧道：哥啊。怎麼樣激他。行者道：你兩個駕起雲。站在那金鑾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階前一擲。有人問你是甚人。你便道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我兩個拿將來也。那怪聽見。管情回來。我却不須進城。與他鬪了。若在城上廝殺。必要噴雲受霧。播土揚塵。驚擾那朝廷。與多官黎庶。俱不安也。八戒笑道：哥哥。你但幹事。就左我們。行者道：如何爲左你。八戒道：這兩個孩子。被你抓來。已是說破膽了。這一會聲都哭啞。再一會必死無疑。我們拿他往下一擲。做個肉臊子。那怪趕上肯放。定要我兩個償命。你却還不是個乾淨人。連見誰也沒你。你却不是左我們。行者道：他若扯你。你兩個就與他打。將這裏來。這裏有戰場。寬闊。我在此等候打他。沙僧道：正是。正是。大哥說得有理。我們去來。他兩個倚仗威風。將孩子拿去。行者卽跳下石崖。到他塔門之下。那公主道：你這和尚。全無信義。你說放了你師弟。就與我孩兒。怎麼你師弟放去。把我孩兒。又留反來。我們首做甚。行者陪笑道：公主休怪。你來的日子已久。帶你令郎去。認他外公去哩。公主道：和尚莫無禮。我那黃袍郎。比衆不同。你若說了我的孩兒。與他椰椰驚。是行者笑道：公主啊。爲人生在天地之間。怎麼便是得罪。公主道：我曉得。行者道：你女流家。曉得甚麼。公主道：我自幼在宮。曾受父母教訓。記得古書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行者道：你正是個不孝之人。蓋父令生我。母令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却怎麼將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公主聞此。正言半响。察耳紅面赤。慚愧無地。忽失口道：長老之言最善。我豈不思念父母。只因這妖精。將我攝騙在此。他的法令。又緊我的步履。又難。路途遠。山遙。無人可傳音信。欲要自盡。又恐父母疑我逃走。事終不明。故沒奈何。苟延殘喘。誠爲天地間一

六罪人也。說罷，猴如泉湧行者道：「公主不必傷悲，豬八戒曾告訴我說你有一封書，曾救了我師父一命。你書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老孫來，管與你拿了妖精，帶你回朝，見駕別尋個佳偶，侍奉雙親。到老你意如何？」公主道：「和尚，你莫要尋死，昨日你兩個師弟，那樣好漢，也不會打得過我黃袍郎。你這般一個筋多骨少的瘦鬼，一似個踉蹌模樣，骨頭都長在外面，有甚本事，你敢說拿妖魔之話？」行者笑道：「你原來沒眼色，認不得人。俗語云：『尿泡雖大無斤兩，秤鉤雖小壓千斤。』他們相貌，空大無用，走路抗風，穿衣費布，種火空心，頂門腰酸，吃食無功。咱老孫小自小斤節，那公主道：『你真個有手段。』行者道：『我的手段，你是也不會看見。』絕會降妖，極能伏怪。公主道：『你却莫誤了我。』行者道：『決然不誤你。』公主道：『你既會降妖伏怪，如今却怎樣拿他？』行者道：『你且迴避迴避，莫在我這眼前，倘他來時，不好動手。』脚只恐你與他情濃了，捨不得他。公主道：『我怎的捨不得他？』其擔留於此者，不得已耳。行者道：『你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豈無情意？』我若見了他，不與他兒戲。一棍便是一棍，一拳便是一拳，須要打倒他，纔得你回朝見駕。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往僻靜處躲避。也是他姻緣該盡，故遇着大聖來臨。那猴王把公主藏了，他却搖身一變，就變做公主一般模樣，回轉洞中，專候那怪。却說八戒、沙僧把兩個孩子，拿到寶象國中，住那台三階前，祥下可憐，都叫做肉餅，相似鮮血迸流，骨骸粉碎，慌得那滿朝多官報道：『不好了，不好了，天上墮下兩個人來了。』八戒厲聲高叫道：『那孩子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老豬與沙僧拿來也。那怪還在銀安殿宿酒未醒，正睡夢間，聽得有人叫他名字，他就翻身，搖頭觀看，只見那雲端裏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以唱妖怪心中暗想道：『豬八戒，你不得我出去，與他交戰，故將此計來騙我。我若認了這個泛頭，就與他打啊。噫，我却還害酒哩。』手這怕，是豬八戒，不得我出去，與他交戰，故將此計來騙我。我若認了這個泛頭，就與他打啊。噫，我却還害酒哩。』假若被他築上一記，却不礙了這個威風，識破了那個關節。且等我回家看看，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再與他說話，不遲。好妖怪，他也不辭王駕，轉山林，竟去洞中查信。息此時，朝中已知他是個妖怪了。原來他夜裏吃了一個官娥，還有十七個脫命去的，五更時，奏了國王，說他如此如此，又因他不辭而去，越發知他是怪。那國王即

着多官看守着假老虎不題。却說那怪竟回洞口。行者見他來時，設法哄他，把眼睛擠了一擠，撲簌簌淚如雨落。兒天兒地的，跌腳撻胸。於此洞裏，嚙肉痛哭。那怪一時間，那裏認得上前，攔住道：「渾家，你因何事造殺煩惱？」那大聖編成的鬼話，想出的盛詞，淚汪汪的，告道：「郎君啊，當日少妻財後，主婦女無夫，身落空，你昨日進朝，認親怎不同來？今早被豬八戒劫了沙和尚，又把我兩個孩兒搶去，是我苦告，更不肯聽。他說去朝中認親外公，這半日不見孩兒，又不知存亡如何。你又不見來家，教我怎生割捨？故此止不住傷心痛哭。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真個是我的兒子行者道，正是被豬八戒搶去了。那妖魔氣得亂跳道：「罷了，罷了，我兒被他叫殺了，已是不可活了。只好拿那和尚來與我兒子償命報仇罷。」渾家，你且莫哭，你如今心裏憂慮，且醫治一醫治。行者道：「我不怎的，只是捨不得孩兒，哭得我有些心疼。妖魔道：「不打請起來，我這裏有件寶貝，只在你那疼上摸一摸兒，就不疼了。却要仔細，休使大指兒彈着。若使大指兒彈着，你緊啊，就看出我本相來了。行者聞言，心中暗笑道：「這潑怪，倒也老實，不動刑法，就自家供了。等他拿出寶貝來，我試彈他一彈，看他是個甚麼妖怪。那怪攜着行者，一直行到洞裏，深遠窺聞之處，却從口中吐出一件寶貝，有雞子大小，是一顆舍利子，玲瓏內丹。行者心中暗喜道：「西耶，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煉了幾年磨難，配了幾轉雌雄，煉成這顆內丹舍利。今日大有緣法，遇着老孫。那猴子拿將過來，那裏有甚麼疼處，特意摸了一摸，一指頭彈將去。那妖怪慌了，劈手來搶。你思量，那猴子好不好淘，撒把那寶貝一口吸在肚裏。那妖魔攔着拳頭，就打被行者一手隔住，把臉抹了一抹，現出本相。道：「孽妖怪，不要無禮。你且認認看，我是誰。那妖怪見了，大驚道：「渾家，你怎麼拿這一副嘴臉來耶？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誰是你渾家，連你祖宗也還不認得哩。那怪怒然省悟道：「我像有些認得你哩。行者道：「我且不打你，你再認認看。那怪道：「我雖見你眼熟，一時間却想不起姓名。你果是誰？從那裏來的？你把我渾家估倒，在何處？却來我家詐誘我的寶貝。着實無禮，可惡。行者道：「你也是也不認得我，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孫悟空行者。我是你五百年前的舊祖宗哩。那怪道：「沒有這話，沒有這話。我拿住唐僧時，止知他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何曾見有

入說個姓孫的，你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怪物，到此騙我行者道：我不會同他二人來，是我師父因老孫慣打妖怪，殺傷甚多，他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將我逐回，故不會同他一路行走，你是不知你祖宗姓名，那怪道：你好不丈夫，啊！既受了師父趕逐，却有甚麼嘴臉，又來見人？行者道：你這個爛怪，豈知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父子無隔宿之仇，你傷我師父，我怎麼不來救他？你害他，便也罷，却又背前後罵我，是怎的說？妖怪道：我何嘗罵你？行者道：是豬八戒說的那怪道：你不要信他，那個豬八戒，尖着嘴，有些會說，老婆舌頭，你怎聽他？行者道：且不必講此閑話，只說老孫今日到你家裏，你好怠慢了遠客，雖無酒饌款待，頭却是有的，快快將頭伸過來，等老孫打一棍兒嘗茶。那怪聞得說打，呵呵大笑道：孫行者，你差了計較了，你既說要打，不該跟我進來，我這裏大小羣妖，還有百十鏡，你滿身是手，也打不出我的門去。行者道：不要胡說，莫說百十個，就有幾千幾萬，只要一個個查明白了，好打棍，棍無空，教你斷根絕跡。那怪閉言，急傳號令，把山前山後羣妖，洞裏洞外諸怪，一齊點起，各執器械，把那三四層門，密密攔阻，不放行者見了，滿心歡喜，雙手舉棍，喝聲叫：變變的三頭六臂，把金箍棒，說一棍，變做三根金箍棒，你看他六隻手，使着三根棒，一路打將去，好便似虎入羊羣，鷹來雞枹，可憐那小怪，湯着的頭，如粉碎，刮着的血，似水流，往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止剩一個老妖，趕出門來，罵道：你這猴，其實懶，怎麼上門來欺負人家？行者急回頭，用手招呼道：你來，你來，打倒你，纔是功績。那怪物舉寶刀，劈頭便砍，好行者掣鐵棒，觀面相迎，這一場，在那山頂上，半雲半霧的殺哩。大聖神通，大妖魔本事高，這個橫理生鐵棒，那個斜舉蕪鋼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輕輕棒架彩雲飄，往來護頂，翻多次，反覆渾身轉數遭，一個隨風更面目，一個立地把身搖，那個大睜火眼伸，披膊，這個明幌金睛折虎腰，你來我去交鋒戰，刀迎棒架，不相饒，猴王鐵棍，仗三略，怪物鋼刀，按六韜，一個慣行手段，為鹿王，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猛烈的猴王，添猛烈的怪物，長英豪，死生不願空中打，都為唐僧拜佛，遞他兩個戰，有五六十合，不分勝負，行者心中暗喜道：這個妖怪，他那口刀，倒也抗得住，老孫的這根棒，等老孫丟個破綻與他，看他可認得好猴王，雙手舉棍，使一個高探馬的勢子，那怪不識是計，見有空兒，舞着寶刀，竟奔下

三路砍被行者急轉個大中平挑開他那口刀。又使個蕪底偷桃勢，趁妖精頭頂一棍，就打他無影無踪。急收棍子看處，不見了妖精。行者大驚道：「我兒啊，不禁打就打得不見了，果是打死，好道也有些膿血，如何沒一毫踪影？想是走了，急縱身跳在雲端裏看處，四邊更無動靜。老孫這雙眼睛，不管那裏一抹都見，却怎麼走得這等溜撒。我曉得了，那怪說有些兒認得我，想必不是凡間的怪，多是天上來的精。那大聖一時忍不住怒發，掙着鐵棒打個筋斗，只跳到南天門上，慌得那龐劉苟畢、張陶鄧辛等衆，兩邊躬身控背，不敢攔阻，讓他打入天門。直至通明殿下，早有張葛許丘四大天師問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因保唐僧至寶象國，有一妖魔欺騙國女，傷害吾師。老孫與他賭關，正鬪間，不見了這怪，想那怪不是凡間之怪，多是天上之精。特來查勘那一路走了甚麼妖神。』」天師聞言，即進靈霄殿上啓奏。蒙差查勘，九曜星官十二元辰、東西南北中央五斗、河漢羣臣、五岳四瀆、普天神聖，都在天上更無一個敢離方位。又查那斗牛宮外二十八宿，類倒只有二十七位，內獨少了奎星。天師回奏道：「奎木狼下界了。」玉帝道：「多少時不在天了？」天師道：「四卯不到，三日點卯一次，今已十三日了。」玉帝道：「天上十三日，下界已是十三年，卽命本部收他上界。」那二十七宿星員領了旨，出了天門，各念咒語，驚動奎星，你道他在那裏躲避？他原來是孫大聖大鬧天宮時，打怕了的神將，閃在那山澗裏，被水氣隱住妖靈，所以不曾看見他。他聽得本部星員念咒，方敢出頭，隨衆上界，被大聖攔住天門，要打，幸虧衆星勸住，押見玉帝。那怪腰間取出金牌，在殿下叩頭納罪。玉帝道：「奎木狼，上界有無邊的勝景，你不受用，却私走一方，何也？」奎宿叩頭奏道：「萬歲，啟臣死罪。那寶象國王公主，非凡人也，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因欲與臣私通，臣恐玷污了天宮勝景，他思凡，下界去，托生於皇宮內院，是臣不負前期，變作妖魔，占了名山，攝他到洞府，與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被孫大聖到此成功，玉帝聞言，收了金牌，貶他去兜率宮與太上老君燒火，帶俸差操，有功復職，無功重加其罪。行者見玉帝如此發放心中，歡喜，朝上唱個大喏，又向衆神道：「列位，起動了。」天師笑道：「那個猴子還是這等村俗，替他收了怪神，也倒不謝天恩，却就是唱喏而退。」玉帝道：「只得他無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那大聖按落

釋光徑轉碗子山波月洞，尋出公主，將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語，正然陳訴，只聽得半空中八戒沙僧厲聲高叫道：「師兄有妖精，留幾個兒，我們打耶！」行者道：「妖精已盡絕矣。」沙僧道：「既把妖精打絕，無甚礙礙，將公主引入朝中去罷。」不要睜眼，兄弟們使個縮地法來。那公主只聞得耳內風聲響，霎時間徑回城裏，他三人將公主帶上金鑾殿上。那公主參拜了父王、母后，會了姊妹，各官俱來拜見。那公主纔啓奏道：「多虧孫長老法力無邊，降了黃袍怪，救奴回國。」那國王問曰：「黃袍是箇甚怪？」行者道：「陛下的駙馬，是上界的奎星，令愛乃侍香的玉女，因思凡降落人間，不同小可，都因前世前緣，該有這些姻眷。那怪被老孫上天宮啓奏玉帝，玉帝查得他四卯不到，下界十三日，就是十三年了。」靈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隨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既在兜率宮立功去訖，老孫却教得令愛來也。」那國王謝了行者的恩德，便教看你師父去來。他三人覓下寶殿與衆官到朝房裏，撥出鐵籠，將假虎解了鐵索，別人看他是虎，獨行者看他是人。原來那師父被妖術變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難開。行者笑道：「師父啊，你是個奸和尚，怎麼弄出這般個惡模樣來也！你怪我行兇作惡，趕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麼一旦弄出個這等嘴臉入戒道？哥啊，救他救兒罷，不要只管揭挑他了。」行者道：「你凡事撻唆，是他個得意的好徒弟，你不救他，又尋老孫怎的原與你說來？」待降了妖精，報了罵我之仇，就回去的。沙僧近前跪下道：「哥啊，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長既是到此，萬望救他一救。若是我們能救，也不敢許還的來。奉請你也，行者用手挽起道：「我豈有安心不救之理，快取水來。」那八戒飛星去驛中取了行李，馬匹將紫金鉢盂取出，盛水半盂，遞與行者。行者接水在手，念動真言，望那虎劈頭一口噴上，退了妖術，解了虎氣。長老現了原身，定性睡眠，纔認得是行者，一把挽住道：「悟空，你從那裏來也？」沙僧侍立左右，把那請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氣，並回朝請諸項事備陳了一遍。三藏謝之不盡道：「賢徒，虧了你也，虧了你也。」這一去，早詣西方，徑回東土，奏唐王你的功勞第一。行者笑道：「莫說，莫說，但不念那話兒，足感愛厚之情也。」國王聞此言，又勸謝了他四衆，整治素筵，大開東閣，他師徒們受了皇恩，辭王西去。國王又率多官遠送，這正是：君同宴殿定江山，僧去留音參佛祖。畢竟不知此去又有甚事，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

同分解。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蓮花洞木母逢災

話說唐僧復得了孫行者，師徒們一心同體，共詣西方。自寶象國救了宮主，承君臣送出城西，說不盡沿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却又值三春景候，那時節，輕風吹柳綠如絲，佳景最堪題。時催為語，暖烘花發，遍地芳菲。海棠庭院來雙燕，正是賞春時。紅塵紫陌，綺羅絃管，門草停危。師徒們正行賞間，又見一山橫路，唐僧道：「徒弟們仔細，前邊山高，恐有虎狼阻擋。」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在家話，你見得那為巢和尙的心，經云：心無罣礙，無罣礙方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之言，但只是掃除心上垢，洗淨耳邊塵，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你莫生憂慮，但有老孫，就是填下天來，可保無事。怕甚麼虎狼？長老勒回馬道：我當年奉旨出長安，只憐西來拜佛，願舍利國中，金像彩浮屠塔，裏玉毫斑，尋窮天下無名水，歷徧人間不到山。逐逐烟波重疊疊，幾時能殺此身閑。行者聞說，笑呵呵道：師要身閑有何難事？若功成之後，萬緣都罷，諸法皆空。那時節自然，然而却不是身閑也。長老聞言，只得樂以忘憂，放響僮銀榻，兜飄遊玉龍。師徒們上得山來，十分險峻，真個嵯峨好山，巍巍峻嶺，削削尖峰，灣灣深澗，下孤峻陡崖邊，寫景深澗下，只聽得唵喇喇戲水，潺潺身孤峻陡崖邊，但見那翠嶺崧山林虎剪尾，往上看巒頭突兀透青霄，回眼觀，緊下深沈鄰碧落，上高來，似梯似斧，下低行，如盤如坑，真個是古怪巖峰，嶺果然是連尖削壁，巖嶺嶺上，採藥人尋思怕走，削壁崖前打柴夫寸步難行，胡羊野馬亂沒，梭梭孫山牛如佈陣，山高蔽日，遮星斗時，逢妖獸與蒼狼，草徑迷漫難進馬，怎得箇音見佛王。長老勒馬觀山，正在難行之處，只見那綠莎坡上，竚立着一個樵夫，你道他怎生打扮？頭戴一頂老藍氈笠，身穿一領毛氈衲衣，老藍氈笠遮烟蓋，日果稀奇，毛氈衲衣樂以忘憂，真罕見。手持銅斧快磨明，刀伐乾柴收束緊，糖頭春色，幽然四序融融，身外閑情，常是三星澹澹。到老只於隨分過，有何榮辱暫關山。那樵子正在坡前伐朽柴，忽逢長老自東來，停柯住斧，出林外，趨步將身上石崖對長老，厲聲高叫道：那西進的長老，暫停片時，我有一言奉告。此山有一夥靈魔，狠怪，專吃那東來西去的人哩。長老聞

言魂飛魄散，戰兢兢坐不穩，難安。急回頭忙呼徒弟道：「你聽那樵夫報道，此山有毒魔妖怪，誰敢去細問他？」問行者道：「師父放心，等老孫去問他一個端的。」好行者拽開步，竟上山來，對樵子叫聲：「大哥，道個問訊。」樵夫答禮道：「長老啊，你們有甚緣故來此？」行者道：「不瞞大哥說，我們是東土差來西天取經的，那馬上是我的師父。他有些膽小，道蒙見教，說有甚麼毒魔妖怪，故此我來奉問一聲。」那魔是幾年之魔，怪是幾年之怪，還是個把勢，還是個雜兒，煩大哥老實說說，我好着山神土地，遞解他起身。」樵子聞言，仰天大笑道：「你原來是個風和尚，行者道：「我不風啊，這是老實話。」樵子道：「你說是老實，便怎敢說把他遞解起身？」行者道：「你這等長他那威風，胡言亂語的，攔路報信，莫不是與他有親，不親必隣，不鄰必友。」樵子笑道：「你這個風和尚，忒沒道理。我倒是好意，特來報與你們，教你們走路時，早晚間防備，你倒轉賴在我身上。」且莫說我不曉得妖魔出處，就曉得啊，你敢把他怎麼的遞解解往何處？」行者道：「若是天魔，解與玉帝；若是土魔，解與土府；西方的歸佛，東方的歸聖；北方的解與真武，南方的解與火德，是蛟精解與海主，是鬼祟解與閻王，各有地頭方向。我老孫到處里人熟，發一張批文，把他連夜解着飛跑。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你這個風和尚，想是在方上雲遊學了些書符咒水的法術，只可驅邪縛鬼，還不會撞見這等狠毒的怪。」行者道：「怎見他狠毒？」樵子道：「此山經過有六百里遠，近名喚平頂山，山中有一洞，名喚蓮花洞，洞裏有兩個魔頭，他畫影圖形，要捉和尚，抄名訪姓，要吃唐僧。你若別處來的，還好，但犯了一個唐字兒，莫想去得去。得行者道：「我們正是唐朝來的。」樵子道：「他正要吃你們哩。」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樣的吃哩。」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若是先吃頭，還要要子，若是先吃腳，就難爲了。」樵子道：「先吃頭怎麼說？」先吃腳怎麼說？」行者道：「你還不會經着哩。若是先吃頭，一口來咬下我已死了，憑他怎麼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腳，他啃了孤拐，嚼了腿骨，吃到腰截骨，我還急忙不死，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難爲也。」樵子道：「和尚，他那裏有這許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細在籠裏，團團蒸吃了。」行者笑道：「這個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悶氣罷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調嘴，那妖怪隨身有五件寶貝，神通極大，極廣，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

得唐僧和尚去也。須要發發昏是行者道。發幾個昏麼。樵子道。要發三四個昏是行者道。不打緊。打不緊。我們一年常發七八百個昏兒。這三四個昏兒。易得發。發兒就過去了。好大聖。全然無懼。一心只是要保唐僧。摔脫樵夫。拽步而轉。竟至山坡馬頭前道。師父。沒甚大事。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裏人膽小。放在心上。有我哩。怕他怎的。走路。走路。長老見說。只得放懷隨行。正行處。早不見了那樵夫。長老道。那報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見了。八戒道。我們造化。低撞見日裏鬼了。行者道。想是他鑽進林子裏尋藥去了。等我看看來。好大聖。睜開火眼金睛。漫山越嶺的覷覷。却無踪跡。忽擡頭往雲端裏一看。看見是值日功曹。他就攪雲趕上。爲了幾聲毛鬼道。你怎麼有話不來直說。却那般變化了。模樣。老孫。覺得那功曹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道勿罪。勿罪。那怪果然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只看你騰挪乖巧。運動神機。仔細保你師父。假若怠慢了。些兒。西天路莫想去得。行者聞言。把功曹叱退。切切在心。按雲頭。竟來山上。只見長老與八戒。沙僧。簇擁前邊。他却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實。實告訴師父。師父他不濟事。必就哭了。假若不與他實說。悶着頭。帶着他走。常言道。乍入蘆圩。不知深淺。倘或被妖魔擄去。却不要老孫費心。且等我照顧八戒。一照顧。先着他出頭。與那怪打一仗。看若是打得過他。就算他。一功。若是沒手段。被怪拿去。等老孫再去救他。不遲。却好顯我本家許較。以心問心道。只恐八戒。躲懶。便不肯出頭。師父又有些護短。等老孫勸他。勸好。好大聖。你看他弄個虛頭。把眼揉了一揉。揉出些淚來。迎着師父。往前竟走。八戒看見。連忙叫。沙和尚。歇下擔子。拿出行幸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了罷。你往流沙河。還做妖怪。老孫往高老莊上。吩咐渾家。把白馬賣了。買口棺木。與師父送老。大家散火。還往西天去哩。長老在馬。上聽見道。這個劣貨。正走路。怎麼又胡說了。八戒道。你兒子。便胡說。你不看見。孫行者。那裏哭。將來了。他是個鑽天入地。斧砍火燒。下油鍋。都不怕的好漢。如今戴了個愁帽。淚汪汪的哭來。必是那山險峻。精怪兇狠。似我們這。樣軟弱的人兒。怎麼去得。長老道。你且休胡說。待我問他一聲。看是怎麼說話。問道。悟空。有甚話當面許較。你怎麼自家煩惱。這般樣。個哭包臉。是虎說我也。行者道。師父啊。剛纔那個報信的。是日值功曹。他說妖怪精兇。狠。此真。

難行果然的山高路峻，不能前進，改日再去罷。長老聞言，恐惶悚懼，扯住他虎皮裙子道：「徒弟啊，我們三條路已走停半，因何說退悔之言？行者道：我沒個不盡心的，但只恐魔多力弱，行勢孤單，縱然是塊鐵，下爐能打得幾根釘。長老道：徒弟啊，你也說得是，果然一個人也難。兵書云：寡不可敵衆，我這裏還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憑你調度使用，或爲護將幫手，協力同心，掃清山徑，領我過山，却不都還了正果？那行者這一場扭捏，只逗出長老這幾句話來。他撮了淚道：師父啊，若要過得此山，須是豬八戒依得我兩件事兒，纔有三分去得。假若不依我言，替不得我手，半分兒也莫想過。去。八戒道：師兄，不去就散火罷，不要攀我。長老道：徒弟，且問你師兄，看他教你做甚麼？獸子真對行者說道：哥哥，你教我做甚事？行者道：第一件是看師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道：看師父是坐，巡山去是走，終不然教我坐一會又走走一會又坐，兩處怎麼顧盼得來？行者道：不是教你兩件齊幹，只是領了一件便罷。八戒又笑道：這等也好計較，但不知看師父是怎樣，巡山是怎樣，你先與我講講。等我依個相應些兒的去幹罷。行者道：看師父啊，師父去出恭，你伺候；師父要走路，你扶持；師父要吃齋，你化齋；若他餓了些兒，你該打黃了些兒臉皮，你該打瘦了些兒形骸，你該打八戒慌了道：這個難，難，伺候扶持，還不打緊，就是不離身歇着，也還容易。假若教我去鄉下化齋，他這西方路上，不識我是取經的和尚，只道是那山裏走出來的一個半壯不壯的健豬，夥上許多人，又躬掃帚把老豬圍倒，拿家去宰了，隨着過年，這個却不就遭瘟了？行者道：巡山去罷。八戒道：巡山便怎麼樣兒？行者道：就此山打聽有多少精怪，是甚麼山，是甚麼洞，我們好過去。八戒道：這個小可，老豬去巡山罷。那獸子就撩起衣襟，挺着釘鉤，雄糾糾，竟入深山，氣昂昂，奔上大路。行者在旁，忍不住嘻嘻冷笑。長老罵道：你這個癩猴，兄弟們全無愛憐之意，常懷嫉妒之心，你做出這樣孽智，巧言令色，撮弄他去甚麼巡山，却又在這裏笑他。行者道：不是笑他，我這笑中有味。你看豬八戒這一去，決不巡山，也不敢見妖怪，不知往那裏去。蔡閔半會，捏出個謊來，哄我們也。長老道：你怎麼就曉得他？行者道：我估出他是這等不信，等我跟他去看看。聽他一聽，一則幫副他手段降妖，二來看他可有個誠心拜佛。長老道：好好，你却莫去撮弄他。行者應諾了，徑直

趕上山坡，搖身一變，化作個蟻窠。蟻兒其實變得輕巧，但見他翅薄舞風，不用力，腰尖細小如針，穿蒲抹草，過花陰，疾似流星，還甚眼晴明映映，聲氣渺瘳瘳，昆蟲之類，惟他小亭亭，款款機深，淺香閑日，歌幽林，一身渾不見，千眼莫能尋。嚶的一聲，飛將去，趕上八戒，釘在他耳朵後面，窠根低下，那馱子只管走路，怎知道身上有人，行有七八里路，把釘兒撒下，吊轉頭來，望着唐僧，指手畫腳的罵道：「你罷教的，老和尚捉搦的，馱馬馱面，弱的沙和尚，他都在那裏自在，撮弄我老僧來，攔路大家取經，都要望成正果，偏是教我來，還甚麼山，哈哈，曉得有妖怪，聽着些兒走，還不殺一半，却教我去尋他，這等嗔氣哩，我往那裏睡覺去，睡一覺回去，含含糊糊的答應他，只說是巡了山，就了其帳也。」那馱子一時間，倦倦，坐着，又走，只見山凹裏一彎江草坡，他一頭鑽得進去，使釘兒，撲個地鋪，轆轤的睡下，把腰伸了一伸，道：「快活，就是那馱馬馱，也不得像我這般自在。」原來行着在他耳根後，句句兒聽着哩，忍不住，飛將起來，再撮弄他，一撮弄，又搖身一變，變作個啄木蟲兒，但見鐵嘴尖尖，紅溜，響錚錚，光明，一隻銅爪利如釘，腹餐何妨，林靜最愛，枯槎朽爛，偏嫌老樹伶仃，圍睛，決尾性，丟靈，辟刺之聲，堪聽，這蟲兒，不大不小的，上秤稱，只有二三兩重，紅銅嘴，黑鐵腳，刷刺的一翅，飛下來，那八戒，丟個頭，正睡着哩，被他照嘴，唇上，挖的一下，那馱子，慌得爬將起來，口裏亂嚷道：「有妖怪，把我殺了一給去了，嘴上好不疼呀，伸手摸摸，法出血來了。」他道：「踉蹌啊，我又沒甚喜事，怎麼嘴上掛了紅耶。」他看着這血手，口裏絮絮叨叨的，兩邊亂看，却不見動靜，道：「無甚妖怪，怎麼戰我一鎗，麼，捻頭往上看時，原來是個啄木蟲，在半空中飛哩。」馱子咬牙罵道：「這個亡人，馱馬馱欺負我罷了，你也來欺負我，我曉得了，他一定不認我是個人，只把我嘴，管一段，黑朽枯爛的樹，肉中生，了蟲，尋蟲兒吃的，將我啄了這一下也。」等我，把嘴，揣在懷裏，睡罷，那馱子，轆轤的，依然，睡倒，行者，又飛來，着耳根後，又啄了一下，馱子，慌得，爬起來，道：「這個亡人，却打撈得我，很想，必這裏，是他的，窠窩，生蛋，抱雛，怕我，占了，故此，這般，打撈，罷罷，罷，不睡他了，寧着罷，竟出，紅草坡，找路，又走，可不，喜壞了，孫行者，笑倒，個美猴王，行者道：「這夯貨，大睁着兩個眼，連自家，人也認不得，好大，孽，搖身，又一變，還變，做個，蟻窠，蟻兒，釘在他，耳朵後面，不離，他身上，那

獸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見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塊青石頭，獸子放下耙，對石頭唱個大瞎，行者暗笑道：這獸子石頭又不是人，又不會說話，又不會還禮，唱他瞎怎的，可不是個瞎棧，原來那獸子把石頭當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練習哩。他道：我這回去見了師父，若問有妖怪，就說有妖怪，他問甚麼山，我若說是泥捏的土做的錫打的，銅鑄的，麵蒸的，紙糊的，筆畫的，他們見我說數哩。若講這話，一發說數了，我只說是石頭山，他問甚麼洞，也只說是石頭洞，他問甚麼門，却說是釘釘的鐵葉門，他問裏邊有多遠，只說入內有三層，十分再搜尋，門上釘子有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此間編造停當，哄那驕馬溫去，那獸子捏合了，拖着耙，克回本路，怎知行者在耳朵後，一一聽得明白，行者見他回來，却勝兩翅，預先回去，現原身，見了師父，師父道：悟空你來了，悟能怎不見回，行者笑道：他在那裏編造哩，就待來也，長老道：他兩個耳朵蓋着眼，最拙之人也，他會編甚麼說，又是你捏合甚麼鬼話，賴他哩，行者道：師父，你只是這等護短，這是有對問的話，把他那鑽在草裏睡覺，被啄木蟲叮醒，朝石頭唱瞎，編造甚麼石頭山，石頭洞，鐵葉門，有妖精的話，預先說了，說畢不多時，那獸子走將來，又怕忘了那說，低着頭，口裏個習，被行者喝了一聲道：獸子，念甚麼哩，八戒撒起耳朵來，看看道：我到了地頭了，那獸子上前跪倒，長老攙起道：徒弟，辛苦啊，八戒道：正是走路的人，爬山的人，第一辛苦了，長老道：可有妖怪，麼，八戒道：有妖怪，有妖怪，一堆妖怪哩，長老道：怎麼打發你來，八戒說：他叫我做豬祖宗，豬外公，安排些粉湯，素食教我吃了一頓，說道：親族，送我們過山哩，行者道：想是在草裏睡着了，說得是夢話，獸子聞言，就嚇得矮了二寸道：爺爺呀，我睡他怎麼曉得，行者上前一把揪住道：你過來，等我問你，獸子又慌了，戰戰兢兢的道：問便罷了，揪扯怎的，行者道：是甚麼山，八戒道：是石頭山，甚麼洞，道是石頭洞，甚麼門，道是釘釘鐵葉門，裏邊有多遠，道入內是三層，行者道：你不消說了，後半截我記得真，恐師父不信，我替你說了罷，八戒道：嘴臉，你又不曾去，你曉得那些兒，要替我說，行者笑道：門上釘子有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可是麼，那獸子即慌忙跪倒，行者道：朝拜石頭唱瞎，當做我三人，對他一問一答，可是麼，又說等我纏得說兒，停當，哄那驕馬溫去，可是麼，那獸子連忙

只是磕頭道：「師兄，我去巡山，你莫成跟我去聽的。」行者罵道：「我把你個癩猴的劣貨，這般要緊的所在，教你去巡山，你却去睡覺，不是啄木蟲叮你醒來，你還在那裏睡哩。」及可醒，又編這樣大謊，可不誤了大事。你快伸過手來，打五棍記心。」八戒慌了道：「那個哭喪棒，重擦一擦兒皮，塌挽一挽兒筋，傷若打五下，就是死了。」行者道：「你怕打，却怎麼扯謊。」八戒道：「哥哥啊，只是這一遭兒，以後再不敢了。」行者道：「一遭便打三棍罷。」八戒道：「爺爺呀，半棍兒也禁不得。」馱子沒奈何，扯住師父道：「你替我說個方便兒。」長老道：「悟空說你編謊，我還不信。今果如此，其實該打。但如今巡山少人使喚，悟空你且饒他，待過了山，再打罷。」行者道：「古人云：願父母官情，呼為大孝。」師父說不打，我就且饒你。你再去與他巡山，若再說謊，我定一下也不饒你。那馱子只得爬起來，又去。你看他奔上大路，疑心生暗鬼，步步只疑是行者變化了，跟住他，故見一物，即疑是行者，走有七八里，見一隻老虎從山坡上跑過，他也不怕，舉着釘耙道：「師兄來聽說謊的，這遭不編了。」又走處，那山風來得甚猛，呼的一聲，把顆枯木刮倒，滾至面前。他又跌脚提胸的道：「哥啊，這是怎的起。」一行說不敢編謊罷了，又變甚麼樹來打人，又走向前，只見一個白鬚老鴉，當頭啞啞的連叫幾聲。他又道：「哥哥不羞不羞，我說不編就不編了，只替又變着老鴉恁的你來聽麼。原來這一番行者却不曾跟他去，他那裏却自驚自怪，亂疑亂猜，故無往而不疑。是行者隨他身也。」馱子驚疑，且不題。却說那山叫做平頂山，那洞叫做蓮花洞，洞裏兩妖，一喚金角大王，一喚銀角大王。金角正坐對銀角說：「兄弟，我們多少時不巡山了。」銀角道：「有半個月了。」金角道：「兄弟，你今日與我去巡。」銀角道：「今日巡山的，金角道：你不知近聞得東土唐朝差個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衆，叫做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連馬五口，你看他在那裏。與我把他拿來。」銀角道：「我們要吃人，那裏不揚幾個。」這和尚到得那裏，讓他去罷。」金角道：「你不曉得，我當年出天界，嘗聞得人言，唐僧乃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點元陽未泯，有人吃他肉，延壽長生。銀角道：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壽長生，我們打甚麼坐，立甚麼功，煉甚麼龍與虎，配甚麼雌與雄，只該吃他去了。」等我去拿他來。」金角道：「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若走出門，不替好歹，但是和尚執拿將來，假如不是唐僧，却也不當。」

人子。我記他的模樣。曾將他師徒畫了一個影圖。了一個形。你可拿去。但遇着和尚。以此照臉照驗。又將某人是某名字。一一說了。銀角得了圖像。知道姓名。卽出洞。點起三十名小怪。便來山上巡邏。却說八戒運拙。正行處。可的撞見羣魔。常面擠住道。那來的甚麼人。獸子纒纏起頭來。揪着耳朵。看見是些妖魔。他就慌了。心中暗道。我若說是取經的和尚。他就撈了去。只是說走路的小妖。回報道。大王是走路的那三十名小怪。中間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旁邊有聽着指點說話的道。大王。這個和尚。像這圖中。猪八戒模樣。叫掛起影神圖來。八戒看見。大驚道。怪道這些時。沒精神哩。原來是他把我的影神傳將來也。小妖用鎗挑着銀角。用手指道。這騎白馬的是唐僧。這毛臉的是孫行者。八戒聽見道。城隍沒我便也罷了。豬頭三牲。債賸二十四分。口裏嘮叨。只管許願。那怪又道。這黑長的是沙和尚。這長嘴大耳的是豬八戒。獸子聽見說他。慌得把個嘴揣在懷裏。藏了。那怪叫和尚伸出嘴來。八戒道。胎裏病。伸不出來。那怪令小妖使鉤子鉤出來。八戒慌得把個嘴伸出道。小家形罷了。這不是。你要看便就看。鈞怎的。那怪認得是八戒。掣出寶刀。上前就砍。這獸子舉釘耙。接住道。我的兒。休無禮。看耙。那怪笑道。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八戒道。好兒子。有些靈性。你怎麼就曉得老翁是半路上出家的。那怪道。你會使這耙。一定是在人家園圃中築地。把他這耙偷將來也。八戒道。我的兒。你那裏認得老翁這耙。我不比那築地之耙。這是巨齒鑄來。如龍爪。像金妝。就似虎形。若逢對敵。寒風洒。但遇相持。火焰生。能替唐僧消障礙。西天路上捉妖精。輪動煙霞。遮日月。使起昏雲。暗斗星。築倒泰山。老虎怕。掀翻大海。老龍驚。饒你這妖。有手段。一耙九個血窟窿。那怪聞言。那裏肯讓。使七星劍。丟開解數。與八戒一往一來。在山中賭關。有二十回合。不分勝負。八戒發起狠來。拚死的相迎。那怪見他。祥耳朵。噴粘涎。舞釘耙。口裏以以喝喝的。也儘有些悚懼。卽回頭招呼小怪。一齊動手。若是一個打一個。其實還好。他見那些小妖齊上。慌了手脚。遮架不住。敗了陣。回頭就跑。原來是道路不平。未曾細看。恁被荆棘藤絆了個跟頭。掙起來。正走。又被一個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脚跟。摸的又跌了個狗吃屎。被一羣趕上。接住。抓鬚毛。揪耳朵。扯着脚。拉着尾。扛扛擡擡。搶進洞去。咦。正是一身魔發。難消滅。萬種災生。不易除。畢竟不知豬

八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外道逢真性

元神闚本心

却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道哥哥啊拿將一個來了老魔喜道拿將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兄弟錯拿了這個和尚沒用八戒就綽綽道大王沒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罷不當人子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雖然沒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叫做豬八戒把他且浸在後邊淨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鹽醃着晒乾了等天陰下酒八戒聽言道蹲躄啊揀着個販醃的妖怪了那小妖把八戒抬進去拋在水裏不題却說三藏坐在坡前耳熱眼跳身體不安叫聲悟空怎麼能這番過山去之久而不來行者道師父還不曉得他的心理三藏道他有甚心行者道師父啊此山若有怪他半步難行一定虛張聲勢跑將回來報我想是無怪路途平靜他一直去了三藏道假若真個去了却在那裏相會此間乃是山野空闊之處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間行者道師父莫慮且請上馬那獸子有些懶惰斷然走的邊慢你把馬打動些兒我們定趕上他一同去罷真個唐僧上馬沙僧挑擔行者前面引路上山却說那老怪又喚二魔道兄弟你既拿八戒斷然就有唐僧再去巡迴山來切莫錯過他去二魔道就行就你看他急點起五十名小妖上山巡邏正走處只見祥雲縹緲瑞氣盤旋二魔道唐僧來了衆妖道唐僧在那裏二魔道好人頭上祥雲照頂惡人頭上黑氣冲天那唐僧原是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這祥雲縹緲衆怪都不看見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馬上打了一個寒噤又一指又打個寒噤一連指了三指他就一連打了三個寒噤心神不寧道徒弟啊我怎麼打寒噤麼沙僧道打寒噤是傷食病透了行者道胡說師父是走着這深山峻嶺必然小心虛驚莫怕莫怕等老孫把棒打一路與你歷歷驚行者理開棒在馬前手幾個解數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盡按那六韜三略使起神通那長者在馬上觀之真個是寰中少有世上全無剖開路一直前行險些兒不諛倒那怪物他在山頂上看見魂飛魄喪失聲道幾年間聽說孫行者今日纔知話不虛傳果是真衆怪上前道大王怎麼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你誇誰哩二魔道孫行者神通廣

大那唐僧吃他不成，衆怪道：「大王，你沒手段，等我們着幾個去報大大王，教點起本洞大小兵來，擺開陣勢，合力齊心，怕他走了那裏去。」二魔道：「你們不會見那條鐵棒有萬夫不當之勇，我洞中不過有四五百兵，怎禁得他那一棒。」衆妖道：「這等說，唐僧吃不成，却不把猪八戒錯拿了，如今送還他罷。」二魔道：「拿便也不會錯拿，送便也不好。」輕送唐僧，終是要吃，只是眼下還尙不能衆妖道這般說。還過幾年麼？」二魔道：「也不消幾年，我看見那唐僧，只可善圖，不可惡取，若要倚勢拿他，聞也不得一聞，只可以善去感他，賺得他心，與我心相合，却執善中取計，可以圖之。」衆妖道：「大王如定計拿他，可用我等。」二魔道：「你們都各回本寨，但不許報與大王知道，若是驚動了他，必然走了風訊，敗了我計策，我自有個神通變化，可以拿他。」衆妖散去，他獨跳下山來，在那道路之旁，護身一變，變做個年老的道者，真個是恁生打扮，但見他：冠冕晃亮，鶴髮蓬鬆，羽衣圍繡帶，雪殿綴黃襟，神清目朗如仙客，體健身輕似海翁。說甚虛情牛道士，也強如素象先生，妝成假像，如真像，捏作虛情，似實情。他在那大路旁，妝做個跌折腿的道士，脚上血淋，津口裏，呼呀的，只叫救人，救人，却說道：「三藏杖着孫大聖與沙僧歡喜前來，正行處，只聽得叫師父救人。」三藏聞得道：「善哉，善哉。」這賊野山中，四下裏更無村舍，是甚麼人，叫想必是虎豹狼蟲，誠倒的，這長老兇回駭馬，叫道：「那有難者是甚人，可出來。」這怪從草科裏爬出，對長老馬前，乒乓的，只管磕頭。三藏在馬上見他，是個道者，却又年紀高大，甚不過意，他忙下馬，接道：「請起，請起。」那怪道：「疼疼疼，疼丟了手，看處，只見他脚上流血。」三藏警問道：「先生啊，你從那裏來，因甚傷了尊足？」那怪巧語花言，虛情假意道：「師父啊，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觀宇，我是那觀裏的道士。」三藏道：「你不在本觀中侍奉香火，前習經法，爲何在此閑行？」那魔道：「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邀我衆，獲是數福，來時，我師徒二人一路而行，行至深衢，忽遇着一隻斑斕猛虎，將我徒弟弟脚去，禽道戰兢兢的奔走，一跌跌在亂石坡上，傷了腿足，不知回路。今日大有天緣，得遇師父，萬望師父大發慈悲，救我一命，若得到觀中，就是典身費命，一定重謝深恩。」三藏聞言，認爲真貨道：「先生啊，你我都是一命之人，我是僧，你是道，衣冠雖別，修行之理則同，我不救你啊，就不是出家之說，救便救你，你却走不得路哩。」那怪道：「立也立不起來，恁生走。」

路三藏道也罷也罷我還是走得路將馬讓與你騎一程到你上官還我馬去罷那怪道師父感蒙厚情只是腿跨跌傷不能騎馬三藏道正是叫沙和尚你把行李揹在我馬上你馱他一程罷沙僧道我馱他那怪急回頭抹了他一眼道師父啊我彼那猛虎唬怕了見這暗氣色臉的師父愈加驚怕不敢要他馱三藏叫道悟空你馱罷行者連聲答應道我馱我馱那妖就認定了行者順順的要他馱再不言語沙僧笑道這個沒眼色的老道我馱着不好顏面要他馱他若看不見師父時三尖石上把筋都攢斷了你的哩行者馱了口中笑道你這個爛魔怎麼敢來惹我你也問問老孫是幾年的人兒你這般鬼話兒只好瞞唐僧又好來瞞我我認得你是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吃我師父哩我師父又非是等閑之輩是你吃的你要吃他也須是分多半與老孫是那魔開得行者口中念誦道師父我是好人家兒孫做了道士今日不幸遇這虎狼之厄我不是妖怪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麼不念北斗經三藏正然上馬聞得此言罵道這個潑猴故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馱他馱兒便罷了且講甚麼北斗經南斗經行者聞言道遠處造化哩我師父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裏好樣我待不馱你就就怪我馱便馱須要與你講開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說若在脊梁上淋下來臊氣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沒人漿洗那怪道我這般一把子年紀豈不知你的話說行者纔拉將起來背在身上同長老沙僧奔大路西行那山高高低低平之處行者留心慢走讓唐僧前去行不上三五里路師父與沙僧下了山凹之中行者却望不見心中埋怨道師父惱大年紀再不曉得本體這好遠路就是空身子也還嫌手重恨不得掉了却又教我馱着這個妖怪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這們年紀也死得着了搜殺他罷馱他怎的這大聖正算計要攢原來那怪就知了且會遣山就使一何移山倒海的法術就在行者背上念訣念動真言把一座須彌山遣在空中劈頭來壓行者這大聖覺得把頭偏一偏壓在左肩膀上笑道我的兒你使甚麼重身法來壓老孫哩這個倒也不怕只是正擔好挑偏擔兒挑挑那魔道一座山壓他不住却又念呪語把一座峨嵋山遣在空中來壓行者又把頭偏一偏壓在右肩膀上看他左右兩座大山飛星來趕師父那魔頭看見就嚇得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道他却會擔山又整性情

把真言念動，將一座泰山，遊在空中，劈頭壓住行者。那大聖力軟筋麻，攪逢他這泰山下頂之法，只壓得三尸神，咋七竅噴紅，好妖魔，使神通壓倒行者，却疾駕長風，去趕唐三藏。就於雲端裏伸下手來，馬上過人，慌得個沙僧，丟了行李，掣出降妖棒，當頭攔住。那妖魔舉一口七星劍，對面來迎。這一場好殺。七星劍降妖棒，萬映金光如閃亮。這個圓眼光如黑殺神，那個鐵臉真是捲簾將。那怪山前大顯能，一心要捉唐三藏。這個努力保真僧，一心寧死不肯放。他兩個噴雲噴霧，照天官播土揚塵，遮斗象殺得那一輪紅日沒無光。大地乾坤昏蕩蕩，來往相持八九回。不期戰敗沙和尚，那魔十分兇猛，使口寶劍流星的解數滾來。把個沙僧戰得軟弱難擋，回頭要走，早被他逼住。寶杖輪開大手，攔住沙僧，挾在左脅下。將右手去馬上，拿了三藏，脚尖兒鉤着行李，張開口，咬着馬鬃，使起攝法，把他們一陣風，都拿到蓮花洞裏。厲聲高叫道：哥哥，這和尚都拿來了。老魔聞言大喜道：拿來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賢弟又錯拿來了也。二魔道：你說拿唐僧的。老魔道：是便是。唐僧只是還不會拿住。那有手段的孫行者，須是要拿住他，纔好吃唐僧哩。若不會拿得他，切莫動他的人。那猴王神通廣大，變化多般，我們若吃了他師父，他肯甘心來那門前，噪鬧莫想能得安生。二魔笑道：哥哥，你也忒會攪舉人。若依你誇獎他，天上少有地下無全，自我觀之，也只如此。沒甚手段。老魔道：你拿住了。二魔道：他已被我遊三座大山，壓在山下，寸步不能舉移。所以纔把唐僧沙和尚連馬行李，都攝將來也。那老魔聞言，滿心歡喜道：造化造化。拿住這魔，唐僧纔是我們口裏的食哩。叫小妖快安排酒來，且與你二大王奉一個得功的杯兒。二魔道：哥哥，且不要吃酒。叫小妖們把豬八戒撈上水來，吊起，遂把八戒吊在東廊。沙僧吊在西廊。唐僧吊在中間，白馬送在槽上。行李收將進去。老魔笑道：賢弟好手段。兩次捉了三個和尚。但孫行者雖是有山壓住，也須要作個法，怎麼拿他來。湊甚纔好哩。二魔道：兄長請坐。若要拿孫行者，不消我們動手，只教兩個小妖拿兩件寶貝，把他裝將來罷。老魔道：拿甚麼寶貝去。二魔道：拿我的紫金紅葫蘆，你的羊脂玉淨瓶。老魔將寶貝取出道：差那兩個去。二魔道：差精細鬼伶俐蟲二人去。吩咐道：你兩個拿着這寶貝，徑至高山絕頂，將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一聲孫行者，他若應了，就裝在裏面。

隨即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兒。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二小妖叩頭。將寶貝領出去。金行者不題。却說那大聖被魔使法壓住在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災念聖僧。厲聲叫道。師父啊。想當時你到兩界山。揭了壓帖。老孫脫了大難。秉教沙門。感菩薩。躬與法旨。我和你同往同修。同緣同相。同見同知。那想到了此處。遭逢魔障。又被他遣山壓了。可憐。可憐。你死該當。只難爲沙僧八戒與那小龍化馬一場。這正是樹大招風。撼樹人爲名。高名喪人。歎罷。那珠淚如雨。早驚了山神土地。與五方揭諦神衆。會金頭揭諦道。道山是誰的。土地道是我們的。你山下壓的是誰。土地道不知是誰。揭諦道。你等原來不知。這壓的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麼把山倚與妖魔壓他。你們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脫身出來。他肯饒你。就是罪輕。土地也問個掘站。山神也問個充軍。我們也領個大不應。是那山神土地。總怕道。委實不知。不知。只聽得那魔頭念起遣山呪法。我們就把山移將來了。誰曉得是孫大聖揭諦道。你且休怕。律上有云。不知者不坐罪。我與你計較。放他出來。不要叫他動手打我們。土地道。就沒理了。旣放出來。又打揭諦道。你不知他有一條如意金箍棒。十分利害。打着的就死。挽着的就傷。磕一磕兒筋斷。擦一擦皮兒爛哩。那土地山神心中恐懼。與五方揭諦商議了。却來到三山門外。叫道。大聖山神土地。五方揭諦。來見好行者。虎瘦雄心還在。自然的氣象昂昂。聲音朗朗。道。見我怎的。土地道。告大聖得知。遣開山。請大聖出來。赦小神不恭之罪。行者道。遣開山。不和你噶聲。起去。就如官府發放一般。那衆神念動真言呪語。把山仍遣歸本位。放起行者。行者跳將起來。抖抖土。束束裙。耳後掣出棒來。叫山神土地。都伸過孤拐來。每人先打兩下。與老孫散散悶。衆神大驚道。剛纔大聖已吩咐。恕我等之罪。怎麼出來。就變了言語。要打行者這好土地。好山神。你道不怕老孫。却怕妖怪。土地道。那魔神通廣大。法術高強。念動真言呪語。拘喚我等。在他洞裏。一日一個輪流當值。行者聽了當值二字。却也心驚。仰面朝天。高聲大叫道。蒼天蒼天。自那混沌初分。天開地闢。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訪明師。傳授長生秘訣。想我那隨風變化。伏虎降龍。大鬧天宮。名稱大聖。更不會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喚。今日這個妖魔無狀。怎敢把山神土地。喚爲奴。

僕替他輪流當值。天啊！既生老孫，怎麼又生此輩！那大聖正感歎間，又見那山凹裏霞光焰焰而來。行者道：「山神土地，你既在這洞中當值，那放光的是甚物件？」土地道：「那是妖魔的寶貝放光，想是有妖精拿寶貝來降你。行者，這這個却好要子兒啊！我且問你：他這洞中有甚人與他相往？」土地道：「他愛的是燒丹煉藥，喜的是全真道人。行者道：「怪道他變個老道士，把我師父騙去了！既這等，你都且記打回去罷。」老孫自家拿他，那衆神俱騰空而散。這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真人。你道他怎生打扮？頭挽雙鬢，身穿百衲衣，手敲漁鼓，腰繫呂公綵，斜倚大路上。專候小魔妖，頃刻妖來到，猴王暗放刁，不多時，那兩個小妖到了。行者將金箍棒伸開，那妖不曾防備，絆着脚，撲的一跌，爬起來，纔看見行者口裏嚷道：「憐憫憐憫，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這行人，就和比較起來。行者陪笑道：「比較甚麼？道人見道：「都是一家人。」那怪道：「你怎麼睡在這裏？」我一跌，行者道：「小道常見我這老道人要跌一跌兒，做見面錢。」那妖道：「我大王見面錢，只要幾兩銀子，你怎麼跌一跌兒，做見面錢？你別是一鄉風，決不是我這裏道士。」行者道：「我嘗真不是，我是蓬萊山來的。」那妖道：「蓬萊是海島神仙境界，行者道：「我不是神仙，誰是神仙？那妖却回嗔作喜，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識認，言語忤撞，莫怪。行者道：「我不怪你，常言道：「仙體不踏凡地，你怎知之？」我今日到你山上，要度一個成仙了道的好人，那個肯跟我去精細鬼道？」師父，我跟你去，伶俐蟲道：「師父，我跟你去。」行者明知故問道：「你二位從那裏來的？」那怪道：「自蓮花洞來的。」要往那裏去？那怪道：「奉我大王教命，拿孫行者去的。」行者道：「拿那個？」那怪又道：「拿孫行者。」孫行者道：「可是跟唐僧取經的那個孫行者麼？」那妖道：「正是，你也認得他。」行者道：「那猴子有些無禮，我認得他，我也有些惱他，我與你同去拿他，就當與你助功。」那怪道：「師父，不須你助功，我二大王有些法術，變了三座大山，把他壓在山下，寸步難移，教我兩個拿寶貝來裝他的行者，是甚寶貝精細鬼道？」我的是紅葫蘆，他的是玉淨瓶，行者道：「怎麼樣裝他？」小妖道：「把這寶貝的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他一聲，他若應了，就裝在裏面，貼上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行者見說，心中暗驚道：「利害，利害，當時值日功曹報信說有五件寶貝，這是兩件了，不知那

三件又是甚麼東西。行者笑道：二位，你把寶貝借我看看。那小妖那知甚麼訣竅，就於袖中取兩件寶貝，雙手遞與行者。行者見了，心中暗喜道：好東西，好東西。我若把尾子一挾，廳的跳起走了。只當是送老孫，怒又思道：不好，不好，捨便推去，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這叫做白日搶奪了，復遞與他去道：你還不曾見我的寶貝哩。那怪道：師父有甚寶貝，也借與我凡人看看。壓爇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捻一捻，叫變，即變做一個一尺七寸長的大紫金葫蘆，自腰裏拿將出來道：你看我的葫蘆麼？那伶俐蟲接住手，看了道：師父，你這葫蘆長大有樣範，好看，却只是不中用。行者道：怎的不中用？那怪道：我這兩件寶貝，每一個可裝千人哩。行者道：你這裝人的，何足稀罕。我這葫蘆連天都裝在裏面哩。那怪道：就可以裝天。行者道：當真的裝天？那怪道：只怕是謊。就裝與我們看看。纔信，不然決不信你。行者道：天若惱着我，一月之間，常裝他七八遭，不惱着我，就半年也不裝他一次。伶俐蟲道：哥啊，裝天的寶貝，與他換了罷。精細鬼道：他裝天的，怎肯與我裝人的相換。伶俐蟲道：若不肯啊，貼他這個淨瓶也罷。行者心中暗喜道：葫蘆換葫蘆，餘外貼淨瓶，一件換兩件，其實甚相應。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蟲道：裝天可換麼？那怪道：但裝天就換，不換，我是你的兒子。行者道：也罷也罷。我裝與你們看看。好大聖，低頭捻訣，念個咒語，叫那日遊神、夜遊神、五方揭諦神，即去與我奏上玉帝說。老孫皈依正果，保唐僧去西天取經，路阻高山，師違苦厄，妖魔有聲，吾欲誘他折之，萬千拜上，將天借與老孫裝閉半個時辰，以助成功。若道半聲不肯，即上靈霄殿，動起刀兵。那日遊神竟至南天門裏，靈霄殿下，啓奏玉帝，備言前事。玉帝道：這個潑猴頭，出言無狀。前者觀音來說，放了他，保護唐僧，朕這裏又差五方揭諦、四位功曹，輪流護持。如今又借天裝天，可裝乎？纔說裝不得，那班中閃出哪吒三太子，奏道：萬歲天也，裝得。玉帝道：天怎樣裝？哪吒道：有混沌初分，以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天是一團清氣，而扶托瑤天宮闕，以理論之，其實難裝。但只孫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經，誠所謂泰山之福緣，海深之善慶。今日當助他成功。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請降旨意，往北天門，問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門上一展，把那日月星辰閉了，對面不見人，捉白不見黑，哄那怪道：只說裝了天，以助行者成功。玉帝聞言，依卿所奏。那太子奉旨前

了寶貝。度我等成仙，怎麼不辭就去了。精細鬼道：我們相應便宜的多哩。他敢去得成，拿過葫蘆來，等我裝裝天也。試演試演，看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撲的就落將下來，慌得個伶俐蟲道：怎麼不裝，不裝，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精細鬼道：不要胡說。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怎生得出。拿過來，等我念他那幾句咒兒，變了看。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口中念道：若有半聲不肯，就上靈霄殿上，動起刀兵，念不了，換的又落將下來。兩妖道：不裝，不裝，一定是個假的。正裏處，孫大聖在半空裏聽得明白，看得真，實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緊要處走了。風訊將身一抖，把那變葫蘆的毫毛，收上身來，弄得那兩個妖四手皆空。精細鬼道：兄弟，拿葫蘆來，伶俐蟲道：你拿着的，天呀，怎麼不見了，都去地下亂摸。草裏胡尋，倒袖子揣腰間，那裏得有。二妖嚇得呆呆，揮揮道：怎的好，怎的好。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教拿孫行者。今行者既不會拿得，連寶貝都不見了，我們怎敢去回話。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伶俐蟲道：我們逃了罷。精細鬼道：往那裏走。歷伶俐蟲道：不管那裏走罷，若回去說沒寶貝，斷然是送命了。精細鬼道：不要走，還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兒在你身上。他若肯將就，留得性命，說不過，就打死。還在此間，莫弄得兩頭不着去來。去來，那怪商議了，轉步回山行者。在半空見他回去，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蒼蠅兒，飛下去，跟着小妖。你道他既變了蒼蠅，那寶貝却放在何處。如委在路上，藏在草裏，被人看見，拿去，却不是勞而無功。他還帶在身上，帶在身上，啊，蒼蠅不過豆粒大小，如何容得原來他那寶貝。與他金箍棒相同，叫做如意佛寶，隨身變化，可以大，可以小。故身上亦可容得他哩。一聲飛下去，跟定那怪，不一時到了洞裏，只見那兩個魔頭坐在那裏飲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釘在那門櫃上，側耳聽着。小妖道：大王，二老魔即停杯道：你們來了。小妖道：來了。又問：拿着孫行者否。小妖叩頭，不敢聲言。老魔又問：又不敢應，只是叩頭。問了再三，小妖俯伏在地，赦小的萬千死罪，赦小的萬千死罪。我等執着寶貝，走到半山之中，忽遇着蓬萊山一個神仙，他問我們那裏去。我們答道：拿孫行者去。那神仙聽見說孫行者，他也惱他，要與我們幫工。是我們不會叫他幫工，却將拿寶貝裝人的情由與他說了。那神仙也有個葫蘆，善能裝天。我們也

是妄想之心。養家之意。他的裝天。我的裝人。與他換了罷。原說葫蘆換葫蘆。伶俐蟲。又貼他個淨瓶。誰想他仙家之物。近不得凡人之手。正試讀處。就連人都不見了。萬望鏡小的們。死罪。老魔聽說。暴躁如雷。道罷了罷。這就是孫行者假妝神仙。騙哄去了。那猴頭神通廣大。處處人熟。不知那裏毛神放他出來。騙去寶貝。二魔道。兇長。急怒。巨耐。那猴頭着實無禮。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罷。怎麼又騙寶貝。我若沒本。本拿他。承不在西方路上。為怪。老魔道。恁生拿他。二魔道。我們有五件寶貝。去了二件。還有三件。務要拿住他。老魔道。還有那三件。二魔道。還有七星劍。與芭蕉扇。在我身邊。那一條幌金繩。在壁龍山。壁龍洞。老母親那裏收着哩。如今差兩個小妖。去請母親來吃唐僧肉。就教他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老魔道。差那個去。二魔道。不差這樣廢物去。將精細鬼。伶俐蟲。一聲喝起。二人道。造化。造化。打也不會打。罵也不會罵。却就饒了。二魔道。叫那常隨的伴。當巴山虎。倚海龍來。二人跪下。二魔吩咐道。你却要小心。俱應道。小心。却要仔細。俱應道。仔細。又問道。你認得老奶奶家麼。又俱應道。認得。你既認得。你快早走動。到老奶奶處。多多拜上。說請吃唐僧肉哩。就着帶幌金繩來。要拿孫行者。二怪領命疾走。怎知那行者在旁。一一聽得明白。他展開翅。飛將去。趕上巴山虎。釘在他身上。行經二三里。就要打殺他兩個。又思道。打死他。有何難事。但他奶奶身邊。有那幌金繩。又不知住在何處。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好行者。嚶的一聲。躲離小妖。讓他先行。有百十步。却又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小妖兒。戴一頂狐皮帽子。將虎皮裙子。倒揭上來。勒住。趕上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倚海龍。回頭問道。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好哥啊。取自家家人也。認不得小妖道。我家沒有你。行者道。怎麼沒我。你再認認我。小妖道。面生。面生。不曾相會。行者道。正是。你們不會會着我。我是外班的。小妖道。外班長官。是不曾會你。往那裏去。行者道。大王說。差你二位。請老奶奶來吃唐僧肉。教他就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恐你二位走得緩。有些貪頑。誤了正事。又差我來催你們快去。小妖見說着海底眼。更不疑感。把行者果認做一家人。急急忙忙。往前飛跑。一氣又跑有八九里。行者道。忒走快了。些。我們雜家有多少路了。小怪道。有十五六里了。行者道。還有多遠。倚海龍用手指道。為林子裏。就是。行者抬頭見一帶黑林不遠。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裏外。

却立定步，讓那小怪前走，即取出鐵棒，走上前，着脚後一刮，可憐忒不禁打，就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却拖
着脚，藏在路旁深草科裏，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巴山虎，自身却變做個倚海龍，假做做兩
個小妖，竟往那壓龍洞請老奶奶，這叫做七十二變神通大，指物騰挪，手段高三五步，跳到林子裏，正找尋處，只
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不敢擅入，只見吆叫一聲，開門開門，早驚動那把門的一箇女怪，將那半信兒開了，道
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平頂山蓮花洞裏來請老奶奶的女怪，道：進去了，到了二層門下，閃着頭，往裏觀看，
只看那正當中坐着一個老媽媽兒，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雪鬢蓬鬆，星光晃亮，臉皮紅潤，皺文多，牙齒稀疎，神
氣壯，貌似菊花霜，裏色形如松老，兩餘顏，頭纏白練，攢絲帕，耳墜黃金嵌寶環，孫大聖見了，不敢進去，只在二門
外，伴着臉，脫脫的哭起來，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就怕他，便不哭，况先哄了他的寶貝，又打死他的小妖，却
爲何而哭，他當守曾下九鼎油鍋，就燻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點淚兒，只爲想起唐僧取經的苦惱，他就淚出痛
腸，放眼便哭，心却想道：老孫既顯手段，變做小妖，來請這老怪，沒有個直直的站了說話之理，一定見他磕頭纔
是我爲人做了一場好漢，止拜了三個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觀音，兩界山師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爲他使
碎六葉連肝肺，用盡三毛七孔心，一尋經能值幾何，今日却教我拜此怪，若不跪拜，必定走了風訊，苦啊，算來
只爲師父受困，故使我受辱於人，到此際也及奈何，撞將進去，朝上跪下道：奶奶，嗔道：那怪道：我兒起來，行者
暗道：好好好，叫得結實，老怪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平頂山蓮花洞，蒙二位大王有令，差來請奶奶去吃，唐
僧肉，教帶碗金盃，要拿孫行者哩，老怪大喜道：好孝順的兒子，就去叫抬出轎來，行者道：我的兒啊，妖精也抬轎，
後壁廂，即有兩個女怪，拾出一頂香藤轎，放在門外，掛上青絹幃幔，老怪起身出洞，坐在轎裏，後有幾個小女妖，
捧着減鞋，端着鏡架，提着手巾，托着香盒，跟隨左右，那老怪道：你們來怎的，我往自家兒子去處，愁那裏沒人伏
侍，要你們去獻勤，那回去，開了門，看那幾個小妖怪，俱回去，止有兩個抬轎的，老怪問道：那差來的，叫做
甚麼名字，行者連忙答應道：他叫做巴山虎，我叫做倚海龍，老怪道：你兩個走前，與我開路，行者暗想道：可是晦

氣經倒不曾取得，且來替他做皂隸，却又不肯抵強，只得向前引路。大四聲喝起，行了五六里遠近，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揹轎的到了。行者道：「略歇歇，何壓得肩頭疼啊？」小怪那知甚麼訣竅，就把轎子歇下。行者在轎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變做一個大燒餅，抱着轎夫道：「長官，你吃的是甚麼？」行者道：「不好說，這遠的路，來請奶奶，沒些兒賞賜，肚裏餓了。」原帶來的乾糧，等我吃些兒，再走。轎夫道：「把些兒我們吃吃。」行者道：「來麼？」都是一家人，怎麼計較？那小妖不知好歹，圍住行者，分其乾糧。被行者掣出棒，着頭一磨，一個揹着的，打得稀爛。一個揹着的，不死還哼。那老怪聽得人叫，轎子裏伸出頭來看時，被行者跳到轎前，劈頭一棍，打了個窟窿。腦漿迸流，鮮血直冒，拖出轎來看處，原是個九尾狐狸。行者笑道：「這孽畜，叫甚麼老奶奶？你叫老奶奶，就該稱老孫做他上祖公公。是好猴王，把他那幌金繩搜出來，籠在袖裏，歡喜道：『那潑魔縱有手段，已此三件兒寶貝姓孫了。却又拔兩根毫毛，變做個巴山虎，倚海龍。又拔兩根毫毛，變做兩個揹轎的。他却變做老奶奶模樣，坐在轎裏，將轎子擡起，竟回本路。不多時，到了蓮花洞口。那毫毛變的小妖，俱在前面，開門，開門，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道：『巴山虎倚海龍來了。』』」

毫毛道：「來了，你們請的奶奶呢？」毫毛用手指道：「那轎內的不是小怪道？你且住，等我進去先報報。」道：「大王奶奶來耶。」兩個魔頭聞說，即命排香案來接行者，聽得暗喜道：「造化也，輪到我爲人了。我先變小妖，去請老怪，磕了他一個頭。這番來，我變老怪，是他母親，定行四拜之禮，雖不怎的好道，也賺他兩個頭兒，好不聖下了。」轎子抖抖衣服，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邊。那把門的小妖，把空轎擡入門裏，他却隨後，徐行那般嬌嬌會會，扭扭捏捏，就像那老怪的行動，竟自進去。又只見大小羣妖，都來跪接，鼓樂簫韶，一派響亮，博山爐裏，竊竊香煙。他到正廳上，兩面坐下。兩個魔頭，雙膝跪倒，朝上叩頭，叫道：「母親，孩兒拜揖。」行者道：「我兒起來，却說豬八戒吊在梁上，哈哈的笑了一聲。沙僧道：『二哥好，啊，吊出笑來也。』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善哉，善哉。』八戒道：『我們只怕是奶奶來了，就要蒸吃。原來不是奶奶，是舊話來了。』沙僧道：『善哉，善哉。』八戒道：『弼馬溫來了。』沙僧道：『你怎麼認得是他？』八戒道：『特倒，讓叫我兒起來。』那後面就掄起猴尾巴子，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沙僧道：『且不要言語，且聽他說甚麼話。』

八戒道：正是。正是。那孫大聖坐在中間，問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幹？魔頭道：母親啊，連日兒等少禮，不曾孝順得。今早遇兄弟，拿得東土唐僧，不敢擅吃，請母親來獻獻生，好蒸與母親吃了。延壽行者道：我見唐僧的肉，我偏不吃。聽見有個豬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將下來，整治整治我下酒。那八戒聽見慌了道：這魔頭，你來為割我耳朵的，我喊出來不好聽啊。噫，只為獻子一句通情話，走了猴王變化的風，那裏有幾個巡山的小怪，把門的衆妖，都撞將進來。報道：大王禍事了。孫行者打殺奶奶，假救來耶。魔頭聞此言，那容分說，掣七星寶劍，望行者劈面砍來。好大聖將身一晃，只見滿洞紅光，預先走了。似這般手段，着實好孽子。正是那聚則成羣，散則成氣，說得個老魔頭魂飛魄散，衆羣精噤指搖頭。老魔道：兄弟，把唐僧與沙僧入戒白馬，行幸都送還那孫行者，閉了是非之門。二魔道：哥哥，你說那裏話，我不知費了多少辛勤，施這計策，將那和尚都攝將來。如今似你這等怕懼孫行者的，說說就真送去還他，真所謂長刀避劍之人。豈大丈夫之所為也。你且請坐，勿懼。我聞你說孫行者神通廣大，我雖與他相會一場，却不會與他比試。取披掛來，等我尋他交戰。三合，假若他三合勝我，不過。唐僧還走我們之食。如三合我不能勝他，那時再送唐僧與他，未遲。老魔道：賢弟說得是。教取披掛，衆妖送出披掛。三魔道：東齊整執寶劍出門外，叫聲孫行者，你往那裏走了。此時大聖已在雲端裏，聞得叫他名字，急回頭觀看，原來是那二魔，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鳳盔，盔欺臘雪，身披戰甲，視鑲鐵，腰間帶是蟒龍，粉皮靴，靴梅花摺，顏如灌口，活真君，貌似巨靈，無二別。七星寶劍，手中擎，怒氣沖霄，威烈烈。二魔高叫道：孫行者，快還我寶貝與我母親來。我饒你唐僧去取經。大聖忍不住罵道：這潑怪物，錯認了你孫外公。趕早兒送還我師父，師弟白馬行囊，仍打發我些盤纏，往西走路。若牙縫裏道半個不字，就自家撻根繩兒去罷。也免得你外公動手。二魔聞言，急縱雲，跳在空中，輪寶劍來刺行者。掣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棋。迷敵手，將遇良才，棋逢對手，難殺與。將遇良才，可用功。那兩員神將相交，好便似南山虎鬪，北海龍爭。龍爭真鱗甲生輝，虎鬥時，牙爪亂落，牙爪亂落，撒銀鈎，鱗甲生輝。支鐵葉，這一個翻翻復復，有千般解數。那一個來來往往，無半點放閑。金箍棒，離頂門，只隔三分。七星劍，向心窩。

惟爭一戰。那個威風凜凜，得斗牛寒。這個怒氣勝如雷電險。他兩個戰了有三十回合，不分勝負。行者暗喜道：「這麼怪倒也，架得住老孫的鐵棒，我已得了他三件寶貝。却這般苦苦的與他廝殺，可不誤了我的工夫。不若拿葫蘆或淨瓶裝他去多少，是好。又想道：「不好，不好。常言道：物隨主便。倘若我叫他不答應，却又不誤了事業。且使幌金繩扣頭繩，好大聖一隻手使棒，架住他的寶貝。一隻手把那繩執起，刷喇了扣了魔頭。原來那魔頭有個緊繩兒，有個緊繩兒。若扣住別人，就念緊繩兒，莫能得脫。若扣住自家，就念緊繩兒，不得傷身。他認的自家的寶貝，即念緊繩兒，把繩鬆動，便脫出來。反望行者，拋將去，却早扣住了大聖。大聖正要使瘦身法，想要脫身，却被那魔念動緊繩兒，緊緊扣住，怎能得脫。褪至頸項之下，原是一個金圈子套住。那怪將繩一扯，扯將下來，照光頭上砍了七八寶劍。行者頭皮兒也不會紅了一紅。那魔道：「這猴子，你這等頭硬，我不砍你，且帶你回去，再打你。將我那兩件寶貝趁早還我。行者道：「我拿你甚麼寶貝？你問我要，那魔頭將身上細細搜檢，却將那葫蘆、淨瓶，都搜出來。又把繩子牽着，帶至洞裏道：「兄長，拿將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來？二魔道：「孫行者。你來看，你來看。老魔一見，認得是行者，滿面喜笑道：「是他，是他，把他長長的繩兒拴在柱料上，耍子。真個把行者拴住，兩個魔頭却進後面宮裏飲酒。那大聖在柱根下爬躡，忽驚動八戒，那獸子吊在梁上，哈哈的笑道：「哥哥啊，耳朵吃不成了。行者道：「獸子，可吊得自在麼？我如今就出去，替情救了你們。八戒道：「不差，不差。本身難脫，還想救人罷。罷罷，罷。徒弟們都在一處死了，好到陰司裏問路。行者道：「不要胡說，你看我出去。八戒道：「我看你怎麼出去？那大聖口裏與八戒說話，眼裏却摸着那兩個妖魔，見在裏邊吃酒，有幾個小妖，拿盤盞，盞盞不住的兩頭亂跑，關防的略鬆了些兒。他見面前無人，就弄神通，顯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個一個純鋼的釘兒，扳過那頸項的圈子，三五剎，剎做兩段，拔開釘口，脫將出來，拔了一根毫毛，叫變，做一個偃身，拴在那裏，真身却幌一幌，變做個小妖，立在旁邊。八戒又在梁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拴的是假貨，吊的是正身。老魔停杯便問：「那豬八戒，以喝的是甚麼？行者已變做小妖，上前道：「豬八戒，搗搗孫行者，教變化走了罷。他不肯走，在那裏吆喝哩。二魔道：「還說豬八戒老實，原來這等不老實。

鼓打二十多嘴棍。這行者就去拿條棍來打。八戒道：「你打輕些兒，若重了些兒，我又喊起。」我認得你，行者道：「老孫變化也只爲你們，你怎麼倒走了風息？這一洞裏妖精都認不得，怎的偏你認得？」八戒道：「你雖變了頭臉，還不會變得屁股。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我，因此認得是你。」行者隨後後面演到廚中，鍋底上摸了一把，將兩臂擦黑，行至前邊，八戒看見，又笑道：「那個猴子去那裏搗了這一會，弄得個黑屁股來了。」行者仍站在跟前，要論他寶貝，真個甚有見識，走上廳對那怪扯個腿子道：「大王，你看那孫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踐，磨壞那根金繩，得一根粗壯些的繩子，換將下來纜好。」老魔道：「說得是。」即將腰間的獅蠻帶解下，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帶把假妝的行者拴住，換下那條繩子，一窩兒窩兒籠在袖內，又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根假棍，金繩雙手送與那怪。那怪只因貪酒，那會細看，就便收下。這個是大聖，騰挪弄本毫毛，又換假金繩，得了這件寶貝，急轉身跳出門外，現了原身，高叫妖怪。那把門的小妖問道：「你是甚人，在此呼喝？」行者道：「你快早進去報與你那假魔，說者行孫來了。」那小妖如言報告。老魔大驚道：「拿住孫行者，又怎麼有個者行孫？」二魔道：「哥哥，怕他怎的？寶貝都在我手裏，等我拿那葫蘆出去，把他裝將來。」老魔道：「兄弟仔細。」二魔拿了葫蘆，走出山門，忽看見與行者模樣一般，只是略矮些兒，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孫行者的兄弟，聞說你拿了我家兄，却來與你尋事的。」二魔道：「是我拿了，鎖在洞中，你今既來，必要索戰，我也不與你交兵，我且叫你一聲，你敢應我麼？」行者道：「可怕你叫上千聲，我就答應你萬聲。」那魔執了寶貝，跳在空中，把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聲者行孫行者，却不敢答應。心中暗想道：「若是應了，就裝進去哩。」那魔道：「你怎麼不應我？」行者道：「我有些耳閉，不曾聽見你高叫，那怪物又叫聲者行孫行者，在底下，拍着指頭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孫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孫，真名字可以裝得，鬼名字好道裝不得，却就忍不住應了他一聲。」」魔的被他吸進葫蘆去，貼上帖兒，原來那寶貝，那管甚麼名字真假，但緯個應的氣兒，就裝了去也。大聖到他葫蘆裏，渾然烏黑，把頭往上一頂，那裏頂得動，且是塞得甚緊，却纜心中焦躁道：「當時我在山上，遇着那兩個小妖，他曾告過我說，不拘葫蘆淨瓶，把入裝在裏面，只消一時三刻，就化爲膿了。」救莫化了我麼？」

一條心又想着道：沒本化不得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十九日，煉成個金子心肝，銀子肺腑，銅頭鐵背，火眼金睛，那裏一時三刻就化得我，且跟他進去，看他怎的。二魔拿入裏面，道：哥，哥，拿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二魔道：者行孫是我裝在葫蘆裏也。老魔歡喜道：賢弟，請坐，不要動，只等搖得響，再揭帖兒。行者聽得道：我這般一個身子，怎麼便搖得響？只除化成稀汁，纔搖得響。是等我撒泡溺罷。他若搖得響時，一定揭帖起蓋，我乘空走他娘罷。又思道：不好，不好，溺雖可響，只是污了這直裰，等他搖時，我但聚下唾津漱口，稀瀉呼喇的哄他揭開，老孫再走罷。大聖作了準備，那怪貪酒不捨，大聖作個法，意思只是哄他牽搖，忽然叫道：天呀，孤孫都化了。那魔也不搖，大聖又叫道：娘啊，連腰截骨都化了。老魔道：化至腰時，都化盡矣。揭起帖兒看看，那大聖聞言，就拔了一根毫毛，叫變，變作個半截的身子，在葫蘆底上，真身却變做個蠅蟻蟲兒，釘在那葫蘆口邊。只見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時，大聖早已飛出，打個滾，又變做個倚海龍，倚海龍却是原去請老奶奶的那個小妖，他變了，站在旁邊。那老魔扳着葫蘆口，張了一張，見是個半截身子動狀，他也不認真，慌忙叫：兄弟，蓋上，還不曾化得了哩。二魔依舊貼上，大聖在旁暗笑道：不知老孫已在此矣。那老魔拿了盞滿滿的斟了一杯酒，酒上還不曾化得了哩。二魔道：賢弟，我與你遞個鍾兒。二魔道：兄長，我們已吃了這半會酒，又遞甚鍾？老魔道：你坐住，唐僧入戒沙僧，猶可，又索了孫行者，變了者行孫，如此功勞，該與你多遞幾鍾。二魔見哥哥恭敬，怎敢不接，但一隻手托着葫蘆，一隻手不敢去接，却把葫蘆遞與倚海龍，雙手去接杯，不知那倚海龍是孫行者變的，你看他端葫蘆，慇懃奉侍。二魔接酒吃了，也要同奉一杯。老魔道：不消回酒，我這裏陪你一杯罷。兩人只管讓遜，行者頂着葫蘆，眼不轉睛，看他兩個左右傳杯，全無計較。他就把個葫蘆，褪入衣袖，拔根毫毛，變個假葫蘆，一樣無二，捧在手中。那魔遞了一會酒，也不看真假，一把接過，寶貝各上席，安然坐下，依然飲酒。孫大聖撒身走過，得了寶貝，心中暗喜道：鏡這魔頭，有手段，畢竟葫蘆還姓孫，畢竟不知向後怎樣施為，方得技師滅怪，且聽下回分解。

本性圓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網羅中。修成變化非容易。煉就長生豈俗同。涓濁幾番隨運轉。開關發劫任西東。造
遂萬億年無計。一點神光永注空。此詩暗合孫大聖的妙道。他自得了那魔真寶。籠在袖中。喜道：發魔苦用心。
拿我。誠所謂水中撈月。老孫若要擒你。就好似火上弄冰。藏着葫蘆密密的溜出門外。現了本相。厲聲高叫道：精
怪開門。旁有小妖道：你又是甚人。敢來嚇唬行者道：快報與你那老潑魔。吾乃行者孫來也。那小妖急入裏報道。
大王門外有個甚麼行者孫來了。老魔大驚道：賢弟不好了。惹動他一窩風了。混金繩現拴着孫行者。葫蘆裏現
裝着者行孫。怎麼又有個甚麼行者孫。想是他幾個兄弟都來了。二魔道：兄長放心。我這葫蘆裝下一千人哩。我
纔裝了者行孫一個。又怕那甚麼行者孫。等我出去看看。一發裝來。老魔道：兄弟仔細。你看那二魔拿着個假葫
蘆。還像前番堆糾糾。氣昂昂。走出門。高叫道：你是那裏人氏。敢在此間嚇唬行者道：你認不得我家花果山祖
實水簾洞。只爲鬧天宮。多時羅爭競。如今幸脫災。棄道從僧用。秉教上雷音。求經歸覺正。相逢野潑魔。却把神通
弄。還我大唐僧。上西參佛聖。兩家罷戰爭。各守平安境。休惹老孫焦。傷殘老性命。那魔道：你且過來。我不與你相
打。但我叫你一聲。你敢應麼。行者笑道：你叫我。我就應了。我若叫你。你可應麼。那魔道：我叫你。是我有個寶貝。葫
蘆可以裝人。你叫我。却有何物。行者道：我也有個葫蘆兒。那魔道：既有。拿出來。我看行者就於袖中取出葫蘆道。
潑魔你看。概一概。復藏在袖中。恐他來搶。那魔見了。大驚道：他葫蘆是那裏來的。怎麼就與我的一般。縱是一根
藤上結的。也來個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却怎麼一般無二。他便正色叫道：行者孫。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行者委
實不知來歷。接過口來。就問他一句道：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那魔不知是個見識。只道是句老實言語。就將根
本從頭說出道：我這葫蘆是混沌初分。天開地闢。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媧之名。煉石補天。普救閻浮世界。補
到乾宮缺地。見一座崑崙山。脚下有一縷仙藤。上結着這個紫金紅葫蘆。却便是老君留下無如今。大聖聞言。就
諱了他口氣道：我的葫蘆也是那裏來的。魔頭道：怎見得。大聖道：自清澗初開。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太上道
祖。解化女媧。補完天缺。行至崑崙山下。有根仙藤。結有兩個葫蘆。我得一箇是雄的。你那個却是雌的。那怪道。

真說雖難，但只裝得人的，就是好寶貝。大聖道：你也說得是，我就讓你先裝。那怪甚喜，忽縱身跳將去，到空中執着葫蘆，叫一聲行者孫大聖聽得，卻就不歇氣，連應了八九聲，只是不能裝去。那魔嬰將下來，跌脚撻胸道：天哪！只說世情不改，變哩！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雖見了誰，就不敢裝了。行者笑道：你且收起，輪到老孫該叫你哩。急縱筋斗跳起去，將葫蘆底兒朝天，口兒朝地，照定妖魔，叫聲銀角大王。那怪不敢開口，只得應了一聲。倏的裝在裏面，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心中暗喜道：我的兒，你今日也來試試新了。他要捺落雲頭，拿着葫蘆，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師父，又往蓮花洞口而來。那山上都是些窪陷不平之路，况他又是一個團盤腿，拐呀拐的走着，搖的那葫蘆裏，那索索響聲不絕。你道他怎麼便有響聲？原來孫大聖是熬煉過的身軀，急切化他不得，那怪雖也能騰雲駕霧，不過是些法術，大端是凡胎未脫，到於寶貝裏就化了。行者還不當他就化了，笑道：我兒子啊，不知是撒尿耶，不知是漱口哩。這是老孫幹過的買賣，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我也不揭蓋來看，忙怎的有甚要緊，想着我出來的容易，就該千年不看，纔好。他拿着葫蘆，說着話，不覺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蘆搖搖一發響了。他道：這個像發課的笛子，響倒好發課。等老孫發一課，看師父甚麼時纔得出門。你看他手裏不住的搖，口裏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聖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那洞裏小妖看見道：大王禍事了。行者孫把二大王爺爺裝在葫蘆裏發課哩。那老魔聞得此言，唬得魂飛魄散，骨軟筋麻，撲的跌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呀，我和你私離上界，轉託塵凡，指緣同享榮華，承為山洞之主，怎知為這和尚傷了你的性命，斷吾手足之情，滿洞羣妖一齊痛哭，豬八戒吊在梁上，聽得他一家子齊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豬講與你聽。先來的孫行者次來的者行孫，後來的行者孫，返復三字，都是我師兄一人。他有七十二變化，騰挪進來，盜了寶貝，裝了令弟令弟，已是死了，不必這等扛喪，快些兒刷淨鍋竈，辦些香盞、糜茶、茶芽、竹筍、豆腐、麵筋、木耳、蔬菜，請我師徒們下來，與你令弟念卷受生經。那老魔聞言，心中大怒道：只說豬八戒老實，原來甚不老實。他倒作笑話，兒打觀我叫小妖，且休舉哀，把豬八戒解下來，蒸得稀爛，等我吃飽了，再去拿孫行者報仇。沙僧埋怨入戒道：好

麼，我說教你甚多話，多話的要先蒸吃哩。那獸子也儘有幾分悚懼，必有一小妖道，大王，借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彌陀佛，是那位哥哥積陰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個妖道，將他皮剝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雖然粗糙，湯滾就爛。獼猴道：八戒，只見前門外一個小妖，報道行者孫又馬上門來了。那老魔又大驚道：這廝輕我無人，叫小的們，且把持入戒，照舊吊起，查一查還有幾件寶貝。管家的小妖道：洞中還有三件寶貝哩。老魔問是那三件。管家的道：還有七星劍、芭蕉扇、與淨瓶。老魔道：淨瓶子不中用，原是叫人人應了，就裝得轉。把個口訣兒教了那孫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裝去了。不用他，放在家裏，快將劍與扇子拿來。那管家的即將兩件寶貝，獻與老魔。老魔將芭蕉扇插在後項衣領，把七星劍提在手中，又點起大小羣妖，有三百多名，都教一個個拈鎗弄棒，埋索輪刀。這老魔却頭盔貫甲，單一領赤焰焰的紅袍，羣妖擺出陣去。要拿孫大聖，那孫大聖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蘆裏面，却將他緊緊拴扣，撒在腰間，手持着金箍棒，準備廝殺。只見那老妖紅旗招展，跳出門來，却恁生打扮，頭上盔纒光燄，腰間帶束彩霞，鮮身穿鎧甲，龍鱗砌上單紅袍，烈火然，圓眼睜開，光掣電，銅鬚飄起，亂飛煙。七星寶劍輕提手，芭蕉扇子半遮眉，行似流雲雜海岳，聲如霹靂震山川。威風凜凜，敢天將，怒帥羣妖出洞前。那老魔急令小妖，搖開陣勢，罵道：你這猴子，十分無禮，害我兄弟，傷我手足，着然可恨。行者罵道：你這討死的怪物，你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似我師父、師弟、連馬、四個生靈，平白的吊在洞裏，我心何忍。情理何甘，快快的送將出來，還我，多多貼些盤費，喜喜歡歡，打發老孫起身。還饒了你這個老妖精的狗命。那怪那容分說，舉寶劍劈頭就砍。這大聖使鐵棒，舉手相迎。這一場在洞門外好殺。噴金箍棒與七星劍，對撞霞光如閃電，悠悠冷氣逼人寒。蕩蕩昏雲，遮嶺嶺，那個背因手足情，些兒不放善。這個只為取經僧，豪釐不容緩。兩家名恨一般仇，二處每懷生怨怒。只殺得天昏地暗，鬼神驚。日淡煙濃，龍虎戰。這個咬牙到玉釘，那個奮目飛金焰。一來一往，逞英雄，不住翻騰棒與劍。這老魔與大聖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他把那劍一指，叫聲小妖，來那三百餘精，一齊擁上，把行者圍在核心。好大聖，公然無懼，使一條棒，左衝右撞，後抵前遮。那小妖都有手段，越打越上，一似綿絮纏身。

樓腰扯腿，莫肯退後。大聖慌了，即使個身外身法，將左脅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噴去，喝聲叫變。一根根都變做行者，你看他長的使棒短的輪拳，再小的沒處下手，抱着孤拐嘴，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雲散，齊聲喊道：大王啊，幸不諧矣，難矣乎哉。滿地盈山，皆是孫行者了，被這身外法把羣妖打退，止撇得老魔圍困中間，趕得東奔西走，出路無門，那魔慌了，將左手擎着寶劍，右手伸於項後，取出芭蕉扇子，望東南丙丁火，正對離宮，唵喇的一扇子，攔將下來，只見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原來這般寶貝，平白地搨出火來，那怪物着實無情，一連搨了七八扇子，撲天滅地，烈火飛騰，好火，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爐中火，也不是山頭火，也不是竈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點靈光火，這扇也不是凡間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開闢混沌以來，產成的真寶之物，用此扇搨此火，煙燈燐燐，就如電掣紅綃，灼灼輝輝，却似霞飛絳綺，更無一縷青煙，盡是滿山赤焰，只燒得嶺上松翻成火樹，崖前柏變作燈籠，那窩中走獸貪性命，西撞東奔，這林內飛禽惜羽毛，高飛遠去，這場神火飄空，燒得石爛溪乾，遍地紅，大聖見此惡火，却也心驚膽顫，道聲不好了，我本身可處，毫毛不濟，一落這火中，豈不真如燎毛之易，將身一抖，遂將毫毛收上身來，只將一根髮作假身子，避火逃災，他的真身，捻着避火訣，縱筋斗，跳將去，脫離了大火之中，竟奔他蓮花洞裏，想着要救師父，急到門前，把雲頭接落，又見那洞門外有百十個小妖，都破頭折腳，肉綻皮開，原來都是他分身法打傷了的，都在這裏聲聲喚喚，忍疼而立，大聖見了，按不住惡性，兇頑，輪起鐵棒，一路打將進去，可憐把那苦煉人身的功果，息，依然是塊舊皮毛，那大聖打絕了小妖，撞入洞裏，要救師父，又見那內面有火光焰焰，說得他心慌脚忙，道罷了罷了，這火從後門口燒起來，老孫却難救師父也，正悚懼處，仔細看時，呀，原來不是火光，却是一道金光，他正了性，往裏視之，乃羊脂玉淨瓶放光，却自心中歡喜道：好寶貝，呀，這瓶子，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老孫得了，不想那怪又復撓去，今日藏在這裏，原來也放光，你看他竊了這瓶子，真喜歡，且不救師父，急抽身往洞外而走，纔出門，只見那妖魔提著寶劍，拿着扇子，從南而來，孫大聖迴避不及，被那老魔舉劍劈頭就砍，大聖急縱筋斗雲，跳將起去，無影無踪的逃了，不題。却說那怪到

得門口。但見屍橫滿地。就是他手下的羣精。慌得仰天長歎。止不住放聲大哭道。苦哉。痛哉。有詩爲證。可恨狼乖馬劣頑。靈胎轉託降塵凡。只因錯念禪天國。致使忘形落此山。鴻雁失羣信切切。妖兵絕族淚潸潸。何時孽滿開。愆鎖返本還原上。御謁那老魔慚惶不已。一步一聲哭入洞內。只見那什物傢伙俱在。只落得靜悄悄。沒個人形。悲切切。愈加悽慘。獨有個坐在洞中。唱伏在那石案之上。將寶劍斜倚案邊。把扇子插於肩後。昏昏默默睡着了。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上心來監睡多。話說孫大聖撥轉勛斗雲。好立山前想着舅師父。把那淨瓶兒牢扣腰間。竟來洞口打探。見那門閉。兩扇靜悄悄的。不聞消耗。隨即輕輕移步。潛入裏邊。只見那魔斜倚石案。呼呼睡着。芭蕉扇褪出肩衣。半蓋着腦後。七星劍還斜倚案邊。却被他輕輕的走上。前拔了扇子。急回頭呼的一聲。跑將出去。原來這扇柄兒刮着那怪的頭髮。且驚醒他。擡頭看時。是孫行者偷了。急慌忙執劍來趕。那大聖早已跳出門前。將扇子撒在腰間。雙手輪開鐵棒。與那魔抵敵。這一場好殺。攪壞癩妖王。怒發沖冠志。恨不過揭來團圓。吞難解。心頭氣。惡口罵糊猴。你老大人。戲傷我若干生。還來偷寶貝。這場決不容定。見存亡計。大聖喝妖魔。你好不知趣。徒弟要與老師爭。累卵焉能擊石碎。寶劍來。鐵棒去。兩家更不留仁義。一翻二復賭輸贏。三轉四回施武藝。蓋爲取炬傳靈山。參佛位。致令金火不相投。五行撈亂傷和氣。揚威耀武顯神通。走石飛砂弄本事。交鋒漸漸日將時。魔頭力怯先迴避。那老魔與大聖戰經三四十合。天將晚矣。抵敵不住。敗下陣來。竟往西南上投奔。壓龍洞去。不願這大聖纔接落雲頭。閃入蓮花洞裏。解下唐僧與入戒紗和尙來。他三人脫得災厄。謝了行者。却問妖魔那裏去了。行者道。二魔已裝在葫蘆裏。想是這會子已化了。大魔纔然一陣戰敗。往西南壓龍山去說。概洞小妖。被老孫分身法打死一半。還有些散殘的。又被老孫殺絕。方纔得入此處。解放你們。唐僧謝之不盡道。徒弟啊。多虧你受了勞苦。行者笑道。誠然勞苦。你們還只是吊着受疼。我老孫孫不會住脚。比魯遞鋪的鋪兵還甚。反復裏外奔波無已。因是偷了他的寶貝。方能平捉妖魔。請入戒道。師兄。你把那葫蘆兒拿出來。與我們看看。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大聖先將淨瓶解下。又將金繩與扇子取出。然後把葫蘆拿在手道。莫看莫看。他先曾裝了。

老孫被老孫欺口，哄得他揭開蓋子，老孫方得走了。我等切莫揭蓋，只怕他也會弄噎走了。師徒們喜喜孜孜，將他那洞中的米麵菜蔬尋出，燒了鍋竈，安排些素齋吃了。飽餐一頓，安寢洞中。一夜無話，早又天曉，却說那老魔徑投壓龍山，會聚了大小女怪，備言打殺母親，變了兄弟，絕滅妖兵，偷騙寶具之事。眾女妖一齊大哭，哀痛多時，道：你等且休慙，我身母還有這口七星劍，伏會汝等女兵，都去壓龍山後，會借外家親戚，斷要拿住那孫行者報仇，說不了。有門外小妖報道：大王山後老魔，帥領若干兵卒來也。老魔聞言，急換了縞素孝服，躬身迎接。原來那老魔，是他母親之弟，名喚狐阿七大王，因聞得暗山的妖兵，報道他姐姐被孫行者打死，假變姐形，盜了外甥寶具，連日在平頂山，阻敵他帥本洞妖兵二百餘名，特來助陣。故此先攜姐家問信，纔進門，見老魔掛了孝服，二人大哭。哭久，老魔下拜，備言前事。那阿七大怒，卽命老魔換了孝服，提了寶劍，盡結女妖，合同一處，縱風發，投東北而來。這大聖却教沙僧整頓早齋，吃了走路，忽聽得風聲，走出門看，乃是一夥妖兵，自西南上來。行者大驚，急抽身，忙呼入戒道：兄弟，妖精又請救兵來也。三藏聞言，驚恐天色，道：徒弟似此如何？行者笑道：放心，把他這寶具都拿來與我。大聖將葫蘆淨瓶，繫在腰間，金襴龍袂，袖內芭蕉扇，插在肩後，雙手輪着鐵棒，教沙僧保守師父，穩坐洞中，着八戒執釘，同出洞外，迎敵那怪物擺開陣勢。只見當頭的是阿七大王，他生的玉面長髯，銅眉刀耳，頭戴金盔，身穿鎖子甲，手執方天戟，高聲罵道：我把你個大膽的潑猴，怎敢這等欺人，偷了寶具，傷了眷族，殺了妖兵，又敢久占洞府，趕早兒一個個引頸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罵道：你這夥作死的毛團，不識你孫外公的手段，不要走。領吾一棒。那怪物側身躲過，使方天戟劈面相迎。兩個在山頭上一來一往，戰經三四回合，那怪力軟，敗陣回走。行者趕來，却被老魔接住，又鬥了三合，只見那狐阿七復轉來攻。這猴腦入眼，見了急掣九齒，咬住一個，抵一個，戰經多時，不分勝敗。那老魔喝了一聲，眾妖兵一齊圍上，却說那三藏坐在蓮花洞裏，聽得喊得掣地，便叫沙和尚，你出去看你師兄勝負如何。沙僧果舉降妖杖出來，喝一聲，攔將出去，打退那妖。阿七見事勢不利，回頭就走。被八戒趕上，照背後一記，把藥得九貼，鮮紅往外冒，可憐一靈真性，赴前程。

急拖來刺了衣服看處。原來也是個狐狸精。那老虎見傷了他老舅，丟了行者，提起寶劍，就劈八戒，八戒使把架住。正賭鬧間，沙僧撞近前來，舉杖便打。那妖抵敵不住，縱風雲往南逃走。八戒沙僧緊緊趕來，大聖見了，急縱雲跳在空中，解下淨瓶，罩定老虎，叫聲：金角大王，那怪只道是自家敗殘的小妖，呼叫就回頭應了一聲。聽的裝將進去，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勒的點子，只見那七星劍墜落塵埃，也歸了行者。八戒道：「這哥，寶劍你得了，古怪何在？」行者笑道：「了已，裝在我這瓶兒裏也。」沙僧聽說，與八戒十分歡喜。當時通掃淨論邪回至洞裏，與三藏報喜道：「山已淨妖已無矣。」前師父上馬走路，三藏喜不自勝。師徒們吃了早齋，收拾了行李馬匹，奔西找路。正行處，猛見路旁閃出一個替者，走上前扯住三藏馬道：「和尚，那裏去？」還我寶貝來。八戒大驚道：「這道是老妖來討寶貝了。」行者仔細觀看，原來是太上李老君。慌得近前施禮道：「老官兒，那裏去？」那老祖急昇玉局寶座，九霄空裏佇立，叫孫行者：「還我寶貝。」大聖起到空中道：「甚麼寶貝？」老君道：「葫蘆是我破丹的淨瓶，是我盛水的寶劍，是我煉麩的扇子，是我攝火的繩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帶，那兩個怪，一個是我看金爐的童子，一個是我看銀爐的童子，只因他偷了我的寶貝，走下界來。正無覓處，却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績。」大聖道：「你這老官兒，若實無禮，放縱家屬為邪，該問你鈴束不嚴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錯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薩問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託化妖魔，試你師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大聖聞言，心中作念道：「這菩薩也老大憊懶，當時解送老孫，教保唐僧西去取經，我說路途艱難，難行，他曾許我到急難處，親來相救。如今反使精神，措措，語言不的，該他一世無夫。若不是老官兒親來，我決不與他。」既是你這等說，拿去罷。」那老君收得五件寶貝，揭開葫蘆，與淨瓶蓋口，倒出兩股仙氣，用手一指，仍化為金銀二童子，相隨左右。只見那霞光萬道，噴灑紛紛，同歸兜率院，迤邐直上大羅天。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孫大聖怎生保護唐僧，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心猿正處請緣伏

勢破旁門見月明

却說孫行者，被落雲頭對師父，備言菩薩借童子，老君收去寶貝之事。三藏稱謝不已，死心塌地，辦虔誠，捨命投

西學養上馬。豬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挑着馬頭。孫行者執了鐵棒，剖開路徑，下高山前進，說不盡那水宿風餐，披霜冒露。師徒們行路多時，前又一山阻路。三藏在那馬上高叫徒弟，你道：「那裏山勢崔巍，須是要仔細提防。」恐又有魔障侵身也。行者道：「師父休要胡思亂想，只要定性存神，自然無事。」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麼這等難行。我記得離了長安城，在路上春盡夏來，秋殘冬至，有四五年頭，怎麼還不能得到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還不曾出大門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謊，人間就有這般大門，行者道：「兄弟，我們還在堂屋裏轉哩。」沙僧笑道：「師兄，少說大話嚇我，那裏就有這般大堂屋，却也沒處買這般大過梁啊。」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孫看時，把這青天爲屋瓦，日月作棟樑，四山五岳爲梁柱，天地猶如一微塵，八戒聽說道罷了罷了，我們只當轉些時，同去罷。」行者道：「不必亂談，只管跟着老孫走路，好大聖橫擔了鐵棒，領定了唐僧，剖開山路，一直前進。那師父在馬上遙觀，好一座山景，真個是山頂巖峨，崖斗栢樹，梢梢彷彿接雲霄。青煙堆裏，時間得谷口猿啼，亂翠陰中，每聽得松間鶴唳。嘯風山魅，立溪間戲弄樵夫。威器狐狸，坐崖畔驚張獵戶。好山看那八面嵒巖，四圍峻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枯摧。老樹掛藤蘿，泉水飛流，寒氣透人毛髮。冷巖峰屹竝，清風射眼，夢魂驚。時聽大蟲哮吼，每聞山鳥時鳴。麋鹿成羣，穿荆棘往來跳躑，狡兔結窩，尋野食。前後奔跑，好立草坡。一望並無旅客，行來深凹。四邊俱有豺狼，應非佛祖修行處。盡是飛禽走獸，場那師父進此深山，心中悽慘，兜住馬叫聲：「悟空啊，我自從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稜子，途中推馮馬兜鈴，尋坡轉澗，求荆芥，邁嶺登山，弄茯苓，防己一身，如竹瀝，葡萄香，何日拜朝，孫大聖聞言，呵呵冷笑道：「師父不必羅念，少要心焦，且有放心前進，還你個功到自然成也。」師徒們說着山景，信步行時，早不覺紅輪西墜，正是十里長亭無客走，九重天上現星辰。人河船隻皆收港，七十州縣盡關門。六宮五府同官宰，四海三江罷釣輪。兩座樓頭鑼鼓響，一輪明月滿乾坤。那長老在馬上遙觀，只見那山凹裏有樓臺，巖巖殿閣重重，三藏道：「徒弟，此時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廂有樓閣，不遠，想必是庵觀寺院，我們都到那裏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罷行者道：「師父說得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聖跳在空中，仔細觀看，果然是山門，但見八字。

磚牆泥紅粉，兩邊門上釘金釘，層層樓臺，藏殿，層層宮閣，隱山中，萬佛閣對如來殿，朝陽樓應大雄門，七層塔，屯雲宿霧，三尊佛神現光榮，文殊臺對伽藍舍，彌勒殿靠大慈廟，看山樓外青光舞，步虛閣上紫雲生，松關竹院，依依綠，方丈禪堂處處清，雅雅曲幽供樂事，川川道道喜迎迎，參禪處有禪僧講，演樂房多樂器鳴，妙高臺上曇花隱，說法壇前貝葉生，正是那林遮三寶地，山擁梵王宮，半壁燈煙光閃閃，一行香霧霧騰騰，孫大聖按下雲頭，報與三藏道，師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却好借宿，我們去來，這長老放開馬，一直前來，竟到了山門之外，行者道，師父，這一座是甚麼寺，三藏道，我的馬蹄纔然停住，脚尖還未纔出，就問我是甚麼寺，好沒分曉，行者道，你老人家自幼爲僧，須會講過儒書，方纔去演經法，文理皆通，然後受唐王的恩，宥門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認得，長老罵道，癩狗，說話無知，我纔面西催馬，被那太陽影射，奈何門雖有字，又被塵垢朦朧，所以未曾看見，行者聞言，把腰兒躬一躬，長了二丈餘高，用手展去灰塵道，師父請看，上有五個大字，乃是勅賜寶林寺，行者收了法身道，師父，這寺裏誰進去借宿，三藏道，我進去，你們的嘴臉醜陋，言語粗疎，性剛氣傲，倚或衝撞了本處僧人，不容借宿，反爲不美，行者道，既如此，請師父進去，不必多言，那長老却丟了錫杖，解了斗篷，整衣合掌，竟入山門，只見兩邊紅漆欄杆，裏面高坐着一對金剛塑的威儀惡醜，一個鐵面剛鬚，似活容，一個燥眉圓眼，若玲瓏，左邊的拳頭骨突如生鐵，右邊的手掌燒灼賽赤銅，金甲連環光燦爛，明盔纓帶映颯風，西方真個多供佛，石鼎中間香火紅，三藏見了，點頭長歎道，我那東土，若有人也將泥胎塑這些大菩薩，燒香供養，我弟子也不去西天去矣，正歎，急急又到了二層山門之內，見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國、多聞、增長、廣目，接東北西南風，調雨順之意，進了二層門裏，又見有喬松四樹，一樹樹翠蓋蓬蓬，却如傘狀，忽抬頭，乃是大雄寶殿，那長老合掌皈依，舒身下拜，拜罷起來，轉過佛臺，到於後門之下，又見有倒座觀音，普度南海之相，那殿上都是良工巧匠鑿塑的那些蝦魚蟹鱉，出頭露尾，跳海水波，潮要子，長老又點頭三五度，感歎萬千聲，道，可憐啊，鑿甲衆生都拜佛，爲人何不肯修行，正讚歎間，又見山門裏走出一個道人，那道人忽見三藏相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趨步上前施禮道，師父那裏來的，

三藏道：弟子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往西天拜佛求經的。今到寶方，天色將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師父甚怪，我做不得主。我是這裏掃地撞鐘打勤勞的道人，裏面還有個管家的老師父哩。待我進去裏他，看他若留你，我就出來奉請，若不留你，我却不敢勸。三藏道：累及你了。那道人急到方丈報道。老僧外面有人，不，那僧道：即起身換了衣服，按一按毗盧帽，披上袈裟，急開門迎接。問道：那裏人來？道人用手指道：那正殿後邊，不是，一個人。那三藏光着一個頭，穿一領二十五條蓬摩衣，足下登一雙拖泥帶水的達公鞋，斜倚在那後門首。僧官見了，大怒道：道人少打你，豈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來的士夫降香，我方出來迎接。這等個和尚，你怎麼多虛少實，報我接他，看他那嘴臉，不是個誠實的，多是雲遊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來借宿，我們方丈中，豈容他打攪。教他往前廊下蹲了，報我怎麼抽身轉去。長老聞言，滿眼垂淚道：可憐，可憐，這纔是人難擲，我弟子從小兒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拜懺，吃齋生歹意，看經懺，怒壞禪心，又不曾丟瓦拋磚，傷佛殿，阿羅臉上，刺真金，噫，可憐啊。不知是那世裏觸傷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夏人，和尚，你不留我們宿，便罷了，怎麼又說這等懶話。教我們在前廊下去蹲。此話不與行者說，還好。若說了，那猴子進來，一頓鐵棒，把孤拐都打斷你的。長老道：也罷也罷。常言道：人將禮樂為先。我且進去問他一聲，看他意下如何。那師父踏腳跡，跟他進方丈門裏，只見那僧官脫了衣服，氣喘喘的坐在那裏，不知是念經，又不知是與人家寫法事。見那桌案上有些紙劄，堆積，僧不收，深入，就立於天井裏，躬身高叫道：老院長主，弟子問訊了。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煩，他這裏邊來的意思，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裏來的。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的。經過寶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葛老院長主方便，方便。那僧官纔欠身起來道：你是那唐三藏麼？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經，怎麼路也不會走。三藏道：弟子更不會走貴處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里遠，近有一座三十里店，店上有賣飯人家，方便好宿。我這裏不便，不好留你們遠遠的僧。三藏合掌道：院長主，古人有云：庵觀寺院，都是我上方人的館驛。見山門就有三升米分，你怎麼不留我，却是何情。僧官怒聲叫道：你這遊方的和尚，

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說話。三藏道：何為油嘴油舌？僧官道：古人云：老虎進了城，家家都閉門，雞犬不吠，人日前壞了名。三藏道：怎麼日前壞了名？他道：向年有幾衆行脚僧來於山門口坐下，是我見他寒薄，一個個衣破鞋無，光頭赤脚，我款他那般禮禮，即忙請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齋飯，又將故衣各借一件與他，就留他住了幾日。怎知他貪圖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就住了七八個年頭，住便也罷，又幹出許多不公的事來。三藏道：有甚麼不公的事？僧官道：你聽我說。開時沿牆拋瓦，闖來壁上，扳釘冷天，向火折騰，搗夏日拖門，攔徑，藤布扯為腳帶，好香偷換，蔓菁常將琉璃把油傾，奪碗奪鍋，賭勝三藏，聽言心中暗道：可憐啊！我弟子可是那等樣沒脊骨的和尙，欲待要哭，又恐那寺裏的老和尙笑他，他暗暗扯衣揩眼，忍氣吞聲，急走出去，見了三個徒弟，那行者見師父面上含怒，向前問師父：寺裏和尙打你來？唐僧道：不曾打。八戒道：一定打來，不是怎麼還有些哭包聲？那行者道：罵你來？唐僧道：也不會罵。行者道：既不會罵，又不曾罵，你這般苦惱，怎麼好道是思鄉哩？唐僧道：徒弟，他這裏不方便，行者笑道：這裏想是道士，唐僧怒道：觀裏纔有道士，寺裏只有和尙。行者道：你不濟事，但是和尙，即與我們一般。常言道：既在佛會下，都是有緣人，你且坐，等我進去看看。好行者，按一按頂上金箍，束一束腰間裙子，執着鐵棒，竟到大雄寶殿上，指着那三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裝，假像內裏豈無感應？我老孫保領大唐聖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經，今晚特來此處投宿，趁早與我報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頓棍打碎金身，教你還魂本相。泥土這大聖正在前邊發狠，搗叉子亂說，只見一個燒晚香的道人，點了幾枝香，來佛前燒香，插被行者嗅的一聲，繞了一跌，爬起來看見臉，又是一跌，嚇得滾滾，鑽鑽跑入方丈裏，報道：老爺外面有個和尙來了。那僧官道：你這聲道人都少打，一行說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報甚麼？再說打二十道人說：老爺這個和尙，比那個和尙不同，生得惡，沒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樣？道人道：是個圓眼睛，查耳朵，滿面毛，雷公嘴，手執一根棍子，咬牙狠狠的，要尋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他，即開門，只見行者撞進來了，真個生得醜陋，七高八低，孤拐臉，兩隻黃眼睛，一個磕額頭，擦牙往外生，就像屬豬的，肉在裏面，骨在外面。那老和尙慌得把方丈門關了，行者趕上，撲的打破門扇道：

趕早將乾淨房子打掃一千間。老孫睡覺，僧官躲在房裏，對道人說：「怪他生得醜麼？原來是說大話，折作的這般嘴臉。我這裏連方丈、佛殿、鐘鼓樓、兩廊共總，也不上三百間。他却要一千間睡覺，却打那裏來？」道人說：「師父，我也是嚇破膽的人了，憑你怎麼答應他罷。」那僧官戰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長老，我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別處去宿罷。」行者將棍子變得盆來粗，細直壁盤的，豎在天井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人道：「我們從小兒住的寺，師父傳與師父，師父傳與我輩，我輩要遠繼兒孫，他不知是那裏勾當，冒冒實實的教我們搬哩。」道人說：「老爺十分不離臉，搬出去也罷。」扛子打進門來了。僧人道：「你莫胡說，我們老少衆大四五百名和尚，往那裏搬。」搬出去，却也沒處住。行者聽道：「和尚，沒處搬，便着一個出來打樣棍。」老和尚叫道：「人，你出去與我打個樣棍來。」那道人慌了道：「爺爺呀，那等個大扛子，教我去打樣棍。」老和尚道：「養軍千日，用軍一朝，你怎麼不出去？」道人說：「那扛子莫說打來，若倒下來，壓也壓個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說壓，只道豎在天井裏，夜晚間走路，不記得啊。」一頭也撞個大窟窿。道人說：「師父，你曉得這般重，却教我出去打甚麼樣棍？」他自家裏面轉鬧起來。行者聽見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做一棍，打殺一個我師父，又怪我行兇了。且等我另尋一個甚麼打與你看看。」忽搔頭，只見方丈門外有一個石獅子，却就舉起棍來。兵兵一下，打得個粉亂麻碎。那和尚在窗眼兒裏看見，就嚇得骨軟筋麻，慌忙往牀下拱道人，就往鍋門裏鑽。口中不住叫：「爺爺，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問你這寺裏有多少和尚？」僧官戰索索的說：「前後是二百八十五房頭，共有五百個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個和尚，都點得齊齊整整，穿了長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師父接進來，就不打你了。」僧人道：「爺爺，若是不打，便接也接進來。」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人，你莫說嚇破了膽，就是嚇破了心，便也去與我叫這些人來。」接唐僧老爺爺來。那道人沒奈何，捨了性命，不敢撞門。從後邊狗洞裏鑽將出去，竟到正殿上，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鐘鼓一齊響處，驚動了兩廊大小僧衆，上殿問道：「這早還不晚哩。」撞鐘打鼓，做甚麼？」道人說：「快換衣服，隨老師父排班。」出山門外，迎接唐朝來的老爺。那衆和尚真個齊齊整整，擺排出門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衲衫，無的穿

着個一口鐘宜襪十分窮的。沒有長衣服。就把腰裙接起兩條。披在身上。行者看見道。和尚。你穿的是甚麼衣服。和尚見他醜惡。道。爺爺。不要打等我說。這是我們城中化的布。此間沒有裁縫。是自家做的。個一裏窮。行者聞言。暗笑。押着衆僧。出山門外。跪下。那僧官磕頭高叫道。唐老爺。請方丈裏坐。八戒看見道。師父。老大不濟事。你進去時。淚汪汪。嘴上掛得油瓶。師兄。怎麼就有此獐智。教他們磕頭來接。三藏道。你這個獸子。好不曉禮。常言道。鬼也怕惡人哩。唐僧見他們磕頭禮拜。甚是不過意。上前叫。列位。請起。衆僧叩頭道。老爺。若和你徒弟說。方便。不動。扛子。就跪一個月也罷。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會打。若打。這會已打斷了根矣。那些和尚。却纒起身。牽馬的牽馬。挑擔的挑擔。擡着唐僧。歇着八戒。挽着沙僧。一齊都進山門裏去。却到後面方丈中。依序坐下。衆僧却又禮拜。三藏道。院主。請起。再不必行禮。作踐貧僧。我和你都是佛門弟子。僧官道。老爺是上國欽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識尊儀。與老爺邂逅相逢。動問老爺。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葷。我們好去辦飯。三藏道。吃素。僧官道。徒弟。這個爺爺好的吃葷。行者道。我們也吃素。都是胎裏索。那和尚道。爺爺。呼這等兇漢。也吃素。有一個膽量大的和尚。近前又問。老爺。既然吃素。食多少米的飯。方穀。吃入戒道。小家子和和尚。問甚麼。一家子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鍋灶。各房安排中茶飯。高掌明燈。調開桌子。管待唐僧。徒弟們。都吃罷了。晚衆僧收拾了傢伙。三藏稱謝道。老院主。打攪寶山了。僧官道。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我師徒却在這裏安歇。僧官道。老爺。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區處。叫道。人那壁廂。有幾個人。聽使令的。道人說。師父。有僧官吩咐道。你們着兩個去安排草料。與唐老爺喂馬。着幾個去前面。把那三間禪堂。打掃乾淨。鋪設牀帳。快請老爺安歇。那些道人聽命。各各整頓齊備。却來請唐老爺安寢。他師徒們牽馬挑擔。出方丈。竟至禪堂門首看處。只見那裏面燈火光。明。兩梢間。鋪着四張藤籬牀。行者見了。喚那辦草料的道人。將草料擡來。放在禪堂裏面。拴下白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坐在中間。燈下。兩班兒。立五百個和尚。都伺候着。不敢側離。三藏欠身道。列位。請回。貧僧好在安寢也。衆僧決不敢退。僧官上前。吩咐大眾。伏侍老爺安置了。再回。三藏道。卽此就是安置了。都就請回。衆人却纒致散。

去訖。唐僧舉步出門小解。只見明月當天。叫徒弟行者入戒。沙僧都出來侍立。因感這月清光皎潔。玉宇深涼。真是一輪高照。大地分明。對月懷歸。口占一首古風長篇詩云。皓魄當空寶鏡懸。山河搖影十分全。瓊樓玉宇清光滿。冰鑑銀盤爽氣旋。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明鮮。輝如霜餅離滄海。却似冰輪掛碧天。別館寒宵孤客悶。山村野店老翁眠。乍臨漢苑驚秋髮。纔到秦樓促晚昏。庾亮有詩傳晉史。袁宏不寐泛江船。光浮杯面寒無力。清映庭中健有仙。虞虞宵軒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絃。今宵靜觀來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園。行者聞言。近前答曰。師父啊。你只知月色光華。心懷故里。更不知月家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月至三十日。陽魂之金散盡。陰魄之水盈輪。故滿黑而無光。乃曰晦。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間。感陽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陽現。初八日。二陽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陽備足。是以團圓。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陰生。二十二日。二陰生。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陰備足。亦當晦。此乃先天採煉之意。我等若能溫養二八九九。成功。那時節。見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乎。氣象全採得歸來。爐中煉。志心功果。即西天那長老聽說。一時解悟。明徹真言。滿心歡喜。稱讚了悟空。沙僧在旁笑道。師兄此言雖當。只說的是弦前屬陽。弦後屬陰。陰中陽半。得水之金。更不道水火相挽。各有緣。金憑土。母配如然。三家同會無爭競。水在長江月在天。長老聞得。亦開茅塞。正是理明一竅。通千竅。說破無生。即是仙。八戒上前扯住道。師父。莫聽亂語。誤了睡覺。這月啊。缺之不久。又團圓。似我生來不十全。吃飯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說有黏涎。他都伶俐修來福。我自癡愚積下緣。我說你取經還滿三塗業。擺尾搖頭直上天。三藏說也罷。徒弟們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這這等經來念一念。行者道。師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時的經文。那本不熟。却又領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見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見。經未曾取。你念的是那卷經兒。三藏道。我自出長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時的經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閑。等我溫習溫習。行者道。既這等說。我們先去睡也。他三人各住一張藤牀。上睡下長老搖上禪堂門。高懸銀缸。鎖閉經本。默默看念。正是那樓頭初鼓入。煙靜野浦漁舟火。賊時畢竟不知那長老怎麼樣。

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等二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却說三藏坐於寶林寺禪堂中。燈下念一會梁皇水懺。看一會孔雀真經。只坐到三更時候。却纔把經本包在衾裏。正欲起身去睡。只聽得門外撲刺刺一聲響。浙零零刮陣怪風。那長老恐吹滅了燈。慌忙將衲衫袖子遮住。又見那燈或明或暗。便覺有些心驚膽戰。此時又困倦上來。伏在經案上盹睡。雖是合眼朦朧。却還心中明白。耳內嚶嚶。聽着那窗外陰風颯颯。好風真個那浙浙瀟瀟。飄飄蕩蕩。浙浙瀟瀟。飛落葉飄飄蕩蕩。掃淨雲滿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塵沙盡洒紛。一陣家猛。一陣家純。純時松竹敲清韻。猛處江湖波浪聲。刮得那山鳥難棲聲。嘎嘎。海魚不定跳噴噴。東西館閣門窗脫。前後廊房神鬼噴。佛殿花瓶吹墮地。琉璃搖落慧燈昏。香爐欹倒香灰迸。燭架歪斜。燭焰幢幡寶蓋都搖折。鐘鼓樓臺撼動根。那長老昏夢中聽着風聲。一時過處。又聞得禪堂外隱隱的叫一聲。師父。忽搔頭夢中觀若。門外站着一條漢子。渾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淚。口裏不住叫師父。師父。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魎妖怪。神怪邪魔。至夜深時來此戲我。我却不是貪慾貪噴之類。我本是個光明正大之僧。奉東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手下有三個徒弟。都是降龍伏虎之英豪。掃怪除魔之壯士。他若見了你。碎屍粉骨。化作微塵。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兒潛身遠遁。莫上我之禪門來。那人倚定禪堂道。師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魎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類。却深夜來此何為。那人道。師父。你舍眼着我。一看長老果仔細。定睛看處。呀。只見他頭戴一頂冲天冠。腰束一條碧玉帶。身穿一領飛龍舞鳳赭黃袍。足踏一雙雲頭繡口無憂履。手執一柄列斗羅星白玉珪。面如東岳岳長生帝。形似文昌開化君。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急躬身厲聲高叫道。是那一朝陛下。請坐。用手忙攙。摸了個空虛。回身坐定。再看處。還是那個人。長老便問。陛下。你是那裏皇帝。何邦帝王。想必是國土不寧。纔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話說。說與我聽。這人纔淚滂。腿邊談舊事。愁攢眉。上訴前因道。師父。我家住在正西。離此只有四十里遠近。那廂有座城池。便是興基之處。三藏道。叫做甚麼地。

名。那人道：「不瞞師父說，便是朕當時創立家邦，改號為雞國。三藏道：「陛下這等驚慌，却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師父啊，我這裏五年前，天年乾旱，草子不生，民皆飢死，甚是傷情。三藏聞言，點頭笑道：「陛下啊，古人云：『正天心順，想必是你不慈恤萬民，就遭荒歉。』怎麼就躲離城廓，且去開了倉庫，賑濟黎民，悔過前非，重興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順風調。」那人道：「我國中倉廩空虛，錢糧盡絕，文武兩班，停俸祿，家人膳食亦無，做效禹王治水，與萬民同受甘苦，沐浴齋戒，晝夜焚香祈禱。如此三年，只乾得河枯井涸，正都在危急之處，忽然鍾南山來了一個金真，能呼風喚雨，點石成金，先見我文武多官，後來見朕，當即請他登壇祈雨。果然有應，只見金牌響，真頃刻間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說久旱不能潤澤，又多下了二寸，朕見他如此尚義，就與他入拜為交，以兄弟稱之。」三藏道：「此陛下萬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來？」三藏道：「那金真既有這等本事，若要雨時，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時，就教他點金，還有那些不足，却離了城關來此。」那人道：「朕與他同寢食者，只得二年，又遇着陽春天氣，紅杏天桃，開花綻蕊，家家士女，處處王孫，俱去遊春賞觀。那時節，文武歸衙，嬪妃轉院，朕與那金真攜手緩步，至御花園裏，忽行到八角琉璃井邊，不知他拋下些甚麼物件，井中有萬道金光，哄朕到井邊，看甚麼寶貝，他陡起死心，撲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內，把石板蓋住井口，擁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憐我啊，已死去三年，是一個落井傷生的冤屈之鬼也。」唐僧見說是鬼，饒待勸力，酥軟毛骨，雖然沒奈何，只得將言又問他道：「陛下，你說的這話，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宮皇后，遇三朝，見駕殿上，怎麼就不尋你？」那人道：「師父啊，說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間罕有，自從害了朕，他當時在花園內，撻身一變，就變做朕的模樣，更無差別。現今占了我的江山，暗殺了我的國土，他把我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宮皇后，六院嬪妃，盡屬於他矣。」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惱，那人道：「何備三藏道：「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變作你的模樣，侵占你的乾坤，文武不能敵，后妃不能曉，只有你死的明白，你何不在陰司，闞王虞具告？」那人道：「你的神通廣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與他會，領海龍王，盡與他有親，東嶽齊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閻羅是他的異兄弟，因此這般，我也無門投告。」三藏道：「陛下，你陰司裏，既沒本事，告

他却來我陽世間作甚。那人道：師父啊，我這一點冤魂，怎敢上你的門來。山門前有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位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緊隨鞍馬，却纔被夜遊神一陣神風，把我送將進來。他說我三年水災，該滿着我來拜謁師父。他說你手下有一個大徒弟，是齊天大聖，極能新怪降魔。今來志心拜懇，乞到我國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當結草銜環，報酬師父恩也。三藏道：陛下你到來，是請我徒弟去，除却那妖怪麼？那人道：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幹別的事不濟，但說降妖捉怪，正合他宜。陛下啊，雖是着他拿怪，但恐理上難行。那人道：怎麼難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廣大，變得與你相同。滿朝文武，一個個言和心順。三宮妃嬪，一個個意合倚投。我徒弟縱有手段，決不敢輕動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說我們欺邦滅國，問一款大盜之罪，困陷城中，却不是靈虎刻鵠也？那人道：我朝中還有人哩。三藏道：却好，却好想必是一代親王侍長，發付何處鎮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官。有太子是我親生的儲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賤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鑾殿上，五鳳樓中，或與學士講書，或共金真登位。自此三年，禁太子不入皇宮，不能殺與娘孃相見。三藏道：此是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計策，只恐他母子相見，鬧中論出長短，怕走了消息，故此兩不會面。他得永住常存也。三藏道：你的災厄，想應天付，却與我相類。當時我父曾被水賊傷生，我母被水賊佔去，經三個月分曉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師救養成人，記得我幼年無父母。此間那太子失雙親，真個可憐。又問道：你縱有太子在朝，我怎得與他相見？那人道：如何不得見？三藏道：他被妖魔拘轄，連一個生身之母，尚不得見我一個和尚，欲見何由？那人道：他明早出朝來也。三藏問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領三千人馬，架鷹犬，出城探獵。師父斷得與他相見。見時，肯將我的言語說與他，他便言了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幾聲？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語？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記與你罷。三藏問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執的金珀白玉珪放下道：此物可以為記。三藏道：此物何知？那人道：全真自從變作我的模樣，只是少變了這件寶貝。他到宮中說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珪去了。自此三年，還沒此物。我太子若看見，他觀物思人，比仇必報。三藏道：也罷，等我留下，若徒

弟與你處置。却在那裏等麼。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這去還央求夜遊神，再使一陣神風，把我送進皇宮內院。託一夢與我那正宮皇后，教他母子們合意。你師徒們同心三藏點頭應承道：「你去罷。那冤魂叩頭拜別，舉步相送。不知怎麼踏了脚，跌了一個筋斗，把三藏驚醒。却原來是南柯一夢。慌得對着那盞昏燈，連忙叫徒弟弟入戒，醒來道：「怎麼土地、土地，當時我做好漢，專一吃人度日，受用腥羶，其實快活。偏你出家，教我們保護你跑路。原說只做到尙，如今拿做奴才，日間挑包袱牽馬，夜間提尿瓶務脚。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三藏道：「徒弟，我剛纔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個怪夢。行者就將起來道：「師父，夢從想中來，你未曾上山，先怕怪物，又愁雷音路遠，不能得到。思念長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夢多。似老孫一點真心，專要西方見佛，更無一個夢兒到我。」三藏道：「徒弟，我這夢不是思鄉之夢，纔然合眼，見一陣狂風過處，禪房門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烏雞國王，渾身水濕，滿眼垂淚。這等這等如此如此，將做夢中話一一的說與行者。行者笑道：「不消說了。他來託夢與你，分明是照顧老孫一場生意。必然是個妖怪在那裏篡位謀國，等我與他辨個真假。想那妖魔棍到處立要成功。三藏道：「徒弟，他說那怪神道廣大哩。行者道：「怕他甚麼。廣大早知老孫到，教他即走無方。」三藏道：「我又記得留下一件寶具做表記。八戒答道：「師父莫要胡纏，做個夢便罷了。怎麼只管閑話。」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們打起火，開了門看看如何。便是行者暴然開門，一齊看處，只見星月光中，階簷上真個放着一柄金扇，白玉珪。八戒近前拿起道：「哥哥，這是甚麼東西。行者道：「這是國王手中執的寶具，名喚玉珪。師父啊，既有此物，想必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孫身上。只是要你三件兒造化底哩。」八戒道：「好好做個夢罷了。又告訴他那些兒不會作弄人哩。就教你三件兒造化底。三藏回入裏面道：「是那三樁行者道：「明日要你頂缸，受氣，遭瘟。」八戒笑道：「一樁兒也是難的。三樁兒却怎麼就難得。唐僧是個聰明的長老，便問徒弟啊。此三事如何講。行者道：「也不消講。等我先與你二件物，好大聖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聲變，變做一個紅金漆匣兒，把白玉珪放在內，盛着道：「師父，你將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曉時，穿上錦欄袈裟，去在正殿坐着念經。等我去看看他那城地，端的是個妖怪，就打殺他。也在此間立

個功績。假若不是。且休攪稿。三藏道。正是。正是。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便罷。若真個應夢出城來。我定引他來見你。三藏道。見了我如何迎。行者道。來到時。我先報知。你把那匣蓋兒扯開些。等我變作二寸長的一個小和尚。放在匣兒裏。你速我捧在手。中。那太子進了寺來。必然拜佛。你儘他怎的下拜。只是不睬他。他見你不動身。一定教拿你。你憑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綁也由他。殺也由他。三藏道。呀。他的軍令大。真個殺了我。怎麼好。行者道。沒事。有我哩。若到那緊關裏。我自然護你。他若問時。你說。是東土欽差。上西天拜佛取經進寶的和尚。他道有甚寶貝。你却把錦襪袈裟對他說一遍。說道。此是三等寶貝。還有頭一等。第二等的好物哩。但問處。就說這匣內有一件寶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俱盡曉得。却把老孫放出來。我將你夢中話告訴那太子。他若是肯信。法拿了那妖魔。一則與他父王報仇。二來我們立個名節。他若不信。再將白玉珪拿與他看。只恐他年幼。還不認得哩。三藏聞言大喜。道。徒弟啊。此計絕妙。但說這寶貝。一個叫做錦襪袈裟。一個叫做白玉珪。你變的寶貝。却叫做甚名。行者道。就叫做立帝貨。三藏依言記在心上。師徒們一夜那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噴氣吹散滿天星。不多時。東方發白。行者又吩咐了八戒。沙僧。教他兩個不可攪擾僧人。出來亂走。待我成功之後。共汝等同行。纔別了。吩咐一飭斗。跳在空中。睜火眼。平西看處。果見有一座城池。你道怎麼就看見了。當時說那城池。離寺只有四十里。故此恐高就見了。行者近前仔細看處。又見那怪髯愁雲。淺漢妖風。怨氣紛紛。行者在空中讚歎道。若是真王登寶座。自有祥光五色雲。只因妖怪侵龍位。騰騰黑氣鎖金門。行者正在感歎。忽聽得炮聲響。又只見東門開。閃出一路人馬。真個是採獵之軍。果然勢勇。但見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彩旗開映日。白馬驟迎風。擺鼓鞞。擡標鏢。鏢鏢對對衝。架鷹軍。猛烈牽犬將。驍雄火炮連天振。粘竿映日紅。人人支弩箭。個個撈雕弓。張網山坡下。鋪繩小徑中。一聲驚霹靂。千騎擁貔貅。狡兔身難保。乖獐智亦窮。狐狸該命盡。麋鹿喪當終。山猿難飛脫。野雞怎避兇。他都標占山場。擒猛獸。摧殘林木射飛蟲。那些人出得城來。散步東郊。有二十里。向高田地。又只見中軍營裏。有小小的一個將軍。頂着盔。戴着甲。果肚花十八

札手執青鋒寶劍，坐下黃驃馬，腰帶滿弦弓，真個是隱隱君王像，昂昂帝主容。規模非小輩，行動顯真龍。行者大空稱喜道：不須說，那個就是皇帝大太子了。等我戲他一戲，好大聖接落雲頭，撞入罩中，太子馬前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兔兒，只在太子馬前亂跑。太子看見，正合歡心，拈起箭拽滿弓，一箭正中了那兔兒。原來是那大聖故意教他中了，却眼快手疾，一把接住那箭頭，把箭翎花落在前邊，丟開脚步跑了。那太子見箭中了玉兔，兜開馬，獨自爭先來趕，不知馬行的快，行者如風馬行的邊，行者慢定，只在他面前不遠，看他一程一里，將太子哄到寶林寺山門之下，行者現了本身，不見兔兒，只見一枝箭插在門檻上，竟撞進去，見唐僧道：師父來了，來了，却又一變，變做二寸長的小和尚兒，鑽在紅匣之內，却說那太子趕到山門前，不見了玉兔，只見門檻上插住一枝雕翎箭，太子大驚失色道：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麼不見，只見箭在此間，想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抬頭看處，山門上有五個大字，寫着勅建寶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向年間曾記得我父王在金鑾殿上，差官齎些金帛與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過道院，迷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我且進去走走。那太子跳下馬來，正要進去，只見那保駕的官將與三千人馬趕上，簇簇擁擁，都入山門裏面，慌得那本寺衆僧都來叩頭拜接，接入正殿中間，參拜佛像，却纔舉目觀瞻，又欲遊廊觀景，忽見正當中坐着一個和尚，太子大怒道：這個和尚無禮，我今半朝變駕進山，雖無旨意，知會不當，這接此時軍馬臨門，也該起身，怎麼還坐着不動。教拿下來，說聲拿字，兩邊校尉一齊下，把唐僧抓將下來，急理繩索，便細行者，在匣裏默默的念咒，教道：護法諸天六丁六甲，我今設法降妖，這太子不能知識，將繩要細我師父，汝等即早護持，若真細了，汝等都該有罪。那大聖暗中吩咐，誰敢不遵，即將三藏護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着他，光頭好似一盤磨，攪住難攪共身。那太子道：你是那方來的，使這般隱身法欺我。三藏上前施禮道：貧僧無隱身法，乃是東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進寶的和尚。太子道：你那東土雖是中原，其窮無比，有甚寶貝，你說來我聽。三藏道：我身上穿的這袈裟，是第三樣寶貝，還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理。太子道：你那衣服，半邊苦身，半邊露背，能值多少物，敢稱寶貝。三藏道：這

髮裝雖不全體，有辭幾句。詩曰：佛衣偏袒不須論，內隱真如脫世塵。萬線千針成正果，九珠八寶合元神。仙娥聖女恭修製，蟻賜禪僧靜垢身。見駕不迎猶自可，你的父冤未報枉爲人。太子聞言，心中大怒道：這僧和尚胡說，你那半片衣，憑着你的口，能舌便誇好詩強，我的父冤從何未報，你說來我聽。三藏道：這僧前一步合掌問道：殿下爲人生在天地之間，能有幾恩？太子道：有四恩。三藏道：那四恩？太子道：感天地蓋戴之恩，日月照臨之恩，國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恩。三藏笑曰：殿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蓋戴，日月照臨，國王水土，那得個父母養育來？太子怒道：和尚是那遊手遊食，創髮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養育，身從何來？三藏道：殿下貧僧不知，但只這紅匣內有一件寶貝，叫做立帝貨，他上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共知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便知無父母養育之恩，今貧僧在此久等多時矣。太子聞說，教拿來我看。三藏扯開匣蓋兒，那行者跳將出來，燄呀燄的，兩邊亂走。太子道：這星星小人兒，能知甚事？行者聞言，嫌小，却就使個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長了有三尺四五寸，衆軍士吃驚道：若是這般快長，不消幾日，就撐破天也。行者長到原身，就不長了。太子纔問道：立帝貨這老和尚說，你能知未來過去吉凶，你却有些詐作，卜有著作，筮，憑書句，斷人禍福，行者道：我一點不用，只是全憑三寸舌，萬事盡皆知。太子道：這廝又是胡說，自古以來，周易之書，極其玄妙，斷盡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故龜所以卜，著所以筮，聽彼之言，憑據何理，妄言禍福，扇惑人心？行者道：殿下且莫忙，等我說與你聽。你本是烏雞國王的太子，你那裏五年前年，程荒旱，萬民遭苦，你家皇帝共臣子，秉心祈禱，正無點雨之時，鍾南山來了一個道士，他善呼風喚雨，點石爲金，習王忒也愛小，就與他拜爲兄弟，這樁事有麼？太子道：有有，你再說說。行者道：後三年不見，全真稱孤的，却是誰？太子道：果是有個全真父王，與他拜爲兄弟，食則同食，寢則同寢。三年前在御花園裏，觀景被他一陣神風，把父王手中金扇，白玉珪，攝回鍾南山去了。至今父王還思着他，因不見他，遂無心賞，把花園緊閉了已三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行者聞言，哂笑不絕。太子再問不答，只是哂笑。太子怒道：這廝當言不言，如何這等哂笑？行者又道：還有許多話哩，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太子見他言語有因，將袍袖一展，教軍士且退。那

駕上官將急傳令將三千人馬都出門外住扎。此時殿上無人，太子坐在上面，長老立在前邊，左手旁立着行者。本寺諸僧皆與行者纔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風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見坐位的是那祈雨之金兒。」太子道：「胡說。」胡說我父自舍真去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照依你說，就不是我父王了。還是我年穉容得你，若我父王聽見你這反話，拿了去碎屍萬段，把行者啣的喝下來。行者勸唐僧道：「何如？」我說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却拿那寶貝進與他，倒換關文，往西天去罷。三藏即將紅匣子遞與行者，行者接過來，將身一抖，那匣兒卒不見了。原是他毫毛變的，被他收上身去，却將白玉珪雙手捧上，獻與太子。太子見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假金真來，騙了我家的寶貝，如今又敢做和尚來進獻，叫拿了一聲傳令，把長老說得慌忙，指着行者道：『你這驢馬溫尊，撞空頭禍，帶累我哩。』」行者近前一齊攔住道：「休嚷，莫走了風，我不叫做立帝貨，還有真名哩。」太子怒道：「你上來，我問你個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行者道：「我是那長老的大徒弟，名喚悟空孫行者，因與我師父上西天取經，昨宵到此，覓宿我師父夜談經卷，至三更時分得一夢，夢見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推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全真變作他的模樣，滿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無分曉，禁你入宮，闕了花園，大端怕漏了消息。』你父王今夜特來請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個妖精，正要動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獵，你箭中的玉兔，就是老孫。老孫把我引到寺裏，見師父，訴此衷腸，句句是實。你既然認得白玉珪，怎麼不念鞠養恩情，替親報仇？」那太子聞言，心中慘感，暗自傷愁道：「若不信此言語，他却有三分兒真實，若信了，怎奈殿上見是我父王，道是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行者見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請殿下駕回本國，問你國母親，娘一聲，看他夫妻恩愛之情，比三年前如何？』」此一問，便知真假。那太子回心道：「正是，且待我問我母親去來。」他跳起身，籠了白玉珪就走。行者扯住道：「你這些人馬都回，却不走漏消息，我難成功。但要你單人獨馬進城，不可揚名賣弄，莫入正陽門，須從後宰門進去，到宮中見你母親，切莫高聲大氣，須是悄悄低言，恐那怪神通廣大，一時走了消息，你娘兒們性命俱難保也。」太子謹遵教命，出山門，吩咐將官穩在此扎營，不得移動。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來。

一同進城，看他指揮號令屯軍士上馬如飛，即轉城這一去，不知見了娘娘，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金木參文見假真

縫君只說受生，因便作如來會上人，一念靜觀塵世佛，十方同看降威神。欲知今日真明主，須問當年嫡母身。別有世間曾未見，一行一步一花新。却說那為鷄國王太子，自別大聖不多時，回至城中，果然不奔廟門，不敢報傳。宣詔竟至後宰門首，見幾個太監在那裏把守，見太子來，不敢阻滯，讓他進去了。好太子，夾一夾馬，撞入裏面，忽至錦香亭下，只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香亭上，兩邊有數十個嬪妃掌扇。那娘娘倚雕欄，兒流淚哩。你道他流淚怎的？原來他四更時也做下一夢，記得一半含糊，一半沉沉思想。這太子下馬，跪於亭下，叫母親。那娘娘強整歡容，叫聲孩兒，喜呀喜呀。這二三年在前殿與父王開講，不得相見，我甚思量。今日如何得眼來看我一面，誠萬千之喜，誠萬千之喜。孩兒，你怎麼聲音悲慘？你父王年紀高邁，有一日龍歸碧海，鳳返丹霄，你就傳了帝位，還有甚怎不悅？太子叩頭道：母親，你問你卽位登龍，是那個稱孤道寡？果何人？娘娘聞言道：這孩兒發瘋了，做皇帝的是你父王，你問怎的？太子叩頭道：萬望母親教子無罪，敢問不敢。不敢問，娘娘道：子母家有何罪？教你快快說來。太子道：母親，我問你三年前夫妻宮裏之事，與後三年恩愛同否？如何？娘娘見說，魂飄魄散，急下亭，抱起緊撲在懷，眼中滴淚道：孩兒，我與你久不相見，怎麼今日來宮問此？太子發怒道：母親有話說說，不說時，且誤了大事。娘娘纔喝退左右，淚眼低聲道：這樁事，孩兒不問，我到九泉之下，此不得明白。既問時，聽我說。三載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枕邊切切將言問，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太子聞言，撒手脫身，攀鞍上馬。那娘娘一把扯住道：孩兒，你有甚事，話不終就走？太子跪在面前道：母親不敢說。今日早朝，蒙欽差架鷹逐犬，出城打獵，偶遇東土駕下來的個取經聖僧，有大徒弟，乃孫行者，極善降妖。原來我父王死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這全真假變父王，僥了龍位。今夜三更，父王託夢請他到城捉怪。孩兒不敢盡信，特來問母親，纔說出這等言語，必然是個妖精。那娘娘道：兒啊，外人之言，你怎麼就信為實？太子道：兒還不敢認實。父王遺下表記與他了。娘娘問是何物？太

子袖中取出那金瓶白玉珪，遞與娘娘。那娘娘認得是當時國王之寶，止不住淚如泉湧，叫聲主公，你怎麼死去三年不來見我，却先見聖僧。後見太子，太子道：母親，這話是怎的說？娘娘道：兒啊，我四更時分也做了一夢，夢見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親說他死了。鬼魂兒拜請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前身，記便記得是這等言語。只是一半兒不得分明，正在這個胡疑，怎知今日你又來說這話，又將寶貝拿出，分且收下，你且去請那聖僧，急急爲之，果然掃蕩妖氛，辨明邪正，庶報你父王養育之恩也。太子急忙上馬，出後宰門，鞞鞞城池，真個是噙淚叩頭辭國母，含悲頓首服唐僧，不多時出了城門，竟至寶林寺山門前下馬，衆軍士接着太子，又見紅輪將壓太子，傳令不許軍士亂動，他又獨自個入了山門，整束衣冠，拜請行者，只見那猴王從正殿搖搖擺擺走來，那太子雙膝跪下道：師父，我來了。行者止前攙住道：請起，你到城中，可曾問誰麼？太子道：問母親來，將前言盡說了一遍。行者微微笑道：若是那般冷啊，想是個甚麼冰冷的東西變的，不打緊，不打緊，等我老孫與你掃蕩，却只是今日晚了，不好行，你先回去待明早我來。太子跪地叩拜道：師父，我只在此伺候，到明日同師父一路去罷。行者道：不好，不好，若是與你一同入城，那怪物生疑，不說是我撞着你，却說是你請老孫，却不惹他反怪你也。太子道：我如今進城，他也怪我。行者道：怪你怎麼？太子道：我自早朝蒙差帶領若干人馬，鷹犬出城，今日更無一件野物，怎麼見駕？若問我不才之罪，監陷差里，你明日進城，却將何倚，况那班部中更沒個相知人也。行者道：這甚打緊，你肯早說時，却不尋下些等，你，好大聖，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顯個手段，將身一縱，跳在雲端裏，捻着訣，念一聲喇藍，淨法界的真言，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使命？行者道：老孫保護唐僧至此，欲拿邪魔，奈何那太子打獵無物，不敢回朝，問汝等討個人情，快將律祀鹿兔，走獸飛禽，各尋些來，打發他回去。山神土地聞言，敢不承命，又問各要幾何。大聖道：不拘多少，取些來便罷。那各神即着本處陰兵，刮一陣聚獸陰風，捉了些野雞山雉，角鹿肥獐，狐獾貉兔，虎豹狼蟲，共有百千餘隻，獻與行者。行者道：老孫不要，你可把他都撿就了，勛單擺在那四十里路上兩旁，教那些人，不放鷹犬，拿回城去，算了汝等之功。衆神依言，收了陰風，擺在左右，行

奇緣按雲頭對太子道。殿下請同路上已有物了。你自收去。太子見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如何不信。只得叩頭拜別。出山前傳了令。教軍士們回城。只見那路旁果有無限的野物。軍士們不放鷹犬。一個個俱着手擒捉。喝采俱道是千歲殿下的沒福。怎知是老孫的神功。你聽凱歌聲唱。一擁回城。這行者保護了三藏。那本寺中的和尚。見他們與太子這樣纏綿。怎不恭敬。却又安排齋供。管待了唐僧。依然還歇在禪堂裏。將近有一更時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般纏爬起來。到唐僧牀前。叫師父。此時長老還未睡哩。他曉得行者會失驚打怪的。翻睡不應。行者摸着他的光頭。亂搖道。師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這個頑皮。這早晚還不睡。吆喝甚麼。行者道。師父有一樁事兒。和你計較計較。長老道。甚麼事。行者道。我日間與那太子誇口。說我的手段比山還高。比海還深。那妖怪如探囊取物一般。伸了手去。就拿將轉來。却也睡不着。想起來有些難哩。唐僧道。你說難。便就不拿了罷。行者道。拿是還要拿。只是理上不順。唐僧道。這猴頭亂說。妖精奪了人君位。怎麼叫做理上不順。行者道。你老人家只知念經拜佛。打坐參禪。那曾見那蕭何的律法。常言道。拿賊拿賊。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又不曾走了馬脚。漏了風聲。他與三宮妃后同眠。又和兩班文武共興。我老孫就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定個罪名。唐僧道。怎麼不好。定罪行者道。他就是個沒嘴的葫蘆。也與你滾上幾滾。他敢道我是為雞國王。有甚麼逆天之事。你來拿我。將甚執照與他折辦。唐僧道。憑你怎生裁處。行者笑道。老孫的計已成了。只是干礙着你老人家有些兒護短。唐僧道。我怎麼護短。行者道。八戒生得秀。你有些兒偏向他。唐僧道。我怎麼向他。行者道。你若不向他。且如今把護短。大些與沙僧。只在這裏待老孫與八戒。趁此時先入那為雞國城中。尋着御花園。打開琉璃井。把那皇帝屍首撈將上來。包在我們包袱裏。明日進城。且不管甚麼倒換文牒。見了那怪。掣棍來就打他。但有言語。就將骨襯與他看說。你殺的是這個人。却教太子上來哭父。皇后出來認夫。文武多官見主。我老孫與兄弟們動手。這纔是有對頭的官事。好打。唐僧聞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我說你護短。你怎麼就知他不肯去。你只像我叫你時不答應。半個時反便了。我這去。但憑三寸不爛之舌。莫說是豬八戒。就是豬九戒。也有本事教他跟着

我走。唐僧道也罷。隨你去叫他。行者離了師父，竟到八戒、八戒、八戒、那馱子是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管打鼾。那裏叫得醒。行者揪着耳朵，抓着他，把他一拉，拉起來，叫聲八戒。那馱子還打撲，行者又叫一聲馱子。道：睡了罷。莫煩。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煩。有一樁買賣，我和你做去。八戒道：甚麼買賣。行者道：那太子告訴我說，那妖精有件寶貝，萬夫不當之勇。那太子說：麼入戒道：我不曾見面，不曾聽見說甚麼。行者道：那太子告訴我說，那妖精有件寶貝，萬夫不當之勇。我們明日進城，不免與他爭敵。倘那怪執了寶貝，降倒我們，却不反成不美。我想着打人不過，不如先下手。我和你先偷他的來，却不是好。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賊哩。這個買賣，我也去得。果是曉道實實的幫襯，我也與你講個明白。偷了寶貝，降了妖精，我却不要煩。甚麼小家學氣的分。寶貝我就要了。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們，乖巧能言。人面前化得出齋來。老猪身子又夯，言語又粗，不能念經。若到那無濟無生處，可好換齋吃麼。行者道：老孫只要圖名。那裏圖甚麼。寶貝就與你罷。便了。那馱子聽見說都與他，他就滿心歡喜。一轆轤爬將起來，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這是清酒紅人面，黃金動道心。兩個密密的開了門，緊離三藏，縱祥光，竟奔那城不多時，到了塔落雲頭。只聽得樓頭方二鼓矣。行者道：兄弟，二更時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頭覺裏正攪睡也。二人不奔正陽門，竟到後宰門首，只聽得梆鈴聲響。行者道：兄弟，前後門皆緊急，如何得入。八戒道：那見做賊的，從門裏走麼。躊躇跳過便罷。行者依言，將身一縱，跳上裏城牆，入戒也跳上去。二人齊入裏面，找着門路，竟尋那御花園。正行時，只見有一座三簷白簇的門樓，上有三個亮灼灼的大字，映着那星光輝，乃是御花園。行者近前看了，有幾重封皮，公然將鎖門鎖住了。即命八戒動手。那馱子掣鐵鉗，盡力一築，把門築得粉碎。行者先舉步，躍入，忍不住跳將起來，大呼小叫，饒得八戒上前拉住道：哥呀，害殺我也。那見做賊的，這般嚇唬，驚醒了人，把我們拿住，發到官司，就不該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軍。行者道：兄弟啊，你說我發急為何。你看這彩畫雕欄，狼狽寶妝亭閣，歌至莎汀，蕙岸盡塵埋，芍藥荼蘼俱敗，茉莉玫瑰香暗，牡丹百合空開，芙蓉木樨，荔枝坡，異卉奇葩，壟壠巧石，山嶽俱倒，池塘水涸，魚盡青松，繁竹似乾柴，滿路茸蒿，艾丹桂，碧桃枝，楓海榴，棠棣根，歪橋頭，曲徑有

蒼苔冷落花園境界。八戒道：且教他做甚。快幹我們的買賣去來。行者雖然感慨，却留心想起唐僧的夢來。說芭蕉樹下方是井，正行走，果見一株芭蕉，生得茂盛，比眾花木不同，真是一種靈苗秀，天生體性空，枝枝抽片紙，葉葉捲芳叢，翠纒千條細，丹心一點紅。淅涼愁夜雨，憔悴怯秋風。長着元丁力，栽培造化工。絨書成妙用，榨酒有奇功。鳳翎甯得似，鸞尾迥相同。薄露灑灑，輕煙淡淡，籠青陰，墮戶牖，碧影上簾櫳，不許樓鴉，何堪繫玉絲。霜天形稿，管月夜色朦朧，儘可消炎暑，猶宜避日烘。愧無桃李色，冷落粉粧東。行者道：八戒動手，壓寶貝在芭蕉樹下埋着哩。那猓子雙手舉網，築倒了芭蕉，然後用嘴一拱拱了有三四尺深，見一塊石板蓋住。猓子歡喜道：哥呀，造化了。果有寶貝，是一片石板蓋着哩。不知是蟻兒，或是樞兒，變着哩。行者道：你揪起來看看。那猓子果又一聲拱開，看處又見霞光灼灼，白氣明明。八戒笑道：造化造化，寶貝放光哩。又近前細看時，呀，原來是日月之光。原是那井中大亮。八戒道：哥呀，你但幹事，便要留根。行者道：我怎留根。八戒道：這是一眼井，你在寺裏，早說是井中有寶貝，我却帶將兩條細包袱的繩子來，怎麼作個法兒，把老豬放下去。如今空手，這裏面東西，怎麼得下去。上來。行者道：你下去麼。八戒道：正是要下去，只是沒繩索。行者笑道：你脫了衣服，我與你個手段。八戒道：有甚麼好衣服解了。這直褌子就是了。好大聖，把金箍棒拿出來，兩頭一扯，叫長，足有七八丈長。教八戒你抱着一頭兒，把你放下井去。八戒道：哥呀，放便放下去。若到水邊，就住了。行者道：我曉得。那猓子抱着鐵棒，被行者輕輕提將起來，將他放下。不多時，放至水邊。八戒道：到水了。行者聽見他說，却將棒往下一按，那猓子撲通的一個沒頭，蹲丟了鐵棒，便就負水。口裏喃喃的嚷道：這天殺的，我說到水莫放，他却就把我一按。行者舉上棒來，笑道：兄弟，可有寶貝麼。八戒道：兒甚麼寶貝，只是一井水。行者道：寶貝沉在水底下哩。你下去摸一摸來。猓子真個深如水性，却就打個猛子，綽將下去。呀，那井底深得緊，他却着實又一淬，忽睜眼見有一座牌樓，上有水晶宮三個字。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錯走了路了。躡下海來也。海內有個水晶宮，這裏如何有之。原來八戒不知此是井龍王的水晶宮。八戒正敘話，早有一個巡水的夜叉，開了門，看見他的模樣，急抽身進去報道：大王禍事了。井上落一

個長嘴大耳的和尙來了，赤淋淋的，衣服全無，還不死。正在說話哩，那井龍王忽聞此言，心中大驚道：這是天送元帥來也。昨夜遊神奉上勅旨，來取烏雞國王魂靈去拜見唐僧，請齊天大聖降妖。這怕不是齊天大聖？天送元帥來了，却不可怠慢他，快接他去也。那龍王整衣冠，領衆水族，出門來，厲聲高叫道：天送元帥請裏面坐。八戒却纔歡喜道：原來是個故知。那獸子不管好歹，竟入水晶宮裏，其實不知上下。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龍王道：元帥近聞你得了性命，皈依釋教，保唐僧西天取經，如何得到此處？八戒道：正爲此說。我師兄孫悟空多多拜上，勞我來問你取甚麼寶貝哩。龍王道：可憐我這裏怎麼得個寶貝，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鵠王、飛騰變化，便有寶貝，我久困於此，日月且不能長見寶貝，果何自而來也？八戒道：不要推辭，有便拿出來罷。龍王道：有便有一件寶貝，只是拿不出來。就元帥親自來看看，何如？八戒道：妙妙妙，須是看看來也。那龍王前走，這獸子隨後轉過了水晶宮殿，只見廊廡下橫躺着一個六尺長，龍王用手指定道：元帥，那廂就是寶貝了。八戒上前看了，呀，原來是個死皇帝，戴着冲天冠，穿着赭黃袍，踏着無憂履，繫着藍田帶，直挺挺睡在那廂。八戒笑道：難難難，算不得寶貝。想老豬在山爲怪時，時常將此物當飯，且莫說見的多少，吃了無數，那裏叫做甚麼寶貝？龍王道：元帥原來不知，他本是烏雞國王的屍首，自到井中，我與他定顏珠定住，不曾得壞。你若肯獻他出去，見了齊天大聖，假有起死回生之術，莫說寶貝，憑你要甚麼東西都有。八戒道：既這等說，我與你獻出去，只說把多少燒埋錢與我。龍王道：其實無錢。八戒道：你好白使人，果然沒錢，不獻。龍王道：不獻，請行。八戒就走。龍王差兩個有力量的夜叉，把屍抬將出去，送到水晶宮門外，丟在那廂，擗了辟水珠，就有水響。八戒急回頭看，不見水晶宮門，一把摸着那皇帝，的屍首，慌得他脚軟筋麻，掘出水面，扳着井牆叫道：師兄，伸下棒來救我一救。行者道：可有寶貝麼？八戒道：那裏有。只是水底下有一個井龍王，教我獻死人，我不肯獻，他就把我送出門來，就不見那水晶宮了。只摸得那個屍首，慌得我手軟筋麻，掙搥不動了。哥呀，好歹救我救兒。行者道：那個就是寶貝，如何不獻上來？八戒道：知他死了多少時，我獻他怎的？行者道：你不獻，我同去取。八戒道：你同那裏去？行者道：我同寺中同師父睡覺去。八戒道：我

不去了。行者道：你爬得上來，便帶你去。爬不上來，便罷。八戒慌了，怎生爬得？叫你想想。城牆也難上，這井肚子大口兒小，壁陡的團牆，又是幾年不曾打水的井，團團都長的是苔痕，好不滑也。教我怎爬？哥哥不要失了兄弟們和氣，等我獻上來罷。行者道：正是，快快獻上來。我同來回去睡覺。那獸子又一箇猛子，淬將下去，摸着屍首，拽過來，背在身上，擲出水面，扶井牆道：哥哥獻上來，那行者睜睛看處，真個的背在身上，却纔把金箍棒伸下井底，那獸子着了惱的人，張開口，咬着鐵棒，被行者輕輕的提將起來，八戒將屍放下，撈過衣服穿了。行者看時，那皇帝容顏依舊，似生時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啊，這人死了三年，怎麼還容顏不壞？八戒道：你不知之，這井龍王對我說，他使了定顏珠定住了屍首，未曾壞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則是他的冤仇未報，二來該我們成功。兄弟快把他獻了去。八戒道：獻往那裏去？行者道：獻去見師父。八戒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覺的人，被這糊塗花言巧語，哄我做甚麼買賣？如今却幹這等事，教我獻死人，獻着他說髒臭水淋將下來，污了衣服，沒人與我漿洗。上面有幾個補丁，天陰發潮，如何穿麼？行者道：你只管獻去，到寺裏，我與你換衣服。八戒道：不差，連你穿的也沒有，又替我換。行者道：這般弄嘴，便不獻罷。八戒道：不獻，行者道：便伸過孤拐來，打二十棒。八戒道：這般弄嘴，若是打上二十，我與這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時，趁早兒獻着走路。八戒果然怕打，沒好氣，把屍首拽將過來，背在身上，拽步出園就走。好大聖，揀着訣，念聲咒語，往異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就是一陣狂風，把八戒搬出皇宮內院，躲離了城池，息了風頭。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將來。那獸子心中暗惱，算計要恨報。八戒道：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裏也捉弄他捉弄。拽道：師父只說他醫得活，醫不活。教師父念緊箍咒，把這猴子的腦漿勒出來，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尋思道：好不好？若教他醫人，却是容易，他去闖王家，討將魂靈兒來，就醫活了，只說不許赴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這法兒纔好，說不了，却到了山門前，徑直進去，將屍首丟在那禪堂門前。道：師父起來看那，那唐僧睡不着，正與沙僧講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同之事，忽聽得他來叫了一聲，唐僧連忙起來，道：徒弟看甚麼？八戒道：行者的外公，教老豬獻將來了。行者道：你這爛糟的獸子，那裏有甚麼外公？八戒道：哥不

是你外公却教老豬馱他來怎麼也不知費了多少力了。那唐僧與沙僧開門看處。那皇帝容顏未改。似活的一般。長老忽然慘慄道。陛下。你不知那世裏冤家。今生遇着他。暗喪其身。拋妻別子。致令文武不知多官不曉。可憐你妻子昏蒙。誰曾見。菱香獻茶。忽失聲淚如雨下。八戒笑道。師父他死了。可干你事。又不是你家父祖。哭他怎的。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你怎的這等心硬。八戒道。不是心硬。師兄和我說來。他會醫得活。若醫不活。我也不厭他來了。那長老原來是一頭水的。被那猓子搖動了。他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醫活。這個皇帝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等也強似靈山拜佛。行者道。師父你怎麼信這猓子亂談。人若死了。或三三五七。盡七百日。受滿了陽間罪過。就轉生去了。如今已死三年。如何救得。三藏聞言道。也罷。八戒苦恨不息。道。師父你莫被他瞞了。他有些夾腦風。你只念念那話兒。管他還你一個活人。真個唐僧就念緊箍咒。兒勒得那猓子眼脹頭疼。畢竟不知怎生醫救。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二年救主世間生

話說那孫大聖頭痛難禁。哀告道。師父莫念莫念。等我醫罷。長老問怎麼醫。行者道。只除過陰司查勘那個閻王家。有他魂靈。請將來救他。八戒道。師父莫信他。他原說不用過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方見手段哩。那長老信邪風。又念緊箍咒。慌得行者滿口招承道。陽世間醫罷。陽世間醫罷。八戒道。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行者罵道。你這猓孽畜。攪擾師父。我哩。八戒笑得跌道。哥哥。哥哥。你只曉得捉弄我。不曉得我也捉弄你。行者道。師父莫念莫念。待老孫陽世間醫罷。三藏道。陽世間怎麼醫。行者道。我如今一筋斗雲。撞入南天門裏。不進斗牛宮。不入雷霄殿。徑到那三十三天之上。雜役天宮兜率院內。見太上老君。把他九轉還魂丹。求得一粒來。管取救活他也。三藏聞言大喜道。就去快來。行者道。如今有三更時候罷了。投到回來。好天明了。只是這個人睡在這裏。冷冷淡淡。不像個模樣。須得舉哀人。看着他哭。便纔好哩。八戒道。不消講。這猓子一定是要我哭哩。行者道。怕你不哭。你若不哭。我也醫不成。八戒道。哥哥。你自去。我自哭罷了。行者道。哭有幾樣。若乾着口喊。謂之嚎。扭搜出些眼

猴兒來，謂之啣，又要哭得有眼淚，又要哭得有心腸，纔算着啣啣痛哭哩。八戒道：我且哭個樣子，你看他不知那裏扯個紙條，撚作一個紙捻兒，往鼻孔裏通了兩通，打了幾個涕噴，你看他眼淚汪汪，黏涎答答的哭將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數黃道黑，真個像死了人的一般，哭到那傷情之處，唐長老也很瀆心酸。行者笑道：正是那樣哀痛，再不許住聲，你這獸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還聽哩。若是這等哭便罷，若略住住聲兒，定打二十個孤拐，八戒笑道：你去，你去，我這一哭動頭，有兩日哭哩。沙僧見他數落，便去尋幾枝香來燒，獻行者笑道：好好一家兒，都有些敬意，老孫纔好用功好大聖，此時有半夜時分，別了他師徒三衆，緩劍斗雲，只入南天門裏，果然也不謁靈霄寶殿，不上那斗牛天宮，一路雲光，徑來到三十三天，離恨天兜率宮中，纔入門，只見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與衆仙童執芭蕉扇，搗火煉丹哩。他見行者來時，吩咐看丹的童兒，各要仔細，偷丹的賊又來也，行者作罷，笑道：老官兒，這等沒搭撒，防備我怎的？我如今不幹那樣事了。老君道：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把我靈丹偷吃無數，看小聖二郎捉拿上界，送在我丹爐，煉了四十九日，裝也不知費了多少，你如今幸得脫身，皈依佛果，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前者在平頂山上降魔，弄刁難，不與我寶貝，今日又來做甚？行者道：前日老孫更沒稽遲，將你那五件寶貝，當時交還，你反疑心怪我。老君道：你不走路，潛入吾宮怎的？行者道：自別後，西遇一方，名爲雞國，那國王被一妖精，假裝道士，呼風喚雨，陰害了國王，那妖假變國王，相親現坐金鑾殿上，是我師父夜坐寶林寺看經，那國王鬼魂參拜我師，教請老孫與他降妖，辨明邪正，正是老孫思無指責，與弟八戒夜入園中，打破花園，尋着埋藏之所，乃是一眼八角琉璃井內，撈上他的屍首，容顏不改，到寺中見了我師，他發慈悲，着老孫醫救，不許去赴陰司，哀求索魂，只教在陽世間救治，我想着無處同生，特來參謁，萬望道祖垂憐，把九轉還魂丹，借得一千丸兒，與我老孫搭救他也。老君道：這猴子胡說甚麼，一千丸，二千丸，宮飯吃罷，是那裏土塊，拽的這等容易，啣，快去，沒有行者，笑道：百十丸兒也罷，老君道：也沒有行者，道：十來丸也罷，老君怒道：這猴兒却也纏帳，沒有沒有出去，出去，行者笑道：真個沒有，我問別處去，去罷，老君喝道：去去，這大舉拽轉步，往前就走。

老君怒的尋思道：這猴子攪懶哩。說去就去，只怕溜進來就偷。卽命仙童叫回來道：「你這猴子，手脚不穩，我把這還魂丹送你一丸罷。行者道：老官兒，既然曉得老孫的手段，快把金丹拿出來，與我四六分。還是你的造化哩。不然就送你個皮炭竈，一撈個罄盡。那老祖取過葫蘆來，倒吊過底子，傾出一粒金丹，遞與行者道：「止有此了，拿去。送你這一個醫活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罷。行者接了道：「且休忙，等我嘗嘗看，只怕是假的，莫被他哄了。」撲的往口裏一丟，慌得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着頂瓜皮，搯着拳頭罵道：「這潑猴，若要嚙下去，就直打殺了。行者笑道：「嘴臉小家子樣，那個吃你的哩。能值幾個錢，虛多實少的。在這裏不是原來那猴子，頽下有喉袋兒。他把那金丹藏在喉袋裏，被老祖撿着道：「去罷，去罷，再休來此纏繞。」大聖纔謝了老祖，出離了兜率天宮。你看他千條瑞霧離瑤闕，萬道祥雲降世塵。須臾閃下了南天門，回到東觀，早見那太陽星上按雲頭，竟至寶林寺山門外，只聽得八戒痛哭哩。忽近前叫聲師父，三藏喜道：「悟空來了，可有丹藥？」行者道：「有人戒道：怎麼得沒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來？行者笑道：「兄弟，你過去罷，用不着你了。你揩揩眼淚，別處哭去。教沙和尚取些水來，我用沙僧急忙往後面井上，有個方便吊桶，卽將半鉢盂水，遞與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丹來，安在那皇帝唇裏，兩手扳開牙齒，用一口清水，把金丹沖灌下肚。有半個時辰，只聽他肚裏呼呼的亂響，只是身體不能轉移。行者道：「師父，弄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措殺老孫麼？」三藏道：「豈有不活之理，似這般久死之屍，如何吞得水？此乃金丹之仙力也。有金丹入腹，却就腸鳴了。腸鳴乃血脈和動，但氣絕不能迴伸，莫說人在井裏，浸了三年，就是生鐵也上鏽了。只是元氣盡絕，得個人度他一口氣便好。那八戒上前就要度氣。三藏一把扯住道：「使不得，還教悟空來。那師父甚有主張，原來豬八戒自幼兒傷生，作孽吃人，是一口濁氣。惟行者從小修持，咬松嚼柏，吃桃果爲生，是一口清氣。這大聖上前，把個雷公嘴，噙着那皇帝口唇，呼一口氣，吹入咽喉。度下重樓，轉明堂，徑至丹田，從湧泉倒返泥壇宮，呼的一聲響亮。那君王氣聚神歸，便翻身輪拳曲足，叫了一聲師父。雙膝跪在塵埃道：「記得昨夜鬼魂拜謁，怎知道今朝天曉返陽神。三藏慌忙挽起道：「陛下不干我事，你且謝我徒弟。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裏話，常言道：家

無二主你愛他一拜兒不虧三藏善不過意挽起那皇帝來同入禪堂又與八戒行者沙僧拜見了方纔安座只見那本寺的僧人整頓了早齋却欲來奉獻忽見那個水衣皇帝個個驚張人人疑說孫行者跳出來道那和尚不要這等驚疑這本是烏雞國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孫今夜救活如今送他進城要辨明邪正若有了齋擺將來等我們吃了走路衆僧即奉獻湯水與他洗了面換了衣服把那皇帝精黃袍脫了本寺僧官將兩領布直裰與他穿了解下藍田帶將一條黃絲縵子與他繫了褪下無憂履與他一雙舊僧鞋換了却纔都吃了早齋扣背馬匹行者聞八戒你行李有多重八戒道哥哥這行李逐日挑着倒也不知有多重行者道你把那一擔分爲兩擔將一擔兒你挑着將一擔兒與這皇帝挑我們趕早進城幹事八戒歡喜道造化造化當時歇他來不知費了多少力如今醫活了原來是個替身那跛子就弄玄虛將行李分開就問寺中取條麻搭輕些的自己挑了重些的教那皇帝挑着行者笑道陛下着你那般打扮挑着擔子跟我們走走可虧你麼那國王慌忙跪下道師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說挑擔情願執鞭隨銖伏侍老翁同行上西天去也行者道不要你去西天我內中有個緣故你只挑得四十里進城待捉了妖精你還做你的皇帝我們還取我們的經也八戒聽言道這等說他只挑四十里路我老豬還是長工行者道兄弟不要胡說趁早外邊引路真個八戒領那皇帝前行沙僧伏侍師父上馬行者隨後只見那本寺五百僧人齊齊整整吹打着細樂都送出山門之外行者笑道和尚們不消遠送但恐官家有人知覺泄漏我的事機反爲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帶盤頓乾淨或是今晚明早送進城來我討些封贈賞賜謝你衆僧依命各回訖行者放開大步趕上師父一直前來正是西方有缺好尋真金木和同却煉神丹母空懷懺懺夢屢兒長恨枕椰身必須井底求明主還要天堂拜老君悟得色空還本性誠爲佛度有緣人師徒們在路上那清早日早望見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前面想是烏雞國了行者道正是我們快趕進城幹事那師徒進得城來只見街市上人物齊整風光鬧熱早又見鳳閣龍樓十分壯麗有詩爲說海外宮樓如上邦人間歌舞若前唐花迎寶扇紅雲繞日照鮮袍翠霧光孔雀屏開香露出玲瓏

簾捲彩旗張。太平景像真堪賀。靜列多官沒奏章。三藏下馬道。徒弟啊。我們就此進朝。倒換關文。省得又攛那個衙門費事。行者道。說得有理。我兄弟們都進去。人多纔好說話。唐僧道。都進去。莫要撒村。先行了君臣禮。然後再講。行者道。行君臣禮。就要下拜哩。三藏道。正是要行五拜三叩頭的大禮。行者笑道。師父不濟。苦是對他行禮。誠爲不智。你且讓我先走到裏邊。自有處置。等他若有言語。讓我對答。我若拜。你們也拜。我若講。你們也講。你看那惹禍的猴王。引至朝門。與各門大使言道。我等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者。今到此倒換關文。煩大人轉達。是謂不誤。善果。那黃門官卽入端門。跪下丹墀。啓奏道。朝門外有五衆僧人。言是東土唐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今至此倒換關文。不敢擅入。現在門外聽宣。那魔王卽令傳宣。唐僧卽同入朝門裏面。那同生的國主隨行。正行。忍不住腿邊墮淚。心中暗道。可憐我的銅斗兒。江山鐵國的社稷。誰知被他侵占了。行者道。陛下切莫傷感。恐走漏消息。這棍子在我耳朵裏跳哩。如今決要見功。管取打殺妖魔。掃蕩邪物。這江山不久就還歸你。也。那君王不敢違言。只得扯衣揩淚。捨死相從。竟來到金鑾殿下。又見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一個個威嚴肅肅。像親軒昂。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玉階前。挺身不動。那階下衆官無不悚懼道。這和尚十分慈濟。怎麼見我。王便不下拜。亦不開口。呼祝。啞也不唱。一個好大膽無禮。說不了。只聽得那魔王開口問道。那和尚是那方來的。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國奉欽差。前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經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特來倒換關文牒。那魔王聞說。心中怒道。你東土便怎麼。我不在你朝進貢。不與你國相通。你怎麼見吾抗禮。不行參拜。行者笑道。我東土古立天朝。久稱上國。汝等乃下土邊邦。自古道上。邦皇帝爲父。爲君。下邦皇帝。爲臣。爲子。你道未曾接我。且敢爭我不拜。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這野和尚去。說聲叫拿。你看那多官。一窩踴躍。這行者喝了一聲。用手一指。欲莫來。那一指。就使個定身法。衆官俱莫能行動。真個是校尉階前。如木僵。將軍殿上似泥人。那魔王見他定住了文武多官。急縱身跳下龍牀。就要求拿。猴王暗喜道。正好老孫之意。這一來。就是個生鐵鑄的頭。湯着棍子。也打個窟窿。正動身。不期旁邊轉出一個救命星來。你道是誰。原來是烏雞國王。

的太子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衣，跪在面前道：父王息怒，妖精問孩兒怎麼說，太子道：「孩兒王得知三年前隨得入說，有個東土唐朝僧，下鉢差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不期今日纔來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將這和尚拿去斬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僧，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稱王位，一統江山，尚未足，又還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聖僧，一定興兵討馬來與我王爭敵，奈何兵少將微，那時悔之晚矣。」父王依兒所奏，且把那四個和尚問個來歷分明，先定他一段不參王駕，然後方可問罪。這一篇原來是太子小心，恐怕來傷了唐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者安排着要打那魔王，異信其言，立在龍牀前面，大喝一聲道：「那和尚是幾時離了東土，唐王因甚事着你求經行者，果然而答道：我師父乃唐王御弟，號曰三藏，因唐王駕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徵，奉天徐夢斬涇河老龍，大唐王夢蛇陰司地府，復得回生之後，大開水陸道場，普度冤魂，孽鬼，因我師父救濟經文，廣運慈悲，忽得南海觀世音菩薩指教來西，我師父大發弘願，情欣意美，報國盡忠，蒙唐王賜與文牒，那時正是大唐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二日，離了東土，前至兩界山，收了我做大徒弟，姓沙名悟淨，和向前日在勸善堂林寺，又新收個挑擔的，二徒弟，姓猪名悟能，八戒，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淨，和向前日在勸善堂林寺，又新收個挑擔的行童，道人，唐王勸說，又沒法搜檢那唐僧，弄巧語盤詰行者，怒目問道：「那和尚你起初時，一個人離東土，又收了四衆那三僧可說，這一道難容，那行童斷然是拐來的，他叫做甚麼名字，有度牒，拿他上來取供，說得那皇帝職職，就跪道：師父啊，我卻怎的供孫行者擒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好大聖，老步上前對怪物厲聲高叫道：陛下，這老道是一個疥癩之人，却又有些耳聾，只因他年幼間，曾走過西天，認得道路，他的一節兒，起落根本，我盡知之，草草下寬恕，待我替他供罷。」魔王道：「趁早實實的替他供來，免得取罪行者道：供罪行當年，且還癩疥疔瘡，家私祖傳，以此聞人，五載之前，皆被毀，天無雨，民乾，被君王黎庶都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萬里金無雲，幾百姓，無若字，懸鐘南，忽降金真怪，呼風喚雨，顯神通，然後暗將他命，奪推下花園，天井中，陰使龍位人難解，幸吾來，功果大，起死回生，無量礙，情願皈依，作行童，與僧同去朝西界，假變君王，是道人，道人轉是

真王代那魔王在金鑾殿上聞得這一篇官話，說得他心頭撞小鹿，面上起紅雲，急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內無一兵器，轉回頭只見一個鎮殿將軍，腰揹一口寶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如癡如蠢，立在那裏。這魔王走近前，奪了這寶刀，就駕雲頭，望空而去，氣得沙僧暴躁，如雷豬八戒高聲喊叫，埋怨行者是一個惡猴子，你就慢說些兒，却不穩住他了。如今他駕雲逃走，却往何處追尋？行者笑道：「兄弟們且莫亂嚷，我等叫那太子下來拜父，纔后出來拜夫，却又念個咒語，解了定身法，教那多官甦醒，回來拜君，方知是真實皇帝，教訴前情，纔見分曉。我再去尋他，好大聖，吩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他。君臣父子，嬪后與我師父，只聽說聲去，就不見形影，他原來跪在九霄雲裏，睜眼四看，看那魔王哩。只見那畜果逃了性命，竟往東北上走哩。行者趕得將近，喝道：「那怪物，那裏去？老孫來了也。」那魔王急回頭，掣出寶刀，高叫道：「孫行者，你好惹，懶我來占別人的帝位，與你無干，你怎麼來抱不平，泄漏我的機密？行者呵呵笑道：「我把你大膽的潑怪，皇帝又許你做，你既知我是老孫，就該遠遁，怎麼還刁難我師父？要取甚麼供狀，道纔那供狀是也不是，你不要走好漢，吃我老孫這一棒。」那虎側身，躲過寶刀，劈面相還，他兩個搭上手，這一場好殺，真是猴王猛，魔王強，刀避棒架，敢相當。一天雲霧迷三界，只爲當朝立帝王。他兩個戰經數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頭，復從舊路，跳入城裏，闌在白玉階前。兩班文武，叢中搗身一變，即變得與唐三藏一般模樣，並攬手立在階前。這大聖趕上，就欲與棒來打那怪。三藏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急掣棒，要打那個唐僧？」却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樣兩個唐僧，實難辨認。倘若一棒打殺妖怪變的唐僧，這個也成了功果。假若一棒打殺我的真實師父，却怎麼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問道：「果然那一個是怪，那一個是我的師父？你指與我，我好打他入城，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暫瞥眼，就見兩個師父，也不知誰真誰假。行者聞言，捻訣念聲咒語，叫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駕伽藍當坊土地本境山神道老孫至此降妖，妖魔變作我師父，氣體相同，實難辨認。汝等暗中知會者，請師父上殿，讓我擒魔。原來那妖怪善勝雲霧，聽得行者言語，急擡手跳上金鑾寶殿，這行者舉起棒，望唐僧就打，可憐，若不是喚那幾位神來，這一下，就是二十個唐僧也打爲

肉髻多虧衆神架住鐵棒道。大聖那怪會騰雲先上殿去了。行者趕上殿。他又跳將下來。扯住唐僧。在人叢裏又混了一混。依然難認。行者心中不快。又見那人。戒在旁冷笑。行者大怒道。你這夯貨怎的。如今有兩個師父。你有的得。叫有得應。有的伏侍哩。你這般歡喜得緊。八戒笑道。哥啊。說我歡。你比我。我又歡。師父斷不認得。何勞費力。你且忍些頭痛。叫我師父念那話兒。我與沙僧各送一個。聽着。若不會念的。必是妖怪。有何難也。行者道。兄弟。虧你也。正是那話兒。只有三人記得。原是我佛如來心苗上所發。傳與觀世音菩薩。菩薩又傳與我師父。便再沒人知道也罷。師父念。真個那唐僧就念起來。那魔王怎麼得知。口裏胡哼亂哼。八戒道。這哼的却是妖怪了。他放了手。舉起就築。那魔王縱身跳起。踏着雲頭便走。好八戒喝一聲。也駕雲頭趕上。慌得那沙和尚丟了。唐僧也掣出寶杖來打。唐僧纔停了咒語。孫大圣忍着頭疼。輪着鐵棒。趕在空中。呀。這一場三個狼和尚圍住一個。潑妖厲。那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釘耙寶杖左右攻住了。行者笑道。我要再去當面打他。他却有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孫跳高些。與他個搗蒜打。結果了他罷。這大圣縱祥光。起在九霄。正欲下個切手。只見那東北上。一朵彩雲裏面。厲聲叫道。孫悟空且休下手。行者回頭看處。原來文殊菩薩。急收棒上。前旛禮道。菩薩那裏去。文殊道。我替你收這個妖怪的。行者謝道。累煩了。那菩薩袖中取出照妖鏡。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纔招呼八戒沙僧齊來。見了菩薩。却將鏡子裏看處。那魔王生得好不兇惡。眼似琉璃盞。頭若煉炒缸。獠牙三伏。四爪九秋。獠拉雨。個耳。一尾掃帚長。青毛生銳氣。紅眼放金光。牙排玉板。圓鬚挺硬。鏡裏觀真像。原是文殊個獅狎王。行者道。菩薩。這是你坐下的一個青毛獅子。却怎麼走將來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薩道。悟空。他不會走。他是佛旨差來的。行者道。這畜類成精。侵奪帝位。還奉佛旨差來。似老孫保唐僧受苦。就該領幾道勅書。菩薩道。你不知道。當初這為難國王。好善齋僧。佛差我來度他。歸西早證金身羅漢。因是不可原身相見。變做一種凡僧。問他化些齋供。被我幾句言語相難。他不識我是個好人。把我一條繩。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虧六甲金身。救我歸西。奏與如來。如來令此怪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報晉三日水災之恨。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來。

此成了功。行者道：你雖報了甚麼一飲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薩道：也不會害人。自從到後，這三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這三宮娘娘與他同眠同起，點污了他的身體，巧了多少細常倫理，還叫做不會害人。菩薩道：點污他不得，他是個騙了的獅子，八戒聞言，走近前，就捉了一把，笑道：這妖精，真個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擔其名了。行者道：既如此，收了去罷。若不是菩薩親來，決不饒他性命。那菩薩却念咒，喝道：畜生，還不皈正，更待何時？那魔王纔現了原身，菩薩放蓮花，罩定妖魔，坐在背上，踏祥光，辭了行者，噴徑轉五臺山上去。寶蓮座下聽談經，畢竟不知那唐僧師徒怎的出城，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猿馬刀圭木母空

却說孫大聖兄弟三人，按下雲頭，竟至朝內，只見那君臣備后，幾班兒拜接謝恩。行者將菩薩降魔收怪的一節，陳訴與他。君臣聽了一個個頂禮不盡，正都在賀喜之間，又聽得黃門官來奏，主公外面又有四個和尚來了，八戒慌了道：哥哥，莫是妖精弄法，假捏文殊菩薩，哄了我等，却又變作和尚，來與我們鬪智哩。行者道：豈有此理，即命宣進來。看衆文武傳令，着他進來。行者看時，原來是那寶林寺僧人，捧着那冲天冠，碧玉帶，糖黃袍，無髮履，進得來也。行者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且教道人過來，摘下包巾，戴上冲天冠，脫了布衣，穿上糖黃袍，解了緋子，繫上碧玉帶，褪了僧鞋，登上無髮履，教太子拿出白玉珪來，與他執在手裏，早請上殿，得孤正是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無君，那皇帝那裏肯坐，哭啼啼跪在階心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師父救我回生，怎麼又敢妄自尊尊，請那一位師父爲君，我當願領妻子城外爲民矣。那三藏那裏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經，又請行者行者笑道：不瞞列位說，老孫若肯要做皇帝，天下萬國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們做慣了和尚，是這般懶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窗頭長髮，昏不睡，五鼓不眠，聽有邊報，心神不安，見有災荒，憂愁無奈，我們怎麼弄得懶，你還做你的皇帝，我還做我的和尚，修行去也。那國王苦讓不過，只得上了寶殿，南面稱孤，大赦天下，封贈了寶林寺僧人回去，却纔開東閣，筵宴唐僧，一壁廂傳旨，宣召丹青，寫下他師徒四位喜容，供養在金鑾殿上，那師徒們安了邦國，不

肯欠停，登辭王駕投西。那皇帝與三宮妃后太子諸臣將鎮國的寶具金銀綬帶獻與師父，願恩那三藏分毫不受。只是倒換關文，偈誓空等，皆為早行。那國王甚不過意，擺盤朝鑿寫謝唐僧上坐，着兩班文武引道。他與三宮妃后並太子一家兒，捧轎推輪送出城廓，却纔下龍輦與衆相別。國王道：師父啊！到西天經回之日，是必還到窠入界內一觀。三藏道：弟子領命。那皇帝眼淚汪汪，遂與衆臣回去了。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腸小路，一心裏專拜靈山。正位秋盡冬初時節，但見霜凋紅葉，林瘦雨熟黃梁，處處盈日暖，嶺梅閃曉色，風搖山竹動寒聲。師徒們離了烏雞國，夜住曉行，將半月有餘。忽又見一座高山，真個是摩天礙日，三藏馬上心驚，急兜韉忙呼行者。行者道：師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嶽，須要仔細提防。恐一時又有邪物來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許多心。老孫自有防護。那長老只得寬懷，加鞭策馬，走至山巖，果然也十分險峻，但見得高不高，頂上接青霄，深不深，洞中如地府。山前常見骨都都白雲，搖騰騰黑霧，紅梅翠竹，綠柏奇松。山前有千萬丈挾魂靈臺，後有古古怪怪藏皮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泉，下有彎彎曲曲流水澗，又見那跳天湖地獻果猿，丫丫叉叉帶角鹿，呢呢癡癡看人，獐至晚已山尋穴虎，待曉翻波出水龍。登得洞門，啣的的響，驚得幾禽撲奔的起，看那林中走獸，鞠律律的行。見此一夥禽和獸，嚇得人心坎裡戰戰兢兢，倒洞堂堂，倒洞堂堂，當倒洞當倒洞，當仙青石梁，成千塊玉，碧紗籠豆蔻，萬堆煙，師徒們正當悚懼，又只見那山凹處有一朵紅雲，直冒到九霄空內，結聚了一團火氣。行者大驚，走近前，把唐僧攆着腳，推下馬來，叫兄弟們不要走了。妖怪來矣，慌得個八戒急掣釘耙，沙僧忙輪寶杖，把唐僧圍護在當中，誰分兩頭，却說江光裏真是個妖精，他數年前聞得人講東土唐僧往西天取經，乃是金蟬長老轉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延生長壽，與天地同休。他朝朝在山間等候，不期今日到了。他在那半空裏，正然窺看，只見三個徒弟，把唐僧圍護在馬上，各各準備這精靈誇讚不盡道：好和尚，纔看着一個白面胖和尚，騎了馬，真是那唐朝聖僧，却怎麼被三個醜和尚護持住了一個個伸拳，斂袖，各執兵器，似乎與與人打的一般。意不知是那個有眼力的，想應認得我了。似此模樣，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沉吟半晌，以心問心的，自

家商量道：若要倚勢而擒，豈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感待我在善內生機，斷然拿了，且下去戲他一戲，妖怪即散紅光，按落雲頭，去那山坡裏，搖身一變，變作七歲頑童，赤條條的，身上無衣，將麻繩細了手尾，高吊在那松樹梢頭，口口聲聲，只叫救人救人，却說那孫大聖，忽搔頭再看處，只見那紅雲散盡，火氣全無，便叫師父，請上馬走路。唐僧道：你說妖怪來，怎麼又敢走路？行者道：我纔然間，見一朵紅雲從地而起，到空中，結成一團火氣，斷然是妖精。這一會紅雲散了，想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傷人，我們去耶！八戒笑道：師兄說話最巧，妖精又有個甚麼過路的？行者道：你那裏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設宴邀請那諸山各洞之精，赴會，就有東西南北四路的精靈，都來赴會，故此他只有心赴會，無意傷人，此乃過路之妖精也。三藏聞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馬，順路奔山前進。正行時，只聽得叫聲救人，長老、大驚道：徒弟呀，這半山中，是那裏甚麼人叫行者上前道：師父只管走路，莫纏甚麼人，轉驛驛，明驛驛，這所在，就有轎，也沒個人擡你。唐僧道：不是扛擡之轎，乃是叫喚的，叫行者笑道：我曉得，這管閑事，且走路。三藏依言，策馬又進，行不上一里之遙，又聽得叫聲救人，長老道：徒弟，這個叫聲，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聲，無有回聲，你聽他叫一聲，又叫一聲，想必是個有難之人，我們可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師父今日且把這慈悲心，略收起，待過了此山，再發慈悲罷。這去處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說，是物可以成精，諸般還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遠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兒，他若在草科裏，或山凹中，叫人一聲，人不答應，還可，若答應一聲，他就把人元神縛去，當夜跟來，斷然傷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云：脫得去，謝神明，切不可聽他。長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馬而去。行者心中暗想：這妖怪不知在那裏，只管叫阿叫的，等我老孫送他一個卯酉星法，教他兩不見面，好大聖，叫沙和尚前來，攙着馬，慢慢走着，讓老孫解解手，你看他讓唐僧先行幾步，却念個咒語，使個移山縮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後一指，他師徒過此峰頭，往前走了，却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開步，趕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見那三藏，又聽得那山背後叫聲救人，長老道：徒弟呀，那有難的人，大沒緣法，不會得遇着我們，我們走過他了，你聽他在山後叫哩！八戒道：在便還在。

山前只是如今風轉了也。行者道：管他甚麼轉風不轉風，且走路。因此送都無官話，恨不得一步跋過此山。不題。話下，却說那妖精在山坡裏，連叫了三四聲，更無人到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見他離不上三里，却怎麼道半响還不到，想是抄下路去了。他抖一抖身軀，脫了繩索，又縱紅光，上空再看，不覺孫大聖仰面，叫觀音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攙着脚，推下馬來道：兄弟們，仔細仔細，那妖精又來也。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麈尾，將唐僧又圍護在中間，那精靈見了，在半空中稱羨不已，道：好和尚，我纔見那白面和尚生在馬上，却怎麼又被他三人藏了。這一去，見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纔捉得唐僧，不然啊，徒費心機，難獲物枉勞情，興總成空。却又按下雲頭，恰似前番變化，高吊在松樹梢頭等候。這番却不上半星之地，却有那孫大聖，擡頭再看，只見那紅雲又散，復請師父上馬前行。三藏道：你說妖精又來，如何又請走路？行者道：這還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惹我們。長老又懷怒道：這們猴十分弄我，正當有妖魔，却說無事，似這般滑平之所，却又恐嚇我，不時的嚷道有甚麼妖精，虛多實少，不管輕重，將我擄着脚，摔下馬來，如今却解脫甚麼過路的妖精？倘若跌傷了我，却也過意不去。這等這等行者道：師父莫怪，若是跌傷了你的手足，却還好醫治，若是被妖精擄了去，却何處跟尋？三藏大怒，眼淚的要念緊箍咒，却是沙僧苦勸，只得上馬又行，還未曾坐穩，只聽又叫：師父救人啊！長老擡頭看時，原來是個小孩，查赤條條的，吊在樹上，兜住韁，便罵行者道：這般猴多大憊懶，全無有一點兒善莫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潑，行兇哩！我那般說，此喚的是個人聲，他就千言萬語，只嘆是妖怪。你看那樹上吊的，不是個人麼？大聖見師父怪下來了，却又靦面看見模樣，一則做不得手脚，二來又怕念緊箍咒，低着頭，再也不敢回言。讓唐僧到了樹下，那長老將韁梢指着問道：你是那家孩兒，因有甚事，吊在此間？說與我好教你，噫，分明他是個精靈，變化得這等。那師父却是個肉眼凡胎，不能相識。那妖魔見他下問，越弄虛頭，眼中噙淚，叫道：師父呀，山西去有一條枯松澗，澗那邊有一莊村，我是那莊人家，我祖公公姓紅，只因廣積金銀，家私巨萬，混名喚做紅百萬，年老歸世已久，家產遺與我父，近來人事奢侈，家私漸廢，改名做紅十萬，專一結交四路豪傑，將金銀借放，希圖利息，怎知那無

籍之人設騙了去喇。本利無歸。我父發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銀人。身無活計。結成兇黨。明火執杖。白日劫。我門。將我財帛盡劫擄。把我父親殺了。見我母親有些顏色。擄將去。做甚麼。壓寨夫人。那時節。我母親捨不得我。把我抱在懷裏。哭哀哀。戰兢兢。跟隨賊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殺我。多虧母親哀告。教我刀下身亡。却將繩子吊我在樹上。只教凍餓而死。那些賊將我母親不知掠往那裏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沒一個人來行走。不知那世裏修福。今生得遇老師父。若肯捨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賣命也。謝謝師恩。致使黃沙。面更不敢忘也。三講閉言。認了真寶。就叫八戒解放繩索。救他下來。那猓子也不識人。便要上前動手。行者在旁。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那猓物。有孰得你的在這裏哩。莫要只管架空搗鬼。說謊哄人。你既家私被劫。又被賊傷。母被人擄。救你去交與誰人。你將何物與我作謝。這說脫節了耶。那怪聞言。心中害怕。就知大聖是個能人。暗將他放在心上。却又戰戰兢兢。演淚而言曰。師父。雖然我父母空亡。家財盡絕。還有些田產。未動。親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麼親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西。姑娘住居嶺北。潤頭。幸四是我姨夫。林內紅三是我族伯。還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莊左右。老師父若肯救我。到了莊上。見了諸親。將老師父拯救之恩。一一對眾言說。典賣些田產。重賞謝也。八戒聽說。扛住行者。哥哥。這等一個小孩子家。你只管盤詰他怎的。他說得是。強盜只打劫他些得財。莫或連房屋田產也劫得去。若與他親戚們說了。我們縱有廣大食腸。也吃不了他十畝田價。救他下來罷。猓子只是想着吃食。那裏管甚麼好歹。使成刀挑斷繩索。放下怪來。那怪對唐僧。留馬下。淚汪汪。只願磕頭。長老心慈。便叫孩兒。你上馬來。我帶你去。那怪道。師父啊。我手脚都吊麻了。腰膝疼痛。一則是綁下人家。不慣騎馮。唐僧叫八戒。着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師父。我的皮膚都凍熟了。不敢要這位師父。厭他的嘴長耳大。腦後整硬。掬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厭着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師父。那些賊來打劫我家時。一個個都搽了花臉。帶假鬚子。拿刀并杖的。我被他說怕了。見這位海氣臉的師父。一發沒了魂了。也不敢要他。厭唐僧教孫行者。厭着行者哈哈笑道。我厭我厭。那怪物暗自歡喜。願願當當的。要行者厭他。行者把他扯在路旁邊。試了一試。只好有三斤十來兩重。行者

笑道：你這個癩怪物，今日該死了，怎麼在老孫面前搗鬼？我認得你是個那話兒，妖怪道：我是好人兒女，不
曉此大難，怎麼是個甚麼那話兒？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兒女，怎麼這等骨頭輕？妖怪道：我骨格兒小，行者道：你
今年幾歲了？那妖怪道：我七歲了。行者笑道：一歲長一斤，也該七斤，你怎麼不滿四斤重麼？那妖怪道：我小時失乳，
行者道：也罷，我驮着你，若要屎尿，把把須和我說。三藏纔與八戒、沙僧前走，行者背着孩兒隨後，一行竟投西去。
有詩爲證：道德高隆，魔障高禪，機本靜靜生妖，心君正直行中道。本母癡頑，離外趨，意馬不言懷愛，愁黃瘦無
自憂，焦客邪得志，空歡喜，畢竟還從正處消。孫大聖，獸着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艱苦，行此險峻山場，空身也
難走，却教老孫，獸人這廝，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沒了父母，不知將他獸與何人，倒不如殺他罷。那妖怪
却早知覺了，便就使個神通，往四下裏吸了四口氣，吹在行者背上，便覺重有千斤。行者笑道：我兒啊，你弄重身
麼？壓我老爺哩。那怪聞言，恐怕大聖傷他，却就解尸，担了元神，跳將起去，佇立在九霄空裏。這行者背上越重了，
猴王發怒，抓過他來，往那路旁邊，石頭上滑鍊的一掙，將扁骸，打得像個肉餅一般。還恐他又無禮，索性將四
肢扯下，丟在路兩邊，俱粉碎了。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忍不住心頭火起，道：這猴和尚，十分慳懶，就作我是個妖
魔，要害你師父，却還不會見怎麼下手哩。你怎麼就把我這等傷損？早是我有算計，出神走了，不然，是無故傷身
也。若不趁此時，拿了唐僧，再讓一番，越教他停留長智，好怪物，就在半空裏弄了一陣旋風，走石揚砂，誠然兇狠。
好風，淘淘怒濤水，雲飛，黑氣騰騰，閉日明，嶺樹連根，通拔，野棒，蒼幹，悉皆平，黃沙迷目，亂走，怪石，傷殘，路志。
平，滾滾，圍園平地，暗，偏山，禽獸，發聲，聲，刮得那三藏，馬上難存，八戒，不敢仰視，沙僧，低頭，掩面，孫大聖，情知，是怪
物，弄風，急縱步，來趕時，那怪已，騎風，頭將，唐僧，擄去了，無踪，無影，不知，攜向，何方，無處，覓尋。一時，間，風聲，暫息，日
色，光明，行者，上前，觀看，只見，白龍馬，戰兢兢，發喊，聲嘶，行李，擔，丟在，路下，八戒，伏於，崖下，吟呻，沙僧，蹲在，坡前，叫
喚，行者，喊八戒，那獸子，聽見，是行者，的聲音，却，投頭，看時，狂風，已靜，飛起來，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風，啊，沙僧，却
也，上前，道：哥哥，這是一陣，旋風，又問，師父，在那裏，八戒，道：風來，得緊，我們，都藏，頭遮，眼，各自，鬆，風，師父，也伏，在馬

上的行者道：如今却往那裏去了？沙僧道：是個燈草做的，想是一風掃去也。行者道：兄弟們，我等自此就該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尋頭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無窮無盡，幾時能到得？沙僧開言，打了一個尖，驚得身麻木道：師兄，你都說的是那裏話？我等因為前生有罪，感蒙觀世音菩薩勸化，與我們摩頂受戒，改換法名，皈依佛果，情願保護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經，將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說出這等各尋頭路的話來，可不違了菩薩的善果？壞了自己的德行，惹人取笑，說我們有始無終也。行者道：兄弟，你說的也是。奈何師父不聽人說，我老孫火眼金睛，認得好歹，纔然這風是那樹上吊的孩兒弄的，我認得他是個妖精，你們不識，那師父也不識，認作是好人家兒女，教我欺着他走。是老孫算計要擺佈他，他就弄個重身法壓我，是我將他攪得粉碎，他想了又使解脫之法，弄陣旋風，把我師父攝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聽我說，故我意懶心灰，說各人散了。既是賢弟有此誠意，教老孫進退兩難，八戒你端的要怎的處？八戒道：我纔自失口亂說了幾句，其實也不該散。哥哥沒及奈何，還借沙弟之言，去尋那妖怪，教師父去。行者却回嗔作喜，道：兄弟們還要來結同心，收拾了行李馬匹，上山找尋怪物，搭救師父去。三個人附葛扳藤，尋坡轉澗，行經有五七十里，却也沒個音信。那山上飛禽走獸，全無。老柏喬松，常見孫大聖着實心焦，將身一縱，跳上那巖嶮峰頭，喝一聲叫變，變作三頭六臂，似那大鬧天宮的本像，將金箍棒一幌，變作三根，劈哩撲辣的，往東打一路，往西打一路，兩邊不住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師兄是尋不着師父，惱出氣心風來了。那行者打了一會，打出（夥窮神來，都披一片掛一片，棍無邊，棒無口的，跪在山前，叫大聖，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怎麼就有許多山神土地，衆神叩頭道：上告大聖，此山喚做六百里鑽頭號山，我等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該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在此，聞大聖來了，只因一時會不齊，故此接連，致令大聖發怒，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饒你罪名，我問你：這山上有多少妖精，衆神道：爺爺呀，只有得一個妖精，把我們頭也摩光了，弄得我們少香沒紙，血食全無。一個個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還吃得有多少妖精哩。行者道：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後住，衆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後，這山中有一條澗，叫做枯松澗，澗邊有一座洞。

叫做火雲洞。那洞裏有一個魔王，神通廣大，常常的把我們山神土地，拿了去燒火頂門。黑夜與他提鈴喝號，小妖兒又討甚麼常例錢。行者道：汝等乃是陰鬼之仙，有何錢鈔？衆神道：正是沒錢與他，只得捉幾個山獐、野鹿，早晚間打點葷精，若是無物相送，就要打拆廟宇，剝衣裳，搗得我等不得安生。萬望大聖與我等勦除此怪，拯救山上生靈。行者道：你等既受他節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裏妖精？叫做甚麼名字？衆神道：說起他來，或者大聖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剎女養的。他曾在火焙山修行了三百年，煉成三昧真火，却也神通廣大。牛魔王使他來鎮守號山，乳名叫做紅孩兒，號叫做聖嬰大王。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却現了本像，跳下峰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們放心，再不煩思念。師父決不傷生，妖精與老孫有親，與你有親。行者道：剛纔這夥人都東勝神洲，他這裏是西牛賀洲，路程遙遠，隔着萬水千山，海峽也有兩道，怎的與你有親？行者道：剛纔這夥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問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剎女養的名字，叫做紅孩兒，號聖嬰大王。想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徧訪名山，愛憐那牛魔王，曾與老孫結七弟兄，一般五六個魔王，止有老孫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稱爲大哥。這妖精是牛魔王的兒子，我與他父親相識，若論將起來，還是他老叔哩。他怎敢管我師父？我們趁早去來。沙和尚笑道：哥哥常言道：三年不上門，常親也不親哩。你與他相別五六百年，又不曾往還杯酒，又沒有個節禮相送，他那裏與你認什麼親？行者道：你怎麼這等量人？常言道：一葉浮萍歸大海，爲人何處不相逢。縱然他不認親，好道也不傷我師父。不望他相留酒席，必定也還我個團圓。唐僧兄弟們找大路，一直前進行了百十里，遠近忽見一松林，林中有一條曲澗，澗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飛流，那澗梢頭有一座石板橋，通着那廂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廂有石崖磳磳，想必是妖精住處了。我等商議，那個管看守行李馬匹？那個肯跟我過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豬沒甚坐性，隨你天罷。行者道：好好教沙僧將馬匹行李，藏在樹林，小心守護。待我兩個上門去尋師父，那沙僧依命入戒相隨，與行者各持兵器前來。正是：未煉嬰兒邪火勝，心猿木母共扶持。畢竟不知道一去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敗 木母被魔擒

善惡一時忘念，枯榮都不關心。時明隱現，任浮沉。隨分飢餐渴飲，神靜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踏踐破陣。林風動必然寒凜，却說那孫大聖引入戒別了沙僧，跳過枯松澗，竟來到那怪石崖前。果見有一座洞府，真個也異致非凡。但見迴鑾古道，幽運靜風月也。聽玄鶴弄白雲，透出滿川光。流水過橋仙，意興與猿鶴。啼花木奇，藤蘿石磴芝蘭，勝蒼檮崖。徑霞烟霞翠，松篁招彩鳳。遠列巔峰似插屏，山朝澗繞真仙洞。巖地股發來龍，有分有緣方受用。將近行到門前，見有一座石碣，上鐫八個大字，乃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那壁廂一羣小妖，在那裏輪鎗舞劍的，跳風頑耍。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小的們，趁早去報與洞主知道，教他送我出。唐僧師父來，免你這一洞精靈的性命。」牙進半個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場，蹾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聞得此言，慌忙急轉身，各歸洞裏。關了兩層石門，到裏邊來報大王禍事了。却說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選刺了衣服，四馬攪蹄，緇在後院裏。着小妖打乾淨水刷洗，要上籠蒸吃哩。忽聽得報聲禍事，且不刷洗，便來前庭上問：「有何禍事？」小妖道：「有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帶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尙，在門前要甚麼唐僧師父哩。但若牙進半個不字，就要掀翻山場。臨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這是孫行者與豬八戒，他却也會尋哩。我拿他師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却怎麼就尋上門來？」教管車的推出車去。那一班幾個小妖，推去五輛小車兒來，關了前門，八戒見道：「哥哥這妖精，想是怕我們，推出車子，往那廂搬哩。」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裏。」只見那小妖將車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着五個看着，五個進去通報。那魔王問：「停當了答應停當了？」教取過鎗來，有那一夥管兵器的小妖，着兩個揀出一桿丈八長的火尖鎗，遞與妖王。妖王輪鎗踱步，也無甚麼盔甲，只是腰間束一條錦繡戰裙，赤着脚，走出門前行者，與八戒，搖頭觀看，但見那怪物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塗朱，一表才鬚，掠青鬃鞍，紫扇分新月，似刀裁戰裙。巧繪盤龍鳳，形比哪吒更富胎。雙手綽鎗威凜冽，祥光護體出門來。吶聲響若春雷吼，慧眼明如掣電乖。要識此魔真姓氏，名揚千古喚紅孩。那紅孩兒怪，出得門來，高叫道：「是怎麼人，在我這裏吶嗎？」行者近前笑道：「我賢姪，莫

弄盧頭。你今早山路旁高吊在松樹梢頭。是那般一個瘦怯怯的黃病孩兒。哄了我師父。我倒好意欺着你。你就弄風兒把我師父攝將來。你如今又弄這個樣了。我豈不認得你。趁早送出我師父。不要白了面皮。失了親情。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孫以長欺幼。不像模樣。那怪聞言。心中大怒。咄的一聲。喝道。那潑猴頭。我與你有甚親情。你在这裏滿口胡柴。諱甚聲。恁兒。那個是你賢姪。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曉得。當年我與你令尊做兄弟時。你還不知在那裏哩。那怪道。這猴子一發胡說。你是那裏人。我是那裏人。怎麼得與我父親做兄弟。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我當初未鬧天宮時。徧遊海角天涯。四大部洲。無方不到。那時節。專喜耍傑。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稱為平天大聖。與我老孫結為七弟兄。讓他做了大哥。還有個蛟魔王。稱為覆海大聖。做了二哥。又有個大鵬魔王。稱為混天大聖。做了三哥。又有個獅狍王。稱為移山大聖。做了四哥。又有個彌猴王。稱為通風大聖。做了五哥。又有個獼猴王。稱為驅神大聖。做了六哥。惟有老孫身小。稱為齊天大聖。排行第七。我老弟兄們。那時節。要子時。還不曾睡。你哩。那怪物聞言。那裏肯信。舉起火尖鎗。就刺行者。正是那會家不忙。又使了一個身法。閃過鎗頭。輪起鐵棒。罵道。你這小畜生。不識高低。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讓過鐵棒。滾翻。不達時務。看鎗。他兩個也不論親情。一齊變臉。各使神通。跳在雲端裏。好殺行者。名聲大。魔王手段強。一個橫舉金箍棒。一個直挺火尖鎗。吐霧遮三界。噴雲照四方。一天殺氣兇聲吼。日月星辰不見光。語言無邊讓。情意兩乖張。那一個欺心失禮儀。這一個變臉沒調常。棒架威風長。鎗來野性狂。一個是銀元真大聖。一個正果善財郎。二人努力爭強勝。只為唐僧拜法王。那妖魔與孫大聖。戰經二十合。不分勝負。猜入戒。在旁邊看得明白。妖精雖不敗陣。却只是遮攔隔架。全無攻殺之能。行者縱不贏他。棒法精強。來往只在那妖精頭上。不離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啊。行者溜撒。一時間丟個鐵鏈。哄那妖魔鑽進來。一鐵棒打倒。就沒了我的功勞。你看他抖擻精神。舉着九齒鉞。在空裏望妖精劈頭就築。那怪見了心驚。急掩鎗。放下陣來。行者喝教入戒。趕上。趕上。二人趕到他洞門前。只見妖精一隻手舉着火尖鎗。站在那中間。一輛小車兒上。一隻手握着拳頭。往自家鼻子上。搥了兩拳。

八戒笑道：「這廝放賴不着，你好道搥破鼻子，淌出些血來，搽紅了臉，往那裏告我們去耶？」那妖魔搥了兩拳，念個咒語，口裏噴出火來，鼻子裏儘烟迸出，開關眼，火焰齊生。那五輛車子上，火光湧出，連噴了幾口，只見那紅焰焰大火燒空，把一座火雲洞，被那烟火迷漫，真個是燻天熾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當，這一鑽在火裏，莫想得法。把老豬弄得個燒熟的，加上香料，儘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說聲走，他也不顧行者，跑過牆去了。」這行者神通廣大，捏着避火訣，撞入火中，尋那妖怪。那妖怪見行者來，又吐上幾口，那火比前更勝。好火，炎炎烈烈，盈空燄，赫赫威威，遍地紅，却似火輪飛上下，由如炭屑舞西東。這火不是燻人鑽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煉成，真三昧火。五輛車兒，合五行，五行生，造化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火得長空萬物榮，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鎮西方第一名，行者被他烟火飛騰，不能尋怪，看不見他，洞門前路徑，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門首，看得明白，他見行者走了，却纔收了火具，帥羣妖轉於洞內，閉了石門，以為得勝。着小的排筵，樂歡笑不題。却說行者，跳過枯松澗，按下雲頭，口聽得人戒與沙僧朗朗的，在松間講話。行者上前，喝八戒道：「你這猓子，全無人氣，你就懼怕妖火，敗走逃生，却把老孫丟下，早是我有些南北哩。」八戒笑道：「哥哥，你被那妖精說着了，果然不達時務。古人云：『識得時務者，呼為俊傑。』那妖精不與你親，你強要認親，既與你賭關，放出那般無情的火來，又不走，還要與他纏戰哩。行者道：「那怪物的手段，比我們如入戒道，不濟。鎗法比我們如入戒道，也不濟。老豬見他撐持不住，却來助你一耙，不期他不識要，就敗下陣來。這天理，就放火了。行者道：「正是你不該來，我再與他關幾合，我取巧兒撈他一棒，却不是好。他兩個只管論那妖精的手段，講那妖精的火毒，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駢了。行者看見道：「兄弟，你笑怎麼？你好好道有甚手段，擒得那妖魔，破得那火陣，這樁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常言道：『衆毛攢毬，你若拿得妖魔，救了師父，也是你的一件大功。』」沙僧道：「我也沒甚手段，也不能降妖。我笑你兩個都着了忙也。」行者道：「我怎麼着忙？」沙僧道：「那妖精手段，不如你，你鎗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勢，故不能取勝。若依小弟說，以相生相對，他有甚難處？」行者聞言，呵呵笑道：「兄

弟說得有理。果然我們着忙了。忘了這事。若以相生相尅之理論之。頗是以水尅火。却往那裏尋些水來。潑滅這妖火。可以救了師父。妙僧道：「正是。這也不必遲疑。行者道：你兩個只在此間。教與他索戰。待老孫去東洋大海求借龍兵。將些水來。潑息妖火。捉這潑怪。」八戒道：「哥哥放心前去。我等理會得好。」聖嬰離此地。頃刻到東洋。却也無心看。觀海景。使個遁水法。分開波浪。正行時。見一個巡海夜叉相。撞着見是孫大聖。急回到水晶宮裏。報知那老龍王。敖廣即率龍子龍孫。蝦兵蟹卒。一齊出門迎接。請裏面坐。坐定。禮畢。告茶。行者道：「不勞茶。有一事相煩。我因師父唐僧往西天拜佛取經。經過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號聖嬰大王。把我師父擄了去。是老孫尋到洞邊。與他交戰。他却放出火來。我們禁不得他。想着水能尅火。特來問你求些水去。與我下場大雨。潑滅了那火。救唐僧一難。」那龍王道：「大聖差了。若要取水。不該來問我。行者道：你是四海龍王。主司雨澤。不來問你。却去問誰？」龍王道：「我雖司雨。不敢擅專。須得玉帝旨意。吩咐在那地方。要幾尺幾寸。甚麼時辰。辰起。還要三官舉筆。太乙移文。會定了雷公電母風伯雲童俗語云：龍無雲而不行。理行者道：我也不用着風雲雷電。只是要些雨水。滅火。」龍王道：「大聖不用風雲雷電。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著會弟們同助大聖一功。如何？」行者道：「令弟何在？」龍王道：「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閻。西海龍王敖順。行者笑道：「我若再遊過三海。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龍王道：「不消大聖去。只我這裏撞動鐵鼓金鐘。他自頃刻而至。」行者聞其言。道：「老龍王快撞鐘鼓。須臾間。三海龍王擁至。問大哥有何事。命弟等。敖廣道：「孫大聖在這裏借雨。助力降妖。」三弟即引進見。行者備言借水之事。衆神個個歡從。即點起鯨魚驍勇爲前部。饅瘻口大作先鋒。鯉元帥翻波跳浪。龍提督吐霧噴風。鱗太尉東方打噴。鮪都司西路催征。紅眼馬郎南面舞。黑甲將軍北下衝。鑽把總中軍掌號。五方兵虞虞英雄。縱橫機巧龍樞密。妙算玄微龜相公。有謀有智。龍丞相多變多能。鸞鶴戎橫行。蟹士槍長劍。直跳蝦蟹扯硬弓。鮫外郎查明文簿。點龍兵出。離波中有詩爲證。詩曰：四海龍王喜助功。齊天大聖請相從。只因三藏途中難。借水前來滅火紅。那行者領着龍兵不多時。早到號山枯松澗上。行者道：「教氏昆玉。有煩遠步。此間乃妖孽之窟。汝等且停於空中。不要出

頭露面讓老孫與他賭關。若贏了他，不須列位捉拿。若輸與他，也不用列位助陣。只是他但放火時，可聽我呼喚。一齊噴雨。龍王俱如號令。行者即按雲頭入松林裏，見了八戒、沙僧，叫聲兄弟。八戒道：「哥哥來得快哩。可曾請得龍王來？」行者道：「俱來了。你兩個切須仔細。只怕雨大，莫濕了行李。待老孫與他打去。」沙僧道：「師兄放心。前去我等俱理會得了。」行者跳過牆，到了門首，叫聲開門。那些小妖，又去報道。孫行者又來了。紅孩仰面笑道：「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燒了他，故此又來。這一來切莫饒他。斷然燒個皮焦肉爛。籠籠急縱身，挺着長鎗，教小的們推出火車子來，走出門前對行者道：「你又來怎的？」行者道：「還我師父來。」那怪道：「你這猴頭，忒不通變。那唐僧與你做得師父，也與我做不得。按酒，你還思量要他哩。莫想，莫想。行者聞言，十分惱怒。掣金箍棒，劈頭就打。那妖精使火尖鎗，急架相迎。這一場賭關，比前不同。好殺，怒發潑妖魔，惱急猴王將。這一個專教取經僧，那一個要吃唐三藏。心變沒親情，情球無義讓。這個恨不得捉住活剝皮，那個恨不得拿來生煎燻。真個忒英雄，果然多猛壯。棒來鎗架賭，輸贏鏽去棒，迎爭下上。舉手相輸二十回，兩家本事一般樣。那妖王與行者戰經二十回合，見得不能取勝，虛幌一鎗，急抽身，捏着拳頭，又將鼻子搥了兩下，却就噴出火來。那門前車子上，烟火迸起，口中眼中，赤焰飛騰。孫大聖回頭叫道：「龍王何在？」那龍王兄弟，大衆水族，望妖精火光裏噴下雨來。好雨，真個是瀟灑洒洒，密密沉沉，瀟灑洒洒。如天邊墮落，星辰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滾滾起。初時如拳大小，文後來變滾滾傾滿地，澆流鴨頂綠，高山洗出佛頭青。澆壺水飛千丈玉，瀟灑波瀾萬條銀。三叉路口看看滿，九曲溪中漸漸平。這個是唐僧有難神龍助，扳到天河往下傾。那雨條條大小，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勢，原來龍王私雨，只好潑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潑得好。一似火上澆油，越潑越灼。大聖道：「等我捻着訣，鑽入火中，輪鐵棒，尋妖要打。那妖見他來到，將一口烟劈臉噴來。行者急回頭，燭得眼花雀亂，忍不住淚落如雨。原來這大聖不怕火，只怕煙。當年因大鬧天宮時，被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煅過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會燒壞。只是風撲得煙來，把他燭做火眼金睛。故至今只是怕煙。那妖又噴一口，行者當不得，縱雲頭走了。那妖王却又收了火具，回歸洞府。這大聖一身煙火，炮煉難禁，徑投於瀾。

水內救火。怎知被冷水一盪，弄得火氣攻心。三魂出舍，可憐氣塞胸膈，喉舌冷，魂魄散喪殘生，慌得那四海龍王在半空裏，收了雨澤，高聲大叫：天蓬元帥，捲簾將軍，休在林中蕩蕩，且尋你師兄出來。八戒與沙僧聽得呼他聖號，急忙解了馬，挑着擔，奔出林來，也不顧泥濘，順溜邊找尋，只見那上溜頭，翻波滾浪，急流中淌下一個人來。沙僧見了，連衣跳下水中，抱上岸來，却是孫大聖身軀，噫，你看他蹣跚四肢，伸不得，渾身上下冷如冰。沙和尚滿眼垂淚道：師兄，可惜了你，億萬年不老長生客，如今化作個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莫哭，這猴子佯推死，嚇我們哩。你摸摸他胸前，還有一點熱氣，沒有。沙僧道：渾身都冷了，就有一點兒熱氣，怎的就得同生。八戒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條性命。你拉着脚，等我擺佈他。真個那沙僧拉着脚，八戒扶着頭，把他拽個直推上脚來，盤膝坐定，八戒將兩手搓熱，件住他的七竅，使一個按摩禪法。原來那行者被冷水冰了，氣阻丹田，不能出聲，却幸得八戒按摩揉擦，頻與問氣，透三關，轉明堂，沖開孔竅，叫了一聲師父啊。沙僧道：哥啊，你生為師父，死也還在口裏，且甦醒我們在這裏哩。行者睜開眼道：兄弟們在這裏，老孫吃了虧也。八戒笑道：你纔子發昏的，若不是老豬救你啊，已此了慢了，還不謝我哩。行者却纔起身，仰面道：教氏兄弟，何在那四海龍王在半空中答應道：小龍在此伺候。行者道：叫你遠勞，不曾成得功果，且請回去，改日再謝。龍王帥水族，快快而同，不在話下。沙僧攙着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少時間，却定神順氣，止不住淚滴腮邊，又叫師父啊。憶昔當年出大唐，巖前救我出災殃。三山六水遭魔障，萬苦千辛割寸腸。托鉢朝險隨厚薄，參禪暮宿或林莊。一心指益成功果，今日安知痛受傷。沙僧道：哥哥，且休煩惱，我們早安計策，去那裏請兵助力，速救師父。行者道：那裏請救麼？沙僧道：當初菩薩吩咐，着我等保護唐僧，他曾許我們，叫天天應，叫地地應。那裏請救去？行者道：想老孫大鬧天宮時，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這妖精神通不小，須是比老孫手段大些的，纔降得他哩。天神不濟地，熱不能，若要拿此妖魔，須是步請觀音菩薩纔好。奈何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駕不起筋斗雲，怎生請得八戒道：有甚話吩咐，等我去請行者笑道：罷，你是去得若見了菩薩，切休仰視，只可低頭禮拜，等他問時，你却將地名、妖名，說與他再請救師父之

事他若肯來，定取擒了怪物，八戒聞言，即便駕了雲霧，向南而去，却說那個妖王，在洞裏歡喜道：「小的們，孫行者吃了虧去了，這一陣難不得他死，好道也發個大昏，嘆只怕他又請救兵來也，快開門，等我去看他請誰，家妖開了門，妖精就跑到空裏觀看，只見八戒往南去了，妖精想着南邊，再無他處，斷然是請觀音菩薩，急按下雲，叫小的們把我那皮袋尋出來，多時不用，只恐口繩不牢，與我換上一條，放在二門之下，等我夫把豬八戒賺將回來，裝於袋內，蒸得稀爛，搗碎你們，原來那妖精有一個如意的皮袋，衆小妖拿出來，換了口繩，安於洞門內，不題，却說那妖王久居於此，俱是熟遊之地，他曉得那條路上南海去近，那條路去遠，他從那近路上一駕雲頭，趕過了八戒，端坐在壁巖之上，變作一個假觀世音模樣，等候着八戒，那猓子正縱雲行處，忽然望見菩薩，他那裏識得真假，這纔是見像作佛，猓子停雲下拜道：「菩薩弟了，錯悟能叩頭，妖精道：「你不保唐僧去取經，却見我有何事，幹入戒道，弟子因與師父行至中途，遇着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他把我師父攝了去，是弟子與師兄弟尋上他門，與他交戰，他原來會放火，頭一陣，不會得贏，第二陣，請龍王助雨，也不能滅火，師兄被他燒壞了，不能行動，着弟子來請菩薩，萬望垂慈，救我師父一難，妖精道：「那火雲洞洞主，不是個傷生的，一定是你們沖撞了他也，八戒道：「我不曾沖撞，也是師兄悟空沖撞他的，他變作一個小孩兒，吊在樹上，試我師父，師父甚有善心，教我解下來，着師兄歇他一程，是師兄攬了他一攬，他就弄風兒，把師父攝去了，妖精道：「你起來，跟我進那個裏，見洞主與你說個人情，你陪一個禮，把你師父討出來罷，八戒道：「菩薩呀，若肯還我師父，就磕他一個頭也罷，妖王道：「你跟我來，那猓子不知好歹，就跟着他，竟回舊路，却不向南洋海，隨起火雲門，頃刻間到了門首，妖精進去道：「你休疑忌，他是我的故人，你進來，猓子只得舉步入門，衆妖一齊吶喊，將八戒捉倒，裝於袋內，束緊了口繩，高吊在歇巖之上，妖精現了本像，坐在當中，道：「豬八戒，你有甚麼手段，就敢保唐僧取經，就敢請菩薩降我，你大嚼着兩個眼，還不認得我，是聖嬰大王哩，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蒸熟了，賞賜小妖，權爲案酒，八戒聽言，在裏面罵道：「惡怪物，十分無禮，若論你百計千方，騙了我吃，管教你一個個遭瘟，頭天瘟，猓子罵了，又罵，又罵，不題，却說

孫大聖與沙僧正坐，只見一陣腥風刮面而過，他就打了一個噴嚏道：「不好，不好，這陣風凶多吉少，想是猪八戒走錯路也。」沙僧道：「他錯了路，不會問人，行者道：『想是撞見妖精了。』沙僧道：『撞見妖精，他不會跑。』行者道：『不停，你坐在這裏看守。』等我跑過澗去打聽打聽。」沙僧道：「師兄，腰疼，只恐又着他手，等小弟去罷。」行者道：「你『不濟事』，還讓我『去好行者』，『咳』，『着牙』，『忍着疼』，『拖着鐵棒』，『走過澗』，到那『火雲洞』，前叫『聲發怪』，那把門的小妖，又急入裏報，孫行者又在門首叫哩。」那妖王傳令叫拿那夥小妖鎗刀，簇擁齊聲吶喊，即開門，都道：「拿住，拿住，行者果然疲倦，不敢相迎，將身鑽在路旁，念個咒語，叫『變』，即變做一個鍍金包袱，小妖看見，報道：『大王，孫行者怕了。』只見說一聲，拿字慌得把包袱丟下，走了。」妖王笑道：「那包袱也無甚價值錢之物，左右是和尙的破個衫，舊帽子，背進來拆洗做補襯。」一個小妖，果將包袱背進，不知是行者變的，行者道：「好了，這個鍍金包袱，背着了。」那妖精不以為事，丟在門內，好行者，暗中又假虛裏還虛，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個包袱一樣，他的真身，却又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櫃上，只聽得八戒在那裏哼哩哼哩的聲音，不清，却似一個瘋猪，行者嚶的飛了去，尋時，原來他吊在皮袋裏也，行者釘在皮袋，又聽得他惡言惡語罵道：「妖怪長，妖怪短，你怎麼假變作個觀音菩薩，哄我回來，吊我在此，還說要吃我。」有一日，我師兄，大展齊天無量法，滿山漫怪，等時，擒親開皮袋，放我出籠，你千紀方趁心，行者聞言，暗笑道：「這獸子雖然在這裏面受悶氣，却還不倒了旗，輪老孫，一定要拿了此怪，若不如，此怎生雪恨？」正欲設法拯救，八戒出來，只聽得妖王叫道：「六健將何在？」時有六個小妖，是他知己的，精靈封為健將，都有名字，一個叫做雲裏霧，一個叫做霧裏雲，一個叫做急如火，一個叫做快如風，一個叫做興烘烘，一個叫做掀烘烘，六健將上前跪下，妖王道：「你們認得老大王家麼？」六健將道：「認得妖王道：『你與我星夜去請老大王來，說我這裏捉唐僧，蒸與他吃，壽延千紀，六怪領命。』一個個廝拖廝扯，竟出門去了。」行者嚶的一聲，飛下我來，跟定那六怪，躲離洞中，畢竟不知怎的請來，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那六健將出洞門徑往西南上依路而走。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請老大王吃我師父，老大王斷是牛魔王。自老孫當年與他相會，真個意合情投，交遊甚厚。至如今我歸正道，他還是那魔，雖則久別，還記得他模樣。且等老孫變作牛魔王，哄他一哄，看是何如。好行者躲離了六個小妖，展開翅，飛向前邊。那小妖有十數里遠，近搖身一變，變作個牛魔王，拔下幾根毫毛，叫變，即變作幾個小妖，在那山凹裏架鷹牽犬，搭弩張弓，充作打圍的樣子。等候那六健將，那一夥廝拖廝扯，正行時，忽然看見牛魔王坐在中間，慌得與妖披披披，與撲撲的跪下道：老大王爺在這裏也，那雲裏霧裏裏，急急如火，快如風，都是肉眼凡胎，那裏認得真假，也就一同跪倒，磕頭道：爺爺小的們是火雲洞聖嬰大王，感差來請老大王爺去吃唐僧肉。壽延千紀哩。行者借口答道：孩兒們起來，同我回家去換了衣服來也。小妖叩頭道：爺爺方便，不消回府罷。路程遙遠，恐我大王見責小的們，就此請行。行者笑道：好乖兒女也罷也罷，向前開路，我和你去來。六怪抖擻精神，向前喝路，大聖隨後而來，不多時，早到了本處。快如風，急如火，揠進洞裏報大王。老大王爺爺來了，妖王歡喜道：你們却中用。這等來的快，即便叫各路頭目擺隊伍，開旗鼓，迎接老大王爺爺，滿洞羣妖，遵依旨令，齊齊整整，擺將出去。這行者昂昂烈烈，挺着胸脯，把身子抖了一抖，却將那架鷹牽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拽開大步，竟步入門裏，坐在南面當中，紅孩兒當面跪下，朝上叩頭道：父王，孩兒拜揖。行者道：孩兒免禮。那妖王四大拜拜畢，立於下手。行者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妖王躬身道：孩兒不才，昨日獲得一人，乃東土大唐和尚，常聽得人講，他是個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壽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請父王同享唐僧之肉。壽延千紀。行者聞言，打了個失驚道：我兒是那箇唐僧？妖王道：是往西天取經的人也。行者道：我兒，可是孫行者師父麼？妖王道：正是。行者搖手搖頭道：莫惹他，莫惹他，別的還好惹，孫行者是那箇人哩。我賢郎，你不會會他，那猴子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曾大鬧天宮，玉皇上帝差十萬天兵，佈下天羅地網，也不會捉得他。你怎麼敢吃他師父？快早送出去，還他，不要惹那猴子。他若打聽着你吃了他師父，他也不來和你打。他只把金箍棒往山腰裏擡個窟窿，連山都拗了去。我兒，弄得你何處安身？教我倚靠何人？養老

妖王道：父王說那裏話，長他人志氣，滅孩兒的威風。那孫行者共有兄弟三人，領唐僧在我半山之中，被我使個變化，將他師父攝來，他與那豬八戒當時尋到我的門前，講甚麼華觀託熟之言，被我怒發沖天，與他交戰，殺合也。只如此，不見甚麼高作。那豬八戒刺邪裏就來助戰，是孩兒吐出三昧真火，把他燒敗了一陣，慌得他去請四海龍王助雨，又不能滅得我三昧真火，被我燒了一個小發昏，連忙着豬八戒去請南海觀音菩薩，是我假變觀音，把豬八戒賺來，現居在如意袋中，也要蒸他與衆小的們吃哩。那行者今早又來我的門首，吶嗎，我傳令教拿他，慌得他把包袱都丟下走了，却纔去請父王來看。看唐僧活像方可蒸與你吃，延壽長生不老也。行者笑道：我賢郎啊，你只知道有三昧真火，贏得他，不知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哩。妖王道：憑他怎麼變化，我也認得，諒他決不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兒，你雖然認得他，他却不變大的，如狼狽大像，恐進不得你門。他若變作小的，你却難認。妖王道：憑他變甚小的，我這裏每一層門上有四五個小妖把守，他怎生得入行者道：你是不知，他會變蒼蠅、蚊子、吃蟻，或是蜜蜂、蝴蝶、並螻蛄、蠅等項，又會變我模樣，你却那裏認得。妖王道：勿慮，他就是鐵膽銅心，也不敢近我門來也。行者道：既然如此，說賢郎甚有手段，實是敵得他過。方來請我吃唐僧的肉，奈何我今日還不吃哩。妖王道：如何不吃。行者道：近來我年老，你母親常勸我作些善事，我想無甚作善，且持些齋戒。妖王道：不知父王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也不是長齋，也不是月齋，喚做雷齋，每月只該四日。妖王問：是那四日。行者道：三辛逢初六，今朝是辛酉日，一則當齋，二來酉不會客，且等明日我去親有刷洗，蒸他與兒等同享罷。那妖王聞言，心中暗想道：我父王平日吃人為生，今活教有一千餘歲，怎麼如今又吃起齋來了。想當初作惡多端，這三四日齋戒，那裏就積得過來。此言有假，可疑，可疑，即抽身走出二門之下，叫六健將來問你們老大王是那裏請來的小妖道：是半路請來的。妖王道：我說你們來的快，不會到家麼。小妖道：不會到家。妖王道：不好了，着了，他假也。這不是老大王，小妖一齊跪下道：大王自己父親也認不得。妖王道：觀其形容，動靜都像，只是言語不像，只怕着了，他假，吃了人虧。你們都要仔細，會使刀的，刀要出鞘，會使鎗的，鎗要磨明，會使棍的，使棍，會使繩的，使繩，待我再去問他，看他言

語如何。若果是老大王，莫說今日不吃，明日不吃，便連個月何妨。假若言語不對，只聽我喂的一聲說，一齊下手。羆魔各各領命，說這妖王復轉身到於裏面，對行者當面又拜。行者道：「孩兒家無常禮，不須拜，但有甚話，只管說來。」妖王伏於地下道：「愚男一則請來奉獻唐僧之肉，二來有句話兒上請我。前日閑行，駕祥光，直自九霄空內，忽逢着祖延道陵張先生行者道：『可是做天師的張道陵麼？』妖王道：『正是。』行者問曰：『有甚話說？』妖王道：『他見孩兒生得五官端正，三停子等，他問我是幾年那月那日那時出世。』兒因年幼，記得不真。先生子平精熟，要與我推看五星，今請父王正欲問此，倘或下次再得相會他，好煩他推算。行者聞言，坐在上面暗笑道：『好妖怪呀！老孫自歸佛果，保唐僧父，一路上也捉了幾個妖精，不似這廝剋他。問我甚麼家長禮短少，米無柴的話說，我也好信口捏謊答他。他如今問我生年月日，我却怎麼知道？好猴王也！十分乖巧，巍巍端坐中間，也無一些兒懼色，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賢郎請起。我因年老，連日有事，不遂心懷，把你生時果偶然忘了。』且等到明日回家，問你母親便知。」妖王道：「父王把我八個字時常不離口論說，說我有同天不老之壽，怎麼今日一旦忘了，豈有此理？必是假的。」喂的一聲，羆妖鎗刀簇擁，行者沒頭沒臉的割來。這大聖使金箍棒架住了，現出本像。對妖精道：「賢郎，你却沒理。那裏兒子好打爺的？那妖王滿面羞慚，不敢回視。行者化金光，走出他的洞府。小妖道：『大王，孫行者走了。』妖王道：『罷罷罷，該他走了罷。我吃他這一場虧也，且關了門，莫與他打話。』只來刷洗唐僧，蒸吃便罷。却說那行者牽着鐵棒，呵呵大笑，自澗那邊而來。沙僧聽見，急出林迎着道：「哥啊，這半日方回，如何這等哂笑？想救出師父來也。」行者道：「兄弟，雖不曾救得師父，老孫却得個上風來了。」沙僧道：「甚麼上風？行者道：『原來豬八戒被那怪假變觀音，哄將回來，吊於皮袋之內。我欲設法救援，不期他着甚麼六健將去請老大王來吃師父肉。』是老孫想着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就變了他的模樣，充將進去，坐在中間，他叫父王，我就應他，他便叩頭，我就直受着實快活。果然得了上風。」沙僧道：「哥啊，你便鬧這般小便宜，恐怕師父性命難保。」行者道：「不須慮，等我去請菩薩來。」沙僧道：「你還腰疼哩。」行者道：「我不疼了。」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那行李馬匹，等我去。沙僧道：「你置下仇了，恐他害我師父，你須

快去快來。行者道：我來得快，只消頓飯時，就回來矣。好大聖說話間，躲離了沙僧，縱筋斗雲，去投南海。在那半空裏，那清半個時辰，望見普陀山景，頹史按下雲頭，直至落伽崖上，端肅正行。只見二十四路諸天迎著道：大聖那裏去？行者作禮畢，道：要見菩薩，諸天道：少停。容通報時，有鬼子母諸天來潮音洞外報道：菩薩得知孫悟空特來參見。菩薩聞報，即命進去。大聖敕衣飯，命捉定步，竟入裏邊。見菩薩倒身下拜。菩薩道：悟空，你不領金蟬子，西方求經去，却來此何幹？行者道：上告菩薩，弟子保護唐僧，前行至一方，乃號山枯松洞火雲洞，有一個紅孩兒妖精，喚作聖嬰大王，把我師父攝去。是弟子豬悟能等尋至五門前，與他交戰，他放出三昧火來，我等不能取勝，救不出師父。急上東洋大海，請到四海龍王，施雨水，又不能勝火。把弟子都燻壞了，幾乎喪了殘生。菩薩道：既是三昧火神通廣大，怎麼去請龍王，不來請我行者？這本欲來的，只是弟子被烟燻了，不能駕雲，却教豬八戒來請著。菩薩道：悟能不會來呀？行者道：正是未曾得到寶山，被那妖精假變做菩薩模樣，把豬八戒又賺入洞中，現吊在一個皮袋裏，也要蒸吃哩。菩薩聽說，心中大怒道：那妖怪敢變我的模樣，慢了一聲，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裏撲的一擲，說得那行者毛骨悚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這菩薩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孫說的話不好，壞了他的德行，就把淨瓶擲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孫，却不是一件大人事故，說不了。只見那海當中，翻波跳浪，鑽出個瓶來。原來是一個怪物，馱着出來。行者仔細看那馱瓶的怪物，怎生模樣，根源出處，髻髻泥，水底增光，獨顯威，世間能知天地性，安藏備曉鬼神機，藏身一縮無頭尾，展足能行快似飛。文王畫卦曾元卜，常納庭臺伴伏羲。雲龍透出千般俏，號水推波把浪吹。條條金線穿成甲，點點裝成彩珠瓔。九宮八卦袍披定，散碎鋪鋪遮綠塵。衣生前好勇，龍王幸死後還馱佛祖碑。要知此物名和姓，興風作浪惡烏龜。要龜馱着淨瓶，爬上巖邊，對菩薩點頭。二十四點，權為二十四拜。行者見了，暗笑道：原來是看瓶的，想是不見瓶，就問他要。菩薩道：悟空，你在下面說甚麼？行者道：沒說甚麼。菩薩教拿上瓶來。這行者即去拿瓶，唉，莫想拿得他動，好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搖得半分毫。行者上前跪下道：菩薩弟子拿不動。菩薩道：你這猴頭，只會說嘴。瓶兒你都拿不動，怎麼去降妖縛怪？行者道：不瞞菩薩

薩說平日拿得動今日拿不動。想是吃了妖精虧，勳力弱了。菩薩道：常時是個空瓶，如今是淨瓶，拋下海去。這一時間轉過了三江五湖，入海四瀆，溪源潭洞之間，共借了一海水在裏面。你那裏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動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那菩薩走上前，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托在左手掌上，只見那龜點點頭，攢下水去了。行者道：原來是個養家看瓶的夯貨。菩薩坐定道：悟空，我這瓶中甘露水漿，比那龍王的私雨不同，能滅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與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動。待要着善財龍女與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專一只會騙人。你見我這龍女貌美，淨瓶又是個寶物，你假若騙了去，却那有工夫又來尋你。你須是留些甚麼東西作當。行者道：可憐菩薩等多心。我弟子自東沙門一向不幹那樣事了。你教我留些當頭，却將何物？我身上這件錦布直裰，還是你老人家賜的。這條虎皮裙子，能值幾個銅錢。這根鐵棒，早晚却要護身，但只是頭上這個箍兒，是個金的，却又被你弄了個方法兒，長在我頭上，取不下來。你今要當頭，情願將此爲當。你念個咒，箍兒咒，將此除去罷。不然，將何物爲當？菩薩道：你好自在啊。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鐵棒金箍，只將你那腦後救命的毫毛，拔一根與我作當罷。行者道：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與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羣了，又不能救我性命。菩薩罵道：你這猴子，你便一毛不拔，教我這善財也難捨。行者笑道：菩薩你却也多疑。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那菩薩道：喜下蓮臺，雲步香飄上石崖，只爲聖僧遭障，管管降妖怪，回來孫大聖十分歡喜。請觀音出了潮音仙洞，請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巖上。菩薩道：悟空過海，行者躬身道：請菩薩先行。菩薩道：你先過去。行者磕頭道：弟子不敢在菩薩面前施展，若駕勳斗雲啊，掀露身體，恐菩薩怪我不敬。菩薩聞言，卽着善財龍女去蓮花池裏撈一瓣蓮花，拖在石巖下邊水上，教行者你上那蓮花瓣兒。我渡你過海。行者見了道：菩薩，這花瓣兒又輕又薄，如何載得我起。這一飄，翻跌下水去，却不偏了虎皮裙，走了硝天冷，怎穿。菩薩喝道：你且上去看。行者不敢推辭，捨命往上跳，果然先見輕小，到上面比海船還大三分。行者歡喜道：菩薩載得我了。菩薩道：既載得，如何不過去。行者道：又沒個篙槳，蓬桅怎生得過。菩薩道：不用，只把個一口氣吹開，吸攏，又着實一口氣吹過。兩洋苦海，得

登彼岸行者却脚躡實地笑道這菩薩費弄神通把老孫這等呼來喝去全不費力也那菩薩吩咐衆諸天各守仙境着善財龍女閉了洞門他却擺祥雲乘離普陀巖到那邊叫惠岸何在惠岸乃托塔李天王第二個太子俗名木吒是也乃菩薩親傳授的徒弟不離左右稱為護法惠岸惠岸即對菩薩合掌伺候菩薩道你快上界去見你父王問他借天罡刀來一用惠岸道師父用着就何菩薩道全副都要惠岸領命即駕雲頭徑入南天門裏到靈樞宮殿見父王下拜天王見了問兒從何來木吒道師父是孫悟空請來降妖道見拜上父王將天罡刀借了一用天王即喚哪吒將刀取三十六把遞與木吒木吒對哪吒說兄弟你回去多拜上母親我事緊急等送刀來再磕頭罷忙忙相別接落祥光至南海將刀捧與菩薩菩薩接在手中拋將去念個咒語只見那刀比作一座千葉蓮臺菩薩縱身上去端坐在中間行者在旁暗笑道這菩薩省使儉用那蓮花池裏有五色寶蓮臺捨不得坐將來却又問別人去借菩薩道悟空休言語跟我來也却纔都駕着雲頭離了海上白鶴哥展翅前飛孫大聖與惠岸隨後頃刻間早見一座山頭行者道這山就是號山了從此處到那妖精門首約摸有四百餘里菩薩聞言即命住下祥雲在那山頭上念一聲唵字咒語只見那山左右走出許多神鬼却是本山土地衆神都到菩薩寶蓮座下磕頭菩薩道汝等俱莫驚張我今來擒此魔王你與我把這團圍打掃乾淨要三百里遠近地方不許一個生靈在地將那窩中小獸窟內雜蟲都送在巖峰之上安生衆神遵依而退須臾間又來回復菩薩道既然乾淨俱各回祠遂把淨瓶扳倒唵喇喇傾出水來就如雷響真個是漫過山頭沖開石壁慢過山頭如海勢沖開石壁似汪洋黑霧漲天全水氣滄波影日襯寒光偏崖沖玉浪滿海長金蓮菩薩大展降魔法袖中取出定身牌化做落伽仙境界真如南海一般般秀蒲挺出曇花嫩香草舒開貝葉祥紫竹幾竿鸚鵡歌青松數叢鸚鵡喧萬聲波濤蕩四野只聞風吼水漫天孫大聖見了暗中讚歎道果然是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若老孫有此法力將瓶見壁山一倒管甚麼禽獸蛇蟲哩菩薩叫悟空伸手過來行者即忙斂袖將左手伸出菩薩拔揚柳枝蘸甘露把他手心裏寫一個迷字教他捏着拳頭快去與那妖精索戰許敗不許勝引將來我這跟前我自 lawful

收他。行者領命，返雲光，竟來至洞口。一隻手使拳，一隻手使棒，高叫道：「妖怪開門！那些小妖，又進去報道。」孫行者又來了。妖王道：「緊關了門，莫睬他。」行者叫道：「好兒子，把老子趕在門外，還不開門？」小妖又報道：「孫行者罵出那話兒來了。」妖王只教莫睬他。行者叫兩次，見不開門，心中大怒，舉鐵棒將門一下，打了一個窟窿，慌得那小妖跌將進去。道：「孫行者打破門了。」妖王見報幾次，又聽說打破前門，急縱身跳將出去，挺長鎗對行者罵道：「這猴子，老大不識起倒，我讓你得些便宜，你還不知盡足，又來欺我，打破我門，你該個甚麼罪名？」行者道：「我兒，你趕老子出門，你該個甚麼罪名？」那妖王羞怒，綽長鎗，劈胸便刺。這行者舉鐵棒架隔，相還一番，捺上手，鬪經四五個回合，行者捏着拳頭，拖着棒，敗將下來。那妖王立在山前道：「我要刷洗唐僧去哩。」行者道：「好兒子，天看着你哩，你來。」那妖王聞言，愈加憤怒，喝一聲，趕到面前，挺鎗又刺。這行者掄棒，又幾合戰，敗陣又走。那妖王罵道：「猴子，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你怎麼如今正鬪時就要走了？何也？」行者笑道：「賢郎，老子怕你放火，妖精道：『我不放火了。』你上來行者道：『既不放火，走開些。』好漢子，莫在家門前打人。」那妖精不知是詐，真個舉鎗又趕行者，拖了棒，放了拳頭。那妖王着了迷亂，只顧追趕前走的，如流星過度，後走的，如弩箭離弦，不一時，只見那菩薩了行者道：「妖精我怕你了，你鏡我罷。」你如今趕至南海觀音菩薩處，還不同去。」那妖王不信，咬着牙，只管趕來。行者將身一濕，藏在那菩薩的神光影裏。這妖精見沒了行者，走近前，睜圓眼，對菩薩道：「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不答應。妖王捻轉長鎗，喝道：「咄！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也不答應。妖精舉鎗心刺一鎗來，那菩薩化道金光，竟走上九霄空內。行者跟定道：「菩薩，你好好欺我罷了。」那妖精再三問你：「你怎麼推卸髮症，不敢做聲？」被他一鎗搥走了，却把那個蓮臺都丟下。那菩薩只教莫言語，看他再要怎的。此時行者與木吒，在空中並肩同看，只見那妖呵，呵冷笑道：「猴頭，錯認了我也。他不知把我聖嬰當作個甚人，幾番家駭我，不過又去請個甚麼膿包菩薩來，却被我一鎗搥得無形無影去了。又把個寶蓮臺兒丟了，且等我上去坐坐，好妖精，他也學菩薩，盤手盤腳的，坐在當中，行者看見道：『好好蓮花臺兒，好送人了。』菩薩道：『悟空，你又說甚麼？行者道：『說甚麼？送了人了。』那妖

精坐放臀下，終不得你還要哩。菩薩道：「正要他坐哩。」行者道：「他的身軀小巧，比你還坐得穩當。」菩薩叫：「莫言語，且看法力。」他將楊柳枝往下指定，叫一聲退。只見那蓮臺花彩俱無，祥光盡散。原來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卽命木吒使降妖杵，把刀柄兒打去打來。那木吒按下雲頭，將降魔杵，如築牆一般築了有千百餘下。那妖精穿通兩腿，刀尖出血，注如傾皮肉開，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且丟了長鎗，用手將刀亂拔。行者知道：「菩薩啊，那怪物不怕痛，還拔刀哩。」菩薩見了，喚上木吒，且莫傷他生命，却又把楊柳枝垂下，念聲唵字咒語。那天罡刀都變做倒，蠶鉤兒，狼牙一般，莫能褪得。那妖精却纔慌了，扳着刀尖，痛聲苦告道：「菩薩，我弟子有眼無珠，不識你廣大法力，千乞垂憐，饒我性命，再不敢恃惡。」願入法門戒門也。菩薩聞言，却與那行者白鷄哥，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問道：「你可受吾戒行麼？」妖王點頭，滴淚道：「若饒性命，願受戒行。」菩薩道：「你可入我門麼？」妖王道：「果饒性命，願入法門。」菩薩道：「既如此，我與你摩頂受戒。」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頭刀兒，近前去把那怪分頂剃了。幾刀剃作一個太山，壓頂與他留下三個頂搭，挽起三個窩角，揀兒行者在旁笑道：「這妖精大晦氣，弄得男不男，女不知，像個甚麼東西。」菩薩道：「你今既受我戒，我却也不慢你，稱你做善財童子如何？」那妖點頭受持，只望饒命。菩薩却用手一指，叫聲退，撞的一聲，天罡刀都脫落塵埃。那童子身軀不損，菩薩叫：「惠岸，你將刀送上天宮，還你父王。」莫來捉我牛，到普陀巖會衆諸天等候。那木吒領命，送刀上界，回海不題。却說那童子野性不定，見那腿疼處不疼，臂破處不破，頭挽了三個揀兒，他走去綽起長鎗，望菩薩道：「那裏有甚真法力降我，原來是個掩樣術法兒，不受甚戒，肯鎗兒。」菩薩劈臉刺來，恨得個行者搶鐵棒要打菩薩，只叫：「莫打我，自有德治。」却又袖中取出一個金箍兒來道：「這寶貝原是我佛如來賜我往東土尋取經人的，金緊箍三個，箍兒緊箍兒先與你戴了，禁箍兒收了，守山大神，這個金箍兒未曾捨得與人，今觀此怪無禮，與他罷，好菩薩將箍兒迎風一幌，叫聲唵，卽變作五個箍兒，望童子身上披了去，囑聲着：「一個套在他頭頂上，兩個套在他左右手上，兩個套在他左右腳上。」菩薩道：「悟空，走開些，等我念念金箍兒咒，行者慌了道：「菩薩呀，請你來此降妖，如何却要咒我。」菩薩道：「這篇咒不是緊箍兒咒，咒你的是金箍

兇兇那童子的行者却纔放心緊隨左右聽得他念咒菩薩捻着訣默默的念了幾遍那妖精搓耳揉腮攢蹄打滾正是一句能通遍沙界廣大無邊法力深畢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黑河妖華擒僧去 西洋龍子捉鼉回

却說那菩薩念了幾遍却纔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又正性起身看處頸項裏與手足上都是金箍勒得疼痛便就除那箍兒時莫想褪得動分毫這寶貝已此是見肉生根越抹越痛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薩恐你養不大與你戴個頸圍錫頭哩那童子聞此言又生煩惱就此縛起鎗來望行者亂刺行者急閃身立在菩薩後面叫念咒念咒那菩薩將楊柳枝兒蘸了一點甘露酒將去叫聲合只見他丟了鎗一雙手合掌當胸再也不能開放至今留了一個觀音扭即此意也那童子開不得手拿不得鎗方知是法力深微沒奈何纔納頭下拜菩薩念動真言把淨瓶敲倒將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無半點存留對行者道悟空這妖精已是降了却只是野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纔收法你如今快去洞中教你師父去來行者轉身叩頭道有勞菩薩遠涉弟子當送一程菩薩道你不消送恐怕誤了你師父性命行者聞言歡喜叩別那妖精早歸了正果五十三參參拜觀音且不題那菩薩收了童子却說那沙和尚久坐林間盼望行者不到將行李揹在馬上一隻手執着降妖寶杖一隻手牽着繩繩出松林向南觀看只見行者欣喜而來沙僧迎着道哥哥却怎麼去請菩薩此時纔來焦殺我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老孫已請了菩薩降了妖怪行者却將菩薩的法力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道教師父去也他兩個纔跳過澗去撞到門前拴下馬匹舉兵器齊打入洞裏勦淨了羣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來那獸子謝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裏帶我去葬他幾把出出氣來行者道且尋師父去三人竟至後邊只見師父赤條條細在院中哭哩沙僧連忙解繩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師父吃苦了三藏謝道賢徒啊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將請菩薩收童子之言備陳了一遍三藏聽得即忙跪下朝南禮拜行者道不消謝他轉是我們與他作禮收了一個童子如今說童子拜觀音五十三參三參見佛即此是也教沙僧將洞

內寶物收了。且尋米糧安插齋飯。管待了師父。那長老得性命。全虧孫大聖。取真經。只靠美猴精。師徒們出洞來。攀鞍上馬。找大路。篤志投西。行了一個多月。忽聽得水聲振耳。三藏大驚道。徒弟呀。又是那裏水聲。行者笑道。你這老師父。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們一同四衆。偏你聽見甚麼水聲。你把那多心經。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經。乃浮屠山。為巢禪師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個字。我當時耳傳。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兒。行者道。老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褪六賊。你如今為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捨身。要齋吃。動舌。喜香甜。噪身。聞聲音。驚耳。觀事物。凝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三藏聞言。默然沉慮道。徒弟啊。我一自當年別聖君。奔波晝夜甚慇懃。芒鞋踏破山頭霧。竹笠沖開嶺上雲。夜靜猿啼殊可歎。月明鬼噪不堪聞。何時滿足三三行。得取如來妙法文。行者聽畢。忍不住鼓掌大笑道。這師父原來只是罵鄉難。若要那三三行。滿有何難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八戒回頭道。哥哥。若照依這般魔障。凶高。就走上一千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鈍腮。不要惹大哥熱擦。且只捱肩磨擔。終須有日成功也。師徒們正話間。脚走不停。馬蹄正疾。見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馬不能進。四衆停立岸邊。仔細觀看。但見那層層濃浪。疊疊渾波。層層濃浪。翻為滄海。疊疊渾波。捲黑油。近觀。不照人身影。遠望。難尋樹木形。滾滾一地。墨滔滔千里。灰水沫浮來如積炭。浪花飄起似翻煤。牛羊不飲。鴉鵝難飛。牛羊不飲。鴉鵝難飛。怕沙灘。只見岸上蘆葦。知綠茂。灘頭花草。隔青奇。湖泊江河天下有。溪源瀑洞世間多。人生皆有相連處。誰見西方黑水河。唐僧下馬道。徒弟。這水怎麼如此渾黑。八戒道。是那家潑了甕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誰家洗筆硯。哩。行者道。你門且休胡猜亂道。且設法保師父過去。八戒道。這河若是老豬過去不難。或是駕了雲頭。或是下河負水。不消一頓飯時。我就過去了。沙僧道。若是老沙也。只消縱雲騰水。頃刻而過。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師父難哩。三藏道。徒弟啊。這河有多少寬。麼入戒道。約摸有十來里寬。三藏道。你三個計較。着那個歇。我過去。罷行者道。八戒。歇得入戒道。不好歇。若是歇着騰雲三尺也。不能離地。常言道。背凡人重。若丘山。若是歇着

負水轉速我墜下水去了。師徒們在河邊正在商議，只見那上溜頭有一人，掉下一隻小船兒來。唐僧喜道：徒弟，有船來了，叫他度我們過去。沙僧厲聲高叫道：掉船的來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渡船，如何渡人？沙僧道：天上人間，方便第一，你雖不是渡船，我們也不是常來打攪你的，我等是東土欽差取經的，你可方便渡我。我們過去謝你。那人聞言，却把船兒掉近岸邊，扶着棹道：師父啊，我這船小，你們人多，怎能全渡。三藏道：前看了那船兒，原來是一段木頭刻的中間，只有一個船口，只好坐下兩個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這船啊，兩邊兒渡，罷入戒就使心術，要躲懶討乖道。悟淨你與大哥在這邊看着行李馬匹，等我保師父先過去，却再來渡馬。教大哥跳過去罷。行者點頭道：你說的是。那獸子扶着唐僧，那船公撐開船，舉棹沖流一直而去。方纔行到中間，只聽得一聲響，波浪翻波，鏗天送日。那陣狂風，十分利害，好風當空一片砲響起，中溜千層黑浪高。兩岸飛沙迷日色，四邊樹倒振天號。翻江攪海龍神怕，播土揚塵花木凋。呼呼響若春雷吼，陣陣兇如猿虎哮。蟹魚蝦朝上拜，飛禽走獸失窩巢。五湖船戶皆遭難，四海人家命不牢。溪內漁翁難把釣，河間鱗子怎撐篙。搗瓦磚房屋倒，驚天動地泰山搖。這陣風原來就是那掉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眼看着那唐僧與豬八戒連船兒，掉在水裏，無影無形，不知撈了那方法去也。這岸上沙僧與行者心懣道：怎麼好？老師父步步逢災，纔脫了魔障，幸得這一路平安，又遇着黑水連道。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們往下溜頭找尋去。行者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會水，他必然保師父負水而出。我纔見那個掉船的有些不正氣，想必就是這廝弄風把師父推下水去了。沙僧聞言道：哥哥何不早說，你看着馬與行李，等我下水找尋去來。行者道：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好，和尚脫了褊衫，扎抹了手脚，掄着降妖寶杖，摸的一聲分開水路，鑽入波中大搭步行，將進去。正走處，只聽得有人言語。沙僧閃在旁邊偷睛觀看，那壁廂有一座亭臺，臺門外橫掛了八個大字，乃是禽陽峪黑水河神府。又聽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便做長生不老人。我爲他也等教多時，今朝却不負我志。教小的們，快把鐵籠擡出來，將這兩個和尚圍

圍蒸熟。具東去請二舅爺來。與他暖壽。沙僧聞言。按不住心頭火起。掣寶杖。將門亂打。口中罵道。那怪物。快送我。唐僧師父。與八戒二兄出來。說得那門內妖邪。急跑去報禍。事了。老怪聞。甚麼禍事。小妖道。外面有一個妖氣色。臉的和尙。打着前門。罵人哩。那怪聞言。即喚取披掛。小妖捧出披掛。老妖結束整齊。手提一根竹節。急急走出門來。真個是凶頑毒像。但見。方面圓。睛彩亮。揚唇巨口。血盆紅。幾根鐵線。稀稀擺擺。兩隻砂。亂晃。蓬形似顯靈。真太歲。貌如殺怒。狼臂公。身披鐵甲。團花燦。頭戴金盔。寶纓。竹節鋼鞭。提手內。行時。滾滾。拽狂風。生來本。是波中物。脫去原流。變化兇。要問妖邪。真姓字。前身喚做小鼉龍。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門哩。沙僧道。我把你個無知的。激怪。你怎麼弄玄虛。變作豬公。架船將我師父擄來。快早送還。饒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這和尙。不知死活。你師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請人哩。你上來。與我見個雌雄。三合敵得我。啊。還你師父。如三合敵不得。連你一發。都蒸吃了。你想西天去也。沙僧聞言。大怒。掣寶杖。劈頭就打。那怪舉鋼鞭。急架相迎。兩個在水底下。這場好殺。降妖杖。與竹節鞭。二人怒發。各爭先。一個是黑水河中。截怪。一個是靈霄殿外。舊時仙。那怪因貪三藏肉中吃。這個為保唐僧命。可憐。都來水底。相爭鬪。各要功。成兩不然。殺得蝦魚。對對。搗頭。擊。蟹。蟹。雙雙。縮首。潛。只聽水府。羣妖。齊。擗。鼓。門。前。象。怪。亂。爭。喧。好個。沙門。真。悟。淨。單。身。獨。力。是。膠。欄。浪。翻。波。無。勝。敗。鞭。迎。杖。架。兩。臺。連。算。來。只。為。唐。和。尙。欲。取。真。經。拜。佛。天。他。二。人。較。纏。三。十。回。合。不。見。高。低。沙。僧。暗。想。道。這。怪。物。是。我。的。對。手。枉。自。不。能。取。勝。且。引。他。出。去。教。師。兄。打。他。這。沙。僧。虛。丟。了。個。架。子。拖。着。寶。杖。就。走。那。妖。精。更。不。趕。來。道。你。去。罷。我。不。與。你。鬪。了。我。且。具。東。帖。兒。去。請。客。哩。沙。僧。氣。噓。噓。跳。出。水。來。見。了。行。者。道。哥。哥。這。怪。物。每。逢。行。者。問。道。你。下。去。許。多。時。纔。出。來。喘。的。是。甚。妖。邪。可。曾。尋。見。師。父。沙。僧。道。他。這。裏。邊。有。一。座。石。臺。臺。門。外。橫。書。八。個。大。字。喚。做。衝。陽。峪。黑。水。河。神。府。我。閃。在。一。旁。邊。聽。他。在。裏。面。說。話。教。小。的。們。洗。刷。鐵。籠。待。要。把。師。父。與。入。戒。蒸。熟。了。去。請。他。舅。爺。來。暖。壽。是。我。發。起。怒。來。就。去。打。門。那。怪。物。提。一。條。竹。節。鋼。鞭。走。出。來。與。我。鬪。了。這。半。日。約。有。三。十。合。不。分。勝。負。我。却。使。個。伴。輪。法。要。引。他。出。來。着。你。助。陣。那。怪。物。非。得。緊。他。不。來。趕。我。只。要。回。去。具。東。請。客。我。纔。上。來。行。者。道。不。知。是。個。甚。麼。

妖邪沙僧道：那模樣像一個大驚，不熱，便是個蠱龍也。行者道：不知那個是他舅爺，說不了，只見那下灣裏走出一個老人，遠遠的跪下，叫大聖黑水河河神叩頭。行者道：你莫是那掉船的妖邪？又來騙我麼？那老人磕頭滴淚道：大聖，我不是妖邪，我是這河內真神。那妖精舊年五五月間，從西洋海，趁大潮來於此處，就與小神交關。奈我年邊身衰，敵他不過，把我坐的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奪去住了。又傷了我許多水族，我却沒奈何，竟往海內告他。原來西海龍王是他的舅爺，不准我的狀子，教我讓與他住。我欲啓奏上天，奈何神微職小，不能得見玉帝。今聞得大聖到此，特來參拜投生。萬望大聖與我出力報冤。行者聞言道：這等說，西海龍王都該有罪。他如今攝了我師父與師弟，揚言要蒸熟了去請他舅爺暖壽，我正要拿他，幸得你來報信。這等河神，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出海中，先把那海龍王捉來，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聖大恩。行者即駕雲，徑至西洋大海，接筋斗，撿了避水訣，分開波浪，正在走處，撞見一個黑魚精，捧着一個渾金的請書匣兒，從下流頭，似箭如梭，攢將上來。被行者撲個滿面，掣鐵棒分頂一下，可憐就打得腦漿迸出，腿骨查開，嘴都的一聲，飄出水面。他却揭開匣兒，看裏邊有一張簡帖，上寫着：愚甥蠱龍，頓首百拜。啓上二舅爺，教老大人臺下，向承佳惠，感感。今因獲得二物，乃東土僧人，實是世間之罕物，甥不敢自用，因念舅爺聖誕在邇，特設菲筵，預祝千壽。萬望車駕速臨，是荷。行者笑道：這廝都把供狀先遞與老孫也。正纔袖了帖子，往前再行，早有一個探海的夜叉，望見行者，急抽身轉上水晶宮報大王。齊天大聖孫爺爺來了。那龍王，教順，即領衆水族出宮迎接。道：大聖請入小宮，少坐，獻茶。行者道：我還不會吃你的茶，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龍王笑道：大聖一向皈依佛門，不動葷酒，却幾時請我吃酒來？行者道：你便不會去吃酒，只是惹下一個吃酒的罪名了。教順大驚道：小龍爲何有罪？行者袖中取出簡帖兒，遞與龍王。龍王見了，魂飛魄散，慌忙跪下，叩頭道：大聖，惡罪，那廝是舍妹第九個兒子，因妹夫錯行了風雨，刻減了雨數，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夢裏斬了舍妹，無處安身，是小龍帶他到此，思養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無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養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惡孽。小龍即差人去擒他來也。行者道：你舍妹共有幾個賢郎，都

在那裏作怪。龍王道：舍妹有九個兒子，那八個都是好的，第一個小黃龍，見居淮濱，第二個小驪龍，見住濟濱，第三個青背龍，占了江濱，第四個赤鬚龍，鎮守河濱，第五個徒勞龍，與佛祖司鐘，第六個穩獸龍，與神宮鎮脊，第七個敬仲龍，與玉帝守擎天華表，第八個聲龍，在大家兄處，砥撐太岳，此乃第九個異龍，因年幼無甚執事，自當年纔着他居黑水河，養性待成名，別選調用，誰知他不遵吾旨，沖撞大聖也。行者聞言，笑道：你妹妹有幾個姊妹，教順道，只嫁得一個妹丈，乃涇河龍王，向年以此被斬，舍妹孀居於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此幾個雜種，教順道，此正謂龍生九種，九種各別，行者道：我纔心中煩惱，欲將簡帖爲證，上奏天庭，問你個通同作怪，搶奪人口之罪，據你所言，是這廝不遵教誨，我且饒你這次，一則是看你昆玉情上，二來只該怪那廝年幼無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來，救我師父，再作區處，教順即喚太子摩昂，快點五百蝦魚壯兵，將小驪捉來問罪，一壁蒞安排酒席，與大聖陪禮，行者道：龍王再勿多心，既講開饒了你便罷，又何須辦酒，我今須與你令郎同去，一則老師父遭愆，二則我師弟盼望，那老龍苦留不住，又見龍女捧茶來獻，行者立飲他，一盞香茶，別了老龍，隨與摩昂領兵，離了西海，早到黑水河中，行者道：賢太子，好生捉怪，我上岸去也。摩昂道：大聖寬心，小龍子將他拿上來，先見了大聖，懲治了他罪名，把師父送上來，纔敢帶回海內，見我家父，行者欣然相別，握了避水訣，跳出波濤，徑到了東邊岸上，沙僧與那河神迎著，道：師兄，你去時從空而去，怎麼回來，却有河內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魚精，得簡帖，怪龍王與太子同領兵來之事，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都立在岸邊，候接師父不題，却說那摩昂太子，着介士先到他水府門前，報與妖怪道：西海老龍王太子摩昂來也，妖怪正坐，忽聞摩昂來，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魚精投簡帖，拜請二舅爺，這早晚不見回話，怎麼舅爺不來，却是妾兄來耶，正說間，只見那巡河的小怪，又來報，大王河內有一枚兵，屯於水府之西，旗號上書着西海儲君摩昂小帥，妖怪道：這表兄却也狂妄，想是舅爺不得來，命他來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領兵勞士，咳，但恐其間有故，教小的們將我的披掛銅鞭伺候，恐一時變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他如何，衆妖怪領命，一個個擦掌摩拳，準備這盃龍出得門來，真個見一枝海兵，割營在右。

只見征旗飄繡帶，畫戟列明霞。寶劍凝光彩，長槍纏繞花。弓彎如月小，箭指似獠牙。大刀光燦燦，短棍硬沙沙。鏢
發並鎗蟬，蟹蟹共魚蝦。大小齊齊擺，干戈似密麻。不是元戎令，誰敢亂飛騰。豈怪見了，竟至那營門前，厲聲高叫。
大表兄，小弟在此拱候。有請有一個巡營的螺螺，急至中軍帳，報千歲殿，下外有魯龍叫請哩。太子按一按頂上，
金盔，東一東腰間寶帶，手提一根三稜鏢，拽開步，跑出營去道：你來請我怎麼罷。龍進禮道：小弟今早有簡帖拜，
請舅爺，想是舅爺見棄，着表兄來的。兄長既然來赴席，如何又勞師動衆，不入水府，扎營在此，又貫甲提兵，何也。
太子道：請你舅爺，做甚妖怪道。小弟一向蒙恩賜居於此，久別尊顏，未得孝順。昨日捉得一個東土僧人，我聞他
是十世修行的元體人，吃了他可以延壽，欲請舅爺看過。上鐵籠蒸熟，與舅爺暖壽哩。太子喝道：你這廝十分憐
憫，你道僧人是誰。妖怪道：他是唐朝來的僧人，往西天取經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不知他手下徒弟，
利害哩。妖怪道：他有一個長嘴的和尙，喚做個猪八戒，我也把他捉住了，要與唐僧和尚一同蒸吃。還有一個徒弟，
喚做沙和尚，乃是一條黑漢子，晦氣色，臉使一根寶杖。昨日在這門外，與我討師父，被我帥出河兵，一頓鋼鞭，戰
得他敗陣逃生，也不見怎的利害。太子道：原來是你不知，他還有一個大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上方太乙
金仙齊天大聖，如今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是普陀巖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善，與他改名喚叫孫悟空。行
者，你怎麼沒得做，撞出這件禍來。他又在我海內，過着你的差人，奪了請帖，徑入水晶宮，拿捉我父子們，有結連
妖邪搶奪人口之罪。你快把唐僧入戒，送上河邊，交還了孫大聖，憑着我與他陪禮，你還好得性命。若有半個不
字，休想得全生居於此也。那妖怪聞此言，心中大怒道：我與你嫡親的姑表，你反護他人，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
問那裏有這等容易事也。你便怕他，莫成我也怕他。他若有手段，敢來我水府門前，與我交戰三合。我纔與他師
父，若敵不過我，就連他也拿來一齊蒸熟，也沒甚麼親人，也不去請客，自家關了門，教小的們唱唱舞舞。我坐在
上面，自在在吃他，他還不是太子見說，開口罵道：這潑邪果然無狀，且不要教孫大聖與你對敵，你敢與我相持
麼。那怪道：要做好漢，怕甚麼。相持教取披掛，呼喚一聲衆小妖，獻上披掛，捧上剛鞭。他兩個變了臉，各逞英雄，傳

號令一齊擂鼓。這一場比入戒爭鬥甚是不同。但見那旌旗照耀，戈戟搖光。這廬廟營盤解散，那壁廂門戶開張。摩昂太子提金鞭，怪槍鞭架，一聲砲響，河兵烈三棒錘，鳴海士狂，蝦與蝦爭，蟹與蟹鬥，鯨鯢吞赤鯉，鱗鱗起黃鱗。鯨鯢吃鯢魚走，杜鰲擒煙蛤蚌，慌少揚刺，硬如鐵棍，鱗司針似鋒芒，鱗鱗追白蠟，鱗鱗提烏船。一河水怪爭高下，兩處龍兵定弱強。混戰多時，波浪滾滾，摩昂太子賽金剛，喝聲金鑼當頭重，拿住妖星作怪王。這太子將三稜鑽閃了一個破綻，那妖精不知是詐，鑽將進來，被他使個解數，把妖精右臂只一鑽，打了個墮，蹣跚趕上前。又一拍脚，跌倒在地。衆海兵一擁上前，揪翻住，將繩子背綁了雙手，將鐵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來，押至孫行者面前道：大聖，小龍子捉住妖星，請大聖定奪。行者與沙僧見了道：你這廝不遵旨令，你身爺原着你在這居住，教你養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別有選用。你怎麼強占水神之宅，倚勢行兇，欺心誑上，弄玄虛，騙我師父。師弟，我待要打你這一棒，奈何老孫這棒子甚重，略打打兒就了了性命。你將我師父安在何處哩？那怪叩頭不住道：大聖，小龍不知大聖大名，却纔送了表兄，聘強背理，被表兄把我拿住。今見大聖，幸蒙大聖不教之恩，感謝不盡。你師父還縋在那水府之間，竄大聖解了我的鐵索，放了我手，等我到河中送他出來。摩昂在旁道：大聖，這廝是個逆怪，他極奸詐，若放了他，恐生惡念。沙和尚道：我認得他那裏，等我尋師父去。他兩個跳入水中，竟至水府門前，那裏門扇大開，更無一個小卒，直入亭臺裏面，見唐僧八戒赤條條都縋在那裏。沙僧即忙解了師父，河神亦隨解了八戒。一家背着一個出水，面竟至岸邊，豬八戒見那妖精縋在那裏，急急掣繩，上前就築口裏罵道：孽畜，你如今不吃我了。行者扯住道：兄弟，且饒他死罪罷。看教順賢父子之情。摩昂進禮道：大聖，小龍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你師父，我營這廝去見家父。雖大聖饒了他死罪，家父決不饒他活罪。定有發落處置。仍回復大聖謝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領他去罷。多多拜上令尊，尚容面謝。那太子押着那妖星投水中，帥領海兵，竟轉西洋大海，不題。却說那黑水河神謝了行者道：多蒙大聖復得水府之恩。唐僧道：徒弟啊，如今還在東岸，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拳，慮且請上馬。小神開路，引老爺過河。那師父纔騎了白馬，八戒操着繩繩，沙和尚挑了行李，孫行者扶持左

右只見河神作起阻水的法術，將上流攔住，須臾下流撒乾，開出一條大路，師徒們行過西邊，謝了河神，登崖上路。道是：禪僧有救朝西域，徹底無波過黑河，畢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心正妖邪度春關

求經脫障，向兩邊無數名山不盡，休免走為飛催晝夜，為啼花落，知春秋微塵眼底，三千界錫杖頭邊，四百州宿水餐風，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頭。話說唐三藏幸虧龍子降妖，黑水河神開路，師徒們過了黑水河，找大路，一直西來，真個是迎風冒雪，戴月披星，行毅多時，又值早春天氣，但見三陽轉運，萬物生輝，三陽轉運，滿天明媚，開闢靈萬物生輝，遍地芳菲，鼓嶺茵梅，殘點點雪，麥嫩一川雲，漸開冰解，山泉溜，盡放萌芽，沒燒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句芒御辰，花香風氣，暖雲淡日光，新道旁楊柳舒青眼，膏雨鼓生萬象，春師徒們在路上，遊觀景色，緩馬而行，恣聽得一聲吆喝，好像似千萬人吶喊之聲，唐三藏心中害怕，兜住馬，不能前進，回頭道：悟空是那裏這等響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聲霹靂，三藏道：還是人喊馬嘶，孫行者笑道：你們都猜不着，且住待老孫看是何如。好行者將身一縱，踏雲光，起在空中，睜眼觀看，遠見一座城池，又近觀，倒也祥光隱隱，不見甚麼凶氣，紛紛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處，如何有響聲振耳，那城中又無旌旗戈戟，又不是砲聲響振，何以若人馬諠譁，正議間，只見那城門外，有一塊沙灘空地，攢簇了許多和尚，在那裏扯車兒哩，原來是一齊着力打號，齊喊大力王菩薩，所以驚動唐僧行者，漸漸按下雲頭來看處，呀，那車子裝的，都是磚瓦木植土坯之類，灘頭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夾脊小路，兩座大關，關下路都是壁陡之崖，那車兒怎麼拽得上去，雖是天日和暖，那些人却也衣衫襁褓，看此像十分窘迫，行者心疑道：想是修蓋寺院，他這裏五穀豐登，尋不出雜工人來，所以這和尚親自努力，正是猜疑未定，只見那城門裏，搖搖擺擺走出兩個少年道士來，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見他頭戴星冠，身披鎗擔，頭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鎗繡繡，靛靛靛，足踏雲頭，履腰繫熟絲，緋面如滿月，多聽伶俐，似瑤天仙客，嬌那些和尚見道士來，一個個心驚膽戰，加倍着力，恨苦的拽那車子，行者就曉得了，嘆道：想必這和尚們怕那道士，不然啊，怎

麼這等着力拽扯。我曾聽得人言。西方路上有個敬道誠僧之處。斷乎此間是也。我特要回報師父。奈何事不明。白反惹他怪。道我這等一個伶俐之人。就不能探個實信。且等下去問得明白。好回師父話。你道他來問誰好。大聖接落雲頭。去郡城脚下。搖身一變。變做個遊方的雲水全真。左臂上掛說一個水火盞兒。手敲音佛鼓。口唱着道情詞。近城門。迎着兩個道士。當面躬身道。道長。貧道起手。那道士還禮道。先生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弟子雲遊於海角。浪蕩在天涯。今朝到此處。欲募善人家。勸問二位道長。這城中那條街上好道。那個巷裏好賢。我貧道好去化些齋吃。那道士笑道。你這先生。怎麼說這等敗興的話。行者道。何為敗興。道士道。你要化些齋吃。却不是敗興。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為由。却不化齋吃。怎生有錢買。道士笑道。你是遠方來的。不知我這城中之事。我這城中。且休說文武官員好道。富民長者愛賢。大男小女。見我等拜請奉齋。這般都不須掛齒。頭一等就是萬歲君王。好道愛賢。行者道。我貧道一則年幼。二則是地方乍來。實是不知。煩二位道長將這裏地名。君王好道愛賢之事。細說一遍。足見同道之惜。道士說。此城名喚車邊國寶殿上君王。與我們有親。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做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無點雨。地絕穀苗。不論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戶戶拜天求雨。正都在倒懸性命之處。忽然天降下三個仙長來。俯救生靈。行者問道。是那三個仙長。道士說。便是我家師父。行者道。尊師甚號。道士云。我大師父。號做虎力大仙。二師父。鹿力大仙。三師父。羊力大仙。行者問曰。三位尊師有多少法力。道士云。我那師父。呼風喚雨。只在翻掌之間。指水為油。點石成金。却如轉身之易。所以有這般法力。能奪天地之造化。換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與我們結為親也。行者道。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街動公卿。老師父有這般手段。結了親。其實不虧他。噫。不知我貧道可有星星緣法。得見那老師父一面哩。道士笑曰。你要見我師父。有何難處。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我師父却又好道愛賢。只聽見說個道字。就也接出大門。若是我兩個引進你。乃吹灰之力。行者深深的唱個大喏道。多承舉薦。就此進去罷。道士道。且少待片時。你在這裏下坐。等我兩個把公事幹了。來和你進去。行者道。出家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有甚公事。道士用手指定那紗

灘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活，恐他躲懶，我們去點他。一卯就來，行者笑道：「道長差了，僧道之輩都是出家人，爲何他替我們做活？伏我們點卯。」道士云：「你不知道，因當年求雨之時，僧人在一邊拜佛，道士在一邊告斗，都請朝廷的糧食。誰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經，不能濟事。後來我師父一到，喚兩呼風拔濟了萬民塗炭，却總惱了朝廷，說那和尚無用，拆了他的山門，毀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令他回鄉，御賜與我們家做活，就當小廝一般。我家裏燒火的也是他，掃地的也是他，頂門的也是他。因爲後邊還有住房，未曾完備，這和尚來拽磚瓦，拖木拉，起蓋房宇，只恐他貪頑躲懶，不肯拽車，所以着我兩個去查點查點。行者聞言，扯住道士，滴淚道：「我說我無緣，真個無緣，不得見老師父尊面。」道士云：「如何不得見面？」行者道：「我貧道在方上雲遊，一則是爲性命，二則也爲尋親。」道士問：「你有甚麼親？」行者道：「我有一個叔父，自幼出家，削髮爲僧，向日年程餓，也來外面求乞。這幾年不見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來順便尋訪，想必是羈縻在此等地方，不能脫身。未可知也。我怎的尋着他？見一面，纔可與你進城。」道士云：「這般却是容易，我兩個且坐下，卽煩你去沙灘上替我一查，只點頭目有五百名數，即便罷。」秀內中那個是你令叔？果若有呀，我們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却與你進城好麼？」行者頂謝不盡，長揖一聲，別了道士，敲着漁鼓，竟往沙灘之上，過了雙關，轉下來，脊那和尚一齊跪下，磕頭道：「爺爺，我等不會躲懶，五百名半個，不少都在此扯車哩。」行者看見，暗笑道：「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見我這般，就這般，若是個真道士，好道也活不成了。」行者又搖手道：「不要跪，我怕我不是監工的，我來此是尋親的。」衆僧們聽說認親，就把他圍子，陣圍將上來。一個個出頭露面，咳嗽打響，巴不得要認出去，道：「不知那個是他親？」行者認了一會，呵呵笑將起來。衆僧道：「老爺不認親，如何發笑？」行者道：「你們知我笑甚麼？笑你這些和尚全不長進，父母生下你來，皆因命犯華蓋，妨爺尅娘，或是不招姊妹，總把你捨斷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寶，不敬佛法，不去看經拜懺，却怎麼與道士僱工作？奴婢使喚。」衆僧道：「老爺，你來羞我們哩。你老人家想是個外邊來的，不知我這裏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來的，其實不知你這裏有甚利害？」衆僧道：「我們這一國君王，偏心無道，只喜得是老爺等輩惱的是我們佛子。」

行者道：爲何來。衆僧道：只因呼風喚雨，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哄信君王，把我們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歸鄉，亦不許補役賞差，與那仙長家使用，苦楚難當，但有遊方道者至此，即請拜王領賞。若是和尚來，不分遠近，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還有甚麼巧法術，誘了君王，若是呼風喚雨，也都是旁門小法術耳。安能動得君心。衆僧道：他會磚砂煉汞，打坐存神，掬水爲油，點石成金，如今興蓋三清觀宇，對天地畫夜看經懺，悔祈君王萬年不等，所以就托君心感動了行者道。原來這般，你們都走了，便罷。衆僧道：老爺走不脫，那仙長奏准君王，把我們畫了影身圖，四下裏長川張掛，他這車邊國地界也寬，各府州縣鄉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張和尚圖，上面是御筆親題，若有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高陞三級無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就賞白銀五十兩，所以走不脫。且莫說是和尚，就是剪髮禿子，毛稀的，都也難逃。四下裏快手又多，謀事的又廣，憑你怎麼，也是難脫。我們沒奈何，只得在此苦捱。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們死了便罷。衆僧道：老爺有死的，到處捉來與本處和尚，也共有二千餘衆，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煙煎，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盡了有七八百，只有我這五百個不得死。行者道：怎麼不得死。衆僧道：鸚鵡瘋斷，刀劍不疼，投河的飄起，不沉，服藥的身安，不損。行者道：你卻造化。天賜汝等長壽，理衆僧道：老爺呀，你少了一個字兒，是長受罪哩。我每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糊，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纔合眼，就有神人擁護。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見鬼麼。衆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護教如藍。但至夜，就來保護，但有要死的，就保着不教他死。行者道：這些神却也沒理。只該教你們早死早升天，却來保護怎的。衆僧道：他在夢寐中，勸解我們，教不要尋死，且苦捱着。等那東土大唐聖僧，住西天取經的羅漢，他手下有個徒弟，乃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專重忠良之心，與人間報不平之事，濟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來顯神通，滅了道士，還教你們沙門禪教哩。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時笑道：莫說老爺無手段，預先神聖早傳名，他急抽身，敲着漁鼓，別了衆僧，竟來城門口，見了道士。那道士迎着道：先生，那一位是令親。行者道：五百個都與我有親，兩個道士笑道：你怎麼就有許多親。行者道：一百個是我左鄰，一百個是我右舍，一百個是我父黨，一百個是我母黨。

一百個是我交與，你若肯把這五百人都放了，我便與你進去，不救，我不去了。道士云：你想有些痲病，一時間就胡說了，那些和尚，乃國王御賜，若放一二名，還要在師父處遞了病狀，然後補個死狀，纔了得哩。怎麼說都放了，此理不通，且不要說我家沒人使喚，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裏長要差官查勘，或時御駕也親來點劄，怎麼敢放行者道：不放麼？道士說：不放。行者連問三聲，就怒將起來，把耳朵裏鐵棒取出，迎風捻了一捻，就碗來粗，細澆了一澆，照道士臉上一刮，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身倒地，皮開頭折，腦漿傾，那灘上僧人，遠遠望見，他打殺了兩個道士，丟了車兒，跪將上來道：不好了，打殺皇親了。行者道：那個是皇親？衆僧把他，懸掛陣圍了，道：他師父，上殿不參王，下殿不辭主，朝廷常稱做國師，兄長先生，你怎麼到這裏鬧禍？他徒弟出來監工，與你無干，你怎麼把他來打死？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死，只說是來此監工，我們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與你進城去會了人命出來。行者笑道：列位休嘆，我不是雲水全真，我是來救你們的衆僧道：你到打殺人，害了我們，添了擔兒，如何是救我們的行者道：我是大唐聖僧徒弟孫悟空行者，特來此救你們性命。衆僧道：不是，不是，那老爺，我們認得他行者道：又不曾會他，如何認得？衆僧道：我們夢中嘗見一個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教誨我等，說那孫行者的模樣，莫教錯認了。行者道：他和你怎麼說來？衆僧道：他說那大聖，磕額金睛，靑靑，圓頭毛臉，無腮，咨牙尖嘴，性情乖，觀比雷公古怪，憤使金箍鐵棒，曾將天闕攻開，如今版正保僧來，專救人間災害。行者聞言，又嘆又喜，喜道：替老孫傳名，喚道：那老賊，憊懶，把我的元身，都說與這夥凡人，忽失聲道：列位誠然，認我不是孫行者，我是孫行者的門人，來此處學鬧禍，要子的，那裏不是孫行者來了？用手向東一指，哄得衆僧回頭，他却現了本相。衆僧們方纔認得，一個個倒身下拜，哩。爺爺，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爺爺顯化，望爺爺與我們，雪恨消災，早建城降妖，從正也。行者道：你們且跟我來，衆僧緊隨左右，那大聖，竟至沙灘上，使個神通，將車兒，拽過兩關，穿過夾脊，提起來，夾得粉碎，把那些磚瓦木植，盡拋下坡，坂，喚教衆僧，散，莫在我手脚邊，等我明日見這皇帝，誠却道士，衆僧道：爺爺呀，我等不敢遠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來，却又吃打發，贖返，又生災，行着道，既如此，我與你個護身法兒，好

大聖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個和尚與他一截，都教他捺在無名指甲裏，捺着拳頭，只顧走路，無人敢拿你便罷，若有人拿你攢緊了拳頭，叫一聲齊天大聖，我就來護你。衆僧道：「爺爺，倘若丟得遠了，看不見你，叫你不應，怎麼是好？」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萬里之遙，可保金無事。衆僧有膽量大的，捺着拳頭，悄悄的叫齊天大聖，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手執鐵棒，就是千軍萬馬，也不能近身。此時有百十衆齊叫，足有百十個大聖護持。衆僧叩頭道：「爺爺果然靈顯。」行者又吩咐叫聲寂字，還你收了，真個是叫聲寂，依然還是毫毛在那指甲裏。衆和尚却纔歡喜過生，一齊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遠過，聽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榜出，就進城，還我毫毛也。」五百個和尚東的，東西的，走的，立的，立四散不題。却說那唐僧在路旁，等不得行者回話，教豬八戒引馬投西，邁着些僧人奔走，將近城邊，見行者還與十數個未散的和尚在那裏。三藏勒馬道：「悟空，你怎麼來打聽個響聲，許久不同。」行者引了十數個和尚對唐僧馬前施禮，將上項事說了一遍。三藏大驚道：「這般啊，我們怎了？」那十數個和尚道：「老爺放心，孫大聖爺爺乃大神降的，神通廣大，定保老爺無虞。我等是這城裏勅建智淵寺內僧人，因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現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內未曾拆毀。城中寺院大小盡皆拆了，我等請老爺趕早進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日早朝，孫大聖必有處置。」行者道：「汝等說得是也。」罷，趁早進城去來。那長老纔下馬，行到城門下，此時已太陽西墜，過吊橋，進了三層門，裏街上人見智淵寺的和尚牽馬挑包，盡皆迴避。正行時，却到山門前，但見那門上高懸着一面金字大匾，乃勅建智淵寺。衆僧推開門，穿過金剛殿，把正殿門關了。唐僧把袈裟披起，拜畢金身，方入衆僧叫看家的老和尚走出來，看見行者，就拜道：「爺爺，你來了。」行者道：「你認得我是那個爺爺？就是這等呼拜。」那和尚道：「我認得你是齊天大聖孫爺爺。我們夜夜夢中見你太白金星，常常來託夢，說道：『只等你來，我們纔得性命。』今日果見尊顏，與夢中無異。爺爺呀，喜得早來，再遲一兩日，我等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請起，請起，明日就有分曉。」衆僧安排齋飯，他師徒們吃了，打掃乾淨，方丈安寢一宿。二更時候，孫大聖心中有事，個睡不着，只聽得那裏吹打，悄悄的爬起來，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觀看。原來是正南上燈燭發輝，低下雲頭仔細再看。

却是三清觀道士襪履哩。但見那靈區高殿，福地真堂。靈區高殿，魏執社似蓬壺景。福地真堂，隱隱清如化舉宮。兩邊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擊玉蘭。宣理消災懺，開講道德經。揚塵慶度盡傳符，表白一番皆俯伏。咒水發微濁，焰飄搖冲上界。查聖佈斗香，煙靄郁透清霄。案頭有供獻新鮮，桌上有齋筵豐盛。殿門前掛一聯黃綾燈錦的對句，繡着二十二個大字云：雨順風調，願祝天尊無量法。河清海晏，祈求萬歲有餘年。行者見三個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面有七八百個散衆。司鼓司鐘，侍香表白。盡都侍立兩邊。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奈何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且同去照顧八戒沙僧，一同來耍耍，接落祥雲，竟至方丈中。原來八戒與沙僧通脚，睡着行者先叫悟淨沙和尚醒來道：哥哥你還不曾睡哩。行者道：你且起來，我和你受用些來。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腫，有甚受用。行者道：這城裏果有一座三清觀，觀裏道士們修醮三清殿，上有許多供養。饅頭足有斗大，燒果有五六十斤一個，糲飯無數，果品新鮮，和你受用去來。那猪八戒睡夢裏聽見說吃好東西，就醒了道：哥哥就不帶挈我些兒。行者道：兄弟，你要吃東西，不要大呼小叫，驚醒了師父，都跟我去。他兩個奔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門前，隨行者踏了雲頭，跳將起去。那獸子看見燈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纔念到興頭上，却怎麼肯散行者道：等我弄個法兒，他就散了。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咒，諍往冥地上吸一口氣，呼的吹去，便是一陣狂風，竟直捲進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蠶盞，四壁上懸掛的功德，一齊刮倒。遂而燈火無光，衆道士心驚膽戰，虎力大仙道：徒弟們且散，這陣神風所過，吹滅了燈燭香花，各人歸寢。明朝早起，多念幾卷經文，補數衆道士。果各退回。這行者却引入戒沙僧，按落雲頭，闌上三清殿。獸子不論生熟，拿過燒果來，張口就嚼。行者掣鐵棒，着手便打。八戒縮手躲過，道：還不曾嘗着甚麼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敘禮坐下受用。八戒道：不差，偷東西吃，還要敘禮。若是請將來，却要如何。行者道：道上面坐的是甚麼菩薩，八戒笑道：三清也認不得，却認做甚麼菩薩。行者道：那三清入戒道中間的是元始天尊，左邊的是靈寶道君，右邊的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變得這般模樣，纔吃得安穩哩。那獸子急了，聞得那香噴噴供養要吃，爬上高臺。

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兒你也坐得殺了。讓我一老猪坐坐。八戒變做太上老君。行者變做元始天尊。沙僧變做靈寶道君。把原像都推下去。及坐下時。八戒就搶大饅頭吃。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變得如此。還不吃等甚。行者道。兄弟呀。吃東西小事。泄漏天機事大。這聖像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旱的道士來撞鐘掃地。或絆一個根頭。却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過一邊來。八戒道。此處路生。摸門不着。却那裏藏他。行者道。我纔進來時。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門兒。那裏面穢氣逼人。想必是個五穀輪迴之所。你把他送在那裏去罷。道。子有些奔力量。跳下來。把三個聖像。全在肩膀上。扛將出來。到那廂用脚登開門看時。原來是個大東廂。笑道。這驢馬溫着寶會弄嘴。弄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叫做甚麼五穀輪迴之所。那馱子扛在肩上。且不要丟了。去口裏嚼嚼。噙噙的。講道。三清。三清。我說你聽。這方到此。價誠妖精。欲享供養。無處安寧。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暫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無窮。做個清淨道士。今日裏不免享些穢物。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祝罷。烹的甚裏一掉。攢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來。行者道。可藏得好麼。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攢起些水來。污了衣服。有事醜。齷臭氣。你休惡心。行者笑道。也罷。你且來受用。但不知可得個乾淨身子出門哩。那馱子還變做老君。三人坐下。盡情受用。先吃了大饅頭。後吃筵盤。攪飯。點心。拖爐餅。餃。油燻。蒸酥。那裏管甚麼冷熱。任情吃起。原來孫行者不大吃。煙火食。只吃幾個果子。陪他兩個。那一頓如流星趕月。風捲殘雲。吃得罄盡。已是沒得吃了。還不走路。且在那裏鬧演。演食。要子噫。有這般事。原來那裏廊下有一個小道士。纔睡下。忽然起來道。我的手鈴兒忘記在殿上。若失落了。明日師父見責。與那同睡者道。你睡着等我尋來。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領直裰。竟到正殿中尋鈴。摸來摸去。鈴兒摸着了。正欲回頭。只聽得有呼吸之聲。道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時。不知怎的。躡着一個荔枝核子。撲的滑了一跌。嘴的一聲。把個鈴兒跌得粉碎。猪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來。把個小道士。說走了三魂。驚回了七魄。一步一跌。撞到那方丈外。打着門。叫師父。不好了。禍事了。三個老道士。還未曾睡。即開門問。有甚禍事。他戰戰兢兢道。弟子忘失了手鈴兒。因去殿上尋鈴。只聽得有人呵呵大笑。險些兒說殺我也。老道士聞言。即叫掌燈來看。是其麼。

邪物一盤傳令驚動那兩廊的道士都爬起來點燈着火往正殿上觀看畢竟不知端的何如聽且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二情觀大聖留名 卓遲國猴王顯法

却說孫大聖左手把沙和尚撿一把右手把猪八戒撿一把他二人却就省悟坐在高處板着臉不言不語憑那些道士點燈着火前後照着他三個就如泥塑金裝一般模樣虎力大仙道沒有歹人如何把供獻都吃了鹿力大仙道却像人吃的勾當有皮的都剝了皮有核的都吐出核却怎麼不見人形羊力大仙道師兄勿疑想是我們虔心敬意在此晝夜誦經前後申文又是朝廷名號斷然驚動天尊想是三清爺爺聖駕降臨受用了這些供養趁今仙蹤未返鶴駕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懇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却不是長生永壽見我們的功果也虎力大仙道說的是教徒弟們動樂誦經一壁廂取法衣來等我步罡拜禱那些小道士俱遵命兩班兒擺列整整噙的一聲警響齊念一卷黃庭道德真經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着玉簡對面前舞踏揚塵拜伏於地朝上啟奏道誠惶誠恐稽首歸依臣等與教仰望清虛誠僧鄙俚敬道光輝勤修寶殿御製庭闈廣陳供養宸掛龍旗通霄重鑪鎮日香焚一誠理上萬敬虔歸今蒙降駕未返仙車望賜些金丹聖水進與國王添壽延齡入戒聞言心中忐忑默對行者道這我們的不是吃了東西且不走路只等這般禱祝却怎麼答應行者又撿一把忿地開口叫聲晚輩小仙且休拜祝我等有蟠桃會上來的不曾帶得金丹聖水待改日再來垂賜那些大小道士聽說一個個抖衣而戰道爺爺呀活天尊臨凡是必莫放好歹求個長生的法兒虎力大仙上前又拜云揚塵頓首謹辨丹誠微臣歸命俯仰三清自來此界與道除僧國王心喜敬重玄齡羅天大醮徹夜看經幸天尊之不棄降聖駕而臨庭俯求垂念仰望恩榮是必留些聖水與弟子們延壽長生沙僧撿着行者默默的道哥呀要得緊又來禱告了行者道與他些罷八戒寂寂道那裏有得行者道你只看着我我有時你們也都有了那道士吹打已畢行者聞言道那晚輩小仙不須伏拜我欲不留些聖水與你們恐減了苗裔若要與你又忒容易了衆道聞言一齊俯伏叩頭道萬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千乞真賜些須我弟子廣宣道德奏國王普敬玄門行者道既如此

取器皿來，那道士一齊頓首謝恩。虎力大仙恃強，就擡一口大缸，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間。行者道：「你們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洩了天機。好留與你些聖水。」衆道一齊跪伏丹墀之下，掩了殿門。那行者立將起來，揆着虎皮裙，帶撒了一瓶臊溺，潑入戒兒了。歡喜道：「哥啊，我跟你做幾年兄弟，只這些兒，不曾弄過。我纔吃了些東西，道要幹這個事哩。那獸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呂梁跌倒，下板來。妙妙的，擣了一砂盆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依舊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傾聖水，那些道士推開格子，磕頭禮拜謝恩，抬出缸去，將那瓶盆，總歸一處。教徒弟取個鍾子來嘗嘗。小道士即便拿了一個茶鍾，遞與老道士道：「士番出一鍾來，喝下口去，只顧抹唇，囉嘴。鹿力大仙道：「師兄好吃麼？」老道士努着嘴道：「不甚好吃，有些醇醇之味。羊力大仙道：「等我嘗嘗也。」喝了一口道：「有些猪溺臊氣。」行者坐在上面，聽見說出這話兒來，已知識破了。道我弄個手段，索性留個名罷。」大叫云道：「道號，你好胡思。那個三僧，肯降凡基，吾將真姓，說與你知。大唐僧衆，奉旨來西，夏宵無事，下降宮闈，吃了供養，閑坐講壇。蒙你叩拜，何以答之。那裏是甚麼聖水，你們吃的都是我一漏一尿。那道士聞得此言，攔住門，一齊勳叉鉗，掃帚瓦塊，石頭，沒頭沒臉，往裏面亂打。好行者，左手扶了沙僧，右手扶了八戒，闖出門，駕着祥光，竟轉智隴寺方丈，不敢驚動師父。三人又復睡下。早是五鼓三點，那國王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見絳紗燈，火光，明寶鼎，香雲，飄飄。此時，唐三藏醒來，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換關文去。行者與沙僧入戒，急起身，穿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師父：「這國君信着那些道士，興道滅僧，恐有語差錯，不肯倒換關文。我等護持師父，都進朝去也。」唐僧大喜，披了錦袈裟，行者帶了通關文牒，教悟淨捧着鉢盂，悟能拿了錫杖，特行賽馬匹，交與智隴寺僧看守。竟到五鳳樓前，對黃門官作禮，報了姓名。這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尚，來此倒換關文。煩爲轉奏，那黃門大使，連朝俯伏金階，奏曰：「外面有四個和尚，說是東土大唐取經的，欲將倒換關文。現在五鳳樓前候旨。」國王聞奏道：「這和尚沒處尋死，却來這裏尋死。那巡捕官員，怎麼不拿他解來，旁邊閃過當駕的太師，啓奏道：「東土大唐，乃南瞻部洲，號說中華大國，到此有萬里之遙，路多妖怪，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

西來。望陛下看中韓之遠僧，且召來驗牒放行。庶不夫善緣之意。國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鑾殿下。師徒們排列階前。捧關文遞與國王。國王展開方看。又見黃門官來奏。三位國師來也。慌得國王收了關文。急下龍座。着近侍的敲了鑼。攔躬身迎接。三藏回頭觀看。見那大仙。搖搖擺擺。後帶一雙丫髻蓬頭的小童兒。往裏直進。兩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視。他上了金鑾殿。對國王竟不行禮。那國王道。國師。朕未曾奉請。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云。有一事奉告。故來也。那四個和尚是那國來的。國王道。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來此倒換關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我說他走了。原來還在這裏。國王驚道。國師有何話說。他纔來報了姓名。正欲拿送國師使用。怎奈當駕太師所奏有理。朕因看遠來之意。不減中華善緣。方纔召入驗牒。不期國師有此間想。是他冒犯尊顏。有得罪處。也道士笑云。陛下不知他昨日來的。在東門外打殺了我兩個徒弟。放了五百個囚僧。摔碎車輛。夜間鬧進觀來。把三清聖像毀壞。偷吃了御賜供養。我等被他殺了。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指望延壽長生。不期他攬此小便。哄瞞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嘗出滋味。正欲下手擒拿。他却走了。今日還在此間。正所謂冤家路兒窄也。那國王聞言發怒。欲誅四衆。孫大聖合掌開言。厲聲高叫道。陛下暫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啓奏。國王道。你沖撞了國師。國師之言。豈有差謬。行者道。他說我昨日到城外打殺他兩個徒弟。是誰見說。我等且屈認了。着兩個和尚償命。還放兩個去取經。他又說我摔碎車輛。放了囚僧。此事亦無見證。料不該死。再着一個和尚領罪罷了。他說我毀了三清。鬧了觀宇。這又是栽害我也。國王道。怎見栽害。行者道。我僧乃東土之人。乍來此處。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裏就知他觀中之事。既遣下小便。就該當時捉住。却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託姓的無限。怎麼就說是我。望陛下同噴詳察。那國王本來昏亂。被行者說了一遍。他就決斷不定。正疑惑之間。又見黃門官來奏。陛下門外有許多鄉老聽宣。國王道。有何事幹。即命宣來。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鄉老。朝上叩頭道。萬歲。今年一春無雨。但恐夏月乾荒。特來啓奏。請那位國師爺。齋齋祈一場甘雨。普濟黎民。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兩來也。鄉老謝恩而出。國王道。唐朝衆僧。朕敬道誠。僧爲何只爲當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曾求得一點。幸天朝國

師。拯援塗炭。你今遠來。冒犯國師。本當即時問罪。姑且恕你。敢與我國師賭勝。求雨麼。若祈得一場甘雨。濟度萬民。朕即饒你罪名。倒換關文。放你西去。若賭不過。無雨。就將汝等推赴殺場。典刑示衆。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曉得些兒求禱。國王見說。即命打掃壇場。一壁廂教擺駕。家人親上五鳳樓觀禱。當時多官擺駕。領吏上樓坐了。唐三藏隨着行者。沙僧入戒。侍立樓下。那三道士陪國王坐在樓上。少時間。一員官飛馬來報壇場。諸色皆備。請國師。爺爺登壇。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辭了國王。竟下樓來。行者向前攔住道。先生那裏去。大仙道。登壇祈雨。行者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讓我遠鄉之僧也罷。這正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先生先去。必須對君前講開。大仙道。講甚麼。行者道。我與你都上壇祈雨。知雨是你的。不見是誰的功績了。國王在上聽見。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說話。到有些筋節。沙僧聽見。暗笑道。不知他一肚子筋節。還不會拿出來哩。大仙道。不情講。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雖然知之。奈我遠來之僧。未曾與你相會。那時彼此混賴。不成勾當。須講開方好行事。大仙道。這上一壇。只看我的令牌為號。一聲令牌響。風來。二聲響。雲起。三聲響。雷閃齊鳴。四聲響。雨至。五聲響。雲散。雨收。行者笑道。妙啊。我僧是不曾見。請了請了。大仙拽開步。進前三藏等隨後。竟到了壇門外。按頭觀看。那裏有一座高臺。約有三丈多高。臺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號。頂上放一張桌子。桌上有一個香爐。爐中香煙靄靄。兩邊有兩隻燭臺。臺上燈燭。煌煌。爐邊靠着一個金牌。牌上鐫的是雷神名號。底下有五個大缸。都注着滿缸清水。水上浮着楊柳枝。楊柳枝上托着一面鐵牌。牌上書的是雷電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個大橋。橋上寫着五方撥雷使者的名錄。每一橋邊立兩個道士。各執鐵鎚。伺候着打橋。臺後面有許多道士。在那裏寫作文書。正中間設一架紙爐。又有幾個像生的人物。都是那執符使者。土地勢教之神。那大仙走進去。更不謙遜。直上高臺立定。旁邊有個小道士。捧了幾張黃紙書就的符字。一口寶劍。遞與大仙。大仙執着寶劍。念聲咒語。將一道符在燭上燒了。那底下兩三個道士。拿過一個執符的像生。一道文書。亦點火焚之。那上面兵的一聲令牌響。只見那半空裏。悠悠的風色飄來。猪八戒口裏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這道士果然有本事。令牌響了一下。果然就刮風。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們再莫與

我說話，只替護持師父，等我幹事去來。好大聖，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喚就變作一個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趕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風的是那個，慌得那風婆婆捨住右邊，異二郎割住口繩，上前施禮。行者道：我保護唐朝聖僧西天取經，路過車遲國，與那妖道賭勝祈雨，你怎麼不助老孫，反助那道士？我且饒你，把風收了。若有一些風兒，把那道士的鬚子吹得動動，各打二十鐵棒。風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沒風氣。八戒忍不住亂嚷道：那先生請退，令牌已響，怎麼不見一些風兒？你下來，讓我們上去。那道士又執令牌，燒了符檄，撲的又打了一下。只見那雲霧遮滿孫大聖，又當頭叫道：佈雲的是那個，慌得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當面施禮。行者又將前事說了一遍。那雲童子也收了雲霧，放出太陽星照耀。一天雲里更無雲，八戒笑道：這老兒只好哄這皇帝，搪塞黎民，金沒些真實本奉，令牌響了兩個，如何又不見雲生？那道士心中焦躁，仗寶劍解散了頭髮，念着咒，燒了符，再一令牌，打將下去。只見那南天門裏，鄧天君領着雷公、電母到當空，迎着行者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你們怎麼來的？志誠是何法旨？天君道：那道士五雷法是個真的，他發了文書，燒了文檄，驚動玉帝。玉帝擠下旨意，竟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府下。我等奉旨前來助雷電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同候老孫行事，果無雷也不鳴，電也不灼。那道士愈加着忙，又添香，燒符，念咒，打下令牌。半空中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行者當頭喝道：敖廣，那裏去？那敖廣、敖順、敖欽、敖閻，上前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向日有勞，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為助力。龍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謝了敖順道：前日虧令郎誦經，搭救師父。龍王道：那虧還鎖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請大聖發落。行者道：憑你怎麼處治了罷。如今且助我一功。那道士四聲令牌已畢，却輪到老孫上去幹事了。但我不會發符燒檄，打甚令牌，你列位却要助我行。鄧天君道：大聖吩咐，誰敢不從。但只是得一個號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亂了，顯得大聖無款也。行者道：我將棍子為號，那雷公大驚道：爺爺呀！我們怎吃得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們，但看我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風，那風婆婆、異二郎、沒口的答應道：就放風。棍子第二指，就要佈雲，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道：就佈雲。就佈雲。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鳴電灼。

那雷公電母道：奉天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龍王道：遵命。遵命。棍子第五指，就要大白天晴。却莫違誤。吩咐畢，遂按下雲頭，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人肉眼凡胎，那裏曉得行者遂在旁邊高叫道：先生請了。四聲合牌，俱已轉畢。更沒有風雲雷雨，該讓我了。那道士無奈，不敢久占，只得下了臺，讓他努着嘴，竟往樓上見駕。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說些甚的，只聽得那國王問道：寡人這裏洗耳誠聽，你那裏四聲令響，不見風雨，何也？道士云：今日龍神都不在家，行者厲聲道：陛下龍神俱在家，只是這國師法不靈，請他不來，等和尙請來你看。國王道：即去登壇，寡人還在此候雨。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壇所，扯着唐僧道：師父請上臺。唐僧道：徒弟，我却不曾祈雨，八戒笑道：他害你了。若還沒雨，拿上柴蔬，一把火了，慢行者道：你不會求雨，好的會念經，等我助你。那長老纔舉步登壇，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歸神，默念那密多心經，正坐處，忽見一員官飛馬來問：那和尙，怎麼不打令牌，不繞符檄，行者高聲答道：不用，不用，我們是靜功祈禱，那官去回奏，不題。行者聽得老師父經文念盡，却去耳朵內取出鐵棒，迎風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長短，碗來粗細，將棍望空一指，那風婆婆見了，急忙扯開皮袋，巽二郎解放口繩，只聽得呼呼風聲，滿城中揭瓦翻磚，揚砂走石，看起來，真個好風，却比那尋常之風不同，但見折柳傷花，摧林倒樹，九重殿損壁崩牆，五鳳樓搖梁撼柱，天邊紅日無光，地下黃砂有翅，演武廳前武將驚，會文閣內文官懼，三官粉黛亂青絲，六院嬪妃蓬寶髻，侯伯金冠落繡纏，宰相為紗飄，展翅當聲有言不敢談，黃門執本無由遞，金甌玉帶不依班，象簡飄衫無品級，彩閣翠屏盡摧傷，綠槐朱戶皆狼狽，金鑾殿瓦走磚飛，錦雲堂門歪樞碎，這陣狂風，果是兇刮得那君王父子難相會，六街三市沒人踪，萬戶千門皆緊閉，正是那狂風大作，孫行者又顯神通，把金箍棒鑽一鑽，望空又一指，只見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推雲童子，顯神威，骨都都，觸石垂天，佈霧郎君，施法力，灑灑灑，飛烟蓋地，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因風離海上，隨雨出崑崙，頃刻便天地，須臾蔽世塵，宛然如混沌，不見風林門，此時昏霧騰騰，漫雲變變，孫行者又把金箍棒鑽一鑽，望空又一指，慌得那雷公奮怒，電母生嗔，雷公奮怒，倒騎火獸，下天關，電母生嗔，亂掣金蛇，離斗府，咄喇喇，旛旛震，振碎了鐵叉山，崩壓壓，閃閃紅綸，飛出了東洋。

海呼呼隱隱滾車聲，燁燁煌煌驅稻米。萬前萬物精神改，多少昆蟲蟄已開。君臣撲上心驚駭，商賈聞聲膽怯忙。那沉雷護閃，兵兵兵，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說得那滿城人，戶戶披香，家家化紙，孫行者高呼，老鄧仔細，看我。看那貪賊球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衆，那雷聲發振響起來，行者却又把鐵棒望上一指，只見那龍施號令，雨便乾坤，勢如銀漢傾天，疾似雲流過海門，樓頭聲滴滴，聽外善濟滿。天上銀河瀉，街前白浪滔。徐如瓮，滾滾似盆澆，孤莊將漫屋，野岸欲平橋。真個桑田變滄海，霎時陸岸滾波濤。神龍藉此來相助，捲起長江望下澆。這場雨，自辰時下起，直到午時前後，下得那車遲城裏裏，外外水漫了街衢。那國王傳旨道：雨殺了兩穀了，十分再多，又揜稼禾苗，反爲不美。五鳳樓下聽奉官，策馬冒雨來報。聖僧雨殺了，行者聞言，將金箍棒往上又一指，只見霎時間，雷收風息，雨散雲收。國王滿心歡喜，文武盡皆稱贊道：好和尚，這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一是我國師求雨，雖靈，若要晴，細雨兒還。下午日便不清爽，怎麼這和尚要晴就晴，頃刻間，果果日出，萬里就無雲也。國王教回鑾，倒換關文，打發唐僧過去。正用御寶時，又被那三個道士上前阻住道：陛下這場雨，金非和尚之功，還是我道門之力。國王道：你纔說龍王不在家，不會有雨，他走上去，以靜功祈禱，就雨下來，怎麼又與他爭功，何也？虎力大仙道：我上壇發了文書，燒了令牌，那龍王誰敢不來？想是那方召請風雲雷雨四司，俱不在一聞，我令隨趣而來，適遇着我下他，一時撞着這個機會，所以就雨從根算來，還是我請的龍下的雨，怎麼算作他的功果？那國王昏亂，聽此言，却又疑惑未定。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這些旁門法術，也不成個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如今有四海龍王，現在空中，我僧未曾發放，他還不敢遠退。那國師若能叫得龍王現身，就算他的功勞。國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曾看見活龍是怎麼模樣，你兩家各顯法力，不論僧道，但叫得來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那道士怎麼有那樣本事，就叫那龍王見大聖在此，也不敢出頭。道士云：我輩不能，你是叫來。那大聖仰面朝天，厲聲高叫：教廣何在？兄弟們都現現身來。看那龍王聽喚，即忙現了本身，四條龍在半空中度霧穿雲，飛舞向金鑾殿上。但見飛騰變化，遶霧盤雲，玉爪雲鈎，白銀鱗舞鏡，明聲飄素練。

根根爽，角聲軒昂，挺挺清，確額崔巍，圓睛靛亮，隱顯莫能測，飛揚不可評，禱雨隨時佈，雨求晴即便天晴，這纔是有靈有聖，真龍像，祥瑞繽紛，遊殿庭，那國王在殿上焚香，衆公卿在階前禮拜，國王道：有勞貴體降臨，請同寡人改日醮謝，行者道：列位衆神，各自歸去，這國王改日醮謝，那龍王竟自歸海，衆神各各回天，這正是廣大無邊真妙法，至真了性劈旁門，畢竟不知怎麼除邪，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救正法

心猿顯聖滅諸邪

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即將關文用了寶印，便要遞與唐僧，放行西路，那三個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啓奏，那皇帝卽下龍位，御手忙攙道：國師今日行此大禮，何也？道士說：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國安民，苦歷二十年來，今日這和尚弄法力，抓了功去，敗了我們聲名，陛下以一場之雨，就起殺人之罪，可不輕了我等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關文，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看是何如？那國王着寶昏亂，東說向西說，向西真個收了關文，道：國師，你怎麼與他賭？虎力大仙道：我與他賭坐禪，國王道：國師差矣，那和尚乃禪教出身，必然先會禪機，纔敢奉旨求經，你怎與他賭此？大仙道：我這坐禪，比常不同，有一異名，叫做雲梯顯聖，國王道：何爲雲梯顯聖？大仙道：要一百張桌子，五十張作一禪臺，一張一張疊將起去，不許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駕一朵雲頭上，疊坐下，約定幾個時辰，不動，國王見此有些難處，就便傳旨問道：那和尚，我國師要與你賭雲梯顯聖坐禪，那個會麼？行者聞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麼不言語？行者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若是踢天弄井，攪海翻江，擔山捉月，換斗移星，諸般巧事，我都幹得，就是砍頭剝腦，剖腹剜心，異樣騰挪，却也不怕，但說坐禪，我就輸了，我那裏有這坐性，你就把我鎖在鐵柱子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三藏念的開言道：我會坐禪，行者歡喜道：却好，却好，可坐得多少時？三藏道：我幼年過方上禪僧，講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關裏，也坐二三個年頭，行者道：師父，若坐二三年，我們就不取經罷，多也不上二三個時辰，就下來了，三藏道：徒弟呀，却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應，我送你上去，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貧僧會坐禪，國王教傳旨立禪臺，國家有倒

山之力不消半個时辰就設起兩座臺。在金鑾殿左右那虎力大仙下殿立於階心將身一縱踏一朵席雲竟上西邊臺上坐下行者拔一根毫毛變做假像陪著八戒沙僧立於下面他却作五色祥雲把唐僧撮起空中竟至東邊臺上坐下他又斂祥光變作一個端端正正飛在八戒耳朵邊道兄弟仔細看著師父再莫與老孫替身說話那獸子笑道理會得理會得却說那鹿力大仙在講壇上坐看多時他兩個在高臺上不分勝負道道士就助他師兄一功將腦後短髮拔了一根捻著一團彈將上去竟至唐僧頭上變作一個大臭蟲咬住長老那長老先前覺癢然後覺痛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動手算輪一時間疼痛難禁他縮著頭就著衣襟擦癢八戒道不好了師父羊兒風發了沙僧道不是是頭風發了行者聽見道我師父乃志誠君子他說會坐禪斷然會坐說不會只是不會君子家豈有謬乎你兩個休言等我上去看看好行者嚶的一聲飛在唐僧頭上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蟲叮他師父慌忙用手捻下替師父挽挽摸摸那長老不疼不癢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頭光亂子也安不得一個如何有此臭蟲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害我師父哈哈枉自也不見輪贏等老孫去弄他一弄這行者飛將上去在獸頭上落下搖身一變變作一條七寸長的蜈蚣徑來道士鼻凹裏叮了一下那道士坐不穩一個筋斗翻將下去幾乎喪了性命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國王大驚即著當駕太師領他往文華殿裏梳洗去了行者仍駕祥雲將師父歇下階前已是長老得勝那國王只教放行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師兄原有暗風疾因到了高處冒了天風暫疾舉發故令和尙得勝且留下他等我與他賭隔板猜枚國王道怎麼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貧道有隔板知物之法看那和尚可能較若猜得過我讓他出去猜不着憑陛下問擬罪名等我昆仲之恨不防了二十年保國之恩也真個那國王十分昏亂依此讒言即傳旨將一硃紅漆的櫃子命內官擡到宮殿教娘娘放上件寶具須臾擡出放在白玉階前教僧道你兩家各賭法力猜那櫃中是何寶具三藏道徒弟櫃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斂祥光還變作蜈蚣蟲釘在唐僧頭上道師父放心等我去看來好行者輕輕飛到櫃上爬在那櫃腳之下見有一條板縫兒他鑽將進去見一個紅漆丹盤內放一套官衣乃是山河社稷旗乾坤地理裙用

手拿起來，抖亂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噴噴將去，叫聲變，即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隨行又撒上一泡臊尿，却還從板縫裏鑽出來，飛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你只猜是破爛流丟一口鐘。三藏道：他教猜寶貝哩。流丟是甚寶貝行者道：莫管他，只猜着便是。唐僧道：這和尚無禮，敢笑我國中無寶，猜甚麼流丟一口鐘。教了那兩班校尉，就裏動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叫：陛下，且教貧僧一時待打開櫃看端的。是寶，貧僧領罪，如不是寶，却不屈了貧僧也。國王教打開看，當駕官即開了棒出丹盤來看，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大怒道：是誰放上此物，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我主是梓童親手放的山阿狻猊褲乾坤地理裙，却不知怎麼變成此物。國王道：御妻請退，寡人知之。官中所用之物，無非是般細綾羅，那有此甚麼流丟教撒上櫃來，等朕親藏一寶貝，再試如何。那皇帝即轉後宮，把御花園裏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有碗來大小，摘下放在櫃內，又撒下叫豬。唐僧道：徒弟啊，又來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去看看。又嚶的一聲，飛將去，還從板縫兒鑽進去，見是一個桃子，正合他意，即現了原身，坐在櫃裏將桃子一頓口嚼得乾乾淨淨，連兩邊腮凹兒都嚼淨了，將桃子安在裏面，仍變蟻蜂蟲，飛將出去，釘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只猜是個桃子，長老道：徒弟啊，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幾乎拿去典刑。這番須猜寶貝方好。挑核子是甚寶貝行者道：休怕，只管贏他，便了。三藏正要開言，聽得那半力大仙道：貧道先猜，是一顆仙桃。三藏猜道：不是，就是個光挑核子。那國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國師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開來看，就是當駕官又撒上去，打開棒出丹盤，果然是一個核子，皮肉俱無。國王見了，心驚道：國師休與他賭，開了，讓他去罷。寡人親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聽說，與沙僧微微冷笑道：還不知他是會吃桃子的積年哩。正話間，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這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盤上櫃來，我破他術法，與他再猜。國王道：國師還要猜甚。虎力道：術法只抵得物件，却抵不得人身。將這道童藏在裏面，管教他抵換不得。這小童果藏在櫃裏，掩上櫃蓋，將下去，教那和

尙再猜這三番是善寶貝三藏道。又來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飛去。鑽入裏面。見是一個小童兒。好大聖。他却有見識。果然是騰挪天下。少似這伶俐世間稀。他就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道士。一般容貌。進櫃裏。叫聲徒弟童兒道。師父。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我使遁法來的。童兒道。你來有甚麼教誨。行者道。那和尙看見你進櫃來。了他若猜個道兒。却又不又輸了。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剃了頭。我們猜和尙罷。童兒道。但憑師父處治。只要我們贏他。便了。若是再輸與他。不但低了聲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說得是我兒過來。贏了他。我重重賞你。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撲抱着那童兒。口裏叫道。乖。乖。忍著疼。莫放聲。等我與你剃頭。須臾。剃下髮來。當作一團。塞在那櫃脚。統絡裏。收了刀兒。摸着他的光頭道。我兒。頭便像個和尙。只是衣裳不趁。脫下來。我與你變一變。那童童穿的一領。葱白色雲頭花。綢繡錦。沿邊的鶴筆。真個脫下來。被行者吹一口仙氣。叫變。卽變做一件黃色的直裰兒。與他穿了。却又拔下兩根毫毛。變作一個木魚兒。遞在他手裏道。徒弟。須聽着。但叫道童。千萬莫出去。若叫和尙。你就與我頂開櫃蓋。敲着木魚。念一卷佛經。鑽出來。方得成功也。童兒道。我只會念三官經。北斗經。消災經。行者道。你可會念佛。童兒道。阿彌陀佛。那個不會念。行者道。也罷也罷。就念佛。省得我教你。切記着。我也去。還變蠶絲。鑽出去。飛在唐僧耳輪邊道。師父。你只猜是個和尙。三藏道。這番他准贏了。行者道。他怎麼定得。三藏道。經上有云。佛法僧三寶。和尙却也是一寶。正說處。只見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個道童。只管叫他。他那裏肯出來。三藏合掌道。是個和尙。八戒儘力高叫道。櫃裏是個和尙。那童兒念的頂開櫃蓋。敲着木魚。念着佛。鑽出來。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說得那三個道士。拈口無言。國王道。這和尙是有鬼神輔佐。怎麼道士入櫃。就變做和尙。縱有待詔。跟進去。也只剃得頭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體。口裏又會念佛。國師呵。讓他去罷。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貧道將鍾南山幼時學的武藝。索性與他賭一賭。國王道。有甚麼武藝。虎力道。弟兄三個。都有些神通。會砍下頭來。又能安上。剖腹剜心。還再長完。滾油鍋裏。又能洗澡。國王大驚道。此三事都是尋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斷要與他賭個纏休。那國王叫道。東土的和尙。我國師不肯放你。還

要與你賭砍頭剖腹。下廣油鍋洗燥哩。行者正變作螻蛄。往來報事。忽聽此言。即收了毫毛。現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八戒道。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怎麼說買賣上門。行者道。你還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像這等變化騰挪。也殺了怎麼還有這等本事。行者道。我啊。砍下頭來能說話。剗了臂膊打得人。新去腿脚會走路。剖腹還平妙絕倫。就似人家包匾食。一撿一個就圓。油鍋洗燥更容易。只當溫湯熬垢。入戒沙僧聞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會砍頭。國王道。你怎麼會砍頭。行者道。我當年在寺裏修行。曾遇着一個方上禪和子。教我一個砍頭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試試。新國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頭那裏好試。新頭乃六陽之首。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聖他如此方纔出得我們之氣。那國王信他言語。即傳旨。教教殺場。一聲傳旨。即有羽林軍三千擺列朝門之外。國王教和尚先去砍頭。行者欣然應道。我先去。我先去。拱拱手高呼道。國師怒大膽。占先了。拽回頭往外就走。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呀。仔細些。那裏不是要處。行者道。怕他怎的。撒了手。等我來。那大聖竟至殺場裏面。被劊子手捉住了。捆做一團。按在那土墩高處。只聽喊一聲。開刀。劊的把個頭砍將下來。又被劊子手一脚踢了去。好似滾西瓜一般。滾有三四十步遠。近行者。行者中更不出血。只聽得肚裏叫聲。頭來。慌得鹿力大仙見有這般手段。即念咒語。教本坊土地神祇。將人頭扯在。待我贏了和尚。奏了國王。與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守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來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喚。暗中真個把行者頭接住了。行者又叫聲頭來。那頭一似生根。莫想得動。行者心焦。捻着拳。揮了一揮。將細的繩子就皆禱斷。喝聲長。應的脖子內長出一個頭來。饒得那劊子手。個個心驚。羽林軍人人膽戰。那些新官急走入朝奏道。萬歲。那小和尚砍了頭。又長出一顆來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還有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個頭哩。說不了。行者走來。叫聲師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麼。行者道。辛辛苦苦。倒好。翼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落藥麼。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翼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睜睜道。妙哉。妙哉。却也長得完全。截疤兒也。沒些兒。兄弟們正都歡喜。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教你無罪。快去。快去。行者道。關文雖

傾，必須國師也赴市曹砍砍頭也。當試新去國王道。大國師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與他賭勝，且莫說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幾個劊子手，也細翻在地，一棍把頭砍下，一脚也踢將去。滾了有三十餘步，他腔子裏也不出血，也叫一聲頭來。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瘦變作一條黃犬，跑入場中，把那道士頭一口銜來。竟跑到御水河邊，丟下不題。却說那道士，連叫三聲人頭不到，恁似行者的手段，長不出來。腔子中骨都都紅光，迸出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恁比長生果正仙，須臾倒在塵埃。衆人觀看，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那監斬官又來奏萬歲。大國師砍下頭來，不能長出，死在塵埃。是一隻無頭黃毛虎。國王聞奏，大驚失色，目不轉睛。看那兩個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師兄已是命倒祿絕了。如何是隻黃虎？這都是那和尚攪懶使的掩樣法兒。將我師兄變作畜類，我今定不饒他。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國王聽說，方纔定性回神。又叫小和尚二國師還要與你賭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煙火食。前日西來，忽遇齊公家勸飯，多吃了幾個饅饅。這幾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蟲。正欲借陰下之刀，剖開肚皮，拿出臟腑，洗淨脾胃，方好。上西天見佛。國王聽說，教拿他赴曹。那許多人攙的攙，扯的扯，行者展脫手道：不用人攙，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許縛手，我好用手洗刷臟腑。國王傳旨，教莫綁他手。行者搖搖擺擺，竟至殺場，將身靠着大樁，解開衣帶，露出肚腹。那劊子手將一條繩，套在他脖項上，一條繩，割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晃一晃，着肚皮下一割，割個窟窿。這行者雙手爬開肚腹，拿出腸臟來，一條條理數多時，依然安在裏面。照着盤曲，捲着肚皮，吹口仙氣，叫長，依然長合。國王大驚，將他那關文，捧在手中道：聖僧莫誤西行，與你關文去罷。行者笑道：關文小可也。請二國師剖割剜心。何如？國王對鹿力說：這事不與寡人相干，是你要與他做對頭的。請去請去。鹿力道：寬心，料我決不輸與他。你看他也像孫大聖，搖搖擺擺，竟入殺場。被劊子手套上繩，將牛耳短刀，唵的一聲，剖開肚腹。他也拿出肝腸，用手理弄。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瘦，即變作一隻鐵鷹，展開翅爪，鷂的把他五臟心肝，盡情抓去。不知飛向何方。受用這道士，弄做一個空腔破肚，淋漓鬼少，臟無腸，復舊魂。那劊子手，蹬倒大樁，拖屍來看。呀，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道：二國師降氣，正剖腹時，被

一隻鐵鷹將臟腑肝腸都刁去了。死在那裏。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國王害怕道：怎麼是個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師兄既死，如何得現獸形。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等我與師兄報仇者。國王道：你有甚麼法力。煮他。羊力道：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滿貯香油，教兩個賭去。行者道：多承下顧。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這兩日皮膚癢，好歹盥盥去。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架起乾柴，燃着烈火，將油燒滾。教和尙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國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脫衣服，似這般叉着手，下去打個滾，就起來。不許污壞了衣服。若有一點油膩，算輸。武洗要取一張衣架，一條手巾，脫了衣服，跳將下去。任意翻筋斗。豈難。當要子洗也。國王對羊力道：你要與他文洗。武洗。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藥練過的，隔油。武洗，難行者又上前道：怒大膽。屢次占先了。你看他脫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將身一縱，跳在鍋內，翻波翻浪，就似負水一般。頑要入戒見了，咬着指頭對沙僧道：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平時聞刻言論，聞他要子，怎知他有這般真寶本。他兩個唧唧噥噥，誇獎不盡。行者見心疑道：那猴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勞拙者閑。老孫這般舞弄他，倒自在。等我作成他。細一細看他可怕。正洗浴，打個水花，淬在油鍋底上，變作個聚核釘兒，再也不起來了。那監新官近前又奏萬歲。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國王大喜，教擄上骨骸來，看劍子手將一把鐵釘，插在油鍋裏。擄原來那笨難眼，難行者變得釘小，往來來來，從眼孔漏下去了。那裏擄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剗化了。國王教拿三個和尚下去。那兩邊校尉見入戒面咒，先掀翻把背心翹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貧僧一時。我那個徒弟自從歸教，歷歷有功。今日沖撞國師，死在油鍋之內，奈何先死者為神。我貧僧怎敢貪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豈敢不死。只望寬恩，賜我半盞煑漿水飯，三張紙馬，容到油鍋前燒此一陌紙也。妻我師徒一念。那時再領罪也。國王聞言道：也是那中華人多有義氣，命取些煑飯黃錢與他。果然取了。遞與唐僧。唐僧教沙和尚同去。行至階下，有幾個校尉把入戒揪着耳朵，拉在鍋邊。三藏對鍋祝曰：徒弟孫悟空自從受戒拜禪林，護我西來思愛深。指基同時成大道，何期今日你歸陰。生前只為求經意，死後還存念佛心。萬里英魂

須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八戒聽見道：師父，不是這般說了。沙和尚你替我煮燻飯，等我禱。那猓子細在地，氣呼呼的道：鬧得的猓猴子無知的，弼馬溫該死的，猓猴子油烹的，弼馬溫猴兒了帳，馬溫斷根。孫行者在油鍋底上，聽那猓子亂罵，忍不住現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鍋底道：饒我的老貨，你罵那個哩。唐僧見了道：徒弟，說殺我也。沙僧道：大哥乾淨，推伴死慣了，懺得那兩班文武，上前來奏道：萬歲，那和尚不會死，又在油鍋裏鑽出來了。監新官恐怕虛誣朝廷，却又奏道：死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顯魂哩。行者聞言大怒，跳出鍋來，指了油膩，穿上衣服，掣出棒，搥搥監新官，着頭一下，打做了肉團。道：我願甚麼魂哩，饒得衆官連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國王走下龍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國師也。下下油鍋去。那皇帝戰戰兢兢道：三國師，你救朕之命，快下鍋去。莫教和尚打我。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脫了衣服，跳下油鍋。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國王，近油鍋邊，叫燒火的添柴，却伸手探了一把，呀，那滾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時滾熱，他洗時却冷，我曉得了。這不知是那個龍王在此護持他哩。急縱身尋在空中，念聲唵字咒語，把那北海龍王喚來，我把你這個帶角的蚯蚓，有鱗的泥鰍，你怎麼助道士冷龍，護住鍋底，教他顯聖。我饒得那龍王，啞啞連聲道：敖順不敢相助。大聖原來不知這個孽畜，苦修行了一場，脫得本殼，却只是玉霄法真受，其餘都賺了旁門。難歸仙道。這個是他，在小茅山學來的大開刺，那兩個已是大聖破了他法，現了本相。這一個也是他自己煉的冷龍，只好哄瞞世俗之人。聖子，怎瞞得大聖。小龍如今就收了他冷龍，管教他骨碎皮焦。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龍王。化一陣狂風，到油鍋邊，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行者下來，與三藏入戒。沙僧立在殿前，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裏打秤，爬不出來，跌了一跤。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監新官又來奏道：萬歲，三國師燻化了也。那國王滿眼垂淚，手摸着御案，放聲大哭道：人身難得果，然難，不過真傳，莫煉丹，空有驅神咒水術，却無延壽保生丸，圓明混，怎涅槃。徒用心機，命不安。早覺這般輕折挫，何如秘食隱居山。這正是：點金煉汞成何濟，喚雨呼風總是空。畢竟不知師徒們怎的維持，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却說那國王倚着龍牀，像如泉湧，只哭到天曉不住。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麼造等昏亂，見放着那道士的屍骸，一個是虎，一個是鹿，那羊力是一個羚羊，不信時，擄上骨頭來看，那裏人有那樣骷髏？他本是妖精的山獸，同心到此害你，因見氣數還旺，不敢下手。若再過二年，你氣數衰敗，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幸我等早來除妖邪，救了你命，你還哭甚？哭甚急，打發關文，送我出去。國王聞此，方纔省悟。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白鹿、黃虎、油鍋、裹果，是羊骨。聖僧之言，不可不聽。」國王道：「既是這等感謝聖僧，今日天晚，教太師且請聖僧至智淵寺，明日早朝，大開東閣，教光祿寺安排素筵，宴酬謝果，送至寺裏安歇。次日五更時候，國王設朝，聚集多官，傳旨快出招僧榜文，四門各路張掛，一壁廂大排筵宴，搖駕出朝，至智淵寺門外，請了三藏等，共入東閣赴宴，不在話下。却說那脫命的和尚，聞有招僧榜，個個欣然都入城來尋孫大聖，交納毫毛謝恩。這長老散了宴，那國王換了關文，同皇后嬪妃、兩班文武，送出朝門，只見那些和尚跪拜路旁，口稱齊天大聖爺，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聞知爺爺掃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來交納毫毛，叩謝天恩。行者笑道：「沒等來了幾何，僧人道：五百名，半個不少。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對君臣僧俗人說道：「這些和尚，實是老孫放了車輛，是老孫運轉雙關，穿夾脊，碎碎了那兩個妖道，也是老孫打死了。今日滅了妖邪，方知是禪門有道。向後來，再不可胡為亂信，送你把三道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國王依言，感謝不盡，遂送唐僧出城去訖。這一去，只爲懸懸經三藏，努力修持光一元，曉行夜住，渴飲鐵餐，不覺的春盡夏殘，又是秋光天氣，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馬道：「徒弟，今宵何處安身也？」行者道：「師父，出家人的話，三藏道：在家人怎麼出家人怎麼？行者道：在家人這時候，個個牀暖被，懷中抱子，脚後蹬妻，自有在在睡覺。我等出家人，那裏能夠，便是要帶月披星，雙風宿水，有路且行，無路方住。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險峻，我挑着重擔，着實難走，須要尋個去處好眠一覺，養養精神，明日方好捱擔。不然却不累倒我也。」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

穿之所再住。師徒們沒奈何，只得相隨行者往前。又行不多時，只聽得滔滔浪響，入戒道罷了。來到盡頭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攔住也。」唐僧道：「却怎生得渡？」入戒道：「等我試之。」看深淺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亂談。水之淺深，如何試得？」入戒道：「尋一個鵝卵石拋在當中，若是騰起水泡來，是淺；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是深。行者道：「你去試試。」看那鵝子摸了一塊石頭，碎水中拋去，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律，沉下水底。他道：「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難試得深淺，却不知有多少寬闊？」入戒道：「這却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聖，縱筋斗雲，跳在空中，定睛觀看。但見那洋洋光燁，月浩浩影浮天，雲派吞華岳，長流貫百川。千層洶浪滾，萬疊峻波翻。岸口無煙火，沙頭有鶯眠。茫然深似海，一葆更無邊。急收雲頭，按落河邊道：「師父寬哩，寬哩，去不得。」老孫火眼金睛，白日裏常看千里，凶吉曉得，是夜裏也還看三五百里。如今通看不見邊岸，怎定得寬闊之數？三藏大驚，口不能言，聲音哽咽道：「徒弟啊，似這等怎了？」沙僧得師父莫哭，你看那水邊立的，可不是人麼？行者道：「想是扳舟的漁人，等我問他去。」來拿了鐵棒，兩三步跑到面前看。真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下邊兩行，有十個小字，三個大字，乃通天河十個小字，乃徑過入百里。亘古少行人，行者叫師父，你來看看。三藏看見，滴淚道：「徒弟啊，我當年別了長安，只說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遙入戒道。師父，你且聽，是那裏鼓鈸聲音，想是做齋的人家。我們且去避些齋飯吃，問個渡口，尋紅明日過去罷。」三藏馬上聽得果然有鼓鈸之聲，却不是道家樂器，只是我僧家舉事。我等去來，行者在前列馬，一行聞響而來，那裏有甚正路，沒高低，慢過沙灘。望見一簇人家，住處約摸有四五百家，却也都住得好。但見倚山通路，傍岸臨溪，處處柴扉掩，家家竹院關。沙頭宿鷺夢魂清，柳外啼鶯喉舌冷。短笛無聲，寒砧不韻。紅蕖枝搖月，黃蘆葉鬧風。陌頭村犬吠疎鐘，渡口老漁眠釣艇。燈火稀，人煙靜，半空皎月如懸鏡。忽聞一陣白蘋香，却是西風隔岸送。三藏下馬，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門外豎一首檣幡，內裏有燈燭，爇檀香，煙籠郁三藏道：「悟空，此處比那山凹河邊，却是不同。」在人間的屋簷下，可以遠得冷露，放心穩睡，你都莫來。讓我先到齋公門首，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潑。汝等臉嘴醜露，只恐誤了人，闖出禍來，却倒

無住處矣。行者道：說得有理。請師父先去。我們在此守待。那長老纔摘了斗笠，光着頭，抖抖褌衫，拖着錫杖，徑來到人家門外。見那門半開半掩，三藏不敢擅入，聊站片時，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者，頭下掛着數珠，口念阿彌陀佛，徑自來關門，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老者還禮道：「你這和尚却來遲了。」三藏道：「怎麼說？」老者道：「來遲無物了。早來啊，我舍下齋僧，飽吃飯，熱米三升，白布一段，銅錢十文，你怎麼這時候纔來？」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貧僧不是齋齋的。」老者道：「既不齋齋，來此何幹？」三藏道：「我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天色已晚，聽得府上鼓鉦之聲，特來告借一宿。天明就行也。」那老者搖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誑語。」東土大唐到我這裏，有五萬四千里路，你這等單身，如何來得？」三藏道：「老施主見得最是，但我還有三個小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護貧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來？」教請請我舍下有處安歇。」三藏回頭，叫聲徒弟，這裏來。」那行者本來性急，八戒生來粗魯，沙僧却也莽壯，三個人聽得師父招呼，牽着馬，挑着擔，不問好歹，一陣風，闖將進去。那老者看見，說得跌倒在地，口裏只說是妖怪來了。妖怪來了，三藏攙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戰兢兢道：「這般好俊師父，怎麼尋這樣醜徒弟？」三藏道：「雖然相醜醜陋，却倒會降龍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着唐僧慢走，却說那三個兇頑，闖入廳房上，拴了馬，丟下行李。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念經，入戒，叫着長嘴，喝道：「那和尚念的是甚麼經？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忽然擡頭觀看外來人，嘴長耳大，身相背膊寬，聲響如雷，咋行者與沙僧容顏更醜，更醜，廳堂幾桌僧，無人不害怕。鬧黎還念經，班首教行罷，難願等和鈴，佛僧且丟下一齊吹息，燈驚散光，乍乍跌跌與爬爬，門限何曾跨，你頭撞我頭，似倒葫蘆架，清清好道場，翻成大笑話。」這兄弟三人見那些人跌跌爬爬，鼓着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懼，磕頭撞腦，各顧性命，通跑淨了。三藏攙那老者走，廳堂上燈火全無，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唐僧罵道：「這潑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誨，日日叮嚀，古人云：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這般撒潑，誠爲至下至惡之類，走進門不知高低，說倒了老施主，驚散了念經僧，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却不是墮罪與我，說得他們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

徒弟急回頭作禮道：「老爺沒大事，沒大事，纔然開了燈，散了花，佛事將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帳，搵出滿散酒飯來，我們吃了睡覺。」老者叫：「掌燈來，掌燈來。」家裏人聽得，大驚小怪，道：「廳上念經，有許多香燭，如何又教掌燈？」幾個僮僕出來看時，這個黑洞洞的，即便點火把籠燈一擁而至，怒擡頭見八戒，沙僧慌得丟了火，隨即抽身，關了中門。往裏裏道：「妖怪來了，妖怪來了！」行者拿起火把，點上燈燭，扯過一張交椅，請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們坐在兩旁。那老者坐那前面，正敘坐間，只聽得裏面開處，又走出一個老者，拄着拐杖道：「是甚麼邪魔，黑夜裏來我善門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門後邊，哥哥莫嚇，不是邪魔，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徒弟們，相貌雖兇，果然是相惡人善。那老者方纔放下拄杖，與他四位行禮，禮畢也坐在面前，叫看茶來，排齋，連叫數聲，幾個僮僕戰戰兢兢，不敢攙帳，八戒忍不住問道：「老者，你這感化雨邊走怎的？」老者道：「教他們排齋來侍奉老爺。」八戒道：「幾個人伏侍？」老者道：「八個人。」八戒道：「這八個人伏侍那一個？」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面師父，只消一個人，毛臉雷公嘴的，只消兩個人，那晦氣臉的，要八個人，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殺。」老者道：「這等說想，是你的食腸大些。」八戒道：「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有人，七大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那和尚與老者一問一答的講話，衆人方纔不怕，却將上面排了一張桌，請唐僧上坐，兩邊擺了三張桌，請他三位坐，前面一張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後是麵飯米飯，閉食粉湯，排得齊齊整整，唐長老舉起筋來，先念一卷啓齋經，那馱子一則有些急吞，二來有些餓了，那裏等唐僧經完，拿過紅漆木碗來，把一碗白米飯，摸的丟下口去，就了了，旁邊小的道：「這位老爺忒沒算計，不籠飯頭，怎的把飯籠了，却不了了衣服？」八戒道：「不曾籠吃了，小的道：「你不會舉口，怎麼就吃了？」八戒道：「兒子們便說謊，分明吃了，不信，再吃與你看。」那小的們又端了碗，一碗碗遞與八戒，馱子一幌一幌，又下口去，就了了，衆僮僕見了，道：「老爺呀，你是磨磚砌的喉嚨，着實又光又溜。」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他已五六碗過手了，然後却纔同舉筋，一齊吃齋，馱子不論米飯麵飯，果品閉食，只顧一撈亂噎，口裏還嚷：「添飯，添飯，漸漸不見來了。」行者叫道：「賢弟，少吃些罷，也強似在山凹裏忍餓，將就殺得半飽也好了。」八戒道：「古老常言道：齋僧

不飽。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伙。莫睬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瞞老翁說。白日裏倒也不怕。似這大肚子長老。也齋得起百十餐。只是晚了。收了殘齋。只蒸得一石麵飯。五斗米飯。與幾桌素食。要請幾個親鄰與衆僧們散福。不期你列位來。說得衆僧跑了。連親鄰也不會敢請。儘數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飽。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再蒸去。話畢。收了傢伙。桌席。三藏拱身謝了齋供。纔問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陳。三藏合掌道：「這是貧僧華宗了。老者道：「老翁也姓陳。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陳。請問道邊做的甚麼齋事。八戒笑道：「師父問他怎的。豈不知道。必然是青苗齋。平安齋了。場齋罷了。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問端的爲何。老者道：「一場預修亡齋。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忒沒眼力。我們是扯謊架橋。哄人的大王。你怎麼把這說話哄我。和尚家豈不知齋事。只有個預修寄庫齋。債修填還齋。那裏有個預修亡齋的。你家人又不會有死的。做甚亡齋。行者聞言。暗喜道：「這獸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錯說了。怎麼叫做預修亡齋。那二位父身道：「你等取經。怎麼不走正路。却躑到我這裏來。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見一股水攔住。不能得渡。因聞鼓鉦之聲。特來造府借宿。老者道：「你們到水邊。可曾見些甚麼。行者道：「止見一面石碑。上書通天河三字。下書經過八百里。亘古少人行。十字再無別物。老者道：「再往上岸走走。好的離那碑記。只有里許。有一座靈威大王廟。你不會見。行者道：「未見。請公公說說。何爲靈威。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老翁啊。那大王。威應一方。與廟宇。威靈千里。祐黎民。年年莊上施甘雨。歲歲村中落慶雲。行者道：「施甘雨。落慶雲。也是好意思。你却怎麼傷情煩惱。何也。那老者蹬脚提胸。喂了一聲道：「老翁啊。雖則思多。還有怨。縱然慈悲。却傷人。只因要吃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行者道：「要吃童男女麼。老者嘆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輪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我們這裏有百家人家居住。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喚做陳家莊。這大王一年一次祭賽。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猪羊牲禮供獻他。他一頓吃了。保我們風調雨順。若不祭賽。就來降禍生災。行者道：「你府上幾位令郎。二老提胸道：「可憐。可憐。說甚麼令郎。差殺我等。這個是我舍弟。名喚陳清。老拙叫做陳澄。我今年六十三歲。他今年五十八歲。兒女上都艱難。我五十歲上還沒兒子。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沒奈何。尋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

總交入歲取名喚做一秤金。八戒道：好貴名，怎麼叫做一秤金？老者道：只因兒女艱難，修橋補路，建寺立塔，佈施鬻僧，有一本賬目，那裏使三兩，那裏使四兩，到生女之年，却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三十斤爲一秤，所以喚做一秤金。行者道：那個的兒子麼？老者道：舍弟有個兒子，也是偏出，今年七歲了，取名喚做陳關保。行者問：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供養關聖爺，因在關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故名關保。我兄弟二人，年歲百二，止得這兩個，人種不期輪次到我家祭賽，所以不敢不獻。故此父子之情，難割難捨，先與孩兒做個起生道場，故曰預修亡齋者。此也。三藏聞言，止不住腮邊淚下道：這正是古人云：黃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沒兒人。行者笑道：等我再問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當？二老道：頗有些兒。水田有四五十頃，旱田有六七十頃，草場有八九十處，水黃牛有二三百頭，驢馬有三二十四，豬羊雞鵝無數，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陳糧，穿不了的衣服，家財產業，也儘得數。行者道：你這等家業，也虧你省將起來的。老者道：怎見我省？行者道：既有這家私，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拚了五十兩銀子，可買一個童男，拚了一百兩銀子，可買一個童女，連絞纏不過二百兩之數，可就留下自己兒女後代，却不是好。二老滴淚道：老翁，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靈感，常來我們人家行走。行者道：他來行走，你們看見他甚麼嘴臉，有幾多長短？二老道：不見其形，只聞得一陣香風，就知是大王爺來了。即忙滿斗焚香，老少望風下舞。他把我們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時年月，他都記得。只要親生兒女，他方受用，不要說二三百兩沒處買，就得幾千萬兩，也沒處買這般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行者道：原來這等也罷也罷。你且抱你令郎出來，我看看。那陳清急入裏面，將關保兒抱出廳上，放在燈前。小孩兒那知死活，籠着兩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着要子。行者見了，默念咒語，搖身一變，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兩個孩兒，攙着手，在燈前跳舞，說得那老者慌忙跪下。唐僧道：老爺，不當人子，不當人子。這老者道：纔然說話，怎麼就變作我兒一般模樣，叫他一聲，齊應齊走，却折了我們年壽。請現本相，請現本相。行者把臉抹了一把，現了本相。那老者跪在前面道：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行者笑道：可憐你兒子麼？老者道：像像，果然一般嘴臉，一般聲音，一般衣服，一般長短。行者道：你還

後細看哩。取秤來稱稱。可與他一般輕重。老者道。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老者道。好忒好。祭得過了。行者道。我今替這個孩兒性命。留下你家香煙後代。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那陳清跪地磕頭道。老爺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銀一千兩。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謝謝老孫。老者道。你已替祭。後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後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得嫌。行者笑道。任從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與你祭賽去。那陳清只管磕頭相謝。又允送銀五百兩。惟有陳澄也不磕頭。也不說謝。只是倚着那屏門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大老。你道不允我。不謝我。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陳澄纒纒下道。是捨不得。敢蒙老爺盛情。救替了我姪子也。殺了。但只是老拙無見。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後。他也哭得痛切。怎麼捨得。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整些好素菜。與我那長嘴師父吃。教他變作你的女兒。我兄弟同去祭賽。索性行個陰騭。救你兩個女兒性命。如何。那八戒聽得此言。心中大驚。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要學扯我。行者道。賢弟。常言道。雞兒不吃無工之食。你我進門。感承盛齋。你還喫吃不飽。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八戒道。哥哥。啊。變化的事情。我却不會。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怎麼不會。三藏呼。悟能。你師兄說得最是。處理得甚當。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則感謝厚情。二來當積陰德。况深夜無事。你兄弟要要去來。八戒道。你看師父說的話。我只會變山。變樹。變石頭。變麋象。變水牛。變大肚漢。還可。若變小女兒。有幾分難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愛來看。那陳澄急入裏邊。抱將一秤金女兒。到了廳上。一家子。要按大小。不拘老幼。內外都出來。磕頭禮拜。只請救孩兒性命。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入寶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紅閃閃的綺絲襖。上套着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腰間繫一條大紅花絹裙。脚下踏一雙蠟蠟頭。淺紅綺絲鞋。腿上穿兩隻鎗金膝襪兒。也拿着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這就是女孩兒。你快變的像他。我們祭賽去。八戒道。哥哥。似這般小巧俊秀。怎麼變。行者叫。快些。莫討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替我變了。看這歡子念動呪語。把頭搖了幾搖。叫。變。真個變過頭來。就如傳女孩兒面目。只是肚子胖大。猿猴不像。行者笑道。再變。八戒道。

憑你打了醮，變不過來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頭的頭和尙的身子弄的這等不男不女，却怎生是好？你可佈起盃來，他就吹他一口仙氣，果然即時把身子變過，與那女兒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帶你寶眷，同令郎令愛進去，不要錯了一會家。我兄弟緊懶耐乖，走進去，轉難識認，你將好果子與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大王一時知覺，走了風訊，等我兩人要子去也好。大聖吩咐妙僧保護唐僧，我變作陳關保，八戒變作一秤金，二人俱停當了，却問怎麼供獻，還是細了去，是蒸了去，是鍋碎了去，八戒道：「哥哥莫要弄我，我沒這個本事。老者道：「不敢，不敢，只是用兩個紅漆丹盤，請二位坐在盤內，放在桌上，着兩個後生把你們送上廟去。」行者道：「好好，拿盤子出來，我們試試。」那老者即取出兩個丹盤，行者與八戒坐上，四個後生擡起兩張桌子，往天井裏走走，見又擡回放在堂上。行者歡喜道：「八戒，像這般子走走，要我們也是上盃盤的和尙了。」八戒道：「若是擡了去，還擡回來，兩頭擡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擡到廟裏，就要吃哩。」這個却不是要子。行者道：「你看着我，划着吃我時，你就走了罷。」八戒道：「他怎麼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賽時，我這裏有膽大的，鑽在廟後，或在供桌底下，看見他先吃童男，後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兄弟正然談論，只聽得鑼鼓喧天，燈火照耀，打開前門，叫擡出童男童女來。」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個後生將他二人擡將出來，端的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風颳大雲

僧思拜佛願層冰

話說陳家莊衆信人等，將猪羊牲禮與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擡至靈威廟裏，排下將童男女設在上首。行者回頭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正面一個金字牌位，上寫靈威大王之神，更無別的神像，衆信擺列停當，一齊朝上叩頭道：「大王爺爺，今年今日，今時，陳家莊祭主陳澄等，謹信年甲不齊，謹遵年例供盤童男童女一名，陳一秤金猪羊牲禮如數奉上。大王享用，保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祝罷，燒了紙馬，各回本宅，不題。」那八戒見人散了，對行者道：「我們家去罷。」行者道：「你家在那裏？」八戒道：「往老陳家睡覺去。」行者道：「獸子又亂談了，既允

了他。須與他了這願心纔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馱子，反說我是馱子，只哄他要便罷。怎麼就與他祭賽當起真來？行者道：爲人爲微，一定等那大王來吃了纔是個全。始全終不然，又教你降災貽害，反爲不美。正說間，只聽得呼呼風響，八戒道：不好了，風響是那話兒來了？行者只叫：莫言語，等我答應。頃刻間，廟門外來了一個妖怪，你看他怎生模樣：金甲金盔，燦爛新腰，纏寶帶，繞紅雲，眼如曉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鋸齒，分足下煙霞飄蕩，身邊霧縹緲。驚行時陣陣陰風冷，立處層層熱氣蒸，却似捲簾扶駕將，猶如鎮寺大門神。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問，莊頭是陳澄，陳清家。那怪聞答，心中疑似道：這童男膽大，言談伶俐，常來供養受用的，問一聲不言語，再問聲說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麼今日這童男善能應對？怪物不敢來拿，又問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陳關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這祭賽乃上年舊規，如今供獻我嘗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聽說，又不敢動手，攔住門，問道：你莫頂嘴，我常常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吃壞了。那怪不容分說，放開手，就捉八戒，馱子摸的跪下來，現了本相，掣釘耙，劈手一綵，那怪物縮了手，往前就走，只聽得啞的一聲響，八戒道：築破甲了。行者也現本相，看裏原來是冷盤大小兩個魚鱗，喝聲趕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來赴會，不曾帶得兵器，空手在雲端裏問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壞了我的名聲。行者道：這怪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昨因夜寓陳家，聞有邪魔，假號靈威，年年要童男女祭賽，是我等慈悲拯救，生靈捉你這齩物，趁早賣賣供來。一年吃兩個童男女，你在這裏稱了幾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個個算還我，饒你死罪。那怪聞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釘耙，未曾打着，他化一陣狂風，鑽入通天河內。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八戒依舊徑回廟裏，把那猪羊等物，都丟在天井裏。三藏迎來問道：悟空，祭賽之事如何？行者將那稱名趕怪鑽入河中之事說了一遍，二者十分歡喜，即命打掃廂房，安排牀鋪，請他師徒就寢不題。却說

那怪得命，回歸水內，坐在宮中，默默無言。水中大小眷族問道：「大王每年享祭，回來歡喜，怎麼今年煩惱？」那怪道：「常年享祭，還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今日連我也不會吃得造化，撞着一個對頭，幾乎傷了性命。衆水族問：『大王是那個？』那怪道：『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假變男女，坐在廟裏，我被他現出本相，險些兒傷了性命。一向聞得人諱，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我被他破了名聲，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殺。那水族中閃上一個斑衣鱗客，對怪物跬跬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難處？』但不知捉住他，可賞我些僧肉。那怪道：『你若有意，合同用力捉了唐僧，與你拜為兄弟，共席享之。』鱗客拜謝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攬海翻江之勢力，不知可會降雪？那怪道：『會降。』又道：『既會降雪，不知可會作冷結冰？』那怪道：『更會。』鱗客鼓掌笑道：『如此極易，極易。』那怪道：『你且將極易之功，講來我聽。』鱗客道：『今夜有三更天氣，大王不必遲疑，趁早作法，起一陣寒風，下一陣大雪，把通天河盡皆凍結。着我等善變化者，變作幾個人形，在於路口，背包持傘，擔擔推車，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經之心甚急，看見如此人行，駭然踏冰而渡。大王稍坐河心，待他腳踏薄處，迸裂寒冰，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一鼓可得也。』那怪聞言，滿心歡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長空，與風作雪，結冷凝凍，成冰不題。却說唐長老師徒四人，歇在陳家，將近天曉，師徒們套寒枕冷，入戒，咳嗽打戰，睡不得，叫道：『師兄，冷啊！』行者道：『你這獸子，忒不長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麼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重金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此時敗葉垂霜，蒼松掛凍，鈴地，要因寒甚。他平為水凝，險舟不見，登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鬚似鐵，詩客筆如菱。皮袍猶凍，薄貂裘尚恨輕。蒲團僵若袖，紙帳放魂驚。續被重衾，褥渾身戰抖，鈴師徒們都睡不得，爬起來，穿了衣服，開門看處，呀！外面白茫茫的，原來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們害怕冷哩，却是這般大雪。』四人眼同，獨看，好雪，但見那：形雲密佈，慘霧重縈，縈形雲密佈，朔風凜凜，號空慘霧重縈，大雪紛紛，蓋地，真個是：六出花，片片飛瓊，千林樹，株株帶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鷗歌，失紫皓鶴，羽毛同平，添吳楚，千江水，壓倒東南，幾樹梅，却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果然如敗鱗。」

甲滿天飛。那裏得東郭風。袁安臥。孫康映讀。更不見子猷舟。王恭點。蘇武餐飴。但只是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圍。柳絮漫橋。梨花蓋舍。柳絮漫橋。橋邊漁叟掛蓑衣。梨花蓋舍。舍下野翁煨棗棗。客子難沽酒。蒼頭苦瓠。梅酒酒清。澹澹蝶翅。飄飄落葉。剪綉衣。團團皎潔。隨風勢。疊疊層層。道路迷。陣陣寒威。穿小襖。颼颼冷氣。絳齒。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間好事宜。那場雪。紛紛灑灑。果如剪玉飛綿。師徒們歡說多時。只見陳家老者。着兩個位。僕掃開道路。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頰兒。又送滾茶乳餅。又撥出炭火。俱到廂房。師徒們敘坐。長者問道。老主貴處時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陳老笑道。此間雖是僻地。但只風俗人物。與上國不同。至於諸凡穀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豈有不分四時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時。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這般寒冷。陳老道。此時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我這裏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東土不同。我那裏交冬節。方有之。正語間。又見僮僕來安桌子。請吃粥。粥罷之後。雪比早間又大。須臾平地有二尺來深。三藏心焦。垂淚。陳老道。老爺放心。莫見雪深憂慮。我會下頗有幾石糧食。供養得老爺們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我當年蒙聖恩。賜了旨意。搥大駕親送出關。唐王御手擎杯奉餞。問道。幾時可回。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順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經回國。自別後。今已七八個年頭。還未見佛面。恐違了欽限。又怕的是妖魔鬼報。所以焦慮。今日有緣。得寓潭府。昨夜愚徒們略施小惠。報答指望。求一船隻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幾時纔得功成。回故土也。陳老道。老爺放心。正是多的日子過了。那裏在這。幾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傾家費產。必處置送老爺過河。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到廳上吃畢。飯不多時。又午齋相繼而進。三藏見品物豐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見留。只可在家常相待。陳老道。老爺威靈。管祭救命之恩。雖逐日設筵奉款。也難酬難謝。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陳老見三藏不快。又打掃花園。大金架火。請去雪洞。裏閑耍散悶。八戒笑道。那老兒忒沒算計。春二三月好賞花園。這等大雪。又冷。實說何物。行者道。歡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靜。一則遊賞。二來與師父寬懷。陳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請到園。但見景值三秋。風光如臘。蒼松結玉蕊。衰柳掛銀花。階下玉苔堆粉屑。廳前翠竹吐瓊芽。巧石山頭養

魚池內巧石山頭削削尖峰排玉筍，養魚池內涓涓活水作冰盤。臨岸芙蓉嬌色淺，傍崖木槿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壓倒，臘梅樹柳發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盡鵝毛。堆積放懷處，款款處處造興處。處處皆蝶翅鋪漫，兩邊黃菊玉綉金。幾樹丹楓紅間白，無數閑庭寒似列。且觀雪洞冷如冰，裏邊放一個獸面象足銅火盆。熱烘烘，炭火燒生。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苦漆交椅，軟溫溫紙牒鋪設。那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却是那七賢遊關。寒江獨釣，疊嶂層巒圍雪景。蘇武餐罷折梅逢使，瓊林玉樹寫寒天。說不盡那家近水亭魚易買，雪送山徑酒難沽。真個可堪容膝處，算來何用訪蓬壺。衆人觀罷良久，就於雪洞裏坐下。對鄰叟道取經之事，又捧香茶飲畢。陳老問列位老爺可飲酒麼？三藏道：貧僧不飲。小徒略飲幾杯素酒。陳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燉暖酒與列位湯寒。那僮僕即擺桌圍爐，與兩個鄰叟各飲了幾杯，收了傢伙，不覺天色將晚。又仍請到聽上晚齋，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好冷天啊！把通天河凍住了。三藏聞言道：悟空凍住河，我們怎生是好？陳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凍得似鏡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聽說有人走，就要去看。陳老道：老爺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別却鄰叟，又晚齋畢，依然歇在廂房。及次日天曉，八戒起來道：師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凍住了。三藏迎着門朝拜道：衆位護教大神弟子，一向西來，皮心拜佛，苦歷山川，更無一聲報怨。今至於此，感得皇天祐助，結凍河水。弟子空心權謝，待得經回，奏上唐皇，竭誠酬答。禮拜畢，遂教悟淨背馬，趁冰過河。陳老又道：莫忙，待幾日雪融冰解，老拙這裏辦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話，再住也不是話。口說無憑，耳聞不如眼見。我背了馬，且請師父親去看。陳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們快去背我們六匹馬來。且莫背唐僧老爺馬，就有六個小价跟隨，一行以徑往河邊來看。真個是雪積如山，雲收破曉晴。寒凝楚塞，千絲凍冰結江湖。一片平朔風凜凜，滑凍稜稜。池魚俱密，藻野鳥懸枯槎。塞外征夫俱堅指，江頭綉子亂敲牙。裂蛇腹，斷為足。果然冰山千百尺，萬壑冷浮銀。一川寒浸玉。東方自信出電靂，北地果然有鼠窟。王祥臥光武渡，一夜矮橋連底固。曲沼結稜層，深淵重疊。匝通天闊水更無波，皎潔冰漫如陸路。三藏與一行人到了河邊，勒馬觀看。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問

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裏去。陳老道。河那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之物。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重本輕。所以人不願死生而去。當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捨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爲利的。捨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爲名。與他能差幾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馬匹。趁此層冰。早奔西方去也。行者笑吟吟答應。沙僧道。師父啊。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託賴陳府上。且再住幾日。待天晴化凍。辦船而過。忙中恐有錯也。三藏道。悟淨。怎麼這等意見。若是正月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凍解。此時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便望解凍。却又不又誤了半載行程。八戒跳下馬來。你們且休講閑口。等老豬試着有多少厚薄。行者道。歡子。前夜試水。能去拋石。如今冰凍重。怎麼生試得入。戒道。師兄不知。等我舉釘耙。他一下。假若築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築不動。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他是說得有理。那歡子。揀衣拽步。走上河邊。雙手舉耙。儘力一築。只聽撲的一聲。築了九個白跡。手也振得生疼。歡子笑道。去得去得。連底都釘住了。三藏聞言。十分歡喜。與衆同回陳家。只教收拾走路。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乾糧。烘炒做些燒餅。蠅相送。一家子磕頭禮拜。又捧出一盤子散碎金銀。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爺活子之恩。聊表途中一飯之敬。三藏擺手搖頭。只是不受道。貧僧出家人。財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齋度日爲正事。收了乾糧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手指尖兒。捻了一小塊。約有四五錢重。遞與唐僧道。師父也。只當些觀錢。莫教空負二老之意。遂此相向。而別徑至河邊冰上。那馬蹄滑了一滑。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沙僧道。師父難行。八戒道。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草來。我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裏得知。要稻草包着馬蹄。方纔不滑。免教跌下。師父來也。陳老在岸上聽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却請唐僧上岸下馬。八戒將草包裹馬足。然後踏冰而行也。陳老離河邊。行有三四里。遠近入戒。將九環錫杖。遞與唐僧道。師父。你橫在此馬上。行者道。這歡子。奸詐錫杖。原是你拿的。如何又叫師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會走。過冰凌。不曉得。凡冰凍之上。必有凌眼。倘或躡着凌眼。脫將下去。若沒橫擔之物。骨都的

落水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如何鑽得上來。須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這馱子倒是個積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長老橫擔着錫杖。行者橫擔着鐵棒。沙僧橫擔着降妖寶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橫着釘耙。師徒們放心前進。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乾糧。却又不敢久停。對着星月光華。觀的冰凍上亮灼灼。白茫茫。只顧奔走。果然是為不停蹄。師徒們莫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吃些乾糧。望西又進。正行時。只聽得冰底下撲喇喇一聲響。險些兒跌倒了白馬。三藏大驚道。徒弟呀。怎麼這般響。八戒道。這河忒凍得結實。地凍響了。或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鎖住了也。三藏聞言。又驚又喜。策馬前進。趨行不題。却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引眾精在於冰下等候多時。只聽得馬蹄響處。他在底下弄個神通。滑溜的進開冰凍。慌得孫大聖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馬落於水內。三人盡皆脫下。那妖邪將三藏捉住。引眾精徑回水府。厲聲高叫。饒妹何在。老饒迎出。施禮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賢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原說聽從汝計。捉了唐僧。與你拜為兄妹。今日果成妙計。捉了唐僧。就好好味了。前言教小的們。抬過案桌。磨快刀來。把這和尚剖腹剝心。剝皮剝肉。一盤席等動樂器。與賢妹共而食之。延壽長生也。饒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們尋來。噪鬧且甯耐兩日。讓那虜不來尋。然後剖開。請大王上坐。衆眷環列。吹彈冰舞。奉上大王。從容自在享用。却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在宮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中間。不題。却說八戒。沙僧。在水裏撐著行囊。放在白馬身上。馱了。分開水路。湧浪翻波。負水而出。只見行者在空中看見。問道。師父何在。八戒道。師父姓陳名到底了。如今沒處找尋。且上岸再作區區。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故此能知水性。大聖在空中指引。須臾。回轉東崖。晒刷了馬匹。珍撿了衣裳。大聖雲頭按落。一同到那陳家莊上。早有人報與二老道。四個取經的老爺。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了。兄弟。即忙接出門外。果見衣裳還濕。道。老爺們。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怎麼不見三藏老爺。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陳到底也。二老垂淚道。可憐。可憐。我說尋雲。懸備船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行者道。老兒。莫替古人擔憂。我師父替他不死。長命。老孫知道。決然是那

靈感大王弄法算計去了。你且放心。與我們漿漿衣服。晒晒關文。取草料喂着白馬。等我弟兄尋着那齋。討出師父。索性剪草除根。管你一莊人除了後患。庶幾永遠得安生也。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即命安排齋供。兄弟二人。能養一頓。將馬匹行囊。交與陳家看守。各帶兵器。徑赴河邊尋師擒怪。正是：銀鑄屠冰傷本性。大舟脫網滅塵心。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卷三

第四十九回 二藏有災沉水宅

觀音救難現魚籃

却說孫大聖與八戒沙僧辭陳老來至河邊道兄弟你兩個議定那一個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兩個手段不見怎的還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若是山裏妖精全不用你們費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須要撿着避水訣或者變化甚麼魚鱗之形纔去得若是那般撿訣却捨不得鐵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兩個是慣水之人所以要你兩個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雖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變作甚麼模樣或是我馱着你分開水道尋着妖怪的巢穴你先進去打聽打聽若是師父不曾傷損還在那裏我們好努力征討假若不是這怪弄法或者淹死師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須苦求早早的別尋道路何如行者道賢弟說得有理你們那個馱我八戒暗喜道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來不會水等老借馱他也捉弄他捉弄馱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馱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將計就計道是也好你比悟淨還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沙僧剖開水路弟兄們同入通天河內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遠近那馱子捉弄行者行者隨即拔下一根毫毛變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變作一個豬鬃子緊緊的貼在他耳朵裏八戒正行忽然打個踉蹌專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攔撲的跌了一跤原來那個假身本是毫毛變的却就飄起去無影無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麼說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裏便也罷了却把大哥不知跌在那裏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尋師父去沙僧道不好還得他來他雖不知水性他比我們乖巧若無他來我不與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裏忍不住高叫道悟淨老孫在這裏也沙僧聽得笑道罷了這馱子是死了你怎麼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聞聲不見面却恁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裏磕頭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師父上岸陪禮你在那裏做聲就嚇殺我也請你現原身出來我馱着你再不敢冲撞你了行者道是你還馱着我

嘿，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猓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誦着陪禮，爬起來與沙僧又進行了。又有百十里遠近，忽擡頭望見一座樓臺，上有水龍之第四個大字。沙僧道：「這壁廂是妖精住處，我兩個不知虛實，就馬上門索戰。」行者道：「悟淨，那門裏外可有水麼？」沙僧道：「無水。」行者道：「既無水，你再藏隱在左右，待老孫去打聽打聽。」好大聖，爬離了人戒，耳朵裏却又搖身一變，變作個長脚蝦蟆，兩三跳跳到門裏，睜眼看時，只見那怪坐在上面，衆水泮擺列兩邊。有個斑衣嫫婆，坐於側手，都商議要吃唐僧。行者留心，兩邊尋找不見，忽看見一個大肚蝦蟆走將來，徑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稱呼道：「姆姆，大王與衆商議要吃唐僧，唐僧却在那裏？」蝦蟆道：「唐僧被大王降雲結冰，昨日拿在宮後石匣中間，只等明日他徒弟們不來，噪鬧就奏樂享用也。」行者聞言，演了一會，徑直尋到宮後，看果有一個石匣，却像人家槽房裏的豬槽，又似人間一口石棺材之樣。量量只有六尺長短，却伏在上面，聽了一會，只聽得三藏在裏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語，側耳再聽。那師父捏得牙響，咽了一聲道：「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時多少水災纏。出娘胎腹洶波浪，拜佛西天墮渺漭。前遇黑河身有難，今逢冰解命歸泉。不知徒弟能來否，可得真經返故園。行者忍不住叫道：「師父莫恨水災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無土不生，無水不長。老孫來了，三藏聞得道，徒弟啊，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擒住妖精，管教你脫離三藏，道快些兒下手。再停一日，足閃殺我也。」行者道：「沒事，沒事，我乃去也。」急回頭，跳將出去，現了原身。那猓子與沙僧問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騙了師父，師父未曾傷損，被怪物蓋在石匣之下。你兩個快早圍戰，讓老孫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個伴輪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們變觀辨色。」這行者捻着避水訣，鑽出河中，停立岸邊等候不題。你看那猪八戒，闖至門前，厲聲高叫：「潑怪物，送我師父出來，慌得那門裏小妖急報大王。門外有人要師父哩。」妖邪道：「這定是那殿和尙來了，教快取披掛兵器來。」衆小妖連忙取出妖邪結束了，執兵器在手，卽命開門，走將出來。八戒與沙僧對列左右，見妖邪怎生披掛好怪物，你看他頭戴金盔，鬼且獠牙，披金甲，繫紅兜，腰圍寶帶，圍珠翠，足踏煙黃靴，樣奇，真準高隆如嶠，聳天庭，廣闊若龍儀，眼光閃灼，圓還暴，牙齒鋼。

鋒尖又齊，短髮蓬鬆，飄火焰，長鬚滿面，挺金錐，口咬一枝青嫩藤，手拿九瓣金銅鏡，一聲呶呶，門開處，響似三春驚雷，這等形容，人世少，敢稱靈顯大王威。妖邪出得門來，隨後有百十個小妖，一個個掄鎗舞劍，擺開兩哨，對八戒道：「你是那寺裏和尚，爲甚到此噴嚏？」八戒喝道：「我把你這打不死的潑物，你前夜與我頂嘴，今日如何推不知來問我？」我本是東土大唐聖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你弄玄虛，假做甚麼靈感大王，敢在陳家莊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你不認得我麼？」那妖怪道：「你這和尚，甚沒道理，你變做一秤金，該一個日名頂替之罪，我倒不會吃你，反被你傷了我手背，已是讓了你，你怎麼又尋上我的門來？」八戒道：「你既讓我，却怎麼又弄冷風，下大雪，凍結緊冰，害我師父，快早送我師父出來，萬事皆休，牙進半個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錫，決不饒你。」妖怪聞言，微微冷笑道：「這和尚賣此長舌，胡誇大口，果是我作冷下雪，凍河，攝你師父，你今曠上門來，思量取討，只怕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時節，我因赴會，不曾帶得兵器，誤中你傷，你如今且休要走，我與你交敵三合，三合敵得我過，還你師父，敵不過，連你一發吃了。」八戒道：「好乖兒子，正是這等說，仔細看錫，妖怪道：「你原來是半路上出家的。」八戒道：「我的兒，你真個有些靈感，怎麼就曉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怪？」道：「你會使錫，想是那裏種蘭，把他釘錫拐將來也。」八戒道：「兒子，我這錫，不是那築地之錫，你看巨齒鑄就如龍爪，細金裝來似蟒形，若逢對敵，寒風，霜，但遇相持，火焰，焰生，能與聖僧，險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掄動煙雲，遮日月，使開寶彩，照分明，紫雲，泰山千虎怕，掀翻大海，萬龍驚，饒你威靈有手段，一築須教九窟窿。」那個妖怪，那裏肯信，舉銅鏡劈頭就打，八戒使釘錫架住道：「你這潑物，原來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妖怪道：「你怎麼認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會使銅鏡，想是履在那個銀匠家，扯鐵，被你得了手，偷將出來的妖怪。」道：「這非打銀之鏡，你看九瓣攢成花骨朵，一竿虛孔，萬年青，原來不比凡間物，出處還從仙苑，名綠房紫葯，瑤池老索質，清香碧沼生，因我用功，揀鍊過，堅如鋼鏡，微通靈，錯刀劍，戟，難難賽，鐵斧，戈矛，莫敢取，縱讓他能利刃，湯着吾鏡，迸折釘，沙和尚見他兩個學話，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云：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不要走，且吃我一杖。」妖怪使鏡，桿架住道：「你也是半

路裏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麼認得妖怪？道：你這模樣，像一個唐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認得我像個唐博士？妖怪道：你不是唐博士，怎麼會使趕麵杖？沙僧罵道：你這孽障，是也不會見。這般兵器，人間少。故此難知。寶杖各出，自月宮無影裏，梭羅仙木琢磨成。外邊嵌寶霞光耀，內裏鑽金瑞氣凝。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環正保。唐僧西方路上無知識，上界宮中有大名。喚做降妖真寶杖，借教一下碎天靈。那妖怪不容分說，三人變臉，這一場在水底下好殺。銅鎧寶杖與釘耙，悟能悟淨降妖。一個是天蓬臨世界，一個上將降天涯。他兩個夾攻水怪，施威武。這一個獨抵神僧勢可誇，有分有緣成大道。相生相尅秉恆沙，土尅水，水乾見底，水生木，木旺開花，禪法參修歸一體。還丹炮煉伏三家，土是母，發金芽，金生神，水產嬰娃。水為本，潤木華，木有輝煌，烈火寶攢簇，五行皆別異。忽然變臉各爭差，看他那銅鎧九瓣光明好寶杖，千絲彩繡佳。鈎接陰陽分九曜，不明解數亂如麻。捐軀棄命因憎難，捨死忘生為釋迦。致使銅鎧忙不墜，左遮寶杖右遮耙。三人在水底下，鬧經兩個時辰，不分勝負，摺入戒料道：不得贏他，對沙僧丟了個眼色。二人詐敗佯輸，各拖兵器，回頭就走。那怪教小的們，扎住在此，等我追趕上。這廝攪將來與汝等，湊吃啞你看他，如風吹敗葉，似雨打殘花。將他兩個趕出水面，那孫大聖在東岸上，眼不轉睛，只看看河邊水勢，忽然見波浪翻騰，喊聲號吼。八戒先跳上岸道：來了，來了。沙僧也到岸邊道：來了，來了。那妖隨後叫：那裏走？纔出頭，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怪閃身躲過，使銅鎧急架相還。一個在河邊湧浪，一個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經三合，那妖怪架不住，打個花，又碎於水裏。遂此風平浪息，行者回轉高岸道：兄弟們，辛苦啊。沙僧道：哥啊，這妖精，他在岸上，覺得不濟，在水底也儘利害哩。我與二哥左右齊攻，只戰得個兩平，却怎麼處置？師父也。行者道：不必疑慮，恐被他傷了師父。八戒道：哥哥，我這一去，哄他出來，你莫做聲。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鑽出頭來，却使個搗蒜，打照他頂門上，着着實實一下，縱然打不死他，好道也護疼發覺。却等老豬趕上一耙，替教他了帳。行者道：正是，正是。這叫做裏迎外合，方可濟事。他兩個復入水中，不題。却說那妖怪敗陣逃生，回歸本宅。衆妖接到宮中，獻筵上前問道：大王趕那兩個和尚到那方來？妖怪道：那和尚原來還有一個幫手，他兩個跳上

岸去。那幫手拾一條鐵棒打我。我閃過。與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銅鏈莫惹架得他住。戰未三合。我却敗回來也。燼燼道：「大王可記得那幫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個毛臉雷公嘴。耷耳朵折鼻梁。火眼金睛。和尚鬚鬚鬚。便打了一個寒噤道：「大王啊。虧了你識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合。決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認得他。妖邪道：「你認得他是誰？」燼燼道：「我當年在東洋海內。曾聞得老龍王說他的名字。乃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混元一氣。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齊天大聖。如今歸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經。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大王你怎麼惹他。今後再莫與他戰了。說不了。只見門裏小妖來報。大王那兩個和尚。又來門外索戰。哩。妖精道：「賢妹所見甚長。再不出去看他怎麼。急傳令教小的們。把門關緊了。正是：任君門外叫。只是不開門。讓他纏兩日。性攤了。回去時。我們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齊都搬石頭塞泥塊。把門關好。八戒與沙僧。連叫不出。馱子心焦。就使釘耙築門。那門已是緊閉。塞關。莫想能夠。被他七八耙。築破門扇。裏面却都是泥土。石塊。萬疊千層。沙僧見了道：「二哥這怪物。懼怕之甚。開門而走。我和你且同上河崖。再與大哥計較去來。」八戒放言。徑轉東岸。那行者半雲半霧。提着鐵棒等哩。看見他兩個上來。不見妖怪。即按捺頭迎至岸邊。問道：「兄弟那話兒怎麼不上來？」沙僧道：「那妖物緊閉宅門。再不出來。見面被二哥打破門扇看時。那裏面都是些泥土石塊。實實的壟住了。故此不能得戰。却來與哥哥計議。再怎麼設法去救師父。行者道：「似這般也無法可治。你兩個只在河岸上巡視着。不可放他別處走了。待我夫來。」八戒道：「哥哥你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巖拜問菩薩。看這妖怪是那裏出身。甚名。尋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屬。捉了他的四鄰。却來此擒怪。教師人。八戒笑道：「哥啊。這等幹只是成費事。就擱了時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費事。不擔擱我去。就來好。大聖急縱祥光。躲離河口。徑赴南海。那裏清半個時辰。早望見落伽山不遠。低下雲頭。徑至普陀巖上。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財童子。捧珠龍女。一齊上前。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菩薩。衆神道：「菩薩今早出洞。不許人隨。自入竹林裏觀。斷知大聖今日必來。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聖不可就見。請在翠巖前聯坐片時。待菩薩出來。行者依

官還未坐下，又見那善財童子上前施禮道：「孫大聖，前蒙盛意，幸菩薩不棄收留，早先不離左右，專侍蓮花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紅孩兒，笑道：「你那時節魔孽迷心，今朝得成正果，纔知老孫是好人也。行者久等不見心焦，列位與我傳報一聲，若遲了，恐傷吾師之命。請天道，不敢報菩薩吩咐，只等他自出來哩。行者性急，那裏等得，急踱步往裏便走。噫，這個美猴王性急能鶻薄，請天留不住，要往裏邊躡步，入深林，睜眼偷觀看遠觀救苦尊，盤坐襯殘，等懶散怕梳妝，容顏多綽約，散挽一窩絲，未曾戴纏絡，不掛素藍袍，貼身小襖褲，漫腰束錦裙，赤了一雙脚，披肩纏帶無精光，兩臂騰玉手，執鋼刀，正把竹皮削行者，見了，忍不住厲聲高叫道：「菩薩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菩薩教外面俟候行者叩頭道：「菩薩我師父有難，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薩道：「你且出去待我出來。行者不敢強，只得走出竹林，對衆諸天道：「菩薩今日又重覓家寧哩，怎麼不坐蓮臺，不妝飾，不歡喜，在林裏削蔬做甚？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妝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聖，必是爲大聖有事，行者沒奈何，只得等候。不多時，只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出林道：「悟空，我與你救唐僧去來。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請菩薩着衣登座。菩薩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裏撒下請天，縱祥雲騰空而去。孫大聖只得相隨，頃刻間到了通天河界，八戒與沙僧看見，道：「師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把一個未梳妝的菩薩逼將來也，說不了。到於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薩我等擅干有罪，有罪菩薩即解下一根束襖的絲線，將籃兒捻定，提着絲線，半踏雲彩，拋在河中，往上溜頭扯着口念頌子道：「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籃兒，但見那籃裏亮灼灼一尾金魚，還割眼動鱗，菩薩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師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師父？菩薩道：「這籃兒裏不是八戒與沙僧拜問道：「這魚兒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薩道：「他本是我蓮花池裏養大的金魚，每日浮頭聽經，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銅鏡，乃是一根未開的葫蘆，被他運鍊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漲，走到此間，我今早扶欄看花，却不見這廝出拜，指指巡紋，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師父，故此未及梳妝，運神功織個竹籃兒，請他行者道：「菩薩既然如此，且待片時，我等叫陳家莊衆信人等，背背菩薩的金面，一則留恩，二來

說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養。菩薩道也。罷。你快去叫來。那八戒與沙僧一齊飛跑至莊前。高呼道：都來看。活觀音菩薩都來看活觀音菩薩。一莊老幼男女都向河邊。也不顧泥水都跪在裏面。磕頭禮拜。內中有善圖書者。傳下影神。這纔是魚籃觀音現身。當時菩薩就歸南海。八戒與沙僧分開水路。徑往那水龍之第找尋師父。原來那裏邊水怪魚精盡皆死爛。却入後宮。揭開石匣。獻着唐僧。出離波津。與衆相見。那陳清兄弟叩頭稱謝道：老爺不依小人勸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道：不消說了。你們這裏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賽。那大王已是除根。永無傷。陳老兒如今纔好。你快尋一隻船兒。送我們過河去也。那陳清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衆莊客聞得此言。無不喜捨。那個道：我買棹。這個道：我辦篙。有的說：我出繩索。有的說：我雇水手。正都在河邊上。噪鬧。忽聽得河中問高叫：孫大聖不要打船。花費人家財物。我送你們過去。衆人聽說。個個心驚膽小的走了回家。膽大的戰兢兢貪看。須臾那水裏鑽出一個怪來。你道怎生模樣。方頭人物。非凡品。九助靈機。號水仙。曳尾能延千紀。潛身靜隱百川。翻波跳浪。衝江岸。向日朝風。臥海邊。養氣含靈。真有道。多年粉蓋。頭龍。那老龍又叫大聖。不要打船。我送你師徒過去。行者揸着鐵棒道：我把你這個孽畜。若到邊前。這一棒就打死你。老龍道：我感大聖之恩。情願辦好心。送你師徒。你怎麼反要打我。行者道：與你有甚恩惠。老龍道：大聖你不知道。這底下水龍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歷代以來。祖上傳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養成靈氣。在此處修行。被我將祖居翻蓋了一遍。立做一個水龍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嘯波翻。他起潮頭。來於此處。仗逞兇頑。與我爭鬧。被他傷了我許多兒女。奪了我許多眷族。我鬧他不過。將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聖至此。搭救唐師父。請了觀音菩薩。掃淨妖氣。收去怪物。將第宅還歸於我。我如今團團老小。再不須挨土擊泥。得居舊舍。此恩重若邱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恩。只這一莊上人。免得年年祭賽。會了多少人家兒女。此誠所謂一舉而兩得之恩也。敢不報答。行者聞言。心中暗喜。收了鐵棒道：你端的是真實之情麼。老龍道：因大聖恩德。洪深。怎敢虛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賭咒。那老龍張着紅口。朝天發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過此。通天河。將身化爲血水。行者笑道：你上來。你上來。老龍却纔

負近岸邊，將身一縱，爬上河崖。衆人近前觀看，有四丈圍圓的一個大白蓋。行者道：師父，我們上了他身，渡過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層冰厚凍，尙且速速。況此龍背，恐不穩便。老龍道：師父放心，我比那層冰厚凍，穩得緊哩。但至一登，不成功果。行者道：師父啊，凡諸衆生，會說人話，決不打誑語。教兄弟們快牽馬來，到了河邊，陳家莊老幼男女，一齊來拜送。行者教把馬牽在白龍蓋上，請唐僧站在馬的頸項左邊，沙僧站在右邊，八戒站在馬後。行者站在馬前，又恐那龍無禮，解下虎筋繩子，穿在老龍的鼻之內，扯起來，像一條繩，却使一隻腳踏在蓋上一隻脚，登在頭上，一隻手執着鐵棒，一隻手扯着繩，叫道：老龍，慢慢走啊。至一歪兒，就照頭一下。老龍道：不敢，不敢。他却蹙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衆人都在岸上，焚香叩頭，都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正是真惡漢臨凡，活菩薩出現。衆人只拜的望不見形影，方回不題。却說那師父駕着白龍，那僧一日行過了八百里，通天河界，乾手乾脚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稱謝道：老龍，累你無物可贈，待我取經回，謝你罷。老龍道：不勞師父賜謝，我聞得西天佛祖無量無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在此間，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餘年，雖然延壽身子，會說人話，只是難脫本殼。萬望老師父到西天，與我問佛祖一聲，看我幾時得脫本殼，可得一個人身。三藏道：我問那老龍，鑽萍水中去了。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馬，八戒挑着行李，沙僧跟隨左右。師徒們找大路，一直奔西，這是聖僧奉旨拜彌陀，水遠山遙，災難多，意志心誠，不懼死，白龍獻渡過天，河畢竟不知此後有多少路程，有甚麼凶吉，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情亂性傑因愛慾

神昏心動遇魔頭

心地靈犀，掃塵情細，除莫教坑塹陷毗盧。本體常備淨，方可論元初。性獨頑挑剔，曹溪任呼吸。勿令猿馬氣聲粗，盡夜綿綿愈。方顯是功夫。這一首詞，牌名南柯子。單道着那唐三藏，脫却通天河寒冰之災，踏白龍，負登彼岸。師徒四衆，順着大路，望西而進。正遇嚴冬之景，但見那林光澹，漠烟中淡，山骨稜，稜水外清。師徒們正當行處，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嶺峻，人馬難行。三藏在馬上，兜住韁繩，叫聲徒弟，那孫行者引豬八戒、沙和尚，近前侍立。問師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山高，恐有虎狼石怪傷人，是必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

莫慮我等兄弟三人心和意合，師正求真，使出蕩怪降石之法，怕甚麼虎狼妖獸。三藏聞言，只得放懷前進。到於谷口，促馬登崖，擡頭仔細觀看，好山巉峨轟轟，變削巍巍，巉峨轟轟，冲霄漢，變削巍巍，礙碧空，怪石亂堆，如坐虎蒼松斜枝，似飛龍，嶺上為啼嬌韻美，崖前梅放異香，瀾水潺湲流出，冷巖雲黯淡，過來兇，又見那飄飄雲，凜凜風，咆哮鐵虎吼山中，寒鴉掠樹無棲處，野鹿尋窩沒定踪。可歎行人難進步，皺眉愁臉把頭蒙。師徒四衆，冒雪冲寒，戰斷行邊，那巖峰峻嶺，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房舍清幽，唐僧馬上欣然道：徒弟啊，這一日又飢又寒，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斷乎是莊戶人家，菴觀寺院，且去化些齋飯吃了再走。行者聞言，急睜睛看，只見那壁廂兜雲隱隱，惡氣紛紛，回首對唐僧道：師父，那廂不是好處。三藏道：見有樓臺亭宇，如何不是好處？行者笑道：師父啊，你那裏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點化莊宅，不拘甚麼樓臺房舍，鋪閣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龍生九種，內有一種名蜃，蜃氣放光，就如樓閣池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現此勢，倘有鳥鶴飛騰，定來歇翅。那怕你上萬論千盡，被他一氣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廂氣色兇惡，斷不可入。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實飢了。行者道：師父果飢，且請下馬，就在這平處坐下，待我別處化些齋來你吃。三藏依言下馬，八戒探定繩繩，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開包裹，取出鉢盂，遞與行者。行者接在手中，吩咐沙僧道：賢弟，却不可前進，好生保護師父。穩坐於此，待我化齋回來。再往西去。沙僧領諾。行者又向三藏道：師父，這去處少吉多凶，切莫要動身別往。老孫化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來。我在這裏等你。行者轉身欲行，却又回來道：師父，我知你沒甚坐性，我與你個安身法兒，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將那平地，下週圍畫了一道圈子，請唐僧坐在中間，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對面，對唐僧合掌道：老孫畫的這圈，強似那銅牆鐵壁，憑他甚麼虎豹狼蟲，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不許你們走出圈外，只在中間穩坐，保你無虞。但若出了圈兒，定遭毒手。千萬千萬，至祝至祝。三藏依言，師徒俱端然坐下。行者縱起雲頭，尋莊化齋。一直南行，忽見那古楮參天，乃一村莊舍，按下雲頭，仔細觀看，但只見雪欺衰柳，冰結方塘，疎疎修行，搖青鬱鬱，喬松凝翠，幾間茅屋半裝銀，一座小橋斜砌粉，籬邊微吐

水仙花簷下長垂冰凍筋，颯颯風送異香，雲漫不見梅開處。行者隨步觀看莊景，只聽得呀的一聲，榮華奪真，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頭頂羊裘，身穿破袖，足踏蒲鞋，拄着杖，仰面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說不了，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望着行者任任的亂吠。老者却纔轉過頭來，看見行者，捧着鉢盂，打個問訊道：老施主，我和尚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適路過寶方，我師父腹中飢餓，特造尊府，募化一齋。老者聞言，點頭頷杖道：長老，你且休化齋，你走錯路了。行者道：不錯。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間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還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齋哩。那老者道：這和尚胡說了，你師父在大路上等你化齋，似這千里之遙，就會走路，也須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餓壞他也。行者笑道：不錯。老施主說，我纔然離了師父，還不到一盞熱茶的時，却走到此處，如今化了齋，還要趕去作午齋哩。老者見說，心中害怕道：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裏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裏去，有齋快化些兒。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別轉一家兒罷。行者道：你這施主，好不會事，你說我離此有千里之遙，若再轉一家，却又有千里，真是餓殺我師父也。那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家老小六七口，纔夠了三升米下鍋，還未曾煮熟，你且到別處去轉轉再來。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那老者見纏得緊，惱了，舉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懼，被他照光頭上打了七八下，只當與他拂瘡。那老者道：這是個撞頭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兒，憑你怎麼打，只要記得杖數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來。那老者聞言，急丢了藜杖，跑進去把門關了，只讓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把前後門俱關了。行者見他關了門，心中暗想：這老賊纔說淘米下鍋，不知是虛是實。常言道：道化賢良，穉化愚且等老孫進去看看。好大聖，趁着缺，使個隱身遁法，徑走入廚中看處。果然那鍋裏氣騰騰的煮了半鍋乾飯，就把鉢盂往裏一搵，滿滿的搵了一鉢盂，即駕雲回轉不題。知道唐僧坐在園子裏，等待多時，不見行者回來，大生恨惱道：這猴子往那裏化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那裏要子去來，化甚麼齋，却教我們在此坐牢。三藏道：怎麼謂之坐牢。八戒道：師父你原來不知，古人劃地為牢，他將棍子劃個圈兒，強似鐵

鑿鋼鑿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如何擋得住。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吃罷了。三孫道：「悟能，憑你怎麼處治。」八戒道：「此間又不藏風，又不避冷，若依老豬，只該順着路往西且行。」師兄化了齋，駕了雲，必然來快，讓他趕來。如有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這一會，老大脚冷。三藏聞此言，就是晦氣星到了。遂依馱子一齋，出了圍外，八戒牽了馬，沙僧挑了擔，那長老順路步行前進，不一時到了揀閣之所。却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門外八字粉牆，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都是五色裝的。那門兒半開半掩，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擔子。三藏畏風，坐於門檻之上，八戒道：「師父，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輔之家，前門外無人，想必都在裏面烘火，你們坐着，讓我進去看看。」唐僧道：「仔細些，莫要沖撞了人家。」馱子道：「我曉得，自從歸正禪門，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不比那村莽之夫也。」那馱子把釘兒撒在腰裏，盤一整青鶴直線，斯斯文文走入門裏，只見是三間大廳，簾櫳高控，靜悄悄全無人跡。也無桌椅家仗，轉過屏門，往裏又奔，乃是一座穿堂，堂後有一座大樓，樓上廳格半開，隱隱見一頂黃綾帳，馱子道：「想是有人怕冷，還睡哩，他也不分內外，拽步只管走上樓來，用手掀開看時，把馱子饒了一個騰躡，原來那帳裏象牙牀上，白嫩嫩的一堆骸骨，骷髏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長，那馱子定了性，止不住腿邊淚落，對骷髏點頭歎云：「你不知是那代那朝元帥體，何邦何國大將軍，當時豪傑爭強，今日淒涼露骨，不見妻兒來侍奉。」那道士卒把香焚，護觀這等真堪歎，可惜與王霸華人，八戒正緣感歎，只見那快慢後有火光一閃，馱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急轉步過帳觀看，却是穿樓的牖扇透光，那壁廂有一張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亂搭着幾件錦繡綿衣，馱子提起來看時，却是三件納錦背心兒，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樓來，出廳房，徑到門外，道：「師父，這裏全沒人煙，是一所亡靈之宅，老豬走進裏面，直至高樓之上，黃綾帳內，有一堆骸骨，串樓旁有三件納錦的背心，被我拿來了，也是我們一程兒造化。」此時天氣寒冷，正當用處，師父且脫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竊取皆為盜，偷若有人知覺，趕上我們見了當官，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還不送進去與他搭在原處，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等悟空來時走路，出家人不要這等愛小。」八戒道：「四顧無

人雖鷄犬亦不知之。但只我們知道。誰人告我。有何證見。就如拾得的一般。那裏論甚麼公取竊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啊。雖是人不知之。天何蓋焉。元帝垂訓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趁早送去還他。莫受非禮之物。那猓子莫想肯聽。對唐僧道。師父啊。我自爲人也。穿了幾件背心。不會見這等納錦的。你不穿。且待老猪穿一穿。試試新護。護脊背。等師兄來。脫了還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說。我也穿一件兒。兩個齊脫了。上蓋直裰。將背心套上。纔繫帶子。不知怎麼。立站不穩。撲的一跤。原來這背心兒。裏邊綁縛手。霎時間。把他兩個背。剪手貼心。細了。慌得個三藏跌足報怨。急忙來解。那裏便解得開。三個人在那裏。吹喝之聲不絕。却早驚動了。魔頭。原來那座棧房。果是妖精黏化的。終日在此拿人。他在洞裏正坐。忽聞得怨恨之聲。急出門來看。果見細住幾個人了。妖魔即喚小妖。同到那廂。收了樓臺房屋之形。把唐僧攙住。牽了白馬。挑了行李。將八戒。沙僧。一齊捉到洞裏。老妖魔登臺高坐。衆小妖把唐僧推近臺邊。跪伏於地。妖魔問道。你是那方和尚。怎麼這等膽大。白日裏偷盜我的衣服。三藏猶淚告曰。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的。因腹中饑餓。着大徒弟去化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語。誤撞仙庭。避風。不期我這兩個徒弟。愛小。拿出這衣物來。貧僧決不敢壞心。當教送還本處。他不聽吾言。要穿此護。護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機會。把貧僧拿來。萬幸慈憫。留我殘生。求取真經。永註大王恩情。同東土千古傳揚也。那妖魔笑道。我這裏常聽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塊肉。變白還黑。齒落更生。幸今日不請自來。還指望饒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麼名字。往何方化齋。八戒聞言。即開口稱揚道。我師兄乃五百年前大鬧天空。齊天大聖孫悟空也。那妖魔聽說是齊天大聖孫悟空。老大有些恐懼。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久聞那廝神通廣大。如今不期而會。教小的們把唐僧細了。將那兩個解下。寶貝。換兩條繩子。也細了。且擡在後邊。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發刷洗。却好湊龍蒸吃。衆小妖答應一聲。把三人一齊細了。擡在後邊。將白馬拴在槽頭。行李挑在屋裏。衆妖都磨兵器。準備擒拿行者不題。却說孫行者。有南莊人家。撮了一鉢五齋飯。駕雲回返舊路。徑至山坡平處。按下雲頭。早已不見唐僧。不知何往。棍劃的圈子。還在。只是人馬都不見了。回看那樓臺處。所亦俱無矣。惟見山根怪石。行者心驚道。不消說了。

他們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馬蹄，向西而趕。行有五六里，正在惶惶之際，只聞得北坡外有人言語，看時乃一個老翁，藍衣蓋體，暖帽蒙頭，足下踏一雙半新半舊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龍頭拐棒，後邊跟一個年幼的童僕，折一枝鷹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鉢盂，觀面道個問訊，叫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翁即便同禮道：長老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東土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一行師徒四衆，我因師父餓了，特去化齋，教他三衆坐在那山坡平處相候，及回來不見，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動問公公，可曾看見老者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衆，可有一個長嘴大耳的麼？行者道：有有，又有一個晦氣色臉的，牽着一匹白馬，領着一個白臉的胖和尚麼？行者道：是是，老翁道：他們走錯了路，你休尋他，各人願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臉者是我師父，那怪樣者是我師弟，我與他共發虔心，要往西天取經，如何不尋他去？老翁道：我纔然從此過時，看見他們錯走了路，徑闖入妖魔口裏去了。行者道：煩公公指教指教，是個甚麼妖魔，居於何方？我好上門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這座山叫做金鏡山，山前有個金鏡洞，那洞中有個獨角兇大王，那大王神通廣大，威武高強，那三衆此回斷沒命了，你若去尋他，只怕連你也難保，不如不去之爲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憑你心中度量，行者再拜謝道：多蒙公公指教，我豈有不尋之理，把這齋飯倒與他，將這空鉢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鉢盂，遞與童僕，現出本像，雙雙跪下，磕頭叫大聖，小神不敢隱瞞，我們兩個，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聖，這齋飯連鉢盂，小神收下，讓大聖身經好施法力，待教唐僧出難，將此齋飯還奉唐僧，方顯得大聖至孝，行者喝道：你這毛鬼，討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這般藏頭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聖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顏，故此隱傳告知，行者急怒道：你且記打，好生與我收着鉢盂，待我拿那妖精去來。土地山神遵領，這大聖却纔束一束虎筋，撻起虎皮裙，執着金箍棒，徑奔山前，找尋妖洞，轉過山崖，只見那亂石磷磷，翠崖邊有兩扇石門，門外有許多小妖，在那裏輪舞劍，真個是烟雲凝瑞，苔蘚堆青，峻嶒怪石，列崎嶇曲道，猿猴嘯鳥啼，風景麗，鸞飛鳳舞，若蓬瀛，向陽栽樹梅初放，日暖千年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澗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澗之中，水結冷，雨林松柏千

半秀幾簇山茶一株紅。這大聖觀看不盡，拔開步，竟至門前。高聲高叫道：「那小妖，你快進去與你那洞主說，我本是唐朝聖僧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快教他送我師父出來，免教你等喪了性命。那夥小妖，急入洞裏報到大王面前，有一個毛臉勾嘴的和尙，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來要他師父哩。那魔王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正要他來哩。我自離了本宮，下降塵世，更不曾試試武藝。今日他來，必是個對手。即命小妖們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羣妖，抖擻精神，即忙攔出。根丈三長的點鋼鎗，遞與老怪。老怪傳令教小妖們各要整齊，進前者賞，後退者誅。衆妖得令，隨着老怪走出門來，叫道：「那個是孫悟空？行者在旁閃過，見那魔王生得好不兇醜，獨角參差，雙眸靛亮，項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長時攪鼻，口闊版牙黃，毛皮青似鐵，筋攀硬如銅，比犀難照水，像枯不耕荒，全無喘月聲，用倒有欺天撮地臉，兩隻焦筋藍靛手，雄威直挺點鋼鎗，細看這等兇模樣，不枉各稱兇大王。孫大聖上前道：「你孫外公在這裏也，快早還我師父，兩無毀傷。若道半個不字，我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這個大膽潑猴精，你有些甚麼手段，敢出這般大言。行者道：「你這潑怪，是也不會見我老孫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師父偷盜我的衣服，實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吃，你是個甚麼好漢，就敢上我的門來取討。行者道：「我師父乃忠良正直之僧，豈有偷你甚麼衣服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邊，點化一座仙莊，你師父帶入裏面，心愛情慾，將我三頓納錦綿背心兒，偷穿在身，見有醜證，故此我纔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與我比勢。假若三合敵得我，饒了你師之命。如敵不過我，教你一路歸陰。行者笑道：「潑物，不須講口，但說比勢。正合老孫意思，走上來吃吾一棒。那怪物那怕甚麼，踏開挺鋼鎗，劈面迎來。這一場好殺。你看那金箍棒，舉長桿鎗，迎金箍棒，舉亮燦燦，似雷掣金蛇，長桿鎗迎明晃晃，如龍鞭黑海。那門前小妖，擂鼓排陣，勢助威風。這營廂大聖，施功使出縱橫棍本，他那裏一桿鎗，精神抖擻。我這裏一條棒，武藝高強。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漢，果然對手纔逢對手人。那魔王口噴紫氣，倒烟靄，這大聖眼放光華，結繡雲，只爲大唐僧有難，兩家無義苦爭論。他兩個戰經三十合，不分勝負。那魔王見孫悟空往齊整一往一來，全無些破綻，喜得他連聲喝采道：「好猴兒，好猴兒，真個是那開天宮的本事。這大聖也愛他鎗。」

法不亂。右遮左擋。甚有解數。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個偷丹的魔頭。二人又鬪一二十合。那魔王把鎗尖點地。喝令小妖齊來。那些潑怪一個個拿刀弄杖。執劍槍鉞。把個孫大聖圍在中間。行者公然不懼。只叫來得好。來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條金箍棒。前迎後架。東擋西除。那夥群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燥。把金箍棒丟將去。喝聲變。即變作千百條鐵棒。好便似飛蛇走鱗。盈空裏亂落下來。那夥妖精見了一個個魄飛魂散。抱頭縮頭。盡往洞裏逃命。老魔王嗚呼冷笑道。那猴不要無禮。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個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趕來。空空拋起。叫聲着叻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條。套將去了。弄得孫大聖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勝回洞。行者朦朧失主。張道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性亂情昏。錯認家可恨。法身無坐位。當時行動念頭差。畢竟不知道番怎麼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

話說齊天大聖空着手敗了陣。來坐於金鰲山後。摸梭梭兩眼滴淚。叫道。師父啊。指望和你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劫同生。竟冀窮同住。同修同解脫。同慈同念。顯靈功。同緣同相。心真契。同見同知。道轉通。豈料如今無柱杖。空拳赤脚。恁興隆。大聖慘多時。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認得我。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真個是闕天宮之類。這等看來。決不是凡間怪物。定然是天上咒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行者道。是以心闊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直至南天門外。忽抬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着。長揖道。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此何幹。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說來了。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大聖失迎。請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竟入南天門裏。直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四天師。並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遙魔廣。纔有一半之功。見如今阻住在金鰲山。金鰲洞。有一個兇怪。把唐僧父拿於洞裏。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那廝神通廣大。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因此難搗魔王。疑是上界那個兇

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問他個對東不嚴。許旌陽笑道。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纒尋的着個頭兒。張道陵道。不消多說。只與他傳報便了。行者道。多謝。多謝。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引見玉帝。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峽山金峽洞。有一兇怪。把唐僧拿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孫尋上他們。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搥去。因此難辨妖魔。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我疑是天上兇星思凡下界。為此特來啓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鑿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勦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却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彼時玉皇天尊聞奏。即忙降旨。可韃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速查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隨即覆奏施行。以聞。可韃文人真君領旨。當時即同大聖去查。先查了四天門。門上神王官吏。又查了三個微垣。垣中大小羣真。又查了雷聲官將。陶張辛鄧。荷畢龐劉。最後纒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三十八宿。東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宵。又查了太陽太陰水火木金土七政。羅候計都。系孛四餘。滿天星斗。並無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打攪玉皇大帝。深為不便。你自回旨去罷。我只在此等你回話便了。那可韃文人真君依命。孫行者等候良久。作詩紀興曰。風清雲靜樂昇平。神靜星明顯瑞禎。河漢安甯天地泰。五方八極偃戈旌。那可韃司文人真君。歷歷查勘。同奏玉帝道。滿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將皆存。並無思凡下界者。玉帝聞奏。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師奉旨。即出靈霄寶殿。對行者道。大聖啊。玉帝寬恩。言天宮無神思凡。着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行者低頭暗想道。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想我闔天宮時。玉帝遣千萬天兵。佈天羅地網。更不會有一將敢與我比手。向後來調了。小聖二郎。方是我的對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却怎麼得能殺取勝。許旌陽道。此一時。彼一時。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速了旨意。但恐高見。選用天將。勿得遲疑誤事。行者道。既然

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違旨。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煩旌陽轉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以看如何。果若擒得住他，是老孫之幸；若不能，那時再作區處。真個那天師啓奏了玉帝，玉帝即命李天王父子率領衆部天兵與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行者又對天師道：「蒙玉帝遣差天王、感謝不盡，還有一事再煩轉達，但得兩個雷公使用，等天王戰鬪之時，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攔照頂門上，斃死那妖魔，深爲良計也。」天師笑道：「好好，天師又奏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張善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放難，遂與天王、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頃刻而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峽山，山中間乃是金峽洞，列位商議，却教那個先去索戰？」天王停下雲頭，扎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道：「大聖，素知小兒哪吒會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變化，隨身有降妖兵器，須教他先去出陣，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孫引太子去來。」那太子抖擻雄威，與大聖跳在高山，竟至洞口，但見那洞門緊閉，行者上前高叫：「潑魔，快開門，還我師父來也。」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急報道：「大王，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那魔王道：「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空手難爭，想是請得救兵來也。」叫取兵器，魔王縛鎗在手，走到門外，觀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壯，真個是玉面嬌容，如滿月，朱唇方口，露銀牙，眼光掣電，睛珠暴顯，閃閃霞鬚，鬚髮纏帶，舞風飛彩，錦袍映日，放金花，瓊纒灼灼，攀心鏡，寶甲輝輝，襯戰靴，身小聲洪，多壯麗。三天護教惡哪吒，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名喚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太子道：「因你這潑魔作亂，因害東土聖僧，奉玉帝金旨，特來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益你這小兒，曾有何武藝，敢出胡言，不要走。」吃香一鎗，這太子使斬妖劍，劈手相迎，他兩個搭上手，却纔賭鬥，那大聖急轉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個雷，攔助太子降伏來也。鄧化、張二公，即踏雲光，正欲下手，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將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手持六般兵器，甚妖魔砍來，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三柄長鎗抵住。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劍、斬妖刀、縛妖索、降魔杵、繡毬、火輪兒，大叫一聲，變一變，十變，百變，千變，萬變，都是一般兵。

器如驟雨冰雹紛紛密密望妖魔打將去。那魔王公然不懼。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叻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勝而同。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陣勢。不曾放了雷掣。假若被他套將去。却怎麼回見天尊。二公搖落雲頭。與太子來山南坡下。謝幸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廣大。悟空在旁笑道。那廝神通也如此。怎奈那個圈子利害。不知是甚麼寶貝。丟起來善套諸物。哪吒恨道。這大聖甚不成人。我等折兵敗陣。十分煩惱。都只爲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說煩惱。終然我老孫不煩惱。我如今沒計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結果。行者道。憑你等再怎計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套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兵刃。常言道。水火無情。行者聞言。道。說得有理。你且穩坐在此。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鄧張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孫這去。不消啓奏玉帝。只到南天門裏。上形華宮。請燒滅火德星君。來此放火。燒那怪物一場。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捉住妖魔。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太子聞言甚喜。道。不必遲疑。謂大聖早去早來。我等只在此拱候。行者縱起祥光。又至南天門外。那廣目與四將迎道。大聖如何又來。行者道。幸天王着太子出師。只一陣。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擄去了。我如今要到形華宮。請火德星助陣。四將不敢久留。讓他進去。至形華宮。只見那火部衆神。卽入報道。孫悟空欲見主公。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門迎進道。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更無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失了兵器。特來請你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他出身時。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行者道。因與李天王計議。天地間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個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麼寶貝。故此說火能滅諸物。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救我師父一難。火德星君聞言。卽點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峽山南走下。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天王道。孫大聖。你還去叫那廝出來。等我與他交戰。待他拿動圈子。我卽閃過。教火德帥衆燒他。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來。火德共太子。鄧張二公立於高峯之上。與他挑戰。這大聖到了金峽洞口。叫聲開門。快早還我師父。那小怪又急通報道。孫悟空

又來了。那魔帥衆出洞，見了行者道：「你這猴，又請了甚麼兵來耶？」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喝道：「撥魔頭，認得我麼？」魔王笑道：「幸天王，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欲討兵器麼？」天王道：「一則報仇要兵器，二來是奉你教，唐僧不要走，吃吾一刀。那怪物側身躲過，挺長鎗，隨手相迎。他兩個在河前這場好殺，你看那天王刀砍妖怪，鎗迎刀砍，鎗光噴烈火，鎗迎鎗氣，迸起愁雲。一個是金鯁山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個因欺得性，施威武，這一個爲救師，展展大輪。天王使法，飛沙石，魔怪爭強，播土塵，播土能教天地暗，飛沙普着海江潭。兩家努力爭功，蹟皆爲唐僧拜世尊。那孫大聖，見他兩個交戰，即轉身跳上高峰，對火德星君道：「三派用心者，你看那妖魔與天王正鬪，到好處，卻又取出圈子來。天王看見，即撥祥光，敗陣而走。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教衆部火神，一齊放火。這一場真個利害，好火。經云：南方者，火之精也。雖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乃三派之威，能變百端之火。今有火鎗、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見那半空中，火鴉飛噪，滿山頭，火馬奔騰，雙雙赤鼠，對對火龍，雙雙赤鼠，噴烈焰，萬星通紅，對對火龍，吐濃煙，千方共，黑火車兒，推出火葫蘆，撒開火旗，搖動一天霞。火棒攔行，盈地燎，說甚麼宵成鞭牛，勝強似周郎赤壁。這個是天火，非凡利，害烘烘，滅滅火風紅。那妖魔見火來時，全無恐懼，將圈子望空拋起，唵一聲，把這火龍、火馬、火鴉、火鼠、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將下去。轉回本洞，得勝收兵。這火德星君，手執着一桿空旗，招回衆將，會合天王等，坐於山南坡下，對行者道：「大聖啊，這個妖魔，真是罕見。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須報怨，列位且請寬坐坐。老孫再去來。」天王道：「你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斷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克火。等老孫去北天門裏，請水德星君，施佈水勢，往他洞裏一灌，把魔王擒死，取物件還你們。」天王道：「此計雖妙，但恐速你師父都擒死也。」行者道：「沒事，擒死我師，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如今穩過列位，甚是不當。」火德道：「既如此，且請行。請行好大聖，又駕筋斗雲，竟到北天門外，忽抬頭，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孫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爲浩宮，見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聞道：「今日輪該巡視，正說處，又見那麻劉荀畢四大天將，進禮邀茶。」行者道：「不勞，不勞。我事急矣，送別御門神，宜至爲浩宮，着水部衆。」

神即時通報。衆神報道：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水德星君聞言，即將查點四海五湖，入河四瀆，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送，整冠束帶，接出宮門，迎進宮內道：「昨日可韓司查勸小官，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尙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廣大之精，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個圈子，將六件神兵套去，老孫無奈，又上形勢宮，請火德星君、帥火部衆神放火，又將火龍、火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與我捉那妖精，取兵器歸還天將。吾師之難，亦可救也。」水德聞言，即令黃河水伯神、王隨大聖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兒，道：「我有此物，或水行者道：「看這玉兒，能感幾何？妖魔如何縛得？」水伯道：「不瞞大聖說，我這一玉，乃是黃河之水，半玉就是半河。一玉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玉足矣。」遂辭別水德，與黃河神、蔡離天、閻那水伯將玉兒，讓黃河吞了半玉，跟大聖至金鏡山，向南坡下見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官前事。行者道：「不必細講，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他開門，不要等他出來，就將水往門裏一倒，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擒死，我卻去撈師父的屍首，再救活不遲。」那水伯依命，緊隨行者，轉山坂，竟至洞口，叫聲：「妖怪開門，那把門的小妖，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急又去報道。孫悟空又來矣。」那魔聞說，帶了寶貝，鎖鎖就走，響一聲，開了石門。這水伯將白玉向裏一傾，那妖見是水來，撒了長鎗，即忙取出圈子，撐住二門，只見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慌得孫大聖急縱勦斗，與水伯跳在高峰。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飛峰之前，觀看那水波濤泛，滾着實狂瀾，好水，真個是一勺之多，果然不測。蓋唯神功運化，利萬物而流，滾百川，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導若雷奔，走徑湧波如雲捲，顛千丈波，高漫路道，萬層濤激，泛山巒，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絃，觸石淪淪噴碎玉，同瀉渺渺滾雷圍，低低凹凹隨流蕩，滿湖平濼，上下連行者見了，心慌道：「不好啊，水漫四野，奔了民田，未曾離在他的洞裏，怎奈之何？」喚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會放水，卻不會收水。常言道：『滾水難收，喚那座山卻也高峻。』這場水只奔低流，須臾間，四散而歸，瀾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在外邊呌呌嗚嗚，伸拳擺袖，弄棒拈鎗，依舊喜喜歡歡，耍子。天王道：「這水原來不

曾墮入洞內，枉費一場之功也。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雙手輪拳，闖至妖魔門首，喝道：「那裏走！看打！說得那幾個小妖，丟了長棒，跑入洞裏，戰兢兢的報道：『大王不好了，打將來了。』那魔王挺長鎗，迎出門前，道：『這猢猻老，大德，你幾番家敵，不過我，滾水、火亦不能近。怎麼又隨將來送命？』行者笑道：『這兒子反說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過來，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這猢猻兒，勉強纏慢，我倒使鎗，他卻使拳。那般一個筋鬚子拳頭，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怎麼稱得個鎚子起也。罷罷罷，我且把鎗放下，與你走一路拳看看。』行者笑道：『說得是。走上來。』那妖魔衣進步，丟了個架子，舉起兩個拳來，真似打油的鐵錘，揸這大聖，展足腳身，擺開解數。在那洞門前，與那魔王遞走拳勢，這一場好打。咦，拽開大四平，踢起雙飛腳，斬殺劈胸，破劍心，摘膽，簪仙人指路，老子騎鶴，鯨虎撲食，最傷人，蛟龍騰水，能兜惡，魔王使個翻身，大聖卻施鹿解角，趨跟，萍地龍，扭碗，拿天羹，青獅張口來，鯉魚映脊，躡蓋頂，撒花，透腰，斬索，這風貼扇兒，愈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脚，長拳開闢自然鬆，志比短拳多，緊削兩個相持數十回。一般本事無強弱，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厮打只見這高蜂頭，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火德星，鼓掌誇稱，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帥衆神，跳到跟前，都要來相助。這壁廂，羣妖搖旗，擂鼓，舞劍，輪刀，一齊護，孫大聖，見事不諧，將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變，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一擁上前，把那妖怪，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掃毛的掃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將出來，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撥轉雲頭，走上高蜂，逃陣，那妖怪把圈子往上拋起，唵的一聲，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收為本相，套入洞中，得了勝，領兵閉門，賀喜而去。道：「太子道：『孫大聖還是個好漢，這一路拳，走得似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顯貴，行者笑道：『列位在此，速觀那怪的本事，比老孫如何？』李天王道：『他拳腳慢，不如大聖的緊疾，他見我們去時，也就着忙，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他就急了，所以大弄個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難降，火德與水伯道：『若還取勝，除非得了他那寶貝，然後可擒行者。』道：『他那寶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來，那張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祇除大聖，再無能者。』想當年，大鬧天宮時，偷御酒，偷蟠桃，偷龍肝鳳髓，及老君之丹，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該

拿此處用也。行者道：好說好說，既如此，且等老孫打聽去來。好大聖即跳下峰頭，私至洞口，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麻着龜兒，真個秀瀟。你看他，翎翅薄如竹葉，身軀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裝，星星眼窟明明，善自聞香逐氣。飛時迅速，乘風而來，剛壓定盤星，可愛些些有用，輕輕的飛在門上，爬到門縫邊，鑽進去。只見那大小羣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兩旁。老虜王高坐臺上，面前擺着些蛇肉腐脯，熊掌鹿脯，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壺，香噴噴的羊酪椰酪，大碗家寬懷暢飲。行者落於小妖叢裏，又變做一個擻頭精，慢慢的鑽近臺邊，看殺多時，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急抽身轉至臺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噴火馬號嘶，忽擻頭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喜得他心癢難撻，忘記了更容變像，走上前拿了鐵棒，現原身，丟開解數，一路棒打將出去，慌得那羣妖膽戰心驚。老魔王措手不及，却被他推倒三個，放倒兩個，打開一條血路，竟自出了洞門。這纔是魔頭驕傲無防備，主杖還歸與本人，畢竟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匱洞

如來暗示主人公

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打出門前，跳上高峯，對衆神滿心歡喜。幸天王道：你這場如何？行者道：老孫變化進他洞去，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吃得勝酒哩，更不曾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我轉他後面，忽聽得馬叫龍吟，知是火部之物，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孫拿在手中，一路打將出來也。衆神道：你的寶貝得了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行者道：不難，不難，我有了這根鐵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寶貝還你。正講處，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喊聲震地，原來是兇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行者見了，叫道：好好好，正合吾意。列位請坐，待老孫再去捉他。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喝道：嚴魔那裏去？看棍。那妖使鎗支住，罵道：你這猴頭，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你倒弄團套，白晝搶奪我物件兒，是你的不要走，吃老爺一棍。那怪物輪鎗隔架，這一場好戰。大聖施威猛，妖魔不願柔，兩家齊鬥勇，那個肯干休。這一個鐵棒如龍尾，那一個鎗似蟒頭。這一價棒來解數如風聲，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只見那彩霧朦朧，山嶺暗，祥雲變變，樹林愁，滿空飛鳥皆停。

轉四野狼蟲盡縮頭。那陣上小妖吶喊。這壁廂行者抖擻一條鐵棒。無人敵。打過西方萬里遊。那裨長結真對手。乘鎮金鏡稱上籌。相遇這場無好散。不見高低暗不休。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不分勝敗。早又見天色將晚。妖魔支着長鎗道。淫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個賭關之時。且各歇息歇息。明早再與你比。行者罵道。滾畜休言。老孫的興頭纔來。管甚麼天晚。是必與你定個輪贏。那怪物喝一聲。虛幌一鎗。過了性命。帥那妖收轉干戈。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這大聖拽棍方回。天神在峰頭賀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無量無邊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過獎。承過獎。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實非褒獎。真是一條好漢子。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行者道。且休題風話。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必然疲倦。我也說不得辛苦。你們都放懷坐坐。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務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尋取兵器。奉還汝等。歸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罷。行者笑道。這小郎不知世事。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似這等掏摸的。必須夜去夜來。不知不覺。纔是買賣。嗚火德與雷公道。三太子休言。這件事我們不知。大聖是個慣家。熟套須教他趁此時候。一則魔頭困倦。二來夜黑無防。就請快去。快去。好大聖笑啼啼的。將鐵棒藏了。跳下高峰。又至洞口。搖身一變。變作一個促織兒。真個嘴硬鬚長。皮黑。眼明爪腳了。又風清月明。叫階。夜深如同人話。泣露淒涼。景色聲音。斷續堪誇。客聽旅思。怕聞他。偏在空階。膝下。蹬開大腿。三五跳。跳到門邊。有門縫裏。纔將進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裏面燈光。仔細觀看。只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狼餐虎嘍。正都吃東西哩。行者揀揀鏈鏈的叫了一通。少時間。收了傢伙。又都去安排窩鋪。各各安身。約摸有一更時分。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只聽那老魔傳令。教各門上小的。醒睡。恐孫悟空又變甚麼。私入家偷盜。又有些該班坐夜的。搗得托托梆鈴齊響。這大聖越好行事。鑽入房門。見有一架石牀。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槽。怪展鋪蓋。伏侍老魔。脫脚的脫脚。解衣的解衣。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原來像一個連珠鑰頭模樣。你看他更不取下。轉往上摸了兩摸。緊緊的勒在胳膊上。方纔睡下。行者見了。將身又變。變作一個黃皮蛇。蚤跳上石牀。鑽入被裏。爬在那怪的胳膊上。着實一口。可的那怪翻身罵。

道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牀也不拂，不知甚麼東西咬了我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將上兩椅，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過身來，道：「刺閣殺我也！」行者見他關防得緊，寶貝又隨身，不肯險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牀來，還變做促撮兒，出了房門，竟至後面，又聽得龍吟馬嘶，原來那層門緊鎖，火龍火馬都吊在裏面，行者現了原身，走近門前，使個解鎖法，念動咒語，用手一抹，挖訖一聲，那鎖雙鎖俱就脫落，推開門，闖將進去，觀看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如白日一般，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迴圍看了一遍，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放着一把毫毛大聖滿心歡喜，將毫毛拿起來，呵了兩口熱氣，叫聲變，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囊、輪、及弓箭、鎗、車、葫蘆、火鴉、火鼠、火馬、一應拿去之物，跨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裏邊往外燒來，只聽得烘烘烘烘，扑扑兵兵，好便似炸雷連砲之聲，慌得那些大小妖精，夢夢查查的拋着被，朦着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美猴王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候，却說那高峯上，李天王衆位，忽見火光棍亮，一擁前來，見行者騎着龍，嗚嗚呼呼，縱着小猴，徑上峰頭，厲聲高叫道：「來收兵器！」來收兵器，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這行者將身一抖，却把毫毛復上身來，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都笑吟吟讚賀行者不題，却說那金鏡洞裏，火姑紛紛，說得個泥大王魂不附體，急欠身開了房門，雙手拿着圈子，車推車火滅，西推西火消，滿空中冒烟突火，執着寶貝，跑了一遍，四下裏煙火俱熄，急忙收救羣妖，已是燒死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餘丁，又查看藏兵之內，各件皆無，又去後面看處，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相住未解，白龍馬還在槽上行，李擔亦在屋裏，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失了火，致令如此，旁有近侍的，告道：大王造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放了那火部之物，盜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沒有別人，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在我這膀膊叮了兩口，一定是耍偷我的寶貝，見我摸勒得緊，不能下手，故此盜了兵器，縱着火龍，故此狠毒之心，意欲燒死我也。」賊猴啊，你枉使機關，不知

我的本事，我但帶了這件寶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這番若拿住那賊，只把剗了點鼻，方趁我心，說着話，懊惱多時，不覺的鷄鳴天曉，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對行者道：「大聖，天色已明，不須怠慢，我們趁那妖魔睡了銳氣，與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戰。」庶幾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說得有理，我們齊了心，要子兒去耶。」一個個抖擻威風，喜弄武，竟至洞口。行者叫道：「潑魔出來，與老孫打者。」原來那裏兩扇石門，被火氣化成灰燼，門裏邊有幾個小妖，正然掃地撮灰，忽見衆聖齊來，慌得丟了掃帚，撒下灰耙，跑入裏面。又報道：「孫悟空領着許多天神，又在門外罵戰哩。」那怪聞報，大驚，挖進進銅牙咬，滴溜溜環眼睜圓，挺着長鎗，帶了寶貝，走出門來，噙口亂罵道：「我把你這偷營放火的賊猴，你有多大手段，敢這等藐視我也。」行者笑臉見罵道：「潑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來，我說與你聽。」有小生來，手段強，乾坤萬里有名揚。當時穎悟修仙道，昔日傳來不老方。立志拜投方寸地，度心參見聖人鄉。學成變化無量法，宇宙長空任我狂。閑在山前將虎伏，閑來海內把龍降。租居花果稱王位，水簾洞裏逞剛強。幾番有意圖天界，數次無知奪上方。御鳥齊天名大聖，勅封又贈美猴王。只因宴設蟠桃會，無備相邀我性剛。暗闖瑤池偷玉液，私行寶閣飲瓊漿。龍肝鳳髓曾偷吃，百味珍饈我竊嘗。千載蟠桃隨受用，萬年丹藥任充腸。天宮異物般般取，聖府奇珍件件藏。玉帝訪知吾手段，即發天兵擺戰場。九曜懸星遭我貶，五方兇宿被吾傷。符天神將皆無敵，十萬雄師不敢當。威逼玉皇傳旨意，灌江小聖把兵揚。相持七十單，二學各弄精神個個強。南海觀音來助戰，淨瓶楊柳也相幫。老君又使金剛套，把我擒拿到上方。鄉見玉皇張大帝，曹官拷較罪該當。即差大力開刀斬，刀砍頭皮火焰光。百計千方弄不死，將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爐中煉，煉得渾身硬似鋼。七七數完開鼎看，我身跳出又兇張。請神閉戶無遮擋，衆聖商量把佛央。其實如來多法力，果然智慧廣無量。手中賭賽翻筋斗，將山壓我不能強。玉皇纔設安天會，西域方稱極樂場。壓因老孫五百載，一些茶飯不曾嘗。當得金蟬長老臨凡世，東土差他拜佛鄉。欲取真經回上國，大唐帝主度先亡。觀音勸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解脫高山根下難，如今西去取經章。潑魔休弄獐狐智，還我唐僧拜法王。那怪聞言，指着行者

道：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不要走。吃吾一鉢。這大聖使棒來迎，兩個正自相持。這壁廂哪吒太子生噴火，德星君發狠，即將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拋來。孫大聖更加雄勢，一邊又雷公使擗天王擗刀，不分上下。一擁齊來。那魔頭魏魏冷笑，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撒手拋起空中，叫聲着喲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寫公擗天王刀行者棒，盡淨又都擄去。衆神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妖魔得勝回身，叫小的們搬石砌門，砌土修造，從新整理房廊，待齊備了，殺唐僧三衆來謝土。大家散福受用。衆小妖領命維持，不題。却說那幸天王帥衆同上高峯，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旁無語。行者見他們面不廝親，心有惱思，後奈何，懷恨強歡，對衆笑道：列位不須煩惱，自古道：勝敗兵家之常，我和他論武藝，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這箇圈子，所以爲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腳色來也。太子道：你前啓奏玉帝，查勘滿大世界，更無一點蹤跡，如今却又何處去查行者道：我想起來，佛法無邊，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教他着慧眼觀看大地四部洲，看這怪是那方生長，何處鄉貫住居。園子是件甚麼寶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與列位出氣，還沒歡喜歸天。衆神道：既有此意，快去。快去。好行者說聲去，就縱筋斗雲，早至靈山，落下祥光，四方觀看，好去處。靈峰珠傑，壑險濟佳。仙岳頂巔，摩羅漢。西天瞻巨鎮，形勢壓中華。元氣流通天地遠，威風飛徹滿靈花。時聞鐘磬音長，每聽經聲明朗。又見那青松之下，優婆塞，翠柏之間，羅漢行。白鶴有道來鸞嶺，青鸞有意伴閑亭。猿猴對對攀仙果，麋鹿雙雙獻紫英。幽鳥聲頻如訴語，奇花色綉不知名。同巒盤繞重重巖，古道灣環處處平。正是清虛靈秀地，莊嚴大覺佛家風。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忽聽得有人叫道：孫悟空，從那裏來？往何處去？忽回頭看原來是比邱尼尊者。大聖作禮道：正有一事，欲見如來。比邱尼道：你這個頑皮，既然要見如來，怎麼不登寶剎？且在這裏看山。行者道：初來貴地，故此大膽。比邱尼道：你快跟我來也。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攔住。比邱尼道：悟空，暫候片時。等我與你奏上去來。行者只得住立門外。那比邱尼至佛前，合掌道：孫悟空有事，要見如來。如來傳旨，令入金剛總門路，放行行者低頭禮拜畢，如來問道：悟空，前聞得觀音等

者解脫。彼身皈依釋教。保唐僧來此求經。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頓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鏡山金鏡洞。遇着一個惡魔頭。名喚兇大王。神通廣大。把師父與師弟牽攝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沒好意。兩家比迸。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圈子。搶了我的鐵棒。我恐他是天將。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幸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又被他將火具搶去。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淹他。一毫又淹他不着。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將那鐵棒等物偷出。復去索戰。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奪去。無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與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擒此魔頭。救我師父。合拱虔誠。拜求正果。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對行者道。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不可與你說。你這猴兒口麻。一傳道是我說他。他就不與你關定。要嚷上靈山。反遭禍於我也。我這裏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罷。行者再拜稱謝道。如來助我甚麼法力。如來即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八粒金丹砂。與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來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試。引他出來。却教羅漢放砂。陷住他。使他動不得身。拔不得脚。憑你挨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來。那羅漢不敢遲延。即取金丹砂出門。行者又謝了如來。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羅漢行者。嚷道。這是那個去處。却費人衆。羅漢道。那個賣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麼只得十六尊。說不了。裏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麼就這等放刁。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吩咐話的。行者道。忒費法。忒費法。我要若嚷。逞了些兒。你敢就不出來了。衆羅漢笑呵呵。駕起祥雲。不多時。到了金鏡山界。那李天王見了。帥衆相迎。備言前事。羅漢道。不必絮絮。快去叫他出來。這大聖。捻着拳頭。來於洞口。罵道。腦潑怪物。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那小妖又飛跑去報。魔王怒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猖獗也。小妖道。更無甚將。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怎麼却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參隨帶了寶貝。綽鎗在手。叫小妖。搬開石塊。跳出門來。罵道。賊猴。你幾番家。不得便宜。就該迴避。如何又來。以喝。行者道。這潑魔。不識好歹。若要你外公不來。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禮。送出我師父師弟。我就饒你。那怪道。你那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不久便要宰殺。你還不識起。倒去。

了罷行者聽說宰殺二字，挖蹬蹬，腮邊火發，按不住心頭之怒，丟了架圍，掄着拳，斜行拘步，謀妖魔使個掛面，那怪展長鎗，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計，趕離洞口南來，行者即招呼羅漢，把金丹砂，盤妖塵，齊拋下，好砂正是那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蕩蕩下天涯，白茫茫，到處迷人眼，昏漠漠，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擔子失了伴，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麵，粗粗翻復，似芝麻，世界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漫，太陽遮，不比尋塵隨賊馬，難言輕軟，觀音車，此砂本是無情物，蓋地遮天，把怪拿，只爲妖魔侵正道，阿羅奉法逞豪華，手中有明珠，現頓時刮得眼生花，那妖魔見飛砂迷目，把頭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只餘深，慌得他將身一擺，跳在浮七一層，未曾立得穩，鑽兒又有一尺餘深，那怪急了，拔出腳來，即忙取圈子，往上一撒，叫着啣喇的一下，把十入粒金丹砂，又盡棄去，拽回步，竟歸本洞，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行者近前問道：衆羅漢怎麼不下砂了？羅漢道：滴鑽響了一聲，金丹砂就不見矣，行者笑道：又是那話兒，棄將去了，天王等衆道：這般難伏啊，却怎麼捉得他？何日歸天，何顏見帝也，旁有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悟空你曉得我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行者道：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却不知有甚話說，羅漢道：如來吩咐我兩個說，那妖魔神通廣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蹤跡，庶幾可一鼓而擒也，行者聞言道：可恨，可恨，如來却也閃賺老孫，當時就該對我說了，却不免教汝等遠涉，幸天王道：既是如來有此明示，大聖就當早起，好行者說聲去，就縱一道筋斗雲，直入南天門裏，時有四大元帥，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處尋根去也，四將不敢留阻，讓他進了天門，不上靈霄殿，不入斗牛宮，竟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見兩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竟走，慌得兩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往何處去？行者纔說：我是齊天大聖，欲尋幸老君，咂仙童道：你怎這樣粗魯，且住下，讓我們通報，行者那容分說，喝了一聲，往裏竟走，忽見老君自內而出，撞個滿懷，行者躬身唱個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這猴兒不去取經，却來我處何幹？行者道：取經，取經，晝夜無停，有些阻礙，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與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尋着蹤跡，與你纏纏，老君道：我這裏乃是

無上仙宮。有甚蹤跡。可尋行者入裏。眼不轉睛。東張西看。走過幾層廡宇。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耽睡。背牛不在欄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驚道。這孽畜幾時走了。正讓問。那童兒方醒。跪於當面道。爺爺弟子睡着。不知是幾時走的。老君罵道。你這廝如何耽睡。童兒叩頭道。弟子在丹房裏。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着。老君道。想是前日煉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這廝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該睡七日哩。那孽畜因你睡着。無人看管。遂乘機走下界去。今已是七日矣。即查可曾偷甚寶貝。行者道。無甚寶貝。只見他有一個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時。諸般俱在。止不見了金鋼琢。老君道。這孽畜偷了我金鋼琢去了。行者道。原來是這件寶貝。當時打着老孫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張狂。不知害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這孽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現在金鏡山金鏡洞。他捉了我唐僧進去。搶了我金箍棒。請天兵相助。又搶了太子的神兵。及諸火得星君。又搶了他的火具。惟水伯不能擒死他。倒還不曾搶他物件。至請如來。若羅漢下砂。又將金丹砂搶去。似你這老官。撥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老君道。我那金鋼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自幼煉成之寶。憑你甚麼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連我也不能他奈何矣。大聖纔歡歡喜喜。隨着老君。老君執了芭蕉扇。駕着祥雲。同行出了仙宮。南天門外。低下雲頭。竟至金鏡山界。見了十八尊羅漢。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備言前事。一遞老君道。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我好收他。行者跳下峰頭。又高聲罵道。脂癩擊畜。趁早出來受死。那小妖又去報知。老魔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也。急綽鎗帶寶。迎出門來。行者罵道。你這癩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縱身跳個滿掌。劈臉打了一個耳括子。回頭就跑。那魔輪鎗就起。只聽得高峰上叫道。那牛兒還不歸家。更待何日。那魔擡頭看。見是太上老君。就唬得心驚膽戰。道。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裏鬼。却怎麼就訪得我的主公來也。老君念個咒語。將扇子搨了一下。那怪將圈子丟來。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攝。那怪物力軟筋麻。現了本相。原來是一隻背牛。老君將金鋼琢吹口仙氣。穿了那怪的真子。解下勒袍帶。繫於琢上。牽在手。中至今留下個拴牛真的拘兒。又名寶耶。職此之謂。老君辭了衆神。跨上青牛背上。駕彩雲。竟歸兜率宮。縛妖怪。高昇難恨天孫大。

聖纒同天王等衆，打入洞裏，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各取兵器，謝了天王父子，回天雷公入府，火德歸宮，水伯回河，羅漢向西，然後纒解放唐僧入戒沙，曾拿了鐵棒，他三人又謝了行者，收拾馬匹行裝，師徒們離洞，找大路方走，正走間，只聽得路旁叫唐聖僧，吃了齋飯去，那長老心驚，畢竟不知是甚麼人叫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神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入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物，我與親窺，始合西天本願，魔咒刀兵，不怯空勞，水火無愆，老君降伏，却朝天笑，把青牛牽轉，話說那大路旁，叫喚者誰，乃金鏡山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鉢盂，叫道：聖僧啊，這鉢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因你等不聽良言，誤入妖魔之手，致令大聖勞苦萬端，今日方救得出，且來吃了飯，再去走路，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敬之心也。三藏道：徒弟萬分虧你，言謝不盡，早知不可出圈痕，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師父說，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歎，可歎，罵入戒道，都是你這孽嘴，孽舌的亦貨，弄師父遭此大難，着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纒請老君來收伏，却是個青牛作怪，三藏聞言，感激不盡，道：賢徒，今番經此，下次定聽你吩咐，遂此四人分吃那飯，那飯熱氣騰騰的，行者道：這飯多時了，却怎麼還熱，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聖功完，纒自熱來伺候，須臾飯畢，收拾了鉢盂，辭了土地山神，那師父纒攀鞍上馬，過了高山，正是藤蘿洗心飯，正覺餐風宿水，向西行，行數多時，又值早春天氣，聽了些紫燕呢喃，黃鸝呢喃，香嘴困黃鸝，呢喃巧音，頻滿地，落紅如佈錦，遍山發翠，似堆茵，橫上青梅結豆，崖前古柏留雲，野潤烟光淺，沙暄日色曛，幾處園林花放蕊，陽回大地柳芽新，正行處，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長老勒過馬，觀看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微露着茅屋幾椽，行者遙指那廂道：那裏人家，一定是擺渡的，三藏道：我見那廂也似這般，却不見船隻，未敢開言，八戒旋下行，幸厲聲高叫道：擺渡的，撐船過來，速叫幾遍，只見那柳陰裏面，呼呀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不多時，相近這岸，師徒們仔細看了那船兒，真個是短褲分波，輕橈泛浪，檣堂油漆彩，綠板滿平倉，船頭上鐵

纒盤富船棧邊，那棧明亮，雖然是一莖之航，也不亞泛湖浮海，縱無錦纜牙棹，實有松椿桂楫，固不如萬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來只在兩崖邊，出入不離古渡口。那船兒領更頂岸，那棹子叫云：過河的這裏去。三藏、猴、豬、沙、八戒，近前看處，那棹子怎生模樣？頭裹錦絨帕，足踏皂絲鞋，身穿百袖棉襖，腰裏千針布襖，手腕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皺面容衰，聲音嬌細如鶯，近觀乃是老嫗。行者走近船邊道：你是擺渡的，那婦人道：是行者道：船公如何不在？却着船婆撐船？婦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師父上跳，然後願過船來，八戒牽上白馬，收了跳板，那婦人撐開船，搖動槳，頃刻間過了河身，登西岸，長老教沙僧解開包，取幾文錢鈔與他，婦人更不爭多寡，將纒拴在傍水的樁上，笑嘻嘻竟入莊屋裏去了。三藏見那水僧一時口渴，便着八戒取鉢盂，舀些水來我吃，那猓子道：我也正有些兒吃哩，即取鉢盂，舀了一鉢，遞與師父，師父吃了，有一多半，還剩了多半，猓子接來，一氣飲乾，却伏侍三藏上馬，師徒們找路西行，不上半個時辰，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腹痛入戒，隨後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說未畢，師父聲喚道：疼的緊，八戒也道：疼的緊，他兩個疼痛難禁，漸漸肚子大了，用手摸時，似有血團肉塊，不住的骨突骨突亂動。三藏正不穩便，忽然見那旁有一村舍，樹梢頭挑着兩個草把，行者道：師父好了，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我們且去化些熱湯與你吃，就問可有賣藥的，討帖藥與你治治腹痛。三藏聞言甚喜，却打白馬，不一時到了村舍門口下馬，但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嫗，端坐在草墩上，續麻行者上前打個問訊道：婆婆，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我師父乃唐朝御弟，因為過河，吃了河水，覺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們在那邊河裏吃水來？行者道：是在此東邊渭河水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要子好要子，你都進來，我與你說，行者即攬唐僧，沙僧即扶入戒，兩人聲聲喚喚，喚着肚子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我們謝你，那婆婆且不燒湯，笑嘻嘻跑到後邊，叫道：你們來看，你們來看，那裏面蹣跚蹣跚的，又走出兩個半老不老的婦人，都來拉着唐僧，行者大怒，喝了一聲，把牙一嗟，說得那一家子跌跌蹣蹣，往後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嫗子道：快早燒湯，我餓了，你，那嫗子戰

兢兢的道：爺爺呀！我燒湯也不濟事，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說行者放了。他道：我這裏乃是西梁女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條河喚做子母河。我這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裏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吃。那河裏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說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似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麼治得？三藏聞言，大驚失色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却是男身，那裏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笑道：古人云：熟瓜自落。若到那個時節，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鑽出來也。八戒見說，戰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罷了，罷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弄得個胎前病。那獸子越發慌了，眼中噙淚，扯着行者道：哥哥，你問這婆婆看那裏有手輕的穩婆，預先尋下幾個。這半會一陣陣的動，落得緊，想是催陣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催陣疼，不要扭動，只恐擠破漿泡耳。三藏哼着道：婆婆啊！你這裏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帖墮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一坐解陽山，山中有一個破兒洞，洞裏有一眼落胎泉，須得那井裏水吃一口，方纔解了胎氣。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人，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菴，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者，須要花紅表禮，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了他一碗兒水哩。你們這行脚僧，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但只可換命，待時而生產罷了。行者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婆婆，你這裏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千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師父放心，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吃。好大聖吟吟沙僧道：你好好細看着師父。若這家子無禮，便哄師父，你拿些舊時手段來，裝裝虎臉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鉢來，遞與行者道：拿這鉢頭兒去，是必多取些來，與我們留着急用。行者真個接了瓦鉢，出草舍，縱雲而去。那婆子纔空禮拜道：爺爺呀！這和尚會駕雲，纔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對唐僧磕頭禮拜，都稱爲羅漢菩薩。一壁廂燒湯辦飯，供奉唐僧不題。却說那孫大聖，筋斗雲起，少頃間，見一座山頭。

阻住雲角，即按靈光，睜睛看處，好山！但見那：幽花擺錦，野草鋪藍，澗水相連落，溪雲一樣閑。重重谷壑，藤蘿密，遠峰巒樹木繁，高啼鴈，過鹿飲，猿攀，俗如屏幃，青崖似髻鬟，塵埃淩，真難到，泉石涓涓，不厭看，每見仙童採藥去，常連樵子負薪還，果然不亞天臺景，勝似三峰西華山。這大聖正然觀看那山，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莊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竟至莊所，却也好個去處，看那小橋過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狂狂落，幽人自往還。不時來至門首，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大聖放下瓦鉢，近前道問訊，那道人欠身還禮道：「那方來者？」小童有何勾當，行者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腫脹難禁，問及土人，說是結成胎氣，無方可治，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故此特來拜見，如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師父，累煩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間就是破兒洞，今改為聚仙菴了，我却不是別人，即是如意真仙老章的大徒弟，你叫做甚麼名字？待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師的大徒弟，賤名孫悟空，那道人問曰：「你的花紅酒禮，都在那裏？」行者道：「我是個過路的掛搭僧，不曾辦得來。」道人笑道：「你好癡呀！我老師父護住山泉，並不會白送與人，你回去辦得禮來，我好通報。」不然，請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壘，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他必然做個人情，或者連井都送我也。」那道人聞此言，只得進去通報，却見那真仙撫琴，只待他琴終方纔說道：「師父，外面有個和尚，口稱是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師父，那真仙不聽說，便濕，一聽得說個悟空名字，却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急起身，下了琴牀，脫了素服，換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鈎子，跳出庵門，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轉頭觀見那真仙打扮頭戴星冠，飛彩鬘，身穿金縷法衣，紅腳下雲鞋，堆錦繡，腰間寶帶，繞玲瓏，一雙納錦凌波履，半截裙，欄閃繡絨，手拿如意金鈎子，鐔利杆，長若蟒龍，鳳眼光明眉，箭豎，鋼牙尖利，口翻紅，額下髻飄如烈火，鬚邊赤髮短蓬鬆，形容惡似溫元帥，爭奈衣冠不一同行者，見了，合掌作禮道：「貧僧便是孫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個是孫悟空，却是假名託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說話，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豈有假託之理？」先生道：「你可認得我麼？」行者道：「我因歸正釋門，蒙誠僧教，這一向登山。」

沸水把我那幼時的朋友也都疏失未及拜訪。少識尊顏。適間問道子母河西鄉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來訪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師父誤食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來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解救師難也。那先生齊目道：你師父可是唐三藏？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們可曾會着一個孽嬰大王？廣行者道：他是號山柏松澗火雲洞紅孩兒妖怪的綽號。真仙問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姪。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處有信來報我，稱說唐三藏的大徒弟孫悟空，懶將他害了我。這裏正沒處尋你報仇，你倒來尋我。還要甚麼水哩？行者陪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曾與我做朋友。幼年間也曾拜七兄弟。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拜。如今令姪得了好處，現隨着觀音菩薩做了善財童子。我等尚且不知。怎麼反怪我也？先生喝道：這潑糊猴還弄巧舌。我會姪還是自在爲王好？還是與人爲奴好？不得無禮。吃我這一鉤。大聖使鐵棒架住道：先生莫說打的話。且與些泉水去也。那先生罵道：潑糊猴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敵得我，與你水去敵不過。只把你剝爲肉醬。方與我姪子報仇。大聖罵道：我把你不識起倒的孽障。既要打。走上來看棍。那先生如意的劈手相還。二人在聚仙庵好殺。聖僧誤食成胎水。行者來尋如意仙。那曉真仙原是怪。倚強護住。落胎泉。及至相逢。讎仇隙爭持決不遂。如然言來語去。成錯。意惡。情形兇要報冤。這一個因師傷命來求水。那一個爲姪亡身不與泉。如意釣強如蝎毒。金箍棒狼似龍。當胸亂刺。施威猛。着腳斜鉤展妙玄。陰手棍去傷處重。遊肩鉤起近頭鞭。鎖腰一棍鷹持雀。壓頂三鉤猿捕蟬。往往來來爭勝。敗返返復復。兩回還。鉤攀棒打無前後。不見輪贏在那邊。那先生與大聖戰經十數合。敵不得大聖。道大聖越加猛烈。一條棒似滾滾流星。着頭亂打。先生敗了筋力。倒拖着如意鉤往山上走了。大聖不去趕他。却來庵內尋水。那僧道人早把庵門關了。大聖拿着瓦鉢。趕至門前。儘力氣一脚踢破庵門。闖將進去。見那道人伏在井欄上。被大聖喝了一聲。舉棒要打。那道人往後跑了。却纔尋出吊桶來。正要打水。又被那先生趕到前邊。使如意鉤子。把大聖釣着脚一跌。跌了個嘴破地。大聖爬起来。使鐵棒就打。他却閃在旁邊。執着鉤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聖罵道：你上來。你上來。我把你這個孽

陳直打殺你，那先生也不上來拒敵，只是禁住了，不許大聖打水。大聖見他不動，却使左手掄着鐵棒，右手使吊桶，將索子纜突纏繞的放下，他又來使鉤。大聖一隻手撐持不得，又被他一鉤鉤着脚，扯了個踉蹌，連索子通跌下井去了。大聖道：這廝却也無禮，爬起來，雙手掄棒，沒頭沒臉的打將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敵。大聖又要去取水，奈何沒有吊桶，又恐怕來鉤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個幫手來。好大聖撥轉雲頭，竟至村舍門首，叫一聲沙和尚。那裏邊三藏忍痛呻吟，豬八戒呼聲不絕，聽得叫喚，二人歡喜道：沙僧啊，悟空來也。沙僧連忙出門，接着道：大哥取水來了。大聖進門，對唐僧備言前事。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大聖道：我來叫沙兄弟與我同去。到那廝邊，等老孫和那廝敵鬪，教沙僧乘便取水來救你。三藏道：你兩個沒病的都去了，丟下我兩個有病的，教誰伏侍？那個老婆婆在旁道：老羅漢只管放心，不須要那徒弟。我家自然看顧伏侍你，你們早間到時，我等實有愛憐之意，却纔見這位菩薩雲來霧去，方知你是羅漢菩薩。我家決不敢復害你行者啣的一聲道：汝等女流之輩，敢傷那個老婆子？笑道：爺爺呀，還是你們有造化，來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們也不得回國了。八戒呼喚的道：不得回國，是怎麼的？婆婆道：我一家四五口，都是有幾歲年紀的，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故此不肯傷你。若還到第二家，老小衆大，那年小之人，那個肯放過你去？就要與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哩。八戒道：若這等，我決無傷他們，都是香噴噴的好做香袋。我是個臊豬，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無傷。行者笑道：你不必說嘴，省些力氣，好生產也。那婆婆道：不必遲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個使使？那婆子即往後邊取出一個吊桶，又驚了一條索子，遞與沙僧。沙僧道：帶兩條索子去，恐一時井深要用。沙僧接了桶索，即隨大聖出了村舍，一同駕雲而去。那豬半個時辰，却到解陽山界，按下雲頭，竟至庵外。大聖吩咐沙僧道：你將桶索拿了，且在一邊繫着。等老孫出頭索戰，你待我兩人交戰正濃之時，你乘機進去取水就走。沙僧謹依言命。孫大聖掣了鐵棒，近門高叫：開門，開門。那守門的看見，急入裏通報道：師父，那孫悟空又來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這潑猴老無狀，一向鬧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這條棒真是難敵。道人

道：師父，他的手段雖高，你亦不亞與他。正是個對手。先生道：前面雨回被他贏了，道人道：前雨回雖贏，不過是一猛之性，後面兩次打水之時，被師父鉤他兩跌，却不是相比肩也。先既無奈而去，今又復來，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緊，不得已而來也。決有慢他師之心，管取我師決勝無疑。真仙聞言，喜孜孜滿懷春意，笑盈盈一陣威風，挺如意鉤子，走出門來，喝道：麼糊搥，你又來作甚。大聖道：我來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憑是帝王宰相，也須喪禮半，潛來求方纔，僅與些須，况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來取。大聖道：真個不與，真仙道：不與，不與，大聖罵道：孽孽孽，既不與水，看棍丟一個架子，搶個滿懷，不容說着，頭便打那真仙，翻身躲過，使鉤子急掣，相還這一場，比前更勝，好殺金箍棒，如意鉤，二人奮怒各懷仇，飛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揚塵日月愁。大聖被師父取水，妖仙為姪不容，求雨家齊努力，一處賭安休，咬牙爭勝負，切齒定剛柔，添機見越抖，撒噴雲噴霧，鬼神愁。扑扑兵兵，鈎棒響，喊聲呼吼，振山邱，狂風滾滾，摧林木，殺氣紛紛，過斗牛。大聖愈爭愈喜悅，真仙超打越纏綿，有心有意相爭戰，不定存亡不罷休。他兩個在庵門外交手，跳跳舞舞的，鬥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題。却說沙和尚提着吊桶，聞進門去，只見那道人在井邊攔住道：你是甚人，敢來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寶杖，不對話，着頭便打。那道人躲閃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掙命。沙僧罵道：我要打殺你這孽畜，怎奈你是個人身，我還憐你，饒你去罷。讓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後面去了。沙僧却纔將吊桶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吊桶水，走出庵門，驚起雲霧，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饒他罷，饒他罷。大聖聽得，方纔使鐵棒支住鉤子道：我本待斬盡殺絕，怎奈你不會犯法。二來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頭來，我被鉤了雨下，未得水去，纔然來。我是個調虎離山計，哄你出來爭戰，却着我師弟取水去了。老孫若肯拿出本事來打你，莫說你是一個甚麼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幾個，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饒你教他活幾年耳。以後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勒掇他。那妖仙不識好歹，演一演，就來鉤脚，被大聖閃過，鉤頭趕上前，喝聲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個酸棗，掙扎不起。大聖奪過如意鉤來，折為兩段，纔拿着一塊，挾作四段，擲之於地道。巖巖擊，再敢無禮麼。那妖仙戰戰兢兢

說忍辱無言。這大聖笑呵呵駕雲而起。有詩爲證。真鉛若鍊須真水。真水調和真汞乾。真汞無母氣。靈藥是仙丹。嬰兒枉結成胎像。土母施功不費難。推倒旁門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還。大聖縱着祥光。趕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歡歡。同於本處。按下雲頭。竟至村舍。只見豬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門榜上。哼哩。行者悄悄上前道。歡子。幾時占房的。歡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來麼。行者還要耍他。沙僧隨後就到。笑道。水來了。水來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們也。那婆婆却也歡喜。幾口兒都出禮拜道。菩薩呀。却是難得。難得。即忙取個花磁盞子。香了半盞兒。遞與三藏道。老師父。細細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氣。八戒道。我不用盞子。連吊桶等。我喝了罷。那歡子道。老爺爺。饒殺人罷了。若吃了這吊桶水。好道連腸子。肚子都化盡了。嚇得歡子不敢胡爲。也只吃了半盞。那裏有頓飯之時。他兩個腹中絞痛。只聽轆轤轆轤三五陣。腸鳴。腸鳴之後。那歡子忍不住。大小便齊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靜處解手。行者道。師父啊。切莫出風地裏去。怕人子一時冒了風。弄得個產後之疾。那婆婆即取兩個淨桶來。教他兩個方便。須臾間。各行了幾遍。纔覺住了疼痛。漸漸的消了腫脹。化了那血團肉塊。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與他補虛。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實落不用補虛。你去燒些湯水。與我洗個澡。却好吃粥。沙僧道。二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漿。致病入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個小產。怕他怎的。洗洗兒乾淨。真個那婆子。燒些湯。與他兩個淨了手脚。唐僧纔吃兩盞兒粥。湯入戒。就吃了十數碗。還只要添。行者笑道。勞費少吃些。莫弄做個沙包肚。不像模樣。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那家子真個又去收拾老飯。老婆婆對唐僧道。老師父。把這水賜了我罷。行者道。歡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疼腹也不散了。胎氣想是已行散了。恁然無事。又吃水何爲。行者道。既是他兩個都好了。將水送你家罷。那婆婆謝了行者。將餘剩之水。裝於瓦罐之中。埋在後邊地下。對衆老小道。這罐水。殺我的棺材本也。衆老小無不歡喜。整頓齋飯。調開桌凳。唐僧們吃了齋。消消停停。將息了一宿。次日天明。師徒們謝了婆婆家。出離村舍。唐三藏鞍上馬。沙和尚挑着行李。孫大聖前邊引路。豬八戒攙了繩繩。這裏纔是洗淨口孽身乾淨。消化凡胎體。自然學爲不知。到國界中。還有甚麼理。

會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煙花

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依路前進，不上三四十里，是那西梁國界。唐僧在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語訛謔，想是西梁女國。汝等須要仔細，謹慎規矩，切休放蕩情懷，紊亂法門教旨。」三人聞言，謹遵嚴命，言未盡，却至東關廂街口。那裏人都是長裙短襖，粉面油頭，不分老少，盡是婦女。正在兩街上做買賣，忽見他四衆來時，一齊都鼓掌呵呵，整容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慌得那三藏勒馬難行，須臾間就塞滿街道。惟聞笑語，八戒口裏亂嚷道：『我是個驢豬，我是個驢豬。』行者道：『莫胡說，拿出舊嘴臉便是。』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唇，發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嚇得跌跌爬爬。有詩爲證：『聖僧拜佛到西梁，國內銜陰世少陽。農士工商皆女輩，漁樵耕牧盡紅妝。嬌娥滿路呼人種，幼婦盈街接粉郎。不是偈能施醜相，煙花團困苦難當。』」遂此衆皆恐懼，不敢上前。一個個都捻手搓腰，搖頭咬指，戰戰兢兢，排塞街旁路下。都看唐僧孫大聖，却也弄出醜相，開路沙僧也裝裝虎，維持入戒，探着馬，拗着嘴，擺着耳朵，一行前進。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鋪面軒昂，一般有費鹽費米，酒肆茶房，鼓角樓臺，通貨殖，旗亭候館，掛簾籠師徒們轉灣抹角，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聲叫道：「遠來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門，請投館驛，註名上簿，待下官執名奏駕，驗引放行。」三藏聞言，下馬觀看那衙門上，有一匾，上書「迎陽驛」三字。長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果有迎陽之驛。」沙僧笑道：「二哥，你却去照胎泉邊照照，看可有雙影。」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吃了那盞兒落胎泉水，已此打下胎來了。還照他怎的？」三藏回頭吩咐道：「悟能，謹言謹言。」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女官引路，請他們都進驛內，正廳坐下，即喚看茶。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盞梳頭，兩截穿衣之類。你看他拿茶的，也笑，少頃茶罷，女官欠身問曰：「使客何來？」行者道：「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師父便是唐王御弟，號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這兩個是我師弟豬悟能、沙悟淨，一行連馬五口，隨身有通關文牒，乞爲照驗放行。」那女官執筆寫牒，下來叩頭道：「老翁

起罪。下官乃送陽驛丞。實不知上邦老爺。知當遠接。拜畢起身。即令管事的安排款餞。道：「老爺們寬坐一時。待下官進城。啓奏我王。倒換關文。打發領帖。送老爺們西進。」三藏欣然而坐。不題。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竟入城中。五鳳樓前。對黃門官道：「我是迎陽館驛丞。有事見駕。黃門即時啓奏。降旨傳宣至殿。問曰：驛丞有何事來？」驛丞道：「微臣在驛。接得東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個徒弟。名喚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連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經。特來啓奏。主公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女王聞奏。滿心歡喜。對衆文武道：「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擁拜丹墀。道：「主公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東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歷代帝王。更不會見個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賜來的。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御弟爲王。我願爲后。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拜舞稱揚。無不歡悅。驛丞又奏道：「主公之論。乃萬代傳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弟。兇惡不成。相貌。女王道：「御見御弟。怎生模樣。他徒弟。怎生兇醜？」驛丞道：「御弟相貌堂堂。李姿英俊。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兩膽中。華之人物。那三徒弟。是形容猙獰。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與他領帖。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衆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極當。臣等欽此。欽遵。」但只是。匹配之事。無媒不可。自古道：「姻緣配合。憑紅箋。老月夫妻。誓赤繩。」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當駕太師作媒。迎陽驛丞主婚。先去驛中。與御弟求親。待他許可。寡人却擺駕出城。迎接。那太師驛丞。領旨出朝。却說三藏師徒。在驛廳上。正齋飯。只見外面人報。當駕太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三藏道：「太師來。却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請我們也。行者道：「不是相請。就是說親。」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強逼成親。却怎麼是好？」行者道：「師父只管允他。老孫自有處治。說不了。」二女官早至。對長老下拜。長老一一還禮。道：「貧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勞大人下拜。」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心中暗喜。道：「我國中。實有造化。這個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女官拜畢。起來侍立左右。御弟。爺爺。萬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從何來？」太師躬身道：「此處乃西梁女國。國中。自來沒個男子。今幸御弟。爺爺。降臨。臣奉我王。旨意。特來求親。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貧僧。隻身來國。貴地。又無。」

兒女相隨止有頑徒三個不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驛丞道：「下官纔進朝啓奏，我王十分歡喜道：「夜來得一吉夢，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知御弟乃中華上國男兒，我王願以一國之富，招贅御弟，齋齋爲夫，坐南面稱孤，我王願爲帝后，傳旨着太師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三藏聞言，低頭不語。太師道：「大丈夫遇時不可錯過，似此招贅之事，天下雖有，託國之富，世上實稀，請御弟速允，庶好同奏。長老越加癡癡，八戒在旁拗着，唯挺嘴叫道：「太師，你上去，覆國王，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決不愛你託國之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快些兒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贅，如何？」太師聞說，膽戰心驚，不敢回話。驛丞道：「你雖是個男身，但只形容醜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變，常言道：粗柳簸箕細柳斗，世上誰見男兒醜？行者道：「歡子，勿得胡談，任師父尊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莫要攔了媒妁工夫。」三藏道：「悟空，憑你怎麼說好？行者道：「依老孫說，你在這裏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緣着線牽，那裏再有這般相應處。」三藏道：「徒弟，我們在這裏貪圖富貴，誰去西天取經，却不學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師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隱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爲親，教你三位徒弟，赴了會親筵宴，發付領給，倒換關文，往西天取經去哩。」行者道：「太師說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難，情願留下師父與你主爲夫，快換關文，打發我們西去，待取經回來，好到此拜翁娘，討盤纏，回大唐也。」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多謝老師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師切莫要口裏擺菜碟兒，既然我們許諾，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與我們吃鍾，肯酒如何？」太師道：「有，有，有，就教擺設筵宴來也。」那驛丞與太師歡天喜地，同妻女主不題，却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罵道：「你這猴頭，弄殺我也，怎麼說出這般話來，教我在此招婚，你們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師父放心，老孫豈不知你的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將計就計，三藏道：「怎麼叫做將計就計？」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兒，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換關文，不放我們走路，倘或意思惡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麼香羹啊，我等豈有善報，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你知我們的手脚，又重，器械又兇，但動動手兒，這一國的人，盡打殺了，他雖然阻當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還是一個人身，你又平素是個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管不損，若打

殺無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誠爲不善了也。三藏聽說道。悟空。此論最善。但恐女主招我進去。要行夫婦之禮。我怎肯喪元陽。敗壞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墜落了本教人。身行者道。今日準了親事。他一定以皇帝禮。籠駕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辭。就坐他鳳輦龍車。登寶殿。面南坐下。問女王。取出御寶印信來。宜我們兄弟進朝。把通關文牒。用了印。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拿押了交付與我們。一壁廂教擺筵宴。就當與女王會喜。就與我們送行。待筵宴已畢。再叫排駕。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回來與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歡悅。更無阻撓之心。亦不起毒惡之念。却待送出城外。你下了龍車。鳳輦。教沙僧侍候。左右伏侍你騎上白馬。老孫却使個定身法兒。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動。我們順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晝夜。我却念個咒。解了術法。還教他君臣們聽醒。回城。一則不傷了他的性命。二來不損了你的元神。這叫做假親脫網之計。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三藏聞言。如醉方醒。似夢初覺。舉以忘憂。稱謝不盡道。深感賢徒高見。四衆同心合意。正商量不題。却說那太師與驛丞。不等宣詔。直入朝門。白玉階前。奏道。主公佳夢最准。魚水之歡就矣。女王聞奏。捧珠簾。下龍牀。啓樓。露銀齒。笑盈盈嬌聲問曰。賢卿見御弟。怎麼說來。太師道。臣等到驛。拜見御弟。舉即備言求親之事。御弟還有推托之辭。幸虧那大徒弟慨然見允。願習他師父與我王爲夫。而南稱帝。只教先例換關文。打發他三人西去。取得經回。却到此拜認爺娘。討盤費。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說。太師奏道。御弟不言。願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喜領女王聞言。即傳旨。教光祿寺擺宴。一壁廂排大駕。出城迎接。夫君衆女官。即欽遵王命。打掃宮殿。鋪設庭臺。一班兒擺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兒擺駕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女之邦。那鑾輿不亞中華之盛。但見六龍噴彩。雙鳳生祥。六龍噴彩。扶車出。雙鳳生祥。駕聲來。馥郁吳香。蕩氣開金魚。玉佩多官擁。寶鬢雲鬟。衆女排駕。鶯掌扇。遮鑾駕。翡翠簾。影鳳釵。笙歌音美。絃管聲諧。一片歡情。冲碧漢。無邊喜氣。出紫臺。三層羅蓋。搖天宇。五色旌旗。映御階。此地自來無合。女王今日配男才。不多時。大駕出城。早到迎陽館驛。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駕到了。三藏聞言。即與三徒。整衣出廳迎駕。女王捲簾下。鞦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師指道。那欄衣者。便是女王閃鳳目。簇

層仔細觀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丰姿英偉相親軒昂齒白如銀砌唇紅口四方項平額闊天倉滿目秀眉清地闊長兩耳有輪真傑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虞不覺淫情汲汲愛慾恣恣展放櫻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還不來占鳳乘鸞也三藏聞言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擡頭潛入戒在旁拂着嘴錫眼觀看那女王却也嬌娜真個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臉襯桃花瓣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妙艷態春筍纖纖嬌媚姿斜纏紅綰飄彩豔高簪珠翠顯光輝說甚麼昭君美貌果然是賽過西施柳腰微展鳴金現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裏嫦娥難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宮妝巧樣非凡類誠然王母降瑤池那歡子看到好處忍不住口噴流涎心頭亂撞一時間骨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向火不覺的都化去也只見那女王走近前來一把扯住三藏悄語嬌聲叫道御弟弟請上龍車和我同入金鑾寶殿匹配夫婦去來請長老戰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癡行者在側教道師父不必太謙請共師娘上聲快快倒換關文等我們取經去罷長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兩抹止不住落下淚來行者道師父切莫煩惱這般富貴不受用還待怎麼哩三藏沒及奈何只得依從揩了眼淚強整歡容移指近前與女主同攜素手共坐龍車那女主喜孜孜欲配夫妻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一個要洞房花燭交鴛侶一個要西去靈山見世尊女帝真情聖僧假意女帝真情指甚和諧同到老聖僧假意半藏情養元神一個喜見男身恨不得白晝並頭諧伉儷一個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時脫網上雷音二人和會同登盤登料唐僧各有心那些文武官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並肩而坐一個個眉花眼笑撥轉儀從復入城中孫大聖纔教沙僧挑着行李牽着白馬隨大駕後邊同行豬八戒往前亂跑先到五鳳樓前嚷道好在好現成呀這個弄不成這個弄不成吃了喜酒進親纔是說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一個個回至駕邊道主公那一個長嘴大耳的在五鳳樓前嚷道要喜酒吃哩女主聞奏與長老倚香肩偃並挑腿開檀口悄聲叫道御弟弟哥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個徒弟他生得食腸寬大一生要圍口肥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方可行事女主急問光祿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設葷素兩樣在東閣上哩女主又問

怎麼兩樣。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弟與徒高等平素吃齋，故有葷素兩樣。」女王却又笑吟吟，倚着長老的香腮道：「御弟哥哥，你吃葷吃素，三藏道：『貧僧吃素，但是未曾戒酒，須得幾杯酒。』我與二徒弟吃些，說未了，太師啓奏，請赴東閣會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與御弟爺爺成親。明日天開黃道，請御弟爺爺登寶殿面南，改年號即位。女王大喜，即與長老攜手相擁，下了龍車，共入端門。但見那風飄仙樂，下樓臺，閣閣中間翠聲來，鳳闕大開光蕩蕩。皇宮不閉錦排排，麒麟殿內爐煙裊，孔雀屏邊房影迴，亭閣崢嶸如上國。玉堂金馬更奇哉，既至東閣之下，又開得一派笙歌聲韻美。又見兩行紅粉靚嬌娥，正中堂排設兩般威宴。左邊上首是素筵，右邊上首是葷筵。下兩路盡是單席，那女王敝袍袖十指尖尖，奉着玉杯，便來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師徒都是吃素，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索席，轉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們好坐。太師喜道：「正是。師徒如父子，也不可並肩坐。」女官連忙調了席面。女王一一轉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教師父同禮三藏下來，却也舉玉杯與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謝了皇恩，各依品從，分坐兩邊，纔住了音樂請酒。那八戒那管好歹，放開肚子，只情吃起，也不管甚麼。玉屑米飯，蒸餅糖糕，麩菇香蕈，筍芽木耳，黃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頭，蘿蔔，山藥，黃精，一骨辣噎了個罄盡。喝了五七杯酒，口裏嚷道：「看添換來。」拿大觥來，再吃幾觥。各人幹事去。沙僧問道：「好筵席不吃，還要幹甚事？」鐵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們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經的還去取經，走路的還去走路，莫只管貪杯誤事。快早兒打發關文，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女王聞說，即命取大杯來。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鸚鵡杓，金巨犀，銀鑿落，玻璃盞，水晶盆，蕊菴碗，琥珀鐘，滿斟玉液，連注瓊漿，果然都各飲一巡。三藏欠看而起，對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設，酒已殺了，請登寶殿，倒換關文。」趕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罷。女王依言，攜着長老，散了筵宴。上金鑾寶殿，即讓長老即位。三藏道：「不可。可適太師言過，明日天開黃道，貧僧纔敢即位稱孤。今日即印關文，打發他去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龍牀，即取金交椅一張，在龍牀左手，請唐僧坐了，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大聖便教沙僧解開包袱，取出關文。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那女王細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寶印九顆，下有

寶象國印爲難國印。車邊國印。女王看罷，嬌滴滴笑語道：「御弟哥哥又姓陳。三藏道俗家姓陳，法名玄奘。因我唐王聖恩，認爲御弟，賜我姓爲唐也。」女王道：「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個頑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爲何肯隨你來？」三藏道：「大的個徒弟，乃是東勝神州，做來國人氏。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爲斯莊人氏。第三個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菓善飯，依將功折罪，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駐法名在牒。」女王道：「我與你添註法名好麼？」三藏道：「但恐陛下尊意。」女王卽令取墨筆來，灑磨香輪，飽潤香毫，牒文之後，寫上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三人名諱，却纔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畫個手字花押，傳將下去。孫大聖接了教沙僧包裹停當。那女王又賜出碎金散銀一盤，下龍牀，遞與行者道：「你三人將此權爲路費。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經回來，寡人還有重謝。」行者道：「我們出家人，不受金銀。途中自有乞化之虞。」女王見他不受，又取出綾錦十疋，對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製不及，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這寒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綾錦，自有護體布衣。」女王見他不受，教取御米三升，在路權爲一飯。八戒聽說個飯字，便就接了，搶在包袱之間。行者道：「兄弟行幸，見今沉重，且倒有氣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裏知道米好的是個日消貨，只消一頓飯，就了帳也。」遂此合掌謝恩。三藏道：「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囑付他們幾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却回來與陛下承受榮華，無掛無牽，方可會鸞交鳳友也。」女王不知是計，便傳旨擺駕，與三藏並倚香肩，同登鳳輦，西出城而去。滿城中都盡添淨水，爐降真香。一則看女王鑾駕，二來看御弟男身，沒老沒少，盡是粉容嬌面，綠髮雲鬟之輩。不多時，大駕出城，到西關之外。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結束整齊，竟迎着鑾輿，厲聲高叫道：「那女王不必遠送，我等就此拜別。」長老慢下龍車，對女王拱手來。陛下請回，饒貧僧取經去也。」女王聞言，大驚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願將一國之富，招你爲夫。明日高登寶位，卽位稱君，我願爲君之后，喜筵通皆吃了，如何却又變卦？」八戒聽說，發起個風來，把嘴亂扭，耳朵亂搖，鬧至駕前，喚道：「我們和尙家和你這粉骷髏做甚夫妻？放我師父走路。」那女王見他那等撒潑弄醜，說得魂飛魄散，跌入鑾駕之中。沙僧却把三藏擁出人

叢伏侍上馬。只見那路旁閃出一個女子，喝道：「唐御弟，那裏走！我和你耍風月兒去來。」沙僧罵道：「賊孽無知，掣寶杖劈頭就打。」那女子弄陣旋風，嗚的一聲，把唐僧攝將去了，無影無踪。不知下落何處。正是：脫得烟花網，又遇風月魔。畢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師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二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

却說孫大聖與猪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忽聞得風聲處，沙僧喚急回頭時，不見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來搶師父去了？」沙僧道：「是一個女子，弄陣旋風，把師父攝去也。」行者聞言，喏喏跪在雲端裏，用手搭涼篷，四下裏觀看。只見一陣灰塵，風箏，往西北上去了。急回頭叫道：「兄弟們，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八戒與沙僧，即把行囊，搭在馬上，響一聲，都跳在半空裏去。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跪在塵埃，都道是白日飛昇的羅漢。我主不必驚疑。唐御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我們都有眼無珠，錯認了中華男子，枉費了這場神思。請主公上禁回朝也。女王自覺慙愧，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却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望着這陣旋風，一直趕來。前至一座高山，只見灰塵息靜，風頭散了，更不知妖向何方。兄弟們按落雲霧，找路尋訪，忽見一壁廂，青石光明，却似個屏風模樣。三人牽着風，轉過石屏，石屏後有兩扇石門，門上有六個大字，乃是「毒敵山琵琶洞」。八戒無知，上前就使釘耙築門。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裏，尋了這會方過此門。又不知深淺如何，倘不是這個門兒，却不惹他見怪。你兩個且牽了馬，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待老孫進去打聽個有無虛實，却好行事。」沙僧聽說，大喜道：「好好，正是粗中有細。」他二人牽馬回頭，孫大聖顯個神通，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蜜蜂兒。真個輕巧，你看他翅薄隨風，軟腰輕映日，纖嘴甜曾覓蕊，尾利善降蟻。驥靈功何淺，投銜禮自謙。如今施巧計，飛舞入門簷。行者自門簷處鑽將進去，飛過二層門裏，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個女妖。左右列幾個彩衣，繡服丫髻雨傘的女童，都歡天喜地。正不知講論甚麼。這行者輕輕的飛上去，釘在那花亭格子，上側耳聽。又見兩個鰓角蓬頭女子，捧兩盤熱騰騰的麵食，上亭來道：「奶奶，一盤是人肉餡的饅饅，一盤是麝沙餡的素饅。」

離那女怪笑道：小的們攪出唐御弟來，幾個彩衣嬌服的女童，走向後房，把唐僧扶出。那師父面黃唇白，眼紅淚，廣行者在暗中嘆歎道：師父中毒了，那怪走下亭，露春蕊，十指纖纖，扯住長老道：御弟寬心，我這裏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不比富貴奢華，其實却也清閑自在，正好念佛看經，我與你做個道伴兒，真個是百歲和諧也。三藏不語，那怪道：且休煩惱，我知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不曾進得飲食，這裏素饗，兩盤，恐你受用些兒，壓驚。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說話，不吃東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還是人身行動，以禮此怪，乃是妖神，恐為加害。奈何！我三個徒弟，不知我困陷在這裏，倘或加害，却不枉送性命，以心問心，無計所奈，只得強打精神，開口道：望的何如？素的何如？女怪道：望的是人肉餡餅，素的是麝沙餡餅。三藏道：貧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熱茶來，與你家長齋，吃素饗。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盞，放在長老面前。那怪將一個素饗，劈破，遞與三藏。三藏將個素饗，圓圓遞與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麼不劈破與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戒。那女怪道：你出家人，不敢破戒，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麝沙餡？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行者在格子眼聽着兩個言語相攀，恐怕師父亂了真性，忍不住現了本相，掣鐵棒喝道：孽畜無禮，那女怪見了，口噴一道煙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們收了御弟，他却拿一柄三股鋼叉，跳出亭門，罵道：潑猴德懶，怎麼敢私入吾家，偷窺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叉。這大聖使鐵棒架住，且戰且退，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右屏前等候，忽見他兩個爭持，攪得八戒將白馬牽過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馬匹，等老豬去幫打幫打，好歇子。雙手舉起趕上前，叫道：師兄，靠後，讓我打這潑猴。那怪見八戒來，他又使個手段，噓了一聲，真中出火，口內生煙，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飛舞沖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沒頭沒臉的滾將來。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那怪道：孫悟空，你好不機進退，我便認得你，你是不認得我。你那雷音寺裏佛如來也，還怕我哩。量你這兩個毛人，到得那裏，都上來一個個仔細看打這一場，怎見得好戰。女怪威風長，猴王氣概興。天蓬元帥爭功績，亂舉釘耙要顯能。那一個手多又緊，煙光繞道，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陰陽不對相，持門各逞雄。

才很苦爭。陰靜養榮思動動。陽收急衛愛清清。致令兩處無和睦。又把鐵棒賭輸贏。這個棒有力。他更能。女怪銅又丁對丁。盡敵山前三不諱。琵琶洞外雨無情。那一個喜得唐僧諸鳳侶。這兩個必隨長老取真經。驚天動地來相戰。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三個戰關多時。不分勝負。那女怪將身一縱。使出個倒馬毒樁。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扎了一下。行者叫聲苦啊。忍耐不得。負痛敗陣而走。八戒見事不諧。拖着把。徹身而退。那怪得了勝。收了銅。又行者抱頭。皺眉苦面。叫聲利害。利害。八戒到跟前問道。哥哥你怎麼正戰到好處。却就叫苦連天的走了。行者抱着頭。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頭風發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見你受傷。却頭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我與他正然打處。他見我破了他的。又勢。他就把身子一擺。不知是件甚麼兵器。着我頭上扎了一下。就這般頭疼難禁。故此敗了陣來。八戒笑道。只這等靜虛常誇口。說你的頭是修煉過的。怎麼就不禁這一下。扎行者道。正是。我這頭自從修煉成。真。盜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闢天宮時。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宮外。處斬。那些神將使刀斧鎗劍。雷打火燒。及老子把我安在人卦爐。煅煉四十九日。俱未傷損。今日不知道這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把老孫頭弄傷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你貼貼行者道。又不腫不破。怎麼貼得膏藥。八戒笑道。哥啊。我的胎前產後病。倒不曾有。你倒弄了個腦門癩了。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傷了頭。師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行者哼道。師父沒事。我進去時。變作蜜蜂兒。飛入裏面。見那婦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頃兩個丫環。捧兩盤繡繡。一盤是人肉餡。的一盤是鄧沙餡。索的又着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吃一個。壓驚。又要與師父做甚麼伴兒。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也不吃繡繡。後見他甜言美語。不知怎麼就開口說話。却說吃素的。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遞與師父。師父將個圓匾。遞與那婦人。婦人道。怎不劈破。師父道。出家人不敢破。破。那婦人道。既不破。破。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飲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餡。師父不解其意。答他兩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我在格子。上聽見。恐怕師父亂性。便就現了原身。擊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噴出烟霧。叫收了御弟。

就輪鋼又與老孫打出洞來也。沙僧聽說，咬指道：「這營賊也不知從那裏就隨將我們來，把上項事情都知道了。」八戒道：「這等說，便我們安歇不成，莫管甚麼黃昏半夜，且去他門上索戰，喚喚開關，攪他個不睡，莫被他捉弄了。」我師父行者道：「頭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須索戰，一則師兄頭疼，二來我師父是個真僧，決不以色空亂性。』」且就山坡下閉風塵，坐這一夜，養養精神，待天明再作理會。遂此三個弟兄，拴牢白馬，守護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題。却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重整歡愉之色，叫小的們把前後門都關緊了，又使兩個支更、防守行者，但聽門響，即時通報，却又教女童將臥房收拾齊整，掌燭焚香，請唐御弟來，我與他交歡，遂把長老後邊攪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嬌媚之態，攜定唐僧道：「常言黃金未為貴，安樂值錢多，且和你做會夫妻兒，要子去也。」這長老咬定牙關，聲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戰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却如癡如瘡，那裏擡頭舉目，更不會看他房裏是甚牀鋪幔帳，也不知有甚插籠梳妝。那女怪說出的雨意雲情，亦漠然無聽，好和尚真是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金珠美貌，若灰塵一生，只受參禪半步，不離他地，那裏會惜玉憐香，只曉得修真養性。那女怪活潑潑，赤意無邊，這長老死了禪機，有在一個似救玉溫香一聲，如死灰槁木，那一個展絮雲淫興，灑灑這一個東福衫丹心耿耿，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這個要面壁歸山訪達摩。女怪解衣費弄他肌膚，鳳僧斂衽，緊藏了糙肉粗皮。女怪道：「我枕衾閑何不睡？」唐僧道：「我頭光服甚志相陪。」那個道：「我願作前宵柳翠翠。」這個道：「貧僧不是月關黎。」女怪道：「我美若西施，還嫌鄉。」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屍。」女怪道：「御弟，你記得甯敬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唐僧道：「我的真陽為至寶，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他兩個散言碎語，的重關到更深，唐長老全不動念。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纏，到有半夜時候，把那怪弄得惱了，叫小的們拿繩來，可憐將一個心愛的人兒一條繩，細的像個揉獅模樣，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却吹滅銀燈，各歸寢處。一夜無詞，不覺的雞聲三唱，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我這頭疼了一會，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是有些作癢。」八戒笑道：「癢便再教他扎一下，何如？」行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放，我師父這一夜倒浪浪浪，沙

僧道且莫開口。天亮了，快趕早兒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馬，休得動身。豬八戒跟我去。那馱子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相隨行者各帶了兵器，跳上山崖，竟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這怪物夜裏傷了師父。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倘若被他哄了，喪了元陽，真個虧了德行。卻說大家散火，若不亂性情，俾心未動，却好努力相持，打死精怪，救師西去。八戒道：你好癡，啞常言道：乾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就不如此，也要抓你幾把。行者道：莫胡疑亂說。待我看去。好大聖，轉石屏，別了八戒，搖身還變做個蜜蜂兒，飛入門裏，見那門裏有兩個丫頭，枕着柳鈴，正然睡哩。却到花亭子觀看，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那辛苦了一個個都不知天曉。還睡着哩。行者飛來後面，影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忽擡頭，見那房廊下四馬攢蹄，翹着師父，行者輕輕的釘在唐僧頭上。叫師父，唐僧認得聲音，道：悟空來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來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甯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却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纏了半夜，我衣不解帶，身未沾牀，他見我不肯相從，纔細我在此。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他師徒們正然問答，早驚醒了那個妖精，妖精雖是下狠，却還有疏遠不舍之意。一覺翻身，只聽見取經去也。一句，他就滾下牀來，厲聲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却取甚麼經去？行者慌了，撇却師父，急展翅飛將出去，現了本相，叫聲八戒。那馱子轉過石屏道：那話兒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曾。不會。老師父被他摩弄不從，惱了，細在那裏，正與我訴說前情。那妖精醒了，我慌得出來也。八戒道：師父曾說甚來？行者道：他只說衣不解帶，身未沾牀，八戒笑道：好好還是個真和尚，我們救他去。馱子粗齒不容分說，舉釘釘，望他那石頭門上，儘力氣一釘，唰喇喇築做幾塊，嚇得那幾個枕着柳鈴睡的丫頭，跑至二層門外，叫聲開門。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門，只見四五個丫頭跑進去，報道：奶奶，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碎矣。那怪聞言，即忙叫小的們，燒湯洗面梳妝，叫把御弟連繩擡在後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來，舉着三股叉，罵道：癡猴野畜，老大無知，你怎敢打破我們。八戒罵道：淫淫賤貨，你個困陷我師父，反敢硬嘴。我師父是你哄將來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饒你，敢再說半個不字。老豬一頓絕，連山也築倒你的。那怪那

容分說，抖擻身軀，依前弄法，鼻口內噴烟冒火，舉劍又就刺八戒，八戒側身躲過，着劍就斃。孫大聖使鐵棒並力相幫，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幾隻手，左右遮攔，交鋒三五個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八戒嘴脣上也扎了一下。那猓子拖着把，侮着嘴，負痛逃生，行者却也有些怕他，虛丟一棒，敗陣而走。那怪得勝而回，叫小的們搬石塊，疊了前門不題，却說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馬，只聽得那裏豬哼，急擡頭見八戒侮着嘴，哼將來。沙僧道：怎的說猓子哼道了不得了，不得疼疼說不了。行者也到跟前笑道：好猓子啊，昨咒我是腦門癩，今日却也弄做個癩瘡，道了八戒，道難忍疼得緊利害利害。三人正然難處，只見一個老媽媽兒，左手提着背竹籃兒，有兩山路上挑菜而來。沙僧道：大哥，那媽媽來得近了，等我問他個信兒，看這個是甚妖精，是甚兵器，這般傷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孫問他去來。行者急睜睛看，只見頭直上有祥雲蓋頂，左右有香霧籠身，行者認得，叫兄弟們，還不來叩頭，那媽媽是菩薩來也，慌得豬八戒忍疼下拜，沙和尚牽馬躬身，孫大聖合掌跪下，叫聲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那菩薩見他們認得元光，即騎祥雲起在半空，現了真像，原來是魚籃之像。行者趕到空中拜告道：菩薩，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教師，不知菩薩下降，今遇魔難難收，萬望菩薩搭救搭救。菩薩道：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又是生成的兩隻鉗脚，扎人痛者是尾上一個鉤子，喚做倒馬毒，本身是個蝎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如來見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轉過鉤子，把如來左手中指上扎了一下，如來也疼難禁，即着金剛拿他，他却在這裏，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別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菩薩指示，指示，別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請他。菩薩道：你去東天門裏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言罷，遂化作一道金光，竟回南海。孫大聖纔按雲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裏救星。行者道：纔然菩薩指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八戒侮着嘴，道：哥啊，說問星官討些止痛的藥餌來。行者笑道：不須用藥，只似昨日疼過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煩，快去罷。好行者，急忙駕筋斗雲，領吏到東天門外，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經，路過魔障纏身，要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

走忽又見陶張辛鄧四大元帥也問何往。行者道：「要尋昂日星官去降妖救師。」四大帥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上觀星臺選剖去了。行者道：「可有這話？」辛天君道：「小將等與他同下斗牛宮，豈敢說假。」陶天君道：「今已許久，或將回矣。」大聖還先去光明宮，如未回，再去觀星臺可也。大聖遂喜，即別他們，至光明宮門首，果是無人，復袖身就走。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擺列後面，星官來了。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一身金縷，但見他冠簪五岳金光彩，笏執山河玉色瓊，袍掛七星雲鏡，腰圍八極寶環，明叮嚀珮，如敲韻，迅速風聲似擺鈴，翠羽扇開來，昇宿天香，鳳翼滿門庭。前行的兵士看見行者，立於光明宮外，急轉身報道：「主公孫大聖在這裏也。」那星官斂雲霧，整束朝衣，停執事，分開左右，上前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專來拜煩救師父一難。」星官道：「何難？」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却來呼喚小神。行者道：「觀音菩薩適纔顯化，說是一蝎子精，特舉先生方能治得。」因此來請星官道：「本欲同奏玉帝，奈大聖至此，又感菩薩舉薦，恐遲誤事。小神不敢請獻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却再來回旨罷。」大聖聞言，即同出東天門，直至西梁國，望見毒敵山不遠，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雲頭，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見了道：「二哥起來。」大哥請得星官來了。那蝎子還侮着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禮。」星官道：「你是修行之人，何病之有？」八戒道：「早間與那妖精交戰，被他着了我骨上扎了一下。至今還疼哩。」星官道：「你上來，我與你醫治。」醫治，數子纔放了手口，裏啞啞噴噴道：「千萬治治，待好了，謝你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氣，就不疼了。」數子歡喜下拜道：「妙啊，妙啊。」行者笑道：「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一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為？」行者道：「昨日也曾遭過，只是過了夜，纔不疼。如今還有些麻癢，只恐發天陰，也煩治治。」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吹口氣，也就解了餘毒，不麻不癢了。八戒發狠道：「哥哥去打那癩賤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兩個叫他出來，等我好降他。」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後，數子口裏亂罵，手似撈鉤，一頓釘鉛，把那洞門外臺臺的石塊爬開，闖至一層門，又一釘鉛，將二門築得粉碎，攪得那門裏小妖飛報奶奶。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破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討素茶飯與他吃哩。聽見打破二門，即便跳出花亭子。

輪叉來刺入戒，使釘吧迎架。行者在旁，又使鐵棒來打。那怪趕至身邊，要下毒手。行者與八戒識得方法，回頭就走。那妖怪趕過石屏之後，行者叫聲：「昂宿何在？」只見那星官立於山坡之上，現出本相。原來是一隻雙鬍子大公雞，昂起頭來，約有六七尺高，對着妖怪叫了一聲。那怪即時就現了本像。原來是個琵琶來大小的一個蝎子精。這星官再叫一聲：「那怪渾身酥軟，死在坡前。」有詩為證：花冠繡頸若團纒，爪硬距長目昏睛。踴躍雄威全五德，崢嶸壯勢羨三鳴。豈如凡鳥啼茅屋，本是天皇顯聖名。毒蝎枉修人道行，還原反本見真形。八戒上前一隻腳，躡住那怪的胸前，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那怪動也不動，被釘子一頓釘吧，搗作一團爛醬。那星官復聚金光，駕雲而去。行者與八戒、沙僧朝天拱謝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宮拜酬。」三人謝畢，却纔收拾行李。馬匹都進洞裏，見那大小丫環兩邊跪下，拜道：「爺爺，我們不是妖怪，都是西梁國女人。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你師父在後邊香房裏坐着哭哩。」行者聞言，仔細觀看，果然不見妖氣。送入後邊，叫道：「師父，那唐僧見衆齊來，十分歡喜。道：『賢徒累及你們了。』那婦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廝原是個大母蝎子，幸得觀音菩薩指示，大哥去天宮裏請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廝收伏。纔被老豬築做個泥了。方敢深入於此，得見師父之面。唐僧謝之不盡，又尋些素米，煮飯安插了飲食，吃了一頓，把那些攝將來的女子趕下山，指與回家之路。點上一把火，把幾間房宇燒燬盡，請唐僧上馬，找尋大路西行。正是：割斷塵緣離色相，推乾金海悟禪心。畢竟不知幾年上纔得成，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神狂詩草寇 道昧放心猿

靈臺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猿馬半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崢嶸。除六賊，悟三乘。萬緣都罷自分明。色邪永滅超真界，坐享西方極樂城。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無詞。又早是朱明時節，但見那薰風時送野蘭香，灑雨纔晴新竹綠。艾葉滿山無客採，蒲花盈澗自爭芳。海榴嬌豔遊蜂喜，蟋蟀陰濃黃雀狂。長路那能包角黍，龍舟應弔汨羅江。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處處中天之節。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長老勒馬回頭，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謹防。」行者等道：「師父放

心我等皈命投誠。怕甚妖怪。長老聞言甚喜。加鞭催駝馬。放轡趕蛟龍。須臾上了山崖。舉頭觀看。真個是頂巖松。柏接雲霄。石壁荆榛掛野藤。萬丈崔巍。千層懸削。萬丈崔巍。峰巒峻。千層懸削。巖崖深。蒼苔碧蘚。舖陰石。古洞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聽幽禽。巧聲颯。晚實堪吟。澗內水流如瀉。玉路旁花。落似堆金。山勢惡不堪行。十步全無半步。平孤。獵鹿成雙。遇白鹿。玄猿作對。迎。忽聞虎嘯。驚人膽。鶴鳴振耳。透天庭。黃梅紅杏。堪供食。野草閑花。不識名。四衆進山。緩行良久。過了山頭。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陽之地。猪八戒。弄精神。教沙和尚挑着擔子。他雙手舉杖。上前趕馬。那馬更不懼他。認那會子。喀答答的。還只是緩行不緊。行者道。兄弟。你趕他怎的。讓他慢慢走罷了。八戒道。天色將晚。自上山行了這一日。肚裏餓了。大家走動些。尋個人家。化些齋吃。行者聞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聲。那馬溜了韉。如飛似箭。順平路。往前去了。你說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天。御馬監。養馬官名弼馬溫。故此傳留至今。是馬皆懼。那長老。攙不住韉。繩只板緊着鞍轡。該他跑了。有二十里田地。方纔緩緩而行。正走處。忽聽得一棒鐺聲。路兩邊閃出三十多人。一個個。鎗刀棍棒。攔住路口。道。和尚。那裏走。說得個唐僧。戰兢兢。坐不穩。跌下馬來。跪在路旁。草科裏。只叫。大王。救命。大王。饒命。那馬頭的兩個大漢。道。不打你。只是有盤纏。留下。長老方纔省悟。知他們是一夥強人。却欠身搭頭。觀看。但見他。一個青臉獠牙。欺大歲。一個暴睛圈眼。裝喪門。髮邊紅髮。如噴火。頰下黃鬚。似插針。他兩個頭戴虎皮花。磁腦腰繫。狐裘彩戰裙。一個手中執着狼牙棒。一個肩上橫擔。拖藤。果然不亞巴山虎。真個猶如滾水龍。三藏見他。這般兇惡。只得走起來。合掌當胸。道。大王。貧僧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者。自別了長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盤纏。也使盡了。出家人。專以乞化爲生。那得個財帛。萬望。大王。方便。讓貧僧。過去罷。那兩個賊。帥。向前道。我們在這裏。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專要些財帛。甚麼方便。方便。你果無財帛。快早脫下衣服。留下白馬。放你過去。三藏道。阿彌陀佛。貧僧這件衣服。是東家。化布。西家。化針。零零碎碎。化來的。你若剝去。可不害殺我也。只是這世裏。做得好漢。那世裏。變畜生。啞。那賊聞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這長老。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憐。

你只說你的棍子還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那賊那容分說，舉着棍，後頭沒臉的打來。長老一生不會說謊，憑着這急難處，沒奈何，只得打個誑語道：二位大王，且莫動手，我有個小徒弟，在後面就到。他身上有幾兩銀子，把與你罷。那賊道：這和尚是也，吃不得虧，且捆起來。衆囉囉一齊下手，把一條繩捆了，高高吊在樹上。却說三個闍錫僧，隨後趕來，入戒呵呵大笑道：師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裏等我們哩。忽見長老在樹上，又說你看師父，等便罷了，却又這般心腸，爬上樹去，扯着藤兒打鞦韆耍子哩。行者見了道：歡子莫亂說，師父吊在那裏，不是你兩個慢來，等我去看。看好大喜，登高坡細看，認得是夥強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即轉步，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穿一領緇衣，年紀只有二八，肩背上背着一個藍布包袱，拽開步，來到前邊，叫道：師父，這是怎麼說話，這都是些甚麼歹人。三藏道：徒弟呀，還不救我一救，還問甚的。行者道：是幹甚勾當的。三藏道：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攔住，要買路錢，因身邊無物，送把我吊在這裏，只等你來計較計較。不然，把這馬送與他罷。行者聞言，笑道：師父不濟，天下也有和尚，像你這樣皮囊的，却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誰教你把這龍馬送人。三藏道：徒弟呀，似這等吊起來，打着腰，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麼與他說來。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沒奈何，把你供出來也。行者道：師父，你好沒搭撒，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且教他莫打我，是一時救難的話兒。行者道：好好，承你搭撒，正是這樣供。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孫越有買賣。那夥賊見行者與他師父講話，撒開勢，圍將上來，道：小和尚，你師父說你腰裏有盤纏，趁早拿出來，饒你們性命。若道半個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殘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長官，不要嗔，盤纏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粉面銀二十錠，散碎的未曾見數。要時就連包兒拿去，切莫打我師父。古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處。若遇着個齋僧的長者，觀錢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幾何。只望放下我師父來，我就一井奉承。那夥賊聞言，都是歡喜道：這老和尚怪客，這小和尚倒還慷慨。放下來，那長老得了性命，跳上馬，願不得行者，操着鞭，一重跪，同著路行者忙叫道：走錯路了，操着包袱，就要追去。那夥賊攔住道：那裏走，將盤纏留下，免得動刑。行者笑

道說開盤纏須三分之。那賊頭道這小和尚忒乖就要瞞着他師父留起些兒也罷。拿出來看若多時也分些與你。背地裏買果子吃。行者道哥呀不是這等說我這裏有甚盤纏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是必分些與我那賊聞言大怒罵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與我反問我要。我看打輪起一條拖撻棍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當不知且滿面陪笑道哥呀若是這等打就打到來年打鬻春也是不當真的。那賊大驚道這和尚好硬頭。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過獎了也將就看得過。那賊那容分說兩三個一齊亂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來好大舉耳中摸一摸拔出一個繡花針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會帶得盤纏。只這個針兒送你罷。那賊道晦氣呀。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却拿住這個窮禿驢。你好道會做裁縫我要針做甚的。行者聽說不要就拈在手中。睨了一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那賊害怕道這和尚生得小倒會弄術法兒。行者將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動就送你罷。兩個賊頭上前搶奪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弄動半分。這條根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糧的一萬三千五百斤重。那夥賊怎麼知得大聖走上前輕輕的拿起丟一個翻身切步勢。指着強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孫了。那賊上前來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讓老孫打一棒兒。却休當真你看他展開棍子。幌一幌有井欄粗細七八丈長短。道的一棍把一個打倒在地。嘴脣濕土。再不做聲。那一個開言罵道這禿廝老大無禮。盤纏沒有轉傷我一個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個個打來。一發教你斷了根。羅盞的又一棍把第二個又打死了。嚇得那衆嘍囉撒鎗棄棍。四路逃生而走。却說唐僧騎着馬往東正跑入戒紗僧棚住道。師父往那裏去。走錯路了。長老兜馬道徒弟啊。趁早去與你師兄說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殺那些強盜。八戒道師父住下等我來。歡子一路跑到前邊。厲聲高叫道哥哥師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會打人。八戒道那強盜往那裏去了。行者道別個都散了。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裏睡覺哩。八戒笑道你兩個還寤的好。道是熬了夜。這般辛苦不往別處睡却睡在此處。歡子行到身邊看看道倒與我是一起的。乾淨張着口睡。偷出些粘涎來了。行者道是老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八戒道人頭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腦

子來了，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慌忙跑轉去對唐僧道：「散了夥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條路上去。」八戒道：「打也打得直了脚，又會往那裏去走哩？」三藏道：「你怎麼說散夥？」八戒道：「打殺了，不是散夥是甚的？」三藏問：「打的怎麼模樣？」八戒道：「頭上打了兩大窟窿，三藏教解開包，取幾文襯錢，快去那裏討兩個膏藥，與他兩個貼貼。」八戒笑道：「師父好沒正經，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癩，那裏好貼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惱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糊塗長，猴子短，兜轉馬，與妙僧入戒，至死人前見那血淋淋的，倒臥山坡之下，這長老甚不忍見，即着八戒快使釘鉗，築個坑子埋了，我與他念卷倒頭經。」八戒道：「師父左使了人，也行者打殺人，還該教他去燒埋，怎麼教老豬做土工行者被師父罵惱了，喝着八戒道：『潑懶劣貨，趁早兒去埋，過了些兒，就是一棍，敲子慌了，往山坡下葬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捆住把齒，敲子丟了，把便把嘴拱拱到軟處，一嘴有二尺五，兩嘴有五尺深，把兩個賊屍埋了，盤作一個墳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燭來，待我禱祝，好念經。行者努着嘴道：『好不知趣，這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着店，那討香燭就有錢也，無處去買。』三藏恨恨的道：『猴頭過去，等我撮土焚香，禱告道：『三藏悲野塚，聖僧善念祝荒墳。祝云：拜惟好漢聽，原因念我弟子，東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經文，適求此地，逢爾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縣，都在此山內結黨成羣，我以好話哀告，爾等不聽，返善生嗔，却道行者棍下傷身，竊念屍骸暴露，吾隨掩土盤墳，折青竹為香燭，無光彩，有心勤取，頑石作施食，無滋味，有誠真，你到森羅殿下，契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居吳姓，寬有頭領，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入戒笑道：『師父推了乾淨，他打時，却也沒有我們兩個。』三藏真又撮土禱告道：『好漢告狀，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大聖聞言，忍不住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忒沒情義，為你取經，我費了多少懇懇勞苦，如今打死這兩個毛賊，你倒教他去告老孫，雖是我動手打，却也只是為你，你不往西天取經，我不與你做徒弟，恁會來這裏會打殺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揸着鐵棒，望那墳上搗了三下道：『遭瘟的強盜，你聽着我，被你前七入棍，後七入棍，打得我不疼不癢的，觸惱了性子，一差二誤，將你打死了，儘你到那裏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玉帝認得我，天王隨得我，二十八

宿懽代。九曜星官怕我。府縣城隍跪我。東嶽天齊怖我。十代閻君曾與我爲僕從。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不論三界五司。十方諸宰。都與我情深面熟。隨你那裏去告。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却又心驚道。徒弟呀。我這齋戒。是教你體好生之德。爲夏善之人。你怎麼就認真起來。行者道。師父。這不是好要子的勾當。且和你趕早尋宿去。那長老只得懷嘆上馬。孫大聖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妬之意。師徒都面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們到那裏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進行至莊舍邊。下馬看時。却也好個佳場。但見野花盈徑。雜樹遮扉。遠岸流山水。平畦種麥。蒹葭露潤。輕鷗宿柳。風微倦鳥棲。青柏間松。爭翠碧。紅蓮映菖門。芳菲行犬吠。早雞啼。牛羊食飽。牧童歸。鑿烟結露。黃梁熟。正是山家入暮時。長老向前。忽見那村舍門裏。走出一箇老者。卽與相見。道了問訊。那老者問道。僧家從那裏來。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遠路趨寶方。天色將晚。特來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貴處到我這裏。程途迢遞。怎麼涉水登山。獨自到此。三藏道。貧僧還有三個頑徒同來。老者問。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旁立的便是。老者搖抬頭。看見他們面貌醜陋。急回身往裏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萬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戰兢兢。拈口難言。搖着頭。擺着手道。不傳。不傳。不像人模樣。是幾是幾個妖精。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懼。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爺爺呀。昨夜又一個馬面。一個雷公。行者聞言。厲聲高叫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又是我重孫。馬面是我元孫。哩。那老者聽見。魂飛魄散。面容失色。只要進去。三藏攔住他。回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這等粗魯。不會說話。正勸解處。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攜着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道。爺爺爲何這般驚恐。老者纔叫媽媽。看茶來。那婆婆看個丟了孩兒。入裏面。捧出二盞茶來。茶罷。三藏却轉下來。對婆婆作禮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纔到貴處。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個徒弟。貌醜。老家長見了。虛驚也。婆婆道。見醜醜的。就這等虛驚。若見了老虎豺狼。却怎麼好。老者道。媽媽呀。人面醜陋。還可。只是言語一發嚇人。我說他像夜叉。馬面。雷公。他敢喝道。雷公是他孫子。夜又是他重孫。馬面是他元孫。我聽此言。故然恐懼。唐僧道。不是。不是。像雷公的。是我

大徒孫悟空像馬面的是我二徒豬悟能像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淨他們雖是醜陋却也秉教沙門皈依善果不是甚麼惡魔孽怪怕他怎麼公婆兩個聞說他名號皈依沙門之言却總定性同驚教請來請來長老出門叫來又吩咐道這老老者甚惡你等今進去相見切勿抗禮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師兄撒潑行者笑道不是嘴長耳大臉醜便也是一個好男子沙僧道莫爭辯這裏不是那耍乖弄俊之虞且進去且進去遂此把行囊馬匹都到草堂上替同唱了個喏坐定那媽媽兒賢慧即便攜轉小兒吩咐煮飯安排一頓素齋他師徒吃了漸漸晚了又掌起燈來都在草堂上閑敘長老纔問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楊又問年紀老者道七十四歲又問幾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個道纔媽媽攜的是小孫長老道請令郎相見拜揖老者道那廝不中拜老拙命苦養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點頭而歎可憐可憐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廝專生惡念不務正等專好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羆狗黨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三藏聞說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長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賢父母何生惡逆兒行者近前道老官兒似這等不肖不肖姦盜邪淫之子連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尋他來打殺了罷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無一個人丁縱是不才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沙僧與八戒笑道師兄莫管閑事你我不官府他家不肖與你何干且告施主見賜一束草兒在那廂打鋪睡覺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着沙僧到後園裏拿兩個稻草教他們在園中草圍臥內安歇行者牽了馬入戒挑了行李同長老俱到園臥內安歇不題却說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白天早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首他們都四奔逃生約摸到四更時候又結了一夥在門前打門老者聽得門響即披衣道媽媽那廝們來也媽媽道既來你去開門放他來家老者方纔開門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餓了餓了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裏面叫起他妻來打米煮飯却廚下無柴往後園裏拿柴到廚房裏問妻道後園裏白馬是那裏的其妻道是東土取經的和尙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頓晚齋教他在草圍臥內睡哩那廝聞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們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裏也衆賊道那個

冤家那廝道却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尙來我家借宿現睡在草園裏裏衆賊道却好却好拿住這些禿驢一個個割成肉醬一則得那行囊白馬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那廝道且莫忙你們且去磨刀等我煮飯熟了大家吃飽些一齊下手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磨鎗的磨鎗那老兒聽得此言悄悄走到後園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廝領衆來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圖害我老拙念你遠來不忍傷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三藏聽說戰兢兢的叩頭謝了老者即喚八戒牽馬沙僧挑擔行者拿了九環錫杖老者開後門放他去了依舊悄悄的前前睡下卻說那廝們磨快了刀鎗吃飽了飯食時已五更天氣一齊來到園中看處却不見了即忙點燈着火尋殺多時四無踪跡似見後門開着都道從後門走了走了發一聲喊趕將上來一個個如飛似箭直趕到東方日出却纔聽見唐僧那長老聽得喊聲回頭觀看後面有二三十人鎗刀簇簇而來便叫徒弟啊賊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孫了他去來三藏勸馬道悟空切莫傷人只嚇退他便罷行者那肯聽信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裏去衆賊罵道禿廝無權還我大王的命來那廝們圈子陣把行者圍在中間舉鎗刀亂砍亂搗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晃碗來粗細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擔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撻着的骨折擦着的皮傷乘些的跑脫幾個癩些的都見閻王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慌的放馬奔西猪八戒沙和尚緊隨鞭鏝而去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那賊哼哼的告道爺爺那穿黃的是行者上前奪過刀來把個才黃的割下頭來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鐵棒拔開雲步趕到唐僧馬前提着頭道師父這是楊老兒的逆子被老孫取將首級來也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慌得跌下馬來罵道這廝狗彘醜殺我也快拿過快拿過八戒上前將人頭一脚踢下路旁使釘耙築些土蓋了沙僧放下擔子攬着唐僧道師父請起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緊箍咒來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眼脹頭昏在地下打滾只教莫念莫念那長老念十餘遍還不住口行者翻筋斗豎蜻蜓疼痛難禁只叫師父饒我罪福有話便說莫念莫念三藏却纔住口道沒話說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罷行者忍疼磕頭道師父怎的就趕我去耶三藏道你這廝猴兒惡太甚不是個取經

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兩個賊頭。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賜齋借宿。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雖然他的兒子不肯。與我無干。也不該與他首。况又殺死多人。壞了多少生命。傷了天地多少和氣。屢次勸你。更無一毫善念。要你何為。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說聲去。一路勸斗雲。無影無踪。遂不見了。嘆。這正是心有兇狂丹不熟。神無定位道難成。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騰文

却說孫大聖惱滿悶悶。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不是個大丈夫之器。欲待更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島。却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告龍王。真個是無依無倚。苦自付量道。罷罷。我還去見我師父。還是正果。遂按下雲頭。竟至三藏馬前。侍立道。師父。恕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咒住馬。卽念緊箍兒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撞見陷在肉裏有一寸來深淺。方纔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虞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三藏發怒道。你這糊搥殺生害命。連累了我多少。如今實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纏了些兒。我又念真言。這番決不住口。把你腦漿都勒出來哩。大聖疼痛難忍。見師父更不同心。沒奈何。只得又駕筋斗雲。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好大聖撥回筋斗。那箇一個時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見木吒行者迎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要見菩薩。木吒卽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薩。善財聽見一個告示。笑道。好刁嘴猴兒。還像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大願大乘。救苦救難。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有甚不是處。你要告他。行者滿懷悶氣。一聞此言。心中怒發。咄的一聲。把善財童子。喝了個倒退道。這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

着實惡魯。你那時節作怪瓜精。我請菩薩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自在逍遙。與天同壽。還不拜謝。老孫轉倒這般侮慢。我是有事來求告菩薩。却怎麼話我刁嘴。要告菩薩。善財陪笑道。還是個急猴。子。我與你作甚麼。子。你怎麼就變臉了。正講處。只見白鶴哥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吒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臺。下行者。望見菩薩。倒身下拜。止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菩薩教木吒與善財。扶起道。悟空。有甚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莫哭莫哭。我與你救苦消災也。行者垂淚再拜道。當年弟子。爲人。曾受那個氣。來自蒙菩薩解脫。天災。乘教沙門。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我弟子捨身拚命。救解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裏奪脆骨。蛟龍背上揭生鱗。只指望歸真正具。洗滌除邪。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薩道。且說那皂白原因。來我聽行者。即將那打殺草寇前後始終。細陳了一遍。却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緊箍咒。兇趕他幾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特來告訴菩薩。菩薩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爲僧。決不輕傷性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殺許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打死。是你功績。這人身打死。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放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行者啞。嗚。咽喉道。縱是弟子不善。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萬幸菩薩。捨大慈悲。將緊箍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我仍往水簾洞。逃去罷。菩薩笑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傳我的。當年差我上東土。尋取經人。賜我三件寶貝。乃是錦襪袈裟。九環錫杖。金緊箍。三個箍兒。袞授咒語三篇。却無甚緊箍兒。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辭。菩薩去也。菩薩。你辭我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來。求念緊箍兒。咒。去也。菩薩道。你且住。我與你看。祥。晦。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這樣不祥也。殺了菩薩。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好菩薩。端坐蓮臺。蓮心三界。慧眼。遙觀。遍周宇宙。霎時間。開口道。悟空。你那師父。頃刻之際。就有傷身之難。不久便來尋你。你只在此處。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孫大聖。只得飯依。不敢造次。侍立於寶蓮臺下。不題。却說唐長老。自趕同行者。教八戒引馬。沙僧挑擔。連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遠近三藏勒馬道。徒弟自五更時出了村舍。又被那濁。

馬濕着了氣，惱道：「半日鐵又渴，又渴，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吃。」八戒道：「師父且請下馬，等我看看可有鄰近的莊村，化齋去也。」三藏聞言，滾下馬來，歡子縱起雲頭，半空中仔細觀看，一望盡是山嶺，莫想有個人家。八戒按下雲來，對三藏道：「却是沒處化齋，一望之間，全無莊舍。」三藏道：「既無化齋之處，且得些水來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南山澗下取些水來。」沙僧即取鉢盂，遞與八戒，八戒托着鉢盂，駕雲而去。那長老坐在路旁，等飯多時，不見回來，可憐口乾舌苦，難熬，有時爲證，保神養氣，謂之精性，原來一稟形心，亂神昏諸病作，形衰精敗，道元傾，三花不就，空勞碌，四大贅條枉費爭，土木無功，金水絕，法身疏懶，幾時成。沙僧在旁，見三藏餓渴難忍，八戒又取水不來，只得穩了行囊，拴牢了白馬道：「師父，你自在坐着，等我催水來。」長老含淚無言，但點頭相答。沙僧急駕雲光，也向南山而去。那師父獨鍊自熬，困苦太甚，正在惶惶之際，忽聽得一聲響亮，說得長老欠身看處，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旁，雙手捧着一個磁杯道：「師父，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殺哩。這一杯好凉水，你且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齋。」長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當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罷。」行者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不得，不干你事，潑糊猴，只管來纏我做甚。」那行者變了臉，發怒生嗔，喝罵長老道：「你這個狠心的潑禿，十分賤我，輪鐵棒，丟了磁杯，逞長老脊背上，捫了一下，那長老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被他把兩個青氈包袱，提在手中，駕筋斗雲，不知去向，却說八戒托着鉢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草舍人家，原來在先看時，被山高遮住，未曾見得，今來到邊前，方知是個人家。歡子暗想道：「我若是這等醜嘴臉，決然怕我，枉勞神思，斷然化不得齋飯，須是變好，須是變好，好歡子，捻着訣，念個咒，把身搖了七八轉，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口裏呼嘖嘖的，挨近門前，叫道：「施主，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貧僧是東土來，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在路饑渴了，家中有鍋巴冷飯，千萬化些兒，救口，原來那家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種穀去了，只有兩個女人在家，正纔煮了午飯，感起兩盆，却收拾往田送去，鍋裏還有些飯與鍋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見他這等病容，却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又怕跌倒死在門首，只得哄哄，將些剩飯鍋巴，滿滿的與了一鉢，歡子拿轉來，現了本像。

竟同舊路正走間聽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擡頭看時，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這裏來，這裏來，及下崖迎至面前。這道瀾裏好清水不爲你往那裏去的。八戒笑道：我到這裏見山凹子有個人家，我去化了這一鉢乾飯來了。沙僧道：飯也用着，只是師父渴得緊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將衣襟來兜着這飯，等我使鉢盂去舀水。二人歡歡喜喜，同至路上，只見三藏面磕地，倒在塵埃，白馬撒鞭，在路旁長嘶跑跳，行李擔不見踪影，慌得八戒跌脚搥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講，不消講，這還是孫行者趕走的餘黨，來此打殺師父，搶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馬拴住，只叫怎麼好，怎麼好。這誠所謂半途而廢，中道而止也。叫一聲師父，滿眼拋珠，傷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着師父的屍靈，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沙僧實不忍捨，將唐僧扳轉身體，以臉溫臉，哭一聲苦命的師父，只見那長老口鼻中吐出熱氣，胸前溫暖，連叫八戒，你來，師父未傷命哩。那猓子纔近前，扶起長老，趕醒呻吟一會，罵道：好潑猓，打殺我也。沙僧入戒問道：是那個猓，長老不言，只是嘆息，却討水吃了幾口，纔說：徒弟們剛去，那悟空更來纏我，是我堅執不收，他遂將我打了一棒，青靛包袱却捨去了。八戒聽說，咬唇口中牙，發起心頭火道：巨耐這潑猓，怎敢這般無禮。教沙僧你伏侍師父，等我到他家討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發怒，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將先化於飯熱，調理師父，再去尋他。八戒依言，把師父扶上馬，拿首鉢盂，兜着冷飯，直至那家門首，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忽見他門慌忙躲過。沙僧合掌道：老母親，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師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熱茶，與他吃飯。那媽媽道：道纔有個食癆病和尚，說是東土差來的，已化齋去了。又有個甚麼東土的，我沒人在家，請別轉轉。長老聞言，扶着八戒，下馬躬身道：老嫗，我弟子有三個徒弟，合意同心，保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只因我大徒弟孫悟空一生兇惡，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來，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將我行囊衣鉢搶去。如今要着一個徒弟尋他取討，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特來老嫗家，府上權安息一時，待討將行李來，就執行，決不敢久住。那媽媽道：剛纔一個食癆病黃

胖和尚他化齋去了。也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長耳大。恐怕你家害怕。不肯與齋。故變作那等模樣。你不信。我兄弟兜裏不是你家鍋巴飯。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送不拒他。留他們坐了。却燒了一罐熱茶。遞與沙僧泡飯。沙僧即將冷飯泡了。遞與師父。師父吃了幾口。定性多時。道。那個去討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我曾弄他一次。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等我。等我。長老。逆。你去不得。那猢猻原與你不和。你又說話粗。或一言兩句之間。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着悟淨去罷。沙僧應承道。我去。長老又吩咐沙僧道。你到那裏。須看個頭勢。他若肯與你包袱。你就假謝。拿來。若不肯。切莫與他爭競。竟至南海菩薩處。將此情告訴。請菩薩去問他。要沙僧一一聽從。向八戒道。你今尋他去。你千萬莫惱。他好生供養師父。這人家亦不可撒謊。恐他不肯供飯。我去就回。八戒點頭道。我理會得。但你去討得。討不得。趁早回來。不要弄做尖擔柴。兩頭脫空也。沙僧遂捻了訣。駕起雲光。直奔東勝神州而去。真個是身在神飛。不守命。有爐無火。怎燒丹。黃婆別主。求金老。木母延師。奈病顏。此去不知何日返。這回難量幾時還。五行生剋情無順。只待心猿復進關。那沙僧在半空裏。行經三晝夜。方到了東洋大海。忽聞波浪之聲。低頭觀看。真個是黑霧漲天。陰風撼。滄溟街日。曙光寒。他也無心觀看。望仙山。渡過瀛洲。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風。踏水勢。又多時。却聽見高峯接戰。峻壁懸扉。卽至蜂頭。按雲找路。下山尋水簾洞。步近前。只聽得那山中無數猴精。滔滔亂嚷。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臺之上。雙手扯着一張紙。朗朗的念道。東土大唐王皇帝李。駕前勅命。御弟聖僧陳玄奘法師。上西方天竺國。娑藍靈山大雷音寺。專拜如來佛祖。求經。朕因促病侵身。魂遊地府。幸有陽數。殊長。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得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施行。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別大國以來。經度諸邦。途中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豬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淨和尙。念了從頭又念。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止不住近前厲聲高叫。師兄。師父的關文。符念他怎的。那行者聞言。急擡頭。

不認得是沙僧，叫拿來，拿來，衆猴一齊圍繞，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來，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見他變了臉，不肯相認，只得朝上行禮道：「上告師兄，前者實是師父性暴，錯怪了師兄，把師兄咒了幾遍，逐趕回家。一則弟等未曾勸解，二來又爲師父饑渴，去尋水化齋，不意師兄好意復來，又怪師父執法不留，遂把師父打倒，昏迷在地，將行李搶去，後我等被轉師父，特來拜兄，若不恨師父，還念昔日解脫之恩，同小弟將行李同見師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情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萬把包袱賜弟，兄在深山，樂桑榆晚景，亦誠兩全其美也。行者聞言，呵呵冷笑道：「賢弟，此論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愛居此地。我今熟讀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贍部洲人立我爲祖，萬代傳名也。沙僧笑道：「師兄，口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我佛如來造下三藏真經，原着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要我們苦歷千山，論求諸國，保護那取經人，菩薩曾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號曰金襴長老，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貶下靈山，轉生東土，教他果正西方，復修大道，遇路上該有這般魔障，解脫我等三人，與他做護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洞佛祖肯傳經與你，却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懵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誠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我就沒有唐僧，我這裏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自去取經，老孫獨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起身矣。你不信，待我請來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馬，誇出一個唐三藏，跟着一個八戒，挑着行李，一個沙僧，拿着錫杖，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裏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吃我一杖。」好沙僧，雙手舉降妖杖，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原來這是一個猴精，那行者惱了，輪金箍棒，帥衆猴，把沙僧圍了，沙僧東冲西撞，打出路口，攪雲霧，造生道，這猴如此，憊懶，我告菩薩去來。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來追趕，回洞教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剝了皮，取肉煎炒，將椰子酒、葡萄酒、同羣猴都吃了，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猴，還變一個沙和尚，從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題沙僧，離了東海，行經一晝夜，到了南海，早見落伽山不遠，急至前，低侍雲霧，觀看好去處，果然是包乾之奧，括坤之區。

會百川而浴日浴星。歸衆流而生風。深月潮發。騰凌大鯤化。波翻浩蕩。巨鯨遊。水通西北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脈。仙方洲島各仙宮。休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靈洞好景致。山頭霞彩壯元精。巖下祥風漾。月晶繁。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鷲。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頂上。紫鸞數次到山亭。遊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沙僧徐步落伽山。觀看仙境。只見木吒行者當面相迎道。沙悟淨。你不保唐僧取經。却來此何幹。沙僧作禮畢道。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爲引見。引見木吒。僧知是尋行者。更不題起。卽先進去。對菩薩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淨朝拜。孫行者在臺下聽見。笑道。這定是唐僧有難。沙僧來請菩薩的。菩薩卽命木吒門外叫進。這沙僧倒身下拜。拜罷。擡頭正欲訴告前事。忽見孫行者站在旁邊。等不得說話。就掣降妖杖。孫行者劈臉便打。這行者更不同手。徹身躲過。沙僧口裏亂罵道。我把你個犯十惡造反的潑猴。你又來影瞞菩薩。哩。菩薩喝道。悟淨不要動手。有甚事先與我說。沙僧收了寶杖。再拜臺下。氣沖沖的對菩薩道。這猴一路行兇。不可數計。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師父怪他。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主家裏。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殺死。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師父說得跌下馬來。罵了他幾句。趕他回來。分別之後。師父餓渴太甚。殺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着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將兩個青氈包袱搶去。我等回來。將師父救醒。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不想他變了臉。不肯認我。將師父關文念了。又念我問他念了做甚。他說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經。送上東土。算他的功果。立他爲祖。萬古傳揚。我又說沒唐僧。那肯傳經與你。他說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及請出果是一匹白馬。一個唐僧。後跟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裏又有個沙和尚。是我趕上前。打了他一寶杖。原來是個妖精。他就帥衆拿我。是我特來告訴菩薩。不知他會使魘斗雲。預先到此處。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影瞞菩薩也。菩薩道。悟淨不要怕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那有此事。沙僧道。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恣敢欺誑。菩薩道。既如此。你休發急。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難誠。是假易除。到那裏自見分曉。這大聖聞言。卽與沙僧辭了菩薩。這一去到那花

果山前分皂白水簾洞口辨真邪。畢竟不知如何分辨。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一人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縱起兩道祥光。離了南海。原來行者勛斗雲快。沙和尚仙雲覺遲。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拉住道。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先去安排。待小弟與你一同走。大聖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不多時。果見花果山按下雲頭。二人洞外細看。果見一個行者高坐石台之上。與羣猴飲酒作樂。模樣與大聖無異。也是黃髮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錦布直裰。繫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足下也踏一雙麕皮鞋。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朔腮剌土星。耳顙頗闊。獠牙向外生。這大聖怒發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鐵棒上前罵道。你是何等妖邪。敢變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兒孫。擅居吾仙洞。擅作這威福。那行者見了公然不答。也使鐵棒來迎。二行者在一處。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呀。兩條棒。二猴精。這場相敵實非輕。都要護持唐御弟。各施功績。立英名。真猴實受沙門教。假怪虛稱佛子情。蓋為神通多變化。無真無假兩相平。一個是混元一氣齊天聖。一個是久煉千靈縮地精。這個是如意金箍棒。那個是隨心鐵桿兵。隔架遮攔無勝敗。撐持抵敵沒輸贏。先前交手在洞外。少頃爭持起半空。他兩個各踏雲光。跳門上。九霄雲內。沙僧在旁。不敢下手。見他們戰此一場。誠然難認真假。欲持拔刀相助。又恐傷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縱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寶杖。打近水簾洞外。驚散羣妖。掀翻石凳。把飲酒食肉的器皿。盡情打碎。尋他的青氈包袱。四下裏全然不見。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遮掛洞門。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近看乃是一股水脈。故曰水簾洞。沙僧不知進步來歷。故此難尋。即便撥雲趕到。九霄雲裏。輪着寶杖。又不好下手。大聖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觀師父。說我等這般這般。被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薩前辨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沙僧見兩個相貌聲音。更無一毫差別。皂白難分。只得依言撥轉雲頭。回復唐僧不題。你看那兩個行者。且行且鬥。直來到南海。竟至落伽山。打打罵罵。喊聲不絕。早驚動護法諸天。即報入潮音洞裏。道菩薩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那菩薩與木吒行者。普賢童子。龍女。降蓮台。

出門喝道。那孽畜那裏走。這兩個遞相揪住道。菩薩這廝果然像弟子模樣。纔自水簾洞打起。戰鬥多時。不分勝負。沙悟淨肉眼愚蒙。不能辨識。有力難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復師父。我與這廝打到寶山。借菩薩慧眼。與弟子認個真假。辨明邪正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過衆諸天。與菩薩都看。夏久莫想能認。菩薩道。且放了手。兩邊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兩邊站定。這邊說。我是真的。那邊說。他是假的。菩薩喚木吒與普財上前。悄悄吩咐。你一個暫住一個。等我暗念緊箍咒。看那個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幫一個。菩薩暗念真言。兩個一齊喊疼。都抱着頭地下打滾。只叫莫念莫念。菩薩不念他兩個。又一齊揪住。照舊喫罵。菩薩無計奈何。卽令諸天木吒上前助力。衆神恐傷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薩叫聲孫悟空。兩個一齊答應。菩薩道。你當年官拜弼馬溫。大鬧天宮時。神將皆認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同話這大聖謝恩。那行者也謝恩。二人扯扯拉拉。口裏不住的嘆。竟至南天門外。慌得那廣目天王。帥馬趙。關。四大天將。及把門大小衆神。各使兵器攔住道。這裏走。此間可是爭鬪之處。大聖道。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在路上打殺賊徒。那三藏趕我回去。我徑去普陀巖見觀音菩薩。訴告。不想這妖精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打倒唐僧。搶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只見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後到普陀巖告請菩薩。又見我侍立盪下。沙僧誑說是我。駕筋斗雲。又先在菩薩處懺飾。菩薩却是個正明。不聽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驗。原來這妖精果像老孫模樣。纔自水簾洞打到落伽山見菩薩。菩薩也難識認。故打至此間。煩請天眼力。與我認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似這般道。說了一遍。衆天神看殺多時。也不能辨他兩個。以嗎道。你們既不能認。讓開路。等我們去見玉帝。衆神掙抵不住。放開天門。直至靈霄寶殿。馬元帥同衆葛許。邱。四。天師。奏道。下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打進天門。口稱見主。說不了。兩個直嚷進來。說得那玉帝。卽降立寶殿。問曰。你兩個因甚事。擅闖天宮。喚至朕前。尋死。大聖口稱。萬歲。萬歲。臣今皈命。兼教沙門。再不教欺心。誰上。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樣。如此如彼。把前情備陳了一遍。葛乞與臣辨個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玉帝卽傳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鏡來。照這廝誰真誰假。教他假滅真存。天王卽取鏡照住。請玉帝

同衆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髮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趕出殿外。這大聖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歡喜。揪頭抹頭。復打出天門。墜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見師父去。我和你見師父去。却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又行了三晝夜。回至本莊。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當時只說是孫行者打我一棍。搶去包袱。豈知却是妖精假變的行者。沙僧又告道：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一匹白馬。又有一個人。戒挑着我們包袱。又有一個變作是我。我忍不住惱怒。一杖打死。原是一個猴精。因此驚散。又到菩薩處訴告。菩薩着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那妖果與師兄一般模樣。我難助力。故先來回復師父。三藏聞言大驚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旨了。他說有幾起取經的。這却又不是一起。那家老老小小。都來問沙僧道：你這幾日往何處討盤纏去的。沙僧笑道：我往東勝神州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討行李。又到南海落伽山。拜見觀音菩薩。却又到花果山。方纔轉回。至此那老者又問：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約有二十餘萬里。老者道：爺爺呀。似這幾日。就走了這許多路。只除是駕雲。方能較得到。八戒道：不是駕雲。如何過海。沙僧道：我們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師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聽言。都說是神仙。八戒道：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正說間。只聽半空中喧嘩亂嚷。慌得都出來看。却是兩個行者打將來。八戒見了。忍不住手癢道：等我去認認。看好獸子。急縱身跳起。在空中高叫道：師兄莫嚷。我老豬來也。那兩個一齊應道：兄弟來打妖怪。來打妖怪。那家子又驚又喜道：是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歇在我家。就是發願齋僧的。也齋不着這等好人。更不計較茶飯。愈加供養。又說這兩個行者只怕鬧出不好來。地覆天翻。作禍在那裏。三藏見那老者當面是喜。背後是憂。即開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憂歎。貧僧收伏了徒弟。去惡誦善。自然謝你。那老者滿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講。師父可坐在這裏。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話兒。看那個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極當。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假去。這大聖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攙住一個。叫道：二哥。你也攙住一個。果然攙住。落下雲頭。竟至草舍門外。三藏見了。就念緊

龜兒咒二人一齊叫苦道：「我們這等苦關，你還咒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長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認得真像。他兩個掙脫手，依然又打這大聖道。兄弟們保着師父，等我與他打到關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說。二人抓抓捏捏，須臾又不見了。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簾洞，看見假八戒挑着行李，怎麼不搶將來？」沙僧道：「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假沙僧，他就亂圍上來，要拿是我願性命走了。及告菩薩與行者，復至洞口，他兩個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尋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覆師命也。」八戒道：「你原來不曉得，我前年請他去時，先在洞門外相見，後被我說泛了他，他就跳下去洞裏。換衣來時，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裏一鑽，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門，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裏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門，你可趁他都不在，可先到他洞裏取出包袱。」我們往西天去罷，他就來，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說：「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過，反為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門，縱着雲霧，竟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却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噴到陰山背後，認得那滿山鬼戰戰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陰司門裏，報上森羅寶殿道：「大王，陰山背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將來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卞官王，十殿轉輪王，一殿轉一殿靈時間，十王會齊，又着人飛報與地藏王，盡在森羅殿上，點聚陰兵等擒真像，只聽得那強風滾滾，慘霧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滾的，打至森羅殿下，陰君近前攔住道：「大聖有何事，關我幽冥？」這大聖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過西梁國，至一山，有強賊截劫我師，是老孫打死幾個師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隨到南海菩薩處，稟告，不知那妖精怎麼就縛着口氣，假變作我的模樣，在半路上打倒師父，搶奪了行李，師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討包袱，這妖怪假立師名，要往西天取經。」沙僧逃遁至南海見菩薩，我正在側，他備說原因，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果被這廝占了我巢穴，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其實相親，言語等俱一般，菩薩也難辨真假，又與這廝打上天堂，衆神亦果難辨，因見我師，我師念緊箍咒試驗，與我一般疼痛，故此關至幽冥，望陰君與我查看生死簿。」

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遣他魂魄。免殺二心混亂。那怪亦如是說一遍。陰君聞言。卽喚符籙判官。一一從頭查勘。更無個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蟲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大閻陰司。消死名一筆勾之。自後來。凡是猴屬。盡無名號。查勘畢。當殿回報。陰君各執笏。對行者道。大聖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你還到陽間去折辨。正說處。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諦聽與你聽。個真假。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時。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間。蠹蟲毛蟲。羽蟲。昆蟲。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何以照鑒善惡。察聽賢愚。那獸奉地藏鈞旨。就於森羅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須臾。擡起頭來。對地藏道。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當面說出便怎麼。諦聽道。當面說出。恐妖精惡發。搔擾寶殿。政令陰府不安。又問。何爲不能助力擒拿。諦聽道。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這般。怎生祛除。諦聽言。佛法無邊。地藏早已省悟。卽對行者道。你兩個形容如一。神通無二。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裏。方得明白。兩個一齊嘆道。說的是。說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陰君。送出謝了地藏。同上翠雲宮。着鬼使閉了幽冥關隘。不題。看那兩個行者。飛雲奔霧。打上西天。有詩爲證。人有二心生禍災。天涯海角致疑猜。欲思寶馬三公位。又憶金鑿一品臺。南征北討無休歇。東瀛西除未定哉。禪門須學無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他兩個在那半空裏。扯扯拉拉。抓抓捏捏。且行且闢。直至大西天。靈鷲仙山。雷音寶刹之外。早見那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諸大聖衆。都到七寶蓮臺之下。靜聽如來說法。那如來正講到這。不有中。有不中。無中。無不中。不空中。不空。非有。非無。爲無。色。非爲色。非空。爲空。空卽是色。色卽是空。無定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概衆稽首。皈依流通誦讀之際。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卽離寶座。對大衆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競鬪而來也。大衆舉目看之。果是兩個行者。以天喝地。打至雷音勝境。慌得那八大金剛。上前攔住。道。汝等欲往那裏去。這大聖道。妖精變作我的模樣。欲至寶蓮臺下。煩如來爲我辨個虛實也。衆金剛抵擋不住。

直嘍至靈下跪於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護唐僧來造寶山，求取真經，一路上煉魔縛怪，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強徒劫擄，委是弟子二次打傷幾個師父怪我，趕回不容同拜。如來金身弟子無奈，只得投奔南海，見觀音訴告，不期這個妖精假變弟子聲音相覷，將師父打倒，把行者搶去。師弟悟淨尋至我山，被這妖怪假巧言說，有真僧取經之故，悟淨脫身至南海，備說詳細，觀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淨再至我山。因此兩人比供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宮，又會打見唐僧，打見冥府，俱莫能辨認，故此大膽輕造，千乞大開方便之門，廣垂憐憫之念，與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護唐僧，親拜金身，取經回東土，承揚大教。大衆聽他兩張口一樣聲，俱說一遍，衆亦莫辨。惟如來則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見南下彩雲之間，觀音來了，參拜我佛。我佛合掌道：觀音尊者，你看那兩個行者，誰是真，誰是假？菩薩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宮地府，亦俱難認。特來拜告如來，千萬與他辨明。辨明如來笑道：汝等法力廣大，只能普閱周天之事，不能徧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菩薩又指示周天種類，如來纔道：周天之內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蟲，乃蠶、鱗、毛、羽、昆，這廝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蠶，非鱗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類之種。菩薩道：敢問是那四猴？如來道：第一是靈明石猴，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斗；第二是赤尻馬猴，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縮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獼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四猴者，不入十類之種，不覆兩間之名。我觀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此猴若立一處，能知千里外之事，凡入說話，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與真悟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獼猴也。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本像，膽戰心驚，急急變身跳起來，就走。如來見他走時，即令大衆下手，早有四菩薩，入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觀音，木吒，一齊圍繞。孫大聖也要上前，如來道：悟空休動手，待我與你擒他。那獼猴毛骨悚然，料難脫身，忙搖身一變，變作個蜜蜂兒，往上便飛。如來將金鉢盂擡起去，正蓋着那蜂兒，落下來。大衆不知以爲走了，如來笑云：大衆休言妖精未走，現在我這鉢盂之下。大衆一發上前，把鉢盂揭起，果然現了本像。是一個六耳獼猴，孫大聖忍

不住掄起鐵棒劈頭一下打死。至今絕此一種。如來不忍道聲善哉善哉。大聖道。如來不該慈憫他。他打傷我師父。搶奪我包袱。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白晝搶奪也。該個斬罪哩。如來道。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大聖叩頭謝道。上告如來得知。那師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不收留。却又不勞一番神思。遂如來方便。把經籠兒呢念一念。馮下這個金箍。交還如來。放我還俗去罷。如來道。你休亂想。切莫放刁。我教觀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護他去。那時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臺。那觀音在旁聽說。即合掌謝了聖恩。領悟空。送驚雲而去。隨後木吒行者白鶴哥一同趕上。不多時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見急請師父拜門迎接。菩薩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幸如來知識。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須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護你。纔得到靈山。見佛取經。再休嚷怪。三藏叩頭道。謹遵教旨。正拜謝時。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豬八戒背着兩個包袱。駕風而至。馱子見了菩薩。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別了師父。至花果山水簾洞尋得包袱。果見一個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兩個猴身。却入裏方尋着包袱。當時查點一物不少。却駕風轉此。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菩薩把如來饑怪之事說了一遍。那馱子十分歡喜。稱謝不盡。師徒們拜謝了菩薩。回海都依舊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謝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馬匹找大路而行。正是中道分難。亂五行。降妖聚會。合元明。神歸心會。禪方定。六欲怯降。丹自成。畢竟這去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燄山

養行者一調芭蕉扇

若干種性本來同。海納無窮千思萬慮終成妄。般般色色和融。有日功完行滿。圓明法性高隆。休教差別走西東。緊鎖牢籠。收來安放丹爐內。煆得金烏一樣紅。朗朗輝輝嬌豔。任教出入乘龍。話裏三藏運善。隨教旨。收了行者。與八戒沙僧。剪斷二心。鎖韉橫馬。同心戮力。趕奔西天。說不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歷過了夏月。夏天。却又值三秋。霜景。但見那落雲。斷統西風緊。鶴鳴遠岫。霜林錦。光景正蒼涼。山長水更長。征鴻來北塞。玄鳥歸南陌。客路怯孤單。狗衣容易寒。師徒四衆。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三藏勒馬道。如今正是秋天。却怎反有熱氣。八戒道。原來

不知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乃日落之處，俗呼爲天盡頭。若到申酉時，國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雜海佛之聲，日乃太陽真火，落於西海之間，如火淬水，接聲滾沸，若無鼓角之聲，混耳，即擬殺城中小兒。此地熱氣蒸人，想必到日落之處也。大聖聽說，忍不住笑道：「馱子莫亂談，若論斯哈哩國，正好早哩，似師父朝三暮四的，這等執攔，就從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還不到八戒道哥啊，據你說，不是日落之處，爲何這等酷熱？」沙僧道：「想是天時不正，秋行夏令故也。」他三個正在爭辯，只見那路旁有座莊院，乃是紅瓦蓋的房舍，紅磚砌的垣牆，紅油門扇，紅漆板榻，一片都是紅的。三藏下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看那炎熱之故何也。」大聖收了金箍棒，整肅衣裳，扭捏作個斯文氣象，繚下大路，竟至門前，觀看那門裏忽然走出個老者，但見他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深衣，戴一頂青不青，皂不皂的篾絲涼帽，手中拄一根彎不彎，直不直，暴節竹杖，足下踏一雙新不新，舊不舊，揠軟輪鞋，面似紅銅，鬚如白鍊，兩道毒眉，遠碧眼，一張哈口，露金牙。那老者猛擡頭，看見行者，吃了一驚，拄着竹杖，喝道：「你是那裏來的怪人，在我這門首何幹？」行者答禮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麼怪人，貧僧是東土大唐，致差上西方求經者。師徒四人，適至寶方，見天氣蒸熱，一則不解其故，二來不知地名，特拜問指教。」二那老者却纔放心，笑云：「長老勿罪，我老漢一時眼花，不識尊顏。行者道：不敢。老者又問：令師在那條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請來，請來。」行者歡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牽白馬，挑行李，近前，都對老者作禮。老者見三藏半萎標致，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驚又喜，只得請入裏坐，教小的們沏茶，一盤扁擔飯，三藏聞言，起身稱謝道：「敢問公公貴處遇秋，何返炎熱？」老者道：「敝地喚做火餛山，無春無秋，四季皆熱。三藏道：火餛山却在那邊？」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却去不得，那山離此有六十里遠，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却有八百里火餛，四圍圍草不生，若過得山，就是銅腦蓋，鐵身軀，也要化成汁哩。」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不敢再問，只見門外一個少年男子，推一輛紅車兒，住在門旁，叫聲賣糕。大聖拔根毫毛，變個銅錢，問那人買糕。那人接了錢，不論好歹，揭開車兒，上衣裏熱氣騰騰，拿出一塊糕，遞與行者。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裏燒的，灼爇煤爐內的紅釘，你看他左手

倒在右手，右手換在左手，只道：「熱熱難吃，難吃。」那男子笑道：「怕熱，莫來這裏，這裏是這等熱。」行者道：「你這漢子，好不無理，常言道：『不冷不熱，五穀不結。』他這等熱得很，你這糕粉自何而來？」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鐵扇仙行者道：『鐵扇仙怎的？』」那人道：『鐵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我們就布種及時收割，故得五穀養生。不然，誠寸草不能生也。』」行者聞言，急抽身走入裏面，將糕遞與三藏道：「師父放心，且莫隔年焦着吃了糕，我與你說。」長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老道：「公公請糕。」老老道：「我家的茶飯未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飯倒不必賜，我問你鐵扇仙在那裏住？」老老道：「你問他怎的？」行者道：「道遠，那賣糕人說：『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將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你這方佈種收割，總得五穀養生，我欲尋他討來，搦息火餓山過去，且使這方依時收種，得安生也。」老老道：「固有此說，你們却無禮物，恐那聖賢不肯來也。」三藏道：「他要甚禮物？」老老道：「我這裏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紅表禮，具香時果，雞鵝美饌，沐浴虔誠，拜到那仙山，請他出洞，至此施為，行者道：『那山坐落何處？』」喚甚地名，有幾多里數？」我問他要扇子去。」老老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喚翠雲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喚芭蕉洞，我這裏人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計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緊，就去就來。」他老老道：「且住，吃些茶飯，辦些乾糧，須得兩人做伴。」那路上沒有人家，又多豺虎，非一日可到，莫當要了。」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說一聲，忽然不見。那老老慌張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却說那行者，霎時竟到翠雲山，接住祥光，找尋洞口，只聞得了了之聲，乃是一個樵夫伐木行者，即趨步至前，又聞得他道：『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草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行者近前作禮道：「樵哥，問訊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禮道：『長老何往？』」行者道：「敢問樵哥，這可是翠雲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在何處？」樵子笑道：「這芭蕉洞雖有，却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剎女。」行者道：「人道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餓山敢是他麼？」樵子道：「正是，正是。」這聖賢有這件寶貝，善能熄火，保護那方人家，故此稱為鐵扇仙。我這裏人家用不着他，只知他叫做羅剎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

冤家了。當年伏了紅孩兒，說是這齋養的。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要作報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這扇子耶？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嘆歎不已，便笑道：「長老，你出家人，有何憂疑？這條小路兒，向東去，不向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說，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雲洞，曾與羅剎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但恐羅剎懷仇不與，故生憂疑。樵子道：「大丈夫鑒貌辨色，只求扇爲名，其認往時之謾話，皆情借得。行者聞言，聲聲唱個大喏道：「謝樵哥教誨，我去也。遂別了樵夫，竟至芭蕉洞。口但見那兩扇門緊閉，洞外風光秀麗，正是那山以石爲骨，石作土之精，烟霞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巖嶺勢聳歎蒼島，幽靜花香若海瀛。或樹喬松棲野鶴，數株衰柳語山鶯。誠然是千年古跡，萬載仙踪。碧梧鳴彩鳳，活水隱蒼龍。曲徑莓蘿垂掛石梯，藤葛攀籠猿猴攀巖。忻月上，高啼高樹喜晴空。雨林竹簾涼如雨，一徑花濃沒續。誠時見白雲來遠岫，略無定體，漫隨風行者上前，叫牛大哥開門，開門呀！一聲，洞門開了，裏邊走出一個毛兒女，手中提着花籃，肩上擔着鋤子，真個是一身襤褸無妝飾，滿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童，累你轉報公主一聲，我本是取經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難過火餓山，特來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的和尚，叫甚名字？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東土來的，叫做孫悟空。和尚那毛女即便回身，轉於洞內，對羅剎跪下道：「奶奶，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要見奶奶，拜求芭蕉扇。過火餓山一用。那羅剎聽見孫悟空三字，便似撮鹽入火，火上澆油，骨都都紅生臉上，惡狠狠，怒發心頭，口中罵道：「這潑猴今日來了，叫丫葉取披掛，拿兵器來。隨即取了披掛，兩口青鋒寶劍，整束出來。行者在洞外閃過偷看，怎生打扮？只見他頭裹團花手帕，身穿錦襖，腰間雙虎劒絲，微露繡裙，偏結鳳嘴弓鞋三寸，龍鬚膝襪金銷，手提寶劍，怒聲高吼，比月容容，那羅剎刺出門，高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禮道：「嫂嫂，老孫在此，奉揖羅剎的一聲道：「誰是你的嫂嫂？那個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當初曾與老孫結義，乃七兄弟之親，今聞公主是牛大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稱之。羅剎道：「你這潑猴，既有兄弟之親，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伴問道：「令郎是誰？羅剎道：「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

聖嬰大王紅孩兒被你傾了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你今上門納命。我肯饒你。行者滿臉陪笑道：嫂嫂原來不察。理錯怪了老孫。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要蒸要煮。幸虧個觀音菩薩收他去。救出我師。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實受了菩薩正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你到不謝老孫保命之恩。反怪老孫。是何道理。羅剎道：你這個巧嘴的殘猴。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幾時能見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搨。搨了火。送我師父過去。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就送扇子還你。有何不可。那時節。你看他可會損傷一毫。如有些須之傷。你也怪得有理。如比暫時標緘。還當謝我。羅剎道：魔猴。少要饒舌。伸過頭來。等我砍上幾劍。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與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見閻君。行者又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孫伸着光頭。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沒氣力。便是必借扇子用。用那羅剎不容分說。雙手掄劍。照行者頭上。乒乓兵兵。砍有十數下。這行者全不認真。羅剎害怕。回頭要走。行者道：嫂嫂。那裏去。快借我使使。那羅剎道：我的寶貝。原不輕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好猴王一隻手扯住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幌一幌。有碗來粗。細那羅剎掙脫手。舉劍來迎。行者隨又掄棒。便打。兩個在翠雲山前。不論親情。却只講仇隙。這一場好殺。裙釵本是修成怪。爲子懷仇恨。猴行者雖然生狠怒。因師路阻讓讓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驍雄耐。性柔羅剎無知掄劍砍。猴王有意說。視由女流恣與男兒鬥。到底男剛壓女流。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那個霜刃。鋒甚緊。鋼劈面打。照頭丟。恨苦相持不罷休。左擋右遮。施武藝。前迎後架。聘奇謀。却緣門到沉酣處。不覺西方。墜日頭。羅剎忙將真扇子。一搨揮動。鬼神愁。那羅剎女與行者相持到晚。見行者棒重。却又解數。屬密料門。他不過。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陰風。把行者搨得無形無影。莫想收留得住。這羅剎得勝回。歸。那大聖飄飄。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就如旋風。翻敗葉。流水。綸殘花。滾了一夜。直至天明。方纔落在一座山上。隻手抱住一塊峰石。定性良久。仔細觀看。却纔認得是小須彌山。大聖長歎一聲。道：好利害婦人。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裏來了。我當年曾記得在此處。告求寶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那黃風。橫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今在。

西路轉來，乃東南方隅，不知有幾萬里。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好回舊路。正躊躇間，又聽得鐘聲響亮，急下山坡，竟至禪院。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即入裏面報道。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菩薩知道悟空，連忙下寶座，相迎入內，施禮道：恭喜取經來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靈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廟？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感，情降了黃風怪，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今到火餓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說有個鐵扇仙芭蕉扇，搨得火滅。老孫特去尋訪。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恨我為仇，不肯借扇與我爭鬪。他見我的棒重難撐，遂將扇子把我一搨，搨得我悠悠蕩蕩，直至於此，方纔落住。故此輕造禪院，問個歸路。此處到火餓山，不知有多少里數。靈吉笑道：那婦人喚名羅剎女，又叫做鐵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自混沌開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華，故能滅火氣。假若搨着人，要飄入萬四千里方息陰風。我這山到火餓山，只有五萬餘里。此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師父却怎生得度那方靈吉道：大聖放心。此一求也是唐僧的緣法，合教大聖成功。行者道：怎見成功？靈吉道：我當年受如來教旨，賜我一粒定風丹，一柄飛龍杖。飛龍杖已降了風魔，這定風丹尚未曾見用。如今送了大聖，管教那巖搨你不動。你却要了扇子搨息火，却不就此立功也。行者低頭作禮，感謝不盡。那菩薩即於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安在衣領裏邊，將針線緊緊縫了。送行者出門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羅剎的山場也。行者辭了靈吉，駕筋斗雲，竟返翠雲山。頃刻而至，使鐵棒打着洞門，叫道：開門，開門。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門裏女童即忙來報奶奶。奶奶借扇子的又來了。羅剎聞言，心中悚懼道：這潑猴真有本事。我的寶貝搨老人，要去入萬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麼纔吹去就回來也。這番等我一搨搨他兩三扇，教他找不着歸路，急縱身結束整齊，雙手提劍走出門來。道：孫行者，你不怕我，又來尋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慳吝，是必借我使使，使得唐僧過山就送還你。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羅剎又罵道：潑猴，好沒道理。沒分曉，奪子之仇，尚未報。

得借扇之意，豈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劍。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往往來來，戰經五七回合。羅剎女手段難搶，孫行者身強善戰。他見事勢不諧，即取扇子，望行者擲了一扇。行者巍然不動，行者收了鐵棒，笑吟吟的道：「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麼擲來，老孫若動一動，就不算漢子。」那羅剎又擲兩扇，果然不動。羅剎慌了，急收寶貝，轉回走入洞裏，將門緊緊關上。行者見他閉了門，却就弄個手段，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嚙在口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蟻蜂蟲兒，從他門隙處鑽進。只見羅剎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來。」近侍女童，即將香茶一壺，沙沙的滿斟一碗，沖起茶沫，漚漚行者見了，歡喜的一翅飛在茶沫之下。那羅剎渴極，接過茶，兩口氣都吃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內，現原身，厲聲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羅剎大驚失色，叫小的們關了前門，吞供說，關了他。又說，既關了門，孫行者如何在家裏叫喚？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羅剎道：「孫行者在那裏弄術哩？」行者道：「老孫一生不會弄術，都是些真手段。實本事已在尊嫂腹之腹內，要子已見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餓渴了，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即就把腳往下一登，那羅剎小腹之中，疼痛難禁，坐於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你得推辭，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饑，又把頭往上一頂，那羅剎心痛難禁，只在地上打滾，疼得他面黃唇白，只叫孫叔叔救命。行者却纔收了手脚，道：你纔認得叔叔麼？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饒你性命，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羅剎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來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來。」羅剎即叫女童拿一把芭蕉扇，執在旁邊。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嫂嫂，我既饒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拗個窟窿出來，還自口出，你把口張三張兒，那羅剎果張開口。行者還作個蟻蜂蟲兒先飛出來，丁在芭蕉扇上，那羅剎不知，連張三次，叫叔叔出來罷。行者化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間，不是謝借了，謝借了，拽開步，往前便走。小的們連忙開了門，放他出洞，道：大聖扮轉雲頭，竟回東路。霎時，落雲頭，立在紅磚壁下，八戒見了，歡喜道：「師父，師兄來了，來了。」三藏即與本莊老者同沙僧出門，接者同至舍內，把芭蕉扇，執在旁邊。道：「老官兒，可是這個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賢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寶貝，甚勞苦了。行者道：「勞苦倒也不說，那鐵扇仙，你道是誰？那廝原來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喚羅剎女，又喚鐵扇公。」

主我尋到洞外借扇他就與我講起仇隙把我砍了幾劍是我使棒嚇他他就把扇子擲了我一下飄飄落落直
到小須彌山幸見寶吉菩薩送了我一粒定風丹指與歸路復至翠雲山又見羅剎女羅剎女又使扇子擲我
不動他就回洞是老孫變作一個螞蟥蟲飛入洞去那廟正討茶吃是我又鑽在茶味之下到他肚裏做起手脚
他疼痛難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情願將扇借與我我却饒了他將扇拿來待過了火餞山仍送還他三
藏聞言感謝不盡師徒門俱拜辭老者一路西來約行有四十里遠近漸漸酷熱蒸人沙僧只叫脚底烙得慌入
戒又道瓜子覺得痛馬比尋常又快只因地熱難停十分難行行者道師父且請下馬兄弟們莫走等我掘息了
火待風雨之後地上冷些再過山去行者果舉扇徑至火邊儘力一搨那山上火光烘烘騰起再一搨更着百倍
又一搨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漸漸燒着身體行者急回已將兩股毫毛燒淨徑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
火來了火來了那師父爬上馬與八戒沙僧復東來有二十餘里方纔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丟了扇子還
不停當不停當被那廝哄了三藏聽說悉促眉尖閃漆心上止不住兩淚交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
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行者道我將扇子丟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扇火氣愈盛第三扇火頭飛有千丈之高
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燒盡矣八戒笑道你常說雷打不傷火燒不損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你這獸子全不
知事那時節用心防備故此不傷今日只爲搨息火光不會搶避火訣又未使護身法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沙
僧道似這般火感無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揀無火處走便罷三藏道那方無火八戒道東方南方北方俱
無火又問那方有經八戒道西方有經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經處去哩沙僧道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誠甚
退兩難師徒們正是胡說亂講只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不須煩惱且來吃些齋飯再議四衆同看時見一老人身
披飄風笠頭頂偃月冠手持龍頭杖腳踏鐵鞦韆後帶着一個鵬嘴魚腮鬼鬼頭上頂着一個銅盆盆內有些蒸
餅糕糜黃糧米飯在於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餞山土地知大聖保護聖僧不能前進特獻一齋行者道吃齋
小可這火光幾時滅得讓我師父過去土地道要滅火光須求羅剎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這不

是那火光越擁越着。何也。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扭背躬身。微微笑道。若還要借真蕉扇。須是尋求大力王。畢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土地說。大力王即牛魔王也。行者道。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餓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聖若肯救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什么罪。直說無妨。土地道。這火原是大聖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裏。你這等亂談。我可。是放火之輩。土地道。是你也。認不得我了。此間原無這座山。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被顯聖擒了。壓赴老君。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煅煉之後。開鼎。被你蹬倒丹爐。落了幾個磚來。內有餘火。到此處化爲火餓山。我本。是。是率宮守爐的道人。當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間。就做了火餓山土地也。豬八戒聞言。恨道。怪道。你這等打。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行者半信不信。道。你且說。早尋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羅剎女丈夫。他這向來了。羅剎現在積雷山摩雲洞。有個萬年狐王。那狐王死了。遺下一個女兒。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萬家私。無人掌管。二年前。訪着牛魔王。神通廣大。情願個陪家私。招贅爲夫。那牛王棄了羅剎。久不同願。若大聖尋着牛王。拜求來此。方信得真扇。一則掘魚火餓。可保師父前進。二來。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靈。三者。教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行者道。積雷山坐落何處。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間到彼。有三千餘里。行者聞言。即吩咐沙僧。八戒。保護師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隨即忽的一聲。渺然不見。那裏消半個時辰。早見一座高山。按落雲頭。停立巔峰之上。觀看真是好山。高不高。頂摩羅漢。大不大。根扎黃泉。山前日暖。嶺後風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無知。嶺後風寒。見九夏冰霜不化。龍潭接澗水長流。虎穴依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飛瓊。花放一心如布錦。灣環嶺上。灣環嶺。挖投石外。挖投松真個是高的山。峻的嶺。陡的崖。深的澗。香的花。美的果。紅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入節四時顏不改。千年萬古色如龍。大聖看殺多時。步下尖峰。入深山。找尋路徑。正有沒個消息。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枝香蘭。嬌嬌娜娜而來。大聖閃在怪石之旁。定睛觀看。那女子怎生模樣。嬌嬌傾國色。緩緩步。

移蓮貌若玉嬌顏如楚女如花解語似玉生香高髻堆青髻碧鴉雙睛蘸綠橫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長說甚麼暮雨朝雲真個是朱唇皓齒錦江滑膩蛾眉秀賽過文君與薛濤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大聖躬身施禮緩緩而言曰女菩薩何往那女子未曾觀看聽得叫問却自搔頭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老大胆驚欲退難退欲行難行只得戰兢兢勉強答道你是何方來者敢在此間問誰大聖沉思道我若說出取經求扇之事恐道虧與牛王有親且只以假親託意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見他不語變了顏色怒聲喝道你是何人敢來問我大聖躬身陪笑道我是翠雲山來的初到貴處不知路徑敢問菩薩此間可是積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聖道有個摩雲洞坐落何處那女子道你尋那洞做甚大聖道我是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央來請牛魔王的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微耳根子通紅潑口罵道這醜賊着實無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載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綾羅緞疋年供柴月供米自在在受用還不識羞又來請他恁的大聖聞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掣出金箍棒大喝一聲道你這潑賤將家私買住牛王誠然是陪錢婢漢你倒不羞却敢罵誰那女子見了說得醜惡魂飛沒好步亂躡金蓮戰兢兢回頭便走這大聖以味喝喝隨後相跟原來穿過松陰就是摩雲洞口女子跑進去撲的把門關了大聖却纔收了金箍棒停步看時好所在樹林森密巖削峻增薛蘿陰冉冉蘭蕙味馨馨流泉漱玉穿修竹巧石如機帶落英煙霞籠遠岫日月照雲屏龍吟虎嘯鶴唳鶯啼一片清幽真可愛琪花瑤草景常明不亞天台仙洞勝如海上蓬瀛且不言行者這裏觀看景致却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漓說得開心吸吸竟入書房裏面原來牛魔王正在那裏靜觀丹書這女子沒好氣倒在懷裏抓耳撓腮放聲大哭牛王滿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煩惱有甚話說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罵道潑魔害殺我也牛王笑道你爲甚事罵我女子道我因父母無依招你護身養命江湖中說你是條好漢原來是個懼內的庸夫牛王聞說將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處你且慢慢說來我與你陪禮女子道這纔我在洞外閑步花陰折蘭探蕙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猛地前來施禮把我嚇了個撻掙及定性問是何人他說是鐵扇公主央他

來請牛魔王的。被我說了兩句。他倒罵了我一場。將一根棍子趕着我打。若不是走得快些。幾乎被他打死。這不是招你爲禍。害殺我也。牛王聞言。却與他整容陪禮。溫存良久。女子方纔息氣。魔王却發狠道。美人在上。不敢相瞞。那芭蕉洞。雖是僻靜。却清幽自在。我山寨自幼修持。也是個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門嚴謹。內無一尺之童。焉得有醫公嘴的男子。夾來。這想是那裏來的妖怪。或者假諱名聲。至此訪我。等我出去看看。好魔王拽開步。出了書房。上大廳。取了披掛。結束了。拿了一條混鐵棍。出門高叫道。是誰人在我這裏。無狀行者在旁。見他那模樣。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見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身上貫一副絨穿錦繡黃金甲。足下踏一雙捲尖粉底。麈皮靴。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一雙眼光如明鏡。兩道眉靨似紅霓。口若血盆。齒排銅板。吼聲響震山神。怕行動。威風惡鬼。慌四海有名稱混世。西方大力號魔王。這大聖整衣上前。深深的唱個大喏。道。長兄。還認得小弟麼。牛王答禮道。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麼。大聖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別未拜。適纔到此。問一女子。方得見兄。幸采果勝常。可賀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我聞你鬧了天宮。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近解脫天災。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怎麼在號山枯松洞。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正在這裏惱你。你却什麼。又來尋我。大聖作禮道。長兄。勿得誤怪小弟。當時令耶捉住。吾師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觀音菩薩欲救我師。勸他歸正。現今做了善財童子。比兄長還高。享極樂之門堂。受逍遙之永壽。有何不可。返怪我耶。牛王罵道。這個乖嘴的糊搽。害子之情。被你說過。你纔欺我。愛妾打了我門。何也。大聖笑道。我因拜謁長兄。不見。向那女子拜問。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罵了我幾句。是小弟一時粗齒。驚了嫂嫂。長兄寬恕寬恕。牛王道。既如此說。我看故舊之情。饒你去罷。大聖道。既蒙寬恩。感德不盡。但尚有一本奉禮。爲望周濟。周濟牛王罵道。這糊搽不識起倒。饒了你。倒還不走。反來纏我。甚麼周濟周濟。大聖道。實不瞞長兄。小弟因保護唐僧西進。路阻火燒山。不能前進。前問土人。知某嫂羅剎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昨到舊府。奉拜嫂嫂。嫂嫂堅執不借。是以特求長兄。望兄長開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處。一行。千萬僧扇搗滅火。保得唐僧過山。即時完壁。牛王聞言。心如火發。咬拳銅牙。罵道。你這無理的猴精。你原

來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來尋我。且又趕我愛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就休既欺我妻。又滅我妾。多大無禮。上來吃我一棍。大聖道。哥要說打弟也不懼。但求寶貝是我真心。萬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敵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敵不過。打死你。與我雪恨。大聖道。哥說得是。小弟這一向疎懶。不會與兄相會。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我兄弟們請演演棍兒。這牛王那容分說。掣鐵棍劈頭就打。這大聖持金箍棒。隨手相迎。兩個這場好鬪。金箍棒混鐵棍。變臉不以朋友論。那個說。正怪你這糊猴害子情。這個說。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那個說。你無知。怎敢上我門。這個說。我有因特地來相問。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一個不借芭蕉。戒嚴客語。去言來失舊情。舉家無義。皆生念。牛王棍起。響蛟龍。大聖棒迎。神鬼遁。初時爭鬪在山前。後來齊駕祥雲。進半空之內。顯神通。五彩光中施妙運。兩條棍響振天關。不見輸贏。皆傍寸。這大聖與那牛王鬪。經百十回合。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聽得山峰上有人叫道。牛爺爺。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賜早臨。好安座也。牛王聞說。使棍鐵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糊猴。你且住了。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言畢。按下雲頭。竟至洞裏。對玉面公主道。美人。纔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糊猴。被我一頓棍打走了。再不敢來。你放心。要子。我到一個朋友處吃酒去也。他纔卸了盔甲。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走出門。跨上辟水金睛獸。着小的們看守門底。半響半響。一直向西北方而去。大聖在高峰上看着。心中暗想道。這老牛不知又結識甚麼朋友。往那裏去。赴會。等老孫跟他走走。好行者將身一晃。變作一陣清風。趕上。隨着同走。不多時。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見。大聖聚了原身。入山尋看。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邊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個大字。乃亂石山碧波潭。大聖暗想道。老牛斷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定是龍魚精。或龜鼈鼉鼉之精。等老孫也下水去看看。好大聖。撿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螃蟹的模樣。不大不小。撲的跳在水中。竟沿潭底。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樓下拴着個辟水金睛獸。進牌樓裏面。却就沒水。大聖爬進去。仔細看時。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但見朱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爲屋瓦。白玉作門樞。屏開玳瑁甲。權砌珊瑚珠。祥雲瑞霧。繡輝蓮座上。接三光下入。衛非。

是天宮井海。果然此處靈虛。高堂設宴。遇寶主。大小官員。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舉。催喚仙娥。調律呂。長鯨。鳴。巨。舞。擊。吹。笙。擊。鼓。鑼。領之珠。照。輝。俎。為。篆。之。文。列。翠。屏。殿。巖。之。簾。掛。廊。廡。入。音。送。奏。雜。仙。韶。官。商。響。徹。揚。靈。霄。青。頭。釐。妓。撫。瑤。瑟。紅。眼。馮。耶。品。玉。簫。嫩。簪。頂。獻。香。樟。龍。女。頭。簪。金。鳳。翹。吃。的。是。天。廚。入。寶。珍。滋味。飲。的。是。紫。府。瓊。漿。熟。醞。膠。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個。蛟。精。前。面。坐。着。一。個。老。龍。精。兩。邊。乃。龍。子。龍。孫。龍。婆。龍。女。正。在。那。裏。觥。籌。交。錯。之。際。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見。老。龍。看。見。即。命。拿。下。那。個。野。蠻。來。龍。子。龍。孫。一。擁。上。前。把。大。聖。拿。住。大。聖。怒。作。人。言。道。饒。命。饒。命。老。龍。道。你。是。那。裏。來。的。野。蠻。怎。麼。敢。上。殿。堂。在。尊。客。之。前。橫。行。亂。走。快。早。供。來。免。汝。死。罪。好。大。聖。假。捏。虛。言。對。衆。供。道。生。有。湖。中。為。活。傍。崖。作。窟。推。居。蓋。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橫。行。介。士。踏。草。拖。泥。落。索。從。來。未。習。行。儀。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座。上。衆。精。闍。言。都。拱。身。對。老。龍。作。禮。得。蟹。介。士。初。入。瑤。宮。不。知。王。禮。尊。公。饒。他。去。罷。老。龍。稱。謝。了。幾。聲。即。教。放。了。那。廝。且。記。打。外。面。伺。候。大。聖。應。了。一。聲。往。外。造。命。竟。至。牌。樓。之。下。心。中。暗。想。道。這。牛。王。在。此。食。杯。那。裏。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與。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變。做。牛。魔。王。去。哄。那。羅。剎。女。騙。他。扇。子。送。我。師。父。過。山。為。妙。好。大。聖。即。現。本。像。將。金。睛。獸。解。了。繩。繩。撲。一。把。跨。上。雕。鞍。竟。直。騎。出。水。底。到。於。潭。外。將。身。變。作。牛。王。模樣。打。着。獸。鬃。着。雲。不。多。時。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叫。聲。頭。門。那。洞。門。裏。有。兩。個。女。童。聞。得。聲。音。開。了。門。看。見。是。牛。魔。王。嘴。臉。即。入。報。奶。奶。爺。爺。來。家。了。那。羅。剎。聽。言。忙。整。了。盥。漱。移。蓮。步。出。門。迎。接。這。大。聖。下。雕。鞍。牽。進。金。睛。獸。弄。大。膽。羅。剎。女。佳。人。羅。剎。女。肉。眼。認。他。不。出。即。攜。手。而。入。着。了。裏。設。座。看。茶。一。家。子。見。是。主。公。無。不。歡。喜。須。臾。間。敘。及。寒。溫。牛。王。道。夫。人。久。闊。羅。剎。道。大。王。萬。福。又。云。大。王。適。幸。新。婚。拋。撇。奴。家。今。日。是。那。陣。風。兒。吹。你。來。的。大。聖。笑。道。非。敢。拋。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後。家。事。繁。冗。朋。友。多。願。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恰。得。一。個。家。當。了。又。道。近。聞。悟。空。那。廝。保。唐。僧。將。近。火。燒。山。界。恐。他。來。問。你。借。扇。子。我。恨。那。廝。害。子。之。仇。未。報。但。來。時。可。差。人。報。我。等。我。拿。他。分。屍。萬。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羅。剎。聞。言。流。淚。告。道。太。王。常。言。說。男。兒。無。婦。財。無。主。女。子。無。夫。身。無。主。我的。性命。險。些。兒。被。這。個。猢。猻。害。了。大。聖。聽。得。故。意。發。怒。罵。道。那。猢。猻。猴。是。時。

過去了。羅剎道：還未去。昨日到我這裏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兒之故，披掛了槍寶劍出門，就砍那糊塗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說大王曾與他結義。大聖道：是五百年前曾拜為七弟兄。羅剎道：被我罵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動手，後被我一扇子搥去，不知在那裏尋得個定風法兒。今早又在門外叫喚，是我又使扇搥，莫想得動。急掄劍砍時，他就不讓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裏緊關上門，不知他又從何處鑽在我肚腹之內，險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幾聲叔叔，將扇與他去也。大聖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錯了，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糊塗殺我也。羅剎笑道：大王息怒，與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大聖問：真扇在什麼處？羅剎道：放心，放心，我收著哩。叫丫環整酒接風，賀喜。深擎杯奉，上道：大王燕爾新婚，千萬莫忘結髮。且喝一杯鄉中之水。大聖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舉觴在手，道：夫人先飲，我因園治外產，久別夫人，早晚護守家門，權為酬謝。羅剎復接杯斟起，遞與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齊也，夫乃養身之父，謝甚麼？他兩人謙謙講講，方才坐下。巡酒，大聖不敢破聲，只吃幾個果子，與他言言語語，酒至數巡，羅剎覺有半耐，色情微動，就和孫大聖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攜着手，情語溫存，並着眉底聲，俯就將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聖假意虛情，相陪相笑，沒奈何也。與他相倚相偎，果然是釣詩的掃，悉簪，破除萬事無過酒，男兒立飾放襟懷，女子忘情開笑口，面赤似天桃，身插如嫩柳，絮絮叨叨，話語多，捻捻，拾拾風情有時見，掠雲鬟，又見掄尖手，幾番常把胸兒跳，數次每將衣袖抖，粉項自然低，腰纏斷，覺扭合歡言語不曾丟，酥胸半露，繫金鈕，醉來真個玉山頽，舞眼摩拳幾弄醜，大聖見他這等甜然，暗自留心，挑逗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裏？早晚仔細，但恐孫行者變化多端，却又來騙去。羅剎笑嚕嚕的，口中吐出，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遞與大聖道：這個不是寶貝，大聖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着這些些兒，怎生搥得火滅，怕又是假的。羅剎見他看着寶貝，沉思，忍不住上前，將粉面搵在行者臉上，叫道：親親，你收了寶貝，吃酒罷。只管出神，想甚麼哩。大聖就趁腳兒跳，問他一句道：這般小小之物，如何搥得入百里火袋？羅剎道：真性無忌憚，就說出方法道：大王，與你別了二載，你還是晝夜貪歡，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怎麼自家的寶貝事情也都忘了？只將左手大拇指頭，捻着

那柄兒上第七樓紅絲念一聲啊噯啊噯噯噯呼，卽長一丈二尺長短。這寶貝變化無窮，那怕他入萬里火燒，可一扇而消。大聖開言，切切記在心上，却把扇兒也噙在口裏，把臉一抹，現了本像，厲聲高叫道：羅剎女，你看我，可是你親老公。就對我搗了這許多醜勾當，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塵埃，羞愧無比。只叫：氣殺我也，氣殺我也。這大聖，不管他死活，掙脫手，拽大步，竟出了芭蕉洞。正是無心貪美色，得意笑顏回。將身一縱，跨祥雲，跳上高山，將扇子吐出來，煉演方法，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上第七樓紅絲念了一聲，啊噯噯噯噯噯呼。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拿在手中，仔細看了一看，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見祥光晃晃，瑞氣紛紛。上有三十六樓紅絲穿經度絡，表裏相聯。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不會討他個小的口訣。左右只是那等長短，沒奈何，只得塞在扇上，找有路而回。不題。却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衆精散了筵席，出得門來，不見了辟水金睛獸。老龍王聚衆精問道：是誰偷放牛翁的？金睛獸也，衆精跪下道：沒人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供唱奏樂，更無一人在前。老龍道家樂兒，斷乎不敢，可曾有甚生人進來？龍子龍孫道：適纔安座之時，有個蟹精到此。那個便是生人。牛王聞說，頓然省悟道：不消講了。早間賢友着人邀我時，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路過火燒山，難過，會問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曾與他，他和我賭關一場，未分勝負，我却丟了他。竟赴成會，那猴子千般伶俐，萬樣機關，斷乎是那廝變作蟹精來此打探消息。偷了我獸，去山妻處騙了那一把芭蕉扇兒也。衆精見說一個個膽戰心驚，問道：可是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麼？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處，切要躲避他些兒。老龍道：似這般說，大王的駁駁，却如之何？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趕他去來。遂而分開水路，跳出潭底，駕黃雲，竟至翠雲山芭蕉洞，只聽得羅剎女跌腳提胸，大呼小叫，推開門，又見辟水金睛獸，拴在下邊。牛王高叫：夫人，孫悟空那廝去了。衆女童看見牛魔王一鼓跪下道：爺爺來了。羅剎女扯住牛王，磕頭撞腦，口裏罵道：孽老天殺的，怎樣這般不謹慎，着那糊猴偷了金睛獸，變作你的模樣。到此騙我，牛王切齒道：糊猴那廝去了，羅剎掙着胸膛罵道：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現出原身走了，氣殺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趕上。

御孫奪了寶貝，刺了他皮，剝碎他骨，掘出他的心肝，與你出氣。叫金兵器來，女童道：「爺爺的兵器不在這裏。」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來罷。」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牛王脫了那卦裳，那青鋒裝束，束一束貼身的小衣，雙手綽劍，走出芭蕉洞，竟奔火餞山上，起來。正是那忘恩漢，騙了癡心婦，烈性魔來近木叉人，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破魔王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話說牛魔王趕上孫大聖，只見他肩膊上，擡着那柄芭蕉扇，怡顏悅色而行。魔王大驚道：「御孫原來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銜得來了。」我若當面問他索取，他定然不與。倘若搗我一扇，要去十萬八千里遠，却不遂了他的意。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豬精、三徒弟流沙精，我當年做妖怪時，也曾會他，且變作豬精的模樣，返騙他一場。料御孫以得意為喜，必不詳細提防。好魔王，他有也七十二變武藝，也與大聖一般，只是身子頑狃些，欠鑽疾，不活達些。把寶劍藏了，念個咒語，搖身一變，即變作八戒一般，嘴臉抄下路，當面迎着大聖，叫道：「師兄，我也這大聖果然歡喜。古人道：『得勝的貓兒歡似虎。』也只倚着強態，更不察來人的意思。見是個八戒的模樣，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裏去？』」牛魔王諱着，經見道：「師父見你許久不同，恐牛魔王手段大，你關他不過，難得他的寶貝，教我來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費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問道：「你怎麼得的？」行者道：「那老牛與我戰經百十合，不分勝負，他就撇了我，丟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與一夥蛟龍精飲酒。是我暗跟他去，變作個螃蟹，偷了他所騎的辟水金睛獸，變了老牛的模樣，竟至芭蕉洞，哄那羅剎女。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乾夫妻，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哥哥勞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孫大聖，那知真假也虛不及此。遂將扇子遞與他，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過手，不知撻個甚麼訣兒，依然小似一片杏葉，現出本像，開言罵道：『潑御孫，認得我麼？』行者見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聲，跌足高呼道：』『嗟，逐年家打厲，今却被小厲兒騙了，眼晴狠得他潑潑如雷，掣鐵棒，劈頭便打。』」那魔王就將扇子擲他一下，不知那大聖先前變作螃蟹，入羅剎女腹中。

之時，將定風丹噴在口裏，不覺的嚥下肚裏，所以五臟皆平，皮骨皆固，憑他怎麼搗，再也搗他不動。牛王慌了，把寶貝丟入口中，雙手掄劍就砍。那兩個在半空中，這一場好殺。齊天孫大聖，混世磨牛王，只為芭蕉扇相逢，各誇強粗心大聖，將人嘔，大膽牛王把扇驅。這一個金箍棒起無情義，那一個雙刃青鋒有智量。大聖施威噴彩霧，牛王放滾吐毫光。齊鬪勇，兩不良，咬牙劍齒氣昂昂。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藏。這一個說你，敢無知返騙來。那一個說我，妻許你共相將，言村語澆，性烈情剛。那個說你，哄人妻女真該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齊天聖，兇頑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殺，更不待商量。棒打劍迎齊努力，有些緊慢見閻王。且不說他兩個相鬪難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則火氣蒸人，二來心焦口渴，對火餓山土地道：「敢問尊神，那牛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無邊，正是孫大聖的敵手。」三藏道：「悟空是個會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時便回，怎麼如今去了一日，斷是與牛王賭鬪，叫悟能悟淨你兩個，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倘或遇敵，就當用力相助，求得扇子來，解我煩燥。」早早過山，趕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土地道，小神認得，且教搖籃將軍與你師父做伴，我與你去來。」三藏大喜道：「有勞尊神，功成再謝。」那八戒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牽着鉞，即與土地縱起雲霧，竟向東方而去。正行時，忽聽得喊殺聲高，狂風滾滾，八戒按住雲頭，看時原來孫行者與牛王賭殺哩。土地道：「天蓬不上前，還待怎的？」馱子掣釘鉞，厲聲高叫道：「師兄，我來也。」行者恨道：「你這夯貨，誤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師父教我來迎你，因認不得山路，商議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來遲，如何誤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來遲，這馱牛十分無禮，我向羅剎處弄得馱子來，却被這廚變作你的模樣，口稱迎我，我一時歡悅，轉把扇子遞在他手，他却現了本像，與老孫在也，比併所以誤了大事也。」八戒聞言大怒，舉釘鉞當面罵道：「我把你這血皮臉的遭瘟，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騙我師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沒頭沒臉的，使釘鉞亂築，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鬪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鉞兇猛，遮架不住，敗陣就走，只見那火餓山土地，帥領陰兵當面攔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經，無神不保，無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擁護，快將芭蕉扇來搗。

惹火餓，教他無災無障，早過山去。不然上天責你罪愆，定遭誅也。牛王道：「你這土地，全不察理，那撥猴拿我子欺我妻，騙我妻，番番無道，我恨不得圖圖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說不了，八戒趕上，罵道：『我把你個結心癩快，拿出扇來，饒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頭，使寶劍又戰入戒，孫大聖舉棒相幫，這一場在那裏好殺，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禪性自來能戰煉，必當用土合元由。釘釘九齒尖，還利寶劍雙鋒快，更柔鐵棒捲舒爲主杖，土神助力結丹頭。三家刑尅相爭競，各展雄才要運籌。捉牛耕地金錢長，喚豕歸爐木氣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家守舍要擒猴。胡亂嚷苦相求，三般兵刃奪搜搜。鈇築劍傷無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殺得星不光，月不皎。一天寒霧黑悠悠，那魔王奮勇爭強，且行且鬧，鬧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口，他三個與土地、陰兵，又諛譁振耳，驚動那玉面公主，喚了鬚看是那裏人，只見守門小妖來報，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並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尙，同火餓山土地等衆，廝殺哩。玉面公主聽言，卽命外護的大小頭目，各執鎗刀助力。前後點起七長八短，有百十餘口。一個個費弄精神，拈鎗并棒，齊告大王爺，我等奉奶奶內旨，特來助力也。牛王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衆妖一齊上前亂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耙，敗陣而走。大聖縱筋斗雲，跳出重圍，衆陰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勝，聚羣妖，蹣跚洞緊閉了洞門，不題。行者道：『這廝驍勇，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直到今夜，未定輸贏，却得你兩個來助功。如此苦鬧半日，一夜他更不見勞困。纔這一夥小妖，却又莽壯，他將洞門緊閉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幾時離了師父？怎麼到申時纔與他鬪起？』你那雨三個時辰，在那裏的？行者道：『別你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見一個女子問訊，原來就是他受妻玉面公主。被我使鐵棒饒他一饒，他就跑進洞，叫出那牛王來，與老孫對言對語，喚了一會，又與他交手，鬪了有一個時辰，正打處，有人請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亂石山碧波潭底，變作一個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獸，假變牛王模樣，復至翠雲山芭蕉洞，騙了羅剎女，哄得他扇子，出門試演試講方法，把扇子弄長了，只是不會收小。正攔着走處，被他變做你的嘴臉，返騙了去。故此就攔雨三個時辰也。』八戒道：『這正是俗說云：大海裏翻了豆腐

船傷裏來，水裏去。如今難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師父過山，且回去轉路走他娘罷。土地道：大聖休焦惱，天蓬莫懈怠。但說轉路，就是入了旁門，不成個修行之類，豈可轉走。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功哩。行者發狠道：正是，正是，歡子莫要胡談。土地說得有理，我們正要與他賭輸贏，弄手段，等我施為地煞變，自到西方無對頭。牛王本是心猿變，今番正好會源流。斷要相持借寶扇，趁情涼。息火餓，打破頑空參佛面。行滿超昇極樂天，大家同赴龍華宴。那八戒聽言，便生努力，慙慙道：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會不會，木生在亥配為豬，牽轉牛兒歸土類。申下生金本是猴，無刑無尅多和氣。用芭蕉為水意，餓火消除成既濟。晝夜休離苦盡功，功完趕赴五蘭會。他兩個領着土地陰兵，一齊上前使釘耙，掄鐵棒，乒乒乓乓，把一座摩雲洞的前門，打得粉碎。說得那外護頭目戰戰兢兢，闖入裏邊，報道：大王，孫悟空率衆打破前門也。那牛王正與玉面公主備言其事，懊恨孫行者哩。聽說打破前門，十分發怒，急披掛，拿了鐵棍，從裏邊罵出來道：潑糊猴，你是多大個人兒，敢這等上門撒潑。打破我門，扇入戒近前亂罵道：潑老剝皮，你是個甚麼人物，敢量那個大小，不要走。看罷，牛王喝道：你這個嚼糟食的赤貨，不見怎的，快叫那猴兒上來，行者道：不知好歹的餡草，我昨日還與你論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細吃吾一棒，那牛王奮勇而迎，這場比前番更勝三個英雄。廝混在一處，好殺釘耙鐵棒，連神威同帥陰兵戰老猴，犧牲獨展兇殘性。過蒲回天法力恢，使銅槩着棍搥，鐵棒英雄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嚕響，隔架遮攔誰讓誰。他道他為首，我道我牽魁。土兵為證難分解，木土相煎上下隨。這兩個說你如何不借芭蕉扇，那一個道你為敢欺心騙我。妻避妾害兒仇未報，敵門打戶又驚疑。這個說你仔細提防如意棒，擦着些兒就破皮。那個說好生躲避，把頭齒一傷九孔血淋漓。牛魔不怕施威狂，鐵棍高擎有先機。翻雲覆雨隨來往，吐鱗噴風任發揮。恨苦這場都拚命，各懷惡念喜相持。丟架手，諱高低，前迎後擁總無虧。兄弟二人齊努力，單身一棍獨施為。卯時戰到辰時後，戰罷牛魔束手回。他三個會死忘生，又闖有百十餘合。八戒發起獸性，仗着行者神通無把，亂築牛王遮架不住。敗陣回頭，就奔洞口，却被土地陰兵攔住洞口，喝道：大力王，那裏走。香等在此，那老牛不得進洞，急抽身，又見八戒行者。

趕來慌得卸了盔，丟了鐵棍，搖身一變，變做一隻天天鵝，望空飛走。行者看見，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馱子沒煞。不知土地亦不能曉，一個個東張西覷，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飛的不是人，戒道：那是一隻天鵝。』行者道：『正是老牛變的土地道。』既如此，却怎麼好？行者道：『你兩個打進此門，把羣妖盡情勦除，拆了他的窩巢，絕了他的歸路，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那八戒與土地依言攻破洞開不題。這大聖收了金箍棒，捻訣念咒，搖身一變，變作一個東海青鸞的一翅，鑽在雲眼裏，倒飛下來，落在天鵝身上，抱住頸項，鵝眼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急忙抖抖翅，變作一隻黃鷹，返來嚇海東青。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專一趕黃鷹。牛王識得，又變作一隻白鶴，長嘆一聲，向南飛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變作一隻丹鳳，高鳴一聲，那白鶴見鳳是為王，諸禽不敢妄動，刷的一翅，掉下山崖，將身一變，變作一隻香樟，也些些在崖前吃草。行者認得，也就落下翅來，變作一隻鐵虎，躡尾跑蹄，要來趕，作食。魔王慌了手脚，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要傷鐵虎。行者見了，迎着風，把頭一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聲如霹靂，鐵額銅頭，復轉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變作一個人熊，放開脚，就來擒那狻猊。行者打個滾，就變作一隻麋象，鼻似長蛇，牙如竹筍，撒開鼻子，要去捲那人熊。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現出原身，一隻大白牛，頭如峻嶺，眼若閃光，兩隻角似兩座鐵塔，牙排切刃，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對行者高叫道：『澆糊糝，你如今將奈何？行者也就現了原身，抽出金箍棒來，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棒！着！頭！就！打！那！牛！王！硬！着！頭！使！角！來！觸！這！一！場！真！個！是！撼！嶺！搖！山！驚！天！動！地！有！詩！為！證：道高一只鹿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黃婆矢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掃蕩妖。和陸五行歸正果，煉魔歸塔上西方。他兩個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賭鬥，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衆，與金頭揭諦、六甲六丁、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來圍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懼，你看他東一頭，西一頭，直挺挺光耀耀的兩隻鐵角，往來抵觸。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勦暴暴的一條硬尾，左右敲搖。孫大聖當面迎，衆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滾，復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像，與衆多神隨後追襲。那

魔王闖入洞裏閉門不出衆神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泄不通。正都上門攻打，忽聽得八戒與土地陰兵嚷嚷而至。行者見了，問曰：「那摩雲洞事體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鎚築死，閉衣看原來是個玉面狸精。那夥羣妖俱是些磁驃、犢、特、推、狐、貉、獐、羊、虎、麋、鹿等類。已此盡皆勤戮，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住居此山，故又來這裏掃蕩也。行者道：「賢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孫空與那老牛賭關變化，未曾得勝。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觸之間，幸蒙諸神下降圍困多時，他却復原身走。進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河麼？」行者道：「正是。正是。羅刹女正在此間。」八戒發狠道：「既是這般，怎麼不打進去勦除那孽？」問他要扇子，倒讓他停留長智兩口兒敘情好歡子，抖擻威風，舉鎚照門一築，忽鍊的一聲，將那石崖連門倒了一邊，慌得那女童忙報爺爺，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破了。牛王方跑進去，喘噓噓的正告訴羅刹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關之事，聞報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遞與羅刹女。羅刹女接扇在手，滿眼垂淚道：「大王，把這扇子送與那糊猴，教他退兵去罷。」牛王道：「夫人啊，物雖小而恨則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併去來。」那魔王整披掛，又選兩口寶劍，走出門來，正遇着八戒使鎚築門。老牛更不打話，掣劍劈頭便砍。八戒舉鎚迎着，向後倒退了幾步。出門來，早有大聖掄棒當頭，那牛魔即駕狂風，跳離洞府，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衆多神四面圍繞，土地兵左右攻擊，這一場又好殺哩。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砂石滾，巍巍怒氣海波，重重磨劍二口，復掛甲全身，結窠深似海，懷恨越生噴。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不講當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衆神護法捉牛君。牛王雙手無停息，左遮右擋弄精神。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游魚不躍，盡游鱗。鬼泣神嚎，天地暗；龍愁虎怕，日光昏。那牛王拚命捐軀，關經五十餘合，抵敵不住，敗了陣，往北就走。早有五臺山秘魔巖神通廣大，滾法金剛阻住，喝道：「牛魔，你往那裏去？」我蒙釋迦牟尼佛差來，佈列天羅地網，至此擒汝也。正說間，隨後有大聖、八戒、衆神趕來。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而走，又撞着峨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攔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你也。」牛魔心慌脚軟，急把身往東便走，却逢着須彌山摩耳崖毗盧沙門大力金剛迎住，喝道：「老牛，何往？我蒙如

來密令。教來捕獲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崑崙山金靈橫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喝道。這廝又將安走。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在此把截。誰放你也。那老牛心驚膽戰。悔之不及。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真個似羅網高張。不能脫命。正在倉惶之際。又聞得行者帥衆趕來。他就駕雲頭。望上便走。却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義。巨靈神將。慢住空中。叫道。慢來。慢來。吾奉玉帝旨意。特來此勸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者又到。哪吒太子。厲聲高叫。大聖。衣甲在身。不能爲禮。愚父子昨日見佛如來。發誓要闖玉帝。言唐僧路阻。火餓山。孫大聖難伏。牛魔王。玉帝傳旨。特差我父王領衆助力。行者道。這廝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擒他。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新妖劍。望頭頂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丟刀。却纔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腔子裏。又鑽出一個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餓餓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嗥吼。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挪不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頸項上。一把拿住真頭。將索穿在鼻孔裏。用手牽來。孫行者却會聚了四大金剛。六丁六甲。護教如藍。托塔天王。巨靈神將。並八戒。土地陰兵。簇擁着白牛。同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羅刹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有金剛衆。與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眾共駕祥雲。徑回東路。却說那三藏與沙僧。立一會。坐一會。盼望行者許久不同。何等憂慮。忽見祥雲滿空。瑞光滿地。飄飄飄飄。各衆神行將近。這長老害怕道。悟淨。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沙僧認得道師父啊。那是四大金剛。金頭揭諦。六丁六甲。護教如藍。與過往衆神。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

鏡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師兄執着芭蕉扇，二師兄並土地隨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三藏聽說，換了毗盧帽，穿了袈裟，與悟淨拜迎衆聖，稱謝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四大金剛道：「聖僧喜了，十分功行將完，吾等奉佛旨，遠來助汝，沒當場力修持，勿得須臾怠惰。」三藏叩齒叩頭，受身受命。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儘氣力搗了一扇，那火餓山平平急急，寂寂除光，又搗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撲撲細雨，落霰露，有詩爲證：火餓山遙入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燻三關道不清。時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躑躅休艱劣，水火相聯性自平。此時三藏解燥除煩，清心了意，四衆皈依，謝了金剛，各轉賣山六丁六甲，升空保護，迨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牽牛徑歸佛地，回轍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羅剎女，在旁伺候。行者道：「那羅剎，你不走路，還立在此等甚？」羅剎跪道：「萬望大聖垂慈，將扇子還了我罷。」入城囑道：「殺殺人，不知高低，燒了你的性命，就殺了，還要討甚麼扇子？我們拿過山去，不會賣錢買點心吃，費了許多精神力氣，又肯與你，兩像優的，還不同去哩。」羅剎再拜道：「大聖原說掃息了火，還我，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歸正果，見今真身現來，歸西，我再不敢妄作，願賜本扇，從此自新，修身養命去也。」土地道：「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斷絕火根，還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採坐這方生民，求些血食，誠爲恩便。」行者道：「我當時問着鄉人，說這山掃息火，只收得一年五穀，使又火發，如何始得除根？」羅剎道：「要是斷絕火根，只消連搗四十九扇，永遠再不發了。」行者聞言，執扇子，使着筋力，躑山頭，連搗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滂沱，果然是寶具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不遭再濕，坐了一夜。次早纔收拾馬匹，行李，把扇子還了羅剎，又道：「老孫若不與你，恐人說我言而無信，你將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纔你去罷。」那羅剎接了扇子，念個咒語，捏個杏葉兒，噴在口裏，拜謝了衆聖，隨姓修行，後來也得正果。經藏中萬古流名，羅剎土地，俱感激謝恩，隨後相送。行者入戒沙僧，保着三藏，前進，身體清淨，足下滋潤，誠所謂坎離既濟，真元合水，水火均平，大道成，畢竟不知幾年纔回東土，且聽下回分解。

十二時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五年十萬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縱火光愁。水火調停無損處。五行聯絡如鈞。陰陽和合上雲樓。乘雲登紫府。跨鶴赴瀛洲。這一篇詞牌名臨江仙。單道唐三藏師徒四衆。水火既濟。本性清涼。借得絕陰寶扇。搥息燥火過山。不一日。行過了八百之程。師徒們散誕逍遙。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時序。見了些野菊殘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禾稼處。處處食香。羨平林木。落遠山現。曲澗霜濃。幽壑清。應鍾氣。閉熱營。純陰陽。月帝元冥。感水德。舜日憐晴。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虹藏不見影。池沼漸生冰。懸崖掛索。藤花散。松竹凝寒色。更青。四衆行數多時。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勒住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廂樓閣。崢嶸是個甚麼去處。行者擡頭觀看。乃是一座城池。真個是龍蟠形勢。虎踞金城。四垂華蓋。近百轉紫壘。平玉石橋。欄排巧獸。黃金臺。座列賢明。真個是神州都會。天府瑤京。萬里邦畿。固千年帝業。隆變夷扶服。君恩遠。海岳潮元。聖會金。御階潔淨。禁路清寧。酒肆歌聲。鬧花樓瑞氣生。未央宮外。長春樹。應許朝陽彩鳳鳴。行者道。師父。那座城池。是一國帝王之所。八戒笑道。天下府有府城。縣有縣城。怎麼就見號帝王之所。行者道。你不知帝王之居。與府縣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數座門。這圍有百十餘里。樓臺高聳。雲霧繽紛。非帝京邦國。何以有此壯麗。沙僧道。哥哥眼明。豈識得是帝王之。處。却喚做甚麼名色。行者道。又無牌匾。誰號。何以知之。須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長老道。馬須臾到門。下馬過橋。進門觀看。只見六街三市。貨殖通財。又見衣冠隆盛。人物豪華。正行時。忽見有十數個和尚。一個個披枷戴鎖。沿門乞化。着實的襤褸不堪。三藏歎曰。死狐悲。物傷其類。叫悟空。你上前去問他一聲。為何這等遭罪。行者依言。即叫。那和尚。你是那寺裏的。為甚事。披枷戴鎖。跪倒道。貧僧我等。是金光寺負屈的和尚。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諸僧道。轉過碼頭。就是行者。將他帶在唐僧前。問道。怎生負屈。你說我聽。衆僧道。爺爺。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我等似有些面善。不敢在此奉告。請到荒山。具說苦楚。長老道。也是我們。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細詢問緣由。同至山門。門上橫寫七個金字。勅德護國金光寺。師徒們進得門來。觀看。但見那古殿香燈冷。虛廊葉掃風。殘蟬千尺塔。養性幾株松。滿地落花無客過。簷前蛛網任纏籠。空架鼓。枉懸鐘。繪壁塵多彩像。塵龕座。幽然僧不見。驛

堂靜矣。真常遠。繞塔數息。寂寞苦無窮。佛前雖有香爐設。灰冷花殘事事空。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淚。衆僧們頂着枷鎖。將正殿推開。請長者上殿拜佛。長者進殿。奉上心香。叩齒三匝。却轉於後面。見那方丈簾柱上。又鎖着六七個小和尚。三藏甚不忍見。及到方丈。衆僧俱來叩頭問道。列位老翁像貌不一。可是東土大唐來的麼。行者笑道。這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們正是你怎麼認得。衆僧道。爺爺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負了屈苦。無處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想是驚動天神。昨日夜間。各人都得一夢。說有個東土大唐來的聖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見老翁這般異像。故認得也。三藏聞言大喜道。你這裏是何地方。有何冤屈。衆僧跪告。爺爺。此城名喚祭賽國。乃西邦大去處。當年有四夷朝貢。南月陀國。北高昌國。東西梁國。西本鉢國。年年進貢。美玉明珠。嬌妃駿馬。我這裏不動干戈。不去征討。他那裏自然拜爲上邦。三藏道。既拜爲上邦。想是你這國王有道。文武賢良。衆僧道。爺爺。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王也不是有道。我這金光寺。自來寶塔上祥雲籠罩。瑞蕩高升。夜放霞光。萬里有人會見。雲噴彩氣。四國無不同瞻。故此以爲天府神京。四夷朝貢。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時。下了一場血雨。天明時。家家害怕。戶戶生悲。衆公卿奏上國王。不知天公甚孽。見貴當時。延請道士打醮。和尚看經。答天謝地。誰曉得我這寺裏黃金寶塔。污了這兩年外國不來朝貢。我王欲要征伐。衆臣諫道。我寺裏僧人偷了塔上寶貝。所以無祥雲瑞霧。外國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賊官。將我僧衆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當時我這裏有三輩和尚。前兩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老爺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盜取塔中之寶。萬望爺爺憐念。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捨大慈大悲。廣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三藏聞言點頭歎道。這樁事。暗昧難明。一則是朝廷失政。二來是汝等有災。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寶塔。那時節。何不啓本奏君。致令受誓。衆僧道。爺爺。我等凡人。怎知天意。况前輩俱未辨得。我等如何處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時分了。行者道。有中時前後。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換關文。奈何這衆僧之事。不得明白。難以對君奏言。我當時離了長安。在法門寺裏立願。上西方遙廟燒香。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寶塔之累。你與我辦一把新鞋。

等待我沐浴了。上去掃掃。即看這污穢之事。不放光之故。何如。訪着端的。方好面君。妻官解救他們。這苦難也。這些枷鎖的和尙。聽說忙去廚房。取把廚刀。遞與八戒道。爺爺。你將此刀。打開那柱子上鎖的小和尙鐵鎖。放他去。安排齋飯香湯。伏侍老爺。進齋沐浴。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筭簪來。與老爺掃塔。入戒笑道。開鎖有何難哉。我那位毛臉老爺。他是開鎖的積年。行者真個近前。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幾把鎖俱退落。下那小和尙。俱跑到廚中。淨刷鍋灶。安排茶飯。三藏師徒們吃了。齋漸漸天昏。只見那枷鎖的和尙。拿了兩把簪符。遞來。三藏大喜。正說。裏一個小和尙。點了燈來。請洗澡。此時滿天星月光輝。灑樓上。更鼓齊發。正是那四壁寒風起。萬家燈火明。六街關戶。三市閉門。庭釣艇歸。深樹蟬聲罷。短檝樵夫柯。弄歌學子誦書聲。三藏沐浴畢。穿了小袖襖衫。束了環絛。足下換一雙軟公鞋。手裏拿一把新筭簪。對衆僧道。你等安寢。待我掃塔去來。行者道。塔上既被血雨所污。又况日久無光。恐生惡物。一則夜靜風寒。又沒個伴。自去恐有差池。老孫與你同上。如何。三藏道。甚好。甚好。兩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點起琉璃燈。燒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差往靈山。參見我佛。如來取經。今至祭賽區金光寺。遇本僧言寶塔被污。國王疑僧盜竊。啣冤取罪。上下難明。弟子竭誠掃塔。望我佛威靈。早示污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祝禱與行者開了塔門。自下層望上而掃。只見這塔。真是崢嶸倚漢。突兀凌空。正喚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峰。梯轉如穿磬門。開似出籠寶瓶。影射天邊月。金鐺聲傳海上風。但見那虬簷拱斗。作威。鶴石穿花。風絕頂。初雲造。就。浮屠。遠。霧。龍。遠。眺。可。觀。千。里。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層。層。門。上。琉。璃。燈。有。塵。無。火。步。步。簷。前。白。玉。欄。橫。積。垢。飛。蟲。塔。心。裏。佛。座。上。香。煙。盡。絕。窗。櫺。外。神。面。前。蛛。網。牽。塵。爐。中。多。鼠。糞。盡。內。少。油。鉢。只。因。暗。失。中。間。寶。苦。殺。僧。人。命。慈。空。三。藏。發。心。將。塔。掃。管。教。重。見。舊。時。容。唐。僧。用。簪。子。掃。了一。層。又。上。一。層。如。此。掃。至。第七層上。却早二更時分。那長老漸覺困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孫替你掃罷。三藏道。這塔是。多少層。數。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層哩。長老就着勞倦道。是必掃了。方趁本願。又掃了三層。腰酸腿痛。就於十層上坐倒。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層掃淨下來罷。行者抖擻精神。登上第十一層。霎時又上到第十二層。正掃處。只聽得塔頂上有

入言語。行者道：「怪哉，怪哉，這早晚有三更時分，怎麼得有人在這頂上言語，斷乎是那物也。且看看去。」好猴王輕輕的揀着筍箒，撒起衣服，鑽出前門，踏着雲頭觀看。只見第十三層塔心裏，坐着兩個妖精，面前放一盤下飯，一隻碗，一把壺，在那裏猜拳吃酒哩。行者便個神通，丟了筍箒，掣出金箍棒，攔住塔門，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兩個怪物，慌了，急急身拿盞拿碗亂吃，被行者橫鐵棒攔住道：『我若打死你，沒人供狀。』只把棒遞將去，那怪貼在壁上，冥想持扎得動口裏，只叫『饒命，饒命，不干我事。』自有偷寶貝的在那裏也。行者便個拿法，一隻手抓將過來，徑拿下第十層塔中，報道：『師父，拿住個偷寶貝之賊了。』三藏正自盹睡，忽聞此言，又驚又喜道：『是那裏拿來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頂上猜拳吃食，要子是老孫聽得喧嘩，一縱雲跳上攔住，未曾着力，但恐一棒打死，沒人供狀。故此輕輕捉來。』師父可取他口詞，看他在那裏妖稱偷的寶貝，在於何處。那怪物聽戰兢兢，就叫饒命，遂此實供道：『我兩個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差來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兒灑，我叫做灑兒奔，他是鮎魚怪，我是黑魚精，因我萬聖老龍生了一個女兒，就喚做萬聖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得一個駙馬，叫做九頭駙馬，神通廣大，前年與龍王來此顯大法力，下了一陣血雨，污了寶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寶，公主又去大羅天上，覓寶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玉葉靈芝草，都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晝夜光明。近日聞得有個孫悟空，往西天取經，說他神通廣大，沿路上專一尋人的不是，所以這些時常差我等來此巡邏。若還有那孫悟空到時，好準備也。行者聞言，嘻嘻冷笑道：『那孽畜等道：『無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裏赴會，原來他結交這夥潑虜，專幹不良之事，說未了，只見八戒與兩個小和尚自塔下提著兩個燈籠，走上來道：『師父，搗了塔，不去睡覺，在這裏講甚麼哩。』行者道：『師弟，你來正好。塔上的寶貝，乃是萬聖老龍偷了去，今着這兩個小妖巡塔，探聽我等來的消息，却纔被我拿住也。』八戒道：『叫做甚麼名字，甚麼妖精。』行者道：『纔然供了口詞，一個叫做奔波兒灑，一個叫做灑兒奔，一個是鮎魚怪，一個是黑魚精。』八戒與他就打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詞，不打死待何事。』行者道：『你不知，且留著活的，好去見皇帝講話，又好做作眼。』去尋賊追寶，好猴子真個收了紀。」

家一個都抵下塔來。那怪只叫饒命。八戒道：「正要你餵魚、黑魚，做些鮮湯，與那負冤屈的和尙吃哩。」兩三個小和尚，喜歡歡歡，拿着燈籠，引長老下了塔。一個先跑報衆僧道：「好了，我們得見青天了。」偷寶貝的妖怪，已是衆爺們捉將來矣。行者教拿鐵索來，穿了琵琶骨，鎖在這裏，沒等看守。我們睡覺去，明日再做理會。那些和尚都緊緊的守着，讓三藏們安寢，不覺的天曉。長老道：「我與悟空入朝，倒換關文去來。」長老即穿了錦襴袈裟，戴了毗盧帽，整束威儀，拽步前進。行者也束一東虎皮裙，整一整錦布直裰，取了關文同去入戒。這怎麼不帶這兩個妖怪去？行者道：「待我們奏過了，自有駕帖，着人來接他。」遂行至朝門外，看不盡那朱雀、黃龍、龍都捧闕。三藏到東華門，對閹門大使作禮，道：「煩大人轉奏，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者，意欲面君，倒換關文。」那黃門官果與通報。至階前奏道：「外面有兩個異容異服僧人，稱言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差往西方拜佛求經，欲朝我王，倒換關文。」國王聞言，傳旨教宣長老，即引行者入朝。衆文武見了行者，無不驚怕。有的說是猴和尙，有的說是雷公嘴和尙，個個悚然，不敢久視。長老在階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聖又着十斜立在旁，公然不動。長老啓奏道：「臣僧乃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國差來拜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佛，求取真經者。路途艱難，方不敢擅過，有隨身關文，乞倒換方行。」那國王聞言大喜，傳旨教宣唐朝聖僧上金鑾殿，安繡墩，賜坐。長老獨自上殿，先將關文捧上，然後謝恩，敢坐。那國王將關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悅，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避高僧，不避路途遙遠，拜佛取經，寡人這裏和尙專心，只是做賊，欺國傾君。」三藏聞言，合掌道：「怎見得欺國傾君？國王道：寡人這國，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貢，皆因國內有個金光寺，寺內有座黃金寶塔，塔上有光彩冲天，近被本寺賊僧暗竊了其中之寶。三年無有光彩，外國這三年也不來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道：「萬歲差之毫厘，失了千里矣。」貧僧昨晚到於天府，一進城門，就見十數個如紐之僧，問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負冤屈者，因到寺細審，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貧僧至夜掃塔，已獲那偷寶之妖賊矣。國王大喜道：「妖賊安在？」三藏道：「現被小徒鎖在金光寺裏。」那國王急降金牌，着錦衣衛快，到金光寺取妖賊來。寡人親審。」三藏又奏道：「萬歲雖有錦衣衛，還得小徒去方可。」國王道：「高徒在那裏？」三藏用手指道：

那玉階旁立者便是國王見了大驚道僧聖如此豐采高徒怎麼這等像貌孫大聖聽見了厲聲高叫道陛下入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愛半委者如何捉得妖賊也國王聞言同驚作喜道僧聖說的是朕這裏不選人材只要獲賊得寶塔爲上再着當官看車蓋教錦衣衛好生伏侍聖僧去取妖賊來那當官即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錦衣衛點起校尉將行者入轎入緯大四聲喝路徑至金光寺自此驚動滿城百姓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八戒沙僧聽得喝道只說是國王差官急出迎接原來是行者坐在轎上默子當面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也行者下了轎攙着八戒道我怎麼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那黃傘攙着人人轎却不是猴王之職分故說你得了本身行者道且莫取笑遂解下兩個妖物押見國王沙僧道哥哥也帶那小弟帶那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馬匹那枷鎖之僧道爺爺們都去承受皇恩等我們在此看守行者道既然如此等我去奏過國王却來放你八戒揪着一個妖賊沙僧揪着一個妖賊孫大聖依舊坐了轎擺開頭銜將兩個妖怪押赴當朝須臾至白玉階對國王道那妖精已取來了國王隨下龍牀與唐僧及文武多官同目視之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尖嘴利牙一個是滑皮大肚巨口長鬚雖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變成的人像國王問曰你是何方妖怪那處妖精幾年侵吾國土何故盜我寶貝一書共有多少賊徒都喚做甚麼名字從實一一供來二怪朝上跪下頸內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供三載之外七月初一有個萬壽龍王帥領許多親戚住居在本國東南離此處路有百十裡號巖波山名亂石生女多嬌妖嬈美色招贅一個九頭駙馬神通無敵他知你塔上珍奇與龍王合伴做賊先下血雨一場後把舍利偷訖見如今照耀龍宮縱黑夜明如白日公主茂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靈芝在潭中溫養寶物我兩個不是截頭乃龍王差來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實國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道我喚做奔波兒纏他喚做波瀾兒奔奔波兒纏是個貼魚怪波瀾兒奔是個黑魚精國王教錦衣衛好生收監傳旨放了金光寺衆僧的枷鎖快教光祿寺排宴就於麒麟殿上謝聖僧獲賊之功請聖僧獲擒賊首光祿寺即時備了葷素兩樣筵席國王請唐僧四衆上麒麟殿敘坐問道聖僧尊號唐僧合掌道貧僧俗家姓陳法名玄奘

雲君賜姓，唐賤號三藏國王。又問聖僧高徒何號。三藏道：小徒俱無號。第一個名孫悟空，第二個名豬悟能，第三個名沙悟淨。此乃南海觀世音菩薩起的名字。因拜食僧爲師，食僧又將悟空叫做行者，悟能叫做八戒，悟淨叫做和尚。國王驕那請三藏坐了上席，孫行者坐了側首左席，豬八戒和和尚坐了側首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飯。前面一席聲的坐了國王，下首有百十席聲的，坐了文武多官衆臣。謝了君恩，告了師罪，坐定。國王把盞三藏不敢飲酒。他三個各受了安席酒。下邊只聽得管絃齊奏，乃是教坊司動樂。你看八戒放開食碟，真個是虎咽狼吞，將一席果菜之類，吃得罄盡。少頃間，添換湯飯。又來，又吃得一毫不剩。巡酒的來，又一杯不辭。這場筵席，直樂到午夜方散。三藏謝了盛宴，國王又留住道：這一席聊表聖僧德性之功。教光祿寺快翻席到註章宮裏，再請聖僧定捕賊首，取寶辦塔之計。三藏道：既要捕賊取寶，不勞再宴。食僧等就此辭去。就擒捉妖怪去也。國王不肯一定請到建章宮，又吃了一席國王舉酒道：那位聖僧帥衆出師降妖捕怪。三藏聞言，教大徒弟孫悟空去。大舉拱手應承。國王道：孫長老既去，用多少人馬？幾時出城？八戒忍不住高聲叫道：那裏用甚麼人馬？又那裏管甚麼時辰？趁如今餚餅飯飽，我共師兄去。手到擒來。三藏甚喜道：八戒這一向勦緊啊。行者道：既如此，着沙僧弟保護師父。我兩個去來。那國王道：二位長老，既不用人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們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隨身器械。國王問說，即取大鏡來，與二位長老送行。孫大聖道：酒不吃了。只教鋪衣衛把兩個小妖拿來。我們帶了他去做鑿眼。國王傳旨，即時提出二人，扯着兩個小妖，駕風頭使個攝法，竟上東南去了。噫，他那君臣一見騰風霧縹緲，師徒是聖僧，畢竟不知此去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一僧蕩怪開龍宮

羣聖除邪獲寶貝

却說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孫大聖與八戒騰雲駕霧，提着兩個小妖飄然而去，一個個朝天禮拜道：話不虛傳。今日方知有此靈神活佛。又見他遠去無踪，却拜謝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最拿住妖怪，便了。豈知乃騰雲駕霧之上仙也。三藏道：窮僧無些法力，一路上多虧這三個小徒。沙僧道：不瞞陛下說，我六

師兄乃齊天大聖皈依。他曾大鬧天宮。使一條金箍棒。十萬天兵。無一個對手。只鬧得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驚。我二師兄乃天蓬元帥。果正他也曾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惟我弟子。無法力。乃搃羅大將受戒。愚弟兄若幹別事無能。若說擒妖縛怪。拿賊捕亡。伏虎降龍。踢天弄井。以至捲海翻江之類。略道一二。這騰雲駕霧。喚雨呼風。與那換斗移星。搗山趕月。特餘事耳。何足道哉。國王聞說。愈十分加敬。請唐僧上坐。口口稱爲老佛。將沙僧等皆稱爲菩薩。滿朝文武欣然。一國黎民頂禮不題。却說孫大聖與八戒。駕着狂風。把兩個小妖。搗到亂石山碧波潭。住定雲頭。將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氣。叫變。變作一記戒刀。將一個黑魚怪割了耳朵。貼魚精割了下唇。撒在水裏。喝道。快早去對那萬聖龍王報知。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着他即送祭賽國。金光塔上的寶貝出來。免他一家性命。若違半個不字。我將這潭水攪淨。教他一門兒老幼遭誅。那兩個小妖得了命。負痛逃生。拖着鐵索。掉入水內。說得那些龜。鼉。鱉。蟹。魚。精。都來圍住。問道。你兩個爲何拖繩帶索。一個掩着耳。搖頭擺尾。一個倚着背。跌脚搥胸。都喚啣開。竟上龍王宮殿報大王禍事了。那萬聖龍王正與九頭驢馬。飲酒。忽見他兩個來。即停杯問。何禍事。那兩個即告道。昨夜巡邏。被唐僧孫行者。拈塔捉獲。用鐵索拴鎖。今早見國王。又被那行者與豬八戒。抓着我們兩個。一個割了耳朵。一個割了嘴唇。拋在水中。着我來報要索。那塔頂寶貝。送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老龍聽說是孫行者齊天大聖。嚇得魂不附體。魄散九霄。戰兢兢對驢馬道。賢塔啊。別個來還好計較。若果是他。却不善也。騎馬笑道。太岳放心。愚塔自幼學了些武藝。四海之內。也曾見過幾個妖怪。怕他做甚。等我出去。與他交戰三合。替取那廟縮首蹄降。不敢仰視。好妖怪。急縱身披掛了。使一般兵器。叫做月牙鏢。步出宮分開水道。在水面上叫道。是甚麼齊天大聖。快上來納命。行者與八戒立在岸邊。觀看那妖精。怎生打扮。戴一頂爛銀盔。光欺白雪。貫一副兜鍪。甲亮敵秋霜。上罩着錦征袍。真個是彩雲龍玉。腰束着犀角帶。果然像花蟒纏金。手執着月牙鏢。霞飛霓舞。脚穿着豬皮鞋。水利波分。遙看時。一頭一面。近觀處。四面皆人。前有眼。後有眼。入方通。見左也。口右也。口九口俱言一聲。改喝長空。振似鶴飛。喚賣九家。他見無人對答。又叫一聲。那個是齊天大聖。行者被

一按金箍。理一理鐵棒。道：「老孫便是。那怪道：你家居何處，身出何方，怎生得到祭賽國，與那國王守塔，却大膽攔我頭目，又敢行兇，上香寶山索戰，行者罵道：你這個賊怪，原不識你孫爺爺，哩！你上前聽我道：老孫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間，水簾洞，自幼修成，不壞身，玉皇封我齊天聖，只因大鬧天宮，天上諸神難取勝，當請如來展妙高，無邊智慧，非凡用，為翻筋斗，賭神通，手化為山，壓我重，整到如今五百年，觀音勸解，方逃命，大唐三藏，上西天，遠拜靈山，求佛頌，解脫吾身，保護他，煉魔淨怪，從修行，路途西域，祭賽城，屈害僧人，三代命，我等慈悲，問舊情，乃因塔上無光，映吾師掃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續續，捉住妖精，取實供，他言汝等偷寶，珍合伴為盜，有觀王、公主，連名稱萬聖，血雨澆淋，塔上光，將他寶貝，偷來，用殿前供狀，更無虛，我奉君言，馳此境，所以相尋，索戰，爭不須再問，孫爺姓，快將寶貝，獻與他，免汝老幼，全家命，敢若無知，聘勝強，教你水滸山，類都踴躍，那尉馬聞言，微微冷笑，道：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尚，沒要緊，羅織管事，我偷他的寶貝，你取佛的經文，與你何干，却來廝鬥，行者道：「這賊怪，甚不遵理，我雖不受國王的恩惠，不食他的水米，不該與他出力，但是休偷他的寶貝，污他的寶塔，歷年屈苦，金光寺僧人，他是我一門同氣，我怎麼不與他出力，辨明冤枉，尉馬道：「你既如此，想是要行賭闖，常言道：武不善作，但只怕起手處，不得留情，一時間，傷了你的性命，誤了你去取經，行者大怒，罵道：「這賊，有其強，能敢開大口，走上來，吃老爺一棒，那尉馬更不心慌，把月牙，遠架住鐵棒，就在那亂石山頭，這一場，真個好殺，妖魔盜寶，塔無光，孫行者擒妖，報國王，小怪逃生，回水內，老龍破膽，各商量，九頭驢馬，施威武，披掛前來，展索強，怒發齊天，孫大聖，金箍棒，起十分剛，那怪物，九個頭，顯十入眼，前前後後，放毫光，這行者，一隻鐵臂，千斤力，萬萬紛紛，碎瑞祥，鑿似一陽初現，月棒如萬里，徧飛霜，他說：你無干，休犯不平報，我道：你有意偷寶，真不長，那賊，幾少輕狂，還他寶貝，得安康，棒連鑿架，爭高下，不見輸贏，被戰劫，他兩個，往往來來，鬧經三十餘合，不分勝負，豬八戒，立在山前，見他們戰到甜美之裏，舉着釘耙，從妖精背後，一築，原來那怪，九個頭，轉轉，都是眼睛，看得明白，見八戒在背後，來時，即便，鐘鐺，架着釘耙，鑿頭，抵着鐵棒，又耐戰五七合，猶不得前後，齊掄，他却打個滾，騰空跳起，現了本像，乃是一隻九

頭蟲形像十分醜惡。見此身模，怕殺人。他生得毛羽鋪綿，團身結絮，方圓有丈二規模，長短似龍鬚樣式。兩隻脚尖利如鈞，九個頭撥一處展開翅，極善飛揚。縱大鵬無他力氣，發起聲，遠振天涯。比仙鶴還能高，眼多炯灼。概金光氣，傲不同凡鳥類。豬八戒看見，心驚道：「哥哥啊！我自爲人，也不會見這等個惡物。是甚血氣生此畜獸也？」行者道：「真個罕有，真個罕有，等我趕上打去。」好大聖，急縱祥雲，跳在空中，使鐵棒照頭便打。那怪物大顯身，展翅斜飛，鷹的打個轉身，掠到山前，半腰裏又伸出一個頭來，張開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着。半拖半扯，援下碧波潭水內而去。及至龍宮外，還變作前番模樣，將八戒擲之於地，叫小的們何在那裏面請鮪鯉鱈之魚，精龜蟹鼈之介怪，一擁齊來，道：「有駙馬道，把這個和尚綁在那裏，與我巡攔的小卒報仇。」衆精推推嚷嚷，搵進八戒去時，那老龍王歡喜迎出，道：「賢婿有功，怎生捉他來也？」那駙馬把上項原故說了一遍。老龍即命排酒賀功，不題。却說孫行者見妖怪擒了八戒，心中懼道：「這廝恁般利害，我待回朝見師，恐那國王笑我待要開官罵戰，怎奈我又單身，况水內之事，不慣。且等我變化了進去，我那怪把鈇子恁生擺佈，若得便，且偷他出來幹事。」好大聖，撓着訣，搖身一變，還變做一個螃蟹，淬於水內。竟至牌樓之前，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與牛魔王盜金睛獸走熟了的。直至那宮闕之下，橫爬過去，又見那老龍王與九頭蟲合家兒歡喜飲酒，行者不敢相近，爬過東廊之下，見幾個蝦精蟹精，紛紛紆紆，娶子行者，聽了一會官談，却就學語學話，問道：「駙馬爺爺拿來的那長嘴和尚，這會死了，不會棄精道，不會死，縛在那西廂下，哼的不是？」行者聽說，又輕輕的爬過西廂，真個那鈇子綁在柱上，哼哩。行者近前道：「八戒，認得我麼？」八戒聽得聲音，知是行者道：「哥哥，怎壓了反被這廝捉住我也？」行者四顧無人，將指咬斷索子，叫走。那鈇子脫了手道：「哥哥，我的兵器被他收了，又奈何？」行者道：「你可知道收在那裏？」八戒道：「曾被那怪拿上宮殿去了。」行者道：「你先去牌樓下等我。」八戒道：「生悄悄的溜出，行者復身爬上宮殿觀看，左首下有光彩森森，乃是八戒的釘鈇，白光使個隨身法，將鈇個出到牌樓下，叫聲：「八戒接兵器。」鈇子得了鈇，便道：「哥哥，你先走，等老豬打進宮殿，若得勝，就捉住他一家子，若不勝，放出來，你在这潭岸上救應。」行者大喜，只教仔細，八戒道：「不怕他。」

水裏本事，我略有些兒行者丟了他，浮出水面不題。這八戒束了皂直裰，雙手纏紮，一聲喊，打將進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跑上宮殿，以喝道：「不好了！長嘴和尚禪斷繩，返打進來了！」那老龍與九頭蟲並一家子，俱措手不及，跳起來，藏藏躲躲，這獸子不願死，活闖上宮殿，一吃把紫破門扇，打破桌椅，把些吃酒的家仗之類，盡皆打碎。有詩爲證：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捨苦相尋。暗施巧計偷開鎖，大顯神威怒恨深。騎馬仗攜公主綵，龍王戰慄絕聲音。水宮絳闕門曾損，龍子龍孫盡被魂。這一場，被八戒把飛瑤屏打得粉碎，珊瑚檯攪得凋零。那九頭蟲將公主安藏，在內急取月牙鏡，趕至前宮，喝道：「潑秀彘，怎敢欺心，驚吾眷族，入戒馬道，這賊怪你焉敢將我捉來，這場不干我事，是你請我來家打的！」快拿寶貝還我，回見國王了！事不然，決不饒你一家命也。那怪那肯容情，咬定牙齒，與八戒交鋒。那老龍纔定了神思，領龍子龍孫，各執鎗刀，齊來攻取八戒。見事極不諧，虛幌一幌，撒身便走。那老龍帥衆追來，須臾，撞出水中，都到潭面上翻騰，却說孫行者立於潭岸等候，忽見他們追趕八戒，出離水中，就半路雲霧，掣鐵棒喝聲，休走！只一下，把個老龍頭打得稀爛，可憐血濺潭中，紅水泛，屍飄浪上，敗鱗碎鱗，得那龍子龍孫，各各逃命，九頭龍馬收龍屍轉宮而去。行者與八戒且不追趕，回上岸，備言前事。八戒道：「這廝氣挫了，被我那一吃把，打進去時，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飛，正與那廝馬廝鬧，却被老龍王趕着，却虧了你打死。那廝們同去，一定停喪掛孝，決不肯出來。今又天色晚了，却怎奈何？行者道：「管甚麼天晚，乘此機會，你還下去攻戰，務必取出寶貝，方可回朝。那獸子意懶情疎，祥祥推托，行者催逼道：「兄弟不必多疑，還像剛纔引出來，等我打他。兩人正自商量，只聽得狂風滾滾，慘霧陰陰，忽從東方，竟往南去。行者仔細觀看，乃二郎顯聖，領梅山六兄弟，架着鷹犬，挑着狐兔，迎着霧霞，一個個腰跨彎弓，手持利刃，縱風驟驟，踴躍而來。行者道：「八戒，那是我七聖兄弟，倒好留請他們，與我助戰，若得成功，固是一場大機會也。」八戒道：「既是兄弟，極該留請行者，道：「但內有顯聖大哥，我曾受他降伏，不好見他，你去攔住雲頭，叫道：「真君且略住，齊天大聖在此進拜，他若聽見是我，斷然住了，待他安下，我却好見那獸子。」纔雲頭上山，攔住，厲聲高叫道：「真君且慢草駕，有齊天大聖請見哩。」那齊天大聖見說，即便

命就停住六兄弟與八戒相見畢。問齊天大聖何在。八戒道：現在山下聽呼喚。二郎道：兄弟們快去請來。六兄弟乃是康瓊、姮、半郭、直、各各出營叫道：孫悟空哥哥，大哥有請行者。上前對衆作禮。同上山。二郎急急迎見，攜手相擁，一同相見道：大聖，你去脫大難，受戒沙門，刻日功完，高登蓮座，可賀。可賀行者道：不敢，向蒙莫大之恩，未展斯須之報，雖然脫難西行，未知功行何如。今因路過祭賽國，搭救僧災，在此擒妖索寶，偶見兄弟多車駕，大膽請留一助。未審兄長自何而來，肯見愛否。二郎笑道：我因閑暇無事，同衆兄弟探獵而回，幸蒙大聖不棄，留會，足感故舊之情。若命協力降妖，取不如命，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賊。大聖道：大哥忘了，此間是亂石山，山下乃碧波潭，萬聖之龍宮也。二郎驚訝道：萬聖老龍，却生事，怎麼敢偷塔寶行者道：他近日招了一個駝馬，乃是九頭蟲，戒替他。那丈兩個做賊，將祭賽國下了一場血雨，把金光寺塔頂舍利佛寶偷來。那國王不解其意，苦拿着個人拷打。是師父慈悲，夜來撈搭，當被我在塔上拿住兩個小妖，是他差來巡探的。今早押赴朝中，實實供招了。那國王就請我師收降，師命我等到此，先一場戰，被九頭蟲腰裏伸出一個頭來，把八戒啣了去。我却又變化下水，解了八戒，纔然大戰一場，是我把老龍打死。那廝們收屍掛孝去了。我兩個正議索賊，却見兄弟儀仗降臨，故此輕慢也。二郎道：既傷了老龍，正好與他攻殺，使那廝不能措手，却不速窩巢，都滅絕了。八戒道：雖是如此，奈天晚，何。二郎道：兵家云：征不待時，何怕天晚。康瓊道：大哥莫忙，那廝家眷在此，料無處去。孫二哥也是貴客，豬剛鬣又歸了正果，我們營內有隨帶的酒，備教小的們取火，就在此鋪設，一則與二位賀喜，二來也當敘情，且歡會這一夜。待天明索戰何遲。二郎大喜道：賢弟說得極當，却命小校安排行者道：列位感情，不敢固却，但有做和尚，都是齋戒，恐葷素不便。二郎道：有葷果品酒，也是案的。衆兄弟在星月光前，幕天席地，舉杯敘茗，正是寂寞更長，歡娛夜短，早不覺東方發白。那八戒幾鍾酒，吃得興抖抖的道：天將明了，等老豬下水去索戰也。二郎道：元帥仔細，只要引他出來，我兄弟們好下手。八戒笑道：我曉得，你看他敝衣纏髻，便分水法，跳將下去，竟至那牌樓下，發聲喊，打入殿內。此時那龍子披了麻，看着屍屍哭。龍孫與那駝馬，在後面收拾棺材。這八戒屍上，前手起，就記頭

着重把個龍子夾腦連頭一耙殺了九個窟窿。說得那龍婆與衆往裏亂跑。哭道：長嘴和尚又把我兒打死了。那騎馬聞言，即便月牙鎗，帶龍婆往外殺來。這八戒以敵且戰且退，跳出水中。這岸上齊天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鎗刀亂下，把個龍孫剝成幾斷肉。那騎馬見不停當，在山前打個滾，又現了本像，展開翅，旋繞飛騰。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銀彈，扯滿弓，往上就打。那怪急縱翅，掠到山邊，要咬二郎。半腰裏纔伸出一個頭來，被那頭細犬掠上去。汪的一口，把頭血淋淋的咬將下來。那怪物負痛逃生，竟投北海而去。八戒便要趕去。行者止住道：且莫趕他，正是窮寇勿追。他被細犬咬了頭，必定是多死少生。等我變做他的模樣，你分開水路，趕我進去，尋那官主。詐他寶貝來也。二郎與六聖道：不趕他，倒也罷了。只是境這種類在世，必為後人之害。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是這種也。那八戒依言，分開水路。行者變作怪像，前走入戒。以喝喝後追，漸漸追至龍宮。只見那萬聖宮主道：龍馬怎麼這等慌張。行者道：那八戒得勝，把我趕將進來，覺得不能敵他，你快把寶貝好生藏了。那宮主急忙難識真假，即於後殿裏取出一個渾金匣子來，遞與行者道：這是佛寶，又取出一個白玉匣子，也遞與行者道：這是九葉靈芝，你拿這寶貝藏去。等我與豬八戒鬪上兩三合，請住他，你將寶貝收好了，再出來與他合戰。行者將兩個匣兒收在身邊，把臉一抹，現了本像。道：宮主，你看我，可是騎馬麼？宮主慌了，便要捨奪匣子，被八戒跑上去，着肩一耙，築倒在地。還有一個老龍婆，攙身就走，被八戒扯住。八戒綰索行者道：且住，莫打死他，留個活的好去國內見功。遂將龍婆提出水面。行者隨後，揜着兩個匣子上岸。對二郎道：感兄長威力，得了寶貝，掃淨妖賊也。二郎道：一則是那國王供稱齊天，二則是賢昆玉神通無量，我何功之有。兄弟們俱道：孫二哥既已功成，我們從此告別。行者感謝不盡，欲留同見國王。諸公不肯，遂帥衆回灌口去訖。行者揜着匣子入戒，揜着龍婆，半霎半霎頃刻間到了國內。原來那金光寺解脫的和尙，都在城外迎接。見他兩個雲霧定時，近前磕頭禮拜，接入城中。那國王與唐僧正在殿上談論，這裏有光走的和尙，仗着膽入朝啓奏道：萬歲，孫豬二老尊，擒賊獲寶而來也。那國王聽說，連忙下殿，共唐僧沙僧迎着，稱謝神功不盡。隨命排筵謝恩。三藏道：且不須賜飲，着小徒弟歸了塔中之寶，方可

飲宴三藏又問孫行者道：汝等昨日難國，怎麼今日纔來？行者把那戰駝馬、打龍王、逢真君、啟妖精、及變作寶具之事，細說了一遍。三藏與國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勝。國王又問龍婆能人言語，否？八戒道：乃是龍王之妻，生了許多龍子。龍孫豈不知人言？國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龍婆道：偷佛寶，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龍鬼與那駝馬九頭蟲，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機盜去。又問靈芝草是怎麼偷的。龍婆道：這是小女萬聖宮主，私入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的。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溫養着，千年不壞。萬載生光，丟地下，或田中掃一掃，即有萬道靈光，千條瑞氣。如今被你奪來，弄得我夫死子絕，堪喪女亡，千萬燒了我的命罷。八戒道：正不燒你哩。行者道：家無全犯，我便饒你，只便要你長改替我看塔。龍婆道：好死不如惡活，但留我命，憑你教做甚麼。行者叫取鐵索來，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把龍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那國王即忙排駕，送回三藏，攜手出朝，並文武多官，隨至金光寺上塔，將舍利子安葬在十三層塔頂寶瓶中間，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念動真言，喚出本國土地城隍與本寺伽藍們，三日進飲食一餐，與這龍婆度口。少有差訛，即行處斬。衆神暗中領諾。行者却將芝草，把十三層餅層層掃過，安在瓶內，溫養舍利子。這纜是奎苞如新霞光萬道，瑞氣千條，依然入方共親。四國同瞻，下了塔門。國王跪謝道：不是老僧與三位菩薩到此，怎生得明此事也。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動之物，光乃烟灼之氣。我僧爲你勞碌這場，將此寺改作伏龍寺，教你永遠常存。那國王即命換了字號，懸上新匾。乃是勅建護國伏龍寺。一壁廂安排御宴，一壁廂召丹青畫下四衆生形。五鳳樓註了名號。國王擺鑾駕，送唐僧師徒，賜金玉酬答。師徒們堅辭不受。這真個是那怪前除諸境，靜寶塔回光大地，明畢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荆棘嶺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談詩

每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獲寶擒怪之恩，所贈金玉分毫，不受。却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兩套鞋襪，各做兩雙繡環，各做兩條外備乾糧烘炒，倒換了通關文牒。大排鑾駕，並文武多官，滿城百姓，伏龍吼。

僧人大吹大打送四象出城約有二十里先辭了國王衆人又送二十里辭回伏龍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同的要同上西天有的聖修行伏侍行者見都不肯回去遂弄個手段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氣叫變都變作斑斕猛虎攔住前路嗥吼踴躍故僧方懼不敢前進大聖纔引師父策馬而去少時間去得遠了衆僧人放聲大哭都喊有恩有義的老爺我等無緣不肯度我們也且不说衆僧啼哭却說師徒四象走上大路却纔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時序易遷又早冬殘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遙行路忽見一條長嶺嶺頂上是路三藏勒馬觀看那嶺上荆棘了又薛荔牽繞雖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棘針唐僧叫徒弟道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麼走不得又道徒弟啊路頂在下荆棘在上只除是蛇蟲伏地而遊方可去了若你們走腰也難伸教我如何乘馬八戒道不打緊等我使出釘耙來把釘耙分開荆棘莫說騎馬就擔轎也包你過去三藏道你雖有力長遠難熬却不知有多少遠近怎生覺得這許多精神行者道不須商量等我去看看將身一縱跳在半空看時一望無際真個是匝地連天紫煙帶雨夾道弄雷亂漫山翠蓋張密密搓搓初發步攀攀扯扯正芳芬遙望不知何所盡近觀一似綠雲茫茫蒙蒙茸茸鬱鬱蒼蒼風聲飄索紫日影映煌煌有松有柏還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蘿蘿纏古樹藤蘿葛纏垂楊盤圍似架聯絡如絲有虞花開真佈錦無端弄發造生香爲人誰不縛荆棘那見西方荆棘長行者看罷多時將雲頭按下道師父這去處遠哩三藏問有多少遠行者道一望無際似有千里之遙三藏大驚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師父莫愁我們也學燒荒的放上一把火燒絕了荆棘過去八戒道莫亂說燒荒的須在十來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時怎麼燒得行者道就是燒得也怕人了三藏道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還做我好獸子撿個訣念個咒語把腰躬一躬叫長就長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軀把釘耙提一棍教衆就變了有三十丈長短的長柄拽開步雙手使耙將荆棘左右攔開諸師父跟我來也三藏見了甚喜即策馬緊隨後面沙僧挑着行李行者也使鐵棒撥開這一日未曾住手行有百十里將次天晚見有一空闊處當路上一通石碼上有三個大字乃荆棘嶺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乃荆棘蓮華八百里古來有路少人

行入戒見了，笑道：「等我老猪與他添上兩句，自今八戒能開破，直透西方路盡平。」三藏就欣然下馬道：「徒弟啊，累了你也，我們就在此坐過了今宵，待明日天明再走。」八戒道：「師父莫住，趁此天色清明，我等有興，連夜摸黑路走他娘。」那長老只得相從，八戒上前努力，師徒們人不住手，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却又天色晚矣。那前面蘊蘊結結，又聞得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却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間乃是一座古廟，廟門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鬪翠，三藏下馬，與三個徒弟同看，只見巖前古廟枕寒流，落日荒煙鎖廢坵，白鶴叢中深歲月，綠蘿臺下自春秋。竹掃青瑣，疑聞語，為弄餘音似訴愁。雞犬不通人跡少，閑花野草蔓纏頭。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古多凶，不宜久坐。」沙僧道：「師兄差疑了，似這香無人煙之處，又無個怪獸妖禽，怕他怎的？」說不了，忽見一陣陰風，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頭戴角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踏芒鞋，後跟着一個青臉獠牙，紅鬚赤身鬼使，頭頂着一盤麴餅，跪下道：「大聖小神，乃割孽嶺土地，知大聖到此，無以接待，特備蒸餅一盤奉上。」老師父各請一餐，此地八百里，更無人家，聊吃些兒充饑，八戒歡喜上前，舒手就欲取餅，不知行者端詳已久，喝一聲且住，這廟不是好人，休得無禮。你是甚麼土地，來誑老孫看棍？那老者見他打來，將身一轉，化作一陣陰風，呼的一聲，把個長老攝將起去，不知何所，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八戒沙僧俱相顧失色，白馬亦祇自驚吟。三兄弟連馬四口，慌慌急急，遠望荒張，並無一毫下落。前後找之不題，却說那老者同鬼使把長老擡到一座烟霞石屋之前，輕輕放下，與他攜手相挽道：「聖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割孽嶺十八公是也。因風清月靜之宵，特請你來會友談評，消遣情懷，故耳。」那長老却纔定性，睜眼仔細觀，看真個是慈眉烟霞去，所備清仙境人家，正好潔身修煉，堪宜種竹栽花，每見翠巖來鶴，時聞青溜鳴蛙，更覺天台丹竈，仍期華岳明霞，說甚耕雲釣月，此間隱逸堪誇，坐久幽懷如海，朦朧月上窗紗。三藏正自點看，漸覺月明星朗，只聽得人語相談，都道：「十八公詩得聖僧來也，長老盍回頭觀看，乃是三個老者，前一個霜姿，幸采第二個綠鬚，婆娑第三個虛心，貨色各各而觀，衣服俱不相同，都來與三藏作禮，長老還了禮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十八公笑道：「一向聞知聖僧有道，等待多時，今幸一見，如果不吝珠玉，寬坐敘懷，足見淨

機真展三藏躬身道。敢問仙長大號。十八公道。霜萎者號孤直公。綠鬢者號凌空子。虛心者號拂雲叟。老拙號曰。勳節三藏道。四翁尊壽幾何。孤直公道。我歲今經千歲。古撐天葉茂。四時春。香枝鬱鬱龍形狀。碑影重重雪身。自幼堅剛能耐老。從今正宜喜修真。為棲鳳宿非凡壑。落落森森遠俗塵。凌空子笑道。吾年千載。傲風霜。高幹策。枝力自剛。夜靜有聲如雨滴。秋晴蔭影似雲張。盤根已得長生訣。受命尤宜不老方。留鶴化龍非俗壘。蒼蒼爽爽近仙鄉。拂雲叟笑道。歲寒虛度有千秋。老景蕭然清更幽。不雜蒼塵終冷淡。飽經霜雪自風流。七賢伴侶同談道。六逸爲朋共唱酬。夏玉敲金非瑣瑣。天然情性與仙遊。勳節十八公道。我亦千年約有餘。蒼然真秀自如如。堪憐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機。萬壑風烟惟吾感。四時洒落讓吾吟。蓋張翠影留仙客。博奕調琴講道音。三藏稱謝道。四位仙翁俱享高壽。但勳節翁又千歲餘矣。高年得道。丰采所奇。得非漢時之四皓乎。四老道。承過獎。承過獎。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敢問聖僧妙齡幾何。三藏合掌躬身答曰。四十年前。出母胎。未產之時。命已災。逃生落水。隨波滾浪。幸過金山。脫本骸。養性看經。無懈怠。誠心拜佛。敢俄捱。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愛來。四老俱稱道。聖僧自出娘胎。即從佛教。果然是從小修行。真中自有道之上僧也。我等幸接合類。敢求大教。謹以神法指教一二。足慰生平。長老閉言。慨然不懼。即對衆言曰。釋者靜也。法者度也。靜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滌慮。脫俗離塵是也。夫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百德妙道。渺漢希夷。六根六識。皆可掃除。菩提者。不死不生。無餘無欠。空色包羅。聖凡俱遣。訪真了元。始錯錯。悟實了牟尼。手段發揮。象罔踏碎涅槃。必須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寶光。全保護。放開烈焰。照婆婆。法界橫橫。獨顯露。至幽微。更守固。玄關口說。識人度。我本元修大覺。禪有緣有志。方記悟。四老側耳受了。無邊喜悅。一個個稽首。皈依躬身拜謝道。聖僧乃釋教之悟本也。拂雲叟道。法雖度。須要性定心誠。縱為大覺真仙。終坐無生之道。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三藏云。道乃非常。體用合一。如何不同。拂雲叟笑云。我等生來堅實。體用比爾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風霜。消磨日月。一葉不凋。千枝節操。似這話不叩冲虛。你執持梵唄道也者。本安中國。反來求證。西方空費了草鞋。不

知尋個甚麼石獅子痢了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忘本參禪妄求佛果都是我荆棘葛藤謎語羅漢潭言此般君子怎生接引這等規模如何印授必須要檢點見前面目靜中自有生涯淡底竹籃汲水無根鐵樹生花靈寶峰頭牢著脚歸來雅會上龍華三藏聞言叩頭拜謝十八公用手攙扶孤直公將身扯起凌空子打個哈哈道拂雲之言分明猶泄空僧請起不可盡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爲講論修持且自吟哦逍遙放蕩襟懷也拂雲更笑指石屋內若罽吟哦且入小菴一茶何如長老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菴遂此同入又做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茯苓香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吃三藏驚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只纔吃了兩塊心飲香湯收去三藏留心偷看只見那裏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水自石邊流出香從花裏飄來滿座清幽雅叙全無半點塵埃那長老見此仙境以爲得意情興懷開十分歡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禪心似月通無礙動節老笑而卽聯道詩興如天奇更新孤直公道好句優哉博得堪羨空子道佳文不點唾奇珍掃雪夏道六朝一洗繁華盡四始重刑雅頌分三藏道弟子一時矢口胡談幾字謔所謂班門弄斧適聞列仙之言清新飄逸真詩翁也動節老道聖僧不必閑敘出家人全始全終既有起句何無結句甚卒成之三藏道弟子不能煩十八公結而成篇爲妙動節道你好心賜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結果慳吝珠璣非道理也三藏只得續後句云半枕松風茶未熟吟懷瀟灑滿腔春十八公道好個吟懷瀟灑滿腔春孤直公道動節你深知詩味所以只管咀嚼何不再起一結十八公亦慨然不辭道我知是頂針字起春不榮華冬不枯雲來霧往只如無礙空子道我亦葢前項針二句無風搖拽婆娑影有客欣憐憐福壽團拂雲更亦頂針道圖似西山堅石老滑如南國沒心夫孤直公亦頂針道夫因倒葉稱梁棟貴爲橫柯作窻爲長老聽了讚歎不已道真是陽春白雪始氣冲霄弟子不才敢再起兩句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之士大養之人也不必再相聯句請賜教念篇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三藏無已只得笑吟一律曰杖錫西來拜法王願求妙典遠傳揚金芝三壺詩瓊瑤寶樹千花蓮蕊香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立行誠修成玉像莊嚴體極幽門前是道場四老聽畢俱極讚揚十八公道老拙無能大

騰騰也。勉和一首云：勁節孤高笑木王，靈椿不似我名揚。山空百丈龍蛇影，泉汲千年琥珀香。解與乾坤生氣概，喜因風雨化行藏。衰殘有愧無仙骨，惟有蒼黃結壽場。孤直公道此詩起句，豪雄聯句有力，但結句自謙太過矣。堪羨、堪羨、老拙也和一首曰：霜華常喜宿禽王，四絕當前大器揚。露重珠纒蒙翠蓋，風輕石齒碎寒香。長廊夜靜吟聲細，古殿秋陰淡影藏。元日迎春曾獻壽，老來寄傲在山場。慶空子笑而言曰：好詩好詩，真個是月在天心，老拙何能爲和，但不可空過也。須拉淡幾句云：梁棟之材近帝王，太清宮外有聲揚。晴軒恍若來青氣，暗壁尋常度翠香。壯節凜然千古秀，深根結矣九泉藏。凌雲世蓋婆娑影，不在羣芳鬪麗場。拂雲叟道三公之詩，高雅清淡，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我身無力，我腹無才，得三公之教，茅塞頓開，無已也。打油說句，幸勿哂焉。曰：洪興國中樂聖王，涓川千畝任分揚。翠筠不染湘娥淚，斑籀堪傳漢史香。霜葉自來顏不改，煙梢從此色何藏。子猷去世知音少，亘古留名翰墨場。三藏道衆仙老之詩，真個是吐鳳噴珠，辦夏菓贊，厚愛高情，感之極矣。但夜已深沉，三個小徒不知在何處等我，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尋訪，尤無窮之至愛也。望老仙指示歸路。四老笑道：聖僧勿慮，我等也是千年奇逢，况天已晴爽，月明如晝，再請寬坐待天曉，自當送過嶺。高徒一定可相會也。正話間，只見石屋之外，有兩個青衣女童，挑一對絳紗燈籠，後引着一個仙女，那仙女攜着一枝杏花，笑吟吟進門相見。那仙女怎生模樣，他生得百姿壯，翡翠丹臉，賽胭脂，星眼光，還彩蛾眉，秀又齊，下襯一條五色縵，紅裙子上穿一件煙裏火比甲輕衣，弓鞋穿鳳嘴綾襪，錦拖泥，妖嬈嬌似天台女。不亞當年俏俏姪，四老欠身問道：杏仙何來？那女子對衆道了萬福，道：知有佳客在此，廝願特來相訪，敢求一見。十人公指著唐僧道：佳客在此，何勞求見。三藏躬身不敢言語。那女子叫快獻茶來。又有兩個青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盃，盃內設法品異果，橫擔着匙兒，提一把白鐵嵌黃銅的茶壺，壺內香茶噴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音慈，捧磁盃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後一盞，自取而陪。慶空子道：杏仙爲何不坐？那女子方纔去坐。茶畢，欠身問道：仙翁今宵感集，佳句請教一二。如何拂雲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聖僧真感唐之作，甚可嘉羨。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賜一觀。四老即以長老

前詩後詩並得法論宣了一過。那女子滿面春風，對裏這妾身不才，不當獻聽，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虛也。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如何。遂請吟道：上蓋留名漢武王，周時孔子立壇場。黃仙愛我成林積，孫楚曾憐寒食香。兩鬢紅姿嬌且嫩，煙蒸翠色顯還藏。自知過熟微酸意，落落貞年年伴李場。四老開詩，人人稱賀，都道：清雅脫塵，句內包含。未意好個兩鬢紅姿，嬌且嫩，兩鬢紅姿，嬌且嫩。那女子笑而情啓道：惶恐惶恐，恐煩聖僧之章，誠然錦心繡口，如不吝珠玉，賜教一闕，如何。唐僧不致答應，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接換覓，漸近坐邊，低聲情語，呼道：佳客，今者趁此夏宵，不要子待娶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幾何。十八公道：香仙儘有仰高之情，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如不見憐，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決不苟且行事。如此樣舉措，是我等取罪過了。傍人名壞人德，非這遠也。果是香仙有意，可教拂雲兒與十八公做媒，我與凌空子保親。成此姻眷，何不美哉。三藏聽言，遂變了顏色，跳起來高叫道：汝等皆是一類怪物，這般詩我當時只以砥礪之言談玄談道，可也。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是何道理。四老見三藏發怒，一個個咬指擔驚，再不復言。那赤身鬼使，吳躁如霄道：這和尚好不識淺深，我這姐姐，那些兒不好。他人村俊雅，玉質婚，不必說那女工針指，只這一段詩材，也配得你道。你怎麼這等推辭，休錯過了。孤直公之言甚當，如果不可苟合，行我再與你主婚。三藏大驚失色，恐他們怎麼胡談亂講，只是不從。鬼使又道：你這和尚，我們好言好語，你不聽從。若是我們發起村野之性，還把你攝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鑿不得取，却不枉爲人一世也。那長老心如金石，堅執不從。暗想道：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裏尋我哩。說一聲：止不住眼中墮淚。那女子陪著笑，挨至身邊，翠袖中取出一個寶合，綾汗巾來，與他揩淚道：佳客勿得煩惱，我與你倚玉偎香，要子去來。長老嗚的一聲吆喝，跳起身來，就被那些人拉扯拽拽，牽到天明，忽聽得那裏叫聲：師父，師父。你在那方言語也。原來那孫大聖與八戒、沙僧，牽着馬挑着擔，一夜不曾住脚。穿剃度棘，東尋西找，却好半雲半霧的，過了八里荆棘嶺，山下聽得唐僧吆喝，卻就喊了一聲：那長老，你揀出門外，叫聲悟空。我在這裏哩。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那五老與鬼使，那女子與女童，慌一慌都不見了。須臾間，八戒、沙僧俱到跟前道：師父，你怎麼

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啊，多累了你們了。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言說土地送齋一事，是你喝聲要打他，就把我攝到此方。他與我攜手相禮，走入門，又見三個老者來此會我，俱道我做聖僧，一個個言談清雅，極善吟詩。我與他廣和相談，覺有夜半時候，又見一個美貌女子，花燈火也來這裏會我，吟了一首詩，稱我做佳客。因見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從時，又被他做媒的做媒，保親的主婦，我立誓不肯，正欲揮着要走，與他嘩鬧，不期你們到了一到天明，二來還是怕你，只纔還扯扯拽拽，忽然不見了。行者道：你既與他敘話談詩，就不曾問他個名字。三藏道：我曾問他之號，那老者喚做十八公，號勤節。第二個號孤直公，第三個號凌空子，第四個號拂雲叟。那女子稱他做杏仙，八戒道：此物在於何處，續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何方，不知何所，但只談詩之處，去此不遠。他三人同師父看處，只見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菴三字。三藏道：此間正是。行者仔細觀之，却原來是一株桧樹，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竹後有一株丹楓，再看崖那邊，還有一株老杏，二株臘梅，二株丹桂。行者笑道：你可曾看見妖怪，入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這幾株樹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樹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樹，孤直公乃柏樹，凌空子乃檜樹，拂雲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楓樹，杏仙即杏樹，女童即丹桂，即臘梅也。八戒聞言，不論好歹，一頓釘耙，三五長嘴，連根帶葉，把兩顆臘梅丹桂，老杏楓楊，俱揮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傷了他，他雖成了氣候，却不會傷我。我等找路去罷。行者道：師父不可惜他，恐日後成了大怪，害人不淺也。那猓子索性一頓釘耙，將松柏、檜竹、一齊皆斃倒，却繪請師父上馬，往大路一齊百行，畢竟不知前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象皆遭大厄難

這回因果，勸人爲善，切休作惡。一念生神明，照鑒任他爲作，拙盡乖能，君怎學。兩般還是無心藥，趁生前有道正。該修莫須治，認根源，脫本殼，許長生。須把捉，要時時，明見，醍醐斟酌，貫徹三關，填黑海，普教善者，乘鸞鶴，那其間。懲故更慈悲，登極樂，話表唐三藏，一念虔誠，且休言天神保護，似這草木之靈，向來引送，誰會一宵，脫出荆棘針。

刺再無幾處。四象西遊。行數多時。又值冬殘。正是那三春之日。物華交泰。斗柄回寅。茸場地綠。柳眼滿堤。青一樹桃花紅錦。流半溪煙水碧。點明幾多風雨。無限心情。日晒花心。踏燕吻蒼苔。駐山色。玉柱畫簾。淡鳥聲。季子舌縱橫。芳菲錦樹。無人賞。蝶紅蜂喧。却有情。師徒們也是尋芳踏翠。緩隨馬步。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山。遠遠着與天相接。三藏揚鞭。指道。這悟空。那廬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蒼青。天邊伸碧。漢行者道。古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但言山之極高。無可與他比。豈有接天之理。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崑崙山號為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滿西北。崑崙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頂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這好話兒。莫與他說。他聽了去。又降別人。我們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那猢猻子趕着沙僧。辭了廟門。老師父馬快如飛。須臾到那山崖之邊。一步步往上行來。只見那山林中風颯颯。洞底水潺潺。鴉雀飛不過。神仙也道難。千崖萬壑。繞曲百轉。處處寂寂。無人到。怪石森森。不厭看。有雲如水。澗是方。丹樹為擎。紫鹿啣芝。去猿摘桃。還狐貉往來。崖上跳。猿猴出入。猿頭頑。忽聞虎嘯。驚人膽。斑豹蒼狼。把路攔。唐三藏一見心驚。孫行者神通廣大。你看他一條金箍棒。嘩吼一聲。嚇過了狼蟲虎豹。剖開路。引師父直上高山。行過嶺頭。下西平處。忽見神光蕩蕩。彩霧紛紛。有一所樓臺殿閣。影影中。鐘磬悠揚。三藏道。徒弟們看是箇甚麼去處。行者攔頭用手拈笠。仔細觀看。好個所在。真箇是珍樓寶座上。刻名方谷。虛繁地。寶境寂。散天香。香松帶雨。雄高閣。翠竹留雲。護講堂。霞光耀。龍宮顯。彩色飄。飄沙界長。朵欄玉戶。盡棟雕梁。談經香滿座。語錄月當窗。鳥啼丹樹內。鶴飲石泉旁。四圍花發琪園秀。三面門開金衛光。樓臺突兀。門迎嶂。鐘磬琅琅。徐聲韻。長窗開風細。簾捲煙茫。有僧情散淡。無俗意和昌。紅塵不到真仙境。醉土招提好道場。行者看罷。同復道師父。那去處是便是。座寺院。却不知得光瑞藹之中。又有些凶氣。何也。觀此景象。也是習音。却又路道差池。我們到那廂。決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習音之景。莫不就足。靈山你休誤了我。誠心攔了。我來意。行者道。不是。不是。靈山之路。我也走過幾遍。那是道路。途入戒道。縱然不是。也必有個好人居住。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條路未免從那門首過。是不是一見可知也。行者道。活佛說得有。

理那長老策馬加鞭，至山門前，見雷音寺三個大字，慌得滾下馬來，倒在地下，口裏罵道：「潑御孫，害殺我也！」明是雷音寺，還哄我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惱，你再看看山門上，乃四個字，你怎麼只念出三個來？」倒還怪我。長老戰戰兢兢的爬起來，再看，真個是四個字，乃小雷音寺。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個佛祖在內。」經上言三千諸佛，想是不在一方。以觀音在南海，普賢在峨眉，文殊在五臺，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場？古人云：「有佛有經，無方無寶，我們可進去來。」行者道：「不可進去，此處少吉多凶。若有禍患，你莫怪我。」三藏道：「是無佛也，必有個佛像。」我弟子心願，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即命八戒取袈裟，換僧帽，結束了衣冠，蹣跚前進，只聽得山門裏有人叫道：「唐僧，你自東土來，拜見我佛，怎麼還這等怠慢？」三藏聞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頭，沙僧也跪倒，惟大聖牽馬收槍，行李在後，方入到二層門內，只見如來大殿，殿門外寶臺之下，擺列着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四金剛，八菩薩，比丘尼，優婆塞，無數的聖僧道者，真個也香花鬘麗，瑞氣繽紛，慌得那長老與八戒、沙僧，一步一拜，拜上寶臺之間，行者公然不拜，又聞得蓮臺座上厲聲高叫道：「那孫悟空，見如來怎麼不拜？不知行者又仔細觀看，見得是假，遂丟了馬，匹行囊，聖棒在手，喝道：「你這野驢畜，十分膽大，怎麼假倚佛名，欺誑如來清德，不要走，雙手掄棒，上前便打，只聽半空中叮噹一聲，敲下一副金鏡，把行者總頭帶足，合在金鏡之內，慌得個豬八戒、沙和尚，連忙使起耙杖，就被些阿羅揭諦聖僧道者，一擁近前圍攔，他兩個措手不及，盡被拿了，將三藏捉住，一齊都繩穿索綁，緊縛牢拴，原來那蓮花座上，裝佛祖者，乃是個妖王，衆阿羅等，都是些小妖，遂收了佛祖體像，依然現出妖身，將三藏擡入後邊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鏡之中，永不開放，只擱在寶臺之上，限三晝夜化為膿水，化後，將鐵籠蒸他三個受用，這正是「碧眼猴兒識假真，彈棋鬼像拜金身。費察盲目同參禮，木母癡心共話論。邪怪生強欺水性，魔頭懷惡詐天人。誠爲道小魔頭六，錯入旁門枉費身。」那時羣妖將唐僧三衆收藏在後，把馬拴在後邊，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擔內，亦收藏了，一殿廂嚴緊不題，却說行者合在金鏡裏，黑洞洞的，嫌得滿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鐵棒亂打，莫想得動分毫，他心裏沒了算計，將身往外一掙，却要掙破那金鏡，掙撻着一個訣，就長

有千百丈高。那金鏡也隨他身長。全無一些瑕縫。光明却又掩映。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兒。那鏡也就隨身小了。更無些些孔竅。他又把鐵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磨竿一樣。撐住金鏡。他却把腦後莖毛。還長的。拔下兩根。叫變。即變做荷花頭。五瓣鐵兒。揆着棒下。鐵有千百下。只鑽得蒼蒼。再不斷動一些。行者急了。却捻個訣。念一聲。噯。靈靜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呪語。拘得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在金鏡之外。道大聖我等俱保。轉你師父。不教妖魔傷害。你又拘喚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就弄死他。也不虧。但只你等怎麼快作法。將這鏡敲開。放我出來。再作處治。這裏面不通光亮。滿身甚燥。却不問教我也。衆神真個。披鏡就如長執的一般。莫想揭動分毫。金頭揭諦道。大聖這鏡。敲不知是件甚麼寶貝。連上帶下。合成一塊。小神力。不能掀動。行者道。我在裏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動。揭諦聞言。即着六丁神保。護着唐僧。六甲神看守着金鏡。衆伽藍前後照察。他却擺起祥光。須臾間。闖入南天門裏。不待宣召。直上靈霄寶殿之下。見玉帝。俯伏啓奏道。主公。臣乃五方揭諦使。今有齊天大聖保唐僧取經。路過一山。名小雷音寺。唐僧錯認靈山。進拜原來是妖魔假設。困陷他師徒。將大聖合在一副金鏡之內。進退無門。看看至死。特來啓奏。即傳旨。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釋厄降妖。那是宿不敢少緩。隨同揭諦。出了天門。至山門之內。有二更時分。那些大小妖精。因獲了唐僧。老妖俱搗賞了。各去睡覺。衆星宿更不驚張。都到鏡之外。報道。大聖我等是玉帝差來二十八宿。到此救你行者。聽說大喜。便教動兵器。打破老孫。就出來了。衆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渾金之寶。打着必碎。響時驚動妖魔。却難救拔。等我們用兵器。搗他。你那裏。但見有一些光。裏就走。行者道。正是你看他們使鎗的使鎗。使劍的使劍。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搗的搗。搗的搗。弄到有三更天氣。忽然不動。就是鑄成了團圓的一般。那行者。在裏邊。東張望。西望。爬過來。滾過去。莫想看見一些光亮。亢金龍道。大聖啊。且休焦躁。觀此寶。定是個如意之物。斷然也能變化。你在那裏面。於那合縫之處。用手摸着。等我使角尖兒。拱進來。你可變化了。順鬚。處脫身。行者。伎言。真個在裏面。亂摸。這星宿把身變小了。那角尖兒。就似個針尖一樣。順着鏡合縫口上。伸將進去。可憐用

盡千斤之力，方能穿透裏面，却將本身與角使法，像叫長長長，角就長有碗來粗細，那鐵口倒也不像金鑄的好，似皮肉長成的，順着亢金龍的角，緊緊嚙住，四下裏更無一絲縫，行者摸着他的角，叫道：「不濟事，上下沒有一毫罅，沒奈何，你忍着些兒疼，帶我出去，好大聖，即將金箍棒變作一把銅鑽兒，將他那角尖上鑽了一個孔，把身子變得似個芥菜子兒，拱在那鑽眼裏，連着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這窟窿又不知費了多少力，方纔拔出，使得力盡筋柔，倒在地下，行者却從他角尖鑽眼裏鑽出，現了原身，掣出鐵棒，照鏡敲的一聲打去，就如崩倒銅山，炸開金鑽，可惜把個佛門之器，打做個千百塊散碎之金，認得那二十八宿驚張，五百揭諦，架豎大小羣妖，皆夢醒，老妖王睡裏慌張，急起來，披衣招鼓，聚點羣妖，各執器械，此時天將黎明，一擁趕到寶臺之下，只見孫行者與列宿圍在碎破金鏡之外，大驚失色，即令小的們緊關了前門，不要放人去，行者越說，即攜星衆，驚雷跳在九霄空裏，那妖王收了碎金，誅問妖卒，列在山門外，妖王懷恨，沒奈何，披掛了使一根短軟獠牙棒，出營高叫：「孫行者，好男子，不可逃走，高飛快向前與我交戰三合，行者忍不住，即引星衆，按落雲頭，觀看那妖精怎生模樣，但見他蓬着頭，一條烏髮，金箍光着，眼裏，兩道黃眉的豎，鬚膽，孔竅開，四方口，牙齒尖利，穿一副印結連環，勒一條生絲攢穗，腳踏為喇鞋，一對手執，獠牙棒一根，此形似獸，不如獸，相親非人，却似人，行者挺着鐵棒，喝道：「你是個甚麼怪物，擅敢假裝佛祖，佔山頭，虛設小雷音寺，那妖王道：「這猴兒是也，不知我的姓名，故來冒犯仙山，此處喚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賜與我的寶閣珍楹，我名乃是黃眉老佛，這裏人不知，但稱我為黃眉大王，黃眉童，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設像顯能，誘你師父進來，要和你打個賭賽，如若鬥得過我，饒你師徒，讓汝等成個正果，如若不能，將汝等打死，等我去見如來取經，果正中聽也，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賭，快上來領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獠牙棒抵住，這一場好殺，兩條棒，不一樣，說將起來，有形狀，一條短軟，像父兵，一條堅硬，像海鏡，都有隨心變化功，今香相遇，爭強壯，短軟，獠牙，雜鋪妝，堅硬，金箍，絞龍像，若粗若細，實可誇，要短要長，若停當，猴與魔，齊打仗，這場真個無虛誑，剛猴秉教，作心猿，恣性欺天，弄假像，嗔嗔恨恨。

各無情。惡鬼兇鬼都有樣。那一個當頭手起不放鬆。這一個架手劈面難推讓。噴雲照日昏。吐霧遮峰嶂。棒來棒去兩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看他兩個鬥經五十回合。不見輸贏。那山門口。鳴鑼擂鼓。衆妖精神。吶喊搖旗。這壁廂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諦衆聖。各擄器械。以喝一聲。把那虎頭圍在中間。嚇得那山門外。羣妖難擋。戰兢兢。手軟不能鐮。老妖公然不懼。一隻手使狼牙棒。架着衆兵。一隻手去腰間解下一條舊白布搭包兒。往上一拋。滑的一聲響。把孫大聖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一搭包兒。通裝將去。擡在肩上。拽步回身。衆小妖個個歡然得勝。而同老妖叫小的們。取了三五十條麻索。解開搭包。拿一個細一個。一個個都骨軟筋麻。皮膚寒慄。細了。擡去後邊。不分好歹。俱擡之於地。妖王又命排筵暢飲。自且至暮。方散各歸寢處。不期却說孫大聖與衆神。細至夜半。忽聞有悲泣之聲。側耳聽時。却原來是三藏聲音。哭道。怪空啊。我自恨當時不聽伊。至今日受災厄。金鏡之內。傷了你。麻繩細我有誰知。四衆遭逢緣命苦。三千功行盡傾頽。何由解得這遭難。坦蕩西方去。復歸行者聽言。暗自憐憫道。那師父雖是未聽吾言。今遭此害。然於患難之中。還有憶念老孫之意。趁此夜靜妖眠。無人防備。且去解脫衆等逃生也。好大聖使了個遁身法。將身一小。脫下繩來。走近唐僧身邊。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叫道。你爲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項事告訴了一遍。長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後事但憑你處。再不強了。行者纔動手。先解了師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將二十八宿五方揭諦個個解了。又牽過馬來。教快先走出去。方出門。却不知行李在何處。又來找尋。亢金說道。你好重物輕人。既救了你師父。就殺了。又還尋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緊。衣鉢尤要緊。包袱中有通關文牒。錦襪袈裟。紫金鉢盂。俱是佛門至寶。如何不要。入戒道哥哥。你去找尋。我等先去路上尋你。你看那星衆。簇擁着唐僧。使個攝法。共弄神通。一陣風。撮出垣圍。奔大路。下了山坡。却屯於平處。等候約有三更時分。孫大聖輕擡慢步。走入裏面。原來一層層門戶。甚緊。他就爬上高樓。看時。寶閣皆關。欲要下去。又恐怕官糧兒。不敢推動。捻着訣。搗身一變。變做一個仙鼠。俗名蝙蝠。你道他怎生模樣。頭尖。還似鼠。眼亮。亦如之。有翅黃昏出。無光白晝居。藏身穿瓦穴。覓食撲蚊兒。個個喜晴明月。飛騰最識時。他順着不封瓦口。椽子之下。

鑽將進去。越門過戶，到了中間看時，只見那第三重樓閣之下，燭灼灼一道毫光，也不是燈燭之光，螢火之光，又不是飛霞之光，掣電之光，半飛半跳，近於窗之前看時，却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脫了，不曾摺，就亂的搵在包袱之內，那袈裟本是佛寶，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紅瑪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所以透的光彩，他見了此衣鉢，心中大喜，就現了本像，拿將過來，也不管擔繩，偏正擡上肩，往下就走，不期脫了一頭，撲的落在樓板上，吻喇的一聲響，曉有這般事，可的老妖精在樓下睡覺，一聲響，把他驚醒，跳起來亂叫道：「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來，點燈打火，一齊吹唱，前後去看的來，報道：『唐僧走了，又有的來報道，行者衆人俱走了。』」老妖急傳號令，教各門上謹慎，行者聽言，恐又覓他羅網，挑不成包袱，縱筋斗，就跳出樓窗外走了。那妖精前前後後，尋不着唐僧等，又見天色將明，取了棒，帥衆來趕，只見那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等神，雲霧騰騰，屯住山坡之下，妖王喝了一聲，那裏去，吾來也，角木蛟急喚兄弟們怪物來了，亢金龍、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氏土搖、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壺水猿、奎木覆、婁金狗、胃土彘、昂日雞、畢月烏、噴火猴、參水獾、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領着金頭揭諦、銀頭揭諦、六甲六丁、神護教伽藍，同八戒、沙僧，不領唐三藏，丟了白龍馬，各執兵器，一擁而上，這妖王見了，呵呵冷笑，叫一聲：「哨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個個威強力勝，陣戰在西山坡上好殺，魔頭惡獸，直性，性溫柔，恣奈魔，官計施，寫難脫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諸天來擁護，衆聖助干戈，留情虧木母，定志成黃蔭，輝戰驚天並振地，強爭設網與張羅，那發廟搖旗，吶喊，這壁廂，擂鼓，鑼，鎗，刀，密密寒光，蕩劍戟，紛紛殺氣，多妖卒，兇兇，兇勇，神兵，恣奈，何愁，雲，遮日月，慘霧，罩山河，苦惱，苦拽來，相戰，皆因三藏，拜請，陀，那，妖精，倍加勇猛，帥衆，上前，掩殺，正在那不分勝敗之際，只聞得行者吃呢，一聲道：「老孫來了，八戒迎著道：『行者，道老孫的性命幾乎難免，却便說甚麼行幸，沙僧執着寶杖道：『且休敘話，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諦、丁甲等神，被羣妖圍在城心，陣殺老妖，使棒來打他三個，這行者入戒，沙僧丟開棍杖，搶着紅繩，抵住，真個是地暗天昏，不能取勝，只殺得太陽星、西沒山根、太陰星、東生海嶠，那妖見天晚，打個哨子，教

羣妖各各留心。他取出寶貝。孫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拿在手中。行者道：「聲不好了，走啊！他就顯不得入戒沙僧。請天等衆，一路筋斗，跳上九霄空裏。衆神入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拋起去。又都裝在裏面。只是行者走了。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繩索，照舊綁了。將唐僧入戒沙僧，懸梁高吊。白馬拴在後邊。請神亦俱綁縛。灌在地窖子內，封鎖了。那衆妖遂依一一收了。不題。却說孫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見妖兵回轉，不展旗號。已知衆等遭擒。他却按下祥光，落在那東山頂上，咬牙恨怪物，滿淚想唐僧。仰面朝天，早悲嗟，忽失聲叫道：「師父啊！你是那世裏，造下這遮道難。今世裏步步遇妖精，似這般苦楚難逃。怎生是好？獨自一個，嗟歎多時，復又寧神思慮。以心問心道：「這妖魔不知是個甚麼搭包子。那般裝得許多物件，如今將天神、天將、許多人，又都裝進去了。我待求救於天，奈恐玉帝見怪，我記得有個北方真武，號曰蕩魔天尊。他如今現在南瞻部洲武當山上。等我請他來，搭救師父一難。正是：仙道未成猿馬散，心神無主五行枯。畢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話說孫大聖無計可施，縱一朵祥雲，駕筋斗，竟轉南瞻部洲，去拜武當山，參請蕩魔天尊，解釋三藏，入戒沙僧、天兵等衆之災。他在半空裏無停止，不一日，早駕見祖師仙地，輕輕按落雲頭，定睛觀看，好去處。巨鎮東南，中天神岳，芙蓉峰竦，紫蓋嶺巖，九江水盡，荆揚遠，百越山連，翼軫多。上有太虛之寶洞，朱陵之靈臺，三十六宮金碧，響百千萬客進香來。舜巡禹禱，玉簡金書，樓閣飛青鳥，撞橋擺赤裾。地設名山，堆守宙天，開仙境，透空虛。幾樹梅花正放，滿山瑤草色皆舒。龍潛淵，虎伏崖，中幽舍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玉虛師相真仙地，金門仁慈治世門。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喜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孕，懷胎一十四個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時降誕於王官。那衆童幼而勇猛，長而神靈，不統王位，惟務修行。父母難禁，棄舍皇宮，參玄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滿，白日飛昇。玉皇勅號真武之名，玄虛上應，龍蛇合形。周天六合皆稱萬靈，無幽不察，無顯不成。劫終劫始，剪伐魔精。孫大聖玩着仙境，景緻早來到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却至太和。

官外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簇擁着五百靈官，那靈官上前迎，道：「那來的是誰？」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要見師相，衆靈官聽說，隨報祖師，即下殿迎到太和宮，行者作禮道：『我有一事奉勞，問何事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遠難，至西牛賀洲，有座山喚小西天，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師父進得山門，見有阿羅揭諦比丘聖僧排列，以爲真佛，傾身禮拜，忽被他拿住，綁了，我又失於防閑，被他拖一副金鏡，將我罩在裏面，無纖毫之益，口合如鉗，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帝差二十八宿當夜下界，救揭不起，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鏡內，將我度出，被我打碎金鏡，驚醒怪物，趕賊之間，又被撒一個白布搭包兒，將我與二十八宿並五方揭諦，盡皆裝去，復用繩捆了，是我當夜脫逃，去了，星辰等衆，與我唐僧等，後爲找尋衣鉢，又驚醒那怪，與天兵趕賊，那怪又拿出搭包兒，理弄之時，我却知到前音，逃走了，衆等被他依然裝去，我無計可施，特來拜求師相一助力也。』」祖師道：「我當年成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勅旨，後又被髮跳足，踏騰蛇神龜，領五雷神將，巨虬獅子，猛獸毒龍，收降東北方黑氣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辭享武當山，安穩太和殿，一向海岳平寧，乾坤僧泰，奈何我南贖部洲，並北具蘆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潛踪，今蒙大聖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無有旨意，不敢擅動干戈，假若法遣衆神，又恐玉帝見罪，十分却了大聖，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諒着那西路上，縱有妖魔，也不爲大害，我今着龜蛇二將，追五大神龜，與你助力，管教擒妖特，救你師之難，行者拜謝了祖師，即同龜蛇龍神，各帶精銳之兵，復轉西方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雲頭，徑至山門外，叫戰，却說那黃眉大王，聚衆怪在寶閣下，說：「孫行者道：『兩日不來，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說不了，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行者引幾個龍蛇龜，相在門外叫戰，妖魔道：『這猴兒，怎麼得龍蛇龜，此等之類，却是何方來者？』隨即披掛，走出山門，高叫：『汝等是那路龍神，敢來造我仙境？』五龍二將，相視蟬蟻精神，抖擻，喝道：『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落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龜蛇二將，今蒙齊天大聖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你這妖精，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免你一死，不然，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幾間之房，燒爲灰燼，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吾一棒。』這五條

龍翻雲使雨，那兩員將，播土揚沙，各執鎗刀劍戟，一擁而攻。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這一場好殺。兇魔施武行者求兵，兇魔施武行者求兵，遠參寶境，借龍神龜蛇生水，火妖怪動刀兵。五龍去，旨來西路，行者因師在後，收劍戟光明，搖彩電鎗刀，晃亮閃電虹。這個獠牙棒，強能短軟，那個金箍棒，隨意如心，只聽得指扑響聲，如爆竹叮噠，音韻似敲金，水火齊來，征怪物，刀兵共簇繞，精靈喊殺，驚狼虎，詭譎援鬼神，陣戰正當，無勝處，妖魔又取寶和珍，行者帥五龍二將，與妖魔戰，纏半個時辰，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見了心驚，叫道：「列位仔細，那龍神蛇龜，不知甚麼仔細，一個個都停住兵，近前抵擋，那妖精棍的一聲，把搭包兒揪將起去，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幫勳斗，跪在九霄造脫，他把個龍神龜蛇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妖精得勝回寺，也將繩細了，拴在地窖子裏，蓋住不題。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斜軟在山巖之上，沒精打采，懊恨道：「這怪物十分利害，不覺的合着眼，似睡一般，猛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你推睡快，早上緊來救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行者急睜眼跳起來，看原來是這日功，口行音，喝道：「你這毛神，一向在那方貪圖血食，不來點卯，今日却來驚我，伸過孤拐來，讓老孫打兩棒解悶，功曹慌忙趨禮道：「大聖，你是人間之喜仙，何闕之有，我等早奉菩薩旨，令我暗中護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背離左右，是以不得常來參見，恁麼反見責也。行者道：「你既是保護，如今那彗星揭諦，如暨我師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師父師弟，都吊在寶殿廊下，星辰等衆，都收在城窖之間，受罪。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却給見妖精，拿了神龍龜蛇，又送在地窖裏去了，方知是大聖請來的兵，小神特來尋大聖，大聖莫辭勞傷，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行者聞言及此，不覺對功曹滴淚道：「我如今愧上天宮，羞歸海鏡，怕問菩薩之原由，悉凡如來之玉位，纔拿夫者，乃真武師相之龜蛇五龍聖衆，教我再無方求救，奈何。功曹笑道：「大聖寬懷，小神想起一處精兵，請來斷然可降，適纔大聖至武當，是南贛部洲之地，這枝兵也在南贛部洲，盱眙山，攢城，即今泗洲是也。那裏有個大聖國師，王菩薩神，通廣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喚名小張太子，還有四大神將，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你今親去請他，他來施恩相助，准可捉怪救師也。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護我師父，勿令傷他，特

老孫去請也。行者縱起筋斗雲，躲離怪處，直奔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細觀，真好去處。南近江津，北臨淮水，東通海嶠，西接封浮。山頂上有塔觀峰巒，山凹裏有清泉浩湧，嵯峨怪石，榮秀喬松，百般果品，應時新樣，花枝迎日，放入如蟻陣往來多。船似雁行歸去，廣上邊有瑞巖觀，東岳宮，五顯祠，龜山寺，鐘韻香煙，淨碧漢。又有玻璃泉，五塔塔，入仙臺，杏花園，山光樹色，映巖城，白雲橫不度，幽鳥倦還鳴。說甚秦蕩，華秀，此間風景，若蓬瀛。大聖觀玩不盡，徑過了淮河入嶺城之內，到大聖禪寺山門外，又見那殿宇軒昂，長廊彩廡，有一座寶塔，巒巒，真是插雲倚漢，高千丈，仰視金瓶，透碧空，上下有光，疑宇宙東西無影，映簾櫳，風吹寶錄聞天樂，日映冰虹對梵宮，飛宿靈禽時，訴語，遙瞻淮水渺無窮。行者且觀且走，直至二層門下，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即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相見敘禮畢，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經，路上有個小雷音寺，那裏有個黃眉怪，假充佛祖，我師父不辨真偽，就下拜被他拿了。又將金鏡把我罩住，幸虧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碎金鏡，與他賭鬥，又將一個布搭包兒，把天神揭諦，伽藍，與我師父師弟，盡皆裝了進去。我前去武當山請元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龍龜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弟子無依無侍，故來拜請菩薩，大展威力，將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取得經回，承傳中國，揚我佛之智慧，與般若之波羅也。」國師王道：「你今日之事，誠我佛教之興隆，理當親去，奈時值初夏，正淮水泛漲之時，新收了水校大聖，那所過水即興，恐我去後，他乘空生頑，無神可治。今着小徒領四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行者稱謝，即同四將並小張太子，又駕雲同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張太子使一條精白鎗，四大將掄四把錫鑊劍，和孫大聖上前罵戰。小妖又去報知，那妖王復帥羣妖鼓噪而出，道：「糊猴你今又請得何人來也？」說不了，小張太子指揮四將，上前喝道：「潑妖精，你面上無肉，不認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將，敢來與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洲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帥領四大神將，奉令擒你妖王。笑道：「你這孩兒，有甚武藝，敢到此輕請？」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藝，等我道來。祖居西土流沙國，我父原為沙國王，自幼一身多疾苦，命干艱苦，惡星妨，因師造，真長生訣，有分相逢，一藥方，半粒丹，砂祛病退，願從修行，不為王學成，不老同天壽，容顏永似少。」

年郎也會趕赴蕙華會。也曾騰雲到佛堂，捉縛拿風收水怪，捉龍伏虎鎮山場。撫民高立浮屠塔，靜海深明舍利光。精白鎗尖能縛怪，淡縵衣袖把妖降。如今靜樂鎮城內，大地揚名說小張。妖王聽說，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捨了國家，從那國師王菩薩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麼聽信孫行者詭謬之言，千山萬水來此納命，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小張聞言，心中大怒，縱鎗當面便刺。四大將一擁齊攻，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懼，搶着他那短軟象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橫衝。這場好殺，小太子情白鎗四柄，鎗劍更強，悟空又使金箍棒，齊心圍繞殺妖王。妖王其實神通大，不懼分毫，左右搥，象牙棒是佛中寶劍，砍鎗搶莫可傷，只聽狂風聲吼吼，又觀恐氣混茫茫。那個有意思，凡弄本事，這個專心拜佛，取經意，幾番馳驟，數次取攻，狂噴雲霧，閉三光，奮怒懷噴，各不頁多時，三乘無上法，致令百苦相將，抵禦爭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妖精又解搭包兒行者，又叫列位仔細。太子並衆等不知仔細之意，那怪滑的一聲，把四大將與太子一搭包，又裝將進去。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那妖王得勝回寺，又教取羅繩了，送在地窖，字封固鎖，不題。這行者縱筋斗雲，起在空中，見那怪回兵閉門，纔放下祥光，立於山坡上，悵羣悲啼道：「師父，我自從秉教入禪林，威荷菩提院，難保你西來求大道，相同輔助上雷音，只言平坦康莊路，豈料基越怪物侵，百計千方難救你。東來西告枉勞心，大聖正當懷憐之時，忽見那西南上一朵彩雲墜地，滿山頭大雨紛紛，有人叫道：「悟空，認得我麼？」行者急走前看處，那個人大耳橫頭，方面相，肩寬腹滿，身軀胖，一腔春意喜盈盈，兩眼秋波光蕩蕩，袖飄飄，襖褶褶，多芒鞋，洒落精神社，極樂場中第一尊。南無彌勒笑和尙，行者見了，連忙下拜道：「東來佛祖，那裏去？」弟子失迎，避了萬罪，萬罪佛祖道：「我此來專爲這小雷音妖怪也。行者道：「多蒙老爺威德大恩，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何處精魔，不知他搭包兒是伴甚麼寶貝，煩老爺指示。」指一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啓的一個黃眉童兒，三月三日，我因赴千始會，留他在宮中看守。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出，假佛成精。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俗名喚做人種袋，那條象牙棒，是個敲磬的槌兒。行者聽說，高叫一聲道：「好個笑和尙，你走了這兒童，教他詐稱佛祖，陷害老孫，未免有個家法不謹之過。」彌

勒道：「一則是我不能走失人口，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行者道：「這妖精神通廣大，你又無些兵器，何以收之？」彌勒笑道：「我在這山坡下，設一草菴，種一田瓜果。在此，你去與他索戰，交戰之時，許敗不許勝，引他到我這瓜田裏，我別的瓜都是生的，你却變做一個大熟瓜，他來定要瓜吃。我却將你與他吃，吃下肚中，任你怎麼，在內搗佈他。那時等我取了他的落包兒，裝他回去。」行者道：「此計雖妙，你却怎麼認得熟的熟瓜？他怎麼肯跟我來？」此彌勒笑道：「我為治世之尊，慧眼高明，豈不認得你？憑你變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我却教你一個法術。行者道：「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怎肯跟來？有何法術可來也？」彌勒笑道：「你伸手來。」行者即舒左手，遞將過去。彌勒將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寫了一個禁字，教他握着拳頭，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行者攆拳欣然領教。一隻手揜着鐵棒，直至山門外，高叫道：「妖魔，你孫爺爺又來了，可快出來與你見面。」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問道：「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小妖道：「別無甚兵，止他一個。」妖王笑道：「那猴兒計窮力竭，無處求人，斷然是送命來也。」隨又結哀將齊帶了寶貝，舉着那輕軟狼牙棒，走出門來，叫道：「孫悟空，今番揜捺不得了。」行者罵道：「嚴怪物，我怎麼揜捺不得？」妖王道：「我見你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個強來支持。如今拿住，再沒個甚麼神兵救援。此所以說你揜捺不得也。」行者道：「這怪不知死活，莫說嘴吃我一棒，那妖王見他一隻手揜捺，忍不住笑道：『這猴兒，你看他弄巧，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兒子，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若是不使揜包兒，再看三五個，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妖王兩言道：「也罷也罷，我如今不使寶貝，只與你實打。」比個雌雄，即舉狼牙棒上前來鬥。行者迎着面，把拳頭一放，雙手揜捺那妖精着了禁，不恩退步，果然不再持包。只顧使棒來趕。行者虛幌一下，敗陣就走。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行者見有瓜田，打個滾鑽入裏面，即變做一個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却趕至籬邊，叫道：「瓜是誰人種的？彌勒變作一個種瓜兒，出芭菴答道：『大王，瓜是小人種的。』」妖王道：「可有熟瓜麼？」彌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個熟的來。我解渴。」彌勒即把行者變的那瓜，雙手遞與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揜捺手，張口便嚼。那行者乘此

機會一發鏡鑽入咽喉之下，等不得好死，就弄手脚，抓腸割腹，翻根頭，豎蜻蜓，任他在裏面擺佈，那妖精疼得搓牙揀嘴，眼淚汪汪，把一塊種瓜之地，滾得似個打麥之場，口中只叫罷了罷了，誰人救我一救，彌勒却現了本像，嘻嘻笑笑，叫道：「聲音認得我麼？」那妖怪擡頭看見，慌忙跪倒在地，雙手揉着肚子，磕頭撞腦，只叫：「主人公，饒我命罷。」饒我命罷，再不敢了。彌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後天袋兒，奪了他的敲磬槌兒，叫孫悟空看我面上。饒他命罷，罷行者十分恨苦，却又左一拳，右一腳，在裏面亂搗亂搗，那怪萬分疼痛難忍，倒在地下。彌勒又道：「悟空，他也殺了你，饒他罷。」行者纔叫你張開口，等老孫出來，那怪雖是肚腹絞痛，還未傷心。俗語云：人未傷心，不得死。花殘葉落，是根枯。他聽見叫張口，即便忍着疼，把口大張，行者方纔跳出來，現了本像，急掣棒還要打時，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裏，斜跨在腰間，手執着磬槌，罵道：「孽畜，金鏡偷了，那裏去了？」那怪却只要僞生在後天袋內，哼哼唧唧的，道：「金鏡是孫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饒我金來。』那怪道：『碎金堆在蓮臺殿上哩。』那佛祖提着袋子，執着磬槌，嘻嘻笑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尋金。』還我行者見此法力，怎敢違誤，只得引佛祖上山，回至寺內，收取碎金，只見山門緊閉，佛祖使槌一指，門開，入裏看時，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見一個，打一個，見兩個，打兩個，把五七百個小妖，盡皆打死，各現原身，都是些山精樹怪，獸妖禽魔，佛祖將金收攢一處，吹口仙氣，念聲呪語，即時返本還原，復得金鏡一副，別了行者，駕祥雲，徑轉極樂世界。這大聖却纔解了唐僧，入戒沙僧，那數子弔了幾日，餓得慌了，且不謝大聖，却就餓着腰，跑到廚房尋飯吃。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因行者索戰，還未得吃，這數子看見，即吃了半鍋，却拿出兩鉢頭，與師父師弟們，各吃了兩碗。然後纔請了行者，開及妖怪原由，行者把先請祖師龜蛇，後請大聖借太子，並彌勒收降之事，細陳了一遍。三藏因言前之不盡，頂禮了諸天道：「徒弟這些神聖，困於何所？」行者道：「昨日值日功曹對老孫說，都在地窖內，叫人戒我與你去解脫他等。那數子得食力壯，尋着他的釘兒，即同大聖到後面，打開地窖，將來等解了繩，鑽出珍樓之下。三藏披了袈裟，朝上一拜，謝這大聖，纔送五龍二將回武當，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城，後送二十八宿歸天府，發放揭諦伽藍。」

各回境。師徒們覓住了半日，喂飽了白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隨行時放上一把火，將那些珍樓寶座、高閣講堂，俱盡燒為灰燼。這裏纔無罪無牽，逃難去，消災消障，脫身行，畢竟不知幾時纔到大雷音，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拯救脫離淨性靈

說禪機行道心信

話說三藏四衆，躲離了小西天，欣然上路，行經個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一番風雨，又黃昏三藏勒馬道：徒弟啊！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師父放心，若是沒有借宿處，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孫會做木匠，就在那路上搭個蓬，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這個所在，豈是住場？滿山多虎豹，狼蟲遍地，有魍魎魍魎，白日裏尚且難行，黑夜裏怎生敢宿？行者道：獸子，越發不長進了，不是老孫海口，只這條棒子，搯在手裏，就是塌下天來，也撐得住。師徒們正然辯論，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有宿處了。長老問：在何處？行者指道：那樹叢裏，不是個人家，我們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長老欣然促馬，至莊門外下馬，只見那柴扉緊閉，長老敲門道：開門，裏面有一老者，手挽藜杖，足踏蒲鞋，頭頂烏巾，身穿素服，開了門，便問：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三藏言掌當胸躬身施禮道：老施主，貧僧乃東土差住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借宿一宵，萬望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啊！此處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且休道首去艱難，只這個地方，已是難過。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里，有一條稀柿嶺，山名七絕，三藏道：何為七絕？老者道：這山徑過，有八百里，滿山盡是柿果，古云：柿樹有七絕，一益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寶，七枝葉肥大，故名七絕山。我這敝處，地闊人稀，那深山亘古無人走到，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衛衛盡皆填滿，又被雨露霜雪，經檣過，反作成一路污穢。這方人家，俗呼為稀屎嶺，但刮西風，有一股穢氣，就是淘東閩，也不是這般惡臭。如今正值春深，東南風大作，所以還不聞見也。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者忍不住，高叫道：你這老兒，甚不通，我等遠夜投宿，你就說出這許多話來，饒人十分，你家窄逼沒處睡，我等在此樹下蹲一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

貌醜陋便也。擗住口，嚙嚙的，硬着膽，喝了一聲，用蓑杖指定道：「你這廟骨撻臉，磕額頭，塌鼻子，凹頰腮，毛眼毛，時時瘡病鬼，不知高低，尖着個嘴，敢來沖撞我老人家。」行者陪笑道：「老官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瘡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謙。你若以言貌取人，便就差了。我雖醜陋，却倒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誰，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竈臺，方寸祖學成武藝，甚全周也。能攬海降龍，母善會擔山，趕日頭，縛怪擒魔，稱第一。移星換斗，鬼神悉偷，天轉地英，名大我甚。變化無窮，美石猴者，聞言同喚作喜，躬着身，便教請入寒舍安坐。遂此四象牽馬挑擔，一齊進去，只見那荆針棘刺，鋪設兩邊，二層門是磚石疊的牆壁，又是荆棘苦蓋入裏，纔是三間瓦房。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辦飯。少頃，移過桌子，擺着許多麵筋、豆腐、芋苗、蘿蔔、辣不辣、香稻米飯、醋燒葵湯。師徒們儘飽一餐，吃畢，八戒扯過行者，背云：「師兄，這老兒始初不肯留宿，今返設此盛齋，何也？」行者道：「這個能值多少錢，到明日還要他十果十菜，送我們哩。」八戒道：「不羞，憑你那幾句大話，哄他一頓飯，吃了明日却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恁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個處治，不多時，漸漸黃昏。」老者又叫掌燈。行者躬身問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行者道：「貴地想就是李家莊了？」老者道：「不是，這裏喚做龍羅莊，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俱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盛齋？」那老者起身道：「纔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裏却有個妖怪，累你替我們拿拿，自有重謝。」行者就朝上唱個喏道：「承照顧了。」八戒道：「你看個老稿，聽見說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個喏。」行者道：「賢弟，你不知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三藏聞言道：「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尊，或偷那妖怪神通廣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行者笑道：「師父莫怪，等我再問了看。」那老者道：「還問甚？」行者道：「你這貴處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麼妖精，敢上你這高門大戶？」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這寨久矣，康甯只這三年六月間，忽然一陣風起，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裏，俱着了忙，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個妖精，將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豬羊吃了，見雞鵝，囹囹囹囹，遇男女夾活吞，自從那次，這二年

常來傷害長老。你若果有手段，拿了妖怪，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行者道：「這個却是難拿，八戒道：「真個難拿，我們乃行脚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吃的和尚，初見時誇口弄舌，說會撲斗移星降妖縛怪，及說起此事，就推却難拿。行者道：「老兒，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以難拿。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齊？行者道：「妖精攪擾了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裏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却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論說使錢好道也，差殺人，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曾訪着山南裏有個和尚，請他到此拿妖，未曾得勝。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那個僧伽，披領袈裟，先說孔雀，後念法華，香焚爐內，手把鈴拿，正然念處，驚動妖邪，風生雲起，徑至莊家，僧和怪鬪，其實堪誇。一遞一拳搗，一遞一把抓，和尚還相應，相應沒頭髮，頰更妖怪勝，徑直返烟霞。原來晒乾疤，我等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行者笑道：「這等說，吃了虧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還是我們吃虧，與他買棺木殮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行者道：「可曾再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行者道：「那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頭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等符水，施為驅神使將，拘到妖魘，狂風滾滾，黑霧茫茫，即與道士兩個相持，鬪到夜晚，怪返雲霓，乾坤清明，我等衆人齊出來尋道士，險死在山，怪擄得上來，大家看，却如一個落湯雞。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吃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又使數錢，幾糧，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等我替你拿他來。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若有虧，切莫和我等放賴。各聽天命。行者笑道：「這老兒被人賴怕了，我等不是那樣人，快請長者去。那老者滿心歡喜，即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表弟、姨兄、親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來相見，會了唐僧，言及妖怪事，無不欣然。衆老道：「那是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又手道：「是我小和尚，衆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精神通廣大，身體頑抗，你這個長老瘦瘦小小，還不殺他，呔！牙齒縫哩。行者笑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自小，結實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氣，在內哩。衆老見說，只

得依從道長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俗語云。說金子睨眼。說銀子傻白。說銅錢腥氣。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要錢。衆老道。既然如此說。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錢。豈有空勞之理。我等各人俱以魚田爲活。若果降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了。衆老道。諸般不要。却將何謝。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便是謝了。衆老喜道。這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衆老道。那妖大着哩。上拄天下拄地。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了。若說身體長大。有那手段打他。正講處。只聽得呼呼風響。慌得那八九個老老。戰戰兢兢。道這和尚。鬚口說妖精。妖精就來了。那老李開了腰門。把幾個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進來。妖怪來了。饒得那八戒。也要進去。沙僧也要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你們忒不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裏看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哥啊。他們都是經過帳的。風響便是妖來。他都不分內外。站住。又不相識。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麼。原來行者力量大。不容說。一把拉在天井裏。站下。那陣風。越發大了。好風。倒樹摧林。狼虎憂播。江撈海鬼神愁。掀翻華岳三峰石。提起乾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却如釘了釘一般。沙僧蒙着頭。臉眼也難睜。行者聞風。認怪一霎時。風頭過處。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卽低頭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看。那猓子扯出嘴來。抖抖灰土。仰着臉。朝天一望。見有兩盞燈光。忽失聲笑道。好耍子。好耍子。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又不曾親面相逢。怎麼就如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沙僧道。你錯着了。那不是一對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那猓子就說矮了三寸道。爺爺呀。眼有這般大啊。不知口有多少大哩。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個護住。若師父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看他是否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

們來。好行者縱身打個噔噔，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高叫道：「慢來，慢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鎗亂舞。行者執了棍勢，問道：「你是那方妖怪，何處精靈？那怪更不答應，只是舞鎗。行者又問，又不答，只是舞鎗。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聾口啞，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亂舞鎗，遠擲。在那半空中，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鬧到三更時分，未見勝敗。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裏看得明白，原來那怪只是舞鎗，這架更無半分兒。攻殺行者一條棒，不敵那怪的頭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這裏護持，讓老猪去幫打幫打，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領頭一鍾酒，好獸子，踢起雲頭，趕上就築。那怪物又使一條鎗，抵住兩條鎗，就如飛蛇掣電。八戒誇獎道：「這妖精好鎗法，不是山後鎗，乃是纏絲鎗，也不是馬家鎗，却叫做軟柄鎗。行者道：「獸子莫胡說，那裏有個甚麼軟柄鎗。八戒道：「你看他使出鎗尖來，架住我們，不見鎗柄，不知收在何處。行者道：「或者是個軟柄鎗，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想是還未歸人道。陰氣運重，只怕天明時，陽氣勝他，他要走，但走時，一定趕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又鬥多時，不覺東方發白，那怪不敢戀戰，回頭就走。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彷彿之氣，逼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衙也。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廁哩，嗅臭氣難聞。行者掩着鼻子，只叫快趕妖精，快趕妖精。那怪物攙過山去，現了本像，乃是一條紅鱗大蟒。你看他，眼射曉星，鼻噴朝霧，密齒牙排鋼劍，彎彎爪曲金鈎，頭戴一條肉角，好便似千塊瑤瑤攪成，身披一派紅鱗，就如萬萬片胭脂砌就，盤地只疑為錦被，飛空錯認作虹霓。歇臥處有腥氣冲天，行動時有赤雲罩體，大不大，兩邊人不見東西，長不長，一座跨占南北。八戒道：「原來是這般一個長蛇，若要吃人，啊，一頓也得五百個，還不飽足。行者道：「那軟柄鎗，乃是兩條信棒，我們趕他軟了，從後打出去。這八戒縱身趕上，將鎗便築。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裏，還有七八尺長尾，巴釐在外邊。八戒放下耙，一把攔住道：「着手，着手，儘力氣往外亂扯，莫想扯得動。一毫行者笑道：「獸子，放他進去，自有處置，不要這等倒扯蛇。八戒真個撒了手，那怪縮地去了。八戒怒道：「纔不放手時，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是這般縮了，却怎麼得他出來。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行者道：「這廝身體狼狽，窟穴窄小，斷然轉身不得，一定是個照窟攔的，定有個後門出頭，你快去後門外攔住，等我前門外打，那獸子真個

一溜煙跑過山去。果見有個窟窿，他就扎定脚，還不會站穩。不期行者在前門外使棍子往裏一搥，那怪物護疼，徑往後門撞出。八戒未曾防備，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莫能掙扎得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見窟中無物，舉着棒跑過來，叫趕妖怪。那八戒聽得吆喝，自己害羞，忍着疼爬起來，使卸亂摸行者，見了笑道：「妖怪走了，你還摸甚的？」八戒道：「老豬在此打草驚蛇，哩行者道：「活猓子快趕上。」二人趕過溝去，見那怪盤做一團，豎起頭來，張開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後便走。這行者近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八戒掙胸跌脚，大叫道：「哥耶，傾了你耶！」行者在妖精肚裏，支着鐵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個橋兒你看。」那怪物躬起腰來，就似一條路，東虹入戒道：「雖是像橋，只是後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變做個船兒你看。」在肚裏將鐵棒撐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貼地，翹起頭來，就似一隻轆轤，保結入戒道：「雖是像轆，只是沒有桅蓬，不好使風。」行者道：「你讓開路，等我叫他使個風。」你看，又在這面儘着力把鐵棒從脊背上掬將出去，約有五七丈長，就似一根桅杆，那廝忍疼，性命往前一掠，比使風更快。攢回着路，下了山，有二十餘里，却纔倒在塵埃，動蕩不得，嗚呼喪矣。八戒隨後趕上，又舉起亂築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纔將出來，道：「猓子他死也死了，你還築他怎的？」八戒道：「哥啊，你不知我老豬一生好打死蛇，遂此收了兵器，抓着尾巴，倒拉將來，却說那脫羅莊上，李老兒與衆等對唐僧道：「你那兩個徒弟，一夜不同，斷然傾了命也。」三藏道：「決不妨事，我們出去看看。」須臾間，只見行者與八戒拖着一條大蟒，吆喝喝前來，衆人却纔歡喜，滿莊上老幼男女都來跪拜道：「爺爺正是這個妖精，在此傷人，今幸老爺施法，斬怪除邪，我輩庶各得安生也。」衆家都是感激，東請西邀，各各酬謝，師徒們被留住五七日，苦辭無奈，方肯放行。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都辦些乾糧果品，騎驢壓馬，花紅綵旗，盡來餞行。此處五百人家，到有七八百個人相送，一路上喜喜歡歡，不時到了七絕山，稀柿衙口。三藏聞得那般惡猴，又見路道填塞，道：「悟空，似此怎生過得？」行者倚着鼻子道：「這個却難也。」三藏見行者說難，便就眼中垂淚，李老兒與衆上前道：「老爺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處，都已約定意思了，令高徒與我們降了妖精，除了一莊禍害，我們各辦虔心，另開一條好路，送老爺過去。」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俱言之欠當，你初然說這山徑。」

過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那裏會開山鑿路？若要我師父過去，還得我們着力，你們都成不得。三藏下馬道：「悟空，怎生着力？」行者笑道：「眼下就要過山，却也是難。若說再開條路，却又難也。須是從舊衙門過去，只恐無人管飯。半老兒道：「長老說那裏話？憑你四位擔擱多少時，我等俱養得起。怎麼說無人管飯？行者道：「既如此，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再做些蒸餅、饅頭來，等我那長嘴和尚吃飽了，變了六豬，拱開舊路。我師父騎在馬上，我等扶持着，管情過去了。」八戒聞言道：「哥哥，你們都要圖個乾淨，怎麼獨教老豬受其三藏道：「這能，你果有本事，拱開衙門，領我過山，註你這場頭功。」八戒道：「師父在上，列位施主們都在此，休笑話。我老豬本來有三十六般變化，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委實不能。若說變山、變樹、變石塊、變土墩、變賴象、科豬、水牛、駱駝，真個全會。只是身體變得大，肚腸越發大，須吃得飽了，纔好幹事。衆人道：「有東西，有東西，我們都帶得有乾糧、果品、燒餅、餛飩，在此原要開山相送的，且都拿出來，憑你受用，待變化了，行動之時，我們再着人同去做飯送來。」八戒滿心歡喜，脫了皂直裰，丟了九齒耙，對衆道：「休笑話，看老豬幹這場臭功好戲子，揀着缺插身一變，果然變做一個大豬。真個是嘴長毛短，半脂臘，自幼山中食菓苗，黑面瓊睛，如日月圓頭，大耳似芭蕉，修成堅骨，同天毒，煉就粗皮，比鐵牢，纏聽鼻音，呱呱叫，啞啞喉，噴噴嗚嗚，白蹄四隻，高千尺，劍鬚長身，百丈鏡，從見人間肥豕，豕，未觀今日老豬。」唐僧等衆齊稱讚，羨美天蓬法力高，孫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卽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將乾糧等物，推攢一處，叫八戒受用。那戲子不分生熟，一撈食之，却上前拱路，行者叫沙僧脫了腳，好生挑擔，請師父穩坐，雕鞍他也脫了，韉鞋吟哨，衆人同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飯來，與我師弟接濟。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隨行多一半有驢馬的，飛星回莊做飯，還有三百人步行的，立於山下，遙望他行。原來此莊至山，有三十餘里，待同取飯來，又三十餘里，往回擔擱，約有百里之遙。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衆人不捨，催遣驛馬，進衙門連夜趕至。次日方纔趕上，叫道：「取經的老爺慢行，慢行，我等送飯來也。」長老聞言，謝之不盡道：「真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再吃些飯食，壯神，那戲子拱了兩日，正在飢餓之際，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他也不論米飯、麵飯，收積來一撈用之，飽餐一頓，却

又上前供路。三藏與行者，妙僧謝了衆人，分手兩別。正是：耽誤莊客回家去，八戒開山過衛來。三藏心誠神力，悟空法顯怪魔衰。千年稀柿今朝停，七絕衛衛此日開。六慾塵情皆剪絕，平安無阻拜蓮臺。這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還遇甚麼妖怪，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詢前世

孫行者施爲三折肱

善正萬緣收，名譽傳揚四部洲。智慧光明登彼岸，鸞鷲雲生天際頭。諸佛共相酬，永往瑤臺萬萬秋。打破人間蝴蝶夢，休休滌淨塵氛不惹愁。詎表三藏師徒洗污穢之衛衛，上逍遙之道路。光陰迅速，又使炎天。正是：海榴舒錦彈，荷葉旋青盤。兩路綠楊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搖紈。進前行處忽見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馬叫徒弟們：你看那是甚麼去處？行者道：師父原來不認字，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臨朝也。三藏道：我自幼爲僧，千經萬典皆通，怎麼說我不識字？行者道：既識字，怎麼那城頭上杏黃旗，明書三個大字，就不認得？却問是怎麼去處？何也？三藏道：這潑猴胡說，那旗被風吹得亂擺，縱有字也看不明白。行者道：老孫偏怎看見？八戒道：師父莫聽師兄搗鬼，這般遙望城池，尙不明白，如何就見是甚字號？行者道：却不是朱紫國三字？三藏道：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却要倒換關文行者道：不消講了，不多時至城門下馬，進橋入進三層門裏，真個好個皇州。但見門樓高聳，翠壘齊排，周圍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對，六街三市貨貨多，萬戶千家生意感。果然是個帝王都會處，天府大京城。絕域梯航至，瓊方玉帛盈。形勝連山遠，宮垣接漢脩。三關嚴鎖鑰，萬古昇平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但見人物軒昂，衣冠齊整，言語清明，真不亞大唐世界。那兩邊做買賣的，忽見豬八戒相貌醜陋，沙和尚面黑身長，孫行者臉毛鬚廓，丟了買賣，都來爭看。三藏只叫：不要擋路，低着頭走入。八戒連依把個蓬蓬嘴揣在懷裏，沙僧不敢仰視。惟行者東張西望，緊隨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兒就回去了。有那遊嬉好鬧的，並那頑童們，哄哄笑笑，都上前拋瓦丟磚，與八戒作戲。唐僧捏着一把汗，只教莫學生事。那猢猻子不敢擋頭，不多時轉過碼頭，忽見一座門牆，上有會同館三字。唐僧道：徒弟我們進這衛門去也。行者道：進去怎的？唐僧道：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

同之所。我們也打攪得。且到裏面歇下。待我見駕。倒換了關文。再趨出城走路。入城聞言。趕出城來。把那些隨着的人。誣倒了數十個。他上前道。師父說的是。我們且到裏邊藏下。免得這夥烏龜噪嚷。送進館去。那些人方漸漸而退。却說那館中有兩個館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廳上查點人夫。要往那裏接官。忽見唐僧來到。倒個心驚。齊道。是甚麼人。是甚麼人。往那裏走。三藏合掌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寶方。不敢私過。有關文欲倒。願放行。權借高衙暫歇。那兩個館使聽言。屏退左右。一個個整冠束帶。下廳迎上。相見。即命打掃客房。安歇。教辦清潔支應。三藏謝了。二官帶領人夫出廳而去。手下人請老爺。安歇。三藏便走。行者恨道。這廝慳。怎麼不讓老孫在正廳。三藏道。他這裏不服我大唐管屬。又不與我國相連。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來往。所以不好留此相待。行者道。這等說。我偏要他相待。正說處。有管事的。送支應來。乃是一盤白米。一盤白麵。兩把青菜。四塊豆腐。兩個麵筋。一盤乾麵。一盤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謝了管事的。道。西房裏有乾淨鍋竈。築火方便。請自去做飯。三藏道。我問你一聲。國王可在殿上麼。管事的道。我萬歲爺。爺久不坐朝。今日乃黃道。夏辰。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你若要到。換關文。趁此急去。還趕上。到明日。就不能殺了。不知還有多少時候。理。三藏道。悟空。你們在此安排齋飯。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吃了走路。八戒取出袈裟。關文。三藏整束了進朝。只是吩咐徒弟。不可外去生事。不一時。已到五鳳樓前。說不盡。那殿閣崢嶸。樓臺壯麗。直至端門外。頌奏事官轉達。天廷。欲倒驗關文。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啓奏道。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差一員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經欲倒換通關文牒。聽宣。國王聞言。道。寡人久病。不曾登基。今上殿出榜。招賢。就有高僧來國。即傳旨。宣至階下。三藏即禮拜。俯伏。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命光祿寺辦齋。三藏謝了。恩。將關文獻上。國王看畢。十分歡喜。道。法師。你那大唐幾朝君正。幾輩賢醫。至於唐王。因甚作疾。同生。着你遠涉山川。求經。這長老因問。即欠身。合掌道。貧僧那裏。三皇治世。五帝分倫。堯舜正位。禹湯安民。成周子棄。各立乾坤。倚強欺弱。分國稱君。邦君十八。分野邊塵。後成十二。宇宙安淳。因無車馬。却又相吞。七雄爭勝。六國歸秦。天生睿帝。各懷不仁。江山屬漢。約法欽遵。漢歸司馬。管

又紛紛南北十二宗齊集陳列相繼大隋紹真賞花無道塗炭多民我王李氏國號唐高祖晏駕當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寬仁茲因長安城北有個怪水龍神刻減甘雨應該損身夜間託夢告王救逆王有准赦早召賢臣款留殿內慢把棋檯時當日午那賢臣夢斬龍身國王聞言忽作呻吟之聲問道法師那賢臣是那邦來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駕前丞相姓魏名徵也識天文知地理辨陰陽乃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那龍王告到陰司說我王許赦又殺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漸覺身危魏徵又寫書一封與我王帶至陰司寄與鄴郡城判官崔珏少時唐王身死至三日復得回生虧了魏徵威靈判官改了文書加王三十年壽今要做水陸大會故遣貧僧遠涉道途詢求諸國拜佛祖取大乘經三藏超度孽苦昇天也那國王又呻吟歎道誠乃是天朝大國看正臣賢似我寡人生病多時並無一臣拯救長老聽說偷時觀看見那皇帝面黃肌瘦形脫神衰長老正欲啓問有光祿寺官奏請唐僧奉齋王傳旨敕在披香殿速朕之膳擺下與法師同享三藏謝了恩與王同進膳進齋不題却說行者在會同館中着沙僧安排茶飯並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飯易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問道何如沙僧道油鹽醬醋俱無也行者道我這裏有幾文銅錢教人戒上街買去那馱子懶道我不敢去嘴臉欠俊恐惹下禍來師父怪我行者道公平交易又不化他又不搶他何禍之有八戒道你纔不會看見犍智在這門前扯出嘴來把人說倒了十來個若到鬧市叢中也不知說殺多少人哩行者道你只知鬧市叢中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八戒道師父只教我低着頭莫撞禍實是不曾看見行者道酒店米舖磨坊並綉羅雜貨不消說着實有好茶房麵舖大燒餅大饅饅飯店又有好湯飯好椒料好蔬菜與那異品的糖糕蒸酥點心饅子油食蜜食無數好東西我去買些兒請你如何那馱子見說口內流涎喉嚨裏咽的嚙唾跳起來道哥哥這遭我投你待下次纔錢我也請你回席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飯等我去買調和來沙僧也知是要馱子只得順口應承道你們去須是多買些吃飽了來那馱子撈個碗盞拿了就跟着出門有兩個在官人問道長老那裏去行者道買調和那人道這條街往西去轉過拐角鼓樓那鄭家雜貨店憑你買多少油鹽醬醋薑椒茶葉俱全他

二人攜手相挽，徑上街西而去。行者過了幾處茶房，幾家飯店，當買的不買，當吃的不吃。八戒叫道：「師兄，這裏將就買些用罷。」那行者原是要他，那裏肯買道：「賢弟，你好不經紀，再走走，揀大的買吃。」兩個人說說話兒，又領了許多人，跟隨爭看。不時到了鼓樓邊，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嚷，擠擠挨挨，填街塞路。八戒見了道：「哥哥，我不去了，那裏人擠得緊，只怕是拿和尚的。」又況是面生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了？行者道：「胡談，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的？我們走過去，到那家店買些調和來。」八戒道：「罷罷，罷，我不撞禍。」這一擠，到人叢裏，把耳朵掉了兩掉，說得他跌跌爬爬，跌死幾個。我倒價命哩！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这壁根下站定，等我過去買了回來，與你買些麵燒餅吃罷。」那獸子將碗盞遞與行者，把嘴拄着牆根，背着臉，死也不動。這行者走在樓邊，果然擠塞，直換入人叢裏聽時，原來是那皇榜張掛樓下，故多人爭看。行者擠到近處，閃開火眼金睛，仔細看時，那榜上却云：「朕西牛賀洲失紫國王，自立業以來，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國事不祥，沉疴伏枕，掩延日久，難痊。本國太醫院，屢選良方，未能調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賢士，不拘北往東來，中諱外國，若有精醫藥者，請登寶殿，察理朕躬，稍得病愈，願將社稷平分，決不虛示。為此出給張掛，須至榜者，覽畢，滿心歡喜道：古人云：行動有三分財氣，早是不在館中獸坐，即此不必買苦調和，且把取經尋常耐一日，等老孫做個醫生，要耍好大聖，穿倒腰，丟了碗盞，拈一撮土，往上洒去，念聲咒語，使個隱身法，輕輕的上前，揭了榜文，朝着異地上，吸口仙氣吹來，那陣旋風起處，他却回身，徑到八戒站處。只見那獸子嘴拄着牆根，却是睡着了一般。行者更不驚他，將榜文攞了，輕輕揣在他懷裏，拽轉步，先往會同館去了。不題。却說那樓下衆人，見風起時，各各鼓頭閉眼，不覺風過時，沒了皇榜，衆皆悚懼。那榜原有十二個太監，十二個校尉，早朝領出，纔掛不上三個時辰，被風吹去，戰兢兢就左右追尋，忽見摺入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來。衆人近前道：「你揭了榜來耶？」那獸子猛擡頭，把嘴一插，說得那幾個校尉，跟蹤踏踏，跌倒在地。他却轉身要走，又被面前幾個膽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醫的皇榜，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去，却待何往？」那獸子慌慌張張道：「你兒子便揭了皇榜，你孫子便會醫治。」校尉道：「你懷中揣的是甚？」獸子却纔低頭看時，真個有一張字紙，展開一看，咬着

牙罵道：那樹樨害我也恨一聲，便要扯破。早被衆人架住道：你是死了，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誰敢扯壞！你既揭在懷中，必有醫國之平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這榜不是我揭的，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他暗暗搗在我懷中，他却丟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與你尋他去。衆人道：說甚麼亂話，現鐘不打去鑄錠，你現揭了榜文，教我們尋誰？不管你扯了去見主上，那夥人不分清白，將獻子推推扯扯，這獻子立定脚，就如生了根一般。十來個人也弄他不動。八戒道：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會，扯得我獻子性發了，你却休怪。不多時，鬧動了街坊，將他圍繞。內有兩個年老的太監道：你這相貌稀奇，聲音不對，是那裏來的這般村強。八戒道：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我師兄乃唐王御弟法師，却纔入朝，倒換關文去了。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我見陛下人多，未曾敢去。是我師兄教我在此等候。他原來見有榜文，弄陣旋風，揭了暗搗我懷內先去了。那太監道：我先前見個白面胖和尚，徑奔朝門而去，想就是你師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監道：你師兄往那裏去了。八戒道：我們一行四衆，師父去倒換關文，我三衆並行囊馬匹，俱歇在會同館。師兄弄了我，他先回館中去了。太監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回到館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這兩個奶奶知事，衆校尉道：這和尚委不識貨，怎麼趕着公公叫起奶奶來。那八戒笑道：不差，你這反了陰陽的他二位老媽媽兒，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衆人道：莫弄嘴，快尋你師兄去。那街上人噪噪鬧鬧，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館門首。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師兄却不比，我任你們作戲，他却是個猛烈認真之士。汝等見他，須要行個大禮，叫他聲孫老爺。他就招架了。不然啊，他就變了嘴臉。這事却弄不成也。衆太監校尉俱道：你師兄果有手段，醫好國王，他也該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該下拜。那些閑雜人都在門外諠譁。八戒領着一行太監校尉，徑入館中，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裏，正說那揭榜之事，要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亂嚷道：你可成個人，哄我去買素麵燒餅，燒餅我吃了，原來都是空頭，又弄旋風，揭了甚麼皇榜，暗暗的搗在我懷裏。拿我裝腫，這可成個弟兄。行者笑道：你這獻子，想是錯了路，走向別處去。我過鼓樓，買了調和，急回來，尋你不見。我先來了，在那裏揭甚皇榜。八戒道：現有看榜的官員在此，說不了，只見那幾個太監校尉，朝上禮拜道：孫老爺。

今日我王有緣，天遣老爺下降，是必大展經綸手，微施三折肱，恰得我王病愈。江山有分，社稷乎分也。行者聞言，正了聲色，恭了八戒的榜文，對衆道：你們想是看榜的官麼？太監叩頭道：奴婢乃司禮監內臣，這幾個是錦衣校尉，行者道：這招醫榜委是我揭的，故遣我師弟引見，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藥不輕費，病不計醫，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太監聞言，無不驚駭，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着一半在此，啞請看一半入朝啓奏，當分了四個太監，六個校尉，更不待宣召，徑入朝堂，階奏道：主公萬千之喜，那國王正與三藏賭畢清談，忽聞此奏，問道：喜自何來？太監奏道：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鼓揀下張掛，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個聖僧，孫長老揭了，現在會同館內，要王親自去請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來啓奏。國王聞言，滿心歡喜，就問唐僧道：法師有幾位高徒？三藏合掌笑曰：貧僧有三個頑徒。國王問：那一位高徒？三藏道：實不瞞陛下說，我那頑徒，俱是山野庸才，只會挑包背馬，轉澗尋波，帶領貧僧登山陟嶺，或者到峻險之處，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龍而已，更無一個能知藥性者。國王道：法師何必大謙？朕當今日登殿，幸遇法師來朝，誠天緣也。高徒既不知醫，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親迎，斷然有醫病之能也。叫文武衆卿，寡人身虛力怯，不敢乘輿，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教請孫長老看朕之病，汝等見他，切不可輕慢，稱他做神僧。孫長老皆以君臣之禮相見，那衆臣領旨，與看榜的太監、校尉，徑至會同館，排班參拜，說得那八戒躲在廂房，沙僧閃於壁下，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端然不動，八戒暗地裏怨惡道：這狗標活活的折殺也。怎麼這許多官員禮拜，更不還禮，也不站將起來，不多時，禮拜畢，分班啓奏道：上告神僧孫長老，我等俱奉紫國王之臣，今奉王旨，敕以潔禮參請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纔立起身來，對衆道：你王如何不來，衆臣道：我王身虛力怯，不敢乘輿，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禮拜，請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說，列位請前行，我當隨至。衆臣各依品從，作隊而行，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舉出我們來，行者道：我不舉你，只要你兩個與我收藥。沙僧道：收甚麼藥？行者道：凡有人送藥來與我，點數收下，待我回來取用。二人領諾不題。這行者即同多官，頃刻便到，衆臣先走，奏知那國王，高捲珠簾，閃龍時鳳，眼開金口，御言便問：那一位是神

僧孫長老行者進前一步，厲聲道：「老孫便是，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又見相貌刁鑽，說得戰兢兢，跌在龍牀之上。慌得那女官內宜急扶入宮中，道：「說殺寡人也。」衆官都嗔怒行者道：「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疎，怎敢就撞馬榜行者聞言笑道：「列位錯怪了我也，若像這等慢人，你國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衆臣道：「人生能有幾多壽，就一千年也還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個病君，死了是個病鬼，再轉世也還是個病人，却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衆臣怒曰：「你這和尚，甚不知禮，怎麼敢這等滿口胡柴。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聽我道來。醫門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轉旋，迷開切切四般事，缺一之時不備全。第一望他神氣色，酒枯肥瘦起和眠。第二聞聲清與濁，聽他真語及狂言。三問病原經幾日，如何飲食怎生便。四總切脈明經絡，浮沉表裏是何般。若不望聞並問切，今生莫想得安然。那兩班文武叢中有太醫院官一聞此言，對衆稱揚道：「這和尚也說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須望聞問切，謹合着神聖功巧也。衆官依此言，着近侍傳奏道：「長老要用望聞問切之理，方可認病用藥。那國王睡在龍牀上，聲聲喚道：「叫他去罷。寡人見不得生人面了。近侍出宮來道：「那和尚我王旨意，教你去罷。見不得生人面。哩行者道：「若見不得生人面，啊，我會懸絲診脈。衆官喜道：「懸絲診脈，我等耳聞不會眼見，再奏去來。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主公，那孫長老不見主公之面，他會懸絲診脈。國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未曾試此。宜他進來，近侍的即忙傳出道：「主公已許他懸絲診脈。快宣孫長老進宮診視。行者却就上了寶殿，唐僧迎着罵道：「你這潑猴害了我。行者笑道：「好師父，我倒與你社觀，你反說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道幾年，那曾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葷，也未讀怎麼大膽撞這個大禍。行者笑道：「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不趕緊，不趕緊，你且坐下，看我的脈理如何。長老又道：「你那曾見索問，難經本草，脈訣是甚般章句，怎生註解，就這等胡說亂道，會甚麼懸絲診脈。行者笑道：「我有金線在身，你不會見哩。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捻一把，叫聲變，即變作三條絲線，每條各長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氣，托於手內，對唐僧道：「這不是我的金線，近侍官宜在旁道：「長老且休講口，請

入宮中診視去來。行者別了唐僧，隨着近侍入宮看病。正是那心有機方能治國，內藏妙訣註長生。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用甚麼藥品，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

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於皇宮內院，直至寢宮門外立定，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裏面，吩咐教內宮妃后咸近侍太監先警在聖躬左手腕下按寸，關尺三部上，却將線頭從窗櫺兒穿出來，與我真個那宦官依此言。請國王坐在龍牀，按寸關尺，以金線一頭繫了一頭理出窗外。行者接了線頭，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脈，次將中指按大指，看了關脈，又將大指托定無名指，看了尺脈，調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氣五勢七表入裏九候，淨中沉，沉中浮，辨明了虛實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警在右手腕下部位。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從頭說，視畢却將身抖了一抖，把金線收上身來，厲聲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脈強而緊，關脈滯而緩，尺脈沉且沉，右手寸脈浮而滑，關脈遲而結，尺脈數而牢，夫左寸強而緊者，中虛心痛也，關滯而緩者，汗出肌麻也，尺沉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右手寸脈浮而滑者，內結經閉也，關遲而結者，宿食留飲也，尺數而牢者，煩滿虛寒相持也，診此貴恙，是一個驚恐憂思，號為雙鳥失羣之證。那國王在內聞言，滿心歡喜，打起精神，高聲應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請出外面用藥來也。」大聖却纔緩步出宮，早有在旁看見的太監已先對衆報知，須臾行者出來，唐僧即問如何。行者道：「診了脈，如今對證製藥哩。」衆官上前道：「神僧長老，適纔說雙鳥失羣之證，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鳥原在一處同飛，忽被暴風驟雨驚散，雌不能見雌，雄不能見雄，雌乃想雄，雄亦想雌，這不是雙鳥失羣也。衆官聞說，齊聲喝采道：「真是神僧，真是神醫，稱讚不已。」常有太醫官問道：「病勢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藥治之？行者道：「不必執方見藥，就要醫官道：「經云：藥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藥豈有全用之理？如何見藥就要行？道：「古人云：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故此全微醫品而隨便減加也。那醫官不復再言，即出朝門之外，差本衙當值之人，徧曉滿城生熟藥鋪，即將藥品，每味各辦三斤，送與行者。行者道：「此間不是製藥處，可請諸藥。」

之數，並製藥一應器皿，都送入會同館，交與我師弟二人收下。醫官聽命，即將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藥礮、藥膠、藥羅、藥乳、並乳鉢、乳槌之類，都送至館中，一一交付收訖。行者往殿上，請師父同至館中，製藥。那長老正自起身，忽見內官傳旨，教閣下留住法師，同宿文華殿，待明朝服藥之後，病痊酬謝，倒換關文送行。三藏大驚道：「徒弟，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若醫得好，歡喜起送；若醫不好，我命休矣。你須仔細上心，精虔製度也。」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孫自有醫病之手，好大聖，別了三藏，辭了衆臣，徑至館中，八戒迎着笑道：「師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你知甚麼？」八戒道：「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今日見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舖哩。行者喝道：「莫要胡說。醫好國王，得意處，辭朝走路，開甚麼藥舖？」八戒道：「終不怨這八百八味藥，每味三斤，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醫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哩。」行者道：「那裏用得許多？他那大醫院官，都是些愚冒之輩，所以取這許多藥，印教他後處捉摸，不知我用的，是那幾味，難識我神妙之方也。正說處，只見兩個館使，當面跪下道：「請神僧老爺進晚齋。行者道：「早間那般待我，如今却跪而請之，何也？」館使叩頭道：「老爺來時，下官有眼無珠，不識尊顏。今聞老爺大展三折之肱，治我一國之主，若主上病愈，老爺江山有分，我輩皆臣子也。覆當拜辭。行者見說，欣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擺上齋來。沙僧便問道：「師兄，師父在那裏哩？」行者笑道：「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只待醫好了病，方纔酬謝送行。」沙僧又問：「可有些受用麼？」行者道：「國王豈無受用？我來時，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左右請入文華殿去也。」八戒道：「這等說，還是師父大哩。他倒有閣老陪侍，我們只得兩個館使奉承，且莫管他。讓老豬吃頓飽飯也。」兄弟們遂自在受用。一番天色已晚，行者叫館使收了傢伙，多辦些油蠟，我等到夜靜時，方好製藥。館使果送若干油蠟，各命散訖。至半夜，天街人靜，萬籟無聲。八戒道：「哥哥，製何藥？」趕早幹事。我趁睡了，行者道：「你將大黃取一兩來，碾爲細末。沙僧乃道：「大黃味苦，性寒，無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奪諸鬱而無壅，滯定禍亂，而致太平。名之曰將軍。此行藥耳，但恐久病虛弱，不可用此。行者笑道：「賢弟不知，此藥利痰順氣，瀉肚中凝滯之寒熱。你莫管我，你去取一兩巴豆，去殼去膜，搥去油毒，碾爲細末來。」八戒道：「巴豆味辛，性熱有

毒劑堅積，蕩肺臍之沉寒，通閉塞，利水穀之道路，乃斬關奪門之將，不可輕用。行者道：賢弟，你也不知此藥破結宣腸，能理心膨水脹，快製來，我還有佐使之味輔之也。他二人即時將二藥碾細，道師兄，還用那幾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只用此二百，誠為起奪人。行者將一個花磁盞子道：賢弟莫憐，你拿清泔盞兒，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藥內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會見藥內用鍋灰。行者道：鍋灰名為百草霜，能調百病，你不知道。那猢猻子真個刮了半盞，又碾細了。行者又將盞子遞與他道：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弄半盞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要丸藥。沙僧又笑道：哥哥這事不是要子馬尿，腥臊如何入得藥品。我只見醋糊為丸，陳米糊為丸，煉蜜為丸，或是清水為丸，那會見馬尿為丸。那東西腥臊脾脾，脾虛的人，一聞就吐，再服巴豆大黃，弄得人上吐下瀉，可是要子。行者道：你不知就裏，我那馬不是凡馬，他本是西海龍身，若得他肯去便窮，憑你何疾，服之即愈，但急不可得耳。八戒聞言，真個去到馬邊，那馬斜伏地下，睡哩。猢猻子一頓脚踢起，觀在肚下，等了半會，全不見撒尿，他跑將來，對行者說：哥啊，且莫去醫皇帝，且快去醫馬來。那亡人乾結了，莫想尿得出一點兒。行者笑道：我和你去。沙僧道：我也去看看。二人都到馬邊，那馬跳將起來，口吐人言，厲聲高叫道：師兄，你豈不知我本是西海飛龍，因為犯了天條，觀音菩薩救了我，將我鑿了角，退了鱗，變作馬，馱師父往西天取經，將功折罪。我若過水撒尿，水中遊魚食了成龍，過山撒尿，山中草頭得味，變作靈芝，仙僮採去，長壽。我怎肯在此塵俗之虞，輕拋却也。行者道：兄弟，謹言。此間乃西方國王，非塵俗也，亦非輕拋棄也。常言道：象毛攢聚，要與本國之王治病，哩醫得好時，大家光輝。那馬驕，叫聲華着，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往後蹲了一蹲，咬得那滿口牙齦支支的，嘩嘩，僅努出幾點兒，將身立起。八戒道：這個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兒也罷。那行者見有少半盞，道：殺了，拿去罷。沙僧方纔歡喜，三人同至廟上，把前項藥餌攪和一處，搗了三個大丸子。行者道：兄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若論我吃，還不殺一口哩。遂此收在一個小盒兒裏，兄弟們連衣睡下，一夜無詞。早是天曉，却說那國王就病設朝，諸唐僧見了，即命衆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多官隨至館中，對行者拜伏。

於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行者叫八戒取盒兒揭開蓋子。遞與多官。多官啓問。此藥何名。好見王回話。行者道。此名爲金丹。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鍋灰拌的。怎麼不是爲金。多官又問道。用何引子。行者道。藥引兒兩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湯送下。多官問。是何六物。行者道。半空飛的。老鴉。屈緊水。負的。鯉魚。尿。王母娘娘搽臉粉。老君爐裏煉丹灰。玉皇戴破的頭巾。要三塊。還要五根困龍鬚。六物煎湯送此藥。你王憂病等時。除多官聞言道。此物乃世間所無者。請問那一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無根水送下。多官笑道。這箇易取。行者道。怎見得易取。多官道。我這裏人家俗論。若用無根水。將一個碗盞到井邊。或河下。舀了水。急急轉步。更不落地。亦不同頭。到家與病人吃藥。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內之水。俱是有根的。我這無根水。非此之倫。乃是天上落下的。不沾地。就吃。纔叫做無根水。多官又道。這也容易。等到天陰下雨時。再吃藥。便罷了。遂拜謝了行者。將藥持回獻上。國王大喜。卽命近侍接上來。看了道。此是甚麼丸子。多官道。神僧說是爲金丹。用無根水送下。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衆官道。神僧說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纔是。國王卽喚常駕官傳旨。教諸法官求雨。衆官遵依出榜不題。却說行者在會同館廳上。叫猪八戒道。適間允他天落之水。纔可用藥。此時急忙。怎麼得個雨水。我看這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我與你助他些兒雨下藥。如何。八戒道。怎麼樣。助行者道。你在我左邊立下。做個輔星。又叫沙僧。你在我右邊立下。做個弼星。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好大聖。步了罡訣。念避兇誑。早見那正東上。一朵烏雲。漸近於頭頂上。叫道。大聖。東海龍王。救廣來見。行者道。無事。不敢相煩。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龍王道。大聖。呼喚時。不會說用水。小龍隻身來了。不曾帶得雨器。亦未有風雲雷電。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今用不着風雲雷電。亦不須多雨。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龍王道。既如此。待我打兩個噴涕。吐些涎津。澀與他吃藥。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遲疑。趁早行事。那老龍在空中。漸漸低下。烏雲。直至皇宮上。隨身念傳。喚一口神唾。遂化作甘霖。那滿朝官。齊聲喝采道。我主萬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來也。國王卽傳旨。教取器皿。盛着。不拘官內外。及官大小。都要奉貯。仙水。拯救家人。你卽卽文武多官。並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彩女。八百嬌娥。

一個個舉杯把盞，舉碗持盤，等接甘雨。那老龍在半空，運化律涎，不離了王官前後，將有一個時辰。龍王辭了大聖回海，衆臣將杯盃盞盞收來，也有等着一點兩點者，也有等着三點五點者，也有一點不會等着者，共合一處。約有三盞之多，續獻至御案，真個是異香滿袋，金鑾殿，佳味薰飄。天子庭，那國王辭了法師，將着烏金丹並甘雨，至宮中先吞了一丸，吃了一盞甘雨，再吞了一丸，又飲了一盞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三盞甘雨俱送下，不多時，腹中作響，如轉輪之聲不絕，即取淨桶，連行了三五次，服了些米飯，軟倒在龍牀之上，有兩個妃子，將淨桶檢看，說不盡那穢污痰涎，內有糯米飯塊一團，妃子近龍牀前來報病，根都行下來也。國王聞此，言甚喜，又進一次米飯，少頃，漸覺胸心寬泰，氣血調和，就精神抖擻，腳力強健，下了龍牀，穿了朝服，即登寶殿，見了唐僧，即倒身下拜。那長老忙忙還禮，拜畢，以御手攜着，便教閣下，快具簡帖，帖上寫朕再拜頓首字樣，差官奉請法師，教徒三位，一壁廂大開東閣，光祿寺排宴，酬謝多官領旨，具簡的，具簡排宴的，排宴，宴時俱完，却說入戒，見官投簡，喜不自勝。道：「哥啊，果是好妙藥，今來酬謝，乃兄之功。」沙僧道：「哥哥說那裏話，常言道：一人有福，帶挈一處。我們在此合藥，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話。」咳，你看他弟兄們，俱歡歡喜喜，徑入朝來，衆官接引上了東閣，早見唐僧國王，圍老已在那裏安排筵宴，哩。這行者與八戒、沙僧對師父唱了個喏，隨後衆官都至，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張葷菜面，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饈，左右有四五百張單桌面，真個排得整齊。古云：珍饈百味，美饌千鍾，瓊香酥酪，錦樓肥紅，寶妝花彩，豔果品味香濃，斗糖龍繡列，獅仙餅，鮫花爐，擺鳳侶，聲有豬羊雞鵝魚鴨，般般肉，素有蔬穀，荀芽木耳，並麻蕪，棧棧香湯餅，數次透酥糖，滑軟黃菜飯，續新菘米糊，色粉湯香，又辣般般，添換美，還甜君臣舉盞，方安席，各分品級，慢傳盞，那國王御手舉杯，先與唐僧安坐，三藏道：「貧僧不會飲酒，國王道：『素酒，法師飲此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國王甚不過意道：『法師戒飲，却以何物爲敬？』」三藏道：「頑徒三衆，代飲罷。」國王却纔歡喜，轉金危，遞與行者，行者接了酒，對衆禮畢，吃了一杯，國王見他吃得爽快，又奉一杯，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笑道：「吃個三寶鐘兒，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又命斟上，吃個四季杯。」

見那八戒在旁見酒不到他，忍得他嚙嚙嚙，見那國王苦勸行者，他就叫將起來道：「陛下吃的藥也，耐了我那藥裏有馬，這行者聽說，恐怕歇了走了消息，却將手中酒遞與八戒，接着就吃，却不言語。」國王問道：「神僧說裏裏有馬，是甚麼馬？」行者接過口來道：「我這兄弟是這般口厭，他有個經驗的好方兒，他就要說與人，陛下早間吃藥，內有馬兜鈴，國王問衆官道：「馬兜鈴是何品味，能醫何證？」時有太醫院官在旁道：「主公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益補虛，寧嗽，又寬中國王笑道：「用得當，用得當，豬長老再飲一杯，馱子亦不言語，却也吃了個三寶鍾，國王又遞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却俱敘坐，飲宴多時，國王又舉大將，奉與行者道：「陛下請坐。」老孫依巡痛飲，決不敢推辭，國王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謝不盡，好歹進此一巨觥，朕有話說，行者道：「有甚話說？」老孫好飲，國王道：「寡人有數載憂疑病，被神僧一點靈丹打通，所以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孫看了陛下，已知是憂疑之疾，但不知憂疑何事？」國王道：「古人云：家醜不可外談，奈神僧是朕恩主，惟不見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請說無妨。」國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個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他國之後，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後，都稱為正宮、東宮、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呼，將正宮稱為金聖宮，東宮稱為玉聖宮，西宮稱為銀聖宮，現今只有銀玉二后在宮，行者道：「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國王道：「滿漢道不在，已三年矣，行者道：「向那廟去了？」國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陽之節，朕與嬪后都在御花園海榴亭下，解絲插艾，飲菖蒲雄黃酒，看鬪龍舟，忽然一陣風至，半空中現出一個妖精，自稱賽太歲，說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洞中少個夫人，訪得我金聖宮生得美貌嬌姿，要做個夫人，數朕快早送出，如若三聲不獻出來，就要先吃寡人，後吃衆臣，將滿城黎民，盡皆吃絕，那時節，朕却憂國憂民，無奈，將金聖宮推出海榴亭外，被那妖精一聲搗將去了，寡人為此着了驚恐，吃那粽子，凝滯在內，况又晝夜憂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靈丹服後，行了數次，蓋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所以這會體健身輕，精神如舊，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賜，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行者聞得此言，滿心喜悅，將那巨觥之酒，兩口吞之，笑問國王曰：「陛下原來是這般驚憂，今遇老孫，幸而獲愈，但不知可要金聖宮回國，那

國王滿淚道：朕切切思思，無晝無夜，但只是沒一個能獲得妖精的，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行者道：我老孫與你去伏妖邪，何如？國王跪下道：若救得朕后，朕願領三宮九嬪出城爲民，將一國江山盡付神僧，讓你爲帝，八戒在旁見出此言，行此禮，忍不住呵呵大笑道：這皇帝失了體統，怎麼爲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尙，行者急上前將國王攙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這一向可曾再來？國王道：他前年五月節，撮了金聖宮，至十月間來，要取兩個官娥去伏侍娘，朕即獻出兩個，至舊年三月間，又來要兩個官娥，七月間，又要去兩個，今年二月裏，又要去兩個，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行者道：似他這等頻來，你們可怕他麼？國王道：寡人見他來得多，遭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舊年四月內，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但聞風響，知是他來，即與二后、九嬪入樓躲避。行者道：陛下不棄，可攜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何如？那國王即將左手攜着行者，出席衆官一齊起身，入戒道：哥哥，你不道理這般御酒不吃，搖席破坐的，且去看甚麼哩？國王開說，情知八戒是爲嗜，即命當駕官接兩張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樓外伺候，馱子却纔不叫同師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一行文武官引導，那國王並行者相攙，穿過皇宮到了御花園後，更不見樓臺殿閣，行者道：避妖樓何在？說不了，只見兩個太監，拿兩根紅漆杠子，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塊四方石板，國王道：此間便是，這底下有二丈多深，挖成的九間朝殿，內有四個大缸，缸內滿注清油，點得燈火晝夜不熄，寡人聽得風響，就入裏邊躲避，外面着人蓋上石板，行者笑道：那妖精還是不要你，若要害你這裏如何？衆得正說間，只見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風響，播土揚塵，說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這和尙，靈聲口講甚麼妖精，就來了，嚇得那國王丢了行者，即鑽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衆官亦躲個乾淨，八戒沙僧也都躲了，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個道：兄弟們，不要怕得我和你認他一認，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認他怎的？衆官躲了師父，藏了國王，避了我們，不去了，罷，街的是那家世？那馱子左揮右揮，掙不得脫手，被行者拿定多時，只見那半空裏閃出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九尺長身，多惡毒，一雙環眼閃金燈，兩輪查耳，加撐扇，四個鋼牙似插釘，髮纒紅毛眉，豎髮身垂，槽準孔開，明鬚鬚幾縷，珠砂繞額，骨嶺嶺滿面，青兩臂紅肋。

藍靛手十條尖爪把鎗擊豹皮裙子腰間繫赤脚蓬頭若鬼形行者見了道沙僧你可認得他沙僧道我又不會與他相識那裏認得又問八戒你可認得他八戒道我又不會與他會茶會酒又不是賓朋鄰里我怎麼認得他行者道他却像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個醜面金睛鬼八戒道不是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鬼乃陰靈也一日至晚交申酉戌亥時方出今日還在巳時那裏有鬼敢出來就是鬼也不會駕雲縱會弄風也只是一陣旋風耳有這等狂風或者他就是賽太歲也行者笑道好獸子倒也有些論頭既如此說你兩個護持在此等老孫去問他個名號好與國王收取金聖宮來朝八戒道你去自去切莫供出我們來行者昂然不答急縱祥光跳將上去嘖正是安邦先却君王病守道須除愛惡心畢竟不知此去到於空中勝敗如何怎麼擒得妖怪故得金聖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妖魔寶放烟沙火

悟空計盜紫金鈴

却說那孫行者抖擻神威持着鐵棒踏祥光起在空中迎面喝道你是那裏來的邪魔待往何方猖獗那怪物厲聲高叫道吾乃麒麟山獬豸洞賽太歲大王爺部下先鋒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官女二名伏侍金聖娘娘你是何人敢來問我行者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因保東土唐僧西天拜佛路經此國知你這夥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治國祛邪正沒處尋你却來此送命那怪聞言不知好歹展長鎗就刺行者行者舉鐵棒劈面相迎在半空裏這場好殺俱是龍宮鎮海珍鎗乃人間轉煉鐵凡兵怎敢比仙兵捺着些兒神氣能大聖原來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雙鬼祟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時邪就滅那個弄風播土嚇皇王這個踏霧騰雲逐日月丟開架手賭輸贏無能誰敢誇豪傑還是齊天大聖能兵兵一棍鎗先折那妖精被行者一鐵棒把根鎗打做兩截慌得願性命撥轉風頭竟往西方殿走行者且不趕他按下雲頭來至避妖樓地穴之外叫道師父請同陛下出來怪物已趕去矣那唐僧纔扶着君王同出穴外見滿天清朗更無妖邪之氣那皇帝即至酒席前自己拿盞把盞滿斟金杯奉與行者道神僧權謝權謝這行者接杯在手盞未回言只聽朝門外有官來報西門上火起了行者聞說將金杯連

傾蓬空一撇嘴的一聲響亮。那個金杯落地。君王着了忙。躬身施禮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禮當許。殿拜謝。只因有這方便。便在此。故就奉耳。神僧却把杯子撇了。却不是有見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這話。不是這話。少頃間。又有官來報好雨呀。纔西門上起火。被一場大雨。把火滅了。滿街上流水。盡都是酒氣。行者又笑道。陛下。你見我撒杯。疑有見怪之意。非也。那妖怪走西方。我不曾趕他。他就放起火來。我一杯酒。却是我滅了妖火。被了西城裏外人。家豈有他意。國王更十分歡喜。加敬。即請三藏四衆。同上寶殿。就有推位讓國之意。行者笑道。陛下。纔那妖怪。他稱是賽太歲部下先鋒。來此取宮女的。他如今戰敗。而同定然報與那府。那府定來與我相爭。我恐他一時與師帥衆。未免又驚傷百姓。恐嚇陛下。欲去迎他。一迎。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取回聖后。但不知向那方去。這裏到那山洞。有多少遠近。國王道。寡人也曾差夜不收。單馬到那裏探聽。聲息往來。要行五十餘日。坐落南方。約有三千餘里。行者聞言。叫八戒。沙僧。護持在此。老孫去來。國王扯住道。神僧且從容。一日待安插些乾糧。烘炒與你些盤纏銀兩。選一匹快馬。方纔可去。行者笑道。陛下說得是。巴山轉嶺。步行之話。我老孫不瞞你說。似這三千里路。斟酒在鍾。不冷。就打個往回。國王道。神僧。你不要怪我說。你這尊觀。却像個猿猴一般。怎生有這等法力。會走路也。行者道。我身即是猿猴。數自幼打開生死路。徧訪明師。把道傳。山前修煉。無朝暮。倚天為頂地為爐。兩般藥物。團為兔。採取陰陽水火交。時間頓把玄關悟。全仗天罡搬運功。也憑斗柄遷移步。銀爐進火。最依時。抽鉛添汞。相交顧。攢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時度。二氣歸於黃道間。三家合在金斗路。悟通終律歸四肢。本來勦斗。如神助。一縱縱過太行山。一打打過靈雲窟。何愁破嶺幾千重。不怕長江百十數。只因變化沒遮擋。一打十萬八千路。那國王見說。又驚又喜。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遞與行者道。神僧遠勞。此一杯引意。這大聖一心要去降妖。那裏有心吃酒。只叫且放下。等我去了。回來再飲。好行者說聲去。啣一聲。寂然不見。那一國君臣。皆驚訝不題。却說行者將身一縱。早見一座高山。阻住窺角。即按雲頭。立在那巔峰之上。仔細觀看。好山冲天占地。礙日生雲。冲天處。尖峰巖巖。占地處。遠脈迢迢。礙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時入

飾常青石磴，萬載千年不改。林中每聽夜猿啼，澗內常聞妖蟒過。山禽啼咽，山獸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鶴山鷄，打陣撥，羣密羣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桂山果，映時新。雖然倚險，不堪行。却是妖仙隱處。這大聖看之，不厭。正欲尋洞口，只見那山凹裏，火光撲天，紅焰之中，出一股惡烟，比火更毒。好煙，但見那火光，迸萬點金燈，火焰飛千條紅虹。那煙不是，甌宮煙，不是草木煙，煙却有五色，青紅白黑黃，燦着南天門外柱。燦着靈霄殿上梁，燒得那窩中走獸，連皮爛。林中飛禽，羽盡光。但看這烟如此惡，怎入深山，伏怪王大聖，正自恐懼，又見那山中，迸出一道沙來，好沙。你看紛紛，絳絳，隔天涯。鄧鄧，渾渾，大地遮。細塵到處，迷人目。粗灰滿谷，滾芝藤。搥藥仙，憶遠失伴，打柴樵子，沒尋家。手中有明珠，現時。時間割得，眼生花。這行者只顧看玩，不覺沙灰飛入鼻內，癢癢的，打了兩個噴嚏，卽回頭，伸手在岩下，摸了兩個鴉卵石，塞住鼻子。搖身一變，變做一個攪火的鴉子，飛入煙火中間，着了幾着，却就沒了沙灰，煙火也息了。急現本像下來，又看時，只聽得丁丁東東的一個銅鑼聲，響却道：我走錯了路也。這裏不是妖精住處，鑼聲似鋪兵之鑼，想是通國的大路，有鋪兵去下文書。且等老孫去問他一問。正走處，忽見似個小妖兒，擔着黃旗，背着文香，敲着鑼兒，急走如飛而來。行者笑道：原來是這廝打鑼，他不知送的是甚麼書信，等我聽他一聽。那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猛蟲兒，輕輕的飛在他書包之上，只聽得那妖精敲着鑼，結結話話的，自念自誦道：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國，強奪了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兩個來，弄沒了四個來，也弄殺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又要如今，還要。却撞個對頭來了。那個要宮女的先鋒，被個甚麼孫行者，打敗了。不發宮女，我大王因此發怒，要與他國爭持，教我下去。甚麼職書，這一去。那國王不戰則可，戰必不利。我大王使烟火飛沙，那國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個得活。那時我等占了他的城地，大王稱帝，我等稱臣。雖然也有個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難容也。行者聽了，暗喜道：妖精也有存心好的，似他後邊這兩句話，說天理難容，却不是個好的。但只說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此話却不解其意。等我問他一問，響的一聲，一翅飛離了妖精，轉向前路。有十數里地，搖身一變，又變做一個道童，頭挽雙丫髻，身

穿百衲衣，手敲魚鼓，簡口唱道：借詞轉山坡，迎着小妖，打個起手道：長官，那裏去送的是甚麼公文？那妖物就像認得他的一般，住了鏢，揲笑嘻嘻的還禮道：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國下戰書的，行者接口問道：朱紫國那話兒，可曾與大王配合哩？小妖道：有前年擒得來，當時就有一個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與金聖宮妝新，他自穿了那衣，就彈身上下都生了針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但挽着些兒，手就痛，不知是甚麼故，自始至今，尚未沾身，早間差先鋒去要宮女伏侍，被一個甚麼孫行者戰敗了大王，憤怒，所以教我下去戰書，明日與他交戰也。行者道：怎的大王却着惱？小妖道：正在那裏着惱哩，你去與他唱個道情詞兒，解解悶也。好行者拱手抽身就走，那妖依舊敲鑼前行，行者就起兇來，掣出棒，復轉身，嚇小妖腦後一下，可憐打得頭爛血流，迸迸出皮，開頭折命，傾之收了棍子，却又自悔道：急了些兒，不曾問他叫做甚麼名字罷了，却去取下他的麈尾，藏於袖內，將他黃旗銅鑼，藏在路旁草裏，因扯着脚，要往洞下掉時，只聽得的一聲腰間露出一個鎖金的牙牌，牌上有字，寫道：心腹小校一名，有來有去，五短身材，撈捷臉，無鬚，長用懸掛，無牌，即假行者笑道：這廟名字叫做有來有去，這一棍子打得有去無來，將牙牌解下，帶在腰間，要掉下屍骸，却又思量起烟火之毒，且不敢辱他洞府，即將棍子舉起，着小妖胸前搗了一下，挑在空中，徑回本國，且當報一個頭功，你看他自思自念，喲，一聲到了國界，那八戒在金鑾殿前，正護持着王師，忽回頭，看見孫行者半空中，將個妖精挑來，他却怨道：不打緊的買賣，早知老猪去拿來，却不算我一功，說未畢，行者按雲頭，將妖精精在階下，八戒跑上去，就築了一耙道：此是老猪之功，行者道：是你甚功？八戒哩，甚願我，我有證見，你不看一耙築了九個眼子哩，行者道：你看看可有頭沒頭？八戒笑道：原來是沒頭的，我道如何築他，也不動動兒，行者道：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在殿裏與王敘話哩，行者道：你且去請他出來，八戒急上殿，點點頭，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者行者，行者將一封戰書，揣在三藏袖裏，道：師父收下，且莫與國王看見，說不了，那國王也下殿，迎者行者，道：神僧長老來了，拿妖之李如何？行者用手指道：那階下不是妖精，被老孫打殺了也，國王見了道：是便是個妖屍，却不是賽太歲，賽太歲，家人親見他兩次，身長丈八，膊闊五停，面似

金光輝如霹靂那裏是這般鄙俚行者笑道陛下認得果然不是這是一價報事的小妖撞見老孫却先打死挑回來報功國王大喜道好好好該算頭功寡人這裏常差人去打探更不會得個的實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個回來真神通也叫看晚酒來與長老賀功行者道吃酒還是小事我問陛下金聖宮別時可曾留下個甚麼表記你與我些兒那國王聽說表記二字却似刀劍刺心忍不住失聲淚下說道當年佳節慶未明太歲兇妖發喊聲強奪御妻爲壓深寡人獻出爲蒼生更無會話並離話那有長亭共短亭表記香囊全沒影至今撇我苦伶仃行者道陛下在還何以爲惱那娘兒既無表記他在宮內可有甚麼心愛之物與我一件也罷國王道你要怎的行者道那妖王實有神通我見他放烟放火放沙果是難收縱收了又恐娘兒見我面生不肯跟我回國須是得他平日心愛之物一件他方信我好帶他回來爲此故要帶去國王道昭陽宮裏梳妝閣上有一雙黃金寶串原是金聖宮手上帶的只因那日端午要掛五色彩線故此樹下不曾帶上此乃是他心愛之物如今現收在簡袋盒裏寡人見他遭此離別更不忍見一見卽如見他玉容病又重幾分也行者道且休題這話且將金串取來如捨得都與我拿去如不捨卽拿一隻去也國王遂命玉聖宮取出取出卽遞與國王國王見了叫了幾番知疼着熱的娘兒遂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套在胳膊上好大聖不吃得功酒且駕筋斗雲吩咐一聲又至懸崖山上無心玩景徑尋洞府而去正行時只聽得人語喧嚷卽竚立凝睛觀看原來那獬豸洞口把門的大小頭目約摸有五百名在那裏森森羅列密密挨排森森羅列執干戈映日光明明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風飄閃虎頭熊師能變化豹頭彪帥弄精神蒼狼多猛烈獺象更驍雄狡兔乖猿掄劍戟長蛇大蟒捧刀弓猩猩能解人言語引陣安營識汛風行者見了不敢前進抽身徑轉舊路你道他抽身怎麼不是怕他他却至那打死小妖之處尋出黃旗銅鑼迎風擺訣想像騰挪卽搖身一變變做那有來有去的模樣兵兵敲着鑼大踏步一直前來徑撞至獬豸洞正欲看洞景只聞得猩猩出語道有來有去你回來了行者只得答應道來了猩猩道快走大王爺爺正在剝皮亭上等你回話哩行者聞言拽開步敲着鑼徑入前門裏看處原來是懸崖削壁石屋虛堂左右有琪花瑤草前後多

古柏喬松，不覺又至二門之內，忽接頭見一座八角明亮的亭子，亭子中間有一張鍍金的交椅，椅子上端坐着一個魔王，真個生得惡像，但見他：靦靦霞光生頂上，威威殺氣迸胸前。口外獠牙排利刃，鬚邊髮放紅烟。嘴上鬚鬚如插箭，壘體昂毛似劍。眼突銅鈴狀太歲，手持鐵杆若摩天。行者見了公然傲慢，那妖精更不循一些兒禮法，調轉臉朝外，只管敲鑼。妖王問道：你來了。行者不答，又問：有來有去你來了，也不答應。妖王上前扯住道：你怎麼到了家還倚劍問之，又不答，何也。行者把鏢往地下一擲道：甚麼何也。何也，我說我不去，你却教我去。行到那廂，只見無數的人馬列成陣勢，見了我，都就叫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推推扯扯，拽拽扛扛，拿進城去，見了那國王，國王便教斬了。幸虧那兩班護士道：兩家相爭，不斬來使，把我饒了。收了戰書，又押出城外，對軍前打了三十順腿，放我來回話。他那裏不久就要來此，與你交戰哩。妖王道：這等說是你吃虧了，怪不得問你，更不言語。行者道：却不是為怎的，只為護疼，所以不會答應。妖王道：那裏有多少人馬。行者道：我也說昏了，又吃他打怕了，那裏會查他人馬數目。只見那裏森森兵器，擺列着弓箭、刀鎗、甲與衣、干戈、劍戟、並纓旗、劉鎗、月鑿、兜鍪、大斧、團牌、鎗、裝、長、闊、棍、短、窩、棍、鋼、叉、銃、鎗、及、頭、盔、打、扮、得、輪、鞋、護、頂、並、胖、襖、筒、鞭、袖、彈、與、銅、鎗。那妖王聽了，笑道：不打緊，不打緊，似這般兵器，一火皆空。你且去報與金聖娘娘得知，教他莫惱。今早他聽見我發狠要去戰，他就眼淚汪汪的不乾，你今去說那裏人馬，驍勇必然勝我。且寬他一時之心。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正中老孫之意。你看他仍是路熟，轉過角門，穿過廳堂，那裏邊盡都是高堂大廈，更不似前邊的模样。直到後邊宮裏，這見彩門壯麗，乃是金聖娘娘住處。且入裏面看時，有兩班妖狐、妖鹿，一個個都妝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間坐着一個娘娘，手托着香腮，雙眸滴淚。果然是玉容嬌嫩，笑靨妖嬈，懶梳妝，散髮堆鴉，怕打扮，釵釧不戴，面無粉，冷淡了胭脂，髮無油，蓬鬆了雲鬢，秀櫻唇緊咬銀牙，顰蛾眉淚淹星眼，一片心，只憶着朱紫君王。一時間，恨不離天羅地網，誠然是自古紅顏多命，慳慳無語對東風。行者上前打了個問訊道：接啞。那娘娘道：這嬌村怪，十分無狀。想我在那朱紫國中，與王同享榮華之時，那太師宰相見了，就俯伏塵埃，不敢仰視。這野怪怎麼叫聲接啞，是那裏來。

的這般村怪，來侍婢上前道：「太太息怒，他是大王爺爺心腹的小校，喚名有來有去，今早差下戰書的是他。」
聽說，忍怒問曰：「你下戰書，可曾到朱紫國界？」行者道：「我持書直至城下，到於金鑾殿，面見君王，已討回音來也。」
娘道：「你而君，看有何言？」行者道：「那君王敬聽之言，與排兵布陣之亦，編與大王說了，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有一句合心的話兒，特來上稟，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娘娘聞言，喝退兩班狐鹿，行者掩上宮門，把臉一抹，現了本像，對娘娘道：「你休怕來，我是東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國雷音寺見佛求經的和尚，我師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我是他大徒弟孫悟空，因過你國，倒換關文，見你君臣出榜招登，是我大施三折之財，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排宴謝我飲酒之酬，說出你被妖攝來，我會降龍伏虎，特請我來捉怪，救你回國，那戰敗先鋒，是我打死小妖，也是我，我見他門外犯狂，是我惡作有來有去，模樣捨身到此，與你通信，那娘娘聽說，沉吟不語，行者取出寶串，雙手奉上，道：「你若不信，看此物何來？」娘娘一見，垂淚下塵，拜謝道：「長老，你果是救得我回朝，沒齒不忘。」
大恩行者道：「且問你，他那放火放烟放沙的，是件甚麼寶貝？」娘娘道：「那裏是甚麼寶貝，乃是三個金鈴，他將頭一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火光燒人，第二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烟光燻人，第三個幌一幌，有三百丈黃沙迷入烟火，還不打緊，只是黃沙最毒，若鑽入人身孔，就傷了性命。」行者道：「利害利害，我曾經着打了兩個噴嚏，却不知他的鈴兒，放在何處？」娘娘道：「他那肯放下，只是帶在腰間，行住坐臥，再不離身。」行者道：「你若有意於朱紫國，還要相會國王，把那煩惱憂愁，都且拋解，使出個風流喜悅之容，與他做個夫妻之情，教他把鈴兒與你收貯，待我取便偷了，降了這妖怪，那時節，好帶你回去，重諧鸞鳳，共享安寧也。」那娘娘依言，這行者變作心腹小校，開了宮門，喚進左右侍婢，娘娘叫有來有去，快往前亭，請你大王來，與他說話，好行者應了一聲，即至剝皮亭，對妖怪道：「大王，聖宮娘娘有請，妖王歡喜道：「娘娘當時只罵，怎麼今日有請？」行者道：「那娘娘問失紫國王之事，是我說，他不要你了，他國中另扶了皇后，娘娘聽說，故此沒了想頭，方纔命我來奉請，妖王大喜道：「你却中用，待我勦除了他國，封你爲個隨朝的太宰。」行者順口謝恩，疾與妖王來至後宮門首，那娘娘歡容迎接，就用手相挽，那妖王嗒啷而退，道：「不敢。」

不敢多承，娘娘下愛，我怕手痛，不敢相傍。娘娘道：大王請坐，我與你說。妖王道：有話但說不妨。娘娘道：我數大王尋愛，今已三年，未得共枕同衾，也是前世之緣，做了這場夫妻，誰知大王有外我之意，不以夫妻相待。我想着當時在朱紫國爲后，外邦凡有進貢之寶，君看畢，一定與后收之。你道裏更無甚麼寶貝，左右穿的是貂裘，吃的是血食，那曾見綾錦金珠，只一味鋪皮蓋氈，或者就有些寶貝，你因外我也不教我看見，也不與我收着。且如聞得你有三個鈴鐺，想就是件寶貝，你怎麼走也帶着，坐也帶着，你就拿與我收着，待你用時取出，未爲不可。此也是做夫妻一場，也有個心腹相託之意，如此不相託付，非外我而何？妖王大笑陪禮道：娘娘怪得是，怪得是。寶貝在此，今日就當付你收之，便即揭衣取寶。行者在旁，眼不轉睛，看着那怪揭起兩三層衣服，貼身帶着三個鈴兒，他解下來，將些棉花塞了口兒，把一塊豹皮作一個包袱兒包了，遞與娘娘。物件雖微賤，却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搖幌。着他，娘娘接過手道：我曉得安在這妝臺之上，無人搖動。叫小的們，安排酒來，我與大王交歡會喜。飲幾杯酒，衆侍婢聞言，即鋪排果菜，擺上些獐把鹿兔之肉，將椰子酒料來奉上。那娘娘做出妖嬈之態，哄着精靈孫行者，在旁取事，但揀揆摸，行近妝臺，把三個金鈴輕輕拿過，慢慢移步，溜出宮門，徑離洞府，到了剝皮亭前，無人處，展閃豹皮，看時中間的一箇有茶鍾大，兩頭兩個有拳頭大，他不知利害，就把綿花扯了，只聞得噹的一聲，嘩嘩骨都都的迸出烟火黃沙，急收不住，滿亭中烘烘火起，說得那把門的精怪，一擁撞入後宮，驚動了妖王，慌忙救去救火，救火出來看時，原來是有來有去，拿了金鈴兒，哩妖王上前喝道：好賤奴，怎麼偷了我的金鈴寶貝，在此胡弄！叫衆來，衆來，那門前虎將、熊師、豹頭、彪帥、猴象、蒼狼、乖獐、狡兔、長蛇、大蟒、狸猢、獅象、妖一齊攢簇，那行者慌了手脚，丟了金鈴，現出本像，掣出金箍，如意棒，撒開解數，往前亂打。那妖王收了寶貝，傳號令，教關了前門，衆妖聽了，關門的關門，打仗的打仗，那行者難得脫身，收了棒，搖身一變，變作個癡蒼蠅兒，釘在那無火石壁上。衆妖尋不見，報道：大王走了賊也，走了賊也。妖王問：可曾自門裏走出去？衆妖都說：前門緊鎖，拴在此，不曾走出。妖王只說：仔細搜尋，有的取水澆火，有的仔細搜尋，更無踪跡。妖王怒道：是個甚麼賊子，好大膽，變作有來有

去的模樣，進來見我回話，又跟在身邊，乘機盜我寶貝，早是不會拿將出去，若拿出山頭，見了天風，怎生是好。虎將上前道：大王的洪福齊天，我等的氣數不盡，故此知覺了。熊師上前道：大王這賊不是別人，定是那戰敗先鋒的那個孫悟空，想必路上遇着有來有去，傷了性命，奪了黃旗、銅鑼、牙牌，變作他個模樣，到此欺騙了大王也。妖王道：正是，正是，見得有理，叫小的們仔細搜尋防避，切莫開門放走了。這纔是個有分教，弄巧翻成拙，作耍却爲真，畢竟不知孫行者怎麼脫得妖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

觀音現像伏妖王

色卽空，今自古空言是色，如然人能悟微色空，得何用丹砂炮煉，德行全修，休憊工夫，苦用熬煎，有時行滿去朝，天承駐仙顏不變，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搜尋行者，直搜到黃昏時分，不見踪跡，坐在那剝皮亭上，點察羣妖，發號施令，都教各門上提鈴喝號，擊鼓敲梆，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支更坐夜，原來孫大聖變做個癡蒼，釘在門旁，見前面防備甚緊，他卽抖開翅，飛入後宮門首，看處見金聖娘娘伏在御案上，清清滿淚，隱隱聲悲，行者飛進門去，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聽他哭的是甚麼，少頃間，那娘娘忽失聲道：主公啊，我和你前生燒了斷頭香，今世遭逢癡怪，王拆鳳，三年何日會分鴛，兩處致悲傷，差來長老緣通信，驚散佳姻一命亡，只爲金鈴難解識相思，又比舊時狂行者，聞官卽移身到他耳根後，悄悄的叫道：聖宮娘娘，你休恐懼，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未曾傷命，只因自家性急，近教差偷了金鈴，你與妖王吃酒之時，我却脫身出了前亭，忍不住打開看看，不期扯動塞口的綿花，那鈴響一聲，迸出烟火黃沙，我疏慌了手脚，把金鈴丟了，現出原身，使鐵棒苦戰不出，恐遭毒手，故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楣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嚴緊，不肯開門，你可再以夫妻之禮，哄他進來安寢，我好脫身行事，別作區區救你也，娘娘一聞此言，戰兢兢，髮以神揪，慮怯怯，心如杵，淚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你休怕，快去請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淚滴滴，情語低聲道：你真像藤我，行者道：我豈敢覺藤你，你若不信，展開手，等我跳下來，你看，那娘娘真個

得那妖王骨軟筋麻，只是沒福，不得消身，可憐！真是貓咬尿胞空歡喜，敎了一會，笑了一會。娘娘問道：「大王，寶貝不會傷損麼？」妖王道：「這寶貝先天搏鐻之物，如何得損？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燒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說：「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帶在腰間哩。」假春嬌聞得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輕輕拈近妖王，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氣，暗暗的叫變。那些毫毛，即變做三惡物，乃虱子、蝨蚤、臭蟲，攻入妖王身內，揆着皮膚亂咬。那妖王燥癢難禁，伸手入懷，搗摸揉癢，用指頭捏出幾個虱子來，拿近燈前，觀着。娘娘見了，含笑道：「大王，想是襯衣襪了，久不曾漿洗，故此物耳。」妖王慚愧道：「我從來不生此物，可的今夜出醜。」娘娘笑道：「大王何爲出醜？」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虱哩。」且脫下衣服來，等我替你捉捉。」妖王真個解帶脫衣，假春嬌在旁，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皆有蝨蚤跳，件件皆排大臭蟲。子母虱密密濃濃，就如蠶蟻出窩中，不覺的搗到第三層見肉之處，那金鈴上紛紛披披的，也不勝其數。假春嬌道：「大王，金鈴子來，等我與你捉捉。」虱子、那妖王一則羞，二則慌，却也不認得真假，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假春嬌接在手中，賣弄多時，見那妖王低着頭，抹這衣服，他即將金鈴藏下，拔下一根毫毛，變作三個鈴兒，一般無二，拿向燈前翻檢，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將那虱子、臭蟲、蝨蚤收了，歸在身上，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那怪接在手中，一發朦朧無措，那裏認得甚麼真，假？雙手托着那鈴兒，遞與娘娘道：「今番你却收好了，却要仔細仔細，不要像前一番。」那娘娘接過來，輕輕的揭開衣箱，把那假鈴收了，用黃金鎖鎖了，却又與妖王飲了幾杯酒，教侍婢淨拂牙牀，展開錦被，我與大王同寢。」那妖王諾諾連聲，說沒福沒福，不敢奉陪。我還帶個官女，往西宮裏睡去。娘娘請自安寢，遂此各歸寢處，不題。却說假春嬌得了手，將他寶貝帶在腰間，現了本像，把身子抖一抖，收去。那個醜醜蟲兒，竟往前走，只聽得梆鈴齊響，緊打三更，好孫行者担着鉢，念動真言，使個隱身法，直至門邊，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却就取出金箍棒，將門一指，使出那解鎖之法，那門就輕輕開了，急拽步出門站下，厲聲高叫道：「賽太歲，還我金聖娘娘來！」連叫兩三遍，驚動大小羣妖，急急看處，前門開了，即忙掌燈尋鎖，把門兒依然鎖上，着幾個跪入裏邊，去報道：「大王，有人在大門外。」

呼喚大王尊號要金聖娘娘哩。那裏邊侍婢，卽出宮門，悄悄傳言道：「真吆，大王纔睡着了，行者又在門前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報。那大聖在外喚喚鬧鬧的，直弄到天曉，忍不住手揸着鐵棒，上前打門，慌得那大小妖怪，頂門的頂門，報信的報信，那妖王一覺方醒，只聞得亂攪攪的，諛謔起身，穿了衣服，卽出羅帳之外，問道：「喚甚麼，家侍婢纔跪下道：『爺爺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如今却又打門。』」妖王走出宮門，只見那幾個傳報的小妖，慌張張的，磕頭道：「外面有人叫罵，要金聖娘娘哩。若說半個不字，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甚不中聽。見天曉，大王不出，逼得打門也。那妖道且休開門，你去問他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快來同報。」小妖急出去，隔門問道：「打門的是誰？」行者道：「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那小妖聽得，卽以此言回報。那妖隨後宮，查問來歷。原來那娘娘纔起來，還未梳洗，早見侍婢來報，爺爺來了。那娘娘急整衣，撒挽黑雲，出宮迎迓，纔坐下，還未及問，又聽得小妖來報。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少將帥，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衛人馬，良將千員，各邊上元帥總兵，不計其數。』」妖王道：「可有個姓外的麼？」娘娘道：「我在宮，只知內裏輔助君王，早晚教誨妃嬪外事無邊。我怎記得名姓？」妖王道：「這來者稱爲外公，我想着百家姓上，更無個姓外的。」娘娘賦性聰明，出身高貴，居皇宮之中，必多覽書籍，記得那本書上有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有句外受傳誦，想必就是此矣。」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卽起身辭了娘娘，到刺皮亭上，結束整齊，點出妖兵，開了門，直至外面，手持一柄宣花鉞斧，厲聲高叫道：『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揸在右手，將左手指定道：『賢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見了，心中大怒道：『你這廝，相貌若猴子，嘴臉似猢猻，七分真是鬼，大膽敢欺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誰？』上欺君的潑怪，原來沒眼，想我五百前年大鬧天宮時，九天神將見了我，無一個老字，不敢稱呼。你叫我聲外公，那裏虧了你？』妖王喝道：『快早說出姓甚名誰，有些甚麼武藝，敢到我這裏猖獗。行者道：『你若不問姓名，若要我說出姓名，只怕你立身無地。你上來，站穩着聽我道：』生身父母是天地，日月精華結聖胎。仙石懷抱無歲數，靈根孕育甚奇哉。當年產我三陽峯，今日歸真萬會諧。曾聚衆妖稱帥首，能降衆怪拜丹臺。」

玉皇大帝傳旨。太白金星捧詔來。請我上天承職。官封弼馬不閉懷。初心造反。隸山洞。大膽與兵鬧御階。托塔天王並太子。交鋒一陣盡狼衰。金星復奏玄穹帝。再降招安勅旨來。封做齊天真大聖。那時方稱裨梁材。又因攪亂蟠桃會。仗酒偷丹惹下災。太上老君親奏駕。西池母王拜瑤臺。情知是我欺王法。卽點天兵發火牌。十萬兇星並惡曜。千戈劍戟密排排。天羅地網。漫山布齊舉。刀兵大會。城懸門一場無勝敗。觀音推薦二郎來。兩家對敵分高下。他有梅山兄弟。各逞雄英。施變化。天門三聖撥雲開。考君丟了金剛套。衆神擒我到金階。不須詳允。實供狀。罪犯凌刑。殺新災。斧劍鎚敲難損命。刀槍劍砍。恣傷懷。火燒雷打只如此。無計摧殘。長壽胎。押赴太清兜率院。爐中煨煉。儘安排。日期滿足。纔開鼎。我向當中跳出來。手挺這條如意棒。翻身打上玉龍臺。各星各象皆潛躲。大鬧天宮。任我歪。巡視靈官忙請佛。釋伽與我逞英才。手心之內。翻筋斗。遊遍周天去復來。佛使先知。賺哄法被。他壓住在天崖。到今五百餘年矣。解脫微軀。又弄乖。特保唐僧西域去。悟空行者甚明白。西方路上降妖怪。那個妖邪不懼哉。那妖王聽他說出。悟空行者。遂道。你原來是大鬧天宮的那賊。你既脫身保唐僧西去。你走你的路去。便罷了。怎麼羅織管帶。那朱紫國爲奴。却到我這裏尋死。行者喝道。賊潑怪。說話無知。我受朱紫國拜請之禮。又蒙他稱呼。管待之恩。我老孫比那王位還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麼說出爲奴二字。我把你這誑上欺君之怪。不要走。吃外公一棒。那妖慌了手脚。卽閃身躲過。使宣花斧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你看金箍如意棒。風刃宣花斧。一個咬牙發狠兇。一個切齒施威武。這個是齊天大聖降臨凡。那個是作怪妖王來下土。兩個噴雲受霧。照天宮。真是走石揚沙。遮斗府。往往來來解數多。翻翻復復。金光吐。齊將本事施。各把神通賭。這個要取娘。娘轉帝郡。那個喜同皇后居。山塢這場都是沒來由。捨死忘生。因國主。他兩個戰經五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妖王見行者手段高強。料不能取勝。將斧架住他的鐵棒道。孫行是你且住了。我今日還未早膳。待我進了膳。再來與你定雌雄。行者情知是要取鈴鐺。收了鐵棒道。好漢子不趕之免兒。你去。你去。吃飽些好來領死。那妖恁轉身闖入裏邊。對娘娘道。快將寶貝拿來。娘娘道。要寶貝何幹。妖王道。今早叫戰者。乃是取經的和尙之徒。叫

做孫悟空行者假稱外公我與他戰到此時不分勝負等我金寶貝出去放些烟火燒這猴頭娘娘見說心中惶突欲不取出鈴兒恐他見疑欲取出鈴兒又恐傷了孫行者性命正自躊躇未定那妖王又催逼道快拿出來這娘娘無奈只得將鎖鑰開了把三個鈴兒遞與妖王妖王拿了就走出洞娘娘坐在宮中淚如雨下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兩人却俱不知是假鈴也那妖出了門就占起上風叫道孫行者你走我看我搖搖鈴兒行者笑道你有鈴我就沒鈴你會搖我就不會搖妖王道你有甚麼鈴兒拿出來我看行者將鐵棒捏做個棉花針兒藏在耳內却去腰間解下三個真寶貝來對妖王說道不是我的紫金鈴兒妖王見了心驚道跳躑躑躑躑他的鈴兒怎麼與我的鈴兒說一般無二縱然是一個模子鑄的好道打磨不到也有多個廠兒少個帶兒却怎麼這等一毫不差又問你那鈴兒是那裏來的行者道賢甥你那鈴兒却是那裏來的妖王老實便說道我這鈴兒是太清仙君道源深入卦爐中久煉金結就鈴兒稱至寶老君留下到如今行者笑道老孫的鈴兒也是那時來的妖王道怎生出處行者道我這鈴兒是道祖燒丹兜率宮金鈴掉煉在爐中二六有六循環寶我的雌來你的雄妖王道鈴兒乃金丹之寶又不是飛禽走獸如何辨得雌雄但只是搖出寶來就是好的行者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且讓你先搖那妖王真個將頭一個鈴兒幌了三幌不見火出第二個幌了三幌不見火出第三個幌了三幌也不見火出妖王慌了手脚道怪哉怪哉世情變了這鈴兒想是懼內雌見了雌所以不出來了行者道賢甥住手等我搖搖你看好猴子一把掛了三個鈴兒一齊搖起你看那紅火音煙費沙一齊滾出骨都都燒樹燒山大聖口裏又念個呪語望巽地上叫風來真個是風催火勢火披風威紅焰焰黑沉沉滿天烟火遍地黃沙把那賽太歲嚇得魄散魂飛走頭無路在那火當中怎逃性命只聞得半空中厲聲高叫孫悟空我來也行者急回頭上望原來是觀音菩薩左手托着淨瓶右手拿着楊柳灑下甘露救火哩慌得行者把鈴兒藏在腰間即合掌倒身下拜那菩薩將柳枝速拂幾點甘露霎時間煙火俱無黃沙絕跡行者叩頭道不知大慈臨凡有失迴避敢問菩薩何柱菩薩道我特來收尋這個妖怪行者道這怪長何來歷收尋金身下降收之菩薩道他是我跨的個

金毛吼因牧黃叱睡失於防守。這孽畜咬斷鐵索走來，却與朱紫國王猜災也。行者聞言，急欠身道：「菩薩反說了，他在這裏欺君騙后，敗俗傷風，與那國王生災，却說是消災何也？」菩薩道：「你不知之當時，朱紫國王在位之時，這個王還做東宮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極好射獵。他率領人馬，縱放鷹犬，正來到落鳳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所坐二子，乃雌雄兩個雀雛，停翅在山坡之下。彼此王弓開，箭射傷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帶箭歸西，佛母懺悔以後，吩咐教他拆鳳三年，身就瘳疾。那時節，我跨着這吼，同聽此言，不期這孽畜留心，故來騙了皇后，與王猜災。至今三年，冤愆滿足，幸你來救治王患，我特來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薩雖是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敗俗傷風，壞倫亂法，却是該他死罪。今蒙菩薩親臨，饒得他死罪，却饒不得他活罪。讓我打他二十棒，與你帶去罷。」菩薩道：「悟空，你既知我臨凡，就當看我分上一發都饒了罷，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動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行者不敢違言，只得拜道：「菩薩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間，貽害不淺。那菩薩纔喝了一聲，孽畜還不還原，待何時也？只見那怪打個滾，現了原身，將毛衣抖抖，菩薩騎上，菩薩又望項下一看，不見那三個金鈴，菩薩道：「悟空，還我鈴來。」行者道：「老孫不知菩薩喝道：「你這賊猴，若不是你偷了鈴，莫說一個悟空，就是十個也不敢近身，快拿出來。」行者笑道：「實不曾見菩薩道：「既不曾見，等我念念緊箍兒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鈴兒在這裏哩。這正是：狐項金鈴何人解，解鈴人還問警鈴人。菩薩將鈴兒委在吼項下，飛身高坐，你看他四足蓮花生，焰焰滿身金耀，迸森森大慈悲，回南海不題。却說孫大聖整束了衣冠，拾鐵棒，打進獼猴洞去，把羣妖變怪盡情打死，勦除乾淨。直至宮中，請聖宮娘娘回國。那娘娘頂禮不盡，行者將菩薩降妖並拆鳳原由備說了一遍。這些經草，扎了一條草龍，教娘娘跨上，合着眼，莫怕。我帶你回朝見主也。那娘娘謹遵吩咐，行者使起神通，只聽得耳內風響，半個時辰，帶進城，按落雲頭，叫娘娘開眼。那皇后睜開眼，看認得是鳳閣龍樓，心中歡喜，撒了草龍，與行者同登寶殿。那國王見了，急下龍牀，就來扯娘娘玉手，欲訴離情，猛然跌倒在地，只叫：「手疼，手疼。」八戒哈哈大笑道：「嘴臉沒福消受，一見面就發殺了也。」行者道：「歡子，你敢扯他扯兒麼？」八戒道：「就扯他扯兒，便怎的？」

者道：娘頓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蜚陽之毒，自到麒麟山，與那賽太歲三年，那妖更不會沾身，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此時外面衆官內裏，起煩聽說，無不憂疑，旁有玉聖銀聖二官，將君王扶起，俱正在偷惶之際，忽聽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大聖我來也。行者搔頭觀看，只見那肅肅冲天，鶴唳飄飄，徑至朝前，嬉嬉祥光道道，氤氳瑞氣，翩翩棕衣，苦體放雲翅，足踏芒鞋，罕見手執龍鬚繩，帶絲絛腰，下圍纏乾坤處處結人緣，天地逍遙遊。此乃是大羅天上紫雲仙，今日臨凡解覺行者，上前迎住道：張紫陽何往？紫陽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禮道：大聖小仙張伯端起手，行者答禮道：你從何來？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會，因打這裏經過，見朱紫國王有妖鳳之憂，我恐那妖將皇后玷辱，有壞人倫，後日難與國王復合，是我將一件舊棕衣，變作一領新霞裳，光生五彩，進與妖王，教皇后穿了髮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衣也。今知大聖成功，特來解覺行者道：既如此，累你遠來，且快解脫。真人走向前，對娘娘用手一指，即脫下那件棕衣，那娘娘遍體如舊，真人將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對行者道：大聖勿罪小仙告辭。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謝滿，真人笑道：不勞不勞，送長揖一聲，騰空而去。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衆臣，一個個望空禮拜，拜畢，即命大開東閣，酬謝四僧。那君王領衆跪拜，夫妻纔得重謝，正當歡宴時，行者叫師父，拿那戰書來。長老袖中取出，遞與行者，行者遞與國王道：此書乃那怪差小校送來者，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送來報功，後復至山中，變作小校，逢洞回復，因得見娘娘，盜出金鈴，幾乎被他拿住，又變化復偷出，與他對敵，幸遇觀音菩薩，將他收去，又與我說拆風之故，從頭至尾，細說一遍，那舉國君臣內外，無一人不感謝稱讚。唐僧道：一則是賢王之福，二來是小徒之功，今變威宴至矣，至矣，就此拜別，不要誤貧僧向西去也。那國王懇留不得，遂換了關文，大排饗筵，請唐僧穩坐龍車，那君王、妃后，俱捧轂推輪，相送而別，正是：有緣洗盡憂疑病，絕念無思心，自寧畢竟這去，後面再有甚麼吉凶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話說三藏別了朱紫國王，整頓鞍馬，西進行，般多少山原，歷盡無窮水道，不覺的秋去冬殘，又值春光明媚，师徒

們正在路踏青靴景。忽見一座庵林。三藏滾鞍下馬。站立大道旁。行者問道。師父。這條路平坦無邪。因何不走。八戒道。師兄。好不通情。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也讓他下來。開關風是三藏道。不是開風。我看那裏是個人家。意欲自去化些齋吃。行者笑道。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裏話。你要吃齋。我自去化。俗語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豈有爲弟子者高坐。教師父去化齋之理。三藏道。不是這等說。平日聞一甚無邊無際。你們沒遠沒近的去化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應。也讓我化一個來。八戒道。師父沒主張。常言道。三人出外。小的兒苦。你况是個父輩。我等俱是弟子。古書云。有事弟子服其勞。等我老猪去。三藏道。徒弟啊。今日天氣晴明。與那風雨之時不同。那時節。汝等必定遠去。此個人家。等我去。有齋無齋。可以就同走路。沙僧在旁笑道。師兄不必多講。師父的心性如此。不必違拗。若惱了他。就化將齋來。他也不吃。八戒依言。即取出鉢盂。與他換了衣帽。拽開步。直至那莊前觀看。却也好座住場。但見石橋高聳。古樹森齊。石橋高聳。潺潺流水接長溪。古樹森齊。聒聒禽鳴遠俗橋。那邊有數椽茅屋。清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蘆窗。白。白明明。欺道院。窗前忽見四佳人。都在那裏刺鳳描鸞。做針線。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只有四個女子。不敢進去。將身立定。閃在喬林之下。只見那女子一個個。圍心堅似石。蘭性喜如春。嬌臉紅霞。襯朱唇。蜂脂勻。蛾眉橫。月小。蟬聲疊疊新。若到花間立。遊蜂錯認真。少停有半個時辰。一發靜悄悄。雞犬無聲。有家思慮道。我若沒本。本化頓齋飯。也惹那徒弟笑我。敢道爲師的。化不出齋來。爲徒弟的。怎能去拜佛。長老沒計奈何。也帶了幾分不是。趨步上橋。又走了幾步。只見那茅屋裏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在那裏。揚氣嗔哩。你看那三個女子。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但見那。飄揚翠袖。搖拽細裙。飄揚翠袖。低籠着玉筍。纖纖。搖拽細裙。半露出金蓮。窄窄。形容體勢。十分全動靜。脚跟千樣跳。拿頭過論有高低。張泛送來真。又措轉身。扇個出牆花。退步翻成大過海。輕接一團泥。單鎗意對揚。明珠上佛頭。實捏來尖。揀窄磚。偏會拿。臥魚將脚。搥平。腰折膝。踉。扭頂。翹跟。跳。板。能。喧。泛。披。肩。甚。脫。灑。絞。襠。任。往。來。鎖。項。隨。搖。擺。踢。的是。黃。河。水。倒。流。金。魚。灘。上。買。那。個。錯。認。是。頭。兒。這。個。轉。身。就。打。扮。端。然。掛。上。臙。眉。周。正。尖。來。捧。提。跟。漢。草。鞋。倒。插。同。頭。採。退。步。泛。眉。妝。鈎。兒。只。一。歹。

飯簞下來，便把套門搗踢倒。美心時佳人齊喝采，一個個汗流粉膩透羅裳。興頓情憐殊方叫海，言不盡，又有
 詩爲證：蹴踘當場三月天，仙風吹下素嬋娟。汗沾粉面花含露，麝染蛾眉柳帶烟。翠袖低垂遮玉笋，湘裙斜拽露
 金蓮。幾回踢罷嬌無力，雲鬢蓬鬆寶髻偏。三藏看得時反久了，只得走上橋頭，應聲高叫道：女菩薩，貧僧這裏隨
 緣布施些兒齋吃。那些女子聽見一個個喜喜歡歡，拋了針線，撒了氣毬，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門來道：長老，夫迎
 了，今到荒莊，決不敢攔路索齋。請裏面坐。三藏聞言，心中暗道：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流尙且注意齋僧，男
 子豈不虔心向佛？長老向前問訊了，相隨衆女入茅屋，過木香亭看處，原來那裏邊沒甚房廡，只見那巒頭高
 聳，地脈遙長，巒頭高聳接雲烟，地脈遙長通海岳。門近石橋，九曲；人流水，一瀾。圍栽桃李，千株；千顆二穠華，藤蘿
 掛懸三五樹。芝蘭香散萬千花，霞觀洞府。墩蓬島近，觀山林。蟹太華，正是妖仙草隱處，更無鄰舍。獨成家有一女
 子，上前把石頭門推開，兩眉詩唐宿裏面坐。那長老只得進去，忽擡頭看時，鋪設的都是石桌石凳，冷氣陰陰。長
 老心驚，暗自思忖道：這去處少吉多凶，斷然不善。衆女子喜笑吟吟，都道：長老請坐。長老沒奈何，只得坐了。少時
 間，打個冷噤。衆女子問道：長老是何寶山，化甚麼緣，還是修橋補路，建寺禮塔，還是燒佛印經，請緣簿出來看看。
 長老道：我不是化緣的和尚。女子道：既不化緣，到此何幹？長老道：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經者。適過
 寶方版間，饑餓特造檀府，募化一齋。貧僧就行也。衆女子道：好好好，常言道：遠來的和尚好看經。姊妹們不可怠
 慢，快辦齋來。此時有三個女子陪著，言來語去，論說些因緣。那四個到廚中，揀衣做袖，炊火刷鍋。你道他安排的
 是些甚麼東西？原來是人油炒煉，人肉煎熬，熬得黑糊，煎作藕筋樣子，剗的人腦，煎作豆腐塊片，兩盤兒捧到石
 桌上放下。對長老道：請了，看辛間，不備得好齋，且將就吃些充腹。後面還有添換來也。那長老聞了一聞，見那腥
 膻，不敢開口。欠身合掌道：女菩薩，貧僧是胎齋。衆女子笑道：長老，此是素的。長老道：阿彌陀佛，若像這等素的
 啊，我和尙吃了，莫想見得世尊，取得經卷。衆女子道：長老，你出家人，切莫揀人布施。長老道：怎敢怎敢。我和尙奉
 大唐旨意，一路西來，求生不損，見苦就救。遇飯拉手拈入口，終絲纏聯，綴連身。怎敢揀主布施。衆女子笑道：長老

雖不掠人布施却只有些上門怪人。莫嫌粗淡，吃些兒罷。長老道：實是不敢吃，恐破了戒。菩薩養生不若放生，故我和尚出去罷。那長老揮着要走，那女子攔住門，怎麼肯放，俱道：上門的買賣，倒不好做。放了屁兒，却使手掩，你往那裏去？他一個個都會些武藝，手脚又活，把長老扯住，順手牽羊，揸的頓倒在地。衆人按住，將繩子捆了，懸梁高吊。這吊有個名色，叫做仙人指路。原來是一隻手向前牽，絲吊起一隻手攔腰，捆住，將繩吊起，兩隻腳向後一條繩吊起。三條繩把長老吊在梁上，却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那長老忍着疼痛，看淚心中暗恨道：我和尚這等命苦，只說是好人，家化頓齋吃，豈知道落了火坑。徒弟啊，速來救我，還得見面。但道兩個時辰，我命休矣。那長老雖然苦惱，却還留心，看着那些女子，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當，便去脫刺衣服。長老心驚，暗有付道：這一脫了衣服，是要打我的情了，或者夾生兒吃我的情，也有哩。原來那女子們只解了上身羅衫，露出肚皮，各顯神通。一個個眼眼中，冒出絲繩，有鴨舌粗細，骨都都的，迸出那根絲繩，把莊門堵了不題。却說那行者，八戒、沙僧都在大道之旁，他二人都放馬看擔，惟行者是個頑皮，他且跳樹攀枝，摘菓尋果，忽回頭，只見一片光亮，慌得跳下樹來，吆喝道：不好，不好，師父造化低了。行者用手指道：你看那莊院如何？八戒、沙僧共目視之，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似銀又光似銀，八戒道：罷了，罷了，師父遇着妖精了。我們快去救他。行者道：野蠻莫喚，你都不見怎的。等老孫去求沙僧道：哥哥仔細，行者道：我自有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拽開脚，兩三步跑到前邊，看見那絲繩纏了有千百層厚，穿穿道道，却似鬼緯之勢，用手接了一接，有些粘軟。估人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他即舉棒道：這一棒莫說是幾千層，就有幾萬層，也打斷了。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斷，這個軟的，只好打回。罷了，假如驚了他，癱住老孫，反爲不美。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你道他問誰？即捉一個，說一個，說一個，打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裏似推磨的一般，亂轉。土地婆見道：老兒，你轉怎的好？道是羊兒風發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我不曾接他。他那裏拘我哩。婆見道：你去見他，便了。却如何在這裏打轉？土地道：若去見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見道：他見你這等老了，那裏就打你土地道：他一生好吃沒錢酒，個

打老年人兩口兒講一會，沒奈何，只得走出去，戰兢兢的，跪在路旁，叫道：大聖當境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且起來，不要假忙，我且不打你，寄下在那裏，我問你，此間是甚地方？土地道：大聖從那廂來，行者道：我自東土往西來的。土地道：大聖東來，可曾在那山嶺上？行者道：正在那山嶺上，我們行李馬匹，還歇在那嶺上，不是土地道：那嶺叫做盤絲嶺，嶺下有洞，叫做盤絲洞，洞裏有七個妖精，行者道：是男怪，是女怪？土地道：是女怪，行者道：他有多大神通？土地道：小神力，薄威短，不知他有多大手段，只知那正南上，離此有三里之遙，有一座濯垢泉，乃天生的熱水，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自妖精到此居住，占了他的濯垢泉，仙姑更不會與他爭競，平白地就讓與他了，我見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靈有大能，行者道：占了此泉，何幹土地道：這怪占了浴池，一日三盥，出來洗澡，如今已時已過，午時將來，行者聽言道：土地，你且回去，等我有家舍他罷，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戰兢兢的，回本廟去了。這大聖獨顯神通，搖身一變，變作個麻蒼蠅兒，釘在路旁草梢上，等待須臾間，只聽得呼呼吸吸之聲，猶如蠶食葉，却似海生潮，只好有半盞茶時，絲繩皆盡，依然現出莊村，還像當初模樣，又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裏邊笑語諠譁，走出七個女子，行者在暗中細看，見他一個個攜手相挽，挨肩執袂，有說有笑的，走過橋來，果是標致，但見比玉香尤勝，如花語更真，柳眉橫遠岫，檀口破櫻脣，釵頭翹翡翠，金蓮閃綠裙，却似嫦娥臨下界，仙子落凡塵。行者笑道：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原來是這一般好物，這七個美人兒，假若留住我師父，要吃也不殺一頓吃，要用也不殺兩日，用要動手輪流一擺佈，就是死了，且等我看他怎的算計。好大聖，嚶的一聲，飛在那前面走的女子，雲鬢上釘住，纔過橋來，後邊走的，向前來呼道：姐姐，我們洗了澡，來蒸那胖和尚吃去。行者暗笑道：這怪物好沒算計，我還有些柴，怎麼轉要蒸了吃？那些女子，採花鬪草，向南來不多時，到了浴池，但見一座門牆，十分壯麗，遍地野花香豔豔，滿旁蘭蕙窠森森，後面一個女子，走上前，吻的一聲，把兩扇門兒推開，那中間果有一塘熱水，這水自開闢以來，太陽星原貞有十，後被羿善開弓，射落九鳥墜地，止存金鳥一星，乃太陽之真火也。天地有九處湯泉，俱是衆鳥所化，那九湯泉，乃香冷泉，伴山泉，溫泉，東合泉，潢山泉，孝安泉，廣汾泉，湯泉，此泉乃

灑垢泉。有詩爲證。一氣無冬夏。三秋永注春。長波如鼎沸。雪浪似湯新。分瀉滋禾稼。停流潔不塵。涓涓珠淚泛。簇簇玉生輝。潤滑原非醜。清平還有溫。祥瑞本地秀。造化乃天真。佳入洗塵冰。肌膚滑。滌滌塵煩。玉體新。那浴池約有五丈餘闊。十丈多長。內有四尺深。後但見水清徹。底下水一似滾珠泛。玉骨都都冒。將上來。四面有六七個孔。竅通流。流去二三里之遙。淌到田裏。還是溫水。池上又有三間亭子。亭子中近後壁。放着一張入雙腳的板。兩山頭放着兩個綵漆的衣架。行者一翅飛在那衣架上釘住。那些女子見水。又清又熱。便要洗浴。卸一齊脫了衣服。落在衣架上。你看一個個褪放鈕扣兒。解開羅帶結。酥胸潔似銀。素體白如雪。肘膊凝脂。香肩凝粉。捏肚皮。軟又綿。脊背光。還潔。膝腕半團圓。金蓮三寸窄。中間一段情。露出風流穴。那女子都跳下水去。跟浪翻波。負水頭。要行者道。我若打他啊。只消把這棍子往他中一攪。就叫做滾湯潑老鼠。一窩兒都是死。可憐。可憐。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常言道。男不與女鬪。我這般一個漢子。打殺這幾個丫頭。着實不濟。不要打他。只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勸不得身。多少是好。卸又搖身一變。變作個娥老鷹。呼的一翅飛向前。掄開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盡情彫去。竟轉頭現出本相來。見八戒。沙僧。你看那猢猻子。迎着笑道。師父原來是典當鋪裏拿。了去的。沙僧道。怎見得。八戒道。你不見。師兄把他些衣服。都搶將來也。行者放下道。此乃妖精穿的衣服。八戒道。怎麼就有這許多。行者道。七套。八戒道。如何刺得這般容易。又刺得乾淨。行者道。那曾用刺。原來此處喚做盤絲。執。那莊村喚做盤絲洞。洞中有七個女怪。把我師父拿住。吊在洞裏。都向濯垢泉去洗浴。那泉却是天地產成的。一塘子熱水。他都算計着洗了澡。要把師父蒸吃。是我跟到那裏。見他脫了衣服。下來。我要打他。恐怕污了棍子。又怕低了名頭。是以不會動棍。只變做一個娥老鷹。彫了他的衣服。他都忍辱含羞。不敢出頭。蹲在水中。哩。我等快去解下師父。走路罷。八戒笑道。師兄。你凡幹事。只要留根。既見妖精。如何不打殺他。却就去解師父。他如今縱然藏羞不出。到晚間必定出來。他家裏還有舊衣服。穿上一套。來趕我們。縱然不趕。他久住在此。我們取了經。還從那條路回去。常言道。寧少路邊錢。莫少路邊拳。那時節。他攔住了。噪鬧。却不是個仇人也。行者道。憑你如何主。

張八戒道：「依我先打殺了妖精，再去解放師父。」此乃斬草除根之計。行者道：「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八戒抖擻精神，歡天喜地，舉着釘耙，找開步，竟跑到那裏，念的推開門看時，只見那七個女子，蹲在水裏，口中亂罵。那老鷹道：「這個匾毛畜生，貓頭頭的亡人，把我們衣服都彫去了，教我們怎的動手。」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薩，在這裏洗澡哩，也攜帶我和尙洗澡，何如？」那怪見了，作怒道：「你這和尙，十分無禮，我們是在家的女流，你是個出家的男子。」古書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你奸和我們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氣炎熱，沒奈何，將就容我洗洗兒罷。」那裏調甚麼著擔兒，同席不同席，餃子不容說，丟了釘耙，脫了皂褲，直撲撲的跳下水來。那怪心中煩惱，一齊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勢極熟，到水裏，搖身一變，變做一個鮎魚精。那怪就都摸魚，趕上拿他不住。東邊摸，忽的又潰了西去。西邊摸，忽的又潰了東去。滑溜盪盪的，只在那腿檔裏亂鑽。原來那水有挽胸之深，水上盤了一會，又盤在水底，都盤到了喘噓噓的精神倦怠。八戒却纔跳上來，現了本相，穿了直裰，執着釘耙，叫道：「我是那個，你把我當鮎魚精哩。」那怪見了，心驚膽戰，對八戒道：「你先來是個和尙，到水裏變作鮎魚，及拿你不住，却又這般打扮，你端的是從何到此？」是必留名。八戒道：「這路癩怪，當真的不認得我，我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唐長老之徒弟，乃天蓬元帥，悟能入戒是也。你把我師父吊在洞裏，算計要蒸他受用我的師父，又好蒸吃。快早伸過頭來，各菜一飽，教你斷根。那些妖聞言，魂飛魄散，就在水中跪拜道：「望老翁方便，我等有眼無珠，誤捉了你師父，雖然吊在那裏，不曾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饒了我的性命，情願貼些銀錢，送你師父往西天去也。」八戒搖手道：「莫說這話，俗語說得好：『會着費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是便築一飽，各人走路。」餃子一味粗夯，顧手段，那有憐香惜玉之心，舉着釘耙，不分好歹，趕上前亂築。那怪慌了手脚，那裏顧甚麼羞恥，只是性命要緊，隨用手侮着羞處，跳出水來，都跑在亭子裏，站立作出法來。膺孔中骨都都冒出汗絲，晴天搭了個大絲篷，把八戒罩在當中。那餃子忽擡頭，不見天日，即抽身往外便走。那裏舉得脚步，原來放了絆腳索，滿地都是絲繩，動動脚，跌個躑躅。左邊去一個面，碰地，右邊去一個倒栽葱，急轉身，又跌了個嘴搥地，忙爬起，又跌了個整睛，也不知跌了多少跟頭。把個餃子跌得身

麻脚軟頭，登眼花，爬也爬不動，只睡在地下呻吟。那怪物却將他困住，也不打他，也不傷他，一個個跌出門來，將絲蓬纏住。天光各回本洞，到了石橋上，地下念動真言，霎時間把絲蓬收了，赤條條的跑入洞裏。傳着那話，從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過去，走入石房，取幾件舊衣穿了，竟至後門口立定，叫孩兒們何在。原來那妖精一個有一個兒子，却不是他養的，都是他結拜的乾兒子，有名喚做蜜蠟、蠟班、蠟蟻、蠟蜂、蜜是蜜，蜂是蜂，蠟是蠟，蜂是蜂，班是班，毛是牛，蠟是抹，蟻是抹，蜂是抹，原來那妖精精慢天結網，撈住這七般蟲，却要吃他。古云：禽有禽言，獸有獸語。當時這些蟲哀告饒命，願拜為母，遂此春探百花供怪物，夏尋詩丹，幸妖精忽聞一聲呼喚，都到面前問：「母親有何使令？」衆怪道：「兒啊，早聞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纔被他徒弟攔在她裏，出了多少醜，幾乎喪了命。汝等努力快出門前去，選他一題，如得勝後，可到你舅舅家來會我。那些怪既得逃生，往他師兄處孽嘴生災，不題。你看這些蟲，輕一個個摩拳擦掌，出來迎敵，却說八戒跌得昏頭昏腦，猛撞頭，見絲蓬絲索俱無，他纔一步一探，爬將起來，忍着疼，找回原路，見了行者，用手扯住道：「哥哥，我的頭可腫臉可青，糜行者道：「你怎的來？」八戒道：「我被那廝將絲繩罩住，放了絆腳索，不知跌了多少跟頭，跌得我腰拖背折，寸步難移，却纔絲蓬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回來也。」沙僧見了道：「罷了罷了，你闖下禍來也。」那怪一定往洞裏去傷害師父，我等快去救他。」行者聞言，急拽步便走，八戒牽着馬，急急來到莊前，但見那石橋上有七個小妖兒攔住道：「慢來，慢來，吾等在此，行者看了道：「好笑，乾淨都是些小人兒，長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不滿三尺，重的也只有八九斤，不滿十斤。」喝道：「你是誰？」那怪道：「我乃七仙姑的兒子，你把我母親欺辱了，還敢無知，打上我們，不要走，仔細好怪物。」一個個亂打將來，八戒本是跌惱了的性子，又見那夥蟲，輕小巧，就發狠與他來，那些怪見狀，子兇狂，一個個現了本像，飛將起去，叫聲：「須臾間，一個變十個，十個變百個，百個變千個，千個變萬個，個個都變成無窮之數，只見滿天飛抹，蠟過地，舞蟻，蜂過頭，蠟蟻蜂扎眼睛，班毛前後咬牛，蠟上下叮撲，面漫漫黑，脩脩神鬼，驚八戒慌了道：「哥哥，只說經好取，西方路上，蟲兒也欺負人哩。」行者道：「兄弟，不要怕，快上前打入戒道，撲頭撲臉，淨身上下，都叮有十數層厚，却怎

麼打行者道：「沒事，沒事，我自育手段。」沙僧道：「哥啊，有甚手段，快使出來罷。」一會子光頭上都叮腫了，好大聖，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噴將出去，即變做些黃麻、鹹白、鱗魚、鷄。八戒道：「師兄，又打甚麼市語？」黃啊麻啊，行者道：「你不知，黃是黃麻，麻是麻，鹹是鹹，麻白是白，鷹鵬是鷄，鷹鵬是魚，鷹鵬是鷄，鷹鵬是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蟲。我的毫毛是七樣鷹鵬最能噉蟲，一嘴一個爪，打翅鼓須臾，打得罄盡，滿空無迹，地積尺餘。三兄弟方纔闖過橋去，竟入洞裏，只見老師父吊在那裏，哼哼的哭哩。」八戒道：「近前道：師父，你是要來這裏吊了，要子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頭哩。」沙僧道：「且解下師父再說。」行者即將繩索挑斷，放下師父，問道：「妖精那裏去了？」唐僧道：「那七個都赤條條的往後邊叫兒子去了。」行者道：「兄弟們，跟我來尋去。」三人各持兵器，往後園裏尋覓，不見踪跡，都到那挑李樹上尋覓，不見八戒去了，去了。沙僧道：「不必尋他，等我扶師父去也。」兄弟們復來前面，請唐僧上馬，八戒道：「你們扶師父走着，等老豬一頓飽，築倒他這房子，教他來時沒處安身。」行者笑道：「築還費力，不若尋些柴來，與他個斷根罷。」好鐵子，尋了些朽松、破竹、乾柳、枯藤，點上一把火，烘烘的都燒得乾淨，師徒却纔放心前進。嗚呼，畢竟這去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憐因替恨生災毒

心主遭逢辛破光

話說孫大聖扶持着唐僧，與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西來，不半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宮殿巍巍，唐僧勒馬道：「徒弟，你看那是個甚麼去處？」行者舉頭觀看，但見山環樓閣，溪迥亭臺，門前排樹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豔豔，柳間樓白鷺，潭如煙裏玉無瑕，桃內轉黃鶯，却是火中金，有色雙雙野鹿，忘情閑踏綠苔，對對山禽，飛語高枝，紅樹杪，真如劉阮天臺洞，不亞神仙閨苑家。行者報道：「師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富人家，却像一個庵觀寺院，到那裏方知端的。」三藏聞言，加鞭促馬，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門上嵌着一塊石板，上有黃花觀三字，三藏下馬，八戒道：「黃花觀乃道士之家，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他與我們衣冠雖別，修行一般。沙僧道：「說得是一刺進去，看看景致。」二來也當撒貨頭口，看方便處，安排些齋飯與師父吃。長老依言，四衆共入，但見二門上有一

對春聯黃芽白露神仙府。瑤草琪花羽士家。行者笑道：「這便是燒芽煉藥，弄爐火提礪子的道士。」三藏揀他一把，道：「謹言謹言，我們不與他相識，又不認親，左右暫時一會，管他怎的說，不了。」進了二門，只見那正殿緊閉，東廊下坐着一個道士，在那裏丸藥。你看他怎生打扮：戴一頂紅豔豔金冠，穿一領黑緋緋烏皂服，踏一雙綠陣陣雲頭履，繫一條黃拂拂呂公幡，面如瓜鐵，目若朗星，摩頭高大，額同同唇口翻張如韃韃，道心一片隱轟，雷伏虎降龍真羽士。三藏見了，厲聲高叫道：「老神仙，貧僧問訊了。」那道士猛擡頭，一見心驚，丟了手中之藥，按着兒，卷衣服降階迎接道：「老師父，失迎了。」請裏面坐。長老歡喜上殿，推開門，見有三清聖像，供桌有爐，有香，即拈香炷爐，禮拜。三匝方與道士行禮，遂至客位中，同徒弟們坐下。急喚仙童看茶，當有兩個小童，即入裏邊，尋茶盤，洗茶，盪茶，擦茶匙，辦茶果，忙忙的亂走，早驚動那幾個冤家。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妖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自從穿了舊衣，喚出兒子，竟來此處，正在後面裁剪衣服，恁見那童子看茶，便問道：「童兒，有甚客來了？」這般忙冗，仙童道：「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師父教來看茶。」女怪道：「可有個白胖和尚？」道：「有。」又問：「可有個長嘴大耳朵的？」道：「有。」女怪道：「你快去，遞了茶，對你師父，丟個眼色，着他進來。我有要緊的說話。」果然那仙童將五杯茶拿出去，道士斂衣，雙手奉一杯，遞與三藏。然後與八戒、沙僧、行者、茶罷，收鍾，小童丟個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請坐。」教童兒放了茶盤，陪侍，等我去去就來。此時長老與徒弟們並一個小童，出殿上觀，說不題。却說道士走進方丈中，只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叫師兄，師兄，聽小妹子一言。道士用手掩起道：「你們早間來時，要與我說甚麼話，可的今日丸藥，這枝藥，忌見陰人，所以不曾答你。如今又有客在外處，有話且慢慢說罷。」衆怪道：「告稟師兄，這樁事，專為客來，方敢告訴。若客去了，縱說也沒用了。」道士笑道：「你看賢妹說話，怎麼專為客來，纔說却不瘋了？」且莫說我是個清靜修仙之輩，就是個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務事，也等客去了，再處，怎麼這等不賢，替我裝幌子，哩。且謊我出去，衆怪又一齊扯住，道：「師兄，息怒，我問你前邊那客，是那方來的？」道士垂着臉，不答應。衆怪道：「方纔小童進來取茶，我聞得他說是四個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更怎麼，衆怪道：「四個和尚內有一個面胖的，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師兄可曾問他是

那裏來的。道士道：內中是有這兩個。你怎知道麼？想是在那裏見他來。女子道：師兄原不知道。個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今早到我洞裏化齋。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將他拿了。道士道：你拿他怎的？女子道：我們久聞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體，有人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故此拿了。他後被那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把我們攔在濯垢泉裏，先搶了衣服，後弄本事，強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變作一個鮎魚。在我們腿襠裏鑽來鑽去，欲行姦騙之事。果有十分懲懶，他又跳出水去，現了本相。見我們不肯相從，他就使一柄九齒釘耙，要傷我們性命。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幾乎遭他毒手。故此戰兢兢逃生。又着作愚外甥與他敵鬪，不知存亡如何。我們特來投兄長。望兄長念昔日同窗之雅，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那道士聞此言，却就惱恨，遂變了聲色道：這和尚原來這等無禮。這等兇惡，你們都放心等我擺佈他。眾女子謝道：師兄如若動手，等我們都來相幫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你們都跟我來。眾女子相隨左右，他入房內，取了梯子，轉過牀後，爬上屋梁，拿下一個小皮箱兒。那箱兒有八寸高，下一尺長，短四寸寬，窄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卽於袖中拿出一方鴉黃綾汗巾兒來，汗巾上繫着一把小鑰匙兒，開了鎖，取出一包兒藥來。此藥乃是山中百鳥糞，摻積上千斤，是用銅鍋煮，煎熬火候，勻千斤熬一杓，一杓煉三分，三分還要炒，再煨，再重煮，製成此藥。藥貴似寶，和珍如若管他味，入口見聞。君道士對七個女子道：妹妹，我這寶貝，若與凡人吃，只消一釐，入腹就死。若與神仙吃，也只消三厘，就絕。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須得三厘，快取戩子來。內一女子應了一聲，將戩子道秤出一分二厘，分作四分，却拿了十二個紅棗兒，將棗搗破些兒，搗上一厘，分在四隻茶鍾內。又將兩個黑費兒，做一個茶鍾，着一個托盤，安了對衆女說：等我問他，不是唐朝的使罷？若是唐朝來的，就教換茶。你却將此茶，令童兒拿出，但吃了個個身亡，就與你報了此讎。解了煩惱也。七女感激不盡。那道士換了一件衣服，盧禮謙恭，走將出去。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老師父真怪，適聞去後面吩咐小徒，教他們挑些青菜，蘿蔔，安排一頓素齋供養，所以失陪。三藏道：貧僧素手，進拜，怎麼敢勞賜齋。道士笑云：你我都是出家人，見山門就有三升律糧，何

言素手敢問老師父，在何處山，到此何幹。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經者，却緣路過仙宮，謁進拜道士，聞言滿面生春道：老師乃忠誠大德之佛，小道不知失於遠候，惹罪，怒罵，叫童兒快去接茶來。一廂作速辦齋，那小童走將進去，衆女子招呼他來道：這裏有現成好茶，全出去。那童子果然將五盞茶，拿出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他見入戒身軀，大就認做大徒弟，沙僧認做二徒弟，見行者身量小，認做三徒弟，所以第四鍾，纔奉與行者。行者眼睜睜，接了茶鍾，早已見盤子裏那茶鍾，是兩個黑棗兒，他道：先生，我與你穿換一杯。道士笑道：不瞞長老說，山野中貧道士，茶果一時不備，纔然在後面親自尋果子，止有這十二個紅棗，做四鍾茶奉敬。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將兩個下色棗兒，作一杯奉陪。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說那裏話。古人云：在家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是住家兒的，何以言貧。憐我們這行脚僧，纔是真貧哩。我和你換換，我和你換換。三藏聞言道：悟空，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你吃了罷。換怎的。行者無奈，將左手接了，右手蓋住，看着他們，却說那八戒，一則饑，二則渴，原來是食腸大大的，見那鍾子裏有三個紅棗兒，拿起來，囁的，都咽在肚裏。師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時，只見八戒臉上變色，沙僧滿眼流淚，僧口中吐沫，他們都坐不住，疊倒在地。這大聖，情知是毒，將茶鍾手舉起來，望道士劈面一擲，道士將袍袖隔起，啣的一聲，把個鍾子跌得粉碎。道士怒道：你這和尚，十分村商，怎麼把我鍾子碎了。行者罵道：你這畜生，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我與你有甚相干。你却將毒藥茶藥，倒我的。人道：士道，你這個村畜生，闖下禍來，你豈不知行者道：我們纔進你們方敘了坐次，道及鄉貫，又不曾有個高言，那裏闖下甚禍。道士道：你可曾在魏慈河化齋麼。你可曾在濯垢泉洗澡麼。行者道：濯垢泉乃七個女怪，你既說出這話，必定與他苟合，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吃我一棒，好大聖，去耳朵裏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道士劈臉打來。那道士急轉身躲過，取一口寶劍來迎，他兩個廝罵廝打，早驚動那裏邊的女怪，他七個一擁出來，叫道：師兄，且莫勞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見了，越生嗔怒，雙手掄鐵棒，丟開解數，滾將進去亂打，只見那七個，廝開懷，腆着雪白肚子，膺孔中，作出法來，骨都都絲繩亂冒，搭起一個天篷，把行者盡在

底下行者見事不諧，即翻身念聲咒語，打個筋斗，掙的撞破天篷走了。忍着性氣，忿忿的立在空中看處。見那怪絲繩幌亮，穿穿道道，却是穿梭的經緯，頃刻間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形。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會着他手。怪道豬八戒跌了若干，似這般怎生是好？我師父與師弟却又中了毒藥，這影怪合意同心，却不知道甚來歷。待我進去問那土地神也，好大聖，按落雲頭，捻着訣，念聲唵字真言，把個土地兒又拘來了。戰兢兢跪下路旁，叩頭道：大聖，你去救你師父的，為何又轉來也？行者道：早間救了師父，前去不遠，遇一座黃花觀，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那觀主迎接，纔敘話間，被他把毒藥茶藥，倒我師父等。我幸不會吃茶，使捧就打，他却說出盤絲洞化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廝是怪，纔舉手相敵，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來，吐放絲繩，老孫虧有見識，走了。我想你在此間為神，定知他的來歷，是個甚麼妖精，老實說來，免打土地叩頭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檢點之後，方見他的本相，乃是七個蜘蛛精，他吐那些絲繩，乃是蜘蛛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據你說，却是小可，既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頭而去。行者却到黃花觀外，將尾巴上毛拔下七十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小行者。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雙角又兒棒。每一個小行者與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面，將又兒攪那絲繩，一齊着力，打個號子，把那絲繩都攪斷各攪了有十餘斤。裏面拖出七個蜘蛛，足有巴斗大的身軀，一個個攢着手腳，縮着頭，只叫饒命，饒命。此時七十個小行者，按住七個蜘蛛，那裏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還我師父師弟來。那怪厲聲高叫道：師兄，還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從裏邊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行者聞言，大怒道：你既不還我師父，且看你妹妹的樣子，好大聖，把又兒棒，幌了一幌，復了一根鐵棒，雙手舉起，把七個蜘蛛精，盡情打爛，却又將尾巴搖了兩搖，收了毫毛，單身掄棒，趕入裏邊來，打道士。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心甚不忍，即發狠，舉劍來迎。這一場各懷忿怒，一個個大展神通。這一場好殺，妖精掄寶劍，大聖舉金箍，都為唐朝三藏先教七女嗚呼。如今大展經綸手，施威弄法逞金吾。大聖神光壯，妖仙膽氣粗，渾身解數如花錦，雙手騰挪似虯龍。兵兵劍棒響，慘淡野雲浮，刻言語，使機謀。一來

一往如畫圖，殺得風響沙飛，虎怕天昏，地暗，斗星無那。道士與大聖職經五六十合，漸覺手軟。一時間鬆了筋，便解開衣帶，忽諫的響一聲，脫了皂袍。行者笑道：「我兒子打不過人，就脫了，也是不能殺的。原來這道士剝了衣裳，把手一齊擡起，只見那兩脅下有一千隻眼，眼中迸放金光，十分利害。森森黃霧，豔豔金光，森森黃霧，兩邊脅下似噴雲，豔豔金光，千隻眼中如放火，左右却如金桶，東西猶似銅鐘。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顯神通。槐眼迷天遮日月，罩人爆燥氣朦朧。把個齊天孫大聖，困在金光黃霧中。行者慌了手脚，只在那金光影裏亂轉，向前不能舉步，退後不能動脚，却便似在個桶裏轉的一般無奈。又爆燥不過他急了，往上着實一跳，却撞破金光，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葱，覺着撞的頭疼，急伸手摸摸，把頂梁皮都撞軟了。自家心焦道：「晦氣，晦氣，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當時刀砍斧剝，莫能傷損，却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久以後定要冥贖，纔然好了，也是個破傷風。一會家爆燥難禁，却又自家計較道：「前去不得，退後不得，左行不得，右行不得，往上又撞不得，却怎麼好？往下走他娘罷。好大聖，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穿山甲，又名鱗鱗鱗，真個是四隻鐵爪，鑽山碎石，如搗粉，滿身鱗甲，破鑽穿巖，似切葱。兩眼光明，好便似雙星，幌亮一嘴尖利，勝強似銅鑽，金鑽，藥中有性穿山甲，俗名呼為鱗鱗鱗。你看他硬着頭，往地下一鑽，就鑽了有二十餘里，方纔出頭。原來那金光只照得十餘里，出來現了本相，力軟筋麻，渾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淚，忽失聲叫道：「師父啊，當年秉教出山中，共往西來苦用工。大海洪波無恐懼，陽溝之內却遭風。美猴王正當悲泣，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即欠身指了眼淚，回頭觀看，但見一個婦人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盞涼漿水飯，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從那廟一步一聲哭，哭着走來。行者點頭嗟歎道：「正是流淚眼逢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這一個婦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問他。一問，那婦人不一時走上前來，迎着行者，躬身問道：「女菩薩，你哭的是甚人？婦人啼道：「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論，被他將毒藥藥死，我將這陌紙錢燒化，以報夫婿之情。行者聽言，眼中流淚，那女子見了，作怒道：「你甚無知，我為丈夫煩惱，生悲，你怎麼眼愁眉歎，心戲我行者躬身道：「女菩薩，息怒。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徑往西天行過黃

花觀歌馬。那觀中道士不知是個甚麼妖精。他與七個蜘蛛精結為兄妹。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是我與師弟八戒沙僧解救得脫。那蜘蛛精走到他這裏。背了是非。說我等有欺騙之意。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師弟共三人。連馬四口。陷在他觀裏。惟我不曾吃他茶。將茶杯攪碎。他就與我相打。正喫時。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繩。將我網住。是我使法力走脫。問及土地。說他本相。我却又使分身法。攔斷絲繩。搗出妖來。一頓棒打死。這道士即與他報讎。舉寶劍與我相鬥。鬥經六十回合。他敗了陣。隨脫了衣裳。兩脅下放出千隻眼。有萬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進退兩難。纔變做一個鱗鱗。從地下鑽出來。正自悲切。忽聽得你哭。故此相問。因見你為丈夫。有此紙錢報答。我師父喪身。更無一物相酬。所以自怨。自悲。豈敢相戲。那婦女放下水飯紙錢。對行者陪禮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難者。綰綰你說將來。你不認得那道士。他本是個百眼魔君。又喚做多目怪。你既然有此變化。脫得金光。戰得許久。必定有大神通。却只是還近不得那廟。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行者聞言。連忙唱喏道。女菩薩。知此來歷。煩為指教。指教果是那位聖賢。我去請來。救我師父之難。就報你丈夫之饒。婦人道。我就說出來。你去請他。降了道士。只可報讎而已。恐不能救你師父。行者道。怎不能救。婦人道。那廟裏藥最狠。藥倒人。三日之間。骨髓俱爛。你此往同恐遲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會走路。憑他多遠。只消半日。女子道。你既會走路。聽我說。此處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那廟有一座山。名喚紫雲山。山中有個千花洞。洞中有位聖賢。喚做毗藍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却從何方去。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行者回頭看時。那女子早不見了。行者慌忙禮拜道。是那位菩薩。我弟子鑽昏了。不能相識。千乞留名好謝。只見那半空中叫道。大聖是我。行者急擡頭看處。原是黎山老姆。趕至空中。謝道。老姆從何來。指教我也。老姆道。我纔自龍華會上回來。見你師父有難。假做孝婦。借夫喪之名。免他一死。你快去請他。行者謝了辭別。把筋斗雲一縱。隨到紫雲山上。按定雲頭。就見那千花洞。那洞外青松遮勝境。翠柏繞仙居。柳絲盈山道。奇花滿澗梁。香蘭圍石尾。芳草映溪澗。流水連溪碧。雲封古樹。嵐野禽聲。聒聒。幽鹿步徐徐。修竹枝枝秀。紅梅葉葉舒。寒鳴棲古樹。春為噪高樛。

夏麥盈田茂，秋禾遍地餘。四時無葉落，八節有花如。每生瑤窟速，霄漢常放祥雲接。太虛這大聖，喜喜歡歡走料。進去一程，看不盡無邊的景致，直入裏面，更沒個人兒，靜靜悄悄的，雞犬之聲也無，心中暗道：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又進數里看時，見一個女道姑坐在石上，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五花納錦帽，身穿一領織金袍，腳踏雲尖鳳頭履，履繫攢絲雙總線，面似秋容霜後老，聲如春燕社前嬌。腹中久諳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諦鏡。悟出空空真正果，煉成了了自逍遙。正是：千花洞裏佛，毗藍菩薩姓名高。行者止不住脚，近前叫道：毗藍菩薩，你當年大那菩薩，即下榻合掌回禮道：大聖，失迎了。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毗藍菩薩道：你當年大鬧天宮時，普地裏傳了你的名頭，誰人不知？那個不識？行者道：正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像我如今，皈正佛門，你就不曉得了。毗藍道：幾時皈正？恭喜，恭喜。行者道：近能脫命，保師父唐僧上西天取經。師父遇黃花觀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與那廝賭鬥，他就放金光罩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脫了。聞菩薩能滅他的金光，特來拜請。菩薩道：是誰與你說的？我自去了孟蘭會，到今三百餘年，不曾出門，我隱姓埋名，更無一人得知。你却怎麼知道？行者道：我是個地裏鬼，不管那裏，自家都會訪着。毗藍道：也罷也罷，我本當不去，奈蒙大聖下臨，不可滅了求經之善。我和你去來。行者稱謝了道：我忒無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曾帶甚麼兵器。菩薩道：我有個繡花針兒，能破那廝行者，忍不住道：老姆誤了我。早知是繡花針，不須勞你就問老孫要一擔也是有的。毗藍道：你那繡花針，無非是鋼鐵金針，用不得我這寶貝，非鋼非鐵，非金乃我小兒日眼裏煉成的。行者道：令郎是誰？毗藍道：小兒乃昇日星官。行者驚駭不已，早望見金光盞盞，即回向毗藍道：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毗藍隨於衣領裏取出一個繡花針，似眉毛粗細，有五六分長短，拈在手裏，空拋去。少時間響一聲，破了金光。行者喜道：菩薩妙哉妙哉。尋針，尋針。毗藍托在手掌內道：這不是行者，却同接下雲頭，走入觀裏，只見那道士合了眼，不能舉步。行者罵道：你這潑怪婆，瞎子哩。耳朵裏取出棒來，就打毗藍扯住道：大聖莫打，且看你師父去。行者竟至後面，客位裏看時，他三人都睡在地下，吐痰吐沫。行者垂淚道：却怎麼好？却怎麼好？毗藍道：大聖莫悲，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索性擗個陰德。我這

裏有解毒丹送你三丸。行者轉身拜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教放入口裏。行者把藥扳開他的牙關。每人搵了一丸。須臾藥味入腹。便就一齊嘔噦。吐出毒味。得了性命。那八戒先爬起道。悶殺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量也。行者道。你們那茶裏中了毒了。虧這毗藍菩薩搭救。快都來拜謝。三藏欠身整衣謝了。八戒道。師兄。那道士在那裏。等我問他一問。爲何這般害我。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發狠道。這廝既與蜘蛛爲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裝瞎子哩。八戒拿鉢就築。又被毗藍止住道。天蓬息怒。大聖知我洞裏無人。待爲收他去看守門戶也。行者道。威蒙大德。豈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現本像。我們看看。毗藍道。容易。即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撲的倒在埃塵。現了原身。乃是一條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毗藍使小指頭挑起。駕祥雲。竟轉千花洞去。八戒打仰道。這媽媽兒却也利害。怎麼就降這般惡物。行者笑道。我聞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個繡花針兒。是他兒子在日眼裏煉的。及問他令耶是誰。他道是舅日星官。我想舅日是隻公雞。這老媽媽必定是個母雞。雞最能降蜈蚣。所以能取伏也。三藏聞言。頂禮不盡。教徒弟們收拾去罷。那沙僧即在裏面尋了些米糧。安排了些齋。俱飽餐一頓。牽馬挑擔。請師父出門。行者從他廚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觀雲時燒得煨燼。却拽步長行。正是唐僧得命威毗藍。了性消除多目怪。畢竟向前去還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現 行者施爲變化能

情愁原因總一般。有情有愁自自然。沙門修煉紛紛士。斷愁忘情即是禪。須着意。要心堅。一塵不染。月當天。行功進步休教錯。行滿功完大覺仙。話表三藏師徒們。打開愁網跳出情牢。放馬西行走不多時。又是夏盡秋初。新涼透體。但見那急雨收殘暑。梧桐一葉。鶯聲飛。莎徑曉。蛩語月華明。黃葉開映露。紅蓼過沙汀。蒲柳先零落。寒蟬應律鳴。三藏正然行處。忽見一座高山。峰插碧空。真個是摩星礙日。長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這山。十分高聳。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裏話。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豈無通達之理。

可放心前去。長老聞言，喜笑花生，揚鞭策馬而進。徑上高岩，行不數里，見一老者，鬚髮蒼白，髮飄搖，鬚稀頹，銀絲擺動，項掛一串數珠子，手持拐杖，現龍頭，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進的長老，且暫住驛驢，緊兜玉勒，這山上有一夥妖魔，吃盡了閻浮世上人，不可前進。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一是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個雕鞍不穩，撲的跌下馬來，掙挫不動，睡在草裏，呼哩。行者近前攙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你等我去問他。」三藏道：「你的相貌醜陋，言語粗俗，怕衝撞了他，問不出個實信。」行者笑道：「我變個俊些兒的去問他。」三藏道：「你是變了我看。」好大聖，挑着袂，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兒，真個是目秀眉清，頭圓臉正，行動有斯文之氣象，開口無俗類之言辭，抖一抖鎧衣直裰，拽步上前，向唐僧道：「師父，我可變得好麼？」三藏見了大喜道：「變得好。」八戒道：「怎麼不好？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老豬就滾上二三年，也變不得這等俊俏。好大聖，躲離了他們，竟直近前，對那老者躬身道：「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個禮，用手摸着他頭兒，笑嘻嘻問道：「小和尚，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經，適到此間，聞得公公報道有妖怪，我師父膽小怕懼，着我來問一聲，端的是甚妖精，他敢這般短路，煩公公細說與我知之。」我好把他貶解起身，那老兒笑道：「你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幫襯，那妖魔神通廣大，得緊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行者笑道：「據你之言，似有護他之意，必定與他有親，或是緊鄰契友，不然怎麼長他的威，督與他的節，概不肯領心吐膽，不瞞你說。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臉哩。」那公公不識，只替問他，他就把臉一抹，即現出本像，杏牙條嘴，兩股通紅，腰間繫一條虎皮裙，手裏執一根金箍棒，立在石崖之下，就像個活雷公。那老者見了，嚇得面容失色，問他個來歷。公公點頭笑道：「這和尚倒會弄嘴，想是跟你師父遊方，到處兒學些法術，或者會驅縛魍魎，與人家鎮宅除邪，你不會撞見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根公公道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山，五百阿羅都來迎接，一紙簡上天宮，十大囉個個相欽四海龍，曾與他為友，八洞仙曾與他作會，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社令城隍以賓朋相愛，大聖聞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扯着老者道：「不要說，不要說，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廝為兄弟朋友，也不見十分高作。」

若知是我小和尚來啊，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這小和尚胡說，不當人子。那個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廝，行者笑道：實不瞞你說，我小和尚祖居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姓孫名悟空。當年也曾做過妖精，幹過大事，曾因會衆魔，多飲了幾杯酒，睡着夢中見二人將批勾我去到陰司，一時怒發，將金箍棒打傷鬼判，餓倒閻王，幾乎掀翻了森羅殿，嚇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紙十閻王命名畫字，教我饒他，打情願與我做後生小廝。那公公聞說道：阿彌陀佛，道和尚說了這過頭話，莫想再長得大了。行者道：官兒似我這般大也般了。公公道：你年幾歲了？行者道：你猜猜看。老者道：有七八歲罷了。行者笑道：有一萬個七八歲，我把舊嘴臉拿出來你看看，你却莫怪。公公道：怎麼又有嘴臉？行者道：我小和尚果有七十二副嘴臉，公公初然不信。行者即時現出七十二樣嘴臉，那老者見了，嚇得面無血色，跳腳酸麻，站不穩，撲的一跌爬起來，又一個龐腫大聖上前道：老官兒，不要虛驚我，等面惡人善，莫怕，莫怕。道開蒙你好意，報有妖魔，委的有多少妖，一發累你說說，我好謝你。那老兒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又推耳整，一句不應。行者見他不言，即抽身回坡。長老道：悟空，你來了，所問如何？行者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西天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裏人膽小，把他放在心上，沒事沒事，有我哩。長老道：你可更問他此處是甚麼山，甚麼洞，有多少妖怪？那條路通得雷音？八戒道：師父，莫怪我說，若論賭變化，使捉搦，捉弄人，我們三五個也不如師兄。若論老實像師兄，就搖一隊伍，也不如我。唐僧道：正是，正是，你還老實。八戒道：他不知怎麼鑽過頭不顯尾的，同了兩聲，不聽的，就跑到來了。等老猪去問他個實信來。唐僧道：悟能，你仔細看好，好獸子，把釘钯撒在腰裏，整一整皂直裰，扭扭捏捏，奔上山坡，對老者叫道：公公唱嘍了，那老兒見行者回去，方拄着杖，掙得起來，戰戰兢兢的，要走，忽見八戒，愈覺害怕，道：爺爺呀，今夜做的甚麼惡夢，遇着這惡人，為先的，那和尚聽便醜，還有三分人相，這個和尚，怎麼這等個雅樞嘴，蒲扇耳朵，鐵片臉，稿毛頭，項一分人氣兒，也沒有了。八戒笑道：你這老公公不高興，有些兒好囊駝人，你是怎的看我哩？我聽便醜，奈看再停一時就俊了。那老者見他說出人話來，只得開言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八戒道：我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法名叫做悟空。八戒纔來先問的，叫做悟空行者，是我師兄師

父怪他沖撞了公公，不會問得實信，所以特着我來拜問。此處果是甚山，甚洞，洞裏果是甚妖精，那裏是西去大路。煩公公指示指示。老者道：可老實麼？八戒道：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虛的。老者道：你莫像纜來的那個和尚，走花溜水的胡纏。八戒道：我不像他。公公拄着杖，對八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洞，中間有坐獅駝洞，洞裏有三個魔頭。八戒啐了一聲：你這老兒却也多心。三個妖魔也費心勞力的來報禮信。公公道：你不怕麼？八戒道：不瞞你說，這三個妖魔我師兄一棍就打死一個。我一紀就築死一個。我還有個師弟，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個。三個都打死。我師父就過去了。有何難哉？那老者笑道：這和尚不知深淺，那三個魔頭神通廣大得緊哩。他手下小妖南嶺上有五千，北嶺上有五千，東路口有一萬，西路口有一萬，巡哨的有四五千，把門的也有一萬。燒火的無數，打柴的也無數，共計算有四萬七八千。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專在此吃人。那獸子聞得此言，戰兢兢的將將來相近。唐僧且不同話，放下絕，在那裏出恭。行者見了，喝道：你不同話，却蹲在那裏怎的？八戒道：說出屎來了。如今也不消說，趕早兒各自願命去罷。行者道：這個獸根我問信，傷不驚恐，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長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這老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中間有座獅駝洞，裏有三個老妖，有四萬八千小妖，專在那裏吃人。我們若躡着他些山邊兒，就是他口裏食了，莫想去得。三藏聞言，戰兢兢，毛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師父放心，沒大事。想是這裏有便有幾個妖精，只是這裏人膽小，把他就說出許多人，許多大，所以自驚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說的是那裏話？我比你不同。我問的是實話，無虛謬之言。滿山滿谷都是妖魔，怎生前進？行者笑道：獸子嘴臉不要虛驚。若論滿山滿谷之說，只怕老孫一路棒，半夜打個罄盡。八戒道：不羞，不羞。莫說大話。那些妖精，卵也得七八日，怎麼就打得罄盡？行者道：你說怎樣打？八戒道：憑你抓倒，細倒，使定身法定倒，也沒有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麼，抓拿細縛。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叫長，就有四十丈長短棍，一棍，叫粗，就有八丈圍圓，粗細往山南一滾，滾殺五千，山北一滾，滾殺五千，從東往西一滾，只怕四五萬。哥做肉泥爛替。八戒道：哥哥若是這等趕頻打，或者二更時也罷了。沙僧在旁笑道：師父有大師兄恁樣神通，怕他怎的？請上馬走啊。

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沒奈何，只得寬心上馬而走。正行間，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假虎威的來傳報，恐唬我們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聖跳上高峯，四顧無跡，急轉面，見半空中有彩霞靉靆，即縱雲趕上看時，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邊，用手扯住，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名道：「李長庚，李長庚，你好憊懶，有甚話當面來說便好？」怎麼裝做個山林之老模樣，混我金星慌忙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乞勿罪，乞勿罪。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勢要崢嶸，只看你挪移變化，乖巧機謀，可便過去。如若怠慢些兒，其實難去。」行者謝道：「感激。」果然此處難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借些天兵幫助老孫一助。金星道：「有，有，你只口信帶去，就是十萬天兵也是有的。」大聖別了金星，接落雲頭，見了三藏道，道：「這魔頭，原是大白星來與我們報信的。長老合掌道：「徒弟快趕上他，問他那裏另有個路，我們轉了去罷。」行者道：「轉不得，此山徑過有八百里，四周圍不知更有多少路哩。」怎麼轉得？」三藏聞言，止不住眼中流淚道：「徒弟似此艱難，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膿包行了。」他這報信，必有幾分虛話，只是要我們着意留心，誠所謂以告者過也。你且下馬來坐着，八戒道：「又有甚商議？」行者道：「沒甚商議，你且在這裏用心保守師父。沙僧好坐着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個，問他個詳細，教他寫個執帖，開個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吩咐他開了洞門，不許阻路，却請師父靜靜情情的過去，方顯得老孫手段。」沙僧只教仔細仔細行者笑道：「不消吩咐，我這一去，就是東洋大海也，湯開路，就是鐵裏銀山也，撞透門，好大聖，吩咐一聲，縱筋斗雲，跳上高峯，扳藤負葛，平山觀看，那山裏靜悄悄無人，忽失聲道：「錯了，錯了，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他原來恐唬我，這裏那有個甚麼妖精，他就出來，跳風頑耍，必定拈鎗弄棒，操演武藝，如何沒有一個正有家揣度，只聽得山背後叮叮噹噹，辟辟剝剝，榔鈴之聲，急回頭看處，原來是個小妖兒，搨着一桿令字旗，腰間懸着鈴子，手裏敲着梆子，從此向南而走，仔細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行者暗笑道：「他必是個鋪兵，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說些甚話，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做個蒼蠅兒，輕輕飛在他帽子上，側耳聽之，只看那小妖走上大路，敲着梆，搖着鈴，口裏

作念道：我等尋山的，各人要謹慎，提防孫行者。他會變着蠅，行者聞言，暗自驚疑道：這廝看見我了，若未看見，怎麼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會變着蠅，原來那小妖也不會見他，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吩咐他這話，却是個謠言。着他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見，就要取出棒來打他，却又停住，暗想道：曾記得八戒問金星時，他說老妖三個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似這小妖再多幾萬，也不打緊，却不知道這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問他一問。動手不遲，好大聖，你道他怎麼去問，挑下他的帽子來，釘在樹頭上，讓那小妖先行幾步，急轉身騰挪，也變做個小妖兒，照依他敲着柳，搖着鈴，掙着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口裏也，那般念着，趕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頭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認得小妖道：我家沒你呀，行者道：怎的沒我，你認認看小妖道：面生，認不得，認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燒火的，你會得我，小妖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洞裏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也沒有這個嘴尖的，行者暗想道：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即低頭，把手掩着嘴，揉一揉道：我的嘴不尖啊，真個就不尖了，那小妖道：你剛纔是個尖嘴，怎麼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子，大不好認，不是我一家的，少會少會，可疑，可疑，我那大王家法甚嚴，燒火的只管燒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終不然教你燒火，又教你來巡山，行者口乖，就趁過來道：你不知道，大王見我燒得好火，就陞我來巡山，小妖道：也罷，我們這巡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不好點卯，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為號，你可有牌兒，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那般般事，遂照他的模樣變了，因不會看見他的牌兒，所以身上沒有好大聖，更不說沒有，就滿口應承道：我怎麼沒牌，但只是剛纔領的新牌，拿你的出來，我看，那小妖那裏知這個機關，即揭起衣服，貼身帶着個金漆牌兒，穿條絨線繩兒，扯與行者看看，行者見那牌背是個威鎮諸魔的金牌，正面有三個真字，是小鑽風，他却心中暗想道：不消說了，但是巡山的，必有個風字，蹙脚，便道：你且放下衣走過，等我拿牌兒你看，即轉身，插下手，將尾巴梢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捻他，把叫變，即變做個金漆牌兒，也穿上個絨線繩兒，上書三個真字，乃鷄鑽風，拿出來遞與他看了，小妖大驚道：我們都叫做個小鑽風，偏你又叫

做個甚麼總鑽風行者幹事找絕說話合宜。說道：你實不知，大王見我燒火好，把我陞個魁風，又與我個新牌，叫做總魁風，教我管你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怪聞言，即忙喝咭道：長官長官，新點出來的，實是面生，言語忒撞。真怪行者還着禮，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見面錢却要哩。每人拿出五兩來罷。小妖道：長官不要忙待我，向南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一總打發罷。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個前走，大聖隨後相跟，不數里，忽見一座筆峰，何以謂之筆峰？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峰來，約有四五丈高，如筆插在架上一般，故以為名。行者到邊前，把尾巴一掬，跳上去，坐在峰尖兒上，叫道：鑽風都過來，那些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長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吃唐僧，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說他會變化，只恐他變化小鑽風來這裏，攔着路徑，打探消息，把我陞作總鑽風來查勘你這一班可有假的小鑽風。連聲應道：長官我們俱是真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曉得小鑽風道：我曉得。行者道：你曉得快說來，我聽。如若說得合着我，便是真的；若說差了一些兒，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弄璋弄智，呼喝喝，沒奈何，只得實說道：我大王神通廣大，本事高強，一口曾吞了十萬天兵。行者聞說，吐出一盤道：你是假的小鑽風。慌了道：長官老爺，我是真的。怎麼說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如何胡說？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就吞了十萬天兵？小鑽風道：長官原來不知，我大王會變化，要大能講天堂，要小就如小蒸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邀請諸仙，他不會具柬來請，我大王意欲爭天，被玉皇差十萬天兵來降我大王，是我大王變化法身，張開大口，似城門一般，用力吞將去，曉得衆天兵不敢交鋒，闖了南天門。故此是一口曾吞了十萬天兵。行者聞言，暗笑道：若是講手段之話，老孫也曾幹過，又應聲道：二大王有何本事？小鑽風道：二大王身高三丈，臥鬚眉，丹鳳眼，美人身，區擔牙，身似蛟龍，若與人爭鬥，只掙一身子捲去，就是鐵背銅身，也就魂亡魄喪。行者道：弄子捲人的妖精，也好拿。又應聲道：三大王也有許多手段。小鑽風道：我三大王不是凡間之怪物，名號雲程萬里，飛行動靜，濟風運海，振北闔南，隨身有一件兒寶貝，喚做陽陰二氣瓶，假若是犯人裝在瓶中，一時三刻，化為醬水，行

者聽說心中暗驚道：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細防他捉兒。又聽道三個大王的本事，你倒也說得不差。與我知道的一般。但只是那個大王要吃唐僧哩。小鑽風道：長官，你不知道。行者喝道：我比你不知些兒，因恐汝等不知底細，吩咐我來着實盤問你哩。小鑽風道：我大大王與二大王久住在獅駝嶺獅駝洞，三大王不在這裏住。他原住處離此西下有四百里遠。近那廂有座城，喚做獅駝國。他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乾淨。因此上奪了他的江山。如今盡是些妖怪。不知那一年打聽得東土唐朝差一個僧人去西天取經，說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就延壽長生不老。只因怕他一個徒弟孫行者十分利害，自家一個難為，徑來此處，與我這兩個大王結為兄弟，合意同心，打夥兒捉那個唐僧也。行者聞言，心中大怒道：這鑽風十分無禮。我保唐僧成正果，他怎麼算計要吃我的人。恨一聲咬碎鋼牙，掣出鐵棒，跳下高峯，把棍子益小妖頭上研了一研，可憐就研得像一個肉蛇。自家見了，又不忍道：咦，他倒是個好意，把些家常話兒都與我說了。我怎麼却這一下子就結果了他。也罷也罷，左右是殺了好大望，只為師父阻路沒奈何，幹出這件事來。就把他牌兒解下帶在自家腰裏，將令字旗插在背上，腰間掛了鈴手裏敲着梆子，迎風撻個訣，口裏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的就像小鑽風模樣。拽回路，竟轉舊路，找尋洞府去。打探那三個老妖魔的虛實。這正是千般變化美猴王，萬樣騰挪真本事。闖入深山，依着舊路，正走處，忽聽得人喊馬嘶之聲，即舉目觀之，原來是獅駝洞口有萬數小妖排列着槍刀劍戟，旗幟旌旄，這大壘心中暗喜道：李長庚之言，真是不妄，真是不妄。原來這擺列的有些路數，二百五十名作一隊，他只見有四十名雜彩長旗，迎風亂舞，就知有萬名人馬，却又自揣自度道：老孫變作小鑽風，這一進去，那老魔若問我巡山的話，我必隨機答覆，倘或一時言語差訛，認得我啊，怎生脫體。就要往外跑時，那夥把門的攔住，如何出得門去。要拿洞裏妖王，必先除了門前衆怪。你道他怎麼除得衆怪。好大壘想着那老魔不會與我會面，就知我老孫的名頭，我且倚着我的這個名頭，仗着威風，說些大話，嚇他一嚇。看果然中七衆生有緣有分，取得經回。這一去，只消我幾句英雄之言，就嚇退那門前若干之怪。假若衆生無緣無分，

取不得真經啊。就是縱然說得蓮花現，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心開口，口問心，思量此許，敲着梆，搖着鈴，竟直闖到獅駝洞口。早被前營上小妖攔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不應，低着頭就走。走至二層營裏，又被小妖扯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道：來了。衆妖道：你今早巡風去，可曾撞見甚麼孫行者麼？行者道：撞見的正在那裏磨杠子哩。衆妖害怕道：他怎麼個模樣，磨甚麼杠子。行者道：地蹲在那濶邊，還似個開路神。若站起來，好道有十數丈長，手裏拿着一條鐵棒，就似碗來粗細的一根大杠子，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裏又念道：杠子啊，這一向不會拿你出來顯顯神通。這一去就有十萬妖精，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殺了那三個魔頭祭你。他要麼得明了，先打死你門前一萬精哩。那些小妖聞得此言，一個個心驚膽戰，魂飛魄散。行者又道：列位，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幾斤，也分不到我處。我們替他頂這個缸怎的，不如我們各自散一散罷。衆妖都道：說得是。我們各自願命去罷。原來此輩都是些狠蟲虎豹，走獸飛禽，鳴的一聲，都闐然而去了。這個倒不像孫大聖幾句鋪頭話，却就如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行者暗自喜道：好了。老妖是死了，聞言就走，怎敢覷面相逢。這進去還似此言方好，若說差了，纔這夥小妖有一兩個倒走進去聽得，却不走了。風訊你看他存心來古洞，仗膽入深門，畢竟不知見那個老魔頭，有甚吉兇，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卷四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 魔主還歸大道真

却說孫大聖進於洞口兩邊觀看，只見骷髏若嶺，骸骨如林。人頭髮鬚成甌片，人皮肉爛作泥塵。人筋纏在樹上，乾焦晃亮如銀。真個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難聞。東邊小妖將活人拿了，剝肉西下，灌魔。把肉肉鮮煮鮮烹，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膽。第二個凡夫也進不得，他們好多時，行入二層門裏。看時，呀，這裏却比外面不同，清奇靜雅，秀麗寬平。左右有瑤草仙花，前後有喬松翠竹。又行七八里遠，纔到三層門，閃着身，偷着眼看處，那上面高坐三個老妖，十分猙獰。中間的那個生得，獠牙鋸齒，圓頭方面，聲吼若雷，眼光如電，仰鼻朝天，赤眉飄鬚，但行處百獸心慌。若坐下，羆魔膽戰。這一個是獸中王，青毛獅子怪。左手下那個生得，鳳目金睛，黃牙粗腿，長鼻銀毛，看頭似尾，圓額皺眉，身軀磊磊，細聲如窈窕佳人。玉面似牛頭惡鬼，這一個是藏齒修身多年的黃牙老獠。右手下一個生得，金翅靚頭，星睛豹眼，振北圍南，剛強勇敢，變生翔鷲，笑龍慘搏，鳳翮百鳥，藏頭舒利爪，諸禽喪膽。這一個是靈程九萬的大鵬鵬，那兩下列着有百十大小頭目，一個個全裝披掛，介冑整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行者見了，心中歡喜，一些兒不怕。大踏步竟直進門，把柳鈴卸下，朝上叫聲大王。三個老魔笑呵呵問道：小鑽風，你來了。行者應聲道：來了。你去巡山，打聽孫行者的下落，何如。行者道：大王在上，我也不敢說起。老魔道：怎麼不敢說。行者道：我奉大王命，敲着柳鈴，正然走處，猛抬頭，只看見一個人，蹲在那裏，磨杠子。還像個開路神，若站將起來，足有十數丈長短。他就着那溜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裏又念一聲，說他那杠子到此，還不會顯過神通。他要磨明，就來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孫行者，特來報知。那老魔聞此言，渾身是汗，說得戰戰兢兢。兄弟，我說莫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廣大，預先作了準備。磨棍打我們，却恁生是好教小的們，把洞外大小俱叫進來，關了門，該他過去罷。那頭目中有知道的，報大王。門外小妖，已都散了。老魔道：怎麼都散了？想是聞得風聲不好也。快早關門。

快早關門。衆妖兵把前後門盡皆牢拴緊閉。行者有心驚道：「這一關了門，他再問我家裏長短的事，我對不來，却不再走了。風被他拿住，且再誑他一誑，教他開着門好跑。」又上前道：「大王，他還說得不好。老魔道：他又說甚麼行者道：他說拿大大王剝皮，二大王剝骨，三大王抽筋。你們若開了門不出去啊，他會變化。一時變了個蒼蠅兒，自門縫裏飛進，把我們都拿出去。却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們仔細。我這洞裏，這年家沒個蒼蠅，但是有蒼蠅進來，就是孫行者。行者暗笑道：就變個蒼蠅，誑他一誑，好開門。」大聖閃在旁邊，伸手去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氣，叫變。變做一個金蒼蠅，飛去。那老魔劈臉撞了一頭，那老怪慌了道：「兄弟，不待當，那話兒進門來了，驚得那大小群妖一個個丫紀掃帚都上前亂撲蒼蠅。這大聖忍不住，吸吸的笑出聲來，乾淨他不宜笑。這一笑，笑出原嘴臉來了，却被那第三個老魔跳上前一把扯住道：「哥哥，險些兒被他瞞了。」老魔道：「賢弟，誰瞞誰？」三怪道：「剛纔這個回話的小妖，不是小鑽風，他就是孫行者。必定撞見小鑽風，不知是他怎麼打殺了，却變化來哄我們哩。行者慌了道：他認得我了，即把手摸摸對老怪道：「我怎麼是孫行者？我是小鑽風。」大王錯認了。老魔笑道：「兄弟，他是小鑽風。」他一日三次在面前點叩我認得他，又問你有牌兒麼？行者道：「有，揀着衣服就拿出牌子。」老怪一發認真道：「兄弟，莫屈了他。」三怪道：「哥哥，你不曾看見他，他纔却閃着身笑了一聲。我見他就露出個雷公嘴來，見我拉住時，他又變作個這等模樣，叫小的們拿繩來，衆頭目即取繩索，三怪把行者扳翻倒，四馬攆蹄捆住，揭起衣裳看時，足足是個弱馬溫。原來行者有七十二般變化，若是變飛禽走獸，花木器皿，昆蟲之類，却就連身子滾去了。但變人物，却只是頭臉變了身子，變不過來。果然一身黃毛，兩塊紅股，一條尾巴。老妖看着道：「是孫行者的身子，小鑽風的臉皮，是他了。」教小的們先安排酒來，與你三大王遞個得功之杯。既拿到了孫行者，唐僧坐定是我們口裏食也。」三怪道：「且不要吃酒，孫行者瀟灑，他會逃遁之法，只怕走了。」教小的們盪出瓶來，把孫行者裝在瓶裏，我們纔好吃酒。」老魔大笑道：「正是，正是，即點三十六個小妖，入裏面開了庫房門，盪出瓶來，你說那瓶有多大，只得二尺四寸高，怎樣用得三十六個人？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

數纔搖得動。不一時，將寶瓶搖出，放在三層門外，展得乾淨，揭開蓋，把行者解了繩索，剝了衣服，就着那瓶中仙氣，隨的一聲，吸入裏面，將蓋子蓋上，貼了封皮，却去吃酒，道：「發兒，今番入我寶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若還罷，就拜佛求經，除是轉背搖車，再去投胎奪舍，你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笑呵呵，都去賀功不題。」却說大聖到了瓶中，被那寶貝將身束得小了，索性變化，將在當中半晌，那邊蔭涼，愈失聲笑道：「這妖精外有虛名，內無實事，怎麼告訴人說這瓶裝了人，一時三刻化爲膿血，若是這般涼快，就住上七八年也無事。」大聖原來不知那寶貝根由，假若裝了人，一年不語，一年蔭涼，但聞得入言，就有火來燒了，大聖未曾說完，只見滿瓶都是火焰，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間，捻着避火訣，全然不懼，忍耐到半個時辰，四圍鑽出四十條蛇來咬，行者掙開手，抓將過來，儘力氣一拚，搭做八十段，少時間，又有三條火龍出來，把行者上下盤繞着，實難禁，自覺慌張，無指道：「別事好處，這三條火龍難爲，再過一會不出，弄得火氣攻心，怎了他想道：我把身子長一長，拳破罷。」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呢，叫長，卽長了丈數高下，那瓶緊靠着身，也就長起去，他把身子往下一小，那瓶兒也就小下來了，行者心驚道：「難，難，怎麼我長他也長，我小他也小，如之奈何，說不了，孤拐上有些疼痛，急伸手摸摸，却被火燒軟了自己心焦，道：怎麼好，孤拐燒軟了，弄得個殘疾之人了，忍不住，吊下淚來，這正是遭魔遇苦懷三藏，着難臨危處，聖僧道：師父啊，當年皈正，蒙觀音菩薩勸善，脫離天災，我與你苦歷諸山，收珍多怪，降入戒得沙僧，千辛萬苦，指點同證西方，共成正果，何期今日遭此毒魔，老孫誤入於此，傾了性命，撇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進，想是我昔日名兒，故有今朝之難，正此悽愴，忽想起菩薩當年在蛇盤山曾賜我三根救命毫毛，不知有無，且等我尋一尋看。」卽伸手彈身，摸了一把，只見腦後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忽喜道：「身上毛都如彼軟熟，只此三根如此硬，必然是救我命的。」卽便咬着牙，忍着痛，拔下毛，吹口仙氣，叫變，一根卽變作金鋼鑽，一根變作竹片，一根變作綿繩，扳張篋片，弓兒牽着那鑽，照瓶底下，颯的一頓鑽，鑽成一個眼孔，透進光亮，喜道：「造化，造化，却好出去也。」纔變出化身，那瓶復蔭涼了，怎麼就涼，原來被他鑽了，把陰陽之氣泄了，故此遂涼好，大聖收了毫毛，將身一小，就變做個蠅蟻蟲。

兒十分輕巧，細如鬚髮，長似眉毛，自孔中鑽出，且還不走，竟飛在老魔頭上，釘着。那老魔正飲酒，猛然放下杯兒道：「三弟，孫行者這同化了麼？」三魔笑道：「還到此時哩。」老魔教傳令擡上瓶來。那下面三十六小妖，即便擡瓶，瓶就輕了許多，慌得衆小妖報道：「大王，瓶輕了。」老魔喝道：「胡說，寶貝乃陰陽二氣之全功，如何輕了？內中有一個魃，強的小妖，把瓶提上來，道：『你看這不輕了。』」老魔揭蓋看時，只見裏面透亮，忍不住失聲叫道：「這瓶裏空着，控也。」大聖在他頭上也忍不住道：「一聲我的兒啊，搜者走也。」衆怪聽見道：「走了走了，即傳令關門，關門，那行者將身一抖，收了刺去的衣服，現本相，跳出洞外，回頭罵道：『妖精不要無禮，瓶子鑽破，裝不得人了，只好拿來出恭，喜喜歡歡，讓開關，踏着雲頭，竟轉唐僧處。』」那長老正在那裏撮土爲香，望空禱祝行者，且俾雲頭聽他禱祝甚的。那長老合掌朝天道：「祈請雲霓衆位仙，六丁六甲與諸天，願保賢徒孫行者，神通廣大，法無邊，大聖聽得這般言語，更加努力，收斂雲光，近前叫道：『師父，我來了。』」長老攙住道：「悟空勞碌，你遠探高山，許久不同，我甚憂慮，端的這山中有何吉凶？」行者笑道：「師父，纔這一去，一則是東土衆生有緣，二分來是師父功德無量，無邊，三也虧弟子法力，將前項妝鑽風，陷瓶裏，及脫身之事，細陳了一遍，今得見尊師之面，實爲兩世之人也。」長老感謝不盡道：「你這番不會與妖精賭關，廢行者道：『不會。』」長老道：「這等保不得我過山了，行者是個好勝的人，叫喊道：『我怎麼保你過山不得。』」長老道：「不會與他見個勝負，只這般含糊，我怎敢前進。」大聖笑道：「師父，你也忒不通變，常言道：『單絲不縷，孤掌難鳴。』」那魔三個小妖，千萬救老孫一人，怎生與他賭關？」長老道：「寨不敢，是你一人也難處。」八戒道：「僧他也有本事，教他們都去與你協力同心，掃淨山路，保我過去罷。」行者沉吟道：「師言最當，若沙僧保護你，着八戒跟我去罷。」那數千慌了道：「哥哥沒眼色，我又粗夯，無甚本事，走路扛風，跟你何益？」行者道：「兄弟，你雖無甚本事，好道也是個人，俗云：『放屁添風，你也可以壯我些膽氣。』」八戒道：「也罷也罷，任你帶挈，但只急溜裏，莫捉弄我。」長老道：「八戒在意，我與沙僧在此。」那數千抖擻神威，與行者縱着狂風，駕着雲霧，跳上高山，卽至洞口，早見那洞門緊閉，四顧無人行者上前，執鐵棒，厲聲高叫道：「妖怪開門，快出來與老孫打耶。」那洞裏小妖報入，老魔心驚膽戰道：「幾年都說

猴兒狠話不虛傳果是真。二老怪在旁問道：哥哥怎麼說？老魔道：那行者早間變小鑽風混進來，我等不能相識。幸三賢弟認得，把他裝在瓶裏，他弄本事鑽破瓶兒，却又搗去衣服走了。如今在外叫戰，誰敢與他打個頭仗？更無一人答應。又問：又無人答，都是那髮髻推哩？老魔發怒道：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忒着個醜名。今日孫行者這般藐視，若不去與他見陣，也低了名頭。等我搶了這老性命去，去與他戰上三合。三合戰得過，唐僧還是我們口裏食；戰不過，那時闖了門，讓他遠去罷。遂取披掛結束了，開門前走。行者入戒在門旁觀看，真是好一個怪物。鐵額銅頭，戴盔蓋纓，飄飄甚光輝。輝輝掣電雙睛亮，亮亮鋪霞兩鬚飛。勾爪如銀尖，且利新牙似鑿密。還齊身披金甲，無絲綫。腰束龍纏，有見機。手執鋼刀，明晃晃。英雄威武世間稀。一聲咳嗽，如雷震。問道：敵門者是誰？大聖轉身道：是你孫老爺齊天大聖也。老魔道：你是孫行者，大膽潑猴，我不惹你，你却為何在此叫戰？行者道：有風方起浪，無潮水自平。你不惹我，我好尋你。只因你狐羆狗黨，結為一夥，算計吃我師父。所以來此施為。老魔道：你這等雄糾糾的，嚷上我們，莫不是要打唐僧道。正是老魔道你休猖獗，我若調出妖兵，擺開陣勢，搖旗擂鼓，與你交戰。願得我是坐家虎，欺負你了，我只與你一個對一個，不許幫手。行者聞言，叫豬八戒走過，看他把老孫怎的。那歡子真個閃在一邊。老魔道：你過來，免與我做個擔兒，讓我儘力氣着光頭砍上三刀，就讓你唐僧過去。假若禁不得，快送你唐僧來，與我做一頓下飯。行者聞言，笑道：妖怪，你洞裏若有紙筆，取出來，與你立個合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我也不與你當真。那老魔抖擻威風，丁字步站定，雙手舉刀，望大聖劈頂就砍。這大聖把頭往上一迎，只聞拍撲一聲響，頭皮兒紅也不紅。那老魔大驚道：這猴子好個硬頭兒。大聖笑道：你不知老孫是生就銅頭鐵腦，蓋天地乾坤世上無斧砍鎚敲不得，碎幼年曾入老君爐，四斗星官監臨造。二十八宿用工夫，水經幾番不得壞。周圍捻搭拔筋，鋪唐僧還恐不堅固。預免又上紫金鉤，老魔道：猴兒不要說嘴，看我這二刀來，決不容你性命。行者道：左右也只這般砍罷了。老魔道：猴兒，你不知道這刀，金火爐中造，神功百煉，蒸鋒刃依三略，剛強按六韜。却似蒼蠅尾，猶如白蟻腰。入山雲霧落，下海浪滔滔。琢磨無遍數，煎熬幾百遭。深山古洞放，上陣有功勞。攪着你這

和尚天靈蓋一削就是兩個瓢。大聖笑道：這妖精沒眼色，把老孫認做個瓢頭哩，也罷，誤砍誤讓，教你再砍一刀。看怎麼。那老魔舉刀又砍，大聖把頭迎一迎，乒乓的劈做兩半個。大聖就地打個滾，變做兩個身子。那魔一見慌了手，按下鋼刀，豬八戒遠遠見，笑道：老魔好砍兩刀的，却不是四個人了。老魔指定行者道：聞你能使分身法，怎麼把這法兒拿出在我面前使。大聖道：何為分身法。老魔道：為甚麼先砍你一刀不動，如今砍你一刀，就出兩個。大聖笑道：妖怪，你切莫害怕，砍上一萬刀，還你二萬個人。老魔道：你這猴兒，你只會分身，不會收身。你若有一本事收做一個，打我一棍去罷。大聖道：不許說謊，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兩刀，教我打一棍，若打了棍半，就不姓孫。老魔道：正是，正是，好大聖，就把身撲上來，打個滾，依然一個身子。掣棒劈頭就打。那老魔舉刀架住道：潑猴，你禮甚麼，個個哭喪棒，敢上門打人。大聖喝道：你若問我這條棍，天上地下，都有名聲。老魔道：怎見名聲。他道：棒是九轉鍊鐵煉，老君親手爐中煨，禹王求得號神珍，四海入河為定驗。中間星斗暗鋪陳，兩頭符裏黃金片，花紋密佈鬼神驚。上造龍紋與鳳篆，名號靈陽棒一條，深藏海藏人難見。成形變化要飛騰，飄飄五色霞光現。老孫得道取歸山，無窮變化多經驗。要大時間裏來粗，要小些時如鐵線。粗如南嶽細如針，長短隨吾心意變。輕輕舉動彩雲在，亮亮飛騰如閃電。倏倏冷氣逼人寒，條條殺霧空中現。降龍伏虎誰隨身，天涯海角都遊遍。曾將此棍鬧天宮，威風打散蟠桃宴。天王賭鬥未曾贏，哪吒對敵難交戰。棍打諸神沒躲藏，天兵十萬都逃竄。雷聲衆將護靈霄，飛身打上通明殿。掌朝天使盡皆驚，護駕仙獅俱攔亂。舉棒掀翻北斗宮，回首拔開南極殿。金闕玉皇見棍兇，特請如來與我戰。兵家勝負自如然，困苦災危無可辨。整整挨排五百年，虧了南海菩薩勸。大庭有個出家僧，對天發下洪誓願，枉死城中度鬼魂。靈山會上求經卷，西方一路有妖魔。行動甚是不方便，已知鐵棒世無雙。央我途中為侶伴，邪魔踢着赴幽冥。肉化紅塵骨化麵，處處妖精棒下亡。論萬成千無打算，上方擊壞斗牛宮。下方壓損森羅殿，天將會將九曜追。地府打傷催命判，半空丟下振山川。勝如太歲新華劍，全憑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那魔聞言戰兢兢，捨着性命舉刀就砍。猴王笑吟吟，使鐵棒前迎。他兩個先時在洞前撐持，然後別起去都

在半空裏廝殺。這一場好殺。天河定底神珍棒。棒名如意世間高。誇稱手段魔頭惱。大棒刀拳法力廣。門外爭持。還可近空中賭鬥。怎相鏡。一個隨心更面目。一個立地長身腰。殺得滿天雲氣重。獨野霹靂飄。那一個幾番立意。吃三藏。這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都因佛祖傳經典。邪正分明恨苦交。那老魔與大聖鬪。二十餘合不分輸贏。原來八戒在底下見他兩個戰到好處。忍不住掣起架風。跳將上去。該妖魔牙臉就紫。那魔慌了。不知八戒是個。磚頭性子。冒冒失失的誑人。他只知道嘴長耳大。手硬心兇。敗了陣。丟了刀。轉頭就走。大聖喝道。趕上。這獸子仗着威風。舉着釘耙。即忙趕下怪夫。老魔見他趕得相近。在坡前立定。迎着風頭。視一視。現了原身。張開大口。就要來吞八戒。八戒害怕。急抽身往草裏一鑽。也管不得刺針棘刺。也顧不得刮破頭疼。戰兢兢的在草裏聽着梆聲。隨後行者趕到。那怪也張口來吞。却中了他的機關。收了鐵棒。迎將上去。被老魔一口吞之。說得那個獸子在草裏。裏裏啣啣的埋怨道。這個弼馬溫。不識進退。都怪來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道一口吞在肚中。今日還是個和尚。明日就是個大恭也。那魔得勝而去。這獸子纔鑽出草來。溜回舊路。却說三藏在那山坡下。正與沙僧盼望。只見八戒喘呵呵的跑來。三藏大驚道。人戒你怎麼這等狼狽。悟空如何不見。獸子哭哭啼啼道。師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三藏聽言。饒倒在地。半晌間。跌腳拳胸道。徒弟呀。只說你尋會降妖。領我西天見佛。怎知今日死於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聚的功勞。如今都化作塵土矣。那師父十分苦痛。你看那獸子。他也不來勸解師父。却叫沙和尚。你拿將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開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還去吃人。我往高老莊。看看我師家。將白馬賣了。與師父買個壽器。送終。長老氣喘喘的聞着此言。叫皇天放孽大哭。且不題。却說那老魔吞了行者。以為得計。竟回本洞。衆妖迎問出戰之功。老魔道。拿了一個來了。二魔喜道。哥哥拿的是誰。老魔道。是孫行者。二魔道。拿在何處。老魔道。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第三個魔頭大驚道。大哥啊。我就不曾吩咐你。孫行者不中吃。那大聖肚裏道。忒中吃。又禁餓。再不得餓。慌得那小妖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在你肚裏說話哩。老魔道。怕他說話。有本事吃了他。沒本事擺佈他。不戒。你們快去燒些鹽白湯。等我脹下肚。

去把他喚出來，慢慢的煎了吃酒。小妖真個沖了半盆鹽湯，老怪一飲而乾，注着口，着實一曬。那大聖在肚裏生了根，動也不動，却又攔着喉嚨，往外又吐，吐得頭暈眼花，黃膽都破了。行者越發不動，老魔喘息了，叫聲孫行者，你不出來，行者道：「早哩，正好不出來哩。」老魔道：「你怎麼不出行者說，你這妖精，我不通變，我自做和尙，十分淡薄。如今秋涼，我還穿個單直裰，這肚裏倒暖，又不透風，等我住過冬，纔好出來。」眾妖聽說，都道：「大王，孫行者要在你肚裏過冬哩。」老魔道：「他要過冬，我就打起禪來，使個撥運法，一冬不吃飯，就餓殺那弼馬溫。」大聖道：「我兒子你不知事，老孫保唐僧取經，從廣裏過，帶了個招症鍋兒進來，煮雜碎吃，將你這裏邊的肝腸肚肺，細細見受用，還殺盤纏到清明哩。」那二魔大驚道：「哥啊，這猴子他幹得出來。」三魔道：「哥啊，吃了雜碎也罷，不知在那裏支鍋。」行者道：「三叉骨上好支鍋。」三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鍋，燒動火，煙燻到鼻孔裏，打嚏噴嚏。」行者笑道：「沒事，等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裏一搦，搦個窟窿，一則當天窗，二來當烟洞。」老魔聽說，雖說不怕，却也心驚，只得硬着膽，叫兄弟們，莫怕，我那藥酒拿來，等我吃幾鍾下去，把猴兒藥殺了罷。行者時笑道：「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吃老君丹玉皇酒，王母桃，及鳳髓龍肝，那樣東西，不會吃過，是甚麼藥酒，敢來藥我。」那小妖真個將藥酒篩來，滿滿斟了一鍾，遞與老魔。老魔接在手中，大聖在肚裏就鬧得酒香，道：「不要與他吃。」好大聖，把頭一扭，變做個喇叭，叭叭子，張在他喉嚨之下。那怪咽的嚙下，被行者咽的接吃了。第二鍾嚙下，被行者咽的又接吃了。一連吃了七八鍾，都是他接吃了。老魔放下鍾道：「不吃了。」這酒當時吃兩鍾，腹中如火，却纔吃了七八鍾，臉上紅也，不紅，原來這大聖吃不多，酒接了他七八鍾吃了，在肚裏撒起酒風來，不住的支架子，跌四平，踢飛脚，抓住肝花，打鞦韆，豎蜻蜓，翻根頭，亂舞。那怪物疼得難禁，倒在地下，畢竟不知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

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裏支吾一會，那魔頭倒在塵埃，無聲無息，若不言語，想是死了，却又把手放放，魔頭回過氣來，叫一聲：「大慈，大慈，齊天大聖菩薩行者，聽見道：『兒子，莫廢工夫，省幾個字兒，叫聲孫外公罷。』那妖魔惜命真。

個叫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誤吞了你，你如今却反害我。萬望大聖慈悲，可憐蟻蟻貪生之意，饒了我。命願送你師父過山也。大聖雖是英雄，甚為唐僧進步。他見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他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饒你。你怎麼送我師父。老魔道：我這裏也沒甚麼金銀珠寶，瑪瑙珊瑚，琥珀玳瑁，珍奇之寶，相送我兄弟三個。撿一乘香簾轎兒，把你師父送過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擡轎相送，強如要寶。你張開口，我出來。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對老魔道：大哥，等他出來時，把口往下一咬，將猴兒嚼碎，嚥下肚，却不得磨害你了。原來行者在裏面聽得，便不先出去，却把金箍棒伸出，試他一試。那怪果往下一口，挖咬的一聲，把個門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饒你性命出來，你反咬我，要害我命。我出不來，活活的只弄殺你不出來。不出來，老魔報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請他出來好了。你却教我咬他，他倒不曾咬着。却迸得我牙齦疼痛，這是怎麼起的。三魔見老魔怪他，他又作個戲，將法厲聲高叫道：孫行者，聞你名如轟雷貫耳，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靈霄殿，下邊勞。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行者道：我何為小輩。三怪道：好看千里客，萬里去傳名。你出來，我與你賭鬥。纔是好漢，怎麼在人肚裏做勾當。非小輩而何。行者聞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我若如今扯斷他腸，搥破他肝，弄殺這怪，有何難哉。但真是壞了我的名頭也。罷也罷，你張口，我出來，與你比併。但只是你這洞口窄，不好使家仗，須往寬處去。三魔聞說，即點大小怪，前前後後有三萬多精，都執着精銳器械，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專等行者出口。一齊上陣。那二怪擔着老魔，竟至門外，叫道：孫行者，好漢出來。此間有戰場，好鬪。大聖在他肚裏，聞得外面鴉鳴鶴噪，鶴唳風聲，知道是寬闊之處，却想着我出去，是失信與他。若出去，這妖精人面獸心，先時說送我師父，哄我出來咬我。今又調兵在此，也罷也罷，與他個兩全其美。出去便出去，還與他肚裏生下一個根兒，即轉手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一條繩兒。只有頭髮粗細，倒有四十丈長短。那繩兒理出去，見風就長粗了。把一頭拴着妖怪的肝繫上，打做個活扣兒。那扣兒不扯不緊，扯緊就痛，却拿着一頭笑道：這一出去，他送我師父便罷。如若不送，亂動刀兵，我也沒工夫與他打。只

滑扯此繩兒就如我在肚裏一般。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見妖精大張着方口。上下鋼牙。排如利刃。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從口裏出去。扯這繩兒。他怕疼。往下一嚼。却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好大聖。埋着繩兒。從他那上。騰子往前爬。爬到他鼻孔裏。那老魔鼻子發癢。阿嚏的一聲。打了個噴嚏。直進出行者。行者見了。風把腰躬一躬。就長了有三丈長短。一隻手扯着繩兒。一隻手拿着鐵棒。那魔頭不知好歹。見他出來了。就舉鋼刀。劈臉來砍。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又見那二怪使鎗。三怪使戟。後頭沒臉的亂上。大聖放鬆了繩。收了鐵棒。急撥身駕雲走了。原來怕那夥小妖圍繞。不好幹事。他却跳出營外。去那空闊山頭上。落下雲。雙手把繩儘力一扯。老魔心裏纏疼。他害疼往上一擰。大聖復往下一扯。衆小妖遠遠看見。齊聲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讓他去罷。這猴兒不按時景。清明還未到。他却那裏放風箏也。大聖開言着力氣。蹬了一蹬。那老魔從空中。拍刺刺似紡車兒一般。跌落巖埃。就把他山坡下。死硬的黃土。跌做個二尺淺深的坑。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齊按下雲頭。上前扯住繩兒。跪在坡下。哀告道。大聖啊。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仙。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實實的哄你出來。與你見陣。不期你在我家兒心上。拴了一根繩子。行者笑道。你這夥潑魔。十分無禮。前番哄我出來。咬我。這番哄我出來。却又搥牌敵我。以這幾萬妖兵。戰我一個。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見我師父。那怪一齊叩頭道。大聖慈悲。饒我性命。願送老師父過山。行者笑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老魔道。爺爺呀。割斷外邊的。這裏邊的。拴在心上。喉嚨裏又搥搥的。惡心。怎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張開口。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老魔慌了道。這一進去。又不肯出來。却難也。却難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老魔道。但解就送。決不敢打誑語。大聖審得是實。即便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這是孫大聖搥搥的法兒。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疼也。三個妖怪翻身而起。謝道。大聖請回。上覆唐僧。收拾下行。幸我們就擡轎來送。衆怪偃干戈。盡皆歸洞。大聖收繩子。竟轉山坡。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豬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將行李搭包兒。在那裏分哩。行者暗暗嘆歎道。不消說了。這定是八

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師父捨不得我痛哭。那猓子却分東西散火哩。嘆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尋。看落下雲頭。叫道。師父。沙僧聽見報怨。八戒道。你是個棺材座子。專一害人。師兄不曾死。你却說他死了。在這裏幹這個勾當。那裏不叫將來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猓子來顯魂哩。行者到跟前。一把搥住八戒臉。一個巴掌。打了個踉蹌。道。你這人。侮着臉道。哥哥。你實是那怪吃了你。你怎麼又活了。行者道。像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腸。捏他肺。又把這條繩兒。穿住他的心。扯得疼痛難禁。一個個叩頭哀告。我纔饒了他性命。如今抬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那三藏聞言。一骨脊爬起來。對行者躬身道。徒弟啊。累殺你了。若信慳能之言。我已絕矣。行者掄拳打着八戒罵道。這個饑餓的猓子。十分懈怠。豈不成人師父。你切莫惱。那怪就來送你。也。沙僧甚生慚愧。連忙遮掩。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都在途中等候。不題。却說三個魔頭。帥羣精回洞。二怪道。哥哥。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你不該吞他。只與他鬪時。他那裏鬪得過你。我洞裏這幾萬妖精。吐唾沫也可淹殺他。你却將他吞在肚裏。他便弄起法來。教你受苦。怎麼敢與他比較。纔却說送唐僧。都是假意。實爲兄長性命要緊。所以哄他出來。決不送他。老魔道。賢弟不送之故。何也。二怪道。你與我二千小妖。擺開陣勢。我有本事。拿住這個猴頭。老魔道。莫說三千。憑你起老營去。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那二魔即點三千小妖。竟到大路旁。擺開一個藍旗手。往來傳報。教孫行者遲早出來。與我二大王爺交戰。八戒聽見笑道。哥啊。常言道。說謊不瞞當鄉人。就來弄虛頭搗鬼。怎麼就降了妖精。就盪轎來送師父。却又來叫戰。何也。行者道。老怪已被我降了。不敢出頭。聞着個孫字兒。也害頭疼。這定是二妖魔不伏氣。送我們。故此叫戰。我道。兄弟。這妖精有弟兄三個。這般義氣。我弟兄也是三個。就沒些義氣。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來。你就與他戰。戰未爲不可。八戒道。怕他怎的。等我去打他一仗來。行者道。要去便去罷。八戒笑道。哥啊。去便去。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使。行者道。你要怎的。你又沒本事。鑽在肚裏。你又沒本事。拴在他手上。要他何用。八戒道。我要扣在這腰間。做個救命索。你與沙僧扯住後手。放我出去。與他交戰。估着贏了他。你便放鬆。我把

他拿住。若是輸與他，你把我扯回來。莫教他拉了去。真個行者暗笑道：「也是捉弄數子一番，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裏，捉弄他出戰。」那數子舉釘耙，跑上山崖，叫道：「妖精出來，與你豬祖宗打來。」那藍臉手急報道：「大王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來了。」二怪即出營，見了八戒，更不打話，挺鎗劈面刺來。這數子舉耙上前迎住，他兩個在山坡前搭上嘴鬥，不七上八下，回合數子手軟，架不住妖魔，急回頭叫師兄不好了。扯扯救命索，扯扯救命索。這壁廂，大聖聞言，轉把繩子放鬆了，拋將去。數子歇了陣，往後就跑。原來那繩子拖着走，還不覺轉回來，因繫了倒有些絆脚。自家掉倒了一跌，爬起來，又一跌，始初還跌個蹣跚，後面就跌了個嘴搥地，被妖精趕上，摔開身子，就如蛟龍一般，把八戒一鼻子搥住，得勝回洞。衆妖凱歌齊唱，一擁而歸。這坡下三藏看見，又惱行者道：「悟空，怪不得你死哩。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專懷相嫉相妒之心。他這般說，教你扯扯救命索，你怎麼不扯？還將索子丟去。如今教他被害，却如之何？」行者笑道：「師父也忒護短，忒偏心。罷了，像老孫拿去時，你略不掛念，左右是捨命之村。這數子纔自禮擒，你就怪我，也教他受些苦惱。方見取經之難。」三藏道：「徒弟啊，你去我豈不掛念？想着你會變化，斷然不至傷身。那數子生得狠，又不曾勝，擲這一去，少吉多凶。你還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師父不得報怨，等我救他一救。急縱身，趕上山，暗中假道，道數子：「既我死，且莫與他個快活。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等他受些罪，再去救他。」即捻訣念起真言，搖身一變，即變做個蟻蜂蟲，飛將去，釘在八戒耳朵根上。同那妖精到了洞裏，二魔帥三千小妖，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即將八戒拿入裏面道：「哥哥，我拿了一個來也。」老怪道：「拿來我看。」他把箕子放鬆，掉下入戒道：「這不是老怪道，這廝沒用，入戒聞言道：「大王沒用的，放出去，尋那有用的捉來罷。」三怪道：「雖是沒用，也是唐僧的徒弟，豬八戒，且細了，送在後邊地塘裏浸着，待燒退了毛，破開肚子，使鹽醃了晒乾，等天陰下酒。」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撞見那販醃的妖怪也。」衆怪一齊下手，把數子四馬攢蹄，捆住，扛扛擡擡，送至地塘邊，往中間一推，盡皆轉去。大聖却飛起來看處，那數子四肢朝上，擱着嘴，半浮半沉，嘴裏呼呼的，着實可笑。倒像八九月，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大黑蓮蓬。大聖見那個嘴臉，又恨他，又憐他，說道：「怎的好麼？他也是。」

龍華會上的一個人，但只恨他動不動分行毒散火，又要攔擾師父，念緊箍咒咒我。我前日曾閉得沙僧說，他攔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帶我且嚇他一嚇，看好大聖飛近他耳邊，假捏聲音，叫聲豬悟能，豬悟能！八戒慌了道：「嗨呀！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自跟了唐僧，又呼做八戒，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八戒忍不住問道：「是那個叫我的法名？」行者道：「是我。」八戒道：「你是那個？」行者道：「我是勾司人。」那八戒慌了道：「長官，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八戒道：「長官，你且回去。」上覆五閻王，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教他讓我一日見明日來勾罷。」行者道：「胡說。」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四更，趁早跟我去，免得套上繩子扯拉。」八戒道：「長官，那裏不是方便？」看我這般嘴臉，還想活哩，死是一定死，只等一日，這妖精迷我師父們，都拿來會一會，就都了帳也。」行者暗笑道：「也罷，我這批上有三十個人，都在這中前後等我拘將來就你，便有一日就捆，你可有盤纏，把些兒我去。」八戒道：「可憐啊！出家人那裏有甚麼盤纏？」行者道：「若無盤纏，索了去，跟着我走。」八戒道：「長官，不要索，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追命繩，索上就要斷氣，有有有，便有些兒，只是不多。」行者道：「在那裏快拿出來。」八戒道：「可憐，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見我食腸大，視錢比他們略多些兒，我拿了攢湊這裏，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拿了個銀匠，煎成一處，他又沒王理，偷了我幾分，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你拿去罷。」行者暗笑道：「這銀子，褲子也沒得穿，却藏在何處？」你銀子在那裏？」八戒道：「在我左耳朵眼兒裏，攪着哩。」我細了拿不得，你自家拿了去罷。」行者聞言，即伸乎在耳朵裏中摸出，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足有四錢五六分重，拿在手裏，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聲。那八戒認是行者聲音，在水裏亂罵道：「天殺的，騎馬溫到這們苦處，還來打詐財物哩。」行者又笑道：「我把你這錢糠的，老孫保師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你到攬下私房，八戒道：「嘴臉，這是甚麼私房，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我不捨得買來嘴吃，留了買疋布兒，做件衣服，你却嚇了我的，還介些兒與我。」行者道：「半分也沒得與你。」八戒罵道：「買命錢，讓與你罷。」好道也救我出去。」行者道：「莫發急，等我教你將銀子藏了。」即現原身，製鐵棒把銀子划攏，用手提着腳趾上來，解了繩，八戒跳起來，脫下衣裳，整乾了水料。

一抖潮瀉的技在身上道哥哥開後門走了罷行者道後門裏走可是個長進的還打前門上去八戒道我的脚細麻了跑不動行者道快跟我來好大聖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打將出去那猓子忍着麻只得跟定他只看見二門下靠着的是他的釘犯走上前推開小妖揚過來往前亂築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那老魔聽見對二魔道拿得好人拿得好人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門上打傷小妖也那二魔急縱身綽鎗在手趕出門來高聲罵道潑猴搥這般無禮怎敢藐視我等大聖聽得卽應聲站下那怪物不容講使鎗便刺行者正是合家不忙掣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洞門外這一場好殺黃牙老獠變人形義結獅王爲弟兄因爲大魔來說合同心計算吃唐僧齊天大聖神通廣輔正除邪要滅精八戒無能遭毒手悟空拯救出門行妖王趕上施英猛鎗棒交加各顯能那一個鎗來好似穿林鏢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龍出海門雲霧霧穿林樹霧騰騰算來都爲唐和尚恨苦相持太沒情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他在山嶺上豎着釘犯不來幫打只管呆呆的看看那妖精見行者棒重滿身解數全無破綻就把鎗架住摔開鼻子要來搥他行者知道他的勾當雙手把金箍棒橫起來往上一舉被妖精一鼻子搥住腰胯不曾搥手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子上丟花棒兒耍子八戒見了捱胸道噫那妖怪晦氣呀搥我這夯的連手都搥住了不能得動搥那們滑的倒不搥手他那兩隻手拿着棒只僧往裏塞一搥那孔子裏害疼流涕怎能搥得住他行者原無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他就把棒攪一攪小如雞子長有文餘真個往他鼻孔裏一搥那妖精害怕的一聲把鼻子摔放被行者轉手過來一把攔住用氣力往前一拉那妖精腹疼隨着手舉步跟來八戒方纔敢近拿釘犯望妖精脖子上亂築行者道不好不好那犯齒兒尖恐築破皮淌出血來師父看見又說我們傷生只調柄兒來打罷真個缺子拿犯柄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牽着鼻子就似兩個象奴牽至下坡只見三藏凝睛盼望見他兩個嚷嚷鬧鬧而來卽喚悟淨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沙僧見了笑道師父大師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來真愛殺人三藏道善哉善哉那般大個妖精那般長個鼻子你且問他他若喜喜歡歡送我等過山可饒了他莫傷他性命沙僧急縱前迎着高聲叫道師父說那

怪果送師父過山，教不要傷他命哩。那怪聞說，連忙跪下，口裏嗚嗚的答應。原來被行者揪着鼻子，捉住了，就如重傷風一般，叫道：「唐老翁，若肯饒命，即便擡轎相送。」行者道：「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依你言，且饒你命，快擡轎來。如再變卦，拿住決不再饒。」那怪得脫手，磕頭而去。行者同八戒見唐僧備言前事，八戒慚愧不勝，在坡前晾晒衣服等候不題。那二魔戰戰兢兢，同洞未到時，已有小妖報知老魔。三魔說：「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老魔恐懼，與三魔帥衆方出，見二魔獨回，又皆接入，問及放回之故。二魔把三藏慈憫喜勝之言對衆說了一遍。一個個面面相覷，更不敢言。二魔道：「哥哥可送唐僧麼？」老魔道：「兄弟，你說那裏話？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他先在我肚裏，若肯害我性命，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却纔揪住你鼻子。若是扯了去，不放手，只捏破你的鼻子，頭兒却也惶恐，快早安排送他去。」三魔笑道：「送送。」老魔道：「賢弟這話，却又俚鬥氣的了。你不送，我兩個送去罷。」三魔又笑道：「二位兄長在上，那和尚不要我們送，只這等瞞過去，還是他的造化。若要送，不知正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哩。」老怪道：「何為調虎離山？」三怪道：「如今把蒲洞羶妖點將起來，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六個，又選三十個。老怪道：「怎麼要十六，又要三十三怪道：「三十個要會烹煮的，與他些糯米、細麵、竹筍、芽茶、香蕈、蔬菘、豆腐、麵筋，着他二十里或三十里，搭下窩鋪，安排茶飯，待唐僧。」老怪道：「又要十六個何用？」三怪道：「着八個，擡入洞，擡入個，喝路我弟兄相隨左右，送他一程。此去向西四百餘里，就是我的城池。我那裏自有接應的人馬。若至城邊，如此如此，着他師徒首尾不能相顧，要捉唐僧。金在此十六個鬼成功。」老怪聞言，歡欣不已，真是如醉方醒，似夢方覺。道：「好好，即點衆妖，先選三十，與他物件，又選十六，擡一頂香藤轎子，同出門來。又吩咐衆妖，俱不許上山圍定。孫行者是個多心猴子，若見役等往來，他必生疑，識破此計。」老怪隨帥衆至大路旁，高叫道：「唐老翁，今日不犯紅沙，請老爺早過山。」三藏聞言，道：「悟空，是甚人叫我行者指定道？那廂是老孫降伏的妖精，擡轎來送你哩。」三藏合掌，朝天道：「善哉，善哉。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我怎生得去。竟直向前對衆妖作禮，道：『多承列位之愛，我弟子取經東回，向長安當傳揚善果也。』衆妖叩首道：『請老爺上轎。』那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計。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忠正之

性只以爲擒縱之功降了妖怪亦豈期他都有異謀却也不會詳察儘着師父之意卽命八戒將行李揹在馬上與沙僧緊隨他使鐵棒向前開路顧盼吉凶八個擡起轎子八個一遞一聲喝道三個妖精扶着轎扛師父喜喜歡歡的端坐轎上上了高山依大路而行此一去豈直歡喜之間愁又至經云泰極否還生時運相逢真太歲又值喪門吊客星那夥妖魔同心合意的侍衛左右早晚懇懇行經三十里獻齋五十里又齋未晚請歇沿路齊齊整整一日三餐遂心滿意良宵一宿好處安身西邊有四百里餘程忽見城池相近大聖舉鐵棒雜騎僅有一里之遙見城池把他嚇了一跳摔挂不起你道他只這般大膽如何見此着慌原來望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乃是攢攢簇簇妖魔怪四門都是狼精靈斑斑老虎爲都管白面雄彪作總兵了又角鹿傳文引伶俐狐狸當道行千尺大蟒圍城走萬丈長蛇占路程樓下蒼獺呼食伴亭前花豹作人聲搖旗擂鼓皆妖怪巡更坐鎗盡山精狡兔開門弄買賣野豬挑擔幹營生先年原是天朝國如今翻作虎狼城那大聖正當慷慨只聽得耳後風聲急回頭觀看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桿方天戟往大聖頭上打來大聖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各懷惱怒氣嘖嘖更不打話咬着牙各要相爭又見那老魔頭傳號令舉銅刀便砍八戒八戒慌得丟了馬捨着兒向前亂築那二魔纏長鎗沙僧刺來沙僧使降妖杖支開架子敵住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一個敵一個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那十六個小妖却道號令各各效能搶了白馬行囊唐三藏一揀揀着轎子竟至城邊高叫道大王爺爺定計已拿得唐僧來了那城上大小妖精一個個跑下將城門大開吟唱各營捲旗息鼓不許吶喊佛鐺說大王原有令在前不許嚇了唐僧唐僧禁不得恐嚇一嚇就肉酸不中吃了衆妖都歡天喜地邀三藏控背躬身接主僧把唐僧一轎子擡上金鑾殿請他坐在當中一壁煎茶獻飯左右旋繞那長老昏昏沉沉舉眼無親畢竟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羣魔欺本性 一體弄真如

且不言唐長老困苦却說那三個魔頭齊心竭力與大聖兄弟三人在城東半山內努力爭持這一場正是那鐵

刷帚刷銅鍋。家家挺硬好殺。六般體相六般兵。六樣形骸六樣情。六器六根絲六慾。六生六道時輪賦。三十六宮春自在。六六形色恨有名。這一個金箍棒。千般解數。那一個方天戟。百樣輝煌。八戒釘耙。更猛。二怪長槍。俊又忠。小沙僧寶杖。非凡有心打死老魔頭。鋼刀快利。舉手無情。這三個是護衛真僧無敵將。那三個是亂法欺弄。潑野精。起初猶可向後彌兇。六枚都使昇空。法雲端裏面各翻騰。一時間吐霧噴雲。天地時。嘩嘩吼吼。只聞聲。他六個鬧器多時。漸漸天晚。却又是風霧漫漫。雲時間就黑暗了。原來八戒耳大。蓋着眼皮。越發昏蒙。手脚慢。又遮架不住。拖着妃。敗陣就走。被老魔舉刀砍去。幾乎傷命。幸躲過頭腦。被口刀削斷幾根鬚毛。趕上張開口。咬着領頭。拿入城中。丟與小怪。網在金鑿殿。老妖又駕雲。起在半空。助力沙和尚見事不諧。虛解着寶杖。願本身回頭便走。被二怪掉開身子。響一聲。連手捧住。拿到城裏。也叫小妖細在殿下。却又騰空去叫奎行者。行者見兩個兄弟遭擒。他自家獨力難撐。正是好手不敵雙拳。雙拳難敵四手。他喊一聲。把棍隔開三個妖魔的兵器。掣筋斗。駕雲走了。三怪見行者駕筋斗時。卽抖抖身。現了本相。擺開兩翅。趕上大聖。你道他怎能趕上。當時如行者鬧天宮。十萬天兵也拿他不住者。以他會駕筋斗雲。一去有十萬八千里路。所以諸神不能趕上。這妖擄得一翅。就有九萬里。兩翅就到邊了。所以被他一把捉住。拿在手中。左右揜揜不得。欲思要走。莫能逃脫。卽使變化法遁去。又往來難行。藥大些兒。他就放鬆了。捉住。變小些兒。他又攢緊了。捉住。復拿了。竟回城內。放了。字。摔下塵埃。吩咐羣妖。也照八戒沙僧。細在一處。那老魔二魔。俱下來迎接。三個魔頭。同上寶殿。噫。這一番倒不是住細行者。分明是與他送行。此時有二更時候。變怪一齊相見。畢。把唐僧推下殿來。那長老在燈光前。忽見三個徒弟。都細在地下。老師父伏於行者身邊。哭道。徒弟啊。常時途難。你却在外運用神通。到那裏取救降魔。今番你亦遭擒。我貧僧怎麼得命。八戒沙僧。聽見師父這般苦楚。便也一齊放聲痛哭。行者微微笑道。師父放心。兄弟莫哭。憑他怎的。決然無傷。等那老魔安靜了。我們走路。八戒道。哥哥。又來搗鬼了。麻繩細住。這些兒。還若水噴。想這這瘦人兒不覺。我這胖的遭瘟哩。不信。你看兩膊上。入肉已有二寸。如何脫身。行者笑道。莫說是麻繩細的。就是碗粗的。棕纜。只也當牧風。

過耳何足罕哉。師徒們正說處，只聞得那老魔道：「三賢弟有力量，有智識，果然妙計，拿將唐僧來了，叫小的們，着五個打水，七個刷鍋，十個燒火，二十個抬出鐵籠來，把那四個和尚蒸熟，我兄弟受用，各散一塊兒，與小的們吃，也教他個個長生。」八戒聽見，戰戰兢兢的道：「哥哥你聽，那妖精計較，要蒸我們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他是雜的妖精，是把勢妖精，炒和尙哭道：『哥呀，且不要說寬話，如今已與開王隔壁哩。』且講甚麼，雖兒把勢說不了，又聽得二怪說：『豬八戒不好蒸，八戒歡喜道：『阿彌陀佛，是那個積陰罵的說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到了皮蒸，八戒慌了，厲聲喊道：『不要刺皮，粗自粗，湯滾就爛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隔，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雖兒，不是把勢。』沙僧道：『怎麼認得行者道：『大凡蒸東西，都從上邊起，不好蒸的，安在上頭一隔，多燒把火，圍了氣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氣，就燒半年，也是不得氣上的。』他說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雖兒，是甚的。」八戒道：『哥呀，依你說，就活活的弄殺人了。』他打緊，見不上氣，搗開了，把我翻轉過來，再燒起火，弄得我兩邊俱熱，中間不夾生了。正講時，又見小妖來報，湯滾了。老怪傳令，叫搗家妖一齊上手，將八戒擡在底下一隔，沙僧擡在二隔，行者估着來接他，他就脫身道：『此燈光前好做手脚。』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行者，細了麻繩，將真身出神，跳在半空，高低頭看着那羣妖，那知真像見人，就擡把個假行者，擡在上三隔，纔將唐僧掀翻，倒擡住，擡在第四隔，乾柴架起，烈火氣焰騰騰，大聖在雲端裏，嗟歎道：『我那八戒，沙僧，還撻得兩段。我那師父，只消一滾就爛，若不用法救他，頃刻喪矣。』好行者在空中捻訣，念一聲唵，離淨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呪語，拘喚得北海龍王，早至，只見那雲端裏，一朵高雲，應聲高叫道：『北海小龍，教順叩頭。』行者道：『請起，請起。』無事不敢相煩，今與唐師父到此，被毒魔拿住，上鐵籠蒸哩。你去與我護持護持，莫教蒸壞了。龍王隨即將身變作一陣冷風，吹入鍋下，盤旋圍護，更沒火氣燒鍋。他三人方不損命，將有三更盡時，只聞得老妖發技道：『手下的，我等用計撻形，拿了唐僧四衆，又因相送辛苦，四晝夜未曾得睡，今已細在籠裏，料難逃脫。汝等用心看守，若十個小妖輪流燒火，讓我們退宮，略略安寢，到五夏天色將明，必然爛了。』可安排下蒜泥鹽醋，請我們起來，空心受用。衆妖各各遵命。三個魔頭，却各轉

變官而去。行者在雲端裏，明明聽着這等吩咐，却低下雲頭，不聽見籠裏人聲。他想着：「火氣上騰，必然也熱，他們怎麼不怕？」又無言語，莫敢是蒸死了。等我近前再聽，好大聖踏着雲，搖身一變，變作一個黑蒼蠅兒，釘在鐵籠籠外聽時，只聞得八戒在裏面道：「晦氣，晦氣，不知是悶氣蒸，又不知是出氣蒸哩。」沙僧道：「二哥，怎麼叫做悶氣？」八戒道：「悶氣蒸是蓋了籠頭，出氣蒸不蓋三藏，在浮上一層，庶幾徒弟不會蓋入。」八戒道：「造化，今夜還不得死，這是出氣蒸了。」行者聽得他三人都說話，未曾傷命，便就飛了去，把個鐵籠蓋輕輕兒蓋上。三藏慌了道：「徒弟，蓋上了。」八戒道：「罷了，這個是悶氣蒸，今夜必是死了。」沙僧與長老嚶嚶的啼哭。八戒道：「且不要哭，這一會燒火的換了班了。」沙僧道：「你怎麼知道？」八戒道：「早先榜上來時，正合我意，我有些兒寒濕氣的病，要他騰騰，這會子反冷氣上來了，喚燒火的長官添上些柴，便急的要了你的哩。」行者聽見，忍不住暗笑道：「這個夯貨，冷還好捱，若熱就要傷命，再說兩遭，一定走了。」見了，快早救他，且住要救他，須是要現本相，假如現了，這十個燒火的，又見一齊亂喊，驚動老怪，却又不又費事，等我先送他個法兒，忽想起我當初做大聖時，曾在北天門與護國天王猜枚耍子，贏得他瞌睡蟲兒，還有幾個，送了他罷，即往腰間，摸帶裏摸摸，還有十二個，送他十個，還留兩個做種，即將蟲兒拋了去，散在十個小妖臉上，鑽入鼻孔，漸漸打盹，都睡倒了。只有一個拿火叉的，睡不穩，揉頭搓臉，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噴嚏。行者道：「這廝曉得勾當了，我再與他個雙燈。」又將一個蟲兒，拋在他臉上，兩個蟲兒，左進右出，右出左進，諒有一個安住那小妖，兩個大呵欠，把腰伸一伸，丟了火叉，也撲的睡倒，再不翻身。行者道：「這法兒真是妙，而且靈，即現原身，走近前，叫聲師父，唐僧聽見道：「悟空救我啊。」沙僧道：「哥哥，你在外面叫哩。」行者道：「我不在外面，好和你們在裏邊受罪。」八戒道：「哥哥啊，溜撒的溜了，我們都是頂缺的，在此受悶氣哩。」行者笑道：「歡子莫嚷，我來救你。」八戒道：「哥哥啊，救便要脫根救，莫又要復籠蒸，行者却揭開籠頭，解了師父，將假變的毫毛，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又一層層放了沙僧，放了八戒，那歡子纔解了，巴不得就要跑。行者道：「莫忙，莫忙，却又念聲咒語，發放了龍神，纔對八戒道：「我們這去到西天，還有高山峻嶺，師父沒腳力，難行，等我還將馬來，你看他輕手輕腳走。」

到金鑿殿下見那些大小羣妖俱睡着了，却解了韁繩，更不驚動。那馬原是龍馬，若是生人飛踢兩脚，便嘶幾聲。行者曾養過馬，投弼馬溫之官，又是自家一夥，所以不跳不叫，悄悄牽來，束緊了肚帶，扛得停當，請師父上馬。長老戰兢兢的騎上，也就要走。行者道：「且莫忙，我們西去還有國王，須要關文，方纔去得。不然，將甚執照等我。」還去尋行李來。唐僧道：「我記得進門時，衆怪將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擔兒也在那一邊。行者道：「我曉得了，即抽身跳在寶殿時，忽見光彩飄飄，行者知是行李，怎麼就知以唐僧的錦襪裝袋，上有夜明珠，故此放光。急到前見擔兒原封未動，連忙拿下去，付與沙僧挑着。八戒牽着馬，他引了路，竟奔正陽門，只聽得梆鈴亂響，門上有鎖，鎖上貼了封皮。行者道：「這等防守，如何去得？」八戒道：「後門裏去罷。」行者引路，竟奔後門，後門外也有梆鈴之聲，門上也有封鎖，却怎麼是好？我這一番若不爲唐僧是個凡體，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駕雲弄風走了。只爲唐僧未超三界外，見在五行中，一身都是父母濁骨，所以不得昇界。誰進八戒道：「哥，不消商量，我們至那後門，不防衛處，撮着師父爬過牆去罷。」行者笑道：「這個不好，此時無奈撮他過去，到取經回來，你這獸子口裏，莽地裏就對人說，我們是爬牆頭的，和尚了。」八戒道：「此時也顧不得行檢，且逃命去罷。」行者也沒奈何，只得依他，到那淨牆邊，算計爬出。噫，有這般事，也是三藏災星未脫。那三個魔頭在宮中正睡，忽然驚覺，脫走了唐僧，一個個披衣忙起，急到寶殿，問曰：「唐僧爲了幾滾了，那些燒火的小妖，已有有睡魔蟲都睡着了，就是打他，也莫想打得一個醒來。其餘沒執事的，驚醒幾個，冒冒失失的，答應道：「七七七，急急跑近鍋邊，只見桶隔子亂丟在地下，燒火的還都睡着，慌得又來報道：「大王走走走了，三個魔頭都下殿，近鍋前仔細看時，只見那桶隔子亂丟在地下，湯鍋盡冷，火脚俱無，那燒火的俱呼呼鼾睡如泥，慌得衆怪一齊吶喊，都叫：「快拿唐僧！快拿唐僧！這一片喊聲，振起把些前前後後，大大小小妖精，都驚起來，刀鎗簇擁，至正陽門下，見那封鎖不動，梆鈴不響，問外邊巡夜的道：「唐僧從那裏走了？」俱道：「不曾走出人來，急趨至後宰門，封鎖梆鈴，亦如前門，復亂撞撞的，燈籠火把，燦天通江，就如白日，却明明的照見他四象爬牆哩。」老魔趕近，喝聲那裏走，那長老諱得脚軟筋麻，跌下牆來，被老魔拿住，二魔提

了沙僧。三魔擒倒八戒，衰妖搥了行李白馬，只是走了行者。那八戒口裏囁嚅囁囁的，報怨行者道：「天殺的，我說要救便脫根救，如今却又復籠蒸了衆魔，把唐僧擄至殿上，却不蒸了。二怪吩咐把八戒綁在殿前簷柱上，三怪吩咐把沙僧綁在殿後簷柱上，惟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三怪道：「大哥，你抱住他怎的？終不然就活吃，却也沒些趣味。此物比不得那愚夫俗子，拿了可以當飯，此是上邦稀奇之物，必須待天陰閉眼之時，拿他出來，烹製精潔，豬八戒令細吹細打的吃方可。」老魔笑道：「賢弟之言雖當，但恐行者又要來偷哩。」三魔道：「我這皇宮裏面有一座錦香亭子，亭子內有一個鐵櫃，攪着我把唐僧藏在櫃內，關了亭子，却傳出謠言說唐僧已被我們夾生吃了，令小妖滿城講說。那行者必然來探聽消息，若聽見這話，他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來撈救，却拿出來慢慢受用。如何？」老怪、二怪俱大喜道：「是是是，兄弟說得有理，可憐把個唐僧連夜拿將進去，藏在櫃中，閉了亭子，傳出謠言滿城裏都亂講不題，却說行者自夜半顧不得唐僧，駕雲走脫，竟至獅駝洞裏，一路棍把那萬數小妖盡情剿絕，急回來，東方日出到城邊，不敢叫戰，正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他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小妖兒，潛入門裏，大街小巷，遍訪消息，滿城裏俱道：「那唐僧被大王夾生兒連夜吃了，前前後後都是這等說。行者着實心焦，行至金鑾殿前觀看，那裏邊有許多精靈，都戴着皮金帽子，穿着黃布直身，手拿著紅漆棍，腰掛着象牙牌，一往一來不住的穿走。行者暗想道：「此必是穿官的妖精，就變做這個模樣，進去打聽打聽，好大聖，果然變得一般無二。」混入金門，正走處，見八戒綁在殿前柱上，哼哩。行者近前叫聲：「悟能，那獸子認得聲音道：「師兄，你來了，救我一救。行者道：「我救你，你可知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師父沒了，昨夜被妖精夾生兒吃了。行者聞言，忽失聲，淚似泉湧，八戒道：「哥哥莫哭，我也是聽得小妖講，未曾眼見，你休誤了，再去尋問尋問。這行者却纔收棍，又往裏面找尋，忽見沙僧綁在後簷柱上，即近前摸着他胸脯子，叫道：「悟淨，沙僧也識得聲音道：「師兄，你變化進來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師父在那裏？」沙僧道：「滿漢道：「哥哥啊，師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夾生兒吃了。大聖聽得兩個言語相同，心如刀攪，急縱身登空跳去，且不救八戒，沙僧同至城東山上，按落雲頭，放聲大哭，叫道：「師父啊，恨我欺

天因網羅師來救我脫沉痾，憐心驚志同參佛，努力修身共煉魔。豈料今朝遭毒害，不能保你上塵婆。西方勝境無緣到，氣散魄消怎奈何。行者憐憐慘慘的，自思自付以心問心道：這都是我佛如來坐在那極樂之境，沒得事幹，弄了那三藏之經。若果有心勸善，理當送上東土，却不是個萬古流傳，只是捨不得送去，却教我等來取。知道苦歷千山，今朝到此喪命罷罷罷，且幫個筋斗雲去見如來，備言前事。若肯把經與我送上東土，一則傳揚善果，二則了我等心願。若不肯與我教他把鬚鬚兒咒念念，退下這個箍子，交還與他。老孫還歸本洞，稱王道，寡要子兒去罷。好大聖，愈翻身，駕起筋斗雲，竟投天竺。那裏消一個時辰，早望見靈山不遠，須臾間，按落雲頭，直至鷲峰之下，忽擡頭，見四大金剛攔住道：那裏走。行者施禮道：有事要見如來，當頭又有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喝道：這糊搽甚是粗狂。前者大困牛魔，我等為汝努力，今日面見，全不為禮。有事且待先奏，奉召方行。這裏比南天門不同，教你進去出來，兩邊亂走，咄，還不靠開。那大聖正是煩惱處，又攪此搶白，氣得嗷吼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早驚動如來。如來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寶蓮臺上，與十八尊輪世的阿羅漢講經，即開口道：孫悟空來了。汝等出去接待，接待大衆阿羅漢，兩路撞幡寶蓋，即出山門，應聲道：孫大聖如來有旨相喚。那山門口四大金剛却纔閃開路，讓行者前進。衆阿羅漢引至寶蓮臺下，見如來倒身下拜，兩淚悲啼。如來道：悟空有何事，這等蒸啼。行者道：弟子愚蒙教訓之恩，託庇在佛爺爺之門下，自歸正果，保護唐僧為師範，一路上苦不可言。今至獅駝山獅駝洞獅駝城，有三個毒魔，乃獅王、獅王、獅王，大鵬把我師父捉將去，連弟子一概遭他，都細在蒸籠裏受湯火之災。幸弟子脫逃，喚龍王救免，是夜偷出師等，不料災星難脫，復又擒回。及至天明入城打聽，叵耐那魔十分狠毒，萬樣鴆毒，把師父連夜夾生吃了。如今骨肉無存，又况師弟悟能、悟淨見綁在那廂，不久性命亦皆傾矣。弟子沒及奈何，特地到此參拜如來，望大慈悲，將鬚鬚兒咒念念，退下我這頭上箍兒，交還如來，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寬閑要子去罷。說未了，俄如泉湧，悲聲不絕。如來笑道：悟空少得煩惱，那妖精神通廣大，你勝不得他，所以這等心痛。行者跪在下面，掩着胸膈道：不瞞如來說，弟子當年鬧天宮，稱大聖，自為人以來，不曾吃虧。今番却

這這棄魔之手。如來聞言道：你且休恨。那妖精我認得他。行者猛然失聲道：如來，我聽見人說講，那妖精與你有親哩。如來道：這個刁糊怪，怎麼個妖精與我有親？行者笑道：不與你有親，如何認得？如來道：我慧眼觀之，故此認得。那老怪二怪有主，叫阿儂迦葉來。你兩個分頭駕雲去五臺山峨眉山宣文殊普賢來見。二尊者即奉旨而去。如來道：這是老魔二怪之主。但那三怪說將起來，也是與我有些親處。行者道：親是父黨，母黨如來道：是那濕地分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再皆合，萬物盡皆生。萬物有走獸飛禽，走獸以蛟麟為之長，飛禽以鳳凰為之長，那鳳凰又得交合之氣，育生孔雀大鵬。孔雀出世之時，最惡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靈山頂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把我吸下肚去。我欲從他便門而出，恐污其身，是我割開他脊背，跨上靈山，欲傷他命，當被諸佛勸解，傷孔雀如傷我母，故留他在靈山會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大鵬是與他一母所生，故此有些親處。行者聞言，笑道：如來，若這般比論，你還是妖精的外甥哩。如來道：那怪須是我去，方可收得行者。叩頭啓上，如來千萬望玉趾一降，如來即下蓮臺，同諸佛衆，竟出山門，又見阿儂迦葉引文殊普賢來見。二菩薩對佛禮拜，如來道：菩薩之獸，下山多少時了？文殊道：七日了。如來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不知在那廂傷了多少生靈，快隨我收他去。二菩薩相隨左右，同衆飛空，只見那滿天繚繞瑞雲，分我佛慈悲降法門，明示彌天生物理，細言開地化身文。面前五百阿羅漢，騰後三千揭諦神，迦葉阿儂隨左右，普文菩薩珍妖氛。大聖有此人情，請得佛祖與衆前來，不多時，早望見城池。行者報道：如來，那放黑氣的，乃是獅駝國也。如來道：你先下去，到那城中，與妖精交戰，許敗不許勝，敗上來，我自收他。大聖即按雲頭，竟至城上，腳踏着孩兒罵道：癩孽畜，快出來與老孫交戰，慌得那城樓上小妖急跳下城中，報道：大王，孫行者在城上叫戰哩。老妖道：這猴兒兩三日不來，今朝却又叫戰，莫不是請了些救兵來耶？三怪道：怕他怎的？我們都去看來。三個魔頭各持兵器，趕上城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舉兵器一齊亂刺。行者拾鐵棒掣手相迎，鬪經七八回合，行者佯輸而走。那妖王喊聲大振，叫道：那裏走！大聖斛斗一縱，跳上半空，三個怪即駕雲來趕行者，將身一閃，藏在佛爺爺金光影裏，全然不見，只見那

過去未來見在三尊佛像與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神佈散左右把那三個妖王圍住水急不通老魔慌了手脚叫道兄弟不好了那猴子真是個地裏鬼那裏請得個主人公來也三魔道大哥你休得懼怕我們一齊上前使鎗刀鋤倒如來奪他那雷音寶劍這魔頭不識起個真舉刀上前亂砍却被文殊普賢念動真言喝道這聲音還不皈正更待怎生唬得老怪二怪不敢撐持丟了兵器打個滾現了本相二菩薩將蓮花盞拋在那怪的脊背上飛身跨坐二怪遂混耳飯依二菩薩收了青獅白練只有那第三個妖魔不伏騰開翅丟了方天戟扶搖直上掄利爪耍刁捉猴王原來大聖藏在光中他怎敢近如來情知此意即閃金光把那鷄巢貫頂之頭迎風一颯變做鮮紅的一塊血肉妖精掄爪刁他一下被佛爺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膊上繳了筋飛不去只在佛頂上不能遠遁現了本相乃是一個大鷄金翅鷄即開口對佛應聲叫道如來你怎麼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來道你在此處多生孽障跟我去有進益之功妖精道你那裏持齋把素極貧極苦我這裏吃人肉受用無窮你若餓壞了我你有罪愆如來道我管四大部洲無數衆生瞻仰凡做淨善我教他先祭汝口那大鷄欲脫難脫要走怎走是以沒奈何只得皈依行者方纔轉出向如來叩頭道佛爺你今收了妖精除了大害只是沒了我師父也大鴨咬著牙恨道巖猴頭尋這等狠人困我你那老和尚幾曾吃他如今在那鷄香亭鐵櫃裏不是行者聞言忙叩頭謝了佛祖佛祖不敢鬆放了大鷄也只教他在光焰上做個護法引衆回雲徑歸寶刹行者却按落雲頭直入城裏那城裏一個小妖也沒有了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他見佛祖收了妖王各自逃空而去行者纔解救了八戒沙僧尋着行李馬匹與他二人說師父不曾吃都跟我來引他兩個竟入內院找着鷄香亭打關門看內有一個鐵櫃只聽得三藏有啼哭之聲沙僧使降妖杖打開鐵櫃打開櫃蓋叫聲師父三藏見了放聲大哭道徒弟啊怎生降得妖魔如何得到此尋着我行者把上項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三藏感謝不盡師父們在那宮殿裏尋了些米糧安排些茶飯飽吃一餐收拾出城找大路投西而去正是真經必得真人收意讓心勞纔是庶幾竟他一去不知幾時得面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比丘獅子遺降神

金殿講魔說道

一念纔生動百魔，修持最苦奈他何。但憑洗滌無塵垢，也用收拴有琢磨。掃退萬緣歸寂滅，蕩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籠套，行滿飛身上大羅。話說孫大聖用盡心機，請如來收了紫怪，解脫三藏師徒之難。離獅駝城西行，又經數月，早值冬天，但見那嶺梅將破玉，池水漸成冰。紅葉俱飄落，青松色更新。淡雲飛欲雪，枯草伏山平。滿目寒光迥，陰陰透骨冷。師徒們沖寒冒冷，宿雨餐風，正行間，又見一座城池，三藏問道：「悟空那廂又是甚麼所在？行者道：「到跟前自知。若是西邸王位，須要倒棹關文。若是府州縣徑過，師徒言語未畢，早至城門之外。三藏下馬一行四衆，進了月城，見一個老軍在何陽蔭下候風，而睡。行者近前搖他一下，叫聲長官，那老軍猛然驚覺，麻糜糊糊的睜開眼，看見行者，連忙跪下磕頭，叫爺爺。行者道：「你休胡驚作怪，我又不是甚麼惡神，你叫爺爺怎的？老軍磕頭道：「你是雷公爺爺。行者道：「胡說，吾乃東土去西天取經的僧人，適纔到此，不知地名，問你一聲的。那老軍聞言，却纔正了心，打個呵欠，爬起來，伸伸腰道：「長老，恕小人之罪。此處地方原喚比丘國，今改作小子城。行者道：「國中有帝王否？老軍道：「有有，有行者却轉身對唐僧道：「師父，此處原是比丘國，今改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唐僧疑惑道：「既云比丘，又何云小子？八戒道：「想是比丘王崩了，新立王位的是個小子，故名小子城。唐僧道：「無此理，無此理。我們且進去，到街坊上再問。沙僧道：「正是，那老軍一則不知，二則被大哥說得胡說，且入城去詢問。又入三層門裏，到通衢大市，觀看，倒也衣冠齊楚，人物清秀，但見那酒樓歌館，語聲喧嘩，絲鋪茶房，高掛帘萬戶，千門生意好。六街三市，廣財源，買金販錦人，如競奪利爭名，只爲錢。禮貌莊嚴，風景感河清。海宴太平年，師徒四衆牽着馬，挑着擔，在街市上行，殺多時，看不盡繁華氣概，但只見家家門口一個鸚鵡，三藏道：「徒弟啊，此處人家，都將鸚鵡放在門首，何也？八戒聽說，左右觀之，果是鸚鵡排列五色，彩線透慢，歡子便笑道：「師父，今日想是黃道良辰，宜結婚姻會友，都行禮哩。行者道：「胡說，那裏就家家都行禮，其間必有緣故。等我上前看看。三藏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臉醜陋，怕人怪你。行者道：「我變化個兒去來，好大聖揀着訣念聲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蜜蜂兒。

展開翅，飛近前邊，鐵籠裏觀看。原來裏面坐的是個小孩兒，再去第二家籠裏看，也是個小孩兒，連看八九家，都是個小孩兒，却是男身，更無女子。有的坐在籠中頑耍，有的坐在裏邊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罷，現原身，回報唐僧道：「那籠裏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滿七歲，小者只有五歲，不知何故。三藏見說，疑思不定，忽轉街見一衙門，乃金淨館驛，長老喜道：「徒弟，我們且進這驛裏去。」一則問他地方，二則撒喂馬匹，三則天晚投宿沙僧道：「正是，快進去。」四家欣然而入，只見那官人果報與驛丞接入門，各各相見，敘坐定，驛丞問長老有何方來，三藏言：「貧僧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有關文理當照驗，權借高衙一歇。」驛丞即命看茶，茶畢，即辦支應，命當直的安排管待。三藏稱謝，又問：「今日可得入朝見駕，照臉關文？」驛丞道：「今晚不能，須待明日早朝。」今晚且於敝衙門寬住一宵，少頃安排停當，驛丞即請四衆同吃了齋供，又教手下人打掃客房安歇。三藏感謝不盡，既坐下，長老道：「貧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煩為指示。」貴處養孩兒，不知怎生看待？驛丞道：「天無二日，人無二理，養育孩童，父精母血，懷胎十月，待時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漸成體相，豈有不知之理？」三藏道：「據尊言，與敝邦無異，但貧僧進城時，見街坊人家，各設一鴉籠，都藏小兒在內，此事不明，故敢動問。」驛丞附耳低言道：「長老莫管他，莫問他，也莫理他，說他詩安置，明早走路。」長老聞言，一把扯住驛丞，定要問個明白。驛丞搖頭搖手，只叫謹言。三藏一發不放，生死定要問個詳細。驛丞無奈，只得屏去一應在官人役，獨在燭光之下，悄悄而言道：「這所問鴉籠之事，乃是國王選就的，你只管問他怎的？」三藏道：「何為選就？」必見教明白，我方得放心。驛丞道：「此國原是比较國，近有民謠，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攜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歲，其女形貌嬌俊，貌若觀音，進貢與國王。國王愛其色美，寵幸在宮，號寫美后。近來把三宮娘娘、六院妃子，全無正眼相覷，不分晝夜，貪歡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多體態，贏飲食，少進命，在須臾。太醫院檢盡良方，不能療治。那這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誥封，稱為國丈，國丈有海外秘方，甚能延壽，前着去十洲三島，採將藥來，俱已完備，但只是藥引子利害，單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的心肝煎湯服藥，服後有千年不老之功。這些鴉籠裏的小兒，所以俱是選就的，養在裏

面人家父母懼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傳播謠言，叫做小兒城。長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換關文，不得言及此事。言畢，抽身而退，說得個長老骨軟筋麻，止不住腮邊淚墜，忽失聲叫道：「國王國王，為你貪歡愛美，弄出病來，怎麼屈傷這許多小兒性命，苦哉苦哉，痛殺我也。」有詩為證：「邪主無知失正真，貪歡不省暗傷身。因求永壽殘童命，為解天災殺小民。憎發慈悲難割捨，官言利害不堪聞。燈前活候長吁歎，痛到參禪向佛人。」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怎的起哩？把別人棺材擡在自家家裏哭，不要煩惱。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傷的是他的子民，與你何干？且來寬衣服睡覺，莫替古人就發。」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你是一個不慈憫的，我出家人積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麼這等一味胡行？從來也不見吃人心肝，可以延壽，似這等之事，教我怎不傷悲？」沙僧道：「師父，且莫傷悲，等明早倒換關文，覷面與國王講過，如若不從，看他怎麼模樣的一個國丈，或恐那國丈是個妖精，欲吃人的心肝，故設此法，未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師父，你且睡覺，明日等老孫同你進朝看國丈的好歹，如不是人，只恐他走了旁門，不知正道，徒以採藥為真，待老孫將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若是妖怪，我把他拿住，與那國王看看，教他寬整養身，斷不教他傷了那些孩童性命。」三藏聞言，急躬身反對行者，說道：「徒弟啊，此輪極妙極妙，但只是見君不可便問此事，恐他不分遠近，並作謠言見罪，却怎生區處？」行者笑道：「老孫自有法力，如今先將鵝籠小兒攝離此城，教他明日無物取心，地方官自然奏表，那國王必有旨意，或與國丈商量，或者另行選報。那時節，借此舉奏，決不致罪坐於我也。」三藏甚喜，又道：「如今怎得小兒離城？若果能脫得，真賢徒天大之德，可速為之，略遲緩些，恐無及也。」行者抖擻神威，即起身吟咒，入戒沙僧同師父坐者，等我施以你看，但有陰風刮動，就是小兒出城了。他三人一齊俱念，兩無救生藥師佛，南無救生藥師佛，這大聖出得門外，打個唵，唯起在半空，捻了訣，念動真言，叫聲唵淨法界，拘得那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並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與護教伽藍等衆，都到空中，對他施禮道：「大聖，夜喚吾等，有何急事？」行者道：「今因路過比丘國，那國王聽信妖邪，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指墜長生，我師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滅怪，故老孫特請列位各使神通，與我把這城中。」

各街坊人家籠籠內的小兒，連籠都攝出，城外山凹中，或樹林深處，收藏一二日，與他些果子食用，不得毀損，再暗護持，不得使他驚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國，勸正君王，臨行時送來還我，衆神聽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雲頭，滿城中陰風滾滾，慘霧漫漫，陰風刮暗一天，星慘露凝，昏千里，月起初時，還落落悠悠，次後來就轟轟烈烈，悠悠蕩蕩，各尋門戶，救孩童，烈烈轟轟，都看鴛鴦骨血，冷氣侵人，怎出頭寒，威靈體衣如鐵，父母徒張皇，兒嫂皆悲切，滿地捲陰風，龍兒被神攝，此夜縱孤悽，天明盡歡悅，有詩爲證：釋門慈憫古來多，正普成功說摩訶，萬聖千真皆積德，三皈五戒要從和，比丘一國非君亂，小子千名是命訖，行者因師同救護，這場陰陽勝波羅，當夜有三更時分，衆神抵把鴛鴦攝去，各處安藏，行者按下祥光，竟至驛庭上，只聽得他三人還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哩，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師父，我來也，陰風之起何如，入戒道，好陰風，三藏道：救兒之事，却怎麼說，行者道：已一一教他出去，待我們起身時，送還長老，謝了又謝，方纔就寢，至天晚，三藏起來，遂結東齊備道，悟空，我趁早朝，倒換關文去也，行者道：師父，你自家去，恐不濟事，待老孫和你同去看那國內，邪正如何，三藏道：你去却不肯行，禮恐國王見怪，行者道：我不現身，暗中跟隨你，就當保護，三藏甚喜，吩咐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馬匹，却纔舉步，這驛丞又來相見，看這長老打扮，比昨日又不同，但見他穿一領錦襦，異寶袈裟，頭戴金頂毗盧帽，九瓊錫杖，手中拿胸藏一點神光妙，通關文，腰繫緊隨身，包裹袋中纏錦套，行似阿羅降世間，誠如活佛真容貌，那驛丞相見，禮畢，附耳低言，只教莫管閑事，三藏點頭應聲，大聖閃在門旁，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嫵媚兒，嚶的一聲，飛在三藏帽兒上，出了鐘驛，竟奔朝中，及到朝門外，見有黃門官，即施禮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地，理當倒換關文，意欲見駕，伏乞轉奏，轉奏那黃門官，果爲傳奏，國王喜道：遠來之僧，必有道行，教請進來，黃門官復奉旨，將長老請入，長老階下朝見畢，復請上殿，賜坐，長老又謝恩坐了，只見那國王相親，越薰，精神倍覺，舉手處，揖讓差池，開言時，聲音漸遠，長老將文牒獻上，那國王眼目昏朦，看了又看，方纔取寶印用了，花押，遞與長老，長老收訖，那國王正要問取經原因，只聽得當駕官奏道：國丈爺爺來矣，那國王即托着近侍小官，擰下龍牀，躬

身迎接，慌得那長老起身，側立於旁，回頭觀看。原來是一個老道者，自玉階前搖搖擺擺而進，但見他頭上戴一頂淡鵝黃九錦雲錦紗巾，身上穿一領筋頂接沉香綿絲絨氅，腰間繫一條細藍三股撒絨帶，足下踏一對麻經苧履雲頭履，手中拄一根九節枯藤盤龍拐杖，胸前掛一個描龍刺鳳團花錦囊，玉面多光潤，蒼髯領下飄金睛飛火鏡，長目過眉梢，行動雲隨步，迥遙香篆，鶴階下衆官都拱接，齊呼國丈進王朝。那國丈到寶殿前，更不行禮，昂昂烈烈，竟到殿上。國丈欠身道：「國丈行踪，今喜早降，就請左手繡墩上坐。」三藏起步，躬身施禮道：「國丈大人，貧僧問訊了。」那國丈端然高坐，亦不同禮，轉面向觀王。王道：「僧家何來？」國王道：「東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經者，今來倒臉關文。」國丈笑道：「西方之路，黑漫漫，有甚好處？」三藏道：「自古西方乃極樂之勝境，如何不好？」那國王問道：「朕聞上古有云：僧是佛家弟子，端的不知爲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長生。」三藏聞言，急合掌應道：「爲僧者，萬緣都罷了，性者，諸法皆空，大智圓開，澹蕩在不生之內，真機默默，迥遙於寂寞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淨而千種窮，若乃堅誠知覺，須當識心，心淨則孤明獨朗，心存則萬境皆清，真容無欠，亦無餘，生前可見，幻相有形，終有壞，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爲入定之原，佈惠施恩，誠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還知事事無爲，善計非善，必須頭頭放下，但使一心不動，萬行自全。若云採陰補陽，誠爲謬語，只要塵塵綠綠，棄物物色皆空，素素純純，寡愛慾，自然享壽永無窮。那國丈聞言，付之一笑，用手指定唐僧道：「呵，呵，你這和尚，滿口胡柴，寂滅門中，須云認性，你不知那性，從何而滅，枯坐參禪，盡是些盲修瞎煉，俗語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禍，更不知我這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攜簞瓢而入山，訪友探百藥，而臨世濟人，摘仙花以砌笠，折香蕙以鋪榻，歌之鼓掌，舞罷眠雲，關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世之妖氣，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精英，運陰陽而丹結，接水火而胎凝，二入陰消，令若恍若惚，三九陽長，令如杳如冥，應四時而採取藥物，養九轉而修煉丹成，跨青鸞，升紫府，騎白鶴，上瑤京，參滿天之華采，表妙道之殷懃，比你那靜禪釋教，寂滅陰神，涅槃遺臭，殼又不脫，凡塵三教之中，無上品。古來惟道獨稱尊，那國王聽說，十分歡喜，滿朝官都喝采道：「好個惟道獨稱尊，惟道獨稱尊，長老見人都讚他，不勝羣。」

槐國王又叫光祿寺安排素齋。待那遠來之僧出城西去。三藏謝恩而退。纔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飛下帽頂兒來。在耳邊叫道：「師父，這國丈是個妖邪。國王受了妖氣，你先去驛中等齋。待老孫在這個聽他消息。」三藏知會了，獨出朝門不題。看那行者一翅飛在金鑾殿翡翠屏中釘下。只見那班部中閃出五城兵馬官，奏道：「我主昨夜一陣冷風，將各坊各家鴛鴦小兒，連籠都刮去了。更無踪跡。」國王聞奏，又驚又惱。對國丈道：「此事乃天賦朕也。連月病重，御醫無效。幸國丈賜仙方，專待今日午時開刀。取此小兒心肝作引。何期被冷風刮去。非天欲滅朕，而何國丈笑道：「陛下且休煩惱。此兒刮去，正是天送長生與陛下也。」國王道：「見把籠中之兒刮去，何以返說天送長生？」國丈道：「我纔入朝來，見了一個絕妙的藥引，強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之心。那小兒之心，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壽。此引子吃了我的仙藥，就可延萬萬年也。」國王漠然不知是何藥引，請問再三。國丈纔說：「那東土差去取經的和尚，我看他器宇清淨，容顏齊整，乃是個十世修行的真體，自幼為僧，元陽未泄。比那小兒更強萬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湯服我的仙藥，足保萬年之壽。」那君聞言，十分聽信。對國丈道：「何不早說？若果如此，有効，速纔留住，不放他去了。」國丈道：「此何難哉？速纔吩咐光祿寺辦齋待他，他必吃了齋，方纔出城。如今急傳旨將各門緊閉，點兵圍了金亭館驛，將那和尚拿來，必以禮求其心。如果相從，即時剖而取出，遂御葬其屍。還與他立廟享祭。如若不從，就與他個武不善作，即時翻住剖開取之。有何難事？」那國君如其言，即傳旨把各門閉了。又差羽林衛大小官軍，圍住館驛。行者聽得這個消息，一翅飛奔館驛，現了本相。對唐僧道：「師父，禍事了。禍事了。那三藏纔與八戒沙僧領御齋，忽聞此言，說得三屍神散，七竅煙生，倒在塵埃。渾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攙住，只叫：「師父甦醒，師父甦醒。」八戒道：「有甚禍事？你慢些兒說，便也罷。」却說得師父如此。行者道：「自師父出朝，老孫同視那國丈是個妖精，少頃有五城兵馬來，冷風刮去小兒之事。國王方惱，他却轉為喜歡道：『這是天送長生與你，你要取師父的心肝做藥引，可延萬年之壽。』那君聽信謠言，所以點精兵來圍館驛。差錦衣官來請師父求心也。」八戒笑道：「行的好慈悲，救的好小兒，刮的好陰風。今番却撞出禍來了。」三藏戰兢兢的爬起來，扯着行者。

哀告道：賢徒啊！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小行者道：若要命，師作徒，徒作師，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命，情願與你做徒弟。徒弟也。三藏道：既如此，不必遲疑，教八戒快和些泥來，那鐵子即使釘死，築了些土，又不敷外面去，在地下攪起衣服，攪粥和了一團，騰泥遞與行者。行者沒奈何，將泥撲作一片，往自家臉上一安，做下個猴像的臉子，叫唐僧站起休動，再莫言語，貼在唐僧臉上，念動真言，吹口仙氣，叫變。那長老即變做個行者模樣，脫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却將師父的衣服穿了，揔着訣，念個咒語，搖身變作唐僧的嘴臉，八戒沙僧也難認識。正當合心裝扮停當，只聽得鑼鼓齊鳴，又見那鎗刀簇擁，原來是羽林衛官，領三千兵把館驛圍了。又見一個錦衣官走進驛庭，問道：東土唐朝長老在那裏，慌得那驛丞戰兢兢的跪下，指道：在下面客房裏。錦衣官即至客房裏，道：唐長老，我有請入戒沙僧，左右護持假行者，只見假唐僧出門施禮道：錦衣大人，陛下召貧僧有何話說？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與你進朝去，想必有取用也。嘆道：正是妖誣勝慈善，慈善反招凶，畢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華洞擒妖逢老壽

睿睿朝正主救嬰兒

却說那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館驛，與羽林軍團圍繞，直至朝門外，對黃門官言：我等已請唐僧到此，煩為轉奏。黃門官急進朝，依官奏上國君，遂請進去。衆官都在階下跪拜，惟假唐僧挺立階口中，高叫：比丘王，請我貧僧何說？君王笑道：朕得一疾，纏綿日久不愈，幸國文賜得一方藥餌，俱已完備，只少一味引子。特請長老求處藥引，若得病愈，與長老修建祠堂，四時奉祭，永為傳國之香火。假唐僧道：我乃出家人，隻身至此，不知陛下請問國文要甚東西作引？國君道：特求長老的心肝。假唐僧道：不瞞陛下說，心便有幾個兒，不知要的甚麼色樣。那國文在旁指定道：那和尚要你的黑心。假唐僧道：既如此，快取刀來，剖開胸膛。若有黑心，謹當奉命。那國君歡喜相謝，即着宮宦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遞與假僧，假僧接刀在手，解開衣服，挺起胸膛，將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啣喇的響一聲，把肚皮剖開，那裏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饒得文官失色，武官身麻。國文在殿上見了道：這是個多

心的和尚，假將那些心，血淋淋的，一個個檢閱與衆觀看，却都是些紅心、白心、黃心、淫貪心、利名心、嫉妒心、計較心、好勝心、慕高心、侮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更無一個黑心。那國君說得呆呆，掙掙口不能言，戰兢兢的教收了去，收了去，那假唐僧忍耐不住，收了法，現出本相。對國君道：陛下全無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惟你這國文是個黑心，好做藥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他的出來看看。那國文聽見，急睜睛，仔細觀看，見那和尚變了面皮，不是那般模樣，嘆認得當年孫大聖五百年前舊有名，却抽身騰雲跳起，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喝道：那裏走，吃我一棒。那國文即使蟠龍拐杖來迎，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如意棒、蟠龍拐、虛空一片雲，變變，原來國文是妖精，故將怪女稱嬌色，國主貪歡病染身，妖邪要把兒童宰，相逢大聖顯神通，捉怪救人將難解，鐵棒當頭着寶咒，拐棍迎來堪喝采，殺得那滿天霧氣暗，城池城裏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飛，嬪妃猶女容顏改，說得那比丘君王亂身藏，戰戰兢兢沒佈擺，棒起猶如虎出山，拐槍却似龍離海，今番大鬧比丘國，致令邪正分明白。那妖精與行者苦戰二十餘合，蟠龍拐抵不住金箍棒，虛幌了一拐，將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宮內院，把進貢的妖后帶出宮門，並化寒光不知去向。大聖按落雲頭，到了宮殿下，對多官道：你們的好國丈啊，多官一齊禮拜，感謝神聖行者道：且休拜，且去看你那國主何在。多官道：我主見爭戰時，驚恐潛藏，不知向那座宮中去了。行者即命快尋，莫被美后拐去。多官聽言，不分內外，同行者先奔美后宮，茫然無踪，媿美后也運不見了。正宮東宮、西宮、六院，概衆后妃都來拜謝大聖大聖道：且請起，不到謝處，哩且去尋你主公少時。見四五個太監，攙着那國君，自護身殿後面而來，衆臣俯伏在地，齊聲啓奏道：主公，主公威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國丈乃是個妖邪，連美后亦不見矣。國王聞言，即謂行者出皇宮，到寶殿，拜謝了道：長老，你早間來的模樣，那般俊偉，這時如何就改了形容。行者笑道：不瞞陛下說，早間來者是我師父，乃唐朝御弟三藏，我是他徒弟孫悟空，還有兩個師弟，悟能、沙悟淨，見在金亭館驛，因知你信了妖言，要取我師父心肝做藥引，是老孫變作師父模樣，特來此降妖也。那國王聞說，即傳旨着閣下太宰，快去驛中請師衆來朝。那三藏

聽見行者現了相，在空中降妖，嚇得魂飛魄散。幸有八戒沙僧護持，他又臉上戴着一片子髯泥，正悶悶不快，只聽得人叫道：「法師我等乃比丘國王差來的閣下太宰，特請入朝謝恩也。」八戒笑道：「師父莫怕，莫怕，這不是又請你取心，想是師兄得勝，請你酬謝哩。」三藏道：「雖是得勝來請，但我這個臊臉，怎麼見人。」八戒道：「沒奈何，我們且去見了師兄，自有解釋。」真個那長老無計，只得跟着八戒沙僧挑着擔，牽着馬，同去驛庭之上。那太宰見了害怕道：「爺爺呀，這都像似妖頭怪腦之類。」沙僧道：「朝士休怪醜陋，我等乃是生成的遺體，若我師父來見了我師兄，他就俊了他三人與衆來朝，不待宣召，直至殿下行者看見，即轉身下殿，迎着面把師父的泥臉子抓下，吹口仙氣，叫變。」那唐僧即時復了原身，精神愈覺爽利。國王下殿，親迎口稱法師。老佛師徒們將馬拴住，都上殿來相見。行者道：「陛下可知那怪來有何方等老孫去與你一併擒來，剪除後患。」三宮六院諸嬪妃都在那翡翠屏後聽見行者說剪除後患，也不矚內外男女之嫌，一齊出來拜告道：「萬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斬草除根，把他剪除盡絕，該爲莫大之恩，自當重報。」行者忙忙答禮，只教國王說他住居國王舍差告道：「三年前他到時，朕曾問他，他說離城不遠，只在向前去七十里路，有一座柳林坡，清華莊上國丈年老無兒，後妻止生一女，年方十六，不曾配人，願進與朕，朕因愛那女，遂納了寵，幸在宮中，不期得疾，太醫屢藥無功，他道我有仙方，止用小兒心煎湯爲引，是朕不才輕信其言，遂選民間小兒，選定今日午時開刀取心，不料神僧下降，恰恰又遇龍兒都不見了，他就說神僧十世修真，元陽未泄，得其心，比小兒心更加萬倍，一時誤犯，不知神僧識透妖魔，救苦廣施大法，剪其後患，朕以傾國之資酬謝，行者笑道：「實不相瞞，籠中小兒是我師慈慈着我藏了，你且休題甚麼賄相謝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叫八戒跟我去，八戒道：「謹依兄命，但只是腰中空虛，不好着力。」國王即傳旨，教光祿寺快辦齋供，不一時，齋到，八戒儘飽一餐，抖擻精神，隨行者駕雲而起，說得那國王妃后並文武多官，一個個朝空禮拜，都道：「是真仙真佛降臨凡也。」那大聖攜着八戒，竟到南方七十里之地，住下風雲，找尋妖處，但只見一股清溪，兩邊文岸，岸上有千千萬萬的楊柳，更不知清華莊在於何處，正是那萬頃野田，觀不盡，千堤烟柳，隱無踪，孫大聖尋覓不着。

即捻訣念一聲唵字真言，拍出一個當方土地，戰兢兢近前跪下，叫道：「大聖，柳林坡土地叩頭。」行者道：「你怕我，我不打你。我問你，柳林坡有個清華莊，在於何方土地道？」此間有個清華洞，不會有個清華莊。小神知道了，大聖想是自比三國來的。行者道：「正是。正是。比邱國王被一個妖怪哄了，是老孫到那廟裏，得是妖怪，當時戰退那怪，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及問比丘王，他說三年前逢美女時，曾問其由，怪言居住城南七十里，柳林坡清華莊，適尋到此，只見林坡不見清華莊，是以問你土地叩頭道。」大聖怒罪比丘王，亦稱地之主也。小神理當察察，奈何妖精神威法大，知我泄漏他事，就來欺成，故此未獲。大聖今來，只去那南岸九叉頭一顆楊樹根下，左轉三轉，右轉三轉，月兩手齊撲樹上，連叫三聲開門，即現清華洞府。大聖聞言，即令土地同去，與八戒挑過溪來，尋那柳楊樹，果然有九條叉枝，總在一顆根上。行者吩咐八戒，你且遠遠的站定，待我叫開門，尋着那怪，趕將出來，你却撲鹿。八戒聞命，即擁樹有半里遠，近立下，這大聖依土地之言，邊樹根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雙手齊撲其間，叫開門。開門霎時間，一聲響亮，唵喇喇的門開兩扇，更不見樹的蹤跡。那裏邊光明霞采，亦無人煙。行者趁神威，將進去，但見那裏好個去處，烟霞撲亮，日月偷明，白雪常出洞，翠蘚亂侵庭。一蓮奇花爭豔麗，過階瑤草闌芳榮。溫暖氣景常春，深如閬苑，不亞蓬瀛。滑接華長蔓，平橋掛亂藤。蜂啣紅蕊來巖窟，蝶戲幽蘭過石屏。行者急覓步，行近前邊，細看見石屏上有四個大字，備華仙府。他忍不住，跳過石屏看處，只見那老怪懷中擁着個美女，嬌媚的正講比丘國事，齊聲叫道：「好機會來。三年今日得完，被那猴頭破了。行者跑近身，掣棒高叫道：「我記得這夥毛團，甚麼好機會吃我一棒。那老怪丟了美人，掄起幡籠拐，急架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比前又甚不同。棒舉迸金光，揚槍兇氣發。那怪道：「你無知，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有意降妖怪，那怪道：「我戀國主，你無干怎的。欺心來展採行者道：「僧修政教，本慈悲不忍見童活見殺。語去言來，各恨仇棒迎，拐架當心，剗促損琪花，爲願生踏破翠苔。因把滑，只殺得那潭中霞采，欠分明。巖上芳菲俱掩壓，兵兵驚得鳥難飛。以嗚嚇得美人散，只存老怪與崔王。呼呼捲地狂風刮，看看殺出洞門來。又撞悟能獸性發，原來八戒在外邊，聽見他們裏面嚷鬧，激得他心癢難撓。」

掣釘把把一顆九叉楊樹倒倒，使把築了幾下，築得那鮮血直冒，嚶嚶的似乎有聲。他道：這顆樹成了精也，這顆樹成了精也。八戒舉心，又正築處，只見行者引怪出來，那獸子不打話，趕上前舉把就築。那老怪戰行者已是難敵，見八戒來，愈覺心慌，敗了陣，將身一幌，化道寒光，竟投東走。他兩個決不放鬆，向東趕來。正當喊殺之際，又聞得鶯鶯聲鳴，祥光縹緲，舉目視之，乃南極老人星也。那老人把寒光罩住，叫道：大聖慢來，天蓬休趕。老道在此施禮哩。行者即答禮道：壽星兄弟，那裏來？八戒笑道：肉頭老兒，罩住寒光，必定捉住妖怪了。壽星陪笑道：在這裏，在這裏。二公饒他命罷。行者道：老怪不與老弟相干，為何來說人情？壽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脚力，不意走將來。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現出本相來看。壽星聞言，即把寒光放出，喝道：孽畜，快現本相。饒你死罪，那怪打個轉身，原來是隻白鹿。壽星拿起拐杖，道：這孽畜，連我的拐棒也偷來也。那隻鹿俯伏在地，口不能言，只管叩頭滴淚。但見是一身如玉，簡斑斑，兩角參差，七以灣，幾度幾時尋藝圃，有朝渴處飲雲瀑。年深學得飛勝法，日久修成變化顏。今見主人呼喚處，現身珉耳伏塵寰。壽星謝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還有兩件事未完哩。壽星道：還有甚麼未完之事？行者道：還有美人未獲，不知是個甚麼怪物。還要同到比丘城，見那國君，現相同旨也。壽星道：既這等說，我且寧耐你與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同去現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兒，我們去了。就來。那八戒抖擻精神，隨行者竟入清華仙府，吶聲喊叫，拿妖精，拿妖精。那美人戰戰兢兢，正自逃難，又聽得喊聲大振，即轉石屏之內，又沒個後門出頭，被八戒喝聲，那裏走，我把你這個哄漢子的臊精，看把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不能迎敵，將身一閉，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聖抵住寒光，兵一棒，那怪立不住脚，倒在塵埃，現了本相，原來是一個白面狐狸。獸子忍不住手，舉把往頭一築，可憐把個傾城傾國千般美，化作毛團狐狸形。行者叫道：莫打爛他，且留他此身去見國君。那獸子不嫌污穢，一把揪住尾子，拖拖扯扯，跟隨行者出得門來，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著鹿頭罵道：好孽畜啊，你怎麼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來，孫大聖定打死你了。行者跳出來道：老弟，甚麼壽星道：我囑鹿哩，我囑鹿哩。八戒將個死狐狸，擡在鹿的面前。

道。這可是你的女兒麼？那鹿點頭幌腦，伸着嘴，聞他幾開，啾啾發聲，似有眷戀不捨之意。被壽星劈頭搖了一棒，道：孽畜，你得命足矣。又管他怎的，即解下勒袍腰帶，把鹿扣住頸項，牽着前來道：大聖，我和你比丘國相見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庶免他年復生妖孽。八戒聞言，舉錫將柳樹亂築。行者又念聲囉字真言，依然掏出當坊土地，叫：尋些枯柴，點起烈火，與你這方消除妖患，以免欺惑那土地。即轉身陰風颯颯，帥起陰兵，搬取了些迎霜草、秋青草、蓼草、葦草、龍骨柴、蘆葦柴，都是隔年乾透的枯焦之物，見火如同油膩一般。行者叫：八戒，不必築樹，但得此物填塞洞裏，放起火來，燒得個乾淨。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燒作火地坑。這裏纔喝退土地，同壽星牽着鹿，拖着狐狸，對國王道：這是你的美后，與他兒子兒麼？那國王膽戰心驚，又只見孫大聖引着壽星，牽着白鹿，都到殿前，覲得那國英君臣妃后，齊下拜。行者近前攬住國王，笑道：且休拜我。這鹿兒却是國丈，你只拜他便是。那國王羞愧無地，只道：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真天恩也。即傳旨，徵光侍寺安排素宴，大開東閣，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衆，共坐謝恩。三藏拜見了壽星，沙僧亦以禮見，都問道：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間爲害？壽星笑道：前者東華帝君過我荒山，我留坐着棋，一局未終，這孽畜走了，及去尋他不見，我因屈指一算，知他走在此處，特來尋他。正遇着孫大聖施威，若果來迎，此畜休矣。敘不了，只見報道：宴已完備，好素宴，五彩盈門，異香滿座，桌掛纏綿生錦，鋪紅毡，幌霞光，寶鴨內沉檀香囊，御筵前，端品香馨，看盤高果，砌棗臺，龍鱗斗，擔搗走獸，鴛鴦鏡，獅仙糖，似模似樣，鷓鴣杯，鴛鴦杯，如相如形，席前果品，般般咸菜，上齊，般件件精，鮑圓，蘭菜，鮮荔子，桃棗兒，柿餅，味甘甜，松子，葡萄，香酥酒，幾般蜜食，數品蒸酥，油割糖澆，花團錦砌，金盤高疊，大鑊鱉，銀碗滿盛，香稻飯，辣熇熇湯水粉條，長香噴噴，相連，添揆笑，說不盡，煎蔬，木耳，嫩筍，黃精，十香素菜，百味珍饈，往來綽摸，不曾停進，退諸般，皆成設，當時敘了，坐次壽星首席，長老次席，國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側席，旁又有兩三個太師相陪，左右卽命教坊司，動樂，國王舉着紫霞杯，一一奉觴，惟唐僧不飲，八戒向行者道：師兄，果子讓你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受用。那獸子不分好歹，一齊亂上，但來的吃個精空，一席筵宴已畢。

壽星告辭。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壽星笑道：「我因尋鹿未帶丹藥，欲傳你修養之方。你又筋衰神敗，不能還丹。我這衣袖中只有三個藥兒，是與東華帝君獻茶的。我未曾吃，今送你罷。國王吞之，漸漸身輕病退。後得長生者，皆原於此。」八戒看見，就叫道：「老壽有火藥送我幾個吃吃。」壽星道：「未曾帶得，待改日我送你幾斤。遂出了東閣，道了謝意，將白鹿一聲鳴起，飛跨背上踏雪而去。這朝中君王妃后，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禮拜不題。三藏叫徒弟收拾辭王。那國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陛下從此色欲少，貪陰功多，積凡百事，將長補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奉為路費。唐僧堅辭分文不受。國王無已，命擺鑿駕，請唐僧端坐鳳輦龍車，王與嬪后俱推輪轉轂，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齊聲亦皆添淨水爐，降真香，又送出城，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路兩邊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個鵝籠，內有小兒啼哭，暗中有原護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等衆，應聲高叫道：「大聖，我等前蒙吟吟，擲去小兒鵝籠，今知大聖功成，起行一一送來也。」那國王妃后與一應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勞列位，請各歸祠。我若民間祭祀，謝你呼呼，祈祈陰風又起，而退行者，叫城裏人家來認領小兒。當時傳播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歡歡喜喜，跑出叫哥哥，叫肉兒，跳的跳，笑的笑，都叫扯住唐朝爺爺，到我來奉謝。孩兒之恩，無大無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親之醜，擲着豬八戒，扛着沙和尚，頂着孫大聖，撮着唐三藏，牽着馬，挑着擔，一擁回城。那國王也不能禁止。這家也閉宴，那家也設席，請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褙衫，布襪，裹裹外外，大小衣裳，都來相送。如此盤桓，將有個月，纔得離城。又有傳下形神，立起牌位，頂禮焚香供養。這纔是陰功高，慶恩山重，救活千千萬萬人，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姪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

却說比丘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衆出城，有二十里之遠，還不肯捨。三藏勉強下登，乘馬辭別而行。自送者直望至不見踪影，方回。四衆行殺多時，又過了冬殘春盡，看不了野花山樹，景物芳菲。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三藏

心驚問道：徒弟前面高山有路無路，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師父這話也不像走長路的，却似個公子王孫，坐井觀天之類。自古道：山不礙路，路自通山。何以言有路無路？三藏道：雖然是山不礙路，但恐峻峻之間，生怪物，窺窺深處，出妖精。八戒道：放心，放心，這裏來相近極樂，不遠，管取太平無事。師徒正說，不覺的到了山脚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道：師父此間乃轉山的路兒，忒好步快來，快來，長老只得放懷策馬，沙僧教二哥哥你把擔子挑一肩兒，真個八戒接了擔子挑上，沙僧攙着韃籠，老師父穩坐雕鞍，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但見那山雲霧籠峰頂，瀑湲瀉澗中，百花香滿路，萬樹密遮叢，梅青李白，柳綠桃紅，杜鵑啼處，春將紫燕呢喃，社已終，巖石翠蓋松，嶺嶺嶺道，突兀玲瓏，削壁懸崖，峻嶒巖草木，幾千巖秀如非，殿萬壑爭流，迤邐浪洪，老師父緩觀山景，忽聞啼鳥之聲，又起馬鄉之念，兜馬叫道：徒弟我自天牌傳旨，錦屏山下領關文，觀燈十五，難鄉井，纔與唐王天地分首，能龍虎風雲會，却又師徒拗馬單，行盡巫山峰十二，何時對子見當今行者道：師父你常以思鄉為念，全不似個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憂。古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雖然說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裏哩。八戒道：師父，我佛如來，捨不得那三藏經，知我們要取去，想是撥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談，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誦他，須有個到之日。師徒正有悶氣，又見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悟空，我們纔過了那崎嶇山路，怎麼又遇這個黑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說那裏話，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說那裏話，不信北成行，便碧波，密窺剽，剽剽，却纏枝上下，盤藤來纏萬萬，雲纏藤，藤來纏萬萬，東西客旅難行，萬去纏藤，南北經商，怎過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數里，不見寸星，你看那背陰之處，千般景，向陽之所，萬般花，又有那千年槐，萬載柏，耐寒松，山松果，野芍藥，早芙蓉，一攢攢，密密堆，亂紛紛，神仙難畫，又聽得百鳥，鸚鵡鳴，杜鵑啼，喜鵲穿枝，為鴉反哺，黃鸝飛舞，百舌詞音，鳩鳴，紫燕語，入哥兒，學人說話，畫眉眉，也會看經，又見那大蟲，貓尾，老虎，磕牙，多年，狐貉，披帳，帳子，日久，皆成，孔，振林，就是托塔天王，來到此，縱會降妖，也失魂，孫大聖，公然不懼，使鐵

棒上前劈開大路，引唐僧竟入深林。迢迢遙遙，行經半日，未見出林之路。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來，無數的山林崎嶇，幸得此間清雅。一路太平，這林中奇花異卉，其實可入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則歇馬，二則腹中餓了，你去那裏化些齋來我吃。」行者道：「師父請下馬，老孫化齋去來。」那長老果然下了馬，入戒將馬拴在樹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鉢盂，遞與行者。行者道：「師父穩坐，莫要驚怕。我去了就來。」三藏端坐松陰之下，入戒、沙僧却去尋花覓果。閑裏却說大聖鏖勦斗，到了半空，定雲光回頭觀看，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瑞靄氤氳，他忽失聲叫道：「好啊，好啊！你道他叫做好甚，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頭戴三頓金冠，身穿着黃金鎧甲，手執着金箍棒，腳踏着步雲履，手下有四萬七千羣怪，都稱我做大聖爺爺，着實爲人。如今脫却天衆，做小伏低，與你做了徒弟，想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徑同東土，必定有些好處。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骨都都的冒將上來，行者大驚道：「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我那八戒、沙僧，卻不會放甚黑氣，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却說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見性，觀念那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忽聽得嚶嚶的叫聲，救人。三藏大驚道：「善哉，善哉，這等深林裏，有甚麼人叫？想是獼猴虎豹，諷倒的。待我看看。」那長老起身擲步，穿過千年柏，隔起萬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觀之，只見那大樹上綁着一個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下半截埋在土裏。長老立定脚，問他：「一句道女菩薩，你有甚事，綁在此間？」分明這厮是個妖怪。長老肉眼凡胎，却不能認得，那妖見他來問，淚如泉湧，你看他桃腮垂淚，有沉魚落雁之容，星眼含愁，有閉月羞花之貌。長老實不敢近前，又開口問道：「女菩薩，你端的有何罪過，說與貧僧，却好救你。」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忙忙的答應道：「師父，我家住在貧寒國，離此有二百餘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親愛友，時遇清明，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一行轎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塋前擺開祭祀，剛燒化紙馬，只聞得鑼鳴鼓響，跑出一夥強人，持刀弄杖，喊殺前來，慌得我們魂飛魄散。父老諸親，得馬得驢的，各自逃了性命。奴奴年

幼。跪不動。誠倒在地。被衆強人。擄來山內。大大王要做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七八十家一齊爭噪。大家都不忿氣。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衆強人散盤而去。今已五日五夜。看看命盡。不久身亡。不知是那世裏祖宗積德。今日遇着老師父到此。千萬發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決不忘恩。說罷。淚下如雨。三藏真個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聲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尋花果。猛聽得師父叫得。慌慌。歡子道。沙和尚師父在此。認了親耶。沙僧笑道。二哥胡纏。我們走了這些時。好人不曾撞見一個。親從何來。八戒道。不是親。師父那裏與人哭麼。我和你去看來。沙僧真個回轉舊處。牽了馬。挑了擔。至跟前。叫師父。怎麼說。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薩來。救他一命。歡子不分好歹。就去動手。却說那大聖在半空中。又見那黑氣濃厚。把祥光盡情蓋了。道聲不好。不好。黑氣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化齋還是小事。且去看我師父去。卽返雲頭。接落林裏。只見八戒亂解繩兒。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接的摔了一跌。歡子擡頭看見。爬起來。說道。師父教我救人。你怎麼自恃有力。將我攔這一跌。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個妖精。弄喧兒騙我們哩。三藏喝道。你這潑猴。又來胡說了。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行者道。師父原來不知道。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費買想人肉吃的法兒。你那裏認得。八戒頂着嘴道。師父莫信這。弼馬溫哄你。這女子乃是此間人家。我們東土遠來。不與相較。又不是親眷。如何說他是妖精。他打發我們丟了前去。他却翻筋斗。弄神法轉來。和他幹巧本兒。倒踏門也。行者喝道。秀貨。莫亂談。我老孫一向西來。那裏有甚麼懶處。似你這個。重色輕生。見利忘義的。饑饉。不識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婿。綁在樹上哩。三藏道也罷。也罷。八戒啊。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既這等說。不要替他。我們去罷。行者大喜道。好了。師父是有命的了。請上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齋。你吃。四人果一路前進。把那怪撇了。却說那怪綁在樹上。咬牙恨齒道。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今日見他。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點元陽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將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繩。放我下來。隨手提將去。却不是我的人兒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却又不是勞而無功。等我再叫他兩聲。

看是如何，妖精不動繩索，把幾聲善言善語，用一陣順風，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你道叫的甚麼，他叫道：師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即勒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來。罷，行者道：師父走路怎的，又想起他來了。唐僧道：他又在那裏叫哩。行者問八戒：你聽見麼？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會聽見。又問沙僧：你聽見麼？沙僧道：我挑擔前走，不會在心，也不會聽見。行者道：老孫也不會聽見。師父他叫甚麼，備你聽見。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說道：活人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快去救他下來，強似取經拜佛。行者笑道：師父要善將起來，就沒藥醫，你想你離了東土一路西來，却也過了許多山場，遇着許多妖怪，常把你拿將進洞，老孫來救你，使鐵棒常打死千千萬萬，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還去救他。救罷，行者道：師父既然如此，只是這個擔兒，老孫却擔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勸。我勸一會，你又惱了，任你去救。唐僧道：猴頭莫多話，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唐僧回至林裏，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用繩築出下半截身子，那怪跌跌脚，東東襪襪，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見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罵道：猴頭，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時來逢好友，運去遇佳人。三藏又罵道：潑狗，胡說，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如今奉旨西來，度心禮佛求經，又不是利祿之輩，有甚運退時？行者笑道：師父，你雖是自幼為僧，却只會着經念佛，不會見王法條律，這女子生得年少，標致我和你乃出家人，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着歹人，把我們拿送官司，不論甚麼取經拜佛，且都打做姦情，縱無此事，也要問個拐帶入口。師父道了度牒，打個小死，八戒該問充軍，沙僧也問掘站，我老孫也不得乾淨，饒我口能，怎麼折辯，也要問個不應。三藏喝道：莫胡說，終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貽累不成，帶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行者道：師父雖說有事在你，却不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麼反是害他？行者道：他當時鄉在林間，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沒飯吃，餓死了，還得個完全身子歸陰，如今帶他出來，你坐的是個快馬行路如風，我們只得隨你，那女子脚小，擲步艱難，怎麼跟得上走。一時把他丟下，若遇着狼蟲虎豹，一口吞之，却不是反

管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這件事却虧你想如何處置？」行者笑道：「抱他上來，和你同騎着馬走罷。」三藏沉吟道：「我那裏好與他同馬？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入戒，教他走罷。」行者笑道：「教子造化到了。」八戒道：「這路沒輕擔，教我賦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那嘴長，歇着他，轉過嘴來，計較私情話兒，却不便。」八戒道：「此言提胸，臊跳道不好不好。」師父要打我幾下，我可忍疼，背着他，決不得乾淨。」師兄一生會賊埋人，我歇不成。」三藏道：「也罷也罷，我也還走得幾步。」等我下來，慢慢的同走着，入戒牽着空馬罷。」行者大笑道：「教子倒有買賣。」師父照顧你牽馬哩。」三藏道：「這猴頭又胡說了。」古人云：「馬行千里，無人不能自往。」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丟了我去。我若慢，你們也慢。」大家一處同道：「女菩薩走下山去，或到庵觀寺院，有人家之處，留他在那裏，也是我們救他一場。」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快請前進。」三藏揀步前走，沙僧挑擔，入戒牽着空馬，行者拿鐵棒，引着女子，一行前進，不上二三十里，天色將晚，又見一座樓臺殿閣，三藏道：「徒弟，那裏必定是座庵觀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師父說得是，各各走動些。」霎時到了門首，吟道：「你們略站遠些，等我先去借宿。」若有方便處，若人來叫你，衆人俱立在柳陰之下。惟行者拿鐵棒，轉着那女子，長老挑步近前，只見那門東倒西歪，零零落落，推開看時，忍不住心中悽慘。長廊寂靜，古剎蕭疎，苔蘚盈庭，蒿蕪滿徑，惟螢火之飛燈，祇蛙聲而代漏。長老忽然吊下淚來，真個是：殿宇凋零，翠瓦破損，佛窠傾頽，斷磚破瓦，十餘堆，盡是些歪梁折柱，前後盡生青草，塵埋朽爛，香廚鐘樓崩壞，鼓無皮，琉璃香燈破損，佛租金身沒色，羅漢倒臥東西，觀音淋壞，盡成泥。楊柳淨瓶墜地，日內並無僧人，夜間盡宿狐狸，只聽風響，吼聲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處。四下牆垣皆倒，亦無門扇，閣屋有詩爲證：「多年古剎沒人修，狼狽凋零倒更休。狂風吹烈，伽藍面大雨，殘殘佛祖頭，金剛跌損，淋漓洒洒，土地無房夜不收。更有兩般堪歎處，銅鐘着地沒懸樓。三藏硬着膽，走進二層門，見那鐘鼓樓俱倒了，止有一口銅鐘，札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原來是日久年深，上邊被雨淋白，下面是土氣上的銅青。」三藏用手摸着鐘，高叫道：「鐘啊，你也會懸掛高樓也，也會鳴鐘彩梁聲，也會擊磬就報曉，也會天晚送黃昏，不知化銅的道人歸何處，鑄銅匠作那邊存。想他二命歸陰府，他無踪跡，你

無聲。長老高聲讚歎，不覺的驚動寺裏的人。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道人，他聽見人語，扒起來，拾一塊斷磚，照鐘上打將去。那鐘響的響了一聲，把個長老說了一跳，掙起身要走，又絆着腳根，撲的又是一跌。長老倒在地，下盞頭又叫道：鐘啊，你僧正然感歎你我的叮嚀響一聲，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日久多年，變作精。那道人趕上前，一把攙住道：老爺請起，不干鐘成替之事，却纔是我打得鐘響。三藏抬頭見他的模樣醜黑，道：你莫是魍魎妖邪？我不是尋常之人，我是大唐來的。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你若撞着他，性命難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爺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這寺裏侍奉香火的道人，却纔聽見老爺善言相讚，就欲出來迎接，恐怕是個邪鬼敲門，故此拾一塊斷磚，把鐘打一下，壓驚。方政出來，老爺請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險些兒誑殺我也。你帶我進去。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層門內，秀處，此外邊甚是不同，但見那青磚砌就彩雲精，綠瓦蓋成琉璃殿，黃金裝聖像，白玉造階臺，大雄殿上舞青光，毗羅閣下生鏡氣，文殊殿結采飛雲，輪藏堂插花堆翠，三簷頂上寶瓶尖，五福樓中平繡蓋，千株翠竹搖禪榻，萬種青松映佛門。碧霞宮裏放金光，紫霧叢中飄瑞靄。朝闌四野香風遠，暮聽山高畫鼓鳴。應有朝陽補破袖，豈無對月了殘經。又只見半壁燈光明後院，一行香霧照中庭。三藏見了，不敢進去，叫道：你這前邊十分猙獰，後邊這等齊整，何也？道人笑道：老爺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天色清明，皓山打劫，天陰就來寺裏藏身，被他把佛像推倒，墊坐木植，滾來燒火。本寺僧人軟弱，不敢與他誼論，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捨與那些強人安歇，從新另化了些施主，蓋得那一所寺院。三藏道：原來是如此。正行間，又見山門上有四個大字，乃鎮海禪林，纒舉步，跨入門裏，忽見一個和尚走來，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左符，戴錦帽，一對銅圈，鑿耳根，身著緋羅毛線服，一雙白眼亮如銀，手中搖着拈鄒鼓，口念番經，聽不真。三藏原來不認得，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那喇嘛和尚走出門來，看見三藏眉目秀，額間頂平耳垂，肩手過膝，好似羅漢。臨凡十分俊雅，他走上前，扯住滿面笑嘻嘻的，與他捻手捻腳，摸他鼻子，揪他耳朵，以示親近之意。攜至方丈中行禮畢，却問：老師父何來？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通行至寶方天晚，特奔上剎，借宿一宵，明

日早行草垂方便一二。那和尚笑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華蓋，家裏養不住，纔捨斷了出家，虧做了佛門弟子。切莫說脫空之話。」三藏道：「我是老實話，和尚道：那東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內有精，精你這個單身，又生得嬌嫩，那裏像個取經的？」三藏道：「院主也見得是貧僧一人，豈能到此？我有三個徒弟，逢山開路，遇水壘橋，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刹。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師父，你不知我這裏有虎狼妖賊，鬼怪傷人，白日裏不敢遠出，未幾天晚，就闖了門戶。這早晚把人放在外邊，叫徒弟快去請將進來。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去看見行者，說了一跌，見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來往後飛跑，道：爺爺造化低了你的徒弟，不見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首也。」三藏問道：「怎麼模樣？」小和尚道：「一個雷公嘴，一個確挺嘴，一個青臉獠牙，旁有一個女子，倒是個油頭粉面。」三藏笑道：「你不認得？」三藏道：「是我徒弟。」那一個女子是我打松林裏救命來的。那喇嘛道：「爺爺呀，這們好俊師父，怎麼尋這般醜徒弟？」三藏道：「他醜自醜，却俱有用。你快請他進來。若再遲了些兒，那雷公嘴的有些闖禍，不是個人。生父母養的，他就打進來也。」那小和尚忙忙出戰，兢兢的跪下道：「列位老爺，唐老爺請哩。」八戒笑道：「哥啊，他請便罷了。却這般戰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見我們醜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們乃生成的，那個是好要醜哩？」行者道：「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歡于真個把嘴搗在懷裏，低着頭，牽着馬，沙僧挑着擔，行者在後面，拿着棒，轉着那女子，一行進去，穿過了那倒塌房廡，入三層門裏，拴着馬，歇着擔，進方丈中，與喇嘛僧相見，分了坐次。那和尚入裏邊，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只見禮畢，收拾辦齋管待。正是：積功須在慈悲念，佛法興時僧讚留。畢竟不知怎生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藏尋師

話說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衆僧相見，安排齋供，四安食畢，那女子也得些食力，漸漸天昏，方丈裏點起燈來。衆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二則是查看那女子，都攢攢簇簇，排列燈下。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院主明

日離了寶山西去的路途如何。那僧雙膝跪下，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院主請起。我問你個路程，你為何行禮？」僧道：「老師父明日西行，路途平正，不須費心。只見眼下有件事兒，不尷尬。一進門就要說，恐怕冒犯供職，却纔齊罷。方敢大膽奉告。老師東來，路途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只是這位女菩薩不方便，不知請他那裏睡好。」三藏道：「院主，你不要生疑，說我師徒有甚邪意。早間打黑松林邊，撞見這個女子，綁在樹上。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是我發菩提心，將他救了。到此，隨院主送他，那裏睡去。那僧謝道：「既老師寬厚，請他到天王殿裏，就在天王爺身後，安排個草鋪，教他睡罷。」三藏道：「甚好甚好。此時衆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長老就在方丈中，請衆院主自在，遂各散去。」三藏吩咐悟空：「辛苦了。早睡早起，送一處都睡了，不敢離側護着師父。漸入夜深，正是那玉兔高升，萬籟寧，天街寂靜，斷人行。銀河耿耿，星光燦，鼓發譙樓，越換更。一宵晚話不題。及天明了，行者起來，教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馮馬匹，却請師父走路。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行者近前叫聲師父。那師父把頭擡了一盞，又不曾答應，得出行者問：「師父怎麼說？」長老呻吟道：「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渾身皮骨皆疼。」八戒聽說，伸手去摸身上，有些發熱，歎子笑道：「我曉得了。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多吃了幾碗，倒於着頭睡傷食了。」行者喝道：「胡說。等我問師父端的如何。」三藏道：「我半夜之間，起來解手，不曾戴得帽子，想是風吹了。」行者道：「這還說得是。如今可走得路麼？」三藏道：「我如今起坐不得，怎麼上馬，但只誤了路啊。」行者道：「師父說那裏話？」常言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等與你做徒弟，就是兒子一般。你既身子不快，說甚麼誤了行程。便等耐幾日，何妨？」兄弟們都伏侍着師父，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至，更宵纔過，又侵晨，光陰迅速，早過了三日。那一日，師父欠身起來，叫道：「悟空，這兩日病體沉痾，不會問得你。那個脫命的女菩薩，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吃？」行者笑道：「你管他怎的，且顧了自家的病着。」三藏道：「正是。正是。你且扶我起來，取出我的紙筆，墨守裏借個硯臺來，使使行者道：「要怎的？」長老道：「我要修一封書，並關文封在一處，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見太宗皇帝一面。行者道：「這很容易。我老孫別事無能，若說送書人，間第一，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一筋斗送到長安，遞與唐王，再一筋斗轉將回來。你的筆硯還不乾哩。但只是

你寄書怎的。且把書意念念我聽。念了再寫不過。長老灑淚道。我寫着。臣僧稽首三頓首。萬歲三呼拜聖君。文武兩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聞。當年奉旨離東土。指望靈山見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難。何期半路有災瘟。僧病沉痾難進步。佛門深遠接天門。有經無命空勞碌。啓奏膏今別道人。行者聽得此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師父你忒不濟。略有些些病兒。就起這個意念。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消問我。我老孫自有個本事。問道。那個閻王敢起心。那個判官敢出票。那個鬼使來勾取。若惱了我。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又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閻王。一個個抽了他的筋。還不饒他哩。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切莫說這大話。八戒上前道。師父說不好。你只管說好。十分不尷尬。我們趁早商量。先費了馬典了行囊。買棺木送終。散火行者道。馱子又胡說了。你不知道。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即叫做金頭長老。只因他輕慢佛法。該有這場大難。八戒道。哥啊。師父既是輕慢佛法。既回東土。在是非海內。口舌場中。託化做人。身登願往。西天拜佛。求經遇妖。精就捆。逢魔頭就吊。受諸苦惱。也般了。怎麼又叫他害病。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師父不曾聽佛講法。打了一個盹。往下一試。左脚。下騰了一粒米。下界來。該有這三日病。八戒道。像老豬。發東。西。漫。漫。撒。撒。的。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哩。行者道。兄弟。佛不與你業生爲念。你又不知。人云。餉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師父只今日。一日。明日。就好了。三藏道。我今日。比。昨。不同。咽喉。裏。十分。作。渴。你去。那裏。有。涼。水。尋。些。來。我。吃。行者道。好了。師父。要。水。吃。便是。好了。等我。取水。去。即時。取了。鉢。盂。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忽。見。那。些。和。尙。一。個。個。眼。兒。通。紅。悲。啼。哽。咽。只。是。不。敢。放。聲。大。哭。行。者。道。你。們。這。些。和。尙。忒。小。家。子。樣。我。們。住。幾。日。臨。行。謝。你。柴。火。錢。照。日。算。還。怎。麼。這。等。膿。包。衆。僧。忙。跪。下。道。不。敢。不。敢。行。者。道。怎。麼。不。敢。想。是。我。那。長。嘴。和。尙。食。腸。大。吃。傷。了。你。的。本。兒。也。衆。僧。道。老。爺。我。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衆。和。尙。每。一。人。養。老。爺。一。日。也。養。得。起。百。十。日。怎。麼。敢。欺。心。計。較。甚。麼。食。用。行。者。道。既。不。計。較。你。却。爲。甚。麼。啼。哭。衆。僧。道。老。爺。不。知。是。那。山。裏。來。的。妖。邪。在。這。寺。裏。我。們。晚。夜。間。着。兩。個。小。和。尙。去。撞。鐘。打。鼓。只。聽。得。鐘。鼓。聲。罷。再。不。見。人。回。至。次。日。找。尋。只。見。僧。帽。僧。鞋。丟。在。後。邊。圍。裏。骸。骨。尙。存。將。人。吃。了。你。們。住。了。三。日。我。寺。裏。

不見了六個和尚。故此我兄弟們不由的怕，不由的不傷。因見你老師父貴恙，不敢傳說，忍不住淚珠偷垂也。行者聞言，又驚又喜，道：「不消說了，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等我與你勦除他。衆僧道：「老爺，妖精不精者不靈，一定會騰雲駕霧，一定會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老爺，你莫怪我們說。你若拿得住他，便與我荒山除了這條禍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還拿他不住，啊，却有好些兒不便處。行者道：「怎叫做好些不便處？那衆僧道：『直不相瞞。』」老爺說我這荒山，雖有百十衆和尚，却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柴長尋刀削衣，單破衲縫。早晨起來洗着臉，叉手躬身，皈依大道。夜來收拾燒着香，虔心叩齒念的彌陀，舉頭看見佛蓮九品，執三乘慈航。共法雲，願見祇園釋世尊，低頭看見心受五戒，度三千生，生萬法中，願悟頑空與色空。諸檀越來啊，老的，小的，長的，矮的，胖的，瘦的，一個個敲木魚，擊金磬，揆揆，撈撈，雨傘法華經，一策梁王識，請檀越不來啊。新的，舊的，生的，熟的，熟的，生的，的一個個合着掌，眼着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團上，牢關月下門。一任他鸞啼鳥語，閑爭鬥。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因此上，也不會伏虎，也不會降龍，也不識的怪，也不識的精。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我百十個和尚，只殺他一頓飽。一者墮落我衆生輪迴，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蹟，三則如來會上，金波半點兒光輝。這却是好些兒不便處。行者聞得衆和尚說出這一端的話語，他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叫一聲：「你這衆和尚好欺哩。只曉得那妖精，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衆僧輕輕的答道：『實不曉得。』」行者道：「我今日略節說說，你們聽着。我也曾花旱山伏虎降龍，我也曾上天宮大鬧天宮。歲時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兩三顆，渴時把玉帝的酒，輕輕啣了六七鍾，睡着，一雙不白不黑的金睛眼，天慘淡，月朦朧，拿着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去無踪，說甚麼大精小怪，那怕他慳懶，一選趕上去，跑的跑，顛的顛，簸的簸，慌的慌，一捉捉將來，銓的銓，燒的燒，磨的磨，磨的磨，正是八仙同過海，獨自顯神通。衆和尚，我拿這妖精與你看，你纔認得我老孫。衆僧聽着，暗點頭道：「這賊秃，開口說大話，想是有些來歷。都一個個諾諾連聲，只有那喇嘛僧道：『且住。你老師父貴恙，你拿這妖精，不至緊俗語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飽。』』」壯士臨陣，不死即傷。你兩下裏角鬪之時，倘貽累你師父，不當穩便。行者道：

有理有理。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掇起鉢盂，着上涼水，轉出香積廚，就到方丈，叫聲師父，吃涼水哩。三藏正當煩渴之時，便搔起頭來，捧着水，只是一吸，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藥到真方病即除。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眉目舒開，就問道：師父，可吃些湯飯麼？三藏道：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我病兒減了一半，有湯飯也吃得些。行者連聲高高叫道：我師父好了，要湯飯吃哩。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飯，擇麵烙餅，蒸饅饅，做粉湯，搗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傢伙收去，點起燈來，衆僧各散。三藏道：我們今住幾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就是四個日頭。三藏道：三日誤了許多路程，行者道：師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罷。三藏道：正是，就帶幾分病兒，也沒奈何。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看。三藏驚道：又捉甚麼妖精？行者道：有個妖精在這寺裏，等老孫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體未可，你怎麼又興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啊，却不是害我？行者道：你好滅人威風，老孫到處降妖，你見我到與誰的？只是不動手，動手就要贏。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說得好，遇方便時行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操心怎似忍心好？爭氣何如忍氣高？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不許降妖，他說出老實話來道：師父，實不瞞你說，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驚道：吃了甚麼人？行者說道：我們住了三日，已是吃了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長老道：冤死狐悲，物傷其類，他既吃了寺內之僧，我亦僧也，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細些。行者道：不消說，老孫手到就消除了。你看他燈光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師父，他喜歡孜孜跳出方丈，竟來佛殿看時，天上有星，月還未上，那殿裏黑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點起琉璃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響罷，搖身一變，變做個小和尚兒，年紀只有十二三歲，披着黃絹襖衫，白布直裰，手敲着木魚，口裏念經，等到一更時分，不見動靜，二更時分，殘月纔升，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好風，黑霧遮天暗，愁雲照地昏，四方如燈盞，一派散妝輝。先刮時揚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揚塵播土，星光現，倒樹摧林，月色昏，只刮得嫦娥緊抱梭羅樹，玉兔團圓找藥盆，九曜星官皆閉戶，四海龍王盡掩門，廟裏城隍，窺小鬼，空中仙子恁騰雲，地府閻羅尋馬面，判官亂跑趕頭巾，刮動崑崙頂上石，捲得江潮波浪混，那風纔然

過處，猛聞得蘭麝香，薰瓊瑤，聲響卽欠身，極頭觀看。呀！却是一個美貌佳人，竟上佛殿。行者口裏嗚嗚嗚，只情念經。那女子近前一把摟住，道：「小長老，念的是甚麼經？」行者道：「許下的。」女子道：「別人都在睡覺，你還念甚麼？」行者道：「許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摟住，與他覷個嘴，道：「我與你到後面要要去？」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你有些不曉事。」女子道：「你會相面？」行者道：「也曉得些兒。」女子道：「你相我怎的？」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兒偷生，被公婆趕出來的。」女子道：「相不着，相不着，我不是公婆趕逐，不因緣熟偷生，奈我前生命薄，投配男子年輕，不會洞房花燭，避夫逃走之情，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鸞，去也。」行者聞言，暗點頭道：「那幾個愚僧，都被色慾引誘，所以傷了性命。他如今也來哄我，就隨口答應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紀尚幼，却不知甚麼交歡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也罷，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擺佈。他兩個摟着肩，攜着手，出了佛殿，竟至後邊園裏。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跌倒在地，口裏心肝哥哥的亂叫。將手就去招他的臊根。行者道：「我的兒，真個要吃老孫哩。」却被行者接住他手，使個小坐跌法，把那怪一鞦韆，掀翻在地上。那怪口裏還叫道：「心肝哥哥，你倒會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時下手，他還到幾時？」正是：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跳，跳起來，現出原身法象，輪起金箍鐵棒，劈頭就打。那怪倒也吃了一驚，他心道：「這個小和尚這等利害，打閉眼一看，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他也不懼，你說這是甚麼精怪？」金作真，雪鋪毛，地道爲門屋，安身處處牢，養成三百年前氣，曾向靈山走幾遭。一飽香花和蠟燭，如來吩咐下天曹，托塔天王恩愛女，哪吒太子認同胞，也不是個填海鳥，也不是個戴山蟹，也不怕的雷煥劍，也不怕的呂度刀，往往來來一任他。水流江漢闊，上上下下，那論他山壘泰恆高，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誰識得是個老風成精逞點毫。他自恃的神通廣大，便隨手架起雙股劍，叮叮瓏瓏的響。左遮右隔，隨東倒西行者，雖強些，却也搗他不倒。陰風四起，殘月無光，你看他兩人後園中一場好殺。陰風從地起，殘月落微光，閃閃梵王宇，闌珊小鬼廊。後園裏一片戰爭場，孫大士天上聖，毛姍女，女中王，賭賽神通未曾降。一個兒扭轉芳心嘆黑禿，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兩手劍飛，那

認得女菩薩。一根棍打狼似個活金剛。響震金箍如電掣。霎時鐵白耀星芒。玉樓抓翡翠。金殿碎鴛鴦。復啼巴月小。厲叫楚天長。十八尊羅漢。暗暗喝采。三十二諸天。個個慌張。那孫大聖精神抖擻。棍兒沒半點差池。妖精有料。敵他不住。猛可的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抽身便走。行者喝道。滾貨。那滾走走快快來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後退。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即將左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呪語。叫一聲變。就變做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真身一現。化陣清風而去。這却不是三藏的災星。他畢竟撞到方丈裏。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杳杳冥冥。雲霧眼。就到了陷空山。近了無底洞。叫小的們安排紫筵席。成親不題。却說行者鬥得心焦性燥。閃一個空。一根把那妖精打落下來。乃是一隻花鞋。行者曉得中了他計。連忙轉身來看師父。那有個師父。只見那馱子和沙僧口裏嗚哩嗚哩說甚麼。行者怒氣填胸。也不管好歹。撈起棍來。一片打連聲叫道。打死你們。打死你們。那馱子慌得走也沒路。沙僧却是個靈山大將。見得事多。就軟款溫柔。近前跪下道。兄長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殺我兩個。也不去救師父。竟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殺你兩個。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長說那裏話。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啊。這行發馬匹。誰與看顧。學管飽分金。休訪孫龐鬥智。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行者雖是神通廣大。却也明理識時。見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八戒沙僧你都起來。明日找尋師父。却要用力。那馱子聽見饒了道。哥啊。這個都在老撻身上。兄弟們思想。那會得睡。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一口吹散滿天星。三衆只坐到天曉。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老爺那裏去。行者笑道。不好說。昨日對衆誇口。說與他們拿妖精。妖精未曾拿得。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我們尋師父去哩。衆僧害怕道。老爺小可的事。倒帶累老師。却往那裏去尋行者道。有處尋他。衆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吃些早齋。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八戒儘力吃個乾淨。道。好和尚。我們尋着師父。再到你這裏來。要子。行者道。這到這裏吃他飯哩。你去天王殿裏看看那女子在否。衆僧道。老爺不在了。不在了。自是當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見了。行者喜喜歡歡。辭了衆僧。着八戒沙僧牽馬挑擔。竟同東走入戒道。哥哥差了。怎麼又往東行。行者

道：你豈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鄉的那個女子，老孫火眼金睛，把他認透了，你們都認做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樺師父的也是他，你們救得好女菩薩，今既攝了師父，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二人歎服道：好好，好真是粗中有細，去來，三人急急到於林內，只見那雲霧蕩霧漫漫，石層層路盤盤，狐兔兔跡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復，鑽林內更無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處，行者心焦，掣出棒來，搗身一變，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三頭六臂，六隻手，理着三根棒，在林裏辟哩，搗哩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僧，師兄着了惱，尋不着師父，弄做個氣心風了，原來行者打了一路，打出兩個老頭兒來，一個是山神，一個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聖，山神土地來見，八戒道：好，盤根啊，打了一路，打出兩個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連大歲都打出來也，行者問道：山神土地，汝等這般無禮，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強盜得了手，買些豬羊祭饗，你又與妖精結搗，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如今藏在何處，快快的從實供來，免打二神慌了道：大聖，錯怪了我那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轄，但只夜間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知一一說來，土地道：那妖精在那正南下，離此有千里之遙，那廟有座山喚做陷空山，山中有個洞，叫做無底洞，是那裏妖精到此變化攝去你師父也，行者聽言，暗自驚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現出本相，與八戒沙僧道：師父去得遠了，八戒道：這便勝雲趕去，好，好，好，一縱狂風，先起，隨後是沙僧駕雲，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歇了行李，也踏了風霧，大聖即起，勦斗一直南來，不多時，早見一座大山，阻住雲脚，三人探住馬，都按定雲頭，見那山頂，摩碧漢，峰接霄，周圍雜樹萬千，來往飛禽啞啞，虎豹成陣，走獐鹿，打叢行，向陽處，琪花瑤草，馨香，背陰方，臘雪，頑冰不化，嶺巒峻嶺，削壁懸崖，直立高峰，灣環深澗，松鬱鬱，石磷磷，行人見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無影，採藥仙童不見蹤，眼前虎豹能與霧，遍地狐狸亂弄風，八戒道：哥啊，這山如此峻峻，必有妖怪，行者道：不消說了，山高原有怪，嶺峻豈無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着八戒先下山，凹裏打聽打聽，看那條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裏，開門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教他，八戒道：老豬睡氣，先拿我頂缸，行者道：你夜來說說，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入戒道：不要喚等我，我去，馱子放下，把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尋路徑，這一去，畢竟不知好歹，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施女求醫 元神護道

却說八戒跳下山尋着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遠近忽見兩個女怪。在那井上汲水。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髻髻。甚不時興。馱子走近前叫聲妖怪。那怪聞言大怒。兩人互相說道。這和尚慳懶。我們又不與他相識。平時又沒有調得嘴債。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那怪惱了。輪起盪水的杠子。劈頭就打。這馱子手無兵器。避架不得。被他撈了幾下。侮着頭跑上山來道。哥啊。回去罷。妖怪兇。行者道。怎麼兇。八戒道。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汲水。我只叫了他一聲。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麼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還少。八戒道。謝你照顧。頭都打腫了。還說少哩。行者道。溫采天下。去得剛強寸步難移。他們是此地之妖。我們是遠來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溫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將禮樂為先。八戒道。一發不曉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曉得有兩樣木麼。八戒道。不知。是甚麼木。行者道。一樣是楊木。一樣是檀木。楊木性格甚軟。巧匠取來。或雕聖像。或刻如來。髮金立粉。嵌玉裝花。萬人燒香禮拜。受了多少無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剛硬。油房裏取了去。做柞檝。使鐵箍箍了頭。又使鐵鏈往下打。只因剛強。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啊。你這好話兒。早與我說說也好。却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還去問他個端的。八戒道。這去他認得我了。行者道。你變了去。八戒道。哥啊。且如我變了。却怎麼問他。行者道。你變了去。到他跟前。行個禮兒。看他多大年紀。若與我們差不多。叫他聲姑娘。若比我們老些兒。叫他聲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蹲踞。這般許遠的田地。認得是甚麼親。行者道。不是認親。要套他的話哩。若是他拿了師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却不誤了我們。別處幹事。八戒道。說得有理。等我再去。好馱子把釘兒撒在腰裏。下山凹。搖身一變。變做個黑胖和尚。搖搖擺擺。走近怪前。深深唱個大喏。道。奶奶。貧僧稽首了。那兩個喜道。這個和尚。却好會唱個喏兒。又會得道。一聲兒。問道。長老。那裏來的。八戒道。那裏來的。又問。那裏去的。又道。那裏去的。又問。你叫做甚麼名字。又答道。我叫做甚

麼名字，那怪笑道：這和尚好便好，只是沒來歷，會說順口話兒。八戒道：奶奶，你們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撮了一個唐僧在洞內，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乾淨，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水。好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與唐僧吃了。晚間要成親哩。那猓子聞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行李來。我們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又今怎麼？八戒道：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莊探親，哥哥去花果山稱聖。白龍馬歸大海成龍，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這猓子又胡說了。八戒道：你的兒子胡說。纔那兩個搽水的妖精說，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內，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你却在此說這樣話。八戒道：怎麼就？行者道：你兩個牽着馬，挑着擔，我們跟着那兩個女怪，做個引子，引到那門前一齊下手，真個猓子只得隨行者遠處的標着那兩怪，漸入深山，有一二十里遠近，忽然不見。八戒驚道：師父是日裏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八戒道：那兩個怪正撮着水走，忽然不見，却不是日裏鬼，行者道：想是鑽進洞去了。等我去看看。好大聖，急睜火眼金睛，漫山看處，果然不見動靜，只見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山，山花堆五朵，三簷四簇的牌樓，他與八戒、沙僧近前觀看，上有六個大字，乃陷空山無底洞。行者道：兄弟呀，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裏，還不知門向那裏開哩。沙僧說：不遠不遠，好生尋都轉身看時，牌樓下山脚下有一塊大石，約有十餘里方圓，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爬得光溜溜的。八戒道：哥啊，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孫自保唐僧，喘不得你兩個妖精也拿了些，却不見這樣洞府。八戒你先下去試試，看有多少深淺。我好進去救師父。八戒搖頭道：這個難，這個難，我老猪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脚，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行者道：就有多深麼？八戒道：你看大聖伏在洞邊上，仔細往下看，處處深啊，周圍足有三百餘里，回頭道：兄弟，果然深得緊。八戒道：你便回去罷。師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說那裏話，莫生懶惰，你起意荒心，且將行李歇下，把馬拴在牌樓柱上，你使釘耙，沙僧使杖，攔住洞門，讓我進去打聽。打聽若師父果在裏面，我將鐵棒把妖精從內打出，跑至門口，你兩個却在外面攔住，這是裏應外合，打死精靈。

纔教得師父二人拼命行者却將身一縱，跳入洞中，足下彩雲生萬道，身帶瑞氣護千層，不多時，到於深遠之間，那裏邊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風聲，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處啊！想老孫出世，天賜與水龍洞，這裏也有個洞天福地，正看時，又有一虛二瀆水的門樓，圍圍都是松竹，內有許多房舍，又想道：「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我且到裏邊去打聽打聽，且住。若是這般去啊，他認得我了，且變化去，搗身捻訣，說些做個茶碗，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只見那怪高坐在草亭內，他那模樣，比在松林內救他，寺裏拿他，更是不同，越發打扮得俊了，髮盤雲髻似堆鵝，身着綠絨花比甲，一對金釵剛半折，十指如同春筍發，圍圍粉面若銀盆，朱唇一似櫻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裏嫦娥還喜恰，今朝拿住取經僧，便要歡娛同枕宿，行者且不言語，聽他說話，少時，被破櫻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行者暗笑道：「真個有這話，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等我且飛進去看，尋看師父果在那裏，不知他心性如何的，假若被他辱弄動了，啊，留他在這裏也罷，即展翅飛到裏面看處，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裏面坐着唐僧哩，行者一頭撞破格子眼，飛在唐僧光頭上，叮着叫聲師父，三藏認得聲音，叫道：「徒弟救我命啊。」行者道：「師父不濟呀，那妖精安排筵宴與你吃了成親哩，或坐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後代，你愁怎的？」長老聞言，咬牙切齒道：「徒弟我自出了長安，到兩界山中收你，一向西來，那個時辰動聲，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這妖精拿住，要來配偶，我若把真陽破了，我就身墮輪迴，打在那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行者笑道：「莫發誓，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老孫帶你去罷。」三藏道：「進來的路兒，我通忘了。」行者道：「莫說你忘了，他這洞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是打上頭往下鑽，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鑽，若是造化高，鑽着洞口兒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鑽不着，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三藏滿眼垂淚道：「似此艱難，怎生是好？」行者道：「沒事沒事，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吃，沒奈何也吃他一鍾，只要斟得急些兒，斟起一個喜花兒來，等我變作個蟻蟻蟲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捻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纔得脫身出去。」三藏道：「徒弟這等說，只是不當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來，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

三藏道也罷也罷。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取經僧全靠美猴王。他師徒兩個商量未定。是那妖精靜排停當。走轉東廊外。開了門鎖。叫聲長老。唐僧不敢答應。又叫一聲。又不敢答應。他不敢答應者何。意想着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却又一條心兒想着。若死往法兒不開口。怕他心狠。頃刻間就害了性命。正是那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正有狐疑。那怪又叫一聲長老。唐僧沒奈何。應他一聲道。娘子。有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真是肉落千斤。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經。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際。萬分出於無奈。雖是外有所答。其實內無所愁。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他推開門。把唐僧攙起來。和他攜手挨肩交頭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萬種風情。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行者暗中笑道。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只怕一時動心。正是真僧魔苦遇嬌娃。妖怪娉婷實可誇。淡淡翠眉分柳葉。盈盈丹臉襯桃花。繡鞋微露雙鉤鳳。雲鬢高盤兩鬢鴉。含笑與師攜手處。香飄蘭麝滿袈裟。妖精攙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長老。我辦了一杯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貧僧自不用釀。妖精道。我知你不吃釀。因洞中水不乾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進去。觀看果然見那殿門下。繡幃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瓶擺列着黑油。鑲銀桌。珠漆籠。絲盤。銅桌上。有異樣珍饈。葦絲盤中。感希奇素物。林擒。檳榔。蓮肉。荷藕。樞柰。檫松。荔枝。龍眼。山栗。風菱。棗兒。柿子。胡桃。銀杏。金橘。香橙。菓子。隨山有蔬菜。更時新。豆腐。麵筋。木耳。鮮筍。燈籠。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背油煎炒。扁豆角。豇豆角。熟醬調成。王瓜。瓠子。白菜。萹萹。皮茄子。鵝鴨。成別種多。瓜方。且名。碾煨芋。頭糖拌着。白煮蘿。蔔。醋澆。烹椒。荳。辛辣。殺般。美。鹹淡。調和。色色平。那妖精窺尖尖之。下。指。捧。晃。晃之。金。杯。滿。斟。美。酒。遞。與。唐。僧。口。裏。叫。道。長。老。哥。哥。妙。人。請。一。杯。交。歡。酒。兒。三。藏。接。答。的。接。了。酒。杯。空。燒。奠。心。中。暗。祝。道。護。法。諸。天。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弟。子。陳。玄。奘。自。離。東。土。蒙。觀。世。音。菩。薩。差。遣。列。位。衆。神。暗。中。保。護。拜。雷。音。見。佛。求。經。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強。逼。成。親。將。這。一。杯。酒。遞。與。我。吃。此。酒。果。是。紫。酒。弟。子。勉。強。吃。了。還。得。見。佛。成。功。若。是。煎。酒。破。了。弟。子。之。戒。永。道。輪。迴。之。苦。孫。大。聖。他。却。變。得。輕。巧。在。耳。根。後。若。像。一。個。耳。翹。但。他。說。話。惟。三。

妖怪果然討起有一個喜花兒。行者翻作個蟻蟻蟲兒，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那妖特接在手，且不吃，把杯兒放住。與唐僧拜了兩拜，口裏嬌嬌怯怯，說了幾句情話，却纔舉杯。那花兒已散，就露出蟲來。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只以為蟲兒，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彈。行者見事不諧，料難入他腹，却變做個蟻老虜，真個是玉爪金睛鐵鬚。雄姿猛氣，揮雲妖狐狡兔，見他尋千里山河時，因饑虞迫，風狂雀飽，時高貼天門。老拳鋼硬，最傷人，得志凌鸞，近飛起來，輪開玉爪，一聲，掀翻桌椅，把些紫果素菜，盤碟傢伙，盡皆碎碎，欺却唐僧，飛將出去。認得妖精心膽皆裂，唐僧的骨肉通酥，妖精戰戰兢兢，棲住唐僧道：「長老哥哥，此物是那裏來的？三藏道：「貧僧不知。」妖怪道：「我費了許多心，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要受，却不知道這個扁毛畜生，從那裏飛來，把我的傢伙打碎，衆小妖道：「夫人，打碎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們將碎傢伙拾出去。」另安排些酒餚，不拘葷素。我指天為媒，指地作訂，然後再與唐僧成親。」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廡裏坐下，不題。却說行者飛出去，現了本相，到於洞口，叫聲「開門」。八戒笑道：「妙僧哥哥來了。」他二人撇開兵器，行者跳入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師父？行者道：「有有有。」八戒道：「師父在裏邊受罪哩。」綁着是細着，要蒸是要燙。行者道：「這個事倒沒有，只是安排素宴，要與他幹那個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親酒來了。」行者道：「歡于啊，師父的性命也難保，吃甚麼陪親酒。」八戒道：「你怎的就來了？」行者把見唐僧施變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道：「兄弟們，再休胡思亂想。」師父已在此間。老孫這一去，一定救他出來，復翻身入裏面，還變做個蒼蠅兒，叮在門棧上聽之。只聞得這妖精氣喘喘的，在亭子口上吩咐小的們，不論葷素，拿來燒紙，我借煩天地為媒訂，務要與他成親。行者聽見，暗笑道：「這妖精金沒一些兒廉恥。」青天白日，把個和尚圍在家裏，搵佈的，且不要忙，等老孫再去看看哩。」一聲，飛在東廡之下，只見那師父坐在裏邊，情情滴滴，邊淚滴。行者鑽將進去，叮在他頭上，只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跳起來，咬牙恨道：「糊塗啊，別人膽大還

是身包膽，你的膽大，就是膽包身。你弄變化神通，打破傢伙，能值幾何？鬧得那妖精淫興發了，那裏不分靈素安排，定要與我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陪笑道：師父莫怪，有教你處。唐僧道：那裏救得我？行者道：我纔一翅飛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裏去。婁子，我救了你罷。唐僧道：園裏怎麼樣救？行者道：你與他到園裏，走到桃樹邊，就莫走了。等我飛上桃枝，變作個紅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揀紅的兒摘下來。紅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個。你把紅的定要讓給他。他若一口吃了，我却在他肚裏等我搗破他的皮袋，扯斷他的肝腸，弄死他，你就脫身了。三藏道：你若有了手段，就與他賭關便了。只要鑽在他肚裏，怎麼行？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趣。他這個洞，若好出入，便可與他賭關。只爲出入不便，曲道難行。若就動手，他這一窩子老老小小，連我都扯住，却怎麼了？須是這般摔手幹。大家纔得乾淨。三藏點頭聽信，只叫：你跟我。我行者道：曉得曉得，我在你頭上。師徒們商量定了。三藏纔欠身起來，雙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怪聽見笑啼啼的，跑近跟前，說：妙人哥哥，有甚話說？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長安，一路西來，無日不山，無日不水。昨在鎮海寺投宿，偶得傷風，道疾今日出了汗，纔略好些。又蒙娘子感情，攜來仙府，只得坐了這一日，又覺心神不爽，你帶我往那裏略散散心，要要兒去麼？那妖十分歡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我和你去花園內耍耍，叫小的們拿鎗匙來開了圍門，打掃路徑。衆妖都跑去開門收拾。這妖精開了格子，攙出唐僧，你看那許多小妖，都是油頭粉面，嬌娜婷婷，簇簇擁擁，與唐僧竟上花園而去。好和尚，他在這綺羅隊裏，無他故，錦繡叢中作癡癡，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第二個顏色凡夫也取不得經。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那妖怪會語，嬌聲叫道：妙人哥哥，這裏要要，真可散心癡閱。唐僧與他攜手相攙，同入圍內，擡頭觀看。但見那紫雲曲徑，紛紛露粉，若若窈窕，綺麗處處，時值初秋，微風初動，輕飄飄展開，綺錦其絳，細雨纔收，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日勻鮮杏紅，如仙子，暖寬裳，月映芭蕉，青似太真，掩羽扇，粉搽四面，萬株楊柳，嫩黃鵲，圍籠周匝，陽院海棠，飛粉蝶，更看那凝香閣，青瑤閣，解醒閣，想思閣，層層掩映，上絢綉，又見那養酸亭，按索亭，畫眉亭，四兩亭，個個玲瓏，華扁上，半霄彩，雲彩，那浴鶴池，流觴池，怡月池，濯錦池，常綠池，藻輝金鱗，又有玉臺軒，共

燒警赤羅魚水相和兩意深。不料鴛鴦今拆散。何期鸞鳳又西東。藍橋水漲難成事。佛廟烟沉嘉會空。着意一場今又別。何年與你再相逢。行者在肚內聽見說時。只怕長老恁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輪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破袋兒搗破了。那妖精忍不住疼痛。倒在塵埃。半晌家不敢言語。行者見不言語。想是死了。却把手略舉一舉。他又回過氣來。叫小的們在那裏。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各人知趣。都不在一處。各自去採花蘭草。任意隨心。要子讓那妖精與唐僧兩個自在。敘情兒。忽聽得叫。却纔都跑將來。又見妖精倒在地。形容改色。口裏呀呀的爬不動。連忙攙起。團在一處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問我肚內已有了人。也。快把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蓋。行者在肚內叫道。那個敢惹。要便是你自家。獸我師父出去。出到外邊。我饒你命。那怪也。沒及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掙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往外就走。小妖跟隨道。老夫人往那裏去。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處沒處下金鉤。把這廝送出去。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奸妖精一縱靈光。直到洞口。又聞得叮叮噹噹。兵刃亂響。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響。行者道。是八戒搥絕哩。你叫他一聲。三藏便叫八戒入戒聽見道。沙和尚師父出來也。二人掣開此杖。妖精把唐僧獻出。咳。正是心猿意馬。降妖怪。土木同門接聖僧。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心猿識得丹頭

荒女選歸本性

却說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問曰。師父出來。師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計。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師兄在他肚裏哩。八戒笑道。說謊殺人。在肚裏做甚。出來罷。行者在裏邊叫道。張開口。等我出來。那怪真個把口張開。行者變得小小的。爬在喉嚨之內。正欲出來。又恐他無理來咬。即將鐵棒取出。吹口仙氣。叫變。變作個棗核釘兒。撐住他的上脛子。把身一縱。跳出口外。就把鐵棒順手帶出。把腰一躬。還是原身法。像舉起棒來。就打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叮噹架住。兩個在山頭這場好殺。雙舞劍飛當面架。金箍棒起。照頭來。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一個是地產精靈。蛇女。被他兩個恨衝。懷裏生。懺大會。技那個要取元陽成。

配偶。這裏要戰純陰結聖胎。樛舉一天寒霧漫。劍迎滿地黑魔怖。因長老拜如來。恨苦相爭顯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損。陰陽難合各分開。兩家鬪罷多時節。地動山搖樹木摧。八戒見他們賭鬪口裏絮絮叨叨。反恨行者轉身對沙僧道。兄弟師兄胡纏。方纔在他肚裏。輪起拳來。送他一個滿腔紅。爬開肚皮鑽出來。却不了帳。怎麼又從他口裏出來。却與他爭戰。讓他這等猖狂。沙僧道。正是。却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返又與妖精廝戰。且請師父自家坐著。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來。八戒擺手道。不不不。他有神通。我們不能。沙僧道。說那裏話。都是大家有益之事。雖說不濟。却也放屁添風。那獸子一時興發。掣了釘兒。叫聲去來。他兩個不願師父一齊駕風趕上。舉釘兒。使寶杖。猛妖精亂打。那妖精戰行者一個。尙是不能。又見他二人怎生抵敵。急回頭抽身就走。行者喝道。兄弟們趕上。那妖精見他們趕上來。即將右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兒。念個咒語。叫變。卽變作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將身一幌。化一陣清風。徑直回去。這番也只說戰他們不過。願命而同。豈知又有這般樣事。也是三藏災星未退。他到洞門前牌樓下。却見唐僧在那裏獨坐哩。他就近前一把抱住。掐了行李。咬斷韃繩。連人和馬。復又擄將進去。不題。且說八戒閃個空。一把把妖精打落空。乃是一隻花鞋行者看見道。你這兩個獸子。着師父罷了。誰要你來幫甚麼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處。我說莫來。這猴子好的有些夾騰風。我們替他降了妖怪。返落得他生報怨。行者道。在那裏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使了一個圈套。哄了你們走了。不知師父如何。我們快去看看。三人急回來。果然沒了師父。連行李白馬。一並無踪。能得個八戒雨頭亂跑。沙僧前後跟尋。孫大聖亦心焦性燥。正尋覓處。只見那路旁邊斜驢蹄半。我兒鬪他一把。拿起。止不得眼中流淚。放聲叫道。師父啊。我去時辭別人和馬。回來只見這些繩。正是那見殺思殺馬。瀟灑想親人。八戒見他垂涎。嚇得仰天大笑。行者罵道。你這個夯貨。又是耍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啊。不是這話。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常言道。事無三不成。你進洞兩遭了。再進去一遭。管情救出師父來也。行者搯了眼淚道。也罷。我還進去。你兩個沒了行李馬匹。就心却好生把守洞口。好大聖。卽轉身跳入裏面。不施變化。就是本身法相。真個是古怪別聽。心內強。自

小爲怪神力壯高低面賽馬鞍轡。眼放金光如火亮，渾身毛硬似鋼針。虎皮裙繫明花帶，上天撞散萬靈飛。下海
碾起千層浪，當天倚力打天王。撞退十萬八千將，官封大聖美猴精。手中揀使金箍棒，今日西方任顯能。復來洞
內扶三藏，你看他停住雲光。竟到了妖精宅外，見那門樓門關了，不分好歹。輪鐵棒一下，拽開闢將進去。那裏邊
靜悄悄，全無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桌椅與各處家伙，一件也無。原來他的洞內週圍有三百餘里，妖精
巢穴甚多。前番攝唐僧在此，被行者尋着，今番攝了，又怕行者來尋，當時掖了，不知去向。惱得這行者跌脚提胸，
放聲高叫道：師父啊，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災殃結就的取經僧。噫，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却教老
孫那裏尋找，正是改喝爆燥之間，忽聞得一陣香風撲鼻。他回了性道：這香烟是從後面飄出，想是在後頭哩。拽
開步，提着鐵棒，走將進去看時，也不見動靜，只見有三間倒坐兒。近後壁却一鋪張龍吞口，雕漆供桌上有一
個大碗金香爐，爐內有香煙馥郁。那上面供養着一個大金字牌，牌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位，略次些兒寫着尊兄
哪吒三太子位。行者見了，滿心歡喜，也不去拽妖怪，找唐僧。把鐵棒拴作個繡花針兒，插在耳朵裏，輪開手，把那
牌子逆香爐拿將起來，返雲光竟出門去。至洞口，唏唏哈哈笑聲不絕。八戒沙僧聽見，掣放漱口，迎着行者道：哥
哥，這等歡喜，想是救出師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們說，只問這牌子要入。八戒道：哥哥，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
說話，怎麼問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們看。沙僧近前看時，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沙
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我闖入他住居之所，見人跡俱無，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
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邪，將我師父攝去。不問他要人，却問誰要。你兩個且在此把守，等老孫執此牌位，竟
上天堂玉帝前告個御狀，教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八戒道：哥哥，當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須是理順方可爲之。
况御狀又豈是輕易告的，你且與我說，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道理，我把個牌位香爐做個證見，另外再備
紙狀兒，入戒道：狀兒上怎麼寫。行者道：告狀人孫悟空，年甲在膝，係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唐僧三藏徒弟，告爲假
妖攝陷人口事。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三太子闖門不謹，走出親女，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迷害

人命無數。今將吾師攝陷曲達之所，渺無尋處。若不狀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縱女氏戒精害衆，伏乞權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師，明正其罪，深為恩便。有此上告，入戒沙僧聞其言，十分歡喜道：「哥啊，告的有理，必得上處，切須早來，擒捉惡妖精，傷了師父性情。」行者道：「我快多時，般般少時，茶飯就同好大聖，執着這牌位，香爐，將身一縱，駕祥雲，直至南天門外，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王，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一個個都控背躬身，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張蒼許邱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紙狀兒，要告兩個人哩。」天師吃驚道：「這個賴皮，不知要告那個，無奈將他引入靈霄殿下，啟奏。」蒙旨宣進行者，將牌位香爐放下，朝上禮畢，將狀子呈上。葛仙翁接了，鋪在御案，玉帝從頭看了，見這等這等，即將原狀批作聖旨，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托塔李天王，見駕行者上前奏道：「天主好生懲治，不然又別生奉端。」玉帝又吩咐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孫也去。」四天道：「萬歲已出了旨意，你可同金星去來。」行者真個隨着金星，縱雲頭，早至雲樓宮，原來是天王住宅，號靈樞宮。金星見宮門首有個童子侍立，那童子認得金星，即入內報道：「太白金星老爺來了。」天王遂出迎，又見金星捧着旨意，即命焚香，及轉身，又見行者跟入。天王即又作怒，你道他作怒為何？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玉帝曾封天王為降魔大元帥，封哪吒太子為三壇海會之神，帥領天兵，收降行者，屢戰不能取勝，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讎氣，有些惱他，故此作怒。他且忍不住道：「老長庚，你覺得是甚麼旨意？」金星道：「孫大聖告你的狀子。」那天王本是煩惱，只聽見說個告字，一發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請自家開讀。天王遂接了旨意，設了香案，草空謝恩，拜畢，展開旨意看了，原來是這般這般，如此如此，恨得他手摸香案，道：「這個猴頭，他也錯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現有牌位，香爐，在御前作證，說是你親女哩。」天王道：「我止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小兒名金吒，侍奉如來，做前部護法；二小兒名木吒，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三小兒名哪吒，在我身邊，早晚隨朝護駕，一女年方七歲，名貞英，人事尚未省得，如何會做妖精，不信，抱出來，你看這猴頭着實無禮，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受封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律云：誣告加三等，叫手下將縛妖

索把這猴頭捆了。那庭下擺列着巨靈神、魚肚將、蔡義、雄帥、一擁上前，把行者捆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鬧得，我在御前同他領旨，來宣你的人。你那索兒頗重，一時捆壞他，鬧氣。」天王道：「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者道：『你幹甚麼？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然後與你見面。」同旨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者道：『你幹甚麼？了御狀，可是輕易告的？你也不訪的實，似這股亂弄，傷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懼，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後贏，說不了。」天王輪過刀來，那行者劈頭就砍，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將軟腰劍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驚失色，道：「父見子以劍架刀，就當喝退，怎麼反大驚失色？」原來天王生此子時，他左手掌上有個「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故名「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筋為蟄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子。哪吒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竟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衆菩薩講經，只聞得撞幡響，有人叫道：「救命。」佛慈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為骨，荷葉為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選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讎。天王無奈，告我佛如來。如來以和為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鑿鑿光明，喚哪吒以佛為父，解釋了冤讎，所以稱為「托塔李天王」。此也。今日因鬧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哪吒有報讎之意，故下個大驚失色。却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托在手間，問哪吒道：「孩兒，你以劍架住我刀，有何話說？」哪吒棄劍叩頭道：「父王是有女兒在下方界哩。」天王道：「孩兒，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那裏又有女兒哩？」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兒原是個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餌，如來差我父子天兵，將他拿住，拿住時，只該打死。如來吩咐道：『積水養魚，終不餓。』深山喂鹿，終長生。當時饒了他性命，積此恩念。拜父王為父，拜孩兒為兄，在下方供設牌位，侍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孫行者搜尋到巢穴之間，將牌位拿來，就做名告了御狀。此是結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親妹也。」天王聞言，悚然驚訝道：「孩兒，我實忘了，他叫做甚麼名字？」太子道：「他有三個名字，他的本身出處，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寶餌，

改名喚做半截觀音。如今饒他下界，又改了喚做地湧夫人是也。天王却纔有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那個敢解我，要便連繩兒搥去見駕。」老孫的官事纔氣慌得天王手軟。太子無言，衆家將委委而退。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金星道：「古人云：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細住，又要殺他，這猴子是個有名的懶皮。你如今教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不是親女，却也晚親義重，不拘恁生折辯，你也有個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說個方便，就沒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們，却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也罷了。」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着行者道：「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行者道：「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到也。」金星笑道：「你這滾忒恁深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我這些些事兒就不依我。」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道：「你當年在花果山爲怪，伏虎降龍，強消死等，聚羣妖大肆猖狂，上天要擒你，也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馬溫。你吃了玉帝仙酒，後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齊天大聖。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盜酒，竊老君之丹，如此如此，纔得個無職無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說得好，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乾淨會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馬溫，鬧天宮罷了，再無甚大事也罷了。」看那老人家面皮，還教他自己來解。天王纔敢向前，解了縛，請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禮。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兒，何如？」我說先輸後贏，買賣兒原是這等做，快催他去見駕，莫誤了我的師父。金星道：「慌甚，忙弄了這一會，也吃鐘茶兒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費，放犯人，輕慢聖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連我也懶將起來了。」幸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裏敢去怕他沒的說，做有的放起刁來，口裏胡說亂道，恁生與他折辯。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依我。」行者道：「繩細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說，你說得好，就依你，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御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辯，反復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鼻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却

不誤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啊！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時飯熟，少時茶飯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却不進了。老官兒，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回繳？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同旨行者道：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情罷了。你倒說我脫逃，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即和你同旨繳狀去。天王害怕道：他這一去，若有言語，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我也是個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又有悔言頂你？天王即謝了行者。行者與金星同旨，天王點起本部天兵，竟出南天門外。金星與行者同見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精。假設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怪去了。望天算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即返雲光到南天門外，見天王太子佈列天兵等候。那些神將風滾滾，霧騰騰，接住大聖一齊墜下雲頭。早到了陷空山上，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獸子迎着天王施禮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帥，你却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無理，困了你師父。來邊莫怪。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行者道：我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只是這個洞，叫做個無底洞。周圍有三百餘里，妖精巢穴甚多。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門樓裏，今番靜悄悄，鬼影也沒個。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天王道：怪他設盡千般計，難脫天羅地網中。到洞門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頃約有十里，就到了那大石邊。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誰敢當先？行者道：我當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當先。那獸子便莽撞起來，高聲叫道：當頭還要我老猪。天王道：不須囉嗦。但依我分撥。孫大聖和太子同領着兵將下去。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做個裏應外合。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纔顯些些手段。衆人都答應了一聲。是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兵將，望洞裏只是一溜撻頭。一望果然好個洞啊！依荷雙輪日月，照般一望山川。珠淵金井，曉發烟更有許多堪羨。疊疊朱樓畫閣，巖巖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頃刻間，停住了雲光。竟到那妖精舊宅，換門兒投母。咳！咳！喝喝。一重又一重，一處又一處。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見個妖精，那見個三藏，都只說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這洞，遠遠去哩。那曉得他在那東

南黑角路上，球下去另有個小洞，洞裏一重小小門，一間矮矮屋，盜賊了幾種花，簷傍着數竿竹，黑氣氤氳，暗香馥郁，老怪攔了三藏，撥在這裏，逼住成親，只說行者再也找不着，誰知他命合該休，那些小怪在裏面，一個個噴噴噹噹，挨挨簇簇，中間有個大膽些的，伸起頸來，蓬刺外略有一看，一頭撞着個天兵，一聲嚷道：在這裏那行者，惱起性來，捻着金箍棒，一下闖將進去，那裏邊窄小，窩着一窟妖精，三太子攪起天兵，一齊擁上一個個那裏去，蔡行者尋着唐僧和那白馬和那行李，那老怪避無路，着着哪吒太子，只是戰戰兢兢，太子道：這是玉旨來，拿你不當小可，我父子只爲受了你炁香，險些兒和尙拖木頭，做出了寺，吟吟天兵，取下縛妖索，把那些妖精都細了，老怪也少不得吃場苦楚，返雲光，一齊出洞，行者口裏嘖嘖，嘆天，王阜開洞口，迎着行者道：今番却見你師父也，行者道：多謝了，多謝了，便引三藏拜謝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入戒，只是要碎割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去同旨哩，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着天兵神將，押住妖精，去奏天曹，聽候發落，一邊行者攔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入戒，搥馬，請唐僧騎馬，齊上大路，道正是：割斷絲蘿離苦海，打開玉鎖出樊籠，畢竟不知前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雜賦伽持闍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唐三藏固住元陽，出離了烟花苦套，隨行者投西而進，不覺夏時，正位那薰風初動，梅雨絲絲，好光景，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溜面，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師徒四衆，就炎受熱，正行處，忽見那路旁有兩行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右手下提着一個小孩兒，對唐僧高叫道：和尙，不要走了，快早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是死路，說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老菩薩，古人云：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怎麼西進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裏去有五六里遠，近乃是滅法國，那國王前生，那世裏結下冤讎，今世裏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惡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尙，這兩年陸續殺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尙，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尙，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三藏聞

言心中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薩，深成感德，誠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鎮城的方便路兒？」戒貪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不過去，只除是會飛的，就過去了。」八戒在旁邊賣嘴道：「媽媽兒，莫說黑話，我們都是會飛的。行者火眼金睛，其實認得好歹。那老母攜着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善哉，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一朵彩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長老立身無地，只情跪着磕頭。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一時間，祥雲渺渺，竟同南海而去。行者起來，扶着師父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我即下拜，怎麼還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歇子，休怕。我們會遭着那孽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會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人，有何懼哉？只奈這裏不是住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買賣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尚，喚出名去，不當穩便。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處，却好商議。真個三藏依言一行，都閃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嚀道：「徒弟啊，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好大空話，將身一縱，忽哨的跳在空中，怪哉，上面無繩，扯下頭沒棍棒，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輕，竚立在雲霄裏，往下觀看，只見那城中暮氣沖融，祥光浮漾，行者道：「好個去處，為何滅法？看一會漸漸天昏，又見那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殿，香滿鐘鳴，七點絞星，照碧漢，八方客旅，卸行蹤。六韋骨，隱隱的畫角，纓吹五鼓樓，點點的銅壺，初漏四邊宿，昏昏三市寒，響蕩蕩，兩兩夫妻，掛繡幃，一輪明月上，東方他想着，我丟下去到街坊，打着路徑，這般個嘴臉，誠見人，必定說是和尚，等我變一變了，揀着訣，念動真言，護身一變，變做個接燭蛾兒，形細翼薄，輕巧，滅燈撲燭，技明，本來面目化生，蕭草中間，靈應，每受炎光觸，忙忙飛繞無停，紫衣香翅，趕流螢，最喜夜深風靜，但見他翻翻翻，飛向三街六市，傍房簷，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怎麼接排兒，都點燈籠，他硬硬道：『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安歇往來」四字，下面又寫着「王

小二店四字。行者纔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看。看見有八九個人。都吃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手脚。各各上牀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他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頭巾。裝做俗人。進城。噫。有這般不遂意的事。正思忖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吩咐。列位官人仔細些。我這裏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想那在外做買賣的人。那一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吩咐。越發謹慎。他都爬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待天將明。交付與我們起身。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物之類。盡情都搬進他屋裏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裏面。可是一個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放下吊搭。關了門。却纔進房。脫衣。睡下。那王小二有個妻子。帶了兩個孩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妻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納。也不見睡。行者暗想道。若這妻子睡了。下手。却不誤了師父。又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投火。餓。焦。額。探。殘。生。那盞燈早已熄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鼠。噉。噉。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着衣服。頭巾。往外就走。那妻子慌慌張張的道。老頭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着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莫聽你妻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我乃齊天大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借此衣冠。裝扮我師父。一時過了城去。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穀。輾。爬。起來。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攬着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那大聖作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復翻身。竟至路下坑坎邊。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至近前。即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誠。法。國。麼。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誠。法。國。和尙。做不成。入戒道。哥。你。勸。措。那個。哩。不做和尙。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就長出毛來也。行者道。那裏。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那歡子。慌了道。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今。都是。和尙。眼下。要做俗人。却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收。頂。繩。處。三藏。喝。道。不要。打。花。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中。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教。僧。却。倒是。個。真。天子。城上。有。祥。光。喜。氣。城中的。街道。我也。認。得。這。

裏的鄉戲，我也省得會說，却纔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人，進城去借了宿。至五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吃，捱到五更時候，換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攔見，扯住，也好拆辨，只說是上邦欽差的，誠法王不敢阻滯，放我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真個長老無奈，脫了襖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大，戴不得巾兒，被行者取了些針線，把頭巾扯開兩頂，縫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服，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四個字兒，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作做弟兄，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豬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叫做孫二官兒，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把這白馬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賣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我們受用了，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謝他，却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四氣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此處是個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尚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首，只聽得裏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即近門叫道：「店家可有閒房兒？」我們安歇，那裏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說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遞與牽去，他引着師父，從燈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開牕格，映月光，齊齊坐下，只見有人點上燈來，行者開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那人纔下去，又一個丫頭，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着旁邊，問道：「列位客官，那裏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匹驢馬，販賣，那婦人道：「販馬的客人，尙還小，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豬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打火，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歌，領着一羣馬，因天晚，不好進城，待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了，等我賃了馬，纔回，那婦人道：「一羣有多少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四匹，都像我這個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

個客滿客紀。早是來到舍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留你。我會下院落寬闊。槽割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却一件。我會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裏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算帳。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當言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裏是上中下三樣。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歌。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應。我那裏五錢銀子。還不殺請小娘兒哩。中樣的合盤桌兒。只是水菓熱酒。飾來憑自家精枚行令。不用小娘兒。每位只該二錢銀子。行者道。一發相應。下樣兒怎麼。婦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說。行者道。也說說無妨。我們好揀相應的。幹。婦人道。下樣者。沒人伏侍。鍋裏有方便的飯。憑他怎麼吃。吃飽了。拿個草兒。打個地鋪。方便處睡覺。天光時。憑。鴉幾文飯錢。決不爭就。八戒聽說道。造化造化。老豬買費到了。等我看看鍋底。吃飽了。飯甕門前睡他。行者道。兄弟說那裏話。我在江湖上。那裏不賺幾兩銀子。把上樣的安排將來。那婦人滿心歡喜。即叫。着好茶來。廚下。快整治東西。遂下樓去。忙叫宰雞宰鴨。煮醃下飯。又叫殺豬殺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白米做飯。白麵捍餅。三藏在樓上。聽見道。孫二官。怎好他去宰雞鴨。殺豬羊。偷送將來。我們都是長齋。那個敢吃。行者道。我有主張。去那樓門邊。跌跌脚道。趙媽媽。你上來。那媽媽上來道。二官人有甚吩咐。行者道。今日且莫殺生。我們今日齋戒。寡婦驚訝道。官人們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俱不是。我們喚做庚申齋。今朝乃是庚申日。當齋。只過三更。後就是辛酉。便開齋了。你明日殺生罷。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來。定照上樣價錢奉上。那婦人越發歡喜。跑下去。教。莫宰。莫宰。取些木耳。閩筍。豆腐。麩筋。團裏拔些青菜。做粉湯。發麵蒸饅子。再煮白米飯。燒香茶。喫那些當廚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慣的手段。霎時間就安排停當。擺在樓上。又有現成的獅仙糖果。四衆任情受用。又問。可吃。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們也吃幾杯。寡婦又取了一盞。酒。他三個方纔斟上。忽聽得。兵。板響。行者道。媽媽。底下。倒下甚麼傢伙了。寡婦道。不是。是我小莊上。幾個客。子。送租米來。晚了。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沒人。

使用教他們搖轎子去院中請小娘兒陪你們。想是轎槓撞得樓板響。行者道：「早是說哩，快不要去請。一則齋戒日期，二則兄弟們未到，索性明日進來一家，論個妻子，在府上耍耍，待費了馬起身，寨婦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氣，又養了精神，教搖進轎子，不要去請。四衆吃了個飯，收了傢伙，都做訖。三藏在行者耳根邊悄悄的道：「那裏睡，行者道：「就在樓上睡。三藏道：「不穩便，我們都辛辛苦苦的，偷或睡著，這家子一時再有人來收拾，見我們或淡了帽子，露出光頭，認得是和尙，纔將起來，却怎麼好？行者道：「是呵，又去樓前跌跌脚，寨婦又上來道：「孫官人，又有甚吩咐？行者道：「我們在那裏睡？婦人道：「樓上好睡，又沒蚊子，又是南風，大開着窗子，忒好睡。覺行者道：「睡不得，我這豬三官兒有些寒濕氣，沙四官兒有些漏肩風，唐大哥只要在黑處睡，我也有些兒羞明。此間不是睡處，那媽媽走下去，倚着攔欄，歎氣。他有個女兒，抱著個孩子，近前道：「母親，常言道：「十日雞頭坐，一日行九灘。如今冬天，雖沒甚買賣，到交秋時，還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歎怎麼？婦人道：「兒啊，不是然沒買賣，今日晚間已是將收鋪子，入更時分，有這四個馬販子來賃店房，他要上樓管待，實指望賺他幾錢銀子，他却吃齋，又賺不得他錢，故此嗟歎。那女兒道：「他既吃了飯，不好往別人家去，明日還好安排罷。如何賺不得他錢？婦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風，差些都要在黑處睡。你想家中都是些單浪漢的房子，那裏去尋黑暗處？不若捨一頓飯，與他吃了，教他往別家去罷。女兒道：「母親，我家有個黑處，又無風色，甚好甚好。婦人道：「是那裏？女兒道：「父親在日曾做了一張大櫃，那櫃有四尺寬，七尺長，三尺高，下裏面可睡六七個人，教他們往櫃裏睡去罷。婦人道：「不知可好？等我問他一聲。孫官人，舍下榻居，更無黑處，止有一張大櫃，不透風，又不透亮，往櫃裏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好好，即着幾個客子把櫃擡出，打開蓋兒，請他們下樓。行者引着師父，沙僧拿擔，順燈影後，竟到櫃邊，入戒不替好歹，就先跳進櫃去。沙僧把行李遞入，攙着唐僧進去。沙僧也到裏邊，行者道：「我的馬在那裏，旁有伏侍的道：「馬在後屋，拴着吃草料哩。行者道：「牽來，把槽擡來，緊挨着櫃兒，拴住，方纔進去，叫趙媽媽，蓋上蓋兒，插上鎖釘，鎖上鎖子，還替我們看看那裏透亮，使些紙兒糊糊，明日早些兒來開寨，婦道：「戒小心了，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却說他四個到了櫃裏，可憐啊。」

則乍戴個頭巾。二來天氣炎熱，又悶住了氣，略不送風，他都摘了頭巾，脫了衣服，又沒把扇子，只將僧帽撲撲搨搨，搨你揜着我，我揜着你，直到二更時分，却都睡着。惟行者有心鬧禍，偏他睡不着，伸過手，將八戒腿上一撿，那獸子縮了脚，口裏哼哼的道：「睡了罷，辛辛苦苦的，有甚麼心腸，還撿手撿脚的，要子行者搨鬼道：『我們原來的本錢，是五千兩，前者馬費了三千兩，如今兩搭聯裏現有四千兩，這一羣馬還賣他三千兩，也有一本一利，殺了殺了，八戒要睡的人，那裏答對？』」豈知他這店裏走堂的挑水的，燒火的，索與強盜一夥，聽見行者說有許多銀子，他就着幾個溜出去，夥了二十個多賊，明火執仗的來，打劫馬販子，沖開門進來，說得那趙家婦女們戰戰兢兢的，關了房門，惟他外邊收拾，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傢伙，只尋客人，到樓上不見形跡，打着火把，四下照看，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櫃腳上拴一匹白馬，櫃蓋緊鎖，掀翻不動。眾賊便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看這櫃勢重，必是行囊財帛，鎖在裏面，我們偷了馬，擡櫃出城，打開分用，却不是好？那些賊果找起繩扛把櫃蓋着就走，愧阿愧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罷，搖甚麼？行者道：『莫言語，沒人搖。』」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擡着我們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擡擡到西天，也省得走路。」那賊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擡向城東，殺守門的軍，打開城門出去。當時就驚動大街三市各舖上火甲人夫，都報與巡城總兵，東城兵馬司，那總兵兵馬，即點人馬弓兵，出城趕賊。那賊見官軍勢大，不敢抵敵，放下大櫃，丟了白馬，各自逃生。眾官軍不曾拿得半個強盜，只是奪下櫃，捉住馬，得勝而同。總兵在燈光下，見那馬好，馬鬃分銀線，尾鞚玉條，說甚麼人駿龍駒，賽過了驢騾，款段千金市骨，萬里追風，登山每與青雲合，噴月渾如白雪，勻真是蛟龍離海島，人間喜有玉麒麟。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就騎上，這個白馬，帥軍兵進城，把櫃子擡到總府，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到天明，啟奏，請旨定奪，不題。却說唐長老在檄裏，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害殺我也。若在外邊，被人拿住，送與賊法國王，還好折辨，如今鎖在櫃裏，被賊劫去，又被官軍奪來，明日見了國王，現現成成的開刀誅殺，却不湊了他一萬之數。行者道：『外面有人，打開櫃，拿出來，不是細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兒，免了煩惱。』」明日見那昏君老孫，自有對答，替你一交兒也不傷，且放心睡睡，接到

三更時分行者弄個手段，顯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卽變做三尖頭的鑽兒，揜櫃裏兩三鑽，鑽了一個眼子，收了鑽，搖身一變，變做個蠅蟻兒，鑽行出去，現原身，踏起雲頭，竟入皇宮門外，那國王正在睡寢之際，他仗個大分身，普會神術，將兩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蠅蟻蟲，念一聲唵字真言，教當坊土地領衆佈散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但有品職者，都與他一個蠅蟻蟲，人人穩睡，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法一披挽一挽，叫聲寶貝，變卽變做了百口剃頭刀兒，他拿一把，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裏剃頭，唵，這纔是法王滅法法無窮，法貫乾坤大道通，萬法原因歸一體，三乘妙相本來同，鑽開玉樓明，消息佈散金盞破，被蒙替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滅去來空，這半夜剗削成功，念動咒語，喝退土地神，祇將身一抖，兩臂上毫毛歸伏，將剃頭刀總捲成真，依然認了本性，還是一條金箍棒，收來些小之形，藏於耳內，復翻身還做蠅蟻鑽入櫃內，現了本相，與唐僧守困不題，却說那皇宮內院官娥彩女，天不亮起來梳洗，一個個都沒了頭髮，穿官的大小太監也都沒了頭髮，一擁齊來到於寢宮外，奏樂驚寢，個個啼淚，不敢傳言，少時，那三官皇后醒來，也沒了頭髮，忙移燈到龍牀下，看處錦被窩中，睡着一個和尚，皇帝忍不住言語出來，驚醒國王，那國王急睜睛看皇后的頭光，他連忙爬起來道：梓童，你如何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那皇帝摸摸頭，說得三屍呻咋，七竅飛空，道：朕當怎的來耶？正慌忙處，只見那六院嬪妃官娥彩女，大小太監都光着頭，跪下道：主公，我們做了和尚，那國王見了，眼中流淚道：想是寡人殺死和尚，卽傳旨吩咐，汝等不得說出落髮之事，恐文武羣臣，變貶國家，不正，且都上殿設朝，却說那五府六部各衙門大小官員，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闕，原來這半夜一個個也沒了頭髮，各人都寫表啓奏此亦，只聽那靜鞭三響，朝皇帝表奏當今削髮因，畢竟不知那總兵官奪下櫃裏賊賊如何，與唐僧四衆的白馬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王計吞禪

話說那國王早朝文武多官俱執表章啓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儀之罪，國王道：衆卿禮貌如常，有何失儀，衆卿

道主公啊。不知何故。臣等一夜把頭髮都沒了。國王執了這沒頭髮之表。下龍牀對羣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官中大小人等。一夜也盡沒了頭髮。君臣們都各任汪瀆淚道。從此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王復上龍位。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捲簾報朝。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當階叩頭。道。臣蒙聖旨。巡城夜來獲得賊贓一櫃。白馬一匹。微臣不敢擅專。請旨定奪。國王大喜道。速權取來。二臣即退。至本衙。點起齊整軍士。將櫃擡出。三藏在內。魂不附體道。徒弟們。這一到國王前。如何理說。行者笑道。莫嘆。我已打點停當了。開櫃時。他就拜我們為師哩。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入戒道。但只免殺。就是無口之禍。還敢爭競哩。說不了。甚至朝外入五鳳樓。放在丹墀之下。二臣請國王開看。國王即命打開。方揭了蓋。豬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說得那多官膽戰。口不能言。又見孫行者攙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李。八戒見總兵官牽着馬。走上前。啣的一聲道。馬是我的。拿過來。嚇得那官兒翻筋斗。跌倒在地。四景俱立在階中。那國王看見是四個和尚。忙下龍牀。宣召三宮妃后。下金鑾寶殿。同羣臣拜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經的。國王道。老師遠來。為何在拉糧裏安歇。三藏道。貧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不敢明投上國。扮俗人。夜至寶方飯店裏借宿。因怕人識破。原身故此在糧中安歇。不幸被賊偷出。被總兵捉獲。送來。今得見陛下。龍顏。所謂撥雲見日。真陛下赦放貧僧。海深恩便也。國王道。老師是天朝上國高僧。朕失迎。朕當年有願殺僧者。曾因僧謗了朕。朕許大願。要殺一萬和尚。做圓滿。不期今夜飯依。教朕等為僧。如今君臣后妃。要都無了。該老師勿吝高賢。願為門下人。戒開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為門徒。有何費見之禮。國王道。師若肯從。願將國中財寶獻上。行者道。莫說財寶。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關文們換了。送我們出城。保你皇國永固。福壽長臻。那國王聽說。即着光祿寺大排筵宴。君臣同拜。為師。即時倒換關文。求三藏改換國號。行者道。陛下法國之名甚好。但只誠字不好。自經我過。可改號欽法國。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風。調雨順。萬方安。國王謝了。風傳旨。擺鑾駕。送唐僧四衆出城西去。君臣們秉燭歸真。不題。却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在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

妙僧道：哥啊，是那裏尋這許多整容匠，連夜剃這許多頭。行者把那施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遍。師徒們笑不
合口。正歡喜，忽見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馬道：徒弟們，你看這面前山勢巖嶮，切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
保你無事。三藏道：休言無事，我見那山有些兇氣，暴雲飛出，漸覺驚惶，滿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烏巢
禪師的密多心經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記得。行者道：你雖記得，還有四句頌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
道：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豈不知若依此四句，
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說了。心淨孤明獨照，心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情懈。千年萬載不成功，但
要一片志誠。雷音只在眼下，似你這般恐懼驚惶，神思不安，大道遠矣。雷音亦遠矣。且莫胡疑，隨我去。那長老聞
言，心神頓爽，萬慮皆休。四衆一同前進，不幾步，到於山上。舉目看時，那山真好山，細看色班班，頂上雲飄蕩，崖前
樹影寒。飛禽浙瀑，走獸兇頑。林內松千輪，巒頭竹幾竿，吼叫是蒼獺奪食，咆哮是餓虎爭餐。野猿長嘯，尋鮮果，麋
鹿攀花上翠嵐。風洒洒，水潄潄，時聞蟲鳥語，聞關幾處燕燕，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削削峰崖，狐搭
成羣，劣獍，微作隊，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環。師徒們怯怯驚驚，正行之時，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三
藏害怕道：風起了。行者道：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朔風，四時皆有風。風起怕恁的。三藏道：這風來得
甚急，決然不是天風。行者道：自古來風從地起，雲自山出，怎麼得個天風。說不了，又見一陣霧起，那霧真個是撲
撲連天，暗濛濛匝地，昏日色，金無影，為嶽無虛閣，宛然如混沌，彷彿似飛塵，不見山頭樹，那逢採藥人。三藏一發
心驚，道：悟空，風還未定，如何又這般驟起。行者道：且莫忙，請師父下馬，你弟兄二人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
吉凶。好大舉，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按在眉上，圓睜火眼，向下觀之。果見那懸巖邊坐着一個妖精，你看他怎
生模樣，炳炳劫班多采豔，昂昂雄勢，甚抖擻，掀牙出口，如鋼鑽，利爪藏蹄，似玉鈎，金眼圓睛，禽獸怕，銀鬚倒豎，鬼
神愁，張狂咆哮，施威猛，受霧噴風，逞智謀。又見那左右手下有三四十個小妖，擺列在那裏，逼法的噴風，受霧。
行者暗笑道：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他說不是天風，果然不是，却是個妖精在這裏弄喧兒哩。若老孫使鐵棒往

下就打這叫做搗蒜打，打便打死了，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那行者一生豪傑，再不曉得時算計人。他道：我且回去，願豬八戒照顧，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若是八戒有本事，打倒這妖，算他一功。若無手段，被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纔好出名。他又想道：八戒有些情懶，不肯出頭，却只是有些口緊，好吃東西。等我哄他一哄，看他怎樣說。即時落下雲頭，到三藏前。三藏問道：悟空風霧裏吉凶如何？行者道：遠會却明淨了，沒甚風霧。三藏道：正是。到這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師父，我常時間還看得好這翻，却看錯了。我只說風霧之中，恐有妖怪，原來不是。三藏道：是甚麼？行者道：前面不遠，乃是一莊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乾飯，白麵饅頭，齋僧。這些響想，是那些人蒸籠之氣，也是積善之應。八戒聽說，認了真實，扯過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行者道：吃不多兒，因那菜蔬太鹹了些，不喜多吃。八戒道：憑他怎麼鹹，我也儘肚吃他一飽，十分作渴，便回來吃水。行者道：你要吃麼？八戒道：正是。我肚裏有些餓了，先要去吃些兒，不知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題。古書云：父在，子不得有尊。師父又在此，誰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語，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語，看你怎麼得去。那馱子吃嘴的，見誰偏有，走上前，唱個大塔道：師父道：師父說，前村裏有人家齋僧，你看這馬有些要打攪人家，便要草要料，却不費事。幸如今風霧明淨，你們且略坐坐，等我去尋些嫩草兒，先喂喂馬，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唐僧歡喜道：好啊。你今日却怎肯這等勤謹，快去快來。那馱子暗暗笑着，便走。行者趕上，扯住道：兄弟，他那裏齋僧，只齋俊的不齋醜的。八戒道：這等說，又要變化了。行者道：正是。你變醜兒去，好馱子。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走到山門裏，搶着，念動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矮胖和尚，手裏敲個木魚，口中吟阿吟的，又不曾念經。只吟的是：上大人，却說那怪物收風，斂霧，號令羣妖，在於大路口上，擺開一個圈子陣，專等行客。這馱子晦氣，不多時，撞到當中，被羣妖圍住。這個扯住衣服，那個扯着絲絛，推推搡搡，一齊下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將來。那妖道：和你，你要吃甚的？八戒道：你們這裏齋僧，我來吃齋的。那妖道：你想這裏齋僧，不知我這裏專要吃僧。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裏，上蒸籠蒸熟吃哩。你倒還想來吃齋。八戒聞言，心中害怕，纔殺怨行者。

道：「這個鬻馬溫，其實慳懶，他哄我說是這行裏齋僧，這裏那得村莊人家，那裏齋甚麼僧，却原來是些妖精，那獸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現出原身，腰間掣釘耙，一頓亂築，築退那些小妖，小妖急跑去報與老怪道：『大王，禍事了！老怪道：』有甚禍事？」小妖道：「山前來了一個和尚，且是生得乾淨，我說拿家來蒸他吃，若吃不了，留些兒防天陰，不想他會變化，老妖道：『變化甚的模樣？』小妖道：『那裏成個人相，長嘴大耳朵，背後又有鬚，雙手輪一根釘耙，沒頭沒臉的亂築，說得我們跑回來也。』老怪道：『莫怕，等我去看。』輪着一條鐵杵，走近看時，見獸子果然醜惡，他生得非嘴非舌，長三尺零，披牙豬出，鑿銀釘一雙，圓眼光如電，兩耳搥風，吻吻聲，鬚長排鐵箭，渾身皮糙，還育手中使件蹊蹺物，九齒釘耙，個個驚妖，精硬着膽，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叫甚名字？快早說來。』餉你性命，八戒笑道：『我的兒，你也是不認得你猪祖宗哩。』上前來說與你聽，巨口獠牙神力大，玉皇殿我天蓬帥，掌管天河入萬兵，天宮快樂多自在，只因酒醉戲官娥，那時就把英雄賣，一嘴拱倒斗牛宮，吃了王母靈芝菜，玉皇親打二千鎚，把吾貶下三天界，教吾立志養元神，下方却又為妖怪，正在高莊善結親，命低撞着孫兄，到金箍棒下受他降，低頭纔把沙門拜，背馬扒包做赤工，前生少了唐僧債，鐵脚天蓬本姓猪，法名喚作猪八戒，那好精聞言，喝道：『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他哩，你却撞將來，我肯饒你，你不要走，看杵八戒道：』擊書，你原來是個築博士出身，妖精道：『我怎麼是築博士？八戒道：』不是築博士，怎麼會使棒鎚？那怪那容分說，近前亂打他，兩個在山凹裏，這一場好殺，九齒釘耙一條鐵杵，把丟解數，滾狂風，杵還機謀飛驟雨，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一個是有罪天蓬扶聖主，性正何愁怪與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個杵架猶如鱗出潭，這個耙來却似龍離浦，喊聲叱咤振山川，吹喝雄威驚地府，兩個英雄各逞能，捨身却把神通賭，八戒長起威風，與妖精廝鬪，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却說行者在唐僧背後，忽失聲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猪八戒真個獸呀，聽見說齋僧，就被我哄去了，這早晚還不見回來，若是一頓耙打退妖精，你看他得勝而同爭，曠功果，若戰他不過，被他拿去，却是我的晦氣，背面背後，不知罵了多少鬻馬溫哩，悟淨，你休言語，等我去看看，好大聖，他也不信，長老知道，怕

情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本身模樣，陪着沙僧，隨着長老。他由真身出個神，跳在空中觀看。但見那猓子被怪圍攙，釘絕勢亂，漸漸的難敵。行者忍不住，按落雲頭，厲聲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孫來了。」那猓子聽得是行者聲音，仗着勢，愈長威風，一頓肥，向前亂築。那妖精抵敵不住，道：「這和尚先不濟，這會子怎麼又發起狠來？」八戒道：「我的兒，不可欺負我，我家裏人來也。」一發向前，沒頭沒臉築去。那妖精抵敵不住，領羣妖敗陣去了。行者見妖精敗去，他就不會近前撥轉雲頭，竟回本處，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長者的肉眼，凡胎那裏認得？不一時，猓子得勝，也有轉來，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生，氣喘喘的走將來，叫聲師父。長老見了，驚訝道：「八戒，你去打馬草的，怎麼這般狼狽回來？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不容你打草麼？」猓子放下肥，提肚跌脚道：「師父，真要問說起來，就活活差殺人。」長老道：「爲甚麼差來？」八戒道：「師兄捉弄我，他先頭說風霧裏不是妖精，沒甚兇兆，是一莊村人家好善，蒸白米乾飯，白麵饅饅，齋僧的，我就當真，想着肚內饑了，先去吃些兒，假以打草爲名，豈知若千妖怪把我圍了，苦戰了這一會，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也。」行者在旁笑道：「這猓子胡說，你若做了賊，就學上一牢人，是我在這裏看着師父，何曾側離？」長老道：「是，啊，悟空不會離我，那猓子跳着嚷道：師父，你不曉得，他有替身，長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麼？」行者瞞不過，躬身笑道：「是有個把小妖兒，他不敢惹我們，八戒，你過來，一發照顧你照顧，我們既保師父，走過險峻山路，就似行軍的一般。」八戒道：「行軍便怎的？」行者道：「你做個開路將軍，在前割路，那妖精不來便罷，若來時，你與他賭鬥，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道：「量着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却說就我死在他手內也罷，等我先走。」行者笑道：「這猓子先說睡氣話，怎麼得長進？」八戒道：「哥，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即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先說句錯話兒，後便有威風。」行者歡喜，即忙背了馬，請師父騎上馬，沙僧挑着行李，相隨，八戒一路入山不題。却說那妖精，帥幾個敗殘的小妖，竟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無言。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問道：「大王常時出去，喜喜歡歡回來，今日如何煩惱？」老妖道：「小的們，我往常出洞巡山，不曾那裏的人與獸定撈幾個來家，養贖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見一個對頭，小妖問是那個。」

對頭老妖道：「一個和尚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名喚豬八戒，我被他一頓釘耙，把我縛得敗下陣來，好惱啊！我這一向常聞得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福漢，有人吃他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裏，正好拿住他蒸吃，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說不了，班部裏中閃上一個小妖，對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聲，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小妖跪下道：「大王纔說要吃唐僧肉，肉不中吃，老妖道：人都說吃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與天同壽，怎麼說他不中吃？」小妖道：「若是中吃，也到不得這裏，別處妖精也都吃了，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老妖道：「你知那三個小妖？」他道：「徒弟是沙和尚，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老妖道：「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那個孫行者比他如何？」小妖吐舌道：「不敢說，那孫行者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鬼四靈，普天神將，也不會惹得他過，你怎敢要吃唐僧？」老妖道：「你怎麼知道他這等詳細？」小妖道：「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行者使一條金箍棒，打進門來，可憐打得犯了骨牌名，都斷了絕六，還虧我有些見識，從後門走了，來到此處，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聽言，大驚失色，道：「正是大將軍怕識，語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安得不驚？」正都在悚懼之際，又一個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懼，莫怕，常言道：事從緩來，若是要吃唐僧，等我定個計策。」他老妖道：「你有何計？」小妖道：「我有個分瓣梅花計。」老妖道：「怎麼叫做分瓣梅花計？」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羣妖，點將起來，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只選三個，須是有能幹會變化的，都變做大王的模樣，頂大王的盔，戴大王的甲，執大王的杵，三處埋伏，先着一個戰豬八戒，再着一個戰孫行者，再着一個戰沙和尚，拾着三個小妖，調開他弟兄三個，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雲手，去捉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魚水盆內撿蒼蠅，有何難哉？」老妖聞此言，滿心歡喜，道：「此計絕妙，絕妙！」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罷，若是拿了唐僧，決不輕你，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小妖叩頭謝恩，叫點妖怪，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俱變做老妖，各執鐵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題。却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相隨八戒上大路，行數多時，

只見那路旁邊撲落的一聲響，跳出一個小妖，奔向前邊，要捉長老。孫行者叫道：「八戒，妖精來了，何不動手？那獸子不認真假，掣釘耙趕上亂築，那妖精使鐵杵就架相迎，他兩個一往一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鬥，又見那車杆裏響一聲，又跳出一個怪來，就奔唐僧，行者道：「師父不好了，八戒的眼拙，放那妖精來拿你，且等老孫打他去。」車杆裏迎上前，喝道：「那裏去？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話，舉杵來迎，他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沖，正相持處，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又跳出一個妖精來，竟奔唐僧，沙僧見了，大驚道：「師父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你坐在馬上，等老沙拿他去。」這和尚也不分好歹，即掣杖對面攔住那妖精鐵杵，恨苦相持，或喝或罵，亂攔亂關，漸漸的寫遠，那老怪在半空中見唐僧獨坐馬上，伸下五爪鋼鈎，把唐僧一把攔住，那師父下了馬，脫了笠，被妖精一陣風竟攝去了。可憐，這正是釋性遭魔難，正果江流又遇苦災星。老妖按下風頭，把唐僧拿到洞內，叫先鋒那定計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將軍一言既出，如白染皂，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罷，拿了唐僧封你為前部先鋒，今日你果妙計成功，豈可失信於你？你可把唐僧拿來，着小的們挑水刷鍋，煮柴燒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吃他一塊肉，以圖延壽長生也。」先鋒道：「大王，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來，怎麼不可吃？」先鋒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緊，猪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劍毒，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他也不來和我們廝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一擲，擲個窟窿，連山都掏倒了，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老怪道：「先鋒，憑你有何高見？」先鋒道：「依着我，把唐僧送在後園，擲在樹上，兩三日不要與他吃飯，一則園他裏面乾淨，二則等他三人不來門前尋找，打聽得他們回去了，我們却把他拿出來，自自在在的受用，却不是好？」老怪笑道：「正是。」正是先鋒說得有理，一聲號令，把唐僧拿入後園，一條繩綁在樹上，衆小妖都去前面去聽候。你看那長老，老苦，捱着繩纏索，漸漸緊縛，牢拴，止不住，眼邊流淚，叫道：「徒弟呀，你們在那山中擒怪，甚路裏趕妖，我波嚴魔捉來，此處受災，何日相會，痛殺我也。」正自兩淚交流，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長老，你也進來了，長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中的樵子，被那山主前日拿來，綁在此間，今已三日，算計要吃我哩。」長老滴眼

道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無甚掛礙。我却死得不甚乾淨。樵子道：長老，你是個出家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死便死了，有甚麼不乾淨。長老道：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經，要超度那幽囚無主的孤魂。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那枉死城中無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場功果，盡化作風塵。這却怎麼得乾淨也。樵子聞言，眼中墮淚道：長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傷情。我自幼失父，與母親居，更無家業，止靠著打柴爲生。老母今年八十三歲，只我一人奉養。倘若身喪，誰與他埋屍送老，苦哉苦哉。痛殺我也。長老聞言，放聲大哭道：可憐可憐，山人尚有恩親，意空教貧僧會念經，奉事親，皆同一理。你爲親，我爲君恩，正是那流淚眼，觀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却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急回來路旁邊，不見了師父，止存白馬行囊，慌得他牽馬挑擔，向山頭找尋。咳，正是那有難的江湖專遇難，降魔的大聖亦遭魔，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成征怪物

金公施法擒妖邪

話說孫大聖牽着馬，挑着擔，滿山頭尋叫師父，忽見猪八戒氣噴噴的跑將來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師父不見了，你可曾看見。八戒道：我原來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麼將軍。我捨着命與那妖精戰了一會，得命回來。師父是你與沙僧看着的，反來問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麼眼花了，把妖精放回來。拿師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着師父的，如今連沙和尚也不見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帶師父那裏出恭去了，說不了。只見沙僧來到，行者問道：沙僧，師父那裏去了。沙僧道：你兩個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將來。拿師父，若沙去打那妖精的，師父自家在馬上坐來。行者氣得暴跳道：中他計了。中他計了。沙僧道：中他甚麼計。行者道：這是分瓣梅花計，把我弟兄們調開，他劈心裏撈了師父去了。天天却怎麼好，止不住腮邊淚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腫包了。橫豎不遠，只在這座山上我們尋去來。三人只得上山找尋，行了有二十里遠，近只見那懸崖之下，有一座洞府，削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瑞草，馨香紅杏，碧桃豔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

參天二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雲。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煙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窮齡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住多年吃人的妖怪。果然不亞神仙境，真是藏風聚氣。巢行者見了，兩三步跳到門前看處。那石門緊閉，門上橫安着一塊石版。石版上有八個大字，乃隱霧山折岳連環洞。行者道：「八戒動手啊！」此間乃妖怪住處。師父必在他家也。那猓子仗勢行兇，舉釘鉅鎗，將去把他那石頭門築了一個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我師父來，免得釘鉅鎗倒門。」一家子都是了帳守門的小妖，急急跑入報道。大王聞出禍來了，老怪道：「有甚禍？」小妖道：「門前有人把門打破，學道要師父哩。」老怪大驚道：「不知是那個尋將來也。」先鋒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那小妖奔至前門，從那打破的窟窿處，歪着頭往外張。見是個長嘴大耳朵，即回頭高叫：「大王，莫怕他，這個是豬八戒，沒甚本事，不敢無理他。若無理開了門，拿他進來，煮蒸怕便，只怕那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八戒在外邊聽見道哥啊，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師父定在他家了，你快上前行者罵道：「潑孽畜，你孫外公在這裏，送我師父出來，饒你命罷。」先鋒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也尋將來了。」老怪報怨道：「都是你定的，甚麼分辯分辯，却惹得禍事臨門，怎生結果？」先鋒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記得孫行者是個寬洪海量的猴頭，雖則他神通廣大，却好奉承。我們拿個假人頭出去哄他一哄，奉承他幾句，只說他師父是我們吃了，若還哄得他去了，唐僧還是我們受用，哄不過，再作理會。」老怪道：「那裏得個假人頭？」先鋒道：「等我做一個兒看。」好妖怪，將一把銜鋼刀斧，把柳樹根砍做個人頭模樣，噴上些人血，糊糊塗塗的，看一個小怪，使漆盤兒拿至門下，叫道：「大聖爺爺，魚怒容真，孫行者果好奉承，聽見叫聲，大聖爺爺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動手，看他有甚話說。」拿盤的小怪道：「你師父被我不大王拿進洞來，洞裏小怪村頑，不識好歹，這個來吞那個來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師父吃了，只剩了一個頭在這裏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罷，只拿出人頭來，我看是真是假。」那小怪從門窟裏拋出那個頭來，豬八戒見了，就哭道：「可憐啊，那們個師父進去，再做這們個師父出來也。」行者道：「猓子，你且認認是真是假。」就哭入戒道：「不差，人頭有個真假的。」行者道：「這是個假人頭。」八戒道：「怎認得是假？」行者道：「真人頭拋出來，撲搭不響，假人頭

拋得像梆子聲，你不信等我拋了你聽。拿起來往石頭上一擲，噹的一聲響亮。沙和尚道：「哥哥，響哩！」行者道：「響便是假的，我教他現出本相來你看。」急掣金箍棒，撲的一下打破了八戒看時，乃是個柳樹根。歡子忍不住罵起來道：「我把你這夥毛團，你將我師父藏在洞裏，拿個柳樹根哄你豬祖宗，莫成我師父是柳樹精變的，慌得那李壘的小怪戰兢兢跑去報道。鞋難難，鞋難難，老妖道：『怎麼有許多難？』小妖道：『猪八戒與沙和尚倒哄過了。』孫行者却是個販古董的，識貨，說貨他就認得是個假人頭。如今得個真人頭與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麼得個真人頭？」我們那剝皮亭內有吃不了的人頭，選一個來，衆妖即至亭內，揀了個新鮮的頭，教豬頭皮、滑塔塔的，還使盤兒拿出，叫大聖爺爺先前委是個假頭，這個真正是唐老爺的頭。我大王留了鎮宅子的，今特獻出來也。撲通的把個人頭，又從門窟裏拋出血滴滴的亂滾。孫行者認得是個真人頭，沒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齊放聲大哭。八戒噙着淚道：「哥哥且莫哭，天氣不是好天氣，恐一時弄臭了。」等我拿將去，乘生氣埋下，再哭。行者道：「也說得是那歡子不嫌穢，污把個頭抱在懷裏，跑上山崖，向陽處尋了個藏風聚氣的所在，取釘釘築了一個坑，把頭埋了。又築起一個墳塚，纔叫沙僧你與哥哥哭著，等我去尋些甚麼供養供養，他就走向洞邊，築幾根大柳枝，拾幾塊鴉卵石，回至墳前，把柳枝兒插在左右。鴉卵石堆在面前，行者問道：『這是怎麼說？』八戒道：『這柳枝權爲松柏，與師父遮遮墳頂。這石子權當點心，與師父供養供養。行者喝道：『秀貨人已死了，還將石子兒供他。』八戒道：『表表生入，竟權爲孝道。』」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則廬墓，二則看守行李馬匹。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屍萬段，與師父報仇去來。」沙和尚道：「大哥言之極當，你兩個看意。我在此處看守，好八戒，即脫了皂錦直裰，束一束着體小衣，舉網隨着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辯，竟自把他石門打破，喊聲振天，叫道：『還我活唐僧來耶！』那洞裏大小羣妖，一個個魂飛魄散，都報怨先鋒的不是。老妖問先鋒道：『這些和尚打進門來，却怎麼治？』先鋒道：『古人說得好，手插魚籃，避不得鯉，一不做，二不休。左右帥領家兵，殺那和尚去來。』老怪聞言，無計可奈，真個傳令叫小的們，各要齊心，將精銳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齊吶喊，殺出洞門。這大聖與八戒，急退幾步到

那山場平處，抵住羣妖，喝道：「那個是出名的頭兒？那個是拿我師父的妖怪？那羣妖扎下營盤，將一面銷繡花旗，閃一閃，老怪持鐵杵，颯聲高叫道：『那僧和尚，你認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數百年放蕩於此，你唐僧已是我吃了。你敢如何行者罵道：』這大膽的毛團，你能有多少的年紀？敢稱南山二字？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右，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孔聖人是儒教之尊，亦僅呼為夫子，你這個孽畜，敢稱甚麼南山大王？數百年之放蕩，不要走，吃你外公老爺一棒。那妖精側身閃過，使杵抵住鐵棒，睜圓眼問道：『你這嘴臉，像個猴兒模樣，敢將許多言語壓我？你有甚麼手段？在吾門下猖狂行者笑道：』我把你個無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孫你站住，硬着膽，且聽我說。祖居東勝大神洲，天地包藏幾萬秋，花果山頭仙石卵，卵開產化我根苗。生來不比凡胎類，聖體原從日月儔。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穎悟大丹頭。官封大聖居雲府，倚勢行兇鬥牛。十萬神兵難近我，滿天星宿易為收。名揚宇宙方方曉，智貫乾坤處處留。今幸皈依從釋教，扶持長老向西遊。逢山開路無人阻，遇水支橋有怪愁。林內旒威擒虎豹，崖前復手捉貔貅。東方果正來西域，那個妖邪敢出頭？孽畜傷師真可恨，特教時下命皆休。那怪聞言，又驚又恨，使鐵杵打行者，輕輕的，用棒架住，還要與他講話。那八戒忍不住，掣絕亂築，那怪的先鋒，先鋒帥衆齊來。這一場，在山中平地混戰，真是好殺。東土大邦，上國僧，西方極樂取真經。南山大豹噴風霧，路阻深山獨顯能。施巧計，弄乖伶，無知誤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廣，更遣八戒有聲名。羣妖混戰山平處，塵土紛飛天不清。那陣上小妖呼咩，鎗刀亂舉，這禪廂神僧叱喝，把棒齊興。大聖英雄無敵手，悟能精壯喜強年。南禺老怪部下先鋒，都為唐僧一塊肉，致令捨死又亡生。這兩個因師性命成仇隙，那兩個為要唐僧戒惡情。往來門經多半會，沖沖撞撞沒輸贏。孫大聖見那些小妖，勇猛打不退，即使個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嚙在口中噴出去，叫聲變，就變做本身模樣。一個使一條金箍棒，從前邊往裏打進，那二三百個小妖，願前不能願後，遮左不能遮右。一個個各自逃生，敢走歸洞。這行者與八戒，從陣裏往外殺來，可憐那些不識俺的妖怪，搗着把九孔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嚇得那南山大王，旋風生霧，得命逃回。那先鋒不能變化，早被行者一棒。

打倒現出本相，乃是個鐵背蒼狼怪。八戒上前扯着腳，翻過來看了道：「這齋從小兒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豬子，羊羔兒，吃了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道：『欲于不可遜慢，快趕老怪討師父的命去來。』八戒回頭就不見，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兒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來也。」八戒道：「妙哉，妙哉，兩個喜喜，做不得勝，而回，却說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吩咐小妖搬石塊，挑土把前門堵了，那些得命衆小妖一個個戰兢兢的，把門都堵了，再不放出頭。這行者引入八戒，趕至門首，吹喝，內無人答應。八戒使劍，某時莫想得動，行者知之，道：「八戒，莫費氣力，他把門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門，師仇怎報？」行者道：「且回上慈前看看沙僧去。」二人復至本處，見沙僧還哭哩。八戒越發傷悲，哭了，妃伏在墳上手撲着土，哭道：「苦命的師父啊，那裏再得見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這妖怪把前門堵了，一定有個後門出入，你兩個只在此間等我再去尋看。」八戒滴淚道：「哥哥啊，仔細着，莫速你也撈去了，我們不好哭得，哭一聲師父，哭一聲師兄，就要哭得亂了。」行者道：「沒事，我自育手段，好大聖，收了棒，東京掃，搜一步轉過山坡，忽聽得潺潺水響，且回頭看處，原來是洞中水簷，上溜頭沖澗下來，又見洞那邊有座門兒，門左邊有一個出水的暗流，他道：「不消講，那就是後門了。若要是原嘴臉，恐有小妖閃門看見，認得等我變作個水蛇兒過去，且住，變水蛇恐師父的陰靈兒知道，怪我出家人，變蛇纏長，變作個小兒，兒過去罷，也不好。」恐師父怪我出家人，腳多，即做一個水老鼠，鼠的一聲，攆過去，從那出水的港中，鑽至裏面天井中，探着頭兒觀看，只見那向陽處有幾個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塊塊的理着晒哩。行者道：「我的兒啊，那想是師父的肉，吃不了，晒乾巴子，防天陰的，我要現本相，趕上前，一棍子打殺，顯得我勇無謀，且再變化進去，尋那老怪，看是如何。」跳出洞，搖身又一變，變做個有翅的螞蟻兒，真個是力微身小，號玄駒，日久該修有翅飛，閒渡橋邊掛陣，喜來林下門仙機，善知雨至常封穴，壘積塵多送作灰，巧巧輕輕能爽利，幾番不覺過柴扉，他展開翅，無聲無影，一直飛入中堂，只見那老怪煩煩惱惱，正坐有一個小妖，從後面跳將來，報道：「大王萬千之喜，老妖道：「喜從何來？」小妖道：「我纔在後門外牆頭上探看，忽聽得有人大哭，即竄上峰頭，望原來是豬八戒，孫行者，沙和尚，在那裏拜墳痛哭，想是那

個人頭認做唐僧的頭葬下，擱作墳墓哭哩。行者在暗中聽說，心內歡喜道：「若出此言，我師父還藏在那裏，未曾吃哩，等我再去尋尋，看死活如何。」再與他說話，好大聖飛在中堂，東張西看，見旁邊有個小門兒，關得甚緊，即從門縫兒裏鑽去看時，原是個大園子，隱隱的聽得燕聲，竟飛入深處，但見一叢大樹，樹底下擱着兩個人，一個正是唐僧，行者見了，心癢難撓，忍不住，現了本相，近前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滴淚道：「悟空，你來了，快救我一救，悟空悟空行者道：師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風，凱，你既有命，我可救得你，那怪只說已將你吃了，全個假人頭哄我，我們與他恨苦相持，師父放心，且再熬熬兒，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來解救。大聖念聲呪語，却又搖身變做個螞蟻兒，復入中堂，叮在正樑之上，只見那些未傷命的小妖怪，簌簌攢攢紛紛嚷嚷，內中忽跳出一個小妖，告道：「大王，他們見堵了門，攻打不開，死心塌地，捨了唐僧，將假人頭弄做個墳墓，今日突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後日復了三好道回去，打聽得他們散了，啊，把唐僧拿出來，碎剗碎剗，把些大料煎了，香噴噴的大家吃一塊兒，也得個延年長壽。」又一個小妖拍着手道：「莫說莫說，還是蒸了吃的有味。」又一個說：「煮了吃，還省柴。」又一個道：「他本是個稀奇之物，還着些鹽兒醃醃，吃得長久。」行者在樑中聽見，心中大怒道：「我師父與你有甚毒情，這般算計吃他，即將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輕輕吹出，暗念呪語，都教變做鹽睡蟲兒，往那衆妖臉上拋去。一個個鑽入鼻中，小妖漸漸打盹，不一時，都睡倒了。只有那個老妖睡不穩，他兩隻手揉頭搓臉，不住的打噴嚏，捏鼻子行者道：「莫是他曉得了，與他個雙燈。」又拔一根毫毛，依樣兒做了，拋在他臉上，鑽於鼻孔內，兩個蟲兒一個從左進，一個從右入，那老怪顯起來，伸伸腰，打兩個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行者暗喜，纔跳下來，現出本相，耳朵裏取出棒來，幌一幌，有碼蛋粗細嘴的一聲，把旁門打破，跑至後園，高叫師父。長老道：「徒弟快來解解繩兒，綁壞我了。」行者道：「師父不要忙，等我打殺妖精，再來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舉棍要打，又滯住手道：「不好，解了師父來，打復至園中，又思量道：等打了來，救如此者，再三番，却纔跳跳舞舞的到園裏，長老見了，悲中作喜道：「憐兒，想是看見我不曾傷命，所以歡喜得沒是處，故這等作跳舞也。」行者纔至前，將繩解了，挽着師父就走，又聽得對

而樹上鄉的人叫道：老爺捨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長老立定身，叫：悟空，那個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麼人？長老道：他比我先拿進一日，他是個樵子，說有母親年老，甚是思想，倒是個盡孝的一發，連他都救了罷。行者依言也解了繩索，一同奔出後門，蹣上石崖，過了陡澗，長老謝道：賢徒，虧你救了他與我命，悟空，悟淨都在何處？行者道：他兩個都有那裏哭你哩，你可叫他一聲。長老果厲聲高叫道：八戒，八戒，那猢猻子哭得昏頭昏腦的，揩揩鼻涕，眼淚道：沙和尚師父回家來，顯魂哩。在那裏叫我們不是？行者上前喝了一聲道：夯貨，顯甚麼魂？這不是師父來了，那沙僧撞頭見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師父，你受了多少苦啊，哥哥怎生救得你來也。行者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聞言，咬牙恨齒，忍不住發起，把那墳塚一頓築倒，插出那人頭，一頓築得稀爛。唐僧道：你築他爲何？八戒道：師父啊，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着他哭，長老道：虧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們打了他門，壞着要我，想是拿他來搪塞，不然啊，就殺了我，還把他埋一埋，見我們出家人之意。那猢猻子聽長老此言，遂將一包稀爛骨肉，埋下也，擱起個墳墓。行者却笑道：師父，你請略坐坐，等我勦除去來，卽又跳下石崖，過澗入洞，把那鄉唐僧與樵子的繩索，拿入中堂，那老妖還睡着，卽將他四馬攢蹄，細細使金箍棒掬起來，握在肩上，竟出後門，鑽入戒壇，攪的難見道，哥哥好幹道，握頭事再尋一個兒，趁頭挑着不好。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舉起就築，行者道：且住，洞裏還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哥啊，有便帶我進去打他。行者道：打又費工夫了，不若尋些柴，教他斷根罷。那樵子聞言，卽引入戒去，東凹裏尋了些破楠竹，敗葉松，空心柳，斷根藤，黃蒿老菽，蘆葦乾桑，挑了若干，送入後門裏。行者點上火，八戒兩耳搗起風，那大聖將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瞋睡蟲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醜來，烟火齊着，可憐，莫想有半個得命。連洞府燒得精空，却問見師父，師父聽見老妖方醒，喚便叫徒弟，妖精醒了，八戒上前一鉅，把老妖築死，現出本相，原來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行者道：花皮會吃老虎，如今又會變人，這頓打死，纔絕了後患也。長老謝之不盡，舉鞍上馬，那樵子道：老爺，向西南去不遠，就是舍下，請老爺到舍，見見家母，叩謝老爺活命之恩。送老爺上路，長老欣然，遂不騎馬，與樵子並四衆同行，向西南途還，前來不多路，果見石徑重漫，苔綠柴

門纏繞藤花四面山光連接。一林高峯迢遞，密密松篁交翠，紛紛異卉奇葩。地僻雲深之處，竹籬茅舍人家。這見一個老嫗，倚着柴扉，眼淚汪汪的，見天兒地的痛哭。這樵子看見自家母親，丟了長老，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叫道：「母親，兒來也。」老嫗一把抱住道：「兒啊，你這幾日不來家，我只說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難忍。你既不曾被害，何以今日纔來？」你繩擔柯斧，俱在何處？」樵子叩頭道：「母親，兒已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實是難得性命。幸虧這幾位老爺，這老爺是東土唐朝往西天取經的羅漢，那老爺倒也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爺神鍾廣，大把山主一頓打死，却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概眾小妖，俱盡燒死，却將那位老爺解下救出。連孩兒都解救出來。此誠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他們孩兒也死無疑了。如今徹夜行走，也無事矣。那老嫗聽言，一步一拜，拜接長老四衆，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娘兒兩個，磕頭稱謝，不虛慌慌忙忙的，安排些齋齋，謝入戒道：「樵哥，我知你府上也寒蕪，只可將就一飯，切莫費心。」大擺佈，樵子道：「不瞞老爺說，我這山間實是寒薄，沒甚麼香蕪，蕪菹，川椒大料，只是幾品野菜，奉獻老爺，權表寸心。」八戒笑道：「聒噪，聒噪，放快些兒，就是我們肚中餓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時，展抹桌凳，擺將上來。果是幾盤野菜，但見那嫩焯黃花菜，酸醬白豉丁，淨醬馬齒莧，江蘇，腐腸菜，燕子不來香，且嫩芽兒，小脆蓮荷，爛煮馬藍頭，白嫩狗蹄，豬耳朵，落野莓，灰條熟爛，能中吃，剪刀股，牛塘利，倒蓮窩，螺螺碎，碎米蕪，蕪菜，破品骨香，又滑膩，油炒烏菜花，菱科甚可誇，豬根菜，並兒菜，四怨，近水實清蕪，着麥娘，嬌且佳，破破納，不穿他，苦麻，盞下蔞，蔞菜，雀兒，鷓鴣，御猴，腳跡，油灼灼，煎來，只好吃，斜蕪香，蕎抱，覆蕪，燈蛾兒，飛下板，蕪蕪，羊耳，禿，枸杞，頭，加上為藍，不用油，燒般野菜，一餐飯，樵子虔心為謝，酬師徒們飽餐一頓，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請母親出來，再拜再謝。樵子只是磕頭，取了一條，木棍，結束了衣襟，出門相送。沙僧牽馬入戒挑擔，行者緊隨左右。長老在馬上，拱手道：「樵哥，煩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別一齊登高下坂，轉澗尋坡。長老在馬上，思量道：「徒弟啊，自從別主來西域，遞遞迢迢去路遙，水水山山，不脫妖妖怪怪，性命難逃。心只為經三藏，念念仍求上九霄，碌碌勞勞，何日了。幾時行滿轉唐朝，樵子聞言道：「老爺切莫憂思，這條大路，向

西方不遠千里，就是天竺國極樂之鄉也。長老聞言，翻身下馬道：「有勞遠涉，既是大路，請橋哥同府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適聞厚投，感齋食僧，無甚相謝。只是早晚誦經，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長壽，那樵子啞啞相辭，復同去路。師徒遂一直投西，正是降怪解冤，離苦厄，受恩上路，用心行，畢竟不知還有幾日，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致旱

孫大聖勸善施霖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披戴，宇宙剖判，玄光真樂，世間無賽。靈鷲峰前，寶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乾坤上下。羣生知者，壽同山海，却說三藏師徒四衆，別樵子下了隱霧山，奔上大路，行經數日，忽見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國。行者搖手道：『不是，不是。』如來處雖稱極樂，却没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樓臺殿閣，喚做靈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國。也不是如來住處。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前邊方知明白。不一時，至城外三藏下馬，入到三層門裏，見那民事荒涼，街衢冷落。又到市口之間，見許多穿青衣者，左右擺列，有幾個冠帶者，立於房簷之下。他四衆順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避，搭入戒村，悉把長嘴掬一掬，叫道：「讓路，讓路。那些人搖擡頭，看見模樣，一個個骨軟筋麻，跌跌踉踉，都道：『妖精來了，妖精來了！』說得那簷下短帶者，戰兢兢，躬身問道：『那方來者？』三藏恐他們鬧禍，一力當先，對衆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路過寶方，一則不知地名，二則未落人家，纔進城，甚失迴避。』衆位怒罪那官人，却纔施禮道：『此處乃天竺外郡地名鳳仙郡，連年乾旱，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行者聞言道：『你的榜文何在？』衆官道：『榜文在此。』適間纔打掃廊簷，還未張掛。行者道：『拿來，我看。』衆官即將榜文展開，掛在簷下。行者四衆上前同看，榜上寫着：『大天竺國鳳仙郡郡侯上官爲榜聘明師，招求大法事。茲因郡土寬弘，軍民殷實，連年亢旱，累歲乾荒，民田蕪而軍地蕪，河道涸而溝澮空，井中無水，泉底無聲，富民聊以全生，窮軍難以活命，斗粟百金之價，東薪五兩之資，十歲女易米三升，五歲男隨人帶去。城中懼法，典衣當物，以存身。鄉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願命爲此。出給榜文，仰望十方賢者，禱雨救民，恩當重報，願以千金奉謝。』」

至榜者行者看罷對衆宣道：「郡侯上官何也？衆宣道：「上官乃是他姓，此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却少入戒道，哥哥不會識得。百家姓後有一句上官歐陽三藏道：徒弟們且休閑講，那個會求雨與他求一場甘雨以濟民瘼，此乃萬善之事，如不會就，行莫誤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難事？我老孫翻紅攪海，換斗移星，闖天弄井，吐霧噴雲，擔山趕月，喚雨呼風，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要子的勾當？何爲稀罕？衆官聽說着兩個急去郡中報道。老翁萬千之喜至也。那郡侯正焚香獻祝，聽得報聲喜至，即問何喜。那宣道：「今日領榜，方至市口張掛，即有四個和尚，解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者，見榜即道能祈甘雨，特來報知。那郡侯即整衣步行，不用騎馬，多人竟至市口，以禮敦請，忽有人報道：「郡侯老爺來了，衆人閃過。那郡侯一見唐僧，不怕他徒弟醜惡，當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鳳仙郡郡侯上官氏，薰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望師大捨慈悲，運神功，拔濟，拔濟三藏答禮道：「此間不是講話處，待貧僧到那寺觀，却好行事。郡侯道：「老師同到小衙，自有潔淨之處，師徒們遂牽馬挑擔，竟至府中，一一相見。郡侯即命看茶擺齋，少頃齋至，那八戒放量吞餐，如同餓虎，饒得那些捧盤的心驚膽戰。一往一來，添湯添飯，就如走馬燈兒一般，剛剛供上，竟吃得飽滿，方休齋畢。唐僧謝了齋，却問郡侯大人貴處乾旱幾時了。郡侯道：「敝地大邦天竺國鳳仙外郡，晉司牧一連三載，遇乾荒，草子不生，絕五穀，大小人家買賣，十門九戶俱啼哭，三停餓死二停人，一停道似風中燭。下官出榜遍求賢，幸遇真僧來我國，若施寸雨濟黎民，願奉千金酬厚德。行者聽說滿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說莫說，若說千金爲謝，半點甘雨全無，但論積功累德，老孫送你一場大雨。那郡侯原來十分清正賢良，愛民心重，即請行者上坐，低頭下拜道：「老師果捨慈悲，下官必不敢悖德。行者道：「且莫講話，論起但煩你好看我師父等老孫行事。沙僧道：「哥哥怎麼行事？行者道：「你和我入戒過來，就在這堂下，隨着我做個羽翼等老孫喚龍來行雨，入戒沙僧謹依使令。三個人都在堂下，郡侯焚香禮拜，三藏坐着念經，行者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即時見正堂上一朵烏雲漸漸落至堂前，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那敖廣收了雲脚，化作人形，走向前對行者躬身施禮道：「大聖喚小龍來，那方使用？行者道：「請起，累你遠來，別無甚事。此間乃鳳仙郡。」

連年乾旱。問你如何不來下雨。老龍道：啓上大聖得知。我雖能行雨。乃上天遣用之輩。上天不差。豈敢擅自來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過此方。見久旱民苦。特着你來此施雨救濟。如何推託。龍王道：豈敢推託。但大聖念真言呼喚。不敢不來。一則未奉上天御旨。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怎麼動得雨部。大聖既有拔濟之心。容小龍同海龍兵。煩大聖到天宫奏准。請一道降雨的聖旨。請水官放出龍來。我却好照旨意數目下雨。行者見他說出理來。只得發放老龍同海。他即跳出罡斗。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爲之。切莫打誑語。行者即吩咐八戒。沙僧保着師父。我上天宮去也。好大聖說聲去。寂然不見。那郡侯膽戰心驚道：孫老爺那裏去了。八戒笑道：駕雲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傳出飛報教滿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軍民人等。家家供奉龍王牌位。門設清水缸。缸插楊柳枝。侍奉香火。拜天不題。却說行者一路勛斗雲。竟到西天門外。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聖取經之事完乎。行者道：也差不遠矣。今行至天竺國界。有一外郡名鳳仙郡。被處三年不雨。民甚艱苦。老孫欲祈雨拯救。呼得龍王到彼。他言無旨。不敢私自爲之。特來朝見玉帝。請旨天王王道。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我向時聞得說那郡侯撒潑。冒犯天地。上帝見罪。立有米山。額山。黃金大鎖。直等此三事倒斷。纔該下雨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見玉帝。天王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竟至通明殿外。又見四大天師迎道：大聖到此何幹。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國界。鳳仙郡無雨。郡侯召師祈雨。老孫呼得龍王。稟命降雨。他說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來求旨。以懸民困。四大天師道：那方不該下雨。行者笑道：該與不該。煩爲引奏。引奏看老孫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語云：蒼蠅包網兒。好大面皮。許旌陽道：不要亂談。且只帶他進去。丘洪濟道：張道陵與葛許四真人引至靈寶殿下。啓奏道：萬歲。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欲與求雨。特來請旨。玉帝道：那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師監觀萬天浮遊三界。駕至他方。見那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於拔香殿內。汝等引孫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斷。即降旨與他。如不倒斷。且休管閑事。四大天師即引行者至拔香殿內看時。見有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額山。約有二十丈高。下一座蘄山。約有一隻拳大之雞。

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賺那米吃。顏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妬那顏吃。左邊懸一虛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金鎖，有一尺三四寸長短，鎖挺有指頭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籠兒燎着那鎖挺。行者不知其意，回頭問天師曰：「此何意也？」天師道：「那處觸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直等雞啄了米盡，狗妬得麵盡，燈籠斷鎖挺，那方纔該下雨哩。」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再不敢啓奏，走出殿，滿面含羞。四天師笑道：「大聖不必煩惱，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善善，驚動上天，那米顏山即時就倒，鎖挺即時就斷，你去勸他歸善，福自來矣。」行者依言，不上靈寶辭玉帝，竟來下界，覆凡夫須臾，到西天門，又見護國天王、天王道，請旨如何。行者將米山、顏山、金鎖之事，說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傳旨，適問天師送我，教勸那厮歸善，即福原也。」遂相別，降雲下界。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員人等，接着都簇擁攔攔來問。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只因你這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政令黎民有難，如今不肯降雨，慌得郡侯跪伏在地道：『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行者道：『你把那齋天的素供，怎麼推倒喂狗，可實實說來。』那郡侯不敢隱瞞，道：『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獻供齋天，在於本衙之內，因疑不緊，惡言相鬥，一時怒發無知，推倒供桌，潑了素饌，果是喚狗來吃了。這兩年，憶念在心，神思恍惚，竊虞可以解釋，不知上天見罪，遣管黎民，今遇老師降臨，萬望明示上界，怎麼接計較。』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帝下界之日，見你將齋供喂狗，又口出穢言。玉帝即立三事記段，八戒問道：『是甚三事？』行者道：『拔香殿立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顏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的，賺那米吃；顏山邊有一個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的，妬那顏吃。左邊又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鎖挺兒有指頭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籠兒燎着那鎖挺。直等那雞啄米盡，狗妬得麵盡，燈籠斷鎖挺。他這裏方纔該下雨哩。八戒道：『不打緊，哥哥肯帶我去，變出法身來，一頓把他的米顏都吃了。』鎖挺弄斷了，管取下。再行者道：『數子莫胡說，此乃上天所設之計，你怎麼得見三藏道，似這等說？』怎生是好行者道：『不難，我臨行時，四天師曾對我言，但只作善可解。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憑老爺指教。』下官一一皈依也。行者道：『你若同

心向善，趁早念佛看經。我還替你作爲。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釋。不久天即誅之。性命不能保矣。那郡侯磕頭禮拜，誓願皈依。當時召請本處僧道，啓建道場，各各寫發文書，申奏三天。郡侯領衆，拉香瞻拜，答天謝地，引罪自責。三藏也與他念經。一壁廂又出飛報，教城裏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人都要燒香念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行者和豬歡喜，對八戒道：「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等老孫，再與他去來。」八戒道：「哥哥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這郡侯聽信老孫之言，果然受教，恭敬慈悲，誠心念佛。我這去再奏玉帝，求些雨來。」八戒道：「哥哥既要去，不必遲疑，且就潤我們行路。」必求雨一場，庶成我們之正果也。好大聖，一縱雲頭，直至天門外，又遇着護國天王。天王道：「你今又來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歸善矣。天王亦喜，正說處，早見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書，僧家罪牒，到天門外候遞。那符使見了行者，施禮道：「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行者道：「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符使道：「直送至通明殿上，與天師使遞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當隨後而去。」那符使入天門去了。護國天王道：「大聖不消見玉帝了，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借點留神，竟有雨下也。真個行者依言入天門裏，不上靈霄殿，求詣旨，遶轉雲步，竟往九天應元府。見那雷門使者，糾錄典者，廉訪典者，都來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天尊。」三使者即爲傳奏。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度，紫衣出迎，相見禮畢。行者道：「一事特來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見那乾旱之甚，已許他求雨。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燈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可該下雨。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玉帝着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麵山、金鎖。只要三事倒斷，方該下雨。我愁難得倒斷。」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衆件善以爲人有善念，天必從之。照樣可以回天心，解災難也。今已善念頓生，善聲盈耳，適間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孫因特造尊府，告借留神，官將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鄧辛張陶帥領四電，頓子即隨大聖下降鳳仙郡，避雷那四將同大聖，不多時，至於鳳仙境界，即於半空中作起法來。只聽得咄囉囉的雷聲，又見那浙瀝瀝的閃電，真個是電掣紫金蛇，雷轟葦葉開，燄燄飛火光，霹靂崩山洞，列缺滿天明。覺驚連地裂，

紅綸一閃發萌芽，萬里江山都撼動。那鳳仙郡城裏城外，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今日見有雷聲，燼閃一齊跪下，頭頂着香爐，有的手拈着柳枝，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一聲善念，果然驚動上天。正是那古詩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且不說孫大聖指揮雷將掣電轟雷於鳳仙郡，人人騰善，却說那上界直符使者，將僧道兩家的牒文，送至通明殿。四天神師，奏雷霄殿。玉帝見了道，那廝們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正說處，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道：所立米嶺山俱倒了。霎時間米嶺皆無，鎖匙亦斷，奏未畢，又有當駕天官引鳳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本郡郡主並備城大小黎庶之家，無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禮佛敬天。今啓垂慈，普降甘雨，救濟黎民。玉帝聞言大喜，即傳旨着風部雲部雨部各遵號令，去下方接鳳仙郡界。即於今日今時，聲雷佈雲，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時有四大天神領旨，傳與各部隨時下界，各遵神威，一齊振作。行者正與鄭辛張陶，令閃電嫗子在空中調弄，只見衆神都到，合會一天。那中間風雲際會，甘雨滂沱，好雨濃濃，雲濛濛，黑霧雷車轟轟，閃電灼灼，激激狂風，陰陰驟雨。所謂一念回天，萬民滿益。金廚大聖施元運，萬里江山處處陰，好雨傾河倒海，被野迷空，簷前垂瀑布，鵝外響玲瓏。萬戶千門人念佛，六街三市水流洪。東西河道條條滿，南北溪灣處處通。橋苗得潤，枯木回生。田疇麻麥成，村堡荳糧升。客旅喜通販賣，農夫愛爾耘耕。從今黍稷多條暢，自然稼穡得豐登。風調雨順，民安樂，海晏河清，享太平。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衆神祇漸漸收回。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四部衆神，且暫停雲從，待老孫去叫郡侯拜謝列位。列位可撥開雲霧，各現真身。與這凡夫親眼看看，他緣信心供奉也。衆神聽說，只得都停在空中。這行者按落雲頭，竟至郡裏。早見三藏八戒沙僧都來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來謝行者道：且慢謝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教他向後好來降雨。郡侯隨傳飛報，召衆同酬，都拈香朝拜。只見那四部神祇，開明雲霧，各現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雲部風部。你看那龍王顯像，雷將舒身，雲童出現，風伯垂真，龍王顯像，銀鬚蒼髯，世無雙。雷將舒身，鈎嘴威顏，誠莫比。雲童出現，誰如玉面金冠，風伯垂真，曾似峨眉瓊眼，齊齊顯露青霄上，各各挨排現聖儀。鳳

仙郡界人纔信頂禮拈香惡性回今日仰朝天。將洗心向善盡皈依衆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人民拜之不已。孫行者又起在雲端對衆作禮道。有勞有勞請列位各歸本部。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供養高真。遇時節醮謝。列位從此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還來拯救拯救衆神。依言各各轉部不題。却說大聖墜落雲頭。與三藏道事。那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聞言。急忙行禮道。孫老爺說那裏話。今此一場。乃無量無邊之恩德。下官這裏差人辦備小宴。奉答厚恩。仍買治民間田地。與老爺起建寺院。立老爺生祠。勒碑刻石。四時享祀。雖刻骨鑲心。難報萬一。怎麼就說走路的話。三藏道。大人之言雖當。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脚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間。定走無疑。那郡侯那裏肯放。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起蓋祠宇。次日。大開佳宴。請唐僧高坐。孫大聖與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把杯獻饌。細吹細打。款待了一日。這場果是欣然。有詩爲證。田疇久旱逢甘雨。河道經商處處通。深感神僧來郡界。多蒙大聖上天宮。解除三事從前懸。一念歸依善果弘。此後願如堯舜世。五風十雨萬年豐。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謝。扳留將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備。一日。郡侯請四衆往觀。唐僧驚訝道。功程浩大。何成之如此。速耶。郡侯道。下官催遣人工。晝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即時都到新寺。見那殿閣巍峨。山門壯麗。俱稱贊不已。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三藏道。有留名當喚做甘露普濟寺。郡侯稱道。甚好甚好。用金貼廣招僧衆。侍奉香火。殿左邊立起四衆生祠。每年四時祭祀。又起蓋雷神龍神等廟。以答神功。看畢。即命饘行。那一郡人民。知久留不住。各備饘儀。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員人等。或張鼓樂。大展旌幢。送有三十里遠。近猶不忍別。遂掩淚目送。這正是。碩德神僧留普濟。齊天大聖廣施恩。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土段門人

話說唐僧喜喜歡歡。別了郡侯。在馬上向行者道。賢徒。這一場善果。真勝似比丘國搭救兒童。皆爾之功也。沙僧道。比丘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怎似這場大雨。滂沱變潤。活殺者萬萬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稱讚。

大師兄的法力通天，蓋地也。八戒笑道：「哥的意思也有善也有，却只是外施仁義，內包禍心。但與老猪走，就要作踐人行者道。我在那裏作踐你，八戒道：「也殺了，也殺了。當照顧我細，照顧我吊，照顧我表，照顧我慕。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就該住上半年，帶我吃吃，頓頓自在飽飯，却只管催促行路。長老聞言，喝道：「這個猢猻，怎麼只思量撮嘴快走，路再寬闊，口八戒不敢言，拘拘嘴，挑着行李，打着哈哈，師徒們奔上大路。此時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但見水痕收，山骨瘦，紅蕖紛飛，黃花時候，霜暗覺，夜長月白，穿颿透。家家煙火夕陽多，處處湖光寒水瀟。白蕪香，紅蓼茂，橘綠橙黃，柳條發秀，荒村雁落，碎蘆花，野店雞聲，收菽豆，四象行殺多時，又見城垣影，長老舉盃，遂指道：「悟空，你看那裏又有一座城池，却不知是甚去處。行者道：「我俱未曾到，何以知之。且行至前邊，問人說不了，忽見樹叢裏走出一個老者，手持竹杖，身着輕衣，足踏一對棕鞋，腰束一條扁帶，慌得唐僧滾鞍下馬，上前這個問訊。那老者扶杖還禮道：「長老那方來的？唐僧道：「貧僧東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今至寶方，遙望城垣，不知是甚去處。特問長老施主指教。那老者聞言，口稱有逆禪師，我這做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縣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為玉華王。此王甚賢，專敬僧道，重愛黎民。老禪師若去相見，必有重敬。三藏謝了那老者，竟穿樹林而去。三藏纔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他三人歡喜，扶師父上馬。三藏道：「沒多路，不須乘馬，四象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原來那關廟人家，做買賣的人，煙滾集，生意亦甚茂，或觀其聲，音相與觀中，華無異。三藏吩咐徒弟們謹慎，切不可放驢那八戒低了頭，沙僧掩着臉，惟孫行者挽着師父，兩邊人都來看着。齊聲叫道：「我這裏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不曾見降猪伏猴的和尚。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拗，道：「你們可曾看見降猪王的和尚，說得滿街上人，跌跌颺颺，都往兩邊閃避。行者笑道：「猢猻子，快藏了嘴，莫裝扮。仔細脚下過橋。那猢猻子低着頭，只是笑，過了吊橋，入城門內，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熱鬧繁華，果然是神州都邑。有詩為證：錦城鐵瓮萬年堅，臨水依山色色鮮。百貨過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簾。樓臺處處人煙廣，巷陌朝朝客買喧。不亞長安風景好，雞鳴犬吠亦殷殷。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諸番，更不曾到此。細觀此景，與我大唐何異，所為極樂世。

界誠此之謂也。又聽得人說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釐一斤，真是五穀豐登之處。行役多時，方到玉華王府。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三藏道徒弟此間是府等我進去。朝王趨膝而行，入戒道。師父進去，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這門上，是待客館三字，你們都去那裏坐下。看有草料買些喂馬，我見了王，倘或賜齋，便來喚你等同行者。」道：「師父放心前去，老孫自當理會。」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館中有看館的人，役見他們面貌醜陋，也不敢問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讓他坐下不題。却說老師父換了衣帽，拿了關文，竟至王府前，早見引禮官迎着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東土大唐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今到貴地，欲倒換關文，特來朝參千歲，引禮官即為傳奏。」那王子果然驚逸，即傳旨宣進。三藏至殿下施禮。王子即請上殿賜坐。三藏將關文獻上。王子看了，見有各國印信手押，也就欣然將寶印了，押了花字，收摺在案。問道：「國師長老，自你那大唐至此，歷過諸邦，共有幾多路程？」三藏道：「貧僧也未記程途，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顯身，曾留了頌子，言西方十萬八千里，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即十四年了，想是途中有甚熬攢。」三藏道：「一言難盡，萬疊生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纔到得寶方。」那王子十分歡喜，即着典膳官備素齋，實得三藏起身，啓道：「貧僧有三個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領齊，但恐遲誤行程。」王子教當殿官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府同齋當殿官隨出外相請，都道：「未曾見，未曾見，有跟隨的人道：待客館中坐着三個醜貌和尚，想必是也。」當殿官同衆至館中，即問看館的道：「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我主有旨請吃齋也。」八戒正坐打盹，聽見一個齋字，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我們是當殿官一見了，魂飛魄喪，都戰戰的道：是個豬魍，豬魍行者聽見一把扯住，入戒道：兄弟，放斯文些，莫撒村野。」那衆官見了行者，又道：「是個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驚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衆官見了，又道：「竈君竈君，孫行者即教入戒牽馬。」沙僧挑擔同衆入玉華王府，當殿官先入啓知。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却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歲放心，頑徒雖是醜陋，却都心良。」八戒朝上唱個喏。道：「貧僧問訊了，王子愈覺心驚。」三藏道：「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不會行禮，萬望教罪。」王子耐着驚恐，教典膳官

請衆僧去蒸炒亭吃齋。三藏謝了恩，辭王下殿，同至亭內，埋怨八戒道：「你這夯貨，全不知一毫禮體，索性不開口，便也罷了，怎麼那般粗齒，一句話，足足衝倒泰山，行者笑道：『還是我唱的好，只省些力氣。』沙僧道：『他唱的好，不等齊，領先就抒着個嘴，改喝。』八戒道：『活淘氣，活淘氣。師父前日教我見人，打個問訊，兒是禮。今日打問訊，又說不好，教我怎的幹麼。』三藏道：『我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不會教你見王子，就此垂簾，當言道：物有定等物，人有幾等人，如何不分個貴賤。』正說處，那典膳官帶領人役，調開桌椅，擺上齋來。師徒們却不言語，各各吃齋。却說那王子，退殿進宮，宮中有三個小王子，見他面容改色，即問道：『父王今日為何有此驚恐。』王子道：『適纔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倒換關文，却一表非凡，我留他吃齋，他說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請。少時進來，見我不行大禮，打個問訊，我已不快，又擡頭看時，一個個醜似妖魔，心中不覺驚駭，故此面容改色。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衆不同，一個個好武好強，便就伸拳擄袖道：『莫敢是那山裏走來的妖精，假裝人像，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好王子，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第二個輪一把九齒鉞，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雄糾糾，氣昂昂的，走出王府，吆喝道：『甚麼取經的和尚，在那裏，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小王，他們在這蒸炒亭吃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闖將進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說來。』錦你性命，說得三藏面容失色，丟下飯碗，躬着身道：『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人也，非怪也。』小王子道：『你便還像個人，那三個醜的，斷然是怪。』八戒只管吃飯不睬。沙僧與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雖醜，而心更善，雖劣而性善。』按三個却是何來，却這樣海口輕狂，旁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八戒丟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麼莫是要與我們打哩。』二王子掣開步，雙手舞鉞，便要打入戒人，戒嘻嘻笑道：『你那把只好與我這鉞做孫子罷了。』即揭衣，腰間取出鉞來，硯一硯金光萬道，丟了解數，有瑞氣千條，把個王子，說得手軟筋麻，不敢舞弄。行者見大的個使一條齊眉棍，跳阿跳的，即耳朵裏取出金箍棒來，硯一硯碗來粗細，有丈二三，短着地，下一搗，搗了有三尺深，淺堅在那裏，笑道：『我把這棍子送你罷。』那王子聽言，即丟了自己，棍去取那棒，雙手儘氣力一拔，莫想得動分毫，再又喘一端，搖一搖，就如生根一般。第三個掣起斧性。

使爲袖棒便來打。被沙僧一手劈開，取出降妖寶杖，搥一搥，豔豔光生，紛紛霞亮，說得那典膳等官一個個呆呆，捧捧口不能言。三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神師，神師我等凡人不識，萬草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投也。行者走近前，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道：「這裏窄狹，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兒，你們看看，好大聖，叻哨一聲，將筋斗一擺，兩隻腳踏着五色祥雲，起在半空，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豔頂黃龍轉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轉，起初時人與棒似錦上添花，文後來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入，戒在底下，喝聲采也，忍不住手脚，厲聲喊道：「等老猪也去耍耍來，好戲子，駕起風頭也到半空，丟開筋，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滿身解數，只聽得呼呼風響，正使到熱鬧處，沙僧對長老道：「師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隻着脚一跳，輪着杖也起在空中，只見那銳氣氤氳，金光燦爛，雙手使降妖杖，丟一個丹鳳朝陽，銀虎撲食，緊迎慢擁，捷轉忙攔，弟兄三個大展神通，都在那半空中揚威耀武，這纔是真禪景象，不凡同，大道緣由，滿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轉，合圓通，神兵精銳隨時顯，丹器花生到巖崇，天空雖高，還戒性，玉華王子總歸中，說得那三個小王子，跪在塵埃，慕紗亭大小人，並王府裏老王子，滿城中軍民男女，僧尼道俗，一應人等，家家念佛磕頭，戶戶拈香禮拜，果然是見像歸真，度衆僧人，間作福享清平，從今果正菩提路，盡是參禪拜佛人。他三個各逞雄才，使了一路接下祥雲，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面前，問訊謝了師恩，各各坐下不題。那三個小王子，急回宮裏，告奏老王道：「父王萬千之喜，今有莫大之功也。道纔可曾看見半空中舞弄麼？」老王道：「我纔見半空霞影，就於宮院內，同你母親等衆，焚香啓拜，更不知是那裏神仙降聚也。」小王子道：「不是那裏神仙，就是那裏神僧，三個說徒弟，一個使金箍鐵棒，一個使九齒釘耙，一個使降妖寶杖，把我三個的兵器，比的通沒有分毫，我們教他使一路，他嫌地上窄狹，不好施展，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他就各駕雲頭，滿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纔然落下，都坐在慕紗亭裏，做兒的十分歡喜，欲要拜他爲師，舉他手段，保護我邦，此誠莫大之功，不知父王以爲何如？」老王聞言，信心從願，當時父子四人，不認駕，不張蓋，步行到慕紗亭，他四衆收拾行李，欲進府謝齋，辭王起行，偶見玉華王父子上亭來，側身下拜，慌得長老

起來。撲地還禮。行者等閃過旁邊。微微冷笑。兼拜畢。請四衆進府堂上坐。四衆欣然而入。老王起身道：「唐老師父，孤有一事奉求。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三藏道：「但憑千歲吩咐。小徒不敢不從。」老王道：「孤先見列位時，只以為唐朝遠來行脚僧。其實肉眼凡胎，多致輕藐。適見老師三位高徒，起舞在空中。方知是佛。孤三個犬子，一生好弄武藝。今謹發虔心，欲拜為門徒。學些武藝，萬望老師開天地之心，普運慈舟，傳度小兒。必以傾城之妻奉謝。行者聞言，忍不住呵呵笑道：「你這殿下，好不不會事。我等出家人，已不得要傳幾個徒弟。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但只以情相感，足為愛也。」王子聽言，十分歡喜。隨命大排筵宴，就在本府正堂擺列。噫！一聲旨意，即刻俱完。但見那：結綵飄飄，香煙馥郁。絨金桌子，掛絃絃悅人眼目。綵漆椅兒，鋪錦繡添添風光。樹果新鮮，茶湯香噴。三五道閑食清甜，一兩餐俊頭豐潔。蒸酥蜜煎，更奇哉。油酥糖燒，真美矣。有幾瓶香糯素酒，斟出來。賽過瓊漿。獻幾番陽羨仙茶，捧到手。香欺丹桂，般般品品，皆齊備。色色行行，盡出奇。一盤廚司承應的歌，舞吹彈，操弄演戲。他師徒們，並王父子，盡一日，不覺天晚。散了酒席，又叫即在彩紗亭鋪設牀褥，請師安宿。待明早，竭誠焚香，再拜求傳武藝。衆皆聽從。即備浴湯，請師沐浴。衆却掃，疑此時。那衆為高樓，寫橫沉。詩人下榻，罷哦吟。銀河光顯天彌亮，野徑荒涼草更深。砧杵叮咚，敲別院。關山宵寫，動鄉心。寒蟬聲，則知人意。誰嗚牀頭，破夢魂。一宵時景已過，明早，那老王父子，入來相見。這長老，昨日相見，還是王禮。今日就行師禮。那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入戒。沙僧當面叩頭，拜問道：「尊師之兵器，還取出來，與弟子們看看。」八戒聞言，欣然取出釘耙，拋在地下。沙僧將寶杖，拋出倚在牆邊。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堵礙。城石柱，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莫想拿動半分毫。大王子見了，叫道：「兄弟，莫費力了。師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我的此也，也沒多重。只有一藏之數，連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三王子問沙僧道：「師父寶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行者去耳裏，取出。一個針兒來，迎風幌一幌，就有碗來粗細，直直的，豎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懼。衆官真個個心驚，三個小王子，禮拜道：「借師沙師之兵，俱隨身帶在衣下，即可取之。」孫師為何，自耳中取出，見風即長。

何也。行者笑道：「你不知我這棒不是凡間等閑可有者。這棒是鴻濛初判陶鍊鐵，大禹神人親所設，湖海江河淺
共深，曾將此棒知之切開山治水太平時，流落東洋鎮海國，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長能光潔。老孫有分取將
來，變化無窮隨口訣，要大彌於宇宙間，要小却似針兒，飾棒名如意，號金箍，天上人間稱一絕。重該一萬三千五
百斤，或粗或細能生滅，也會助我闢天宮，也曾隨我攻地闢伏虎降龍，處處燒煉，除怪言方徹。舉頭一指太陽
昏，天地鬼神皆膽怯，混沌時傳到至今，原來不是凡間鐵。那王子聽言，個個頭禮不盡。三人向前重重拜禮，虔心
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學那般武藝。王子道：「願使棍的就學棍，使杖的就學杖，愛用杖的就學杖。行者笑道：「
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無力，量使不得我們的兵器。恐學之不精，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古人云：「訓教不嚴，師之
惰，學問無成，子之罪。汝等既有誠心，可去焚香來拜了天地。我先傳你些神力，然後可授武藝。三個小王子聞言，
滿心歡喜，即便親搥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禮拜，拜畢，請師傳法。行者轉下身來，對唐僧行禮道：「告尊師，恕弟子之
罪。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拔脫弟子，重教沙門，一向西來，雖不曾重報師恩，却也曾渡水登山，竭盡心力。
今來佛國之鄉，幸遇賢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學武藝，技既為我等之徒弟，即為我師之徒孫也。該稟過我師，庶好
傳授。三藏十分大喜，八戒沙僧見行者行禮，也即轉身朝三藏磕頭道：「師父，我等愚齒拙口鈍腮，不會說話。蒙師
父高坐法位，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要緊，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三藏俱欣然允之。行者繪教三個王子都在
幕紗亭後，靜室之間，畫了罡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內。一個個瞑目甯神，這裏却暗暗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將仙氣
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歸本舍，傳與口訣，各授得萬千之膏力，運添了火候，却傳個脫胎換骨之法，運
過了子午周天，那三個小王子方纔甦醒，一齊爬將起來，抹抹臉，精神抖擻，一個個骨壯筋強。大王子就拿得金
箍棒，二王子就拿得九齒鉞，三王子就拿得降妖杖。老王見了，歡喜不勝，又排筵宴，感謝他師徒四衆，就在筵前
各傳各授。學棍的演棍，學鉞的演鉞，學杖的演杖，雖然打幾個轉身，丟幾般解數，此等終是凡夫，有些着力，走一
路便喘氣噓噓，不能耐久。其進退攻揚，豈能有變化自然之妙也。當日收了筵宴，次日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感

蒙神師授賜了膏力，縱然輪得師的兵器，只是轉換艱難，意欲命匠依神師兵器式樣，減削斤兩，打造一般。未知師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說得有理。我們的器械，一則你們使不得，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正該另造另造。王子隨卽宣召鐵匠，買辦鋼鐵萬斤，就在王府內前院搭廠支爐鑄造。一日將鋼鐵煉熟，次日諸行者三人將金箍棒、九齒鉞、降妖杖，都取出放在篷廠之間，看樣造作。遂此晝夜不收，噫，這兵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一刻不可離者，各藏在身，自有許多光彩護體。今放在廠中幾日，那霞光有萬道沖天，瑞氣有千條罩地。其夜有一妖精，離城只有七十里遠近，山喚豹頭山，洞喚虎口洞，夜坐之間，忽見霞光瑞氣，卽駕雲來看見光彩起處，是王府之內。他按下雲頭，近前觀看，乃是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愛道：好寶貝，好寶貝，這是善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緣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他愛心一動，弄起威風，將三般兵器一股收之，竟轉本洞，正是那道不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神兵盡落空，枉費參修者，畢竟不知怎生尋得兵器，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鉞會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却說那院中幾個鐵匠，因連日辛苦，夜間俱自睡了。及天明起來，打造，遂下不見了三般兵器。一個個呆掉神驚，四下尋找，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那鐵匠一齊碰頭道：小主啊，神師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裏去了。小王子聽言心驚膽戰道：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摹抄亭看時，見白馬尙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師父還睡哩。抄僧道：起來了。卽將房門開了，讓王子進裏看時，不見兵器，慌慌張張問道：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行者跳起道：不會收啊。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見了。八戒連忙爬起道：我的鉞在麼？小王道：道邊我等出來，只見衆人前後找尋不見。弟子恐是師父收了，却纔來問老師的寶貝，俱是能長能消，想必藏在身邊。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尋去來。隨至院中，簾下果然不見踪影。八戒道：定是這夥鐵匠偷了，快拿出來。略遲了些兒，就都打死，打死那鐵匠，慌得磕頭俯儀道：爺爺，我們連日辛苦，夜間睡着，及至天明起來，遂不見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麼拿得動。望爺爺饒命，饒命。行者無語，暗恨道：還是我們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樣，就該收在身邊，怎麼却丟放在此。那寶貝

霞彩光生，想是驚動甚麼歹人，昨夜竊去也。八戒不信道：哥哥說那裏話，這般個太平境界，又不是曠野深山，怎得個歹人來。定是鐵匠欺心，他見我們的兵器光彩，認得是三件寶貝，連夜走出王府，夥些人來，掙的掙，拉的拉，偷出去了。拿過來打呀打呀，衆匠只是磕頭發誓，正嚷嚷，只見老王子出來，問及前事，却也面無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師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餘人，也禁推不動，况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膽海口，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這城中軍民匠作入等，也頗懼孤之法度，斷是不敢欺心。差神師再思可矣。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須苦賴鐵匠。我問殿下，你這州城四面，可有甚麼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師此問，甚是有理。孤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頭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往入言洞內有仙，又言有虎，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訪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不消講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寶貝，一夜偷將去了，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着師父，護着城池，等老孫尋訪去來。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一煉造，好猴王辭了三藏，吩咐一聲，形影不見，早跨到豹頭山上。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一瞬即到，竟上山峰觀看，果然有些妖氣，真是龍脈悠長，地形遼大，尖峰挺挺，插天高陡，澗沉沉流水急，山前有瑤草鋪苗，山後有奇花佈錦，香松松柏，古樹修篁，山鴉山鶻，亂飛鳴，野鶴野猿，皆嘯嘖，懸崖下，麋鹿雙雙，峭壁前，獾狐對對，一起一伏，遠來龍，九曲九灣，磐地，服埂頭相接，玉蕪州，萬古千秋，興勝，厲行者正然看時，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急回頭視之，乃兩個狼頭妖怪，朗朗的說着話，向西北上走。行者揣道：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孫跟他去聽聽，看他說些甚的。揀着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做個蝴蝶兒，展開翅，翩翩翻翻，竟自趕上。果然變得有樣範，一雙粉翅，兩道銀鬚，乘風飛去，映日舞來，徐度水過，藉聽疾俏，偷香弄絮，甚歡娛，體輕偏愛鮮花味，雅態芳情任卷舒。他飛在那個妖精頭直上，飄飄蕩蕩，聽他說話，那妖怪的叫道：二哥，我大王連日倦倦，前月裏得了一個美人兒，在洞內盤桓，十分快樂，昨夜裏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無價之寶，明朝開宴慶釘靶會哩。我們都有受用，這個道我們也有些倦倦，拿這二十兩銀子買豬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吃幾盞酒兒，把東西開個花，慢兒，落他二三兩銀子，買件綿衣過寒，却不是好。兩個怪說說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

飛行者聽得要慶釘絕命心中暗喜，欲要打殺他，爭奈不干他事，况手中又無兵器。他即飛向前邊，現了本相，在路口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身邊，被他一口法唾噴將去，念一聲唵吽唵喇，即使個定身法，把兩個猴頭精定住。眼睜睜口也難開，直挺挺雙腳站住。又將他扳翻倒，搗衣搜檢，果是有二十兩銀子，着一條搭包兒，打在腰間裙帶上。又各掛着一個粉漆牌兒，一個上寫着刁鑽古怪，一個上寫着古怪刁鑽。沒甚說，好大聖取了他銀子，解了他牌兒，返跨步回至州城，到王府中，見了王子、唐僧並大小官員、匠作人等，具言前事。八戒笑道：「想是老豬的寶貝，霞彩光明，所以買豬羊治筵席慶賀哩。但如今怎得他來？」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且將這銀子賞了匠人，教殿下尋幾個豬羊入戒，你變做刁鑽古怪，我變做古怪刁鑽。沙僧裝做個販豬羊的客人，走進那虎口洞裏，得便處，各人拿了兵器，打絕那妖邪，回來却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不宜遲，快走。」老王果依此計，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四五腔羊。他三人辭了師父，在城外大顯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怎生變得他的模樣？」行者道：「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裏，直到明日此時方醒，我記得他的模樣，你站下，等我教你變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樣了。」那獻子真個口裏念着咒，行者吹口仙氣，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行者即變做古怪刁鑽，腰間也帶了一個牌兒。沙僧打扮得像个販豬羊的客人，一起兒趕着豬羊，上大路，竟奔山來。不多時，進了山凹裏，又遇見一個小妖，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看那圓滾溜兩隻眼，如燈幌亮，紅刺猷一頭毛，似火飄光，糟鼻子，硬條口，滾牙尖利，查耳朵，砍額頭，青臉泡，身穿一件鐵黃衣，足踏一雙莎蒲履，雄雄糾糾，若兇神，急急忙忙，如惡鬼。那怪左脅下挾着一個彩漆的請書匣兒，迎着行者，叫道：「古怪刁鑽，你兩個來了，買了幾口豬羊，行者道：「這趕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誰？」行者道：「就是販豬羊的客人，還少他幾兩銀子，帶他來家取的，你往那裏去？」那怪道：「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明日赴會，行者諱他的口氣兒，就問：「共請多少人？」那怪道：「請老大王坐首席，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衆，約有四十多位，正說處，八戒道：「去罷，去罷，豬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着，等我討他帖兒看看。」那怪見自家人，即揭開取

出遞與行者。行者展開看時，上寫着：明辰椒治齋的慶釘紀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行者看畢，仍遞與那怪。那怪放在匣內，竟往東南上去了。沙僧問道：哥哥帖兒上是甚麼話頭？行者道：乃慶釘紀會的請帖，名字寫着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沙僧笑道：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八戒聽言，笑道：是老豬的貨了。行者道：怎見得是你的貨？八戒道：古人云：癩母豬專趕金毛獅子。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他三人說說笑笑，趕着豬羊，却就望見虎口洞門，但見那門兒外，周圍山巒翠一脈氣連城，峭壁板青巖，高崖掛紫刺，烏聲深樹，匝花影，洞門迎，不亞桃源洞，堪宜避世情。漸漸近於門口，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在那花檯之下頑耍。忽聽得八戒呵呵趕豬羊到時，都來迎接，便就捉豬的捉豬，捉羊的捉羊，一齊細倒早，驚動裏面妖王，領十數個小妖出來問道：你兩個來了，買了多少豬羊？行者道：買了八口豬，七腔羊，共十五個牲口。豬銀該一十六兩，羊銀該九兩。前者領銀二十兩，還欠五兩，這個就是客人。跟來找銀子的妖王聽說，即喚小的們，取五兩銀子，打發他去。行者道：這客人一則來找銀子，二來要看看嘉會。那妖大怒，罵道：你這個刁鑽兒，慳懶，你買東西罷了，又與人說甚麼會不會，八戒上前道：主人公得了寶貝，誠是天下之奇珍，就教他看看，怕怎的？那妖咄的一聲道：你這古怪也可惡。我這寶貝，乃是玉華州城中得來的，倘這客人看了，去那州中傳說，說得人知，那王子一時來訪求，却如何？行者道：主公這個客人，乃乾方集後邊的人，去州許遠，又不是他城中人也。那裏去傳說？二則他肚裏也饑了，我兩個也未會吃飯，家中有現成酒飯，賞他些吃了，打發他去罷。說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兩銀子，遞與行者。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客人收了銀子，我與你進後面去，吃些飯來。沙僧仗着膽，同八戒行者，進於洞內，到二層樓廳之上，只見正中，閣桌上，高高的供養着一柄九齒釘耙，真個是光彩映目，東山頭靠着一條金箍棒，西山頭靠着一條降妖杖。那怪王隨後跟着道：客人，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耙，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萬莫與人說。沙僧點頭稱謝了，噫，這正是物見主，必定取。那八戒一生是個魯莽的人，他見了釘耙，那裏與他叙甚麼情節，跑上去拿。

下來輪在手。中了本相，丟了解數。羣妖精劈臉就築。這行者沙僧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現了原身。三弟兄一齊亂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禱入後邊，取一柄四明鎗，桿長鋒利，趕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般兵器，厲聲喝道：「你是甚人，敢弄虛頭，騙我寶貝？」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賊毛團，你是認我不得。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為師，學習武藝，將我們寶貝作樣，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這賊毛團，夜入城偷來，倒說我弄虛頭，騙你寶貝，不要走，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嘗嘗那妖精就舉鎗來敵這一場。從天井中闖出前門，看他三僧攬一怪，好殺，呼呼棒若風，滾滾絕如雨，降妖杖舉滿天霞，四明鎗伸雲生綺，好似三仙煉大丹，火光彩幌驚神鬼。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盜竊多無禮。天蓬八戒顯神通，大將沙僧英更美。兄弟合意運機謀，虎口洞中興鬪起。那怪豪強弄巧乖，四個英雄堪磨比。當時殺至日頭西，妖邪力軟難相抵。他們在豹頭山戰鬪多時，那妖精抵敵不住，向沙僧前喊一聲看鎗。沙僧讓個身法躲過，妖精得空而走，向東南巽宮上乘風飛去。八戒拽步要趕，行者道：「且讓他去，自古道：窮寇勿追。且只來斷他歸路。」八戒依言，三人竟至洞口，把那百十個若大若小的妖精盡皆打死。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馬鹿山羊，被大聖使個手法，將他那洞裏細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豬羊，通皆帶出。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八戒使兩個耳朵搥風，把一個巢穴一時燒得乾淨，却將帶出的諸物，即轉州城。此時城門尚閉，人家未睡。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暮紗亭盼望，只見他們撲哩撲刺的丟下一院子死獸、豬羊及細軟物件，一齊叫道：「師父，我們已得勝回來也。」那殿下啞啞相謝。唐長老滿心歡喜，三個小王子跪拜於地。沙僧攬起道：「且莫謝，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來？」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們取了兵器，打出門來。那老妖是個金毛獅子，他使一柄四明鎗，與我等戰到天晚，敗陣逃生，往東南上走了。我等不會趕他，却掃除他歸路，打殺這些羣妖，搜尋他這些物件，帶將來的。」老王聽說，又喜又憂，喜的是得勝而回，憂的是那妖日後報讎。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慮之熟，慮之當矣。一定與你掃除盡絕，方纔起行，決不至貽害於後。」我午間去時，撞見一個青臉

紅毛的小妖送請書。我看他帖子上寫着明辰敬治齋酌慶釘鉅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威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纔那妖精敗陣。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明辰斷然尋我們報讎。當情與你擄蕩乾淨。老王稱謝了。擺上晚齋。師徒們齋畢。各歸寢處不題。却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虞喚名九曲盤桓洞。洞中的九靈元聖是他的祖翁。當夜足不停風。行至五更時分。到於洞口。敲門而進。小妖見了。道：「大王。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老爺留他住到今日。欲同他來赴你釘鉅會。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妖精道：「不好說。不好說。會成不得了。正說。處見青臉兒從裏邊走出。道：「大王。你來怎的。老大王。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妖精慌張張的。只是搖手不言。少頃。老妖起來了。喚入這妖精。丟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邊淚落。老妖道：「賢孫。你昨日下午。東。今早正欲來赴會。你又親來。爲何發悲煩惱。妖精叩頭道：「小孫前夜對月閑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沖空。急去看時。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齒鎚。金釘鉅。一件是寶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孫即使神法攝來。立名釘鉅嘉會。着小的們買豬羊果品物件。設宴慶會。請祖爺賞賞之。以爲一樂。昨差青臉來送東之後。只見原差買豬羊的刁鑽兒。趕着幾個豬羊。又帶了一個販賣的客人。來找銀子。他定要看會去。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不容他看。他又說肚中饑餓。討些飯吃。因教他後邊吃飯。他走到裏邊。看見兵器。說了他的。三人就各搶去一件。現出原身。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尙。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尙。他都不分好歹。喊一聲亂打。是小孫急取四明鏡趕出。與他相持。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因過州城。倒換關文。被王子留住習學武藝。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邊。放在院內。被我偷來。遂此不念相持。不知那三個和尙叫做甚名。却俱有本事。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所以敗走祖爺。處。遂拔刀相助。拿那和尙報讎。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老妖聞言。默想片時。笑道：「原來是他。我賢孫。你錯惹了他也。妖精道：「祖爺。知他是誰。老妖道：「那長嘴大耳者。乃豬八戒。晦氣色臉者。乃沙和尚。這兩個猶可。那毛臉雷公嘴者。叫做孫行者。這個人其實神通廣大。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十萬天兵也。

不曾拿得住。他專意尋人的。他便就是個搜山揭海破洞攻城鬧禍的個都頭。你怎麼惹他也罷。我和你去把那斯連玉華王子都擒來。替你出氣。那妖精聽說。即叩頭而謝。當時老妖點揉獅鬚。獅鬚被捉。白澤伏狸。搏象諸孫。各執鋒利器械。黃獅引領。各縱狂風。竟至豹頭山界。只聞得烟火之氣撲鼻。又聞得有哭泣之聲。仔細看時。原來是刁鑽古怪二人在那裏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喝道。你是真刁鑽兒。假刁鑽兒。二怪跪倒。嗚淚叩頭道。我們怎是假的。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猪羊。走至山西邊大路上。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他啐了我們一口。我們就脚軟口強。不能言語。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銀子搜了去。牌兒解了去。兩個昏昏沉沉。直到此時纔醒。及到家見烟火未息。房舍盡皆燒了。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故在此傷心痛哭。不知道火是怎生起的那妖精聞言。止不住淚如泉湧。雙腳齊跌。喊聲振天。恨道。禿廝十分作惡。怎麼幹出這般孽事。把我洞府燒盡。美人燒死。家當老小一空。氣殺我也。氣殺我也。老妖叫揉獅扯他過來。道。賢孫。事已至此。徒憐無益。且養金鏡氣。到州城裏拿和尚去。那妖精猶不肯住。哭道。老爺我們那個山場。非一日治的。今被那禿廝盡毀。我却要此命做甚的。擄起來。往石崖上撞頭。磕腦。被雪獅揉獅等苦勸方止。當時丟了此處。都奔州城。只聽得那風簾簾霧騰騰。來得甚近。謊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拖男挾女。顧不得家私。都往州城中走走。入城門。將門閉了。有人報入王府中道。禍事禍事。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抄亭吃早齋。聽得人報禍事。却出門來問衆人道。一羣妖精。飛沙走石。噴霧掀風的。來近城了。老王大驚道。怎麼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敗陣。往東南方去。夥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等我同兄弟們出去。吩咐教關了四門。沒等點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點起人夫上城。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駐劄。旌旗蔽日。炮火連天。行者三人。却半雲半霧。出城迎敵。這正是。失却慧兵緣不謹。頓教魔起衆邪。畢竟不知道這場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獅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

却說孫大聖同八戒沙僧出城頭。觀面相迎。見那夥妖精都是些雜毛獅子。黃獅精在前引領。後現獅。搏象獅。在

左白澤獅伏狸獅在右。狻猊雪獅在後。中間却是一個九頭獅子。那青臉兇怪執一面錦繡團花寶鏡。緊挨着九頭獅子。刁鑽古怪兒。古怪刁鑽兒。打雨面紅旗。齊齊的都佈在坎宮之地。八戒莽撞。走近前罵道。偷寶貝的賊怪。你去那裏夥造幾個毛團來此恁的。黃獅精切齒罵道。潑猴禿廝。昨日三個敵我一個。我敢回去。讓你爲人罷了。你怎麼這般狠惡。燒了我的洞府。損了我的山場。傷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讎深如大海。不要走。吃你老爺一鎚。好八戒舉錫就迎兩個鐵交手。還未見高低。那狻猊獅精輪一根鐵蒺藜。雪獅精使一條三楞筒。徑來奔打八戒。發一聲喊。道來得好。你看這壁廂。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見那狻猊精。白澤精。與搏象伏狸二精。一擁齊上。這裏孫大聖使金箍棒。架住羣精。狻猊使悶棍。白澤使銅鎗。搏象使鐵斧。那七個獅子精。這三個狼和尙。好殺棍。鐵鎗。斧。三楞筒。蒺藜。骨朵。四明鎗。七獅七器甚鋒芒。圍戰三僧齊吶喊。大聖金箍鐵棒兇。沙僧寶杖入間。罕行者顛風騁勢雄。釘錫棍。亮光華。慘前遮後。攔各施功。右架左迎。都勇敢。城頭王子助威風。擂鼓節鐺齊壯膽。投來搶去弄神通。殺得昏蒙天地反。那一夥妖精齊與大聖三人戰經半日。不覺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脚軟。虛幌一耙。敗下陣去。被那雪獅。狻猊。二精。喝道。那裏走。看打。獸子躲閃不及。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箇。睡在地下。只叫罷了罷了。兩個精把八戒。探盤拖尾。扛將去看。那九頭獅子。報道。祖爺。我等拿了一個來也。說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戰敗。衆妖精一齊起來。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碎噴將去。叫聲變。即變做百十個小行者。圍圍繞繞。將那白澤。猊。現。搏象。伏狸。并金毛獅。怪。圍裏在中。沙僧行者却又上前攢打。到晚。拿住狻猊。白澤。走了。伏狸。搏象。金毛。報知老怪。老怪見失了二獅。吩咐把豬八戒。捆了。不可傷個性命。待他還我二獅。却將八戒與他。他若無知。壞了我二獅。即將八戒殺了。對命。當晚。羣妖安歇。城外不題。却說孫大聖把兩個獅子精。擡近城邊。老王見了。即傳令開門。差二三十個校尉。拿繩扛出門。綁了獅精。扛入城裏。孫大聖收了法毛。同沙僧。竟至城樓上。見了唐僧。僧道。這場事。甚是利害。呀。悟能性命。不知有無。行者道。沒事。我們把這兩個妖精拿了。他那裏斷不敢傷。且將二精。牢拴緊縛。待明早抵換八戒也。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叩頭道。師父。先前賭關。只見一身。及後伴輪而回。却

怎麼就有百十位師身，及至拿住妖精，近城來還是一身。此是甚麼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萬四千毫毛，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萬億之變化，皆身外身之法也。那王子一個個頂禮，即時纏上齋求，就在城樓上吃了。各梁口上都要燈籠、旗幟、柝鈴、鑼鼓、支更、傳箭、放炮、吶喊。早又天明，老怪就喚黃獅精定計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自飛上空城，拿他。那師父并那老王父子，先轉九曲盤桓洞，待你得勝回報。黃獅領計，便引孫獅、雪獅、搏象、伏狸、各執兵器，到城邊，滾風踏霧的索戰。這裏行者與沙僧跳出城頭，厲聲罵道：賊潑怪！快將我師弟八戒送還我，饒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屍。那妖精那容分說，一擁齊來。這大聖弟兄兩個，攔住五個獅子，這殺比昨日又甚不同，呼呼刮地狂風，惡暗暗遮天黑霧，滾定石飛沙神鬼，怕推林倒樹，虎狼驚，鋼鎗狼狠，斧明，蕪藜簡鏟，太毒，情恨不得，圍圍吞行者。活活捉沙僧。這大聖一條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靈。沙僧那柄降妖杖，靈霄殿外有名聲。今番幹運神通，廣西域，施功掃蕩精。這五個雜毛獅子，精與行者沙僧，正自殺到好處。那老怪駕着黑雲，徑直騰至城樓上，搖一搖頭，饒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員，并守城人夫等，都滾下城去。被他奔入樓中，張開口，把三藏與老王父子，一頓噙出，復至坎宮地下，將八戒也着口噙之。原來他九個頭，就有九張口。一口噙着唐僧，一口噙着八戒，一口噙着老王，一口噙着大王子，一口噙着二王子，一口噙着三王子，六口噙着六人，還空了三張口。發聲喊叫道：我先去也。這五個小獅精，見他袒得勝，一個個愈展雄才。行者聞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的計。急喚沙僧仔細，他却把臂膊上毫毛，盡皆拔下，入口嚼爛，噴出，變作千百個小行者。一擁攻上，當時拖倒孫獅，活捉了雪獅，拿住了搏象，獅板翻了，伏狸獅，將黃獅打死，烘烘的喚到州城之下，倒轉走脫了青臉兒，與刁鑽古怪，古怪刁鑽兒二怪。那城上官看見，却又開門，將繩把五個獅精又捆了，扛進城去。還未發落，只見那王妃哭哭啼啼，對行者禮拜道：神師啊！我殿下父子並你師父性命休矣。這孤城怎生是好。大聖收了法毛，對王妃作禮道：賢后莫愁，只因我拿他七個獅精，那老妖弄攝法，定將我師父與殿下父子攝去。料必無傷。待明日絕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還你四個王子。那王妃並宮女聞得此言，都對行者下拜道：願求殿下父

于全生。皇圖堅固。拜畢。一個個含淚還宮。行者吩咐各官將打死那黃獅精。剝了皮。六個活獅精。半半拴鎖。取些齋飯來。我們吃了睡覺。你们都放心。保你無事。次日。大聖領沙僧駕起祥雲。不多時。到於竹節山頭。按雲頭觀看。好座高山。但見峰拱突兀。巖峻崎嶇。深澗下潺湲水。巖陡崖前。鈎繡花香。回巒重疊。古道灣頭。真是鶴來松有伴。果然雲去石無依。玄猿覓果。兩晴暉。麋鹿尋花。歡日暖。青鸞盤浙。雁黃鳥語。綿蠻春來。桃李爭妍。夏至柳槐競茂。秋到黃花佈錦。冬交白雪飛綿。四時八節。好風光。不亞瀛洲仙景象。他兩個正在山頭上看景。忽見那青臉兒。手拿一條短棍。竟跑出崖谷之間。行者喝道。那裏走。老孫來也。唬得那小妖一翻一滾的。跪下崖谷。他兩個一直追來。又不見踪跡。向前又轉幾步。却是一座洞府。兩扇花斑石門。緊緊關閉。門棹上橫嵌着一塊石版。插鑄了十個大字。乃是萬靈竹節山。九曲盤桓洞。那小妖原來跑進洞去。卽把洞門閉了。到中間對老妖道。爺爺外面又有兩個和尚來了。老妖道。你大王並獅獅雪獅搏象伏狸。可曾來。小妖道。不見不見。只是兩個和尚在山峰高處眺望。我看見回頭就跑。他趕將來。我却閉門來也。老妖聽說。低頭不語。半晌。恁的吊下淚來。叫聲苦啊。我黃獅孫死了。揉獅孫等。又盡被和尚捉進城去矣。此恨怎生報得。八戒細在旁邊。與王父子。唐僧俱攢在一處。悽悽惶惶。受苦聽見。老妖說聲。衆孫被和尚捉進城去。暗暗喜道。師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師兄已得騰捉了衆妖。尋到此間。救拔吾等也。說罷。又聽得老妖叫小的們。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兩個和尚進來。一發懲治。你看他身無披掛。手不拈兵。大踏步走到前邊。只聞得孫行者吆喝哩。他就大開了洞門。不答話。徑奔行者。行者使鐵棒當頭支住。沙僧輪寶杖就打。那老妖把頭搖一搖。左右八個頭。一齊張開口。把行者沙僧輕輕的。又御於洞內。教取繩索來。那刁鑽古怪。古怪刁鑽。與青臉兒。是昨夜逃生而同者。卽拿兩條繩。把他二人着實細了。老妖問道。你這潑猴。把我那七個兒孫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尚四個。王子四個。也足以抵得我兒孫之命。小的們。還剩條柳棍來。且打這猴頭一頓。與我黃獅孫報報冤讎。那三個小妖。各執柳棍。專打行者。行者本是蒸煉過的身體。那些些柳棍兒。只好與他拂癢。他那裏做聲。憑他怎麼搥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與王子見了。一個個毛骨悚然。少時。打折了柳棍。

直打到天曉，也不計其數。沙僧見打得多了，甚不過意道：我替他打百十下罷。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了一個個挨次兒打將來，八戒着忙道：後日就打到我老猪也。打一會漸漸的天昏了，老妖叫小的們且住，點起燈火來。你們吃些飲食，讓我到錦雲窩略睡睡去。彼三人都是遭過害的，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個小妖移榻燈來，拿柳棍又打行者腦蓋，就像敲椰子一般。剔剔托托，剔剔緊幾下，慢幾下，夜將深了，却都盹睡。行者就使個遁法，將身一小，脫出繩來，抖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朵內取出棒來，幌一幌，有吊桶粗細，二丈長短，朝着三個小妖道：你這孽畜，把你老爺就打了許多棍子。老爺還只照舊老爺，也把這棍子略捶你，看道如何。把三個小妖輕輕一握，就箍做三個肉餅，却又刷亮了燈，解放沙僧。八戒急了，忍不住大聲叫道：哥哥，我的手脚都糊腫了，倒不來先解放我。這猓子喊了一聲，却早驚動老妖。老妖一轆轤爬起來道：是誰人解放那行者？聽見一口吹急燈，也顧不得沙僧等衆，使鐵棒打破幾重門走了。那老妖到中堂裏叫小的們，怎麼沒了燈光，只莫走了人也。叫一聲，沒人答應，又叫一聲，又沒人答應，及取燈火來看時，只見地下血淋淋的三塊肉餅。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不見了行者。沙僧點着火，前後邊看，只見沙僧還背貼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摔倒，照舊細了。又找尋行者，但見幾層門盡皆損破，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趕，將破門補的補，遮的遮，固守家業，不題。却說孫大聖出了那九曲盤桓洞，跨祥雲徑轉玉華州，但見那城頭上各方的土地神祇與城隍之神，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麼今夜纔見城隍道？小神等知大聖下降玉華州，因有賢王款留，故不敢見。今知王等遇怪，大聖降魔，特來叩接。行者正在嘆怪，又見金頭揭諦、六丁六甲神將押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聖，我等捉得這個土地兒來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節山護我師父，却怎麼來到這裏？丁甲神道：大聖，那妖精自有你逃時，復捉住。捲簾大將依然細了，我等見他法力甚大，却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聖問他一問，便好處治。以救聖僧賢王之苦。行者聽言甚喜，那土地戰兢兢叩頭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為祖翁。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號為九靈元聖，若得他滅，須去

到東極妙巖宮，請他主人公來，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行者聞言，思憶半晌道：東極妙巖宮，是太乙救苦天尊啊。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這等說，便教揭諦金甲還同土地回去，暗中護祐師父師弟。並州王父子，本處城隍守護城池。衆神各各遵守去訖。這大聖縱筋斗雲，連夜前行。約有寅時，到了東天門外，正撞着廣目天王與天丁力士一行儀從，衆皆停住，拱手迎道：大聖何往？行者對衆禮畢道：前去妙巖宮走走。天王道：西天路不走，却又東天來做甚？行者道：因到玉華州，蒙州王相款，遣三子拜我等弟兄爲師。習學武藝，不期遇着一夥獅怪，今訪得妙巖宮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欲請他來降怪。救師天王道：那廝因你欲爲人師，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行者笑道：正爲此，正爲此。衆天丁力士一個個拱手讓道而行。大聖進了東天門，不多時，到妙巖宮前，但見彩雲重疊，紫氣氤氳，瓦漾金波，鏡門排玉獻榮，花盈雙闕，紅霞遠日，映寒林翠露，籠果。果然是萬真瓊拱，千聖興隆。殿閣層層，錦牕軒處，處處蒼龍盤護，神光滿道，光輝瑞氣，濃遠的是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巖宮。那宮門內立着一個穿霓綉的仙童，忽見孫大聖，卽入宮報道。衆衆外面是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太乙救苦天尊聽得，卽喚侍衛衆仙迎接。迎至宮中，只見天尊高坐九色蓮花座上，百億瑞光之中，見了行者，下座來相見。行者朝上施禮，天尊答禮道：大聖，這幾年不見，前聞得你棄道歸佛，保唐僧西天取經，想是功行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却也將近。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華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孫等爲師，習學武藝，把我們三件兵器照樣打造，不期夜間被賊偷去。及天明尋找，原是城北豹頭山虎口洞一個全毛獅子成精，盜去。老孫用計取出，那精就夥了若干獅精，與老孫大鬧。內有一個九頭獅子，神通廣大，將我師父與八戒並王父子四人都啣去。到一竹節山九曲盤桓洞。次日，老孫與沙僧跟尋，亦被啣去。老孫被他細打無數，幸而弄法走了。他們正在彼處受罪，聞及當坊土地始知。天尊是他主人，特來奉請收降解救。天尊聞言，卽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那獅奴熟睡被衆將推搡方醒，掖至中廳，來見天尊。問道：獅獸何在？那奴兒垂淚叩頭，只教饒命。饒命。天尊道：孫大聖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說爲何不識，走了九頭獅子。獅奴道：爺爺，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見一瓶酒，不知偷去吃了，不覺沉醉睡着，失於

拴鎖。是以走了天尊道。那箇是太上老君送的喚做輪迴液。你吃了該醉三日不醒。那獅獸今走幾日了。大聖道。據土地說。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天宮裏一日。在凡世就是一年。叫獅奴道。你且起來。饒你死罪。跟我與大聖下方去收他來。汝衆仙都回去。不用跟隨。天尊遂與大聖獅奴。駕雲竟至竹節山。只見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本土地。都來跪接。行者道。汝等護祐。可曾傷着我師衆神道。妖精着了惱。睡了。更不曾動善刑罰。天尊道。我那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他喊一聲。上通三聖。下徹九泉。等際也。便不傷生。孫大聖你去他門首索戰。引他出來。我好收之。行者聽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罵道。巖妖精。還我人來也。巖妖精。還我人來也。連叫了數聲。那老妖睡着了。無人答應。行者性急起來。輪鐵棒。往內打進。口中不住的喊罵。那老妖方纔驚醒。心中大怒。爬起來。喝一聲。趕戰。搖搖頭。便張口來啣行者。回頭跳出。妖精趕到外邊。罵道。賊猴。那裏走着。立在高崖上。笑道。你還敢這等大膽無禮。你死活也不知哩。這不是你老爺主公在此。那妖精趕到崖前。早被天尊念聲咒語。喝道。元聖兒。我來了。那妖認得是主人。不敢展揮。四隻腳。伏之於地。只是磕頭。旁邊跑過獅奴兒。一把捉住項毛。用拳着項上。打殺百十口。裏罵道。你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獅獸合口無言。不敢搖動。獅奴兒打得手困。方纔住了。即將錦轎安在他身上。天尊騎了。喝聲。教走。他就縱身。駕起祥雲。徑轉妙巒宮去。大聖諷空稱謝了。叫入洞中。先解玉華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並三王子。共搜他洞裏物件。追追停停。將衆領出門外。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前後堆上。放起火來。把一個九曲盤桓洞。燒做個烏焦破瓦窰。大聖又發放。了衆神。還教土地在此鎮守。却令八戒沙僧。各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馱回州。他攙着唐僧。不多時。到了州城。天色漸晚。當有妃后官員。都來接見了。擺上齋筵。共坐享之。長老師徒。還在暴炒亭安歇。王子們入宮各寢。一宵無話。次日。王又傳旨。大開素宴。合府大小官員。一一謝恩。行者又叫屠子來。把那六個活獅子。殺了。共那黃獅子。都剝了皮。將肉安排將來受用。殿下十分歡喜。即命殺了。把一個留在本府內。外人用。一個與王府長史等官。分用。把五個都剝做一二兩重的塊子。差校尉。封散州城內外軍民人等。各吃些須。一則嘗嘗滋味。二則押押驚恐。那些

家家戶戶無不瞻仰。又見那鐵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對行者磕頭道：「爺爺小的們工都完了。問道：各重多少斤兩。鐵匠道：金箍棒有千斤，九齒鉞與降妖杖各有八百斤。行者道：也罷。叫請三位王子出來。各人執兵器。三子對老王道：「父王今日兵器完矣。老王道：「為此兵器幾乎傷了我父子之命。小王子道：「幸蒙神師施法救我。等却又掃蕩妖邪。除了後患。誠所謂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也。當時老王父子賞勞了匠作。又至暮妙亭拜謝了師恩。三藏又教大聖等快傳武藝。莫誤行程。他三人就各輪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傳授。不數日。那三個王子盡皆操演精熟。其餘攻退之方。緊慢之法。有七十二到解數。無不知之一。則那諸王子心堅。二則虧孫大聖先授了神力。此所以那千片之棒。八百斤之鉞杖。俱能舉能運。較之初時。自家弄的武藝。真天淵也有。詩為證。緣因善慶遇神師。習武何期動怪獅。掃蕩羣邪安社稷。皈依一體定邊夷。九靈數合元陽理。四面精通道果之。授受心明境萬古。玉華承樂太平時。那王子又大開筵宴。謝了師教。又取出一大盤金銀。用各微情。行者笑道：「快拿進去。我們出家人。要他何用。八戒在旁道：「金銀實不敢受。奈何我這件衣服。被那些獅子精扯拉破了。但與我們換件衣服。足為愛也。那王子隨命針工。照依色樣。取青錦紅錦。茶褐錦。各數疋。與三位各做了一件。三人欣然領受。各穿了錦布直裰。收拾了行裝起程。只見那城內城外。若大若小。無一人不稱是羅漢臨凡。活佛下界。鼓樂之聲。旌旗之色。盈街塞道。正是家家戶外焚香火。處處門前獻彩燈。送至許遠方。回他四衆。方得離城西去。這一去。頓脫羣獅。潛心正果。正是無慮無憂。來佛界。誠心誠意。上雷音。畢竟不知到靈山。還有幾多路程。何時行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支英洞唐僧供狀

修禪何處用工夫。馬劣猿頑速剪除。牢捉牢拴生五彩。暫停暫住墮三途。若教自在神丹漏。纔放從容玉性枯。喜怒憂思須掃淨。得玄得妙恰如無。話表唐僧師徒四衆。離了玉華城。一路平穩。誠所謂極樂之鄉。去有五六日程。途。又見一座城池。唐僧問行者道：「此又是甚麼處所。行者道：「是座城池。但城上有杆無旗。不知地方。俟近前再問。

又至東關廂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譁米市油房熱鬧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閒遊的浪子見猪入戒嘴長沙和尚臉黑孫行者眼紅都擁擁簇簇的爭看只是不敢近前而聞唐僧提着一把汗惟恐他們惹禍又走過幾條巷口還不到城忽見有一座山門門上有慈雲寺三字唐僧道此處略進去歇歇馬打一個齋如何行者道好好四象遂一齊而入但見那裏邊珍樓壯麗寶座崢嶸佛閣高雲外僧房靜月中丹霞縹緲浮屠挺碧櫺陰森輪藏清真淨土假龍宮大雄殿上紫雲龍兩廊不絕閒人戲一塔常開有客登爐中香火時時蒸臺上燈花夜夜幾忽聞方丈金鐘應佛僧人朗誦經四象正看時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對唐僧作禮道老師何來唐僧道弟子中華唐朝來者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攙起道院主何為行此大禮那和尚合掌道我這裏向善的人看經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纔見老師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當下拜唐僧笑道惶恐恐我弟子乃行脚僧有何受用若院主在此閑養自在纔是幸福哩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唐僧方纔招呼徒弟進來原來行者三人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他都背着臉牽着馬守着捲立在一處和尚不曾心忽的聞唐僧叫徒弟他三人方纔轉面那和尚見了慌得叫爺爺呀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唐僧道醜則醜倒頗有些法力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正說處裏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那三位是他高徒衆僧且喜且慳道老師中華大國到此何為唐僧言我奉唐王聖旨向靈山拜佛求經適道寶方特奔上剎一則求問地方二則打頓齋食就行那僧人個個歡喜又邀入方丈方丈內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這先進去的又叫道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原來中華有俊的有醜的俊的真個難描難畫醜的却十分古怪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見畢各坐下茶罷唐僧問道貴處是何地名衆僧道我這裏乃天竺國外郡金平府是也唐僧道貴府至靈山還有許多遠近衆僧道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這是我等走過的西去到靈山我們未走不知還有多少路不敢妄對唐僧謝了少時揭上齋來齋罷唐僧要行却被衆僧並齋主款留道老師寬住一二日過了元宵要要去不妨唐僧驚問道弟子在路只知有山有水怕的是途徑遙

魔把光陰都錯過了。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衆僧笑道：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故不以此爲念。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試燈。後日十五上元，直到十八九方纔謝燈。我這裏人家好事，本府太守老爺愛民，各地方俱高張燈火，徹夜笙簫，還有個金燈橋乃上古傳，留至今豐盛。老爺們寬住數日，我荒山頗管待得起。唐僧無奈，遂俱住下。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鈸喧天，乃是街坊衆信人等送燈來獻佛。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各自歸寢。次日寺僧又獻齋吃罷，同步後園閑耍。果然好個去處，正是：時維正月歲屆新春，園林幽雅，景物妍森。四時花木爭奇，一派蜂營整疊，芳草階前動；老梅枝上生聲，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金谷園富麗休誇，朝川圖流風優說，水流一道野菊出沒無常，竹種千竿，墨客推波未定，芍藥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天機方醒，山茶花，紅梅花，迎春花，瑞香花，鱸質先開，陰崖積雪猶含凍，遠樹浮煙已帶春。又見那鹿向池邊照影，鶴來松下聽琴，東幾度，西幾度，西幾度，客來留宿，南幾堂，北幾塔，僧靜安碑，花井中有一兩座養性樓，重簷高拱，山水內有三四處煉廬室，靜几明牕，真個是天然堪隱逸。又何須他處覓蓬瀛。師徒們觀賞一日，殿上看了燈，又都去看燈。燈戲，但見那瑤花城琉璃仙洞，水晶雲母諸宮，似重重錦繡，疊疊玲瓏，異橋影，愧乾坤動，看數株火樹搖紅，六街簫鼓，千門壁月，萬戶香風。幾處巖峰高聳，有魚龍出海，鸞鳳騰空，淺燈光月色，和氣融融，綺羅隊隊，人人喜聽笙歌，車馬轟轟，看不盡花容玉貌，風流豪俠，佳景無窮。三藏與衆僧在本寺內看了燈，又到東關廟各街上遊戲。到二更時方纔回轉安置。次日，唐僧對衆僧道：弟子原有掃塔之願，趁今日上元佳節，請院主開了塔門，讓弟子了此願心。衆僧隨開了門，沙僧取了袈裟，隨從唐僧到了一層，就披了袈裟，拜佛禱祝畢，即將筭符掃了一層，卸了袈裟，付與沙僧，又掃二層。一層層直掃上絕頂，那塔上層層有佛，處處閉關，掃一層，賞斷讚美一層，掃畢下來，天色已晚，又都點上燈火。此夜正是十五元宵，衆僧道：老師父，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廟看燈，今晚正節進城看金燈如何？唐僧欣然從之。同行者三人及衆僧進城看燈，正是三五良宵節，上元春色和花燈懸鬧市，齊唱太平歌。又見那六街三市燈，亮半空一鑑初升，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燈映月增一倍火輝，月照燈添十分燦爛，觀不

盡鐵鎖星橋，看不了燈花火樹，雪花燈，梅花燈，香冰剪碎，繡屏燈，書屏燈，五彩攢成，桃桃燈，荷花燈，燈樓高掛，青
鶴燈，白象燈，燈架高繫，鰲兒燈，鰲兒燈，棚前高弄，羊兒燈，兔兒燈，燈籠下精神，應兒燈，鳳兒燈，相連相併，虎兒燈，馬
兒燈，同走，同行仙鶴燈，白鹿燈，毒星騎坐，金魚燈，長鯨燈，辛白高乘，鰲山燈，神仙聚會，走馬燈，武將交鋒，萬千家
燈，火樓臺，十數里雲烟世界，那壁廂，索現現玉鞭飛來，這壁廂，數號繞香車，轎過看那紅妝樓上，倚着欄，隔着簾
並着肩，攜着手，雙雙美女，歡歡綠水橋邊，鬧噪噪，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對對遊人，戲採滿城中，簫鼓諠譁，徹夜
裏笙歌不斷，有詩為證，錦繡場中，唱彩遊，太平境內，簇人烟，燈明月，皎元宵，夜雨順風，調大有年，此時正是金吾
不禁，亂烘烘的，無數人煙，有那跳舞的，蹺蹺的，裝鬼的，騎象的，東一攬，西一簇，看之不盡，却纔到金燈橋上，唐僧
與衆僧近前看處，原來是三盞金燈，那燈有缸來大，上照着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都是細金絲兒編成，內托着
琉璃薄片，其光視月，其油噴香，唐僧回問衆僧道：「此燈是甚油？怎麼這等異香撲鼻？」衆僧道：「老師不知，我這府後
有一縣，名喚是天縣，縣有二百四十里，每年審造差糧，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府縣的各項差糧，猶可惟有
此大戶，甚是吃累，每家當一年，要使二百多兩銀子，此油不是尋常之油，乃是酥合香油，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
兩，每一劬值三十二兩銀子，三盞燈，每缸有五百劬，三缸共一千五百劬，共該銀四萬八千兩，還有雜項繳纏使
用，將有五萬餘兩，只點得三夜行者道：「這許多油，三夜何以就點得盡？」衆僧道：「這缸內每缸有四十九個大燈馬，
都是燈草扎的，把裏了絲綿，有雞子粗細，只點過今夜，見佛爺現了身，明夜油也沒了，燈就昏了，八戒在旁笑道：
「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衆僧道：「正是此說，滿城內人家，自古及今，皆是這等傳說，但油乾了，人俱說是佛祖收
了燈，自然五穀豐登，若有一年不乾，却就年程荒旱，風雨不調，所以人家都要這供獻，正說處，只聽得半空中呼
呼風響，說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脚道：「老師父，同去罷，風來了。」是佛爺降祥，到此看燈也，
唐僧道：「怎見得是佛來看燈？」衆僧道：「年年如此，不尙三更就有風來，知道是諸佛降祥，所以人皆迴避。」唐僧道：「我
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今逢佳景，果有諸佛降臨，就此拜拜，多少是好。」衆僧連禮不同，少時，風中果現出

三位佛身近燈來了。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倒身下拜。行者急忙扯起道：「師父不是好人，必定是妖邪也，說不了見燈光昏暗呼的一聲，把唐僧抱起，駕風而去。噫，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積年假佛看金燈，說得那八戒兩邊尋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須在此叫喚。師父樂極生悲，已被妖精攝去了。那幾個和尚害怕道：「爺爺，怎見得是妖精攝去？行者笑道：「原來你這夥凡人，累年不識，故被妖邪惑了。只說是真佛降祥，受此燈供。剛纔風到處，現佛身者，就是三個妖精。我師父亦不能認。上橋頂就拜，却被他侮暗燈光，將器皿盛了油，連我師父都攝去。我略走遲了些兒，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沙僧道：「師兄，這殺却如何？行者道：「不必遲疑，你兩個同衆回寺看守馬匹行李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好大聖急縱筋斗雲，起在半空，閉着那腥風之氣，往東北上竟趕。趕至天曉，倏爾風息，見有一座大山，十分險峻，着實嵯峨。好山重重，丘壑曲曲，源泉藤蘿懸削，松柏挺蘆巖鶴鳴晨霧裏，厲唳曉雲間。巖巖轟轟峰排戟，突突磷磷石砌壘。頂巔高萬仞，峻嶺盤千灣。野花佳木知春發，杜宇黃鸝應景妍。能競奔實境，巖古怪崎嶇險又艱。停觀多時，人不識，只聽虎豹有聲，麝香彈白鹿隨來。往玉兔肯頓去，復還深澗水流千萬里。回瀾激石響潺潺。大聖在山巖上，正自找尋路徑，只見四個人趕着三隻羊，從西坡下齊吹喝開。大聖閃火眼金睛，仔細觀看，認得是年月日時四值功曹使者。隱像化形而來。大聖即掣出鐵棒，幌一晃，碗來粗細，有丈二長短，跳下崖來，喝道：「你都藏頭縮頭的那裏去。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慌得喝散三羊，現了本相。閃下路旁，施禮道：「大聖怒罪，怒罪。行者道：「這一向也不曾用着你們，你們見老孫遲慢，都一個個弄懈怠了。見也不來見我。一見，你們怎麼不暗中保佑吾師，都往那裏去？功曹道：「你師父寬了禪性，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所以舉極生否，樂成成悲。今被妖邪捕捉，他身邊去護法如菩薩保着哩。吾等知大聖速夜追尋，恐大聖不識山林，特來傳報。行者道：「你既傳報，怎麼隱姓埋名，趕着三個羊兒，改改喝喝作甚？功曹道：「設此三羊，以應開泰之言。喚做三陽開泰，破解你師之否塞也。行者恨恨的要打，見有此意，却就免之，收了棒，同喚作喜道：「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功曹道：「正是。正是。此山名青龍山，內有洞名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大的個名辟寒大王，第二個號辟暑大

王第三個號辟塵大王。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當年成精。到此假裝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設立金燈。燈油用酥合香油。他年年到正月半。變佛像收油。今年見你師父。他認得是聖僧之身。送你師父。都攝在洞內。不日要割剔你師之肉。使酥合香油煎吃哩。你快用工夫。救授去也。行者聞言。喝退四功曹。轉過山崖。找尋洞府。行來數里。只見那洞邊有一石崖。崖下是座石屋。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門旁立有石碑。上有六字。却是青龍山玄英洞。行者不敢擅入。立定步。叫聲妖怪。快送我師父出來。那裏唵喇一聲。大開了門。跑出一陣牛頭精。獅獅呆呆的問道。你是誰。敢在這裏呼喚。行者道。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路過金平府。親燈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快早送還。免汝等性命。如或不然。欲翻你富巢。教你輩精都化為膿血。那些小妖聽言。急入內邊報道。大王。禍事了。禍事了。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那裏問甚麼。青紅皂白。教小妖選刺了衣裳。汲潯中清水洗淨。算計要細切細剉着酥合香油煎吃。忽聞得報聲。禍事。老大着驚。問是何故。小妖道。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嚷道。大王。搗了他師父來。教快送出去。免吾等性命。不然。就要掀翻富巢。教我們都化為膿血哩。那老妖聽說。個個心驚道。纔拿這厮。還不曾問他個姓名來。歷小的們。且把衣服與他穿了。帶過來審他。一審端是何人。何自而來也。衆妖一擁上前。把唐僧解了索。穿了衣服。推至座前。說得唐僧戰戰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饒命。饒命。三個妖精。異口同聲道。你是那方來的和尙。怎麼見佛像不躲。却衝撞我的雲路。唐僧磕頭道。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的。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正在金燈橋上。見大王顯現佛像。貧僧乃肉眼凡胎。見佛就拜。故此衝撞大王。雲路那妖怪道。你那東土到此。路程甚遠。一行共有幾衆。都叫甚名字。快實實供來。我饒你性命。唐僧道。貧僧俗名陳玄奘。自幼在金山寺為僧。後蒙唐皇勅賜。在長安洪福寺為僧官。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唐王遊地府。同生陽世。開設水陸大會。超度陰魂。榮唐王又選賜貧僧為壇主。大闡都綱。幸觀世音菩薩出現。指化貧僧往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經。可以超度亡者。昇天。差貧僧來取。因賜號三藏。即倚唐為姓。所以人都呼我。

爲唐三藏。我有三個徒弟。第一個姓孫名悟空行者。乃齊天大聖。歸正。羣妖聞得此名。着了一驚。道：「這個齊天大聖。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唐僧道。」正是。第二個姓豬名悟能八戒。乃天蓬大元帥轉世。第三個姓沙名悟淨和尚。乃捲簾大將。凡三個妖精。聽說個個心驚。道：「早是不曾吃他。小的們且把唐僧將鐵鏈鎖在後面。待等他三個徒弟來。喫了送點。」一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各持兵器。走出門來。拿了號頭。搖旗。擂鼓。三個妖怪。披掛整齊。都到門外。喝道：「是誰人敢在我這裏改喝？」行者閃在石崖上。仔細觀看。那妖精生得：彩面環睛。二角崢嶸。尖尖四隻耳。靈竅閃光明。一體花紋。如彩畫。滿身錦繡。若翡翠。第一個頭頂狐裘花帽。暖一臉鼻毛。熱氣騰。第二個身掛輕紗飛烈。四蹄花坐玉玲瓏。第三個威雄聲吼如雷。振獠牙。尖利賽銀針。個個勇而猛。手持三樣兵。一個使鐵斧。一個大刀。能但看第三個。肩上橫擔疙撻藤。又見那七長八短。七肥八瘦。大大小小。妖精。都是些牛頭鬼怪。各執鎗棒。有三百大旗。旗上明明書着：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孫行者看了一會。忍耐不得。上前高叫道：「慢賊怪。認得老孫麼？」那妖喝道：「你是那鬧天宮的孫悟空。真個是聞名不曾見面。見面羞殺天神。你原來是這等個翻猴兒。行者大怒。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燈油的賊。油嘴妖怪。不要胡談。快還我師父來。」趕近前。掄鐵棒。就打那三個老妖。舉三般兵器。急架相迎。這一場在山凹中。好殺。鐵斧鋼刀。挖撻藤。猴王一棒。敢相迎。辟寒辟暑。辟塵。認得齊天大聖名。棒起。致令神鬼怕。斧來。刀砍亂飛騰。好一個混元有法。真空像。抵住三妖。假佛形。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務捉。欲蓋。駕下留。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那個爲嘴常年設。獻燈兵。只聽刀斧響。劈朴惟聞棒有聲。衝衝撞撞。三攢一架。架遮遮各顯能。一朝關至天將晚。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孫行者一條棒。與那三個妖魔。鬧經百五十合。天色將晚。勝負未分。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挖撻藤。閃一閃。跳過陣前。將旗搖了一搖。那駝牛頭怪。簇擁上前。把行者圍在垓心。各掄兵器。亂打將來。行者見事不諧。吩咐的縱起劫半雲。敗陣而走。那妖更不來。趕。招回羣妖。安排些晚食。衆各吃了。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只待拿住孫行者等。纔要整治。那師父一則長齋。二則愁苦。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不。題。却說行者。駕雲回至落雲寺內。叫整師弟。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望商量。聽

得叫時一齊出接道哥哥如何去遠一日方回端的師父下落何如行者笑道昨夜聞風而趕至天曉到一山不見幸四值功曹傳信道那山叫做青龍山山中有一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喚做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原來積年在此偷油假變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今年遇見我們也不知好歹反連師父都擄去老孫審得此情吩咐功曹等衆暗中保護師父我尋近門前叫罵那三怪齊出都傳牛頭鬼形第一個使鐵斧第二個使大刀第三個使藤棍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搖旗擂鼓與老孫鬪了一日殺個平手那妖王搖動旗小妖都來我見天晚恐不能取勝所以駕斛斗回來也八戒道那裏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沙僧道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八戒笑道哥哥說是牛頭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論老孫看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鎔下角來倒值好幾兩銀子哩正說處衆僧道孫老爺可吃晚齋行者道方便吃些兒不吃也罷衆僧道老爺征戰這一日豈不餓了行者笑道這日把兇那裏便得餓老孫曾五百年不吃飲食哩衆僧不知是實只以爲說笑須臾拿來行者也吃了道且收拾睡覺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師父也沙僧在旁道哥哥說那裏話常言道停留長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師父害了却如之何不若如今就去賺得他措手不及方纔好救師父少遲恐有失也八戒聞言抖擻神威道沙兄弟說得是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取行者依言即吩咐寺僧看守行李馬匹待我等把妖精捉來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免却燈油以蘇該縣小民之困却不是好衆僧遵命他三個縱縱起祥雲出城而去正是那懶散無拘禪性亂災危有分道心蒙畢竟不知此去勝敗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二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拱捉犀牛怪

却說孫大聖挾同二弟滾風駕雲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按落雲頭八戒就欲築門行者道且稍停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再好與他爭持沙僧道這門閉緊如何得進行者道我自有力法好大聖收了棒捨着訣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個火焰虫兒真個也難道你看他展翅星流光輝古云腐草爲螢神通變化不可輕自有排

細之性。飛近石門懸看。旁邊環縫穿風。將身一探到幽庭。打探妖魔動靜。他自飛入。只見幾隻牛橫截直倒。一個個呼吼如雷。盡皆睡熟了。至中廳裏面。全無消息。四下門戶通關。不知那三個妖怪精睡在何處。纔轉過廳房。向後又照。只聞得啼泣之聲。乃是唐僧鎖在後房簷柱上哭哩。行者暗暗聽他哭甚。只見他哭道。一別長安十數年。登山涉水苦熬煎。幸來西域逢佳節。喜到金平遇上元。不識燈中假佛像。皆因命裏有災愆。賢徒追襲施威武。但願英雄展大權。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展開翅。飛近師前。唐僧指淚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時正月。蟄蟲始振。爲何就有螢飛行者。忍不住。叫聲師父。我來了。唐僧喜道。悟空。我說正月間。怎得螢火原來是你行者。即現了本相。道。師父啊。爲你不識。是假。誤了多少路程。費了多少心力。我一行說。不是好人。你就下跪。却被這怪侮暗燈光。盜取酥合油香。連你都攝將來了。我當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即聞風追至此間。不識地名。幸遇四位功曹傳報。說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我日間與此怪鬪。至天晚方回。與師弟輩細道此情。却就不會睡。同他兩個來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戰。又不知師父下落。所以變化進來。打聽打聽。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邊哩。行者道。在外邊方纔老孫看時。妖精都睡着。我且解了鎖。洩開門。帶你出去罷。唐僧點頭稱謝。行者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這鎖早自開了。領着師父往前正走。忽聽着妖王在中廳內房裏叫道。小的們。緊閉門戶。小心火燭。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連梆鈴都不響了。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俱辛辛苦苦睡着。聽見叫喚。却纔醒了。梆鈴響處。有幾個執器械的。敲着鑼。從後而走。可的揀着他師徒兩個。衆小妖一齊喊道。好和尚啊。極開鎖往那裏去。行者不容分說。掣出棒。幌一幌。碗來粗。就打棒起處。打死兩個。其餘的丟了器械。近中廳。打着門。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那三怪聽見。一籠籠爬將起來。只教拿住。拿住說得個唐僧手軟脚軟。行者也不顧師父。一路棒滾向前來。衆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倒三兩個。推倒兩三個。打開幾層門。竟自出來。叫道。兄弟們何在。八戒沙僧正舉着芭杖等持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將變化入裏。解放師父。正走。被妖驚覺。顧不得師父。打出來的事。講說一遍。不題。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鐵索鎖了。執着刀。揀着斧。燈火齊明。問道。你這廝怎麼開鎖。那猴子如何

得進快早供來，饒你之命。不然就一刀兩段，慌得那唐僧戰戰兢兢的跪道：「大王爺爺，我徒弟孫悟空他會七十二般變化，纔變個火焰蟲兒，飛來救我，不期大王知覺，被小大王等撞見，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傷兩個，衆皆喊叫，舉兵着火，他遂應不得我走出去了。三個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驚覺，未曾走了，叫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亦不諱沙僧進門，不諱講想是暗弄我師父，我們動手呀！』行者道：『說得是快，早打門，這猢猻子賣弄神通，舉力築去，把那石門築得粉碎，却又厲聲喊罵道：『偷油的賊怪，快送吾師出來也。』說得那門內小妖，滾將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門被和尚打破了，三個妖王十分煩惱道：『這廝着實無禮，即命取披掛結束了，各持兵器，帥小妖出門迎敵。此時約有三更時候，半天中月明如晝，走出來，更不打話，便就搶兵。這裏行者抵住鐵斧，八戒敵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這場好殺僧。三衆棍杖，三個妖魔膽氣加，鐵斧鋼刀，藤花杖，只聞風響並塵沙，初交幾合，噴霧霧，次後飛騰散彩霞，釘死解數，隨身滾鐵棒，英豪更可誇。降妖寶杖，人間少妖怪，頑心不讓他，鐵斧口明尖，鋒利藤條節，一身花，大刀幌亮如門扇，和尚神通偏賽他。這壁廂因師性命發狠打，那壁廂不放唐僧劈臉搥，斧剝棒迎爭勝負，靶輪刀砍兩交，搥挖藤條降怪杖，翻翻覆覆逞豪雄。三僧三怪賭關多時，不見輸贏，那辟寒大王喊一聲叫：『小的們上來，衆精各執兵刃齊來。』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被幾個水牛精揪扯扯，拖入洞裏，細了沙僧見沒了八戒，只見那羣牛發喊，羣牛即掣寶杖，驀辟塵大王，虛丟了架子，要走，又被羣精一擁而來，拉一個踹躄，急掙不起，也被捉去細了行者，道：『難爲攔勸斗靈脫身而去。當時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見了，滿眼垂淚道：『可憐你二人也，遭了委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師兄見捉住我們，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裏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脫網，師徒們悽慘慘不題。』說行者駕舢斗雲，復至慈雲寺，寺僧接着來問：『唐老爺救得否？』行者道：『難救，那妖精神通廣大，我弟兄三人，與他三人關了多時，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後捉了沙僧，老孫幸走脫了，衆僧害怕道：『爺爺這般會騰雲駕霧，還捉不得，想老師父被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師父自有伽藍揭諦丁甲等神，暗中護佑，却也曾吃過草還丹料，不傷命，只是那妖怪有本

事汝等可好看馬匹行李等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衆僧膽怯道：爺爺又能上天。行者笑道：天宮原是我的舊家。當年我做齊天大聖，因為亂了蟠桃會，被我佛收降。如今沒奈何，保唐僧取經，將功折罪，一路上輔正除邪。我師父該有此難，汝等却不知也。衆僧聽此言，又磕頭禮拜。行者出得門，打個唵喲，即時不見。好大聖，早至西天門外。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他見行者來，都慌忙施禮道：大聖那裏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國東界金平府曼天縣，我師被本縣惡僧留宿，賞元宵，比至金燈橋，有金燈三盞，點燈用酥合香油，價費白金五萬餘兩。年年有諸佛降祥受用，正看時，果有三尊佛像降臨。我師不識好歹，上橋就拜。我說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燈光，連油並我師一風攝去。我隨風追覓，至天曉，到一山，幸四功曹報道：那山名青龍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老孫急上門尋討，與他賭關一陣，未勝。是我變化入裏，見師父鎖住未傷，隨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覺，我遂走了。後又同八戒、沙僧苦戰，復被他將二人捉去，細了。老孫因此特啓玉帝，查他來歷，請命將降之金星呵冷笑道：大聖既與妖怪相持，豈看不出他的出處。行者道：認得認得，是一夥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個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飛雲步霧，其怪極愛乾淨，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兇犀，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又有胡冒犀，墮羅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於江海之中，能開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塵，都是角有貴氣，故以此爲名，而稱大王也。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見面就伏。行者連忙唱喏問道：是那四木禽星，頰長庚老，一一明示明示。金星笑道：此犀在斗牛宮外，羅佈乾坤，你去奏聞玉帝，便見分明。行者拱拱手，稱謝竟入天門裏去。不一時，到於通明殿下，先見葛丘張許四大天師。天師問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師寬放禪性，元夜觀燈，遇妖魔攝去。老孫不能收降，特來奏聞玉帝求救。四大天師即領行者至靈寶殿，奏各各禮畢，備言其事。玉帝傳旨，教點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孫纔到西天門，遇長庚星說：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許天師同行者去斗牛宮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及至宮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來接。天師道：吾

奉聖旨，教點四木禽星與孫大聖下界降妖。旁即閃過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應聲叫道：「孫大聖，點我等何處降妖？行者笑道：『原來是你那長庚老兒却隱匿，我不解其意，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孫竟來相請，又何必勞煩旨意？四木道：「大聖說那裏話？我等不奉旨意，誰敢擅離端的？是那方快早去來？行者道：『在金平府東北良地青龍山玄英洞，犀牛成精，斗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煩我們，只消井宿去罷。』」他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壽者，須得四位回去纔好。切勿推調，偷一時一位拿他不住，却又不費事了。』」天師道：『你們說得是甚話？旨意着你們四人，豈可不去？趁早飛行，我同旨去也。』」那天師遂別行者而去。四木道：「大聖不必疑懼，你先去索戰，引他出來，我們隨後動手。行者即近前罵道：『偷油的賊怪，還我師來。』原來那門被入戒築破，幾個小妖弄了幾塊板兒，擔住在裏邊聽得罵言，急跑進報道：『大王，孫和向在外面罵哩。』」辟塵兒道：『他敢陣去了。』這一日，怎麼又來？是那裏求些救兵來了？辟塵、辟暑道：『怕他甚麼？救兵快取披掛來。小的們都要用心圍繞，休放他走了。』那夥精不知死活，一個個各執鎗刀，搖旗擂鼓，走出洞來。對行者喝道：『你個不怕打的糊猴兒，你又來了。行者最惱得是這糊猴二字，咬牙發狠，舉鐵棒就打。三個妖王調小妖，跑個團子陣，把行者圍在垓心。那壁廂四木禽星一個個各掄兵刃，道：『擊畜休動手。』那三個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尋將降手兒來了。小的們各願性命走耶。』只聽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衆小妖都現了本身。原來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滿山亂跑，那三個妖王也現了本相，放下手來，還是四隻蹄子，就如鐵砲一般，竟往東北上跑。這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緊追緊趕，略不放鬆，惟有斗木獬、奎木狼在東山凹裏，山頭上山澗中山谷內，把些牛精打死的法，捉的盡皆收淨，却向玄英洞解了唐僧。八戒、沙僧認得是二星，隨同拜謝。因問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孫大聖妻玉帝請旨調來收怪救你也。唐僧又滴淚道：『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進來。』二星道：『那三個老怪是三隻犀牛，他見吾等，各各願命，向東北良方逃遁。孫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追趕去了。我二星撈撈羣牛到此，特來解救聖僧。』唐僧復又頓首拜謝。朝天又拜，八戒撈起道：『師父，禮多必

詐不須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則是玉帝聖旨，二則是師兄人情。今既掃蕩羣妖，還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們且收拾些細軟東西出來，掀翻此洞，以絕其根。回寺等候師兄罷。奎木狼道：天蓬元帥說得有理。你與捲簾大將保護你師回寺安歇，待吾等還去。良方迎敵，八戒道：正是。正是。你二位還協同一捉，必須勦盡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時追覓入戒，與沙僧將他洞內細軟寶貝有許多珊瑚、瑪瑙、珍珠、琥珀、瑤珞、寶貝、美玉、夏金，搜出一石，搬在外面。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進去，放起火來，把一座洞燒成灰燼。却纔領唐僧找路回金平慈雲寺去。正是：經云：秦極還生否，好處逢凶實有之。愛賞花燈禪性亂，喜遊美景道心漓。大丹自古宜長守，一失原來到底虧。緊閉牢拴，休曠蕩，須臾悔念見參差。且不言他三衆得命回寺，却委斗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駕雲直向東北良方趕妖怪來。二人在那半空中尋着不見，只到西洋大海，遠望見孫大聖在海上吆喝。他兩個按落雲頭道：大聖妖怪那裏去了。行者恨道：你兩個怎麼不來追降。這會子却冒冒失失的問甚。斗木獬道：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戰敗妖怪，追趕料必擒拿我二人，却就掃蕩羣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師父。師弟搜了山，燒了洞，把你師父付托與你二弟領回府城。慈雲寺多時不見車駕回轉，故又追尋到此也。行者聞言，方纔喜謝道：如此却是有功多累多累。但那三個妖魔被我趕到此間，他就鑽下海去。當有井角二星緊緊追拿，教老孫在岸邊抵擋。你兩個既來，且在岸邊把截。等老孫也再去來。好大聖掄着棒，捻着訣，辟開水運，直入波濤深處。只見那三個妖魔在水底下與井木犴、角木蛟、捨死忘生苦鬪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孫來也。那妖怪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難之處，忽聽得行者叫喊：願殘生，撥轉頭往海心裏飛跑。原來這怪頭上角極能分水，只開得花的花，沖開明路。這後邊二星官並孫大聖並力追之，却說西海中有一個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遠見犀牛分開水勢，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即赴水晶宮對龍王慌慌張張報道。大王有三隻犀牛，被齊天大聖和二位天星趕來也。老龍王赦順聽言，即喚太子摩昂，快點水兵，想是犀牛精、辟塵、辟塵兒三個惹了孫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教摩昂得令，即忙點兵，頃刻間，龜鼈鼉鱓，鯢鮪鰐鯢，與蝦兵蟹卒等，各執鎗刀，一齊吶喊，騰出水晶宮外，攔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進，

戰後，又有井角二星並大聖攔阻，慌得他失了軍，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個辟塵兒被老龍王領兵圍住，孫大聖見了心歡，叫道：「道消停，消停，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聽令，一擁上前，將辟塵兒扳翻在地，用鐵鈎子穿了鼻，攢蹄，細倒。老龍王又傳號令，教分兵趕那兩個，協助二星官擒拿。那時小龍王帥衆前來，只見井木犴現原身，按住辟寒兒，大口小口的嚼着吃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孫大聖要活的，不要死的哩。連喊數喊，已是他把頸項咬斷了。摩昂吩咐蝦兵蟹卒，將個死犀牛轉水晶宮，却又與井木犴向前追趕。只見角木蛟把那辟暑兒倒趕回來，只撞着井宿摩昂帥龜鼈鼉黿，撇開鼓箕陣圍住。那怪只教饒命，饒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朵，奪了他的刀，叫道：「不殺你，不殺你，拿與孫大聖發落去來。」當即倒干戈，復至水晶宮外，報道都捉來也。行者見一個斷了頭，血淋淋的，倒在地下，一個被井木犴砍着耳朵，推跪在地。近前仔細看了道：「這頭不是兵刀傷的啊。」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緊，連身子都得罪了井星官吃了。」行者道：「既是如此，也罷。」取鋸子來，鋸下他的這兩隻角，剝了皮帶去。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又把辟塵兒穿了鼻，教角木蛟牽着，辟暑兒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牽着。帶他上金平府，見那刺史官，明究其由，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然後的決衆等遵旨，辭龍王父子，都出西海。牽着犀牛，會得奎斗二星，駕雲霧，竟轉金平府。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貳郎官，並府城內外軍民人等，聽着音，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你這府縣每年家供獻金燈，假沖請佛降祥者，即此犀牛之怪，我等遇此，因元夜觀燈，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是我請天神收伏。今已掃清山洞，勸盡妖魔，不得爲害。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勞民傷財也。」那慈雲寺裏，八戒沙僧，方保唐僧進得山門，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即便撇了師父，丟下擔子，縱風雲起，到空中道：「那一隻被井星咬死，已鏽角剝皮在此。」八戒道：「這兩個索性推下此城，與官員人等看看也。」認得我們是聖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雲下地，同到府堂，將這怪的決，已此情真罪當，再有甚講。四星道：「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却好呀。」八戒道：「因做了這幾年和尚，也略學得些兒，衆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雲，降至府堂之上，說得這府縣官員城裏城外人等，都家家設香案，戶戶拜天神，少時間，慈雲寺僧

把長老用轎接進府門，會着行者，口中不離誦字道：有勞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見賢徒，懸懸在念。今幸得勝而回，然此怪不知趨向何方，擒捕獲也。行者道：自前日別了尊師，老孫上天查訪，蒙太白金星識得怪魔，是犀牛，指示請四木禽星。當時蒙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口交戰，妖王走了。又蒙斗奎二宿救出尊師，老孫與井角二宿並力追妖，直趕到西洋大海，又虧龍王遣子帥兵相助，所以捕獲到此。審究也。長老攛掇稱謝不已。又見那府縣正官並佐貳首領，都在那裏高燒寶燭，滿斗焚香，朝上禮拜。少頃間，八戒發起性來，掣出戒刀，將辟塵兒頭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兒頭也砍下。隨即取錫子，鋸下四隻角來。孫大聖更有主張，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牛，拿上界去進貢玉帝，回繳聖旨。把自己帶來的二隻，留一隻在府堂鎮庫，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四星心中大喜。即時拜別大聖，忽駕彩雲回奏而去。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衆，大排素宴，遍請鄉官陪奉。一壁廂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下年不許點設金燈，永蠲買油大戶之役。一壁廂叫屠子宰刺犀牛之皮，硝熟煉乾，裹造鎧甲，把肉奉給官員人等。又一壁廂動支枉罰無礙錢糧，買民間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廟。又爲唐僧四衆建立生祠，各各樹牌刻文，用傳千古，以爲報謝。師徒們索性寬懷飲宴。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這家酬那家請，略無虛刻。八戒遂心滿意，竟用把洞裏搜來的寶貝，每樣各籠些須在袖，以爲各家齋筵之賞。住經個月，猶不得起身。長老吩咐徒弟，將餘剩的寶物，盡送慈雲寺僧，以爲酬禮。瞞着那些大戶人家，天不明走罷，恐只管貪食，誤了取經。惹佛祖見罪，又生災厄，深爲不便。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次日五更早起，喚八戒備馬，那馱子吃了自在酒飯，睡得夢夢，乍道這早備馬怎的。行者喝道：師父教走路哩。馱子抹抹臉道：又是這長老，沒正經。二百四十家大戶都請，纔吃了有三十號頓飽齋，怎麼又弄老豬忍餓。長老聽言，罵道：饑餓的夯貨，莫胡說。快早起來，再有強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呀。那馱子聽見說，打慌了手脚道：師父今番變了，常時疼我，愛我，念我，豈亦護我，哥要打時，他又勸解。今日怎麼發狠，轉教打麼。行者道：師父怪你爲嘴，誤了路程，快早收拾行李，備馬。免打那馱子真個怕打，跳起來穿了衣服，以喝沙僧快起來，打將來了。沙僧也隨跳起，各各收拾皆完。長老

搖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驚動寺僧，連忙上馬，開了山門，找路而去。」這一去，正所謂「暗放玉龍飛彩鳳，私開金鎖走蛟龍」，畢竟不知天明時，酬謝之家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國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

起念斷然有愛，留情必定生災。靈明何事辦三臺，行滿自歸元海。不論成仙成佛，須從個裏安排。清清淨淨來經塵埃，果正飛昇上界，却說寺僧天明不見了三藏師徒，都道：「不會留得，不會別得，不會求得，不會告得，宿債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正說處，只見南關廂有幾個大戶來請衆僧，接堂道：「昨晚不曾防禦，今夜都幫雲去了，衆人齊聲空拜謝。」此言一講，滿城中官員人等盡皆知之，叫此大戶人家俱治辦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却說唐僧四衆餐風宿水，一路平寧，行有半個多月，忽一日見座高山，唐僧又悚懼道：「徒弟，那前面山嶺峻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這邊路上將近佛地，斷乎無甚妖怪。」師父放懷勿慮，唐僧道：「徒弟，雖然佛地不遠，但前日那寺僧說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還不知是有多少路哩。」行者道：「師父，你好是又把爲輩禪師心經忘記了。」三藏道：「般若心經是我隨身衣鉢，自那爲輩禪師教後，那一日不念那一時得忘，顛倒也念得來，怎會忘得？」行者道：「師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師父解得。」三藏說：「猴頭，怎又說我不會解得？你解得麼？」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聲，旁邊笑倒一個八戒，喜壞一個沙僧，說道：「嘴兒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裏禪和子聽過講經，那裏應佛僧，也曾見過說法，弄虛頭找架子，說甚麼曉得，解得，怎麼就不作聲。」聽講請解，沙僧說：「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長話哄師父走路，他曉得弄棒罷了，他那裏曉得講經。」三藏道：「悟能，悟淨，你要亂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他師徒們正說話間，却倒也走過許多路程，離了幾箇山岡路旁，早見一座大寺，三藏道：「悟空，前面是座寺啊，你看那寺到也不小不大，却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舊，却也是入字紅牆，隱隱見蒼松偃蓋，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潺潺聽流水鳴絃，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關山留得，在山門上，大書着布金禪寺，懸扁上，留題着上古遺跡，行者看得是布金禪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禪寺，三藏在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這莫不是舍衛國。」

界了麼。八戒道：師父奇啊！我與師父幾年，再不曾見識得路。今日也識得路了。三藏說道：不是，我常看經誦典，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這園說是結孤獨長者問太子買了，請佛講經。太子說：我這園不賣，他若要買我的，時除非黃金滿布圍地，給孤獨長者聽說，隨以黃金為磚，布滿圍地，纔買得太子祇園。纔請得世尊說法，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是，就是這個故事。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大家又笑了一會。三藏纔下得馬來，進得山門，只見山門下挑擔的、背包的、推車的、整車坐下的，也有睡的去睡，講的去講，忽見他們師徒四衆，俊的又俊，醜的又醜。大家有些害怕，却也就讓開些路兒。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斯文、斯文。那時節，却也大家收斂，轉過金剛殿後，早有一位禪僧走出，却也威儀不俗，真是面如滿月光，身似菩提樹，揮錫袖飄風，芒鞋石頭路。三藏見了，問訊。那僧即忙還禮道：師從何來？三藏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寶方，造次奉謁，便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都可隨意，況長老東土神僧，但得供養，幸甚。三藏謝了，隨即喚他三人同行，過了迴廊香積，徑入方丈，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這時寺中聽說到了取經僧人，東土大唐話說，寺中若大若小，不問長住，掛褡長老，行童一一都來參見。茶罷，擺上齋供。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佛，八戒早是要緊變頭，素食粉湯，一攪直下。這時方丈却也人多，有知識的，讚說三藏戒威好要子的，都看八戒吃飯，却說沙僧眼溜，看見頭底，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說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將起來，說道：斯文，斯文，肚裏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曉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論起肚子裏來，正替你我一般哩。八戒方纔肯住。三藏念了結齋，左右撤了席面。三藏稱謝，寺僧問起東土來，因三藏說到古蹟，纔問布金寺名之由。那僧答曰：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獨園寺，又名祇園，因是給孤獨長者請佛講經，金磚布地，又易今名。我這寺一望之前，乃是舍衛國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近年間，若遇時雨，滂沱還淋出金銀珠兒，有造化的，每每拾着。三藏道：話不虛傳，果是真。又問道：纔進寶山，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驛馬車擔的行商，為何在此歇宿？兼僧道：我這山喚做百脚山，先年

且是太平。近因天氣循環，不知怎的，生幾個孽障精，常在路下傷人，雖不至於傷命，其實人不敢走。山下有一座關，喚做雞鳴關。但到雞鳴之時，總敢過去。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攢借荒山一宿，等雞鳴後便行。三藏道：「我們也等雞鳴後去罷。」師徒們正說處，又見拿上齋來，却與唐僧等吃畢。此時上弦月皎，三藏與行者步月閑行。又見個道人來報道：「我們老師爺要見見中華人物。」三藏急轉身，見一個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禮道：「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三藏答禮道：「不敢。」老僧稱讚不已，因問老師高壽。三藏道：「虛度四十五年矣。」敢問老院長尊壽。老僧笑道：「比老師看長一花甲也。」行者道：「今年是一百零五歲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紀。老僧道：「師家貌古神清，況月夜眼花，急看不出來。」教了一會，又向後廊看。三藏道：「纔就給孤園基址，果在何處？」老僧道：「後門外就是。」快教開門。但見是一塊空地，還有些碎石，不整的階脚。三藏合掌歎曰：「憶昔檀那須達，多曾將金寶濟貧病，祇園千古留名在。長者何方伴，覺羅他部說着月，緩緩而行行，近後門外，至臺上，又坐了一坐，忽聞得有啼哭之聲。三藏靜心誠聽，哭的是爺娘，不知苦痛之旨。他就感觸心酸，不覺淚墮。回問眾僧道：「是甚人在何處悲切？」老僧見問，即命眾僧先回去煎茶。見無人，方纔對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攙起道：「老院長，爲何行此禮？」老僧道：「弟子年歲百餘，略通人事。每於禪靜之間，也曾見過幾番景象。若老師從弟子聊知一二，與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這位師家明辦不得。行者道：「你且說，是甚事。」老僧道：「舊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時，忽聞一陣風響，就有悲怨之聲。弟子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子。我問他：「你是誰家女子，爲甚到於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的公主，因爲月下觀花，被風刮來的。我將他鎖在一間空房裏，將那房砌作假監房模樣。門上止留一小孔，僅纔得碗過。當日與眾僧傳道，是個妖邪，被我捆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傷他性命。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吃着度命。那女子也聰明，即解吾意，恐爲衆僧點污，就裝瘋作怪，屎裏臥白，日家說胡話，呆呆瞪瞪的，到夜靜處，却思量父母啼哭。我幾番家進城來，去打探公主之事，全然無損。故此堅收緊鎖，更不放出。今幸老師來國，萬幸到了國中，廣施法力，辨明辨明，一則救拔夏善，二則昭顯如通也。」三藏與行者聽罷，切切在心，正說處。

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吃茶安置，遂而回去。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突突囔囔的道：「明日要雞鳴走路，此時還不來睡。」行者道：「歡子又說甚麼？」八戒道：「睡了罷，這半夜深，還看甚麼景致？」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寢。正是：那人靜月沉花夢，暖風微透髮宵紗。銅盞點點看三汲，銀漢明明照九華。當夜睡還未久，即聽鷄鳴。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引燈造飯。這長老也喚醒八戒、沙僧，扣馬收抬。行者叫點燈來，那寺僧已先起來，安排茶湯點心。在後候徹八戒，迎喜吃了一盤齋，把行李馬匹牽出。三藏行者對衆辭謝，老僧又向行者道：「悲切之卒，在心在心，行者笑道：「謹領護領，我到城中，自能聆音而察理，見貌而辨色也。」那夥行商哄哄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將有寅時，過了雞鳴關，至巳時，方見城垣，真是鐵壁金城，神淵天府。那城虎踞龍蟠，形勢高風，樓閣彩光，搖御澆流水如環帶，福地依山插錦標。曉日旌旗明，盤路春風簫鼓，徧溪橋。國王有道衣冠，勝五穀，豐登願後，慶當日入於東市街，衆商各投旅店。他師徒們進城，正走處，有一個會同館驛，三藏等徑入驛內。那驛內管事的，即報驛丞道：「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牽一匹白馬進來了。」驛丞聽說有馬，就知是官差的，出廳迎迓。三藏施禮道：「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見佛求經的，隨身有關文入朝照驗，借大人高衙一歇，李舉就行。」驛丞答禮道：「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理當款迓，請進請進。」三藏喜悅，教徒弟們都來相見。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暗自心驚，不知是人，是鬼，戰兢兢的，只得看茶擺齋。三藏見他驚怕，道：「大人勿驚，我等三個徒弟，相貌雖醜，心地俱良，俗謂面惡人善，何以懼為？」驛丞聞言，方纔定了心性，問道：「國師唐朝在於何方？」三藏道：「在南贛部洲中華之地。」又問：「幾時離家？」三藏道：「貞觀十三年，今已歷過十四載，苦經了些萬水千山。」方到此處，驛丞道：「神僧，神僧，三藏問道：「上國天年幾何？」驛丞道：「我做處乃大天竺國，有太祖太宗傳到，今已五百餘年。現在位的爺爺愛山水花卉，號做怡宗皇帝，改元靖寧。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貧僧要去見駕，倒換關文，不知可得選朝？」驛丞道：「好好，好好，近因國王的公主，嫁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頭，高結綵樓，拋打繡毬，撞天婚，招駙馬。今日正當熱鬧之際，想我國王爺爺，況未選朝，若欲倒換關文，趁此時好去。」三藏欣然要走，只見擺上齋來，遂與驛丞行者等吃了。時已過午，三藏道：「我好去了。」

行者道：我保師父去。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罷麼？你的嘴臉不見怎的？莫到朝門外裝胖，還教大哥去。三藏道：悟淨說得好，馱子粗夯，悟空還有些細膩。那馱子拗着嘴道：除了師父，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三藏却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同去。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齊哈哈都道：看拋繡毬去也。三藏立於道旁，對行者道：他這裏人物衣冠，宮室器用，言語談吐，也與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繡毬，過着姻緣，結了夫婦。此處亦有此等風俗。行者道：我們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我眼色不便，恐有嫌疑。行者道：師父，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則去看繡樓，二則去辨真假。似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那裏視朝理事，且去去來。三藏聽說，真與行者相隨，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裏看打繡毬。呀，那知此去却是漁翁拋下釣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話表那個天竺國王，因愛山水花卉，前年帶后妃公主，在御花園月夜賞觀，惹動一個妖邪，把真公主擄去。他却變做一個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到此，他假借國家之宮，搭起繡樓，欲招唐僧為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正當午時三刻，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行近樓下。那公主纔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七十個繡繡女，近侍的捧着繡毬。那樓上窗玲瓏，公主轉時觀看，見唐僧求得至近，將繡毬取過來，親手拋在唐僧頭上。唐僧着了一驚，把個跳底帽子打歪，雙手忙扶着那毬。那毬轆轤的滾在他衣袖之內，那樓上齊聲發喊道：打着個和尚了！打着和尚了！噫！十字街頭那些客商人等，濟濟哄哄，都來奔搶繡毬。被行者喝一聲，把牙住一怪，把驃射一躬，長了有三丈高的個神威，弄出醜臉，說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霎時人散，行者還現了本像。那樓上繡女宮娥，並大小太監，都來對唐僧下拜道：貴人，貴人，請入朝堂賀喜。三藏急還禮，扶起衆人，回頭埋怨行者道：你這猴頭，又是攝弄我也。行者笑道：繡毬兒打在你頭上，滾在你袖裏，干我何事？埋怨怎麼？三藏道：似此恁生區處，行者道：師父，你且放心，便入朝見駕。我回驛報與人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罷，倒換了關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對國王說，召我徒弟來，我要吩咐他一聲。那時召我三個入朝，我兵間自能辨別真偽。此是倚婚降怪之計。唐僧無已，從言行者轉身回驛。那長老被衆宮娥等操極至樓前。

公主下樓，玉手相挽，同登寶轎，搖開儀仗，回轉朝門。早有黃門官先奏道：「萬歲。」公主嬈嬈挽着一個和尚，想是撻毬打着，現在午門外候旨。那國王見說，心甚不喜，意欲趕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舍情宣入。公主與唐僧還至金鑾殿下，正是一對夫妻呼萬歲。兩門邪正拜千秋，禮畢，又宣至殿上，開言問道：「僧人何來？」遇朕女撻毬，撻中唐僧俯伏奏道：「貧僧乃南贛鄱州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因有長路關文，特來朝王倒拔路過十字街，採棗之下，不期公主嬈嬈撻毬，打在貧僧頭上。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怎敢與玉葉金枝為偶，萬萬萬救貧僧死罪，倒換關文，打發早赴靈山，見佛求經，回我國土，永註陛下之天恩也。」國王道：「你乃東土聖僧，正是千里姻緣，使線牽來。」人公主今登二十歲，未婚，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所以結綵，被撻毬以求佳偶，可的。你來撻着，朕雖不喜，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頭道：「父王，常言嫁雞逐雞，嫁犬逐犬，女有誓願在先，結了這綵，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地打，今日打着聖僧，即是前世之緣，遂得今生之遇，豈敢更移，願招他為駙馬。」國王方喜，即宣欽天監正臺官選擇日期，一壁廂收拾妝奩，又出旨曉諭天下，三藏聞言，更不謝恩，只教放赦，放赦國王道：「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國之富，招你做駙馬，為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經，再若推辭，教鋪衣官校推出斬了。」長老嚇得魂不附體，只得戰兢兢叩頭啓奏道：「感蒙陛下天恩，但貧僧一行四衆，還有三個徒弟在外，今當領納，只是不曾吩咐得一言，萬望召他到此，倒換關文，教他早去，不誤了西求之意。」國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處？」三藏道：「都在會同館驛。」隨即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留聖僧在此為駙馬。長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詩為證：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難成恨恐緣。道在聖傳修在己，善由人積福由天。休遲六根多貪欲，頓開一性本來原。無愛無思自清淨，管教解脫得超然。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宣召唐僧徒弟不題，却說行者自採棗下，別了唐僧，走兩步，笑兩聲，喜喜歡歡的回驛，八戒、沙僧迎著道：「哥哥，你怎麼那般喜笑？」師父如何不見行者道：「師父喜了，八戒道：「還未到地頭，又不曾見佛，取得經回，是何來之喜？」行者笑道：「我與師父只走至十字街採棗之下，可的，被當朝公主拋擲毬，打中了師父，師父被些官娥彩女太監推擁至樓前，同公主坐盤入朝，招為駙馬，此非喜而何。」

八戒聽說，跌脚搥胸道：「早知我去好來，都是那沙僧攔你，你不阻我啊！我徑奔綵樓之下，一繡毬打着我老豬，那公主招了我，却不美哉妙哉！俊刮裸致停當，大家造化，要子兒何等有趣！沙僧上前，把他臉上一抹，道：『不羞，不羞！好個嘴巴骨子。』三錢銀子買個老磁，自誇虧得，要是一繡毬打着你，就燒夜燒送紙，也還道遲了，敢惹你這晦氣，進門入戒道：『你這黑子不知趣，醜自醜，還有些風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堅強，各有一得可取。』行者道：『歡子莫胡，且收拾行李，但恐師父着了急，來叫我們，却好進朝保護他。』八戒道：『哥哥又說差了，師父做了駙馬，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又不是爬山踰路，遇怪逢魔，要你保護他怎的？他那樣一把子年紀，豈不知被窩裏之事，要你去扶攆？行者一把揪住耳朵，掄拳罵道：『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說那甚胡話。』正嚷鬧間，只見驛丞來報道：『聖上有旨，差官來請三位聖僧入戒道，端的請我們為何？驛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打中繡毬，招為駙馬，故此差官來請。行者道：『差官在那裏？教他進來。』那官與行者施禮，禮畢不敢仰視，只管暗暗說道：『是鬼，是怪，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兒有話不說，為何沉吟？』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雙手舉着聖旨，口裏亂道：『我公主有請會親，我主公會親有請。』八戒道：『這裏沒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說，不要怕。』行者道：『莫道怕你，怕你那臉嘴，快收拾挑擔，牽馬進朝見師父議事去也。』這正是路逢狹道難迴避，定教恩愛反為仇，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慈悲喜

話說孫行者三人隨着宣召官至午門外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他三個齊齊站定，更不下拜。國王問道：「那三位是聖僧，驢馬之高徒，姓甚名誰，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經卷？」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旁有護駕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話，立下來。」行者笑道：「我們出家人，得一步就進一步，隨後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長老恐他行凶，驚駕，便起身叫道：『徒弟啊，陛下問你來，因你即奏上，行者見他，那師父在旁侍立，忍不住大叫一聲道：『陛下輕人，輕已，既招我師為駙馬，如何教他侍立？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豈有貴人不坐之理？國王聽說，大驚失色，欲退殿，恐失了

觀瞻只得硬着膽教近侍的取繡墩來請唐僧坐了行者纔湊道老孫祖居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學成大道復轉仙鄉嘯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龍登山擒獸削死名上生祭官拜奉天大聖旣賞瓊樓喜遊寶閣會天仙日日歡歡居聖境朝朝快樂只因亂却蟠桃宴大反天宮被佛擒伏困壓在五行山下餓餐鐵彈渴飲銅汁五百年未嘗茶飯幸我師出東土拜西方觀音教令脫天災離大難皈正在瑜伽門下蒞諱悟空稱名行者國王聞得這般名重慌得下了龍牀走將來以御手挽唐長老道廚馬也是朕之天妹得遇你這仙姻仙眷三藏滿口謝恩請國王登位復問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拍胸揚威道老猪先世爲人貪歡愛懶一生混沌亂性迷心未識天高地厚難明海闊山遙正在幽閉之際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話解開孽網兩三官劈破災門當時省悟立地投師謙修二入之工夫教煉三三之前後行滿飛昇得超天府背蒙玉帝厚恩官賜天蓬元帥管押河兵遣遙漢海只因蟠桃酒醉戲三嫦娥謫官銜遭貶凡錯投胎托生猪像住福陵山造惡無邊遇觀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護唐僧徑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諱悟能稱爲八戒國王聽官臆戰心驚不敢觀觀這猓子越弄精神搖着头掬着嘴撐起耳朵呵呵大笑三藏又怕驚駕卽叱道八戒收斂方纔叉手拱立假扭斯文又問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合掌道老沙原係凡夫因怕輪迴訪道雲遊海角浪蕩天涯常得衣鉢隨身每煉心曾在舍因此虔誠得逢仙侶養就孩兒配緣婦女工滿三千合和四相超天界拜玄穹官授捲簾大將侍御風聲龍車封號將軍也爲蟠桃會上失手打破玻璃盞貶在流沙河改頭換面造孽傷生幸喜菩薩遊東土勸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經正果從新自立從修大覺指河爲姓法諱悟淨稱名和尚國王見說多驚多喜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驚的是三個寶乃妖神正在驚喜之間忽有正臺陰陽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辰辰屆當通利宜配婚姻國王道今日是何日反陰陽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獻果正宜進賢納寧國王大喜卽着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且請騎馬同三位高徒安歇待後安排合喜佳筵着公主匹配衆等欽遵國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題却說三藏師徒們都到御花園天色漸晚擺了素膳八戒喜道

這一日也該吃飯了。管辦人即將素米飯、麵飯等物，整擔挑來。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得撐腸挂腹，方纔住手。少頃，又點上燈，設鋪蓋，各自歸寢。長老見左右無人，却恨責行者，怒聲叫道：「悟空，你這糊塗，番番害我。我說只去倒換關文，莫向綵樓前去，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看？如今看得好麼？却惹出這般事來。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師父說先母也是拋打繡毯，遇着緣成其夫婦，似有暮古之意。老孫纔引你去，又想着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就此檢視真假。適見那皇帝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未見公主何如耳。長老道：你見公主便怎的？行者道：老孫的火眼金睛，但見面就認得真假善惡，富貴貧窮，却好施為。辨明邪正，沙僧與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行者道：「相面之士，當我孫子罷了。三藏喝道：「且休調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以衷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會喜之時，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等老孫在旁觀看。若還是個真女人，你就做了駙馬，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三藏聞言，越生嗔怒，罵道：「好糊塗，你還害我哩。却是悟能說的我們十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分了你，還把熱舌頭信我。快早夾着，你休開那臭口。再若無禮，我就念起咒來，教你了當不得。行者聽說，念咒，慌得跪在面前道：「莫念，莫念。若是真女人，待拜堂時，我們一齊大鬧皇宮，領你去也。師徒說話，不覺早已入更。正是：沉沉宮漏，廢樓花香，繡戶垂珠箔，閣底絕火光。軟鞋索冷空留影，羌笛聲殘靜四方。繞屋有花籠，月燦隔空無樹。顯星芒，杜鵑啼歇，蝴蝶夢長，銀漢橫天宇。白雲歸故鄉，正是離人情切處。風搖嫩柳更淒涼，八戒道：「師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議。且睡。且睡。師徒們果然安歇。一宵早，又金鷄唱曉，國王即登殿設朝。但見宮殿開軒，紫氣高風吹。御樂繞青雲，雲移豹尾旌旗動。日射螭頭玉佩搖，香霧細添宮柳綠。露珠微潤苑花嬌，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統朝，秦文武百官朝罷，又宣光祿寺安排十二日會喜筵筵。今日且整齊，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說。吩咐儀制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若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兩處俱着教坊司奏樂，伏侍賞春景。晝日也，八戒聞得，應聲道：「陛下我師徒自相會，更無一刻相離。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帶我們去耍兩日。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不然，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那國王見他醜陋，說話粗俗，又見他扭頭捏頸，搗嘴，巴，搖了采，即

像有些風氣，猶恐攪破親事，只得依從，便教在承鎮華夷閣裏安排二席，我與駙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請三位別坐，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那獻子纔朝上，唱個歌，叫聲多謝，各各而退，又傳旨教內官排宴，若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就為姝妝，銀子以待十二日佳節，將有已時前後，那國王排駕，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好去裏鋪彩石，搗擊雕欄，徑鋪彩石，徑邊石畔長奇葩，搗擊雕欄，檻外欄中生異卉，天桃迷綺翠，嫩柳閃黃鸝，步出香來袖滿行，沾清珠上衣多，鳳臺龍沼竹，閑松軒鳳臺之上，吹簫引鳳來，儀龍沼之間，養魚化龍而去，付闌有詩：費盡推波載白雲，松軒文集考成珠，玉註青編假山卷，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著薇架，疊錦鋪絨紫，蘇檀海棠畦，地殿砌玉芍，蕙異香，對葵奇豔，白梨紅杏門，芳菲紫蕊金釐爭爛漫，鹿春花，木筆花，杜鵑花，天天灼灼，含笑花，鳳仙花，玉簪花，戰戰巍巍，一處處紅透胭脂酒，一叢叢芳濃錦繡圍，更喜東風回白日，滿園嬌媚暎光輝，一行君王幾位，觀之夏久，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國王攜唐僧上華夷閣，各自飲宴，那歌舞吹彈，鑼鼓陳設，真是崢嶸闊闊，曙光生，鳳閣龍樓，瑞霧橫，春色細鋪花，蕊總天光，透射錦袍明，笙歌綠繞如仙宴，杯舉幾傳玉液清，君悅臣歡同翫賞，華夷承鎮世康寧，此時長老見那國王敬重，無計可奈，只得勉強隨喜，識是外喜而內憂也，坐間見壁上掛着四面金屏，屏上畫着春夏秋冬四景，皆有題咏，皆是翰林名士之詩，春景詩曰：周天一氣轉，洪鈞大地照，熙熙萬象新，桃李爭妍花爛漫，燕來畫棟疊香塵，夏景詩曰：薰風拂拂揚揚思，遲遲宮院榴葵映，日輝玉笛音，調驚午夢，菱荷香散到庭幃，秋景詩曰：金井梧桐一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燕知社日辭巢去，鴈折蘆花過別鄉，冬景詩曰：天可飛雲暗淡寒，朔風吹雪積千山，深宮自有紅爐暖，報道梅開玉滿欄，那國王見唐僧恁意看詩，便道：駙馬喜觀詩中之味，必定善於吟哦，如不吝珠玉，請依韻各和一首，如何？長老是個對景忘情，明心見性之意，見國王欽重命和前朝，他不覺愈談一句道：暖冰消大地，鈞國王大喜，即召侍衛官取文房四寶，請駙馬和完錄下，候朕暖味之，長老欣然不辭，舉筆而和，春景詩曰：暖冰消大地，鈞御園花卉又更新，和風膏雨民沾澤，海晏河清絕俗塵，和夏景詩曰：斗指南方白晝暹，槐雲榴火闌光輝，黃鸝紫燕啼官柳，巧轉雙聲

入絳幃。和秋景詩曰：香醞橘綠與橙黃，松柏青青喜降霜。籬菊半開掛錦繡，笙歌微徹水雲鄉。和冬詩景曰：瑞雪初晴氣味寒，奇巧奇石玉團山。爐燒獸炭煖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欄。國王見和，大喜，稱唱道：好個袖手高歌倚翠欄，遂命教坊司以新詩奏樂。盡日而散。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儘受用，各飲了幾杯，也都有些醉意。正欲去尋長老，只見長老已回國王在一閣，八戒索性發作，應聲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這一下了，却該趁飽兒睡覺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沒修養，這氣飽兒如何睡覺。八戒道：你那裏知俗語云：吃了飯兒不挺屍，肚裏沒板脂哩。唐僧與國王相別，只諷言只諷言，既至亭內，噴責他三人道：汝等越發村了，這是甚麼去處，只管大呼小叫，倚或惱着國王，却不被他傷害性命。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們與他親家禮道的，他便不好生怪。常言道：打不斷的親，罵不斷的鄰。大家要子怕他恁的。長老叱道：教令過數千來，打他二十禪杖，行者果一把掀翻。長老舉杖就打，獸子叫喊道：驢馬爺，爺饒罪，饒罪。旁有陪宴官勸住，獸子爬將起來，突突嘍嘍的道：好費人好驢馬，親還未成就行起王法來了。行者侮着他嘴道：莫胡說，莫胡說，快早睡去。他們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到明早依舊宴樂，不覺樂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同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驛馬府已修完，專等設食鋪設，合登宴亦已完備，並書共五百餘席。國王心喜，欲請驛馬赴席，慮有內官對御前啓奏道：萬歲，正宮娘娘有請。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着公主，都在昭陽宮談笑，真個是花團錦簇，那一片富麗妖嬈，真勝似天堂月殿。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爲證。喜詞云：喜喜喜，欣然樂矣，結婚姻，思愛矣，巧樣官妝，端娥怎比龍釵，與鳳釵，豔飛金縷，得得暗窗未，顏嬌哪如花，輕籠錦重重，五彩叢中香拂拂，千金隊裏合詞云：會會會，妖嬈嬌媚，賽毛嬙，欺楚妹，傾國傾城，比花比玉，妝飾更新妍，釵環多豔麗，蘭心蕙性，清高粉臉冰肌，榮貴黛眉一線，遠山微窈窕，嬌媚銷魂，佳詞云：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愛，寶堪誇，異靚香郁，脂粉交加，天臺福地，遠恁似國王，家笑語紛然，嬌態笙歌，繞繞喧嘩，花堆錦砌，千般美，看遍人間，怎若他，姻詞云：姻姻姻，蘭香噴，仙子降，美人惹，嬈妃換彩，官主妝，新雲髮堆，鴉髻，霓裳歷鳳裙，一派仙音，嘍嘍，兩行朱紫，繽紛，當年曾結，乘鸞信，今朝幸喜在佳姻，却

說國王駕到，那后妃引着公主，並彩女宮娥，都來迎接。國王喜孜孜，進了昭陽宮，坐下。后妃等朝拜畢，國王道：「公
主賢女，自初八日結彩拋毬，幸遇聖僧，想是心願已足，各衙門官，又能體朕心，各項事俱已完備。今日正是佳期，
可早赴合巹之宴，不要錯過時辰。」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萬千之罪，有一言啓奏，這幾日
聞得官官傳說，唐聖僧有三個徒弟，他生得十分醜惡，小女不敢見他，恐見時必生恐懼。」萬幸父王將他發放出
城，方好不致驚傷弱體，反為禍害也。國王道：「孩兒不說，朕幾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醜惡，速日教他在御花園裏
留春亭待，趁今日就上殿，打發他闍文，教他出城，却好會宴。」公主叩頭謝了恩。國王即出駕，上殿傳旨，請尉馬
共他三位原來那唐僧，捉頭兒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與他三人計較道：「今日却是十二了，這事如何
匪虞？」行者道：「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還未沾身，不為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見面，若得出來，老孫一處，就知
真假。方纔動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來請，打發我等出城，你自應承，莫怕我閃閃身兒。我來緊緊隨護，你也
師徒們正講，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行者，笑道：「去來，去來，必定是與我們送行好留師父會合。」入城道：「送行
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到你那丈人家，也再會親要子兒去。」那沙僧道：「二哥哥，若口
休亂說，只憑大哥主張，遂此將行李馬匹，俱隨那些官到於丹墀下。國王見了，教諸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將關
文拿上來，朕當用寶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備盤纏，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若取經回來，還有重謝。留尉馬在此，
勿得懸念。行者稱謝，遂教沙僧取出闍文遞上。國王看了，即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黃金十錠，白金二十錠，聊送
禮。入戒原來財色心重，即去接了行者，朝上唱個喏道：「聯噪，聯噪，便轉身要走，慌得個三藏一教，跪爬起，拉住
行者，咬嚙牙根道：「你們都不顧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丟個眼色道：「你在此裏寬懷歡會，我等取了
經，回來看你，那長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多官都看見，以為實是相別而去。早見國王，又請尉馬上殿，着多官
送三位出城。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行者三人同衆出了朝門，各自相別入戒道：「我們當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語，
只管走至驛中，驛丞接入，看茶擺飯。行者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只在此切莫出頭，但驛丞問甚麼事，俱含糊。」

答應。真與我說話。我保師父去也。好大聖。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與八戒、沙僧同在驛內。真身却脫的跳在半空。變作一個蜜蜂兒。但見翅黃口甜尾利。隨風飄舞。顛狂最能採蕊。與偷香。度柳穿花。搖蕩辛苦幾番。陶染飛來。飛去空忙。釀成濃蜜。自何嘗。只好留存名狀。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觀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牆墩上坐着。愁眉不展。心存焦燥。竟飛至他毗盧帽上。悄悄爬及耳邊。叫道：師父。我來了。切莫憂愁。唐僧聽見。始覺心寬。不一時。官官來請近。萬歲。合卷嘉筵。已排設在鵲宮中。娘娘與公主俱在宮伺候。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國王喜之不盡。即同駙馬進宮而去。正是那郡主愛花花作禍。禪心動念念生愁。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

却說那唐僧憂憂愁愁。隨着國王至後宮。只聽得鼓樂喧天。隨聞得異香撲鼻。低着頭不敢仰視。行者暗裏欣然。丁在那毗盧帽頂上。運神光。睜火眼。金睛觀看。又只見那兩班彩女。擺列的似蕊宮仙府。勝強似錦帳春風。真個是娉婷嫵媚。玉質冰肌。一雙雙。巧欺楚女。一對對。美賽西施。雲鬢高盤。整飛彩鳳。蛾眉微顯。遠山低。笙簧和奏。簫鼓頻吹。宮商角徵羽。抑揚高下。齊演歌妙舞。常堪愛。錦砌花園。色色恰。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時自裏喃喃誇稱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錦繡心無愛。足步瓊瑤意不迷。少時皇后嬪妃。簇擁着公主出鵲宮。一齊迎接。卻道：我王萬歲。萬萬歲。慌的個長老戰戰兢兢。莫知所措。行者早已知識。見那公主頭頂上微露出一點妖氣。却也不十分兇惡。即忙爬近耳邊。叫道：師父。公主是個假的。長老道：是假的。却如何放他現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長老道：不可。不可。恐驚了主駕。且待君后退散。再使法力。那行者一生性急。那裏容得大咤一聲。現了本相。赶上前。揪住公主馬道：好孽畜。你在這裏弄假成真。只在此道等受用也。儘殺了心尚不足。還要騙我師父。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哩。說得那國王呆呆。睡睡。后妃跌跌。爬爬。宮娥彩女。無一個不東躲西藏。各顧性命。好便似春風蕩蕩。秋氣蕭蕭。春風蕩蕩。遊園林。千花福動。秋氣蕭蕭。來圍苑。萬葉飄搖。剖折牡丹。敬陛下。吹玉芍藥。臥欄邊。

溜岸芙蓉亂撼，臺基菊蕊鋪堆。海棠無力倒塵埃。玫瑰有香眠野境，春風吹折芰荷杯。冬雪壓歪梅嫩蕊，石榴花
瓣亂落在內院。東西岸柳枝條，斜垂在皇宮南北。好花風雨一宵狂，無數殘紅鋪地錦。三藏一發慌了手脚，慌
慌抱住國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頑徒使法力，辨真假也。却說那妖精見事不諧，掙脫了手，解剝了衣裳，
摔落了釵環首飾，卽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裏，取出一條確嘴樣的短棍，急轉身來亂打行者。行者隨即跟來，使鐵
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吆吆喝喝，就在花園內鬪起。後却大顯神通，各駕雲霧殺在空中。這一場金箍鐵棒有名聲，
確嘴短棍無人識。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一個爲愛奇花來住跡。那怪久知唐聖僧要求配合元精液，舊年攝去
真公主，變作人身，歛愛情。今逢大聖認妖氣，救授活命分虛實。短棍行兇帶瑣丟，鐵棒施威迎面擊。喧嘩嚷嚷兩
相持，雲霧滿天遮白日。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鬧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盡朝裏多官膽怕，長老扶若國王，只叫
你驚，請勸娘孃與衆等莫怕。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膽大的，把那
衣服釵環，拿與皇后看了，道：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丟下，精着身子與那和尚在天上爭打，必定是個妖邪。此
時國王后妃人等，纔正了性，望空仰視不題。却說那妖怪與大聖鬪經半日，不分勝負。行者把棒丟起，叫一聲變，
就以一變十，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半天裏好似蛇遊鱗擾，亂打妖怪。那妖怪慌了手脚，化道清風，卽奔碧空之上。逃
走行者念聲呪語，將鐵棒收做一根，縱祥光一直趕來，將近西天門，望見那旌旗灼灼，行者厲聲高叫道：把天門
的擋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個那天門上有護國天王，帥領着麻劉苜畢四大元帥，各展兵器攔阻。妖邪不能
前進，急回頭使短棍，又與行者相持。這大聖輪鐵棒，仔細迎着看時，見那短棒兒一頭尖，一頭細，却似春確口的
并頭模樣。叱咤一聲，喝道：聲音你拿的，是甚麼器械，敢與老孫抵敵。快早降伏，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那妖
邪咬着牙道：你也不知我這兵器聽我道。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計年。混沌開時吾已得，洪濤判處我當
先。源流非比凡間物，本性生來在上天。一體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氣合三元。隨吾久住蟾宮內，伴我常住桂殿邊。
因爲愛花垂世境，故來天生復嬋娟。與君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緣。你怎欺心破佳偶，死尋趕戰逞兇頑。這

般器械名頭大。在你金箍棒子前。廣寒宮裏搗藥杵。打人一下命歸泉。行者聞說。呵呵冷笑道。好聲響啊。你既住在總宮之內。就不知老孫的手段。你還敢在此支吾。快早現相降伏。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弼馬溫。理當讓。你。但只是破人親事。如殺父母之讎。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馬溫。那大聖惱得是弼馬溫三字。他聽得此言。心中大怒。舉鐵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輪杵來迎。就於西天門前。發狠相持。這一場金箍棒搗藥杵。兩般仙器真堪比。那個來結婚姻降世間。這個因保唐僧到拉裏。原來是國王沒正經。愛花引得妖邪喜。致使如今恨苦爭。兩家都把頑心起。一衝一撞賭輸贏。刻言刻語齊鬪嘴。藥杵英雄世罕稀。鐵棒神威還更美。金光灑灑。照天門。彩霧輝輝。連地里。來往戰經十數回。妖邪力弱難抵。那妖精與行者又鬪了十數回。見行者的棒勢緊密。料難取勝。虛丟一杵。將身幌一幌。金光萬道。徑奔正南上。敗走。大聖隨後追趕。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鑽入山洞。寂然不見。又恐他遁身回國。暗害唐僧。他認了這山的規模。返雲頭。徑轉國內。此時有中時矣。那國王正扯着三藏。戰戰兢兢。只叫聖僧救我。那些嬪妃。皇后也。正惶惶。只見大聖自雲端裏落將下來。叫道。師父。我來了。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驚了主躬。我且問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於鵲鶴宮外。又手當胸道。假公主是個妖邪。初時與他打了半日。他戰不過我。化道清風。徑往天門上跑。是我吆喝天神。攔住他。現了相。又與我鬪到十數合。又轉身化作金光。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無處尋覓。恐怕他來此害你。特地回願國王。聽說。扯着唐僧問道。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我真公主在於何處。行者應聲道。待我拿住假公主。你那真公主自然來也。那后妃等聞得此言。都解了恐懼。一個個上前拜告道。望聖僧救得我真公主來。分了明暗。必當重謝。行者道。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娘娘等各轉回宮。召我師弟八戒沙僧來。保護師父。我却好去降妖。一則分了內外。二則免我懸掛。謹當辨明。以表我一場心力。國王依言感謝不已。遂與唐僧攜手出宮。徑至殿上。衆官妃各各同官。一壁廂教備素膳。一壁廂召八戒沙僧領吏。問二人早至。行者備言前事。教他兩個用心護持。這大聖縱動斗雲。飛空而去。那殿前多官。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孫大聖徑至正南方。

那座山上尋找，原來那妖邪敗了陣，到此山，鑽入窩中，將門兒使石塊攔塞，慮怯怯藏隱不出。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心甚焦惱，捻訣念動真言，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少時，二神至了，叩頭道：「不知知當遠接，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這山叫做甚麼名字？此處有多少妖精？從實說來。』」鏡你羅過，二神告道：「大聖，此山喚做毛穎山，山中只有三處兔穴，亘古至今，沒甚麼精，乃玉環之福地也。大聖要尋妖精，還是西天路上去。有行者道：『老孫到了西天竺國，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拋在荒野，他就奪做公主模樣，戲哄國王，結緣樓拋繡鞋，欲招駙馬，我保唐僧至其樓下，被他有心打若唐僧，欲為配偶，誘取元陽，是我識破，就於宮中現身捉獲，他就脫了衣服，首飾使一條短棍，喚名搗藥杵，與我鬪了半日，他就升清風而去。被老孫趕至西天門，又鬪有十數合，他料不能勝，復化金光，逃至此處，如何不見？』」二神聽說，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始於山脚下窟邊看處，亦有幾個草菟兒，也驚得走了，尋至絕頂上窟中看時，只見兩塊大石頭，將窟門攔住，土地道：「此間必是妖邪，趕急鑽進去也。」行者即使鐵棒，撬開石塊，那妖邪果藏在裏面，呼的一聲，就跳將出來，舉藥杵來打。行者輪起鐵棒，架住，說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裏嚷嚷突突的，罵着山神土地道：「誰教你引着他往這裏來找尋？他支支撐撐的，抵着鐵棒，且戰且退，奔至空中，正在危急之際，却又天色晚了，這行者愈發狠性，下絕手，恨不得一棒打殺，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有人叫道：『大聖，莫動手，莫動手，棍下留情。』行者回頭看時，原來是太陰星君，後帶着姮娥仙子，降彩雲到於當面，慌得行者收了鐵棒，躬身施禮道：「老太陰，往那裏去？」老孫失迴避了。太陰道：「你對敵的這個妖邪，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他私自偷開玉闕金鎖，走出宮來，經今一載，我算他目下，有傷命之災，特來救他性命。那大聖看老身鏡他，罷行者，啞啞地聲，只道不救，不救，怪道他會使搗藥杵，原來是個玉兔兒。老太陰不知他攝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却又假合真形，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其愆其罪，其實何甘？怎麼便可輕恕鏡他？」太陰道：「你亦不知，那國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宮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曾把玉兔兒打了一掌，却就思凡下界，一靈之光，遂投胎於國王正宮皇后之腹，當時得以降生。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

饒故於舊年私走出宮，拋棄娥於荒野。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道。幸汝留心識破真假，却也未嘗傷損你師。萬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這些因果，老孫也不敢抗違。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恐那國王不信，敢煩太陰君同衆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廟對國王明證明說。一則顯老孫之手段，二來說那老娥下降之因。由然後着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見顯報之意也。太陰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還不歸正回來。玉兔兒打個滾，現了原身，真個是缺唇尖齒，長耳稀鬚，團身一塊毛如玉，展足千山蹄若飛。直奔垂酥果，簪霜華，填粉膩，雙睛紅映，猶欺雪上點胭脂，伏在地，白襖襖一堆素練，伸開腰，白鐔鐔一架銀絲。幾番家吸殘清露，琢天曉，搗藥長生玉杵奇。那大聖見了，不勝欣喜，踏雲光向前引導。那太陰君領着衆姮娥仙子，帶着玉兔兒，徑轉天竺國界。此時正黃昏，看看月上，到城邊聞得樓樓上搥鼓。那國王與唐僧尚在殿內，八戒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方議退朝。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霓，光明如晝，衆蟄頭看處，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天竺陛下，請出你那皇后嬪妃，看着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陰星君兩邊的仙姝。是月裏嫦娥，這個玉兔兒却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現真相也。那國王急召皇后嬪妃與宮娥彩女等衆，朝天禮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落空拜謝。滿城中各家各戶也無一人不設香案，叩頭念佛。正此觀看處，猪八戒動了慈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耍子兒去也。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兩掌罵道：你這個村潑猓子，此是甚麼去處，敢動淫心。八戒道：拉開散悶耍子而已。那太陰君令轉仙童，與衆嫦娥收回玉兔，徑上月宮而去。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這國王在殿上謝了行者，又問前因道：多感神僧大法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却在何處所也。行者道：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宮裏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生下身來。那玉兔兒懷恨前嫌，所以於舊年間偷開玉闕金鎖，走下來，把素娥換拋荒野。他却變形哄你，這段因果是太陰君親口繪與我說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國王聞說，又心意慚惶，止不住腮邊流淚道：孩兒，我自幼登基，雖城門也不會出去，却教我那裏去尋你。行者笑道：不煩煩惱，你公主

現在給孤布金寺裏裝瘋，今且各散。到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了。衆官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寬，這幾位神僧乃騰雲駕霧之俦，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明日煩神僧同去一尋，便知端的。國王依言，即請至留春亭擺齋安歇。此時已近二更，正是那銅壺滴漏月華明，金鐸叮嚀風送聲。杜宇正啼春去半，落花無語近三更。御園寂寞鞦韆影，碧落空浮銀漢橫。三市六街無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暗。當夜各寢不題。這一夜國王退了妖氣，陡長精神。至五更三點，復出臨朝，朝畢命請活僧四衆，議尊公主長老隨至。朝上行禮，大聖三人一同打個問訊。國王欠身道：昨所云公主孩兒，敢煩神僧爲一尋救長老道。貧僧前日自東來，行至天晚，見一座給孤布金寺，特進來宿。幸那寺僧相待，當晚齋罷，步月閑行，行至布金舊園，觀看基址，忽聞悲聲入耳，詢問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歲之外，他屏退左右，方說道：悲聲者乃舊年春深時，我正明心性，忽然一陣風生，就有悲怨之聲，下降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女子，詢問其故。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公主，因爲夜間觀月觀花，被風刮至於此。那老僧多知人禮，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惟恐本寺頑僧汚染，只說是妖精，被我鎖住。公主識得此意，日間胡言亂語，討些茶飯吃了。夜深無人處，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曾來園打聽幾番，見公主在宮無恙，所以不敢聲言舉奏。因見我徒弟有些神通，那老僧千叮萬囑，教貧僧到此查訪。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爲妖假合真形，變作公主模樣。他却又有心要破我元陽，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認出真假。今已被太陰星收去，賢公主見在布金寺裝瘋也。國王見說此詳細，放聲大哭，早驚動三宮六院，都來問及前因。無一人不痛哭者。良久，國王又問布金寺離城多遠。三藏道：只有六十里路。國王遂傳旨，着東西二宮守殿，掌朝太師衛國，朕同正宮皇后，帥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當時擺駕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裏。衆僧慌忙跪接道：老翁去時，與衆步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行者笑道：你那老師在於何處，快叫他出來，排設香案，接駕天竺國王、皇后、多官，與我師都來了。衆僧不解其意，即請出那老僧。老僧見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翁，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拋擲後，欲配唐僧，並趕捉賭闌，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備陳了一遍。那老僧又磕頭拜謝，行者攙起道：且莫拜，且莫拜，快安

排接駕衆僧纔知後房裏鎖得是個女子。一個個驚喜喜喜，便都設了香案，擺列山門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鑼鼓等候。不多時，聖駕早到，果然是繽紛瑞霧滿天香，一座荒山候被祥虹繞，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寶馬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國王到於山門之外，只見那衆僧齊聲整齊伏接拜，又見孫行者立在中間。國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就到了。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隨後唐僧等俱到。長老引駕到於後面房邊，那公主還裝瘋胡說。老僧跪指道：「此房內就是前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國王即令開門，隨即打開鐵門，開了鎖。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認得形容，不願發勞，近前一把捉抱，攬我的受苦的兒啊。你怎麼遭這等折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違，比他人不同。三人抱頭大哭，哭了一會，敘畢離情，即令取香湯教公主沐浴更衣，上轎回國。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老孫還有一事奏上。國王答禮道：「神僧有事吩咐，朕即從之。」行者道：「他這山名爲百腳山，近來說有蜈蚣成精，黑夜傷人，往來行旅，甚爲不便。我思蜈蚣惟鷄可以降伏，可選絕大雄鷄千隻，撒放山中，除此毒蟲，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賜文一道，勅封就當謝此僧供養公主之恩也。國王甚喜，領誥隨差官進城取鷄，又改山名爲寶華山，仍着工部擇料重修，賜與封號，喚做勅建寶華山給孤布舍寺，祀那老僧，封爲報國僧官，永遠世襲，賜俸三十六石。衆僧謝了恩，送駕回朝。公主入宮，各相見安排筵宴，與公主釋悶，賀喜，后妃母子復聚首團圓。國王君臣亦共喜，敘宴一宵不題。次早，國王傳旨召丹書閣下聖僧四衆，喜容供養在華夷樓上，又請公主新赦重整，出殿謝唐僧四衆救苦之恩，謝畢，唐僧辭王西去。那國王那裏肯放，大設佳宴，一連吃了五六日，着實好了，餞子儘力放開肚量受用。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苦留不住，遂取金銀二百錠，寶貝各一盤，奉送師徒們一毫，不受。被攝變駕請老師父登轎，差官遠送。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又見衆僧叩送，俱不忍相別。行者見送者不肯同去，無已，捨訣往異地上吹口仙氣，一陣暗風，把送的人都送了眼目，方纔得脫身而去。這正是：沐淨恩波歸了性，出離金海悟真空。畢竟不知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色色原無色空空亦非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裏何勞說夢有用中。無功功裏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其間如何修種。話表唐僧師衆。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僧見黑風過處。不見他師徒。以為活佛臨凡。磕頭而回。不題。他師徒們西行。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清和天氣爽。池沼芰荷生。梅逐雨餘熟。麥隨風裏成。草香花落處。鶯老柳枝輕。紅燕攜雛習。山鷄哺子鳴。斗南當日永。萬物顯光明。說不盡那朝餐菘菹宿。轉湖尋坡。在那平空路上。行輕半月。前邊又見一城垣相近。三藏問道。徒弟。此又是甚麼去處。行者道。不知不知。入城笑道。這路是你行過的。怎說不知。却是又有些兒蹊蹊。故意推不認得。捉弄我們哩。行者道。這獸子全不察理。這路誰是走過幾遍。那時只在九霄空裏。驚雲而來。駕雲而去。何曾落在此地。事不關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却有甚蹊蹊。又捉弄你也。說話聞不覺已至城前三藏下馬。過吊橋。徑入門裏。長街上。只見廊下坐着兩個老兒。說話。三藏叫徒弟。你們在那街心裏站住。低着頭。不要放肆。等我。去那廊下。問個地方。行者等果依官立住。長老近前合掌。叫聲老施主。貧僧聞訊了。那二老正在鄉裏。閑講閑論。說甚麼興衰得失。誰聖誰賢。當時的英雄事業。而今安在。誠可謂大歎息。聽得道聲。問訊。隨答禮道。長老有何話說。三藏道。貧僧乃遠方來拜佛祖的。道到寶方。不知是甚地名。那裏有向善的人家。化齋一頓。老者道。我做處是銅臺府。府後有一縣。叫做地靈縣。長老若要吃齋。不須募化。過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東者。有一個虎坐門樓。乃是寇員外家。他們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似你這遠方僧。益着受用。去。去。莫打斷我們的話頭。三藏謝了。轉身對行者道。此處乃銅臺府地靈縣。那二老道。過此牌坊。南北街。向東虎坐門樓。有個寇員外家。他們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教我到他家去。吃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個有齋僧的。此間既是府縣。不必照驗關文。我們去化些齋吃了。就好走路。長老與三人緩步長街。又惹得那市口裏人。都驚恐。猜疑。疑疑的圍繞。爭看他們相貌。長老吩咐閉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人果低着頭。不敢仰視。轉過拐角。果見一條南北大街。正行時。見一個虎坐門樓。門裏邊影壁上掛着一面大牌。書着萬僧不阻四字。三藏道。西

方佛地寶者，愚者俱無詐偽。那二老說時，我猶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入戒村野，就要進去。行着道，跌于且住，待有人出來問及何如。方好進去。沙僧道：「大哥說得有理，恐一時不分內外，惹施主煩惱。在門口歇下馬匹，行李須臾間，有個蒼頭出來，提着一把秤，一隻籃兒，猛然看見慌的，丟了個跑進去報道。主公外面有四個異樣僧家來也。那員外拉着拐正在天井中閑走，口裏不住的念佛。一聞報道，就丟了拐，出來迎接，見他四衆，也不怕醜惡，只叫請進請進。三藏謙讓遜遜，一同都入轉過一條巷子，員外引路至一層房裏，說道：「此上手房宇，乃管待佛祖佛堂。經堂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稱讚不已，却說他四衆，穿了袈裟拜佛，舉步登堂觀看，但見那香雲變貌，燭焰光輝，滿堂中鋪簾花攢，四下裏金鋪經綉，朱紅架高掛紫金鐘，綵漆架對設花腔鼓，幾對旛，攢成八寶千尊佛，盡餽黃金古銅爐，古銅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銅爐內常常不斷沉檀，古銅瓶中，每有蓮花現彩，雕漆桌上，五雲鮮雕漆盒，中香瓣積，玻璃盃，淨水澆清，琉璃燈，香油明亮，一聲金磬，響韻虛徐，真個是紅塵不到，鑿珍樓家。奉佛堂欺上剝長老，淨了手，拈了香，叩頭拜畢，却轉回與員外行禮。員外道：「且住，請到經堂中相見。」又見那方臺暨櫃，玉匣金函，方臺暨櫃，堆積着無字經文，玉匣金函，收貯着許多簡札，彩漆桌上，有紙墨筆硯，都是些精精緻緻的文房，椒粉屏前有書畫琴棋，盡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輕玉淨金之仙磬，掛一柄披風，披月之龍鬚，滑氣令人神氣爽，齊心自覺，道心閑長。老到此，正欲行禮，那員外又攔住道：「請寬佛衣，三藏脫了袈裟，纔與長老見了。又請行者三人見了，又叫把馬喂了，行李安在廊下方間起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詣寶方謁靈山，見佛祖，求真經者。聞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見。求一齋，就行員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賤名寇洪，字大寬，虛度六十四歲，自四十歲上，許齋萬僧，纔做圓滿。今已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齋僧的帳目，連日無事，把齋過的僧名算一算，已齋過九千九百九十六員，止少四衆，不得圓滿。今日可的天降老師四位，圓滿萬僧之數，請留尊諱，好歹寬住月餘，待做了圓滿。弟子着騎馬送老師上山，此間到靈山只有八百里路，並不遠也。三藏聞言，十分歡喜，都就權且應承不題。他那幾個大小家僮，住宅裏搬柴打水，取米麵素菜，熬治齋供，忽驚動員外媽媽聞

道是那裏來的僧。這等上緊，慌慌道：纔有四位高僧，爹爹問他起居，他說是東土大唐皇帝差來的，往靈山拜佛。爺爺到我們這裏，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說是天降的，吩咐我們快齋供養他。那老嫗聽說也喜，叫丫環取衣服來，我穿我也去看看。俺僕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醜得狠哩。老嫗道：汝等不知，但形容醜，自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去報你爹爹知道。那僧僕跑至經堂，對員外道：奶奶來了，要拜見東土老翁哩。三藏聽見，即起身下座，說不了老嫗已至堂前，舉目見唐僧相貌軒昂，丰姿英俊，轉面見行者三人模樣非凡，雖知他是天人下界，却也有幾分悚懼。朝上跪拜，三藏急急還禮道：有勞菩薩，錯敬老嫗。問員外說道：四位師父，怎不並坐？八戒拗着嘴道：我三個是徒弟，他這一聲就如深山虎嘯，那媽媽一發害怕，正說處，又見一個家僮來報道：兩個叔叔也來了。三藏急轉身看時，原來是兩個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經堂，對長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還禮。員外上前拉住道：這是我兩個小兒，名喚寇梁、寇棟，在書房裏讀書，方未吃午飯，知老師下降，故來拜也。三藏喜道：賢哉賢哉，正是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在讀書。二秀才啓上父親道：這老翁是那裏來的？員外笑道：來路遠哩。南贍部洲東土大唐皇帝，欽差到靈山拜佛，祖爺取經的秀才道：我看李林廣記上，蓋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們這裏叫做西牛賀洲，還有個東勝神洲，想南贍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三藏笑道：貧僧在路，就聞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萬苦千辛，甚虧我三個徒弟保護，共計一十四過寒暑，方得至寶。方秀才聞言，稱獎不盡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說未畢，又有個小的來請道：齋筵已擺，請老翁進齋。員外若媽媽與兒子轉宅，他却陪四妻進齋堂吃齋。那裏鋪設的齊整，但見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裝成的時樣。第二行五盤小菜，第三行五碟水菓，第四行五大盤閑食，般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湯米飯，蒸饅頭，辣辣羹，熱騰騰，盡皆可口，真是充腸。七八個僮僕，往來奔奉。四五個庖丁，不往手，你看那上湯的上湯，添飯的添飯，一往一來，真如流星趕月。這豬八戒，入口一碗，就是風搖殘雲，師徒們儘受用了一頓。長老起身，對員外謝了齋，就欲走路。那員外攔住道：老師放心住幾日兒，常言道：起頭容易結梢難，只等我做過了圓滿，方敢送

程三藏見他心誠意懇，沒奈何，住了早經過五七通朝夕，那員外纔請了本處應佛僧二十四員，辦做圓滿道場。衆僧們寫作有三四日，選定良辰，開啓佛事。他那裏與大唐的世情一般，却倒也大揚旛，鋪設金容，齊求燭燻，香供養，播鼓敲鏡，吹笙撿管，鑿鑼兒，橫笛音清，也都是工尺字樣，打一回，吹一盞，朗言齊誦開經藏，先安土地，文誦神將，發了文書，拜了佛像，談一部孔雀經，句句消災障，點一架藥師燈，焰焰輝光亮，拜水懺，解冤愆，誦華嚴，除誹謗，三乘妙法甚精勤，一二妙門皆一樣。如此做了三晝夜，道場已畢，唐僧想著雷音，一心要去，又相辭謝，員外道：「老師辭別甚急，想是速日佛事冗忙，多致簡慢，有見怪之意。」三藏道：「深蒙尊府，不知何以爲報，怎敢言怪。但只當時聖君送我出關，幾時可回，成就誤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擱，今已十四年矣，取經未知有無及回，又得十二三年，豈不違背聖旨，罪何可當。謹者員外讓貧僧前去，待取得經回，再造府久住些時，有何不可。」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師父忒也不從人願，不近人情。老員外大家巨富，許下這等齋僧之願，今已圓滿，又况留得至誠，須位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這等現成好齋，不吃，却往人家化募，前頭有你甚老翁，老娘，家囉，長老，嚙的，喝了一聲道：你這夯貨，只知好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槽裏吃飲，胃裏擦癢的畜生，汝等既娶食此，喚癡明日，等我自家去罷。」行者見師父變了臉，即揪住八戒，着頭打一頓拳，罵道：「歡子不知好歹，惹得師父，連我們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只這等不說話，還惹人嫌，且又插嘴。」那歡子氣呼呼的，立在旁邊，再不敢言。員外見他師徒們生惱，只得滿面陪笑道：「老師莫焦燥，今日且少寬容，待明日我辦些旗鼓，請幾個鄰里親戚，送你們起程。」正講處，那老嫗又出來道：「老師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辭，今到幾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嫗道：「這半月算我員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針線錢兒，也願齋老師父半月，說不了。」寇棟兄弟又出來道：「四位老爺家，父齋僧二十餘年，更不曾遇着好人，今幸圓滿，四位下降，誠然是蓬屋生輝，學生年幼，不知因果，常聞得諺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母，各欲獻芹者，正是各求得些因果，何必苦辭。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哀修錢兒，也只靠供養老爺半月，方纔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薩感情，已不敢領，怎麼又承賢昆玉厚愛，決不敢領。今朝定要起身。」

萬勿見罪。不然，久違欽限，罪不容誅矣。那老嫗與二子見他執一不住，便生起惱來，道：「好意留他，他這等固執，要去便就去了罷。」只管勞叨甚麼，母子遂拍身進去，入戒忍不住口，又對唐僧道：「師父，不要拿過了班兒，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們且住一個月兒了，他母子的願心也罷了，只管忙忙的，唐僧又咄了一聲，嗚嗚，那猢猻就自家把嘴打了兩下道：『啐，啐，說道甚多話，又做聲了。』行者與沙僧救救的，笑在一邊，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麼？』即捻訣要念緊箍咒兒，慌得個行者跪下道：『師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萬莫念，莫念。』員外又見他師徒們漸生煩惱，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師不必操鬧，准於明日送行，遂此出了經堂，吩咐齊辦，寫了百十個簡帖兒，送請鄉里親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師西行。一壁廂又叫庖人安排錢行的筵宴，一壁廂又叫管辦的做做二十對彩旗，覓一班吹鼓手樂人，南來寺裏請一班和尚，東岳觀裏請一道士，限明日已時俱要齊集，執事領命去訖。不多時，天又晚了，吃了晚齋，各歸寢處，但見殘照斜照，過別村樓頭，鐘鼓遠相聞，六街三市人煙靜，萬戶千門燈火昏。月皎風清，花弄影，銀河慘淡映星辰。子規啼處更深矣，天籟無聲大地鈞。當時三四更天氣，各管事的家，慌急皆早起，買辦各項物件，你看那辦筵席的，廚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噪鬧，請僧道的，兩脚奔波，叫鼓樂的一聲急，縱送簡帖的，東走西跑，備轎馬的，上呼下應，這半夜，直嚷到天明，將已時前後，各項俱完，也只是有錢不過，却表唐僧師徒們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長老，吩咐收拾行李，扣借馬匹，獸子聽說要走，又努嘴胖唇，唧唧噥噥，只得將衣鉢收拾，找教高肩擔子，沙僧刷鞵馬匹，套了鞍轡伺候，行者將九環杖，藏在師父手裏，他將通關文牒的引袋兒，掛在胸前，只是一齊要走，員外又都請至後面大廳內，那裏面又鋪設了筵宴，比齋堂相待，更是不同。但見那簾幕高掛，屏圍四繞，正中間掛一幅壽山福海之圖，兩壁廂列四軸春夏秋冬之景，龍文鼎內香飄，鶴龜爐中瑞氣生，香盤幾彩，寶妝花色，鮮明排桌堆金，御仙糖齊，齊擺列階前，歌舞按官，堂上果饈，錦繡素湯，素飯甚清奇，香頰香茶多美醴，雖然姓百家，却不亞王侯之宅，只聽得一片歡聲，真個也驚天動地。長老正與員外作禮，只見家僮來報客位到了，却是那請來的左鄰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夫，又有那些同道的齋公。

念佛的善友一齊都向長老禮拜，拜畢各各做坐，只見堂下面雙懸吹笙，堂上邊絃歌頌讚，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對沙僧道：兄弟，放懷放膽吃些兒，離了寇家，再沒這好豐盛的東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說那裏話，常言道：珍饈百味，一飽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也忒不濟不濟，我這一頓儘飽吃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餓。行者聽見道：餓子，莫脹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說不了日將中矣。長老在上舉筋念歇齋經，八戒慌了，拿過添飯來，一口一碗，又丟般有五六碗，把那雙頭饅兒、餅子、燒果，沒好沒歹的滿滿籠了兩袖，纔跟師父起身。長老謝了員外，又謝了衆人，一同出門，你看那門外擺着彩旗寶蓋，鼓手樂人，又見那兩班僧道方來。員外笑道：列位來遲。老師去急，不及奉齋，候回來謝罪，憂等讓做道路搖搖的轎轎、騎馬的騎馬，步行的步行，都讓長老四衆前行。只聞得鼓樂喧天，旗幡蔽日，人煙聚集，車馬駢填，都來看寇員外迎送唐僧。這一場富貴，真賽過珠圍翠繞，誠不亞錦帳藏春，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里長亭，又設着筵食，齊整擊杯把盞相食，而別那員外，猶不忍捨，噙着淚道：老師取經回來，是必到舍再住幾日，以了我寇俱之心。三藏感之不盡，謝之無已，道：我若到靈山，得見佛祖，首表員外之大德。同時定踵門叩謝，叩謝說說話兒，不覺的又有二三十里長亭，同衆回家，却說他師徒四衆，行有四五十里之地，天色將晚，長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着擔，努着嘴道：放了現成茶飯不吃，清涼瓦屋不住，却要走甚麼路，使捨喪靈魂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來，却如何？三藏罵道：潑孽畜，又來報怨了。常言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待我們有緣拜了佛祖，取得真經，那時回轉大唐，奏過主公，將那御廚裏飯，憑你吃上幾年，服死你這孽畜，教你做個飽鬼。那餓子嚇嚇的暗笑，不敢復言。行者舉目遙視，只見大路旁有幾間房宇，急請師父道：那裏安歇？那裏安歇？長老至前，見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舊扁，扁上有落顏色，積塵的四個大字，乃華光竹院。長老下了馬道：華光菩薩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勦除毒火鬼王，降了職，化做五顯靈官。此間必有廟祝，遂一齊進去，但見廊房俱倒，不見人影，欲抽出身出，不期天上

黑雲蓋頂大雨淋漓。後奈何。却在那破房之下。揀遮得風雨處。將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聲。恐有妖邪知覺。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嘆真個是。聚極還生。否樂處又逢悲。畢竟不知天曉。向前去。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剛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却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有驛地。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了家私。無計過活。遂夥了十數人做賊。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那家是第二個財主。去打劫些金銀用度。內有一人道。也不用謀訪。也不須算計。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十分富厚。我們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就此下手。劫他些貨本。我們再去嫖賭。兒要子。豈不美哉。衆賊歡喜。齊了心。都帶了短刀。葉葉揚子。閃棍麻繩。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吶喊殺人。慌得他家裏。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個乾淨。媽媽兒躲在牀底。老頭兒閃在門後。寇舉寇棹。與着親的幾個兒女。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顧命。那夥賊。拿着刀。拿着火。將他家箱籠打開。把些金銀寶貝。首飾衣裳。器皿傢俬。盡情搜劫。那員外倒捨不得。拚了命。走出門來。對衆強人哀告道。列位大王。殺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那衆強人。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揀陰一脚。踢翻在地。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悠悠。別世人。衆賊得了手。走出寇家。順城脚做了軟梯。慢城牆。一一繫出。冒着雨。連夜奔西而去。那寇家僮僕。見賊退了。方纔出頭。及看時。老員外已死在地下。放聲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衆皆伏屍而哭。悲悲啼啼。將四更時。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因為花撲撲的送他。煮出這場災禍。便生妒害之心。欲陷他四衆。扶着寇舉道。兒啊。不須哭了。你老子今日也齊僧。明日也齊僧。豈知今日做圓滿。齊着那一夥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親。怎麼是送命僧。媽媽道。賊勢兇勇。殺進房來。我就躲在牀下。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你說是誰點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接金銀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父親是。孫行者。二子聽言。認了真實道。母親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將我家門戶。繕

垣。官樓巷道俱看熟了。財動人心。所以乘此夜雨。復到我家。既劫去財物。又害了父親。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察。聽失狀。坐名告他。寇棟道。失狀如何寫。寇築道。就依母親之言。寫道。唐僧點着火。入戒叫殺人。紗和尚劫出金銀。去。孫行者打死我父親。一家子噪噪鬧鬧。不覺天曉。一壁廂府請觀人。置辦棺木。一壁廂寇築兄弟。赴府投詞。原來這銅臺府刺史大人。平生正直。紫性賢良。少年向雪案攻塔。早歲在金鑿對策。常懷忠義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揚青史。播千年。熊黃再見。整振黃堂。傳萬古。卓犖重生。當時坐了堂。發放了一廳事務。即令檢出告牌。這寇築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爺爺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殺傷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狀去。看了這般。這的如此。如彼。即問道。昨日有人傳說。你家齋僧圓滿。齋得四衆高僧。乃東土唐朝的濕漢。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怎麼有這般事情。寇築等磕頭道。爺爺小的父親。送洪齋僧二十四年。因這四僧遠來。恰足萬僧之數。因此做了圓滿。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將路道門窗。都看熟了。當日送出。當喚復回。乘黑夜風雨。遂明火執杖。殺進房來。劫去金銀財寶。衣服首飾。又將父打死在地。望爺爺與小民做主。刺史聞言。即點起馬步快手。并民壯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執鋒利器械。出西門。一直來趕唐僧四衆。却說他師徒們。在那蕩光竹院。破屋下。挨至天曉。方纔出門。上路奔西。可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祭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經天曉。走過蕩光院西去。有二十里遠。近蕩於山凹中。分撥金銀等物。分還來了。忽見唐僧四衆。順路而來。衆賊心猶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衆賊笑道。來得好。來得好。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這些和尚遠路來。又在寇家許久。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我們索性去截住他。奪了盤纏。搶了白馬。漢分却不是遂心滿意之事。賊遂持兵器。吶一聲喊。跑上大路。一字兒擺開。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牙進半個不字。一刀一個。決不留存。聽得唐僧在馬上亂戰。紗僧與八戒心慌。對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苦奈半夜雨。天又早。遇強徒斷路。諺所謂禍不單行也。行者笑道。師父莫怕。兄弟勿憂。等老孫來問他一問。好大聖。前一束虎皮裙。抖一抖。錦布直裰。走近前。叉手當胸道。列位是做甚麼的。賊徒喝道。這廝不知死活。敢來問我。你願願下沒眼。不認得我。是大王爺前。快將

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行者聞言。滿面陪笑道。你原來是葛徑的強盜。賊徒發狠。叫殺了行者。假做的驚恐道。大王。我是擲打中的和尚。不會說話。沖撞莫怪。莫怪。若要買路錢。不要問那三個。只消問我。我是個管帳的。凡有經錢。視錢。那裏化緣的布施的。都在包袱中。盡是我管出入。那個騎馬的。是我的師父。他却只會念經。不管開單。財色俱忘。一恁沒有。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只會養馬。那個長嘴的。是我雇的長工。只會挑擔。你把三個放過去。我并盤纏衣鉢。盡情送你。急賊聽說。這個和尚倒是個老實頭兒。既然如此。饒了你。命教那三個丟下行李。放他過去。行者回頭。使個眼色。沙僧執了行李。擔子與師父牽着馬。同入戒往西徑走。行者低頭打開包袱。就地掘把塵土。往上一洒。念個咒語。乃是個定身之法。喝一聲。住。那夥賊共有三十來名。一個個咬着牙。睜着眼。搬着手。直直的站定。其能言語。不得動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師父。回來。入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師父。供出我們來了。他身上又無錢財。包裹又無金銀。必定是叫師父娶馬。喂。叫我們是剥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亂說。大哥是個了得的。向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這幾個毛賊。他那里招呼。必有說話。快回去看看。長老聽言。欣然轉馬。同至前邊。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來也。行者道。你們看這些賊。是念的說。八戒近前推着他。叫道。強盜。你怎的不動彈了。那賊渾然無知。不言不語。八戒道。好的癡瘡了。行者笑道。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曾定口。怎麼連聲也不做。行者道。師父請下馬。坐着。常言道。只有錯捉。沒有錯放。兄弟。你們把賊都扳翻倒。教他供一個供伏。着他是個雞兒強盜。把勞強盜。沙僧道。沒繩索。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三十條繩索。一齊下手。把賊扳翻。都四馬攢蹄。細住。却又念念解咒。那夥賊漸漸甦醒。行者請唐僧坐在上首。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毛賊。你們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幾年買賣。打劫了有多少東西。可曾殺傷人口。還是初犯。却是二犯。三犯。衆賊開口道。爺爺。救命。行者道。莫叫喚。從實供來。衆賊道。老爺。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都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賭錢。宿娼頑耍。將父祖家業。盡花費了。一向無幹。又無錢用。訪知銅臺府城中。官員外家。賞財慶富。昨日合夥。當晚乘夜。百昏黑。就去打劫。劫的有些金銀服飾。在這路北下山凹裏。正自分贓。恣

見老爺們來，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必定身邊有物，又見行李沉重，白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來邀截。意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將我們捆住，萬望老爺慈悲，收去那劫的財物，饒了我的性命也。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猛然吃了一驚，慌忙站起道：「悟空，寇員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災厄？行者笑道：「只爲送我們起身，那華彩帳花幟，或張鼓樂，驚動了人眼目，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着我們，奪下他這許多金銀服飾。三藏道：「我們救他半月，感激厚恩，無以爲報，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却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卽與八戒，沙僧，去山凹裏，取將那些賊物，收拾了，獻在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沙僧挑着自己行李，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只得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那夥賊，鬆了手脚，爬起來，一個個落莫逃生，而去。這唐僧轉步回身，將財物送還員外，這一去，却似飛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詩爲證：恩將恩報人間少，反把恩慈變作仇。下水救人終有失，三思行事却無憂。三藏師徒們，將着金銀服飾，拿轉正行處，忽見那鎗刀簇簇而來，三藏大驚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簇相隨，是甚好歹？八戒道：「禍來了，禍來了，這是那放去的強盜，他取了兵器，又夥了些人，轉路來，與我們鬥殺也。沙僧道：「二哥那來的不是賊勢？大哥你仔細觀之，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師父的災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說不了衆兵卒至，邊前撒開個圈子，陣把他師徒圍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東西，還在那裏搖擺哩！一擁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馬來，用繩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齊捆了，穿上扛子，兩個擡一個，趕着馬，奪了槍，徑到府城，只見那唐三藏，戰兢兢，流淚聲言：「僧人戒，緊索切切，心中報怨，沙和尚，應突突，意下躊躇，孫行者笑踰踰，要施手段，衆官兵攔擁扛擡，須臾間，拿到城裏，徑自解上黃堂，報道：「老爺，民快人等，捕獲強盜來了，那刺史端坐堂上，賞勞了民快，檢看了賊贓，當叫寇家領去，却將三藏等，提近廳前，問道：「你這等和尚，口稱是東土遠來，向西天拜佛，却原來是些設法騙着門路，打家劫舍之賊。三藏道：「大人容告，貧僧實不是賊，決不敢假，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只因寇員外家齊我等半月，情意深重，我等路過強盜，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因送還寇家報恩，不期民快人等捉獲，以爲是賊，實不是賊，望大人詳察，刺史道：「你這廝見官兵捕獲，

却巧官報恩，既是路遇強盜，何不連他捉來，報官報恩，如何只是你四家？你看，寇梁總得失狀，坐名告你，你還敢展擲三藏，聞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飛魄喪，叫悟空：你何不上來折辯？行者道：有賊是實，折辯何為？刺史道：正是啊，賊證現在，還敢抵賴，叫手下拿羅箍來，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然後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還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見那烏隸們收拾索子，結腦箍，即便開口道：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昨夜打劫寇家，點燈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財的也是我，殺人的也是我，我是個賊頭，要打只打我，與他們無干，但只不放我，便是刺史聞言，就教先箍起這個來。烏隸們齊來上手，把行者套上腦箍，收緊了一勒，扞扞的把索子斷了，又結又箍，又扞扞的斷了一連箍了三四次，他的頭皮，皺也不會皺一些兒，却又換索子再結時，只聽得有人來報道：老爺部下陳少保，爺爺到了，請老爺出郭迎接。那刺史即命刑房吏把賊收監，好生看管，待我接過上司，再行拷問。刑房吏遂將唐僧四衆推進監門，八戒沙僧將自己行李，擄進隨身。三藏道：徒弟，那是怎麼起的，行者笑道：師父進去進去，那裏邊沒狗，倒好要子，可憐把四衆捉進去，一個個都推入糞坑，扞扞了滾肚，敲腦擊胸，禁子們又來亂打三藏，苦痛難禁，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錢哩，常言道：好處安身，苦處用錢。如今與他些錢，便罷了。三藏道：我的錢，自何來？行者道：若沒錢，衣服也是把那袈裟與了他罷。三藏聽說，就如刀刺其心，一時間見他打不過，只得開言道：悟空，隨你罷。行者便叫：列位長官，不必打了，我們擔進來的那兩個包袱中，有一件錦襪袈裟，價值千金，你們解開，拿了去罷。衆禁子聽言，一齊動手，把兩個包袱解着，雖有幾件布衣，有個引袋，俱不值錢，只見幾層油紙包裏，着一物，霞光始始，知是好物料，開看時，但只見巧妙明珠，綵奇物，寶攢盤，龍鋪繡，結飛鳳，錦沿邊，衆皆爭着，又驚動本司獄官走來，喝道：你們在此曬甚的？禁子們跪道：老爺，請却捉控送下四個和尚，乃是大夥強盜，他是我們打了他幾下，把這兩件包袱與我，我們打開看時，見有此物，無可處置，若衆人扯破分之，其實可惜，若獨歸一人，衆人無利，幸老爺來，憑老爺做個勞着，獄官見了，又是一件袈裟，又將別項衣服，並引袋兒，通檢看了，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見有各國的寶印花押道：早是我來看呀，不然你

們都撞出事來了。這和尚不是強盜，切莫動他衣服。待明日太爺再審，方知端的。衆弟子聽言，將包袱遞與他，照舊包裹交與獄官收訖。漸漸天晚，聽得樓頭起鼓，火甲巡更，捱至四更三點，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盡皆睡者。他暗想道：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老孫不開口折辯，不使法力者，蓋爲此耳。如今四更將盡，災將消矣。我須去打點打點。天明好出牢門。你看他弄本，將身一小，脫出轉牀，搖身一變，應做個猛蟲兒，從房簷瓦縫裏飛出。見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靜之天地，認了方向，徑飛向寇家門首，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又飛近他門口看時，原來是個做豆腐的，見一個老頭兒燒火，媽媽兒擠漿，那老兒忽的叫聲：媽媽，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財，只是沒壽。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我還大他五歲。他老子叫做寇節，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放些租稅，也討不起。他到二十歲時，那銘老兒死了，他拿着家當，其實也是他一步好運，娶的妻是那張旺之妻，小名叫做穿針兒，却倒旺夫。自進他門，種田又收，放帳又起，買賣的有利，做着的賺錢，被他如今掙了有十萬家私。他到四十歲上，就圖心向善，齋了萬僧，不期昨夜被強盜踢死，可憐。今年纔六十四歲，正好享用，何期這等向善，不得好報，乃死於非命。可歎！可歎！行者一一聽之，却早五更初點，他就飛入寇家，只見那堂屋裏已停着棺材，材頭邊點着燈，擺列着香燭花果。媽媽在旁啼哭，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兩個媳婦拿兩盞飯兒供獻。行者就釘在他材頭上，咳嗽一二聲，誠得那兩個媳婦，查手舞腳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動，只叫爺爺，嗚嗚，那媽媽子膽大，把材頭撲了一把，道：老員外，你活了！行者學着那員外的聲音道：我不會活，兩個兒子一發慌了，不住的叩頭垂淚，只叫爺爺，嗚嗚，媽媽子硬着膽，又問道：員外，你不會活，如何說話？行者道：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說道：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陷害無辜。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頭道：好老兒啊！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我那些枉口誑舌，害甚麼無辜？行者喝道：有個甚麼唐僧，留聽着火入戒，叫殺人沙僧，劫出金銀去。行者打死你父親，只因你誑言，把那好人受難。那唐僧四位老師，路過強徒，奪將財物送來，謝我。是何等好意，你却假捨失狀，着兒子們首官、官府，又未細審，又如今把他們監禁，那獄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寧。

報與閻王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教你們起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在家攔關一月。將合家老幼并鷄狗之類一個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頭哀告道：爹令請回切莫傷殘老幼。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遞解狀。願認招詞。只求存破均安也。行者聽了。即叫燒紙。我去呀。他一家兒都來燒紙。行者一翅飛起。徑又飛至刺史住宅裏面。低頭觀看。那房內裏已有燈光。見刺史已起來了。他就飛進中堂看時。只見中間後壁掛着一軸畫兒。是一個官兒騎着一匹點子馬。有幾個從人打着一把青傘。擎着一張校旗。更不識是甚麼故事。行者就釘在中間。忽然那刺史自房裏出來。傳着腰梳洗。行者猛的咳嗽一聲。把刺史唬得慌慌張張走入房內。梳洗畢。穿了大衣。即出來對着畫兒焚香禱告道：伯考姜公乾一神位。孝姪姜坤三蒙祖上德蔭。忝中甲科。今叨受領臺府刺史。旦夕侍奉香火不絕。為何今日發聲。切勿為邪為祟。恐說家衆行者暗笑道：此是他大爺的神子。却就掉着姪兒。叫道：坤三賢姪。你做官雖承祖蔭。一向清廉。怎的昨日無知。把四個聖僧當賊。不審來音。囚於禁內。那獄神土地。城隍不安。報與閻君。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教你推情察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刺史聽言。心中悚懼。道：大爺請回。小姪升堂。當就解放。行者道：既如此。燒紙來。我去見閻君。同話。刺史復添香燒紙。拜謝行者。又飛出來看時。東方早已發白。及飛到地靈府。又見那合縣官却都在堂上。他思道：狂蟲兒說話。被人看見。露出馬脚來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個大法身。從空裏伸下一隻腳來。把個縣官驢滿口中。叫道：衆官聽着。我乃玉帝差來的須落遊神。說你這府監裏屈打了取經的佛子。驚動三界。諸神不安。教我傳說。趁早放他。若有差他。教我再來一戮。先踢死合府縣官。後驢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為灰燼。縣官吏人等。慌得一齊跪倒。磕頭禮拜。道：上聖請回。我們如今進府稟上府尊。即教放出。千萬莫動脚。驚說死下官。行者纔收了法身。仍變做個狂蟲兒。從監房瓦縫裏飛入。依舊鑽在牀中間睡着。却說那刺史升堂。纔發出投文牌去。早有寇梁兄弟。拖牌踰門。叫喊。刺史着令進來。二人將解狀遞上。刺史見了。發怒道：你昨日遞了失狀。就與你拿了賊來。你又領了賊去。怎麼今日又來遞解狀。二人潸淚道：老爺。昨夜小的父親顯魂道：唐朝聖僧。原將賊徒拿住。拿獲財物。放了賊去。好意將財物

送還我家報恩。怎麼反將他當賊。余在獄中受苦。獄中土地城隍不安。報了閻王。閻王差鬼使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釋放唐僧。庶免災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來遞個解詞。望老爺方便。方便。刺史聽他說了這話。却暗想道。他那父親。乃是熱心。新鬼顯魂。報應猶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麼今夜也來顯魂。教我釋放。看起來。必是冤枉。正忖度間。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急急跑上堂。亂道。老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道。纔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強盜。都是取經的佛子。若少遲延。就要賜殺我等官員。還要把城。他連百姓都踏為灰燼。刺史又大驚失色。即叫刑房吏火速寫牌。提出。當時開了監門。提出。八戒。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老孫俱已幹辦。停當。上堂切不可下跪。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堂。却等我問他要行李。馬匹。少了一些兒。等我打他你看。說不了。已至堂口。那刺史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一見都下來迎接。道。聖僧昨日來時。一則接上司忙迫。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賊。未及細問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衆官滿口認稱。都道。錯了。錯了。莫怪。莫怪。又問獄中可曾有甚疎失。行者近前努目。睜着厲聲高叫道。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獄中人得了。快快還我。今日却該我拷較你們。在枉拿平人做賊。你們該個甚罪。府縣官見他作惡。無一個不怕。即便叫收馬的牽馬來。收行李的取行李來。一一交付明白。你看他。三。一個個還地。衆官只以寇家遮飾。三藏勸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們且到寇家去。一則弔問。二來與他對證對證。看是何人。見我做賊。行者道。說得是。等老孫把那死的叫起來。看是那個打他。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搬上馬。以以喝喝。一擁而出。那些府縣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識得那寇家兄弟在門前不住的磕頭。接進廳。只見他孝堂之中。一家兒都在孝幔裏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誑語。誑害平人的媽媽子。且莫哭。等老孫叫你外公來。看他說是那個打死的。差他一差。衆官員只道孫行者說的是笑話。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師父坐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等我去了。就來。好大聖。跳出門。望空就起。只見那徧地彩霞籠住宅。一天瑞氣護元神。衆等方纔認得是個騰雲駕霧之仙。起死回生之聖。這裏一一焚香禮拜不題。那大聖一起觔斗雲。直至幽冥地界。徑撞入森

羅殿上，慌得那十代閻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頭迎，千株劍樹皆敬倒，萬疊刀山盡坦平。枉死城中魑魅化奈何，橋下鬼超生。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時陰司處處明。十閻王接下大聖，相見了問及何來何幹。行者道：銅臺府地靈縣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僧收了快點查來與我，十閻王道：那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見地藏王，地藏王引見菩薩，菩薩與他禮畢，具言前事。菩薩喜道：寇洪陽壽止該卦數命終，不染牀席棄世而去。我因他齋僧是個善士，收他做個掌善緣簿子的案長。既大聖來取，我再延他陽壽一紀，教他跟大聖去。金衣童子遂領出寇洪，寇洪見了行者，聲聲叫道：老師，老師，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強盜踢死，此乃陰司地藏王菩薩之虞。我老孫特來取你到陽世間對明此事。既蒙菩薩放回，又延你陽壽一紀，待十二年之後，你再來也。那員外頂禮不盡，行者辭謝了菩薩，將他吹化為氣，掉於衣袖之間。同出幽府，復返陽間。駕雲頭到了寇家，即喚八戒擡開村蓋，把他魂靈兒推付本身，須臾間，透出氣來，活了。那員外應門村來，對唐僧四衆磕頭道：師父，師父，寇洪死於非命，蒙師父至陰司救活，乃再造之恩，言謝不已。及回頭見各官羅列，即又磕頭道：列位老爺，都如何在合。那刺史道：你兒子始初逃走，失狀，坐名告了。聖僧，我即差人捕獲，不期聖僧路過，劫你家之賊，奪取財物，送還你家。是我下人誤捉，未得詳審，當送監禁。今夜被你顯魂，我先伯亦來家訴告。縣內又蒙浪蕩遊神下界，一時就有這許多應顯，所以放出聖僧，取經僧却又去救活你。那員外跪道：老爹，其實枉了這四位聖僧。那夜有三十多名強盜，明火執仗，劫去家私。是我難捨，向賊理論，不期被他一脚，揀陰陽死。與這四位何干，叫過妻子來，是誰人踢死你等，就敢妄告。請老爺定罪，當時一家老小，只是磕頭。刺史寬恩，免其罪過。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謝府縣厚恩。至次日，再掛齋僧牌，又款留三藏。三藏決不肯住，却又請親友，辦旋轎如前送行而去。噫，這正是地剛能存凶惡事，天高不負善心人。迥遙極步如來徑，只到靈山極樂門。畢竟不知見佛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猿猴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寇員外既得同生，復整理了撞鐘鼓樂，僧道親友，依舊送行不題。却說唐僧四衆，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與他處不同，見了些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所過地方，家家向善，戶戶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見林間客誦經，師徒們夜宿曉行，又經有六七日，忽見一帶高樓，幾層傑閣，真個是冲天百尺，聳漢凌空，低頭觀落日，引手摘飛星。巖邊鵝軒吞宇宙，蟻蟻棟宇接雲屏。黃鶴信來秋樹老，彩鸞書到曉風清。此乃是靈官寶閣，琳館珠庭，真堂談道，宇宙傳經。花向春來美，松陵雨過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鳳儀翔萬感靈。三藏舉鞭遙指道：悟空，好去處耶！行者道：師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處，倒強要下拜。今日到了這真境界，真佛像處，倒還不下馬，是怎的說？三藏聞言，懍得翻身跳下來，已到了那樓閣門首，只見一個道童，斜立山門之前，叫道：那來的，莫非東土取經人麼？長老急整衣，搖頭觀看，見他身披錦衣，手搖玉塵，身披錦衣，寶閣瑤池常赴宴，手搖玉塵，丹臺紫府每揮塵。肘懸仙錄，足踏履鞋，飄然真羽士，秀麗寶奇哉。煉就長生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聖僧不識靈山客，雷音金頂大仙來。孫大聖識得他，即叫師父，此乃是靈山脚下玉真觀金頂大仙，他來接我們哩。三藏方纔醒悟，進前施禮。大仙笑道：聖僧今年纔到，我被觀音菩薩哄了他十年前，領佛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人。原說二三年就到我處，我年年等候，渺無消息，不意今年纔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勞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衆牽馬批擔，同入觀裏，却又與大仙一相見，即命着茶，烹齋，又叫小童兒燒香湯，與聖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功滿行完，宜沐浴，煉刷本性合天真。千辛萬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有新。魔盡果然登佛地，災消故得見沙門。洗塵滌垢全無染，反本還原不壞身。師徒們沐浴了，不覺天色將晚，就於玉真觀安歇。次早，唐僧換了衣服，披上錦襴袈裟，戴了毗盧帽，手持錫杖，登堂拜辭大仙。大仙笑道：昨日纔接，今日纔接，今日鮮明，觀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別，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孫認得路。大仙道：你認的是雲路，聖僧還未曾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行者道：這個辭得是。老孫走了幾遭，只是雲來雲去，實不會踏着此地。既有本路，還煩你送送。我師父拜佛心重，幸勿遲疑。那大仙笑吟吟，攜着唐僧手，接引游壇上法門。原來這條路，不出山門，就是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大仙指着靈山道：聖僧，你看那

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霧千重的，就是靈鷲高峰，佛祖之聖境也。唐僧見了，就拜。行者笑道：師父，還不到拜處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馬，離此鎮還有許遠，如何就拜？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大仙道：聖僧，你與大聖天蓬、豬鬃、沙和尚四位已到福地，甚見靈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辭而去。大聖引着唐僧等，緩步登山，不上五六里，見了一道活水，滾滾飛流，約有八九里寬闊，四無人跡。三藏心驚道：悟空，這路來得差了，敢莫大仙錯指了？此水這般窄，闊這般，洶湧又不見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廂不是一座大橋，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長老等又近前看時，橋邊有一鳥，橋上有凌雲渡三字。原來是一根獨木橋，正是這看橫空如玉椽，近觀斷水一枯槎。維河架海，還容易，獨木單梁人怎踏？萬丈虹霓平浪影，千尋白練接天涯。十分細滑深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三藏心驚膽戰道：悟空，這橋不是人走的，我們別尋路徑去來。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入戒慌了道，這是路，那個敢走？水面又寬，波浪又湧，獨獨一根木橋，又細又滑，怎生動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拽開步，跳上獨木橋，搖搖擺擺，須臾跑將過去。在那邊招呼道：過來，過來，唐僧搖手入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行者又從那邊跑過來，拉着八戒道：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倒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饒我罷，讓我駕風霧過去。行者按住道：這是甚麼去處？許你駕風霧，必須從此橋上走過，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罷，實是走不得。他兩個在那橋邊，扯扯拉拉的要鬥沙僧走去勸解，緣撒脫了手。三藏回頭，忽見那下溜中有一人，撐一隻船來，叫道：上渡，長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亂頑，那裏有隻渡船兒來了？他三個跳起來，站定，同眼觀看。那船兒來得至近，原來是一隻無底的船兒。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認得是接引佛祖，又稱為南無寶幢光王佛。行者却不題破，只管叫撐攏來，撐攏來，雲時撐近岸邊，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見了，又心驚道：你這無底的破船兒，如何渡人？佛祖道：我這船，鷓鴣初判有聲名，幸我撐來不變更，更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昇平。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無底船兒難過海，今來古往渡羣生。孫大聖合掌稱謝道：承感意，接引吾師。師父上船去，他這船兒，雖是無底，却是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長老還是驚疑，行者叉看牌，子往上一推，那師父踏不住脚，驚慌的跌

在水裏。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師父還抖衣服。擦鞋脚。報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入戒。牽馬挑擔。也上了船。都立在牌榜之上。那佛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流下一個死屍。長老見了。大驚。行者笑道。師父莫怕。那個原來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那撐船的打着號子。也說那是你。可賀。可賀。他們三人也齊聲相和。撐着船。不一時。穩穩當當的過了凌雲仙渡。三藏纔轉身輕輕的跳在彼岸。有詩爲證。脫却胎胎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今朝行滿。方成佛。洗淨當年六六塵。此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法。四衆上岸。回頭。速無底船兒。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纔省悟。急轉身。反謝了三個徒弟。行者道。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我等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如持。幸脫了凡胎。師父。你看這面前。花草松篁。鸞鶴鹿之勝境。比那妖邪顯化之處。孰美孰惡。何善何凶。三藏稱謝不已。一個個身輕體快。步上靈山。早見那雷音古剎。頂摩霄漢中。根接須彌脈。巧峰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燒金。白鶴棲松立枝頭。渾如煙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對遊風燼舞世間。穉。又見那黃森森金瓦。疊駕。聲明。幌。幌花。磚。鋪。瑤。瑤。東一行。西一行。盡都是。蕊。宮。珠。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珍樓。天王殿上。放霞光。護法堂前。噴紫微。浮屠塔。顯優鉢。花香。正是地勝。疑天別。雲閑。覺畫長。紅塵不到。諸緣盡。萬劫無虧。大法堂。師徒們。遁道。遙遙。走上靈山之頂。又見青松林下列。優。婆。塞。柏。叢。中。掛。善。士。長老。就便。施。禮。慌。得。那。優。婆。塞。優。婆。夷。比。邱。僧。比。邱。尼。合。掌。道。聖。僧。且。休。行。禮。待。見。了。牟。尼。却。來。相。敘。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那。長。老。手。舞。足。蹈。隨。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門。之。外。那。廟。有。四。大。金。鋼。迎。住。道。聖。僧。來。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畢。就。欲。進。門。金。剛。道。聖。僧。少。待。容。稟。過。再。進。那。金。剛。着。一。個。轉。山。門。報。與。二。門。上。四。大。金。剛。說。唐。僧。到。了。二。門。上。又。傳。入。三。門。上。說。唐。僧。到。了。三。山。門。內。原。是。打。供。的。神。僧。聞。得。唐。僧。到。時。急。至。大。雄。殿。下。報。與。如。來。至。尊。釋。迦。牟。尼。文。佛。說。唐。朝。聖。僧。到。於。寶。山。取。經。來。了。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却。傳。金。旨。召。唐。僧。進。那。裏。邊。一。層。一。

節欽依佛旨，叫聖僧進來。這唐僧循規蹈矩，同悟空、悟能、悟淨、牽馬挑擔，竟入山門。正是當年奮志奉欽差，領牒辭王出玉階。清曉登山迎霧露，昏枕石臥雲蘿。挑裨遠步三千水，飛錫長行萬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見如來。四衆到大雄寶殿，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迴，復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頽顛作禮，啓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衆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食多殺，多淫多詐，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敬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瞋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生，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碓搗磨春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我今有經三藏，可以超脫苦惱，解釋災愆。三藏有法一藏，談天有論一藏，說地有經一藏，度鬼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般不載，汝等遠來，待全要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真旨，叫嘲謔，如葉你兩個引他四衆，到珍樓之下，先將齋食待他，齋罷，開了寶閣，將我那三藏經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傳流東土。永注洪恩。二尊者，即奉佛旨，將他四衆，領至樓下，看不盡那奇珍異寶，擺列無窮。只見那設供的諸神，鋪排齋筵，並皆是仙品仙餅、仙茶、仙果、珍饈、百味，與凡世不同。師徒們頂禮了佛恩，隨心享用。其實是寶鏡金光映目，明異香奇品更微精，千層金閣無窮處。一派仙音入耳，清素味、仙花人罕見，香茶異食得長生。向來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喜道成。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處正壽長生，脫胎換骨之經，儘着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衆餐畢，却入寶閣，開門登看。那廟有霞光瑞氣，籠罩千重彩霧祥雲，遮漫萬道經櫃上。寶篋外都貼了紅簽，楷書着經卷名目，乃是：涅槃經一部，七百四十八卷，華嚴經一部，一千二十一卷，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首楞嚴經一部，一

百一十卷。思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寶藏經一部四十五卷。華嚴經一部五百卷。禮真如經一部九十卷。大般若經一部九百一十六卷。大光明經一部三百卷。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卷。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金剛經一部一百卷。正法論經一部一百二十卷。佛本行經一部八百卷。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大集經一部一百三十卷。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法華經一部一百卷。瑜伽經一部一百卷。寶常經一部二百六十卷。西天論經一部一百三十卷。僧祇經一部一百五十六卷。佛國雜經一部一千九百五十卷。起信論經一部一千卷。大智度經一部一千八十卷。寶威經一部一千二百八十卷。本闍經一部八百五十卷。正律文經一部二百卷。大孔雀經一部二百二十卷。維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具舍論經一部二百卷。阿俾伽葉引。廣僧看遍經名。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者笑道。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忍不住。叫噪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儂道。莫嘆。此是甚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裏來接經。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勸住了行者。轉身來接一卷。卷收在包裹。馱在馬上。又細了兩擔。八戒與沙僧挑着。却來寶座前叩頭謝了如來。一直出門。逢一位佛祖。拜兩拜。見一尊菩薩。拜兩拜。又到大門。拜了比丘僧尼。優婆塞。一一相辭下山。奔路不題。却說那寶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他在閣上。暗暗的聽着那傳經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儂伽葉。將無字之經傳去。却自笑云。東土衆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却不枉費了聖僧這場跋涉。問座邊有誰在此。只見白雄尊者閃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飛星趕上唐僧。把那無字之經奪了。教他再來求取。有字之經。白雄尊者即駕狂風。滾離了雷音寺山門之外。大作神威。那陣好風。真個是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風神。仙竅怒號。遠賽吹噓少女。這一陣魚龍皆失穴。江海逆波濤。玄猿搦果。難來獻黃鶴。回雲找舊巢。丹鳳清音鳴不美。錦鷄噓運叫聲嘈。青松枝折。優鉢花飄。翠竹竿竿倒。金蓮朵朵搖。鐘聲遠送三千里。經韻輕飛萬壑高。崖下奇花殘美色。路旁搖草。偃鮮苗。彩鸞難舞翅。白鹿躲山崖。蕩

傷異香漫宇宙，清風微雲霄。那唐長老正行間，忽聞香風淅淅，只道是佛祖之積祥，未曾提防，又聞得響一聲，半空中伸下一隻手來，將馬馱的經，輕輕搶去，唬得個三藏掙胸叫喚，入戒淅地來追，沙和尚護守着經擔，孫行者急趕去如飛，那白雄尊者見行者趕得將近，恐他棒頭上沒眼，一時間不分好歹，打傷身體，即將經包摔破，拋在塵埃。行者見經包破落，又被香風吹得飄零，却就按下雲頭，願經不去追趕。那白雄尊者收風斂霧，回報古佛不題，八戒去追趕，見經本落下，遂與行者收拾，背着來見唐僧。唐僧滿眼垂淚道：「徒弟呀，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卷卷俱是白紙，長老短歎長吁的道：「我東土人果是沒福，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麼敢見唐王，誑君之罪，誠不容誅也。」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道：「師父，不消說了，這就是阿羅伽那，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措財作弊之罪，入戒，嘆道：「正是，正是，告他去來。」四衆急急回山，無好步，忙忙又轉上雷音，不多時，到於山門之外，衆皆拱手相迎，笑道：「聖僧是換經來的，三藏點頭稱謝，衆金剛也不阻攔，讓他進去，直到大雄殿前，行者嘆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板千塵，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羅伽那措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救治，佛祖笑道：「你且休表，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空取，向時衆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自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衆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羅伽那，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此報數，二尊者復領四衆，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鉢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鉢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將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

定有厚謝。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庶不孤欽差之意。這步之勞也。那阿儂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糧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開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挨他背，彈指的，扭臂的，一個個笑道：「不差，不差，需索取經的人，事須臾，把臉皮都垂皺了。只是拿着鉢盂不放，伽葉却縫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三藏却叫徒弟們，你們都好看。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傳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數。收拾齊整，歇在馬上，剩下的，還裝了一擔，八戒挑着自己行李，沙僧挑着行者，牽了馬，唐僧拿了錫杖，按一按毗盧帽，抖一抖錦袈裟，纔喜喜歡歡，到我佛如來之前，正是那大藏真經，酸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儂却愛錢。先次未詳，虧古佛後來真實，始安然。至今得意傳東土，大眾均將雨露沾。阿儂伽葉引唐僧來見如來，如來高陞蓮座，指令降龍伏虎，二大羅漢，鼓響雲啓，遍請三千諸佛，三千揭諦，入金剛，四菩薩，五百尊羅漢，八百比丘僧，大眾優整，塞比邱尼，優婆塞，各天各洞，福地靈山，大小尊者，聖僧，該坐的請發寶座，該立的侍立兩旁。一時間，天樂遙聞，仙音嘹唳，滿空中祥光疊疊，瑞氣重重，諸佛畢集，參見了如來。如來問阿儂伽葉，傳了多少經書，與他可一一報數。二尊者即開報，現付去唐朝涅槃經，四百卷，菩薩經，三百六十卷，虛空藏經，二十卷，首楞嚴經，三十卷，楞嚴經，四十卷，決定經，四十卷，寶藏經，二十卷，華嚴經，八十一卷，禮真如經，三十卷，大般若經，六百卷，大光明經，五十卷，未曾有經，五百五十卷，維摩經，三十卷，三論別經，四十二卷，金剛經，一卷，正法論經，二十卷，佛本行經，一百一十六卷，五龍經，二十卷，菩薩戒經，六十卷，大集經，三十卷，摩竭經，一百四十卷，法華經，十卷，瑜伽經，三十卷，寶常經，一百七十卷，西天論經，三十卷，僧祇經，一百一十卷，佛國雜經，一千六百三十八卷，起信論經，五十卷，大智度經，九十卷，寶威經，一百四十卷，本闍經，五十六卷，正律文經，十卷，大孔雀經，十四卷，雜識論經，十卷，貝舍論經，十卷，在藏總經，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檢出五千零四十八卷，與東土聖僧傳留在唐，現俱收拾整頓於馬馱人擔之上，專等謝恩。三藏四衆，捨刀馬，歇了擔，一個個合掌躬身，朝上禮拜。如來對唐僧言曰：「此經功德，不可稱量。雖為我門之祿，蓋實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瞻洲，示與一切衆生，不可輕慢，非沐浴齋戒，不可開卷，寶之。」

重之。蓋此內有成仙了道之奧妙，有發明萬化之奇方也。三藏叩頭謝恩，信受奉行，依然對佛祖通禮。三匝承誦，歸誠領經而去。去到三山門，一一又謝了衆聖，不題。如來因打發唐僧去後，纔散了傳經之會，旁又閃上觀世音菩薩，合掌啓佛祖道：弟子當年領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之人，今已成功，共計得一十四年，乃五二零四十日，還少八日，不合藏數。准弟子繳還金旨，如來大喜道：所言甚當，准繳金旨，即叫八大金剛，吩咐道：沒等快使神威，駕送聖僧回東，把真經傳留，即引聖僧西回。須在八日之內，以完一藏之數，勿得遲違。金剛隨即趕上唐僧，叫道：取經的，跟我來。唐僧等俱身輕體健，蕩蕩飄飄，隨着金剛，駕雲而起。這纔是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昇畢竟，不知回東土，怎生傳授，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剋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話說入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位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啓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就菩薩准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准繳准繳。又問道：那唐僧四衆，一路上心行何如？諸神道：委實心虔志誠，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菩薩從頭看了一遍，上寫着：差差揭諦，飯依旨，謹記唐僧難數。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折從落坑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却袈裟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流沙難渡十五難，收得沙僧十六難，四聖顯化十七難，五莊觀中十八難，難活人參十九難，貶退心猿二十難，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寶象國擒畜二十二難，金盞殿襲虎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蓮花河高懸二十五難，烏雞國救主二十六難，被魔化身二十七難，號山逢怪二十八難，鳳攝聖僧二十九難，心猿遭害三十難，請聖降妖三十一難，黑河沉沒三十二難，搬運車遲三十三難，大賭輸贏三十四難，祛道與僧三十五難，路逢大水三十六難，身落天河三十七難，魚籃現

身三十八難。金峽山遇怪三十九難。普天神難伏四十難。問佛根源四十一難。吃水遭毒四十二難。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再貶心猿四十五難。難辨彌猴四十六難。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收縛魔王四十九難。賽城掃塔五十難。取寶救僧五十一難。棘林吟咏五十二難。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請天神遭困五十四難。稀柿衚襖阻五十五難。朱紫國行營五十六難。拯救疲癯五十七難。降妖取后五十八難。七情迷沒五十九難。多日遭傷六十難。路阻獅駝六十一難。怪分三色六十二難。城裏遇災六十三難。請佛收魔六十四難。比丘救子六十五難。辨認看邪六十六難。松林救怪六十七難。僧房臥病六十八難。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滅法國難行七十難。隱霧山過魔七十一難。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釘七十四難。竹節山攔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婚七十八難。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凌雲渡脫胎八十難。路經十萬八千里。聖僧歷難簿分明。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忽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卽命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這揭諦得令。飛雲一駕向東來。一查夜趕上八大金剛。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入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接下。將他四衆。連馬與繩。墜落下地。噫。正是那九九歸真道行難。堅持萬志立玄關。必須苦煉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莫把繩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古來妙合參同契。毫髮差殊不結丹。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入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還。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此歇歇。哩。大聖道。俗語云。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鬥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裏。是這裏。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啊。仔細看在那岸。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女兒。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白龍伏護。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會作葬。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葬。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

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銀兩難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類類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完還該有一難故羈留於此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僧僧唐聖僧這裏來這裏來同衆皆驚舉頭觀看四無人跡又沒舟船却是一個大白賴頭龍在岸邊探著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你这幾年却纔回也行者笑道老龍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龍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龍即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入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脚踏着老龍的頭叫道老龍好生走穩著那老龍蹬開四足踏水而行平地將他師徒四衆連馬五口馱在身上竟回東岸而來誠所謂不二門中法奧玄諸魔賊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秉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龍老龍獻著他們蹺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著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曾問舌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問得老龍年壽無言可答却又不敢欺打詭語沉吟半晌不曾答應老龍即知不會替他問了就将身一悅唵唵的淬下水去把他四衆連馬并經通皆落水噴涎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沉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濕了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閃俱作走石飛沙但見那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個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漫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爛掣紅鎗弩送星月風鼓的沙塵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爛熳的飛禽叫噪霧漫的樹木無踪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爛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

天河岸崖昏慘好風，頽山烈石松篁倒好雷，驚蟄傷人威勢豪，好烟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沌沌空截九霄，說得那三藏接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却雙手掄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烟，乃是些陰魔作號，仗奪所取之經，勞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却纔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裏，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長享春，法身不朽，所以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濕透了，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掄着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盛，所以不能奪去。三藏入戒，沙僧方纔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却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晒晾，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尚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烟霧光，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曬經石上留踪跡，千古無魔到此方。他四衆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見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擡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裏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入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此衝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入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裏有住坐，又有得吃，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却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恰遇着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裏看見漁人同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衝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去舍下，却在這裏盤弄，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的經典衣物如何濕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鼯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曾問得，他遂浮在水內，故此濕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曾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

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今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盤赴莊。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百個傳千。若老若幼。都來接着。陳清開說。就擺香案。在門前迎迓。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合家人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三藏自受了佛租的仙品。仙餅。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烟火食。也道。殺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飯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麼。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却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身輕。及至雷音寺。參如來。蒙珍樓賜寶。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復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并白雷音水。陰魔暗奪之事。細細陳了一遍。就欲拜別。那二老。舉家如何首肯。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其報已創建一座院子。名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復請至寺觀看。三藏却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曾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曾舉筋。又一起來請。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興。朱紅隔扇。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栽株嫩柏。還澆水。數榦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臺。疊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三藏看畢。繪上高樓樓上。果裝塑着他四象之像。八戒看見。扯着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却好。却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後廊。還有擺齋的候。請行者却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象老道。那廟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却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只我們自今去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衆等却叩頭拜謝。只見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入戒笑道。我的踏蹬。那時節。吃得。却沒人家。連請十請。今日吃不得。却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鏡他氣。慌。略動手。又吃過八九盤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家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

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再領時。已夜深。三藏守定真經。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裏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為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家熟睡。寂寂的去罷。八戒却也知覺。沙僧盡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擡上。馱環挑着擔。從廊廡出。到於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如拜主人。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經同東土 五聖成真

且不言他四衆脫身。隨金剛駕風而起。却說陳家莊救生寺內多人。天曉起來。仍治果齋來款。至樓下。不見了唐僧。這個也來問。那個也來尋。俱慌慌張張。莫知所措。叫苦連天的道。悄悄把個活佛放去了一會家。無計將辦來的品物。俱盪在樓上。祭祀燒紙。以後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還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親許願。求財求子的。無時無日。不來燒香祭賽。真個是金爐不斷千年火。玉盞常明萬載燈。不題。却說入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衆。不一日。送至東土。漸漸望見長安。原來那太宗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即差工部官在西安關外。起建了草經樓。接經。太宗年年親至其地。恰好那一日。出駕復到樓上。忽見正西方滿天瑞霧。陣陣香風。金剛停在空中。叫道。聖僧。此間乃長安城了。我們不好下去。這裏人伶俐。恐泄漏吾像。孫大聖三位也。不消去。沒自去傳了經。與汝主。即便回來。我在霄漢中等你。與你一同繳旨。大聖道。尊者之言。雖當。但吾師如何。挑得經擔。如何牽得這馬。須得我等同去。一送煩你在空中等。諒不敢誤。金剛道。前日觀音菩薩。啟過如來。往來只在八日。方完藏數。今已經四日有餘。只怕八戒貪圖富貴。誤了限期。八戒笑道。師父成佛。我也望成佛。豈有貪圖之理。衆大蟲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經。就來與你同向也。獸子挑着擔。沙僧牽着馬。行者領着聖僧。都按下雲頭。落於草經樓邊。太宗同多官一齊見了。即下樓相迎道。御弟來也。唐僧即倒身下拜。太宗攙起。又問。此三者何

入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將朕御車馬扣背，請御弟上坐，同朕回朝。唐僧謝了恩，騎上馬，大聖掄金箍棒緊隨，八戒沙僧俱扶馬挑擔，隨駕後共入長安。真個是當年猜宴樂昇平，文武安然顯俊英。水陸場中僧佛法，金鑿殿上主差卿。關文敕賜唐三藏，經卷原因配五行。苦煉兇魔種種誠，功成今喜上朝京。唐僧四衆隨駕入朝，滿城中無人不知是取經人來了。却說那長安唐僧舊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見幾株松樹一顆，顆顆都向東驚訝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刮風，如何這樹頭都扭過來了？內有三藏的舊徒弟，快取衣服來取經的老師父來了。」衆僧問道：「你何以知之？」舊徒弟曰：「當年師父去時曾有言道：『我去之後，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樹枝頭若是東向，我即回矣。』我師父佛口聖言，故此知之。」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時，早已有人傳播說取經的人適纔方到，萬歲爺爺接入城來了。衆僧聽說，又急急跑來，却就遇着一見大驚，不敢近前。隨後跟至朝門之外，唐僧下馬，同衆進朝，聖僧將龍馬與經擔同行者入戒沙僧，站在玉階之下。太宗傳宣御弟上殿，賜坐。唐僧又謝恩，坐了，就把經卷擡來，行者等取出近侍官傳上。太宗又問：「多少經數？」志生取來三藏道：「臣僧到了靈山，參見佛祖，蒙差阿儂伽葉二尊者先引至珍樓內，聽齋次到寶閣內，傳經。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備得，不曾送他。他遂以經與了，當詣佛祖之恩，東行忽被妖風搶了經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趕奪，却俱拋擲散漫，因展看皆是無字空本。臣等着驚，復去拜告懇求佛祖道：『此經成就之時，有比丘聖僧將下山與舍衛國趙長者家看誦了一場，保祐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止討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意思還嫌賣賤了。後來子孫沒錢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將欵賜紫金鉢盂送他，方傳了有字真經。此經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檢了幾卷傳來，共計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數蓋合一藏也。太宗更喜，教光祿寺設宴在東閣酬謝，忽見他三徒立在階下，容貌異常，便問高徒果外國人耶？長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孫，法名悟空。臣又呼他爲孫行者。他出身原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佛祖困壓在西番兩界山石匣之內，蒙觀音菩薩勸善，情願皈依，是臣到彼救出，保護甚虧。此徒二徒弟姓豬，法名悟能。臣又呼他爲豬八戒。他出身原是福陵山雲棧洞人氏，因在烏

新藏高老莊上作怪，亦蒙菩薩勸善，虧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擔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淨，臣又呼他爲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薩勸善，秉教沙門，那匹馬不是主公所賜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盤山，鷹愁澗，涉水原馬被此馬吞了。虧行者請菩薩問此馬來歷，原是西海龍王之子，因有罪也，蒙菩薩解救，教他與臣作脚力。當時變作原馬，毛片相同，幸虧他登山越嶺，跋涉崎嶇，去時騎坐，來時馱，亦甚賴其力也。」太宗聞言稱讚不已。又問：「遠涉西方，端的路程多少？」三藏道：「總記菩薩之言，有十萬八千里之遠，途中未曾記數，只知經過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嶺，遇林不小，遇水寬洪，還經幾座國王，俱有照驗印信，叫徒弟將通關文牒取上來，對主公繳納。當時遞上，太宗看了，乃貞觀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太宗笑道：「久勞遠涉，今已貞觀二十七年矣。」牒文上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西梁女國印、祭賽國印、朱紫國印、比丘國印、滅法國印，又有鳳仙郡國、玉華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覽畢，收了。早有當駕官請宴，卽下殿攜手而行。又問高徒能禮貌乎？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曠野之妖身，未諳中華聖朝之禮數。萬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請東閣赴宴去也。」三藏謝了恩，招呼他三衆都到閣內觀看，果是中華大國，比尋常不同。你看那門懸綠繡地，襯紅氈，異香馥郁，奇品新鮮，琥珀杯，琉璃盞，鑲金點翠，黃金盤，白玉碗，嵌錦花纏，爛煮菱薯，糟滷香芋，藥菇甜美，海菜清奇，幾次添來，菓蔬數番，辦上蜜調，葵顏，餠，椿，樹，葉，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乾薇，花椒，羹，菜，藤芥，末，拌瓜絲，幾盤素品，還猶可數，種種奇珍，果奪魁，核桃，神餅，龍眼，荔枝，宣州，葡萄，山東，棗，江南，銀杏，兔頭，梨，榛，松，蓮肉，葡萄，大，櫃子，瓜仁，菱米，齊，檳，林，檳，欖，沙，果，慈，蘇，藕，脆，李，楊，梅，無般不備，不忤不齊，還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更有那美酒，香茶，與異奇，說不盡百味珍饈，真上品，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師徒四衆，與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當中，歌舞吹彈，笙齊，展席，盡盞，樂一日，正是：君王嘉會宴唐虞，取得真經福有餘。千古流傳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當日天晚，謝恩宴散，太宗回宮，多官同宅，唐僧等歸於洪福寺，只見寺僧，磕頭迎接，方進山門，衆僧道：「師父，這樹頭兒，今早俱忽然向東，我們記得師父之言，遂出城來接，果然到了，長老。」

喜之不勝。遂入方丈。此時八戒也不喫茶飯。也不弄禪頭。行者沙僧。個個穩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靜。當晚睡了。次早太宗升朝對羣臣言曰。朕思御弟之功。至深至大。無以爲酬。一夜無寐。口占幾句偈。謔權表謝意。但未曾寫出。叫中書官來。朕念與你。你一一寫之。其文云。蓋聞二儀有象。顯覆戴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唐虞皆識其端。兩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無不惑。形潛莫測。在智精迷。无乎佛道崇虛。乘曲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生歷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逆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則其源。故知叢叢凡愚。區區庸鄙。授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較夢。照東域而流慈。古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見常隨之世。民仰德而知遵。至乎晦影歸真。遷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靈光。塵象開闢。空端四入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禽類於三途。遺訓踴宣。導羣生於十地。佛有經。能分大小之乘。更有法。傳說邪正之術。我僧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迺出。使千古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悟虛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振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起心淨土。法遊西域。乘危遠邁。策杖孤征。積雪屢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捲煙霞而進步。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踪。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宇。十有四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入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峰。瞻奇仰異。承至旨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頭妙門。指窮奧業。三乘六律之道。馳驟於心田。一藏百億之文。波濤於海口。爰自所歷之國。無匪求取之經。個數總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計五千四十八卷。譯布中華。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漏火宅之乾餼。共拔迷途。期金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孽孽。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嶺。雲霧方得法。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染其葉。非蓮性有潔。而桂質本貞。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停，則獨類不能活。夫以并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矧乎人倫有識，不綾慶而求慶。方其茲經，流施並日月而無窮。景福遐敷，傳布與乾坤而永大。寫畢，即召聖僧。此時長老已在朝門外候謁，聞宣急入，行俯伏之禮。太宗傳請上殿，將文字遞與長老。覽過，復下謙恩，奏道：「主公文辭高古，理趣淵微，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謝御弟之意，名曰聖教序。不知好否？」長老叩頭稱謝不已。太宗又曰：「朕才愧珪璋，言慚金石。至於內典，尤所未聞。口占教文，誠爲鄙拙。穢翰墨於金簡，縹瓦礫於珠林。循躬省處，視面慙心。甚不足稱。虛勞致謝，當時多官齊賀。頂禮聖教，御火徧傳內外。」太宗道：「御弟將真經演誦一番，何如？」長老道：「主公若演真經，須尋佛地，寶殿非可誦之處。太宗甚喜，即問當駕官長安城寺，有那座寺院潔淨，班中閃上大學士蕭瑄，奏道：「城中有一雁塔寺，潔淨。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經各虔捧幾卷，同朕到雁塔寺，請御弟談經去來。」多官遂各各捧着，隨太宗駕幸寺中，捲起高臺，鋪設齊整。長老仍命八戒沙僧、李龍馬，理行囊。行者在我左右，又向太宗請道：「主公欲將真經傳流天下，須當騰錄副本，方可佈散。原本還當珍藏，不可輕棄。」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當。甚當隨召翰林院及中書科各官，騰寫真經。又建一寺在城之東，名曰勝黃寺。長老拂幾卷登臺，方欲誦，忽聞得香風繚繞，半空中有八大金剛現身，高叫道：「誦經的放下經卷，跟我回西去也。」這底下行者三人，連白馬平地而起。長老亦將經卷丟下，也從臺上起於九霄，相隨騰空而去。慌得那太宗與多官，望空下拜。這正是聖僧努力取經編，西宇周流十四年。苦歷程途遭患難，多經山水受遠遄。功完入九還，如九行滿三千及大千。大覺妙文回上國，至今東土永留傳。太宗與多官拜畢，即遷高僧，就於雁塔寺裏，修建水陸大會，看誦大藏真經。超脫幽冥孽鬼，普施普度，將騰錄過經文，傳播天下。不題。却說八大金剛，駕香風，引着長老四衆，連馬五口，復轉靈山，連去連來，適在八日之內。此時靈山諸神，都在佛前聽講。入金剛引他師徒進去，對如來道：「弟子前奉金旨，駕送聖僧等，已到唐國，將經交納。今特繳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職。如來道：「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蠅子。因爲汝不聽說法，輕慢我之大教，故貶汝之真靈，轉生東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我教，取去真經，甚有功果。加陞大職，正果。汝爲旃檀功德佛，孫悟空爲因

大鬧天宮，吾以甚深法力，壓在五行山下。幸天災滿足，歸於釋教，且喜汝隱惡揚善，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加陞大職正果，汝爲鬪戰勝佛，悟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帥，爲汝蟠桃會上，酩酊戲了仙娥，賤汝下界，投胎身如畜類，幸汝記愛人身，在福陵山雲棧洞造孽，喜歸大教，入我沙門，保聖僧在路，却又有頑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擔有功，加陞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入戒口中，孽道，你們都成佛，如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如來道，因汝口壯身慵，食腹寬大，蓋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沙悟淨，汝本是個捲簾大將，先因蟠桃會上，打碎琉璃盃，賤汝下界，落於流沙河，傷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誠敬，迦持保讓聖僧，登山牽馬有功，加陞大職正果，爲金身羅漢，又叫那白馬，汝本是西洋大海廣晉龍王之子，因汝違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門，每日家虧你，欺負聖僧來西，又虧你，欺負聖經去東，亦有功者，加陞汝職正果，爲八部天龍，長老四衆，俱各叩頭謝恩，馬亦謝恩，訖，仍命揭諦引了馬，下靈山後崖，化龍池邊，將馬推入池中，須臾間，那馬打個展身，卸退了毛皮，換了頭角，渾身上長起金鱗，腮頰下生出銀鬚，一身瑞氣，四爪祥雲，飛出化龍池，盤繞在山門裏，擎天華表柱上，諸佛讚揚如來的大法，孫行者却又對唐僧道，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將箍兒，你還念甚麼緊箍咒，兒攆我，趕早兒，念個鬆箍咒，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當時只爲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豈有還在，你頭上之理，你試摸摸看，行者舉手去摸，一摸，果然無了，此時旃檀佛，關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有歸真，有詩爲證，一體真如，轉落塵合，和四相復修身，五行論色，空還寂，百怪虛名，總莫論，正果旃檀，龍馬，完成品職，脫沉淪，經傳天下，恩光闊，五聖高居，不二門，五聖果位之時，諸衆佛，租菩薩，聖僧，羅漢，揭諦，比丘，比丘尼，五百，各山各洞，神仙，大神，丁甲，功曹，伽藍，土地，一切得道的師仙，始初俱來聽講，至此各歸方位，你看那靈鷲峰頭，聚寶彩，極樂世界，集祥雲，金龍穩臥，玉虎安然，爲免任隨來往，龜蛇，恐汝盤旋，丹鳳，青鸞，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入節奇花，四時仙果，喬松古檜，翠柏修篁，五色梅，時開時結，萬年桃，時熟時新，千果千花，爭秀，一天瑞

雲紛紜。大衆合掌皈依。都念。南無燃燈上古佛。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
 南無清淨喜佛。南無毗盧尸佛。南無寶幢王佛。南無彌勒尊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無量壽佛。南無接引歸真佛。
 南無金剛不壞佛。南無寶光佛。南無龍尊王佛。南無精進善佛。南無寶月光佛。南無現無愚佛。南無婆留那佛。南
 無那羅延佛。南無功德華佛。南無才功德佛。南無善遊步佛。南無旃檀光佛。南無摩尼幢佛。南無慧炬照佛。南無
 海德光明佛。南無大慈光佛。南無慈力王佛。南無賢善首佛。南無廣莊嚴佛。南無金華光佛。南無才光明佛。南無
 智慧勝佛。南無世靜光佛。南無日月光佛。南無日月珠光佛。南無慧幢勝王佛。南無妙音聲佛。南無常光幢佛。南
 無觀世燈佛。南無法勝王佛。南無須彌光佛。南無大慧力王佛。南無金海光佛。南無大通光佛。南無才光佛。南無
 旃檀功德佛。南無圖戰勝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文殊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諸菩薩。南無諸
 淨大海衆菩薩。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南無西天極樂諸菩薩。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南
 無比丘夷塞尼菩薩。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南無金剛大士聖菩薩。南無淨壇使者菩薩。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
 薩。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
 聞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一此身。十方三世一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般若波羅密。